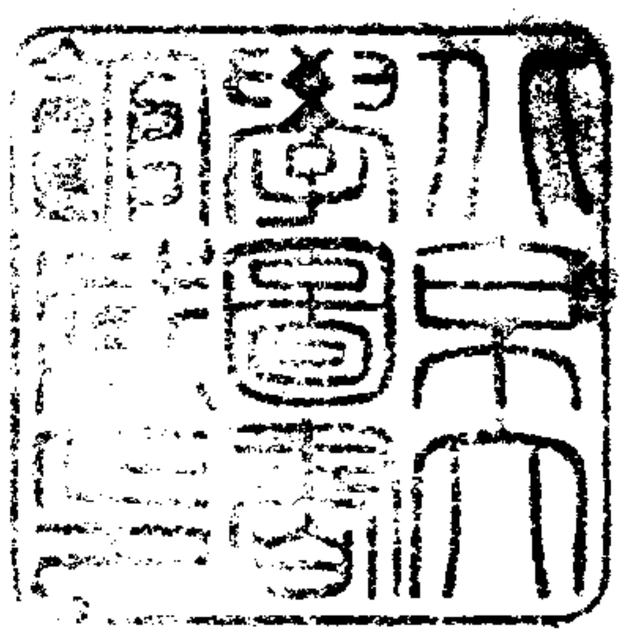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實錄附錄之四

崇禎長編

（存六十六卷，附痛史本崇禎長編二卷）

崇禎長編六十六卷，據本所藏舊鈔本影印。

原書崇禎二年正月及七月卷題：「纂修明史翰林院檢討汪楫編輯。」原書卷數不知何人所加。天啓七年十月卷應爲卷三，誤標爲卷二，致該卷以後所標卷數均誤。以係據此本影印，影印本所標卷數只能與之相同，閱者諒之。

原書有四處裝訂錯誤，影印時已改正。

原書有數册夾有長條校籤，似係與謄錄所據本核對時所夾。今另紙謄錄，印於書眉。

中國歷代逸史叢書本崇禎長編二卷，係據民國三年商務印書館所印痛史第九種排印。逸史本有誤字，今改據痛史本影印。痛史本崇禎長編，未注明撰者名氏。

崇禎長編

卷一至十三

天啟七年八月至崇禎元年九月

崇禎長編

卷十四至二十七

崇禎元年十月至二年十月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崇禎長編

卷二十八至三十八

崇禎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九月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崇禎長編

卷三十九至五十三

崇禎三年十月至

四年閏十一月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崇禎長編

卷五十四至六十六
崇禎四年十二月至
五年十二月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史語所藏鈔本）崇禎長編目錄

卷之一
天啟七年八月
卷之二
天啟七年九月至十月
卷之三
天啟七年十一月
卷之四
天啟七年十二月
卷之五
崇禎元年正月
卷之六

　崇禎元年二月
卷之七
　崇禎元年三月
卷之八
　崇禎元年四月
卷之九
　崇禎元年五月
卷之十
　崇禎元年六月
卷之十一
　崇禎元年七月
卷之十二

崇禎元年八月
卷之十三
崇禎元年九月
卷之十四
崇禎元年十月
卷之十五
崇禎元年十一月
卷之十六
崇禎元年十二月
卷之十七
崇禎二年正月
卷之十八

　崇禎二年二月
卷之十九
　崇禎二年三月
卷之二十
　崇禎二年四月
卷之二十一
　崇禎二年閏四月
卷之二十二
　崇禎二年五月
卷之二十三
　崇禎二年六月
卷之二十四

崇禎二年七月
卷之二十五
崇禎二年八月
卷之二十六
崇禎二年九月
卷之二十七
崇禎二年十月
卷之二十八
崇禎二年十一月
卷之二十九
崇禎二年十二月
卷之三十

　崇禎三年正月
卷之三十一
　崇禎三年二月
卷之三十二
　崇禎三年三月
卷之三十三
　崇禎三年四月
卷之三十四
　崇禎三年五月
卷之三十五
　崇禎三年六月
卷之三十六

崇禎三年七月
卷之三十七
崇禎三年八月
卷之三十八
崇禎三年九月
卷之三十九
崇禎三年十月
卷之四十
崇禎三年十一月
卷之四十一
崇禎三年十二月
卷之四十二

崇禎四年正月
卷之四十三
崇禎四年二月
卷之四十四
崇禎四年三月
卷之四十五
崇禎四年四月
卷之四十六
崇禎四年五月
卷之四十七
崇禎四年六月
卷之四十八

崇禎四年七月
卷之四十九
崇禎四年八月
卷之五十
崇禎四年九月
卷之五十一
崇禎四年十月
卷之五十二
崇禎四年十一月
卷之五十三
崇禎四年閏十一月
卷之五十四

崇禎四年十二月
卷之五十五
崇禎五年正月
卷之五十六
崇禎五年二月
卷之五十七
崇禎五年三月
卷之五十八
崇禎五年四月
卷之五十九
崇禎五年五月
卷之六十

崇禎五年六月
卷之六十一
崇禎五年七月
卷之六十二
崇禎五年八月
卷之六十三
崇禎五年九月
卷之六十四
崇禎五年十月
卷之六十五
崇禎五年十一月
卷之六十六

崇禎五年十二月

痛史本崇禎長編目錄

卷之一

崇禎十六年十月至十二月

卷之二

崇禎十七年正月至三月

崇禎長編卷之一

果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

帝諱由檢光宗第五子母貞靖賢妃劉氏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時誕帝于東宮無何妃薨神宗命康妃李氏撫之即所謂西宮李選侍也泰昌元年九月移宮後熹宗改命莊妃李氏撫視居勗勤宮帝每晨起拜天即詣莊妃定省如禮莊妃于母道甚備所以成就聖德調習之功居多妃薨帝哀痛不異所生天啓二年九月乙卯封信王（綏冠）（紀畧作八月二十日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居信邸十二月初十日行冠禮七年二月初三日選南城兵馬司副指揮周

奎女為信王妃時太監魏忠賢方擅政四方珍異之物畢致忠賢時以非時花木菓蔬之類獻帝帝輒却之厚犒其使若相待甚歡者先是帝在宮中常夢黑龍蟠殿柱以告莊妃妃異之又勖勤宮後園有二井相去遠帝戲汲于井有金色魚隨綆而上再一井得魚亦如之左右知其祥弗敢宣至是八月熹宗疾大漸十一日命召帝帝初慮不為忠賢所容深自韜晦常稱病不朝承召乃入問疾熹宗凭榻顧帝曰來吾弟當為堯舜帝懼不敢應良久奏曰臣死罪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熹宗慰勉至再又曰善視中宮魏忠賢可任也帝益懼而與忠賢相勞若語甚溫求出二

十一日甲寅熹宗崩忠賢猶豫不發喪翌日凶問彰露始宣皇后懿旨告外廷其黨涂文輔王朝輔迎帝入宮群臣無得見者帝自袖精糗以入不嘗宮中食夜秉燭坐見一閹持劍過索視之遂留置几上聞警夜擊柝聲自起問勞之顧（謂）左右曰安得酒食給若輩乎或對以問之光祿寺即下令旨傳取遍給之歡聲如雷

天啓七年八月甲午朔

乙卯宣大行皇帝遺詔曰皇五弟信王由檢聰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命紹倫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親賢納規講學勤政寬恤民生嚴修邊備勿過毀

傷內外大小文武諸臣協心輔佐恪遵典則保固皇圖因布告中外

丙辰公侯伯駙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人等三上牋勸進第一牋答曰覽所進牋具見卿等憂國至意顧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第二牋答曰卿等爲祖宗至意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哀痛豈忍遽卽大位所請不允第三牋答曰卿等合詞陳請至再至三已悉忠懇天位至重誠難久虛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

禮部進登極儀注翌日早大行皇帝几筵前設酒菓上具孝服親詣祗告受命畢卽于皇極殿前設香案酒菓等物

上具衮冕服行告天禮隨赴奉先殿謁告祖宗畢詣皇祖宣懿昭妃前行五拜三叩頭禮畢詣皇后前行四拜禮畢詣中極殿餘如常儀

以登極遣寧國公魏良卿保定侯梁世勛祭告南北郊駙馬侯拱宸祭告太廟寧晉伯劉天錫祭告社稷

丁巳午時信王即皇帝位於中極殿受群臣朝頒詔天下曰我國家列聖纘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遠垂萬禩我大行皇帝仁度涵天英謨憲古勵精宵旰銳慮安攘海宇快覩維新疆土勤思恢復萬機總覽六幕禔休方啓鴻圖忽賓龍馭爰膺顧命及予眇躬側聆凭几之言凜念承

祧之重文武群臣軍民耆老合詞勸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乃仰遵遺詔于八月二十四日祇告天地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崇禎元年朕以沖人統承鴻業祖功宗德惟祇服于典章吏治民艱將求宜于通變兆爾中外文武之賢贊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愈茂新猷朝時天鳴

陜西巡撫胡廷宴疏言臨鞏邊餉鈌至五六年數至二十餘萬靖鹵邊堡鈌二年三年不等固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啓六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逃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乞將前欠銀兩速發以其

危疆報聞

旌湖廣烈婦龐氏氏為賊于宣逼辱不從先殺二女然後自盡特旌之

山東巡撫李精白疏報歷城章丘長清長山齊東肥城鄒平泰安濟陽萊蕪海豐齊河利津東平汶上東阿嶧縣濟寧郯城沂州鉅野高塘福山蓬萊寧海文登棲霞即墨諸州縣六月以來淫雨漂泆田禾蕩流廬舍淹死人畜無算

戊午諭禮部議追遵生母光廟貞靖賢妃劉氏曰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於親始典関教眾誼切因心我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宗貽儷令德徽音

風垂於女史婉懿早著于青緗在昔先考毓吾弟昆益花萼共韡于連枝而顧復各勤于離裏我皇兄纂承祧之重典既篤于濬源遠朕詔荷世及之休情亦深於春暮欲酬罔極宜備追崇正儷体之鴻稱舉遐祔之上典庶承無窮之譽少申不匱之思禮部宜會官詳議以聞

戶部請出納公文仍用朱印以杜弊端

庚申巡按湖廣溫臯謨疏請顯陵祭四壇仍令守道代行

辛酉山西太監劉應坤以薊門餉缺五月間戶部還借漕折銀給發報可

命倉場尚書蘇茂相祭太倉之神

壬戌發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工部銀二十萬兩光祿寺銀三萬兩順天府税契等項銀一萬兩為邊軍登極恩賚人二金

崇禎長編卷之二

天啓七年九月

癸亥朔光宗皇帝忌辰祭奉先殿仍命豐城侯李承祚詣

慶陵行禮

西部都令乞侯歸于

大清

鎮守宣大太監苟九思請以應接騎兵五千改為左右標

營從之

東廠太監魏忠賢辭任温旨不允

乙丑直隷巡撫汪裕報翻刻三朝要典成

兩廣總督商周祚解到紅衣銅銃二門鐵銃八門并鐵彈
什物等項命貯戎政備用
奉聖夫人客氏出居私第
丙寅諭禮部擇日冊元妃周氏為皇后
命常朝定于三六九日
丁卯兵部武庫司督學主事李挺條列武學：政七款一
弘育養一禁冒籍一分卷號一革代替一慎几射一嚴校
試一重將材
遣官頒詔直省中書王道純陝西行人李世期浙江：西
福建序班周王福廣東廣西寺副阮昫鋐北直河南遼東

許事李振雲南貴州行人申為憲湖廣四川甘學潤山西
井陘直保顧光祖山東南直
戊辰大學士施鳳來會同司禮監太監工部尚書侍郎科
道掌印官禮工二部郎中欽天監〻正等官相視大行皇
帝山陵淂潭峪嶺擇日興工
以都察院右都御史署户部左侍郎事曹爾禎督理邊餉
鑄關防給之
户部覆署理錢法侍郎曹爾禎疏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
國用饒故欲求其有利於國無損于民而行之不煩再計
者自鹽政榷稅外無如鼓鑄矣今爾禎攝篆曾幾何時而

即孳息銀一萬二千餘兩比其成効不可槩見乎然理財之法欲裕其流必先沃其根查寶泉局銅本原派借輕齋改折事例榷稅等銀四十萬兩有奇買辦銅料鼓鑄錢成還本于太倉次年再借此舊例也今輕齋已題歸漕運改折已題准免覓此外銅本無幾安望其佐軍需之緩急哉今議酌定鑄本四十萬兩臣部那湊永作鑄本利可用而本必不可動此四十萬着取給于各鈔關新舊額課及南京事例銀各省關主事并南户部每年分作四季解送銅務監督每季務足四分之一解不如額者不准考核銅務監督召買銅斤每年亦分作四季運納寶泉局所運銅鉛

每季務足十萬兩之數運不如額者不准考核寶泉局監督除鑄息另筭外亦將本銀每年分作四季歸還新舊兩庫每季務足銀十萬兩不如額者不准考核以分派取用鑄本言之南京户部事例銀十萬兩滸墅關舊課銀二萬二千五百兩新增銀四萬二千五百兩九江鈔關舊課銀一萬二千五百兩新增銀三萬三千五百兩臨清鈔關舊課銀四萬一千九百兩原聽搜括銀一千四百兩河西鈔關舊課銀二萬三千兩北新鈔關舊課銀二萬兩新增銀四萬兩淮安鈔關舊課銀一萬一千五百兩新增銀二萬二千六百兩揚州鈔關舊課銀六千兩新增銀一萬二千

六百兩崇文稅課舊課銀一萬兩共足銅本四十萬之數以寶泉局歸還兩課言之每年應還太倉庫銀十四萬七千四百兩應還新餉銀庫銀二十五萬二千六百兩所借之本貸之于本年之春者即還之於本年之冬至買運銅斤責之銅務監督不必給發官商山出採辦一切商人給批先本盡爲報罷從之

督師兵部尚書王之臣疏謝寧錦戰勝恩賚報聞

以登極恩給賞南京內外守備參贊機務尚書操江勳臣都御史鳳陽天壽山顯陵守備各處總督提督總兵巡撫副總兵々備參將遊擊守備等官

平遼総兵官便宜行事右督督毛文龍言七年苦楚百戰勤勞有不平者五事招撫遼民挑其精壯入伍老弱屯種竟成一旅之師以抗强敵今使之食不充腹衣不遮體空拳赤足冒死生于鋒鏑之下較之內地逍遥自在高坐糜餉者其苦樂才分不平一也寧遠月餉一兩五錢內丁二兩四錢加以食米五斗又叨皇上恩賞不一而足乃海外南官七年以來未徵半年之俸數百萬兵民取給于天津登萊二十萬之米其中多有漂失而浥爛者山東二十萬兩之銀後有侵尅手臂腹心雖肥瘠有分皆是血肉何獨于關上加厚而海外膜視乎不平二也旅順石城一帶為

津登門戶設將嚴防尚有前車之覆都司徐敷奏煽惑軍心旅順叅將李鑛燒丿投械奪船以逃繼而石城島遊擊高萬壘都司高應詔寬奠營遊擊鄭繼魁與弟繼武等亦遁不褫其魄而且後其官紀律之謂何不平三也臣孤忠自許可對君父而質鬼神乃有謂臣為安史者臣生難受之死豈瞑目不平四也今春攻鐵山西至雲從以死守死戰立功自幸可收桑榆之效乃又謂臣退居雲從不用一矢相加遺此何說乎不平五也帝以文龍遠戍孤懸備嘗艱苦屢建捷效心迹自明東顧方殷豈得乞身求代還宜益奮義勇多方牽制以紓朕懷

天津五萬五千七百石而豆額已足鮮粮十萬石當聽倉場掣發預年先截鮮布二萬疋當請內部發銀預期置買亦事之不可緩者夫有召買則有召買粮價若順廣大真保可及霸州等處近在畿輔時值豐收豆價向至六錢以外今當以五錢五分為率薊永密雲原係陸運價值厚薄因時制宜俱當取之部金速行酌發其山東河南〻直米價程途遼遠每米一石大畧運至津門非九錢不可應動加派銀兩報開開銷夫粮料之數既定則海運之價當議總計來年米至一百萬四千六百石豆至七十七萬五千七百石內除附関自買豆十萬薊永密陸運〻四十萬免

計脚價外其在津海運者共一百五十四萬三百石姑以抵関而言每石脚價二錢淨該銀三十萬八千六十兩鮮運截漕十萬每石價銀四錢一分該銀四萬一千兩額布二萬疋該銀四千五百兩原餼花紅蓆片等項該銀二千兩共銀四萬七千五百兩以上関鮮運價俱應取之新餉當聽內部擇發以濟急需者也至山東河南碾米一欵攙目前計之似乎有餘可充預計之額然道遠凍阻安濟春運之急又或邊警猝至增餉倍多難定羸餘之數故臣不敢先入預內內如碾米全至邊警無聞不妨于山東河南召買內酌量減派可也帝命將定額行各省直撫按等嚴

督有司極力價運其召買價值與海運脚價亦須擬定以便乘時料理至應截帶運并鮮粮二項咸與議覆

給寧國公及平平伯鐵券

司禮太監李永貞罷

陞翰林院編修孫之獬徐時泰為侍講

辛未大學士黄立極等上言臣等按累朝登極詔書列聖舊章恩專及民而先帝大霈并在京文武諸臣另有賞賚以勅諭行之今臣等所擬詔書上尊列聖而加恩羣臣一節另擬勅諭以進其賞賚差等悉依舊貫仍援先帝登極詔款列之今諭賞格之前以昭我皇上祖述憲章之美帝

是之

督師遼東太監劉應坤請發單丁皮襖銀舊制每人六錢天啓六年數忠賢增爲八錢共該十一萬二千兩下所司

改兵部武庫員外郎管山海關同知事趙廣廉爲職方司員外仍管關務以南部副摠兵麻登雲調補北部副摠兵而以龍武營副總兵徐建調補南部兼理海防俱從太監劉應坤請也

兵部右侍郎呂純如等疏報護送惠王就封荆州以八月初九日至國

巡撫山東李精白疏奏山東額定鑄息四萬兩自天啓七

年六月止共得息銀八千七百五十九兩零未及部議二十分之一其難有四一曰買銅之難二曰差官之難三曰鼓鑄之難四曰與用之錢難奏請停止章下所司

命工部尚書薛鳳翔總督陵工孫杰專管石料吳淳夫專管磚料李養德協理督催侍郎張文郁督催錢糧張凌雲督監錢糧

工部疏言各陵惟長陵永陵定陵為壯麗而皆費至八百餘萬今議照慶陵規制可省錢糧數百萬查慶陵曾發內帑百萬謹援例以請帝允其半給貯節慎庫命工部同巡視科道登記支銷

壬申帝御門

諭在外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有司四品以上雖未考滿遇有正薦者亦與應得誥命先已給領者進本品勛階一等府佐州縣正官歷俸二年以上有正薦及僅薦合例者亦准並給

李師沆調驗封司主事趙恂如補稽勳司主事

諭巡城御史及宛大二縣通行萬曆泰昌天啓新舊錢

癸酉以秦士文仍為兵部添設右侍郎四部管事揚所修仍以右副都御史管南京通政司事

大行皇帝山陵興工遣官祭告各陵及后土天壽山司工

之神
左中允孔貞運編修何吾騶蔣德璟江鼎鎮檢討姚明恭
李若琳管理誥勅
甲戌宣大太監葛九思清核逃兵倒馬銀四萬一千四百
七兩零帝嘉之仍着戶部速催京民二運銀委官買補缺
額馬亟毋誤秋防
東江總兵毛文龍疏奏海外兵民日多屢借商貨易米救
濟商價積欠至五六十萬日望餉銀解到散給不意稽延
三年毫無可償遂使各商坐困萬口怨嗟臣以前欠之餉
先作商價聽照數給發以尖耗哂颸之粮給兵々得活命

商得貿易賞為兩便戶部覆言東江餉銀原止五十七萬八千餘兩增至一百萬兩常呼庚癸接濟無術請召商輸銀准抵積欠即與選官明註欽恤鮮商以鼓舞之

乙亥天津督餉部院黃運泰以寧錦之間添設三帥兵馬額增數萬截漕增運約至一百六七十萬請發部銀十二萬造海船六百隻濟運帝命戶兵工三部速覆

朝鮮國王李倧疏奏被兵情節帝報曰覽奏深惻朕懷通問往來權宜緩急非王本意至於君臣大義皎然日星王之忠蓋朕所洞鑒邊情叵測王其益勵薪胆嚴加隄備朕亦申飭毛文龍俾其悉心牽制為王犄角彼此協心冀收

桑榆中朝屬國共勉圖之先帝已棄羣臣朕嗣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崇禎元年另有詔書頒諭尔國今先于批答使王知之

以戶科給事中陳序為山西右叅政禮科給事中盧時泰為陝西副使御史曾應瑞為陝西副使河南兵備道御史馬逢皋為河南副使大梁兵備道御史龐尚廉為河南僉事驛傳道

丙子巡撫福建朱一馮以漳泉兩郡各設路將一員南路叅將駐銅山泉南遊擊駐中左汛地各分不相統屬續因倭警欵重海外事權故假以泉南之節制衙門不殊体統

頃異年來幾成爭府猜嫌日積惧事可虞請仍各保地方不相節制

贈原任貴州總兵魯欽少保廕子宗文本衛指揮僉事世襲欽山東長清人天啓中官貴州總兵安邦彥亂解貴陽之圍又功破賊羊雀等十五寨又破邦彥于黑石功岩頭大木囤皆有功遂抵盤江以通滇路深入地地織金虎場衿鉀者五閱月前後斬級七千以粮絶救不至力戰死至是加贈廕賜祭葬仍命特祠曰旌忠宗文後亦死墻子路之難

丁丑右副都御史管南京通政司事楊所修言皇上御極

首崇聖母之封　明乎以孝治天下也然孝親之心無分貴賤如近日丁憂兵部尚書崔呈秀工部尚書李養德太僕寺卿陳殷延綏巡撫朱童蒙先帝因大工未完秋防正急各暫留在任料理今大工完矣秋防竣矣望皇上准令回籍終制以明萬古綱常語曰君使臣以禮又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願皇上之深之也也冢臣為用人之人吏部尚書周應秋當勉力肩荷何得漫無主持負恩寵而媿統均之任不聽

戊寅四川重慶岳池資縣南充保寧順慶等府州縣自四月以來不雨禾苗盡枯又茂州等處于本年六月十九日

戌時二十日丑時各地震

工部以陸工需用浩煩軍需額辦束手遵照戶部餉司援遼事例議增新欵開列上請從之

南京戶部署部事吏部侍郎林欲楫言留計匱乏已極外解怠玩日甚每歲應支上供錢粮如神帛堂供應機房織染等局并五十二衛所夏賞冬賞二月十月折銀水陸兵营大小教場及神機奇兵等营逐月口粮塩菜及漕運水手行粮等一年有四十七萬之出而額入則四十二萬近日有司怠玩視南粮不足為緩急以故逋欠愈多如南直浙江〻西湖廣等處共欠折色銀九十三萬有餘請嚴考

成處分從之

副都御史管太僕寺事事郭興治會同巡視京營科道查核常盈老庫及東西二庫存貯銀僅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兩因言戶部各衙門借去銀一千三百四十八萬七千四百零一兩又今歲各該地方因三王之國扣留銀八萬三千五十五兩零拖欠銀南直隸二十一萬九千六百零四十二兩北直山東河南十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七兩合之節年拖欠南直隸共欠銀二十八萬七千九百一十兩濟南兗州河間等府共欠銀一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六兩請嚴催立限完解從之

己卯加常州府知府曾櫻浙江右參政職銜仍留任從郡民公請也

兵部尚書崔呈秀因所修言疏請守制慰留不允

工部以營建大行皇帝陵寢條十款上請一議建造一議工作住所并開井泉汲用一議錢銀先儘玄宮寶城明樓之用一議內外大小諸臣捐助各照殿工捐俸一議搜括州縣大者派二百二十兩中者派一百六十兩派者派一百兩一議戎政府撥營軍一萬五千人日給銀三分做工一議供應協濟一議燒造磚瓦一議開道運木石一議給工食俱如議行

庚辰以藩封大典敘録沿河效勞諸臣總理河道都御史李從心加太子太師陞廕一級巡撫山東都御史李精白加兵部尚書総督漕運都御史郭尚友加戶部尚書総督薊遼都御史劉詔加兵部尚書巡撫保定都御史張鳳翼加兵部右侍郎密雲兵備道張繼世加按察司薊州兵備道孫織錦加右叅政

太僕寺卿管臺基廠事陳殷免

吏部尚書周應秋以楊所修䟽論請罷慰留之

工部尚書李養德三䟽乞終制不允

吏部敘援師救錦功崔呈秀劉詔王之臣各廕子朱梅陞

都督同知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表賀登極報聞

癸未給鎮守四川遵義等處總兵官劉超關防

以登極允直省貢生郡光祖等減年優選

大學士黃立極題熹宗神主

甲申上聖母貞靖賢妃劉氏爲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
鍾聖皇后遣官祭告南北郊太廟社稷及諸陵園

江西南昌新建豐城靖安高安峽江廣昌餘干諸縣水溢
淹沒田禾

乙酉宣府部落宰生同子戚靜台吉聚兵臨邊挾賞入求

鎮墩守偹張效祖勝之子蔦窩

丙戌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疏糾監生曹代何陸萬齡儲寓奇借稱捐資搆地建祠詐騙請下法司提問從之

工部尚書李養德免歸守制

丁亥工部題陵工開納事例二十六條一貢監生准納外府通判限一百名一貢監書吏候選不前或已選者准納京外職一候選官納銀准即選一納誥命准一年爲止一准加納選副一副榜准納貢一已選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准加納各官一候選各官如見在選選京衛經歷挨選不前准加某衛經歷銜不支俸廉照見任三年考滿應得誥

命一体陞轉一京衛經歷准改外任各官一王府長史以三年由本王保奏進階今准加納四品服色不支俸廩仍照例挨缺管事一京外衛經歷准加州同州判一增廣附學生員准納貢生限二百名一監儒廩增附青衣俊秀准納外府照磨經選一監生附學等生准加州吏目經選一王府官准加長史一民間俊秀子弟納銀二千六百兩准以試中書入試除中式外經兩試者實授一俊秀准納附例一凡應廕子孫已經列名二次再補者不許補廕今准加納銀三百兩仍許襲廕一詿誤陞王官者准改納凡係三年前者不准一恩貢已經考定職銜准加納經選一各

府州縣佐貳官原因劣轉後經察處除貪酷不准外其不謹疲軟准納後一見任兩京鳴贊序班准改授州同州判縣丞經歷一凡選途品級職銜掣定者一年以上准照品納銀有差照外衛扣選領憑到任一告病官病痊起用除科目出身並正印官外其首領等項官年力精壯操守無玷不經察處斥逐者准納後原官一貢監儒士候選未任州同州判准納長史一候選運判揆舉准加運副

以登極之初命停免兩京並各省直秋決

遣　道御史王會圖巡視關門

戊子大學士黃立極等捐助陵工人各二百兩

長蘆巡塩御史龔萃肅條議塩法六事一以天津同知兼塩一查銷引截角之弊一請于沿河津要處豎立禁牌盤詰私塩一查塩票一禁地虎牙稅一刊舡號免其運粮并請給天津大名兩道臣疏理塩法勅報可

准曹匡治襲豊潤伯

督師兵部尚書王之臣疏報西部能乞兔合歹青等率衆來歸約六七千人內精壯者二千餘牛四百五十餘頭羊四千餘隻馬五百匹　已而部覆言其部落夥衆不宜處之內地當置邊外安插給以都令舊賞或少加厚以示羈縻若後有邊警能聽調度并力東防方為可信另作區處從

之

巳丑陝西巡按御史袁鯨疏報寧遠縣四月初三雨水衝塌城垣四十餘丈房屋六百餘間淹死男婦三百餘名口頭畜三百餘頭石壓沙埋田地八千餘畝

又疏言陝自隴秦以西岩硤鳥道一夫當關萬人俱廢過此而階文徽成等處番漢雜居礦流嘯聚又過此而河州之西即海部蘭州之北即松部松部自先樞臣田樂大創後日夜飲泣枕戈未嘗一日忘莊浪之松山也海部兄弟八枝兵數十萬而黃台吉與乞慶台吉為最黠黃台吉見住牧西寧併吞部部招納亡叛數十年來生聚訓練志已

非小火落赤臨死語諸子曰丙寅一鎮我何難取第款賞市易如故姑且食乳存羊汝輩好為之今正其時矣臣于六月二十八日早發水泉驛偶見烽烟四起即整兵馳赴永昌而彼衆萬餘人已犯鎮番矣至七月上旬以來叛酋黄明業前為引導又領騎數萬分為三營縱横于大小松山鎮羌一帶賴道將堵截無失然狡酋而震漢其狂鋒不不可謂不熾也此即粮粮蓄積猶恐不及〻臣所在點閱見有兵而無馬者曰援遼倒死也有馬而無盔甲者曰援遼損失也有馬甲而尫羸者曰本色折色已缺數月也見在各軍庚癸呼天援遼家屬悲號動地昨閱征調之令又

下而強壯者爭思挈家亡矣昨固鎮援兵已蒙停免今甘鎮京運又蒙頻發乃臨洮靖魯洮岷等處兵粮俱係西安鳳翔平凉三府額編民運各兵有二年無餉者其次亦不下年餘每道欠至十萬金臨洮靖魯派兵秋防俱抗違不應此等變態憂不在海松而在蕭墻之內矣極知閣中催科且費調劑然糧編有額兵變可虞非容臣不時指名查叅將何以振久玩之吏習而救倒懸之疲疆哉

庚寅立妃周氏為皇后先一日遣官告南北郊太廟社稷是日命英國公張惟賢持節太學士黃立極捧冊大學士施鳳來捧寶禮成百官表賀命婦免

熹宗皇帝服闋帝御宣德門百官素服紗帽行禮

免派潛邸引塩

廕已故總兵左輔子某正千戶

總兵滿桂以援錦功廕子國棟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辛卯廣西巡撫王尊德以右江兵巡副使潘應龍勤事而

死疏請卹典章下所司

故新建伯王承勲男王先達以從兄先通奪世襲上控先

通亦言先達本螟蛉子妄希爵廕下府部諸臣會訊

東廠太監魏忠賢疏請停止建祠允之

壬辰故貴陽府永赤同知王昌廕男監生世駿疏稱奢寅

踞永寧州時昌廕血書三揭繳印誓死北拜自縊奢寅火焚其屍孫居易居恒女瑞英及家丁王貴朱氏等十三人同日被戮乞照何廷魁高邦佐張振德徐朝綱例賜卹章下所司

加張素養右副都御史仍以太僕寺卿管少卿事陞姚柞端為太僕寺少卿朱太啓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陞文獻為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加陳爾翼為太常寺少卿管吏科都給事中事

陞王祚遠為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補揄次知縣胡權為稽勳司主事

癸巳江西撫按楊邦憲等請為太監魏忠賢建祠
何宗聖加工部右侍郎仍管三山事
神機營左副將王承恩添任中軍督府僉書宣大緫督
標下中軍曹明堂添註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直隸江南
副緫兵王應槐添註南京前軍都督府僉書
原任大學士孫承宗疏慰報聞

崇禎長編卷之二

天啓七年冬十月

甲午朔帝親享太廟是日免朝

給愽平伯郭振明父　卹典

陞廣西副使馬人龍為湖廣布政司叅政湖廣右叅政莊廷臣為廣東按察司按察使

加　王惟光太僕寺卿

孤山副總兵王嘉春添註福建南路副總兵

乙未命見在山陵任事諸臣充聖母遷祔督催督理官

宣懿昭妃從子在都督劉岱請給贍地下部科議

以戶部庫餉匱乏免應借借帑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一兩有奇

誅訐犯白友功山永年

丙申陞貫毓祥為太僕寺卿御史陳王庭仍以太僕寺卿管廣西道事

福建右叅政惲厥初為湖廣按察司按察使

御史楊維垣河南巡鹽

直隸鹽城縣民笪通等疏保知縣楊世禄章下所司

甘肅巡撫張三杰疏言平鎮二千里長邊處々臨外以京運言之節年累欠至七十餘萬天啓六年々例尚該銀一

十五萬餘兩西安等處欠銀自天啓元年至今共欠八十餘萬兩西兵利於馬戰而庫如懸罄乞借給十萬金以濟旨令帶運欠數着戶部上緊撥發民運欠數行撫按查催勅限完觧馬價銀兩併與確核以拱衛勞如豊城侯李承祚給

兵部言九月二十日大清兵合都令千人入板城殺虎罕扠獲壯丁掠其老幼牛羊東去臣部以馬上差人令各將嚴為防禦至于犒師所請錢粮馬價船隻俱軍中急需之物懇嚴勅戶工二部奉行庶於危疆有濟報可

丁酉帝御門獻海外捷獲俘先期遣官祭告二郊太廟封陽和衛正千戶劉效祖為新樂伯繼祖為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以孝純皇太后弟也姪文炳文耀俱陞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

以藩邸隨侍功廕御前牌子太監王佐陳秉政齊本正張承慶王永年各弟姪一人錦衣衛百戶

又廕藩邸隨侍今乾清宮管事太監司之禮周世治商輔明各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戶牌子太監曹文學張德宗李承恩徐延年商作霖黃一魁李添壽各弟侄一人錦衣衛副千戶俱世襲內牌子范壽寧廕弟侄一人錦衣衛正

千戶常在王壽年谷春祥各弟姪一人錦衣衛副千戶改陞皇后父南城兵馬副指揮周奎為都督同知

蔭司禮監秉筆太監徐應元弟姪一人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太監王文政王國泰王永祚各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俱世襲

又以徐應元贊襄典禮蔭弟姪一人錦衣衛正千戶王文政王國泰王永祚各蔭弟姪一人錦衣衛百戶

戊戌工科都給事中郭興言疏陳五事開經筵勤召對慎起居補考選課職業從之

太常寺少卿管吏科都給事中事陳爾翼上言楊所修仰

體聖孝一疏諸臣屢疏乞休皇上再四勉留君臣上下儘可相安於無事傳聞東林餘孽遍布長安欲為覆雨翻雲之事臣恐群邪煽虐幸先帝擴清以有今日當此明聖繼興倘不嚴禁禁緝恐死灰有復燃之念請勅下廠衛及五城巡緝御門嚴加查訪是之

贈死黙難凌于儉太常寺少卿

太理寺右寺正許志吉報竊吳養春家資共六十萬零五千有奇程夢庚家資十三萬

以上熹宗皇帝謚遣官祭告南北郊太廟社稷

銀庫太監涂文輔搜括太倉節省銀一萬二千兩上進旨

嘉之

遣檢討師邦助等頒孝純皇太后謚詔於直省等處

己亥皇后千秋節百官具箋賀

督師兵部尚書王之臣安插西部來降諸衆五千七百餘人分發各將領統之兼請以南關遺裔中府總兵王世忠與虎憨有姻宜敕至軍前相機款撫以聯諸部從之

陞浙江副使吳元為湖廣左參政下荊南道

陞王繼曾為太僕寺卿諸允修為光祿寺卿調驗封司主事黃近朱為考功司主事

以嗣統進輔臣黃立極太保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各右

柱國兼支尚書俸仍廕子中書舍人

差御史王大年巡甘肅

興安伯徐汝孝進太子太保

庚子上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廟號熹宗初本哲帝定為悊

戶部以河南布政司王從義及陝西布政司詹士龍遼餉輸解如期請旨優叙

寧遠前屯火燬民居六千三百餘間燒殺男婦二百人兵四十九名牛驢五餘匹火藥弓箭器械盔甲蕩然一空

陞李喬賈繼春各太僕寺少卿

裁河南內鄉縣々丞一員

辛丑戶部進撿括節省銀以助大工旨令察收

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疏言聖母遷祔伊迩凡搭蓋席殿平治道塗點驗人夫備辦器物諸務各宜用心加謹至於奏遷之期應須起止有節行步安詳儀衛整肅巡警周密庶上安聖母在天之靈慰皇上無窮之思旨是之

增武舉解額二十名以登極恩也

給工部侍郎張文郁督催陵工錢糧關防

陞薛國觀刑科都給事中李覺斯戶科左給事中

廣東參議李芬為本省按察司副使

大學士黃立極等請開經筵及日講帝諭以經筵俟明春
日講命於本月十六日舉行
壬寅兵部右侍郎趙彥等題報護送瑞王就封陝西漢中
府以九月初七日至國
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橧等各題辭御極加
恩立極允辭太保改正一品俸鳳來等准辭兼俸餘令祗
受
朝臣各捐助陵工
戚給新樂伯劉效祖祿米一千石於中府帶俸
陞王藻太僕寺少卿吳光義南太常寺卿趙恂如吏部稽

勳司主事福建副使朱大典為本省右參政

先是總督倉場尚書蘇茂相言漕糧一年八載津門覬覦無已求覈實數以定將來之紛爭於是督餉部院黃運泰言關門運米歲以六十七萬三千八百石為額舊例題運該鎮四十萬石天啓七年分見在之米只臨清廒糧四萬津門存庫四萬而帶運一項入秋始至臣不得已於本年正月十八日乞暫借漕糧以帶運抵補奉先帝旨借十五萬以充春運至本年二月內遼撫袁崇煥以軍飢入告旨以六年分原派米糧尚少七萬行天津餉臣將新截漕糧限二月內關洋速運補還前項續該尊遼鎮臣紀用又以

關外粮缺至急上請旨又令天津餉臣補還額米不拘何項米石刻期償還臣仰奉嚴旨即查前借國粮十五萬除補去六年七萬外是三十萬帶運僅得八萬尚缺二十二萬不得已再借國粮二十二萬以濟關運俟帶運抵還又於三月初三日內閣傳出上諭前旨着天津餉臣速發七萬石尚係六年舊額再發三萬石以抵今年春運又因六十七萬三千八百石正額內尚缺五千一百九十三石虛懸未派而部議加增七年額米六萬餘石并補寧遠米七萬石共措米一十三萬一千五百石并應補倉塲扣除國粮一萬七千石又鎮臣紀用題請蒙先帝旨命不拘何項

截穫二十萬石速令剋期運至寧遠以上截漕共計八次皆本先帝特旨奉行而倉場謂臣爲覬覦豈其然乎旨以截（漕）既奉明旨不必置辯帶運照例應截尾幫着會同部臣議行

癸卯聞聖母隧道遣官祭告各陵及天壽山司工后土諸神

都察院右都御史管順天府尹事李春茂言開納事例吏農一途由臣府轉送二部援納一歲不下十萬餘金推而廣之以至各直省之上納儘可充工餉乃各衙門動以勤勞爲名朦朧題授捷徑一開倖門百出以致援納者寥寥

兼數虧國課不下百萬似宜清覈以別罰治音是之令吏部以後序題須驗單查歷有飛跳等弊定治以罪望該府查對單外真假亦屬防奸允行

陞姚士慎為大理寺左少卿雲南右布政使婁九德為本省左布政使湖廣副使林贊為浙江按察使

給衛王與清妃　允誥命

陝西定邊副將侯一位為延綏東路孤山副總兵大同副將張鴻續為甘州西路左副總兵

張元勳填補吏部稽勳司主事

甲辰都察院左都御史房壯麗以老病乞休不允

工部尚書楊夢袞再疏乞假不允

輔臣黃立極等題補侍讀徐時泰檢討雷躍龍李若琳充日講官又進日講諸款旨優答之

工部議大行陵寢經費三百餘萬旨令極力措處發襄大典以慰朕懷

陞曹履吉爲光祿寺少卿田仰爲太常寺少卿添註徐憲卿爲南光祿寺少卿添註不爲例

東廠太監魏忠賢司禮太監王體乾各疏辭登極覃恩俱優詔答之

乙巳陞劉宇烈爲南光祿寺卿虞德隆爲南太僕寺少卿

廣東按察使陳玄藻爲本省左布政使

諭禮部進尊光宗莊妃李氏念撫育恩也

督師尚書王之臣乞歸不允

丙午陞浙江右布政董承詔爲本省左布政使

丁未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疏糾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穢濁與舊輔馮銓爭權有隙厚餌吳淳夫攻之一郎官不數月已躋卿貳躁進者無不匍匐呈秀之門矣因思夏之令而倪文煥爲之報復故越十餘人而甫掌河南道凡在煥前者盡數咨部而病痊起補之李應薦亦例之賜環之中不謂之欺君擅政可乎其弟崔凝秀

為浙江總兵我國家曾有兄為本兵於內而弟握兵權於外者設有功罪呈秀何所行其斥陟也尤可異者三殿工程原是吉祥善事而呈秀以不祥之人經理其間故經營垂畢而先帝龍馭遽升未必不由於此今又受事中樞豈九邊阨塞數萬甲兵自呈秀外再無辦之者乎當今邊鋒屢警債帥成風恐不宜以貪污呈秀再助之瀾也當大行皇帝崩逝次日百官聞皇上將御文華殿急自乾清門趨出而除道閣前忽有數內臣招呼兵部尚書崔家閹者莫不錯愕夫所言公公言之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私語耶先帝信任厰臣甚專而厰臣亦孜孜竭力任怨任勞以

圖報稱此其所長也獨是誤聽呈秀一節乃其所短蓋廠臣有王掌家者呈秀交結甚密以故聲言日至而竊狀未彰廠臣遂誠信而賢之而呈秀方且內諛廠臣外擅朝政見今吏兵二部革去文書房常例方為先帝第一美政而不知無骨大臣乃私為呈秀居奇地指缺議價懸秤賣官其狀可勝道乎懇皇上急正兩觀之誅或薄示三褫之典旨以維垣率意輕詆不問呈秀隨具疏辯并求守制亦不允

陞武選司郎中江士英為浙江提舉副使職方司郎中劉嘉遇為湖廣副使滕冲兵備道周士昌為雲南右布政使

陞山西廣武營副總兵陳九經為大同副總兵

戊申帝不御殿

陞廣東叅議胡其俊為福建副使

給東寧伯焦夢熊妻　氏靖遠伯王承恩妻　氏各祭二壇并葬

給定遠侯鄧遠熅祭四壇并塟

浙江提學副使樊良樞以病致仕

己酉御文華殿日講講臣講大學及堯典首節與帝鑑圖說一則越三日命以祖訓通鑑易圖說

起陞温體仁為南京禮部尚書李養冲為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地方贊理軍務陞山東按察使周泰峙為福建右布政使巡撫朱童蒙免歸守制河工積逋銀天啓元年至六年止共二十七萬六千八百三十兩太監崔文昇疏聞旨令勒限嚴追仍令以後徵收椿草等銀總解一庫歲終會同總督細加查覈並立考成法以殿最有司

庚戌裁山東丘縣主簿訓導博平縣訓導朝城縣訓導觀城縣訓導日照縣主簿昌樂縣丞招遠縣主簿各一員陞四川參政謝渭為廣東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孫枝芳為

本省右布政使
以山陵經始昌平供應繁多循例以七千兩協濟之從工
部請也
辛亥太僕寺卿仍管河南道事倪文煥因楊維垣疏指及
具辯報聞
督師尚書王之臣疏言今山海有滿桂寧遠有杜文煥塔
山有侯世祿錦州有尤世祿前鋒有朱梅各奉専勅旗鼓
相理可謂極一時之選矣然權不歸一令出多門未見其
便文煥家世將種久歷西陲亦將中之白眉也而遼左情
形非其所長滿桂邊事瞭然胸中去春寧遠之守嬰城決

策振從前未振之威今歲寧遠之戰率先諸將力摧強鋒故彼中亡不知有滿將軍者文煥雖有經理之名而尤侯諸將原係鄉里各奉勅印誰甘相下滿桂晉秩宮保名位已崇且原奉勅劔得以節制四鎮者今調文煥於關內滿桂於寧遠俾節制如故則上下人情允協而軍聲自振無難收臂指之功也下所司速議

陞江西副使謝璉為廣東參政廣西按察司劉康祖為本省右布政使浙江按察司僉事虞大復為江西提學副使

工部尚書吳淳夫以言求罷不允

壬子御史楊維垣再疏糾崔呈秀通內凡急於仕進者靡

不趨之故當楊左之時人皆以不忝厥臣爲罪當呈秀之時人又以不譽厥臣爲罪故不知者謂呈秀於厥臣爲功首於名教爲罪魁臣謂呈秀毫無益於厥臣而且若爲厥臣累蓋厥臣公而呈秀私厥臣不愛錢而呈秀貪厥臣尚知爲國爲民而呈秀惟知恃權納賄其可恨也至矣今呈秀乃以臣明目張胆之擧爲挾忿洩怨之事乎旨令靜聽處分

工部尚書李養德免歸守制

癸丑夜戌時南京地震始於西南迄於東北而止隱：有聲

陞山東副使劳永嘉為本省按察使山西按察使仙克謹為本省右布政使雲南副使龍為光為本省叅政

甲寅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崔呈秀免歸守制

户部言近來省直有司但遇錢粮不完輙謀更調既有更調可以脱身誰復肯力任劳怨迨調者去而以未完屬之來者來者至而以未完付之帶徵一遇稽查互相推諉更有甚者以速脱地方為快寧甘叅處而調簡以去人〻此心則罷困地方何時整頓逋欠餉額何時報完且官所重在給由請封今奉恩詔以俸薦為頒給則催解為第二義矣伏乞勅下撫按以後更調官員比照給由之例請下臣部

嚴查任內果無逋欠方許咨會吏部至於請封入覲各官尚須以錢糧足額為急務毋使法窮復議法致恨臣部之喋〻也從之

工部上言新陵規制取法慶陵但今之石料與慶陵不同者有四一慶陵所需青白石料比有陵園二處湊用今新陵並無別石可湊一皆見辦於石窩一慶陵所取石料正當王門與擧撤乾塘水之時今方水滿撤水揭蓋不易一慶陵限十月完工今止限三月夜作之費不貲一殿工給工匠之費頗重今一旦核省恐難以集事帝令會同經管內外諸臣議覆勿失樽節至意

給崇王生母封號

惠王疏請給贍田下撫按嚴催有司撥給

陞山東濟南府知府樊時英為福建提學副使刑部郎中姚誠立為四川參議

乙卯吏部覆順天府尹疏言吏農一途雖係末品我祖宗必全九載始考其績蓋欲老於世事以膺一命之榮故在外吏農歷過兩考起文到部方赴封司閱撥在內吏農歷過京考聽封查回方赴功司冠帶若遇工程大典效勞員役俱各衙門開名題請下部議覆不謂近來徑竇易開一遇題請紛紛呈乞移送且槩乞品官濫冒天寵極矣舊例

吏農闌攙及鞋帶上卯原以長單為據故自納以迄京考中間歷役緣由倫填單格蓋以所役衙門印信誠吏農之左券也今朝而吏農暮而乞恩只據順天一札無論無單并不知單為何物臣謂今日莫若另刻新單一式分別省直序編字號用堂印於年月鈐司印於縣次文考驗稽四司分貯縣簿并省直歲發長單各千張以待填給吏農之起送者庶考單到部便於查對縣數以別真贋仍限崇禎元年正月為始其坐派南部省直聽南封功二司將發去縣簿比對單印如無新單及單印不合者俱坐以假官之律至順天府上納農民多係流移借籍捐金買札便於營

求今後務查真正土著里老保結到所屬州縣州縣起送到府方准上納一以本部新舉為主此又遏流塞源之意也從之

起岳和聲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贊理軍務以拱衛勞加工科右給事中陳維新從二品服俸照舊管事以大工置木加王廷試山東副使

陞編修孔貞運為左春坊左諭德

丙戌工部都水司添註主事陸澄源疏言四事首曰正士習言比來士氣漸降士節漸卑日以釋功頌德為事如厰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大臣分內事

朝廷論功行賞自有典常何至寵逾開國爵列三等錫衣遍宗親京堂濫乳臭也先帝聖不自聖詔旨批答必歸功厰臣而厰臣居之不疑外庭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禮至祝釐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譽之以臯夔尊之以周孔自爲士大夫者首上建祠之疏以至市估儒鼻在在效尤士習漸降漸卑莫此爲甚又如欽差內臣總理庫藏不過稽查出入之數原與別項部務無干而乃體統相臨儼然在堂官之上竟使戶工二部官羅拜堂下至如外鎮內臣其待方面有司之體更有甚於此者士未嘗負朝廷朝廷何甞以奴隸待士臣所謂正士習者

此也糾官邪者言路之責也乃近來言官緘默置奸倿於不問如兵部尚書崔呈秀貪橫無耻僅臺臣楊維垣畧悉其概呈秀之惡罄竹難書即以奪情一事言之其在先帝時猶可藉口曰大工未完也今大工竟矣尚復竊據本兵意欲何爲耶且從來九列未有兼官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御猶之可也今已晉司馬矣尚不棄舊銜更何意乎臣切料之不過欲藉三臺之威重壓制言官耳既竊兵權復擅紀綱兇鋒可嚮迩耶且奪情之制原以墨縗視事況熹宗皇帝在殯百官常朝猶然素服而呈秀公然紅袍玉帶入署安忍無親一至於此推其心又何事不可爲天

天下有綱常而后朝廷有法紀三綱絕矣安望法紀之立乎臣所為糾官邪者此也何謂安民生則莫如慎刑聖祖宗設三法司專理刑獄凡自徒流以上必覆審詳讞而後定罪蓋重之也今立枷之法罪狀未明爰書未定而立四日內命已斃矣豈朝廷初意乎又如設五城緝事衙門原為京師五方雜處奸宄易生欲以防奸安民乃一經廠衛捕逮株連靡免其嚴刑酷拷更甚立枷之慘目今聖主當陽無幽不燭謂宜亟照先朝舊制以緝事專責五城臣所謂安民生者此也至於國用告匱議助議捐加派窮民皆非長策語云省費不若省官今之勳廕冒濫極矣因一殿

工成廠及百執事進一小勝賞及中朝今之藉金吾而保銀黃者充衢塞路此不甚費乎又如上大夫獻諛忠賢倡生祠之說海內效尤在〻創立計其費不下百萬忠賢既以身許國何苦以有用之財靡之無用之役及今變賣尚可得數十萬金臣爲忠賢計決宜出此臣所謂定國用者此也不從

陞四川副使徐禎稷爲浙江副使王國相為山西布政仍管冀南道

丁巳時呈秀已去而猶奉溫旨于是貴州道御史吳尚默再疏糾之言呈秀醜顏愧心徼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馳驛

以去臣恐罪狀未列顯戮未加無以服諸臣横被削奪之心而杜諸臣横遭追沒之口旨以呈秀已去不問

提督學政御史賈繼春疏言保聖躬正疏体重爵賞敦名義課職業罷祠費關言路矜廢臣八事報聞

銀庫太監涂文輔求罷不允

承天太監李希哲南京太監楊國瑞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太監馬進寶壩大馬房太監張九郷田德潤九門太監金良輔張有功俱罷

太監吳濱梁進俱乞罷不允

以登極恩賜大長公主禮物

戊午新陞兵部武選司主事錢元慤題糾東廠太監魏忠賢言呈秀之敢於貪橫無忌者皆藉忠賢之權勢呈秀雖去忠賢猶在臣竊以爲根株未淨也忠賢出自微細目不識丁不明上下之定分不知禍害之倚伏威權所在群小蟻附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輙傳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爲馬銖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鈎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

天之羅鉗吉網書不云乎臣有作威作福兇於而家害於而國賴天佑國家誕啓聖明廓然反正然羽翼未除陰謀未絕山鬼涕泣之謀吉祥狂逞之姦可漫焉不加意乎茲外議紛紛妄相揣度有謂皇上恐割股之傷肌餘毒而未發者有謂皇上急先帝付托之恩欲曲全其所信者夫割股固足以傷肌而養癰又足以貽患利害所倚有若發機顧皇上決之而已彼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勳又匪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污此彝章亦宜速令解組褫紳長為農夫以沒世至如告訐獲賞之張体乾煆煉驟貴之楊宏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閑棍之陳大同覬稱乾兒之田

不耕寧國契友之白太始龔翌明等俱令廷臣明暴其罪或加誅殛或行屏放令奸黨肅清九流澄徹報聞

陞參政胡惟霖為浙江按察使雲南副使孫同倫為本省參政廣西參政胡萬祚為本省按察使

己未巡按直隸提學御史賈繼春直糾不忠不孝之臣崔呈秀以聽勘御史寅緣巡視大工未及二年躐陞司空復兼總憲晉階宮保又膽金吾說事賣官家累百萬聚名娼而宣淫熾此非在京在外所共傳乎以母喪蒙卹已荷異恩禮部復為其父霞請在天之靈何語部司豈不知忌諱乃不以苫塊方新之人竟正恒卿帷幄之席吏部娓娓擁

戴知有倭而不知有君呈秀惘惘喪心知有官而不知有毋天下豈有三綱靡絶人禽不辨而可望以安攘之猷可責以君臣之義者至若田吉殿試而被懷挾之參得全已幸乃二載曹郎而尚書極品單明詡作令乏簠簋之飾獲轉爲崇乃踰期主政而督撫侍郎應聰自裁無汗白簡報聞宗道隨具疏請罪不問

兵科都給事中許可徵疏劾崔呈秀崔凝秀兄弟濟惡請勅下所司從實勘奏將凝秀立賜罷斥從之

寧國公魏良卿免

兵部尚書田吉以人言求歸不允

織造太監梁棟罷

陞廣東副使沈惟炳為江西叅政

庚申插漢西攻擺言台吉哈剌慎諸部諸部潰散多擺入邊求避者宣府總兵黑雲龍請飭邊備

閻鳴泰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回部管事

給朱梅征遼前鋒將軍印辛思齊專理省直遼餉津淮粮務關防

寧遠太監紀用私家閒住

太監魏忠賢罷改寧國公魏良卿為錦衣衛指揮使東平侯魏良棟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為錦衣衛

指揮僉事

辛酉欽差兵部尚書管右侍郎事邵輔忠疏報桂王分封衡州於九月初六日至藩邸

太僕寺卿加服俸一級管營繕司事湯齊言詞臣姜曰廣科臣王夢尹向使朝鮮堅其歸附之心且有清節之譽歸而復命不聞酬勞旋皆幽黜請亟為賜環以賑朝鮮之觀聽從之

命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敏政提督蘇杭織造兼管三省歲改事務

工部尚書吳淳夫罷

銀庫太監涂文輔以病求解職旨准其辭倉庫之任銀庫仍舊

御史倪文煥免

陞方仲淵尚寶司卿

以外私家閒住長陵神宮監監丞趙和中為內官監太監提督太岳太和山兼湖廣行都司等處地方南京孝陵神宮監太監王應朝為南京司禮監太監與梁進協同守備兼掌內官監印外私家閒住司禮監太監高湧為內官監太監守天壽山尚衣監掌印右少監魏相為內官監太監守備湖廣承天府地方外私家閒住內官監太監范吉祥

為正陽等九門并永定等七門及皇城四門正提督巡視點單

壬戌先是督師王之臣有更調滿桂杜文煥一疏督師遼東太監劉應坤力言不便於是之臣疏言閫寄咫尺之地儼然設四大將矣又置三督師皆假之便宜皆賜以尚方劍使專予奪生殺人各一劍無乃太屬越乎若果能嚴明軍律宣暢皇威即三尺佩刀用之有餘不無藉尚方為矣已而帝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自云贊員之云處拘非內臣牽制之手師克在和事權貴一各還鎮守內臣當一槩撤回其戰守機宜俱付督撫

諸臣肩任令擬勅以上

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史躬盛題糾魏忠賢列其澌滅廉恥剥削元氣紊亂官方魚肉生靈銷耗物力諸罪報聞

戶科都給事中段國璋題糾吏部尚書閻應秋言為御史楊維垣睛刺其無骨柔媚而應秋佯為不知乞亟行罷斥應秋因乞罷不允

浙江嘉興縣貢生錢嘉徵題言東廠太監魏忠賢十罪一曰並帝夫天無二日而阿附諸臣凡有封章必先関白忠賢至頌莽功德必以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廠臣從來有此奏体否滔天之罪一也二曰蔑后夫中宮天下

臣民之母后也皇親張國紀未罷不赦之條聞先帝令忠賢宣皇后而忠賢滅音不傳致皇后當先帝御前面祈逆奸逆羅織皇親多方欲致之死幾危中宮滔天之罪二也三曰弄兵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宮闈操刀劍及砲石雷擊謀圖不軌滔天之罪三也四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單國重事一手障天凡錢穀衙門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滔天之罪四也五曰剋削藩封三藩庄田賜賚合之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賢封公侯伯之上田棟選膏腴不下萬頃是祖宗百世之親反不若一豪悍之家奴

滔天之罪五也六曰無聖夫至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而敢建祠太學之側滔天之罪六也七曰濫爵祖宗朝封公除魏國定國英國成國黔國外雖開平之偉績尚止一侯今忠賢公然襲尚公之封滔天之罪七也八曰掩邊功袁崇煥功未克終肅不及煖而忠賢虛冒邊功封侯封伯致豪傑為短氣滔天之罪八也九曰朘民夫國課歲額不過四百幾十萬況經連年水旱東西交訌以致司農仰屋而天下府州縣之請建祠不下百餘所計一祠之費不下五萬金是豈民所樂輸皆敲骨剝膚而出之者滔天之罪九也十曰通同閣部貼出之名後上賢書寅緣結

要不可勝數滔天之罪十也先是嘉徵具疏赴通政司封進通政使呂圖南以字畫稱謂不如式命重謄嘉徵即疏糾圖南黨奸阻抑圖南疏辯并言昔封駁監生陸萬齡曹代何等請建祠文廟之疏及監生李映日等疏刊周公用天子禮樂太公得專征伐郭汾陽封王等語皆參駁不准封進夫不附忠賢於勢焰薰天之日而附於臺省交攻之時黨奸者固如是乎旨是之令以原駁二疏呈覽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閻鳴泰以本兵重寄疏辭不允

以鳳陽守備內官監太監劉愼為乾清宮近侍隨堂辦事

尚寶司卿魏撫民劾免

陞兵部員外潘曾紘為河南提學僉事彰德府知府李聯然為湖廣副使

錦衣衛指揮使田爾耕乞去不允

巡捕京營提督張体乾錦衣衛　楊宏俱被劾去

以南京吏部侍郎林欲楫掌詹事府印

癸亥太僕寺少卿仍管河南道御史李應薦疏糾薊遼總督劉詔屈膝喜容之前大帽行邊之後五經掃地負媚堪羞原任遵化道耿如杞不申建祠不拜忠賢像致忤勒令出疏限期輙至殺人媚人以疏冨貴兵道胡士容以騷擾驛遞亦坐極刑乞加羅斥

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疏劾南京兵部左侍郎潘汝禎首建生祠宜與孫如洌陸萬齡等同罪崔呈秀之子崔鐸貼出復中宜加覆試旨削汝禎籍命覆試鐸

太僕寺卿白太始劾罷

崇禎長編卷之三

天啓七年十一月

甲子朔欽天監進崇禎元年大統曆頒行天下因御極更定年號故改是月

安置太監魏忠賢於鳳陽諭曰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逆惡魏忠賢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除遇專務逞私植黨盜竊威福華奪成妃李氏位號含寃未雪威偪裕妃張氏立致捐生借旨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又句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蹇諤斃於杖下柔良

殖於土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逼同客氏表裡為奸先帝彌留之時猶叨恩晉秩亡有紀極賴祖宗在天之靈天厭其惡神奪其魄罪狀畢露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二犯家產籍沒入官其濫冒宗戚俱烟瘴永戍初帝神明自操忠賢党盛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始自相攜貳猶未刺忠賢也陸澄原錢元慤直罪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乃詳盡忠賢不勝憤哭訴于帝不動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為帝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異寶結為兄弟肯以辭東廠印應元果為間至是始講之并籍其家未幾并安置應元

於顯陵

革冒濫委官張凌雲陳大同任

令拆毀魏忠賢建祠變價助邊

浙江道御史龔萃肅言曩歲白蓮妖賊爭黃河而渡扼河陳兵俾賊兵不敢南向使寢魚虞江淮閭獲有寧宇皆乃徐州知州江心淵之功崔呈秀索賄未遂竟蔑其功而加之罪兒童走卒悉為呼冤乞加湔雪旨令所司覈奏

下逆生李映日等法司擬罪

陞直隸真定府知府蔡官治為湖廣提學副使

工部進新鑄崇禎通寶制錢式

司禮監太監王體乾疏辭督理東廠事務不允

乙丑兵部尚書田吉劾免

外私家閑住太監鄧吉祥張秉元俱陞御馬監太監吉祥揔督勇士大馬房秉元提督勇士大馬房

丙寅留先差巡鹽御史楊維垣與掌河南道御史事安伸共襄計典

以登極恩給諸臣誥命

工科都給事中郭興言疏言枚卜關係政本會推諸臣務秉虛公確擇真才以勸泰運旨令速舉行

丁卯司業朱之俊請增國子監監生鄉試解額又請停止

陵工監生折納從之
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潘曾紘疏陳三事一曰開錮士以正文体往者詞臣陳子壯方逢年科臣周之綱熊奮渭名士艾南英諸人一槩以誰謗鐫秩罰科於是上言德政之風遍天下矣乞將陳子壯等賜環艾南英等准與會試庶不失祖宗直言求士本旨一曰嚴貢譴以正士習夫諸生上書有禁載在令甲況鷹犬權門比之生民未有之聖乎乃司寇奉廠臣之風指疾于雷霆而皇上久下之明旨褎如充耳敢于辟不媚灶之耿如杞而不敢致法于媚灶之惡生臣愚以為封汾陽王用

天子禮樂諸疏悉宜恭送刑部將為首者悉置於法一曰毀溢祠以正祀典天下之諛璫祝釐者多矣臣鄉杭州實為始禍蓋夫閹壯繆岳武穆而建祠縉紳子衿微有反唇守祠者輒毒拳相加名紳黃汝亨竟以此殞身可涕也臣以為與其撤之不若易祠關國之劉基宋濂有社稷功之于謙王守仁百折不回九死靡悔之方孝孺孫燧俾士子聞風興起所裨名教不淺是之

錦衣衛田爾耕劾免

原任大學士朱延禧疏賀登極報聞

忠賢既謫鳳陽而途中猶盛輿衛自擁護於是帝再諭兵

部曰逆惡魏忠賢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

豈臣惡不思自改輙敢將畜亡命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所有跟隨群奸即擒拿具奏勿得縱容貽患若有疎虞責有所歸時官旗方出京忠賢初六日至阜城縣聞之即自縊於旅店其黨李朝欽同縊焉

復熹宗成妃李氏位號

戶部四川司主事劉鳴卿疏劾首輔黃立極阿媚忠賢票擬曲從忠賢煽先帝擅開內操皇城禁地佩刀執戟者出入無忌至仰厪先帝墜河失馬驚悸不一而足未聞立極

痛哭一陳伏乞亟罷之以為萬世人臣容容厚福者戒不聽

户科左給事中李覺斯疏薦原任兵部尚書王永光詞臣蕭命官賀逢聖庶吉士楊汝成劉垂寶馬之騏閔仲儼皆以忤璫罷黜乞酌用從之

戊辰諭兵部曰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先帝於宣雲關薊寧遠東江各處督撫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一柄兩操浸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陰搆淂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其能堪此宦官觀兵古未有戒朕今於各處鎮守內

臣一槩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與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体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精竭忠以副朕懷各內臣俱着回京將原領軍械馬匹如數交與督撫官分給諸將以備戰守毋阻又諭關薊寧錦等處內外文武吏士并力一心益圖後效毋懷私意致悞軍機

釋刑部繫獄臣耿如杞胡士容李桂明

太監徐應元疏報三殿工完收支目且九百五十八兩有奇旨令內庫查收

命節慎庫給修琉璃橋梁工銀一十一萬五千兩

呈秀既歸攻之者益衆懼不免一日盡出其寶器與寵妾蕭氏縱飲已而相對泣盡碎諸器自縊死蕭氏亦自刎巡撫順天單明詡疏聞

己巳上林苑典簿樊維城疏言魏忠賢專擅多年羽翼牢固比曹吉祥劉瑾罪更倍之顧瑾之蓄謀未久而吉祥之反則因石亨之誅而危疑決裂者也今首附忠賢之崔呈秀已逐矣而如呈秀者不止一人諸臣攻忠賢者輒滿公車復忠賢之心必不能傾刻安也夫吉祥之所與友者止一曹欽耳而忠賢則親姪襲爵假兒遍金吾皇上不立賜誅夷使得徐為布置臣誠恐其一旦憤奪爵之多失職之

逮與夫親姪假兒邪謀非望用其斂國之財敢死之士將有吉祥之變倉卒而發也報聞

給故大學士魏廣微祭九壇并塋

以外私家間住太監金忠諭南京司禮監太監與王應乾協同守備

庚子工科左給事中陳維新再劾刑部尚書薛貞貞具疏求罷不允

太僕寺卿仍管刑科左給事中事楊文岳言今日最急者無如清刑一事自魏忠賢擅權以來監謗之門一開告密之風日熾死者長恨於原野生者含冤於圜扉觸目傷心

神人共憤伏望皇上將二三年來所問罪人所定罪案凡經廠衛緝拿者勅下三法司從公會審依律具奏如實係無辜株連冤鬱者須早賜開釋以普好生之仁從之

刑部主事耿應昌疏言四事一曰釋累臣耿如杞胡士容方震孺惠世揚李柱明請釋以信恩詔一曰遵法律諸與律不合而為忠賢所冤者盡赦之一曰重詔獄凡有罪者勿輕付錦衣獄一曰禁告密忠賢既已正法則番役事件亦當永革以杜弊端帝以東廠緝事原與告密不同應昌逞臆妄言責令回奏應昌隨具疏云臣所言者嚴禁羅織告密之番役非謂東廠可以不設也旨仍以其妄議鐫職

三級調外

户部因關門缺餉額解將竭請視天啓七年預徵十分之三隨征隨解近者限二月到部遠者限三月到部臣部仍以徵解之先後為殿最如州縣署印官催徵能先期到部者臣部即請紀録以為急公之勸從之

吏部尚書周應秋劾免

復撫寧侯朱國弼俸及原加宮銜

兵部請給撫夷總兵官王世忠關防敕書旗牌并犒賞銀二千兩以重事權報可

大學士黃立極以病求退不允

錦衣衛理刑孫雲鶴劾罷

旌表孝子王錫光等

復太監劉克敬原官

御史楊維垣請籍魏良卿肅寧家產有僧俗光者亦以奸黨名在捕中光維垣故籍以通忠賢者也光乃自見維垣維垣引咎謝過不復敢問

辛未太僕寺卿仍管浙江道御史張文熈疏劾南操江都御史劉志選垂涎要津之地操戈母后之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至若兵馬錢粮國家重寄皇上各邊內鎮盡令撤回至於李明道崔文昇亦宜併撤援本塞源莫要於此

吉削志選職餘報聞

户科都給事中段國璋再疏糾冢臣周應秋會推摳臣疏挿入崔呈秀一段逢迎獻媚不難破二百餘年之例而擁戴一無君無親之人報聞

巡按直隸三會圖疏糾崔呈秀妻弟蕭惟中本倡家濫仕都司乞拿究正罪惟中遣死

通政使吕圖南言國子監祭酒林釬因陸萬齡具疏責以誦法詩書之義與詞臣姜曰廣莊際昌胡尚英朱繼祚丁進同日並處科臣虞廷陛以不往建祠并被斥今陸萬齡等既定其辜則林釬諸臣宜亟爲賜環虞廷陛亦當還其

故物故吏部尚書王紹徽公清端亮居銓宰不數日而崖呈秀擠之使去原任工部尚書黃克纘以駁花班石冒破忤忠賢踉蹌以去乞并恤錄帝曰所薦諸臣黃克纘着即與起用王紹徽准予贈恤林釬等六臣及虞廷陛俱着各復原官前來供職朕受言雖廣用才必核不特核所薦之人亦將核其薦人之人諸臣慎之

詢寧遠總兵杜文煥經理關門山海提兵滿桂經理寧遠從督師王之臣請也

欽依援蜀泰單副總兵江起龍疏陳九事一曰慎名器忠賢公侯伯諸廕及呈秀本兵之旨當先帝彌留之際宜究

所自來二曰慎賜環宜速宜慎三曰消閹焰指畨後及內操也四曰重史官為陳仁錫文震孟等訟冤五曰除魏党清查當日建祠之疏類編一冊九有名者不問而知為奔大夫也六曰厚邊功為袁崇煥頌功并為霍維華請起用七曰御餘閹請以忠賢定案詔示中外八曰毀私第請變賣忠賢私第以充陵工九曰還國用請查房田稅契銀兩旨以其出位妄言不從

順天巡撫單明翮劾免

禮部主事劉夢潮疏糾順天府尹李春茂首稱尚公具媚權貴旨免春茂官

以深冬風寒暫停日講

壬申戶部廣西司員外郎王守履言崔呈秀罪狀可殺者四借鑄錢之說敢於毀太常寺之彝鼎是毀皇上之宗廟矣先帝大漸之時忽而兵部尚書無左都御史是假傳聖旨矣子鐸既帖復登賢書是蔑視祖制矣呈秀既無其母又欲禁李養德等不聽守制與己同之是壞亂綱常矣有一於此已干大辟況招權納賄諸惡備極天下所共憤乎楊所修首言呈秀聞者無不稱羨而陳爾翼甘為鷹犬疏請禁止煩囂欲鉗天下之口使不敢復言及見皇上採納忠諫奸謀無用乃復上聖治天新一疏以反前疏而掩之

顧左言他語無倫次豈非實係奸党故難倒戈耶臣謂爾翼亦當罷黜者也旨以呈秀罪狀明悉先行削籍俟會勘定奪陳爾翼三疏矛盾是非反覆鐫其秩

北鎮撫司許顯純劾罷

下魏良卿鎮撫司獄

貴州巡按陸獻明言安位雖以水西為巢穴而貴陽城地綿亘千里謂之水外皆是仲苗賊三過河入犯仲苗群起應之在滇則安效良雖死可渡等處遺党猶足聲勢相倚在粵西則四城等州火藥米鹽賊倚之為外府而滇之鎮雄等四土司為賊後勁每欲過河搶劫必往借兵一聞我

兵鴟巢且走逼鎮雄芒部盖東西南北皆賊之應援以故安邦彥等桀驁難馴跳梁愈甚若蜀以兵五六萬分扼於永寧遵義滇以兵五萬進壘於沾益烏撒黔亦以兵七萬分布設奇於思腊三盆鴨池陸廣之東西一時並進則重兵壓境賊不坐困而授首亦必乞命而請降今滇蜀既無此項粮餉兩省又無明旨責成黔兵合省不過五萬止可分布一面安能困賊使窮且滇蜀濟黔之額餉艱於呼應無以供待哺之員役紅黑西江九股諸苗之猖獗刦殺日甚又無以養捍禦之飢兵雖楚餉陸續而來僅僅移東助西有何力量為募兵殺賊之舉所謂黔官孤撐難濟者此

也旨是之

癸酉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因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論具辯守履再糾之定制御殿時鴻臚寺贊奏事後諸臣方出班奏守履於外班行禮時遽出疏奏帝以守履紊亂朝規銷秩三級調外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疏言四事其一曰冒濫當裁坐堂卿於郎署擁爽鳩於諫垣則冒濫而兼以淆亂今司郎之尚書已守制去而工科之尚書猶然就列也在科則不成科在部則不成部醜焉諸科臣之上能無媿心所當聽其自裁以明位分旨是之

命熹宗陵爲德陵

刑部侍郎陳九疇劾免

諭部院曰巨惡魏忠賢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恣結群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數年來鍛誣削奪不知幾許幽圄蔽日況累彌天今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鬱錮籍舉髦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衆定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即與褒贈廕恤其削奪牽連者即與復官起用尚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猶羈者保奏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

通政使管右參議事楊紹震請籍崔呈秀贓私以充軍餉從之

太監施大用請恤故太監王安旨准復原官仍賜祭名其祠曰愍劳

又復太監王國賢原官并賜祭國賢亦忠賢所殺也

發御前銀五十萬兩與戶部先湊銀三十萬兩爲登極賞賚邊軍之用

遣太僕寺卿賈毓祥等齎熹宗謚誥往山東等處

甲戌革濫加匠役郭守仁杜大盈侍郎寺卿銜

戶部郎中劉應遇言天下有六大苦一四諸臣逮繫之苦

為楊漣高攀龍訟冤二曰諸臣獄死之苦宜繆昌期周順昌及李應昇等之枉三曰諸臣追贓之苦四曰仕途去就之苦不獨被譴者無樂生之意雖陳列者亦無安枕之情刀山劍海魂夢皆驚三年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傳驗即卧榻間無敢提一魏字者京華往來無敢寄一家書者去國諸臣蕭條狼狽全無士氣一傳削奪門無敢謁郊無敢餞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焉掃絶豈但道路以目之世乎五曰新進禁錮之苦請起用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鄤六曰廷臣被刻之苦旨是之令免諸臣未完之贓家屬盡與釋放所薦諸臣分別錄用

以　鄭其心提督京城內外巡捕
都察院添註照磨曾昌賜疏請雪故工部郎中萬燝之寃
伸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之氣各請恤錄贈廕從之
兵部武選司員外郎王新命言臣家黔南作令西蜀辛酉
十月適有藺酋之变樊龍發難重慶奢寅圍困成都匿名
城殺巡撫改元應順建號大梁刻丞相六部都督之印一
時望風而降者四十二郡邑皆置偽官西南半壁岌岌乎
不可知矣賴朝廷威靈諸臣戮力或拒賊吭或斷賊援或
分賊勢以散賊黨然後戰勝攻取重慶漸次恢復擒巢洗
穴三年暴露而蜀難平因敘功疏內未及歸功逆璫遂奉

俟黔事全結方叙之旨夫滇南西蜀分野不同域黔賊蜀賊起釁不同事經理黔事者業已廓清文武將吏又自不同案忠賢竊權擅制高下在手竟束之高閣六年來忠臣義士半皆零落直欲見天而無日矣今幸皇上明並日月斷若雷霆伏乞將三川功案勅下本部立加查議分別具覆從之

己亥廣西道御史梁炳疏薦原任太常寺少卿白儲瑫原任御史田唯嘉原任禮部侍郎李標糾薊州副使孫織錦納賄崔呈秀營陞薊州道希令起用李標削孫織錦籍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言群言淆亂已有其象群臣惟知用

人而所薦者如傅櫆等附孫慎行以王張三案者也楊鶴等擁戴熊廷弼等以斷送遼左者也孫必顯等衣鉢趙南星鄒元標以背公死黨者也大哉王言曰核所薦之人亦將轉核其薦人之人今所薦者之姓名已達天聽矣薦人之人其肺肝不已畢露乎故言路中勁節深心者謂既以票擬歸內閣猶當以議論歸言官凡非與有言責者勿從紛冒臣尤謂臺省臣即各舉所知亦宜從國家起見若乃孫黨熊黨趙黨反鄒黨無復入之啓事然後仕路可清久安長治可致旨是之

戶部尚書署右侍郎事張我續疏言從孫後府經歷張汝

以醉飽之語言肆奸借事下錦衣衛杖斃西波及戶部主事馮任遠以題差山東典試削奪乞加褒卹敘用下所司確奏

浙江總兵官崔凝秀華任

戶部尚書張我續劾罷

命書思誠署掌吏部事

兵部覆延鎮修邊功加總督王之来巡撫張九德各一級

總兵楊肇基進太子太保

上林苑典簿樊維城再疏言忠賢黨類五虎五彪之徒呈秀之下尚有田吉田爾耕吳淳夫張體乾楊宏孫雲鶴高

守謙許顯純等皆應誅其人籍其産何皇上僅：罷歸且吉爾耕淳夫更令馳驛同於錦旋何損其毛髮而云作去也臣前劾張体乾薛毅劉鐸乃以武夫辱戮四品文官自関國体旨下兵部議覆而職方司郎中王登三置之不聞乞究登三黨庇之罪不從

户部廣西司主事陳此心疏言十二事一曰操會勘之大指魏忠賢崔呈秀共竊兵權陰謀不軌宜正其大逆之罪至招權納賄猶其小者二曰信祖宗之大法忠賢非一謫可蔽厥辜宜械之與其子姪駢斬於市呈秀亦宜速勘速逮毋令日久機洩將國寶名器轉匿他所三曰釐正僞旨

以昭大忿忠賢既妄自誇羨致先帝有以君頌臣之名又妄自尊大辱先帝與廠臣並稱垂之史冊何以為後世訓亟宜宣諭史臣悉行釐正四曰揔核逆祠以定估報五曰彙次廢臣以待聖裁六曰覆定要典以解禁錮七曰量恤冤臣以廣新恩八曰禁苛索以甦解役設禁止紅解于該監之門不使橫索外解錢粮得以早完九曰革陋規以恤商困十曰責成樞督以期廓清十一曰嚴核虛冒以裕中外十二曰公明賞罰以示鼓舞旨令採行

丙子薊遼揔督劉詔勍免

以援錦功廕揔兵尤世祿男尤人龍錦衣右衛正千戶世

襲

丁丑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房壯麗為吏部尚書仍兼太子太師壯麗疏辭不允

太僕寺卿仍管刑科左給事中事楊文岳言故事考選推知須俟計典完後截取其評博中行原以俸滿四年四月者咨送吏部自奸惡擅推于是評博等官有積俸至五六年或七八年者偏滯若此深為可憫宜視舊例將評博中行見在都門俸滿者先行考選以備班行其推知等官仍俟明春舉行庶通融有法而目前不至缺乏矣報可

命鄭士毅掌錦衣衛事提督東司房官旗

戊寅冬至祀天於南郊遣保定侯梁世勛代行禮祀太廟遣英國公張惟賢代行禮

督餉尚書黃運大言津門督餉一役乃邊軍命脈所關內地安危所繫查得帶運三十萬原因州縣召買零星遲緩故議於南浙江楚動支新餉買米付漕船帶運累年來俱截尾幫收之于冬發之于春以濟關寧缺乏至鮮粮十萬乃毛帥自行請截亦於冬收春運接濟急需臣已于本年九月初旬額計來歲關內關外并鮮運粮料疏中酌派明晰祇因部覆未定并遵奉明旨有倉場掣簽之說不敢遍自截留以聚爭執昨聞漕船盡數過津並無遺剩竊思帶

運三十萬鮮糧十萬係明春二三月必需發運之物刻不可悞者倘稍稽瞬息則呼籲頻至誤餉之罪臣何以堪即使河西務上下猶有守凍可剥而耽延時日其與州縣召買之零星何異萬一軍與不繼變起脫巾臣肉其足食乎伏乞亟勅户部速將臣預計前疏即為題覆并將帶運鮮糧二項漕舡已過無可截留作何區處以無悞明春頭運

從之

遣御史龔萃肅巡按真定

辛巳鎮守雲南黔國公沐啓元表賀登極及册立中宮

命刑部侍郎李若珪掌部事

大興縣知縣饒可久訟故副都御史楊漣之寃且乞改三朝要典不從疏内誤以獻皇帝為憲宗大不敬鐫職二級乳媪客氏赴浣衣局笞死太監王文政訊得宫人姙身者八人盖出入掖廷多攜家侍媵覬如呂不韋故事也子侯國興下詔獄

壬午直隸巡按卓邁疏報籍没崔呈秀資產銀七萬一千二百四十七兩五錢金三百四十三兩二錢箱櫃三百零七件書箱十三隻房二十六所討七百四十九間田三百三十六頃盖先期隱慝所籍僅十之一

王應豸陞都察院右　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務兼巡

撫順天

起陞袁崇煥爲都察院右都御史晉兵部添設右侍郎事

陞賈繼春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秦士文爲兵

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李若珪爲刑部左侍郎賈兆元爲

刑部右侍郎張維樞爲工部右侍郎

給駙馬萬煒内興讓肩輿

給博平侯郭振明母匡氏第宅一區

准副使梁廷棟終養

工部尚書薛鳳翔以人言求去不允

錦衣衛指揮方弘瓚疏陳本衛利弊幷薦原任北鎮撫司

劉僑原任南鎮撫司徐本高及慎詔獄起廢籍清濫拔萃

冐文四事令議覆

監生山陰胡煥猷疏劾閣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榗言祖宗設立政府首端揆席朝綱國事惟所弼承豈容鹿鹿漫無主持而聽寺人播恩於衆竊見忠賢弄權專政排陷忠良甚至顧命重臣不踰朝而斃於詔獄斯時人心惶惑海內震驚內外臣工未有一刻安於位者而輔臣晏處其間不惟不能力為匡救猶恐一言相左獲罪兇璫黨邪言正若此豈可一日容於聖明之側跡其噓連腹黨冐濫猶可言也甚至爵其諸孽封公封伯借竊無度尊之為

厥臣為尚公夫宦官乃朝廷之奴婢百官迺朝廷之臣子以奔走於宮闈者而與引翼於殿陛者同一稱謂可乎且尚者無以尚之稱明與聖尊相侔以是而加忠賢其又何居蓋但知有忠賢不知有先帝矣党逆無君若此其罪不減於二兇皇上嗣位之初眷注大臣示以優容四相自宜免官去國不待再計而貪位難割多方飾說自謂並未輔奸臣敢以一言詰之台鼎何地叅知何事甘與逆璫同朝數載鉗口結舌並無一字指摘浙直等處題建生祠四相各為撰述碑文稱功頌德靡所不至律以縱奸逢奸之罪將安逃乎至其建生祠之督撫張樸王點姚宗文楊邦憲

李精白郭增光按臣卓邁盧承欽許其孝劉弘先黃憲卿諂佞奸邪鼓惑士民望皇上痛加斥奪直道雖自難容清議豈因漸減如忤璫之輔臣韓爌憲臣劉宗周詞臣林釬文震孟顧錫疇方逢年鄭鄤科臣沈惟炳瞿士賓章允儒熊奮渭臺臣王心一望皇上特為簡用先帝在位七年忠賢憑藉靈寵植邪誣正事事悖舛一忠賢擅權於上百忠賢附和於下成岌岌之勢矣諸臣之奏章具在御前心術難掩皇上取閱則正邪立判臣不避斧鉞不畏權奸瀝血上陳倘蒙皇上不鄙小臣之言大序右位免相劘奸簡賢三事行而中興之謨可立奏矣旨謂煥猷幺麼下士効薦

多官逞聽妄言輕詆大臣難逭出仕亂政之咎着大小九卿科道從公會審依律定罪

同時又有太學生沈原淳者亦上書大學士施鳳來言今見童走卒無不踴躍抃舞仰見大聖人作為但幽繫者業已釋之囹圄之中而遷謫者尚未還之瘴癘之域今賢奸之辨早已燎於胸中愚生蒭蕘之獻不過斷之一字而已聖主獨斷於上諸公共斷於下應昭雪者斷昭雪應推轂者斷推轂毋格惑於二三毋起見於兩可俾天下義士早得生還共輔中興之治関係世道良非小補原淳鳳來同邑人也

吏部尚書房壯麗條議銓政四事一督撫方面之久任宜行一官員陞遷論俸宜定一撫按之舉劾宜嚴一人才之錄用宜公俱如議行

太僕寺少卿仍管河南道御史事毋伸陳計典八事一禁鑽營一禁科歛一禁交際一禁飛揭一核院報一核實政一核監司一核卓異

癸未命許宗禮掌都察院事

僉都御史李夔龍免

甲申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𣚴奏云臣等近因監生胡煥猷疏論杜門省咎伏蒙聖恩不即罷斥遣寺

臣宣諭令入閣辦事瘡痏微軀過施剪拂然從來大臣被論者有矣未有為縫被書生所救如臣等者負此辱以去臣等雖填溝壑終不瞑目伏惟皇上少垂覽焉煥猷責臣等阿意為忠賢碑文不知臣等實未嘗作也彼其食客遊士能為忠賢效筆札工諛言者何限且假先帝之嚴命索臣等宮銜臣等能不與乎與之亦臣等之罪然忠賢當日取旨如响而謂臣等敢借其微銜以攖隅虎之怒乎至擬旨褒贊則亦往日一二文書官稱上傳使依樣票之一字不合必令改票甚則嚴旨切責此其為日已久臣等不盡受罪也臣等不敢浮談妄援即如皇上龍潛之時本支則

天子之介弟名分則近屬之親王捐租賦以佐軍國此皇上之大義而忠賢且公然攘之又何論臣等矣臣等票擬不能舉其職計惟有見撲之作而彼且操蠱蝎之螫以隨臣等之後益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而視臣等之死生亦輕也宮闈之內睚眦之嫌猶無不至在臣等可知矣且夫以去就死生爭之而有益於國猶若可為也虎狼之性愈觸愈怒楊左諸臣其效可見矣不得已徘徊其間冀有毛髮之益於國則亦必盡臣等之心為夫晦而不向者心也明而可覆按者迹也皇上未察臣等之心試畧拔臣等之迹逆璫之御帳懿安皇后也府丞劉志選承其意而誣

嶬歲臣張同紀當日自重處之傳臣等爭之以為君之于后猶父之于母世安有為人子而佐父以構母者忠選所言非臣子之道也國紀乃得以回籍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有為忠賢告廟令史臣撰述功德藏之金匱之疏文書官稱上傳即與舉行是日臣鳳來瑞圖奉命分献南郊臣立極國㯝爭之不敢從也明日上傳改票臣鳳來瑞圖再爭之不敢從也孫如冽建祠四臣不捐一錢伯爵之封臣等原票止指　軍使上傳改票臣停筆不下自朝至日晷終不可回此亦中書官所共見也至於先帝大漸忠賢矯有遺旨儼然以忠賢為顧命首臣等相與計奈何使先帝亂

令示四海不得正其終乎故削去之陛下龍飛臣等擬登極詔書便以昭雪起用為第一義皇上暫去此款示忠賢以不疑而默採此意卒扠忠賢于不測此則皇上神聖群臣莫及然臣等之苦心微意亦可槩見矣大抵臣等之所委曲者推還奪數之文而所維持者實地方大計朝廷大体或正而却之或婉而導之或間而得之或終不能得也其中不能得之者忠賢固深恨臣等之逆耳即其間得之者忠賢亦未嘗為臣等遜心也嗟夫臣等不幸而當忠賢光燄已成之後亦幸而當忠賢罪惡貫盈之日不然臣等未知所稅駕而不免於引繩批根之言此臣等所為仰天

捫心而控籲者也即以皇上在潛邸之時推之爾時為濬哲文明之極思而在諸（廷）臣則為曖昧不白之心事亦可悲也得旨覽卿等所奏中外諸事卿等堅意主持善為調劑足徵丹赤終始心迹朕悉鑒知國事紛紜東西未靖正賴卿等竭力劻勷安心料理以副朕懷已而立極鳳來瑞圖國楷各具疏求罷旨諭立極曰卿居首輔為國宣猷委曲調劑朕已洞悉矧國家多事之秋正賴主持腐儒翊煥猷逞臆狂吠觸忤大臣有傷國体已勅九卿科道勘議定罪卿為股肱何得以菲言介意票擬勿寄豈可推避致悞政機卿即入閣劻勷以副朕延中之意其答鳳來等優旨皆

同

工部尚書孫杰劾免

起陞魏照乘為吏科都給事中

陞范鑛户部山東司郎中管新餉

追封光宗恭懿忠惠莊妃李氏遣駙馬都尉萬煒告內殿陽武侯薛濂捧節并祭禮部尚書來宗道題主

令原任左都督張國紀以原官至京奉朝請

巡視南城御史王會圖疏舉揚國棟閃仲儼張潑劉策四人請與考選從之

乙酉給総兵趙率教父祭葬

旌表節婦李氏吳氏孝子曾魁先是南兵部員外郎曾化龍疏稱高祖母李氏曾祖母吳氏苦節撫祖魁成立魁事兩祖母備極孝愛教授生徒以養母病侍藥衣不解帶籲天願減年以益壽疾竟愈又十年而卒乞旌節孝以勵末俗于是下撫按覈實允之

陞覃有功劄遼總督中軍副總兵

革總兵郭欽回衛

丙戌鴻臚寺卿魏持衡劾免

陞林欲楫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馬之騏羅喻義俱為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調邢大忠為吏部文選司主

事李寓庸填補稽勳司主事
丁亥都察院司務許九皋疏糾田爾耕冒濫錦衣帶及僕
隷鯨吞霸產慘害生民且侵占故相李時故宅擅毀聖旨
御碑旨削爾耕籍籍其家
命董禮升吳弘業川功
大學士李国措再疏乞休言年來権奸黨燎不可嚮邇臣
待罪台司上之不能如申屠嘉之困鄧通韓琦之斥任守
忠次之不能如蕭望之死於弘恭陳蕃死於王甫悱惻城
社薰灌力窮即臣妻死經年歸骨下里絕不敢徼求卹典
散遠權璫之私憐其情事可知也帝優詔遣鴻臚寺堂上

官慰留焉

工部都水司主事范珍疏言四川監軍道盧安世以廣文獨守危城迫力不支而城陷旋提兵復之倉庫獄囚無失其功最著至搃督張我續者受專閫之寄栖遲保寧不向錦官渝州間一步且師無節制淫掠較賊更慘輦金權璫起用司農如陸宮保誰非餉蜀之帑金侵而輸之也報聞

戊子刑部擬胡煥猷以妄談朝政詆毀大臣坐城旦折贖

己丑命撤蘇杭織造諭工部曰連年加派絡繹水旱頻仍商困民擾若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織造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被組綉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

授惠安伯張慶臻弟張慶長等為散騎舍人

工科左給事中陳維新疏言逆璫擅權摧殘言路即如科臣原額五十員茲現在并奉差者僅十餘員舊額一百十員其缺數亦然伏乞勅下該部速將奉旨評博中行並註部諸臣一應俟滿在京候考先行咨訪廣為拔置仍計筭來歲所考推知若干通融酌量報可

革原任司禮秉筆太監徐應元王國泰等弟姪冒濫錦衣官

再發御前庫貯銀八十萬兩與九發銀五十萬兩共一百三十萬兩并先派各部銀八十四萬兩充賞賚之費其未

數四十萬兩着戶兵工三部各出十萬兩太僕寺六萬兩光祿寺三萬兩順天府一萬兩星速措發

陞孔貞運為右春坊左庶子

巡視南城御史王會圖執魏忠賢從女夫左都督楊六奇于蘆溝橋下法司擬罪

庚寅戶科左給事中李覺斯上言魏忠賢客氏崔呈秀冒濫弟姪親屬俱已遠戍中外咸歌舞之矣然其十孫兒五虎造惡較弟姪尤甚不盡置於重典尚令揚揚而歸內官李實下手殺人余文輔奸欺橫索宜一体究遣旨從之因令指五虎自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外一為何人覺斯

言係御史倪文煥旨令法司一併議奏

陞賀自鏡為山東副使倪時古為廣西副使吳光龍為尚寶司卿管少卿事

加三邊總督都御史史永安兼兵部侍郎

授死難主事徐天鳳男徐欽為錦衣衛千户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上言今之提衡君子小人者勿以門户為案亦勿徒以崔魏為案惟以有無通内為案蓋以戚力迫脅人建其祠於生前者不問知為權璫而以頤氣指使人祖其說於死後者恐亦不得為賢璫藉忠賢之勢以進退予奪天下者不問知為通内而希王安之指以號召

天下者豈得不謂之通內也旨是之

倉場總督蘇茂相上言京軍歲支漕米約計所入每年害便放六十五萬石目前猶以舊積支吾不出三年舊粮已盡新粮未至庚癸之呼必不能免伏願皇上念積貯爲天下大命以後除鮮運外斷斷不得分外請截凡漕折輕賫等銀悉貯爲多放折色之用不得那借一毫作邊餉庶乎日積日累猶有續命之膏否則倉庾一竭民無粒食將來京師岌岌之勢有不可言者然京中凡食之大蠹莫甚于錦衣衛之恩院臣據主事趙建極查下粮廳冊萬曆四十八年錦衣衛官旗等項僅一萬七千七百六十餘員名自

逆璫亂政以來三四年間增至三萬六千三百六十餘員名此前增一萬八千六百餘員名歲多支米二十二萬有奇文思院匠官冊載僅有七百五十二名今增至五千二百八十八名歲多支米三萬餘石夫歲入之粮稀微若此歲出之粮冐濫若彼伏祈逐一清覈庶乎漏卮杜塞孔清所繫於國計非淺小矣下所司議

辛卯南京工部右侍郎張維樞陳法祖八事一曰勤召對一曰恒政學一曰核名實一曰舉忠貞一曰除奸慝一曰恤民勞一曰節財用一曰飭武備令抹行

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合疏請枚卜閣臣

以光新政言祖宗以來閣臣有至六七人者先帝登極之初亦有八九人今在朝在籍俊義非之惟皇上下九卿科道從公博議推擇數員以聽簡任從之

户部尚書曹思誠仍以太子太保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倉場總督户部尚書蘇茂相仍以太子太傅改刑部尚書起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霍維華以原官協理京营戎政

陞保定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張鳳翼以原官兼兵部右侍郎揔督薊遼等處軍務兼理粮餉經畧禦倭

陞廣東韶州府知府吳兆元為本省副使山西叅政鄭國

昌為四川按察使

壬辰陞陝西按察使関守箴為陝西右布政使管莊浪兵備道四川保寧府知府王橋為貴州按察司副使

裁山東日照縣主薄等官

總督倉場蘇茂相疏言漕白二糧車戶水脚等役煩苦及草甬重報之累命議之

是日樂安公主省冠

盜殺山西黎城縣縣丞萬景淳

吏部覆臺省諸臣請行考選事言考選額數三年一舉內外等官共取充科道六十八人後僅限四十則以竊柄者

褫折言路以擅威之故明春考選臣意謂此係皇上登極首咨宜合南北內外一併取考以彰得人之盛本評博中行既已考矣所選諸臣似宜准補前咨不及之數明春考選則准作崇禎改元新咨仍照舊例選取六十八人庶先後無爭而言路益廣矣從之

原任錦衣衛正千戶王元善疏爲先故太監安訟冤言安由本監讀書歷陞奉御蒙皇祖簡任東宮伴讀侍皇考於青宮張差挺擊之變臣先懇皇考親賫奏疏明皇祖之仁慈達皇考之純孝疏入皇祖喜甚因詢草疏何人皇考以臣先對遂蒙重召並賜玉帶迨皇考嗣位一月聖政疊々

海內稱為堯舜天子斯皆斷在聖聰而一心力者臣兄也迨龍馭賓天臣兄蒙顧命之重消媒孽於宮中先帝執臣兄手曰王司禮惟尒是賴于是傳守禦進廷臣披先帝以嗜大寶仰見龍体羸弱私以為憂即定選婚之期嚴女謁之禁痛劉朝等誘損皇考精神憤忠賢客氏宣淫怙寵結黨要君又欲逐忠賢而出客氏烏知不惡害成朋謀假旨發臣兄充海子淨軍旋遣兇害剮臣等官并籍資產今值聖明乞賜恤錄不允仍令驅元善等回籍無得濫住京師致生事端

中書舍人李不伐疏訟故兵部尚書李化龍開泇之功言

其議開泇也廟廊之議紛如臣叔化龍以一力担當於上郎中梅守相以勤渠桔据於下決百年未定之議于一旦以二十萬之估省三四百萬之金錢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二百六十里之險道不半年而錫圭告成所謂計便一時永賴百世者也至今未蒙録叙懇乞皇上勅下所司核實覆奏庶劳臣之功不至湮沒從之

癸巳陞薊遼總督標下中軍董用文為神樞營左副將山西叅將袁信為神機營右副將

是日禮部會同禮科覆試崔鐸文成校對原卷字迹亦同禮部疏請上裁禮科都給事吳弘業言不孝不廉之父安

得有孝廉之子雖闕節無可吹求斷宜褫革送法司究擬方見積惡之餘殃不爽好還之天道旨令鏗與呈秀冒濫錦衣之子查名槩從褫革仍送法司究擬

允大學士黃立極乞休仍加太保廕子尚寶司司丞遣行人護送乘驛歸加賜白金百兩彩段四表裡大紅生蟒一襲仍月給夫米以示優異立極具疏謝並辭太保銜允之

吏部等衙門會勘崔呈秀罪狀上聞帝令法司按律確擬暴著其罪以垂永久

予故巡撫廣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工部侍郎林欲廈祭一壇造墳安塋欲廈福建晉江人由進士起家部郎出

知饒州擢偹兵九江累陞廣西左布政使至今官少矜名
行刻厲宦績為人和平誠懇邊徼夷落信奉要束焉

崇禎長編卷之四

天啓七年十二月

甲午朔帝不御殿

修理南京奉先殿工完奉安神主命叅贊守備官行禮

瑞王以河東水陸阻隔食鹽驛費煩重求改支川省南課從之

山海太監劉應坤疏報修完山海邊墻營壘因請叙在事勤勞諸臣命下所司議覆

己未武英殿中書房辦事監生王芝禹疏言大理寺副許志吉憑借權璫營查吳養春黃山條詹萬家妻遍桑梓乞

召回志吉下撫按估買薪木從之

工科左給事中陳維新疏言近緣起廢之舉輒欲翻三朝不朽之案彼亦知三朝要典為闡明慈孝而作者乎今欲為覆定之說者不過藉口纂修在逆璫用事之日而不知三案定論在逆璫未用事之先或者謂冤況當恤廢弃當審似恐于論議有碍不知人才國是原不相蒙為人才計尺寸皆可兼收瑕瑜不妨互見為國是計則慈孝已光青簡疵瑕垂之白日況當日諸臣或為偶激之鳴或有隨聲之和政不妨加與新普借之大道以收聖世多士之用報聞

旌表直隸合肥縣故民龔鎰妻王氏龔濂妻陸氏兩世貞節從其曾孫龔萃肅請也

太僕寺少卿曾廣東道御史劉徽疏薦原任寺臣彭鯤化南京光祿寺卿潘士良科臣周士樸玄默董承業臺臣田唯嘉劉廷佐馬鳴世劉其忠劉大受原任吏部司官徐大相道臣耿如杞胡士容并請革中官徐應元等世蔭從之

允刑部右侍郎李若珪病歸

戶部尚書曹思誠總督倉場尚書蘇茂相疏辭總憲司寇之任俱不允

命兵部侍郎秦士文署掌京營戎政

起陞原任吏部驗封司郎中張槿芳為文選司郎中詢驗封司主事李師沆為考功司主事

江西道御史周昌晋提督直隸學政湖廣道御史曾谷提督南京盧鳳等處學政

左副都御史許宗禮乞罷不允

禮部覈言楊以成捐軀報國闔家死難情事甚慘其塋贈議蔭與建祠立坊乞照例賜給以慰忠魂楊以榮并楊定等同時死難宜附祠春秋致祭從之

應天巡撫李待問覈言吳中一歲三災吳江尤甚請并災重地方漕粮均行改折下所司議仍令多方賑卹以保遺

黎

丙申左都御史曹思誠疏言臺綱八事一定差序一明職掌一正疏体一公舉劾一省煩文一禁私揭一革餽遺一抑嚣競又言外吏入覲在邇請旨嚴飭禁約饋遺以肅覲典旨報可

巡青戶科左給事中李覺斯言祖宗建設各場以燕都近迫强敵其形勢左虛右實用是特設此二十四馬房以為左翼護衛神京今其地間亦堞雉巍然而有城無人是豈設險守國之意乎今無如盡令養馬之軍俾之室廬其中漢徙民塞下置豪五陵猶將為之況以場軍居場地事屬

因勢利導体則居重馭輕何憚而不為者至于修造廬舍之費亦不須外求查各場額設籽粒歲八千九百有奇請以備修葺之用下所司

户部尚書郭允厚疏言九邊額支兵餉歲該

代工部六七兩年硝磺等項二十四萬督師出關又那餉以充賞五萬寧錦告急先後又措發五萬今且另奉嚴旨那餉為賞四十萬矣雖題明一賞之費可當數月之餉不知此貧軍春早肯如臣部題明之旨否也臣又何得不憂然憂也而非臣之釁也至若祖宗朝京軍四十萬漕粮四百萬石用之日見其不足京軍支本則不支折支折則不支本固未見其超距投石關門內外本折兼支亦屢告夫枵腹鳩形九邊軍士月支米一石或銀四錢不曾見比例別求近關軍士有月支銀一兩二錢者時時比例請討毋亦為關門軍士每月額支銀一兩六錢米五斗有餘耶嗚

呼全遼之封疆俱在歲餉五十萬今遼之一隅僅存歲餉逾六百萬幅幀曾不加廣增餉日多而取辦何從戍守未有已時增之極而數將何底三十萬粮與糟米而俱來不與漕米而俱湊數十萬漕米止見指帶運而抵還各鎮告急之文似謂臣部題叅愆期責怠乎卧沙眠雪之三軍各省直告急之文又似謂臣部守催查叅實怠乎殫地竭盧之萬姓臣低回再四求一內不取之百姓外可飽乎三軍之法而不可得夫安得不欝甚者一營軍士才一千餘名而迯故者將及一半則扣存者見今何在其又甚則請言會議奉旨俞允請查虛冒屯田鹽課等項皆行邊鎮省直

已十越月題催至再而曾不以片紙隻字回臣部臣又安得不贊伏乞皇上憐臣積苦之心查臣部積難之事而放臣積病之身俾臣得奉身養痾有餘榮矣旨令其悉心料理不必求去

保定巡撫張鳳翼疏辭勦逆總督新命不允

起補劉光春禮科左給事中

令法司等衙門究治罪人按律用本等刑具大枷着永革不用

南京吏部侍郎林欲楫疏辭掌詹新命不允

丁酉督師尚書王之臣疏劾總兵趙率教言其專事彌縫

任情漁獵蝇營狗苟虎視狼貪閙大敵則驚蟲伏鼠死不出門弄大權則野鳥羣驚尊能欺主乞將率教逮赴廷尉

倉場總督蘇茂相言在京官員支領禄米鴻臚寺帶俸序班自天啓四年十二月册載一百七十三員至魏忠賢辭政遂增至五百二十七員每歲費米四千有奇册開魏田客崔李諸姓甚衆其為奸党冒濫無疑請賜查汰從之

以孝純皇后祔葬慶陵遣崇信伯費天澤提督護送

蔭原任大學士孫如游子中書舍人習字出身

加山西提學道吳時亮右參議仍管學政事

西寧侯應襲宋裕襲西寧侯爵

大學士張瑞圖引病乞歸優旨留之

陞揚爾緄為鴻臚寺卿

戊戌直隸巡按賈繼春疏陳五事一曰真正奸黨之難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夔龍太僕寺卿梁夢環刑部尚書薛貞大理寺右寺正許志吉一曰非類之穢當嚴仕版之垢當洗魏忠賢之族人親戚都督都指揮等官尚自多人豈可不為之處分使去而今反側子不自安乎一曰死寃之當恤生罪之當酌原任御史張慎言直節正氣卓然于時而橫被曹欽程之誣陷硬坐以作令日無名之贓致令永戍覆盆允為可悲一曰起廢之路當公党錮之禁當解

一曰考選之當速場闈之當飭旨是之

初翰林院檢討丁乾學天啓四年典試江西以程策觸怒忠賢與方逢年等八人鐫級調外旋削籍為民追奪誥命舊門客高守謙詐稱緹騎索詐之乾學以兇毆而斃至是其弟諸生丁乾復疏究旨令法司從公勘實具報

中軍都督府帶俸少師兼太子太師武清侯李誠銘疏陳魏忠賢威奪勢迫勒疏建祠立逼主婚以三歲之女與良卿之子聯姻今冒爵將正典刑理應絕婚允之

給故隆平侯張国彥祭七壇仍如二壇并造墳安塋豊潤伯曹以忠祭二壇造墳安塋定遠侯鄧治熀母曹氏祭二

壇開壙合葬

以少保兼太子太保李從心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宗孔仍以右都御史管吏部右侍

郎事　楊景辰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陞解經傳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

荊等關兼理海防軍務謝文錦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兼管巡江劉澤深為順天府府尹

任中英徐鎮都俱着以原官充總兵官中英鎮守浙江地

方鎮都鎮守居庸昌平等處地方

監生陸萬齡候決

己亥浙江道御史張文熙疏薦郭尚賓程紹與邇時李成名王大智周延光吳國華吳之仁吳甡周文煥晏清余人成諫圖事胡永順葉燦姜逢元曾楚卿昔請旨發遣戍之張慎言報聞

原任大名府通判蕭文中先以不庭謁宣府鎮守中軍太監被誣下詔獄至是恩釋疏請復職下所司

耿如杞既釋廷臣多論薦者遂起陞如杞太僕寺卿如杞疏辭曰參繹明綸一則曰具見風節再則曰以勵風節臣即不拜逆璫生祠亦不過女子守貞不為強暴所汙亦何風節之有如南通政使楊所修忠孝一疏御史楊維垣貫

繼春首發崔魏之奸皆絕世風節也非微臣區區强項者比皇上欲勵風節宜自三臣始不允辭

工部尚書楊夢袞免

以登極恩晉禮部尚書來宗道為太子太保侍郎孟紹虞為禮部尚書仍管尚書侍郎事二臣疏辭不允

以干日昇提督錦衣衛西司房官旗管巡捕營事

庚子廣東道御史晏春鳴言粵東自正德中用兵增餉故以江右之南安贛州吉安三府行粵鹽以充之業已吏習民安矣自崔呈秀將言安一府請行淮鹽謂淮商先納四萬金以助大工又年輸十四萬以充國課隨奉允行乃人

情大有不便者何也粵鹽行於江右接年增減不一而十二萬兩其舊額也銷引于吉安者十之七八銷引于南安贛州者十之二三劉吉以予淮則南贛何以充粵餉乎且行鹽之地已去而額課之數未減則粵商困吉安食鹽于粵每斤不過七厘改而食鹽于淮每斤必需一分五厘奪其所甚輕而強以所甚貴則吉民困粵合江右三府得餉十二萬兩而淮南一府議餉十四萬餘兩為空言以取旨易為實事以輸將難而淮商亦困況手單餉不足而封疆受之則全粵危責用不堪而瞋目語難則吉民危強人不安而自取爭地則淮商亦危蓋萬難之計此淮商之所以

郤貴而不前也伏乞勑下户部將吉安一府仍行粤鹽庶事体一而封疆有賴下所司

南京畿道御史徐卿伯疏糾户部尚書張我續援黔逗遛盜餉冒銷家居而叨捷功之叙半年而登六卿之座総由大璫姪女為我續小星故歟君速化一至於此報聞

陞苗進忠為山西右布政使

加工部營繕司郎中鮑國忠為光禄寺卿仍管司事

予死事　袁善祭二壇造墳安塟

辛丑削閒住工部主事門洞開籍為民先是洞開疏糾工部尚書薛鳳翔遣其子門拱極于十一月二十一日齎投

通政司太僕寺卿沈自彰洞開鄉同年也貽書止之通政使呂圖南二十六日循次爲封進矣而洞開疑鳳翔有所託于自彰圖南故爲泥止遲封再覘料圖南自彰因并及張文郁徐四岳范鈐等于是圖南疏辯封章循次之例而鳳翔文郁四岳及自彰等皆具疏辯帝俱令照舊供職以洞開肆詈挾持非禮削其籍

下罪弁張體乾于獄

革襄陽倉副使一員

陞吏部稽勳司主事胡權爲驗封司主事　石維屏爲陝西按察使　監軍道　徐從治爲山西參

政熏按察司副使

壬寅孝紀皇后遷袝慶陵命侯王天瑞為奠獻使禮部尚書來宗道監察駙馬都尉侯拱宸祭告后土都督許濬祥祭告天壽山侯陳光裕薛濂顧肇迹朱國弼徐錫亂李弘濟柳昌祚伯陳偉焦夢熊吳遵周劉孔昭祭告長慶等陵

癸卯戶部尚書郭允厚引病工部尚書薛鳳翔以門姛開疏論俱求罷不允

陞浙江按察使孫穀為山西布政使

予故光祿寺卿楊松年祭葬

補廕故禮部尚書李長春孫克光

後軍都督府帶俸少師兼太子太師永寧侯王天瑞言臣姑孝靖皇祖妣篤生皇考誕有聖躬此千古之奇逢而臣門之大幸也臣母太夫人沈氏侍奉孝和皇太后篤生先帝侍奉　聖母孝純皇太后篤生皇上三朝開聖俱出臣門此又千古之所罕有而他戚之所莫比者也恭逢皇考登極先一日命內臣王安召臣見慈慶宮追念皇祖妣淚下沾襟慰問再三豈臣門衰祚薄雖荷有賜給莊田第宅之旨未蒙頒給遽爾升遐南封一爵而權奸魏忠賢監執國命包藏禍心慮有史丹伏蒲之諫故于戚臣極其慘酷如張國紀李承恩王仲良王昇等重則嚴刑斃命輕則流

竄身家故截番偵卒密瞷暗桃至今思之尚餒戰而魂驚也茲幸宗社有靈天開明聖臣脫兇鋒載遊聖世臣祖父王朝寀祖母葛氏為孝靖皇祖妣父母臣父王道亨為孝靖皇祖妣兄例得優卹臣于先帝御極之初領過祖父母墳價一半僅僅藁葬荒塋無異平民至臣父分毫未沾也適博平侯郭振明為父請卹蒙皇上給與臣查得武清侯李偉為孝宣皇太后父其長子李文全為孝宣皇太后兄俱如例給賜造塋伏乞皇上廣孝推恩給臣祖父卹典外有護墳地土為數無幾均乞一体給與再查勳戚封爵例給第宅歷朝舊例或工部折價蓋造或撥給沒官屋臣

雖叨封爵未蒙賜第伏乞俯念懿親原同一体遵照前例給賜旨下所司覆奏准給第一區所請護墳田土不允

甲辰

大清遣書遼鎮督撫總兵官滿桂以聞

吏部考選部屬各官授給事中十一員劉漢儒吏科鍾炌楊時化戶科閻可陛仇維禎禮科彭祖壽張鳴延兵科曹師稷刑科祖重曄顏繼祖工科陳堯言南戶科試御史十四員甘學闊范良彥來景雲俱浙江道張養林棟隆俱江西道李應期福建道羅元賓河南道楊中極四川道黃仲曄廣東道李逢雲南道韓光先貴州道朱純南福建道主事十一員

還孝純皇后神主奉安慶陵
加山海督師標下副總兵徐應垣署都督同知
廕督餉尚書黃運泰孫廷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大學士張瑞圖引病求歸不允
予貴州貴陽府同知王廕昌贈卹仍立祠建坊如張振德
例其女孫家丁等俱附祠
保定巡撫張鳳翼疏報任丘縣籍沒田爾耕贓私銀十八
萬四千八百六十兩金花首飾杯盤等一百二十三兩銀
器等一千三百兩銅錢二十四萬八千八百文玉帶五十
一條金帶三條金鑲帶三條貯庫任丘七所鄚州二所住

宅一所五犀琥珀瑪瑙盃盤一百二十二件珠冠一項

陞郭存謙為光祿寺卿户部郎中方岳貢為直隸松江府

知府起補陝西布政使唐嗣美為山西左布政使

主五寨蠻夷長官司學

給惠安伯等五府宗人戎政掌印官肩輿

乙巳起補翰林院編修陳仁錫檢討楊世芳工科給事中三

楚尹户科右給事中黃承昊各原官

陞雲南道御史楊繼垣太僕寺少卿仍管道事

甯三翰為山東副使晉門內道河南副使祁承業為江西

右叅政錦衣衛 方弘瓚管北鎮撫司掌刑事

海運糧艘抵南海口以不即起駁致颶風壞船二十四隻失米一萬一千餘石户部請議處各員役從之

戊申直隸巡按何可及以漕運事竣疏陳四事一催空般一速兑運一查河道一查限單下所司

陞貴州參議劉應遇為陝西副使

是日 時月食

己酉初天啓中奸細武長春詐言娶南禮部郎中洪敷教女生落職至是疏辨下所司議復

光祿寺少卿岳駿聲疏言光祿寺白糧每年收蘇松常嘉湖五府所解正耗米共六萬八千九百八十餘石而每年

支放內外衙門米共四萬三千七百二十餘石此定額也萬曆五年積有餘米三十萬六千餘石科臣劉魯條陳米多積久慮陳議改全折仍議以後本折輪年徵運萬曆十年因存積數少寺臣蕭廩疏請上粳糯米每十分止折二分中粳米每十分止折一分至萬曆十七年又積有上白粳米五萬二千餘石該寺臣盧維禎疏請上白米顆粒圓淨蒸溼易侵議于原折二分加折三分大約謂白粳由粗致精由南致北率滿三石而致一石與其取盈以待浥不若寬政以養民也今臣躬親綜理遂積有餘米十萬八千六百三十餘石兼以本年新收六萬八千九百八十餘石

各倉實在米共十七萬七千六百一十餘石許每年支放
之數足供三年有餘此米久貯倉厫祇供無益之朽蠹而
蘇松常嘉湖五府今年夏秋間淫雨吳江南北一望皆為
大浸撫臣李待問潘汝禎二疏備言滔天沈溺之患已經
奉旨下部況本寺存積較倍往年乞如例改折以甦民困
下所司

兵部尚書閻鳴泰言寧錦之捷袁崇煥功最大本兵諸臣
均蒙陞蔭即以臣不肖亦叨洊予而崇煥僅加一級且并
其蔭而靳之臣抱愧實甚此霍維華所以捫心不平而有
移蔭之請乞今崇煥既蒙起用則前功明矣伏祈聖慈垂

念崇煥功高被抑之苦特沛明綸補給垔廕下部議

原任兵部尚書曾右侍郎事霍維華疏辭協理戎政尚書

新命不允薦郭鞏黃克纘王永光周道登等報聞

又疏陳五事一曰勤聖學以親萬民一曰嚴宮闈以杜假竊一曰執中道以簡遺賢一曰逐黨惡以謝幽冤一曰釋縲縶以平刑獄是之

復故熹廟裕妃張氏位號仍令礼部具喪葬事宜

兵部覆欵貢卜石兎有功諸臣賞搃督宣大等處地方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曉銀三十兩仍垔職一級大同巡撫張翼明宣府巡撫秦士文賞銀三十兩山西巡

撫畢志夔前任巡撫曹爾禎各陞服俸一級前任山西巡撫王點賞銀二十兩直隸巡撫御史汪裕山西巡按御史劉弘光宣大巡按御史李棨然各陞職一級守巡兵備等官李養冲仙克謹李楨宁蔣覬各陞職一級張宗衡項夢原楊弘備宋統殷張耀采各陞服俸一級徐克謙塗應選李樹初劉士璉魏大本王履亨薛一鶚常三錫鹿獻陽王家雲各紀錄賞銀十兩摠兵渠家楨楊應瑞黑雲龍張鴻功各陞一級賞銀十五兩餘副參游守等官各陞賞有差起陞原任貴州副使來斯行為廣西按察使陞檢討文安之為南京國子監司業吏部文選司主事簡

欽定爲考功司員缺

革冒濫官匠光祿寺寺丞孫惟等八百二十一員

以康妃弟李國安爲錦衣衛千戶

起補原任參將李滿倉仍以原官管延綏遊擊事

大學士施鳳來李國橧疏辭錦衣之廕允之

復故建文死難臣練子寧官從其裔孫練一魁請也

庚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徐吉疏糾戶科給事中李魯生附炎亂政以中貴票擬之中爲堯舜執中之中海內傳爲笑柄劉詔范濟世窮諛獻媚一唱百和以至稱功誦德尊寺人于堯舜建祠設廟比閹宦如周孔乞盡法追究報聞

魯生隨疏辯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疏糾太監李永貞劉若愚言永貞以不第諸生憤而自宮粗知歷來諸臣進退之故魏忠賢目不識下倚之為左右手故不數年而疏至秉筆凡一切章奏盡付永貞永貞又轉付之若愚若愚又不過司禮監一廢閒官而崔呈秀時入與之商確具稿畢取裁永貞永貞乃始白忠賢行之凡一切凌虐縉紳荼毒忠直盜竊名器廣植逆黨變亂舊章專擅朝政濫徼溫旨皆永貞若愚輩為之其惡更出忠賢上也報聞

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周詩為山東右布政霸州兵備道四

川布政司叅議盧安世為本省按察司副使萬如驥為陝西按察司副使河東兵備道

以月餉論部院陳言時政缺失

起補原任翰林院編修傅冠簡討謝德溥張四知各原官

禁預洩章奏須批紅已下方許發抄

原任大學士顧秉謙辭殿工加銜允之

辛亥為民兩淮鹽運使汪承爵自言以不建魏忠賢生祠誣叅坐賍乞賜昭雪下所司勘奏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錢天錫為廣東布政司右叅議

晋巡撫四川都御史尹同皋巡撫廣西都御史王尊德各

兼兵部右侍郎
太監王文政王承祐各疏辭登極世廕允之
太監鄭隱儒疏辭殿工邊工二廕允之
加營工虞衡司郎中劉鍊太僕寺少卿
復為民工部主事徐石麒原官
甲寅裁南京兵部添註左侍郎并停補各衙門添設官
帝妹樂安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鞏永固先是賜永固冠服
是日駙馬永固捧誥至府成婚
給還撫寧侯朱國弼誥命及卹典
刑部等衙門論上逆奄魏忠賢及妖婦客氏罪狀帝曰忠

賢串通客氏恣威擅權逼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常神人共憤其戕害縉紳盜匿珍寶未易枚舉皆由崔呈秀表裡為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仰賴祖宗有德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差快乃五虎李夔龍等陞權驟握機鋒勢焰赫奕逼人五彪田爾耕等受指怙威殺人草菅幽圄纍囚沈獄莫白其元兇客氏魏忠賢崔呈秀早定爰書虎彪俱照各官前後冊劾着法司并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

乙卯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鄭士敬疏糾本衛指揮許夔麟侵盜庫衣及婪贓奸淫狀下法司

吏部尚書房壯麗疏辭殿二蔭子允之

諭吏兵二部文臣自部院正卿武臣非公侯伯駙馬及總兵實有功者俱不得加保傅等銜

吏部右侍郎許宗禮辭免蔭加左都御史御

工部尚書薛鳳翔以孝純皇后祔與事竣乞歸不允

巡視廠庫工科都給事中郭興治以陵工浩費疏陳便宜事一拆變魏忠賢生祠可省數十萬金一郭王二后陵園所遺磚石并皇城內外大工餘剩石料神木山西臺基廠餘剩木料勅部委官查明報數搬運陵工應用可省數萬金一聖母祔塟各處梓宮棚殿每座動費幾千金今置只

拆去廂面木架仍舊東春先帝爰引一加整飭為力甚易可省數萬金一各省直應解大工銀未解者俱着盡數起解可省數十萬金從之

先是遼東鎮撫嚴雲從總兵趙率教私淵也疏糾寧遠總兵滿桂桂具疏辯言雲從謂臣西商孽種冒建高才臣原籍山東兗州府嶧縣以祖職世居宣府前衛初任古北路中運二任潮河川守備三任石塘路將擊四任喜峯口參將五任督師閣臣孫承宗副總兵當中軍事時河西初失將領無一人肯出關者臣獨挺身創守寧遠拮据三

六十三匹十二月執粮坨大戰斬級五十餘顆又零斬三十餘顆如都督僉事堅總兵官仍鎮寧遠六年正月敵攻寧遠三晝夜臣督率將士戰守斬級二百六十餘顆火炮打死者不可勝數隨蒙經督二臣題叙及兵部題覆陞蔭誣峨不情臣所不能受者一也又謂不遵檄臣約束黃夜逃歸今春三月內寧遠鎮臣趙率教有搗巢之舉臣聞之先發官兵曹文詔三百員名徑到河上探聽緩急臣隨領兵三千晝夜至錦州面會以泥淖率教不果往以此俱各領兵回矣臣若黃夜逃歸內外當事諸臣豈能無一言乎又曰敵圍錦州逗遛觀望獻至寧遠隱身家丁臣于五月

十一日聞敵兵已至閭陽即帶領標下并馬步軍三營官丁星馳出關策應隨接撫臣袁崇煥二次手書初令臣守前屯再令臣守中前所臣所收斂中前所軍民並安插官兵已定隨聞敵圍報急于十四日到寧時蒙兵部劄副奉旨令臣駐劄前屯臣以救援為急不敢退回撫臣面云彼兵數萬我兵萬餘寡不敵衆只在相機解圍臣帶官兵在笊籬山朱家窪冲砍二陣將敵兵破敗因無後兵未敢窮追兩見錦州圍困消息不通寧差二丁劉孟詔張志明冒險入城偵信知內乏火藥硝磺即差家丁黃進等二十五名各帶火藥硝磺送入二次又差內丁劉官等二十四名

分為二次驚擾敵營敵兵穿甲吶喊一夜不定其三次放炮驚營之丁止同三名二十八日寅時敵從灰山分五股圍城臣聞信即親督催官兵與敵大戰自卯至酉彼兵大敗又火炮打死數多有令不許割級皆城上官兵軍民人等衆目所視者六月初四日敵又攻錦州臣差守備曹文詔等官丁在錦州協力射打一日敵兵傷亡無數陳亡我兵吳國志等四十七名即于初五日四更退去錦圍方解錦州萬衆誰不知見後督撫科道按臣叙疏無不以臣為首豈無灼見今誣臣圍錦三日始微服至城下何其謬哉

旨褒慰之令法司提要從究問定罪

丙辰戶工二部進崇禎新錢式帝令每錢一枚重一錢三分務令寶色精彩不必刊戶工字樣其工料准動支事例銀兩

陞陝西副使陳奇瑜為河南右布政使河南副使賈鴻洙為陝西布政司叅政提督學政甘肅副總兵陽洪範仍以原銜留守西協

枚卜閣臣廷推孟紹虞錢龍錫楊景辰薛三省來宗道李標王祚遠蕭命官周道登劉鴻訓房壯麗曹思誠共十二人是時召廷臣及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河南道御史安伸于乾清宮拜天訖卜之遂丸諸臣名納于金瓶筯夾之得

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名閣臣以時艱來益復得周道登劉鴻訓二人王祚遠已夾得為風所墮覓之不得事抗則落施鳳來衣後也于是晋龍錫景辰各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宗道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俱入閣同首輔施鳳來等辦事龍錫標道登鴻訓差官行取來京時俱在籍

李精白仍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管右侍郎事張惟樞陞工部左侍郎郭增光陞工部右侍郎費兆元陞刑部左侍郎丁啓濬陞刑部右侍郎楊所修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林釬陞國子監祭酒張九德陞工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魏良卿侯國興伏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戍

丁巳萬壽聖節帝御殿文武官行慶賀禮衍聖公及方面
諸司官俱于先一日面恩衍聖公進馬二疋

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喻義疏糾請逮璫祠監生樊元修汪
猶龍蕭鳴鸞下南京法司擬罪

御史陳朝輔等辭免新加銜允之

户部請將所屬各州縣七年分以前錢粮有無完過勘合
未繳者順附進表官進繳允行

加　王世威左都督添註右府僉書

釋原任人堅寺右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

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條上考察事宜一曰詳操守一曰核真不三曰化藩籬四曰察民情五曰禁私揭六曰禁餽遺七曰值署官八曰察監司九曰嚴水程十曰防改節下所司嚴飭行

魯府長史劉曰顯疏訟從子故揚州府知府鐸之冤并請其遺骸歸殯從之

戊午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疏糾原任祥符縣知縣李寓庸陞任揚州府推官許其進原任滦州知州劉繩祖太僕寺卿梁夢環陝西巡撫喬應甲旨令李寓庸許其進劉繩

下所司議處梁夢環罷職喬應甲聽議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楊景辰疏辭大學士新

命不允

工部尚書姚思仁加太子太傅廕子入監讀書

加寧遠副總兵都督僉事祖大壽為援兵官仍管副將事

己未保定標下聽用副將吳自勉以署都督同知職銜充

五軍營左副將

張如椿為錦衣衛北鎮撫司掌理刑事

大學士張瑞圖疏辭邊功廕子允之

應天巡撫李待問言黃山一事為徽州一大害海內所知

也部臣原開二千四百畝每畝以五十兩作價此豈有計畫之實不過揆度地形可若干畝而已其價豈真有高下比擬之實不過責買若干約銀若干而已頃責休寧認派致休寧民情洶洶以歙縣之山而派之休寧以明旨不許波累無辜之事而責之異縣之民情自不甘勢亦難强况徽州一府條編每年十六萬兩而觧京錢粮每年正五萬餘兩黃山一盜動以百萬為言竟是何等物力何等誅求始足以畢此成數亮聖心之所隱也伏乞照原值十二萬派價原地方尚可勉力帝令從寔估計具奏

庚子禮部尚書來宗道現辭入閣新命温綸不允

督理邊餉尚書畢自嚴疏辭宮保及廕子從之大理寺卿張九德疏辭提河新命不允吏科左給事中張惟一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工科右給事中潘士聞各辭少卿職銜許之戶部尚書郭允厚疏辭宮銜恩廕旨准辭廕工二廕以登極恩改廕郭如秦寧錦未承廕改補郭如儀其官銜仍舊刑部尚書蘇茂相疏辭宮銜不允

辛丑戶科給事中楊時化陳五事曰儲邊才裕軍需恤窮民課臣職舉政要其言軍需者曰邊軍首亟糧餉次則兵械硝磺之物今運餉關外者半將米豆折乾無論健兒得

崇禎元年春正月

癸亥朔帝御皇極殿受廷臣及朝覲官四方貢使賀宣讀表文

永年縣大風雨晝晦

延綏邊外旗牌部衆入犯以捷聞

戊辰順天府大興縣民戴晃等以知縣馮福謙廉惠為巡按御史倪文煥誣劾合疏訟冤

戶部言行伍之中本色為重銀非餉也米豆乃真餉也米則從江浙湖廣山東南直不遠數千里輓運而來豆則從

山東北直貽累十百州縣辦納而至、草束則近畿道府餉司又責董之諸臣終歲之經營心力交疲、而軍中缺餉之檄時復見告、臣考其故、則運。官。委。官。折。乾。爲之。也。折乾無鼠耗無腳費、豈不甚便、但主計之運籌轉輸之趲督一切皆本色、非折色也、則此。折。乾。者。皆。私。也。縱使諸委官盡屬奉公錙銖盡入軍手、乃五斗粟糧、可飽匝月、以五斗粟糧、而、折、銀不、過三、四、錢。取、以市、脯、沽酒。不、兩、三、日、而畢矣。米安得不少。軍安得不饑乎。旨是之、因下所司嚴禁

己巳兵部疏言　插部擁衆而來、薄我宣雲邊外、蚕食七慶等、今又入我市　口多方要挾、其勢甚急、邊臣雖在講讋切

恐不遂其求或啟戎心苟狥其欲又啟濫觴應令邊臣一面諭我恩威一面厲兵秣馬嚴加防範但餉係三軍司命硝磺為戰守急需乞勅工户二部作速解發從之

兵部又覆大同巡撫張翼明疏請器械錢粮及在關兵丁

報可

工部疏言內府各監局匠官帯文思院副使銜俸総計二千二百五十有竒請令各監局備造年貌文冊聽本部覈

實清汰

郭興治准辭右副都御史職銜以太僕寺卿管工科事

巡按直隸御史宋禎漢請復給原任禮部尚書李思誠御

史吳甡誥勑言二臣各有本末在李恩誠為糾呈秀嫁禍誣衊公論昭然在吳甡于壬戌考選入臺甫及數月即告終養忽因推陞年例便以門戶削奪皆明旨所謂有可原者也庚午浙江道監察御史甘學濶疏陳五要清化原飭臣工固邦本酌澄汰羅真才旨是之

江西道御史林棟隆陳六事一曰重票擬一曰伸公論一曰惜爵賞劾朱國盛躐登八座徐四岳濫竊清卿一曰嚴覈實一曰慎言路三月先考者正月截俸八月考選者五月截俸仍遇急缺風憲具題行取不必拘定三年一曰審機權下所司酌覆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言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臣近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對案一則曰邪党再則曰邪党何說乎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絕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而中則又有淡然無營儻乎自遠謝華膴其若浼付斥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獎借此其人尤所謂澹泊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党則無不邪党者矣夫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

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惟諸熹陽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指數名義毀裂熹陽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且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決無沉埋之理、而近者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鉄案、未肯力引同陛、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而臣以為此過計

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為崔魏之異己、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乎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群不需東林報復、若其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逆權奸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而今推轂不及、熏灼横加、則徒以

其罪擬熊廷弼一事夫廷弼國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鐵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以方之羅倫舒芬而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猶糞土也而令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豈以其兄文從龍坐累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亞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嫖飄將無譁言門戶聊用更

端以相遮掩手、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伏乞皇上申諭諸臣、凡書院奉折毀者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負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不從、

辛未戶科給事中鍾炌疏言五事一急先務以定模、一專責成以任相、一議分别以起廢、一優節義以風世一去忌諱以程士肯是之

工科給事中祖重曄疏糾原任閣臣顧秉謙交結忠賢獻媚國竄倫諸醜態、手撚白鬚呼兒認孫、官箴盡裂廉恥已亡、肅寧封伯、逢迎恐後、遼東鎮守阿承作俑、忌同官則詬丁紹軾、害同鄉則逐李白春、讒講官則顧錫疇丁乾學等

舉子艾南英等俱不免矣戕多命則楊漣等五日一比之中旨惟權逆所願旨矣阿權黨則吳中偉推順天巡撫已奉明旨因崔呈秀不喜隨出揭請換橫鄉閭則閔心鏡強項不阿偶疏迴避稟以不及處此等罪狀過于孔光張禹乞加顯黜不問

壬申禮科給事中閻可陞疏陳保聖躬恤民困復遼疆起廢官核吏治廣制額六事下所司

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同知經筵日講

以邊情急兵部請補永平道張春為關內道仍令督臣張鳳翼速赴關門與張春協心綢繆以捍嚴疆撫臣王應豸

移駐喜峰一帶適中之處先期設防

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三殿肯構竭萬方之物力藉百靈之呵護豈臣子敢貪天之功乃工曹一署肩輿腰金者印纍綬若甚至賢書而陟鄉貳之列京秩而寄藩臬之衝中外兩無着落堂屬不便周旋成何事体夫竹頭木屑之必親。日省月試之匪懈自是服官本分。即議賞酬勞。國有彝典。營繕一司足矣。而他司何與。正郎一員足矣。而外員何與。實有奔走拮据者足矣。而閑曹何與。且門工已叙而皇極殿又叙、中建二殿復叙、幸而不日成矣、若猶未也、恐冬。官之堂。皆戶。尚。書。之覆。矣、奈何恬然居之不疑致煩明旨

之鑒誡也哉下所司

兵部尚書閔夢泰疏薦原任職方司郎中余大成武選司郎中鹿善繼以京堂起用原任職方司郎中陞薊州兵備道王繼謨原任職方司主事沈棨以原官起用下吏部

癸酉以上元節給百官假五日

甲戌帝御文華殿講讀畢復令輔臣施鳳來等及講官孟紹虞等侍班于講幄召部院大臣至諭之以月食修省各令陳言

以魏良卿第留待東西底定有功之臣命曰策勳府

工部尚書薛鳳翔免

戒諭廷臣曰邇者逆惡罪樞表裡為奸招搖群狐盜竊國柄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幸天厭巨奸早正國法黨孽盡洗內外廓清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本末殷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為始務滌濯肺腸各修職業勿得苟懷私圖致僨國事昔動委之權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內外各衙門積年弊竇向未清釐着該部院自行檢舉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以佐朕平明之治

陞大理寺右少卿蔣一驄為太常寺卿翰林院檢討陳盟

爲國子監司業

工科右給事中潘士聞巡視庫藏戶科給事中鍾炌巡視太倉銀庫

大學士施鳳來乞歸溫旨留之

下革職寺正許志吉于獄追贓正罪

禮科給事中仇維禎疏糾給假驗封司郎中周良才狐媚其心狼貪其行借奸黨爲臭援而遂其貪饕之私保定府同知王象復一外吏耳舉劾憑之撫按未聞有從中革職者因象復署新城縣不拜魏璫祠又璫遣內監夜半呼門不啟隨星夜投揭疾呼冢臣周應秋責以署官貪縱該部

不言家臣方在　推委良材隨具稿促堂題參削籍矣夫以太宰大臣而題參外吏從來有此例否其一爲工部郎中加太僕寺卿徐四岳紈袴任子以田爾耕姻戚驟擢冏卿乞并加嚴斥旨下所司議奏

湖廣道試御史梁天奇疏言六事內言都民窳惰成風奢僭成習典職之婦賤役之妻袍服遍体金銀橫腰宜令巡城嚴禁從之

乙亥直隸巡按御史卓邁解到崔呈秀籍沒贓銀七萬一千七百七十七兩金三百四十三兩充戶部邊餉

廣東道御史黃仲曄疏言杜漸六事重皇言　以杜媟褻之

漸謹入告以杜滲漏之漸課實政以杜僥倖之漸定官守以杜倒置之漸擴虛懷以杜疑畏之漸嚴邊功以杜決裂之漸實邊儲以杜冒耗之漸旨是之

督師兵部尚書王之臣疏報安撫插降西部一千三十五名口

午時四川石泉縣地震丑時復震

丙子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王應豸疏言薊門缺餉六月積欠至四十三萬乞勅戶部多方設處刻期解發以固封疆

夜月食

戊寅吏部大計天下官貪酷者革職下所司究問餘閒住
降調有差

四川道御史楊中樞疏陳三綱九目一曰務實學以裨聖
政二曰崇禮制以期功化三曰理財用以裕國脉講春秋
覽綱目遵祖制實學也器使久任慎賞罰禮制也汰冗員
冗費清屯田鹽法察加派逋欠理財也帝是之

己卯
大清復移書寧遠總兵祖大壽總兵滿桂上聞

右中允何吾騶補左春坊左中允

庚辰浙江道御史宋景雲請廣會類旨令視萬曆己未科

以三百五十人為額

江西道御史張養疏言四事重政本核議論儲邊才定廟算是之

辛巳兵部尚書閻鳴泰言遼左之勢關門居首東江居尾而南衛則其脊也蓋南衛居遼之中西接關寧東連鴨綠萬山盤結河海交環魚鹽礦稅之利向為全遼所仰給此樞紐之區而腹心之處也臣前欲毛文龍移駐此套說者輒執守廣寧之議不知廣寧四面受敵無險可據蓋套則據山為關依海為家左呼則寧遠應右呼則東江應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我惟共此腹心遂致首尾懸絕今日不將

此中斷一着緊急拓接而欲求恢復必不得之數也今必得以大將由覺華島合登萊之師進取南衛據蓋套而居東聯毛帥西應關寧則首尾一心合為一体敵欲東則寧遠陳兵河上以牽其後蓋套因出鋭師以襲之敵欲西則毛帥耀兵江上擐甲疾趨以躡其尾蓋套亦出鋭師以襲之敵欲南則蓋套扼塞以守相機以戰而寧兵毛帥各出鋭師以襲之敵左顧右盼腹背受敵方且自救不暇尚敢離巢以窺我哉然後我徐由蓋州而海州而遼陽漸窺漸北便可復吾舊疆而廣寧一帶皆我囊中物矣疑之者曰旅順尚且不守况進之蓋套不知旅順依太海而蓋套獨

障群山古盖藩又恃之以拒虜而我國初馬雲葉旺用之以勝倭者皆此地也水程不過三百餘里舟楫往來最為便捷即轉糧運器較之登萊何啻天淵陰聯毛帥審約師期島師由東而北寧兵由西而東使敵兵力兩分然后從中抽取然非得一智勇兼全之將如劉綎喬一琦其人未克堪此任然有中樞調度之人即不可無關門接手之人令督師王之臣雄才大畧與臣共事最久仍宜移督師于關上以節制薊遼至寧遠撫臣則無如道臣畢自肅者有督臣在關以為之轂有撫臣在寧以為之軏而臣居後以為之軫視其轅之險夷而左右斡旋之中拓之着不斷恢

復大計其可望乎旨曰屢年禦敵師老財匱結局無期每軫朕懷這疏蓋套形勢信屬制勝長策但敵所必爭須宿重兵統以重將御前疏欲移毛文龍于蓋套着以內外大小諸臣商酌行移督師于關門以畢自肅撫寧遠併與議覆

遼東總兵蕭桂遣守備張守印出邊至上榆林過河襲掩以捷聞

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河南道御史安伸糾拾原任關內道山東按察使僉事劉詔貪四川敘州府知府羅大冠罷軟原任廣西蒼梧道副使邢祚昌原任分守金衢嚴道參

議孫之芳俱不及江西左布政使王道元浮躁道元外冊首開卓異者又糾拾有司浙江寧波府通判趙鍔等十人吏部覆劉詔等職聽勘餘分別為民閒住降調有差

壬午尊熹宗后張氏為懿安皇后移居慈慶宮

兵部覆督師王之臣疏言趙率教有錦州解圍之功謂其以屯田啟釁然未屯田敵何嘗不來昔人不以二卵棄干城奈何以一眚失壯士乎姑且停推俟論定之日再為起用從之

御史甘學濶巡按雲南范良彥淮揚宋景雲湖廣張養兩淮巡鹽

太僕寺少卿管雲南道事楊維垣疏斥倪元璐有四謬謂璐盛稱東林而大貪極橫之李三才東林輒尊之為盟主破壞封疆之熊廷弼東林輒護之如嬌兒一謬也盛稱韓爌二謬也又盛稱文震孟三謬也又盛稱鄒元標之講學四謬也今之忠直原不當以崔魏為對案向之受抑於崔魏者固為以燕伐燕今欲取案于崔魏者猶恐以病益病報

聞

癸未戶部題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可及轉運告成疏言年來新運遲滯皆因回空不早而回空不早又因守凍致遲今如御史議更免責本船官旗押空仍責該總務

令一撥尾一撥之舡照依水陸官督南下毋有遲滯即于過淮日分別參處至于津關借搜盤以留難誠宜禁止而蒲蔑無忌者似宜聽該撥撿舉如匿不聞所在官司驗實即罪及該撥此速回空之一法也兌運不速則開兌無期自撤監兌部官歸併于糧儲道則監督不專其職而又委用通判遂多因循令如御史議每歲開倉已完即專委推官親歷盤驗先呈樣米于撫漕巡漕而後漕儲糧道官即于回空舡到親歷江廣等地兌收而巡漕御史躬歷穪常一帶水次督查兌運不惟兌幾有司攬收積棍拖欠糧里折耗奸旗有所悚惕而各官軍之刁難遲滯亦可禁戢也河

道通塞漕運遲滯所關祖宗設有總河專理于工部道府佐諸臣分治于下誠重之也但以地遠界分遂爾心力不協致河道淤塞縴路殘缺如馬湖之決黃河之潰糜未可爲永鑒河臣原以治河當糧盛行之時正河臣盡職之日所冀止冀河干使洪夫閘夫溜夫淺夫一一各効其力無敢偷安而後金錢歸有實用即于漕運可無阻滯至于專官查理即于沿河推官內遴委一員查驗內有怠情委官督修浚力着究治庶免官立濟固即御史之所議及而酌其便者如此限單之設原爲糧運稽遲而官旗以夾帶營利之故淩以不遵者歸徐淮濟寧東昌天津道臣逐處嚴

查按期責成則有重臣殫歷其間而各官旗誰敢復以遷延從事況滄州一帶猶係各官旗田宅叢聚之藪此處但一釐查則不惟免遷延而田宅亦速猶當照議畢申飭行之者也報可

兵科給事中張鼎延疏訟父通政使司右通政張論川功及滿而未敘或敘而未倫者如王侃周宇劉繼禮陳琦張似渠倪斯蕙卞承義馮名世等皆有堵賊辯餉之功若王養蘿三才倪天和等十數人功雖未成志則已盡又加衛都司元自　安瑝龍在川殺賊有功督臣調取援黔戰于水西罵賊而死皆一時草澤之雄不容磨滅旨令疏內諸

臣及張論俱着優議具覆

天下卓異官二十四人寧前道畢自肅河南布政使王從義陝西布政使詹士龍副使耿好仁山東布政使熊膏廣西布政使鄭茂華河南布政使張夢鯨山西布政使王所用淮徐道唐爌蘇松兵備道張孝湖廣布政使劉廣生山西布政使張宗衡河南按察使蔣士忠陝西按察使王順山西按察使劉榮嗣浙江按察使許如蘭四川參政焦源清江西參政陸之祺大名道丁魁楚河南副使祁承爜韶州府知府吳兆元福州府知府陸文衡平陽府知府劉餘祐歸德府知府薛玉衡賜宴禮部仍令不次擢用

吏部尚書房壯麗等遵諭條奏六事一貪吏之糾劾宜嚴一用人之方隅宜化一被劾之妄辯宜禁一奉差部司宜并舉劾戶工二部司官奉差在外宜令撫按復命之日一体舉劾一進表司府官宜註考語一關曹之遷轉宜酌敍職與任子幕官宜歷俸二年以平政体

南直隸諸郡大水常州府蠡賊爲灾田禾食盡于是常郡官京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工程事楊惟和等請折漕以救孑遺下所司議

准御史韓光先復姓竇

御史李恩啟巡視京營

加冉悅孔左都督

乙酉兵部題覆薊遼揔督張鳳翼安撫降衆疏言山海係遼左咽喉三屯又薊門胸腹若令雜處其間不特兵民不便且恐奸細難防此督臣鰓鰓過計欲移他鎮即督師由寧遠而內移之深意也但宣大逼近陵京關係甚重以關薊不欲者而强付之宣大其誰便之惟延寧甘固沿邊數千里發徙零星安插即有他虞不難議處若關薊大宣則斷乎必不可留也如議行

南京福建道御史朱純疏言明講讀嚴邊事寬優乏清內休裕財源復程文平刑獄培元氣八事報聞（內休二字疑誤）

遣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左輔守備鳳陽奉侍皇陵兼管盧淮徐揚滁和等處地方

丙戌禮科都給事中魏照乘言年例三八月陞轉科一道二內外相準自魏忠賢鋤抑言官乃于外轉獨加一倍請復舊規以遵祖制河南道御史安伸亦言之旨下吏部議覆部言年例京堂內外兼舉但京卿缺少需次實難故神宗朝俱准添註今應仍遵舊制添註除科道吏部三衙門二八月推陞外餘不得引以為例從之

禮部條陳會闈十事一復房考萬曆丙辰更十八房為二十房己未因之乙丑裁為十五房較閱不備請仍復二十

房之舊一重本經春秋禮記當遴選專經以服士心一重試錄往者依墨作程防觸忌也今請仍令主司操觚以式多士一正文体將時刻中怪誕濫惡字句摘刻刷印人付一紙襲用者即行塗擲一詳批閱請場後查閱落卷如手眼未涉答在房考一重謄對毋使差落潦草一剔弊端專責外簾關防一嚴分卷掌卷官就主考前信手派定固封分授一速題紙以息呌號一禁餽食以免嫌疑一肅場規照鄉場搜檢之例得旨允行

原任閣臣劉一燝仍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致仕韓爌仍以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致仕馮銓仍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致仕俱補給誥命從南戶科給事中陳堯言請也

陞陝西右參政彭堯濟爲河南按察使戶部郎中陳調鼎爲浙江按察司僉事

原任湖廣道御史方震孺既出獄因上言家臣有言天地能蓋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逾天地而起父母則皇上之于微臣也臣中萬曆癸丑進士以縣令蒙先帝拔置西臺甫五月而値有遼陽之變臣孤忠所激自請犒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東向

之氣臣巡歷已完至前屯衛造册而河西失事繼事經屢勘無不驗臣之微勞悲臣之奇遇而要之臣既忝巡方遠不能致虞允文挽江左之戈近不能如梅國禎底寧夏之績此則臣之俯仰古今而無解于良友之相規也惟是臣請告里居業已三載而逆璫魏忠賢矯旨遣逮雖借端于言官祗因逆璫疑臣爲楊漣同調左光斗同里魏大中同告周順昌同門揣摩風影遂生怨毒臣巡視南城時適大璫張惲先劉朝先後爲人告發忠賢曾遣内官求臣逞寬免題而臣竟據實奏聞此則傷心之恨臣雖避禍里居久已知其不免比臣逮至忠賢又矯旨必欲加臣以死賴基

臣練國事王業浩等執爭由擬戍擬永戍擬絞已無可加矣而逆璫猶未快心因劉鐸之事無端羅織而加斬此臣加罪之奇冤也至前年六七月間不知何故而忠賢疑臣之意愈甚日遣東廠理刑太監楊宗等偵臣獄中動定又時遣番役逼臣自裁臣答之云襄孺曾備員侍從必欲見殺願見尺一之詔是時秋審已迫于是逆璫始決意殺臣于市矣講官之有類閣臣合爭力解嗟夫臣之一身嘗逆璫之世一刻之内爲死爲生今日遭逢聖主湯網弘開使八旬病母再見垂死孤兒臣惟有子子孫孫朝夕焚香頂祝天恩而已更何言哉雖然臣有請言年來逆璫秉政最

喜深文即不經廠衛者冤苦亦復不少且恩詔贓等在庶民沾之甚易而縉紳沾之甚難亦非律法之平也臣請一切諸獄不論衛司似宜如前日科臣之請在京者勅諭法司在外勅諭巡按御史盡數公審以答月食之儆而信恤刑之諭旨下所司確議

丁卯科副榜貢生王璘以御極首科求准同中式舉人一体會試具疏投通政司司以非例不爲封進璘等遂自于會極門投入通政使呂圖南以違制亂法糾之并請申飭接本内臣以遵祖制從之

命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余大成以五品京堂用

丁卯刑部尚書蘇茂相因月食陳言三事一曰官選宜公刑部舊爲清曹近來大選推陞先以刑部爲避此其視刑部甚輕故屬官志少振作臣稽成化十一年刑部尚書董象芳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所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詔從之於是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刑部問刑臣以爲宜倣此意令科刑部辦事進士悉同各司閱列大選之時戶刑工三部均選有才品超卓者或調吏部或陞提學悉如舊例不惟銓法均平而人不輕刑曹則刑曹之自待亦不輕矣一曰官職宜修刑

部以刑名為職必律例精熟敬慎獄情夙夜在公乃為修職近來視刑曹為傳舍有到部未及一年而即討差回家矣有不先白本部徑與別部借差矣到部未數月即營外陞矣官無勤勵之心故吏書多奸宄之實刑獄舛錯法度廢弛臣以為皇上勵精於上諸臣宜何如竭蹶承休于下以後刑部未及一年者不許別差如有不先白本部而借差別部及優遊里門玩日愒月者特疏參處庶官各勤其職政平訟理一曰錦衣衛刑具宜汰拷訊自有常刑必強盜妖賊異常惡逆方加嚴訊獨錦衣衛刑具慘酷異常如條例所載腦箍烙鉄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等項

名色皆立抽人筋立斷人骨立縫人皮肉言之令人駭異昔太祖高皇帝取其刑具悉焚之頃皇上將鎮撫非法刑具一概焚燬概不許用俱報可

爲吳南兵部左侍郎岳元聲疏言臣事皇祖神宗皇帝四十餘年于皇考毓祥儲宮之日矢護國本力爭三王並封之說蒙神宗皇帝容納特諭停封以需冊立已因沈惟敬以東倭封貢蠹國樞臣大傷國体抗疏三上復與樞臣相忤以致落職而歸蟄伏草野二十六年復蒙先帝垂察孤忠天啟三年以太僕寺卿歷陞前職四年七月同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　公疏劾忠賢罪狀以是横觸忠賢之怒道

尋稱病歸田臣適遇坐營都司陸起以剋軍激變臣置陸起于法不意以消彌禍亂之苦心供權黨報復睚眦之辣手未幾御史曹應瑞徐復陽之疏入削籍追奪誥命矣在忠賢固啣杆彈矢在必報而為忠賢効力者何至借職掌以橫誣臣之生平而後為快乎肯令復原官誥命乃議起用

大學士張瑞圖引疾求去温旨慰留

陞　劉廷宣為大理寺左少卿四川副使李一公為本省參政湖廣右布政使閔宗德為本省左布政使

陞禮部左侍郎孟紹虞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部

事劉廷元為工部尚書許宷陞為吏部左侍郎王祚遠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滿士良為大理寺卿周維京為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賀逢聖為南京國子監祭酒丘兆麟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王從義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督理屯田提督軍務畢自肅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贊理軍務

贈故登萊監軍道譚昌言太僕寺卿并給孫蔭昌言浙江嘉興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令常熟民輸稅金不啟封即以上納政知婺源乘城成有廉惠稱入為南京兵部主事丁丑艱四十五年補車駕郎中時撫順既失四路出師昌

言策其必敗果如其言出為建（程）建督學天啟初廣寧失事部尚書崔景榮以昌言知兵擢令宦至則畫撤江淮客兵安插遼民以萬計毛文龍鎮東江請得舉劾文武昌言揭爭非制文龍憾之乃造蜚語中司餉同知程棟棣被逮昌言發憤嘔血卒至是其子進士貞懇訟其舊事而死加以贈恤昌言次子貞良以五經成進士死于閩

錢中選為總兵部（官）鎮守陝西尹啟易充掛印總兵官鎮守廣西侯世祿為總兵官鎮守臨洮

原任禮部右侍郎李標疏辭枚卜新命優旨不允

戮魏忠賢客氏崔呈秀尸于市刑部以忠賢客氏爰書上

帝降旨曰逆璫魏忠賢掃除廝役憑藉寵靈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串同逆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關縉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著行原籍撫按魏忠賢于河間戮尸凌遲崔呈秀于薊州斬首其客氏尸亦着查出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以為奸惡亂政之戒

直隸崇明縣民李沛等上疏乞留知縣熊開元下部議覆

兵部尚書邵輔忠免

復為民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吳朝昌宜議用

戊子冊封故成　妃李氏

廕原任總督侍郎王之采男王烈錦衣衛指揮僉事

原任兵部尚書劉遵憲辭官銜允之

刑部等衙門會議五虎彪罪案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准文職官受錢枉法至滿貫絞罪者發附近邊衛所充軍仍行各原籍撫按追贓文煥五千兩淳夫三千兩夔龍吉各一千兩解助邊餉完日遣戍田爾耕許顯純准律依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斬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准同僚官知情共勘者與同罪至死減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爾耕顯純原籍監候處決應元寰雲鶴原籍撫按發戍從之

太常寺卿管光祿寺少卿事岳駿聲以管京營太監崇進喜勒索辦膳行戶銀兩具疏特糾旨令申飭

己丑時閩寇鄭芝龍猖獗海上閩人多言閩帥俞咨皋實致之于是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疏糾咨皋并副將陳希范兼爲死難把摠洪應斗請恤言銅陵之戰應斗忿不顧身手刃賊級數十顆賊以火攻應斗應斗還擊以攻賊希范揚帆遠遁降將楊六楊七坐視不救應斗自知不免抱銅銃自溺于海賊斵其尸而寸斬之希范既以自免猶誣應斗以不死將誰欺乎南路副摠兵趙廷不愛錢不怕死先年爲閩都閫曹以雙箭射裴負鷹揚之望宜登大將之壇

聽其便宜行事漳守臣施邦曜懲接濟而絕勾引行保甲而練鄉兵奸民稍戢龍巖知縣余應桂一清如水慷慨任事區區蕞邑不足盡其抜揭之才宜調補海澄扼咽喉得番驥騟而鸞鳳可作干城也盲以閩冦縱橫皆各帥積玩所致俞咨皋解任陳希范作何處分趙廷元應與調補前缺兵部星速咨會撫按確議具奏

翰林院編脩倪元璐因楊維垣疏亦復言頃臣冒陳世界已清一疏此原為臺臣楊維垣而發也維垣疏辯臣言甚力夫臣之于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與皇上相左者蓋皇上之諭

一則曰分别門户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党趙党熊党鄒党皇上之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皇上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化皇上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虚公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維垣折臣盛〕之心生墮成績不當維垣之以臣為甚謬也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蔑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恭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三

才也特推其揮霍之咎而未嘗不指之為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肆市之刑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贓無算而維垣猶且尊之曰厰臣公厰臣不愛錢厰臣為國為民而何況於三才乎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法當處斬奉有嚴綸而初擬止于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韓爌照然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為非論矣即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梟未嘗赦而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為揚左諸人

進賍地耳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意原非矛盾孟慎行清望較與王之寀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爲貴直趙盾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寃死之周朝瑞蹤跡何如而但其以參沈㴶忤逆璫而遭折震孟則以爲王紀而降削蓋均之濁罪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傲嬌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爲

榮辱不特此也宫保嬌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爲頌德生祠而希嬌玉馳譽者遂吁父吁九千歲而不顧可勝嘆哉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誣之爲要錢多藏則又是嚴臣不愛錢之諱語臣雖暫首穴胎不敢奉命也且當日逐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之心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宫之席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使

借四字夫臣之所言正為人之詆真狂猾為假名義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曰臣大謬臣蓋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維攻而去不以晚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建祠解嘲而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逆而諸臣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

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惟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惡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東林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不取案于此而別為中途温解之喻将無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摠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摠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介之瑕而揚揚為徒與逆璫以首功反代逆黨而分謗斯亦為不善立論者矣若公壓胡煥猷臣

何至拾其唾餘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為經守之不失耳得旨朕揔覽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得互相詆訾

工部侍郎何宗聖劾免

贈故大學士沈鯉太師廕其孫沈試為中書舍人

陞姚士慎為南京太常寺卿原任刑科給事中傅櫆補兵科給事中原任御史張績補江西道監察御史

吏部覆還西部卜石兔款貢叙錄諸臣揔督張曉加太子太師巡撫張翼明李養冲各加兵部侍郎秦士文加兵

部尚書仍各照舊管

庚寅工部右侍郎張文郁請罷以陵工未竣不允

兵部尚書閻鳴泰遵諭陳言條上懲貪弁汰奸猾蠹弊弁之起用補武職之官許禁贜剥核兵數借武當之香税以應騐餉慎武弁之薦徵以辨等威嚴咨留以杜鑽缺稽年限以杜越次十事著申飭行

禮部左侍郎孟紹虞疏辭尚書新命不允

陞河南按察使焦光泰為本省右布政使山西參政陳序為河南按察使起補杜齊芳刑科給事中陞尚寶司司丞沈大蕃為尚寶司卿

御史楊中極巡視漕儲

刑科都給事薛國觀再疏劾吏部主事李寓庸買陞銓部及作令婪賄下所司看議

江西道御史林棟隆疏糾督臣王之臣以重賄交通魏廣微崔呈秀魏忠賢欲以邊功為忠賢封王之地并劾閣師俞咨皐通賊首禍褫斥不足蔽辜下吏兵二部詳議之臣隨具疏辯并言樞臣相傾相虎因乞去旨慰留之

辛卯巡按山西御史李燦然言自崔呈秀為改納腳色之例而名器之濫極矣如臣屬鹽運司副使邵士垣原即部商邵元以硝銅為業今倏而腰服三品之堂矣乞勅部嚴

查汰黜報可

南京尚寶司卿葛寅亮請將年來陞蔭加銜各官覈其尤甚者下該部酌議

陞　黃錦為應天府府尹

壬辰禮科給事中閆可陛疏糾福建中式舉人陳晃關節下撫按官勘奏

陞浙江叅政許如蘭為河南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張夢鯨為本省左布政使

大學士張瑞圖以人言求免不允

犯官孫如洌候決

先是天啟中陝西靖邊兵備楊述程監軍蜀郡解新都之圍又率所部再救重慶獲樊龍妻所寄鞋帖遺龍者遺叅謀王廷賁更數字示龍令賊輸誠賊果單舸乞降爲衆兵搶裂以死因恢復重慶奮首倡述程令賊党燬其家誥命悉付灰燼繼母宋氏爲賊拷死至是因叙川功乞與諸臣分别優從之

崇禎長編卷之六

崇禎元年二月

癸巳朔陞陝西左布政詹士龍為南京光禄寺卿管少卿事兵部郎中鹿善繼為尚寶司卿管司丞事湖廣按察使劉廣生為本省布政使常州府知府曾櫻為福建按察司副使湖州府知府堵天顏為湖廣布政司叅政

停止浙直三運兩川湖貴楠杉大木以休息物力命巡漕御史綜核河道錢粮以杜侵牟工部司官以勞如京衙者依例核減加外衙者定擬酌陞俱開送吏部甄別具奏提問巨奸趙瑞祥追贓問罪魏忠賢廢墳石料著與折毀別

用不得移入紅門俱從工部陳言也

原任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鴻訓疏辭大學士新命優旨不允

甲午江西道御史張鏞上言臣甲子年初入班行縉紳中有通內者猶厭然畏人知蓋尚知有廉恥不意後來愈趨愈下忠賢之氣焰日熾日昌而附忠賢者之精神亦日新月異有顯而附之者建生祠等是也有隱而附之者青衣行禮呼九千歲是也有直而附之者稱功頌德等是也有曲而附之者結魏良卿為兄弟認崔呈秀為義父是也有拙而附之者以珠寶為羔雁以苞苴填谿壑是也有巧而

附之者以搜括為公忠以鍊鍛為精明是也有先意而逢迎之者忠賢意所欲去則代為驅除意所欲用則代為薦拔是也有後事而獎借之者如譚邉事則歸美于鎮守之內臣議餉務則歸美于督漕之內臣是也有先叅之而後附之者初特廹于公論後則露其本色有先附之而今叅之者勢炎則甘為小人以逐羶勢敗則冒為君子以護身也有附忠賢而為忠賢所棄者是邪佞之屢憎非方正之不容也種〻情態俻極醜污概言之蓋有三等焉其一等鐘鳴漏盡之輩彼計忠賢得權之日長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于目前不惜貽臭于身後如劉志選等是

也其一等挾崇于進之夫彼見株守者循資而積倖何如徑超者一歲而九遷遂不惜以枉尺之謀爲直尋之階如楊夢袞李養德等是也其一等乘機報復之徒彼計威福操自朝廷則臣下誰敢妄干威福出自貂璫則么麽皆可私借苟可快一時之忿不惜決終身之防如朱童蒙等是也童蒙恨巡撫周起元暗通李實譖之忠賢罷之厥後李實又參起元并高攀龍等六人而逮殺之伏乞皇上赫然一怒將童蒙亟賜處分并勅法司根究實原疏出自何手庶奸黨無躲閃之地而新政益光矣報聞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言倪元璐一疏再陳不以通內爲對

案而徒以崔魏為對案臣萬〻不敢謂然元璐望氣占風必率天下東林然後已硬執小人為君子臣恐所用之人能不主先入不肯羅治如科臣傅櫆者正不多得而追理前非爭衡今是玄黃之戰有已時哉報聞

禮部尚書孟紹虞遵諭條上八事一狀講筵之實蓋一禁士習之囂陵一議宗藩之田祿請給租而勿給田宗祿則限其妾媵別其嫡庶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一嚴卹典之請乞謚法宜異美惡美者亦當分別上中下以為權衡一嚴左道之餘孽一嚴三衛之防範一速四裔之歸程一防朝鮮之貿易

旨皆報可

太常寺少卿阮大鋮言合算天啓七年以內諸奸先後通內亂政有先呈秀而結交近侍者尤自神奸汪文言等之通王安始王安首開攬權擅政之端而忠賢大肆滔天撼地之毒自辛酉至甲子汪文言為亂政之首而自乙丑至丁卯崔呈秀乃助逆之元兇伏乞立震天威將呈秀文言並行戮尸王安之祠亟為拆毀仍將諸奸前後罪狀宣付史館布告天下以為萬世人臣交結近侍者之戒報聞

乙未勅諭天下朝覲官

命選兩宮於諸王館

禁章奏冗長其字不出一千外如詞意未盡再行具奏原任大學士黄立極疏辭錦衣衛廕允之

内閣題陞　錢象坤汪煇李康先徐光啓唐大章俱以原官協理詹事府事脩撰莊際昌為　諭德丁進為右贊善司業劉鍾英為司經局洗馬

黄州府知府胡桂芳上八事曰足用莫先富民富民莫先禁奢曰農工商賈各執其業而天下治漕政壞于旗軍之貪運官之不肯把總之需索曰欲民安俗化莫切于用賢令莫切于郡守司道之監臨撫按之監察曰天下臣僚善于其職者宜久任曰停止進學納附曰免當鋪助餉助工

章下所司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疏言諸賢之廢錮因崔魏而為崔魏所廢者不必盡賢如舊寺臣曹欽程以一貪污被處之縣令呈身推門甘為鷹犬已而忠賢亦厭薄之旋被逐去又如舊撫喬應甲貪穢萬狀止問贓銀一萬餘兩不為追究今雖訪冊已削其名然如此類者尚不乏人願當事者分別之也旨下所司看議

巡視光祿寺御史梁炳題報錢粮出入之數舊管銀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七兩一錢一分九厘新收銀二十萬八千九百一十七兩五錢三分四厘開除銀一十六萬四千一

百二十兩二錢一分奉旨欽取遼賞銀三萬兩又奉旨欽取賞軍銀三萬兩實存庫銀二萬四十二兩五錢一分舊管粮米五萬八千一百六十七石五斗八升三勺新收米十二萬九千五百七十二石八斗五升九合三勺開除米四萬四千三百六石三斗一升一合八勺實在米一十四萬三千四百三十四石一斗二升七合八勺

丙申陞周爾發為應天府〻丞山東右布政使曹文衡為江西左布政使江西參政陸之祺為本省按察使

差陝西道御史何可及巡塩兩浙廣西道御史梁炳巡按山西

後軍帶俸都督僉事王天儀孝靖皇太后從子伯曰道亨生子天瑞其父曰天化生二子一天儀一庶長天名帝登極天瑞晋伯爲侯天名加三級儀僅加一級天名有二子儀亦有二子長王肇極次王肇攄名子王肇桓已授指揮僉事王肇搸已授正千户而儀二子未及授職因籲恩旨下所司查覆科以濫乞駁之天儀再疏請仍令所司查例酌覆

西部桑昂兒介率部衆來歸

丁酉以浙江道御史張爌巡按河南　御史劉重慶督餉

陞田珍為大理寺右少卿補徐紹沅為河南按察使陞焦源溥為山東按察使陸文衡為浙江副使

前鋒揔兵官朱梅廕子錦衣衛副千户

旌浙江道御史范良彥母王氏貞節

加張國紀為左都督

兵科給事中傅櫆言起廢之諭申飭再三臣謬以為直當以觧網為主蓋廢棄諸臣非以鷹鸇之逐而嬰禍則以姜桂之性而速災即不無微瑕之足商亦不為大節之所掩况既為逆璫之所怒便當為公論之所憐若必曰其實出無辜其罪固應爾則忠賢亂臣賊子原無中節之喜怒亮

心毒手安有明允之刑章豈今日更始之意哉臣又思既死諸臣議恤當先至如遣戍諸臣身寄瘴鄉名隸尺籍英雄之氣已短陰陽之患無常則令其生還故里徐俟論定官之此實萬里之外日望殊恩之下逮者也報可

河南道御史安伸以倪元璐疏論揚維垣因言天下有首擊逆奸廓清世界而尚不滿人意如元璐之嘵嘵者哉不念其操縱之指而摘其抑揚之詞不諒其擒虎破嵎之苦心而繩其欲取姑與之隱志始信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矣報聞

江西道御史周昌晉言遡庚戌十年間爭淮撫爭內察為

一局壬戌数年間爭三案爭熊廷弼爭講壇又為一局甲子乙丑以後門户敗攻門户者亦敗又為一局今日比肩而事者駢新之聖主何必以門户二字摽之為的而招之哉以廷臣與廷臣爭內臣起而乘其弊是往年之鑒也以臣下與臣下爭皇上因而生厭薄猶未然之萌也以前人恩怨之施後人任受其報固李代桃僵也以六合大同之內一隅復判其群亦兩手自鬪也且善于居身者不必有獨為君子之名而善于立論者亦不可有偏護己見之意何不以虛公聽之天下乎帝是之

戊戌祭太社太稷遣侯梁世勳代行禮

陞布政使茅瑞徵為南京光祿寺卿管南京鴻臚寺卿事江西參議胡士相為廣西參政四川參議王振奇為陝西參政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張其光為四川右參政寧武兵備宋統殷為山西副使

准曹達治襲豐潤伯祖爵

命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為會試總裁官

以蘇松災改折五府光祿寺白粮

乙亥先是徽州府歙縣民吳養春為逆僕吳榮搆閹慘斃禍及闔郡至是其僕吳世忠具疏鳴冤旨令提問榮正罪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疏薦湖廣右布政使劉廣生嫻于兵

事宜叩其所藏以慰捐骿之思原任山海關管餉主事郭
竹徵理餉一年節省餘銀四十三萬有益于餉旨下所司
核議

陞岳州府知府黃守信為雲南副使起補原任
王景為雲南右參議仍管金滄道

大學士施鳳來等題補編修孫之獬吳孔嘉　李明
睿為日講官

陞四川參政李一鰲為本省按察使貴州參政廖起献為陝
西按察使平陽知府劉餘祐為河南副使原任浙江參政
郭士望為四川參政

南都察院　都御史閔洪學疏辭留憲新命不允

庚子定遠侯鄧文明准照例優給

詹大學士李國𣚴姪李霑中書舍人

陞河間府知府王建泰為山東按察司副使寧前兵備道

辛丑太僕寺卿仍管工科都給事中事郭興言疏糾委官張凌雲陳大同大工書辦趙瑞捽匠頭郭守仁侵欺多金乞鞫訊追贓不聽興言再疏糾之令下法司追究

諭部科諸臣曰人情玩愒縻弛成風章疏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久不題覆殊非政体令自元年二月始一切發行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仍各立考成着實遵行

是日上御門有婦服男子衣冠擱入　前朝彝寬下法司究擬并奪守衛林應麟等俸

山西巡撫牟志夔疏稱晉王　忠君孝親愛民禮士賢德可風乞旌表以勸宗藩下所司

壬寅以太師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施鳳來為知經筵官大學士張瑞圖李國𣚴來宗道楊景辰為同知經筵官禮部尚書侍郎等官溫體仁王祚遠何如寵吳宗達黃士俊成基命曾楚卿蕭命官姜逢元葉燦孔貞運陳具慶張士範徐時泰倪元璐李若琳為講讀官編修江鼎鎮謝德溥張四知倪嘉善黃錦王錫袞張維機王建極為展書官

陞馬從龍為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湖廣右布政使蔡善繼為福建左布政使原任　右叅政姚誠立補四川右叅政

癸卯浙江道御史甘學濶疏糾聶慎行賄營銓部工部侍郎何宗聖媚璫蹴遷下所司看議

豁免故工部郎中萬燝誣捏之贓

陞　張主發為大理寺左寺丞　王大智為太僕寺卿管西路少卿事湖廣叅政顏欲章為廣東按察使西安府知府袁一鳳為浙江副使原任副使項惟昭為廣西副使

吏部尚書房壯麗題覆給事中陳堯言疏糜籍諸臣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周嘉謨崔景榮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吏部左侍郎陳于庭南戶部尚書周希聖南戶部左侍郎區大倫南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魏說禮部尚書李思誠李騰芳孫愼行南禮部右侍郎加太子賓客二品服俸張鶴兵部左侍郎張鳳翔孫居相李瑾王國禎南兵部左侍郎岳元聲南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解經邦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策刑部左侍郎沈演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光祚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南居益董應舉南都察院右

都御史曹于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喻安性郭尚賓程正己畢茂康楊鶴劉可法南通政司通政使倪思輝通政司右通政涂一榛王孟震右通政晉參議事韓國藩右通政劉宗周大理寺卿曹珍右少卿易應昌吳之皞陳流叢倫肇修左寺丞蕭毅中右寺丞楊一鵬張廷拱彭鯤化南大理寺右寺丞姜習孔彭惟成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曾楚卿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錢謙益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葉燦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編修侯恪陳子壯方逵年撿討姚希孟顧錫疇庶吉士鄭鄤應天府尹誒自省太常寺卿陳伯友少卿程註甄淑麻僖趙時用莊

欽隣曾汝召姜志禮太常寺卿韓策陸完學少卿藺朝薦劉惟忠張彛孫之孟馬孟禎倪應春羅汝元歐陽調律張捷王一中徐揚先南太僕寺卿涂喬遷汪先岸光祿寺卿史弼孫如珂少卿王伉錢春史記事王國瑚南京光祿寺卿盛世承少卿彭遵古南尚寶司卿傅宗皐尚寶司少卿陳以聞范鳳翼須之彥司丞吳殿邦以上各官或為民或削奪者合先准復原官致仕仍給與應得誥命俟各衙門從公酌議妥確分別起用帝曰廢籍諸臣沉淪已久朕此番昭雪非徒弘曠蕩之恩正欲考其進退始末以衡人品周嘉謨等九十餘員削逐情節還着分別項款細開具奏

甲辰南道御史李時馨疏糾大理寺寺正許志吉詐贓笵二十萬請勘追助邊并為言官張維孟白誣回之寃章下所司

四川巡撫尹同皐報斬蜀賊安者彥白革又擒水藺鬼帥奢者利等及樊龍妻梁氏吉令先行俘馘以伸國法

命福建叅將管副總兵事趙廷元以原官署總兵事鎮守福建地方

陞南京吏部郎中凃紹煃為四川叅政南昌府知府汪宗文為雲南副使刑部郎中閔謹為廣東右叅政

吏部考功司主事李師沆調文選司主事

乙巳湖廣麻城縣生員胡為章等訐告鄉紳田生金田弘慈等交結近侍款戳膠庠下撫按核奏

起陞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張振秀為驗封司郎中福建右參政周應奇為江西按察使跃師文以副使仍管建昌道

戶部疏言遼餉方殷轉運尤亟議於截漕外搜近倉米共足五十萬石孟春運即以所截原船回津交割其于省力速輸委稱長計運艘募民舡務求堅固可以出海從之

丙午貴州道監察御史甯光先言自天啓七年魏忠賢始建生祠二月閻建祠宣鎮者張素養張樸也至三月而密

鎮則有閻鳴泰劉詔梁夢環倪文煥房山則有何宗聖昌通兩鎮又有閻鳴泰梁夢環矣四五月曹爾禎請建五臺山李春茂黄憲卿孫如洌請建宣武門而朱童蒙李嵩黄運泰張鳳翼郭增光鮑奇謨張化愚李若琳曾國禎亦各有請焉六七八月兩浙則潘如禎北畿則盧承欽二東則吳淳夫黄憲卿涿鹿則閻鳴泰劉詔兩淮則許其孝宣大則汪裕荆楚則温皐謨以上諸臣有建祠四處者一人三處者一人二處者二人一處者二十二人即原其情或有胆骨不劲識見不遠而與衆波靡者今日清明潘汝禎已經削籍則前乎禎而建及後乎禎而建者乃既不隱匿明

遲又不蒙面荒咨何以稱平明之治乎報聞

故四川道御史夏之令男生員夏承訟之令為倪文煥卑邁誣陷之冤及許顯純崔應元埋賍之罔詔優卹之

陞湖廣襄陽府知府黎國器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刑部員外胡充開為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副使謝宗澤為江西布政司參政河南右布政使唐煥為山西左布政使

敘開泇河功廕故兵部尚書李化龍子中書舍人

丁未浙江道御史范良彥言河流自潼關入汴延袤千里開封以西多山水行地中未甚為患至銅瓦廂而東盡皆平野沮洳下温潰決不時故羅家口蘇家林王家墳諸處

歲築塞無虛日而其所需一應埽料若柳稍椿草檾麻等項例招商運買緣官價太少未及其半故商人不承遺累里甲莫之行水之地樹木凋殘咸市之數百里之外脚力有費僱舡有費撥運有費交卸上納又有費合計歲發官銀一萬兩百姓必賠五千餘金而遠餉等額外之輸不與焉中州腹心之地困若至此若不講求長策兩河赤子何有見天之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歲修錢粮有司征解不時拖欠數多夫此項錢粮即使在民若無拖欠係别項借支亦當速抵原數聽河臣凑手即發如臣所言柳稍等項招商辦買一一准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少沾

利息人自樂就濱河小民其有瘳乎旨命飭行
陞　陞問禮為廣東左布政使廣東叅政吳兆元為
江西左布政使　徐雲達為光祿寺卿管尚寶司卿
事吏部考功司主事簡欽文為文選司員外
吏部覆加銜官員在内者汰去卿寺等銜以郎中員外實
陞仍酌其勞勛加服俸在外者汰去按察司等銜以知府
長史管事俟陞任之日加陞一級其光祿寺欽天監上林
苑鴻臚寺太醫院中書科等衙門各衙俱汰之至工部工
作等官悉與除汰仍守本等咨名赴選
福建巡撫朱一馮病免總兵俞咨皐逮問

命熹宗皇帝陵曰德陵設祠祭署及神宮監各鑄印給之

都令導　大清兵攻克青把都男拱兎板城寧遠總兵官

滿桂以聞

戊申兵部尚書閻鳴泰督理邊餉戶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曹爾禎以臺臣甯光先追論建祠一疏各具疏引罪俱慰留之

浙江道御史宋景雲疏言練兵核餉屯田設防諸事下督撫酌議

廣東道御史黃仲驊巡青馬房　道御史吳尚默巡按廣東

陞山東副使柴寅賓為本省叅政山西右布政使王所用為本省左布政使原任吏部　司主事晉淑抃為考功司主事

吏部尚書房壯麗以老乞歸溫旨留之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卒從哲字中涵錦衣衛籍德清人中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四十一年以吏部左侍郎陞尚書入東閣四十四年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泰昌元年進少保熹宗即位再晉少師中極殿明年以紅丸事劾免逆璫借紅丸處諸君子徐大化薦起從哲從哲不應至是卒賜祭塟謚文端

乙酉春分祭朝日壇遣伯劉天錫代行禮

以熹宗山陵殿試舉人改於四月初二日

南京禮部侍郎李孫宸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庚戌廣東道御史晏春鳴疏糾文選司主事李師沆以陪推營黜下所司核議

陞南兵部郎中周宇為貴州提學僉事四川僉事李必達為本省副使布政使管兗東道劉崇嗣為山東左布政使原任山東右布政使熊文燦為福建左布政使吏部驗封司主事趙佃如為考功司主事南吏部主事潘光祖為驗

(TT) B 10

封司郎中臨江府知府葛仁善為廣東按察司副使

兵科給事中彭祖壽疏薦原任兵部郎中徐日久兵科給事中官應震戶部郎中楊嗣昌俱宏才碩畫均有成績可稽所當速與起用下所司

江西道御史張爌疏請起用王永光黃克纘復葉有聲彭汝楠周用賓劉其忠周邦基姚應嘉張履端晏清陸康稷原官擬劉志選罪削楊夢袞李養德籍下法司勘皆從之

辛亥給還楊漣贓銀五百兩以贍其母子仍與贈廕諡梅之煥程註劉弘光唐紹堯各贓熊廷弼家產既絕亦與豁免臧襄府承奉王進忠贓復進士程良籌官仍與銓補

陞戶部郎中苗胙土為陝西布政使司參政禮部郎中張天麟為湖廣布政使司參政武昌府知府傅良選為本省按察司副使原任福建副使蔣如奇為湖廣副使

贈原任貴州巡撫王三善為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仍立祠祭葬并謚三善河南永城人以進士起家荆州推官由吏部郎歷陞太常寺少卿值奢酋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時貴陽被圍已十月陷在旦夕三善率兵兼程進屢破安邦彥解貴陽之圍遂進兵窮其巢穴深入大方孤軍無援馬蹶被害贈今官

南浙江道御史李時馨疏糾冐濫京堂寧夏巡撫焦馨太

僕寺少卿王漈應天府〻尹周維京下所司

刑部尚書蘇茂相戶部尚書曹爾禎俱免

兵部尚書閻鳴泰以病請告不允

命大學士施鳳來題熹宗神主禮部尚書孟紹虞監禮

屬部青把都請援遼東督撫以火器百人助之

南京太僕寺卿姚士慎疏陳聖學宜宏國事宜定經費宜核邊才宜儲元氣宜培五事上嘉納之

戶部尚書郭允厚以臺臣梁天奇疏論魏鵬翼封安平伯時允厚覆瞻田之疏太遽因具疏引罪慰留之

工科右給事潘士聞疏糾毛文龍島兵不過二萬虛稱十

五萬賄通覈餉內監諂事忠賢冐功糜餉貪淫殺降僭稱欽旨請令移鎮要害近地核其兵數汰其冗員下所司議

壬子以舉行經筵告于列聖帝后孝純皇后及熹宗几筵

江西道御史林棟隆疏糾督臣王之臣奪情通內議論久沸旨以榆關要地督師重臣所劾仍酌議畫一以奠封疆

尚寶司卿管司丞事董茂忠請撤文龍歸併仍掛平遼將軍印治兵關寧報聞

山西道御史高弘圖言彪虎輩之於逆璫不過濫叨名器決裂防維殺人媚人遺千秋之臭名而止若夫傾危社稷搖動宮闈顯稱擁衛之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曰劉詔曰

劉忠選曰梁夢環比三賊者惡實浮於虎彪而天討未加此忠臣義士推臂泣血叩閽請劍而不能須臾緩者也大計拾遺諸處詔以考功法提問追贓猶屬輕典不意庇奸功郎徑改為聽勘以至志選與潘汝禎同削奪夢環勿與倪文煥同遣戍夫罷斥之法為人臣不能居官者設耳世豈有安忍無親中宮閹以不測之禍而猶得比于人臣視息天壤間乎世豈有呼嵩稽首舉兵從賊而猶煩徐勘乎則閣臣模稜票擬非所以為訓也建祠諸臣半入白簡其強項有擬彷彿耿如杞之一班者臣表而出之一曰知府王堯民始終不為崔文昇李明道等仰面屈膝而被異浮

大參論一曰道臣梁廷棟方當祝釐之會而拂衣給養一曰縣令毛九華以不肯呈詳建祠之故而倪文煥參之惟我皇上以處呈秀者處三賊臣以旌如杞者旌三直臣庶乎賞罰明勸懲立矣從之

命禮部鑄給　五寨長官司儒學印記

戮崔呈秀尸于薊州

刑部侍郎丁啓濬薦新陞福建布政熊文燦才堪辦賊原任兵部郎中徐日久曉暢兵事下所司推補

督師部院王之臣引疾求退不允

癸丑帝御經筵講大學堯典各一章賜知經筵官張維賢

施鳳來及講官温体仁等宴賚金幣有差

山西道御史高弘圖疏言癸亥以前臣以疏救賈繼春因而在告繼春再用臣亦荷賜環不幸逆璫方興大獄于是有主威宜霽疏以救詔獄忠賢矯旨切責徼閒忠賢尊先帝遊幸無度覬陷不測之淵臣疏中引漢元帝御樓船過渭水納御史大夫薛廣德之諫天啓六年正月寧遠被圍京師震動僉謂大工宜停又先帝于戒嚴之會特命驛于東郊臣作條陳兩款忠賢矯旨責其阻撓嗣是順天巡按臣資俸俱深循視題請矯旨削籍宋蘇軾在熙豐不阿于熙豐在元祐不阿于元祐士君子以為立身之的臣竊

褒之報聞

户科給事中張承詔疏六事一曰責啟沃一曰務平章一曰澄銓路一曰培風化一曰亟起廢一曰核封疆是之

禮科給事中李恒茂疏陳忤璫本末報聞

兵部尚書閻鳴泰再疏乞休不允

陞兵部郎中梁廷翰為湖廣按察司副使德安府知府李行志為四川按察司副使

贈王機太僕寺少卿仍諭吏部以後恩例須照會典及萬曆二十年以前事例相合者方許奏請無援近例以杜牽合

甲寅河南道御史范復粹疏言聖躬保護宜密聖學日新有要清議論而速用忠直足兵食而急選將材下部議

福建道御史李應期疏糾南贛巡撫洪瞻祖政倦于年智昏于利山西巡撫年志夔昧庸況湎福建巡撫朱一馮始進不端臨事委卸都御史管工部左侍郎事張文郁結璫建化江西提學道虞大復吏議屢掛難主文衡旨云瞻祖等既經論劾難于任事地方多故易選堪任者張文郁等聽議

吏部稽勳司郎中王應泰假歸

以都督張國紀為齎送山陵及遣真使仍照例給敕

乙卯巡漕御史何可及疏言受抑諸臣原任天津兵備副使楊廷槐強項不屈見忤于李明道遂以門户削奪原任崇仁縣知縣崔世召祇以充運遮粮不饜官旗之欲揑稱未完崔文升糾叅削奪提問原任沐陽縣知縣何大進漕粮業經足數貪弁横索羅織削職又行提問致大進懼禍投繯旨令分别恤録

先是貴州道御史甯光先上疏請復巡倉御史下河南等道議言巡倉一差頭緒甚紛簡查甚勞凡過此差樂就者少故六年題倪文煥倉差魏忠賢遂矯旨裁革不難舉祖宗二百五十年來欽定之差矯旨擅更今皇上事〻法祖

則倉差之當復似不再討而決者從之

兵科左給事中署科事李魯生薦浙江武康縣知縣馬紹瑜者四川舉人經綸滿腹言東事與臣鄉妖賊事于數年之前後來皆應今補官關下宜與寧遠一職使竟所學育令酌用

諭內閣雖查川功分別輕重叙録

丙辰山西道御史高弘圖再疏糾劉詔梁夢環劉志選言此三賊臣者得罪于二祖十一宗得罪于四海臣民得罪于萬世名教雖皇上不得而寬之也伏乞斷自聖心勿從末减解京窮鞫依律議罪從之

河南道御史范復粹條陳海疆七事一登撫之權宜一皮島之移宜酌一海外之兵宜核一沿海之防宜嚴一各島之田宜屯一旅順之守宜固一餉司之添宜省下所司酌議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言起廢一節如文震孟以建言被處家門不幸何足以累賢者人方為韓敬惜豈復為震孟斬臣以為韓敬原係真才同以光薪槱亦群情之共快也至孫慎行之矯激誠非王之寀貪職之比然題目太大方從哲既未可殺孫慎行亦豈可用業赦其罪過或更還其官誥休老田間猶皇上浩蕩之恩此外非臣之所敢

知矣從之

湖廣道御史梁天奇再劾戶部尚書郭允厚報聞

贈故大學士魏廣微太師仍廕子中書舍人

陳珙以叅將管福建南路副總兵

遼東總兵滿桂求罷旨慰留之

北新草廠火

丁巳聖諭朝廷設官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甚為非法昨逆惡魏忠賢崔呈秀表裡為奸把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磔誅以舒臣民之憤自後大小臣工須知各修職業各效忠誠本無招權納賄之私心何必

巧行別賣共矢特立獨行之風期自可上結主知居高聽卑朕方廣詢于明達踰階歷位爾宜自愛其身名倘有敢蹈前轍交結作獘者必究治如律

工部侍郎張文郁免

陞江西饒州府知府陳大對為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政福建按察使胡爾愷為浙江右布政使袁州府知府袁國禎為山東按察司副使原任　布政使楊述程為湖廣右布政使廕故輔臣吳道南子中書舍人習字出身

漕運總督郭尚友疏辭宮銜允之

吏部尚書房壯麗以御史高弘圖疏論庇奸引罪報聞

陝西道御史李柄疏言督師王之臣以收降數多久被人言臣同官林棟隆發其私交魏忠賢及受賄之事臣再三思之任邊事與他事不同邊事方急與無事不同勇于任事與退縮偷安者不同今王之臣當邊事方急之時間其人雖多欲而實有才猶勇于任事之人也遼患十年來相習爲退縮偷安故恢復無期之臣從本兵出竭蹶危疆一意粗當進有却敵之心退無弛担之意此其勇可鼓固與袁崇煥俱可倚任者盖收降原屬之臣當令之臣終之大抵言事易任事難前此袁崇煥之去人惜之安知王之臣去後來人不悔之臣謂宜存林棟隆之言以儆官邪數罪

狀異日者必不可爲之臣求寬存臣言以急疆圉責成功今日者且嚴諭之臣令其消殖釁端永圖萬全是亦任用邊臣實圖恢復之一法乎是之

戊午禮部奏會試天下舉人取中式舉人曹勳等三百五十名

以七年波羅大捷廕延綏總兵楊肇基子一人　衛正千户世襲

大學士李國𣞔引疾求歸優旨不允

前户部尚書汪應蛟卒應蛟字潜夫南直婺源人中萬曆甲戌進士由南兵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陞福建按察司副使

四川提學山東參政倫兵易州旋擢天津巡撫右僉都御史陞工部侍郎至今官歷蛟學宗誠敬不希頓悟敭歷內外著有勞績為一時名臣云

薊遼總督張鳳翼以臺臣甯光先疏論建祠諸臣因具疏引罪請罷不允

河南道御史李應薦疏糾大監劉文耀胡良輔逞威逼索揚州知府顏容暄不遂擬行參革又誣參運使汪承爵藉口追贓擅行籍沒刑及妻孥令核奏

己未禮科給事中閻可陞疏糾創建三祠者李蕃迎像行九拜禮呼九千歲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三王之國不行迎

送而海州建祠親詣上梁聯語云至聖至神中乾坤以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明居然以忠賢為有道天子矣朱童蒙延綏建祠用琉璃瓦劉詔薊州建祠用冕旒金像楊邦憲江西建祠毀澹臺滅明之祠諸如此筆上得罪于名教下得罪于生靈處以不赦之條當無同異者也臣鄉陝西省城鄉宦生員無一請建祠者豈非馮從吾鄭義廉恥之教所漸磨者深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為楊漣贓事設印信簿作募緣文不避時忌應山知縣夏之彥捐俸資以助漣懸坐之贓而保全其妻子前真定撫臣宋師襄馬逢皋京通倉臣楊建烈皆以不媚忠賢而降處今逆璫

已伏誅而忤璫之黨使所當賜還原職者也聖明在上邪正業已分明而尚有訌訕鄒元標爲從吾之李正中非宇宙間一怪事乎旨嘉其詞嚴義正所論薦諸人分別議奏

戶部尚書郭允厚兵部侍郎秦士文俱免

庚申以熹宗葬期命百官致齋三日

補給吏科右給事中虞廷陛被奪誥命

貴州道御史甯光先以巡倉既復請革舊役以杜鑽營嚴革頂首諸弊從之

南福建道御史朱純嘏薦武弁丘磊起自儒生爲袁崇煥參謀遊擊共事六載動中機宜惟皇上破格用之旨着廉

訪擢用

新授南吏部文選司主事臧照如請諡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三臣于文清忠介節愍諸謚中酌擬二字上候聖裁風節孤介為時論未剖者如劉宗周海內推清介第一流今未聞言及之孫慎行清修介操品望昭著乃訪冊中欲削其名文震孟救鄒元標忤璫謫降復加削奪近猶有苛繩者三臣本末昭然乃爾同異臣不能解也帝令鄒元標等三臣品行下諸臣博議具奏以憑朕裁餘報聞

南京都察院經歷高斗光疏劾革職僉都御史李夔龍掌銓遷轉不公薦原任太常寺少卿白儲玿得旨李夔龍看

議儲玿即與起用

山西道御史劉重慶疏劾太監李永貞以自宮秀才粗通文義總奉左右即承風旨忠賢所欲作之惡及未竟之毒或先意以迎之或後事以成之欲禍及人之宗祖即追奪欲禍及人之子孫即追贓忠賢磔而此賊尚餘視息豈曰法之平乎又有助永貞之不及而為兇惡之最者則劉若愚若愚殊無衙門不甚管事而胞藏舊迹目無成法如欲入其罪欲啟其獄律之所不載則若愚能發之例之所未有則若愚能創之永貞遂借手鍛鍊羅織以報忠賢若愚之磔豈在永貞之後哉然又有助忠賢為奸而一疏條敍

周起元數人者則李實止坐以抵罪若不即刑之西市恐諸臣必不瞑目于地下祈立賜處分旨全下法司擬罪河南道監察御史羅元賓疏論輔臣云今之閣臣古之平章也皇上萬幾不遑周知惟閣臣分其猷言官議論不盡合惟閣臣秉其事我朝名臣碩士代不乏人自神祖迄今四十餘年令人遐想張居正相業可知矣自鯁直風微巽懦習慣奉綸綍之重歸閣宦之提衡且以輔弼之臣供擁逐之茹吐不惟營情于去就亦且怵志于死生此時之閣臣但有門進伶肅騶從聲高一入閣門便如抱木之寒蟬噤不敢動又如有緣之傀儡挈之便靈欲尚公則尚公欲封

爵則封爵欲建祠則建祠欲內鎮則內鎮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風雲月露之詞無日不入絲綸詖佞僭逆之章到處可鐫金石朝廷之紀綱立身之名節澌滅已盡而徒以小小之補綴自居于平勃仁傑之功噫何其舛哉今聖明在御輔導推專政可更改弦轍勉圖謀斷無柰積威所刦雲務難開試以近日之票擬言之張凌雲陳大同之侵欺科臣郭興言以清寔明糾而乃曰不可苛求迨科臣再疏皇上獨斷立下法司且有儼旨焉則前之庇之者何說也關事孔亟危在呼吸宜何如區畫乃于當事之撫臣聽其規避于憤事之罪帥姑從輕擬此又何說也即臣前疏

所請張體乾之肆市田爾耕許顯純之行提非求多于法外也而何以必保其首領而何以必免其逮繫至四虎三彪知尊權璫不知尊君父通內既有明條佐逆亦有常刑乃不用正律而用旁律附近之遣戍似遣非遣原籍之監候似監非監且將招權納賄之厚貲捐其錙銖而享其億萬以優遊卒歲矣誰司票擬使司寇不得明刑言官無從閑說上損皇上之明斷下起通國之疑憤香火之情耶錢神之靈耶狐兎之悲耶縱之以休〻有容者容情面以營營顧慮者顧爵祿情面多而担當少爵祿濃而謀國淡事有不合人心者每托之上傳是歸過于君也事有不能自

哉者盡委之部議是部責于人也每見言官論事有重大疑難者漫無可否者有之全不照顧者有之下之部而止耳使黃扉為置郵之所輔臣若掛號之官至竟有所狥不難違公論而獨持此不惟有叢脞誤國之形且恐為專擅行私之漸也將焉用彼哉望皇上勑舊輔新參盡捐風習力贊新猷外盾之公道內盡其寸心堅持國是盡絕私情庶言官之議論有所折衷將自息其紛囂皇上之庶務可以參決亦不至于勞瘁可見有君無臣之誚也帝大是之

侯世祿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掛鎮朔將軍印鎮守宣府

等處地方

辛酉兵部尚書閆鳴泰會同吏部尚書房壯麗覆御史林棟隆李遵甯光先等先後論王之臣滿桂疏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二臣宜仍駐寧遠以禦敵鋒俟邊警稍寧再議從之

原任大學士史繼偕疏賀登極并疏慰俱報聞

大學士李國𣚴引疾乞歸溫旨留之

停免河東加派大工鹽課從巡按御史李燦然請也

卲捷春填補吏部驗封司主事

崇禎長編卷之七

崇禎元年三月

壬戌朔陞工科給事中陳維新為山東按察使兖西道貴州道御史黃憲卿為湖廣按察使下江道原任吏部郎中湯景明為湖廣右叅政荆西道原任浙江道御史龔萃肅為山西按察使太原道四川按察使趙日亨為本省右布政使南吏部考功司郎中申紹芳為山東按察使四川叅政莊毓慶為湖廣按察使

商周祚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馬之麒周廷儒為禮部左右侍郎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鼐仍以太子賓客加

二品服俸起改南吏部右侍郎王家禎為戶部右侍郎督理邊餉徐紹吉以戶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督理京省錢法熊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邵熊文燦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癸亥以熹宗塟期遣官祭告各神及諸陵

陞太僕寺卿耿如杞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守關兼巡撫山西郭興言仍以太僕寺卿管太常寺添註少卿事胡承詔為南太僕寺卿管少卿事高弘圖為太僕寺少卿添註張文熙仍以太僕寺卿管添註少卿事傅櫆為兵科右給事中

罷寧夏巡撫焦馨及大理寺卿張九德通政使周維京調太僕寺少卿王漆南京別衙門用

廣東道御史黃仲曄疏糾首輔施鳳來昔病今愈躭〻典試長安傳聞至有謂首輔援近例以自請于皇上者今執贄及門槐棘森列輔臣之欲得矣鳳來隨具疏辯因辭題主之命亓乞去不允

兵科給事中林正亨疏陳海上機宜一議將領總兵官勿再用本省庶不狥情面而悞封疆一足粮餉請籍吳淳夫及俞咨臯家以充兵餉一練兵實核虛冒老弱亓嚴剋削之罸一修戰具造舡製器當委廉能官員務裨實用一復

衛伍一禁接濟旨如議飭行

甲子戶科給事中汪始亨疏薦同鄉四臣原任戶部尚書李長庚給事中沈惟炳胡永順文選主事晏清葉蒙諸臣屢薦願以原官起用早收得人之效報可

起補孫朝肅為廣東右參政吳廷倫為廣東副使

河道尚書李從心兵部尚書邵輔忠侍郎秦士文趙綖傅振商戶部侍郎李嵩工部侍郎郭增光總督史永安巡撫李精白朱童蒙李養冲太常寺卿蔣一驄姚士慎吳光義府尹劉澤深太僕寺卿耿如杞吳弘業宋禎漢郭存讓光祿寺卿康新民等二十人各廕子入監讀書

乙丑兵部覆江西道御史張養疏言督師王之臣東方之事倚藉方隆即有収降一節業安揷得所似無足慮揔兵朱梅身備前茅屢攖強敵雖云有年矍鑠尚在如謂年老而預求其繼應聽臺省諸臣各薦所知以備異日之用東江之兵前憑使臣王夢尹之疏是以開報一十五萬今欲再查的數應聽登萊撫臣就近差官渡海將所解皇賞唱名給散類册報部庶免冐濫之弊臣部不敢遥度也是之

熹宗皇帝梓宮發引遣大學士來宗道揚景辰及駙馬侯伯等官護送越四日葬于德陵

南吏部尚書王在晉以給由至上言國朝南北一体若以

南都為投閒之地爵賞獨加于北推遷偏滯于南六卿之遷推者有幾京堂之開府者有幾部有六年將滿之三品科有七年幾轉之少卿銓部與科道並重今科道每轉京卿而銓部屢陞藩臬首曹無色何以統攝多官禮兵向從優轉近多郡守之推遷戶工刑儘有長才或置荒涼之地面閒曹任子久嘆積薪鴻臚寒官亦多劣轉乞勅下吏部酌議疏淹滯以暢群情從之

起王永光仍以太子太傅改戶部尚書用南吏部尚書王在晉仍以太子太傅為刑部尚書兵部右侍郎趙綎為兵部左侍郎郭鞏起兵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禮部主事楊

廷詔填補吏部　　司主事
原任南吏部右侍郎錢龍錫疏辭綸扉新命優旨不允
直隸巡按御史許其孝劾免、
令吉安仍行粵塩其淮商納過引課合先聽銷以完一年
之課此後地歸東粵永不相亂
丙寅福建巡按御史趙蔭昌請禁洋舡下海下所司議
吏部題覆會推陞轉題差各官補給應得誥命已經推陞
者照推陞職銜題差者照原官遇缺即行起用　計會推
被處官二十二員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駱從宇兵部
左侍郎王之寀南戶部左侍郎倪斯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郭尚賓右僉都御史王點朱欽相南通政使倪斯燀張崇禮大理寺右少卿倫肇修彭鯤化太常寺卿白儲珝太僕寺卿張捷王一中潘雲翼光祿寺卿徐如珂詹爾選南太僕寺卿涂喬遷曹陳易南光祿寺卿錢策廣東左布政使汪起蛟江西左布政使杜詩右布政使真憲時　推陞被處官三十員　通政司通政使管左參議事韓國藩光祿寺少卿王伉大理寺右少卿陳亂巖南大理寺右寺丞彭維城太常寺少卿周之綱徐揚先光祿寺少卿蔡献臣光祿寺〻丞許鳴臣尚寶司少卿須之彥行人司〻正李瀓儀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工科都給事中顧其仁山西道

御史侯恂吳甡陝西道御史梁元桂巡按廣東御史胡良機吏部驗封司郎中徐栩稽勳司郎中龔世法員外張其寶文選司員外李白春主事沈景初稽勳司主事徐天衢兵部職方司添註郎中葉大受車駕司主事江用世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張雲鶴太僕寺〻丞趙士煥河南按察司副使史孔吉江西撫州府知府朱大典福建漳州府知府汪康謠山西布政司參政張大猷　題差被處官十二員

南禮科給事中楊棟朝福建道御史蔡國用浙江道御史馬鳴世雲南道御史陳以瑞山東道御史陸世科李茂芳廣西道御史田景新南江西道御史徐復陽南雲南道

御史梁克順四川布政司參議張鵬雲福建按察司副使蔣英武英殿中書舍人彭堯參

吏部尚書房壯麗奉旨查考滿典試條議請告薦舉等項被斥各官准復原官并補給應得誥命遇缺即行銓補考滿被處官一員南光祿寺卿史弼差滿被處官二員江西道御史田惟嘉陝西道御史劉之鳳典試被處官四員翰林院檢討顧錫疇編修方逢年吏科給事中郝土膏兵部職方司主事李繼貞陳奏被處官八員户科給事中陶崇道陳良訓吏科給事中侯震暘許譽卿兵部主事徐日久詹以晉太僕寺少卿滿朝薦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告病被

處官八員禮部尚書薛三省太常寺少卿趙興邦太僕寺卿田生金戶科右給事中周洪謨湖廣道御史劉有源吳之仁江西道御史喬承詔工部員外李廷秀薦舉被處官九員陝西道御史石三畏河南道御史王心一巡按廣西御史王政新廣西道御史劉廷佐巡按山東御史魏光緒巡按直隸御史宋師襄陝西參政沈應時周汝弼兵部主事孫元化上傳處分官五員吏部左侍郎陳于廷南右都御史朱一桂太僕寺卿顧慥工部都水司主事調兵部武選司主事王則古四川道御史林汝翥謝恩辭朝被處官三員右通政劉宗周戶部郎中王懋衡浙江布政司參議

吳伯興推瑞參處官三員河南道御史何早山東布政司參政楊廷槐揚州府知府顏容暄請封被處官一員兵部郎中劉永祚保留被處官二員戶部尚書品兆熊巡按御史喻思恂旨內帶處官一員兵部主事陳祖苞丁憂被處官一員工部員外吳昌期補官被處官一員降補知府聶心湯

原任禮科右給事中葉有聲湖廣道御史劉其志貴州道御史姚應嘉翰林院編修陳子壯戶部江西司主事馬任遠准復原官

工科給事中祖重曄言兵部之有添設侍郎原為預儲乃

令不憑才望徒取備員如趙紘原以通政司加銜護送瑞藩今四部管事樞貳一席止以酬勞竟使朝廷不得一臂之用其非設官初意矣是之

大學士張瑞圖引疾乞歸留之

陞吏部文選司員外簡欽文為稽勳司郎中

建文死難臣禮部尚書陳迪七世孫陳孟瑞乞恩卹錄音以事久不允

贈故刑部侍郎楊東明刑部尚書原任通政鄭壁南工部右侍郎仍各廕子國子生

直隸河間府推官馮名世自訟川功并為死難家人請卹

下所司

戊辰未時四川石泉縣地震有聲

大學士李國𣚴條新政十事一曰勵必為之志二曰務典學之益于日講之時不論古義今事間舉一二以詢講臣俾反覆竟所欲言輔臣侍側亦竭其千慮之一以補講臣所未備三曰執總攬之要人君一日萬機乃欲一一周覽無遺久反厭倦先臣高拱之告皇祖曰題奏繁文難以偏閱請先簽出節要以便省覽然而宋人貼黃原有此例今通政奏事亦約畧全疏上達御聽誠斟倣而行之亦提綱挈領之一法也四曰廣聽納之方凡朝廷有大政事願皇

上御便殿咨謀輔臣併及卿貳而科道官與焉或往復商確或給筆劄俾陳所見取自上裁政事既習聰明益廣而臣下人品才術更無所逃于睿照矣五曰謹內傳之漸頒一切章奏槩發票擬或有上傳容輔臣確審事理有未合者隨封執奏于獻可替否之中杜竊恩藉威之漸六曰崇節儉之德皇上罷織造減魚鮓儉德成性史不勝書然今天下帑藏虛竭物力困敝非極力節省耗蠹何窮頒宮中凡食之類匪頒之予稽查舊籍務在省裁七曰核職掌之實國家人才錢穀禮樂甲兵將作刑名分以六部糾以六科法悉矣然而部科之條奏審覆內閣皆與聞焉或一事

而彼此異議或一肯而前後相違則以職務煩劇條理不分也臣向為同官言欲于吏户禮兵刑工等衙門題奏批荅分置一簿內外參稽俾無遺謬亦綜核名實之要機也八也精用人之衡人材自逆璫摧折而後隱鱗藏羽充滿山澤除題差推陞典試建言諸臣速起外其餘約結未伸者務核其實立身有一定之才品當官有灼然之建明詢事程績良窳立辨則懷才抱藝者無終錮之期矣九曰恤下民之苦欲安百姓須懲貪贓其有司官借名科派火耗贖鍰及恣刑酷虐為撫按糾發者必依律追贓定罪本管官有盜還海錢粮盈數者按實處斬仍追捕其家屬博選

良吏漸〻生息休養彫瘵其稍甦乎十曰修久任之法督撫重臣藩臬大吏俱宜以三年任滿課其成功即有殊尤之績亦于滿後優擢諸凡錢粮盜賊邊防海寇任内事情未竣者不許營轉貽累後人被惕于責之難諉亦將夙夜庀其職矣得旨覽卿所奏十事訏謨碩畫裨朕新政事關朕躬當一一採納施行諸臣章奏倣古人貼黃之法自撮節要粘原本進呈以便執要分曹置簿叅稽綜核卿宜即出與同官商確舉行核才品懲貪墨久任三議于用人恤民尤為關係該部如議着實申飭覆奏

己巳命道御史李遵巡視倉儲

庚午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請遵舊例復立俸單并言會推之事科部相參自乙丑之後凡會推皆該部自定正陪畫之手折于會推之先一日晚方示之夫既有職名矣安所商確哉帝是之疏内劾單明詡何宗聖張文郁躐轉周應秋亂法旨削明詡宗聖文郁籍周應秋冠帶閒住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言三輔之淪陷由經撫之枘鑿前日之、生殺異刑致後日之水大復起一蒲挂耳袁崇煥叅之王之臣保之一趙率教耳袁崇煥薦之王之臣又劾之豈兩將賢否頓異督部意見懸殊哉大都各執偏私以求勝不從公虛起見耳魏忠賢先任崇煥而撤之臣旋任之。

臣而去崇煥倏合倏離廷臣亦從而依違之故于崇煥也始而薦繼而參終而薦未幾從傍復參是非置褀令人進退無據于之臣也始而奪情繼而回部終而復令出寧遠返揄閑邊警無聞則思去之稍急又欲留之用舍轉換令人去就靡從擬之兩臣水大枝節橫生心心有主故喙〻爭鳴司票擬者一味游移全不主持其將安所取衷哉乞皇上破盈廷之聚訟毅然獨決其禆于嚴疆非淺鮮也得旨約截降部隄防東西朕一委督臣未嘗用舍轉換令其去就靡從聚訟之言安所折衷還着明白說來無持兩端資朕獨斷

先是萬曆三十九年鎮江諸生陳省存爲江都人宗孫達師孫達不遵父訓省存責之孫達恨省存酖之死省存子陳觀陽訟冤擬孫達立決孫達寅緣賄囑禁獄十五年觀陽中天啓乙丑科進士至是爲南京國子監助教上疏爲父鳴冤乞立斬孫達以正國憲

大學士李國𣚴引疾求去溫旨慰留之

辛未掌中書科中書舍人李不伐等條陳誥勅四事一責成差官嚴限齎催誥軸務照原期定數起觧一撰文以宣布德意而止禁褒譽過情駢語繁稱以免褻越之答一誥軸由內監發匠衙門閱領間留一二以備須爵慶賞之用

乃邇來扣留數多以致臣衙門捉襟難應乞止留百之一二其餘照數給發以絕守藏私授之竇一兩殿中書屬臣衙門帶俸一應實授請封考滿換職開報等事必先關會臣衙門查明方准開送吏部如討差必先從臣衙門移取職名方准開送具題邇來或有徑行討差不由臣衙門開送殊失帶俸之体以後如有不遵舊例者許臣等據實題叅旨如議行仍著為令

湖廣道御史吳阿衡疏陳端志向以澄本原厲作為以觀治理勤學問以弘治化裕邊餉以壯軍實課實効以責成功重將權以圖恢復而重將權又在懸厚賞以勵其氣假

便宜以盡其用報可

陞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為太常寺少卿添註提督四夷館河南道御史安伸楊維垣俱為太常寺少卿添註吏部驗封司郎中張振秀為考功司郎中考功司主事趙恂如為文選司主事　楊廷詔填補稽勳司主事

陞李孫宸為禮部左侍郎協理詹事府事

檢討李若琳免

先是戶科右給事中楊時化疏糾山西高平知縣喬淳貪劣媚璫諸款閣臣擬旨令查撫按舉劾疏核實具奏時化再疏糾之云撫按止有薦淳之疏原無劾疏然豈以撫按

無劾疏淳即可辭于貪酷耶請敕下撫按勘問而後情實可得從之

壬申原任御史閔任温國奇以劉鐸一案為崔呈秀所陷具疏鳴冤下所司核用

薊鎮南兵守臺者缺餉七月下臺譟總督張鳳翼疏聞旨令將後過月粮作速補給仍措銀一萬兩買補餱粮以備緩急其狂譟聚衆首事之兵嚴行議處

巡按浙江御史王際逵條列民習當端官評宜慎胥破當核助工量輸之派宜罷邊防當嚴寬大之政宜崇六事下所司

起補原任布政使程師雍為陝西右布政使改曹文衡為山東右布政使

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言臣前具東警頻報一疏敢謂我皇上之用舍轉換令其去就靡從哉蓋有見于袁崇煥與王之臣彼此水火廷臣有力薦崇煥者隨即有力參崇煥者有力參之臣者隨又有勉留之臣者議論紛紜真如聚訟即皇上不遽加罷斥而當此且薦且參且參且留之際詎能使之晏然在位而展其四体哉看來兩臣勢不容並立崇煥前有成効被參尚少當令速赴任受事之臣即生平無他人亦率信然醜詆已極恐無顏立于將士之上莫

若令將狀降分散將當暫准回籍以需起用從之

癸酉原任陝西總督王之寀疏言建祠有因貽書無據辨新任總督史永安捉揭一事報聞

先是二月二十四日有遺書于西長安門外鹿角木上者守門內伙以聞戶科給事中汪始亨等因言匿名文字地方有司猶禁之況于禁地安傳恐奸人詭計法不可逭請旨嚴懲守門官伍以警將來帝因召輔臣傳看語多謬妄命焚之

吏部題覆廷臣薦列諸臣原任南光祿寺卿戚世臣原任大理寺右少卿方大鎮原任翰林院編修加左諭德吳應

賓原任右通政楊材原任太僕寺少卿倪應春原任廣西道御史方大任原推湖廣副使陳鑑原任山東參議楊建烈原任禮科給事中劉懋原任太僕寺少卿官應震原任戶部山西司郎中楊嗣昌原任工部右侍郎胡世賞原推太僕寺卿陸完學原任大理寺丞梁之棟原任吏部稽勳司郎中劉廷諫原任懷慶府推官周汝昌今各奉明旨即與起用請將胡世賞遇缺會推楊材倪應春陸完學梁之棟金之俊各遇京堂員缺推用劉懋遇給事中員缺方大任以御史員缺楊建烈以參議員缺劉廷諫西曹大著賢聲調銓原非本意合調禮兵郎員缺楊嗣昌以戶部郎中

員訣各與起用具戚世永方大鎮吳應賓陳鑣官應震周汝昌各先復原官及原有應得誥命俱准給還另俟酌復起用從之

陞吏部　司主事黃近洙為文選司員外陝西右布政使張國銳為四川布政使原任山西按察使楊倫為四川右布政使原任福建副使袁業泗為廣東副使雲南鶴慶知府張學茂為本省副使

刑部疏請豁房可杜樊尚燝誣坐贓從之

大學士張瑞圖以人言乞休不允

甲戌南京新房閑住奉御李實奏云天啓五年十二月忠

賢差腹役李天祥等到杭勅令臣䟽叅周起元等臣不勝驚愕堅執不允未幾復差前役到杭向臣司房貴自新迫空印奏本摘意其淺露立逼其充矣後閱邸報見叅周起元之䟽係臣之名臣不覺魂魄驚飛寢食俱廢繼訪之皆李朝欽李永貞之造謀朝欽雖死永貞見在可拘而問也貴州道御史甯光先再䟽糾叅建祠諸臣云假使當先帝賓天之日魏忠賢以內外隔絕陰計奸拒察草稡詔聚成逆謀斯時也不論建祠者之為從叛為貪官為懼禍內則未有不羅拜外則未有不交賀者也執兄終弟及之義與問罪討賊之師者定不在諸臣矣今皇上既太阿在手乃

不膏斧鉞乎縱其自辯者曰軍民請建先機而捘之意嘛言以扶其成者何人也況軍請則從民請則從又何以為風紀之司乎至其轉搆者必曰怕死以臣所知葉有聲力阻封王周汝弼疏抗權璫胡東漸力借祠基謝陛不入建若此數臣者雖足以招尤亦何嘗至死祠存與存祠亡與亡今祠已奉旨拆毀矣而諸臣乃獨完也其何以謝此祠哉汪裕曰建祠在先到任在後柳如裕更有守祠之請乎按其情詞若恨人居功于前續美于後其媢不更甚也耶旨令確覈候議

山東萊州府千戶郭景請屯田以足兵餉下部議

乙亥原任刑部江西司郎中高然等以輕擬劉鐸被降調具疏自明下部查覆

江西道御史袁弘勳言恢復全遼非用樞臣閻鳴泰策不可用樞臣策非即以東事委樞臣不可而欲以東事委樞臣非得同心幹國之人代中樞以主中樞猶不可何也南衛蓋套之議非樞臣之臆談而太祖高皇帝平遼之廟算也太祖取遼于納哈出舉為國用以一旅渡三岔而馬雲葉旺實先自登州以取金蓋河東沿海之地始于蓋耀而迄于旅順其自遼陽來必由海而耀而蓋雖間有岩岫小道而險阻不能行軍故葉旺守金州營田築隍為根本之

計馬雲守蓋州以過納哈出遂不能渡及自東而西為馬雲所誘盡殲無遺樞臣蓋套策正合此且以沿海為家而通登萊北通關門皆片帆可渡不但轉輸不疲而近海肥饒之地遺民故土盡得以資屯而樂業食不窮而兵自壯然後合三面以攻之而敵可坐困此真不易之定議也至東江移鎮之說則有不容不詳酌者皮島駐師鞭長豈及馬腹而文龍去年亦原有移駐廣鹿長生之議廣鹿長生去蓋稍近而于高麗不失犄角最為便計以至東江兵號五萬雖未必盡實而但令就中挑選若干統以以部下偏帥進據蓋套此亦何說之辭再檄登萊撫臣挑兵若干由

旅順直趨金復而關寧亦挑精兵若干由覺華島右屯三路合營以圖南衛此真萬全之勝算而必効之畫也大抵全遼失後獨幸沿海一帶膏腴不能收拾而留以與我我之兵河西守至右屯河東守至蓋州則海濱盡為我有脉絡貫通首尾呼應而毛文龍亦得實見其功効是用東江牽制之說亦非守蓋參不可而樞臣之宜一力委任尚煩再計乎至收降一事近關各邊安插多不肯受而關寧一帶團聚關廂者紛囂日甚剥膚之害岌岌可虞然使樞臣旦夕代任必能悉心措處以毋懈疆事而更有第一要緊關係則中樞交代之人是已與樞臣同志者無如舊樞臣

王永光永光精忠亮節朝野共欽而其定識定力慨然以

疆埸大事爲己任復不在今樞臣下謂宜仍以故物還之

運籌決勝呼吸可通而後惟恆肯實〻料理閫外得寶寶

辰布此又定計決策之最先者也旨是之令下所司議奏

陞兵部郎中方守地爲四川副使山西按察使楊一堂爲

廣東右布政使

徐石麒起補工部營繕司主事

張惟一蘇兆先俱仍以太常寺少卿管工科事惟一都給

事中兆先左給事中

王在晉考三年滿加太子太保仍管刑部尚書事

贈原任　楊松年兵部左侍郎廕子國子生

丙子下李實劉若愚三法司面鞫定罪李實等稱周起元之死為李永貞假手造謀旨令一并審明具奏于是江西道御史葉成章疏言臣舊令姑蘇知李實罪惡最真當其督織造于蘇杭也啣命渡江責有司行屬禮此威不伸誓欲與地方為難不旋踵而開釁松江知府張宗衡及蘇州府署印同知楊姜藉口袍價疏叅任倖越一年又特叅楊姜坐以贓私時周起元為應天巡撫三疏救姜幸從輕削籍而李實恨起元入骨偶起元于計典中疏叅蘇松道朱童蒙實遂乘間納賄忠賢并削起元而逐之奸党合謀

以為無賍可據難以逮問乃擬坐以閑說公事得賍若干串入周順昌高攀龍周宗建李應昇繆昌期黃尊素等緹騎四出械繫相續槖送鎮撫司監禁打問周順昌坐賍三千周起元坐賍十萬李實慮延緩歲月或至幸免差人進方物于忠賢家囑鎮撫司謀殺之皆李實搆之于外李永貞劉若愚纖之于內而許顯純之毒心辣手殺人以媚成化大獄已將李實李永貞劉若愚與許顯純並肆諸市以為殺害忠良之戒旨令將許顯純并下刑部擬審正法

裁南京戶部添註右侍郎新任王瑊看推相應員缺用從瑊自請也

蘇州府吳江縣生員周廷祚周廷社疏訟故父御史周宗建死璫冤慘旨令從優恤蔭免所誣坐贓

陞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蔡奕琛為驗封司郎中主事胡権為考功司主事

吏部尚書房壯麗疏陳老疾乞罷不允

薊鎮亂兵伏法仍着將年例銀兩遵旨速發以濟饑軍

戌時四川石泉縣地再震

丁丑大學士張瑞圖以病再乞休溫旨慰留之

江西道御史袁弘勛疏薦死守危城之李橒原任川貴揔督朱燮元所當即召入司馬堂贊其猷畧者原任太常寺

少卿官應震當遠左發雜以戶垣條畫餉事鑿〻中款而才識之精敏留心經濟實用旁及奇門六壬識亦大器此真軍中韓范之儔所當亟起沖邊將寄鄣鉞者也原任遼東贊畫茅元儀閱歷邊關地勢兵機燎如指掌今已奉旨擢用宜先予以五府職銜贊畫督撫軍中俟有成績再為超擢以竟大用至所著武備志經緯韜略洪纖畢具皇上方勅修兵農等書或令以刻本進呈備乙夜之覽旨從之已而兵部覆元儀復副總兵職銜贊畫軍務擇缺擢用

禮科給事中閔可陞言吏科都給事中領袖六科責任更大宜于新舊諸臣中擇其忠清公正推用至于銓部舊規

各省司官新舊間用逆璫窃政崔呈秀引進者贄儀動輒萬千所費既多所取必廣若文選司主事趙恫如在驗封時畢恩誥命不論合例與否金錢到手即給執照長安喧傳十日收銀二萬餘兩鼎慎行署選時狼狽尤甚與李寓庸皆被御史梁天奇糾參已奉處分之旨期月尚爾渺然不惟怠玩職掌抑且僭越明綸矣下所司看議

禮部主事喬若雯再疏糾秦士文張訥智鋌媚璫下部院議處

兵部侍郎趙紱罷

兵部奏西海黃酋等群仇會約勾魯入犯請將年例等銀

刻明揩發以杜三軍章下所司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各引疾求退不允

戊寅山東道御史吳尚默疏言今之東林即漢之所謂甘陵汝南也今之楊左諸臣即漢之所謂李杜范滂等也禍雖烈于一時名實垂于千古方屢旨昭雪而　未見昭雪也屢旨卹錄而未見卹錄也正氣久鬱忠魂上薄昨者陰霾蔽天暴風終夕毋亦厲鬼冤之而冤氣作沴耶所當再厘明旨立賜施行以舒衆憤雪忠魂者也旨是之

戶科都給事中段國璋疏飭計部規條四事一十三司之印官宜選擇久任錢粮諸事不久不明不習不諳請自今

凡各司掌印官皆推精幹廉明素有聲望者復使久任而考其成倘歷考皆優宣勞最久不妨照先朝成例優以內遷一各差之條序資序宜守戶部各差內如倉庫京通外如抽分督餉有上中下三差有論資者有論俸者請照先年定例某差應論資某差應論俸就二者之中又條其先後定為常法一倉庫羨餘搜括之名不宜競新餉一庫報羨萬餘而掛欠者至八九千兩以為欠者是也何為有羨以為羨者是也何為有欠外竭脂膏殆如填井之雪而內閑名目有似掩耳之鈴至倉米更不可問矣請自今革去羨目凡有銀至庫有未至倉但入之時正數足額放之時

羡餘任報不聞嘉獎于撫允自不致賠累于官民昔先年户部尚書李汝華每見各差有報羡者必批曰不重入輕出安得有羡但作正支銷不為題叙此王道之平亦大臣之体也一紀録查叅之宜兼行該部于差回司官但具紀録之疏不見查叅之法甚有商民詛于途而薦剡騰于部者是以銓臣憤激而陳欲以賢否歸之撫按夫以風憲而議部曹何若以堂官而綜屬吏之為得体乎請自今凡該部司官差滿回部者照外官考核例直開事蹟明書功罪應叙擢者實行叙擢應叅勘者實行叅勘有如外議與部題相左而官評與奏語不蒙者臣科據實駁叅庶人人知

勵于清途矣旨着如議行

吏部尚書房壯麗等題汰加銜各官在內者汰去卿寺等銜以郎中員外實陞仍酌其勞勣量加服俸在外者汰去按察等銜以知府長史等官事俟陞任之日加陞一級在外府佐州縣官或以殿工或以河工加俱應照例清汰至于殿工藩封河工三項冠帶員役以効勞題授准其冠帶足矣其中襍職冠帶者各照本等行頭歷辦省祭滿日收選如以品官冠帶者亦照題授行頭歷辦務遵戶工兩部事例俱從襍職補納品級方准收卯候選不許藉口恩典朦朧赴部收卯告降等項廢府佐州縣官亦照例清查

即甲秩雜流亦不致冐越矣是之

原任吏科右給事中沈惟炳起補刑科右給事中原任兵科給事中胡永順起補禮科給事中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婁清起補驗封司署員外郎主事

陞原任參議沈應時為廣西參議周汝弼為江西參議原任按察使來斯行為福建按察使陝西按察使王順行為本省右布政使山西參政呂逖為本省按察使徐州副揔兵佟時明為神樞營副將

又陞戶部郎中夏時亨為廣西副使浙江按察使張爾嘉為本省右布政使

山東巡撫李精白免

己卯原任廣西提學副使徐儀世疏爲太監崔文昇誣糾落職鳴寃復原官補用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疏糾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經拔臣徐吉參及不自引罪横辭強辨垂涎吏都魏忠賢矯竊天下謂之中旨而魯生則爲之說曰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哉夫中者政對外之票擬而言與執中之中相去霄壤而魯生則又爲之說曰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是明以帝王擁戴忠賢與何其敢于無人臣禮耶旨以魯生持論牽合下部議尋免其官

遼東巡撫畢自肅條上九事一曰絕欵和之議一曰却用西之說一曰聯關遠之勢一曰審布置之實一曰請嘗求之便一曰嚴賞罰之令一曰備軍需之資一曰明戰陣之法一曰慎沿邊之防旨俱是之

雲南道御史潘士遠疏劾南戶部侍郎王城以數月之罷長旋陞黔撫以僅歲之巡撫入為司農交通近侍宜加褫斥下所司看議

廕故大學士魏廣微子中書舍人

庚辰福建龍溪縣舉人鄭崑貞疏陳父廣順知州鄭鄂死難請䘏下所司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陳盟請存問舊輔臣韓爌贈恤故都御史馮從吾從之

刑科給事中曹師稷疏言臣備員刑垣深惟刑獄之失無踰枉縱二字自枉之一字推之則不惟死者枉被遣削奪者亦枉今日起廢非獨愛惜人才直當辨明寃枉如以典試處枉也而顧錫疇方逢年等不與陳于杜並用則又枉冑學銓之以文見擯枉矣而借題以錮之按臣王政新則又枉通内宜禁也而錮首參客氏之王心一則又枉以封爵媚璫而誣衆人為奸細枉也乃守閣之陳祖苞不肯昧心誣殺六命竟忤忠賢從呈秀疏中落職則又枉他如守

正無罪之唐紹堯搜括被誣之楊嘉祚樊尚燝房可壯封疆無興之方震孺薦主舉害之徐在中將俱倫甞苦嘉戩經勘明而終被投閒則又枉大抵矯借傾陷與言者何關而欲固守崔魏之法網不可破此臣之所以不解也以縱之一字推之則不惟寬虎彪爲縱其寬建祠者亦縱臺臣背光先所云國法天理人情之不容者公論也然在逆璫用事時或曰獻媚耳至聖主當陽誰不回心易慮而揚邦寃姚宗文敢奏無將之牘及通政司不敢以聞家人竟入直房挾黨勢以肆欺謾視皇上爲何如主今奉旨處分而不先罷斥失刑莫甚又臣之所大懼也旨以顧錫疇王政

新守已經起用陳祖苞不肯媚璫誣殺具有風節即與銓補原官唐紹堯無罪繫獄准起原職餘著該部酌用所參揚邦憲姚宗文參贖情節即勘明來說

吏部推補題差與試條奏各官起補章允儒吏科都給事中候震暘吏科給事中許譽卿兵科給事中陳良訓戶科給事中楊朝棟南禮科給事中喬承詔蔡國用俱浙江道御史馬鳴世江西道御史陸世科河南道御史李茂芳田唯嘉俱山東道御史王心一喻思恂俱山西道御史宋師襄四川道御史吳之仁湖廣道御史王政新廣西道御史劉有源陝西道御史石三畏雲南道御史何早南河南道

御史方逢年翰林院編修顧錫疇翰林院檢討

辛巳巡按直隸御史李時馨疏言甲子歲前臺臣謝文錦及故逆崔呈秀各竣差復命時忌臣高攀龍以一大清大濁分註之而文錦回道會事呈秀回籍聽勘矣尋逆璫用呈秀求釋憾于攀龍文錦而波及于乙丑考選之曾化龍化龍為文錦首舉卓異者呈秀惡不附己力主糾補之議海內冤之乃化龍任寧國府同知不一載解勦大盜呂瓊德地方得以安。扰否則東南一帶事未可知也言令查議

南京湖廣道御史蔣守蕃疏薦原任左諭德姜逢元原任浙江巡撫劉可法原任大理寺少卿倫肇修原任江西按

察使朱萬鍾并言錦衣衛知事歐陽暉以詩詞字句被逮無罪放歸肅寧縣令劉貴卿剛正不阿竟被驅逐俱乞錄用下所司

福建巡撫都御史朱一馮罷兵科給事中張鵬廷糾其撫閩不効也并糾甘肅巡撫張三傑掩敗為功賄逆得陞宜勘明定罪右通政馮時行年過八旬躐佐銀臺均當罷黜部覆二傑罷職時行致仕

南戶部侍郎李嵩免

工部署部事侍郎張維樞汰革本部帶俸加級各官二百二十五員移咨吏部毀其劄

兵部尚書閆鳴泰因人言乞歸溫旨留之

是日昧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窓牖皆赤

壬午三邊總督史永安會同巡撫延綏岳和聲巡按李應公合疏言延餉積欠相因自天啓元年以前至天啓七年共欠一百五十餘萬致使各路軍餉積欠至二十七個月千里荒沙數萬饑兵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邊騰訴處之不去間有脫衣鞋而易一飽者有持器具貿半菽者有馬無芻牧而閉戶自縊者有饑難忍耐而剪髮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釀脫巾之變立生此延鎮缺餉之難也至于套中拔部日繁吉能物故諸子幼弱酋婦以罕固空名統屬之

而各部視爲易與是以，見罵炒計旗牌等自天啓五年無日不稱兵入犯今旗〻新經大創十日而五逞又實有插漢入套之報合鎮震恐不知所措此延鎮敵情之難也恭順各部例應秋畢即開市今庫貯撫賞銀兩悉被兵餉借支而去年兵部應發互市馬價又欠八千三百六十四兩措借則諸庫如洗索還則兩運不繼遲至今春尚稽開市各部擇馬叩關而抵塞者已三越月酋婦忠叟罕同并把都兒黃台吉等吁號嗥皆屢有違言倘致合套渝盟何以枝梧此延鎮撫款之難也強酋在外飢軍在內款部又復從中作梗近該巡按陝西莊謙閱視臨邊目擊延餉急

缺議將陝西新增遼餉二十六萬三千二百有奇就近充發延鎮將應發延鎮京運年例抵解遼東兩地各得速濟時日不致躭延奉旨下部議覆矣仍乞勅部將歷年拖欠年例立賜解發庶早得一日之救濟也報可

吏部尚書房壯麗等題覆廢籍諸臣削奪者復官補給誥命開任者復官遇缺酌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思誠戶部右侍郎畢懋良鄭三俊兵部左侍郎唐世濟李瑾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說兵部右侍郎李邦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策刑部尚書胡應台刑部左侍郎謝啓光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工部

尚書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光祚工部右侍郎王惟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懋康程鳳翀王洽程正己劉可法南贛都御史李成名大理寺卿曹珍右少卿易應昌常蓄左寺丞劉思誨蕭毅中右寺丞楊一鵬南大理寺右寺丞姜習孔翰林院編修侯恪檢討姚希孟應天府府尹談自省順天府府尹秦駿生太常寺卿陳伯友少卿程註趙時用莊欽鄰太僕寺少卿劉惟忠張瀠羅汝元吏科給事中方有度孫紹統禮科給事中薛學龍兵科給事中吳國華李遇知刑科右給事中賴良佐浙江道御史溫國奇江西道御史張鯉陝西道御史張慎言四川道御史練國事廣

東道御史王祚昌江西道御史寇鍈河南道御史楊新朗湖廣道御史趙延慶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員外孫必顯驗封司員外徐大相戶部郎中吳鳴虞主事傅梅禮部郎中洪數教主事徐應秋兵部郎中鄭履祥主事熊江上林苑監典簿周詩雅刑部郎中徐日泰高默主事湯夲沛陳振豪員外晉承命工部郎中黎祖壽山東參政霸州道王維章江西右參議方孔炤按察使米萬鍾河南按察使張光縉湖廣副使蔣允儀廣東副使樊王家浙江副使魏士前四川副使劉芳廣西副使徐儀世山東僉事劉永基徐如翰

貴州道御史甯光先疏劾兵部尚書閻鳴泰上六疏建七祠無才無恥宜早引退乃濫推經畧乞賜罷斥并請將天啓六七年間建祠諸疏盡為查出宣付史館刊刻成書分佈天下使照然知原情重輕以為言官論劾銓司議處之據報可

原任北鎮撫司理刑指揮僉事吳孟明疏陳執法被誣始末旨令查明議覆

旌表直隸烈婦李氏

原任禮部侍郎李標疏辭綸扉寵命溫旨不允

陞禮部郎中孫際可為江西右參政江西按察使陸之祺

為福建按察使加河南按察使蔣士忠右布政使仍管按察司事

薊遼揔督張鳳翼免

熹宗皇帝神主祔廟遣駙馬侯拱宸行禮

贈故福建巡撫陳子貞兵部右侍郎廣東布政林紹明太常寺卿

癸未吏科給事中劉漢儒疏劾太僕寺卿王継曾察處被覬覦致京卿媚奸通内明明有據為俞咨皐護身遂使海寇一案莫可窮究桒拜百萬生靈曾不敵咨皐千金之入可靦顔于朝紳之列照原任吏部郎中例轉湖廣叅政湯

景明初任肅寧知縣再調河間窺魏忠賢逆焰方張遂側身門下未幾以陪推司官用矣可從寬與夫、我國家金吾之官任至重而体統最尊、自逆璫用事則錦衣之堂、半為厮養之竄翻至盈千盈百其糜金錢而濫名器、莫此為甚、已奉旨澄汰、第聞有暗布機關思為傍撓者非仗天威再為申飭、恐成南陽之不可問也欽頒軍賞、昭皇仁之浩蕩、誠異數也、昌平欽賞四萬餘兩照每名二兩應有兵二萬餘名、往年尚有七八千名、今漸耗其過半、聞舊閣臣梁夢環栗動銅銀三萬兩為忠賢修祠、今即以賞銀抵補將使朝廷德意徒為奸徒償債耶旨令王繼曾、湯景明分別議

處、錦衣冗員盡行清汰、昌平重鎮見兵耗至數千、着巡關御史及昌平道臣細加查核來說、

南京兵科給事中錢允鯨疏糾樞臣閻鳴泰為臺臣甯光先所疏糾、方以中樞認罪、又復以巡關膺命如曰恢復大計、邊塞情形、則何任事之始無一疏陳、而邊信為碩畫指為成案也、媚疏六陳、媚祠七建、金像冕旒、嵩呼禮拜而鎮瑞配享、尤為獨奇、及忠賢從三藩謁陵、鳴泰與劉詔拜迎執臣僕禮、士氣盡喪、白髮皓齒、不宜立于皇極、又可立于巖關乎、夫惟無瑕而可以治人、鳴泰亦何面目提率六軍號令諸將乎、報聞

陞陝西關內道參政孟楠為本省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陳龍光為江西左布政使吏部考功司主事胡推為文選司主事原任薊鎮副捴兵倪寵為五軍營副將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屢疏乞歸俱允之仍加鳳來太傅廕一子尚寶司丞遣行人護歸賜馳驛加賜路費銀一百兩彩緞四表裡紵絲坐蟒一襲瑞圖加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歸賜馳驛路費減五之一餘同仍月給廩米五石輿夫八名以稱始終隆眷至意

甲申督餉部院黃運泰免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疏糾職方司郎中王圣三武選司員

外王新民織跡種種、淆亂樞政、應加處分從之

給張倫祭一壇并造墳安葬

兵部尚書閔鳴泰免

巡倉御史李遵以倉差新復、疏陳二弊四宜、一曰截留之弊、一曰逃欠之弊、一曰河道宜清、遇有淺阻、河官親詣河干、督同閘官先期挑濬一曰剝沒宜稽、在內地不許輕給印照、在海運不許輕委雜流、方可稽查實數、一曰起剝宜嚴、一曰餘米宜清、俱從之

乙酉考選新授南兵部主事別如綸疏陳團練鄉兵之法、下部酌覆、

山東道御史高捷疏劾工部主事楊惟和袁熾昌居副憲少卿加銜陝西新督臣史永安王之采以建祠互相推諉詞臣吳孔嘉偕黃山獻諛流毒鄉井章下所司

贈卹死事諸臣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原任應天巡撫周起元兵部右侍郎原任吏部員外周順昌太常寺卿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右都御史原任江西道御史吳裕中太僕寺卿原任工部郎中萬燝光祿寺卿原任福建道御史周宗建原任山東道御史黃尊素原任福建道御史李應昇原任四川道御史夏之令俱太僕寺卿原任翰林院諭德繆昌期詹事府正

詹事、仍各廕子國子生、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右副都御史、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太常寺卿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原任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俱太僕寺卿、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原任陝西副使顧大章俱太僕寺少卿、原任吏部郎中蘇繼歐大常寺卿、原任翰林院檢討丁乾學翰林院侍讀學士、原任後府經歷張汶復其原官仍贈刑部員外

洪如鍾改光祿寺卿陞原任陝西按察使張爾基為浙江右布政使原任浙江參議胡良機為廣東副使　參政肅象烈為貴州按察使陝西副使劉四端為山西右參

改

予故平江伯陳啓嗣母吳氏祭五壇并造墳安葬故　天府尹鄭壁祭一壇減半造墳副都御史詹應鵬父母祭一壇

刑部侍郎費兆元卒于位

丙戌先是河南巡撫郭增光以毛帥欲撤内地之兵户部擬將中州養兵之費移餉海外而磁曹有聽調之旨增光請仍留祼項觧部者以為治兵之費因言中州通省抽扣裁扣優免屯粮等項銀實止十一萬三千六百有奇天啓五年五月內户部咨將前銀扣觧四萬兩以統充遼餉其餘

七萬三千六百餘兩仍聽中州練兵設防之用是户部之所望于中州者止四萬之數也及該部題覆毛帥之疏始欲盡撤中州之兵而臣不得不具疏籲懇然所欲存者亦止在七萬之數而并及其原咨之四萬者蓋因正當秣馬繕兵以候征調之時其安家行粮衣裝器械無可指手故并欲留此以應目前之急看中州之兵不調臣自當暫留解補以足原咨四萬之數查得加派毛粮銀二萬二千二十四兩八錢五分優免仍徵銀一萬九千五十九兩四錢七分二項共四萬一千八十四兩三錢二分徑令布政司每年總解户部其抽扣裁扣二項銀七萬二千餘兩除甬

每年解部一萬外仍照前存留為中州之餉至是戶部覆照原議從之

新換南吏部主事臧照如疏言逆璫濡綱宜懲邪論羅織宜豁卿典部覆宜逮三事楊漣等慘死幾二十命雖艶許顯純手殺顯純特行刑劊子耳追考當年有參疏而後有逮問此輩皆逢迎主謀之人顧可置不問乎職等逮化張文郁等削奪加銜然自天啓四年至七年躋尊顯者幾人職卿貳者幾人獨可置不問乎楊漣左光斗已受參璫之慘禍復誣通內之職名可逐據揑誣為成案乎請復諸疏舌敝穎秃仰奉明旨亦既諭候諭逮矣乃積日累月題覆

無期其于維風勵世之義云何若魏大中子生員魏斈洢因父逮追隨、慘苦萬狀、比父死竟一慟而絕、高攀龍誣陷投水、逆璫尤加苛絕、伊子高世儒復以父故擬徒、父既蒙優卹、又可累其子奉旨言照如擬拾旁置、意在起釁不准、河南道御史李應薦再疏糾惡監劉文耀胡良輔逆侍魏忠賢權勢藉旨搜括、歛課百萬、查工料起解底簿止一次解到三十一萬、其餘七八十萬竟屬烏有、當此國用空虛之日乞將二監亟下法司會同部科閹臣先令二疏一百一十萬之數、果否解官有據、但有侵匿、即行嚴追、其擅取汪承爵二萬餘兩一并追還、仍治以應得重罪、旨令將內

承運庫收過數目與部科底簿查對具覆

河南道御史范復粹上言諸臣每懷東顧之憂因有移鎮之請臣謂兵餉宜核移鎮宜酌誠熟計之毛文龍何難移哉但數萬生靈誰非赤子無處安插必各據一島散而為寇豈直登萊受禍即叔朝鮮而生日本之心東憂方大也臣每念東事知守蓋套之議無煩再計然守蓋套必先守南北汛口宜將文龍島兵分一半于其子承祿以守汛口以成南衞遏敵之勢仍令文龍駐于皮島以給東江牽制之名度文龍父子必不秦越視而水火構也袁崇煥全城拒敵誰不功之而尚寶司卿董懋中謂逐兕虎之語多狂

謬悞皇上之封疆阻遏才之効用、懋中之罪大矣、旨令分兵屯守汛口該部作速議覆董懋中回籍閒住懋中先糾崇煥議欵之非、為科臣張承詔所駁、至是復捽復糾之

原任遼東贊畫副總兵茅元儀進所輯武備志、其書列為五綱、分為三百四十卷命留覽

陞陝西関内道白貽清為本省副使

大學士張瑞圖疏辭加恩允辭太保職銜餘衹受

從兵科許可徵疏言澄汰錦衣冒濫官旗

四川石泉縣青岡堡住民杜甫家豬產一物類象、鼻長一寸五分鼻下一目甚大、身無毛皮肉皆白、巡按御史何廷

樞疏聞

丁亥戶科給事中段國璋以榆關缺餉至六十餘萬及各州縣召買銀三十餘萬軍士枵腹可慮、求急發帑金以濟燃眉、帝令候旨行

遼東巡撫畢自肅疏舉危疆人地相宜之人請以參將管副將事何可綱管標下中軍事務舊旗鼓王良臣近任車營旗鼓、副將劉永昌令推陞山西北路副將宜改前屯副將、而以西將官維賢補其缺、前寧前道中軍王家楫宜補車營俱從之、

御史王業浩掌河南道事

御史卓邁劾罷

大學士李國𣚴再疏乞歸優旨不允

給還原任大學士沈鯉等誥命

戊子帝御皇極殿百官進呈光宗實錄

太僕寺卿郭興治少卿王繼曾俱免

加甘州副將陳洪範爲都督同知　丘磊爲參將

大學士施鳳來疏辭加恩允辭太傅餘着祇受

廕故翰林院檢討丁乾學子國子生

陞大理府知府蘇萬傑爲陝西副使懷慶府知府石維岳

爲湖廣副使原任參政周邦基爲浙江按察使

乙丑皇后千秋節免命婦朝賀

兵部尚書閻鳴泰疏言自有東事以來、撫西一節良爲今日第一着而亟用撫西之人、猶爲今日第一義其人爲誰則舊薊遼總督王象乾是也臣與象乾前後共事幾二十載、其撫款作用、目擊最真天啓二年廣寧陷後、象乾以中樞自請行邊、至關則重門晝扃誰敢有踰墻限而窺左足者象乾乃率撫夷諸將王牧民朱梅張定黃應節等出關至八里舖呼撫之中軍賈英恰等面賞慰之、責以大義動以良心恰等踴躍從命、以及抽扣兒哈喇慎諸部靡不奉令惟謹、皆願鑽刀說誓欲爲同讐者彼時雖未能杖功而

西部合成一家臣因得同袁崇煥從舊經臣王在晉舊輔臣孫承宗後出關料理、由前屯而寧遠、而覺華、以首山為限、收復二百餘里舊疆、固兩臣恢展之功、實象乾草創之力也、自象乾以聞憂囬籍、遂以撫賞諸務分委薊遼撫臣今撫賞之費不減于前而撫賞之効頓異于昔臣從象乾撫時、見諸部伏地叩首、抱膝盤旋、其親愛戀慕之狀真不啻赤子之依慈母、然今象乾壽雖逾八臣嘗使人覘之善飯善馳矍鑠如故、或天祚社稷留茲元老以收此未完之局、總督事繁或恐不勝其任如以象乾獨司撫事必能勝任而愉快矣、唯亟勅廷臣酌議施行從之、

新授南京兵武選司主事劉如綸奏言聖人御宇霾霧全消乃是非未定之閒、急宜商確者則三朝要典是也夫要典中所指為奸邪而斥逐誅竄者孰非今日之濟濟在位與諄諄啓事之人、孰非皇上許卹許謚、許為理學節義之人可仍執要典為信史、使有參差之是非乎如言挺擊之近宮似懷逆志、言進紅丸之不慎不應賞奸言移宮之當速、慮有他虞、語氣未必無少激、而史臣必反詈為奸邪其于參駁者、除本係賢者外、亦有本來不肖之人如劉志選等同聲狂吠、乃字字奉為蓍蔡、直使效忠君父者竟抱不白之冤、曲全慈孝者亦為不肖同聲所累、而留不決之

疑于萬世乎許顯純當日承魏璫意指橫鞫楊左諸人非法嚴煉絕非簡孚之語俱載在要典尚可以其爰書傳為確論不亦剖裁乎劉志選梁夢環邪媚愚璫動搖中宮神人共憤志選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輩為元惡大憝尚可存其疏為正議乎崔呈秀籍家戮尸晚然發其奸矣而要典結尾一篇則崔疏也此疏尚可存之而與煌煌天語相背乎皇上若不以臣言為非下之九卿科道宣付史館博採群議令各註要典內之議論孰是孰非集此衆論以攬天下之公議議論自下是非自定起廢郵謚諸大典歸于一是而已決未決之大獄引于正律與旨以其生事妄言

不聽、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王在晉言、自亮璫煽虐、屠人于市、肝腦塗地、流血成渠、衣冠之禍極矣、臣為法官、体皇上好生之德、不敢為繁苛以傷元元之命、夫律設大法、如其法而止、獄貴得情、如其情而止、年來枉死詔獄者、宜加贈卹、以慰去魂、其有忠讜掛奸原疏具在者、仍加錄廕、追贓未完者、悉行停止、宗族親党波累者、亟行寬釋、家口不能存活者、沒官貲產量為存恤、遣戍他方者、撫按查明請釋、人亡子幼者、復其家、庶東海之冤、尚可恳于白骨、而梧丘之鬼、不飲恨于黃泉矣、俱如議行、

山西巡撫耿如杞陛辭言三事、一清奸宜乇、凢依附逆璫者、其為奸党不問可知、顧其間亦有區別、謀逆者服上刑、教人者次之、騙官者又次之、建祠頌德諸人、名為避禍、實是貪官、而從逆之誅、似宜少恕、況誅之不可勝誅乎、一起廢宜平、削奪諸臣、情節不一、起廢之法、謂宜以中直不倚者為最、次莫如顯受逆璫摧折者、如景文、謝陞二臣、皆為文選郎、始不附門戶、終不附逆璫、一十日而去、一二十日而去、景文逆璫怵之以嚴責、餌之以上卿、竟拂衣不顧、二臣尚未終棄、並庸之以示風勵、一議獄宜平、刑部究獄十之七、廠衛究獄十之十、薛貞語呈秀曰、我終不忍負尚公、

萬國相屢呈稿而不用可謂有人心乎臣不敢言其入者請言其出者胡士容李柱明、方震孺惠世揚、皆宜酙酌情法以沛皇仁者也旨是之、范景文謝陞并令酌用餘下所司。

大學士李國𣚴疏言首揆非躐進之官微臣有當斥之實再疏請罷旨曰卿忠誠洞達允愜元揆度品既宜論咨亦當機衡重務朕今悉以委卿已有旨慰留何得復申前請

吏部左侍郎許宗孔罷

陞　　道御史李思啓為太僕寺卿管東路少卿事原任山西右叅政王維謨為貴州右叅政原任叅議夏啓昌為

廣東叅政原任叅政侯恂爲陜西叅政

臨洮軍以缺餉鼓譟陜西巡撫胡廷宴以聞旨令將倡亂胡丞海等依律究罪白兆慶唆軍挑衆下甘肅巡按問

庚寅平遼總兵毛文龍言昔遼瀋驕隋臣以偏裨提兵而東一鼓而叛逆就擒乙戰而強敵剉鋭借棲豺虎蛟螭之窟鮮衣推食納叛招降無兵而有兵何難以遼而復遼使朝廷早能信臣粮餉器械一如関寧之湊手遼已早復矣柰何疑信相參忌嫉百出一似嘗試羈縻而粮餉終吝慨發是以臣之牽制敵人者而牽制臣封疆之重幾何不誤耶去年兩使臣還朝使道詳聞一號倫極海外情形矣而

拮据如故，比今年內臣出鎮，乃始允百萬額餉之請，而又必待來年。臣七年拮据，心血業已瀝盡，且師老財匱，年久愈難復振，臣猶草木之微，何足為國家輕重，但恐臣在無益于封疆，臣死未必不足為神京慮也。帝曰：該鎮勞苦海外，朕甚念之，今內地糧餉俱已陸續發解，况海天寒凋，豈易一頓而止，但當嚴禁運官侵漁，務令飢軍果腹，至于兵額幾何、月餉幾何，該鎮還具數開報，以待進取。

陞山東右布政使王道行為左布政使

吏部驗封司主事邵捷春為考功司主事

吏部言本部職掌司務九年考滿，方陞各部員外，蓋以從

九品陞從五品相懸八級也今各部司務未及三年即呈乞陞轉殊非銓政舊規自後必歷俸五年之上陞員外三年之上陞主事庶銓政有畫一之規旨是之

崇禎長編卷之八

崇禎元年夏四月

壬辰朔帝親祀太廟

禮部祠祭司主事劉若宰疏劾故輔魏廣微、惡窮罄竹罪寔滔天、致令先帝有桓靈之虛名、忠賢成十常侍之慘毒、天下被白馬清流之顯禍、陳九疇、張訥智鋌、為廣微鷹犬而遂其惡、故廣微之罪、不甚遜璫、而九疇之罪、豈減彪虎乎、旨以廣微身故免議、陳九疇等分別論、復以疏中擬先帝為桓靈非体戒之、

大學士李國𣚴上言臣等連日接皇上發下各邊章奏、皆

為軍士缺餉自宣太迄陝西、延綏、寧夏雖不同地而告飢適奏同時、夫宣大逼隣巢穴、目今插部擁衆窺邊謀犯孔棘、而延綏以荒漠境瘠之區、當旅部蠢蠢思動之候、此何等危急、又如關寧一帶、既防東復備西、近日臺頭軍鼓譟、寔以餉額不敷、而天津運價十數萬兩、至今毫無措辦、亦可嘆矣、從來軍之苦什于百姓、而邊軍之苦又什于內軍、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各軍月糧行糧既無可支給、勢必展轉稱貸、至于賣妻子鬻衣甲以償、坐使銳氣耗于庚呼、雄心銷于枵腹。甚乃咆哮扶索、國家安得若輩而用之、頃民間膏髓竭矣、外解不前、太倉如洗、計臣焦心萬狀、不能

作無米之炊即天語春溫亦難以空言填人之腹多謂此時非皇上慨發內帑不可且日責臣等代為籲請臣等稔知內帑空虛何敢輕狥計臣與邊臣之意第再三思維祖宗所為撙節積蓄以遺聖子神孫者亦欲淂安邊禦侮之實用耳憶皇祖先帝朝亦曾因廷臣之請發帑濟邊至今傳為盛事皇上仁明神武凡各邊章奏朝入夕發其于疆事備極留神斷無有呼不應之理即如今日地方督撫等官建章累牘其為飢軍請命良非得已畧計各邊多則百萬數少則亦須四五十萬數或豊或約總由聖裁皇上天也天欲雨露則雨露矣雨露一霑則無處不霑矣今日但

得我皇上有俞發帑金之明旨將見天膏浩蕩窮寒生春王居一渙神氣自張雖逆狡何所肆其憑凌哉旨允發五十萬

中府右都督張國紀請誅傾陷中宮逆党孫進孝宋鏸成幵懇補加爵級以光大典

日講官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劾罷

新餉庫主事薛邦瑞頌先臣薛蕙忠節准照原贈官以候褒旌

命肅朝儀

原任廣寧游擊張抱赤進要畧兵書二種留覽

癸巳策試貢士曹勳等三百五十人、賜劉若宰管紹寧同

瑞徵及第出身有差

原任大學士錢龍錫疏謝復官報聞

起補原任御史周維持為陝西道御史池州兵備副使王

公弼蘇松兵備按察使張孝各加左布政使仍管道事

諭禮部祷雨

岷王薨

甲午督餉直省御史劉重慶言自有遼鎮即有遼糧、歲計

京運等項舊餉蓋七十二萬餘兩此正項也、後以征調雲

集、始增新餉、遂將舊餉置于無何有之鄉、雖經前餉臣力

爭之而部臣承認每歲舊庫幇支銀四十五萬兩有奇不思此項銀兩原係正額非干幇支以舊額之正餉改幇支之異名大非其旨之正矣然使全餉捴屬于遼每歲尚可支發幇支或得稍緩邇者黔蜀用兵已劃五省不復入新餉矣今歲則又將山東一省屬諸海外入額日蹙兵數日增捉襟肘露究將柰何昨部臣不得已具疏借帑蒙皇上慨允另行搜括救此目前之急仍祈勅部將遼鎮原設舊餉立刻清查復歸遼餉而得更以幇支為名至于稽核兵馬清查耗蠹尤目前急着細閱本年預計疏關外官兵以八萬為額關內兵丁以六萬為額查送營冊寥寥無幾即

如內鎮標兵一項、雖云清汰、而月餉未減、一歲之中、但聞增餉而始增兵、不聞汰兵而並汰餉、民膏有盡、漏卮無窮萬非計之得也、下戶兵二部議覆、

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言、舊輔韓爌、皇上俞詞臣陳盟之請優賜存問、臣以為存問者、朝廷優老之特典也、爌困衡雖久、精力方強、與其使優游綠野、徒荷恩光、孰若伏象軸黃扉、展究大用、或疑閣員見有三臣、新輔並將趨召、爌出未免嫌于相軋、臣謂不然、昔楊廷和再相時、梁儲先貴而長、反讓居下、時論高之、茲諸臣濟濟、更得爌、則如裘有領、如車有輗、謀斷兼資、和衷匡弼、諒諸臣之所共快、皇上既重

金甌之卜、再舉纏帶之徵、千古明良之盛在此一舉矣、着候旨

復逆璫削奪尚書、周嘉謨、崔景榮、李騰芳、喬允升、徐兆魁、高第、徐大化、侍郎、孫居相、王國禎、吳用先、薛經邦、扶克儉、沈演、南居益、董應舉、都御史曹于汴、申用懋、孫鼎相、魏雲中、亓詩教、楊鶴、通政使、馬從龍、左右通政、王孟震、涂一榛、大理寺少卿、吳之皡、寺丞、張廷拱、太常寺少卿、甄淑、麻僖、曹汝詔、姜志禮、太僕寺卿、潘文、韓策、少卿孫之益、馮夢禎、歐陽調律、孟習禮、南太僕寺卿、汪先岸、光祿寺卿、曾少卿卓、錢春、少卿、王國瑚、史記事、張光房、寺丞吳爾成、李炳恭

趙昌運尚寶司少卿陳以聞尭鳳翼陸師贊司丞吳履稍都給事中劉弘化御史劉之待江秉謙李喬崙樊尚燝李日宣房可壯鄭宗周荆養喬吏部郎中唐暉主事劉行義王任杰戶部主事惠承芳李孔度禮部郎中張萬敬兵部主事沈正宗賤然刑部主事彭叅李瓚員外郎李淑問主事為士渠瞿師僱工部郎中張醇儒周鳳岐葉憲祖員外宣繼良潘達何顯宗主事劉鱗長王元翰布政使李守俊叅政霍鎮芳張國紳副使曹學佺余思明陳鑣賀仲軾知府揭所蘊姜玉菓王尭民祝萬齡石萬程等九十二人官補給誥命品望年力可用者仍令酌起

陞李邦華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支從二品俸總理河道提督軍務丁啓濬王尊德爲刑部左右侍郎

袁崇煥起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鎮行邊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移駐關門兼命該省官司敦促上道喻安性起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樂佳

王在晉仍以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黃克纘仍以太子太師起南吏部尚書薛三省爲南禮部尚書杜士全爲南工部尚書郭鞏改兵部左侍郎唐世濟起兵部左侍郎管右

侍郎事

陞王業遠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鳳翔為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崔爾進為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遼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呂圖南為南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糧儲楊嗣修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地方贊理軍務

考選浙江縉雲縣知縣王懋銘上鄉約保甲條款書命留
覽

乙未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劉

向高卒、

丁酉命正一真人張顯庸禱雨

諭六科將建立生祠并稱頌魏忠賢紅本俱封進御覽

戊戌罪犯張凌雲遣人私賄太僕寺卿郭興言之子其子誘執之興言具疏以聞令法司拿解凌雲及行賄人正罪

江西道御史葉成章言稽會典祖宗原有召商之法但曰商、則本貿遷之人、非受廛而鬻廢者也曰召商則自有招徠鼓舞之術、非勢逼而威脇者也法行既久、漸失其初審編徧于市民抑勒甚于刑驅是豈立法之初意哉、今日之變通、惟稽祖宗朝召商之法而善用之耳、人情趨利有如

流水、惟是大官之供應既屬苦煩、而一二經手之厥後、多所染指、有如價欵減、債欵倍、交納之際、鋪墊多費、而錢粮之給發又未必及時、一後三年之內、賠費傾家者衆矣、此無論居民稟不相習者苦之、即行户本商誰不聞風逃竄乎、誠能杜其侵漁、禁其婪索、歲額應給之銀與應納之柴炭、如其正數而出之、亦如其正數而收之、有多斛於額外者、置之法、又春秋兩季、預給時價若干、詳究之日、照數補給、有尅落短少後時不發者置之法、使大內之轉輸、一如閶左之貿易、商人有不熙熙然來者哉、不特此也、濫而不節者、胥破之端也、積而無用者朽蠹之物也、皇上誠召惜

薪司而問之比、歲供一十八廠者果盡輸入大內無乾沒者乎、既盡輸之而陳陳相因、果無盾越無虧餘者乎、清其耗蠹歲可省十之一二、核其虛冒歲可省十之二三、度其所省者以卹其歲之所輸、則于每人量裁少許以示優卹窮商之意、使其所領之價充然有餘、未有不樂為用者也、下該部酌議、

御史劉徽莊讓俱免

乙亥先是巡按河南御史鮑奇謨自辨建祠疏、奉有守正不阿之旨、票擬者為大學士來宗道、御史甯光先劾之、宗道具疏引罪、不問、又言張素養以宣大巡按建祠、不數月

而加至副都御史、今日諸臣方且辭銜、素餐即不澄汰何至又以副都督通政也、旨下所司查究、

遼東巡撫標下叅謀都司僉書胡以寧疏陳八事一曰先定廟謨以握勝算、二曰申飭四裔以修文德、請遣使告以德意、三曰營田制以圖戰守、四曰因地生財以免遼餉、請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五曰議贖罪以為軍需、六曰嚴查額軍以足兵數、七曰善制降衆以安人心、八曰興師問罪以彰天討、旨以瀆陳不報、

刑部尚書王在晉辭中樞新命不允

庚子署吏科事右給事中虞廷陛陳考選四事破情面抑

奔競、撤方隅、息紛囂是之

狀元劉若宰率諸進士上表謝恩

遼東巡撫畢自嚴請發餉二十萬為買馬買車之用又催班軍及撫漢之賞旨令確議速發

河南道御史范復粹言考選大典、遴選宜精、考選之卷細加批閱、仍封進御覽、從之、

江西巡撫楊邦憲湖廣巡撫姚宗文俱勅罷

阮大鋮陞光祿寺卿

禮部侍郎羅喻義充日講官

原任兵部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跡、辭司農之命不允

廢知縣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徽吉為單鄲衛正千戶南贛巡撫洪瞻祖山西巡撫牟志夔俱勅免

辛丑帝以嗣登大寶紀元之初遣大臣及近侍官祭祀岳鎮海瀆歷代帝王先師孔子祖陵皇陵孝陵顯陵徐王等王及各藩薨逝親王并追封等王先期致齋一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于皇極殿包表祝文香帛陳設是日早帝具皮弁服升皇極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鴻臚寺官傳制遣行

孝和皇太后弟新城侯王昇着太后世父登子也太后父鉞無子子昇故嗣侯天啓中為逆璫所陷褫補族人王國

興等下獄論死、華昇爵、且以累擬坟價坐閣臣韓爌受昇賄鬻其僕于獄、至是昇訟寃、刑部會同駙馬都尉宗人府等衙門審其誣、復昇爵、免國興等死、而昇甥子高芝假捏昇姑王氏奏昇冒稱皇親、并下部訊、問之王氏、王氏不承、芝服誣罪、以芝係太后甥子、議親上請、旨不從、仍令議芝罪、壬寅

大清兵千餘騎至大凌河貽書議和不報

遼東巡撫畢自肅疏留前鋒總兵官朱梅原任從之

南贛流賊奪天王僞號永興元年、率衆攻破安遠縣城、刦庫放囚、知縣沈克封逃、巡撫洪勝祖以聞

廕故福建巡撫都御史陳子貞孫陳以達為國子生

贈故貴陽府死難同知楊以成光祿寺卿仍廕孫琛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欽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等鈔錠

准代王鼒渭歲支祿米六千石故事親王由郡王進封者只支郡王之祿代王父康王由新寧王進封已從復給故准王如其所支後不為例

癸卯福建丁卯科舉人陳昇閩縣知縣戴民衛所渴士也閩邑士民言其濫舉辱民衛而譟之巡按趙蔭昌劾民衛并及昇下禮部覆試禮臣孟紹虞云其文有疵工科給事

中潘士闓為晁疏辨、請准晁會試、下禮部看議

四川道御史吳煥言崔文昇為逆璫第一腹心故特遣之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昇凌轢撫按剝軍虐民幾激大變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招權納賄生殺斥陟俱出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為元輔比其罪在李寔劉若愚之上速應速問正法乃若十孩兒中之曹欽程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崔呈秀之幕傷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潘士闓力擊除之臨出都門辭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斷遂慟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決當提問追贓以償三臣之命得旨文昇降淨軍發南京閒房

居住旨欽程所司看議

河南巡撫郭增光免

陞廣西副使夏時亨為河南參政

延綏巡撫岳和聲言九邊部落雖繁而插漢三十六家俺答與吉囊兄弟兩部為最強此三枝皆元後也虎憨之高祖打來孫原駐牧于宣漢正北地名客列木母嘉靖間懼為俺答所併打來孫同子土蠻大成等移巢于遼杈福餘襆部以犯薊而後部落漸盛土蠻生卜彥卜彥生虎敦兎原與俺答吉囊皆同姓前因弱而讓地今漸強矣窺卜石兎之散弱而爭賞必當執故巢為說兩家紛呶當如民間

同姓爭產之案駁之庶易結局不緊其肯綮而好言以示弱惡言以挑釁或以佐鬪而兵連不休兩家一有失利利在揮則彼貺新地而移故巢達藩益薄利在宣遼兩部則彼扶西忿而結東賩遼禍益滋何可不亟圖者以臣之計須急差一心計人入虎營諭以如何妄爭順義之賞當錄嘉靖間故巢即因讓地而異分賞于卜攜為有辭無故而欲覔增賞于天朝反為有罪汝當权集各部堅守遼土雖順義之類賞難分而名王之義號可賜中國不難特為爾加恩倘爾撤移巢輕與宣部相仇汝即名為不向外其詿（信）之如此則虎必欣然樂從而遠藩不撤宣兵亦可弭矣又急

差一心計人入卜營諭以虎無故欺爾突來斯救是其
過也或因嘉靖間爾祖奪其故業借以爭賞以爾之理與
勢既不能阻其爭天朝亦難因爾相爭沒其二十餘年向
中國之好音且爾兩家原為同宗爾自爭地爭賞倘有警
救難以偏護不若少分賞之十一以償先年讓地之案今
其安心護遠不得西移則另以義號封之兩家合力而宣
與套可各有寧居不然窺宣不已必漸窺套彼棄其故地
而爾營遂與通虜此萬萬不可者卜亦必欣然樂從而宣
鎮既寧套地亦可得矣如此則不闌兵釁以滋費一也不
失守遠鄙以釀禍二也而名王並建于東中而合力三也

即加賞揀冑而以此賞為彼賞無不經大費四也旨以揀部擁衆臨邊與俺答昔事不同分賞加封兩名王並建果可持否該部科再悉心詳議具覆

甲辰南工部尚書商周祚疏辭南樞新命不允

錦衣衛都指揮同知李嗣勛勅罷

禮部左侍郎羅喻義掌翰林院印

司禮監太監王体乾罷

乙巳陞湖廣參政張天麟為廣東參政提督學政陝西副使陸卿任為福建副使直隸定州知州陳新甲為刑部雲南司員外

王夢尹陞工科右給事中

禮部侍郎黄儒炳卒

豁原任福建道御史周宗建誣坐贓仍給銀五百兩以昭

憫恤

準遼撫兵毛文龍言天妃龍神溫帥著靈東江請賜祠號

下所司

丙午上諭各衙門章奏頗多或一疏而列薦數十人一事

而鋪演千百言龐襍泛漫殊厭觀覽前有旨令奏事官自

撮大要不過百字倣貼黄法粘于牘末以便省覽今後題

奏宜遵前式違者會極門内官不許捧進

登萊巡撫孫國禎陳六事一議修旅順南關旅順乃登萊門戶與皇城島相隔一帆風耳迤北即金復要區路接遼陽第形勢孤懸號稱難守唯南關嶺一綫之路兩邊相距十五里如葫蘆腰腑之則一截之則兩宜于山嶺之上鳩工築墻復建敵臺多傾探以為防衛精選水陸官兵多造沙唬舡隻統以大將佐以參遊宿重兵于此一面訓練一面耕屯不費內地斗粟而又分撥沙唬舡隻彎泊南北汛口關此地沃壤容通蓋套可守可屯陸兵從金復舟師抵蓋套犄角齊會抵海州牛庄此恢復之至計一額定東江兵數定數若干撥糈輸餉其餘盡發各島屯種一通計百

萬餉數登鎮官兵原食餉十三萬三千五百兩有奇又前院題准招募新兵二千名食餉在于裁汰登兵民六萬六千餘兩內二項已近二十萬登非獨防外原以備倭及內地盜此必不能虛內以奉外者也近又准户部剳州造紅河內駕舡工食銀取解一萬八千餘兩津門截運漕糧運價花紅廪餼等項取銀四萬七千餘兩二項又近六萬有奇此皆海外之費不得不速應者也又布政司虛懸銀五萬三千餘兩通共算實該解海外速年所解額餉尚未能取贏而况欵傷誤于百萬乎一添設沿海遊兵遶海一帶延袤數百里迤東折向西南如福山寧海靖海威海六藁

成山及黃河營徐家營處〻皆稱要害查登鎮水陸官兵隸籍僅五千人撥置海上歷落如晨星麗天爲一有警此數百里者一瑕無所不瑕何可不預爲之備請于舊撫臣題裁留汰銀六萬兩除招兵二千名之外盡數留登爲召募之用尚可得兵二千人有奇列爲數營棊布要地一議開各島屯種查海島如劉公養馬礁島長山黑山鼉磯大小欽島南北皇城等處僅有膏腴之壤可以掎鋪宜于各島相度地勢橫挾酌量壤土肥磽招諭一應汰歸遼人分給開墾令其比閭而處合耦而耕有力者聽其自便無力者官貸牛種初年免征次年半征三年全征以安流移之

衆以省輸輓之煩一議改朝鮮貢道嘗稽成化時朝鮮屢被建人邀刦因請改貢道由鴨綠江抵前屯入山海朝議將可之識者謂朝鮮貢道自鴉鶻關出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入山海迂迴三四大鎮蓋有深意存焉若泛鴨綠竟抵前屯路徑直捷恐貽他日之憂竟寢其議今遼左淪沒貢使自鐵山開洋直抵登州順風不過三日程耳較鴨綠抵前屯更為近便前屯至京必由山海猶有榆關鐵壘當關莫開之勢今由登入都平原易地防守在在踈虞比甚不足以彈壓外國令其且畏且懷也計惟有速改貢道由旅順越雙島逾南北汛口直走覺華入芝蔴灣扣關而入

不失祖宗防微杜漸之意下所司確議具覆

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呂純如言舊遼撫袁崇煥吊孝建祠二案即愛崇煥者豈能為之諱而臣持議必欲朝廷用崇煥者只認定不怕死不愛錢與曾經打過十個字耳強敵壓境人方疾呼而望援兵而崇煥乃置母妻于軍中紙上甲兵人人可自命也而實實從矢石鋒及中練其胆氣而伎倆較實此臣所以謂始終可用也今皇上業已用之矣用其長政不必護其短然亦維今明白恕其短異時乃能永用其長不然以護惜為含糊而不公議于朝者必私議于室將崇煥之步欲前而神且却矣言今與新樞臣議處來

說

日講官翰林院檢討李明睿因臺臣王業浩疏糾其丁卯湖廣試錄序文中列内監姓名具疏辨并請歸養不允

大學士張瑞圖告歸因疏言近日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其非恩怨相尋水炭互角秉政之臣無論有所偏袒必默受擊排雖復虚心以俟論定持平以求至當則又甲乙交攻而兩可模稜之謂至與人各有心衆思為政順是不止則漢唐党人宋時議論之禍將與國家循環無有窮也至于邊事則扼腕而談奇策不若矢心而做實着惟皇上勅問邊臣所練習幾何卒所繕治幾何器所修葺幾何堡

令時時奏報而又寬之文法假之歲月邊事庶有靖乎報
聞

南京工部主事金維基陳蘆政六事一曰一事權凡係蘆州事理俱聽臣部清查丈勘內監别衙門不得旁侵一曰禁告訐如假公濟私告密害人者嚴行禁絕一曰正經界查照本部條例先往疆界次論遠近如遠斷爭執照例入官仍行據法定罪一曰重明旨一曰寬民力一曰議久期

吏部文選司郎中張捷芳劾罷以張振秀代之調考功司主事仰從春為文選司主事陞原任山東參政王維章為

陝西按察使廣東參政董進爲山東按察使

陞潘士聞爲工科左給事中蘇兆先爲禮科左給事中劉懋

起補禮科給事中張綖起補江西道御史

御史陳朝輔巡按山東胥光先巡按真定

考選科道官給事中二十六員孔聞禮吏科陳獻策戶科
瞿式耜王猷兵科張國維余昌祚劉斯琜刑科王都工科
萬鵬南戶科劉安行陳贊化裴君錫許蓋陸馮杰盧兆龍
祝世美顧國寶葛應斗張鏡心孟國祚李春旺王家彥張
第元鄧英趙京仕許國宗俱候補御史四十員王道直浙
江道柳成治汪應元李宪江西道史塋馬如蛟福建道吳

王鄒毓祚倪元珙廣西道馮明玠周維新廣東道陳廷謨曹暹河南道戴相鄧起龍山東道趙洪範陝西道黃宗昌徐尚勛山西道高欽舜龔一程梁子璠四川道任贊化貴州道沈希韶南浙江道馮來聘南江西道韓相南福建道倪成章南湖廣道劉養粹南廣東道王之朝南山西道任僎南貴州道姜兆張王相說李嵩張茂梧王應斗劉調羹田時震顧其國高賚明饒京牛冲元俱候補

丁未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在晉疏陳十事一曰審敵情二曰謹西防三曰討款賞四曰嚴邊禁五曰籌國計六曰軫民生七曰慮降衆八曰杜兵端九曰修武俻十曰東默

事旨議覆行

兵科給事中彭祖壽疏糾左都御史曹思誠當逆璫用事首先諛佞凡河間建立生祠皆思誠醵金倡首錦屏頌德或金卮鐫名極巧窮工今吏部尚書房壯麗屢次乞休陰覘廷推伏乞大奮乾斷立疏思誠以為交結近侍之戒思誠隨引疾乞歸允之

禁援例劉委遷授諸員不得着錦繡補服乘四人肩輿及天藍銷金蓋從南御史張善政請也

駙馬都尉鞏永固後府帶俸

戊申大學士李國𣈶等揭帖臣等謬以黙淺待罪綸扉遭

陛聖明靡所補益每思大臣以薦賢為本而集思以衆論為公則當群儁陞庸之時乃耆碩尚淹林麓非所以光新政慶泰來也臣等謹按原任大學士韓爌孫承宗渊學嘉謨純忠亮節功在先朝灼不可掩邇來論薦章滿公車覩此人心所同確是安危所注臣等查得累朝故事輔臣再起代有其人近則首輔葉向高特起田間猶是六七年間事至梁儲之在政府也起楊廷和為首揆而遜居其下播之良史以為美談臣等才操遠不及儲區區薦賢為國之心不敢自後伏乞皇上俯鑒二臣忠說可任特發勅諭遣行人徵取來京以輔政機臣等如岬嶁之依太衡拙工之

準匠石厥可免于窮位蔽賢之譏矣旨令候特勑召用

雲南道御史潘士遴以畿輔早罷赤地聖明痛加修省因言號令之不順議論之多端膏澤之下壅兵事之不戢并薦朱燮元參辛思齊旨下所司酌用勘處

河南道御史羅元賓疏糾大學士李國𣚴貪位喪心由護逆璫旨以首輔立身忠亮朕所鑒知何淂輕詆國𣚴隨具疏辯并乞罷優旨慰留之

已而兵科給事中林正亨疏劾江西巡撫楊邦憲毀周程祠建媚祠大爲名教罪人乃又并濂臺祠驚之且以繩曳濂臺先生像而毀之狂悖喪心即投之四裔猶不足以謝

先賢而平士氣

兵部題東西交急督師有離關候代之意此何時而可無人謹守乎撫臣即把長村而一身須寧錦必不能復顧關門須全其要心督防直候袁崇煥到關方可交劉仍嚴勅督撫鎮道一面分佈兵馬一面堅壁清野以飽困饑大棄器械件件整頓薊密邊鎮一遇警報撫臣即移駐沖要統候明旨申飭施行從之

庚戌兵部覆東江移鎮疏言東江一張未可輕撤但一應兵馬錢糧將領俱應聽登撫統轄其屯田移駐還着督師撫鎮會議確當登撫仍擇風力司道渡海查兵數以定糧

額詔如議行

諭通政司近來章奏陳乞及卹典太濫以後年遠及與會典成例不合者不許一槩封進

張道濬為錦衣衛堂上僉書

太監王永祚提督東廠官旂辦事王文政掌司禮印務文政隨辭免

戶科右給事中王夢尹巡視十庫

太監孫升為李實額究并自請與李永貞對簿下法司并議

濟陽衛指揮卓銘琥請開採言云國家經費原有定額偶

當時詘剩量亦自有權畢鋁欲假變通之名與開採之役更壞鹽法益虧正課生事釀害殊干法紀姑着停俸五個月弁禁以後瑣屑言利者

辛亥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請因登極恩出毛士龍惠世揚高出等于獄從之高出仍再審以候朕裁

大理寺署寺事左少卿劉廷宣言夫遼事之壞于不和也三尺童子能言之也王之臣之與袁崇煥不和袁崇煥之與滿桂不和亦三尺童子能言之也今王之臣以不真不假之督師持且忍且懈之腸胃以臨驕悍骯髒之滿桂封疆之事危乎不危乎請皇上于戎政霍維華樞貳呂純如

欽命一員以尚書行邊以俟袁崇煥之來滿桂亦當即刻召入軍府候別推用另擇一驃勇素著之將往代之下部覆報可

調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金忠為北京內官監太監乾清宮近侍辦事

壬子陞吏部主事胡権為文選司員外

以光宗實錄書成加監修國公惟賢太師廕子國子生捴裁元輔國𣚴加太保兼支尚書俸廕子尚寶司司丞次輔宗道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書進文淵閣大學士景辰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俱廕一子中書舍人

舊輔立極鳳來瑞圖各加太保各廕子中書舍人

大學士李國𣚴再疏乞歸旨慰留之

陝西道御史李炳疏言東事當以戰為主以守佐之撫事當以撫為主以戰恊之因陳戰撫寔着旨是之

癸丑以暑熱命三法司釋輕繫并推審徒以上罪

太僕寺添註少卿楊維垣言舊輔韓爌去國已久而清貞有執之褒忽煥發于明旨此果獨簡于帝心歟胡煥猷之後有廢棄林下者走瀆長安言宜奉蒲州為世尊及某某為文昧晉賢某某為阿難迦葉可救十年受享不盡又有進氣廢氣之說新腔舊曲之說者三案用四黨之說蒲州

爲誰韓爌也世尊者主盟也文殊普賢者羽翼也阿難迦葉者傳衣鉢也較量于進廢新舊之間者正聖諭所言覘風也三案四黨者題目也而結穴以數十年受享者主意也此臣愚之所最不忍讀者古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今贊爌者已章滿公車而不滿爌者獨臣一人豈可一人與通國忤乎倘今日不從衆用爌則失于登耆舊衆心冓冓還必舉于臣之一身矣皇上果用爌而效則臣爲太平之民不異爲清朝之吏不然今日宣麻遣使趨爌入朝而識爌者不去爌終不來徒以臣爲效首功于爌者之資藉而已矣臣之急自投劾願求罷斥者以此帝曰近來諸臣漸

化方鵬共階大通揚維垣即意見偶殊不妨共佐蕩平之治不准辭

甲寅孔閭禮補吏科給事中

王維先陞太僕寺卿管少卿事

王伉起陞通政司右通政

冊禮妃田氏淑妃袁氏遣伯張慶臻劉天錫持節大學士李國播來宗道各行禮

陞原任廣東按察使周光夔為山西按察使禮部主事何應奎塡補吏部驗封司主事知縣提撟塡補稽勳司主事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繼春署院務

南湖廣道御史蔣守藩言南度匱極請還楚賦以餉閞并借漕粮劉関稅借事例銀兩以接濟下戶部速議

乙卯巡視京營給事中李覺斯御史李思啓言捕營會審一事留獄病民莫此為甚夫同堂一訊白皂立分豈不稱快乎第會審之法必俟一月後盡將諸犯類齊呈解四衙門照後定期會審此一月之久那移于仇口之出入者不知凡幾隔于囹圄之幽淹者不知凡幾況會審之時提督儼然並坐于上各総森然環立于旁衆咸所刲因縱負屈亦驚顧顫掉而不能復吐一語臣等雖有心審理亦何從而折異同且於時晷亦有不給也臣愚以為亟宜循復舊

刪隨群隨審俾臣等得從容折獄遂件歸結從之

先是藺賊之據重慶也貴州布政司參議胡平表方以忠州判官在圍城中縋城徒跣走石硅司奏良玉乞兵援成都目把紛罵不肯應平表慷慨號泣不飲食者五日良玉感動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勸措處以餉秦兵一戰而復新都再戰而成都之圍解四川撫按授之監軍兼副總兵職銜平表得以統束易置諸將白市驛之戰俘斬千餘馬廟之戰俘斬萬餘占據兩嶺酣戰一日夜斬首千餘奪據二郎關擒黑蓬頭迫降樊龍復重慶遂寅緣土府水西復集十萬我五路應之四路皆敗總兵楊愈茂死之平表以六

千兵人囊米五升裁衣藏賊無不一當百十萬衆潰敗如掃生擒偽元帥巨賊四十餘人獲其偽印勅偽號錦冊及各縣印五顆救出被擄生靈數萬至是貴州總督張鶴鳴疏請破格假以督師御史之銜凡自大將以下悉聽節制調遣無與地方事賜以尊勅使制兵將可擒逆賊而獻之闕下已而部議覆上音言平表允當優擢但監司帶御史銜不便仍令再議具奏

左軍都督府災

授一甲進士劉若宰為修撰何瑞徵管紹寧為編修

命戎政尚書霍維華行邊着督師事總兵滿桂回府另用

丙辰江西道監察御史袁弘勛言臣疏薦舊輔韓爌奉有特勅召用之旨忽見寺臣楊維垣有疏避賢授劾于述臣意見不勝衆同獨異之嫌寺臣此議正不可不發何也執寺臣之言以衡舊輔出山相業使其蕩平正直變呂鉉而奏雍熙如其不然舊輔亦何辭乎寺臣至寺臣疏中所稱世尊文殊普賢等語出自廢棄走績大駭聽聞而以臣所訪有不止于走績者罷閑遣戍之皆卽如向日汪文言輩都城内外公然潜住踪跡詭秘意欲何爲宜勅五城御史五行緝獲下所司究治從之

大學士來宗道疏辭賓錄加恩不允

吏科給事中玄默疏請暫開添註以濟選法之窮經暫重任當豫儲于平日司馬之堂宜多設數員以待其任并劾閣臣來宗道為宗伯日頌逆旨以添註事下該部酌議宗道新蒙簡命不得輕議宗道隨具疏辯并乞罷帝慰留之河南道御史范復粹言政府之事權與百司異而精神與百司通故大臣慮四方凡各部之執掌人才之進退生民之休戚邊城之利害先朗然于胸中而集思廣益担當票擬不必避嫌怨之名務期法理一一得當以襄皇上平明之治此燮理之第一切務也冢宰任統均揔憲司風紀必有品望者方能澄流品激濁以揚清耳楊漣左光斗周宗建

萬燝受禍不同慘死則一宜録其子入監讀書令天下知
皇上旌忠臣有後此勵世磨鈍之切務也是之
劉安行補工科給事中
命行人卿其昌存問舊輔臣韓爌
命地方官存問通政使林學曾
原任偏沅巡撫都御史李仙品卒
丁巳諭吏部曰舊輔韓爌忠謨直諒淵識宏深勛勣著
方今時事多艱有斯良弼豈可長違禁地茲特從閣臣及
臺省諸臣之請以原官起用入閣特正揆席式資和羹之
仍前部即遣官至家敦請刻期就用副朕側席延佇至意

調吏部考功司主事楊廷詔為文選司主事

戊午朶顏三十六家部落與插漢戰于早落兀素勝之殺獲萬計薊遼督臣張鳳翼以聞

己未江西道試御史郁成治言謚法易名大典間有明旨既昭而該部十年不覆者縱推擬職在詞林而議覆先在禮部豈得借口鄭重稽滯王章若孤臣周宗建等聖恩全卹難死猶光考先臣楊繼盛擊奸而死今古為昭其職不過部郎而謚特予以忠愍列今忠烈如宗建三疏觸奸一死迴瀾可不并一錫謚乎下禮部確議

時首輔李國𣛮次輔來宗道皆以人言先後杜門于是御

史苑復粹言二輔被議引身為二輔計似以一去為便然臣獨責以君臣大義未易借引身為卸担者此時恭逢聖主當大法小廉一德一心勿生聚訟之芽勿啓疑戰之釁朝廷軍國之念冝重而功名富貴之念冝輕兩輔臣回思天語何等責成所不勉力担當借言卸担定非義之所敢出矣帝是之于是二輔相繼並入直

貴州道試御史任贊化疏陳根本之圖六事一曰加派當寛二曰舊逋當蠲三曰官觧當行極言民觧之苦四曰屯田當舉五曰兵數當核六曰將材當儲旨令議覆

廣東道御史周維新疏陳理財經久之計一地粮之本清

一火耗之太重一巧宦之改調一懲貪之未嚴下所司

贈禮部侍郎公鼐為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庚申大學士楊景辰疏辭改定光宗實錄加恩令祇受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請命兵部司官一員專司京營庫藏出入之事凡營中詞訟赴部告理者批行查審從之仍著為令

翰林院侍講倪元璐言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鬨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真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

B15

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亦各有是不可偏非以爲忠佞則皆忠佞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箎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户之見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帝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案于是崔魏而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則尚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

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則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歴沒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燬一矣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摸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制序文為例假窃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録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嗤詈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

具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着其危鄭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能為之加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則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撑持要亦原無濡染而持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着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閣筆一嘆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

士元余煌等偕極調維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删其已甚者書成而獄又起則又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喙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欲沃以湯藥尚復剋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跡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十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鋟存書板盡行焚燬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録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

必執兩端之中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切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乎循于大道矣帝曰這所奏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聽朕獨斷行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言聖德所宜勵一曰明而貴斷一曰聖而貴武一曰博學貴實用帝是之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陳盟言監規久弛撥歷多不依次序上選擇不入監乞嚴加禁諭世臣子弟送監習禮托病曠逸列者寥寥進士題名自壬戌後竟爾廢閣均求申飭補

行從之

大學士李國𣞁疏辭實錄加恩太保允之

蔭故僉都御史左光斗都給事中魏大中等各一子入監讀書

是月延綏巡撫岳和聲再疏言延軍乏餉已越二十七日飢軍有聚衆甲干將領之門者有將合營之馬槩置通衢謂經年不給一豆一芻窮軍何復能為喂養者此居者需餉之危且迫者也延鎮入衛兵馬例該二月啓行三月到薊兩營軍三千五百名馬三千六百六十六匹所需月餉必將舊欠盡行給足而後前發銖錙稍缺戒途無時此

行者需餉之危且迫者也又有迫于此者原發山海三屯降丁數百改發延鎮者已抵鎮有期夫此輩扶老携幼而來斗大一城棲止無所不毛千里耕牧無地惟依餉以為命耳倉庫罄竭何從取給非若此中軍丁可遲至二十七月而不為計口授食者倘饑喙難厭渴馬易驚法不能刑情不能諭譁而為亂勢所必至此又降丁需餉之危且迫尤難以時刻緩者也各鎮地多可耕餉皆民運上着輸將催科易辦而延之民運仰給千里之外十觧一至全仗京運日給糊口欠數既逾百萬忍飢遂越兩年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寧有乘障捍患無寒無暑無早無夜何如辛苦

崇禎長編卷之九

崇禎元年五月

辛酉朔命行人淩義渠宣召新輔臣周道登于家疏辭不允

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言王化貞罪與熊廷弼原無軒輊或欲安頓于東江或為布置于西部或共保釋于朝中以為中脫化貞之地何為法之獨寬縱手至高出胡家棟一逃于遼陽再逃于廣寧今乃欲從末減恐封疆之臣相尋效尤接踵以至也旨以化貞出等已經屢審所糾着一併確議

壬戌兵部尚書王在晉請申御覽册款一總兵必由會推蓋欲廣詢博訪得真才而用之如限資格而登御覽每季止副將三員副總兵六員按册取用一吏足矣于祖宗會推之義何居竊謂總兵之推如次衛及腹裡地方應照九人內酌量推用至如薊遼宣雲衛邊總兵所關極重宜博訪精擇不必拘于九人容臣查五府僉書并廢閑將領擇其可大用者彙册總呈御覽庶不乏干城之選一副參遊都守把等官品秩不同階級互異推用之際間有以大而兼小或小而管大者蓋以人多缺少假此以通其變耳及至履任或以邊功或以恩詔撫按咨請不得不再為加銜

而令其逾時虛月睊睊謗怨之久一至此乎

則品秩愈懸体統不便應將本官擇缺平調應先題明為例以通御覽之滯矣間有督撫題留原官則部推者仍應候補另用各官皆照御覽已經推用矣間有督撫題留原官則部推者仍應候補另用若再登御覽則後者在前前者在後勢必至于積薪此項原係已推之官宜揀選便缺隨時題補不必以御覽為拘一衛官無俸可查惟以薦多登御覽然推用未完而後來者薦多于前將盡用前次則薦者有不平之嘆將挽用後來則御覽有批駁之處臣以為每季造御覽一以薦數為準如後來之多者不妨增入前次之少者不妨刪下惟取薦多者列名各鎮之首以免膠柱鼓瑟之嫌一起用并添註復職

聽降聽調等官未經載入御覽似為未備今後開造御覽容臣部備查起用添註復職等官果可推用應另立項列名造進以備臨時酌用一開造御覽臣部止論俸薦以定名次之先後但所出員缺臨時不一如照一定之名次挨推則東西南北人地不同今後應酌量人地之相宜凡在御覽有名俱係可推之官不必拘泥名次致有後來更調之煩一廢閑各官革任回衛而仍在邊方効用經撫接連章奏薦者必寔見其才之可用而特為推轂也應擇取薦數最多者另立一項載入御覽一武職陞轉以京營為畏途則以居官貧而薦少也若俸深有薦而仍令株守即有

桀侮之才若無用武之地查巡捕營各官原有一年即轉年半兩年即轉之例何獨于京營而悋之今應簡查俸薦最深者另立一項有缺之際與外官兼用報可

山東道御史田唯嘉請籍傳應星之家以濟邊餉從之

命監察御史袁弘勛往山西葉成章宣大周維新浙江袁鯨順天各巡按

陞江西按察使陳儀廣東按察使蕭應坤為廣西左右布政使

吳自勉為鎮西將軍揔兵官鎮守延綏等處地方王承恩為都督　揔兵官鎮守臨洮等處地方楊國棟為都督

僉事總兵官鎮守浙江等處地方

山西道試御史黃宗昌言加銜陞爵諸臣出自魏氏者皆魏氏官非我皇上官也恩與既失猶戴僞器以立于堯舜之朝欲混清流以固位乎乞皇上嚴令投閒庶不至貽玷清班命下所司查核

癸亥貴州道試御史任贊化言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僞君子僞君子爲誰則改頭換面之楊維垣是也究維垣立身本末原與崔呈秀並立登壇其後之擊崔也則見勢之將敗而翻身于局外其寔窮寇之反寓原非出于嫉邪之本念故單擊崔而不擊魏如所云忠賢公忠賢不愛錢

忠賢為國為民此數語已足見肺肝矣于是借擊崔之名立身于風波不到之地陰護邪局不使正人登朝力阻舊輔韓爌之進捏作無稽之妖言不顧舉朝之公議夫韓爌之賢長安兒童走卒悉知之而維垣于萬死一生之餘恐于入井下石欲禁錮其終身且浸〻波及于善類此可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下所司覈議

起補江西道御史陳必謙為南京江西道御史原任副使汪康謠為福建按察司副使原任湖廣副使陳鑣為廣西按察司副使

甲子鴻臚寺左少卿楊爾繩請肅朝儀從之

起陞兵部郎中余大成爲太僕寺少卿管兵部職方司郎中事原任按察使李養質爲河南按察使

廕故大學士陳于陛曾孫陳定國爲國子生

調副總兵王應暉爲山海南路協守副將

原任陝西巡撫　都御史李楨卒

罷霍維華行邊之遣納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之言也繼祖謂維華端面驕容渾身媚骨占風望氣則有餘量敵慮勝則不足天下有生平足跡所未到耳目聞見所未經遽欲登韓范之壇而制敵人之命臣有以知其不能也且皇上亦知維華之本末乎維華狡人也璫熾則借璫以殺人而

已不任其怨璫敗則攻璫以塞責而已反收其名擊揚左者維華也揚左速而陽為救劾四御史一縣令同時削奪者維華也竊主上之聰明恐呼天而泣訴為之請復原官不附王安而附魏忠賢豈王是璫而魏非璫耶且挑忠賢以殺安後遂因以殺安者殺天下之士大夫是誰為作俑乎讓詹稱疾高矣然何以稱疾于先帝危迫之秋毋亦有見機而作者歟甲子之年維華一刑科給事中耳倏而同御倏而侍郎倏而尚書倏而宮保無叙不及有賚必加非東光肅寧呼吸關通而能速化若是傳五虎之中維華寔居其一是固憑行呈秀而領袖孩兒者伏乞立行誅華以

警官邪旨因罷維華行邊仍令督師之臣用心料理不得移鎮其行邊之臣亦不更遣矣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言當神廟初年江陵柄政凡民生國計吏治邊防綜理精明雖事孅刻核元氣微傷而廊廟邊疆皆有精明強固之象則以江陵不狥情面惟責成功故至今談相才者不能不追思之也爾來相業其不肖者固不足論即所稱賢者大都主調停之説模稜兩可絕無主持凡所票擬甲乙交是涇渭不分間有異同又屬偏見換地如此諸司何以奉行綱目何由張舉臣愚謂處今之日論相者當先論相骨論相才而後論相度閣臣李國𣚴雖

登庸于逆璫用事之日亦其遭時不偶然近居政府見其主持調爕儘有可觀且練達老成事到能斷宜留之以待舊輔之來且以驗新輔之脈者輔臣而外首急銓臣銓臣爲用人之樞秉心固貴公虛而尤須有定識定力廣聽明于四達而又未常寄耳目於諸人破畛域于周行而又未常引奸回于捷徑中外會推如王永光中立不偏允稱其任似宜即正銓席以竟其大用而司衆之任如鄭三俊李長庚畢懋良皆其選也其次又莫如急憲臣以臣所聞如原任南總憲曹于汴挺持立行之節有不爭不党之風以肅百僚其庶幾乎至于巖關要地非得真正邊才兼肯寔心

幹事之人鮮克有濟如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八面推才撫津實饒經濟緊朝無不知之近者諸臣虛公推轂業蒙賜環但以河道處之雖非用違其才尚覺才優于用似宜亟改補戎政之缺與樞臣王在晉共協中樞以備關門督師之選而呂純如祁伯裕武之望諳練邊事猷略過人皆可以當中樞戎政之任者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旨俱令確議推用

乙丑陞廣東參政施鵬爲本省按察使起補陸康稷爲吏部稽勳司主事

山東道御史田唯嘉巡按應天

都察院副都御史楊所修免

丙寅削太僕寺添註少卿楊維垣籍禮科給事中李恒懋免官皆廣西道試御史鄧毓祚所劾奏也毓祚先疏有占氣得免轉身得捷之語旨令直指其人乃以維垣告復言李恒茂與李魯生李蕃號曰三李為維垣密友聲勢薰灼故長安為之謠曰官要起問三李今魯生李蕃已劾免恒懋亦乞立賜處分于是二人皆罷

禮科給事中閆可陛戶科給事中汪始亨山東道試御史戴相各疏糾恊理戎政兵部尚書霍惟華為五虎之一崔呈秀為山頭虎維華為雲中虎有薊州當前東光接武之

謠乞加重處旨以已令引退不問

以威著暫免講讀

補　　　官維賢為山海北路副揔兵

賜故大學士方從哲祭九壇加祭四壇造墳安塟如例

丁卯直隸巡按御史李時馨言楊漣死而楚才盡折海內
冤之兵科給事中李魯生序鄉試錄一則曰楚好奇服一
則曰楚璞堅于三則楚風捷于細腰若大有所遺恨于楚
者又云內旨寖其留心邊計又曰小臣呼吸工通帝座噫
魯生所謂通帝座者即通閹自招之確案也至若李蕃之
毒腸隸手與魯生同鄉同年一切予奪大權二奸暗地関

通表裡盤踞凡忠賢之所欲為者魯生無不為之魯生之所欲為者蕃無不為之伏乞亟為褫革明暴其通內害正之罪下所司看明候處

戶部請以各省直衛所錢粮移各省直巡撫查核報部從之

陞司經局洗馬劉鍾英為詹事府少詹事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耿志煒為考功司郎中原任御史張慎言李嵩各起補湖廣道御史給事中虞廷陞為兵科給事中夏時亨加河南左布政使

戊辰戎政尚書霍維華免

体寧縣監生黃士儒捐貲助餉旨令該撫按查收

己巳山東道御史戴相條陳禦海寇六款要地宜防接濟宜絕兵餉宜清保甲宜申私造宜禁鄉兵宜練報可

河南道御史遺進言民間三空四盡之情醫瘡剜肉之狀臣更事鄖陽代庀安插每於簿書之暇躬歷高原下隰之間俯入頹垣側壁之內引其父老詢其疾苦或老稚一家絕食於累日或母子數口裸體於嚴冬或啖樹皮或咽糠覈或以粟粒襍之草根而加派之供必欲盈額追呼之令時且旁擾臣同官李柄任贊化等請將天啓五年逋賦俱從蠲免而司農不肯遽覆得毋以取之錙銖可積之鉅萬

乎不知遠年無涓滴之入而閭閻受剝削之害則何利而不亟蠲也夫蠲一必不可欽之虛賦而結億萬衆感激之民心三年以內之實徵必且歡舞樂輸則賦何患不完乎

帝善之

刑科給事中劉斯琜疏劾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繼春援入臺班即首攻直臣楊漣誓不俱生而公論直漣則遂俛首求和又出揭聲言疏非己意此繼春之善幻也魏忠賢竊國萬燝杖死楊漣就斃之年即繼春得中旨召用之日片時感恩圖報款撰私書以悅璫意遂極詆楊漣之行至以不道無將等語加之且自南京上疏求以其言載之要

與此皇有使之者耶此又繼春之善幻也皇上御極首誅巨憝褒顯善良即陰為逆璫持局而陽以攻璫取名反覆遊移如揚所修揚維垣者公論所不容不能一日安其位繼春深抱兔死狐悲之慟而亦密計薪盡火傳之謀不得已乃糾薦多人市恩植黨曰揚維垣首攻逆璫又曰倪元璐直陳公道夫元璐與維垣一薰一蕕繼春乃欲比而同之乎此又繼春之善幻也又乘通國共讐韓爌之日而揣摩皇上簡在之心遂應响望風謬為不情之推轂以冀得當于君相不知爌將以繼春之言為榮也辱也此愈幻也夫繼春于揚漣則始論之而終又悔之末又極詆之蓋三

變焉今不敢曰璉宜殺又不肯曰璉宜贈宜謚而惟頌高弘啚申救揚遽于後閣作咸之際此不過欲對舉前閣之虛名厚報弘圖之私德而語又同于譽璉也此論一人而四變矣于韓爌則先致怨于其同功之人而後為倭于不衰之薦蓋亦再變焉至其於魏忠賢則一媚而一攻皆自南京上疏是維垣所美為最捷者亦再變于崔呈秀則自蒙其薦舉之恩而首建為戮尸之議亦再變焉極口于不兩立之倪元璐亦再變焉夫奸以似忠為巨而媚以似直為最故堯之四凶能欺乎岳牧而晉之少正卯得冒為聞人今日賈繼春真是也有臣如此而尚與之同立於朝比

肩而事主則臣豈得為忠乎哉伏乞皇上大奮乾斷將繼春立賜褫奪仍付理官俾從魏崔後議罪旨言賈繼春變幻多端着調南京別衙門用

尸科給事中瞿式耜言年來賢奸倒置忠佞紛淆長安不見日久矣天開聖主離照當空彰癉風聲炳爍千古然尚有一二不能盡快輿情者則以在廷諸臣執我見不肯去仄以歸平也請得詳而言之如張差一案主風癲者雖為仰成慈孝之深衷然主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寔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為紀綱者尚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癲二

字抹之乃意寧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戾出囚今既追錄其忠贈卹祭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保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贈卹殊恩并復官而靳之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一案主弑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升李可灼不加顯戮幸矣乃優旨放歸揚揚晝錦而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尚推敲落事不遺餘力么麼可灼遽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事在楊漣左光斗等一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通上

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赤心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貫維春之持論自是移宮後一截處分所以補楊漣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宮一議為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寀孫慎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為重彼失事者罪擬無逃矣乃熊廷弼梟斬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汛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甚且有以化貞發薦牘者又何以服熊廷弼之心且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

知其有無然其意無非羽翼先帝於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于泰山初非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軌之謀也今乃動輙以揚王崔魏爲對案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即贈廕卹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誠被此惡名保無飲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向者阿璫取容藉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如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因罷逐殭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死不戮屍生不褫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

謂不平者六也至于同為首被慘殺之忠臣也乃揚漣左光斗魏大中先後業邀卹典而六臣何以偏遺其半將需論定於何年同為建祠奪情之逆党也乃李養德潘汝禎等削奪業有明章而延撫何以獨寬于法橫遺削抑之盧化鰲李若愚貢修齡等尚聽其浮沉廢籍而神祖朝顯被參處之湯賓尹反謀為之推轂諸如此類均屬未平伏乞皇上詳加鑒察將臣所奏付盾公評更勅廷臣共捐偏倚之心仰佐平明之治旨云忠憤諸臣豈宜久抑封疆失事自有定衡魏廣微已死免究湯賓尹不必起用

允大學士李國𣝕致仕歸先是國𣝕五具疏乞歸皆溫旨

不允至是復上言臣躬逢盛典縱捐七尺寧報分毫無柰臣母今年八十二老矣臣旁無弟昆家鮮壯子肅然旅邸形影相弔乃老人善懷悲思故土見臣病困益用憂煎旦夕促臣遄歸為幸母子相對淚可承眶夫臣之戀慕是知而不敢怨然者君也臣之祇憂風燭而不忍不承命者親也沐浴休明遭際之獨奇者心也展轉床褥悵造物之偏厄者身也近例大臣予告迫者一疏數者二疏即輔臣施鳳來等之歸亦皆以三疏得請乃臣拜疏控者五矣天綸優禮猶未即允臣情切于去輔而加以嶮巇之親臣誼浮于去輔而重以狼狽之身夫遺其親未有能事其君者也

辱及其身未有能正天下者也我皇上博綜載籍並採衆論而臣於今日猶有萬分之一可留與否此亦不待觀而決矣旨允之仍着加太傅廕一子尚寶司丞遣行人護歸加賜路費銀百兩綵緞八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令地方官以時存問月給廩米五石輿夫八名以稱始終隆眷至意

雲南道試御史毛羽健疏糾大僕寺少卿楊維垣把持朝政大罪有八何異彪虎而光祿寺卿阮大鋮牽合附會辱死罵生中途一疏通冥七年力詆左光斗爲戎首強扭汪文言作轉軸止爲重誅建言諸臣既朽之骨以取維垣之

歡心不難指斥皇考皇祖在天之靈以傷陛下之孝思夫盜馬有禁無將戒嚴大鉞通籍十餘年豈其不知屏其故則以山東寧夏兩關府缺出大鉞覬覦垂涎欲越次冒擄以為不痛誣揚左諸人不足以悅時局而傳通題故身未就關疏已叩閽知竭誣詆之力忘犯不道之誅及入都見陛下聖明君子道長羣小氣落自追莫贖乃達人作可憐之色昏夜拜求悔之識又一疏而列周起元易應昌及臣鄉之胡永順石萬程等十數人冀陽附于正人君子之列以陰掩其党邪害良之兇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其孰能欺之也哉伏祈陛下大奮乾斷將二臣立賜斥逐以為犄角

把持者戒旨云阮大鋮中途上疏是何主意該部看議來説

改王永光為吏部尚書仍兼太子太傅李邦華為兵部左侍郎仍支從二品服俸協理京營戎政起陞曹于汴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喬允升為刑部尚書鄭三俊為南京戶部尚書王洽為工部左侍郎武之望為南京刑部左侍郎仍管右侍郎事岳駿聲為通政司通政使仍加從二品服俸陸文獻仍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洪如鍾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楊述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等

處地方

庚午太僕寺少卿徐景濂請用原任副總兵茅元儀于閫薦舊輔臣馮銓又言臣在御史時獨糾劉一燝之惡熊廷弼之奸指孫慎行之邪王安之橫具載三朝要典中帝斥之

時要典擬毀詞臣孫之獬上疏力爭之且哭于閣中言必不可毀戎政尚書霍維華請刪正皆力主不毀之說至是帝乃奮然下諭云朕惟皇祖皇考洎於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實錄自足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於已明之綱常復加揚闡徒滋刻深傅會偏駁不

倫朕無取焉可将皇史宬内原藏一部取出毀之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官所有書板盡毀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襄朕清平之治

陞劉重慶為大理寺左寺丞户部郎中張志芳為山東按察司僉事

起補熊奮渭為兵科都給事中周洪謨為吏科右給事中

御史李應薦罷

遣行人孫徵蘭召大學士韓爌入直

以光宗實錄成賜監修揔裁纂修各官宴命侯梁世勛大學士李標劉鴻訓尚書王在晉劉廷元侍郎王祚遠王家禎馬之騏丁啓濬陪侍

撤撫夷總兵王世忠回府

光祿寺卿阮大鋮罷初大鋮與左光斗同里頗相善天啓四年吏科都給事中缺出大鋮當敘補適在家光斗貽書勸之至京時衆論欲畀魏大中大鋮怒通內得之到任三日乞病去遂與光斗相惡其後左魏之禍人以為有力焉逆璫既敗大鋮起廢上七年合算一疏大為公論所不容至是因御史毛羽健劾乞病歸明年追論削籍入逆案終

帝之世思起用而不可得福王南渡馬士英薦其知兵起兵部侍郎旋晉尚書管戎政兵權樹黨報怨殺人明以亡馬

刑科給事中張國維疏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所修免官原任廣西道御史田景新削奪

貴州道御史任贊化言要典之成起于奸輔魏廣微欲報風憾而逆璫魏忠賢亦欲報二十四罪之劾於見交通言官張訥首出一疏繼之回話始行逮繫及至殺人太多魏廣微張訥及虎彪諸人窮處其案之難結也因而謀之邪党徐紹吉謝啓光畫非常之策凡見殺見廢諸臣各欲留

一罪案以謝天下萬世之口而徐謝兩奸遂挺身而任纂修之事今要典既付之灰燼而首禍諸奸尚未正法人心猶未盡快也伏乞將四奸與虎彪諸人一律處分得旨要典既毀公論自彰魏廣微不必追究徐紹吉謝啟光已自引退張訥聽議御史馬如蛟復糾紹吉訥于是紹吉閒住訥削籍

諭戶兵二部以前發帑金五十萬作何支銷令速查明具覆以南御史劉養粹疏也

辛未

大清貽書遼東撫鎮云自款漢乃寔歸來我差喇嘛去講

款漢乃蠻亦差人去勸講而南朝不講和是願刀兵也刀兵有何益乎前者遼東廣寧受禍已不淺矣今爾畢淵朱等就如前官一樣不知兵道之難以民之脂膏為土苴以三軍之命脉為螻蟻膜不關心爾既願刀兵我四月二十邊兵前去爾可出來迎敵不可似避鷂之雀畏鷹之雞藏頭不出也素門察哈喇屢說與南朝助兵今乃畏我棄其本地西遁其國議那顏已歸我無不道其心事南朝東西受敵天下翹足而待也遼撫畢自肅以聞

兵科給事中陳獻策疏陳五事勤政之宵旰宜鄭舉直之盛典宜速撫按之薦牘宜確嚴閫之將權宜專戍獄之留

良宜拔下所司議行
副都御史管兵科給事中事許可徵免
尚寶司卿管司丞事周宗文疏劾豐城侯李承祚請並建
二公原任叅政鄭士望自矜為崔呈秀特薦而艷稱魏尚
公功德乞加嚴處章下所司
薊鎮撫兵孫祖壽赴援逗遛革任回衛以延綏撫兵楊肇
基代之
陞擢妃父田弘遇為錦衣衛指揮使淑妃父袁佑為錦衣
衛正千戶俱帶俸
壬申刑科給事中余昌祚劾免大同巡撫張翼明南太僕

寺少卿虞德隆職

起補陳贊化為禮科給事中原任揚州府知府顏容暄為太平府知府四川右叅政許士奇為湖廣左叅政

戶科給事中張承詔疏劾侍講孫之獬恭逢皇上冊立兩宮次日正千官拜舞之時突入閣中號泣呼天跳躍搶地裂冠矢死醜態俚談一時切駭之已而知為爭三朝要典以翰苑莊重之官甘如市井伏乞聖明亟賜處分以為人臣大不敬者戒旨免之獬官

戶科給事中黃承昊條陳國計一曰戰守剿撫之局宜計清兵核餉之政宜嚴一曰屯種之舉行宜力一曰鼓鑄之

利病宜講一曰加派之額數宜均一曰織造之錢糧宜問從之

平遠總兵毛文龍請詣闕直剖心迹言臣勢處孤危動遭掣肘功未見其尺寸怨已深于尋丈而皇上知之否中外臣工于兵家奇正之法異地山川之形或未深知故人持一論終非熟着惟臣居遠日久探討獨到無奈地隔天寥筆難代舌而皇上知之否屬國殘破之餘緩急無望一應接濟合于夏秋兩季及時頻給以便轉運其間裒益調劑厥有權宜而皇上知之否其他語多傑驁旨云毛文龍本以義勇簡任東江數年苦心朕所洞鑒人言何足置辯報

閏

平遼撫兵毛文龍疏辭俘解加恩并其子承祿都督僉事職銜允之

浙江道御史王道直糾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免之

癸酉廕原任寧夏巡撫周懋相孫周甹瀚禮部侍郎公鼐男公冏俱國子生

廕故大學士高拱孫高則益原任大學士李國橏弟　國棠俱中書舍人

調廣西按察使賀萬祚于江西起原任副使徐良棟于廣東仍副使

大學士李國㮄辭致仕加恩旨允辭太傅餘令祇受

内官王國興假旨召島帥毛文龍登萊巡撫孫國楨以闌

下獄論死

故大學士李時勑建書院向為田爾耕所占其孫請之給

還

祭漢臣關羽

陝西道御史李炳續糾三大奸仰祈聖明立斷魏廣微心

惟手辣顧秉謙一味阿諛此二輔者一則授忠賢以大阿

使假窃天憲流毒無己一則坐視忠賢之咆哮使衆正屈

死士類含寃且開其不軌之心寖致不可言之變廣微當

以罪魁論辟秉謙當以党奸治罪至若知府劉鐸之獄薛貞實為大司寇使貞能力為昭雪以去就爭之則劉鐸縱不能釋罪亦不至即死而乃依違腆腮致俄頃身首異處其罪直下谷應選張骵乾一等耳伏乞皇上立奪乾斷嚴賜處分帝曰舊輔廣微秉謙不能駁正難云無罪第已故已去不必追求薛貞媚奸殺人姑着冠帶閑住

四川道御史王相說言南贛與閩粵接壤常為盜藪宜積穀練兵預為卹民弭盜計從之

兵部尚書署左侍郎事邵輔忠辭免殿工宮銜

甲戌大學士来宗道引疾求去溫旨留之

以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右少監宋尚志提督正陽等九門永定等七門及皇城四門巡城點軍內官監太監趙本清副之又以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李秀學為司禮監太監守備南京掌管關防兼本印信

陞傅冠為太常寺少卿周士樸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少卿事錢士升為詹事府少詹事管南京翰林院事

大理寺少卿劉廷宣免

原任尚寶司少卿黃正賓言賓昔任中書時于萬曆十九年伏睹皇考冊立未定當軸私揭矛盾中外危疑賓一時忠憤所激首持社稷長君之義觸忌冒陳下獄打問蒙皇

祖寬恩加杖一百放斥為民卧丘者三十二載恭逢皇考登極徵臣得補原官于天啓二年正月見朝尋轉太僕寺寺丞奉差南京三年十二月復命四年陞尚寶司少卿本年三月又奉差南直等處禍因高攀龍叅發崔呈秀贓私呈秀疑賓授意恨賓入骨輙糾同邑汪文言被逮囑令許顯純捏招文言口供誣賓薦引王安門下隨將賓與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懸坐賓贓千兩擬徒改戍發遣大同此賓被冤之情也今幸聖主當陽再覩天日伏乞皇上矜察無辜准還誥命以勵臣忠以全子孝從之

乙亥江西道御史李完號糾河南大梁道叅政周鏘已得

先帝賓天之報而九月十七日張樂為逆祠上棟宜行罷斥旨免銜官

先是山西道御史吳玉疏劾楊維垣而并及趙興邦徐大化阮大鋮并周大成孫之獬諸人及奉旨而獨遺大成不言王再疏糾大成并言閣臣舞文自庇旨令大成閒住大成閣中書也

候補給事中祝世美獻太平十畧內言閣通魏崔二逆造謀以殺忠良者有兇賊許秉彝乞拿送法司與許顯純同正典刑從之

廣西道御史鄒毓祚疏薦朱欽相朱世守熊明遇易應昌

熊德陽樊尚燝鄒維璉令酌用

河南道御史曹暹疏糾大學士來宗道欺天媚賊以呈秀之父等於在天則以呈秀為之子將何以稱之宜亟賜罷斥以正國法不聽

吏部驗封司主事何應鏊調考功司主事稽勳司主事提橋調驗封司主事起補原任浙江道御史房可壯為山西道御史

尚膳監鷹坊司火屋二十三楹旱故也

丙子錦衣衛指揮使張道濬疏救賈繼春楊所修楊維垣旨以其出位妄言奪俸一年

諭禮部以時屆五月正稼禾長植之時連旬亢旱炎燠難堪將稼禾得無致傷而小民終歲將何以為計也爾部便可擇日仍前竭誠祈禱各衙門辦事官都令着實修省勿得視為故事務期甘霖沾足慰朕軫念民瘼至意

大學士楊景辰以預修要典為人言所及求去慰留之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孫葉益蕃疏辭廕工加恩并請卹典

帝降諭曰舊輔向高明德元老曩在政府勛勤功多應得卹典下所司從優具覆

丁丑陞吏部考功司主事鄒捷春為文選司員外起補原任御史方大任為河南道御史補授考選御史劉調羹田

時震為湖廣山西道御史

徽州府歙縣乞恩就放舉人方國弼疏陳孀母章氏苦節下所司旌之

户科給事中瞿式耜言大學士來宗道居宗伯時為罪拒崔呈秀父母疏請越格祭葬奏內在天之靈久已喧傳海內夫大臣有一奏疏不能簡點而反能平章軍國者乎臣又讀邸報見河南按臣鮑奇謨辦祠一疏忽邀守正不阿之旨殊駭聽聞及臺臣寗光先參駁皇上查票擬何人宗道乃自認出其手而止以識見不明衡量不確自掩其非夫閣臣身掌絲綸惟辟威福所從出也而乃至票擬失倫

使煌〻天語不見信於天下罪将焉諉而尚可使之一日居揆席乎至于楊景辰在翰林在禮部三疏媚璫鑿〻有據又見景辰有直陳要典一疏夫要典之副揔裁景辰與焉乃蒙面轉身又欲自附于議燬之公議以為藏身着脚之地小人屢易其頭面君子直見其肺肝矣可使之一日居揆席乎不報

戊寅初帝始御極雖鋭意除奸而邪正猶未盡别舊輔皆與閹黨共事大凡所參劾票擬語多依違至新輔劉鴻訓至始力加屏斥于是楊維垣楊所修賈繼春等皆罷免御史袁弘勛維垣黨也疏劾鴻訓大權在手報復公行酸鴻

訓名鄭鴻訓疏辯云諸臣恭論楊維垣等疏臣同官楊景辰知此等議論頗觸時忌委之於臣臣久在田間并不知此中有大机關祇據諸臣原疏擬票以進以俟聖斷實未敢左瞻右顧也第諸臣自有本末長安自有公論皇上亦自有洞察豈容臣辯若謂臣報復公行臣寅冬入班行旬日遽遭崔魏毒手削奪而楊所修等各疏攻崔魏臣方德之不遑而曰報復耶若夫要典一書海內忠義之士吞聲飲泣久矣臣雖局外亦不敢謂此書為不刊之典但請燬者自有人臣亦未嘗擬美至誣臣以滿載參貂則朝鮮之役自有後來奉差之姜曰廣等可問臣萬死一生之苦竟

未敢向人一吐以沽矯潔之名而乃以曖昧卑污辱臣〻不受也臣受我皇上格外恩遇但知精白此心以報聖明既經臺臣指斥惟席藁待罪以聽皇上處分得旨卿以奸逆摧殘沉淪廢籍特簡揆地懋樹新猷處分揚維垣等原從國家起見輿論允協今國是主持正切倚賴望即入閣贊襄不必另陳

侯補給事中鄧英劾奏御史袁弘勛投拜維垣之門認為義子揮千金賄取御史薦賢破党一疏語〻擁戴維垣隱隱阻抑舊輔韓爌近見臺省諸臣論劾維垣奉旨削奪與援無主遂潑口反噬輒敢以票擬歸咎于輔臣劉鴻訓翻

指揮除逆党餘氣者借口為崔魏報讐夫輔臣介不附邪前年為逆璫所削業褰出都眼瞻光景言之欲泣此誠崔魏所視之如讐者乃反為之報讐乎弘勛近日疏薦茅元儀五千金重賄不脛而馳後奉旨仍加贊畫未獲總兵元儀遂負前約减其二千閧言私宅長安為之齒冷弘勛疏出舉國唾罵自知不理衆口乃交結一無賴錦衣張道濬使之狂吠同聲使弘勛果以正人持正論豈無同志而乃求助于續貂之衛弁哉伏乞皇上立奮乾剛速賜褫革山西巡按另行改差旨以弘勛贓私累〻有據下部院勘明具奏復從英褫其職

山西道監察御史徐尚勳疏糾舊閣臣顧秉謙九大罪逆璫剸刃正人緹騎如雲削奪如雨不見秉謙片言申救反從而下石焉定王朝之楨幹而令先帝有殺正人名一大罪也五等之爵以待軍功祖制昭然璫即垂涎秉謙何不以去就爭褻帶礪之鉅典而令先帝有壞祖制名二大罪也禮義廉耻國之四維秉謙蒙面喪心自呼白鬚兒已復出其子為孫壞廉恥裂國維三大罪也揄揚盛美每從明旨拈出問誰呼殿臣問誰稱元勳問誰洋洋纚纚極力形摹辱絲綸而損國體四大罪也逆璫睥睨神器羽翼漸成所慮者邊兵躡其後耳內臣分鎮璫之心路人知之秉謙

担何爵五何朝一官爭之不得即應萬死爭之乃恬然擬諭送朝廷之兵權助成不軌五大罪也考館所以羅才秉謙賄賂公行有以金磚進者有以珠寶進者而且陞吏部有價陞巡撫有價官方安得不壞罷賂安得不章也賣官爵以實私家六大罪也舊銓臣李白春一清徹底先帝自優以銓席秉謙乃借為私恩索千金不應被削奪以去矯先帝之詔旨以行報復七大罪也秉謙居揆件件養虎事事教猱迨天下日見孤危乃始抽身以歸騙盡國家之富貴復漠然秦越之視八大罪也秉謙居鄉豪横魚肉閭閻富已敵國猶恣狼貪玉峯一片地人情洶洶特伺隙而動

耳剝削皇上之亦子九大罪也音言所叅事姑不深究以全
朝廷優禮輔弼之意
禮部題死難　知州段高選闔門盡節忠義可風除照
例卹典外其祖父母等一體旌表附祠兩僕并與優卹從
之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免明年削籍
陞戶部郎中喬巍員外許都各按察司僉事巍四川都陝
西
給新樂伯劉效祖誥命
平江伯陳　男陳治安優給

給原任禮部右侍郎公鼐及妻彭氏祭葬仍加祭一壇鼐山東蒙陰人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歷陞至今官為小人所擯不及大用人多惜之

陞五軍二營副總兵劉晃為五軍營右副將

原任總督河南李從心疏辭督儲新命不允

大清兵圍大堡

戶科給事中鍾炌疏糾張道濬出位僭言鳴冤告駭喋喋於維垣等之斥謂為崔魏報讐三晉多豪忠臣有後乃出此怪異乎旨是之

兵部題覆宣大總督張曉疏言捧部欽賞一節金繒稍加

後即為例若彼強索之而我姑與之既利我之利而又欺我之怯其欲無厭其求号己惟專意相機堵截使彼無利可窺則離巢之鳥豈能久留他境乎若薊遼之賞仍須給于受賞之地将来可不嫁禍于鄰境弟插已離故穴勢不能歸而諸部又思邀奪力不能禁督臣欲勅薊遼督撫遣一介之使宣諭查總兵王牧民原係專撫插漢之官應令其前任審機講譬如必欲得哈卜之賞須索哈卜之勅書併領賞之槩文而後可奪彼以予此若因其跳梁而曲狥所欲恐貽異日無窮之患督臣所云東氛未定不宜復樹敵于西又云不大費不小安暫羈縻以免目前洵為有識

之言第原始要終不得不望邊臣之駕馭耳從之

己卯大學士楊景辰因科臣瞿式耜疏論乞休溫旨慰留仍遣鴻臚寺官宣諭即出

補授考選御史顧其國高賚明為廣西陝西二道御史起補原任山東副使李天經為河南副使

予原任禮部尚書翁正春及妻林氏祭二壇加祭一壇并塋復以經筵功再加祭一壇正春福建侯官人萬曆壬辰科以敎諭中會試廷試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累至今官天啓初起原官尋卒正春淵學務行師表人倫為時名臣後賜謚文簡

予南京通政使司使林材及妻陳氏謝氏祭葬材字謹重福建閩縣人萬曆癸未科進士以縣令入為給事中以建言謫揭陽縣典史家居二十餘年天啓初起田間積官南通政使卒

山東道御史高捷疏糾輔臣劉鴻訓于擊崔魏之揚所修揚維垣賈繼春阮大鋮致于剝削不納孫之獬流涕忠言謬主焚燬要典以便私党孫慎行等進用之途目無居父身無倫理乞皇上立賜剖斷于慎行申信前旨勿令濫竽起用旨以捷肆意妄言奪俸三月示懲

庚辰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疏糾袁弘勛腳根本邪行事本

職自知無逃清議乃故為撒潑無賴以為自救之急着而又有主謀徐大化等為之引其線索佐其尅鋒伏乞皇上毅然雷斷即將弘勛嚴行究訊主使何人挑亂何意立加顯戮以為邪說亂政者之戒報聞

是日夏至大祀地於方澤命駙馬都尉侯拱宸代行禮

陞田珍為大理寺左少卿程註為右少卿田仰為太僕寺卿翰林院庶吉士李建泰為編修

給兵部尚書王在晉妻范氏祭葬仍加祭一壇

兵科給事中王猷劾李春曄莊起元二臣下所司看議

四川道御史龔一柱疏劾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張捷芳

苞苴公行織聲四著乞下該部從公勘議從之

原任兵部左侍郎張鳳翔疏辯少宰新命并陳忤璫始末

旨嘉之令供職毋辭

南京太子太保户部尚書張樸罷

辛巳大學士李國𣚴辭歸上疏曰臣遠違丹陛力養白華耿耿之愚猶思自致臣聞陰陽寒暑之過激也其極至于折膠墮指鑠石流金然而候至則移時過則退凝寒極熱不可為常臣以為正氣沉伏之後利於發紓元氣休復之時法宜將護故僉壬罪惡顯著自當芟薙以植嘉苗而徵長器使可通豈因尺朽而棄合抱義正仁育秋肅春溫皇

上乾綱獨攬神運時出所以允釐百工而釀平康之理也然而臣終不能不致惜于監生胡煥猷焉夫煥猷一布衣耳何與朝家之大政而明目張胆義憤慟然其志可鼓也且自今觀之其言有一之不行否夫用其言而棄其身何以發忠義之氣乎昔文彥博于唐介則極力挽之李賢於羅倫則終身排之此亦千古得失之林臣不能為彥博而煥猷有羅倫之志我皇上還之胄監優與錄用以新橋門之觀豈忍終錮焉旨曰覽卿奏忠愛之意溢于言表胡煥猷准復胄監錄用成卿雅志

故御史袁化中男袁勲訟父冤化中山東人中萬曆丁未

進士歷浙江道御史掌河南道事天啓四年六月率十三道御史公糾忠賢疏出化中手吻之甚深誣蜮逮獄坐賍六千三百三十三兩獘于獄

以久旱雨澤未足遣侯梁世勛駙馬侯拱宸禱南北郊尚書孟紹虞王在晉禱山川社稷壇侍郎王祚遠禱風雲雷雨壇伯張慶臻禱護國濟民神應龍王仍行順天府率屬祈禱

先是帝發餉金五十萬濟邊戶部侍郎王家禎零星分給今因邊警復請發帑因諭該部自有額餉豈得專倚內帑致悞軍機責之

禮部教習駙馬主事陳鍾盛言臣教習駙馬鞏永固奉命趨府每見駙馬黎明于府門外月臺上向內行四叩頭禮今五月又見從月臺上堦簷下行四叩頭禮臣訊之則曰此禮又當三月後則上堂上門內上影壁行禮如前始視膳於公主前公主飲食于上駙馬立侍于旁過此方議成婚臣又見端陽節駙馬餽果餚扵公主書駙馬都尉臣鞏永固謹進等字又見公主荅禮于駙馬書賞賜等字臣曰有儀注否則對曰相沿如此謹按大明會典公主長成選擇駙馬駙馬選中公主從宮出至府與駙馬拜天地設公主座于東西向駙馬拜位于西東向公主升東座駙馬就

位向東行四拜禮公主坐受兩拜荅兩拜後入室行合巹禮十日後公主駙馬謝恩上另賜宴禮畢回府次日見舅姑荅兩拜是公主下降于府時即與駙馬宜其室家矣臣訊永固則曰公主入府行合巹禮如會典所載合巹後又同床對坐特未成婚與行見舅姑禮夫以駙馬匹公主雖貴賤不敵然業已舉案合巹則儼然夫婦也獨不成婚何為者哉查會典原有次第故令駙馬先拜公主拜後合巹明乎合巹後無拜禮矣况又稱臣餽送站立視膳者乎今鞏永固行禮未畢而閻齊賛元見在視膳種々惡習臣實不知起自何年大明會典一書我祖宗辰告訏謨萬世遵

行既不載此禮數急當釐而正之何煩斟酌哉且庶人得拜駙馬者正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不加等級莫可合卺所以假駙馬之位以尊崇于皇女今觀所行輕賤莫甚駙馬雖不足惜而天子館甥下同隸役似非所以尊公主併非所以尊朝廷也臣為守禮之官誼不敢緘默處此伏乞皇上勅部詳定自後降府即遵會典行不許行會典外相沿積習令鞏永固齊贊元即擇日成婚行見舅姑禮得遂室家之好無違夫婦之倫三綱正五倫明風化端而國體尊矣帝是之令永固贊元擇日成婚

候補給事中裴君錫言時政五欵糾白太始石三畏彭参

孫杰等旨削白太始籍下石三畏等看議

壬午廣東道御史馮明玠上言去輔顧秉謙屢經霆威雖皇上示以優容或亦不忘簪履之意而臣切謂不然也使其人品望足録偶于平章軍國之間微有詿誤則元老之骵宜崇微臣之煩聒太過今秉謙不過無恥小人耳皇上置秉謙于法不過創一無耻小人耳有何顧惜有何躊躇而尚懷不斷謂秉謙必應律擬似傷大體而明國法以快人心則削其爵并奪其廕此萬〻無容再討者至于見在之來宗道楊景辰邪焰孔熾既不能請尚方之劍殲此大憝復不能秉下澤之車保已明哲而汶〻鉉路樂與同濁

無怪乎長安有口謂李國橹當留而去兩臣當去而留若苛于論國橹而寛於處兩臣者則早自引决此其時矣不報

貴州道御史任贊化疏糾袁弘勛滑謀翻案宜加斧鉞工部尚書劉廷元為御史鄧啓隆所糾疏留中十日不下見今與弘勛極力撑持局面此旨不下必非無故廷元因不安乞歸

大學士劉鴻訓疏救袁弘勛高捷帝曰弘勛小臣狂肆無禮卿入直票擬主持允協輿情無端詆毀殊乖國體已有旨下部會勘高捷罰俸特示薄懲卿不必申救

諭吏部查天啓中稱頌逆璫批紅諸本呈進御覽

遵化三屯營兵缺餉鼓譟結隊西行順天巡撫王應豸以聞因糾援兵營都司崔顯璧不能覺察弭變責令革職回衛

癸未督師王之臣復至關門視事候代

原任副揔兵柳國禎為寧夏鎮副總兵

大學士来宗道因科臣顏繼祖疏糾奏辯并乞歸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即入閣佐理

大學士楊景辰乞歸不允

甲申帝御平臺召對廷臣兵部尚書王在晉以邊事對云

昨得塘報西捕已退東兵于二十二日攻大興堡我兵固守却敵孤城得全帝喜及請發餉以俯恤司農之急帝頗不懌目視在晉曰內帑原無厚積動輒請帑蓋因近發帑金五十萬嗔戶部零星分發計臣王家楨方匍伏待罪請帑非所樂聞在晉再奏戶部與臣部相關戶部經費不還臣部不能做事侍郎王家楨與臣同心外解不來非戶部之罪時家楨暢言匱乏之因外解不來之故閣臣亦力為戶部解帝終以內帑空乏只嚴催外解命諸臣乃叩頭謝出

陝西道御史趙洪範言周宗建之死由于郭鞏造謀宜加

抵償黃岡知縣梁鳳翔以逼王爲惡璫王敏政田維章毆死乞正二璫之辜旨令看議

掌中書科事中書舍人吳振纓疏請入直讀書并請頒給各官誥命宜合父母及本身共爲一軸以便早給旨以不合祖制且非國體不允

蜀紳光祿寺卿康新民等訟言川省有功諸臣原任總督朱燮元原任巡按御史張論原任銅梁縣知縣吳弘業原任監軍道胡平表當優以金吾世職并與大用又鄉官董盡倫以挨閒不仕之府同知聞警奮袂手刃嚇降之綦府吏唉其睛而誓扵衆爲合于城爲銅犄角又糾師下渝深

入賊壘矢盡援絕喪元不屈不但有保城之功兼具死難之節僅以京衛予廕非所以恤臣烈也至于督兵道徐如珂堅守會城之按臣鄭敷政道臣閔夢得生者速宜超擢死者速宜贈恤如原任射洪縣知縣陞瀘州知州王新民以押米而冒功誕言無忌該部輕議錦衣世襲已經科臣論列請直議汰旨下所司速議覆

乙酉諭久任天下官及薦舉各官不稱有舉主連坐

禮部奉旨優卹慘死諸臣高攀龍楊漣二員祭二壇周起元左光斗二員祭一壇賜塋仍請特恩加等優卹吳裕中萬燝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夏之令繆昌期魏大中周朝

瑞表化中蘇維歐周順昌十二員照品級祭塟仍請特恩加等而萬熺死事猶先受禍獨慘中外共相惋惜者也劉鐸顧大章二員例該一祭仍請特恩加等而劉鐸兩逮倫當毒痛一旦身首橫分尤極冤苦者也丁乾學既特晉講讀之班擬應照祭塟之典張汶應加厚賚以慰幽冤俱從之

丙戌雲南道御史張茂梧疏言請江王履祐與其姪王哥爭立宜令新撫臣楊述程會同按臣道府速勘具奏報可

釋毛士龍盜庫納賄之枉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疏糾黔督張鶴鳴本逆璫私人故險

倚之而去督撫閔夢得入黔閱歲未設一奇畫一策日曉曉索餉二百萬即具餉如數果能了黔事乎亟宜去之仍設黔撫而別用楊鶴傳宗龍朱燮元閔夢得等爲總督駐于蜀之重慶遵義聞楚蜀滇黔同心共濟庶可有救下所司看議

丁亥山東道御史戴相疏糾原任刑部尚書薛貞雖論劾褫秩未盡厥辜乞勘議正法以快人心下部院看議

丁字庫積麻生火燬屋十五楹

廕死難同知王廕昌男王世俊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總兵楊肇基男楊御蕃廕錦衣衛正千戶世襲以套部入

犯有功也

起陞韓繼思爲光祿寺卿調吏部　司主事晉淑抃爲文選司主事

以張可大爲都督同知鎮守登萊等處防海總兵官朱梅爲都督　前鋒將軍鎮守寧遠等處總兵官

遼東寧遠衛民池應麟婦賀氏年二十二夫亡賀氏毀形悲號願殉夫地下絕水漿不死又服砒不死卒自縊以殉巡撫畢自肅以聞詔旌方

誠意伯劉孔昭因揮患乞暫行講譬鷹檣督臣王象乾覆鍱強徤宜召來京面籌方畧相機款撫時兵部侍郎呂純

如江西道御史葉成章皆言象乾可用并下廷臣議

戊子尚寶司〻丞李日華條陳四事一曰代言于奨許中徵含訓戒宜勅詞館禮曹選領唐宋內外二制為體式一曰進言先朝夏原吉蹇義羅倫王守仁李夢陽奏議諭納言頒布為鵠以示群下一曰法言部院諸司歲委屬官一員專理條例隨時修入頒行郡國使人〻共覩一曰立言令郡國各舉耆儒將郡邑山川形勢戶口人物高產田畝編輯成帙類送學臣學臣申送禮部為纂修天下圖經張本凡河防邊警蒐屯漕輓治鑄鹽筴等類亦皆得聯絡貫串以備掌故報聞

山東道御史田維嘉請養聖心崇正學乞祀馮從吾高攀龍鄒元標于孔廟

雲南道御史李遵言按國家巨璫毒虐薰灼者有王振曹吉祥汪直劉瑾與今魏忠賢為五汪劉之敗朝臣被累因而謫譴者僅三四人斃于獄者一人王曹則全未有聞當其時豈不能援其交通之跡與納賄之簿而盡誅之乃列聖固不欲以小人污君子也則亦是絕纓不問意矣如楊漣首攖逆毒業已家破身殞必使盡人而為漣亦豈國家之福乎君之畜臣猶父之畜子〻而相讐相害為父者惟有教誨而敦睦之若驟從戮辱則宗祧復安所托今崔呈

秀既伏其辜其餘党與區處業有次第亦足樹諫倖之戒謹交通之防矣豈必引繩批根誅斬相望然後可震懾耳目哉方今西北邊圍未靖閭閻困苦未蘇何不寬按之於職業而徒追往史瑕令人懷懼心乎臣思人才可惜而國家元氣尤可惜用是不避斧鉞之誅披瀝直陳伏惟聖明採擇報聞

浙江諸生黃宗羲頌父故山東道御史黃尊素之寃言父尊素中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壬戌除山東道御史直節自持入班未踰一載而疏十三上時魏逆與客氏表裡為奸形如脣火勢必燎原臣父預抱隱憂因災異示

警直陳時政得失謂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憂慘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當奉嚴旨切責此甲子三月初六日也至初九日復上聖斷不可不早一疏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柵既深蔓辣誰何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動干戈取之亦難請先帝默察人情自為國計即日罷忠賢廢務于是忠賢不殺臣父不已至七月初十日業已杖死工部郎中萬燝臣父首上士氣已挫一疏論奸人必借廷杖以快其私將為所欲為莫有顧忌而禍移諸臣時尚衆正在朝雖逢所甚怒得不即同燝死未幾逆徒曹欽程首發大難于內腹心李實羅織無端於外交口蛾誣倏而

削奪倏而逮繫矣時值緹騎激變於姑蘇留滯不前臣父聞之即拊心自念忠良絕人臣之義生死皆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臣賫本步行至京就繫逆下鎮撫司打問許顯純崔應元承順逆指酷刑嚴拷體無完膚誣坐贓銀二千八百兩臣痛父血比遍貸臣鄉之商於京者并父之同年門生差足交贓將完而殺機遂决矣一日獄卒告臣父曰內傳今夜取汝命汝有後事可即書以遺寄臣父乃于三木囊頭之時北向叩頭謝恩從容賦絶命詩一首中有正氣長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復何求等語自是而臣父畢命于是夕矣然臣父之慘死雖由逆璫恣擅實附逆之曹欽

程李實借以希榮同謀殺人有律尚可為大奸遲一日死乎乃李寔欲卸罪於李永貞族孫昇出為質辨豈明々三尺可為逆党脫地耶伏乞速逮欽程與實立正典刑上扶國憲報聞

御史高捷罷

起補董承業兵科右給事中韓一良戶科給事中樊尚燝雲南道御史

陞武選司郎中胡沾恩常州府知府郭廣各河南按察司副使

革羅并田爾耕等冒濫錦衣世蔭

乙丑御史祝徽巡按山西

起陞畢自嚴爲戶部尚書李長庚爲工部尚書孫居相爲戶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督理京省錢法熊明遇爲兵部添設右侍郎賈毓祥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楊鶴爲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宗衡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

揷部從鎭川堡拆墻而入約兵三萬皮襖手約二萬其老小牛羊駱駝及攻城雲梯鉤竿器具悉從弘賜堡入亦有四五萬至孤店村合兵一處抵大同東河環聚大營就水草扎海子灘代王墳離大同鎭城堡僅十餘里遍撒塘馬

堵截要路東西周圍六十餘里分股十數頭蓋將報新平堡之怨也總督張曉以聞

庚寅先是御史黃宗昌疏糾加銜諸臣矯偽閣票擬以冒濫宗昌以已所糾矯偽乃大奸不道閣票槩以冒濫非是輔臣李標奏辯云矯旨者即矯旨以授偽官偽官即所指冒濫加銜者也臣愚見妄謂論功行賞國之彝典若真有功殿工不嫌優叙其無涉者乃屬冒濫故票擬如此報聞刑科署科事給事中杜齊芳疏劾舊輔魏廣微馮銓首開逆黨田爾耕王體乾李永貞涂文輔助成逆謀忠賢就道之時王體乾差番役四人走漏扭解消息使極惡未獲顯

戮狀顧皇上大奮乾斷除惡務盡俾首惡不漏併為從遺奸急下法司追贓正法首言舊輔不必苛求爾耕等已定罪者俟正法餘俱着法司確議王體乾下所司看議

巡按湖廣御史温臯謨免

崇禎長編卷之十

崇禎元年六月

庚寅朔廕故巡撫延綏金忠士男金耀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

先是撫部百騎入新平堡講讋堡人殲之頭目貴英恰死馬至是屯兵宣大邊外以頭目入講賞緁擁群衆入邊于是陝西道御史李柄言日者新平堡斬獲豈真有攻掠之寔哉不過講讋語言不遜一時邊將迫於義憤遂開之甕城廟內收其馬匹弓矢擧火殺之耳而邊釁自此開矣臣竊惟方開之釁未容驟弭不可開之釁必不容終開扒墻

小忿也慮及于久廢弛之兵不易用則小忿為輕而疆圉為重斬級獲馬小利也慮及于數萬衆之釁不容挑則小利不可狃而神京肩背之患為急臣竊為邊釁過計非真入犯不得輕易攻擊即請與戰互用而要歸於撫仍及時簡將練兵以脩大舉報聞

南京戶科給事中萬鵬疏劾總督貴州張鶴鳴先時撫不和命之調劑偏護王化貞而掣肘熊廷弼以致廣寧失陷迫熊王坐失地之律鶴鳴獨逃國法且出鎮行邊復誣劉一獻為奸細歆傾危元輔幸而公論未泯僅於癸亥拾遺糾處未幾輦金賄崔呈秀等薦之出山偃然宮保南大

司空矣復進幕南撫王運畜以恍瑺心 于是手揔督川貴之命下矣到黔之後寄耳目于劉蒞和及一棄嫗死生予奪悉出二人不勦不撫玩寇養寇糜費金錢惟知飛取贖鍰以肥橐日肆誅戮血赤貴陽之水屍横金筑之山如此慘虐殊駭聽聞且動輙驕人曰匹馬定獄單騎破苗自誇上功冒邀世廕無非說謊欺君耳況乎潦倒龍鍾邁蓀不矜四大就斃五官不靈将潰堑之是憂豈鈇鉞之堪寄所宜亟賜褫逮早正兩觀之誅旨以鶴鳴年老引退候代

辛卯原任遼東巡撫袁崇煥疏辭寧錦加銜及世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不允

考選御史饒京牛琳元填補江西山西二道御史

死難四川廣順知州鄭昺贈光祿寺卿廕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昺字爾調福建龍溪人以舉人官貴州廣順知州天啓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以禦安賊死僕鄭瑩等同死者六人至是其子舉人鄭邑貞疏于朝命賜祭葬贈官

浙江道御史汪應元疏糾蜀撫尹同皐婪賄至乾沒先師祭典州縣無以祼獻不可以辱衣冠玷名教報聞

壬辰禮部尚書孟紹虞引疾賜金幣馳驛歸

先是兵部改用登萊總兵楊國棟于浙江巡撫孫國禎言登萊要地十倍於浙國棟猷畧尤宜於東仍請留任下所

司

張凌雲陳大同候決

給故　工部侍郎林如楚祭塟

予故　都督　　左輔祭六壇并塟

太僕寺少卿高弘圖引疾去

原任户科給事中郭鞏冠帶閑住先是周宗建男延祚糾其爲通内第一奸臣鞏具辯瑣瀆不敬故罷之

南京貴州道御史任僎疏薦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給事中王鳴玉南户部郎中童述先江西左布政王道元天津兵備副使郭湸及楊朝傳宗龍等旨令酌議起用

癸巳巡撫江西副都御史陸文獻右副都御史張養素俱劾免

河南道御史陳廷謨疏糾南京吏部尚書黄克纘以知止之時犯在得之戒速宜引退以全晚節并及加銜副都御史楊惟和工曹主政未及三年驟加顯要速宜褫奪旨以克纘素有才望未易輕詆惟和憲職汰之

寧遠總兵滿桂塘報東伯二部三十六家俱歸于
大清

江西道御史郁成治言六曹積弊銓司奸胥作祟顛倒惟賴錢神度支外解不前荒地宜行改折秩宗謚典風教攸

閑積至十餘年不舉樞政半是債帥寄紈褲於閫外卯禁則巨憝難誅而餘党如許顯純田爾耕李寔李永貞劉若愚曹欽程等未肆市朝工衛則徐大化久掛彈章猶然驕橫隸役詭冒文思院副使數十人該部明知故縱凡此六弊仰求聖斷自今永立成式各科臣分掌其事凡銓選不公度支不慎典禮不諳兵將不核獄訟不平工衛不度該科每月嚴糾一切奸胥竅弄之弊罷坐其司從之

甲午工科給事中劉安行巡視太倉銀庫奏預支官俸之弊積侵三十六萬命安行同户部精明心計之臣共住清覈限旬日奏上

福建道御史史堃引疾去

福建道御史馬如蛟疏薦原任禮部尚書鄭以偉川湖總督朱燮元御史吳甡俱准起用

乙未帝召廷臣對於平臺因許發帑十萬以應軍需時捕部已出口帝問何以即退劉鴻訓對曰彼志流掠頓兵堅城之下知其不久帝是之因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勛諭以訓練營兵

工部觀政進士吳載鼇請旌嫂王氏貞烈下所司

起陞張湀為太僕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陞山東參政丁魁楚為山西布政使廣東參政潘瀾為廣西按察使刑

部郎中康承祖為雲南提學僉事

陳洪範為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兼提督大教場

戶部尚書王永光疏辭冢宰新命不允

丙申戶科給事中瞿式耜言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正發憤而遇禍天下亦了〻見之矣然混跡於同危諸臣之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人也自為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其筮仕臣鄉也鉄面冰稜吏胥不敢仰視而愛民如子即嬰兒婦嫗咸得自盡其情蒞虞五年不名一錢百廢具舉入計時欵送其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屏絕餽遺但言

及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面赤如念其祖宗父母迴腸刺心談及神祖光宗未有不涕淚交下臨死之日旁無一語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迨下令追贓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縣官為設櫃於四門遠近投納至萬金夫應山非甚富饒也而為漣若此〻豈能徼發期號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常有如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斯亦可謂人臣之極則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為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擢選諫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猶賃屋以居逮之日闔郡哭聲震天呼冤踊地及覽追贓之

跣不過里老代完銀若干士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劄質賣銀若干而已當魏璫虐焰薰天之日使大中不真賢豈能號召士民為之還贓使大中不真貧有司又敢如此上聞乎大中過常州知府曾櫻送之泫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于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〻櫻括俸百金餽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娶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至其詰鎮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吏以藁席捲其肢體倒豎于地三日啓而視之猶目睛轂如轉輪既死魏賊令獄卒拔其屍以飼狗所存者狗之餘耳大中之下獄也嚴戒其子學洢不令至獄門比學洢

扶柩而歸猶未知大中之死狀至病中忽然聞之一號而絕嗟夫子孝臣忠萃于一門矣若順昌之死則又異焉順昌賦性清嚴嫉惡如讐官福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璫高寀肆毒順昌挺身抗其兇鋒民賴以靜擢居吏部一洗陋習四方竿牘絕勿敢通請告歸籍肩輿一乘行李二担而已魏大中逮過閶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詣其舡以女許大中之孫緹騎以聞璫啣之最毒遂假手李寔一號逮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明不侮鰥寡以故俄頃之間吳閶數萬士民狂號亂哭衆憤所激擊死官旗幾成大變民誠無知而順昌之生平亦畧可見

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給左光斗曰爾輩第不辯一言當俾爾等生還於是光斗誡諸臣我輩留此身異日尚可為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終以死順昌寔憤之故至鎮撫司極口嗑罵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獄卒以磁鋒劃其股血潰而甦復枷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首血濺几案復加重刑立時隕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魏賊亦為之寒心也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于高攀龍鄒元標死事之奇慘諸臣多有相同而清忠之臣三臣似尤覺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既已蒙諡祭葬矣大中順昌僅蒙贈蔭祭葬而未有諡祠臣愚以為聖主御

宇必有一越格超常之典以優忠節之士如連如大中順昌者方之前代則楊震范滂之流求之本朝亦海瑞劉球之匹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旌表于贈官廕諡之外勅賜一祠仍給扁額俾三臣生前為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褒卹之恩其所為鼓舞激勸之方尤迥出于尋常旌典萬萬也下所司議

陞劉重慶為大理寺左少卿

以麻登雲為鎮守山海總兵官掛　　將軍印經理關門軍務楊嘉謨為甘肅總兵官掛平羌將軍印尤世祿為寧夏總兵官掛征西將軍印祖大壽為前鋒總兵官掛征虜

前将軍印

廣西道御史姜兆張疏糾媚璫遺奸三人南吏科給事中郭如闇原任兵科給事中陳維新南山東道御史劉漢又豊城侯李承祚當寧錦告捷時疏引先朝徐達故事請封魏忠賢两公尤為可異下所司分別議處

丁酉敘川功加監軍道胡平表二級仍廕子錦衣衛正千户世襲

刑科給事中余昌祚疏言近奉聖諭言官蒙薦舉非人即查舉主連坐臣請指一人以寔之則先任掌河南道御史安伸是也今年大計伸掌河南道能則任之不能則引退已

耳而推挽一邪媚招權之揚維垣奉為主盟今維垣竟何如乎不知維垣之為人是不明也知之而甘與同濁是不忠也仲宜處一為党邪營私昭然耳目乞皇上立賜罷斥以信聖諭旨令看議

先是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以祭告北鎮醫巫閭歸極言関門內外營伍虛冐扣尅之弊或以市民應點或移此營就彼營或逃多報少或以家人冐支弊端不一馬惟食野草尅其芻菽以致倒斃日多須得真廉明大將與督撫同心釐剔方能支持遼局因薦滿桂忠懷遠見應屬有用之才雖近諭不一當儲之以備緩急旨嘉其忠讜仍令指名

叅奏

南京貴州道御史任僎疏糾南京吏部尚書黄克纘三朝要典推克纘為首功今要典燬矣克纘獨可用乎伏乞乾斷立賜褫不問

戊戌四川道御史梁子璠疏糾原任督理遼餉戸部尚書黄運泰兵部尚書閻鳴泰媚璫諸臣皆建祠而止而運泰則討及于守祠之人媚璫諸臣皆建二三祠而止鳴泰則獨有七祠之建原任吏部尚書周應秋以苟容之媚骨作患失之鄙夫倚罪樞為氷山通李夔龍為線索搖尾乞憐脇肩屛息魏崔歘用即用之歘陞即陞之歘削奪即削奪

之甚至歎公則公侯則侯伯則伯婢膝奴顏如鬼如蜮忠良盡喪其氣逆璫得肆其兇者皆應秋之為也夫引退一例為不能稱職設耳以天朝之臣子敢叛主而從邪此等罪惡上通乎天可令其全身一退而遂置之不問耶旨令各褫職為民

刑科給事中楊文昌以天時久旱憐死諸臣上干天和宜誅許顯純李寔二人以祈甘澤報聞

起陞胡維美為大理寺左寺丞

授庶吉士黃景昉為編修

陞白貽清為陝西叅政仍管榆林道白聯芳為山西右叅

政分守口北道

總督漕運尚書郭尚友劾罷

給陝西平涼府馬政同知閑防

河南道御史曹還再疏糾大學士來宗道欺天媚賊大逆不道蒙面於端揆之列乞立加處分不報宗道具疏求去

旨慰留之

湖廣道御史劉調羹陳法祖五事一曰養聖躬以凝天和一曰公銓法以抑躁競一曰辨邪正以用真才一曰脩屯田以寬軍餉一曰寬熱審以重民命報聞

工科給事中顏繼祖因撫警缺餉請令百官捐俸帝以多

官祿入不多捐助勢必取償於外何以養廉不久

己亥以原任布政李叔元為廣東布政使考選御史劉光沛填補福建道御史原任按察使陳應元為四川按察使陝西參政王維章為本省按察使

黔國公沐啟元暴卒

削原任工部尚書孫杰籍禮科給事仇維禎疏糾杰當奸細武長春之獄贊成封爵西市之日瑞至工所杰鞠恭瑞前須美旁觀為之媿汗至其袖珍手摺臚列朝野多人稱為門戶勸忠賢漸次削除以故陞轉題差悉奉聖旨削奪皆杰冊中之人也宜令削籍以謝崔魏從之

四川道御史高欽舜疏糾文華殿中書郭希禹伍集鳳為孫雲鶴中表睛為布置冒膺顯戮下所司

故事館選粵西與滇黔分選而粵西自萬曆己丑以來僅甲辰一人滇已六人黔亦四人天啟壬戌增額三十六人粵西始得王啟元一人至是御史張茂梧言值茲盛典乞諭輔臣推廣德意原就省分定人不以人數遺省從之

命召對諸臣時令史官二員執筆侍側記註從御史馮明玠請也

庚子追冊故兄姊為王及公主遣駙馬萬煒祭告內殿駙馬侯拱宸冉興讓伯衛時英李守錡朱自洪劉孔昭都督

許濬祥捧冊併祭都督王椿特敕侍郎王祚遠馬之騏羅喻義葉燦劉鍾英庶子孔貞運諭德何吾騶題主各行禮

起補檢討許士柔原官

翰林院侍講徐時泰給假省墓賜金幣馳驛行

陞浙江右叅政來復為河南按察使浙江副使張福臻為陝西叅政

吏部尚書王永光蒞任

廣東惠州守備郭效忠勦三圳石窟神岡賊擒賊首張會雲勝之

陝西道御史李柄言插部受賞遼東今已十年虎墩兔嗜

利好色馭下無法衆部落如都令色令拱兔等咸散於是插酋動西行之念謀報哈喇慎向年仇隙一舉而攻潰哈喇部落乘勝西攻宣鎮邊外白酋等又乘勝西攻大同邊外順義王卜石兔致卜石兔不支西遁套內暫住而插遂在宣大時東時西隨水草任牧此數月来情勢也宣大邊外原非插巢穴彼安能保白卜等之不攻其後則挾賞而来受撫而去亦自可預料如謂志不在賞原在入犯則西来數月矣何不即犯而直待我有備始犯乎臣謂戰有戰之先聲未戰而先傳則畏而不敢逞撫亦有撫之先聲未撫而先傳則知感而有所待乞皇上傳諭督撫大畧謂插

受賞十年為我保塞今西攻白卜邊將未經請旨輙與格鬪雖逆妄殺之罪今擁衆入我宣大則亦有罪焉邊臣誓師殲賊以伸天威不容退縮觀望自取誅譴如揮初意請賞原無犯搶本謀今若悔過仍願受撫天朝斷不因纖芥之忿有失字小之仁邊臣即宜諭令東歸舊巢仍為我保塞効力撫賞于虎墩兔舊賞併年來所停零星賞內酌應全給量給者給與以布天朝信義俟平定自當議加封號臣謂此諭一傳必且畏且懷邊臣可以相機決策伏乞皇上特令閣臣擬諭進覽旨是之其勅諭仍令斟酌不得率易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言安酋之為黔寇也人知之勦安之為黔事也人亦知之而不知以黔攻安十不得二以蜀攻安一乃當三何也賊巢在大方以黔為前門以蜀之遵永為後門從黔攻安是攻前門也必度兵陸廣取道山谷陸廣既險不可度而山谷中西峯夾天一線中通人不得比肩馬不得並轡七晝夜乃得至大方無論一夫守險千人自廢即使失守我兵亦進不得退入不得出此王三善所以功喪垂成蔡復一所以兩次敗衂用力多而成功寡所謂十不得二者此也若舍黔用蜀從其後路攻之以二萬屯遵義遵之去大方直三日程耳以三萬人屯畢節畢之

去大方直百餘里耳路既直捷地亦寬平且皆係我之疆圉糧運無截掠之患師行無伏發之虞可進可退可戰可守計無出此者遵永當奮患未平時督臣朱爕元曾設有防兵三萬人及逆寅授首巡撫尹同臯力行操練捐勢汰减見存勝兵一萬五千人而此萬五千餘者既不費朝廷斗糧又不加地方分文止以其所清出塩茶二引羨溢及裁减夫馬冗役冗費之存留與鄭捐供應公費紙劄贖鍰銀兩逐年買牛給種令之屯種又時以布政司諸邊倉糧之有缺應扣者量給月糧以佐屯種之不及而遵永兩路遂為重鎮此同臯撫蜀之長策今欲從遵義攻安不須大

費料理直用其見兵再募數千加以行糧便為足用矣若夫畢節一路去賊巢大近且由永寧進赤水四面俱屬土司必須設重兵建大將旗鼓令其相機進止事半而功倍所謂一可當三者此也此進兵之方畧也若夫兩省督撫之設往年裁去黔撫即以督臣代之今欲從蜀進兵則督臣必改設于畢節不則設之瀘州偏沅而蜀撫設在遵義以相應援以黔撫仍還黔省俾其耀兵陸廣以示形勝乃可有濟耳至於督撫之選宜用身在事中之人舊督臣朱燮元揚述中閔夢得王瑊倡義討賊如南戶部侍郎倪斯蕙舊按臣如傅宗龍舊藩臣如胡承詔舊道臣如尹伸王

世仁皆堪任之人也乃其緊急則尤在餉以臣計之大約用兵六七萬用餉一百一二十萬即可結黔之局臣鄉每年已有七十五萬協濟矣而蜀撫尹同臯從大兵之後以蜀司如掃之庫藏多方鼓鑄極力省節三年之內遂積有不動官銀九萬餘兩其餘州縣節捐之銀或一百或二百鑿字傾錠貯各府庫者約以萬計尚未總算也如是則合蜀楚計之不幾有餉八十五萬乎但零用之不足整給之則有餘我皇上誠不拘何項銀兩共那借一百萬一齊解給責令興師而即以臣鄉額限令兩年解補麻黔蜀之殘局可結西南之民力舒矣至於尹同臯雖掛彈章然功在

疆埸才可大用尢祈勅該部從公議覆厥抱才者得以自見章下所司看議

辛丑户科給事中祖重曄巡視庫藏

壬寅誅許顯純

陞延安叅將李為棟為甘州副揔兵

兵部議撫部講賞得勝口帝以得勝口無險可恃撫謀叵測着厚集兵以防之勿輕許勿挑釁時撫奠邀卜素之賞邊臣屢為請不允

大學士錢龍錫周道登入直

山東道御史牛耼元請將各直省錢粮責成各布政司及

直隸司府按期觧完逋者議罰從之

刑部廣西司主事李若愚言前審擬許顯純時朝議閧然正謂其與律不協也業已奉明旨着法司從重改擬昨會審仍止一顯純擬决猶然前案未改也如明旨何且以三獄卒幇償多命尤覺紕盩獄卒而可以償諸忠之死爭若張體乾殺劉鐸一事斬于西市者六人則體乾亦應與許顯純同科其他尚有優游原籍久不觧究者更可異也殺人如此而猶聽其失出人之稱斯辟也其謂之何旨令法司看議

癸卯六部接出聖諭朕惟司馬掌握六師九塞之安危所

繫督撫經營各鎮四夷之叛服攸關倘兵實搜討不精則軍興綏急何賴邊防漸壞敵愾奚張朕昨平臺召對輔臣鴻訓面薦本兵王在晉清操素著復諳韜鈐況曾經畧遼東久練邊務一切軍機委堪倚任若果能居中調度悉力運籌恢復舊疆爵賞無吝又給事中薛國觀奉差山海事竣具奏彼處情形及軍中獎賞種〻數陳剴切朕已面諭仍着從寔指名奏報以憑裁奪夫遼鎮如此他鎮可知若言官不狥情面克盡糾彈之職則營伍虛冐可稽軍需耗蠹立剔矣至于揷市賞久在遼東一旦拔帳而西騷動宣雲已逾半載不知啓疆之故的是何因又未見彼處督撫

鎮道等官作何羈縻堵截一有警報動輙請帑為辭希啚塞責平日戰守何如部發額餉何在顯是該鎮文武將吏不肯清核以致粮餉虛糜士馬单弱徒飽貪官之橐罔恤戍卒之饑設有不虞何以禦侮見今内帑空虛大非昔比何得任意頻請着户兵二部從長計議多方設處務使兵食兩足戰守有資

新陞督師袁崇煥疏辭重任不允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疏劾總督戎政梁世勛昏庸莫辨菽麦兒戲無異棘門且勒令辭任廷議如兵公侯一員為五軍提督以存祖制就近調留習陣總兵二員帶有家丁者

提督神樞神機以資訓練而總用大臣一人協理之下部酌議已而部議提督仍用勳臣總兵即以副將有即者二人更用帝以非祖制不允

刑科給事中張國維疏言登明選公之世尚有似用寔舍之才如胡良機侯恂資望俱崇應陞清卿一席乃皆以外藩起用劉芳陶崇道梁元柱顧其仁俱沒其大節槩置之外而夢斷清華胡桂芳怨計處營補河間府同知諂事魏璫不數月即陞南部迄今猶踞黃堂豈可不謂漏網乞將良機等起用桂芳嚴加處分從之

甲辰巡視北城御史郁成治言近日紀綱弛廢風俗囂薄

吏胥驕橫晝則鮮衣怒馬夜則達旦笙歌婦女紆紫乘軒士大夫馬上反避之至營馬多爲京官僱乘以致羸瘦請借民間竹兜代之帝責其不遵祖制擅乘小轎已經先帝禁革隱名竹兜好生可惡褫其職三級調外閣臣李標等疏救不聽

四川道御史梁子璠請禁濫監輕罪犯人及禁粵東嚴刑皂隸勒碑革除以甦粵民從之

廣西道御史倪元珙疏劾文選司郎中張捏芳齷齪之狀沸騰衆口臣鄉學臣初推江士英尚未蒞任而突傳丁艱即以陳大對補之撫按無報疏本官不繳憑何據而有此

試問捏芳改選者何因大對急攘此缺者何意旨下捏芳
大對所司議

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指名關內外剋餉婪將關門則副
總兵王應暉都司韓文猷關外則游擊江韜彭守印都司
崔秉德撫賞通判閆文璽與委官奸商朋比入于賞者不
過十之三四入于官商反十之五六乞并行提究下督撫
及巡關御史分別治

乙巳刑科給事中劉斯琜言賈繼春變幻多端皇上先已
欽降明旨而臣再論其不才乃奉旨不必深求豈變幻之
人又可及于寬政也張道濬党救繼春又得功過不相掩

之旨不知變幻如繼春何所爲功而亦豈得僅謂之過也繼春請作要典一疏以揚左爲亂賊以叅內爲借題以受賄追贓爲未盡以不道無將爲應得自繼春疏入而後有命史臣編輯成書之詔書成而史臣又有矯誣始末霍維華之疏最詳定罪正刑賈繼春此疏更確之論而司票擬者總置不論是乃邪正未別之極大者也史臣之失職已久近紀召對乃至有潤畧其文遺漏其義焚要典一事皇上再三諮詢傳聞有言要典作得不差之語臣不知私書疑人如要典何以作爲不差也乃皆諱而不書乃是紀寔未詳之極大者也伏乞皇上嚴諭諸輔臣化其成心共求

至當毋分事以啓異日之端毋分日以閑依附之漸如仍前矛盾皇上即當問其票擬何人因其當否以定輔臣之去留召對之日宜并召史臣索筆從事庶紀載詳于局內而盛美不至于不彰矣旨謂近來邪正大較已明票擬虛心裁酌與言官盡言無隱正各相成不得過生猜忖

罷揔督京營戎政保定侯梁世勛

夜月食

浙江道御史汪起元疏薦畢懋良畢懋康余懋衡倪思輝吳士奇汪泗論趙時用唐暉汪元標黃顧素汪元功方大鎮倪應春顧起鳳徐揚先史孔吉程國祥方孔炤盛世承

等十九人又請還已故科臣方有度道臣舒榮都江東讓誥命報可

丙午司禮監太監王敏政有罪免降田維章為奉御俱令私家閒住

賜故禮部侍郎劉應秋謚文節

丁未南京兵部尚書商周祚侍養歸

廣東道御史顧其國列五事內言驛遞之害折乾惜馬横索百端小民至賣兒貼婦以應請勘合馬票無濫給白牌無應付貲郎不得討差武弁非軍機不得擅用馬票從之

福建道御史馬如蛟言職方為武弁根本故有余大成即閣

臣堂官中官再三致意不能用一劣弁有方孔炤即以崔呈秀之親弟挾以禍福不能得志於元戎旨令孔炤即與起用

雲南道御史潘士遴疏劾戶部添設左侍郎王瑊為逆璫私人因李魯生以通崔呈秀開府亞卿如取如攜乞勅下吏部勘瑊實緣速化之罪時瑊已先有看議之旨矣

初江西南贛食塩原屬兩淮後正德二年兩廣用兵暫借三府行遂沿不改後議以南贛二府歸粵吉安一府歸淮逆璫時又以輸餉助工仍復歸粵至是工科給事中王都言其不便請仍舊歸兩淮旨令確查舊制具奏

原任大学士韓爌疏謝存問温旨褒嘉仍廕子中書舍人并復齎奏姪韓于宣太僕寺〻丞官銓補仍諭刻期就道以副眷懷

福建道御史張三謨上言皇上召對之日凡所宣諭靡非彝訓聞天語中有欺朕冲主之言維時輔臣等俯伏謝不敢臣私心過計以為此閧於上下内外聽聞者甚大不應一唯而退且皇上之所謂欺者果真有所指耶亦疑其欺而防之耶皇上英齡御極凡所舉動雖深山窮谷皆知堯舜復生矧在廷諸臣日習神聖憂深之中亦應畏服即皇上自視為何如主想亦知臣下萬不敢欺即以近事觀

之世界當逆璫濁亂之後是非賢愚顛倒已甚一時臺諫力為皇上廓清固無敢隱一邪媚遺一忠說即近日二三異議者以公論之觸奸未是謂朝廷之去邪皆非蓋或趨向不端或識見未定雖在同官中必共起糾駁誠懼邪說亂政利口覆邦為皇上保此是非漸明賢奸已定之世界而非徒區區角口者其言路諸臣不敢欺皇上亦既明矣他如國計民生邊務官方種種弊端所關職掌閣部大臣已悉為陳之亦孰敢欺皇上為冲主者而不以實告耶然積弊尚未盡除海內尚未久安蓋因年來玩愒因循為日已久功難驟求化無速效皇上但勵精如一日其意嘗與

內外大小臣民相關通不隔而以博大體要精明仁厚為務正如理絲拭垢次第漸進賞一勸百罰一懲萬天下不難治矣萬一皇上果疑臣下之欺臣下轉生疑畏疑畏不已必致厭薄厭薄不已必生隔絕將來諮問則雖日事召對固無解于君門九閽指前萬里天下事又何望焉臣聞鑑空則不可欺以妍媸衡平則不可欺以輕重理明則不可欺以是非其要在乎多讀古人之書廣開諫爭之門聰明自開心志自定豈獨天下不敢欺亦誰能欺者自古聖帝明王撫世御宇以服臣民而奏太平道無出此矣旨以平臺召對與輔臣科道等官因揮犯邊倏來倏去朕甚疑之所

以朕問各官所傳勿視朕為冲主張三謨誤聽欺朕二字
臣下何敢欺也傳與各官知道
戊申陝西省臺諸臣薛國觀等公舉原任禮部尚書盛以
弘端亮清貞之品匡時翊運之才遺璫勒罷速與起用從
之
原任尚寶司少卿黃正賓疏糾原任工部尚書徐大化浙
產冐籍京師與表姪楊維垣伏戎輦轂日與閹宦為通家
非香火之情即瓜葛之脉世界翻雲覆雨三轉于大化之
一手賓愚以為諸臣罷官投閒者皆宜速令回籍勿復廁
迹長安以関及宮府大政得旨楊維垣不許潛任京師徐

大化着四原籍去本内潜通宦官着指名具奏正實以趙倫于化龍對司禮監查無二人帝以誕妄責正實回籍

復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官并議卹因其子官生績芳請也問達陝西涇陽人萬曆癸未進士起家知縣考選給事中歷陞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尚書平生忠義自矢服勤盡瘁魏璫時不合乞歸旋被削籍坐贓追比未完而卒迨是始從昭雪旋贈太保廕子中書舍人

原任吏部左侍郎汪煇卒煇河南嵩縣人舉進士以庶吉士歷今官魏璫建生祠欵得煇記之不可即日削奪歸至是卒

調禮部主事樊一蘅戶部主事龍文光俱吏部主事驗封司員外晏清為考功司員外

起補孫紹統為工科右給事中

給莊妃弟錦衣衛指揮李國棟贍田并加級以酬撫育之
恩

葉燦為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

惠州流賊犯興寧縣十三都敗之獲賊首劉勾鼻

己酉御史張三謨巡按福建

授刑部辦事進士朱統鈽為中書舍人

給故禮部尚書林堯俞祭九壇及塋

庚戌貴州道御史任贊化薦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工部尚書董可威吏部侍郎陳于廷兵部侍郎李瑾右通政劉宗周僉都御史熊明遇魏雲中程正己太僕寺卿黃龍光給事中張鵬雲盧時泰御史劉芳練國事等十三人又新城縣令鄭國禎以忤璫爲阜邁誣陷乞復其官令酌議

雲南道御史王應斗疏劾廣西提學副使徐儀世苛殘如虎貪昧如狼以病廢乞休之官款借摧折以熟灰安得藉中貴之叅疏以掩其生平之穢跡旨令確議

起朱燮元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雲貴川湖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湖北湖南川東偏沅等處地

方駐貴州陞田仰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李若星起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起改胡應台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申用懋為兵部
左侍郎
因天旱永蠲三角水向各村魚蕭舡租從司禮監太監宋
晉請也
陞禮部郎中王象晉為浙江參議陝西僉事葉震生為本
省副使
給副總兵柴時秀祭一壇

陝西總督三邊都御史史永安罷以原任　武之望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之

遼東巡撫畢自肅言遼餉缺至三月幾四十餘萬乞立賜主持毋將此餉別用更酌關內外兵數通融給發太僕寺俵馬應解州縣令輸價以佐軍興從之

辛亥誅張體乾及谷應選

吏部左侍郎王祚遠免

予　副總兵楊應乾祭一壇并立祠造塋

押解降部守備韓國卿以貪淫誅

予勤事廣西按察司副使潘應龍祭塋

原任貴陽府同知梁世泰男梁燮元請卹父死事下所司

壬子大學士來宗道引疾歸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廕子中書舍人賜金幣繡蟒行人護歸揚景辰升罷亦加少保廕子及恩賚同

陞何如寵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唐大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雲南副使揚師孔為浙江布政司叅政

新陞浙江總兵官揚國棟回府其員缺另推用

初海寇鄭芝龍先從海賊顏振泉振泉死遂有其衆天啓末衆閩饑益招致多人攻廣東海豐嵌頭村既得而復棄之仍入閩圍中左所然而不殺不焚頗有悔罪之意與泉

道　鄧良知因遣其鄉人李瑞陳凝陳瑶往撫之又命芝龍母舅黃夢龍剖析利害芝龍遂于正月十八日就中左所受撫餘衆漸行解散至是御史蘇琰條議三事一請列之汛地以便令立功一議處補沿海兵餉并請核先年勦殺紅夷糜費十八萬之餉一議處水陸寨遊分哨合援無拘積套章下所司

山西道御史田時震疏糾原任南京戶部尚書范濟世順天巡撫單明翊雲南道御史卓邁通內有據乞依交結近侍律重加處分并請豁除夏之令所枉之賍旨令濟世閒任邁爲民之令賍准免明翊則久謊職矣

原任兵科給事中郭興治削籍

專理東江餉務戶部員外郎黃中色覈東江兵三萬有奇具疏上聞

癸丑陞錢士升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　學士左春坊左贊善金秉乾為司經局洗馬起補原任吏部驗封司員外徐大相原官

先是二甲進士張星等疏請以州任盡歸舉貢進士應選知州者一骵選部至是吏部覆上旨以非制不允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陳時政急着七事一曰起廢之不可不核一曰陞遷之不可不漸一曰會推之不可不慎一曰

媢瑞之不可不分一曰論人之不可不審一曰謚與之不可不嚴王紀宜謚而不謚方從哲有何功德亟與之謚一曰刑章之不可不飭下所司

甲寅以雨澤沛沾祭謝南北郊諸神

遣行人韋自炳存問舊輔朱國禎

原任刑部尚書喬允升疏辭新命不允

廕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全天叔子全大訓為中書舍人

起補陶宗道兵科給事中陞四川右叅議錢時為山東按察司副使

華大同總兵渠家禎任

予故貴州死事巡撫王三善祭一壇并造墳安葬

乙卯前是監督太倉銀庫主事陳賓盛因交盤文冊歷年相傳銀已領出未經關銷數三十餘萬全工科給事中劉安行據手本糾參至是戶科給事中殷國瑋言大倉積弊相仍全由監督更代太速請以後監督司官受任之日即移咨吏部俾其陞遷從之

予故刑部右侍郎費兆元及妻祭葬

原任山西道御史錢士貴疏言天啓中與同官沈猶龍以三案之議忤璫倪文煥遂以年例同猶龍外轉并言同郡吏部主事夏嘉遇遭璫憤死伏乞聖慈垂察旨令照蘇繼

欽議卹

直隸巡按御史葉成章爲揮部入犯雲中查參失事經兵渠家禎得勝堡參將邢萬民二人并言揮以五月二十九日入以六月初二日出駐邊僅二日云

丙辰削罷輔魏廣微職除名爲民并奪誥命恩廕先是廣微附璫譽正惡迹人言者雖多帝以其身故猶優容之至是御史劉大受再言其拱手授逆閹以大柄遂致奸焰橫張毒痡海内遂有是命

簡新進士方拱乾等三十人送翰林院讀書内周鳳翔劉之綸金聲徐汧等後皆以節義著名當世

原任御史錢士貴補江西道御史工部郎中張茂順陞廣東叅政

給禮部尚書劉楚先祭七壇并塟

封周府肅眾為東會王

予故太常寺少卿成明樞祭一壇

御史李柄劾大同總兵渠家禎揷部入大同既至不能戰既去不能追擁兵觀望列其六罪旨令巡按御史嚴覈具奏

戊午以原任兵部職方司主事沈棨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關內道

兵科給事中許譽卿疏糾故輔魏廣微奸諛之骨雖寒而欺罔之罪未正宜照奸輔焦芳事例暴其罪狀于朝堂褫其逆魄于地下報聞

又疏薦郝土膏蔣允儀沈應時等從之

蘇松督學御史陳保泰劾免

己未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言錢糧耗蠹已甚太倉一歲所入僅三百二三十萬而所出計五百餘萬視舊且增至二百八十餘萬矣何以遽多如是因請改折色為本色及興吳中水利嚴私鑄以通錢法下所司實行

四川道御史梁子璠疏糾原任工部尚書薛鳳翔及戶部

雲南司主事加陞郎中張化愚媚璫諸迹下所司看議

初敎習駙馬禮部主事陳鍾盛以樂安公主已就府而駙馬鞏永固不得成婚行禮不遵典制旨令六月十三日成婚矣而掌府中官董貴等復索永固金不遂詐云奉內庭密旨傳改八月十四日鍾盛疏糾貴等帝因遣官往問公主云鍾盛所陳皆虛帝因切責之言其疏語褻玩重傷國體降鍾盛二級調用罰永固習禮三月以疏語有宮婢梁太環侍不容一室晤言公主見姑垂淚也

廕死事安樂州知州張　男張宗琰國子生

署協理戎政侍郎呂純如請更營制以一協理御制三總

兵罷勳臣不用下所司議以祖制不可妄改令如舊

河南道御史曹暹言從來封疆破壞總一貪字誤之始而貪錢〻多而貪官〻高而貪功〻冒而貪生受錢怕死相因而至囊有救命之金邊無舍生之事昔以此斷送三韓今復以此淪亡宣雲兩鎮乎是之

故越國公胡大海裔孫胡汝鍾陳恢復遼疆條議命進覽

廣西道御史吳玉言清核錢粮積弊七事一曰冗官太多一曰冗役太繁一曰冗費太濫一曰兵餉侵冒一曰招買侵剋一曰興作冒破一曰侵盗宜核帝嘉其大破情面命內外諸司查核行

崇禎長編卷之十一

崇禎元年秋七月

庚申朔帝親享太廟

以四川奢酋蕩平加恩輔臣標道登鴻訓龍錫各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舊輔爌國禎太保國揩太傅一燝継階延禧少師兼太子太師各廕子中書舍人及賚金幣

叙四川解圍復城擒巢三功蔭張鶴鳴王在晉董漢儒吳弘業董盡倫子錦衣衛正千户朱燮元子錦衣衛指揮使張論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總兵杜文煥子本衛指揮僉事李維新子本衛正千户薛來胄跂師文子本衛副千户仍賚

金帶有差其餘生者加秩賜金死者贈卹內外文武官凡五百餘人內死事徐如珂盧璞田趙邦清仍蔭子入監讀書

給改吏部左侍郎黃儒炳祭一壇及造塋之半

張光祖嗣彭城伯

允新陞南京吏部尚書黃克纘以少保官銜致仕

辛酉督師尚書王之臣因給事中薛國觀疏劾副總兵王應暉扣尅剩軍疏為應暉辨下撫按看奏

原任河南道御史田一甲致仕以其疏乞京堂故也

河南道御史蘇琰巡按貴州

遼東總兵官滿桂回府候用

南京刑部署門及廊廡火

削考察閒住推官趙希準職下河南撫按問逐考察為民

教諭熊銓歸原籍吏部尚書王永光劾其希圖辯復也

壬戌故輔方從哲贈大師廕子尚寶司〻丞

都督周奎男周鑑等恩加都督同知等官有差

原任南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辭司農新命不允

癸亥命章疏內凡天地祖宗皆出格毋與尊稱並著為令

召廷臣于平臺帝手給事中韓一良辭賄一疏命一良自

誦因嘉獎之吏部尚書王永光請命一良指劾一良以風

閣對帝勅令五日限奏已帝復出李實舊參周起元等七人原疏令輔臣詳視果墨在硃上空本也于是實得減死論矣

賜惠桂二王府食塩店名曰和濟調阜

御史錢士貴督理遼餉

先是帝以插部犯順宣大密通京師命東廠遣役至鎮偵探營伍虛寔粮餉清冒及犇息真寔巡撫李養冲疑其偽具疏以告報聞疏中有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賂之恐物力之難勝帝不問

甲子户科給事中黄承昊疏言中塩輸粟一事法廢已久

講求當先兩淮請因奉差冊封之便道過維揚與鹽臣面商利病具本奏聞從之先是承昊因太倉出浮于入具疏請復中鹽之法召對時蒙帝褒嘉故有是請

考選候補工部主事徐爾一疏訟故經畧熊廷弼之冤言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于傳首陳屍籍産追贓而臣考當年轉覺其罪無一據而勞有足矜何也廣寧兵十三萬粮數百萬盡屬王化貞廷弼止援遼兵五千人駐右屯距廣寧四十里耳化貞忽同三四百萬遼民霎時盡潰當是時弼得此五千人不同潰足矣尚望其屹然堅壁哉而弼罪安在化貞仗西部而弼云必不足仗化貞信李永芳內附而

弼云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而弼罪安在經略屢疏爭各鎮節制不行屢疏爭原派兵馬不與擁虛器抱空名而弼罪安在唐郭子儀李光弼既不免與九節度之師同潰自應收拾潰兵扼守河陽橋無再往河陽坐待思明縛去之理而今計自廣寧而西只關上一重門限廷弼不趨扼關門何待史稱蔡容畫一軍三萬獨全止是眾不潰散無再駐淝水與晉人決戰之理而弼能令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交付化貞事敗相顧而豈得與化貞同年道乎何謂勞有足矜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俄而進築奉集瀋陽俄而

進屯虎皮駟又俄而通拒敵兵于撫河之上于遼陽城下包磚鑿河列柵埋砲屹然樹一金湯令得終竟所施何至舉榆関口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煞不論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矣其才既籠蓋一時而其氣又凌厲一世揭辨紛紛致攖衆怒共起殺機是則所由必殺其軀之道耳當廷弼被勘被逮之時天日輙為無光足明其冤乞賜昭雪為勞臣勸不從

工科給事中劉安行同戶部山東司郎中苑鑛福建司主事張元佐雲南司郎中楊國柱管理太倉主事陳宾盛查太倉預支官俸雜項自萬曆四十五年起至崇禎元年四

月止應追還庫者共銀三千二百三十五兩一錢零錢五十一萬二千八百三十六文其餘執結已到候旨開銷者共銀三十四萬一百五十八兩三錢五分六厘錢三百九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五文執結未到者共銀壹萬八千一十兩一錢二分五厘錢一百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文管理太倉主事祇林贇韓國藩無一預放錢粮可查庶幾乎不負皇上之任使者執結年月久遠或行文各官前來親自報究旨從之并令紀錄林贇韓國藩二人

乙丑陳乾陽補江西道御史李長春補浙江道御史

吏部尚書王永光疏酌舊章釐銓政八事一明職掌一廣

咨訪一慎會推一準資俸一抑躁競一杜請託一杜規避

一通壅滯從之

初臺省諸臣以帝龍飛首科請增館選之額下諸臣議有增六人之語然未奉俞旨也進士張星誤以中書周承禹之言為然托同鄉侍講張士範等具公疏上帝震怒詰責何人洩中旨欲重究士範星輔臣標等為申救言疏實星私具士範不知星等初進不諳事求寬宥令革士範職星閒住并承禹下法司問

遼東巡撫畢自肅言遼事之結局無期馬匹不給扵馳突甲冑不給扵披堅器械不給扵執銳望其養分外之精神

致敵愾之果毅其將能手論兵則無不寔之伍論戰未皆可用之兵皇上見前此諸費空填谿壑則有不信邊臣之想諸臣見目下諸項俱釐飛罣則有恐不相顧之意即如六萬之馬價二萬餘之皇賞一奉明旨一為定額冏寺尚爾不應他可知也臣又何望而歆結遠局哉旨慰勉之

丙寅大學士李標周道登劉鴻訓錢龍錫各疏辭川功加恩不允

諭兵部嚴緝都下盜

命戶部會同禮部革欽天監太醫院額外冗員

罷南京守備太監王應期

南京御史朱統請停搜括并禁革天津米豆加耗從之

南御史朱統[illegible]劾舊輔魏廣微願秉謙附璫廣微已伏天刑秉謙猶然安享富貴薛貞定劉鐸罪以決不待時鐸不得延旦夕之喘御史石三畏假虎噬人為十孩兒之一猶欲借忤璫之名巽謀牽復乞并加誅斥帝令削三畏籍薛貞下部議餘報聞

昭雪故吏部尚書趙南星從其子官生趙清衡請也南星真定高邑人中萬曆二年進士授河南汝寧府推官初轉戶曹後調銓司癸巳嘗內計堅正不撓忤權削籍林居三十載天啓元年起陞太常寺少卿歷通政司左通政太常

寺卿工部右侍郎管理陵工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癸亥京察秉正去邪天啓三年十月改吏部尚書見部事大壞有再剖良心等疏禁賄賂絕請託調鄒維璉劉廷諫夏嘉遇入銓曹及用張光前程國祥等皆極一時時之選值楊漣疏參魏忠賢逆璫恨之入骨因弘政門選通參逆璫在焉南星以言規之璫恨益深時輔臣魏廣微認逆璫為從父南星與其父允貞素以節義相砥廣微每干部務必正色謝却久已怏怏後臺省糾廣微頒曆後至疑南星主使必欲甘心語忠賢楊漣疏南星改定又值高攀龍劾崔呈秀淮揚贓私南星覆疏引祝大舟遣戍之例

於是同惡交煽不殺南星不已後因推晉撫南星薄郭尚友而推恬靜之謝應祥逐捏旨嚴責南星與攀龍朋謀結党竟逐兩臣首輔韓爌申救并逐輔臣又嗾張訥梁夢環等追論於去後下撫按提問追贓撫臣即用郭尚友按臣即用例轉之馬逢皐望風承旨坐贜萬五千金謫戍振武清衛莊浪南星賜王鍾龐永昌恩詔允放歸南星竟卒于戍所後贈少保諡忠毅官其子一人

丁卯遣使冊封諸王益世子户科右給事中黄承昊行人龔廷獻浦陽王尚寶司卿周宗文行人盧經泰和王諭德姚明恭行人吳道昌穀城王編修江鼎鎮行人莊圓蕃臨

胸王諭德胡尚英中書王道純東會王吏科右給事中玄默行人宋可文東安王刑科給事中杜齊芳中書王心于陽城王兵科左給事中虞廷陛行人賈多男吏科給事中孔聞詩請將曲阜世職知縣照化官陞黜以為勸懲并乞將保舉二廩生一授職一准選貢從之

户科給事中韓一良言皇上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一語今之世局何處非用錢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愛錢之人臣起家縣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則縣官為行賄之首而給事為納賄之魁州縣之俸薪几何而上司票取撫按薦謝考滿朝覲有費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夫此銀

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至于科道尤為羶藪據臣兩月內辭餽金五百餘以臣絕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餘可知矣疏上帝于召對時大嘉獎之令吏部破格超擢吏尚書王永光因請命一良指劾一良列上四種有曾經叅劾下部處分尚稱報命者有物望不歸窃擁重權者有貲俸不及驟躐要地者有鑽謀陪推營求內點者而不實指何人帝仍令指奏

四川道御史吳煥疏言國計空虛人心懈弛此推被諉日復一日終無振起之期端在皇上嚴以行之重新立國以開太平使天下郡守以督縣令監司以督郡守有虧欠不

及額者撫按得按冊廉察而糾之邊疆之地總鎮清查偏裨監督清查總鎮有冒濫不奉法者督撫按臣得廉訪擧實而奏之而計部大臣務在各率其屬分司專管清查出入嚴行考成叅罰之法毋得少徇情面而內外諸臣有容縱不擧者科道官執白簡以議其後如是則因循悠忽之習庶幾可再振乎旨是之

陝西道御史高賚明劾尚寶司卿周宗文臺俸四月外轉僉事起復躐轉寶卿沿遠化之陋習長鑽營之頽風淮安府同知司逈疆謟事崔文昇越陞中河郎中乞賜罷斥宗文隨具疏辨并下所司確議

七慶犯宣府靖胡堡拒之退

戊辰平遼總兵毛文龍言餉臣黃中色查簡壯寔堪戰兵三萬六千餘名此止就本島各營所隸步伍之數也若雲從鉄山昌城滿浦獐鹿三山旅順諸島弁出哨屯種等官兵弁未寔核遂不肯覺查閱之局將慮無餉而兵譁難制耶臣業已戒令弗譁矣將慮各島未必聽查耶臣業已原同餉臣逐島聽查矣今止閱皮島兵丁而各島執不肯往以一島兵丁之數謂各島兵丁統在其中昧良心甚矣旨云遼民避難屯聚海島荷鋤是民受甲即兵難與內地僉募額餉相同文龍宜秉機奮勇著有顯效誰得以糜餉藉

口朕甚望之

涂國鼎陞太僕寺正卿劉永基補陝西按察司僉事曹景辰補雲南布政司參議

御史馬鳴世巡視京營

遼東巡撫畢自肅報築錦州城工竣凡役主客兵二萬餘人役十五日而罷已而御史田時震復言邊臣棄錦不守

旨令巡關巡按二臣覆奏

免王之寀賍銀并復惠世揚原官

己巳李待問為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漕運巡撫鳳陽改周嘉謨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滿士

良為南京刑部右侍郎陸孔貞運為國子監祭酒仍充經筵講官張曉改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總督宣大張鳳翔改吏部右侍郎吳宗達仍以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回部

河道總督李從心罷

原任大學士韓爌疏辭召命溫旨不許

以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戎政王光前為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浙江滿桂為征西前將軍總兵官鎮守大同

陞吏部員外郎邵捷春為稽勳司郎中

督師尚書王之臣疏言虎墩兎乃元人的派所居地名曰

察罕兒即插漢也部落最廣世雄漢北其住牧在廣寧直北去邊千餘里部落有粆花宰賽兩部合為一家總名曰哈喇哈家駐牧在廣寧邊外大小黑山黃泥窪東北直至開原慶雲地方皆是其最東北為好兒趂部落亦虎酋近枝率衆避居此地者去建州最近虎罕前歲征好兒趂調粆花各部落有從有不從其後半為建所併半為虎驅而北其西則哈喇慎地方其目先為打利王今為崑崙王白言黃台吉乃其親屬之強盛者三十六家皆其部落所駐牧地自宣府獨石邊外起至遼東中後所邊外止其宣府新平以西山西保河路地方則順義王卜失兔駐牧之地

也虎罕自祖父以來為諸部長諸部盡皆納貢其祖父死虎年幼沉溺酒色諸部各自稱雄献貢遂絕虎心銜之久矣薊門遼東各有虎款賞其宣府張家口乃虎貿易之地虎酋差夷往來張家口賣馬買貨哈喇慎家往往截奪其貨物而殺之赴喜峯口領賞貿易三十六家截搶亦如之虎使人講說各部傲然不理虎每云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邊止我一人何得處處稱王我當先處理後處外連年繕甲厲兵先加兵于哈喇慎不自意遂成破竹之勢攻白言卜石兎而走之于是心胆侈大遂垂涎各部之賞以兵挾之撥帳而西懼好児趂等之搗其虛也此啟釁犯宣大

之根因非賞薄惡之故也然撫賞一官有不得不亟為議補者以臣所見山海衛教授安國棟清廉有守夷情洞徹本官係遼產熟習遼事各部枝派尤其所諳今教授將及三年登薦亦已合例宜陞通判職銜任撫夷事從之

庚午俞誨陞南京太僕寺卿調樊一蘅為吏部驗封司主事

陝西道御史趙洪範疏陳治道四事一慎防窺伺一嚴飭武備一裕畜邊儲一推廣恩威薦鄭鄤文震孟等并請罷田爾耕曹欽程是之

督理遼餉戶部侍郎崔爾進列津餉十欵一嚴舉刺一葦

召買一革觧運一革收兌一革包攬一革海運一革艎隻
一革失風一革斛斗一革把持俱允行
福建巡撫熊文燦因勦海冦請借留本省遼餉下戶工二
部議
辛未蔣允儀起補山東道御史
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日講官黃汝良疏請伸大
義核信史述皇考在儲之艱難及要典成書之來歷云臣
叨中萬曆十四年進士讀書中秘時皇考壽齡伍稔矣春
秋之義毋以子貴會有旨冊立皇貴妃而皇長子毋妃不
得封舉朝恫疑據禮執諍幸而倫序素明聖謨淵遠皇考

十齡而始出閣又十年而始冠婚册立臣記皇考初出閣講學時率以漏下四鼓為期嚴冬大雪未嘗傳免長隨内官每用絮被抱持而出講官至為掩淚然皇考夙夜就將經書熟誦旨趣精通寫倣務極端楷對句確中音律每講畢侍班司禮入奏皇祖喜動天顏對倣每用御筆圈点又恭毅溫文跬步必謹雖大婚稍遲而宮闈肅穆皇祖益加愛重一日過皇祖聖壽同諸王入賀賜以玉帶即下階忭舞謝皇祖顧謂諸王曰汝兄讀書知禮汝當效之又一日賜以慈慶宮居住潛遣内侍覘其坐而皇考北面謝恩訖逡巡西向坐内侍回奏皇祖亟稱知禮知禮蓋臣先得之宮

傒傅說後得之講幄對颺者如此諸臣見前事之如此虞後艱之若彼安得不汲〻皇〻隨事力諍即當時同事諸臣或議論未一厭上相爭亦未嘗以執諍者為非而槩歆摧折禁錮矣且朝廷舉動不但示勸懲于一時亦欲垂彰癉于萬世今要典既以揚璉等編入檮杌之籍則殺揚璉等如許顯純輩當受華袞之褒矣此可為信史乎可為訓乎皇考賓天時臣方家居因紅丸之事不勝痛心疾首移書同鄉刑部尚書黃克纘勸其奏請會多官廷鞫有無奸謀有則與天下共誅之無則與天下共釋之勿致疑議紛紜克纘事雖未行未嘗以臣言為非是比臣再起掌詹乃

宵小敗類者摘臣此書并臣刻藁中爲時事發憤者彙爲一帙以贄于奸逆時已蓄睚眦矣又臣副寔錄總裁閱挺擊一事史臣頗有增損至謂張差原未有挺臣以事宜直書更忤時局又臣至京時聞大臣中有與逆璫稱晚生稱男者臣切痛之絕不通一刺一次爲皇極迴吻一次至乾清門問安諸臣中有歷後踰階與逆璫傴僂繾綣者臣寔恥之絕不交一談逆璫愈怒臣義難終日即再疏乞身疏下加恩馳馹一槩不允及臣出都又遣緹騎踪臣三月散署行李蕭然無可求多然亦蹈虎尾矣旨嘉獎之并令宣付史館仍令覈皇考遺恩宮臣

壬申太僕寺少卿安伸免

贈費兆元刑部尚書廕子國子生

御史范復粹巡按江西

晏清補文選司員外

下盜琉璃瓦車戶勞繼祖等法司問

命禮部郎中王曰善冊封浦陽王妃金氏

癸酉召廷臣及督師袁崇煥于平臺帝慰勞崇煥甚至崇煥銳然以五年復遼成功自許慷慨請兵械轉餉凡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呼應始可成功帝是之命即出閱紓遼民之望閣臣因請撤回王

之臣滿桂賜劍賜之帝又出兵科給事中許譽卿論李標揚述中疏令閣臣定其功罪時譽卿言李標索金盆于安位致叛御史毛羽健以標死守孤城為有功〻罪不一遂下群臣議是日賜崇煥酒饌

奮死難巴縣知縣段高選子段暄錦衣衛正千戶

遼東巡撫畢自肅疏報安插降部于大興等堡因陳善後事宜并請加有功都司陳福劉淮及降目桑昂兒介官以為激勸從之

先是帝以封疆重務戶部缺餉因將事例盡歸之至是科臣張惟一言工部浩費之頻陵工火藥皆無額派之餉請

仍照户七工三之議擇一公所令兩部各委司官一人同閱納見收從之仍令二部條例以聞

禮部侍郎羅喻義葉燦教習庶吉士

命兵部管理馬政主事周夢尹同太僕寺掌印官查歷年不奉旨借支馬政銀兩覆奏從夢尹之請也

通政使司叅議楊紹震設十策以究推部情形下所司具覆

南山東道御史劉渼劾免

甲戌中元節遣官致祭各陵

削顧秉謙恩蔭李魯生籍陳九疇閒住從御史汪應元劾

也

調戶部主事張元佐為吏部稽勳司主事范中彥陞湖廣按察使周頌按察司副使

寧陽伯陳光裕管左軍都督府事

插部遊騎窺大同鎮川堡十六墩諭嚴行偹禦

乙亥欽差出鎮行邊督師袁崇煥言遼事恢復之計不外前之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以守為正着戰為奇着欵為旁着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皆臣與在邊文武諸臣所能為而無煩聖慮者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皆非用

人者與為人用者所得與夫馭邊臣者與他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故當論邊臣成敗之大局不必過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蓋着〻作寔為然則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况當敵之急敵又從外而間之是以為邊臣者甚難我皇上愛臣至而知臣深臣何必過為不必然之惧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旨嘉其忠勞久著戰守機宜悉聽便宜從事浮言朕自有鑒別切勿瞻顧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極言驛遞之害云皇祖初年張居正為相最嚴乘傳當時每馬一匹草料僅二十八金每夫一名工食僅七兩二錢今日法紀蕩盡巧偽滋彰兵部之勘

合火牌有發出無繳進繕紳遞相假借奸棍互相買賣一聽洗補數者一人往返數用而一省之中兩院有理司道府有票御官有帖應付不一今日每馬一匹加至百餘金每夫一名加至三五十金矣民生安得不蹙國計安得不窮乎皇上宜諭新選州縣正官有能拿獲假勘合至十張以內假牌票至五十張以上者即擢為科道官而于所獲假勘假牌之人究其授受官即削職提問民即按律正法更勅兵部從今勘合火牌止用崇禎元年新給其萬曆泰昌天啓舊給者俱按號查收且諭每撫按赴任給勘不得過二張給牌不得過三面非進奏不得擅用々完復請兵

部乃具題不得擅給着為令疏上帝于召對時出示閣臣令擬旨痛革己而兵部疏覆在內奉差及大臣侍從風憲正途官員在外奉差起用及撫按官給與勘合細開姓名奏繳不許自違由牌遺者重治從之

丁丑給死難　王仲良祭一壇并半塟仍旌表殉親孝子王宅中

給故總督都御史汪可受祭塟

兵科給事中許譽卿言臣從田間見廷臣數上封事言兵言餉言戰言守言款几無剩義獨有吃緊一言可救向來積病之根作今日更新之氣者則法是也慨自三路喪師

楊鎬獄久不決廣寧失地熊廷弼王化貞議論至今相持黔南先後失事李橒楊述中幸而漏網近且濫開起用封疆之臣不知有三尺法久矣臣竊謂督撫專閫一方高牙大纛素享安榮一旦有儆輒曰兵馬單弱危在朝夕至以賊貽君父臣寔憤之不知其平日督撫何事且請餉不言無兵禦虜又言無兵何故也請皇上申明三尺法以示邊臣曰今後如賊入境不能堵截薄城不能入保殺傷人口隱匿不以入告者外則巡按御史據寔奏報內則臣科按職掌參駁一一逮問如律庶督撫以下寧進而死于敵必不願退而死于法則封疆其有瘳乎旨是之

四川道御史高欽舜陳兵務九要復遼三籌九要者倡勇敢恤寒飢選精銳利器械覈首功申約束信撫賞密偵探專事任三籌者一以戰為守一攻心一擣虛報聞

誅罪監李永貞籍銀二十九萬金

戊寅逮假斉王有罪下法司問

吳時亮褚顯祚陞補湖廣按察司副使吏部驗封司主事提橋調考功司主事御史徐復陽南四川道御史

督師袁崇煥薦舊督臣王象乾總督宣大撫欵插部

己卯陞山東副使王振熙為浙江布政司參政

貴州道御史任賛化請行旌德監生周罪保甲連名圖以

擾民不允

南京戶科給事中陳堯言疏言南都鐵軍缺餉鼓譟各省直應解南糧有司視為可緩聽解戶包攬衙蠹侵那以致匱乏如此請勅總督倉場部臣備查州縣完欠之數分別上聞以憑究處從之

南戶科給事中陳堯言巡視南京營

大學士李標謁德陵

鎮遠侯顧肇迹僉書左軍都督府事

吳蓋忠署都督僉事僉書南京後軍都督府事提督神機營

罪監李實謫南京淨軍

湖廣荆州府公安縣大火焚五千餘家文廟城隍廟皆燼死者二百餘人

庚辰旌表節婦雲南臨安府湯氏南直隸歙縣章氏山東章丘縣夏氏

諭廷臣凡章奏旨下方許發抄違者治如律

辛巳國子監司業陳盟疏頌原任太僕寺少卿劉時俊川功遺叙時俊往諭奢寅發落虎口重圍告急檄援解圍募兵恢復重慶卒之樊龍親擒渝州 旋下功浮于人而賞不及乞下所司議復

山東右布政使沈珣陞本省左布政使吏部驗封司員外

徐大相為　司員外兵部郎中歸紹隆為雲南按察司僉事

衍聖公孔㣧植加太子太傅

壬子陞禮部郎中李喬為山東提學副使原任　楊作楫為山西提學參政

御史王汝鯤削籍

東江總兵毛文龍送

大清議款使臣可ㄟ孤山馬秀才等四人至京

復王之寀原官從吏部覆科臣瞿式耜疏也

王尊德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

兼巡撫廣東張維孟起補南山東道御史

浙江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大風雨海溢漂没田禾無算壞民居數萬間殺傷居民數萬人

癸未陸完學起改光祿寺卿管少卿事

貴州總督張寉鳴免

賜督師袁崇煥尚方劍并蟒玉金幣

尚寶司卿周宗文免

原任戶部尚書李長庚疏辭司空新命不允

昌州兵備道孫穀改山東左布政使關內道原議關內道沈棨改昌州兵備道原任督臣王象乾以原官少傅兼太

于太傅兵部尚書起用

納海寇鄭芝龍降芝龍稱兵海上頗禁淫殺不攻城堡不害敗將人多言其求撫之心頗真至是撫臣以請帝諭兵部曰鄭芝龍嘯聚弄兵情罪深重據奏斂衆乞降縛送夥党陳芝經輸情悔罪尚有可原朕方弘恢武畧宣布德威念此海濱夤聚多迫饑寒塗家鋒鏑亦屬可憫姑准撫臣朱一馮按臣趙胤昌等奏給與扎付立功自贖舟中脅從盡令解散海上渠魁責令擒殺俟果着有功績應否寔授奏請定奪

削閩撫朱一馮籍以地方失事也輔臣李標等申救一馮

仍候勘議

甲申遼東督師袁崇煥以關內外缺馬請於附京各州縣寄養馬匹中折給三千匹買之西邊各市口可得四千匹計非萬馬不足用并乞勅將前借六萬項下速湊數萬發馬商往西收買以濟急用從之命兵部先撥借撫賞二萬金以濟

河南巡按御史鮑奇謨免太僕寺少卿張素養削籍

原任參政梁廷棟補山東布政司參政吏部主事楊廷詔陞驗封司員外

遼東寧遠軍變執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自肅先是

寧遠軍乏糧四月自肅請之戶部戶部未發悍卒因大譁露刃排幕府縛自肅及總兵官朱梅推官蘇涵淳　州同知張世榮置譙樓上搥擊交下自肅傷殊血被面兵備道郭廣新至身翼自肅為解括撫賞及朋樁二萬金不厭益借商民足五萬金始解自肅草奏引罪走中左所八月丙申自經死

乙酉帝御平臺召對廷臣增記注官二員共四人

直隸巡按御史羅元賓陳屯馬二事点驗寄養馬時喂養不如法者責馬戶其駑劣不堪者追論買馬之人屯政則請清隱占議撥給議征比議募墾議激勸議便宜旨以募墾

照納鐖事例授官恐開別竇餘皆從之
令貴州撫按傳諭安位能擒安邦彥自效捐除前罪仍令
世守倘位不悔悟諸土司擒彥即以位爵土畀之從南御
史黃昌請也
登萊巡撫孫國楨疏報東江兵數二萬八千旨以海外兵
數既定准運餉八萬石不得重累東民
山西道御史黃宗昌疏劾逆黨遺奸五人戶部尚書張我
續通政使岳駿聲工科右給事中潘士聞南京總督糧儲
侍郎呂圖南廣西道御史王珙旨削我續籍餘下部議吏
部覆駿聲免職士聞調外任圖南致仕珙鐫職三級調外

給還故御史夏之令懸坐贓五百金

丙戌四川道御史梁子璠陳理財生節二端九邊之餉國初止四十七萬今增至三百五十餘萬當徹底清厘汰去老弱止用精兵若干該餉若干緣餉定兵减兵就餉于帝平臺出子璠疏示閣臣召問戶兵部臣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侍郎王家楨曰各邊有事督撫累次奏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帝謂兵不加增餉何故多兵尚書王在晋曰國初設各衛所軍即兵也軍政廢始召募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帝命子璠讀疏至老弱之人皆荷戈而勾充帝曰荷戈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勅戶兵二部遣廉幹司屬核

之

先是兵部尚書王在晉劾閣內道張春嗜殺一日梟十二人春具揭辯御史亦疏其冤在晉復劾其通關剋餉旨削春籍下法司問至是督師袁崇煥疏稱其廉惠不報

吕維祺起陞尚寶司卿管司丞事

户部刑部覆工科給事中劉安行查覈太倉疏言年例銀兩領解有官分發有鎮不得與俸銀一槩弁視即以俸銀論巡視號簿按季可查各衙門雖欵冐為支領而不能也遣支之日各衙門册籍存案銀庫雖欵冐為開銷而不能也惟憑執結一紙可使與實互見則先行各衙門查取執

結為勘之根底也各官支放錢粮一經差滿有交盤冊例應挨次貯庫則搜取歷年庫貯交盤冊逐項查算為勘之的據也如交盤冊開款雖明而各衙門終不肯出執結各衙門雖出執結而巡視衙門不准掛銷此中情弊不問可知臣等仰遵確勘之明旨擬為確勘之次第如此

丁亥罪樞崔呈秀弟凝秀等謫戍烟瘴

遼東巡撫畢自嚴遲陳急餉云四月餉銀須七萬纔可補足而五六七三月則全欠矣班軍塩菜自三月至七月共欠一十三萬五千餘兩部堂置之不論群情已憤禍亂已迫臣於十日前得中右所貼甘心餉臣之匿名帖越數日

復有匿名帖在軍遂鼓譟前斧欲甘心於臣暨粮廳矣倘此諸軍共為有司莫告之報臣與餉司粮廳庸得保有首領乎關門一重之藩籬再令决裂大壞主計者即不為諸臣身家惜獨不為朝廷封疆計乎旨令速發而寧軍已告變矣

左庶子何吾騶掌左春坊事

贈臧爾勸兵部尚書廕子國子生

何應奎陞文選司主事

戊子再諭都察院傳示五城宛大二縣凡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制錢通行毋梗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疏薦貴寧道叅政胡平表當奢酋叛據重慶大小文武殺戮一空官竄民逃平表乃縋城而下急走石砫乞兵又集川東少年練為士卒鄧制土司消弭反測凡舟馬芻粮壘矢石一手幹辦竟能保川東復西北解成都下重慶至擣巢之後率五六千士卒碎奢安鳥鎮四裔十萬衆遂取永寧掃藺州畢節而還雖為文臣即古之名將不能過臣每思其人以當揀今適入賀來京宜以邊道加銜太僕寺卿使得專任練兵俟其定揀之後論功升秩至宣大邊疆之任非異才不可猝辦原任僉事劉永基椎朴電發機畧淵沉為宜興縣令三月之間大盜悉

除迨後服闋補江西贛縣適營將剋削營兵譟亂各官杜門衬在不測永基匹馬諭以大議亂兵請永基署營事永基推宜應之一鼓而各貼信地堂上肅然再鼓而散兵歸營止于亂賊中縛渠魁斬三人耳今永基見補陝西洮岷道僉事似當借其才用于最急之處以得其一臂之用臣又見原任職方司郎中方孔昭清介絕塵嚴明執法參逆將王威侯世祿等觸魏賊之怒不准償帥璫與府衙及以都督之蔭閣生府例重忤逆璫至崔呈秀欲越陞其弟崔凝秀孔炤執不與遂因推升江西總兵削職以其風力立于邊關必能破請託虛冒之情面為疆埸幹辦寔事無疑

也又有戶部郎中呂一奏初管崇文稅課不受徐大化之託致被大化誣劾以去其為人明習天文曉暢兵事令督儲薊門閱其部署精整造战車輕便而有法亦邊才之卓然者也應授以薊門一道之任以試其能旨令分別核寔錄用

羅世錦補廣西道御史

獲京城大盜李應朝等

工部署部事侍郎張惟樞疏報本部差往南京鑄錢郎中徐伯徵領過鑄本銀七萬九千二百五十兩三運鑄過錢六千萬零五百一十萬文炤定例五十五文作銀一錢值

銀一十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兩零除鑄本得利銀三萬九千一百一十三兩六錢三分

崇禎長編卷之十二

崇禎元年八月

己丑朔帝御殿受朝

林宗載陞太常寺卿

宣府總兵侯世祿言宣鎮兵偹交弛戰卒单弱請于本鎮八萬之内選練一萬以資撻伐旨令與督撫道臣會議行

旌進士張焜芳母陳氏貞節

加桑昂兒介守偹以大興堡之捷也

庚寅督師袁崇煥以寧遠兵變上聞已而兵部言援遼之兵皆烏合之衆原無急公效死之心一有警報藉口缺餉

以掩奔潰之寔不謂賊未至而洶洶至此極也因請勅新舊督臣疾馳寧遠撫諭解散毋厪皇上東顧之憂

贈禮部尚書林堯俞少保仍廕子國子生

河南道御史陳廷謨言邇來賊盜生心民不安命凡此亂萌誰寔開之臣以為寔開于有司之耗羨在下者借民脂以途上意在上者虛告戒以縱貪風以故百爾所施皆足誨盜一家被盜猶有不被之家耗羨則縻有孑遺今日被盜容有不被之日耗羨則惟日不足安見高坐衙斋有別于梁上之行徑衝揚篋笥有減于霜刃臨頭烈燄炙身之慘毒也欲流之清而不究源之濁有是理乎旨是之

督餉御史錢士貴言津門海運為榆關軍士續命之膏然每年秋深風勁則片帆不敢下海計可運之期日前僅一月而各府州縣未完米豆如真保大名及廬鳳淮揚各府通共欠米一十六萬三千三百八十石豆三萬八千四百四十六石零山東濟南等屬及徐州欠豆六萬六千四十六石零而天啓七年舊欠之二千二百餘石不與焉凡此顆粒皆關城性命所繫升斗未完即一軍枵腹不謂有司之泄〻至此也乞勅限八月初旬觧到以濟萬分之急從之

江南副總兵楮翰添註南京左軍都督府僉書

諭兵部寧遠川兵索餉何遽逞逆干犯同城中豈皆人人與亂有能縛叛鬨門官兵重加陞賞同党能縛戎首即宥前罪爾部即馬上傳與新舊督臣速為戡定毋使東走

辛卯太常寺卿蔣一驄疾免

督餉御史錢士貴言核餉三事一急催本年應解者責藩司將州縣已完未完數目報臣得按其欠之多者劾之一急催舊欠之未完者并入考成之限一并覈雜項乞令藩司將州縣酌定款項造冊報部歲可辦若干并入考成以洗侵欺之弊 令如議行

先是七月十四日督師龍武營遊擊袁進出哨救回被掠

生員徐勝雲云遼人劉興祚殺廷輅在彼為將欵歸被覺盡拘其家馬不果因遣勝雲持令字牌來報為兵趕失又言

大清練兵五萬借狐狸覘兵一萬打造盔甲戰車欲于三岔河三路出兵過寧遠圍屯攻越山海石門等處至是兵部覆請勅邊臣多方哨探隨地設防清野固守為萬全之策從之

戶部請將帶運閔觧漕米除先經餉臣截凍粮三十三萬三千六百石外尚缺二十萬六千四百石准于先到漕幇內照例掣定截畄足額以應急需報可

順天巡撫王應豸報薊門飢軍于七月二十日鼓譟索餉焚搶火藥多方措處始克解散今雖歸伍請先發欠餉三月以安軍心下所司速行

廕故御史周朝瑞子周命寧國子生

罪升田爾耕伏誅

壬辰户科給事中歸一良再參指名田奏之旨因指周應秋閻鳴泰張翼明周家楷褚太初婁賭等事謂皇上令臣指名之旨為皇上之獨斷乎出閣臣之票擬乎所列三款孰非該部職掌而必責令臣指得毋悪臣之言而不敢共破情面也帝怒之切責焉

以趙率教為鎮守永平薊州等處總兵官轄馬松大石曹墻八路

賜故大學士葉向高祭九壇

給新樂伯劉效祖贍田

御史霍鉷提督直隸學政

禮部右侍郎徐光啓等充日講官

起陞呂兆熊為南京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粮儲胡世賞為刑部左侍郎錢春為通政司通政使王象乾仍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師行邊撫馭西部

癸巳擢學龍起補兵科左給事中陞沈惟炳爲工科左給事中

戶科給事中陳良訓言今日薦舉雖多起用實少起廢即多先年推廢實甚如皇上懼其有濫則勅部仍將訪册詳訂中有初入璫幕後爲璫棄曹頌廠臣蹤跡可議者做臺臣黃宗昌疏例一一將姓名剔出其餘不以省分人以所受之冤分款首論戍次追賍次降削年例各註其款原廢幾人今已起幾人未起幾人一覽井然遇缺即用期於起盡而止斯不亦野無伏賢朝有清議耶旨令如議行

廣東道御史顧其國劾南戶部添設左侍郎王珹先任黔

撫養賊禍黔當王三善搗巢之後蔡復一連戰之餘不出一籌畏賊如虎安邦彥來攻日惟涕泣將佐唉笑挽李魯生特出奇計造撤撫之議抽身未幾遂佐大農乞加削極以爲邪臣便私債公者之戒

免吳養春未完之贓并釋株累諸人

甲午帝御講筵

南刑部尚書渚濤病免

原任大學士李國𣚴疏辭川功恩加太傅允之

原任御史魏光緒補福建道御史五軍七營叅將婁可教陞大同新平堡副總兵

令吉安一府照會典仍食淮鹽

督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賜尚方劍袁崇煥抵關門受事

乙未諭廷臣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屢召平臺時歷商確期振惰窳之弊第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諮詢有間或參酌未平朕與大小臣工日相晉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協理各有公署宣召頻繁恐滋耽閣惟是輔臣職任股肱寄膺心膂票擬挈封疆之領要献納關庶政之權與呼吸脈通斯為最切今後除盛暑祁寒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

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靖共爾位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功

兵科給事中王猷陳京營致弊之因一清衞弊一清倉弊一清營弊以甦營軍一禁鑽刺一禁餽賂一禁　以甦營弁一久任大帥一澄汰老弱一清查正從弁請大閱以赫威靈帝俞之

督師袁崇煥于到任次日單騎出關至寧遠未入署即馳入營宣上德意各兵始還營伍為首者雖川湖兵而是時十三營俱動諸魁散處衆兵中猶日夜為俻崇煥與道臣郭廣密圖召首惡楊正朝張思順至膝前諭以同党能縛

戎首即宥前罪之旨令報諸逆者名擒之贖死二兇惟〻然是時已逃去伍應元等六人十八日而首惡田汝棟舒朝蘭徐于明羅勝賈朝吹劉朝奇大卸滕朝化王顯用彭世隆宋守志王明等十二名與先一日行道所拿之宋仲義及李友仁張文元俱至崇煥令郭廣當堂認識俱當日向前首惡即令梟示隨出手示諭撫各營云朝廷止誅渠魁今首惡正法此外不殺一人諸營肅如諸兵將變集廣武營會盟歃血參將彭簪古中軍吳國琦知而寔縱之于是斬國琦而責治簪古以待處分至車左營加銜都司王家楫車石營加銜都司左良玉管局游擊楊朝文總鎮標

營都司僉書李國輔皆分別輕重治革宥楊正朝張思順之死發前鋒立功以其雖倡亂而有擒叛之功也時撫院勅書符驗旗牌歷來文卷碎無復存及總兵符驗亦失去惟印無恙撫臣關防已貯前屯衛庫總兵旗牌止失三桿咸不問推官蘇涵淳通判張世榮一酷一貪致激此變降責有差寧城十三營俱亂惟都司祖大樂一營不動命獎之

丙申雲南鎮臣沐啓元與雲南巡按余城及撫臣謝存仁互訐下川貴二省撫按官確查奏報

太僕寺卿涂國鼎言遼撫所請馬價近以騰馬改折請當

此秋運之期民間俵馬有到京者有在途者紛〻駁回改折往來騷擾將有不勝其勞費者此其害在民猶可言也乃其害在國殆有不可言者矣祖制設立馬政專為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誠謂根本重地有備乃無患耳原非為邊鎮也即後來折色亦謂無事則易馬輸銀有事則出銀市馬仍是備禦京師之意乃今折色銀數盡給發各鎮矣如併其俵馬盡行改折萬一變生不測如嘉靖庚戌故事欵買馬則無價且無及也然勢不能不需馬將從何處調用言及于此可為寒心邊臣為封疆計獨不為京師慮耶旨是之

吏部等衙門會議李橒揚述中功罪云李橒受安民金盜之說屢掛彈章科臣許譽卿憤邊臣之失事而追論其漏網橒亦何說之辭但當貴陽被圍之日城中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者一年有餘矣死守全城雖功在撫臣然李橒共在圍城之內同出萬死之中其苦亦有可憫者且回籍已久既經科道指摘義難再出似應免議惟是揚述中當總督之任手握兵餉之權則師旅之進退士卒之甘苦戰之成敗安危宜與王三善同心行陣和調成功乃貴陽殘破之餘移鎮平越及三善懸軍深入寔乏声援是妨功害能之意明以三善為孤注而全軀保妻子之心先藉平越為

金湯共事封疆而臨危不救三著之目不瞑身在局中而袖手旁觀總督之責謂何曾聞撫臣被執後其家屬徧投揭帖則當日之觀望失悞終不能為述中辯也但事係封疆久稽未勘容臣等行咨該地方撫按覈實奏聞以憑宸斷報可已而刑科給事中余昌祚言會議非公金盆有據旨令指名𠫭奏

總督宣大張朊引疾乞歸令候代

丁酉遣大學士李標祭先師孔子

江西道御史饒京言叔來邊地之缺不知何故而人爭逐之恐之如戶部主事一行邊營餉數月不過司吏放耳即

曰此邊才也為之咨部轉邊道矣或偶值邊警不來支吾甫及一載則又曰此真邊才也加級加銜未幾而轉邊撫矣躐級而登可稱捷徑碌碌庸人建牙樹纛邊事尚可問哉報聞

廣西道御史姜兆張疏劾遺惡未罰之原任吏部左侍郎許宗禮太僕寺卿張文熙原任順天府尹李春茂舉遺善未揚之給事中觧學龍陳奇瑜言奇瑜為令雒陽政簡刑清愛民如子為諫垣　疏比忠賢于劉瑾乞加起用旨令宗禮等看議學龍已起補奇瑜已陞任報聞

賜故吏部尚書張問達祭九壇并塋

倪應春起改南京太常寺少卿李日華陞太僕寺少卿原任知府吳廷雲陞廣東按察司副使

戊戌諭行開納事例仍遵戶七工三之舊戶部委太倉庫司官一員工部委節慎庫司官一員月于五十日至公所會同收納巡視科道給帖掛號互相稽核仍命戶部侍郎一人總理冊籍按季奏繳每收銀百兩搭收制錢二十萬文寓疏通錢法之意俟山陵告竣工例先停暨邊塞洗兵戶例盡止

陞杜齊芳刑科給事中

復新城伯王昇原爵

南兵科給事中錢允鯨疏劾閻鳴泰與馬世龍劉詔為同心一氣之人託威督師孫承宗驟躋大位復寅緣逆璫令握兵柄欲鼓士氣以持強敵當先明軍法以肅聽聞則世龍鳴泰斷不容寬孫承宗信任鳴泰逐王在晋而用之設為三方照應之策五部聯絡之勢偏循武剛之制奇門八陣之方付世龍以買硝買馬造舡造車虛冐全無實着遂喻安性而任劉詔專主錢穀賞功三十萬金竟不知作何開銷據事誅心承宗亦宜併議旨令鳴泰分別議處承宗偏任貪將致壞東事姑念國幹不議賞功銀三十萬金着據實回奏

關外督餉郎中王楫疏劾侍郎王家禎新餉貯庫四十萬屢呼不發冀以掩飾舊餉之匱乏以遁罪責致寧軍外變乞皇上詰問旨令家禎回奏家禎隨具疏辨言關門糴買米豆冒借舊餉三四十萬所存新餉十四萬以應宣雲之急此平臺召對時面告之皇上者至所云缺二十四萬者因鎮監紀用去年八月增兵遂增餉二萬鎮監既撤則此餉宜去故臣未受事以前槩未發給咎不在臣也于是令以二萬金應存應減下督撫清覈具奏

巡視銀庫給事中鍾炌御史馬如蛟言供用庫商正旦元宵端陽中秋共分三單辦納該價四萬零自先帝免端節

一單今應辦二單該價三萬二千七百有餘是三萬餘價商必先為代辦故商每一上役各依分歛銀每商所出即貲賤估平無他零費非二千餘金不可在初辦時或儘力以出已竭囊橐或稱貸以償受累子母及再辦續辦苦愈甚矣乃縣官給價或在辦進二單之後或在錢糧既完以後此無論貧戶必不能當即冨室亦將立困是以一被編報如赴湯蹈火不獲聊生宜酌量全數應給若干于辦進一單以後給以二單價銀一半了前一半預領待其全完亦即全給無使預用其財力以致終累其身家斯亦聖天子加意近民之慈念乎報可

祭社稷壇遣惠安伯張慶臻代行禮

己亥吳弘業陞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

起補原任禮部尚書盛以弘以原官協理詹事府事

贈故工部尚書王佐少保

戶部侍郎王家禎引疾辭職不允

誅寧遠叛兵王士中等士中窃令箭迸入關被獲誅

兵部言近蒙皇上召對詢本朝兵制及乞餉太浮之故臣對以國初無兵軍即為兵一時應對未能條悉退而自思民之窮以兵之多也兵之多以祖制之壞也而其所由來則既遠矣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衛所衛所皆軍也

皆兵也在京之軍以衛所計之七十有餘衛分為五軍帶甲控弦者數十萬至正統己巳總數十年核之僅得十二萬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至弘治十八年遣將北伐核之不過三萬已耳軍伍消耗一遇有警便募民為兵各邊有主兵有客兵主兵者土兵也客兵招募之兵也兵以年增餉以歲溢即如大同一鎮成化十九年因小王子寇大同始增有客兵弘治十六年始發客餉各鎮大率類此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遂價騰湧而邊儲從此匱邊地平蕪千里榛棘鹽法廢屯種荒惟臨時倚辦于空運糴買空運苦陸路艱難糴買苦邊方粟貴良法微意盡

行浙没兵餉之詘也一朝一夕之故哉夫國家邊費最大款省轉運莫若隨邊屯種今九邊之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耶蓋商本之耗至今極矣先年于額外加增浮課正鹽壅滯各邊鹽粮虧二百三十餘萬兩淮鹽課虧一百七十餘萬雖今減斤疏理尚未通行上年因逆璫攢括兩淮鹽商皆款棄商為農商貲有限轉運易窮故今日之商非國初之商必商本裕而後屯種興屯種興而後本色贍本色贍而後民運舒今宜責成鹽臣及各邊督撫漸修祖制田地可耕者以次開墾米粟可運者以次轉運如漕舟破艦鄉鄉修補督率有方收功有序能致一鍾之粟

即可省一鍾之費能耕一畝之地即可望一畝之收塩臣復命之時須明開興復分數以稽殿最此漸復塩利轉運之大畧也至于軍兵原無二致本朝做周官司馬法軍旅什伍之制寓兵于農設立衛所自衛所凋敝行伍空虛而後有召募召募者兵之所由始也而衛所之所由凋敝在西北則苦于輪班在東南則苦于漕運祖制班軍入京操練赴邊防禦今每撥班軍做工修築矣軍不化為兵而乃化為磚灰石匠手足胼胝奔波道路往例軍行粮隨今有班事竣而不得粮者以是在路愆期回鄉乏費領班扣勒嘗規赴班又多使費武弁必于剋軍獎役敢為科斂以致

稱貧無門賠賍日甚此當坐賍嚴究者也正軍多係老弱餘丁儘有精壯今拘先年科臣題准事例既要精壯又要正軍不知班軍止須壯勇以任操防餘丁亦可赴役何必正軍此當與時變通者也國初轉餉仰給東南海運變而為漕運漕運變而為兌運兌運變而為支運支運變而為改兌軍不化為兵而乃化為長年舟子為里閭労苦莫恤有々官而無軍者各衛所皆然有々軍而無官者若温州借官于別衛軍無立錐之產官有鵠立之形水次交兌則被豪強之抑勒入倉交納又被積役之苛求踢斛淋尖風揚日晒無錢買補忍苦罰椿此不當量為軫恤乎江西

出兌未徵錢粮先徵隨運銀兩故兌畢開幫軍無留滯今浙之屬舡已過江而風蓬梳具席片等銀尚未給領貧軍必借貸補利賠償此不當先期給發乎漕運議单每舡計帶客貨六十石以蠅頭微利補其勞費今峻法嚴搜沿途赶逐守凍掛欠衆斬軍并無家可傾百身奚贖此不當稍加憐憫乎沿海衛所既令防海例免運粮今如南直鎮海太倉等衛海濱與腹内并運目前海寇充斥防禦無軍地方岌岌深懷隱慮各幫儘堪洒帶增粮不必增舡此不當量從停緩乎衛所皆有屯田屯田皆膏腴之地今因軍竄伍虛清勾不至遺屯多被官舍占種夫屯以養軍非以養

官〻何可占舍人非軍也佃屯則為軍矣不班不運而坐享利則軍伍盡虛而不可復臣以為衛所屯田悉召軍餘頂佃貪屯之利即應軍之差無軍者將本田花利貼班貼運以濟疲軍稍加幇助其隨班隨運錢粮各處撫按務刻期徵辦毋誤班運違限者即照例叅處班軍赴京赴邊及漕粮交納有科索常例者許赴部院告理科道不時糾劾廠軍不苦差行伍漸實容兵漸消兵餉漸減二百六十年來之頹綱澈習廠有瘳乎俱從之

前鋒總兵祖大壽戰于黃泥窪以捷聞

庚子唐暉起陞尚寶司卿管司丞事吴甡起補山東道御

史

下罷監王朝用司禮監問朝用忠賢掌家也

工科給事中祖重曄疏言寧撫急當議裁薊將急當議調謂寧遠斗大一城一督師轄之有餘何事十羊九牧累〻建牙為也薊鎮總兵趙率教向為督臣袁崇煥信任之人宜以率教補朱梅之缺必有同心之助并劾扎并丘磊搖唇鼓舌潛蹤閃門宜逐從之

辛丑李叔元陞光祿寺卿管太僕寺添註少卿事福建叅政張秉文陞廣東按察使

授李時芳錦衣衛都指揮使時芳孝　皇太后　裔也

壬寅朱大啓陞太僕寺卿管添註少卿事楊覲光陞南太僕寺卿管少卿事戶部郎中楊嗣昌陞河南按察司副使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疏請更用遼撫遼鎮并薦舊將楊肇基姜應兆黑雲龍等宜儲之五府以候任用從之

御史任贊化糾新補御史陳以瑞借削奪以出身其所以削奪則以拜逆祠而不拜佛忠賢不悅遂以題差削籍乞分別以重名節下所司看議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言李橒功罪一事臣與科臣許譽卿各攄所見以冀聖裁蒙皇上諭令會議不意科臣余昌祚追論不休且語多忿恨于臣也夫今之謂李橒無功者不

過謂雖有全城之功亦曾受起寡之故耳而不知橒非起寡者也安位之母即奢崇明之胞妹奢寅犯蜀位即遣安邦彥犯黔是休戚相關同謀已久貴陽告急之日正廣寧新破之時擧朝惟關門是急已置貴陽于不問後知李橒不死孤城猶在始命王三善帥師往救比三善至而貴陽之圍已十月商逆當日定謀寅欵取成都作家彥欵取貴州作家因令烏蒙烏撒從霑益取雲南為位家三者鼎足形成然後蜀中之兵順流而下荊州滇黔之兵合力以出徧沅向使非李橒堅守則臣鄉荊襄一帶不知如何蹂躪而金陵淮徐之間且岌岌乎動搖矣故臣謂李橒之守貴

州求之古可方張巡之守睢陽求之今可方朱燮元之守成都袁崇煥之守寧遠若夫共有地方之責同處圍城之中者非按臣史永安乎永安不二三年從七品官驟陞至三邊總督而李橒猶然一老巡撫從閑林泉望絕春明則何得以守城之功專歸永安且欲執永安之仇揭為李橒之罪案也若夫金盆之說當年臺臣將允儀曾叅及之後奉旨回話亦自認為風聞夫當年猶屬風聞今日何遂有攄手報聞旋令將將允儀及史永安二疏下撫按勘處

順義王卜石兎會永邵卜等衆聚于挨不哈將與揷戰宣大總督張曉以聞

癸卯勅新任薊遼總督喻安性與新督師袁崇煥悉心籌畫一洗積弊以寧邊患紓朕宵旰之憂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善政巡視南京營

敖目收毛乞炭二比妓之衆約三千人佯言偹撫將謀犯黑漢嶺等處命宣撫李養冲偹之

甲辰起補章光岳太常寺少卿添註提督四夷館却土膏

兵科給事中王繼廉刑科給事中桂紹龍福建叅政

署戎政兵部侍郎呂純如引疾求去不允

禮科給事中仇維禎言新任職方郎余大成介〻之操臣風重之第已經两任未見甄拔異材當此羽書交馳所用

一邊關係非小不如寔授卿銜以勸廉劳另擇才品超邁曉達軍事者任之旨以大成律身既廉用人必當不必更南國子監助教施元徵言徐時泰孫之獬陳具慶張士範者投身忠賢拜為乾父重誕南北主考出題獻媚曰敬信尊親曰聲名洋溢曰帷幄親重臣緣緣未易殫述最可恨者我二人共負一語是何意義不幾與當日朕與厥臣之并擬同一僭逼耶且北中崔鐸南中周祿堪為對案請皇上各嚴究以誅其應得之罪北學臣周昌晉當揚左被逐日首發大難于進藥移宮等事數陳閑端逆璫因以深其指摘大啓殺戮及忠賢伏誅乃一疏指陳借調停為藏身

護局計昌晉先與李魯生李恒茂李蕃張訥同作忠賢廣徽鷹犬有五先鋒之號奈何僅使優游里門也南學臣曹谷不知是何心術與魑魅偏合與正直偏違于忠賢呈秀所削奪之劉宗周鄭鄤則指為鬼怪于要典亦云必不可更且謟附楊維垣于勘問胡煥猷時拘案唾駡韓爌文震孟而欲重處煥所當亟斥逐以除餘孽也至陳保泰任臣鄉楷學臣同邑高攀龍千秋俤鄭百代真儒保泰不能力疏以旌其賢而乃一言阻之曰攀龍贈卹尚俟論定揚漣首叅忠賢二十四罪而保泰曰漣不能無罪保泰之心可勝誅耶久玷東南師席今雖巧于抽身豈可不暴其罪稱其

職使尚以胥冠恐嚇御閣也得旨士範已別有旨時泰之獬具履俱削籍周祿着褫名周昌晉等下所司議

原任禮部尚書錢象坤疏辭新命不允

御史陳賡謨巡按順天

四川道御史王相說言文華召輔臣商確機務請仍輪詞臣二員以備記註臺省臣二員以備糾參庶幾古人左右史記言動及諫官隨宰相入閣之意從之

起陞謝陞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彝館

江西道御史馬鳴世疏劾韓敬濫竽起廢彼其賄囑湯賓尹潛通関節當時臺省交章罪狀已明嗣以奸人用事實

補南行人司々副迨癸亥京察咸謂死灰不復然矣而敬益熱中與其党岳駿聲吳中彥造為天鑒錄一書遍布長安傾陷正人及今聖明御宇復入維華薦牘且謬與文震孟同列遂恍俞旨而儼然行人司行人矣近更闖其營陞尚寶且欲引實尸復出而濁亂世界也不亦大可畏哉旨令罷敬

乙巳戶科給事中陳良訓請械問畢自肅朱梅以治辱國之罪不報請防奸細慎火藥二事是之

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言漕運稽遲請改巡漕御史為大差侍兩運告竣方許報命旨以趲運官改差兩年未協祖制

令後巡漕御史自九月內具題即赴通灣到任一面督催回空隨到隨發一面移文各省直州縣趂禾稼初收民力充裕之日將本年應解漕糧盡征在倉來春正月以裡悉行起兑務漸復祖宗朝三月過淮舊制應行未盡事宜漕臣奉命之日還悉心條奏各司道州縣官有奉行怠玩及該管河道官不先行修濬致稽重運者許不時參奏處治俟明歲運完果無凍阻紀錄示優永為定例

廣東道御史馮明玠劾原任兵部尚書邵輔忠閑住原任戶部尚書李精白湖廣按察使黃憲卿鴻臚寺少卿王用後削籍

巡視北城御史鄒毓祚疏劾逆黨孫雲鶴借誣陷武長春奸細之獄妄殺多人詐騙多贓腹心王道孫三等與之同惡乞正典刑下法司問

山東道御史戴相上武舉四議一革弊宜嚴一校藝宜核一閱文宜精一常調宜破從之

禮科給事中胡承順劾貴州總督張鶴鳴恃逆璫為奧援妄希封拜吏部侍郎王祚遠倚魏廣微之門人急謀入相媚忠賢則為銓其雁行也并祈嚴處旨云鶴鳴已准致仕祚遠係日講官姑不究

丙午戶科給事中瞿式耜言徐良彥昔撫宣府白言台吉

叱渠敗盟良彥鎮之以靜籠之以計不費官家一縷而台吉貼然受罰毛酋桀驁者四年良彥至彼中不踰兩月而弭首俛耳事幾就緒寔惟賊璫以上谷肘腋用所必用之人屢令人遊說招來良彥峻辭相拒致崔呈秀疏參遣戍夫良彥與李邦華熊明遇均負邊材均遭痛折邦華明遇俱起之田間用佐樞筹矣而良彥最熟于西北邊事者豈可不亟展其大用乎旨令吏部酌用

神宗德嬪李氏薨

丁未彭惟城起改南太常寺少卿

山東道御史鄧啓隆疏責輔臣累擬前後二三雖以　彰信

召對無所可否未能攄忠扼腕于有君無臣之可惜帝謂責備輔臣言官職掌然揆席未久事有先後朕之所鑒外廷未必盡知輔臣不難虛懷言官亦宜詳慎輔臣標等具疏引罪帝慰諭之

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為閣臣忠告者三家臣忠告者三閣臣則權宜一識宜練心宜虛家臣則見宜定用宜均辨宜精因言先朝輔臣劉一燝折逆焰于幾先崔景榮當舉世如狂之日獨立不懼皆不愧古大臣宜亟令存問從之

戊申起補劉定國為太僕寺少卿添註

四川道御史梁子璿言小民三害一差役一里甲一佐貳

令撫按嚴核之

河南道御史劉大受薦起原任禮部尚書李騰芳報可

蔭原任吏部尚書陸光祖孫陸灝爲國子生

己酉户科給事中陳良訓糾未盡之奸郭尚友建祠一疏直曰神功參贊天地皇上試問尚友忠賢參天地矣將置先帝何地哉而郭允厚舉三千之禮樂舞兩階之羽干軼周公之營雒紹文王之效靈此何等語而至曰匪惟達聰明目信可居高聽卑則儼以帝位屬之矣張問達坐賍十萬令元老立斃追賠者年志燮也誣高攀龍以養畜刺客致老臣重淵送命者將鳳翔也陳殿候璫看工長跪不起

璫笑曰予京堂逐陞光祿少卿後來拜像拜祠望風拳曲皆般作俑周維持亦少讀聖賢書乃不論省直州縣書院立時改拆勒石永重維持豈復有人心乎田景新首效鷹犬請加崔呈秀左副都御史者此豈可一日容哉旨令尚友允厚看議志夔等罷職

李來補山西按察使管水利道瞿士達補河南按察司副使

庚戌贈周以讓太僕寺卿

先是山東原任守備楚邦禎奏稱國初設有衛所官軍即設處銀兩為俸鈔月粮名曰民屯如萊州衛額設指揮千

百户一百一十四員軍丁五千六百零四名俸鈔粮餉俱取給于民也其後官軍故絕僅存十分之三而原設銀兩依然在也以衛計故絕名粮每歲可得一萬七千數而推之各省直何止數十百萬因下撫按核議至是順天巡撫王應豸復言臣萊人也知萊事最稔據邦禎所奏萊州一衛誠有如疏中所云者業已奉旨咨行山東查覈矣但夲官春秋八十有五辭任杜門絕想登進且無俗弁脂遺逢世之態臣雖重之况其破產閭閻赴闕條奏無非忠君愛國之一念衰殘武弁尚能如是何况文臣苟當此三空四盡之時不極力搜剔以濟時艱則人臣體國急公之義謂

何第非徽皇上之明旨申嚴則武弁之言輕而諸司之奉行亦不力將復置之高閣矣旨限三月回奏

山東總兵楊國棟陳毛文龍十大罪專閫海外八年糜費錢粮無筭今日言恢復明日言擣巢試問所恢者何地所擣者誰巢鳳凰城湯站等處若有一人守堠不致鉄山陷失之慘罪一設文龍于海外原為牽制不敢西向也數次過河屡犯寧錦全不知覺牽制安在罪二東偏接境朝鮮輔車相依乃日以採參掘金大肆擾害鮮寔不堪致生携貳罪三鉄山既失鮮半入敵傷殘屬國失律殞師罪四難民來歸冐充兵數或任填溝壑或仍罹鋒鏑掩敗為功罪五

皮島孤懸海中非用武之地去歲與內臣合謀請餉百萬竭民膏血以填苦海罪六零星收降捏報獻俘假造謾書欺誑朝廷罪七私通粟帛易敵參貂藉是苞苴為安身之窟罪八通商接濟事出權宜坑商貨至百餘萬怨聲載道死亡相繼罪九島中遼民總奏應點不滿三萬欵冒皇賞冊開十五萬從前侵尅錢糧不計其數罪十至如奉旨移鎮竟若罔聞奉旨回話絕無應荅煌〻天語視如弁髦此等滔天之罪尚可容于堯舜之世哉更有異者文龍近以漂風為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續到多船見在登萊沿海窺探不知意欲何為大将擅離信地律有明條雖地方

嚴為之倏然村野之民一時鳥驚獸駭莫知所向矣不

報

宣府巡撫李養冲言宣鎮缺餉自四月迄今凢五閱月洶〻不靜推宜將前解到馬價六萬金又二萬二千二百九十金暫借為兩月之餉以杜其邪萌乞勅下戶部速解以逭目前脫巾之變如議行

舊制南京倉粮撥附近南地浙江湖廣江西應天等郡充之共一百四萬二百餘石皆以民運遂致拖欠數多至是從御史吳焕議令府佐部運不及千石者縣佐運定限十一月收粮正月運解三月兌收部運官踰限者照會典例

治著為令

削原任工部尚書薛鳳翔戶部郎中張化愚籍

辛亥御史張汝懋劾閒住編修吳孔嘉削籍

廣東道御史顧其國疏劾雲南鎮臣沐啓元驕橫恣肆令已死宜褫其爵秩革其祭塟旨令候川貴撫按查奏到酌議

給事中劉漢儒御史黃仲曄陳巡青要務五款一酌內廐之馬數一免預買之草束一量裁鋪墊一急議商人之僉派一嚴懲外解之急緩旨從其僉商催解二事餘如故

寧國府旌德縣監生周咢自請訓練試用練寡以馭衆而

兵不敢驕積弱以成強而敵不足畏用兵以養兵而上不困國下不病民旨下京營科道官詳加考試

壬子祭夕月壇

陞南吏部郎中魏浣初為廣東按察司副使禮部員外孔崇宗為山東按察司副使原任御史李日宣補福建道御史

四川道御史高欽舜請恤寧遠之南兵旨是之

宣大總督張曉免

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劾毛文龍擅離汛地潛入登萊責令據實回奏從之

癸丑原任御史趙延慶補陝西道御史李士補湖廣道御史

廣西道御史吳玉劾兵部尚書王在晉冒濫川功得錦衣之世襲欺罔朝廷掩新平堡之殺戮多人及知縣馮名世俸不及二年亦冒川功濫與考選旨令查名世川功虛實具奏

司禮監太監胡承詔調南京司禮監太監協同守備

原任江西巡撫都御史楊邦憲江西巡按御史劉述祖俱以媚璫建祠削籍

甲寅雲南道御史潘士遴言年來兵籍空懸虛餉已極識

者有兵清自然餉足之業蓋清兵正款清豪強影占之兵非汰兵之謂也核餉正款核貪弁隱冒之餉非減餉之謂也為今之計在兵部急宜傳諭各邊今日朝廷核餉專在練兵止期兵精非期餉省將士宜偹曉此意在户部須關會各邊撫臣於兵餉對針處預須滿盤理會餉期不呼而自發勿待疾呼而後發務無賴挑激脫巾之釁也然其關鍵處全在内外諸臣同心共濟蓋督撫身在邊外所請動關兵機呼吸間不容髮深者既不可宣洩淺者又不足動聽若非内部先意體諒隨呼隨應安得著〻湊手乞勅户兵工三部與九邊督撫事〻同心共濟事成同功事悞同

過三事合為一人其於安内攘外得萬全之效矣是之御史饒京先曾以工部侍郎張維樞留諸事例捐納人咨文不發入告至是復劾其旨未下先知聚黨而謀仍索多金奸言其附吳淳夫李夔龍等乞速罷斥旨下所司勘奏奸令京指其聚黨之人已而維樞具疏辨留咨之故奸令看議

関門副揔兵徐璉謫戍

乙卯初刑部主事楊維相于天啓中曾疏言江西豐城高安二縣獨未加派遼餉撫按官三年不報復于今四月内再疏糾高安蠹書張樞張機二人至是縣人彭繼先具控

通政司惟相參共扶贊為樞機二人脫罪乞勅衛校拿治繼先亦以說謊欺君上陳并下所司究勘

陞吏科右給事中賴兆先為陝西提學副使雲南道御史李遵為陝西按察司僉事河南道御史李應公為陝西布政司右參議

太常寺少卿署光祿寺事沈自彰以秋分夕月省牲失誤回奏托疾責令致仕

丙辰督師遼東袁崇煥言全遼昔只總兵一員 自發難更設無定臣向為巡撫時議關內關外各設總兵一員與督臣王之臣見合時推呈秀欲多用魏忠賢私人遂於關外

添設總兵三四員卒之權相侔而肘不運卒議撤止留寧前與前鋒二員但肘仍掣而不便終不若臣前議關內外各一員為妥則寧遠一鎮當併而歸於前鋒此不易之論也以地言之關內總兵應掛平遠將軍印轄山石二路與前屯一衛而以燕建二路還薊鎮則內肘不掣以前屯一衛屬之則關內外不分兩見外援而內愈堅關外總兵掛征遼前鋒將軍印轄寧遠一衛及錦州從此而漸復漸遠皆其所轄也以人言之今關內總兵為麻登雲起自行伍慣歷戰陣可稱將才但恢復之事在今日為創異日為守須可百年必世則無如今見任薊鎮總兵趙率教習遼事

率教節簡性成每與臣言天下轉輸之苦唏噓泣下不啻身痛以登雲與率教更調似應以原官加一級掛平遼將軍印者也若關外總兵則朱梅與祖大壽二人梅今抱病解任自應併而屬大壽進之都督同知掛原印如舊但總兵向駐寧遠今大壽出鎮錦州兵家有進無退祖鎮仍寧錦兩處駐札大壽英勇矯捷腔子玲瓏言下輒解且與士卒通肺腑同甘苦邊將所無寧遠一守一戰俱大壽冠軍今挺身出居類城四戰之冲出塞血戰斬級一百一十八級遼人復遼此其首選矣寧遠即不設鎮而臣標下中軍何可綱仁義韜鈐並優生平不破公錢不受私餽敝衣糲

食臣每事謀成經本官一叅酌遂捷於電而屹如山此臣才不在臣下臣一向規蚤功名皆可綱力臣何忍沒其長而不告之皇上也臣中堅不可無人應以本官加都督僉事街仍署中軍則一鎮之費雖裁一鎮之用仍在此外則有前屯副摠兵劉永昌才調操守亞於可綱事〻作寔清餉清兵但時下無可處之缺姑仍故任以待何可綱駐寧遠以居中趙率教往來關前而劲後祖大壽往來寧錦以鋒先令直而為守則中前後異時橫而進戰則中左右統領恊將心腹手足與頭項肩背肢爪之背靈非臣不能用三臣非三臣不足為臣用况率教才可專撫不憂缺撫臣

力可冀鎮尚餘一鎮臣許五年結局則仗此三人當與臣始而終之若屆期無成臣手戮三人而以身請死於皇上俱從之

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沈景初爲父南京吏部尚書沈應文請卹與應文餘姚人隆慶元年進士由推官爲南吏部主事郎中歷藩臬府尹理卿侍郎刑部尚書爲刑部時疏釋曹學程之繫及滿朝薦之逮署工部時通惠河決嗑陵梗運委曲協濟河臣得以奏功後起南吏部以疾辭卒年八十有三

候補給事中馬思理疏劾俞咨皐業經撫按解京而優游

道中未至且言其燒舡不艱棄城潛遁冐餉通夷確據旨
令部院逮查其稽到之故并四事到日并究

遣官祭太倉之神及于謙文天祥姚廣孝諸臣

丁巳湖廣道御史吳阿衡巡按浙江

河南道御史李嵩疏糾工科都給事中張惟一為曹欽程薦舉主試浙闈出題媚璫山西道御史陳朝輔建璫生祠請撥庄田湖廣布政梁建廷貪殘驛騷等狀旨令惟一朝輔閒住廷建削籍問

贈故吏科給事中侯震暘太常寺少卿因其子兵部主事峒曾請也震暘直隸嘉定人萬曆庚戌科進士由行人考

選授給事中天啓中疏劾輔臣沈漼交通客魏被斥崇禎元年三月復原官隨卒峒曽為請故有是贈

贈故御史夏嘉遇太常寺卿

貴州總督張鶴鳴疏請湖廣々西四川雲南四撫臣各賜督餉協兵專勅及安普副總兵許成名改加總兵駐鎮畢赤移貴州總兵于銅仁而以援黔總兵王國樑駐貴州以新偏副總兵胡從義加總兵銜提督平清偏匀一帶兵馬并請勅印下所司議

待入境報滿之期即時叅奏無騈詞而失實無叅重而處輕無置豺虎而問狐狸俾貪人遺敗類之種如或仍蹈弊風空文塞責朕得於省覽立便摘查該科看詳章奏即行糾發以溺職治罪

己未四川道御史宋師襄巡視倉儲

周府京山王　薨輟朝一日

陞段國璋張振秀各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劉大受姚應嘉各太僕寺少卿添註楊文岳禮科都給事中

贈故通政使林材都察院右都御史

朝鮮國遣陪臣入賀

遣官祭歷代帝王

命查大勲後裔胡汝鍾父不襲爵之故

庚申工部營繕司郎中湯齊言堂官張維樞因御史饒京糾其措勒咨大欲卸過繕司寔出無端臣敢據寔爲皇上言之天啓七年九月臣署繕司恭過皇上龍飛正位臣拮据三殿餘工至十月二十六日完工臣始催集各差錢糧數目挨次年月磨對項欵凡料價工價必命估明方與銷筭稍有浮冒即行裁減總計費銀六百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奇視世宗朝營建三殿之費不及三分之一已給過銀外尚欠商匠一百二十萬有奇屢責臣部措

還今查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八月給發兑支自有巡視科院管庫主事為政寔非臣所與乃臣堂官謂臣二月間屢懇給發本商試問維樞臣曾有呈稟可據乎且大工商匠領狀去年八月以前已經舊堂官出過矣維樞非出領之時臣何以懇其銀之發與不發屬之巡視管庫維樞又非發銀之人也臣何必懇以事理直斷而堂官之展轉支吾見矣伏惟皇上察臣始末寔情則罪有所歸并下部議

黃州知府胡桂芳以媚璫削籍

原任大學士朱延禧疏辭川功恩命不允

辛酉陞孫紹統為吏科左給事中起補沈循龍鄭宗周為

河南道御史胡良機為山西道御史

户部尚書畢自嚴陳理財四事一曰覈民運之逋欠一曰議屯糧之征收一曰嚴京邊之考成一曰汰踰額之營制薊密永昌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四兩九錢五分係天啓二年原任督臣王象乾議加原止題發一年以後并未題發亟宜議汰旨從之

御史饒京疏飭漕規請巡漕御史嚴禁軍弁勒詐立限催兑漕運不必出巡俱報可

兵部侍郎呂純如免

西部敖慶由華尖邊入犯永寧川叅將杜維棟拒之退

壬戌督師袁崇煥請速發關內外積欠七十四萬金及太僕寺馬價并撫賞四萬金以無悞封疆仍請勅餉司及各道悉聽糾劾以一事權俱從之

初督師出關軍前支用銀旨令戶兵二部湊發十萬金與之兵部于太僕寺撫　銀支三萬金解關矣尚欠七萬金兵部請令戶部湊給戶部言督師軍前犒賞之銀天啓五七兩年有成例係戶兵二部各五萬金今臣部已將山海餉司存積草豆價銀撥支五萬金應用乞勅令兵部遵炤往例自行措還五萬金以應急需報可

癸亥南都察院右都御史閔洪學免

原任大學士韓爌疏辭存問恩廕不允

南京户科給事中陳堯言言今冢臣王永光當秉　時于逆璫勘覆兩疏漫無執持惟所從臾使當時直謂內臣不敘邊功寧晉伯身以血戰致封非可比例不敢奉詔庶可少折其逆萌而曰欲忠賢之懲沮又曰以此感動忠賢臣之所不辭也憶乙丑之歲起家臣以宮保南樞不數月而宮傅北樞偏巧值忠賢開國承家之日茲聖明在宥斷難以可信可疑之人儼然作周官之領袖臣伏讀六月二十七日召對記註見皇上宵旰勵精種種悉究底裏侍從諸臣無不曲披忠讜至如旂尉之遣閹臣樞臣持之甚正而

家臣第曰此疏誠屬輕率其意亦自無他李寔之獄刑臣言之甚詳而家臣則曰李寔初亦未承及見刑具自承此等語氣雖若自附婉和寔則模稜兩可臣以為家臣者大臣中之鄉願也勘覆二疏者稱功頌德之嚆矢也與以自首免科足矣寧至反蒙上賞哉旨以永光秉銓清正勘復二疏原非稱頌堯言妄言沽譽姑不究永光疏辨并請罷不允

督師袁崇煥疏辭蟒玉之賜允之

户部署部事侍郎王家楨以寧遠請餉發餉日期分款詳開上聞旨下所司并議

貴州總督張寉鳴以科臣瞿式耜萬鵬疏糾具辨云諸臣誣誑之言橫加之臣者大槩謂臣為魏忠賢黨也謂臣不當叅奸細也謂臣當與經撫同罪也謂臣子張大同輦金入京也臣謹據前上先帝辨明疏再陳于皇上之前臣在中樞僅四月壬戌正月即奉命視師旋歸田間六年起南京工部尚書臣兵部也起南工部未為破格今云忠賢看工時大聲呼臣名當用不知果有此語否臣総不知也臣見吏部文選司郎中李夔龍疏云忠賢于會推鴻臚之日問川貴総督擬用何人職以張寉鳴傅宗龍等應忠賢云寉鳴年老宗龍性急俱不堪用明日會推職對堂官云推

人在銓部用人在朝廷崔鳴習川事此西南危急之際不用此人是以封疆為戲也職用崔鳴幸先帝竟聽之此李夔龍辨疏語也今云魏忠賢崔呈秀用臣何無一毫影響如此劉一燝係李永芳妹夫遼陽已破留住李永芳處為賫金寶入京賄買權貴貪緣入熊廷弼幕充旗鼓官關門大小事每日打報與李永芳佟養性長安權力之家走卒蒼頭皆重賄結納牢不可破人〻知之而無一人敢言事關國家大利害在臣不得不言使當時一燝逃去其助禍有不在李永芳下而流言至今尚為口實乎能廷弼再起經略設三方布置之說踞山海關生觀成敗當事者遂為

奏可夫經畧者經畧廣寧也天津登萊不過為廣寧犄角何得布置三方乎且從來經畧將兵巡撫職撫未有巡撫將兵而經畧遠駐者舉國皆知其不可而懼其黨盛無人敢言臣待罪本兵遂具奏廷弼出鎮廣寧觸其深怒而推護廷弼者乃亦若與臣有不共戴天之仇矣遼以經撫不和歸罪于臣以臣偏護王化貞為廷弼分過臣于化貞何親何德而偏護之哉兩人不和臣原不能照管不過自據理法為朝廷持紀綱為封疆定是非耳而流言至今尚為口寔耶國家之設兵部所以總大端之紀綱設邊臣所以理緊關之軍務本兵以職掌而蒙功罪不以邊疆而蒙功

罪也乃諸臣比臣丁汝夔石星諸人掌任本兵與渠不和以圖卸後日之罪而賄結黨與百計誣臣欲令臣為廷弼分罪不知各邊城池多失邊臣失疆土邊臣失律必扯本兵與邊臣同罪則本兵一身可勝誅乎即本朝前代事有大于遼陽者從未坐本兵罪蓋本兵主樞密之權原無封疆之任大明會典邦政條例法制所無者而諸臣昧心強坐臣以莫須有之罪而借以輕廷弼之罪臣不受也至于受安邦彥重賄委地捕掌兵權劉范和有兩總督之謠劉藥嫗有女門軍之號走馬定獄单騎破苗此數事尤淡然無味但言者既形之章疏臣不得不辯也旨慰諭之

甲子四川道御史梁子璠言當重邊吏之選州縣務選精明強幹者郡守務選長才忠勇者帝是之

存問舊輔臣朱延禧

御史許其孝李應薦削職登萊巡撫孫國楨聽議

南倉場侍郎呂圖南以南庾空匱截留應解比漕米二十萬石帝怒其專擅且長漕運避北趨南之奸削圖南籍

南京提督操江懷寧侯孫承蔭扣剋鎮江班軍鹽菜銀各軍呼譟南兵部侍郎傅振商以聞下南部院看議

令起用孫慎行惠世揚

起補原任御史周邦基為雲南道御史原任給事中王鳴

王為刑科左給事中調吏部考功司郎中耿志煒為文選司郎中

乙丑原任吏部侍郎許宗孔御史張文熙各開住順天府尹李春茂削籍

原任大學士孫承宗疏報皇賞開銷數目因言關門經用收支有人觧驗有人成造領用有人俱道臣與撫臣議妥方以及臣〻止憑文移批答即一錢出入俱關衆目決不得有一人一事可私者乞皇上俯察收支寔數勅下督師衙門據寔奏聞下所司

安邦彥賊兵四路犯龍場将攻安普游擊梁東旭等拒敗

之斬獲賊級二百七十餘顆及花鎗挨牌棉被等邦彥壻比怯土官殲焉

丙寅浙江道御史李長春疏劾兵科都給事中許可徵媚璫連化吏部郎中李士昌賄奸得銓給假郎中王應泰典試出題媚璫旨削可徵籍罷士昌應泰職

原任大學士孫承宗疏辯科臣錢允鯨之劾言臣在詞林十九年從未談兵偶值東西交訌卿寺高攀龍鍾羽正馮從吾等各疏特薦天啓二年遂以臣入內閣又命臣暫掌兵部事適缺遼東經畧推侍郎王在晋以往及在晋抵任屬道袁崇煥及兩贊司移書故輔葉向高言在晋去関八

里以一百萬之費築二十里重城群議哄然欲臣抵關一閱及臣抵關回奏先帝以八里不宜再城命易在晋衆論推臣督師調在晋為南京兵部尚書閻鳴泰出為總督臣已歸里允鯀以臣為逆在晋而任鳴泰豈其然哉臣之歸在撫臣喻安性之先何以逆安性而任劉詔臣居關外崇煥慷慨愿從喻安性遂題劉永基以代之亦非以詔代煥也馬世龍抑河之失臣即劾奏何敢一毫偏私至關門諸事各有司存買馬則五部各置造車則十二營各造船則或造于永平或造于江淮硝黃則在晋原委部臣沈棨、去更分屬各道曾未有數十萬付一人者壬戌遼亡城郭

人民俱盡及臣來關外止有八里鋪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馬臣與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有三十萬遼民有三萬遼兵有五萬弓弩火銃手有六百兵船有五百兵車有六萬馬羸牛駝有官衙民舍五萬有奇有盔甲器械火藥弓矢百餘萬其官兵屯田五千餘頃官屯銀一十五萬有奇鹽鈔利銀三萬四千有奇採青省餉部銀十八萬

清退河東七百餘里臣進守寧前錦杏四百里終臣之任清未敢過河西部無敢闌入今見在數百里封疆誰為恢復臣歸而寧遠之捷其利器堅城謀臣良將誰所置即捷

伐未張而心力瘁竭矣臣入政府百餘日在邊四年內掌樞部出督關門雖有微勞臣俱未敢受一恩一廕即宮保初加具疏五辭始敢拜命臣何嘗妄為尊大當臣任事數與璫忤甲子冬臣巡歷喜峰以抵通州有疏入覲奏討軍需面議進取適當臣同官爌及尚書趙南星憲臣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被逮臣每為扼腕憤嘆其語遂傳于長安而同官魏廣微畏臣面奏保護諸臣破其奸私乃謂臣率兵清君側逆璫遽擬旨切責于是廣微起崔呈秀等其黨徐大化李蕃李魯生李恒茂郭興治等和之遂會議臣之去留于時苦無能代者臣雖以暫留因而百計羅織以減

兵窘臣以減餉激士卒臣請告之疏未下先以高第為經畧矣伏乞皇上念臣四年受事竭力馳驅釋黃關之從容當危邊之險阻蓋出一片忠誼肝腸而方脫逆網又遭指斥勅下閣部九卿科道查臣四年行事及諸臣出處始末據寔奏聞臣有一毫欺罔愿甘重誅以為人臣任事不忠之戒報聞

閑住工科都給事中張惟一疏辯御史李嵩之劾言浙闈出題旨房官擬首題巍〻係正考陳盟所掣藉曰以此頌崔魏而欲以零折半字遂兩究之懽心亦為不善媚矣下所司議

盜殺廣昌縣知縣劉裔

原任大學士韓爌疏辭川功恩加太保允之

禮部右侍郎徐光啓陳上講筵事宜請日讀寶訓三條及另輯會典旨以寶訓不必註解有疑義特加剖析會典不須另輯

丁卯南兵科給事中錢允鯨請罷遣北工部往南京鼓鑄之煩以鑄務歸之南部從之

夜丑時京師地震始于西北迄于東南諭修省

戊辰誡諭科道官曰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弼主德下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為國家毘倚甚重慨自逆

奸用事屠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屏斥遂令諸臣有懷莫吐譾謇有日冀一發舒譬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即位以來宏開言路諸臣條奏不憚省覽日御文華講求商確多見施行乃諸臣抒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參每諭嚴真或游移而鮮寔初閱封章侃然忠讜及朕詰問但諉風聞至不辨忠邪槩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懷樂諫推誠延納之初意也朕今特諭爾科道諸臣以後務捐積習各偕大道一秉虛公兢敷忠直條奏必鑿鑿可行勿剿襲而徒紛聽覽彈劾必事事有

擬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身膺風紀尤宜先自祓濯處于無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揑藉口風聞甚或持已不嚴官常先裂者朕得于鑒察定下部勘寔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少貸

陞劉先春為工科都給事中解學龍為户科都給事中

御史毛羽健糾兇邪部臣楊維相蔡奕琛旨削維相籍奕琛令看議

工科左給事中沈惟炳疏言忤璫始末旨是之并薦錦衣吳孟明令起用

河間府及任丘青縣靜海南皮興濟故城肅寧及天津三

衛夜子刻地震

己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寉言伏覩皇上求治甚殷用人若渴頃者平臺召對言路弘開主聖時清千古無兩臣有一言少裨獻納國家之有元氣如人之有腹心不可病也皇祖神宗皇帝臨御四十八年元氣培之最厚享國長久何其盛也光宗皇帝以能為堯舜之主而天不假年熹宗皇帝有可為堯舜之資而政歸群小皇上中興反正社稷危而復安開萬年有道之長錫四海無疆之福然自年來遼事加賦大工搜括誅求殆盡杼軸其空而小民之元氣傷矣遼左之後清河敗三路敗開鐵敗遼陽廣寧敗水

藺交訌川黔又敗前後喪師失律累骨如麻士馬芻糧器械軍資一時俱盡而封疆之元氣傷矣士大夫分門別戶彼此相攻後浪前波互為起復逆璫用事邪人附之今日追贓明日削奪屠戮忠良死無完膚而士大夫之元氣傷矣方今之勢如人重病纔有起色百脈未調風邪易入所急者培養元氣耳皇上聰明天縱事事勵精臨軒面議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即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此諸臣有負皇上然積習至今所由來者漸矣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皇上但取祖宗成法申飭百司待之以委任責成行之以信賞必罰皇上執要臣下執

詳必有改弦易轍者夫天地之道漸自然之道靜頤皇上嚴為之程寬為之地畜之以漸鎮之以靜但令常如今日何憂不致太平此臣之所望于皇上者也報聞

應天巡按李待問為故太子賓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請卹炳謨南直隸無錫人故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子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歷任檢討春坊少詹侍讀等官天啓初為經筵日講纂修光宗實錄成晉今官未幾請告歸天啓五年卒撫臣稱其招忌權璫抽簪早作食貧砥節貞操可嘉乞加優卹

以　春坊　中允陳仁錫翰林院侍講李紹賢為武會試

主考官
庚午陞胡永順為工科右給事中晏清為吏部稽勳司郎中晋淑朴為稽勳司員外樊一蘅調考功司主事練國事起補貴州道御史
原任大學士韓爌再疏以衰庸辭召命温旨不允仍令差去行人敦促就道
故事京營不兼捕營惠安伯張慶臻奉命提督京營勑内增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帝命查寫勑中書賄改之故于是巡視科臣李覺斯言稿具于兵部職方司是兵部不可不問也然兵部呈稿于輔臣輔臣裁

定而後令中書繕寫〻畢仍呈輔臣查閱無舛而後呈御覽今差訛若此豈輔臣未經目耶抑經目而未經心耶輔臣應不能辭其責矣旨云田佳壁已法發司問兵部不具稿毋及之

禮科給事中葉有聲因王永光丁啓濬等被論注籍請速會議并後六部註銷舊規從之

辛未寧遠餉金僅發十萬而戶部侍郎王家禎疏開十二萬及尚書畢自嚴奏上方簡擧錯誤不准

南戶科給事中陳堯言疏薦綦獻臣王一中劉廷諫周鳳岐程國祥虞大復旨以各官才品未一下部核實分别具

奏不當者叅處仍戒該司官毋拘濫

令翰林院待詔丘禾嘉自條其制勝方畧進覽以工科給事中王都薦其知兵故也

御史馬如蛟請督師仍駐寧遠以固關門薊督宜回駐密雲以屏翰三輔旨以東信方急仍相機移鎮毋誤料理

廣西道御史姜兆張陳兵食五事一額兵宜清額餉宜時查紀用所增二萬之兵曾與紀用并撤否自寧遠至關門各營新兵造冊稽查而發餉必先期無誤一邊儲宜寬積儲宜裕一絕軍宜嚴鼓鑄宜廣一關稅宜嚴舊勅宜復一冗官宜裁濫蔭宜革周應秋等既削官而未奪蔭今下所

司

初湖廣按臣温皐謨以惠桂二王贍田不足議將潞王在楚贍田裒而益之潞王疏言贍田命脉所關世守所繫乞免議下部至是部臣言照累朝封建錫有贍田殊恩出自常祿之外多寡從無一定之規今惠桂兩王贍田不及額楚中諸臣議搜括則楚封獨多悉索殆盡言加派則民困已極剥削難堪按臣故有議裒潞贍之請蓋以每藩二萬之額奉有屢旨則彼此裒益滇賢王以充讓之美此誠不獲已也而潞府哀控千言極陳贍業關繫命脉賚予特出先朝世襲一傳無故削土拂諸聖在天之靈啓日後陵競

之漸且云分封在衛全資楚產而田下賦輕名雖四萬寔與福例二萬頃得租數相當其不平之情已溢于言表矣今日之事勢在兩難畫當歸一如伸臣部前議搜協并行得獲勅事新舊便可相安倘欲權通損益則亦有臣部前疏之議在蓋潞王既稱田多租薄矣若查有田在遥遠艱長難及者視為雞肋而量捐之則尺寸之壤亦孰不可為二藩之資乎旨以二藩贍田着該撫按搜括協濟不得議及潞藩有虧皇祖優篤親〻之意

起陞王象乾仍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督師行邊撫馭西揷總督宣大

是日召象乾及廷臣于平臺問象乾方畧對曰插漢虎墩兎憨與順義王卜石兎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俱插漢分部歲貢自黄台吉與插漢鬩插漢不貢隆慶庚午俺荅受封開市卜哈部夷屢掠之去歲卜石兎西走哈喇慎俱被據白台吉僅身免東投于清其弟跌各兎等不欲也白台吉娩死哈部令其人無幾朶顔三十六家此日亦當聯絡與哈喇慎可得三萬人諸部惟永邵卜最强約三十餘萬人若合卜石兎之兵可禦插漢帝曰插漢意不受撫何對曰當從容羈絡帝曰如不款何象乾家奏語不盡聞帝善之命往與袁崇煥共計象

乾請發撫賞銀五萬兩

壬申蔭　陳禹謨子國子生

調吏部稽勳司主事張元佐為驗封司主事貴州分守貴寧道右布政使胡平表加太僕寺卿

贈故刑部尚書魏時亮太子少保蔭子國子生

命吏部尚書王永光録囚

旌表進士張宗祖母　氏貞節

癸酉雲南道御史張茂梧言臣鄉靖藩叔侄爭立一事督臣王尊德摘陳粤宗節畧之疏歸重于宗衆之植黨橫行旁局幾于反掩正案臣謂藩封國家之大典搶據案內之

支節尚止陳其大畧而不斷其隱情部將何所據以為覆皇上即用情用法亦安從而折衷也其云世及之時恐不能斷擁立之恩相繼之後不能正嫡爭之實其計誠周其慮誠遠然而非情法之正况玉哥起于此子初生之時譽兒更于憲定認罪之疏若朱之佃者非　自天朝非命自祖父又豈若供招之借稱謂以定罪案者比也撫臣所最懼者疏有除今為首者另議外其餘黨一聽拿審一語恐倡言樹黨之衆復成獸驚鳥駭之形其中害地方不淺也臣謂宜嚴勅新督撫按道府臣仍查遵屢旨從公會勘其借口樹黨害民者另行拿究依法叅處毫無牽涉此案然

後具奏下科部確查參酌情法請旨定奪旨仍令督撫從公會勘

督師王象乾復具疏言聯諸部以制揷汉衆心以修内備之詳旨嘉其方畧令户兵二部各措撫賞之半給之

兵部尚書王在晋以吳王再疏論劾復具疏詳辯帝以川功議叙成案以明大同失事勘寔有據國家多事正賴老臣不得以人言介意勿復再陳

以邊警預防關外聽督師袁崇煥相機戰守關内古北喜峯等路著撫臣王應豸嚴督三協道將等官分地控扼以匹馬不入為功總督喻安性暫住關門東西策應俟信少

平即還寧鎮

甲戌杜齊芳陞兵科左給事中葉有聲禮科左給事中吏部驗封司員外楊廷詔調文選司員外考功司主事提橋稽勳司主事陸康稷調文選驗封司主事

廣東道御史晏春鳴免

趙率教掛平遼將軍印調任關內麻登雲以原官調任薊鎮祖大壽加都督同知掛征遼前鋒將軍印轄寧鎮諸路何可綱以都督僉事仍署中軍事

乙亥貴州紳士馬文卿等疏留總督張寉鳴以終平安邦彥之局下廷臣議

兵科給事中許譽卿言近者聖諭戒勉言官入告以寔不宜風聞言事然臣常誦高皇帝聖諭有云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至于言無寔者亦畧而勿究文皇帝諭尚書李慶等曰彼所言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美德若無與汝何損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我皇上每事法祖而今有此諭臣恐傳之海內書之史冊妄謂皇上有厭薄言官之迹則臣之所深惜也且皇上謂大臣不安其位近日一二言官雖或不無指摘然南科臣已奉嚴旨冢臣復奉溫旨似亦可以安其位矣乃欲以一人之言而概責言官恐

家臣于心反有不安也且皇上亦念及當年魏廣微秉政周應秋秉銓崔呈秀秉樞之日爭彼惟先箝言路之口使畏罪不敢言而後乃相率媚璫幾危社稷今聖明在御人思靖共萬無此慮而明主圖治當慎未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倘言官從此各以遵旨為戒相顧不發一言後縱有廣微輩出復蹈前轍恐下有不及言上有不及聞者矣則又臣之所深懼也至于言官持已不嚴官常決裂寔為敗群法宜嚴處惟是論人不當乃引反坐一律臣知聖心不過欲就人論人據寔而言耳非直惡聞其言也何也以先朝誣劾楊漣等諸人亦未一、反坐也竊慮皇上本以懸

鞱說鐸之盛心而令臣下或有箝口結舌之隱慮故敢昧死上聞旨以前諭原令捐去成心持平論議詎禁言者反坐係面語何聒瀆責之

都城南居賢坊民劉蘭女劉氏以哭母毀死巡城御史曹選以聞氏頗知文墨并習女工萬曆二十七年曾經備選貴人不中遂不肯適人毀齒自矢事兩尊人甚孝三十載足跡不出閨門日惟閉户誦經讀書兼作女工即至親比隣未嘗見其聲色本年八月母張氏病篤女悉心奉侍母進食女亦進食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三日張死女跪靈泣血水漿絕不入口至九月初三日戌時女亦氣絕死時

異香滿室人咸異之

贈故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大理寺卿

新平堡地震壓傷人衆命優卹

復原任禮部尚書李騰芳官

丙子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田弘遇言臣叨世職昔任揚州訓練新兵次調天津催趲海運屢經撫按保薦十三次歷陞游擊將軍恭遇聖明龍飛冊封東宮禮妃臣得于原職上加二級天高地厚捐糜莫報臣隨將積買火硝二十萬五千斤具本恭進工部差官驗收伏思皇朝優禮懿親原有一定之制竊覩熹宗東西兩宮戚臣王學臤黄奕選

婚之初即授正千户戚禮之後加陞都指揮同知又如戚臣劉伐李國棟勅部優陞都督同知而臣原以都指揮僉事加陞都指揮使視布衣之授正千户五級者職止二級也今比舊例以當與王學段黄奐相同照新恩似當與劉伐李國棟相合而臣男田有秋亦應照周鉉李怛煜之例題授官職伏乞勅下該部比照前例准與并加職級再照王學段黄奐賜給贍田徵臣月俸不足五兩至今猶未開支家口嗷：不得不援例以乞新恩旨以給贍出自上恩不允

工科左給事中沈惟炳言趙高楊左之禍當時刑部奉承

矯旨文致成獄遂砌莫須有之招以欺天下誰寔批允下此昧心殺人之筆殺人者償律例甚嚴主謀下手加功死法難分首從即田爾耕許顯純輩猶是下手與加功者耳主謀如徐大化楊維垣霍維華孫杰劉廷元輩何遂免脫而去乞勅下刑部查從前爰書成于誰手重處一二以誅其殺人媚人之情將原招或改或燬無使聖朝留不白之案旨以問刑黨奸之人果漏網希論得實酌量情罪隨事處置不必枝蔓

命逮張翌明渠家楨下法司問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請裁登撫及久任撫臣下所司議

丁丑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鄭芝龍既降宜責其報効閩帥俞咨臯誤國以後不可更用閩人并請卹録銅山驚門罵賊死戰之把総駱大進莊紹慶蔡以藩洪應升等從之

四川道御史梁子璠請謚建文諸臣謂靖難之師除一時之衬亂而諸臣守死植萬古之綱嘗原并行不悖者假令諸臣而在今日則必無稱功頌德之詞必無乾兒義孫之事必無建立生祠之舉方今廉耻盡喪此正人心憒〻之際所賴援以忠義令知警悟臣謂今日之最急者莫如諸臣之謚二百年來論定無纖介可疑者亦莫如諸臣之謚雖諸臣骨鯁天生未嘗樂有其名性命妻子之不顧宗族

親黨之不恤又何有于今日之謚然哀其死而録其忠帝王之盛德也憫其沉淪而亟為表章者千古之盛事皇上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砥礪豈非今日之首務而百代瞻仰者哉報聞

陞董承業太常寺少卿添註

中書科掌科事中書舍人王瀹初因覃恩誥軸内外文武官應給者凡一萬五六千道軸少不能周給議列四款一京外當銜挨次而發一補給當議炤新銜先給一新科當酌先給一甲三臣一寶期當究候軸解到日再擇吉上請旨以須賜誥軸太監以後不許陳乞餘俱從之仍令撰文

不由詞臣排號不由中書令窺擬

山東道御史鄧啓隆言臣閱特諭科道嚴以反生之法緫緫把憂不無微漸之過慮也祖宗設科道官凡大臣奸邪搆黨但有見聞令具奏彈劾不許隱匿誠鑒于千古治亂之林也夫但有見聞具奏則天下事見者少聞者多也試就近事証之如捧首殺掠屍骸盈野諸臣之論渠家楨張聖明等亦得于所聞也豈有身履其地者乎又如揄関激變撫鎮縛辱諸臣之論畢自肅朱梅等亦得于所聞也豈有目擊其事者乎即此類推但有風聞何可遽置不一入告也言既出于風聞則事豈能盡核實今以一家臣之故

切責科臣又復屢嚴諭若此恐傳之海內將漸緘忠臣義士之口書之史冊何以昭虛懷沖襟之美臣度膚慮萬々不出於此臣展轉深求不能無過責于擬諭之輔臣矣輔臣不聞唐李絳之對憲宗乎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廷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將及以聞則又悼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旨以揣時瀆陳責之

故事登科錄列直事臣僚編簡在科員之前今以禮科張惟一加京堂銜與薛國觀列名俱先編簡禮部奏聞詔不

為例

豁原任徐州知州汪心淵懸生之班并復原官以其捍禦蓮妖有功也

龍文光塡補吏部稽勳司主事

戊寅諭兵部令督師會同薊督查覈撫賞銀加增至三十四萬之故

諭會極門申刻後非邊務奏章毋得入

兵部尚書王在晉言邊患切在薊門因陳五策一曉諭三十六家杜其交通一設險按伏如大 地雷之屬一沿邊收斂保聚使不得因糧于我一寧錦三協互相要擊一撫

慰降部使之効力帝嘉之

督師袁崇煥請裁登萊撫鎮改設一協鎮一条將二游擊以為東江應援有事則以山東撫臣移駐登萊報可

原任江西按察使术萬鍾疏陳削奪始末始以魏忠賢求詩字不應絓以南京建祠求碑文及書碑不應遂唉倪文煥糾劾削籍今蒙復職疏謝報聞

山西巡撫耿如杞陳吏治四事平徵收清驛遞省詞訟汰衙役命飭行

庚辰御史潘士遴巡視漕儲

原任御史楊建烈補山東道御史

原任工部尚書白所知疏辭殿工加銜允之

辛巳廣東道御史霍鍈言李若星郭之琮甘肅之功未蒙議敘副將宋偉奉旨推用株守至今洮泯道臣李養質績著危疆遭璫罷斥俱祈敘錄收用以為激勸從之

賜故吏部侍郎楊道賓加祭一壇

鐫兵部職方司郎中余大成職二級調外任

壬午兵部尚書王在晉言天啓二年廣寧攻陷廷推經畧舉臣以任衆議關前歡喜嶺高于城樓賊至必凴高俯擊乃卜地于八里鋪築外城收歡喜嶺于内鎖三道關于前科臣周希令議費四五百萬金以固金湯而科臣沈應時

亦亟議築起邊城為山海屏蔽臣核道鎮估工計費謂須銀百萬蓋并造衙舍築銃臺建營房之費盡入估數而樞輔孫承宗至則謂八里鋪太近當築寧遠窟窿山其規畫在關門二百里外而迄今無一磚一石之堆積也兩議俱罷而督師王之臣去年議築芝蔴灣去城十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說耳樞輔還朝改臣南樞馬世龍登壇授劍率意冥行變亂成法兵無不虛餉無不耗將無不貪臣初議止用兵六萬馬萬匹欲清舊遺餉以養民乃忽議添兵十四萬馬數萬遂竭海內之力以供餉功既無成財復大匱柳河之敗止存兵五萬八千即如樞輔疏以十二萬

此六萬二千之兵歸于何有非失機陷陣則虛藉掛糧世龍百喙何能自解也臣讀樞輔一疏謂臣先年抵任屬道袁崇煥及兩贊司移書故輔葉向高言王在晉去關八里以一百萬之費築二十里重城群議閧然欲臣抵關一閱等語夫所謂群議閧然形之章奏者即周希令沈應時之疏也二臣謂城當築并非謂築城當止今自樞輔一閱城工罷矣獨是袁崇煥與臣同事艱辛肝胆相映築城一事係監軍閻鳴泰同崇煥及二贊司相土度地計議詳確而後奏聞安得有後言以聞于舊輔也皇上命臣與崇煥同心今受事以來中外相照耦俱無猜而此疏若挑之隙所

係于交情者小所關于國事者大臣不得不剖析明言以白底事之無他旨以邊疆多事卿與督師同心共濟勿以浮言介意

原任御史侯恂起補廣東道御史

癸未太僕寺言冏藏匱乏户兵工三部借支至千三百餘萬乞補還班軍恩賞銀乞均之各衙門不得盡倚本寺從之仍令三部將欠數磨對量還若干免還若干註册具奏

督學御史霍鍈陳學政七事一崇德一明義理一伸節義之風一培羞惡之心一闢講學之途一正文體一重後場命飭行

賜
故　李楠祭塟

御史王政新巡按山東吳焕巡按陝西

遼人劉興祚來歸

甲申户部左侍郎王家楨疏報鑄錢本息自崇禎元年正月起至九月十五日止鑄過錢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四文得息銀二萬六千四百五十三兩二錢四分有奇

刑部擬張士範周承禹張星蔡有聲各城旦帝以士範承禹擬配尚輕不允仍令刑部回奏

吏部驗封司主事張元佐調考功司主事

贈潘應龍太僕寺卿廕子國子生

陞郝土膏禮科右給事中陳良訓兵科右給事中劉懋刑科右給事中

乙酉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疏辭南冢宰之召不允

賜故南吏部尚書沈應文祭二壇并塋

丙戌南御史何早疏糾江西巡撫楊邦憲已經削籍猶肆貪縱下按臣勘

户科左給事中李覺斯因原任户部郎中楊嗣昌疏有請增粵商塩課之議上言粵商疲困已極言其不可增者再亦下部

鐫北城御史鄒毓祚秩調外以未奉命遽籍沒孫雲霍黨王道家也

原任御史梁充順補雲南道御史

罷監劉若愚投揭訴寃刑科曹師稷疏請再訊旨以若愚已經會審候決不必再訊

西陽河堡地震二日不止

丁亥兵科給事中陳獻策請謚建文諸臣及鄒應龍林潤萬燝旨以建文已有旨餘候公議行

太僕寺卿郭興言免

1409362 910•1256
6738•1

21101000180549

崇禎長編卷之十四

崇禎元年冬十月

戊子朔帝祀太廟

頒崇禎二年大統曆于天下

諭吏部都察院朕踐祚以來勤思治理諸凡政事利弊人材臧否亟欲兼聽周知凡諸臣建白無不虛懷茹納即見施行諸臣敷奏必切寔有用鑿〻可行乃於治道有裨若浮詞支蔓徒增囂競朕無取焉昨諭科道諸臣嚴加申飭正為實裨忠益初非厭薄讜言頃天變頻仍京師地震宣大之間尤甚日光雷霧種〻示異三秦旱魃浙省水災朕

2490/106

中夜以思深用祗懼今日吏治民生夷情邊備事〻堪憂一切整頓敉寧實惟嘉言是賴爾大小諸臣其敷乃腎腸各傾忠藎務本精白之忱弘抒剴切之論或灼見人之臧否摹擬必得其真或洞悉事之利弊條奏必中其窾朕得於省覽一見了然黜陟與除確有的據使天下受言之利而朕亦不病言之煩於以恢弘化理弭戾召和於朕宵旰憂勞仄躬修省至意庶幾無負欽哉故諭

先是天啓中楊漣疏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人爭傳寫之中書吳懷賢書其疏云宜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為忠賢所敍至是子道昇訟寃詔贈惟賢工部主事

諭順天府五城二縣疏通錢法凡出納俱以錢二分支收每錢六十五文當銀一錢

己丑召廷臣于文華殿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閣臣求允發帑責戶部尚書畢自嚴又曰崇煥前請汰兵減餉今何仍之乎兵部尚書王在晉曰減汰當來歲閣臣請發二十萬金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邊今且防兵前寧遠譁即餉之今錦州效尤又餉之倘九邊各傚視其何以應延儒又曰臣非阻發帑當求經久之策帝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對商榷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

左諭德陳子壯訟其父吏科都給事中陳熙昌忤璫被削之寃命錄用

許世藎補户科給事中馬思理補兵科給事中張鵬雲禮科給事中李遇知吏科給事中晉淑抃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龍文光調驗封司主事

貴州石溪塞仲衷結諸塞衷助安邦彥將入犯鎮寧叅將商士傑偵知之調關查盤江等營官兵僞若候巡按御史者進田郎硐使勇士楊倫等暗携火具入壘為應開門納我兵入焚其巢賊驚遁底母塞玀賊馳救士傑佯退誘之縱其入伏兵起大勝之斬賊級二百二十六顆獲賊屬二

十九日貴州總督張寉鳴以聞

壬辰督師袁崇煥言寧遠三面臨邊必戰必守之地也其逼處于我為患切膚者哈喇慎三十六家也督臣王象乾知大計令番僧王喇嘛游擊張定往致三十六家三十六家如約令祖大壽致拱兎朱梅致都令亦如約虎見各部內附亦孤而求款其時諸部俱受戎索有警炒花先來報臣〻得為備憤炒洩其謀遂移攻炒〻卒其部宰賽等西迯而依于虎〻利炒之人畜遂併之自虎併炒而虎之部八大營俱不安內都令色令素不善于虎居炒之西虎之南我亦倚以為藩也炒失而都與之鄰矣外畏強鄰內懼

虎求內徙為兩避臣在事時將許之臣去而都令降矣都既降虎恐其部為都績遂吞併乃蠻黑石炭等一槩收之惟餘拱兔一家拱居寧遠邊最恭順今春亦為攻去虎輔車既失獨與强隣虎自揣非敵西避而修怨于卜欲據卜地得卜賞因以遠患遂住牧宣大卜又非虎敵亦西竄矣三十六家本卜部落流離失食我之邊人不肯為存恤故東附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邊情大槩也今西部無存東患我獨當之若東若三十六家道于卜與素什兔等穿連連薊宣大沿邊一帶以東之悍于戰藉西馬為用人：皆兵蕪喇之飯食寢處于我邊外經道慣熟若仍誘入犯則

東自寧前西自喜峯古北處〻可虞其為衬更烈臣竊憂之于本月十九日調三十六家至邊臣同道臣郭廣親諭之彼亦直認不得已之故窘于無食之窮凌弱之虎故求為與為今之計急修我備務誘致之倘其歸我即厚為賞不妨若不可致則相機剿逐無令逼處自貽伊戚業令總兵祖大壽查炒五大營與虎之八大營零部有存者收置錦州口外邊堡以其賞物為其粮餉我更益之兵佐之戰守從中界斷令東無得與西合大抵邊情多變兵事難期即臣在京時與到關時去今無幾而敵情已傳變如此矣然萬變不離于嘗惟在精兵壯馬堅甲利兵以能戰之力

量為守令關內外不乏戰士惟乏壯騎即萬分匱乏亦不宜省萬匹之馬價強弱成敗機懸于此帝是之借內帑十萬兩為關餉仍令俟外解到日照數補還

癸巳補薊遼總督喻安性誥命

命卹錄故御史劉璞

國子監祭酒孔貞運以帝將舉行視學之典請修葺聖廟殿宇廊廡并撤假歸及各歷事監生回監候駕臨幸以光盛典仍申飭監規從之

懿安皇后聖誕免百官命婦賀

巡漕御史潘士遴申飭漕政六事一回空之責成宜嚴一

預儲新粮待漕一行粮舡價早給一僉旗當慎一截漕宜慎一閘河宜早濬

甲午吏部尚書王永光申明職掌六事一事例原有定額近以新餉大工增至數十倍大選一次一行取一人亦必五六十缺方可安得不苦壅滯也合細查各行納銀相若者歸併數行炤行分年挨次取選庶選法簡要可漸次疏通一先年各省直撫按有四季報部賢否冊臣等按冊批查推陞出缺以便大選今各省直有經年不一報者即報不過佐領卑官至于丁憂事故違限等官亦過期不報夫缺官不報臣部何由而知劣考不報臣部何據而轉今後

須遵舊制按季報部正印官須得三四員以備労轉一大選掣簽原屬至公但有南北則簽有不得不分者若不酌水土之宜不量道里之遠近以極北之人選之雲貴以極南之人選之甘肅於人情堪乎今除有单缺单選外其餘酌量南北中南簽揔入一筒北簽揔入一筒中簽揔入一筒又分甲科舉貢各彌封簽缺聽選人自掣自開高聲朗唱缺佳者固其自得即不佳者亦其自受不許单坐不簽以關弃就一陞除之後有違限不赴任者許該撫按查叅作缺以警怠玩一貢生就教自雲貴遠蜀兵變遂有隻月急選之例是以三九月選不均二百而又有舉人恩貢占

去乡半彼白首窮途之歲貢取數反少安得不籲號長安也請候雲貴遼事平停止急選一行一除真正破逆璫摧折許其辯復外其餘希攀附影巧借妄辯者一切禁止俱從之

故事馬政十年易单一稽核之其後戎政廢弛有廿年不换单馬倒不報者或馬無印記有一馬而詐十餘单者兵部主事周夢尹疏陳其弊因奉命給单核得跛瘦病馬四百五十四匹變價解同寺為買馬之助又核得無印無人之私馬二十六匹改給騎操糾革兑馬索賄之弁得寔馬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九匹旨嘉之

乙未原任僉事賈充忠補山西按察司僉事

鳳陽守備太監左輔劾奏中都留守副夏雲奇狂悖慘虐杖死百戶等革任下所司問

戶部尚書畢自嚴奏蘇松常鎮四府及江西湖廣自天啓元年至七年積欠金花銀兩乞勅撫按查參以速完解從之

山西道御史喻思恂條漕務五事其一急催新運其一急償回空其一急究漕米其一急禁攬搭其一急分舉刺允行

都察院僉都御史楊鶴疏薦南陽知府郭衍徵南道御史

李時馨戶部主事黃中色皆達才之選旨令核寔擢用
平遼總兵毛文龍遣副將毛永祿等率兵襲撒兒湖城約
劉興祚弟劉四劉五劉六爲應入之大有擒獲疏聞
丙申南御史沈希韶疏劾南戶部郎中賈芳受賄留漕乞
加究治旨削芳秩解京問
給李誠銘母吳氏祭十六壇加祭二壇以國用不足埜減
半
起陞孟時芳爲南禮部尚書李養正爲南刑部尚書仍兼
太子少保唐大章改南吏部右侍郎唐世濟爲兵部添設
左侍郎熊明遇爲兵部右侍郎程正己起兵部添設右侍

郎陳于廷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澤深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地方黄龍光為太僕寺卿管太常寺添註少卿事梅守相為廣西參政陳懋德為江西提學副使高有聞塡補吏部稽勳司主事

方孔炤起補兵部職方司郎中

丁酉兵部覆浙江撫臣張延登海寇情形疏言鄭芝龍雖就撫于閩而餘黨猶流毒于浙昌國被其攻圍官船被其燒燬猖獗之勢莫可嚮邇所幸將士用　戮力協攻蠢此么麽兇鋒稍戢然鍾閔三賊雖曰避回而周三老尚伏台之大陳山且欲借倭兵而復仇賊勢既分賊心必二若不

秉此勦滅必致滋蔓難圖撫臣議申嚴泛海之禁建威銷萌之意也議復嵛山臺之守據險阨要之法也溫台象原係比鄰之地休戚相共合三區而調度所以連率然之勢也閫外之事原不可以遙制況撫臣親在行間督率將士履險蹈危嚴稽核以杜其欺信賞罰以作其勇情形洞悉籌畫皆宜諸所條陳如發兵必合三區防汛須兼六月賊不用撫而用勦不用合而用分機宜悉協皆當遂一舉行閩撫亦當嚴諭芝龍令其擒賊自效如議行

南兵科給事中錢允鯨請以南糧考成歸之南部以便責成下部議

給光祿寺卿徐如珂一祭半塟

贈周炳謨吏部尚書廕子中書舍人

南兵科給事中錢爾鯨疏劾閣撫朱欽相令從公查勘

陝西道御史李炳言目前政事公論所當言有五一為戶部侍郎王家禎之會議夫家禎久歷邊塞才堪大用新餉原未有四十萬存庫酌緩急而應之正當掉部倡獗之時豈料遼左脫巾之衅且遼兵不變而南兵變蘇涵淳張世榮等寔為衅始而奈何必以兵變歸罪於欽餉乎公論所當言一也一為總督京營張慶臻之勅書夫不奉特旨輙敢添改田佳壁已蒙寃治矣而誰寔教之以添改乎張慶

臻辯疏稱引祖制則慶臻固有意得之豈得獨無罪乎物議沸騰謂其所費不貲公論所當言二也一為職方司郎中余大成之錯悞夫塘報具題差錯所關不小皇上降其官級夫復何辭然大成固清正有執之品也聞入司方二十餘日即查出冬季御覽之越次武職銳然改正方擬具題而得罪去矣去之日武弁相顧而嘆惜惟吏胥群起而稱快則兵部正不可無此人公論所當言三也一為御史鄒毓祚之降級夫毓祚輕易封人之產不為無罪然惧有隱匿急于閑防是奉公守法而固非徇私廢法者比一蒙降調宵小得志從此執法之臣皆首鼠顧忌無敢戢奸者

公論所當言四也一為關內道張春之提問夫張春有用之才一字不入長安以嫉惡太甚致人中傷本兵據所聞叅劾為擅殺監軍其殺之果擅與否撫按一勘自明今刑部之提得無欲其有入無出使中傷者快心而無辜者蒙寃乎況督師袁已稱其賢而本兵亦自謂疏係有激而言則其罪狀輕重亦可槩見所當言五也伏望皇上俯賜採納將王家禎余大成恕其罪過俱准留用鄒毓祚量罰田佳璧詰問主使何人張春仍行撫按提問不從

戊戌帝御文華殿以御史李懋芳疏兵餉示閣臣李標曰錢粮內外互相覺察外解責司府議甚善又命戶部尚書

畢自嚴覈新舊賦額詳奏入出御史李長春論吏部積獘及革頂首充餉閣臣錢龍錫言清積獘則不革頂首而自輕已命御史吳玉請前劾王在晉失事匿不報劉鴻訓擅增張慶臻勅書事王言閣臣以在晉熟邊情大同平衍而在晉稱在萬山中寔非欺皇上改勅非小事豈得不知給事中張鼎延劾慶臻行賄慶臻曰臣添巡捕一事取利幾何：故用如此重賄帝叱之又問增之者誰因閱兵部揭有劉鴻訓批西司房字因命票擬并罪鴻訓閣臣皆爲之請并同引罪帝不允禮部尚書何如寵亦爲鴻訓奏曰受賄臣子大罪鴻訓受皇上深恩理不宜有此况言官自言

屬風聞無的據乎帝終不聽即命閣臣票擬治罪而令吏部會推閣員因言関寧缺餉禮部侍郎周延儒奏軍士要扶固是為餉恐別有故古有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者今何動輒鼓譟帝是之如罷復奏関內外向缺八九兩月餉昨取發帑及户部新解僅可補完八月而九月尚缺從此陸續解去不過補完九月目今十月矣轉盼又是十一月則関寧終欠兩月之餉是户部終日解銀関寧終日缺餉也宜于目前總完九十二月餉則後來所解皆本月餉而軍士不得借口法可盡行矣因奏外解之弊并請將各處錢糧每年造清册解額征收民欠之数于萬壽聖節進表

官齎奏而令右布政總之令閣臣擬諭進覽

廕故吏部尚書張問達子縹芳中書舍人

己亥鎸科臣熊奮渭秩二級調外任

革惠安伯張慶臻京營總督任聽議

刑部擬張士範周承禹各城旦罪以輕比令改擬

庚子戶科給事中瞿式耜極言有司苛政虐民請蠲積逋寬罰贖詳盜情慎訪犯禁越訴寔心軫恤以無夫設官安民至意帝是之其蠲免舊逋除金花不免外餘議何年蠲起俾小民得以併力完新下所司議行

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各以病辭不允

户科給事中瞿式耜請嚴征解以足軍儲令直省將本年錢糧分為三等遼餉金花輕齎為第一各邊兵餉腹地軍粮太僕馬價次之餘為第三等征收錢粮先儘京邊預報徵解日期以便查催輸納由单先期給發使萬姓遠知上供白粮漕臣差武弁押送不使漕舡攔阻備荒米穀撫道不時嚴覈以積貯多寡為殿最俱從之

發御前供奉銀十萬兩刑部贓罰銀五萬二千八百兩及户部十萬兩充關寧軍餉

御史房可壯掌河南道監察御史事

遣京畿道御史陸世科照刷文卷

辛丑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王化行辭灌封河工恩加光祿寺卿銜令祗受

廣西道御史王政新言屯田七利并薦張捷談自省趙時周范鳳翼笪繼良張醇儒下所司酌覆

陞山西右參議張鶴騰為山西代州兵備道

壬寅以首元冬至舉行郊禋大典遵神宗萬曆元年例暫免天下行刑

生員魏學濂刺血上書鳴父大中之冤言阮大鋮凡事傅應星傅繼教以固援于內并率傅櫆凡事應星繼教以植黨于外既夜叩忠賢于涿州進百官圖導之殺人以肆毒

于外又嗾傅櫆道旁伏謁忠賢借汪文言為阱于國中以授題于內陳九疇以謝應祥之推政逐臣父于前倪文煥以周順昌之訂婚促殺臣父于後乞下所司提鞠魏忠賢許顯純已正刑章以其首賜臣俾臣偕慘死諸臣之子孫于鎮撫司牢穴之前呼其先人哭痛澆奠旨令看議學濂又訟其兄學洢死父之孝請得附祠允之

御史喻思恂巡按長蘆鹽法

廣西道御史吳玉疏糾樞臣王在晉言在晉乞媚邪黨仍踐中樞秉樞以來不聞何策殲禦惟傳一諭帖遣一王喇嘛而已而公子親家壟斷長安恣罔市利張慶臻冨與庸

懦俱甲公侯在晉與職方合謀遂補之且聞移手本内閣代其求增勅書肆為奸險不可一日容于堯舜之世旨令在晉回奏

起陞甄淑為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〻丞事山西按察使秦一寉為四川右布政使雲南按察使劉維禮為本省右布政使貴州叅政夏應台為雲南按察使

稽勳司郎中晏清假歸

協理京營兵部侍郎李邦華請設户兵工三部主事一員以為京營綱領之任兵馬登耗責之兵部錢粮贏縮責之户部器甲良楛責之工部以非祖制不從

兵部管理京營馬政主事周夢尹查覈三大營局庫新舊錢粮具冊呈覽又于空樓亂木中得銅一萬二千餘斤腰刀五百三十七把銅佛郎機十二位銅提砲五十一個壯猷堂後得銅大將軍十位一二號銅砲一千餘位沙魚靶刀四百四十把倭刀八百七十把并藤盔藤牌等物因言營軍十萬餘計營馬二萬餘計官俸軍粮馬粮百餘萬計何等重大而祇託之數武臣即職方司有驗軍而軍不可問車駕司有馬政而馬不可問戶部有粮廳而收放祇受其成即巡視有科院而錢粮強半不掛號僅戎政協理一人虛寄其尊於諸武臣上無一可與商確者承上啓下曰

六副将而六副将非其倦飛而還則其養俸而出毫不肩心層累而下之把揔書識俱惟總督椽房為主聽顛倒於李度為可異矣李度幸餘帑之令肆貪婪之計搞賞十萬度扣加一帑盡而逃乞勅下所司提究從之

癸卯時秦盜大起雒川淳化三水畧陽清水成縣韓城鎮安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等縣綏德葭州耀州靜寧等州潼關陽平金鎖等關千百為群繡衣黃蓋列幟鳴鉦殺掠焚毀凡成大亂兼以全秦大旱饑民蟻附而起前是喬應甲撫秦有被盜者請捕之甲不問盜而索失主千金由是盜發皆不敢言以故充斥橫行劫奪擄攫秦之仕于京師者

薛國觀等合疏請相機設防如同官縣之金鎖關耀州之神水嶺三水縣之石門關韓城縣之龍門渡及麻線神道二嶺俱係全秦扼要盜賊竊渡之處當分移省兵撥官駐守以杜出入之路報可并令削應甲籍：其駐

御史趙洪範言九府圜法為足國裕民之本然必天下之大權握于上不竊于下則鼓鑄之弊不可不清更使天下之通利行于近不阻于遠則行使之規不可不一臣令楚時見布政司頒發天啓新錢大都銅止二三鉛砂七八其脆薄則擲地可碎也其輕小則百文不盈寸也一時胥役不欲領市井不得行責令行之所行有幾一處如此他處

可知乃其弊端在鼓鑄之時官不加嚴任憑爐頭恣意摻和私雜鉛砂則銅價已強半潤私囊矣竊去銅料盜鑄私錢摻入官錢混發則餘利又盡歛飽奸壑矣此弊到處皆然而京師禁地尤宜嚴剔私錢之禁應責在五城御史司坊巡捕嚴加緝拏官錢之制應責在戶工部督理等衙門嚴禁不許摻和鉛砂鼓鑄既精行使自利臣聞錢法亦關氣運如世廟神廟享國靈長而嘉靖萬曆通寶規制何等珍重行使何等通久今一一做而行之豈非太平有道之長萬國攸同之治乎再稽國初之制每布政司開寶源局近日皇上允科臣錢允鯨議南都鑄局歸併南部以免比

差則推之各省亦可不另設官止責成布政司以屯鹽等道帶管錢法一切官錢之制私錢之禁必令遵照京師通行有因循者巡方御史得而問之如河南一路真定以南向用古錢一槩禁止則朝廷之法遠近畫一而小民耳目亦不亂矣旨允行

御史李長春言銓曹胥役之弊文選吏書分科承行頂首相接或萬或七八千計舉貢雜流赴部聽考者必結一吏書如欲得府佐縣正例索銀一二千兩求情打點隻手包定長安夙有不悮主顧之謠如考過官職不論考案次序巧立一論年之例得遂上下其手于是挽越起選者動費

數百金而拙者貧者往々嘆老死京華也如地方缺出先將美缺隱而不開各得選官厚利然後開報送司暗號簽頭致令夤緣者摩項踵以殉也且也有資俸已深及署印代庖之官或地方稍體戀不能割每季厚餽吏書習例名曰壓推有在任無薦之官重賄部書遂割他官薦語移栽本官名下濫叨陞轉名曰活截頭又有華職降調之官部書受其賄為之改頭換面為之援例取捷不覺死灰復燃名曰回生丹夫朝廷設官為民也民以有司為命有司以不貪為寶似此授一職而出都門即以負債數千緡若符而臨地方誰能不取償百姓官以賄得亦以賄敗是謂書

辦借有司以朘民之膏可也謂有司竭民之力以填書辦之壑可也家臣王承光者姑無論前此阿璫附孽熱灰五斗不足滌其汙腸今猶涸跡統鈔將源濁而冀流之清必無幾矣旨令長春指名叅奏以承光清慎不問

南浙江道御史李時馨請勑工部將各題助大工銀兩清核已解若干未解若干行該撫核查原報解之數并解銀之官剋期彙解户部以充邊餉從之

兵科給事中張鼎延言王家楨張維樞為法受過自其應得湯齊王揖頑敢反唇叅訐以小加大是之為逆臣竊恐天下名分從此蕩然盡矣近日塘報不無可異焉張家口

講賞緩急何憑永寧川申報彼此相推卜永未有確報敘
慶全無形寔敵蘇合謀非一日矣乃又報三十六家陽順
之何恍惚也萬一愚弄反覆掩襲　鎮誰執其咎凡此皆
偵探不寔殆猶然歸化城王問口子之故智乎大理天下
之平法惟明允按功罪以定賞罰乃一字輒謫曹郎而賄
改勅書及于寬政封疆輒逮巡撫而督臣張曉飄然事外
逮撫而寬督有此法否此皆時事之不得其平者也伏惟
皇上深思省覽旨逮張曉下法司問湯齊王楫候議定處
分
太僕寺少卿張潑疏陳忻瑺削奪始末報聞

工科給事中劉安行請查河南山東二省應解臨德二倉糧折米交者限期解入新餉司以充関寧缺額從之

命兵部侍郎熊明遇署兵部事協理戎政侍郎李邦華署京營總督事

御史陳以瑞削籍

命查議征遼死難總兵戚金及陳策童仲揆議卹

宣府邊外部落七度台吉死或云被矢傷也

大學士李標等揭救熊奮渭錫秩不從

甲辰給故吏部尚書孫鑨妻錢氏祭塟

沐天波嗣黔國公爵

西部饑冦三百餘名入紅沙梁口官軍擊斬百餘人宣府巡撫李養冲以捷聞

乙巳山東道御史蔣允儀疏言忤璫媚禍奸党王紹徽創造點將録獻之逆璫為出山修贊之禮其後效之者有天心同鑒盜柄諸録皆紹徽作俑乞加削奪以為傾陷忠直者戒命削其官階并追奪贈卹

左春坊賛善劉宇亮假歸

丙午命看議原任吏部郎中蔡奕琛

令查中外未完事件并申二月中令中外章奏限十日回奏之諭户科李覺斯因奏章發抄之遲請立二循環簿以

併查覈允之

吏部尚書王永光引疾不允

丁未科臣章允儒等疏救熊奮渭及先被謫御史鄒毓祚已而御史李懋芳等各疏申救俱不允

陞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吳嘉賓為陝西按察司副使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王洽請正計冊以嚴考成言工部四司料銀每年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兩有奇柴夫銀二十六萬一千二百九十兩有奇自天啓元年起至今年止各省直拖欠料銀共一百五十萬三千二百六十七兩有奇柴夫銀共八萬一千二百三十九兩有奇今議本部

将各省直分發白冊一本送各該都察院內總開布政司某年該料柴銀若干分開所屬府分各該若干凡壓征地方以六年七年為見征五年四年三年為帯征二年以前姑緩不壓征地方以七年元年為見征六年四年為帯征三年以前姑緩其見征錢粮定限本年觧完帯征錢粮每年定征三分以三年報完其見征錢粮計道里遠近近者限正月終遠者二月終各該撫院將原冊註明報部俱以銀兩到部為准布政司總開完欠若干各府分開完欠若干十分為率係完過幾分未完幾分各該布政司及府署印等經管姓名俱開列明白以憑查叅未完二分降俸一

級三分降俸二級四分降職一級五分降職二級降職者住俸各帶罪行催停其陞轉不准考滿候催完方許開俸考滿陞轉六分降三級七分降四級俱赴部改銓八分以上聞住九分以上及全不完者革職為民其帶征錢粮每年帶完三分不及數者查叅住俸緩征年分有已征在官者截數起解不許那移別用違者重處如議行

戊申諭戶部朕惟京邊錢粮原國家正賦加派遼餉係軍國急需我百姓胼胝奉公未嘗不完乃一人有司多方稽誤或雜項那借或侵漁或解官沉閣以致遲解愆期司農告匱三軍枵腹九塞吁庚朕軫念邊士夙夜焦勞各

省直司府州縣等官恬安積習若罔聞知各就私營藐玩功令朕已有屢旨責成撫按督催叅罰爾部再通行申飭該直隸各府及各省布政司每項錢粮起解即以起解日期及解官姓名先行報部該撫按于每季終將本季解過錢粮若干通行造冊奏報以便稽查歲終朕壽節之期司道官員進表着該布政司府將各州縣歲內完欠錢粮造簡明文冊二本以金花京邊為舊以加派遼餉為新贓罰銀兩造入舊冊督撫軍餉公費銀兩造入新冊交進表官彚報部科爾部摠以叅罰奏治全完者紀錄優擢通欠者分別革職降調輕重處分其有侵漁染指情弊特行提究

朕又思左布政職事頗煩一應錢粮文册右布政協同磨勘不許推諉或兩員內偶有員缺其一員即遇陞遷公事亦不得輕離職守使吏胥因緣為奸

刑科給事中楊文昌疏糾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鄭士毅西司房提督指揮使于日昇為田爾耕遺党表裡為奸下部看議

南吏科給事中郭如闇免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申明憲規一巡城之差當議請依御史李應期條議六個月一換庶月日頗久得殫其摘發之長一勘劄之結宜速在內各道奉批查議催行猶易

在外各差發去勘劄查問大犯等事動歷年所不行結報非以狥情則以避怨當查其未完者催令照依憲綱發行完繳回道之日開具已未完數目以憑考核一各差職掌御史卹命而出其察吏安民雖曰事同一體就中職業亦各區分假如巡屯者當日查屯地日督屯粮日核屯獘于有司之拮据屯政者則賢之玩愒屯政者則否之提學掌風化之原所當倡率提調誘掖青衿豈僅于風簷寸晷之餘拈占文字曰華藻如何聲調如何取青紫如何曾不睹卧碑勅諭如斯而已乎此同職之折當盡而他差可推也一互相餽遺可省留贓罰于庫藏亦為國儲貲以濟時詘

之一事再惟直指巡方承差或以累百計抑何多乎何可不止其未來者而清已來一資俸之序當循御史入臺按差滿見朝俱有月日其歷俸亦有深淺除提學等差舊得酌量其餘差遣陞遷俱有依序之定規連歲以擯弃者衆遂致紊亂此後合無照依資俸未及者不得攙越已及者不得推委而紛囂之端杜矣皆允行

禮科給事中閆可陞言天下之命寄于相臣而相臣之職関乎燮理故時平則在清淨寧一冀以養和平之福時艱則在明作有為震以破因循之習乃今之時不可謂不艱矣皇上焦劳于上乾惕靡寧下詔求言汲皇若渴此必服

肱心膂地有真實為國之臣濟之以應變匡時之才而後可上紓宵旰下肇靈長乃今綸扉之地雖不乏人而以之供票擬有餘以之佐匡襄不足且也政令不提其要職業不計其終條陳之疏有商酌而全無剖斷責成之旨似激切而實無考成以故各衙門紛拏之政皆從政府開之各衙門因循之習皆從政府養之每值召對皇上之心所望于諸臣者不知如何惓切所望于相臣者不知何如懇惓而一去朝班寂如充耳司兵餉者但以條陳之疏塞責而不計兵何以清餉何以足司票擬者但以嚴切之旨誑上而不問兵曾否清餉曾否足信若此則天下何日太平而

皇上唐虞斯世之盛心何日得仰慰也頃皇上俞臺臣王相説之疏令枚卜宜令在籍者先召入京在京者先召入見我皇上與之商確政事親相其才品識力果可以委大事然後予之以相臣之任而俾展其經濟之長則聖主不獨勞于上而中興之泰運所倚賴非淺鮮也報聞

己酉御史李長春舉銓司書役吳滄等作奸狀下所司究擬

庚戌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言各邊兵餉揔計出入講求長策蜀撫尹同皐嚴杜侵冒兩年節省銀七十餘萬兩使人人如此何憂缺餉外解不至請擇候選吏員賚檄征催有

致准與郎選俱從之

兵科給事中禹思理疏劾劉志選指斥宮闈以希璫旨執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今已削奪逮繫不意其悍然投揭長安以中州鳳儀王璽正懿安皇后鍾靈毓跡之祥欲借以文其罪飾謗訕為歌頌掩離間為忠告竊謂此蔑倫犯上之尤不發正法其何以惕天下懷二心之臣報聞

吏科給事中劉垂寶劾應天巡撫李待問當蘇民憤恨頑秉謙投揭五百餘紙不能執法以洩小民之憤至積怨深怒之民借以一逞于國体不免小傷順天巡撫王應豸以壬戌進士歷俸二年半附璫遂膺節鉞乞加勘核不問

山西道御史黃宗昌先疏劾延撫岳駿聲部覆以素有才名原無纖跡至是再疏糾之言紅廟分贓舉朝共知鄭國泰萬兩入于其家尚有纖于此者乎又在天之靈一語孫際可尚表多士而握文衡何也旨免際可職而令看議岳駿聲宗昌又薦李騰芳文震孟陳仁錫王象春文翔鳳五人皆學貫天人讀盡群書即古左史倚相子產之流宜備侍從之選旨以騰芳震孟已自起用象春等下所司酌議

命修葺泗州祖陵從河道總督李若星奏也

御史梁子璠請汰冗官在外佐貳倉巡雜職及中軍坐營旗鼓等官五軍營濫陞諸員旨行撫按諸臣及兵部查議

題請裁革

刑科給事中張國維言五事英察宜歛將順宜戒召對宜洽刑罰宜柔膏澤宜下聰明天縱之主又乘以求治太鋭則事有兢絿情有隱顯胡由周知皇上以綜核之甚而拙者跼蹐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雖有展布四体以營職者今日之治象極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亦微薄矣則智臨與寬裕願皇上之兼濟也臣之侃〻有所議切者忠也阿諛承旨者佞也惟明主可與知此祖宗朝相臣有封還詔旨者有揭帖十數上而爭一事者有諫官交明其不可必邀主聽而後已者今閣臣一奉詰責則俛首不遑一承

改票則順旨恐後聖政固幸無闕循此以往萬一處置未宜亦將端揆不敢執在廷不敢諍乎況自崔魏摧殘後媚骨柔姿卒未易革急須一番摩厲嗣後每決一策行一政必以舉朝不言為惧以日聞其過為喜則不自聖而益聖矣願皇上之虛受也召對原以通下情而弘猷替也古未聞以召對而獲罪者今則牲誦天語煌煌諸臣且有不能置對矣至如臣同官熊奮渭多言受譴亦復何辭第以刀俎之餘生值懸鞀之嘉會還朝者十日依光者一朝量改薄罰以示求言之時勿罪言也誰不感奮乎士氣易折而難伸人才難得而易盡願皇上之重念也職方以一字而

獲戾重邊事也而重邊事益當惜其清臺臣以發奸而受譴餙法官也而餙法官還當壯其氣懲之固服皇上之英武寬之又服皇上之含弘一轉圜而不兩収其美乎聖主救民飢溺當如抱破甕沃焦釜漸之水灾撫臣所報并廬與人民供空皇上勅下户部勘實蠲恤夫勘報而後恤則此時之追呼已及于鍼芽矣且恐勘覆之後廟堂還因司農仰屋而秦越此一方也況户丁已絶征無可征何如即下尺一之詔勅撫臣將沿海被災地方勘寔即行酌量蠲賑具册報聞庶遐方海濱皆知痛逾切肌恩不停晷頤皇上之速霈也凡此數條皆伏隱幾于已然而天已示象于

從類澤不下究則位下者不安上太操切則陽剛之氣不以時斂正氣約結則僭賜蒙風之咎互徵保治之規當防其漸昌言之日須道其危故不識忌諱以祈仰酬祇修之至意旨曰國事當玩弛之後諸臣多積習苟安使朕焦勞綜核豈是不寬召對時諸臣據理據事侃侃敷忠朕自能虛受若謟諛承旨的亦自能鑒察朕何處焉熊奮渭等處分屢旨已悉浙省水災該撫臣勘寔即設法賑救其蠲免奏請行

辛亥貴州摠督張鶴鳴辭川功恩廕不允

兵部奏報薊膳木及宣府紅沙梁東西二邊之捷

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林梓　梓福建漳浦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刑部主事歷陞廣東右布政使分守河北道萬曆三十七年陞四川左布政使入為太僕卿至今官四十四年推戶部左侍郎未下明年以正三品考滿引疾歸在廣西時以俘斬交冦功賞銀三十兩加俸一級平生虔修職掌夙夜匪懈至是卒其子南京戶部右侍郎林宰為之請恤

壬子褫戶科給事中韓一良秩一良奉旨指名納賄之人復據天啟中點用陪推多人事支飾不倫帝懲其前後矛盾故有是譴輔臣李標等申救不允

癸丑故左副都御史楊漣男之易上漣獄中血書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書于獄神之前漣以痴心報國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問矣目前赴逮不為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長途鋃鐺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累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凴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通至于如此打問之日汪文言之死案執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猶冀緩死杖下見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時追贓限之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意國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禮不過仇

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為題追賍為由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寃及于同類然則逮今日尚何愛此餘生哉至移宮一事李選侍于聖母有氣毆之兇于先帝有廷辱之惡于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冲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侍移出乾清亦謂乾清非侍得據之所還居別宮于皇上臨政為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之公忠耳李侍于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紀詎云陷于不孝即曰踉蹌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〻以誕天

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鍋迫至于皇上母子相訣終天欽恨何窮此在為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于李選侍半晌還移百千悰惜無非為內外欲報逞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誑謂先帝三次召對皆丁寧封侍飾成遺命之尊如此不思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惓々一兇悍宮人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為發明遠和以舊疾偶發服藥無效令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々之口并皇上伏侍人都有了與侍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註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伏侍久也非宗伯言

之則先帝固語未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二三大臣以輔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上入後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畢劉御榻今無端謂先帝于李侍臨危握手丁寧明加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欵快幾人之恩仇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倘仁人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為兩朝名德深慮也即皇上處遷侍一節斟酌

于潛邸凌聖母之仇大廷辱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于君道予道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矣今何忍以罪一懲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抹殺若無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侍氣毆聖母與鄭次無禮等聖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國公三科道于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侍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掇又令後世視皇上何如主漣謂事關大躰郎語有失次處有欠安只當據

情理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況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不忍于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逮況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将死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于死時痛心一宣吐也

廣東道御史黃仲曄因陳言并救御史郁成治鄧毓祚給事中熊奮渭等帝以其狥私瀆擾奪俸二年

甲寅南陝西道御史陳必謙疏言先年削奪爲奸黨孫杰陷害之由并薦同官王允成黃公輔劉之鳳凃世業萬言颺等報聞仍以所薦人多與一本只薦一人之例不符令傳諭南臺省諸臣

原任大學士韓爌疏報聞命戒行之日旨嘉之

禮科給事中葉有聲將征輸不前及去任錢粮未完各官林之瀚等指名回奏旨令分別清究

東江揔兵毛文龍疏劾原任登萊揔兵楊國棟貪婪扣尅報聞

揔理河道侍郎李若星報過洪漕舡六千七百七十一隻運粮除南京截留外凡三百四萬六千五百二石二斗零

乙卯諭廷臣寧軍需餉屢奉嚴旨王家禎職司國計肆不經心幾送封疆罪難輕宥借口備宣又將誰欺然使撫鎮潔身撫下分醪洒惠將見士卒懷德畏威何忍至此王家

禎畢自肅朱梅致變辱國大負倚任啓驕卒之效尤遺邊臣以口實朕令卿等會議不公猶甚以情面為重封疆為輕不知何以振紀綱服天下王家禎等都着革了職再行從公確議具奏不得仍前徇縱以開姑息之端

浙江道御史蔡國用言邊防民生吏治三事是之

兵部覆督師袁崇煥寧遠叛軍正法疏將王家楨左良玉等革職田衛何可綱祖大樂紀錄從之

初臺省諸臣請蠲免錢糧者不一有請將舊欠一槩停蠲者臺臣任贊化范復粹張茂魁吳煥也議將有事地方多與蠲免數年者科臣楊文岳也議將四年五年以前逋欠

又下一詔與民更始以明浩蕩者臺臣徐尚勛李炳李完遺暹也議謂瘠土與粮重地方不宜加派者臺臣馬如蛟李炳王相說也議謂考成勿入帶征恤民先蠲雜派官之俸薪以及各項工食應免扣留遼餉加派以及搜括添耗年來滋弊者臺臣王應斗沈希韶科臣萬鵬裴君錫也議謂軍屯加派一槩宜免者撫臣劉澤深也至是戶部尚書畢自嚴覆云諸臣章疏反覆互觀大約謂民間窮苦勢難併征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而科臣瞿式耜臺臣曹暹復為備陳其苦且謂舊欠盡免一意新收征解之數必有過于昔年者臣又何敢不從諸臣後以蠲免為皇上請也第查

皇祖神宗之朝諸所蠲免多在十年之前殊有深意良以遠年逋負居諸久曠雖難一時併徵京邊雜課司府寄庫亦或逾年不解若一蠲免則有那移别用徑不起解者矣十庫內供本色有領銀買辦之就延留都本折南粮有官役積棍之包攬若一蠲免則有藉口乾沒終不可問者矣此臣部所為不得不凜凜也矧蠲免特恩皆遇朝廷吉慶大典而后頒布方今聖主當陽百福駢集小民沾恩之日正自無窮臣查皇上登極詔書一切起存錢粮南直浙江等十三省俱免至天啓元年北直八府免至天啓二年內供顏料蠟藥等項錢粮南直浙江十三省俱免至萬曆四

十六年北直保河等八府免至萬曆四十七年順永二府免至天啓二年今議除金花不免外一應起存錢粮南北兩省及十三省俱蠲免至天啓三年内供錢粮南直浙江十三省俱蠲免至天啓元年北直八府俱蠲免至天啓二年以彰皇上寬恤之典其四五兩年錢粮暫行停征以為皇上異日施仁之地庶浩蕩之洪恩不匱而小民之困苦亦蘇矣至于從前年分已征在庫錢粮俱令炤數輸將不許分毫寢閣給文領觧錢粮俱令查追批收不許分毫乾没違者從重究治若土瘠粮重地方原不應槩行加派查貴州通省之議免廣西之柳慶思太四府福建之浦城山

西之垣曲襄垣寧鄉等縣陝西之南鄭俱經議免矣而諸臣復以瘠土與粮重地方不宜加派為請或者遐方甘苦調停尚有未均當行各撫按酌量地方曲為損益即於今歲之冬預報臣部以崇禎二年改正派征然餉方告匱之極俱于本省自為裒益勿致虧減額數也若夫軍屯加派原照征播事例每粮一石加派八分除劇邊免派外各省直皆未嘗免惟湖廣四川廣西雲南改充黔餉耳至雜派官員俸薪胥役工食等項搜剔滋弊原非美事亦以年來遼餉額虧無計填補借此以補加派之窮姑俟遼事稍寧再議蠲除可也從之

四川巡撫尹同皐疏言臣竊念水藺二賊政所謂百年之寇也非有以制其死命剿撫必不能成非兵餉俱足必無以制其死命蜀人敢戰授壘即民授甲即兵臣到處簡練凡民兵鄉兵衛軍再益以附近土司兵十萬之師可呼吸而集所難者餉耳臣惟於掌握中事力所得為者為之今當交代始而懸計之積存銀五十餘萬耳近各屬册到除搜括節省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八兩有奇還官銀七萬一千六百四十二兩有奇商人已領木價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兩外寔在各屬官庫錢糧七十三萬六千八百餘兩而三年之內支放者不與焉穀米七萬六千餘

石不與焉臣所以致此者不過廣其入嚴其出二者而已如鹽茶二稅先年收不滿萬金自臣改歸有司每年遂增四五萬兩鼓鑄一事先年原本几失臣細加料理遂得十餘萬金成都府民屯二粮每年収八萬餘兩支不過半臣改歸布政司每年遂餘三萬多金其他各府州縣民粮驛傳成都五衛重慶叙瀘建武保寧利州各衛所但清冒濫咸有羸餘以及臣衙門用費贖鍰盡發充餉此入之〻孔所以廣也司府支放錢粮臣初任后即通行各屬無論大小多少必申臣批允方發松潘威茂建昌安綿兵餉比舊日竟放足額其遵永兩路自開墾荒蕪後兵有恒產仰遵

舊督臣之法每年間亦少發數月其他私加之宗室祿粮多給之鎮守公費與夫一切無名之旁費相沿之陋習惟日夜皇皇從根本經理庫藏始得漸盈儻州縣再無拖欠各衙門吏書再無侵盜則剔撫兩局凡蜀所當任者當下可定惜臣犬馬之力止於此而已下所司

崇禎長編卷之十五

崇禎元年十一月

戊午朔戶部疏報各撫按變價逆祠銀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八兩有奇

山東道御史李懋芳浙江道御史蔡國用分督南直隸學政

山西右參政張孔法陞本省按察使

兵部尚書王在晉疏辨吳玉之劾言銀至一萬三千則昇之者非一人昇者豈不計其重而得以果品掩之且人情豈于所與必償於所取張慶臻何利而重賄以求哉臣如

有私於慶臻則行移換勅之手本當蒙及巡丁而慶臻不必投揭於閣矣惟臣部不允而慶臻始自行投揭換勅者據慶臻之揭乃添寫巡丁請勅為臣部之事呈稿覆奏焉内閣之事勅稿既已批紅業呈御覽非為擅寫滋慶臻之投揭求增何辭自逭哉不聽

瑞府長史朱明時准遇副使缺推補

膺故御史李應昇子遜之國子生

陞浙江叅政潘師道為四川按察使

先是户科給事中黄承昊七月中疏請復開中輸邊之法時承昊奉命册封益藩因具疏請與楊州塩臣共商利病

至是歸因條上修復祖制八款一曰給商庫價宜額設一曰各省私販宜嚴禁一曰舊引銷完宜預計一曰病商諸弊宜痛革一曰大工加派宜議一曰邊粟斗頭宜寬減一曰邊腹屯田宜并舉一曰兩浙票盐宜并議言昔年盐法道臣袁世振創立十綱之法能使壅滯立通今兵盐道未復自諸生時即究心經濟各邊皆曾經歷臣與談屯盐之政無不精透聞世振昔年曾立綱法復條議居大半信為有用真才皇上欲修屯盐之政宜重加録用旨下所司議覆

署兵科事給事中陳良訓請簡用京營總督推列四員以

備點用從之

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查覈刑部未完事件六十本在外各督撫未完二十六本旨令在內者限年內完結在外者照道里遠近完結

革懷寧侯孫承蔭操江任仍停支祿米一年

己未起補劉弘化兵科都給事中

贈故大學士葉向高太師蔭子尚寶司：丞南吏部尚書沈應文太子太保蔭子國子生

謚故禮部尚書周炳謨曰文簡

錦衣衛西司房都指揮使于日昇因刑科給事中楊文昌

糾其為逆黨孫杰姻婭于天啓六年本衛堂缺正推許顯純日昇以陪推被點至是具疏辯言顯純之不點者留以北司用刑故也旨下所司看議

吏科左給事中周洪謨疏陳忤奸始末并薦劉宗周高標絕俗不移不屈為宇內人倫之冠乞下該部速登啓事從之

庚申左都御史曹于汴薦原任户部侍郎周汝登道徹先天統承往哲邈世遺榮亟當起用旨云汝登果精力未衰即與起用如年邁不妨優禮示風

吏部會推閣員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禮部右侍郎錢謙益

元年十月

鄭以偉尚書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禮部右侍郎羅喻義吏部尚書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尋禮部尚書温體仁以不與會推斷錢謙益訐其天啓辛酉主試浙江錢千秋賄中事不宜枚卜

命重刊大誥及大明會典令輔臣各擬序以進

辛酉起陞劉宗周順天府々尹浙江右叅議許鼎臣山東按察司徐如翰俱為陜西按察司副使

命中尉鼎澮管理安定王府事

諭各巡塩御史專職塩務嚴私販之禁毋預地方民事

兵部疏覆川貴督撫海子硐之捷以擒斬數目各異下巡

按御史勘奏

山西道御史黄宗昌回奏偽受加銜官已辭者何可及李思啓郭興言年例營復者曾應瑞巧避者陸國璋楊文岳不辭者智鋌王時英旨令諸臣在任者聽自引退在籍者各去原加銜以俟論定

壬戌遼東督師尚書袁崇煥因御前發餉疏謝并陳兵馬餉數關内兵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員名關外七萬八千三百四十員名馬騾二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匹錢粮自八月初六到任日為始截筭火餉七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兩今又三月該銀六十九萬三千六百兩収過七十四萬

九千一百二十二兩尚欠六十八萬七千兩借發御前十五萬兩尚欠五十三萬餘兩旨令速與湊發

給川湖總督朱燮元尚方劍

先是臺臣田時震劾大學士劉鴻訓推田仰四川巡撫受其二千金任贊化劾大學士周道登閱館選卷受宗生朱統鉓千金道登疏辨言因見宗生字欲以副卷易之因冢臣王永光之言而止于是永光疏言會推之因田仰爲州中諸紳推轂言川貴接壤仰具知情形利弊而統鉓文理原佳故止之至其受賄無由知也報聞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李邦華等疏頌原任太子少

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言元標剛介執法忠藎臣時立朝正氣勵世清節與海忠介瑞風裁一同乃其性學醇深悟修兼至羽翼聖真大振宗風又復過之今其子燧孤弱不能萬里陳情臣等謹採大節冒瀆聖聰乞皇上將元標易名速命閣擬仍勅下吏禮二部將應得塟贈廕全典從優具覆從之

封護漕河神張六五為靈應英濟侯

尚寶司卿徐雲達言郊祀在即百官陪祭例有祭牌今缺少不敷應速造補仍求申飭祭畢即繳毋許帶出及私相授受從之

癸亥召廷臣及溫體仁錢謙益于文華殿體仁謙益相質辯甚久上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甚衆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俱謙益主持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于枚卜體仁曰前冷局今卜相為皇上慎用人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啓朝可鑒上叱之遂下錦衣衛禮部以錢千秋卷呈上責謙益引罪出立命廷議閣臣請謙益回籍下千秋刑部御史房可壯乞如閣臣言上曰君前臣名何銜之稱遂停枚卜李標錢龍錫固請上切責諸臣禮部右侍郎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並故套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

而禍隨之上大稱善

雲南道御史張茂梧假歸

湖廣道御史劉調羹劾江西瑞州府知府陶履中貪墨諸迹下部看議

陝西道御史高賚明疏救佘大成熊奮渭鄧毓祚三臣不聽

吏部等衙門會議工部侍郎張惟樞揩咨偏執納賄無據應罷職不允令再議

甲子祭三皇遣禮部侍郎馬之騏行禮

惠安伯張慶臻回奏疏言臣後府僉書左府掌印積十六

年戎政員缺會推及臣初受任時見都城內外盜賊紛紜協臣呂紀如調官軍緝獲臣思緝盜多捕營之職因查會典于七月二十一日具揭一投內閣一投兵部揭中之語并無私增字樣行賄一事臣身為世臣豈不自愛如是併

下省議

以長至郊祀命崇信伯費天澤守衛承天門

南京陝西道御史陝嗣宗言皇上明並日月識超今古真有不可及者三萬覽英明太露威稜頻震似恐有不自知者五請徵言之何謂三不可及從來帝王好學者少我皇

上以天亶聰明時親講握博綜經史披閱章疏如迴者宣

召之頃泉湧風生口授而筆記者臣下應接不暇且屢前宣室之席燃太乙之藜是生知而濟以敏學不可及一也從來帝王溺情者多我皇上以少年天子銳意屏服聲色若貨利不聞且側聞宮禁肅清帑藏頻發寧復有貫魚之寵頭會之歛者也是清心而先以寡欲不可及二也從來帝王恒高侈靡我皇上以薄海富有刻厲節約澣衣菲食雲構不煩於土木情思不及於花鳥是惜費而兼以惜福不可及三也就此三不可及中似無足為今日助者而實有五不自知焉由來談堂廉者曰君員也象天臣方也象地以員可轉圜不窮而方難毀幅以合今陛下批荅不

艱顧問日勤止聞相臣有屢改擬以從上者矣未聞皇上曾一霽顏以從下者雖云神聖莫及然已令數陳復凜凜虞救過不給誰暢所欲言其於員轉之意何居臣恐其漸近于予聖而不自知也語云人品不同判若薰蕕諸臣中不自愛此間有簠簋不飭者矣而貞素自矢者居多亦有頑鈍不振者矣而盤錯見奇者不乏今陛下一槩疑之若隱隱以慷慨破柱者為專擅以一言偶誤者為不敬以陳乞補牘者為肆欺為變幻此由諸臣品卑望輕未能積誠感悟然揆之敦大之體推置之義謂何臣恐其日涉於猜疑而不自知也古來大臣難進易退至師保公孤之最賢

者則有不名之尊有造膝之談有坐論之與即甚不肖亦有金錢之愧得絹之辱今皇上於二三大臣呼之而前惟恐不速長跪逾時備加譴訶甚者指摘甫及坐以受賄夫心膂之地情誼不浹則咨詢漸疏而股肱去國踉蹌非體損國靈而羞朝紳其於敬大臣之經何居臣恐其日習於尊倨而不自知也人亦有言政戒欲速久道化成天下積獘瘝弛政如尫羸病餘元氣久索呼聾振聵計非嚴督不可然須逐件整理非可旦夕責效頃陛下於諸臣章疏中有可採擇者未見鼓風雷之益立賜施行第下之部議而部議之旋覆者幾何沉閣者幾何也或令撫按申飭而申

餝之報繳者幾何遷延者又幾何及有不效乃始獨自焦勞是委轡而冀馬駃放舵而責舟轉將毋愈操愈縱臣恐其漸流於呰窳而不自知也聞之太陽光照夜藏其輝雷霆迅烈冬斂其聲此不獨節章光而愛神明正以人主肅穆若神意向微窺人莫得而測之今皇上聰穎太高英爽時溢此不患不明察患有乘明察而微言語巧中善類者不患不振刷患有借振刷而小忠小信布市主恩者不患不懲貪詐患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如簧者是惑之中於昏庸者可破而中於精英者難解臣恐其日趨於紛苛而不自知也如前之三不可及此皇上之美也美則

天下共知臣不敢不將順若後之五不自知則皇上之微也微則忠愛者當防其漸臣尤不敢不謬隨臣拂之後言官下糾官邪上匡主德如受朝廷言責之寄而惟擇便利可言之事容々依附則義不敢出伏乞聖明採納狂瞽旨報曰朕本樂聞讜言陜嗣宗臆測管窺亦思窃附忠愛但迂腐勦拾全不曉國勢人情年來權奸竊柄百度廢弛此時不矯枉振頹太平何日可望事加綜覈詎是得已改票折衷商確務求至當朕豈肯憑臆決事至內外大小臣工防閑體恤朕自有裁斷嗣宗何得一槩疑揣念係初進言官姑不究

乙丑削章允儒籍責耿志煒房可壯瞿式耜梁子璠令回奏輔臣李標等申救不聽

以擅給京朝官勘合移家奪兵部郎中江世用俸三月

廕故工部侍郎魏時亮男國子生

再申嚴未奉旨先抄章奏之禁

丙寅太僕寺卿李思啓劾免仍聽議

户部言崇禎二年関寧歲餉以四百八十萬為額督師責成臣部預先積貯按月待支請仍照天啓六七年例將崇禎二年加派地畝銀兩查照粮多户大之家俱以文到日為始預徵十分之三隨征隨解仍照道路遠近定期最近

者限正月內稍遠者在二月中旬極遠者限二月末旬起解到部如議行

原任户部主事王淑抃頌父故禮部尚書王圖之冤并已被抑之故云臣父圖由萬曆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受知神宗皇帝侍日講四年侍光廟東宮講讀九年一生砥名礪行孤蹤特立故冢宰王紹徽究邪害正因臣父與馮從吾相期聖賢之學又與鄒元標顧憲成等契合臣又出從吾之門故紹徽惡臣父子不置當辛亥京察紹徽開四款訪单暗投舊冢宰孫丕揚欲一網打盡諸賢臣父不避嫌疑力為救正紹徽大恨後因黨救其座師湯賓尹不遂

捏造黨名色以傾臣父不遂紹徽必欲報復丁巳內計臣父以亞卿從不謹例閒住蓋從來所絕無也光廟初以東宮舊勞起原官天啟四年陞禮部尚書紹徽結納忠賢謀報前讐故處馮從吾後而臣父削籍為民追奪誥命矣紹徽猶恨不已用喬應甲於臣鄉欲破臣并馮從吾孫瑋之家又將臣因京推無端揷入不謹項下復令其黨石三畏疏叅臣削奪紹徽又宣言曰今先拿惠世揚次將拿馮從吾王圖父子已而世揚果繫檻車臣父一聞驚悸病入膏肓及聞從吾凶信遂不食而逝今幸聖明首出剪除大憝紹徽生前官堦盡削而從吾等皆徽優全卹矣臣父冤

陷城死與諸臣同伏乞勅下該部查給祭塟贈廕仍予易名俾幽壤重光沉寃永雪至臣二十年科第年餘縣令十五年家食五月京推既破例外計又以門户削奪懇乞聖慈洞照覆盈併勅該部從公查覆旨從之其自訟不報

丁卯給鎮守貴州畢節等處總兵官許成名新編等處副總兵官胡從義關防

起補裴君錫為户科給事中陞吏部文選司員外楊廷詔為稽勳司郎中文選司主事何應奎為稽勳司員外

贈故　張孫繩為工部右侍郎廕子國子生

陞沈坪尚寶司卿

左副都御史賈毓祥因科臣閆可陞疏劾劉鴻訓言毓祥賄囑會推具疏辯并言請皇上遣一官押臣至都城最靈之神手焚誓狀以暴臣之心時鴻訓及王在晉皆有誓神之詞帝仍令供職

督師袁崇煥請裁山海中協副將一員

常熟縣諸生顧麟生疏訟父故陝西按察司副使顧大章慘死之冤

戊辰候補給事中黃紹杰疏糾南御史李時馨徐復陽媢奸下部看議

贈故御史劉璞太僕寺卿

遣御史方大任巡視関門

巡按直隷御史陳睿謨言自有遼事以來廟堂之上率言遼急至薊鎮一帶寬緩視之而臣不謂然也論他日侵軼之勢恐不中于遼而仍在薊論今日窺伺之情似迫中于薊更甚于遼何也今之薊非昔之薊也蓋自南北兩關併後所與接壤者為宰賽為煖兎已無存矣西為炒花五大营為拱兎為小歹青亦各有所屬矣薊東墻外散處朶顔三衛之地者則三十六家東不的等是今震驚于揷之凴陵一惟順指矣過此則虎墩兎于諸部最大近以讐攻哈喇稱拔帳而西自揷之西也凡附薊而居如順義諸族若

赶兎毛困等皆破毀伶仃而伯彥台吉而卜吉兎皆迯徙一空矣由此觀之自三岔河以至宣大長邊近二千里誰一爲之礙者大有可慮焉彼知關寧宿重兵難扞必疾趨薊當斯時也薊門百千餘隘口紛呈其踈漏而合受其必趨危耶不危耶臣所謂薊鎮比遼倍急者此也謂宜多方補葺就春秋兩班軍士半以予遼而半以留薊正以權緩急而扼虎豹之關三協十二路軍籍半虛此時而欲藉勾補以實伍譬汲水西江難矣見在額軍援兵家丁勇壯不尚累累乎謂宜責路總守提諸將分營合練某將練某若干某兵守某口幾處始可以壯聲靈而懾其魄也臣觀近

日諸臣條上邊事言偹遼言偹宣大讀之凜〻疚心臣非不知之乃姑舍之而獨言薊跡似涉于張皇不知遼東宣大猶封疆也薊門則關係宗社且寧遠距京師千里宣大尚有重關之隔而薊何如乎一墻之外便與之隣朝抵壁而夕可及於輦下庚戌往事其明鑒矣伏乞勅下該部覆議班軍應否量留一半以修薊遼三協軍兵分路操練果否較為實着庶藩籬固而以擁護根本萬年有道之長端賴之矣旨是之并令修工如議行

四川土官隴應祥等貢馬

更給安肅安陽仁化東莞縣印

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晏奏全陝災荒而延鞏爲甚饑民相聚爲盜乞賑恤停徵是之

己巳先是天啓二年烏思藏貢僧瑣南劄失稱勘合爲紅帽番僧搶失禮部題准給之方回至河州而三旦朶爾只復以舊勘合來貢二僧爭執各以新舊請貢撫臣令將舊勘合繳貯新勘合給行禮部題准給劄失以銀千四百兩茶三萬六千斤而三旦入貢亦欲援例撫臣以全秦荒旱軍需方缺安得以此給僧請行停止以示聖朝不貴異物之意或以入貢舊例准將貢物表文布政司彙解量賞二百金及茶百觔以酬其勞下禮部議

原任副使鄒嘉生起補浙江按察司副使原任按察使王元雅起補河南按察使晉冢雲道

庚午原任浙江道御史溫國奇起補雲南道御史毛九華譚汝偉各授江西廣西道試御史

體仁既疏訐謙益復上疏求罷帝令閣臣擬旨留之閣臣李標等因揭言恭惟我皇上睿哲天成魁柄獨秉一切是是非非必求有實數十年來未睹此精明果決之世界臣等不勝欽伏退而躊躇是非有必不可不明者如功罪之大案忤媚之大防是也亦有勢不容明者如論列關于曖眛証辯互相詆訐之類是也人臣並有事君誰其以比周

營私自處其始或偶因意見之偏而後各秉以好勝之念遂致曹分角立漸成門戶之歧途惟上有堯舜之聖帝執中建極蕩〻平〻明告誡以風之復修德以化之用能合異為同渙群為大此惟我皇上秉龍御天體乾用九之聖人足以當之頃皇上處分錢謙益章允儒二臣本因體仁之言而體仁乃不安於心具疏求罷則一番剖斷之後當有不盡之法可知矣臣等非敢借此更為二臣求寬但願我皇上穆然玄覽少賜垂仁于謙益或念其事經恩詔姑着田籍于允儒或待其困衡稍久仍許自新而奉旨回話之耿志煒房可壯瞿式耜梁子璠四臣俱量從薄罰使諸

臣安體仁與之俱安不惟安體仁之身實以安體仁之心所俾于一道同風之盛治者匪淺渺矣旨以謙益處分已明不必申款四臣亦不從于是降可壯秩二級式耜秩一級并調外任耿志煒梁子璠各奪俸一年

刑科給事中劉斯琜言八閩寇亂肇自俞咨皋而借撫修勦舊撫朱欽相實多苦心何以有薏苡之疑朱一馮受事於庫藏如洗之日指臂不靈姑以病請何以坐規避之條以身危奉上之撫臣反代逐賊脫逃之職弁分過又寧有為國家任事者乎帝責其代辯不聽

辛未召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琦清平伯吳遵周誠

意伯劉孔昭於文華殿問京營若何整理四臣各有對隨以守琦總督京營

楊通宇補江西道御史

假旨內使王國興伏法

贈故江西道御史張鯉太僕寺少卿鯉山東平陰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由知縣授御史李魯生為逆璫致殷勤於鯉鯉不應以是忤璫嘗與崔呈秀並謁都察院堂官鯉資在呈秀前而呈秀傲睨直入坐鯉上鯉目懾之呈秀始趨下而心恨之又見魯生執中用中之疏責數之積為羣小所恨遂削奪至是其子訟冤遂有是贈

壬申兵部議覆科臣楊文昌糾錦衣衛掌印鄭士毅提督西司房于日昇各革任回衛掌刑百戶王崇化下法司問劉大全革職

先是四川布政司吏陳世相以作奸被訪逃入京復夤緣爲吏部吏後四川廣濟庫查失銀二萬二千一百餘兩巡撫尹同皐于天啓七年十月具疏糾吏書曾績先等經元年八月未見科臣咨抄查係世相隱匿下世相法司究問

癸酉寅時月食

楊麒以原官鎮守保定等處兼備倭總兵

廣西道御史羅世錦劾雲南巡撫謝存仁言滇鎮沐啓元

一生悍悖無忌暴橫存仁憚不敢禁舉動乖張不可托以西南重任乞賜罷斥旨以所劾語多失實下該撫查啓元惡跡回奏

廣西道御史姜兆張疏陳六事一保君身一慎枚卜一公會推一嚴考選一懲貪墨一謹邊防其公會推言新推南司寇李養正誣蔑楊左之人濫竽其間即云楊左未嘗死于其手誰朴責顧大章而逼令自盡則張元起承養正之指而養正承崔魏之指也旨不究

甲戌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盛以弘薦起纂修熹宗實錄疏辭及陳忤璫始末

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管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祁伯裕卒伯裕大名滑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主事郎中歷陞陝西提學副使分守西寧道按察布政使甘肅巡撫副都御史至今官平生敭歷多在陝西為撫臣時斬獲邊級凡一千四百餘級馬畜二萬餘匹議敘者二賞大紅飛魚衣蟒衣者各一銀百兩及廕子錦衣千戶者二下所司議卹

喬承詔陞太僕寺少卿吏部驗封司員外晉淑抃調文選司員外考功司主事樊一蘅調文選司主事張潑陞太僕寺卿管東路少卿事

順天巡撫王應豸因昌鎮黃花鎮有降丁闌出之失自往巡邊歸疏陳各口險阻及應修葺預防及整飭營兵教練火器諸務言中營路中千坐營操守以及把總守口等官皆委用陵衛諸弁優遊里閈經年累月絕不赴信又何怪乎訓練之日曠邊事之日弛耶宜令此後缺出俱聽督撫衙門從公遴選相兼委用從之

工部因內庭軌料缺辦乞借戶部事例一月儘戶七工三之數解歸本部下月將工三之數扣抵從之

乙亥先是天啓二年三科武舉朱衮等疏請開缺注選允其將名色中千操備等官開為新缺把總令三科者以署

指揮僉事管事三年有薦即陞舊鈌把總無薦許其給假會試後以其虛糜議裁新鈌者至是馮嘉猷等疏請照例注選下所司查行

工部覆臺臣馬如蛟姜兆張疏汰革各監局官匠俸銀二萬八千八百餘兩月米一萬餘石

江西道御史楊通守疏薦前巡按貴州御史傅宗龍文武壯猷匡襄偉畧當我師屢失整旅獨持所以王三善敗死後而黔不至復圍者宗龍力也宜加節鉞以展經濟待詔丘禾嘉條議可採已登啓事并乞錄用從之

呂維祺陞太常寺少卿添注提督四夷館永平府知府陳

所立陞貴州按察司副使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上言微臣先伏斧鑕後披血忱臣見我皇上近日德業雖益盛而過舉亦時聞如逐言官非美事也即拂諫之主猶思護其名我皇上本非拂諫者胡乃三摘四摘不少介意將無有厭薄言路之嫌耶如召對至希覯事也從來用以洽魚水之歡通上下之情今乃有因而受斥者往見諸臣聞召對揚眉吐氣以為奇遇近見諸臣聞召對攢眉蹙額以為畏途矣得無非都俞吁咈之雅耶如枚卜甚盛事也從來稷契皋夔止聞交讓不聞交爭即訪維夢巖亦止聞宣麻不聞賜玦今乃以相競而成相

譏以一人而廢鉅典作祖宗二百七十餘年所稀有事得無非明良喜起之遇耶臣思我皇上所以嚴譴諸臣者不過為年來法度廢弛已極呼育振聵非倍加綜覈不可然臣以為此非今日在廷諸臣之罪也乃天啓間諸奸所致諸奸廢弛之臣等始徹底振理之諸奸破壞之臣等始從頭收拾之我皇上今日不痛恨諸奸之流毒太深而止嚴督諸臣之振刷不前是奸黨醸禍而諸臣代為受罰則亦亡猿災木城火殃魚矣至於黨之一字尤不可開夫海內人士惟此邪正兩途人主操柄惟此用舍兩法彼諸奸既不可用矣勢不得不用諸奸所擯斥之忠良若以今日之

連袂登進共襄太平者為相黨而來則抑将以昔年之鱗次削奪鼎鑊不避者為相黨而去乎且今日之天下何如也譬邪媚則生祠不敢塗膏釁血稱頌不敢連章累牘矣防微漸則內鎮不敢與兵而中禁不敢筦漕矣清冒濫則文思院無爛羊頭錦衣衛無續狗尾而加銜無車載斗量之卿貳矣清兵餉則東江歲減八十萬矣恤民勞則墨吏不敢吮青郵傳不敢橫馳矣凡若此者以語天下雖不足以語剔弊則有餘但得推誠委任從容展布不過數年亦自可觀倘或以一夫之高張輒疑滿朝皆朋黨将必株連蔓引一網打盡彼諸臣原皆一介草茅縱使仍返初服亦

可長林豐草釣烟霞而友麋鹿亦復何求所惜者陛下從翻天覆地千憂百慮中撥得一片清明世界而萬一隳棄成績為可扼腕耳帝降旨曰朝廷用人行政以蕩平正直為主忠邪大辨朕若非洞曉何以往日媚逆諸奸盡行處治削奪諸臣盡行収録但登用滿朝豈無薰蕕錯紊及官箴本壞借名摧折者槩無甄别詎成政體近日譴罰諸臣各有本末且酌量處分未嘗不寬朕自皆親裁孰敢于御前巧進一言毛羽健任意疑揣居功沽名好生可悪念前此條陳驛弊姑且饒這遭

遣户部廣東司主事王國祚管理新餉

丙子署吏科給事中孫紹統疏薦原任南京戶部侍郎南企仲品格貞恬才識博大宜速起用從之

浙江巡撫張延登疏海上大陳山之捷海寇周三老久據大陳山延登於七月中會師往勦及是蕩平三老遁入海洋擒獲渠魁林七老等二十四人以有功將士疏聞下巡按御史覈奏

沈惟炳陞吏科都給事中

故刑部尚書王紀贈太子太保諡莊毅廕子國子生

原任大學士史繼偕辭川功恩廕不允

俞咨皐擬决免革世職

丁丑湖廣道御史張慎言上言計典在邇臣謬謂邪媚諸臣實難縷指今日之察當嚴於其長而寛於其屬嚴於臺省而寛於庶官今日考功黜幽之數各衙門咸有成額曾察者僅遵故事無敢浮於往數至邪媚一流尚煩更僕况考功之法原以課職業故止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曰罷軟曰不謹曰貪酷乃從前附逆者考功將以何目弊之耶坐以貪酷不謹之例與諸臣面目未肖實藉之口矣伏乞聖上勅諭該部院先將年來邪媚附逆諸臣或有事蹟或有章疏或已未經人論劾盡令該部科徹底清查列名上請各註實蹟於員名之下分别處治取旨定奪有罪重者削

其籍姑全首領戴朝廷不殺之恩輕者量開一面咸與維新亦無令當堯舜之世禁錮終身此外方課以本等職業以考功法處之報可

雲南廵撫謝存仁奏辯沐啓元誣劾并陳其狂悖諸狀帝以其既死不問

雲南廵撫謝存仁言謹按霑益土司屬雲南烏撒土司屬四川地界連接烏撒土官安效良霑益土官安效忠皆安紹慶子也安效良妻安氏無子妾設白生其爵其禄二婦素不相能安氏住塩倉設白母子住抱渡效良死安氏遂為土官然亦未絶其爵其爵以安氏為安位姐亦不敢抗

安氏今年四月内四川差官李友芝齎冠帯奬賞其爵母子令官烏撒安氏悪分始欲絶其爵其爵以五月十一夜襲安氏塩倉不克與設白其禄迸匿東川界坐東川亦不令入而抱渡又失李友芝誑請督院咨發滇兵三千會援其爵臣以其爵必不能有烏撒滇兵三千必不能擁其爵有烏撒水西耽々深入貫患滇寧得先諸路受禍乎事遂寢然安氏見友芝其爵請兵謀接安邊為婚付烏撒以絶其爵安邊亦欲偶安氏以拒其禄安邊七月二十七日以催粮為名至建昌二十九日安氏接去塩倉成婚曲靖一時揺動謂水西必糾霑烏入紀皇皇不定臣不得已移鎮

曲靖有議召立其爵兄弟拒安邊者有議多調兵馬設防禦者有議亟差官役催促安邊回營者臣謂召立甚無當安氏方被其爵以弒逆名必挾水西致力其爵安邊亦被其祿以紛奪名必挾烏撒致力其祿我立我護必為其爵其祿主兵以扼水烏是以先諸路發動受禍也多兵設防安邊生畏必不歸急召生疑亦必不歸料安邊自不肯捨霑益數日當自歸婚媾匪寇無庸過慮果報安邊八月二十日離鹽倉二十五日到霑益石龍山人心始定人又謂安邊私出成婚敢於為逆不可不討臣謂我不能護安邊急而走險既入其笠又從招之豈所以待外裔之道安邊

不即受誅風入烏撒四十八營不捨故主與之俱入是我外樹怨內自虛也安邊既婚烏撒烏撒自向安邊安邊還爲我人烏撒不便犯我霑益近我犯我易與安邊合霑烏犯我先喪霑益水西驅霑烏犯我是禍安邊烏霑狎主轉難爲犯即安氏安邊設向毋子之釁終難弭息穴自鬬鼠憂不及人今日之事但當自謹其操縱不必悞求其去來藉口私出切責安邊令得立功自贖可耳安邊安氏頃亦惓〻請復烏撒衛城不敢費我兵馬臣尚未之許以因應變化反而用之儘有機括臣欲得當方敢具題臣慮小人徼功多方煽動必且以不發兵爲害成欲肎成功掩挑激

之咎必且以不討罪為遺患欲陷安邊遂援立之謀不顧禍滇且禍黔蜀臣故略括其本末旨以所陳情形頗悉但與前張鶴鳴尹同皋二疏大異下所司公議

戊寅臨淮侯李弘濟掌南京右軍都督府事清平伯吳遵周掌前軍都督府事

削戶部侍郎王家禎籍為民追奪故遼東巡撫畢自肅生前官階下總兵朱梅法司問

戶部覆道臣王廷試覈實東江額兵僅二萬八千原無十五萬之數就兵額餉通官俸布疋花紅庫饋運價每歲該銀三十五萬四百六十兩米十六萬八千石登餉二十萬

已報裁六萬六千餘兩應扣支皇賞十五萬兩尺應給五萬六千兩餘銀四萬四千兩充元年折色俱如議行

吏部驗封司主事陸康稷調考功司主事

宣大總督王象乾疏言大同雖名一鎮四州七縣尚不及腹裏一小郡況當殘破荒災之餘兵餉不支宗人缺祿者半歲條上六議一鑄官錢一開水田一開鉛鑛一抽木稅一通河道一增新引旨下部議

奪保定總兵徐治都俸一年

己卯山西太原府河曲縣知縣孫瀛以貪殘為邑民訟於巡撫耿如杞如杞行道勘審瀛以千金賄如杞如杞疏聞

令鮮瀛至京訊

山西巡撫耿如杞報擒獲插部奸細擺言賴特喇氣等誅之

陞湖廣道御史張慎言為太僕寺少卿添註

直隸巡按楊中極捐貲助餉命戶部查收

庚辰吏部廷推兵部尚書以李長庚畢自嚴名上帝以二臣方在久任令改推

大學士李標等揭請枚卜諭候旨行

榮昌大長公主子左都督楊光夔因太監王體乾言其占房出示毆打庄頭具疏辯并下所司議

馮英補太僕寺少卿曾光祿寺寺丞事楊一鵬陞大理寺右寺丞吳爾成補尚寶司司丞

贈故左都御史鄒元標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給與祭塟仍廕子國子生

廣東道御史劉廷佐言皇上文華頻御晝接慇懃命史臣於召對日逐日記注一言一動畢錄可揭千載之芳猷矣乃昨為章允儒奏對有懲敕令拏下臣愚以為此非細故也祖宗朝召對諸凡諮詢治道叙詳章奏究如家人父子諄悉懇摯不厭再三即諸臣不能無異同亦從容開導擬議求當不加譴怒今皇上稍有忤意遽令拏下使免冠遂

首之狀見於虛懷訪問之時而光明下濟之間翻為任法制斷之項恐非皇上昭令德以示子孫之意亦非皇上詳記述以槩蔑天下萬世之意也望皇上不靳轉圜則所裨補於聖德者甚大而所輝煌於記注者亦甚重不聽

以大同災荒兵燹允寬抽扣雜項于二年春夏交徵從撫按臣請也

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疏劾原任山西道御史劉弘光福建道御史汪若極陝西道御史門克新黨逆乞加懲治梁夢環奉旨命逮迄今未至并乞究其濡遲之故旨令劉弘光等三人下所司看議梁夢環該撫按回奏

辛巳吏部尚書王永光因臺臣姜兆張疏論會推南刑部尚書李養正為黨奸具疏辨報聞

贈　吳國華太常寺少卿

御史蔣允儀掌河南道事

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言今聖政方大道為公臣僚又何同何異但公是公非之所歸即好異者不能違之此而命之曰黨非也臣謂原無異同但有邪正當日之附璫者為邪則忤璫者為正今日之陰護璫局者為邪則力破璫謀者為正此而擠之以黨然則崔魏諸兇之日黨於朝耶黨於野耶且諸臣不見漢唐宋之已事乎當時正人指邪人

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何從分別然顧厨俊及諸名及顏蜀朔諸派傳之史册終不得目為邪人獨致白馬清流之禍遂與國運相終始此可為痛哭耳先朝諸奸又覺其名曰門户曰東林以致禁逐死徙傷盡元氣自皇上御宇已擯棄不談今何可再搆此端以開聖意之疑而布從前之網臣願與諸臣約共事聖君各除意見總期為國家起見人生無百年之功名而有千秋之品望當任不任當讓不讓皆非所以自處顧諸臣之深思之也因請宥章允儒房可壯瞿式耜三臣不允

下店馬賊刦関寧餉銀三千金順天巡撫王應豸奏劾踈

防副将李三爵三河知縣魏雲龍

改許如蘭河南按察使管家雲道

癸未帝祀天于南郊

譚汝偉改補浙江道試御史

漕督李待問因科臣劉垂寶疏論波及疏辭不允

以御史喻思恂會審丘志充失出奪俸半年

大學士劉鴻訓辯明受賄之誣言京師神奸狄氏索騙慶臻千金以致無辜受累閣臣之地與千金孰多臣雖至愚豈不能辨臣以堯舜之主事皇上以中興之佐自期而謂臣忍蹈不法之事乎不聽

巡按雲南余瑊因滇鎮臣沐啓元既死極言其生前橫肆之狀今其子襲爵陳善後六策以保滇民一曰總庄子粒歸有司徵收一曰鎮守兵權屬督撫節制一曰爵賞大典不宜出自鎮臣一曰民間詞訟鎮臣不宜聽理一曰為國以禮鎮臣宜講明（內缺一款）下撫按酌議

戶部覆臺臣張養科臣黃承昊鹽法疏言兩淮鹽筴其裨益國計者鉅矣科臣黃承昊與鹽臣張養累日講求多方調劑據科臣奏禁浮課禁私販重考成慎委掣以疏內商之壅給庫價速交易寬斗頭并禁倉役需索以解邊商之困又因浙鹽虧鈔議革票鹽真言〻中窾矣鹽臣張養之

疏大約在於招徠安定興利除害以恤商為生財之本僉得臣部同然之心至科臣所陳折價之說臣請得而備言之祖制令鹽商輸粟以給邊戍令灶户煎鹽上官倉以供商支商人每引輸粟二斗五升赴場支鹽二百五觔蓋以已粟易官鹽兩不相屬後因官倉貯鹽風雨消折致有詐冒開除之獘於是議令灶户每引折價二錢收貯庫內以給邊商使邊商自買場鹽聽從運發而每引二錢折價名曰倉鹽折價後邊商復以行鹽不便遂將納粮倉鈔并倉鹽折價銀兩責與內商支領行鹽則前項折價之銀原係內商之物但因先年兩淮內商消乏屢借運庫存貯銀兩

以抵解京歲課例應衆商補還故前任鹽臣龍遇奇議將內商應領倉鹽折價每歲約銀七萬兩徵入運庫以抵衆商補庫之數至丁卯年方將倉鹽還商此昔年之成議也後因遼餉匱乏議將前銀總入加增遼餉數內以濟國用此折價輸官之始末也丁卯年以後折價雖應還商但前銀原以充加增之遼餉榆關之軍旅未停則前銀歸商無日應俟新餉停止之日徐議蠲還可也至於鹽觔之制兩淮每引原係五百七十斤後因積引難銷疏理道臣袁世振始創減觔之法以四百三十斤為一引淮南遂多出引窩二十三萬引以銷積引積引未銷則新引亦覺難增若

夫大工加課一項原屬額外之輸本年三月內前任尚書郭題准崇禎元年以後悉行豁免昨部以陵工費鉅復欲開徵臣部故議將天啟六七兩年原增未完之銀令請補觧并將崇禎元年再徵一年以後遵照前旨豁免至于鳳陽荒地耕稼甚便合聽盐臣會同撫按資其牛種即行募墾俾有成效大都有治人斯有治法兵盐道未復暢曉屯盐之政科臣津〻不置口所當行文吏部從優紀録以俟超擢重用者也如議行

甲申帝御殿百官賀郊祀禮成

是月陝西木氷壓樹枝盡折其後大河以北歲有此異

崇禎長編卷之十六

崇禎元年十二月

丁亥朔左副都御史賈毓祥疾免

廣西道試御史劉士禎疏糾輔臣周道登初無寸善可稱但聞其錯亂票擬貽羞綸扉乞加罷黜

戊子吏部驗封司主事林廕昌調文選司主事

起陞韓策為太僕寺卿添註黄承昊為工科左給事中

命大選改於十二月十五日著為令

己丑陝西道御史趙延慶陳忤璫本末報聞

戶部覆宣鎮拖欠民運錢粮山東巡撫王從義解完二十

四萬七千餘兩急公可嘉宜增秩以示鼓勵從之

辛卯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免官聽議

陞蘇進為光祿寺卿添注

加贈故副都御史楊漣太子太保

御史牛冲元言察典在即請勅諸臣化方隅去情面忘恩怨以公大典是之

壬辰南山西道御史王之朝言各處水旱盜賊宜先時軫卹消弭尹同臯撫蜀三年不請協濟不行加派惟清覈汰冗兵餉充足且積有贏餘拮据之功不可誣没報聞

先是遼東叅將管寧遠都司丘磊為科臣祖重曄所糾言

其饒于辯口富于金錢市置浮名鑽營布置今竄迹関門恐其摇唇鼓舌交構其間非封疆之利旨下督師體訪至是寧遠道臣郭廣言其才能禦敵過不掩功宜照使過之例留用督師袁崇煥以聞下所司

初萬曆四十七年遼事起行各處募兵河南磁州山東兗州真定恒山各募有兵而未調至是袁崇煥議減餉因請以三處募兵汰之歸農存餉解部而各兵則以漸行汰月汰幾何減餉幾何悉從之

總督薊遼喻安性奏各屬捐助陵工銀六千四百十八兩有奇命查收

總督貴州侯代張鶴鳴言黔自兵荒以來日仰糴于楚約費二十餘金始能運致一石于黔郊原骴骼累〻皆運夫骨也言之痛心至四年五年黔中斗米值尚五六錢六年撫臣王瑊按臣傅宗龍始倡議清屯土司舊應當粮馬之田漸〻開種當年收獲四萬餘石至今元年大豐又加倍焉三年之內米不糴于楚而黔中斗米值止一錢五六分者非屯田之利何以得此今欲俾黔瘠為肥寓戰於農則不可不設專官以重其任今議以安順府知府孫森就近題任屯田道給予勅書關防永為定缺不惟清理督課賴監司以董其事即本官亦必殫力屯政以報足國之實效

矣况森削平白岩隴架扆卧小底拱諸逆埜俘斬千有餘

賊近逆賊傾巢渡河森與王總兵提兵入險拒敵二十餘

日大敗賊衆即酧此一級尚不足為勞苦功高之報也下

所司

給故兵部尚書董漢儒祭九壇并塋

贈故　李楠兵部右侍郎

癸巳故事錦衣衛提取罪犯必以紅本齎送刑科始發駕

帖捕人張慶臻改勅一事錦衣應捕田佳璧張宜更等事

後始補僉續捕狄姓者并不復補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

以叅祖制奏劾命申飭

督師袁崇煥奏核定關外官兵七萬一千餘員名關內官兵四萬二百餘員名以二年正月為始戶部視此數給餉是之

南貴州道御史任僎疏救職方郎中余大成并薦別如綸曾化龍史孔吉皆堪軍旅之寄旨以大成已經處分如綸等詳核儲用

兵科給事中張承詔查核九邊軍餉舊額新增始萬曆元年至崇禎元年各邊京運有一二歲一增者有三五歲一增者有一鎮五六增〻額浮于原額者有遞減遞增而所減不勝其所增者宣大山西延寧甘固七鎮京運萬曆元

年舊有定額其後額外又復加增薊密永昌易五鎮萬曆初年未有成額每歲祇計外入多寡而以京運補足故游移靡費而濫觴忒甚至三十一年始著為定額然緣濫觴之後以為額較初年已侈而近年仍有溢額至于民屯國家邊餉大半所取資者也京運日增不問而知民屯之廢查戶部冊籍宣大等鎮自萬曆初年以來止載京運定額民屯數目已不載薊密永昌等鎮萬曆初年間亦止載本年發京運若干亦未分析民運屯運之數戶部既以無徵臣寔無緣以覈今幸遇皇上悉邊計勵精振刷俞臺臣梁子璠之請命臣與戶部兩臣協同考核邊鎮地遥單餉重

務臣即心知冒濫之多而何敢以遷度之臆見指定為必減之數惟是九月邊諸臣各同心釐飭實〻清減不論何年何項但計其處必不可減其處可以無增加意節裁修復民屯清汰冒濫還其本無不足之源何皇祖初年之制不可復哉昔云京運錢粮原以濟民屯二運之窮今民屯數目未清京運如何節省爾部即備行各邊每邊查原額民屯若干後來因何民屯日減京運日增並將清理民屯之法條畫前來再將此疏通行研對務清虛冒以符原額計開一薊州鎮萬曆初年連民屯京運共額餉五十七萬二千餘除民屯等項外京運銀止二十五萬二千四百有奇

遞增至三十一年而始著為定額京運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一兩有奇至崇禎見額又增為四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一兩有奇除計臣所汰新增鹽菜銀七萬七千九百八十餘兩不與是本鎮京運較三十一年分增五千餘兩較萬曆元年寔增至一十七萬四千四百四十九兩餘一密雲鎮萬曆初年共餉五十二萬九千五百六十餘除民屯等項外寔發京運銀三十九萬九十餘兩三十一年始定額京運三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兩餘較萬曆初年數縮而四十一年所加遺計漕粮脚價銀四千五十餘兩已溢一永平鎮萬曆初年餉銀三十三萬四百有奇除

民屯漕粮外京運一十萬七千四百有奇遞增至三十一年定為二十九萬三千六百六十兩餘今崇禎元年見額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有奇而題汰新增韮菜銀六萬七千八百餘兩不與一昌平鎮萬曆初年共餉二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兩除民屯漕粮等項外京運九萬二千三百六十餘耳至三十一年定為一十三萬八十二兩有奇至崇禎元年見額則一十四萬二百三十二兩有奇除額外舊制帶發營州昌平州布花馬草銀天啟元年設定陵慶陵神馬料草布花銀共一千六百餘及本年題汰韮菜銀一萬九千七百餘不與一易州萬曆元年主兵餉民

屯本折俱派民運其京運止有客兵餉五萬九千兩萬曆九年定議將民運屯糧本色仍留本鎮而以民運屯糧折色及京運銀盡歸太倉每年酌發隨時多寡至三十一年始著定額遂至一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五兩崇禎元年見額一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有餘較三十一年額雖減二萬九千六百然查萬曆十三年條議將保定應解太倉銀二萬五千改解本鎮不猶然太倉京運乎至井陘原隸易州十二年改撥本鎮定餉五萬七千八百餘至三十年題以真定府額解太倉銀改解本鎮而不出京運然真定府額解非應入太倉者乎應勅易保撫按查核酌量

清汰一宣府自嘉靖末主客兵餉每年京運三十二萬五千兩至崇禎元年見額二十九萬九千一百餘比萬曆元年則減二萬五千八百矣大同嘉靖末主客兵餉共四十萬九千六百有奇至崇禎元年額四十五萬六百餘比萬曆元年則增銀四萬一千矣山西隆慶間定額主客兵餉一十一萬八千三百至崇禎元年見額二十萬六千三百比萬曆元年額則減一萬二千兩矣以上三鎮以有陽和總督衷此益彼分之互有增減合之寔增二千二百總計三鎮餉額幾至百萬而民屯皆不與焉一延綏鎮萬曆初年照舊額京運三十二萬至崇禎元年見額四十三萬三

千七百餘萬曆二十六年以寧夏之變增餉四萬四千三百一十餘兩不知寧夏平後何以遂為成例所當議汰一寧夏萬曆元年照原額七萬一千四百九十有奇至崇禎元年見額為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增六萬二千三百矣花馬安定兩河月粮等項二萬六千七百餘誠不容減至如二十二年以地方殘破增餉二萬六千四百六十餘兩豈殘破者終殘破耶二十七年題增淮廬引價銀四萬五千兩三十七年以倭平停止而四十二年又題復一萬是則所當勑本鎮撫按酌汰者也一甘肅鎮萬曆元年照舊額五萬一千四十餘兩耳至崇禎元年見額則至一

十九萬七千五百八十餘增十四萬六千九十零矣中間如十三年以加兵增餉七萬十六年以增兵增餉三萬一千一百餘二十二年又以召軍而增四萬四千九百七十餘本鎮三面臨邊或當因變稍增然何至倍其舊也一固原萬曆初年照原額京運五萬八千四百餘兩至崇禎元年為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餘兩按所增之故間有年遠不能盡核中間增兵買馬豈盡無名宜寔按其多寡虛寔以為清汰一下馬闗自二十三年建立四營額定粮料銀四萬二千三百七十餘兩

管理章奏四川道御史王相説言臣竊惟黨之一説皆起

扵衰世之君不能主持國是天下正氣不獲伸好名者始出而與上爭是非自相標榜互為犄角黨扵是乎生今皇上何如主是〻非〻皆胱然揭如日月人臣有何不得於上而自樹為黨然則今日不但有黨之臣徒自絕于聖主即言及于黨亦以衰世之主待皇上者也如溫體仁者欲以黨字塞言官之口意此後有救錢謙益者即為黨而安知不救謙益不攻體仁不遂為體仁之黨乎則自體仁言黨群臣始無黨而有黨也夫謙益既冒嫌疑不論黨之有無即可不與會推但體仁所以發憤而有言畢竟會推不與一語是其本情况論一事自有一事之是非論一人自

有一人之本末柰何論枚卜一事輙敢稱不忍見皇上孤立于上是朝廷無一事為公論也論謙益一人輙敢稱舉朝盡謙益之黨是群臣無一人有肝腸也體仁以枚卜大典忽入科場關節之說安得不咈然而起安得不以言者為忠頋使會推有體仁〻未必發此事此事自體仁發則不平之鳴而非至平之論欲爭名難矣為體仁計會推不與止有一去斯可以謝天下皇上愛體仁之能直言因論謙益而得相徒令人臣生徼倖之心謂今後凡有事不得與者一言僨之即得獎朝廷安得人〻而悅之哉傳之史冊謂體仁不與會推以論謙益而得相終非美事也旨曰

朕執是非以衡論奏是者庸之非者斥之何論黨與不黨臣下能伏理抒忠務求至是亦何用自明非黨會推再舉朕自有鑒別王相說不得瀆揣

貴州道御史任贊化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如赤白蒼素之不可相混然而類也非黨也夫犬馬之與我不同類者分別在受氣之先苟犬馬指人曰爾皆人之黨人固無辭矣若避黨之說必人而犬馬也然後可人可以為犬馬乎哉惟聖明詳辨焉自今而後或有君子小人互相攻訐者皇上當先察人之流品而後以人之流品定言之是非則萬無誤矣方今枚卜將行政陰陽消長之會此際若一不

愼誤售一小人盤踞政本操縱在手喜愠從心天下尚可問哉不聽

工部以陵工需餉會同户部題請照天啟六年殿工例加各運司鹽課銀仍徵崇禎元年一年計銀一十四萬餘兩二年豁免從之

兵科給事中馬思理疏糾舊輔黃立極言逆璫竊柄舉國若狂二三宰臣如魏廣微顧秉謙黃立極皆相繼首揆一似傅媚璫為衣鉢以故稱頌之章日增一日票擬之體日壞一日而縉紳之禍亦日慘一日今廣微秉謙既已削奪官廕立極亦宜視此同加褫黜帝以已經回籍不問

禮部尚書溫體仁疏求罷旨慰留之

兵部主事周夢尹言驛遞疲困多屬協濟拖欠及牌票假偽日多請以抵對赦協濟而令驛置循環二簿用撫按官印鈐之凡遇勘合火牌必令親填官銜及夫馬數目然後應付推官按月磨勘送撫按比對若有假偽濫額一併叅處撫按所領勘合亦須逐一奏繳以憑查核從之

癸巳命南兵科給事中錢允鯨署南吏科與計事

原任大學士朱延禧疏辭川功恩廕不允

吏部稽勳司員外何應魁調文選司員外原任浙江按察司副使魏光前陞山西布政司叅政

沐天波以年幼免其赴京准襲黔國公爵仍掛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地方其重大事務照沐朝輔例暫聽巡撫都御史協同處分

廣西道御史劉士禎陳五事一曰審勢以培國脉一曰虛衷以御臣下一曰核餉在精兵一曰安民在獎廉一曰課績在修職薦原任尚寶司少卿曠鳴鸞旨是之仍令查鳴鸞果廉即與起用

掌山東道御史吳之仁等合疏以長至郊恩請寬熊奮渭章允儒瞿式耜鄒毓祚房可壯等不聽

甲午原任刑部尚書李養正因人言疏辭南司空之命不

允

原任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疏辯禮部尚書温體仁奏劾云天啟二年浙江舉人錢千秋關節已經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于京畿道會審具奏奉旨將錢千秋依擬發遣而體仁謂臣陰使千秋脫逃沉擱不結又面奏千秋並未到官何其誣乎伏乞皇上細究法司會審爰書本末將臣疏并下九卿科道從公勘問不聽

乙未贈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陳熙昌為太常寺少卿

陞戶部郎中楊國柱為山西按察司副使

兵科給事中許譽卿陳五事一曰輔臣納牖宜勤一曰言

官論事宜平一曰銓部職掌宜明一曰法司獄宜公一曰大臣出處宜審報聞

吏科等衙門都給事中沈惟炳等言所謂會推者會九卿科道之公議以集于冢卿届期則畫題而疏名以請此舊例也若先期不謀之衆人臨事乃出其獨見不名會推矣自章允儒房可壯奉嚴譴後科道諸臣咸戒覆轍不敢向銓部陳末議即選司亦不敢向科道集衆思總畏把持阻撓之名各思引避耳故兩次推陞司馬臣等都未預聞蓋臣等皆來自田間耳目錮塞其人之生平本末未能頃刻洞曉而又各懷撓推之戒絕不敢于銓臣意外別舉所知

革以用不用聽之聖斷即高賢得駕臣等亦不居知人之明即白簡相隨臣等亦不分失人之咎有相成無相阻亦卒附于和衷之雅雖然此以成銓臣獨操之柄則可非朝廷之福也聖主方勞于求賢臣等安得避權而因以避事但所推名姓既不得之僉謀而會推時又只掌印數人循畫諾之故事此外科道諸臣不知者尚多也有推不副與望者此際如執不畫題又恐傷銓臣之心致取挑亂之責而畫題啓事之後臣等數人遂能障數十人之目而捫其舌乎故敢合詞請命以後會推須定期于六日前凡冢臣所欲用之人不妨列名公訪科發六單道發十三單使掌

印者各集本科本道酌議可否至日則吏科河南道會衆單以送文選司即九卿察訪亦類是焉庶用人者不相遺于闒汰而所用之人亦得免于後言矣抑臣又有慮焉朝廷用人當以選才得賢為正非為人計一官也如苐循資數俸按級而登即一吏執簿呼名足矣又烏用會推為且一推止能用一人而資俸相當者甚衆苟其逐鹿不得競起旁囂則朝端日閙構閧之場而推舉遂為陷阱之事國家亦何利焉伏乞天語申飭諸臣功名之心宜淡其未得列名者靜候再舉其不為衆推者屏息反求更乞天語申飭銓臣採望實矢公心進賢如不得已勿以濫草塞責煩

聖意一推再推之焦勞勿以違衆成私累小臣十目十手之指視若夫科道之職止司糾駁原不應代部分權而銓部之職既掌遷除又安得借人分過各舉其職共集其成任官之必明矣旨曰銓臣主推舉科臣主糾駁職掌正各相成若臨時推用不當聽從公爭執與挾私阻撓者不同何得藉口至議會推先五日發单吏科河南道具单送司如議行

給總理事例　閲防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劾御史汪裕黄憲卿莊謙媚奸下部議

廵青給事中劉漢儒御史黃仲曄言國家置設收圈非以病民今歲額不增物價日騰商既竭產而輸價後逾時未給此臣等所以惓惓于戶部之支借以為得一分則商受一分之利也既奉有明年扣還之旨司計者自有同心而充裕難期與其并責于一時何如漸分以節次京粮庫原附太倉臣等以為宜令守藏者酌其緩急量為給發多可至萬少或一二千及時而與既可救諸商之燃眉積漸以往且可免大農之露肘所當責寔以示通融者一凡收圈之法有畜養必有孳息今既千百其群乃孳息罕聞而倒損日見甚至瘦小鵝形問之則曰原係御廐不堪退出者

也不幾以有限之膏腊供無用之款畏乎臣等以為凡御馬監發出馬匹中有皮骨僅存權奇無取者宜照例變價既省芻豆兼獲餘息仍勅提督内臣即以馬之肥瘠及孳息倒損多寡為殿最庶幾賞罰明而冒破可省所當責實而核登耗者二至若祖宗設立各馬房自東而北碁置羅列與昌平順義等州縣相為犄角拱護神京原有深意今雖雉堞煥然而空虛如故以場軍居場地亦既屢奉明旨矣而修理之役歲復一歲八千餘兩之歲額與新墾之籽粒可使漫無稽查乎臣等以為宜令在場内臣歲修馬房若干動支籽粒銀兩各具實數進呈臣衙門得查其有無

破冒糜生齒可駭而崇墉益壯所當責寔而固藩垣者三又若放青一役戶部方議扣除而各監爭言牧地臣等按會計錄所載萬曆初年戶部征收牧地籽粒歲四萬八千餘兩今莊田祿占且縮而二萬七千八百有奇矣至新墾田畝俱係各監徵收以備修理等費屢經行查竟未聞從實開報及議放青則竟以牧地不足寢閣矣不及今修理祖制終不可復臣等以為凡屯牧等地各州邑版籍具存宜照會典會計錄所載每處原額見額開墾荒占存留各若干逐一清查定其界限勒之版冊則放青可行而祖制畫一矣所當責寔而正疆界者四皆報可

宣府巡撫李養冲巡邉歸至洗馬林堡插部突入殺迎送軍丁三百八十餘人養冲僅以身免

丙申大學士韓爌入朝

徽府庶人由棡疏訟寃情請復王爵旨以徽王載掄有罪除國事在嘉靖三十五年距今七十三載使果寃抑歷朝何不陳訴反越關擊理着禮部查明以服其心

丁酉贈故禮部尚書王圖太子太保謚文肅廕子國子生仍給祭塟故工部右侍郎王惟儉工部尚書故　胡一鴻太僕寺卿廕子國子生

給故武定侯郭應麟祭七壇加祭二壇并塟

南道御史韓相薦原任太僕寺少卿孟習孔恬淡真品下
所司看議
罪督劉詔候決
戊戌彭汝楠添註大理寺右寺丞張光前陞光祿寺少卿
張鵬雲戶科右給事中原任御史劉芳渠允桂劉之鳳擬
授御史劉學詩補授河南福建江西湖廣等道御史之鳳
南京
陝西道御史趙延慶言媚璫冒銜諸臣宜悉入計典明註
媚璫二字廢不爲將來翻案地帝命酌議
禮部尚書溫體仁因臺臣任贊化王相說二疏復求去仍

留之

浙江道御史譚汝偉糾四川巡撫田仰以二千金賄得乞加罷黜帝以田仰推陞王永光已經奏明不得妄議

己亥補給故都御史楊漣祭二壇照一品例給故　伯陳煒祭五壇并塟兼予謚　李熹祭一壇并塟

原任詹事府尚書孟時芳辭南宗伯之命不允

平遼總兵毛文龍因前舟泊登島兵科許譽卿言其蹤迹可疑旨令回奏文龍疏言因風飄至且言兵聞沙汰兼疑叛謀心感忿惋旨勉慰之

工部都水司郎中吳炳言近時閣臣唯諾趨承救過不給且或嬰詰責怒呵矣此固信手亂票之對及增添勅書等事自取慢褻而閣體不可不崇綸扉重地天子寄心膂百官視楷範焉古稱詢茲黃髮誠以老成耆舊國之典型今輔臣韓爌從困苦憂患之餘善飯强記精力倍旺正培有用之身為皇上燮理輔弼者皇上自不以齒之長而疑其力之短也古稱大臣風度曰恂々曰斷々誠取其不露機鋒不矜才氣臣讀皇上奏疏數千言面對無一言之旨督責諸臣此非諸臣之有懷不吐也君猶天也旭日麗空凡人不能仰視以草茅下士俯伏螭陛天威咫尺神攝意悚

不能成辭且又有訥於言者若止取喋喋口辯此嗇夫事耳嬪生平忠直自信絶無委蛇虛文忠直所發自有嘉謨讜論足啓聖聰然恐要言不煩正不宜以應對如流口角小才槩其大用也孔子曰三年有成又曰為邦百年蓋言致治之不易也嬪自起田閒蒼生繫望共以為祥麟瑞鳳皇上求治之心甚切側席思賢且以嬪負重望而來必有奇策異術可立躋斯世於太平者然大道無奇不過就尋常規條祖宗成法寔寔行之天下自底太平皇上但察其真誠俾與諸臣共守職業以規寔效正不必急言太平太平亦非旦夕所能致也臣又竊見聖旨又云忠邪流品朕

無不洞然若矜負流品同聲攻訐互譏為黨亦互辨非黨何濟國事大哉王言深為洞悉夫爌非但不附崔魏且并不附三案者也楊維垣之攻爌不遺餘力而終服爌之不附三案則是人矜名節而爌并泯之人爭意氣而爌并融之於貞邪之辨砥柱獨嚴而彼此之間又圭角盡化是誠深契聖心者皇上悉心任之非但可以樹衆正之標而且可以集渙群之益矣報聞

以乜慶永寧堡之入誅宣府營將張時俊孫世新革杜維棟王朝元任回衛道臣項夢原等奪俸有差

庚子湖廣道御史劉調羹疏糾新陞光祿寺卿曾太常寺

少卿王化行媚璫疏頌旨以化行任山東布政額糧早完不必苛求調羨後料之命下撫按覈奏

鑄給管理冊庫關防

給故刑部尚書王紀祭葬

壬寅原任御史李喬崙補江西道御史降補原任御史房可壯上林苑監、丞

癸卯以武定等侯薨輟朝一日

甲辰督師遼東兵部尚書袁崇煥言全遼二千里總非我有今日虎踞四百里矣則從此日盛日昌固全遼初步也四百里中為城有數十必不可不以性之治遼者治之臣

到任從頭料理按兵之多寡而設之官按地之冲緩而嚴于戍戰守相維奇正相生取象于天地列宿宗數于河圖雒書如象數之從一以生奇偶者是則總兵之專一鎮也奇之必偶則協將為職中軍副總兵偶而又偶臣之旗鼓叅將總兵坐營中軍都司旗鼓守備與握奇營之都司寧前道中軍守備此俱居中而佐領者閫外四百里之內二百六十里為遼東西協副將所統者寧遠之叅營中前中後中左中右各遊擊設伏如舊遼東無邊墻每十里或二十里設一邊堡壁壘相望入犯必覺　必禦如鐵場堡永安堡平山營三山營平川營瑞昌堡錦川堡新興堡三道

溝堡高臺堡小圓山堡黑庄窠堡仙靈寺堡楊安堡興水縣堡白塔峪堡塞兒山堡灰山堡寺兒堡沙河堡長嶺山堡椴木衝堡為堡二十二舊各守堡一員惟中前之鐵場堡中後之高臺堡寧遠之興水堡中左之椴木衝舊各設備禦一員居中以提衡各堡但六城既建似不得獨遺于前屯中右勢宜並設則攺平川营黑庄窠二堡為備禦椴木衝不當衝則攺設於長嶺山適中驛站所以通往來另設夫馬為城收累而遠於叅遊之大城所以不累兵馬前人制作良有苦心日高嶺站沙河站東關站連山站為站五舊各設一守站鋪所以走遞文移亦為城以保障則曰

八里庄鋪石河鋪曲尺河鋪雙林鋪高橋鋪為鋪五此寧前一道一協之所轄也進而錦州原屬廣寧道地方今新復而總鎮居之該衛原設遊擊今改而為叅將松山所其屬也設遊擊如舊杏山舊為站城設備禦今權設一遊擊駐劄俟事定而後議錦之邊堡四曰大興堡大福堡大鎮堡大勝堡大興舊為備禦駐劄今如舊餘仍守堡以上俱為在地信守之官此外戰兵則為馬兵為步兵為車兵為水兵共二十四營在今日為略地戰兵他日地愈廣則隨地坐駐戰兵即為守兵遼東戰冲也騎地也故設騎兵而中前後左右五部每部三營三營之中以一叅將領二遊

擊步車舟各三營亦各以一叅將領二遊擊軍中招降散叛為大遼東徃時有降丁營為戰最力立兩營如漢都護典屬國之意曰平夷左營平夷右營各設遊擊一員又立招練一營以待各營兵缺發補名曰招練營以上除守堡守驛守鋪與中千把總鎮道選擇申詳委用如舊制今自總兵而下協鎮叅遊守備共五十缺乞勅下兵部議覆永著為令因請更補將領祖大壽等五十員帝嘉其殫心措置具有紀律所補用將領皆從之

掌河南道御史蔣允儀條列計典八款一化方隅一嚴賍掌一通舊額一列寔事一禁私单一勵清節一寬自新一

嚴自陳命着寔舉行

故光祿少卿顏憲成男舉人顏與汾進父遺書命留覽

四川松潘兵備副使史贊舜副總兵秦翼明擒獲別柘寨惡番老燦雅第等十一名巡按御史張樞俘以獻

乙巳戶科給事中許世蓋請處分纂修要典諸臣不從

江西道御史毛九華疏劾禮部尚書溫體仁逆璫西湖建祠首為詩歌頌德至明德鼎馨之語則以璫為何如人為體仁計尚知所以退處不報

陝西巡按御史李應公病免

兵部題奏職方司員外郎倪嘉慶言遣戍之罰至重解軍

之費頗煩其未經問擬則士師之累人而既入編發則本部之軍寔也若問擬之時不察甚堪否從軍而編發之後不按其曾未着伍其何以簡卒伍寔戎行乎乞勅下臣部行各巡撫咨都察院行各巡按轉行各布都兩司并直隸府州衛所視嘉靖三十年題准事例類造問發軍犯解到軍犯文冊其問發冊內詳註各犯年貌各問擬節畧并解役姓名發遣日期曾未獲有收管解到冊內亦詳註年貌及押解員役出給收管月日有無迯故各申呈撫按類二項奏冊各一本奏繳清冊各一本送部查考其本部及南京兵部編發者內外亦一體類造二項文冊送查其節年

未解文冊自天啓七年八月内登極詔赦為始一體補造送部俱限年終附進来文冊帶賫仍著為令永遠遵守并咨刑部轉行内外問刑衙門凡擬應流罪犯必年力精壯者然後引例擬戍羸弱者止照本律徒流然亦不得故將精壯指為羸弱以開出入之端其在内問擬者仍俱送臣部查照編發則戍守有俾而軍寔可討矣報聞

補陞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提橋為稽勳司員外

丁未貴州道御史練國事言昔任西臺以丁巳察典諸奸讐正翻案疏言不宜害正為趙興邦指為趙南星之黨為王之寀洩憤以是遣斥報聞

陝西道御史李炳言宣大總督王象乾因宗祿不繼欲開新引七萬赴兩淮運司開支歲可得二萬金以補宗祿之不遠此其望救最苦最急如必增開新引七萬則鹽臣方止浮課以疏正課而又倏開之以啓浮課之漸恐司計者之難於議也臣愚謂淮鹽帶行積引儘有餘利蓋自萬曆丙辰疏理鹽法道副使袁世振設立綱法年々行一綱以七十萬五千餘引現銷每年所開之新引令其納課以充國儲外以二十二萬附銷先年所積之舊引免其納課以蘇商困行之十年正課不開以此壅滯商人不開以此困苦然積引尚未銷完故戶部向年有復請招商認行十年

之議每引納餘銀八錢預徵二錢彼時兩淮新商有赴部預納二年者後來舊商亦有在淮預納者銀俱已充餉今新商舊商彼此正爭行此盬壅恐不得則二十二萬之課固皆其所樂輸者盬臣張養疏欲仍行十七萬扣留五萬蓋無非恤商美意然邊臣適有此請而又當此經費不足之日臣以為仍照帶行積引二十二萬全數如戶部原題酌量派認而收其餘銀為國用既可以通商又可以裕國既可以二萬立應宗祿之請又可以其餘三萬待邊境緩急之需公私兩利之道也下部看議

山東道御史吳甡言今日關係國體無如枚卜一事古帝

王擇相求賢托之夢卜曰天賚良弼簡在帝心如此其敬且重也其職則理陰陽順時令鎮撫四夷親附百姓使卿大夫皆得任其職焉是皇上與之謀議幃幄平章軍國者也今推一吏選一官主爵者定流品矣不再舉也謂紛更非體也而況于輔相大官也而如之何其可苟也臣見邸報及記注所載深惜大臣不能力持大體致于聖怒啓有黨之疑下增減之旨國家數百年盛典一旦褻越至此臣愚竊為國體惜之祖宗朝凡枚卜多不過四五員少則二三員耳未有推至十員之外者今被言止一錢謙益耳其餘合與論協聖心者尚多也若因一人而盡疑諸臣聽一

言而幾廢大典則國體謂何至增減之説臣借箸以籌有未便者三減之則似宅揆之舉行斥陟之法也在朝者既削色而求去在籍者將果足而不前夫枚卜何事而令之進退維谷也未便一也增之則似以綸扉之所為濫觴之地也有識者不處衆爭之位無品者或來續尾之誚夫枚卜何事而令之出處蒙譏也未便二也即使有增而無減慮或弃此而取彼前推者不能發明王之梦後舉者何緣致帝座之通夫枚卜何事而人之議論滋多也未便三也令首輔韓爌已入政府計首請于皇上者無如此一事皇上隆老臣計文華商確者亦無如此一事臣願皇上召問

首輔獨出睿斷仍將前廷推八員內欽定二三員以完大典以慰輿望其廷推未及者暫令恬退以端其品歷練以老其才少需歲月另候舉行則大體全群爭息浮議省臣以為甚便報聞

起補刑科右給事中劉懋疏陳天啓中諸臣醸禍啓釁所目擊者言當臣于天啓四年五月入都時正傅櫆與左光斗等互疏交攻爭邪正爭君子小人臣疏駁之曰諸臣所爭者邪正君子小人臣折之以兩言曰公私念出於公為吾君為吾國為吾民即才識有到不到議論有合不合皆公皆正皆君子也念出於私為爭名為爭利為爭權即才

識有到有不到議論有合不合皆私皆邪皆小人也嗣是魏廣微恨楊漣疏參忠賢有門生宰相等語遂謀合忠賢中旨逐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以去又中旨起王紹徽徐大化崔呈秀霍維華楊維垣等以資其兇毒而大權明歸忠賢矣時臣以母老妻病乞假歸籍遇王紹徽於新樂公署臣語之曰權歸中璫禍亂將作紹徽佯曰須是外廷做臣曰是固甚難只有平情可以潛移試看人有益於國乎無益於國乎有益是才無益是不才以國起念乎以身起念乎以國起念是賢以身起念是不賢是賢是才便用不必問有門戶無門戶出於某門戶也如是則外不

借重於内〻不能市重於外政乃可自朝廷出矣紹徽雖口是之而到任後夥同群小謀借璫力一味報復重則逮繫輕亦削奪雖以臣之孤孑有魯亦不免焉大權盡入忠賢之手編置私暱專操兵餉朝臣業受清流之禍社稷幾致陸沉之阨蓋魏廣微王紹徽等一念之偏私釀成之也記甲子年冬李魯生等借攻講學謀置鄒元標馮從吾等於邊遠臣私止之曰講學有不是只如郭允厚疏論講不出兵講不出餉止耳亦胡大罪況聖門未嘗不講學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士人入仕值功名之念入爭戰之場始有舍我從人者故聖賢敎之學以提醒良心使不迷耳維華

大怒曰我輩原為這個官自今只言做官事毋言道學臣嘆曰鄙哉孔子之所謂患失而無所不至者也試觀古亂臣賊子孰不從富貴起見乎又記乙丑年二月間顧秉謙魏廣微朱延禧爭主會場同室幾於操戈乃揭請旨裁定秉謙廣微謀通忠賢爭得之夫一典試而爭奪謀取況富貴乎見富貴便不見名節不顧名節那顧君父其為乾兒義孫豈待附璫佐逆之日而始見哉今聖明在御清心寡慾以樹表的臣下應無不洗心砥躬以佐維新乃弊習相沿塵心難化朝廷之上庸有遇選舉橫身挺爭不愛鼎而愛官者是宜聖明之賤惡而唾棄也伏乞明示臣工痛加

洗滌苟犯爭嚷如秉謙賡徵輩雖小必斥蓋朝廷係萬方根本縱不得不愛爵祿之臣亦必得不苟富貴者相與秉公持平以提衡天下則用人行政可次第舉矣是之

駙馬都尉萬煒管領大漢將軍

禮部條陳學政八事一曰專責成一曰嚴勸懲一曰崇經術一曰禁囂繁一曰戒諂諛一曰敦寔學一曰端始進一曰嫺禮教旨以該部職司磨勘考核從未見有所糾劾今後提學官不職者得據實糾叅八條當嚴加稽覈務在必行無徒以虛文塞責

原任大學士朱延禧疏謝存問報聞

戊申陞沈應時為通政司右叅議添註

陝西廵撫都御史胡廷宴罷以三秦災荒救偹無術也

命魏國公徐弘基奉祀孝陵

己酉帝萬壽節御殿受百官朝賀

平遼總兵毛文龍復疏言被謗之枉旨勉其竭力圖功人言自息不必置辯

諭吏部都察院劉鴻訓身為大臣防維盡裂受賄擅增勑書供証的確猶自屢疏誓辯欺罔支吾然事由兵部乃謂王在晉苗思成無贓其誰信之且大同失機重大隱匿不報及至平臺召對甘心欺蔽并張慶臻鑽營亂制田佳璧

等受囑過賄着九卿科道從公依律會議具奏

庚戌陞孫居相戶部左侍郎督理遼餉曹珍戶部右侍郎督理京省錢法楊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起陞徐良彥南大理寺卿孫之益太常寺少卿添註起補馮求禮科給事中杜三策戶科給事中調考功司主事張元佐為文選司主事

辛亥大學士韓爌上言昨皇上御文華後殿覽章奏召臣等入侍臣得瞻奉天顏面陳謝悃荷蒙皇上霽顏溫荅諭以贊襄臣敢不罄竭涓靡仰荅恩遇閣臣看詳章奏每日發下本章詳閱商確擬票進呈以凴皇上裁決批發向所

稱綸扉故事原是如此正欲消融異同相資謀斷其看詳文書一節容臣等酌量多寡叅互擬議要以密地政機不必顯言分合至於臣等晨夕入直賓客報謁勢必不能各衙門商議公事俱于朝房接見私邸交際奉旨嚴禁宜一槩謝絕諸臣向來有約臣敢竊附申明庶可少省應酬得專精力以供職務旨嘉其公慎令各衙門確遵行

甲寅陞工部右侍郎王洽為兵部尚書

命給事中葉有聲御史魏光緒巡視京營

陞徐光啓太子賓客孔貞運何吾騶金秉乾俱詹事府少詹事丁進左庶子以日講勞也

乙卯南廣東道御史吳善謙言何可及臣國璋吳弘業皆疏頌媚璫楊景辰當先帝彌留之日上疏問安稱畢國重事類有厥臣料理不居然擁戴乎旨以吳弘業首忝崔鐸不必苛求餘皆報聞

督師尚書袁崇煥言關外餉司王揖以人言屢及且參及堂官不安乞詳求去但其人廉關外士多惜其去惟皇上裁察旨以寧軍鼓譟不及餉司素守可知堂屬體小封疆事大着留任

南道御史劉養粹糾南贛巡撫候代洪瞻祖貪穢受賊丘糞二千金任其攻掠因言去官候代之非及新任稽遲之

當罰治旨下部院看議并令崔劉澤深速往蒞事

以歲暮遣侯宋裕本張拱微蔣惟恭徐錫胤王昇湯國祚伯朱自洪劉孔昭施壯猷焦夢熊劉效祖楊崇猷祭各陵

遣武清伯趙祖芳祭景帝陵

卷十六終

崇禎長編卷之十四乙

纂修明史翰林院檢討汪楫編輯

崇禎二年己巳正月丁巳朔帝御皇極殿受文武羣臣朝賀

先是江西道御史毛九華糾禮部尚書温體仁媚璫詩句帝責九華回奏九華奏言體仁媚璫詩冊臣行取入京得之文安縣書肆中詩内豕衣朱崖宮殿之句僭擬不倫抵京以後乃如體仁在籍時以五百金强買商人三千金之太商人赴訴東廠禍且不測體仁賂崔呈秀獲免因杭州建祠迎像之日體仁父子匍匐前驅賦詩贊頌此冊乃繪

圖獻楣籍沒之時散失民間者也帝令浙江撫按嚴覈以

聞

貴州道御史任贊化糾禮部尚書溫體仁娶娼倪瑞為妾縱娼父倪四販海通倭為推官毛士龍捕獲體仁懼事發賂獄卒斃四以絕口後體仁之妻入都藏倪瑞別館穢聲甚著又門生薛貞為蘇松巡按受崇明鹽徒薛秀數千金縱之入海為盜又與貪官沈綜為姻婭及綜為叛犯葉郎生事發遂不納其女復受萬金乃為保護又鄉里市肆咸受其重賄給以燈籠鄉人呼為燈籠舖又占董氏田產及投靠家人諸狀帝怒責以褻詞穢事非告君之體降贊化一

級調外任

戊午大學士韓爌等揭救劉鴻訓不允

起范景文為太常寺少卿

吏部尚書王永光等會議增改勅書一案張慶臻劉鴻訓贓証俱確罪無可辭引楊榮請宥都御史劉觀受贓張聰請宥大學士楊一清受贓之例及律內有議貴之條至王在晉苗思順贓証未確實難懸坐應於懲貪之中仍存優禮大臣之意帝俱令削籍議罪以聞

乙未賜查官正于化龍祭葬

陞四川右布政使錢自修為湖廣左布政使

王之采李若星袁鮮王順行李若梓陳陛呂邈吳暐等各賞賚有差董繼舒陳洪範張顯徐永壽張爾奇柳紹宗劉國棟吳三畏等各加銜賞賚有差以甘鎮捷功也

庚申浙江道御史譚汝俸再糾四川巡按田仰乃魏廣微門生而許顯純又仰門生以田爾耕為兄以魏忠賢為父故得推舉速化今王永光稱蜀紳皆欲得仰為巡撫臣詢之蜀紳無一應者請加罷斥帝不聽

先是大學士李國𣚴疏言胡煥猷一布衣耳而明目張胆義憤勃然今用其言而棄其身非所以發忠義之氣也昔文彥博於唐介則極力挽之李賢于羅倫則終身排之比

亦千古得失之林臣不能爲彥博而煥猷有羅倫之志乞皇上還之胄監優與錄用帝優詔許之煥猷復上疏曰臣本書生何裨國是豈敢以片言之售而萌非分之想但臣思魏忠賢崔呈秀等圖謀國柄殺害忠臣羣奸獻媚舉國若狂我皇上御極之時諸臣稍有人心者宜將從前諸不法事披陳於皇上之前乃楊所修以不讀禮一事微刺呈秀此見地未定欲偵探聖意者也楊維垣借參呈秀爲名而揄揚忠賢盛美此欲卸過呈秀而固結逆璫者也陸澄源者直糾忠賢而首誣東林爲邪黨何爲也夫以邪黨而屬之東林得無以楊左等之慘死爲未盡其辜也可駭也

而並未附言（有）及輔臣冒爵謟逆諸事臣是以不勝其憤而有免相削奸簡賢之一疏也然未敢恃以爲是也迨詞臣倪元璐陳盟科臣閻可陞鍾炌汪始亨顏繼祖臺臣羅元賓寧光先黃宗昌吳玉各疏糾論臣始信正氣之尚存而益徵前言之非誣也茲建臣指摘不休首皆曰奸之未盡去耳臣請皇上遍集諸臣將編次要典稱頌建祠冒錦冒功大工濫爵植黨媚邪之五事盡行摟錄彙刻成書頒行天下則諸奸無能自匿其影而諸臣亦不必曰指其非矣茲建臣薦揚恐後首皆曰賢之未盡舉耳臣請皇上遍集諸臣將經推年例復行賜環曾躐榮顯忽被削逐似是實

非之兩途遂一查考分別列名懸之御右則諸奸無更改其面目而諸賢自能披露其肝膽矣又思祖宗設官分職各有職掌惟覈實績始無曠官請勅內而九卿每季報明某官興一利事某官除一弊事外而撫按每歲開報興利官幾員除弊官幾員悉呈御覽兩季之內一歲之終無一善政明係尸素竟瘝其職若實效屢聞功在民社則當膺不次之擢以風有位諸臣不能勤勉砥礪共奏泰隆之治矣得旨奏內三款朕已覽知諸臣各從公家起念各修職業於利弊興除著實舉行共襄治理不必進冊定數所司知之

辛酉授冉侍孔錦衣衛都指揮使

壬戌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溫體仁疏言臣自疏發錢謙益之奸諸臣群起攻臣無足怪者獨御史毛九華突出逆祠媚詩以為臣罪臣不受也臣有二說於此一乞皇上勅浙江撫按查覆具奏一乞皇上即問九華此詩從何處來既有從來其真偽可立辨也總之諸臣見人言三至皇上不為投杼以為非借題媚璫不足以激聖怒而汚臣之名節其心甚險其計甚毒然臣未糾謙益之先諸臣搜剔璫黨不遺餘力何絶無一言及臣當皇上召對之時凡可攻臣章允儒寧復有靳何不即直指面奏留至今日待九

華始發耶若科臣曹師稷條諱言黨疑臣呼之於前不有應之于後者皇上試觀兩月以來但見為謙益攻臣者愈出愈奇而為臣左袒者曾有一人一疏否則臣之孤立與謙益之有黨皇上亦可以見臣言之不欺矣臣初參謙益預知必為今日之射的然而弗暇顧者誠先報國而後身圖也臣於人何尤獨以忤璫之餘生擠于稱功頌德之阱臣實痛之乞皇上速賜罷斥以謝謙益庶諸臣之怒稍抒而臣之禍亦稍解矣帝優詔慰留之

癸亥廣東道御史侯恂疏言逆璫魏忠賢盜執國命濁亂天常一時小人爭先依附雖原其情不過希冀富貴而毒

痛海宇危亂宗社此堯舜之世所不容也內計在通正當斥幽之時但媚璫諸臣非尋常職業不修可比以考功法者須奏部院查議之旨臣以為欲定附逆之罪當先發逆璫之陰謀欲酌懲奸之法當先覈奸黨之罪狀臣觀忠賢潛圖不軌蓄志叵測動搖母后使琴瑟有猜疑之端廹遣三王使殿廷有孤立之勢而兵馬錢糧漕運河道一切大權隻手握定布置邪黨虎據要津此逆節之昭然者其侵稱重臣僭號上公乃為加錫勸進之階其累冒世廕疊濫列爵乃為逼尊擬貴之地而芟除善類則去其刺眼碍手之人也引用兇頑則集其佐命承運之黨也機關已就羽

翼将成非天心眷佑皇上登極天下事不知所終矣諸奸明明交結隱隱推戴綸扉其幕賓也臺省其鷹犬也勳戚部寺其僕隸也督撫藩臬其廝役也而逆璫亦以高爵厚祿妝乾兒義子之心或捷足而速化或巧宦而加銜或中旨而忽蒙環召或自陳而竟得尾全或追追逐逐穩坐而躋公卿或累累若若乘機而叨恩襲凡若此者邸報公傳情節具在縱有愛諸奸者能為之掩醜乎請勅部院大臣将諸奸事蹟挨年逐日盡行查出分别行欵開註姓名首閙大獄之慘殺某為造意某為下手要典之羅織某為總裁某為分纂某正人追贓遣戍係某傾陷某正人削籍罷

秩係某驅除某邪人死灰復燃係某引進某邪人惡焰燎原係某保舉某也司封駁而以金吾私閹竪某也司題覆而以茅土奉刑餘某也稱頌語屬不倫某也拜叩事犯無等某也慫恿中貴之差遣盡廢其職掌某也周旋近侍之左右反邀其薦叙某也協力而逼逐桐封某也同某而指斥椒房更問其助工者幾何錢粮出題者幾何省分寶玩之獻納者錦屏金盤幾何器生祠之祝釐者香像衮衣幾何所并問其建祀者何人有何級之超遷加銜者何人因何事而忝竊某也內批得官是何線索某也蹤協復職是何關通某也躐占崇班是何才望某也遥取恩廕是何勳

勞舉其人以實其事而人可無遺也按其事以詳其罪而罪可無枉也合疏糾參仰候聖斷流放竄殛治以本罪之律削奪罷黜予以應得之條懸之國門付之史館一以示世界明朗無藏頭蒙面之奸則仕途清一以示天道循環無作孽免禍之理則人心快一以示乾剛振奮無匿形弄影之祟則國法伸而言官從此無零星之彈文銓曹從此無陸續之看參則議論省而政體肅矣或曰法盡則窮事極則變不虞小人之翻案乎臣謂聖明在上斷斷無此無為調停之說所誤無為寬大之說所惑無為報復之說所恐務於計前了却此案庶永絕葛藤耳所當議者事有輕

重人有首從賸琳之跡無遍聽也恐出于矯誣也傳聞之言勿輕信也恐涉于風影也明而以虛濟之斷而以公行之苟其贓証未真心跡可原者不妨明開自新之路嗟乎數年以來君子被小人害小人亦受小人之累于澄汰之中行其甄別俾得剜腸滌胃再業後效計無不心幸焉何憚而不為耶若乃已殁諸奸生前既無顯誅身後更有遺罰天下後世必將嘆國家之失刑斯亦非法之平也夫褒忠義之冤魂所以扶世教而褫亂賊之逆魄所以醒人心又在當事者一并查議以完附逆之總案耳章下所司

裕妃墳園事例　工部手本移會司禮監得旨炤神廟宜妃

妃例行工科都給事中劉先春以手本無奉旨之例不便發抄封還

國子司業陳盟引疾乞歸許之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條上京營八事一揀兵宜復一世官宜練一老弱宜汰一任官侵餉宜嚴一口糧乾沒宜清一馬上火器宜習一戰車責成宜實一京營弓箭宜精章下所司

巡按宣隷御史葉成章條上防邊十事一添設防兵以固陵寢一設路將以守要地一修邊墻以捍收闈一練火營以防冲突一專責成以嚴清查一催月餉以救飢軍一勤

信期以肅重鎮一詰奸細以防燭導一覈塘報以杜隱匿一請大砲以資戰守章下所司

甲子諭吏部都察院舉劾之典凡以論辨官方謀修職業關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積套曠職掌而弗談習鋪張為故事舉吏則人皆卓魯課武則人盡孫吳殊乖論奏之經無當激揚之典朕甚厭之今後舉薦各官或守極清嚴或才堪煩劇或綜覈絕弊或撫字心勞務要稱揚期當實事不得但侈駢詞混皆誇詡其論劾各官指事糾彈務期允當其餘徵解究逋轉輸遲速修守堅瑕兵忠舉廢與夫佐貳首領教職武弁凡有論薦悉稽職掌其地方人才亦

必確訪素行不得朝挂吏議夕濫臺章以薦剡爲然厭之捷徑諭額之後通行確守權輿自茲求爲成憲

丙寅以張鳳翔爲工部尚書

起畢懋康爲工部左侍郎

起劉可法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丁卯原任大學士顧秉謙疏言臣一介寒儒叨列詞林濫膺揆席詎意遭時不偶正值逆璫煽虐臣不難剖心碎首以殉批鱗顯禍竊念無裨時事徒傷國體然每事補救備載起居寶録中班班可考也追同官偶激門户之釁狂焰益張積憂成疾決志乞骸恭遇皇上統天而開運微臣幸

得擊壤而歌太平更新冷臺省諸臣李本亮當日告袁奇求
臣罪上賴天恩俯賜昭鑒不敢奏辯至臣處鄉世迂拙株
守素無嫌隙可以召禍突於六月初五日生員毛以蘭酒
醉夜過臣門以遲開柵欄侈口肆罵臣即懲治家人送縣
枷責午後忽有陳用勳等借題發難糾集無賴擁擠臣家
拔竿毀匾縱火焚門幸即撲滅縣無正官辦歷署印通判
俞維芑束手坐視而已匿名謗書流布訛言招搖鼓煽以
致市井惡少乘機　亂臣居湫隘妄意多貲至七月十三
日聚衆圍噪拆毀居屋勢益猖獗至二十四日寅時喊聲
四起杆棍成林斬門入室罄資席捲縱火延燒襁褓者踐

死如泥少壯者焦頭爛額婦女赴水莫救臣不得已渡河出避回望城中烟焰撒天室廬盡成瓦礫倉皇就道寄跡漁舟八旬衰耄流落江干行路見聞亦爲心惻臣戶田產皆先世遺業歷官撙地未增寸土忝被豪惡占踞圖謀奚需臣再三自反初無夙怨於士民祇以崑山燒劫成風動輒思亂署縣者教猱升木釀禍養奸臣閃竄荒郊尚冀地方官擒獲亂首以申三尺不意賊黨入署[illegible]衙內申文出學霸袖中士民聚擒也而誣臣以擊家搬徙擊室盡燬也而捨歸爲止燒五間居火自焚愚者不爲無非欲脫羣兇卸罪臣僕撫按駐劄郡誠據申文入告荷蒙聖慈寬宥臣罪

至於臣馭臧獲嚴于胥隸即臣聞見所不到約束所未盡或有敢肆者業奉明旨生事惡僕罪在不赦即應送有司懲治第數年之內屢見燒劫且今因臣一人而謂士民創亂可不問有司養亂可不問王綱國憲之謂何三吳重地長此安窮臣滋懼矣得旨報聞

補董羽宸為雲南道御史

補王允臣為四川道御史

陞何應奎為稽勳司郎中

陞徐大相為驗封司郎中

戊辰陞貴州參政楊紹中為雲南按察使

山西道御史王際逵請免浙閩因陵工暫加塩課帝不聽

己巳陞丁進為右庶子

陞倪加善為國子監司業

兵部郎中方孔炤疏言臣廢棄餘生無足比數乃荷聖明謂臣曉暢邊務補臣今職臣思司馬門用人不過兩途而已一曰循資一曰破格循資則序俸薦破格則簡才能從來嗟債帥者俸薦雖可憑乎俸薦或亦債所積累也材能雖可起乎材能或亦債所鋪張也即鳴今日造册之公祇以酬從前營幹之私即借破格者徒足以長倖門而講循資者亦何嘗平衆口冊中薪積冊外珠遺缺少官多疏通

甚苦然亦存乎用人之人耳但在内之將士臣部得見而察之在外之將士臣部不得而見也所頼督撫按凡舉必錄真才勿以浮揚遽許凡刺必除大慝勿以拙守見擯然後臣部儲之平時用之倉卒未有不勝其任者帝是其議章下所司

庚午存問大學士朱延禧

辛未免朝

陞山西右布政使張國翀爲陝西左布政使

江西道御史楊通守疏言臣任湘潭六年獲交李騰芳深知其高才粹品堪爲枚時宰相以楊漣同鄉遂遣魏崔排

斥吏侍十有八年山居一十九載進遭冷署百折不回臣嘗比之趙貞吉似可得其品比之張居正更覺優于量乞皇上俯採輿論特加簡畀則枚卜有光而而太平立致矣得旨枚卜大典會推諸臣才品朕自有鑒裁何得顯然奏薦所司知之

壬申山東道御史吳甡因奏學條上五事一曰執兢業以新聖學以堯舜之聖猶曰兢兢曰業業未敢傲然臣民之上而自曰予聖是故聰明非不可以示英察而明目達聰不炫聰明也喜怒非不可以著威而致中和不任喜怒也臣願皇上以古帝王為法一言一動益防其微在宮在

建一王以敬則學日淵微德日光大矣一曰禮老臣以光大典古者太學有養老乞言之典漢明帝幸辟雍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引弟子升堂執經問難史冊美之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言仁宗之眷楊榮賜之銀印曰繩愆糾繆孝宗之召劉健輩聯一堂如家人父子故諸臣得效其主正啓沃之忠此隆禮老臣之盛軌也至大臣在籍八十以上者賜敕存問畿輔郡縣有孝弟行義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如漢時故事是亦養老之遺義也一曰端師範以養人才我太祖高皇帝首建國學令生員入監肄業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

義崇志廣業堂年餘文理條暢者陞修理誠心堂又年餘經史策通者文理俱優者陞率性堂又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俱優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則仍坐堂肄業其後陳敬宗李時勉為南北祭酒彝宗之攸肅于朝廷而得士最多自納粟之例開於景泰以後而作養之意衰臣願皇上法祖宗之舊勅祭酒司業加意作養一遵課試之法以次而陞有文行俱優者咨送出身而博士以下皆宜擇博雅經術之士充之則師範端而俊乂或可興也一曰提忠孝以正人心自小人用事泯滅良心忍棄父母而為閹人子孫故

有母死不奔喪而為乾父稱觴上壽者思背先帝而為閹人鷹犬故有率諸生拜祠而呼逆奴九千九百歲者此正孟軻氏所謂無父無君其禍烈于洪水猛獸者也而邪說暴行又作誣道學而媚權璫毀書院而建逆祠又甚有宮墻俎豆之儔為祝雞與杜之地建極執中之訓作矯旨擅命之符而試題獻媚萬世稱功者比比也伏乞亟提忠孝二字喚醒天下之為人臣為人子者而於背倫蔑教諸奸暴其罪狀重則肆諸市朝輕則移之郊遂仍詔諭天下垂戒將來庶邪說息而人心正矣一曰表正學以勵處教自治亂循環止恃此聖賢一脈維挽人心理學莫盛于宋故

故侑食孔廟獨多我朝議謚從祀惟薛瑄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四賢而其餘名儒輩出國典未彰如王艮羅倫章懋黃作昭吳與弼鄒守益諸賢皆緒接真傳有功道統羅倫等或卿貳或宮居而王艮以東海布衣倡明正學在先帝時有特疏褒揚尤當照胡居仁例議謚崇祀者也近代如顧憲成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理學名彥儒者高蹈元標等皆荷殊恩贈卹與謚而憲成鼓吹東南領袖群賢所著禮記尤深於性命之學當照元標等例贈卹與謚者也乞敕禮部速行咨訪將道學諸臣應從祀者從祀應贈卹者贈卹應與謚者與謚表章正學激揚風教尤視學喫緊

一事也帝嘉納之

工部主事陸澄源疏言皇上御極之時兇璫肆焰奸媚盈朝臣一腔憤激起而攻之猶屬明旨切責諸曹言之未也書生言之未也及臺省言之皇上始大奮天威諸奸距脫則璫局之敗臺省之力也臣何與焉臣見世界清明退而修其職業所以起廢之薦牘滿朝而臣不與指佞之彈文滿朝而臣亦不與誠以為所難去者逆璫耳逆璫一去則附逆諸輩自然韓巻冰消況言路門開衆正蔚起自能一一指名聽皇上之誅竄小臣閒曹無煩喋喋至於臣疏有東林黨煽國是人心皆為邪餂故先帝嚴加澄汰數語蓋直遡

逆璫未用事之前為原始之論今諸生建言指此數語為臣罪案臣安敢無說而處此臣自總角時聞江南顧憲成高攀龍等叙東林書院聚徒講學發明道理臣以為聖賢復起心竊慕之神廟末年東林之徒愈盛於是賢者仍以講學為發明理道之舉而不肖即借東林為把持官府刻剝小民迨執朝柄廣庇匪類臣始鄙而薄之甲子以前公廢小臣汪文言奔走權門把持國政先帝忽起厭薄次第斥逐臣竊歎曰此東林諸公比匪人而自取也良有惜也乙丑以後逆璫擅權值先帝心惡東林於是大開羅織慘殺群臣不論賢否恣行削奪臣復嘆曰此逆璫掀翻世界之

毒焰也真可痛也臣身在局外自謂旁觀者清所以抗疏之曰但知力攻崔魏為當時致忠之一得而不暇稱頌東林為今日做官之張本皇上前有明旨勅諸臣不得分門別戶蓋欲化此名目共偕蕩平而今反標榜東林二字欲驅天下士大夫盡入其中不敢異議而後已無乃非盛世所宜有乎即如近日罪輔劉鴻訓屢抑逆璫削奪之東林也大拜以後臺省諸臣交章贊美頌皇上一心委任專與商確者也而今竟何如哉則屢曰東林未必不邪即今日起廢未必皆賢之一證也乞皇上申勅大小諸臣各化成心各做實事無虛談道德而薄富強為霸圖無迂講性命而

視職業為傳舍無禹步堯趨而納賄招權公行盜跖之事無狂形猾態而呼朋引類甘為鄉愿之尤縉紳矢同寅協恭之誼不必更驅除異己報復狥人傷國家之元氣衿弁守在位謀政之訓不得借推轂大臣揄揚言路為吃著之階梯其市恩修怨把持朝政者雖東林而亦謂之小人不得扯揚左為護身之符其特立獨行恪共厥職者雖不東林而不共為君子不得借崔魏為陷人之穽今日苟求臣者但能咎臣不附東林而終不能坐臣以崔魏東林（則知崔魏）而外名教之路甚寬砥礪之方亦廣臣寡援孤立為硜硜之小人而決不依草附木為疑似之君子臣之自處審矣至於

用舍則德之朝廷升沉則德之命運臣又何庸置喙焉得旨陛辭源心迹已明不必奏剳

癸酉原任陝西鳳翔府通判王輅上萬言書分列十事一謂為堯舜之大徑路二謂為堯舜之大機趣三謂為堯舜之實際四謂為堯舜之本領五為謂堯舜之節要六謂為堯舜之最上極美七謂為堯舜之　八謂為堯舜之直入兼修九謂為堯舜之盜妙十謂為堯舜之緩急疏入報聞

中書舍人郭萬程請捐軀疆場以報國恩帝言郭萬程有何方畧作何委用所司問明酌議

甲戌太子賓客禮部右侍郎徐光啓疏言臣昔陳言兵計

仰荷皇祖隆知此時當事諸臣若能信臣之言行臣之法計用兵不過二三萬用金錢不過五六百萬數年之間可以成功事勢不偶有懷莫遂旋以忤奸被斥自甘終老遠逢明聖忝預賜環備員講幄踰涯溢分敢復出位建言以來迂闊之誚兼念今時財匱而用不休民窮而斂愈急東西之患正殷內地之憂方始所以九重宵旰求言若渴倘復延緩歲時萬一別生變局將貧窮憂患不啻但如今日已矣皇上所除憂者在兵弱財匱民窮治寙四事而已臣之愚計以為方今急務先在强兵兵强則戰必勝守必固而費可省費省而民足然後飭紀綱修政教萬年長治之

策可次第舉行矣練兵之說臣於十一年條陳諸疏具在御前但時窮勢促二三萬精兵恐不可得乞先與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選士軍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法如製備再加訓練擇封疆急切之處惟皇上所使臣請身居行間或戰或守必立功以報命既有成功然後計實增添及將本地見兵選練並用大張撻伐然馬步戰鋒精兵終不過三萬人其餘駐隊厮養不妨隨便取足此為用寡節費萬全必效之計不然而欲措餉以足今之歲出是無米責炊之喻也欲厲民以增今之歲入是反裘負薪之說也臣少懷迂志此四事者皆嘗朝考夕思具有成

差且試之已放又四年而身在浮沉進退之間無從傾吐是以冒請數陳皇上聰明天縱亮不難于力行也帝嘉納之仍諭以條陳諸疏分錄以聞

寧夏巡撫楊嗣修回籍聽勘以御史樊尚璟糾也

丙子帝幸學行釋奠禮

丁丑帝御皇極殿受文武羣臣慶賀以幸學禮成也

差御史吳之仁巡視兩浙鹽課

太僕寺卿吳弘業疏言御史吳善謙疏論稱領諸臣中及於臣一敢據臣原疏顛末并善謙參臣之故為皇上陳之臣自天啓二年考選四年二月補授吏科臣履任之初即

伺逆璫魏忠賢擅權恣橫中外危疑隨于楊漣疏參二十四罪之後具私揭不可不剖一疏請先帝決斷除奸深為逆璫所嗔恨後見參逆諸臣削奪逮繫月無虛日臣於五年十月乞差旋里自擬削奪作遂次第及臣不意六年冬閣陞臣禮科於是進退維谷而遷延閭里至七年四月方始入都凡閱邸報一切章奏無不歸美逆璫臣條陳科場之外誓不再言不意六月十四日先帝不豫忽傳召內閣五府九卿禮科河南道乾清宮診脉臣與舊署河南道臣安伸隨閣部諸臣問安訖退出乾清門少頃逆璫隨出與閣部諸臣議事因後關撫袁崇煥屢加詆毀而欲更易其

人羅織其罪諸臣傾聽者圍遶數重二臣站立最後忽見逆璫與王體乾排衆而指二臣曰上傳關外如此重大事情科道官如何不言臣思逆璫口啣天憲欲緘默不言恐以不遵上傳立見不測之禍欲順旨為言又難顛倒是非自作違心之語適聞有調遣不前總兵王繼者亦關外重大事也遂舉以為言而首銜有內而厰臣之發縱外而撫鎮之協心等語聊以塞責而解逆璫一時之怒也彼時逆璫以言非己意怒終不解兵部覆疏擬王繼以提問而逆矯旨云不必提問其情可知向非皇上御極首誅元惡臣猶不知死所善謙謂臣原任禮科軍功非其職掌孰知臣

疏苦情止緣禮科爲累乎乃善謙此疏原非無爲而發臣前參浙撫潘汝禎作俑建祠流毒天下皇上削汝禎籍不與虎彪同逮公論尚爲不平孫輒暗提線索令善謙同縣親黨肺腑屬官捃拾已被人言已經去任者湊合成篇綴臣于中代圖報復路人知之臣自恨學力不定苟且隨人當無可奈何之時爲擇禍從輕之計自作之咎與人無尤第言路如許參論不出他正人而出於軋己指嫉之私人摘一二尋常參語槩坐之曰獻媚曰交結曰奸黨豈臣所甘受哉得旨吳弘業心跡已明不必置辯所司知之

定逆案　上諭畧曰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

事君先明逆順經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逆璫魏忠賢初不過窺嚬咲以市陰陽席寵靈而希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繇爾得肆其鴟張乃一時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奸宗閹或呈身入幕或謀陰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計合圖擅利權而攬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著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疑于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天寶嗣登嚴綸屢霈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尚有希罪邀功倒身黨正以逞氣占風之面目謗殘奸指佞之封章跡其奸回爲容曲貸時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分別

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擬律推情首正逆奸之案
稍寬脅從之誅其情罪末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以外
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

一首惡引謀反大逆已經正法者四人

魏忠賢　崔呈秀　客　氏　魏良卿

一首開諂附擁戴引交結近侍奸黨律論斬者二十人

梁夢環　劉志選　倪文煥　劉　詔　田　吉
吳淳夫　曹欽程　孫如洌　許志吉　薛　貞
李夔龍　陸萬齡　田爾耕　許顯純　楊　寰
崔應元　孫云鶴　張體乾　李承祚　李永貞

一諂附引交結近侍及奸黨律減本罪一等論戍者十一人

魏廣微　閻鳴泰　周應秋　李魯生　張翼明

李三才　崔文昇　李希搖　李寔　涂文輔

李明道

一頌美律律不置引上言德政律減等削籍者五十一人

諸汝禎　朱童蒙　李春茂　顧秉謙　郭允厚

楊夢袞　薛鳳翔　李春燁　張捷　黃運泰

張朴　張我續　李精白　秦士文　王紹徽

孫杰　李養德　郭尚友　何宗聖　楊邦憲
劉述祖　牟志夔　李蕃　卓邁　汪裕
黃憲卿　盧承欽　許其孝　劉徽　莊謙
張素養　陳爾翼　李應薦　劉之待　許可征
辛思齊　張永祚　郭希禹　張化愚　童舜臣
李桂芳　曾國禎　阮鼎鉉　郭欽　劉敬
徐〃進　胡良輔　葛九思　馮玉　楊朝
胡濵

一祠頌引上言德政律減等閑住者三十二人
范濟世　孫國禎　黃立極　毛一鷺　陳維新

智鋌　曹爾禎　郭增光　鮑奇謨　王　拱

李燦然　李　嵩　龔萃肅　馮嘉會　邵輔忠

董可威　姚宗文　楊所修　張三杰　汪若極

王　點　余合中　曹思誠　房壯麗　何可及

孟紹虞　張守成　孟進寶　劉　鎮　李應江

胡以佐　孫承廕

一祠頌次等解任降處者十二人

楊維新　吳　仲　劉弘光　莊起元　徐　吉

李若琳　李時馨　劉　詔　夏敬承　何廷樞

朱慎鑒　楊春茂

一雖未祠頌陰行贊導削籍者二十人

張訥　徐大化　楊維垣　霍維華　馮銓

徐紹吉　謝啓光　阮大鋮　田景新　傅櫆

吳孔加　門克新　石三畏　周良材　張文郁

陳殷　孫之獬　舉翀明　李寓庸　郭士望

一贊導閒住者十一人

劉廷元　徐兆魁　賈繼春　李恒茂　陳九疇

周昌晉　郭鞏　岳駿聲　陳朝輔　郭興治

許宗禮

大學士韓爌等又上疏言臣等欽承聖諭恭定逆案其祠

頌賛導諸臣已分別擬罪至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如封疆遠黜及素任無過　諸臣俱置弗議獨是稱頌內稍次前款諸臣或居位鮮防維之畧而指縱亦無奸謀或濫竽備疇咨之班而線索初非自主或徑本歧邪播瑠惡非為戎首或階因驟躐稽職掌尚未全隳以及專閫建牙品原庸碌散係冗吏識昧操持者欲再擬減等恐前重後輕非聖朝畫一之法欲照擬削籍又罪輕罰重秈皇衷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閑住如蒙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媚逆不可為即寬政尚從歸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罷廢亦荷

恩波其於暢人心培元氣均有藉矣臣等稟奉聖謨臚分二案考據不敢不核稱量不敢不平秉心不敢不虛持議不敢不正年來日覩再閱收拾畧盡即更有濫出或存疑者决無元惡大憝得竄逃于指視之外聖諭謂縱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直與覆載同量從此静戢元黃各修職業養世道平康之福慰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黃立極代言秉軸碌碌徇人出鎮璫封唯唯聽命施鳳來票擬不聞力諍趨諾亦未嘗先楊景辰掌院曾有頌疏入宜未聞顯過房壯麗涇渭漫無主裁緣素隨人指授董可威在工一味恭謹幸猶見幾早去李思

誠王家棟居閒一事雖贓非自受然既比匪人遭璫削奪

頌璫有紀忠體國大業宜時等語王之臣操守多議亦有

頌跡胡廷宴才本庸憒濫竽建牙致盜賊充斥人謂夤緣

貽禍張九德素無節鉞之望乘時幸躐亮匪無因馮三元

躐躋副院人謂不乎喬應甲撫秦濫據追贓倖結楊維新

捐助之國二跡稱頌朱國盛挽漕二載勞議相半加銜躐

躋速化何辭馮時行逆璫同里以破觀陞改京堂孟鵬雲

年例告病與孫杰等破例復官未幾乞差猶能自遠董懋

中察處借題辨復改陞京堂周昌晉持議每多依傍循資

未見躐遷虞廷陛叅趙南星等薦李燮龍等不協公論最

後連璫削奪並能掩蓋楊春茂素無大過二疏涉頌徐景濂風蹟漆倒持論幷僻陳保泰例轉中旨復官璫敗四疏支餅郭興言浮沉依附亦有頌疏後叅郭守仁等一疏可原周維京為南京北嘖嘖人言兼有疏頌徐楊先治顧大章惠世揚獄依違文致薦舉亦多匪人後遭璫削情稍可原陳序誣孫居相叅梅之煥德人指使曹谷以報藩毋出境頌又疏論要典不可燬朱慎鑒頌止一疏揄揚太甚郭如闇生平操守無疵寧錦賀捷頌羨已過何乎兩疏稱頌趨向不端後為李明道論劾姑從寬政虞大復揮霍有餘據持多議至稱頌形之辨揭葉天陛遊玩逆祠遂致屈膝雖

傳汗類何無媿心（卯存性）外計不謹起補原官旋躐兵曹人多異議萬大同與胡良輔交好旗幟鼓吹迎送江干歐陽充材始因任性觸璫後以彌縫毀鄭夏之影兩仕縣官原無善績獻媚建祠有干清議張九賢外察不謹自疏復官吳士儁疏頌徐溶疏頌潘舜曆疏頌李三楚疏頌童舜臣疏頌陳守瓚疏頌疏入從之

起李騰芳孫慎行為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

陞樊一蘅為考功司員外

吏部尚書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等會議周昌晉傾身奸黨醜詆正人發難一疏已啟清流之禍調停補牘似吹

既燼之光雖光已回籍仍當冠帶閑住者也曹谷疏斥呂賢惜留要典雖生平之具在實議論之太偏陳保泰阻高攀龍之贈邺而稱楊漣之有罪者俱為無識之人難就請朝之列所當勒令致仕回籍以候公論者也

戊寅徽州監生江旭奇因本學疏進孝經疏義並請祀諸葛亮張巡岳飛於文廟章下所司

工部主事徐爾一疏言毛文龍蓋世奇才若於不能盡用且人言責備厥壯士之氣宜召入陛見面陳邊事方畧必能奏効帝不聽

乙卯以耿好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

陞陝西按察使朱絿爲本省右布政使

庚辰刑科給事中楊文昌疏言臣前糾金吾遺奸鄭士毅于日昇而部臣唐世濂曲加護庇於士毅僅議革任而日昇則曰原無護庇又曰老成恬退勸之而反蒙褒致御筆黜用舉朝駭聞乞勅廷臣從公會議則是非昭然矣帝切責之奪俸三月

宣大總督王象乾引年乞休帝優詔慰留之

辛巳孝靜毅皇后忌辰遣懷寧伯施壯猷祭 陵

大學士韓爌自陳求罷帝優詔答之

大學士錢龍錫自陳求罷帝優詔答之

大學士李標自陳求罷帝優詔答之

山東道御史楊建烈疏言臣按祖制京官六年一察外官三年一察於以陟明斥幽法至嚴也獨崔魏用事之日撤翻覆亂棄之不啻弁髦如徐兆奎以拾遺被劾矣無何受意于奸輔以殺人求售數月之間便執河魁之柄正人君子遭屠毒者不止數十人今冰山既解投畀自應無詞何以大察之典竟置之不問耶郭士望以不謹罷職矣突因伊子人命借魏云中等為贄賄緣補官以求滅罪今公論既明三褫猶疑太輕何以不謹之吏反寬以降級耶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借題之當議者一也削奪降處諸臣賜

璫自是擴典何至累累什伯聚爲瀆奏借忠臣義士爲名以引類呼朋獨崔魏所抑如惠世揚等至今未登啟事於摧折之議何居此借題之當議者二也要典一書動搖國本爲萬世之罪案孫之獬不痛而哭意將誰欺嘗點試中崔鐸之事亦一哭可置不問乎至有扯王安與魏忠賢爲一例楊左與崔呈秀爲一例即甚無人心者亦自知其不倫矣此借題之當議者三也揆輔一席關軍國平章重寄皇上盥手焚香何如慎重而諸奸半以私人應雖經諸臣交（相繼論）而當日行私罔上之房壯麗尚未明賜處分何以警後而懲前此借題之當議者四也插部傾巢而西自賀蘭以東

年為巢許陽和宣大之間危若累棊屈指道撫中誰是可當一面者無事則駕言邊才有事則禍遺君父如張訥之參趙南星以易凡之避撫不幾以疆埸為市乎此借題之當議者五也至其所最借題尤無如黨之一字夫人臣比有事主何分南北西東止緣神祖末年前星未定先臣有請建主國本者與議三王並封者意相左遂橫加一東林之號以先臣顧憲成主此議故也而其餘分枝別派或為浙黨為齊為燕為閩又有東魏西魏等名總小人借之以取富貴以網君子者耳其實何地無賢何地無不肖者但此名一加則保守才幹皆置不問即起一極清極正極據當

之人異已者必從旁借之曰某黨救之也即處一極貪極醜極闒茸之人異已者亦從之曰某黨處之也今兩直十三省無一非黨之人不入乎此即入乎彼所以議論日多成功日寡坐視邊疆之破壞國計之虛耗盜賊之充斥而相推相諉莫敢任者職此故耳幸宗社有靈我皇上聰明天縱首欲撥棄門戶二字然臣以為此非終不可變之局惟期皇上無信浮言無取條議任人責効一以職業為主以政事之修廢驗用人之得失以庶司之貪廉徵主爵之臧否執衡定鑒百不爽一然後陝小群為大群易清談為實事即有借題以煽亂者亦無所靡其巧偽而天下事

庶幾有瘳乎疏入報聞

壬午帝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衣衛堂上官文華殿召對又召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溫體仁給事中沈惟炳閆可陞許譽卿薛國觀劉斯琜御史毛九華任贊化又召翰林官李建泰來文華殿讀本上御煖閣先召輔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入移時上御殿吏部尚書王永光等奏臣等合詞爲劉鴻訓王在晉等乞恩蒙皇上寬宥俱是法外之仁臣等不勝感激帝曰朕知道了禮部尚書溫體仁奏臣累疏乞休蒙皇上溫旨諭留聞言杜門不敢報名建謝臣不

勝感激帝曰朕知道了上召翰林官李建太宣讀御史毛九華疏畢上召問體仁體仁奏臣若大心媚璫此詩必以手書為贄萬無木刻之理既係木刻必流傳廣布豈有九華得之途中而京師反無別冊且合數十人共刻此冊小豈能掩人耳目何以兩年来絕無人論及即此冊何不發於藉沒逆璫之時而突出于九華之手望上試問毛九華此冊還是臣刻的是他人刻的若臣自刻必無此理若他人刻的乞皇上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何處得来真偽立辨若但以刻本為據則刻匠偏滿都門以錢謀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上命再奏體仁奏如前上召九華問

此冊從何處得來九華奏臣實八月中買自途間上回八月中得的如何至今纔發九華奏臣十月考選體仁奏臣參錢謙益在十一月毛九華參臣在十二月九華既得此冊何不即具疏特糾冊中媢嫉諸人而但于條陳疏末單詰臣名種種真情已自畢露上問九華你何以初時不參直待溫體仁參錢謙益之後始發九華奏臣十月考選十一月纔到任不敢遽具疏體仁奏十一月到十二月也隔一個月上問九華你如冊葉是何人刻的九華奏體仁既有詩有刻的便有賣的臣亦即可買至於何人所刻臣何所從問之體仁奏九華惟恐說冊葉是京師得的便可查只說是途中得的無處可查

了體仁奏疏皇上勅下該部行文浙江撫疏一查便明白九華奏進祠已是毀拆從何處查上文（閒）疏中商人木頭事是怎麼說體仁奏此事易辨但行浙江撫按查勘臣果有買三千金木頭之事否上令再奏體仁奏臣未嘗買木頭若是臣強騙商人之木何不鳴之撫按此事乃無端誣臣九華奏此事不在撫按彼時撫按若能代商人伸冤他如何向魏忠賢來體仁奏商人若告在東廠尤易查且年來諸臣搜索璫黨不遺餘力臣若有此事豈有兩三年之內獨寬臣一人上召問輔臣卿等如何說輔臣韓爌奏溫體仁平日硜硜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參論枚卜一疏

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體仁奏臣通籍三十年兢兢砥礪並無一字掛人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起凡可以逐臣殺臣者無所不至豈臣一人之身賢奸頓異至毛九華爲錢謙益之黨無臣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不息上披覽詩冊曰這可是真的麽輔臣韓爌奏詩冊列體仁名體仁不得知何人捏造并言官亦不得知上命輔臣起近御案展冊指示後四葉曰此俱是錢塘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做只問四人便曉得輔臣韓爌奏似是此等人做誠如皇上明鑒上曰温體仁也辨得是命輔臣退温體仁毛九華起召翰林官馬之騏宣念御史任贊化疏畢上召

輔臣卿等來輔臣韓爌等前上披原奏曰言官言事自有大體這是何等話如何在朕前褻言瀆奏輔臣爌奏言官有聞入告但新進小臣不得大體一時冒昧失於簡點伏望皇上寬宥寬贊化亦以安體仁輔臣標奏小臣愚昧不識避忌總在聖慈包容輔臣龍錫奏言官只知以言為職不是有心敢於欺罔上命卿等起召任贊化上覽疏曰毛九華參論溫體仁一詩尚且不真你如何又參他許多無根之言且以褻言在朕前瀆奏贊化奏臣一時偶失簡點出言粗率臣有罪但臣疏中所論事體皆臣採訪十分的確纔敢入告上曰甚麼的確召溫體仁問卿怎麼說體仁

奏任贊化之疏全是誣揑臣家中遺業止有祖宅一區亦在鄉村之間五世同居庚申之秋偶遭回祿始別搆數椽郡城無一廛之棲每入郡中寄寓僧舍凡官臣地方者皆可問言官以為誣臣居官之事皇上聖明召問廷臣欺罔立見故誣臣多居鄉之事道里遙遠耳目易淆臣從無此女與海寧陳與郊結兒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也事之無影虛揑略如此乞皇上勅下該部行文撫按查勘臣果有此事否若一事實事事皆實贊化奏體仁是浙江人臣是山西人如何曉得陳與郊名字此事長安萬口喧傳臣始知之上曰你先說採訪的確如何又說傳聞體仁奏如今班

行中到有一個証佐上問爲誰體仁奏兵科給事中馬思理在臣縣作令五年備知臣居鄉之事皇上試召問思理若果有不公不法之事思理亦不能爲臣諱有事一果真臣甘罪伏贊化奏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論長安萬口一如一體仁奏在何處採訪若長安萬口同然試令贊化舉一二人皇上召問之果臣家中有此事否贊化奏聞言入告臣之職掌皇上只下九卿科道會勘如一言不實臣甘罪上曰朕自有鑒裁你如何敢瀆奏因命內侍取職名上覽疏體仁奏臣在皇上之前不敢瑣瑣瀆辨容具疏自明任贊化是錢謙益死黨去年謙益將入都門贊化代謙益首

攻御史陳以瑞以瑞也是崔魏削奪崇皇上賜環之人因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媚璫糾之及謙益入都把持銓部覆之爲民是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一證也去秋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贊化突出薦相一疏専爲謙益而發至稱謙益伊呂之班此贊爲謙益死黨之二證也若謙益倖入綸扉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其恨臣最深誣臣最甚贊化奏臣薦相才之時謙益尚未到京臣并不識一面只憑公論入告至謙益到京始偶一面如何說臣是他死黨體仁奏他若不是錢謙益死黨如何參了陳以瑞贊化奏陳以瑞銓部覆冠帶閑住皇上獨斷著他爲民

溫體仁如何力保陳以瑞是當面欺我皇上了皇上以問廷臣有一人說陳以瑞是好人臣甘罪體仁奏臣非力保陳以瑞只因陳以瑞叅了錢謙益任贊化故將陳以瑞叅了上曰不必多奏候旨行上命賜茶諸臣出茶畢上退煖閣有頃秉燭伏御諸臣入召輔臣曰卿等來捭部事何以如今纔　他不來時大家偷安一來便說危在旦夕朕思講和不過是羈縻之術原不是長策如須要嚴丨兵固守不然就與他戰纔是輔臣爌奏各邊原須飭備練兵可戰可守待其歸順方可議撫輔臣標奏款事須操縱在我邊事一向因循張宗衡亦是有才之人自當以次整頓帝曰

神志在捨稼若能修守備練兵馬他自來就款乃平時請錢糧請內帑說是修備及至臨時又說守備一無可恃將來款不可保此是何故六科十三道各有職掌國家大事不見條陳只以私意從此相攻再若如此朕將罪以亂朝政之法輔臣應奏言官一時見識不透遲誤皇上寬宥上司卿見他何曾有國家的意思若實實國為家為封疆為生民朕自看得出來如今定有一件私意方纔上本方今是何時東西交警南北用兵到不憂國只是分門立戶動說甚麼黨甚麼東林何益國事家情輔臣應奏皇上屢旨禁說門戶黨之一字不宜形之章奏屢諭嚴切諸臣自當

遵守輔臣標奏黨之名原非盛世所宜有龍錫奏往日崔魏時說有東林今皇上聖明諸臣但當各課職業不必問其東林非東林上命輔臣起曰今日天晚沈惟炳薛國觀候另日召對又命輔臣以下衆官都來諭曰卿等大小臣工各修職業豈有不治之理乃多挾私攻訐朕諭不啻再三全不遵守今後再有這等朕必置之於法諸臣承旨｜退帝還宮

李棲鳳回籍聽用王天智調南京同吳弘業致仕安伸冠帶閑住楊時修聽勘以河南道御史蔣允儀糾拾京卿也莫有聲調南京用王文龍冠帶閑住以京察也

禮部侍郎周延儒以人言求罷帝慰留之

張廷登留用陳王廷調南京用呂純如蔣一驄諸士良致仕王之臣冠帶閑住田仰仍照前旨留任以吏科都給事沈惟炳糾拾大僚也

補梁廷棟爲山東參政

以孫居相爲吏部右侍郎

諭吏部設官分職原有定制今內外各衙門增設累累殊爲冗濫爾部即通行釐正以勤修職業

壬午刑部右侍郎胡世賞疏言臣爲太常卿之嗣值楊漣首參魏忠賢臣即有權璫罪惡已彰一疏攖忠賢怒久而

不還吏部以越臣陞轉者甚多始還臣為協理工程工部添設右侍郎正位崔呈秀曹欽程作尊之時敘門工敘殿工呈秀以御史陞太僕寺卿復陞工部侍郎仍以御史巡視臣先後加服俸一級臣疏辭不允不敢再請者懼彰呈秀識陞之罪而犯其虎噬也後修理監房一事主事紀國忠估計六百兩而曹欽程估萬餘兩臣堅執不行遂觸其怒之奸主計逐臣閑住此臣加級回籍之始末也今皇上起臣今職仍加服俸一級班行之中章服獨異臣實愧之乞准辭以安愚分章下所司癸未巡撫四川田仰疏言蜀自兵火以後人人目為畏途缺多不補補多不來方面則

如左布使張國銳等八員府佐則如成都府同知蕭應爲等十一員州縣則如巴州知州李爲璉等二十八員皆陞除日久蹤跡茫然乞 敕吏部嚴限赴任至於巴縣等縣皆懸缺不補務將新榜進士銓選不得濫用腐流以誤地方章下所司陝西巡撫胡建寅疏言流賊往來無常及時防勦宜亟條列十款一曰察偵探一曰選嚮導一曰禁虛張一曰守要害一曰嚴推諉一曰儲糧草一曰勤操練一曰開自新一曰練鄉兵一曰明賞罰章下所司

甲申督師袁崇煥疏言兵饑一案皇上盡法以處文武諸臣而郎中王楫獨蒙高厚不加譴責但人言屢及楫已七

詳求去然臣身受邊事知楫最深邊殷惶惶惟恐其去致困羣情所繫時疏上聞章下所司

江西道御史楊通宇疏論雲南重地謝存仁老悖不堪廵撫之任章下所司

南刑部郎中侯安國疏陳令休寧時為鄉紳左光斗楊漣魏大中周士樸所推舉廵撫周起元舉以卓異為崔魏所摧抑僅授南刑部章下所司

乙酉總督貴州張鶴鳴疏言臣入黔請餉之疏凡四上非好為此喋喋也今日譬如窮婦治家疾呼則主人厭惡不言則無米難炊今圖賊有機而楚餉不繼謹摘出户部咨

撥款項可議者仰乞嚴旨責成臣指日去國但一日在事不敢不為封疆請命乞勅部速議以資蕩平章下所司

吏部尚書王永光等會議張維樞一案仍照原議冠帶閒住從之

戶科都給事中解學龍疏言戶部未完章事件共三十八件請勅嚴限完銷得旨申飭

丙戌兵部左侍郎申用懋以御史曹還追論故父閣臣申時行已得溫旨自請罷斥以謝當官帝慰留之

兵科給事中陳良訓疏言臣辦事科中見于日有錦衣衛掌印管事提督東司房之命但日昇不由部推出於御注

臣甚異之夫部推當則點用惟命部推不當則改推惟命日昇獨蒙宸翰親灑則日昇為太榮而王言亦太褻矣帝不聽

兵部覆御史梁子璠殿工桐封恩蔭太冒一疏除已經題叅革任者不論外其餘各汰所加之級仍以原官管事至殿工大臣加級應聽諸臣自陳辭免寧錦廕子均應汰削外臣加級俱行停寢其間有身在寧錦二城親冒矢石堅守城垣者行令該督查明以憑另覆從之

崇禎長編卷之十~~七~~八

崇禎二年二月丁亥朔帝視朝

遣大學士錢龍錫祭孔子

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疏言日者枚卜一事一手握定者東林主盟科臣許譽卿沈惟炳與瞿式耜其人也至部臣溫體仁有言文華召對嚴旨廑切為臣子者正宜靜聽而許譽卿手持一疏送沈惟炳使同科劉斯琜至臣寓欲書臣名不敢負心欺君不肯應命而諸奸切齒異日譽卿向臣同邑科臣閻可陛曰薛掌科不肯上疏想要翻局你保得他心否未幾惟炳條陳疏中以當任不任之語暗譏臣

矣今南臺臣袁燿然參臣之疏至矣燿然之疏為譽卿等主使無疑此即向者使有上疏之故智也臣止知自立有品自堅有骨豈知不入東林遂羅東林之害哉乃臣得罪東林又不止此一事游士任假募兵而與胡惟寧等侵冒帑金及登萊京運銀六十餘萬臣為萊州推官經臣手者一十七萬餘銀未經銷算悉以充其囊橐彼時科道糾參東林臣奸熊明遇力為護庇臣考選之初為錢糧經臣之手兩疏糾發士任之奸並糾熊明遇臣之得罪一矣張鳳翔巡撫真定將姻親吳士弘李壯圖借名鎮撫俱咨兵部推為本屬守備二弁倚勢剝兵臣疏糾二弁指出鳳翔臣

之得罪二矣果自肅任用匪人剝軍釀亂臣奉命入遼祭告不忍扶同從實入告使自肅叅聽臣言遼可無變而嗔目勅稽自致殺身圍之辱國當日先事而發之者臣也臣之得罪三矣劉鴻訓剛愎自用納賄欺君左袒鄉親自肅數欲加害臣骫骳不為下臣之得罪四矣今數怨在朝無一不思中臣殺臣而又有譽卿惟炳等登高而招呼吸霆露宜袁燿然之甘心鷹犬以糾臣也且皇上亦知今日之局面乎用人不惟其賢先論東林之異同處人不惟其罪先論東林之向背其借崔魏為題希人報仇起官植黨者殆不知其凡幾夫東林中雖有孤芳之粹品而亦多比附

之奸人東林外豈無污濁之邪人而儘有匡時之貞幹今譽卿惟炳之意但欲以依附東林者盡布朝端而不顧國家之真才可惜與否用是譽卿惟炳等皆以東林之柤柤京察而瞿式耜仍以既廢之人久居城外遙制察典驅逐異己有怨之人舉朝無敢言者此局一定隻手遂欲障天大臣狗譽卿惟炳之面以求保其官小臣伺譽卿惟炳之意以求妥其位小人奔競而如狂君子畏禍而結舌但見東林之有權而誰肯為朝廷做分毫實事以分聖主之焦勞而匡國家之多難者哉乞皇上立詔譽卿惟炳與臣面質於廷譽卿惟炳等同為言官事果當言何以不自上疏

而使臣上又何以国臣不上而使人叅臣並明遇鳳翔應否黨庇士任次用姻親副軍究其明比之奸立加亂政之罪客臣將今日欺君實跡滿盤托出恭請聖裁仍乞罷臣以為不入東林不奉指使之戒至耀然以二千金餽送劉鴻訓臨時忽易為耀然是其行賄賂而罷官媚門户而吠正者不足辱皇上斧鉞亦不足辱臣白簡也得旨薛國觀人言偶及自有公評不得牽引多人撓亂察典

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疏言科臣薛國觀為南臺臣袁耀然所糾疑臣主使皇上試詰問耀然使再疏回話便自曉然臣不必辨臣憶國觀所驚心者大計耳當崔魏竊權之

日正人削逐殆盡國觀如不入幕呈身附乾兒義子之列誰肯容之好官自我穩坐四年近見賜環諸臣次第而來消阻形神愧不相入而不知諸臣共事聖明各圖自效其誰屑念舊惡者即所云先叅熊明遇張鳳翔而明遇鳳翔亦自付之不問畢自肅則臣亦有議與相駁豈獨國觀而謬引為觸犯劉鴻訓乎彼見鴻訓為皇上所棄故借題以動皇上獨不思東林名色乃附逆時擬出害人者耳今猶祖成說不變為逆黨護晚局耶乃若所疏之說則誠有之從來以此事蒙譴者科道皆會疏申救此豈為一人還一官持以成聖主納言之義方章允儒見逐後諸臣曾聚議

不可少此公疏臣資獨深應得主議謂六科止都諫則應許為首而國觀縮朒不前臣遂引先年劾魏大中例語侵國觀至今遺有公疏而科侵獨無亦缺事也且此事何關生平臣又何仇於國觀而遽使人參之此等小人見識臣不屑為況臣在省垣凡六科事皆得與聞豈不能特疏糾參而必假吁南臺亦太遠矣總之國觀數年行徑既不卹於同儕又為公疏一事自反自疑應無逃於幽默故為先發制人之計不知臣雖嘗察意實持平苟可求一面之開正欲寬脇從之治且何屑索此庸鄙而誅之國觀之疑臣亦太深矣得旨沈惟炳奏辨已明察期在通達出視事

戊子帝親祭社稷壇

差御史馬如蛟巡按四川

差御史馬究巡按甘肅

南京禮部右侍郎顧起元卒

督師尚書袁崇煥疏言東江兵二萬八千此道臣王廷試之言也約數十萬此鎮臣毛文龍之言也臣屢令人察之無數十萬然亦未必止二萬八千今只計應用兵若干與能能養兵千亦实能盡遼人而兵之而養之則二萬八千之外例如關外隨便安插任其自為屯種可也帝從之

崇煥又言劉愛塔者原名興祚遼人也舉家為

前第一行待字

下予字删

行崇字下煥

字改禎

九行脫字下添

身

後七行臺字

下添臣

大清兵所得愛其才待予如子但愛塔則心在明朝寢食不忘臣崇煥為寧薊道時屢通書崇煥欲自拔西來崇煥固止之欲留間於

大清使

大清之一舉一動得以窺伺

大清兩次入關塔俱遣人先報得以為備天啟七年秋崇煥去任鎮將義人通之事洩塔幾不測以計得免崇煥元年九月遣其胞弟劉弘基從船上來寧遂云塔已措置一人代死身穿塔衣服焚腐其尸令人不得認識以此脫往東江崇煥未信一月有南來者云塔死矣又一月得東江

消息云塔至兵令弘基見在寧遠鎮臣毛文龍奉旨就崇煥議事崇煥請偕愛塔同來對面商確帝從之

己丑戶科給事中李覺斯兵科給事中張鼎延浙江道御史王道直廣西道御史吳玉山西道御史田時震以疏糾劉鴻訓奉旨加銜令疏辭免不許

兵科給事中許譽卿疏言科臣薛國觀誣臣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而誅其心不過因臺袁燿然之參無可抵飾乃巧借中樞同官章允儒一事為口實耳臣敢述商確公疏數語平心析之先是擧行枚卜臣病註籍兼旬始終不聞會推指為一手握定臣不受也後允儒奉旨處分劉斯琜等

曰臺中已擬有公疏乃相沿職掌論科應吏科為首論官應都給事中為首蓋與薛國觀商之以都給事惟國觀未處分耳斯埉等遂列沈惟炳並不在坐安有疏稿授（受）且云公疏則非私議也國觀為首臣亦列名如臣為首國觀亦列名者也臣在先朝曾以疏首降處兵使果有疏何憚不言況臣豈不知國觀之為人哉而必强其書名也若結黨亂政臣子大罪何可輕以加人臣從廢籍蒙恩召還在兵言兵疏在御前有一不從國家起見者乎臣若結黨亂則逆璫用事時何不可隨衆求容乃屢忤奸邪抗疏去國今聖主勵精明時坦蕩又有何黨可結何政可亂即如日前

計與自有主察諸臣虞公諮訪雖惟陋不得而專何況於臣圖觀試一自友者與崔魏同朝衆危獨安有何品骨而反詆臣等之忤璫見逐者為奸為黨敢於欺我皇上耶至東林二字乃書院之名耳神祖朝顧憲成抗爭國本歸卧林下聚講學其間今其人與骨已朽矣屈指講學時臣甫為諸生有何主盟臣猶記熹宗朝媚璫諸臣一網正人必坐以東林誅戮削逐殆無虛日幸賴聖明在上往者贈卹生者錄用臣雖謗劣亦濫賜環回首縉紳慘戮何時而國觀猶思以東林二字為阱也豈當年沃聞斯語今魂夢中猶自不忘耶若夫袁燿然與臣素昧平生三千里而遣拜疏

豈因臣使燿然蹤至道路喧傳不獨臣聞之也臣如主使燿然又肯吐露於國觀同邑闕可陛之前哉況御史糾彈是其職掌必懸坐臣以主使則國觀在先朝參劾諸臣又誰為主使乎臣就（䟴）駁正不敢旁濫一語伏乞聖明洞鑒得旨報聞

河南道御史方大任刑部郎中萬象新大理寺石文器等會鞫書欽程揚稱臣素無知交緣程父書緯戊戌進士原官刑部主事以建言國本遠謫夜郎切贈光祿寺丞先是程以被讁之故投揭于鄒憲之門乃得贈典程以春秋起家對房師則馮銓也乙丑二月程謁銓銓問曰爾令吳江

知周宗建否答曰知之銓屏人攜入書房低語曰我深恨宗建程答曰因何致恨馮銓曰張慎言叅我我曾語宗建宗建曰張與我交最密若早言尚能止之由此推之則張之叅我實同謀若爾得論張及周感且不朽但張與周雖同最恨必附以李應昇黃尊素此二人為魏南樂深仇庶可有濟然又不必以周在先張次之若張在首恐人議我主使程聞此語大驚力辭曰程乃部屬何敢輕論言官馮艴然曰我已爾出口何愁爾不論程惶懼而退數日邀至宅內其時李魯生已先在坐李手一稿乃論張周李黃疏稿也且云此稿已與傚庵師魏南樂閱過說定是爾上若推

諉禍且不測况爾曾附鄒元標之門陳乞爾父贈典此一事是爾定案馮銓曰我已說定是爾上此疏若遲延真不怕死耶乃目李曰今晚着長班押寫本人至他宅内繕寫此時程實慌懼無路申解當夜更深李果押寫本人至宅晝夜寫完至次早勒程上程且行且止延至午後將入朝門而催促速上不容刻緩至若閣揭則彼已發着投遞矣程自知隨其牢籠而威迫勢迫無可脫逃馮且戒以終身勿言主使然爾時奉旨正將所論削奪為民又不幸至本年冬間有田仰者以浙臬入京重賄馮銓謀得内轉且揣知馮意欲與吳浙之間為難即造言吳越之會有七人一

黨若周順昌周宗建高攀龍黃尊素繆昌期李應昇交通周起元同心結好日夜思謀翻案局馮一聞田語郎謀致七人於死又欲效前故智迫程再上疏程力卻之馮因是大揔郎授其意於本房門生潘士聞疏薦田仰而於丙寅春初論程兵田仰轉京堂而程遭削奪然爲猶未已也直差其丁僕三十餘人尾至徐州黃河界上利國驛必欲謀殺程以滅口程潛匿於馬槽之下其僕持刀殺店主二王又恐其往來手筆尚存復將程書籍東帖行李行盡焚燬以滅其跡比丙寅春三月內事徐州有失事卷宗利國驛有緝解王二有旗斷可按也程抵家至七月內始傳周順

昌七人果別被參論以致被逮乃知田仰之造惡馮銓之主謀力殺此七命也冤哉不平幾欲出首而草莽無由上達且虔跧謟天何敢斥語中訴迄至今日猶審布爪牙謀斃程家屬且謀於獄內絕程糧食以殺程而始終滅口程控天無路乞法臺憐程威脅之苦憫程自首之情代為題參以明心跡庶知前此之跡稿首造其謀者馮銓也力成其謀者李魯生也若程則其威脅者也後此播虐專主其事者亦馮銓也而首造其惡者賈田仰也若程則以不肯與謀且力拒力阻致遭削奪以去者也大任等疏言欽程鑿鑿可信但馮銓李魯生田仰雖主謀同謀之人而下手

殺人者則欽程也其能逃罪乎已經刑部依律招擬無容贅言惟此揭之投萬耳萬目所共睹聞臣不敢隱謹錄呈御覽至於馮銓則閑住閣臣田仰係見任蜀撫李魯生雖經處分亦蒙逮訊非臣所敢輕議內馮銓媢瑞害人屢見章疏雖臣亦遭毒手使伊門生王珙參臣去年賜環入告之初已爲皇上道其詳矣竊念臣狂戇忝瑞最早得禍最酷實自甘之且無怨於珙更何怨於銓總聽皇上之權衡而已王珙誣臣仰荷聖恩已蒙昭雪而珙參臣疏內并參方學周汪應皋王業浩三人俱被削奪臣近查訪未必俱真情罪當極珙當日亦必有主使者三人雖小吏不敢陳

辨然聖明之世草太爲獄成若豈可使一夫含冤終身不白謂宜勅部核其事情酌量分別使人人得見天日則臣所不容已於言也章下所司

秉筆太監郝隱儒以疾求罷帝令其病痊即出供職

庚寅皇長子生

劉志選斃於獄

大學士韓爌揭救御史任贊化帝不許

陝西道御史趙洪範條上京畿四事一衙門職掌宜定一名分制度宜嚴一奸人詭詐宜懲一窮民艱苦宜恤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吏科給事中孔聞詩條上六事一遵行明旨宜敬一輦轂風尚宜端一時論意氣宜平一獨免災荒宜實一宗祿給發宜時一私建生祠宜變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順天府通判高鏘揭辯中州為逆璫建祠者周鏘季寓庸也令悞傳為職以紊察典不得不辯

壬辰帝御皇極殿受文武羣臣朝賀以皇長子生也

諭史館朝廷設官原為共襄國事如邊疆重務正宜商酌長策乃含比不圖各分別門戶互相攻訐國何賴焉毛九華攙冊參奏尚須查核任贊化恣意詆譏姑示懲處諸臣若仍踵積習斷加重典其宣付史館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李邦華疏言營中關鍵不在軍而在官不在千把總而在營將與中軍今臣以一人扼於諸將之上並無司屬其勢甚孤欲整理營務何能不與營將聯臂指之使嚴淑慝之辨想賢者功名路長自爲臣用如其不肖或傍墻壁之堅守或恃機鋒之迅捷則臣且以成敗寄於此屬波濤之口臣能安位行志乎臣期諸營將洗心滌慮勿二勿三則前有升賞之途否則後有三褫之加怨非臣所恤謗非臣所畏也至於中軍一官權僅亞於營將而合營皆其提撥稽上凌下亦頗有聞然此等么麽輕革遞而重畀間臣自當隨時摘發願皇上爲臣主持

也臺省諸臣僉切報本嘔心籌畫第多指亦能亂視而聽法又須謹始自後諸臣所上京營方畧議畧可行聖聽固宜擴轉圜之聽事須商酌惡臣亦必熟肯綮之審願皇上為臣鑒裁也天下衙門人役無不有奸竄穴其中而京師尤甚第在外有巡方御史訪拿少足以寒其膽而京師絕無即科道間有發覺不過百中什一即如京營中書役多積猾盤踞令定以一年兩次考察必擇其隱占刷剔之尤者追贓正罪則窮軍之膏血稍存而狐鼠之跳梁知懼願皇上為臣嚴飭也祖制定律令以治人罪雖毫無假借而每多詳慎獨治兵則另用軍法謂人衆易亂非軍法不肅也

臣昔撫軍門新鎮草創人情囂雜臣先之以大告繼之以中營而犯不止臣乃擇其尤者一日而戮四人割六人耳於是三軍震慄無敢不率今京營官軍狃於積習全不知法亦並未有用法者臣非不知京軍易譟然非嚴無可治之軍故犯小寧縱不必輕試以褻威而罪重必懲切狃常格而生玩顧皇上爲臣特斷也京營現任三百餘員而人懷躁進每一缺出攘臂相爭請托紛紜臣與總臣每每相向蹙額不如京營補官有定序會補有明旨不可越也則又相率求咨夫咨者其勞績彰著而借部推以酬之者也倘一槩濫行令職方視臣爲何如人臣到任以來未嘗獨

補一官輕出一旨令後有鑽營求補求旨者現任註以劣考聽用即行革退顧皇上為臣鏡察也乃若臣官以治兵為職而治兵以營中為地然營中將領皆寓東北而臣獨居西南有事而道路離遠奔馳為累無事而耳目遠隔稽察難周今欲寓東北城謝絕交遊以免廢時妨事之害俟營房議定尚思葺理官房携家入營為諸將倡此似不必

上聞任濬居離犀殊駭聽睹故并及之帝嘉納之

河南道御史曹還糾申用懋為崔呈秀所薦而伊父申時行曾與寇揭動搖國本請勅九卿會勘不聽

甲午　道御史劉士貞論故任贊化不許

前四行應字
上添較字
潔改繫
後一行空處
填于日
二行速字刪

兵部左侍郎唐世濟疏言臣題覆錦衣二疏矢公矢慎自請可幸無罪不意科臣楊文昌又出一疏與臣相詬厲也夫文昌泰劾鄭士毅于日升屢奉明旨下部作速看議自應長潔短分別是非明白奏請乃李不矜與鄭士毅互相攻訐惡語橫生至尊之前全無忌憚心甚薄之獨丁日升寂無一言故於明罰勅法之中稍示獎恬抑競之意然不過存此一段議論至於處分乞將二臣革任未嘗分毫寬假于日升其留用也出自皇上之親裁非臣所敢知也迨錦衣衛掌印員缺署部左侍郎申用懋所首推者劉僑因御覽冊中名次在後不得不擬說史世載係土官例不推

澍曰升新被言不便推其點用也出自聖明之獨斷與臣尤無與也文昌豈不知推疏之上署部者已非臣乃韋連連附會謂臣模稜於兩可竊名於疏內機關最密點綴最巧百般羅織巧詆深文然覆者自覆推者自推前後兩截原不相蒙終難強合以為臣罪也又波及郎中陶爾德以為受臣指使臣既署案覆疏自應屬臣主張又不必分過於爾德也鄭士毅疏稱文昌受李不矜賄私累累若若又以既女要盟故倒身出力臣據理而論極口為之招雪謂宜感臣道義相成乃反以暮夜錢神等語失口相加一則揭曰指天方欲引而偕之大道一則噴人含血反欲推而

約之溝中報旋之謂何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於此可為世道發一慨矣擬文昌參論二臣議處之法至於革任而止乃曰從來言官無此部覆之體又曰革任不足盡其辜則必服之以上刑然後快於心歟臣於士毅曰升素昧生平乃一則曰二人腹黨一則曰香火情濃較之同里姻家孰親孰疎且兩疏革任者猶曰非無所利而為之彼一疏參二臣為不矜奪郎者又何所為而為之責人則苛恕己則恬存何不一反觀而內照也文昌所以悻悻不平者祇緣日升因參而得陟實徼非詮之榮不矜圖進而反退不甘非詮之辱與原參本頗大相刺謬故激而出此然升沉顯

聽造命自天要非圖謀智力所可馭不思皇上太阿之獨握無端還怨於臣又不思不矜以躍冶而鑄官強欲取償於部挾必勝之勢堅護持之心以取快立威則得矣將來使當事者事事掣肘言言礙口一人用舍即爲厲階一字譏評便成罪案方且屢譏赦過之不遑又何能明目張胆爲皇上任軍國之大事也輕國體而重私交臣切爲科臣惜此舉動也臣物望未孚如此至明至顯之事尚招人指摘假令推陞將領等事旁度造揑又將何所不至即此一事不能先意承志以媚科臣迂拙已可槩見乞休致以安愚分以謝人言得旨唐世濟既知楊文昌雁親求勝便當

從公具覆何待被論方言詭隨不振可知姑不深究

乙未河南道御史將允儀因黃宗昌糾其為周延儒私人疏辨得旨報聞

刑科右給事中劉懋疏言臣前疏感恨往事特揭公平兩字為諸臣勸皇上聰明神武千古罕比更請增一虛字為規從古英斷之主或以聰察之過而啓偏聽之實或以自用之過而成獨任之階非念不公意不平則中不虛而物來黎之也今聖明天縱群臣莫及然意其莫及也得無有先得之見據之而不化乎有據則不虛得無有先入之言匿之而不釋乎有匿則不虛不虛則疑疑則始於一人究

且前後古今擧無可信之人始於一事究且巨細緩急擧無可信之事臣願皇上盡捐內外形迹之嫌悉撤從此精疑之端一人也群臣賢之大臣賢之然後衷之聖心審其來歷究其才品的見其賢而即用也一事也群臣可之大臣可之然後衷之聖心思所其始思其所終的見其可而即行也一堂之聚議歡然家人父子之交合一念流通融然肢體脈絡之貫串何憂乎遺誤之不盡起也帝以語含譏刺切責之

丙申山東道御史吳甡疏救任贊化不許

南道御史袁耀然疏論朝臣中賢而宜登啟事者凃一榛

係夢麟黃公輔涂世業曹珍萬言揚不肖而應罷斥者申用懋唐世濟丁啓濬李待問王志道薛國觀得旨計典去留宜據事迹何得止列名姓劾薦多人所司知之

吏科給事中孔聞詩疏言皇上於流品亟欲澄清而察典適當首舉臣謹畧指揩璫八人以佐察典祈皇上垂察焉彼周應秋身居何地乃甘心附逆其媚疏充棟語不勝摘至峻德參天鴻猷彌地敗廠魏撫民為尚寶丞惡則罄竹難書罪則擢髮莫贖者也郭允厚之干進醜態臣不與悉其釋解安平之語疏久為人所笑罵者臣亦不屑述但閱其寧錦加級一疏內云寧錦之所以乘勝謀從何出力從

何啻是皇上之深鑒而諸臣之所共陳者隱挑微逞妙在不言不知者若難意會知者寧不心責乎輭美巧令小人中亦不多見閻鳴泰直稱忠賢補天夾日之功即通侯之貴殆未足酬夫通侯之貴猶未足酬必九五之尊而後足酬耶何無人臣禮至此按劉鐸對簿時有一時功名易過千載清議難掩二語迄今令人隕涕已置之死復加之刑何其忍也故媚人以人視媚人以言者其罪當何如耶乃竟諉於途遠莫如令彼處撫按了事何今日縮地無術緹騎不靈如是耶楊左之死無人不恨崔魏不知霍維華實造謀下手之人也崔呈秀騰躍而上儼然本兵雖由會推

然巧為題請者誰 之力爭嗣後虛懷讓寧錦之功尤善為聯謀之計耳崔魏心腹華實居首殺人若死國亦義之所宜然也楊夢袞始而借人之資斧以求館選則認聖公家人楊元聲為弟通家之好無異同胞繼而仗人執踞以圖大拜則認魏忠賢為父繞膝之愛不啻离裏至於盜取大工錢糧如用家財則付之不可問者矣王倫俱喪兩大難容僅作媚語猶未也李春燁貴盈圖避請告矣而猶獻諛頌廠臣精忠貫日拉先帝作對張績助工獻媚用銀獨多且於爵恩疏中自言年雖衰老而精力攫鑠似三四十歲人以媚人而兼自薦國諸疏中所僅見者臣於八黜武

約畧疏語或槩論生平故敗而薄罰輕貸優游象石之人即成而高爵厚祿分廕茅土之人也察典澄清斷難漏網章下所司

兵科右給事中郝土膏疏言臣於天啓四年典試江西被魏忠賢矯旨坐試錄訕上降斥續被御史徐復陽者思極以媚諸奸非臣不可遂阿承其意出疏攻臣遂遭削奪坐贓至一千三百餘兩問官明知其冤而畏禍不敢言今復陽諱言媚奸極人乃稱有閹旨且其辨黃紹杰之疏以為崔呈秀伺隙忠賢嫉不禮祠以至摧折嗟嗟復陽何人而可以此自文耶復陽雖被削奪如諸女見棄於所歡終

是棄溺非棄貞也盜賊以爭贓見殺終是殺盜非殺良顧呶呶焉欲自混於正人之摧折不亦遠哉疏入報聞

丁酉以徐弘基掌南京前軍都督府事

陞四川參政常道立為本省按察使

改朝鮮每歲兩貢為一貢

兵部主事周夢尹上修賦役全書實政四事一聖諭申飭一差官督造一款項畫一一法行自近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南京兵科給事中錢允鯨等疏曰易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之不諱同也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之

不諱異也皇上乾健離明諸臣矢公事主正合同人之義惟是逆黨芟除俊乂士氣阻抑幾如長夜之不旦而皇上廓清掃除之加與更始令之濟濟在列者皆芟除之餘也須因枚卜一事禮部尚書溫體仁有蓋世神姦一疏參錢謙益不宜濫與皇上赫然震怒竟爾停推并譴瞿式耜房可壯等體仁謙益出平本末舉國皆有公評皇上有獨鑒至謂把持臺省舉朝結黨一人孤立是何言也夫從來枚卜之典必由外廷會推使所推者便為把持則廷推之典可廢而登庸機路者必盡出於宸衷之獨斷然後可恐開後來徑竇之漸而隳從來考慎之衡機地不滋覓競乎且

黨之一字何可聞也蓋舉朝之士以自為遭遇聖明咸思吐氣揚眉竭其股肱之力以共佐維新之治自六卿九列以暨臺省庶僚孰不在皇上陶鑄之中覆幬之下正皇上之渙小羣而為大羣以成一同人之治耳豈得謂黨乎茍臭味所聯即指為黨是將令諸臣含忤奸之人而別為推舉雖曰不黨不可得矣皇上即罪謙益亦止謙益耳何至以謙益故而遂廢枚卜且以體仁一人之言而遂啓皇上疑舉朝果有黨也謙益退又將誰黨乎臣等恐體仁一言開患失者之口實而體仁一身資難進難退之解嘲其於國體人情關係非細體仁必當有以自處矣得旨枚卜原

未停推各官奏辯留有鑒裁所司知之

戊戌帝御經筵

取張宗衡奏疏進覽

大學士韓爌等以皇子誕生請沛恩蠲貸實惠及民帝從之

大同巡撫張宗衡疏言治內之道故業安民而已治外之道戰守款而已戰守之具車馬糗糧火器火藥是也款之具撫賞之銀是也今日之大同何如哉以言乎兵荒則殺戮搶掠夏旱秋霜天灾地震相追而來天若重有惡於大同而窮之惟恐其不備也臣等弔死扶傷勞來安集捐助搜

前四行斤字下添新買到硝十萬斤

五行沂改欠

後四行罄改罄

七行部字下添覆字

括前夫司前尚未知將來何如也以言乎火器除臣未任時道臣宋統殷造紅夷大砲一門外臣陸續督造精好三眼搶一千餘杆大砲十餘位戰車百餘輛火藥四十餘萬斤鉛子備時下之用耳以言糗糧河南山西歲額近六十萬從來未有欠及十萬者崇禎元年沂三十一萬減正額之半矣以言乎軍士總兵滿桂一千家丁之餉節次汰去老弱虛冒六百餘名又取標機邊等營演習火器可萬餘人較諸昔者雖微有生色然謂足以致神則未也以言于馬經臣買馬騾千匹頭給軍未幾旋復報斃彼腹之不飽安能及馬医等即盡法責賠恐馬與軍同歸於盡耳以

言乎撫賞查都司庫貯現銀不及二萬貨物可四萬三千八百有奇總計戶部積欠大同撫賞正額共九十六萬據夷使索要下馬迎風等項食用帳房酒禮金帛種種各費不下數萬金不應則釁端立開應之則去如逝波未及講析而庫蓄先一空矣此大同軍器馬藥粮料撫賞之費數也臣受事來累疏請餉奉有明旨嚴於星火而民運之逋局猶故也請五十萬餉請撫賞請馬價請鹽課而部俱不應也請本色二十萬石僅以二萬石應請火器三萬伍僅以二百應請宗祿而終以自行設處應也臣人微望輕言不足聽獨不念大同關係之重而情勢之危耶得旨張宗衡

舊年八月上疏懷慨任事自稱查獲砲矢無算鍊火器手二千兩月可成今已七月一無足恃是何前後矛盾遼東往解皆由臣下玩愒冗費致海內虛耗豈得援以相比張宗衡受國重寄宜實圖策勵相機剿撫京運二年的作速續發山西河南大解民運洛撫速催火藥火器工部酌量再發其撫賞銀貨據疏有二十萬督臣面請五萬未動兵部又題發互市馬價三萬因何尚稱不足如挿累要挾撫已准有爰修戰備市口將吏人等輸情邀利者立行訪拿正法所司知之

庚子　　道御史龔一程　　道御史鄧啓隆因皇子誕

生各疏請召還言官得旨召還言官出自朕意不必以大慶申救

福建道御史魏光緒疏言方今大患無過邊外插部秦中大盜而已插酋擁數十萬之衆橫行數千里逼處近塞以戰則必非其敵以守則必不能固其計必出于款而款必非舊額之所能得少者十數萬多即數十萬此等大費出於何處不當預爲會計乎督臣王象乾風燭殘年旦夕莫支即勉留視事而爲萬一之慮誰繼其後今屈指中外能勝其任者幾人不當預爲儲蓄乎臣聞偏頭鎮缺餉十八月大同宣府缺餉八月不知向來措給與否而一帶歲饑

前六行給字刪

八行粟字下添一事

後七行伏字刪

民荒流亡相繼萬一外內交訌兵民俱動何所恃以不恐即今圖之已為後時矣今不圖後將何及則防邊當籌之於早也秦中大盜跨州連邑業已攻破寧羌州黃蘆山等處臣意將來必出於剿無論中多平民橫殺可慮而且兵行粮從費將不貲夫民飢而後為盜有以賑其飢則不為盜矣目今之計宜緩征以安民心而易粟於鄰近省分給絡繹轉運而又勸輸大族散給倉粟則二者人或駭以為迂而不知徧地盜起即不停征能輸將之無後期乎轉粟臣曾行之山東即有勞費然為民父母寧有立而視其死者乎臣又聞秦盜流入川中者已攻破劍巴通江等州縣

地方官有棄城而逃者亦有捍賊全城者而彼中一槩隱匿不行報聞撫臣田仰業已數被參論決難展布而近日曹欽程一案事務重大又須對質何不早賜允放別選賢才庶不至以封疆為戲也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督臣袁崇煥請器請甲責望於工部尚書張鳳翔者甚急乃鳳翔以人言杜門矣揷部使使人覘軍中謂界屬王象乾則令屈膝降氣否則桀黠如故及象乾病中舁出堂上示之揷使界俯首願受戎索越數日再來象乾呼至榻前宣示圖息揷使羅拜謝去云不數日復來象乾八十四歲老人朝不謀夕雖令張宗衡權理

前九行餙字下添斯字後二行慎以任

而宗衛有宗衛之責各有專司不容互代況司馬堂原不乏人何不特遣一人付之而今樞臣唐世濟熊明遇皆又以人言杜門矣兵家之事呼吸變更疆場之臣以日為歲不聞廟堂之上有何些籌而徒事紛爭口生波浪水火玄黃之戰無故忽具杯影弓蛇之疑轉結轉深小臣以佣口為令名大臣以乞身為得計國事何賴焉即如臣同官薛國觀言官亂政一疏幾至沸騰夫國觀處逆璫之世不稱頌不加銜付詞臣倪元璐與試江西能與元璐同心持正命題刺璫人稱江西試錄為睢陽正氣餙已矯矯矣即浮言偶及自可付之公評或就事而言儘足伸其論辯奈何

釋此孽從引蔓牽藤何爲者也沈惟炳許譽卿皆濟世之品有用之才當共心慎事之時忽來無端之議非虛其稱干戈以相報則覆其畏首尾而不前二者皆貞臣之所不出也乞皇上令工部尚書張鳳翔即出視事以付袁崇煥之請令兵部將侍郎中特選一員副象乾申飭在廷諸臣循實業勿構虛囂如此而後外患可除內寧可致矣得旨關寧急請器請甲張鳳翔著即出視事督撫不時需人廷臣公舉幾員以便儲用時當多事宜圖共濟何得挾私紛爭著再行申飭

辛丑帝御講筵開講

行京察

工部尚書張鳳翔以人言乞歸帝優詔不許

魏大中男生員魏學濂疏言父冤已白請將阮大鋮傅櫆立正典刑以償父命帝不聽

楊漣男廕生楊之易再疏陳冤謂臣父死於移宮而主移宮者霍維華也死於封疆而主封疆者楊維垣也死於移宮封疆兩案而主持兩案者徐大化也死於鄭次矯旨而暗授票擬若明肆誅鋤者魏廣微也乞勅下法司按律定罪肆市戮屍更按籍追沒以充軍餉得旨徐大化等自有處分不必瀆奏

丘志充論新

浙江道御史譚汝偉疏言宗社之福首重元良普天同慶之時必新恩以答臣民之望敢進芻蕘以備採擇今天下之民亦靡寧矣波臣有滔天之虐旱魃有赤地之慘流寇有刼掠之虞東西有烽燧之擾此誠所謂民亦勞止訖可少休之時也說者輙欲停加派臣以為遼事一日不平則加派一日不可停為今之計惟有除京邊加派全完外凡歷年各項之拖欠盡行蠲免庶百姓萬苦之餘稍得一分撫字之惠是新綸中不可無此恤民之政也昔黃帝之致治也六相比肩虞帝之致治也元愷盈庭今皇上固唐虞

前一行今改而五行迷下或改獲後八行者字刪選字下添用字

之主令揆席之上寥寥晨星雖三公可論道要非集思以廣益況邊庭多事得一司馬相公而邊釁可以不生是新綸中不可不先枚卜之典也聖主之量妙於轉圜雷霆之怒不逾終朝科臣章允儒熊奮渭瞿式耜臺臣鄒毓祚房可壯任贊化或以激聒負罪或以軏迷或戾今皇恩畢布之曰萬物俱榮而可令諸臣之鬱鬱窮巖乎是新綸之中不可無賜環之恩也原任太常卿陳宗契其才博大其品高峻當逆璫竊權人孰不欲邀其一顧為宗契獨因其有事方澤時璫視胜怨出班與揖宗契深以為恥遂見幾明決辭卿任以言歸却少宰而不受視之義于乾孫之華稱

功頌德之人此為何如骨力而今頑錮之山林為聖世之逆民誠可惜也所當勅下吏部速登啓事者也得旨獨道等事候詔條行枚卜賜環自有鑒裁不必瀆陳

壬寅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疏請終養許之

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任贊化不許

陞山東按察使鄭國昌為山西右布政使

禁民間私自閹割　上諭畧云朕覽會典有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願以一子報官閹割者有司造冊送部選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方充軍兩鄰歇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其至周

家故立法嚴明如此近來無知小民希圖射利私行閹割冶傷和氣童稚不堪多致隕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兩部可布朕意多刊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省直近畿州縣邊封處所窮鄉下邑遍行曉諭諭到之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十六以上罪坐本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下罪坐主使及下手之其主使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兄母舅親戚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時告首本地官司奏聞賞銀十兩里老鄰佑歇家治罪有司知而不禁并行究處倘有强閹他人幼稚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亦不姑息布告

中外確行遵守體朕如傷之心共躋仁壽之域故諭

癸卯陝西道御史趙延慶上籌邊五事一責成宜專一重臣宜擇一款局宜嚴一捍禦宜早一用人宜慎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禮部尚書溫體仁疏言臣每誦詩至巷伯青蠅之什未嘗不低徊歎息以為讒人罔極聽察最難故以曾參之賢慈母不免投杼今攻臣者人言不啻三至矣乃皇上於任賛化之疏鑒其誣詆於毛九華之詩冊則勅行查究真日月照臨不足並明覆載高厚不足比德臣自惟幼守先人之訓刻意自修從無指摘止因一疏糾邪飛矢滿體甚至妻

妻子女盡供仇口之誣揑褻聖明之聽睹臣尚何顏以玷班行而辱國體乎若再隱忍不去是真捐廉鮮恥頑鈍之尤皇上亦安所藉若臣而用之比臣之不容不去者也帝慰留之

宣大督師王象乾疏言挿部約於二月二十二三日來殺虎堡講賞臣伏枕思曰使挿果未悔罪不忍念臣舊恩屢請講期尤不肯遵臣病中之諭屢易講期臣得以自信信之第聞其調集人馬整點器械情形叵測且臣原論得勝堡講事取其地方要害易為防禦而挿恐我有計次欲於殺虎堡親講斯又不可不為萬全之慮也已咨會三鎮延

撫檄行總兵官駐劄適中地方嚴加防備并諭和陽道仙克董代理一切撫禦事務及撫夷總兵官王收民番僧王喇嘛中軍副總兵曹鳴雷統率副將萬化孚孟兆郭登選龐永祿遊擊閻守信甯翟顧希收蘇其民都司楊其壯王敬忠侯承恩孔登科劉承恩守備甄祥王三才等當於二十一日前往殺虎堡先爲可勝以待捕之來矣章下所司知之

甲辰宣府巡撫李養冲以病求罷許之

工科給事中祖重曄疏言今日之互相攻訐葛藤不了者由於溫體仁則息紛之法惟有體仁一去而已體仁身爲

前五行第一個佐字刪者字下添有佐佐閣者後二行廿字下人字改風五行局改以八行俗字刪

大臣會推不與惟當自反乃以一時熱中相爭殿上將休休之雅度謂何及言路交攻人情鼎沸微言冷刺而不去大聲疾呼而亦不去一疏再疏紛紛角口大臣被言之體固如是乎譬之一家中主伯亞旅有各司存有閣者因有佐佐閣者罵陵詬誶而奴耕婢織俱不獲安其常今日之勢何以異此抑臣更有說焉國家當多事之時方隅豈容偏執人材當摧折之後碩果何得再傷其能喬渭章允儒房可壯郝成治鄒毓祚瞿式耜任贊化俱宜賜環以襄聖治帝切責之

乙巳景皇帝忌辰遣豐潤伯曹臣治祭　陵

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等疏言天啓末年奸邪亂政而大臣爲庶僚之表領袖群陰驅一世人俗人心若逝波之不可返自皇上澄清以來鋤枉舉直人知向化猶有陰行持局終鮮自新若臣等博採衆論指事入告其太常寺卿林宗載兩疏揄揚昔猶存乎見少一生砥礪今遂覺乎爲多太僕寺少卿李宜培越前資而管外察誰爲手援羨大工而獻諛詞聊以自固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毀白鹿書院清議安逃遠氣鄙鄉風俗傷身何所此三臣者雖止一鄙之羞亦自全體之玷俱可無臚列外至於原任遼東督師兵部尚書王之臣才足濟奸貪而且媚以拾遺而反留

用一時中旨驚人自中樞以及閣門到處織醞聲貫耳排崇煥而兵柄盡歸魏璫收降丁而邊事浸至養癰借黃衍相趙養蔚以結知於逆崔呼吸輒通帝座用周天亂朱秉南以通賄於關上將吏盡仰指顧子壻門庭如市貂參金幣盡無翼而飛將官之進奉如林錄用推陞皆有因而得其委李光祿張習詩之市撫賞也每萬止發八千猶鼠莫問其遣施喇嘛頗布收之通外國也每行必收賄賂部落生心負恩之重應誅黨逆之情難恕原任兵部左侍郎加尚書銜呂純如平生媚骨滿腹毒腸其僉憲闕中也即高寀撤回之後猶差中軍代追債負則平日之交情可知其

巡撫東省也當二李秉權之時一切官評聽其顛倒則比外之囑托難問其協理京營也每軍取一圖像致吏胥索賄怨徹諸營其護送王舟也九江縱軍肆劫官民毒流滿路先為魏大中所棄後為虞廷陛所收紙如之官箴可見以魏大中託孤為周順昌罪案李實之參逮有因況其頌德有疏則逆璫之私人也加銜被論則清朝之棄物也今雖已去罪合再議原任太常寺卿蔣一聽巧宦有名貪贓無厭崇安之墨聲未洗銓部之穢跡大彰癸亥之春尚以京察降級乙丑之後遂若拾級驟登光祿無匠作之司冒殿功而蒙加級理問非終南之徑越兩歲而躐太常平生

後八行張字
下添廷

只一巧字孫冢宰之評註最真數載慣走權門舊選司之金錢有力而且阻劉宗周之出請榜示爭移宮諸臣永以為戒蔽賢欺君亦復何辭太僕寺卿陳王庭按遼尚有遺識數馬豈堪置對三路喪師未雪封疆之恥一官得意誰分軍國之憂李向日之反間得行周永春之撤防不設鄭之範之棄城而逃按遼者所按何事乎尤可異者同是失遼之罪何獨加於方震孺鞫震孺之時王庭猶列問官使非有揖之使退者爾時何以相對耶內臣嚴明賞罰極力振刷非其獻媚魏璫之跡乎得旨用心編摩勤勞可尚非其濫修實錄之旨乎附逆何辭禠爵允協南京刑部侍郎

潘士良綱紀奸回包藏賄賂乘衆正散歸之後持外察之柄代魏廣微為驅除值群邪之初借考選之權為魏忠賢收牙爪奉李魯生李蕃等為主謀而黜陟混淆誰任澄清之政引鮑奇謨門克新等以賄進而賢良黜落堪傷乙丑之咨劉璞叅李逢節而加意排沮致抑鬱以死請議難平施天德抗魏廣微而懸坐贓私致追比而亡天綱何漏卿貳豈貫奸之物雖躐躋將無愧心刑曹非藏垢之門鄖屏逐尚為寬政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張登朋比為邪撫綏失職王紹徽內與將就延登與之同盟如亓詩教謝啓光韓俊等亟書為之勸駕共圖出山以借瑠

前四行異改易

六行殺下刪兵民二字

七行無字上添民字

仇正為事後來紹徽之濁亂世界皆其謀也史記事屢世有心曾上言張延登喬應甲徐兆魁等奸邪俱不可用而魏徵以内意欲用為辭後來記事之禍釁相尋即以此耳方浙撫三推之後而取旨獨異蓋舊館師楊夢袞之力則保任已是非良反撫有兩浙之時太阿下移為武門生成大用作緣而貪横遂不可問海賊突入昌國衛殺兵民兵無算而隱匿不報反以捷聞則是冒功以掩罪矣抗兵擁害許鄉官極擄掠侵陵之慘而庇護不撒若罔聞知毋乃畏衆以養亂乎以此殊覺素餐豈容久假鄭鋐巡撫四川副都御史田仰破甑急完附苕難久踰司原非應待承乏

已自逾涯例轉恰合公評臺疏尤為切齒翱翔藩臬之署不勝熱中翻飛鄉寺之堂大張久色許顯純其武場門生也田爾耕其所認為同宗也李魯生李蕃其同門也曹欽程又其同鄉深相結者也既以珠寶金珀之奉大得逆璫之歡心重以援引擁戴之群又得人力之多助苑卿冏少如取如攜僕卿川撫十日一轉其附璫從逆之公案則仰自有疏今稱頌諸黨無逃一人何偏漏網其造謀殺人之陰事則曹欽程有揭今吳越七人安在天道豈不好還三孫難後七命何尤以上諸臣或崔魏之餘孽或職守之遺瑕或任疆事而負主知或燃冷灰而剝正氣雖在大造之

下無人不可與圖新而負有用之才畢竟偏宜於濟惡臣等協同衆議到欵上聞

丁未聽勘御史袁弘勳疏言因糾罪輔劉鴻訓不法諸狀致孙鴻私人鄧英疏論聽勘今日久不能結案請旨速勘以明心跡帝令所司速勘以聞

大學士李標等公揭謂梓里已故吏部尚書趙南星因觸忌被逐死於戍所援楊佐例優卹許之

戊申帝以禹世隆久提未到令兵部差官查追、

己酉考察京官

素行不謹冠帶閒住者一百人

褚太初
林華芳
朱之本
陳崙
吳茂法
陳一龍
馬之麟
齊至明
禹斯作
趙天賜

黃衛若
賈應祥
沈顯魯
張桂芳
張汝器
范之齊
鄭一鶴
蔡壯
李景賢
夏慎行

安泰來
朱之臣
張時遇
張元芳
諸士聰
侯偉
李一本
鞏應高
樊時英
薛應璣

杜汝懸
羅應宿
傅仁
喻欽
任道輝
馮登雲
宋正儒
楊可棟
秦士泰
項玉階

陳調鼎
徐可大
張師孔
汪茂才
陸重陞
張養
俞遠章
王汝受
范文垣
陶承明

楊應陞　徐溶　李永春　劉憶恂　趙維新　謝師教　孫振武　李友仁　冒如文　檀有棟

顧台祇　丘集鳳　楊好善　樊有旺　萬敬安　楊汝芳　劉曰汴　萬輔堯　張堯肖　孫輝

顧名達　蘇有根　宋日臨　孫義彝　劉可浣　曹子珩　吳顯　李三省　崔焯　聶士選

袁志學　葉應祖　王廷彥　董登科　李思賢　淩獻謨　馮繼光　唐樂行　占本　張茂賞

許應賓　潘國安　宋學詔　楊云明　王知　仲超岩　徐從新　羅倚　郝京儀　范國俊

門蹤茂露降一級調外任者四十六人

李若琳　李棻　蕭應奎　顧有初　曾有升
萬民懋　李師沆　劉萬春　劉継芳　黃近朱
徐克讓　談國寶　劉鳴卿　徐澤　林鳴璠
虞德隆　王鼎新　歸紹隆　郭文衡　梁宗名
王瀚　張九玘　王建泰　李賢　鄒世德
湯齊　鮑國忠　劉日珩　嵇相琦　林有麟
徐卿伯　王時英　張樞　燕兆光　陸國璋
虞廷陛　潘士宜　梁廷瀚　方叔灝　溫皐謨
趙胤昌　馬進皐　張應泰　劉三顧　馮福謀

何萬里

才力不及降一級調外用者十七人

馬應坤　孫允傑　王曰善　陳康齋　葛　瀾

姚祚瑞　曾應瑞　王良相　游文植　范　士

徐　鑑　李夢弼　關振曹　吳維寧　張可揚

傅稟直　許其才

年老致仕者十三人

馬成禮　唐之文　陳應第　樂　音　陳兆祥

何文升　劉顯邦　汪　鑑　張應舉　陳　烈

任九齡　繆伯芳　張重顯

有疾致仕者八人

段環　李禎垣　龔翌明　安社　黎亨元

莊祖詔　賀奎光　趙光言

老疾致仕者九人

朱撝謙　蕭誧　田有本　邢振寰　任生茂

楊應祥　盧仲舉　謝尚寧　仲九禛

貪酷革職者八人

楊呈秀　王登三　劉浩　周一元　占可問

陳以輔　張彩　陽本沛

罷軟無為冠帶閑住者三人

羅繩祖　紀登翰　劉鵬

科道拾遺者二十四人

王之臣　潘士良　田仰　張延登　李宜培

林宗載　沈德先　吳道煃　呂純如　蔣一驄

彭惟誠　李聞詩　吳弘業　王大智　李棲鳳

陳王庭　謝存仁　楊嗣修　王志道　甯承熙

張九賢　劉試　安伸　王廷諫

刑科給事中楊文昌以先糾錦衣衛遣奸鄭士毅于日升而兵部侍郎唐世濟受賄庇奸士毅僅僅革任日升因劾得褫致日升居然金吾以悮皇上請勅會議以別是非

庚戌原任太僕寺少卿今贈大理寺卿周朝瑞男命寧疏言父死沉冤下手之虎彪諸奸既以伏罪而主謀之徐大化楊維垣尚未伏誅乞彰國法以正典刑得旨周命寧父冤已白不必又陳所司知之

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男廕生左國柱疏言陳父冤慘死其主謀阮大鋮傅櫆下手之魏廣微加功下石之徐大化霍維華楊維垣等乞照律立正典刑斬首籍家以伸國法得旨左國柱父冤已白不必又陳所司知之

道御史黃宗昌糾周延儒無行諸狀以蓺言力詆切責之

轉御史王大年為江西叅政

貴州道御史陳國事疏言宣府廵撫李養沖四川廵撫田仰屢經指摘宜罷吏部尚書周應秋左都御史房壯麗同為魏崔腹心今應秋已處而壯麗無恙無以示勸懲疏入一月未下國事再疏以請得旨李養沖已經回籍田仰以黔人推蜀撫借以犄角房壯麗不必苛求所司知之

轉御史劉有源為山東叅政

轉禮科左給事中葉有聲為浙江副使

轉禮科都給事中楊文岳為江西叅政

轉御史王際達為浙江副使

轉御史吳春鳴為山西副使

轉編修江鼎鎮為福建參政

轉吏部郎中邵捷春為四川參政

辛亥以錢春為戶部右侍郎

起鄭之琮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倪文煥等四犯論斬　查三人姓名

兵部左侍郎唐世濟疏救論救遼東監運道臣高出胡加棟得旨失陷封疆詔原不赦唐世濟為友求寬輕議國法豈大臣奉公忘私之義姑不究

戶科給事中張雲鵬疏言　臣曾糾劉建元廷元恨之要與

之中羅織及臣令蒙恩賜環又何敢修怨但廷元奸狀屢經論劾未奉處分雖廷元無建祠之舉無稱頌之章而璫逆璫枉殺忠良之際廷元出要典關係匪輕一疏巧逢璫意則璫之可攄者也且用璫以淆亂國是顛倒是非貽白馬清流之禍又險邪之可攄者也且以降聽降御史俄而冏卿俄而副都俄而南司馬俄而大司空又速化之可攄者也今身雖蟣伏銜仍尚書清明之世豈可容此得旨報聞

壬子大學士韓爌以川省蕩平再疏懇辭封廕帝優詔許之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疏救任贊化不許

陞禮部主事何萬化為福建提學僉事

癸丑提問福建巡撫朱一馮疏辨海賊鄭芝龍猖獗在先受事在後且為逆璫所忌舉動不行以致不能立功章下所司

甲寅陞侯恂為太僕寺少卿

廣東道御史劉廷佐疏言臨雍典禮已闢李贄邪說並表彰各處書院章下所司

道御史饒京疏請嚴勅撫按禁有司官不得私下人於獄凡有獄之地置一監簿開載人犯名數逐月轉報以甦民命得旨申飭

乙卯以張可大為登州副總兵

刑部侍郎丁啓濬引疾求罷許之

掌河南道御史蔣允儀等以京察糾原任出鎮行邊督師兵部尚書王之臣奸貪是其本色夤緣別有神通副使驟陞延撫邊才奔情起用如同官林棟隆論別以重賂通魏廣微者此其明效也總督薊遼惟以結歡逆璫為首務如葉時新齎銀五千兩以犒兵為民則稱賀拜見之始事也甚則侵尅撫賞而陵匹濫惡不堪用兵施喇嘛頻布收出口互市而貂參所入不勝計矣海賊袁進厠役蔡裙皆題咨陞用而張斌等耻與為伍矣至於招降一節欲援會典

為逆璫封拜他心更可誅至閹安之日躡足附耳衆曰共諂恬不為怪稱頌二十五疏內有功高旋轉名震華夏玉樹璇源撐天柱地此何等語耶中書數月題覆內官世蔭不下數十人真堪與閹鳴泰霍維華相伯仲而猶聽其坐擁耕玉亭汾陽晉州之樂甚非法之平也巡撫四川田仰无窮善營蟻羶巧附初令益都貪以濟暴而彌縫粉飾遂博能吏之聲又因黜肖之人倖入銓曹後秉座師魏廣微之執遂登太僕之堂且秉四川之鉞或謂蜀方多事仰才可以器使而盜賊公行殘破州縣寧但勘定無聞抑且隱匿不報近日數行入奏不過掩飾之詞効宣大之故智耳

鄉之可安在也至其訂宗盟於二田徽門誼於二李更有許顯純門墻一脉引之入幕曹欽程訴冤一揭發其殺人主使累經彈劾尚何顏立於吏民之上而責令鎮撫一方乎原任延撫湖廣李樓鳳以察處降級之參議冒邊功復官以副使起用已踰分矣乃受事懷隆甫及年餘遽有楚撫之推何速化也蓋因本官初令三原因本王紹徽門下當其秉銓咫尺都門日進月貢益逢其喜故輒濫會推至會正點陪則暗中布置更有在途推之外者人言其結婚於逆璫之掌家因緣輒幕遂同三虎好官自我失罵由人則又無行之由矣臣稽記昔年以閱視之役延歷神木見

其城堡新整問係何官所築則以樓鳳對心頗器之遂問此官見居何職則以察處對心又疑之因加意諮訪多謂其才可用而貪暴不簡加在神木時將三原門子姜樂庵快手武自湼俱給劄授守備操守等官令其出入衙門招搖納賄邊人有大小兵道之謠兵馬缺少並不募補以為入橐之地則本官之才但能用之於鑽營剝取而不能用之於潔已奉公也雖已艱歸難逃幽斥原任太常卿蔣一驄被彈以為棄物察處反借燃灰以降補之理問兩載躐至常卿非投身義子乾孫之列安能以破甑致通顯乎尤可恨者當聖政更新之日猶借攻璫之名巧為護璫之說

何小人之無忌憚也原任太僕寺卿吳弘業柔媚無骨陰險多機李養德用事之時以并州舊誼深相結納引入魏忠賢門下日伺廷臣動靜報之東廠故數年穩據言路冒濫加銜至於侯安一疏內稱庶務殷繁則內有心膂重臣以忠體國外有閣部大臣竭力贊襄等語是明贊居拜之逆謀矣且身在禮垣明知崔鐸倖中乙榜而不敢糾舉待錢嘉徵疏上方一言塞責且稱其七作清慎真草一手欲借覆試為之招雷比見公論不容始請褫革崔鐸而以關節無可以求出脫諸奸此乃同謀出首之故智而欲以首叅崔鐸為護身之符乎太僕寺卿王大智人既庸凡心復

陰險司理關中官評倒置入銓司時如首領教職雖係雜流冷局而或選之本省或選至本府寧不令人齒冷前次拾遺僅僅調南以潘汝禎一薦揚揚復出灑躋三品如某而稱恬鄭則摧折諸臣宜交以躁競目之矣欲全晚節宜聽

原任太僕寺少卿安伸奸邪巨擘鷹犬前茅秉鄉人作奸授意曹欽程薦引起用出山一疏有公忠服彌天之網等語其所催進結者則趙劾追奪者則李朴于玉立之邱贈也至薦師之禮於欽程亟問亟饋榆次等縣祠初建額書隻手開天四字其稱頌也

崇禎長編卷之十四九

崇禎二年三月丁巳朔帝視朝

陞河南右布政使蘇光泰為雲南左布政使

戊午雲南巡撫謝存仁引年乞休許之

戶部尚書畢自嚴引疾乞休帝優詔不允

南道御史沈希詔疏言臣接邸報見劉志選梁夢環一案不能無遺議焉按志選夢環媒孽皇親謀危國母朋比黨緣法當共棄部臣所引之律則未當也律內交結近侍官與扶同啓奏者皆斬志選夢環借誹謗國母為交結之具其罪浮於斬之上矣廼舍明白正大之律附以子罵母之

係書之史冊播之中外使天下謂寬媚逆之奸而輕犯上之罪何以伸國法而快萬世之公憤乎又見會推枚卜一事有資深望淺之溫體仁者以不與會推熱中發難有識者已議其後如錢謙益之本末錢千秋之真偽自有公論臣不知為之解其叅謙益者曰枚卜大典一手把定則謬矣夫皇上肅清法紀大小臣工靖共爾位有道之政自天子出而體仁獨謂謙益把持夫以一人不與會推而使群議之公者不行諸臣之言者無當則體仁固亦把持之巧者也況皇上屢召平臺諸臣各抒忠憤書起一堂體仁敢曰不忍皇上孤立於上豈諸臣盡如體仁借事轉擊而後

皇上不孤立乎皇上擯棄門戶諸臣盡破方隅體仁敢曰滿朝都是謙益之黨豈諸臣盡附體仁攻擊謙益而後謂之無黨乎宋臣歐陽修曰廣陷忠良則指為朋黨體仁之類是也乞皇上速諭法司以正典刑立放體仁以全廉耻而會推諸臣中有才品學識克當聖心者欽點數員以結今日會推之局帝不聽

己未劉斌吳道煃降一級調外任寧承詔王廷諫沈德先冠帶閑住以拾遺也

太常寺卿林宗載疏請終養許之

田得忠李進忠許進朝丁詔論斬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疏言臣竊覩今日非政之難舉則人之難得也亦非今人果無才智則始進不正乃步步錯也請先言文武之吏頹廢之狀民窮盜起陝西爲劇盜以千計萬計僞稱王號緣何來官貪民困乃致如此目前有盜地方當急速解散急速捕勦無盜地方亦須廣積貯於公私以備城守而預軍興練鄉保之兵壯以樹先聲而儲戰鬪俱非庸夫墨吏所能辦也而欲得真能幹濟者動稱之人而宣大之揷部挾其強悍肆行恐喝勢不得不議款而款終不可恃緣何來玩愒疏防乃致如此目前須盡更置冒使營伍充實盡洗賸削使士馬騰飽盡更墮窳使

將士練習畫革赳落使器械精利俱非庸大墨吏之所能辦也而欲得真能幹濟者亦動稱乏人夫國家何以乏人至是蓋有由矣良以鑽營之習沁入肌骨頭路一差日趨日下志氣一敗不可復振也不論文武其人尚在地方其缺有狩算每於半載之前千求書札圖得此地或臨選或臨升求人居間夫士人筮仕將以奔走拮据報主勤民非藉為齎賦自豐也擇糧而仕意欲何為且其領憑赴任每求有權力者囑託上司俾其庇護精神既用於彌縫豈復殫心於職業乎甚且呈身自討願得某缺不但畀位如是郎官品高者亦每為之假令古人見此當吐舌汗背而今

人恬不為怪狃為固然爵位朝廷之公器為親知鄉里懷私游揚尚且不可況自討乎乞皇上天語嚴諭大小臣工不許囑託居間與自行討缺如仍不改聽該管衙門峻拒直參鑽營者既退恬靜者進矣得旨申飭

原任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疏言臣由萬曆癸丑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言路三年發奸指佞不顧身家章疏固多樹敵亦衆與喬應甲鄭繼芳王紹徽劉國縉等死力相角以辨其邪諸臣奉王紹徽指使必欲逐臣殺臣遂不免降處矣臣之同官胡忻臺臣史記事向臣言曰爾行固是奈此輩虎視眈眈何彼時臣猶不敢苟且

去國將行李數目招呼把總劉湶并五城坊官同眼點視暴白於正陽門棋盤街携家眷挈身出都拜闕辭行至張家灣越數日把總將行李送至船上此京城萬耳萬目共見共聞及回至雲南食貧守淡一字不入公門一人不走長安天啟初年臣鄉因貴州安賊不靖土賊萌動會城告警撫按懸格募兵臣督耕湖畊數年所積稻千餘石散募兵五百防護會城為士民倡撫臣沈敬炌具疏題訖天啟五年冢臣趙南星知臣冤苦起臣工部主事時黔路梗塞取道會川見逆璫魏忠賢張熇兼程近都實欲摽一死以報朝廷魏忠賢乾子張訥料臣觸邪素性一入京師必首

攻忠賢特爲變除參臣東林之黨尋削奪矣張訥雄心辣手遠出虎彪之上便忠賢至今尚存訥開國已久幸聖人御極凡爲忠賢中傷者無不昭雪召用即臣同疏所處如吳爾成賀烺等俱蒙起補獨臣在萬里外孤援寡與名雖列於訪冊而啓事罔聞臣安能已於不平之鳴也張訥以黨參臣不如人臣事主身且不有何有於黨但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惡相濟不言黨而類自分君天下者勿問黨之有無當辨人之邪正如神宗年間事之最大者無如國本則從國本起見者爲正不從國本希榮者爲邪矣熹宗年間惡之最大者莫如逆璫則阿逆璫呈身者爲邪

邪不阿逆璫被禍者爲正矣諸臣之才品學術總不外於邪正兩途聖主之鼓舞激揚總不出於斥陟二法皇上繼統中興勵精圖治召對不時批答立下於諸臣之品格俱已洞鑒唯辨其邪正而慎用之則黨之群渙黨之名不立矣臣在遠方爲國心熱疾惡腸剛向與顧憲成鄒元標錢一本高攀龍于孔兼劉永澄岳元聲畢茂康范鳳翼師友砥礪聲言應求今諸賢多下世而臣性如水之東諸臣之西指不可易也且臣於神宗朝不死於張訥之手鋒鏑餘生政留以供犬馬之報且臣久錮山林二十餘年近日科臣宋鳴梧纔一提名聖明在上訪册在前亦當再見天日

臣無端之摧折可受而有道之賤貧難安也得旨起廢自有公評王元翰不得自行表暴所司知之

庚申皇子彌月免命婦朝賀

刑科給事中楊文晶條上四事一宣大督臣宜蚤為計恐王象乾風燭難恃一大臣去就宜決笑罵由人好官自我之輩不可留用一閣臣責任宜專票擬屢更似分宰相之權一直聽氣節宜培建言處分諸臣請賜召還帝怒其分相權等語責文晶回奏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挿部跳梁非常而尚恃一八十四歲之王象乾與之講款款可講乎臣前請設一人以副

象乾得旨推舉至今未見舉行故復申前説荅副之利有五焉使揷識其面目恩信可以旁分一利也使象乾安心藥餌性命可以久延二利也一切戰守之事耳目徧及批發以時一旦告急象乾不必與疾從戎三利也使張宗衡專任大同無左右顧四利也象乾脱有不諱佩印視事毋生戎心五利也乞天語申飭速推得旨報聞

戶部尚書畢自嚴等疏言遼東撫賞前此俱與臣部無與自天啓四年題增賞額概部給發之外臣部分發虎墩撫賞銀六萬六千六十二兩五錢又另發粧花撫賞銀五萬兩遂沿為例然原無額編之銀也頃者督師袁崇煥欲以

未發撫賞移以買馬及查臣部自天啓四年秋季起至崇禎九年止除解發外尚欠銀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四兩四錢再以崇禎二年應發餘數計之又該一十一萬六千六十二兩五錢此則臣部未發撫賞之確數也至於樞部應發銀數及節年拖欠銀數臣不與知想督師處必有確數矣昨蒙皇上召對諭臣部與樞部指處謹將臣部兩年未發銀一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兩九錢俱於原設舊遼餉內盡行解發而臣部之力竭矣卽日先發銀五萬兩餘容陸續再解務與樞部共完足三十二萬一千之數此後或仍有未發撫賞及欲移補部舊賞於宣雲俱應樞部任

之於臣部無與也疏入報聞

山西道御史徐尚勳疏言吏部尚書王永光廢棄老臣已斷春明之夢皇上不遺簪履特召主銓既沐累朝之舊澤復御雨露之新恩所當圖報者一君臣相信千古為難永光既經彈射屢荷溫綸人言三至不投慈母之杼臣子何修得於君父所當圖報者二彼一時也頌德稱功舉國如狂此一時也天清日朗誰逭三尺永光揭疏已經自認皇上不加譴責許其自新易霜雪而春溫之轉斧鉞而華衮之所當圖報者三而永光殊不然也會推樞部再三易而不得旨長安嘖嘖謂永光欲用私人姑為嘗試臣何忍逆

億之但屢更啓事未協宸衷非平日之夾袋無人即臨時之推敲久當一不當謟也田仰何以延撫人謂囑託有靈李養正何以司憲馮斯作何以部曹人謂維桑得力貫皇上清慎之許開仕宦捷徑之門二不當謟也枚卜何事大典不光言路大罪以去於永光得矣顧以把持罪諸臣諸臣受之以為所把持罪永光永光弗任乎平生骨力安在冢臣職掌謂何三不當謟也。永光驕語天下不過抗疏去國耳然傾疏具在誰能掩之試問年來以媚璫始以忤璫去如徐大化若而人究竟難逃媚局乃靦顏訛欲以欺天下後世耶浩蕩者天地殊恩廉恥者人生大節四不當殆

也永光報主念淺護奸情深前此媚案未結計事竣矣永光處處護持如許宗理郭興治輩既逃黜幽顯戮復附璫案輕條可以歸報其私人矣賢山已非徒手抽身更待何時五不當留也大有三當報而永光不知報有五不當留而永光幾幸再留條而視事乞皇上毅然獨斷將永光速賜罷斥無以進退人才之柄為稱功頌德者操之傳之青史謂堯舜之朝有闕事也帝不聽

辛酉陞孫紹統為禮科都給事中

陞杜齊芳為刑科都給事中

陞張鵬雲為禮科左給事中

陞許譽卿為工科右給事中

陞樊一蘅為文選司員外

壬戌兵科給事中馮思理疏言黄立極僅擬閑住不足以服魏廣微顧秉謙之心請加削奪又張我續李精白霍維華王珙閻鳴泰皆元兇大惡亟宜誅殛疏入報聞

陳于鼎覆試稱旨

南京戶部尚書管吏部事鄭三俊等疏言逆璫竊弄威福輦下諸奸首先倡媚南中尤而效之有建祠者有拜祠者有頌璫功德者有代璫驅除者有受璫薦引者因而有借璫速化者或雖無顯然獻媚之祠而自與祝釐者之列或

未奉摘叅褫革之旨而猶侵晝繡之榮在今日類夜行晝伏之蹤在異日恐翻雲覆雨之計若僅與溺職者同一處分非所以杜奸萌而肅典也謹臚列上聞惟皇上睿斷焉原任大理寺右寺丞今養病謝啓光附馮銓而作魏璫之幕客非館職而充要典之總裁僞史假作贊儀醜詆遍及忠骨闕通靈驗相門說帖頻來潦倒趨迎內府封閒最著初時棘丞五品兩年倏躋九卿鐵案昭然猴冠宜斥原任兵科給事中今回籍郭如闇寧遠報捷既已貪天之功籌邊諛詞幾失歸君之義雖操持不撿其生平而媚蹤難寬其譴責原任河南道御史今回籍何杲兩疏媚璫情詞醜

惡瑞石祥麟種種引爲符讖籌邊憂國語語俱作譏詞其所善必逆璫所喜之僉人其所劾必逆璫所劾之良士耶正分途好惡拂性最可恨者張聚垣廣大復貪穢素著千金夜入而竭力護持尤足怪者馮盛明游鳳翔罪狀大彰國法未伸而公然薦救不法之事莫逭貪墨之跡難寬原任浙江道御史令被論李時馨獻媚極口稱頌幾令操懿之惡勢逼至尊助楊瑾直之威毒流薄海他如使屯糧討擊鹽難以彈述既逃兩觀宥三褫見任河南道御史夏敬承倡拜魏祠詖詞滿紙上公曉諭高揭通衢其延倉時一切詞訟以事之大小爲價之重輕過惡滔天官箴掃地原

任山東道御史今回籍劉漢媚璫取寵見有科參其延視出差時包攬詞狀殆無虛日縱子恣花柳之娛招盜多寶玉之竊誨淫誨盜敗簡敗名原任四川道御史今被論徐復揚曲意媚璫多行不義疏參結案促擊正人天理何存人心已死毒善類則若陳若鮑身後猶削奪之究毀書院則如鄒如馮當年蒙偽學之禁吧哮幾同猛虎舉動大類坑儒如此渠魁首干黨逆之罪凡屬臣子可無鳴鼓之攻原任戶部郎中今陞任魏豸原以廣微親姪強認忠賢義孫置買田園俱係剋落之官物獻媚中貴并傾老庫之原藏關差錢局索銀通計不下數萬有餘歌舞充於內宅私

債廣布都城真國家之盜臣誠璫門之戎首稱革不足蔽罪追贓乃以服辜原任本部山西司郎中令陸削籍胡芳桂功名隳於作郡而谿壑之慾以部署而取盈富貴戀若纏逐而反噬之工恃輿援而輙肆既資其力以速化遂藉其熱以復仇性與人殊罪難髮數見任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張聚垣以二年未滿之州同鑽陞通判以一年甫任之郡佐躐轉部郎有何德能全憑阿堵緣縱奸之有恃亦附逆之多靈褫革已遲追奪非枉原任禮部祠祭司郎中令陸任虞大復揮霍多能跋扈自喜操持少簡穢跡喧傳以周應秋之愛婿作魏忠賢之義孫託老僧歃義之

財仍致疑命漁樂婦慰白之色因而攫金轉言全憑泰山附璫附豔八拜廉恥都喪面目何堪原任禮部祠祭司郎中今陞任頡鵬朝陽門外倡拜建祠兩名今古一人罔顧名義禮行五拜三叩尊若朝廷僚友之骨未寒忍心取其愛妾迨夫鑽陞州郡再到報德報功之祠乃至印簿沿門掃盡千家之積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原任禮部精膳司郎中今陞任葉天陛送祠何地無端玩遊膳部何官自致屈膝雖兩頰之發頳良心內愧而錯趾於非類行己多愆原任兵部車駕郎中今陞任周寵宇利薰心廉隅掃地謂胡內相原係鄉親今稱冢宰并誇魏祖爺真活神道到處通靈

帶幫船政漏支錢粮萬兩白騙丁缺激變水夫千人至薦剡之首登真媚奸之明據見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李際明會白蓮教妄殺平民欺上官而得薦賄數人而驟陞倡議鳩工不顧小民膏血治品供獻務得當者歡心并造胡臨生祠不時拜祭威擬陵寢六十守其私衙故知璫薦之與名不負此膝之久歷見任兵部職方司主事邱存信外計已處不謹內通郎補原官未任一日旋轉南兵是以察處為薦剡也借差二年優游故里是以職守為虛案也郭翠一薦借作致身之郵逆璫將誅遂為匿隱之計曠職原非得已肇褫豈容獨寬原任工部營膳司郎中今陞任魏弘

改屈膝傾身因宵人而逆獻甘心助逆借工作以輸誠既辱身難辭于憲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今陞任葛大同衙門公費為逆璫贄見之資百姓脂膏耗一人阿諛之物目劉文耀儼然上公稱胡良輔生平知己昔伏權門而供使罵令綰郡篆以悠道遂名教不容冠裳有玷原任工部都水司郎中今陞任歐陽充材始焉任性以行幾蹈虎尾於不測既乃為威所惕欲甘蠖伏以全身惟因屈而求伸竟轉怒而為喜列名薦牘弗齒公評原任江寧縣知縣今陞工部主事夏之鼎始官旌德結交勢宦繼任江寧朘削無厭藉李夔龍為因緣結魏忠賢為援引賄陞起部贓至萬

餘桐封何事而乘機偏派行戶交盤有時而私貪稅契金錢乃戀印於午杜防維盡裂補斥奚辭

兵部尚書王洽疏言秦中盜賊橫行前已報白水之劫而近日秦中士夫言固原飢兵千人劫涇陽劫富平挾掠甚慘遊擊李英先被縛伏佯求生中軍王惟中坐視不敢出援請勅新撫臣劉廣生發兵急勦如其投戈不妨招撫使其不悛即刻剪藏庶不致展轉流劫貽皇上西顧之憂也從之

癸亥兵部尚書王洽疏陳邊務十事一嚴債帥一修實備一核實兵一衡將將一覈欺蔽一懲剋削一稽教練一別

積蠧一衆異才一弭盜賊帝嘉納之

順天巡撫王應豸引疾求罷不許

乙丑陞江西副使朱大典為福建叅政

河南道御史鄭宗周請禁火耗贖鍰以甦民困得旨申飭

總督兩廣王德尊疏言貴州督臣張鶴鳴引疾疏內有云氣焰鄉官令驛遞不許應付臣之勘合火牌符驗以致贋本遲延并挾制凌侮交通安酋日造訛言以快賊意以報賊賄等語夫鶴鳴所指鄉官即臣也督臣駐貴州省城送酋圍城之時臣方奉差復命往來沅鎮之間見承差勒索馬錢驛遞受苦不堪故酋疏及之此為總督承差到湖廣

言臣昨至貴州則見承差假以軍務放縱特甚齎奏一坐馬其惜錢至三兩五錢稍稍拂意或裂其書或擒其牌禀帖一至舉家齎粉臣親見驛遞諸人有賣衣者有質女者皆哭訴於臣求轉達督臣將惜馬錢定為五錢臣曰惜錢其名不美議加鹽纏可也貴州各驛馬户多係土司如平越游賓廷等皆土官也督臣遣游賓廷等檄云差役禀稱馬户排黨多人口罵不忌言之語夫督臣宮保尚書賜劍專征差到如雷轟電擊豈有停留臣知督臣為差役所悞未暇深察曾貽書勸解到省時亦微言夫馬之苦而鶴鳴意不謂然臣再求發示督臣亦應之而諸役必不肯壞惜

馬之例多方誣詐如偏橋楊驛丞即以此死矣又移檄各驛言王鄉官市恩驛棍已經本部院叅劾姜役以為得意鞭撻倍加於前督臣既將陛行虛心問之道路自有愧悔而駟不及舌者獨謂臣受安酋之賄則非止名節所關實乃封疆所係夫逆酋所以用賄者欲求臣主於撫乎主於剿乎臣前後十疏皆在御前係言其當撫乎言其當剿乎乞勅部嚴究勘明

原任大學士朱延禧疏言臣里居見給事中劉懋疏中言乙丑二月閣臣顧秉謙魏廣微朱延禧爭主會場同室幾於操戈具揭請旨裁定秉謙廣微謀通魏忠賢爭得寧語

夫列臣名於二臣之下而總名之以爭臣之生平科臣似猶未悉者臣賦性愚疎自秘館以至登庸歷三十年强半林居天啓二年備員日講受知先帝曾隨次輔韓爌疏救文震孟傳出先帝褒嘉之語明年正月廷推閣臣遂蒙點用居數日逆璫魏忠賢令臣轉屬保定巡撫張鳳翔題坊臣峻拒之曰其人性執言之無益久之屬臣作速和店立帝廟碑記又峻拒之忠賢含怒未發也至首輔葉向高韓爌朱國禎相繼去國而逮繫楊漣諸臣之文至矣臣不勝心痛恨獨力微誠不能扶虎豹之關直通帝座時在閣中抗言曰天道好還妄殺必獲報又見削奪日多曰國家鼓

後三行去圖改言去五行議字下添者字末行言字下直改臣

舞士類追封一事恐傷人子之心冀以諫合謀之人廣微厲聲問臣曰外傳閣中好事皆歸汝惡事獨歸我臣不敢荅一日內傳奬忠賢勅稿為宗臣臣改為親臣持入不可臣終不可易遂自改為元臣後日講畢李永貞同忠賢出袖中杜詩謂臣曰宗臣遺像肅清高古人已用今何不可臣曰古人別有意我朝惟天潢始稱宗臣忠賢忿怒形於色至乙丑二月閣臣當請考官舊例正副陪推止於四人時秉謙居首臣居次廣微又次秉謙乃列閣臣及詹翰十數人臣欲稱疾引避而秉謙謂臣揭已過舉臣不復言而二臣遂得點用矣蓋神祖曾用首輔葉向高則今不宜用

及廣微先帝曾用陪推來國祚則令不宜用及秉謙謀取之事中外昭彰不為無據如若見幾不俟終日而臣愚以為受先帝恩厚不忍倖倖去國猶妄冀隨事匡解少紓縉紳之禍且值幸學廷試北郊臣皆有事未及抽身六月初楊漣逮至內外側目閣中持異議惟臣一人遂援意御史田景新論臣疏中特舉臣救解楊漣之言以為罪案臣一辨一辭即允放行閣臣恩典盡削廣微猶向臣曰行後若有重譴我等猶可寬解則逆璫殺心未已廣微明知而明言之矣臣歸里杜門日虞禍至及聖明御極世界清明論二臣若甚衆而言直愚直者亦多如河臣李若星御史劉

廷佐工部郎中徐在中而禮部主事喬若霏言廣微奪臣主考事甚切即科臣劉懋亦不以謀取加臣但具揭疏裁原非臣意及臣積忤逆璫斷無主試之理何用争乎科臣似猶未盡知也乞皇上鑒臣愚直特賜天語昭雪使臣孤子之身無爲二臣所累幸甚幸甚帝優詔答之

丙寅陞周弘謨爲兵科左給事中

南京戶科給事中陳堯言等糾拾庶官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今陞湖廣德安知府胡繼先不謹南京戶部江西司郎中袁文紹原任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劉國藩浮躁

雲南巡按御史甘學闊疏言雲南總鎮籽粒皆係有司徵

收自沐啓元賄通魏忠賢遂令該鎮自行徵收田之擾亂地方擅理詞訟而商民不勝其苦今啓元物故而積年巨憝如蕭察樊之鳳等臣察緝正法人心為之怗然今伊子沐天波承襲僅十有二歲滇人恐其未能節制羣小復為虐臣請永著為令至莊租仍令有司徵解其詞訟不許准理鎮撫員役聽臣衙門考察章下所司

陞李遇知為戶科給事中

南道御史張繼孟糾拾原任南京太常寺博士今陞兵部武選司主事杜其初南京戶部江西司郎中袁文紹工部營繕司主事畢國祚浮躁

户科給事中張承詔疏言臣見爲民候勘御史袁弘勛致勘本末一疏不覺髮指夫鄧英之參弘勛數其無父無君無師三大罪及贓私狼籍不獨指其糾罪輔劉鴻訓一事也皇上惡弘勛貪險削籍勘治臣弘勛待罪八月寂無一言偶因鴻訓賄敗遂乘機飾辯奏有弘勛自有本末不得借事瀆奏之旨是鴻訓有鴻訓之本末弘勛有弘勛之本末前後事情兩不相涉而巧謂聖衷電鑒心跡昭雪何敢於支吾罔顧國法乎夫當日參弘勛者韋滿公車不獨鄧英一人而弘勛獨嘵嘵不置若則以英首發其奸其所指皆作令時目擊之事故銜之最深又以英遠在西江數千

里而遂英與時隤其意又以英謷鴻訓已劾鴻訓令鴻訓蹟敗可惜以修怯脫罪耳不思鴻訓初入政府力鋤徐大化楊維垣霍維華賈維春等大快人心即皇上此時不必重之至後來蹟敗上負主眷下辜群望在廷諸臣先薦之者繼皆白簡從事前後兩截無論羣臣億逆所不及亦豈聖明之所預睹哉而弘勛乃以一時之賛揚為言若罪亦將以皇上之倚毗累知人之哲乎且弘勛亦自顧其本末何如耳居身毀裂自揣難逃清議仗陰鷙老奸徐大化引入維垣之幕藉其輿援濫竽西臺及一入班行輒為諸奸出力庇護要典大局於楊左諸賢尚以不斃於王章為恨

於孫慎行惠世揚毛士龍則極其詆丕使永錮山林而後快於楊維垣楊所修賈維春阮大鋮孫之獬徐紹吉等則津津揚揄不置奉為世道盟主而徐大化則稱其薑桂成性徐兆魁則稱其天日矢心謝啓元則稱其冰兢清流關鳴泰孫國禎霍維華且等之為召虎韓范其所稱詡者皆今皇上所削謫譴處者其所指摘者皆今皇上所優卹登用者若弟無儀紈袴銅臭弘勛受其厚賄為之推轂今尚妄為誇張皇鉞神已入膏肓不忍背德耶毋亦慮即日對簿一盤托出而故為好語以結驩耶初為行人北闈分房則關節沸騰於通都及為御史苞苴公行則竿牘絡繹於

樞要猶曰無一字囑託長安有口其誰信之此則私貺之本末也伏惟聖明鑒察嚴限勘結重加誅討為人臣納賄營私辨言亂政者戒得旨報聞

丁卯南道御史王之朝疏言陝西流賊四百餘人攻刼大安將中軍王道成擄去至今結聚不散臣為藩府危並為梓里痛請速勅秦中督撫追勦

刑科給事中佘昌祚疏言竊惟京官五年一察不難於嚴職掌而難於辨邪正今察與衡鑒不爽將從前各執之是非互持之勝負掃除無餘併可不標邪正之目矣請職掌肯綮為諸臣規一曰廉夫不潔不淨之人決不能為任勞

任怨之事能廉而職掌不問可知矣一曰恬清華津要地本無多卓品異才人亦不偶苟隨地存自效之心則是官有難盡之職能恬而職掌已思過半矣一曰平臣願與言路諸臣共勗之也意見不必同平則總歸參伍議論不必同平則總可折衷念惟切於君父國家自爾有濟何至慮皇上之厭薄乎一曰實臣願封疆諸臣力圖之也勿爲隱匿勿爲張皇勿爲偷安勿爲粉飾欺撫不過救急之著畢竟至於用兵錢粮雖非應手之時莫盡以此藉口性命可愛甚於功名何問身家封疆可愛甚於性命何知毀譽實心任事而不效著未之前聞也從廉恬平實四字引伸觸

類體認擴充貪莫甚於戀官躁莫甚於爭名偽莫甚於求勝偽莫甚於昧心大抵品以難進易退為高量以沉潛虛受為大生平本末苟自信何妨質之千秋極意挑激即勝人但覺更添醜態區區之愚如此而已帝是其言申飭所司

南京掌河南道御史陳必謙等以拾遺糾原任兵部尚書王之臣本是苑閹假子仍作關門盜臣建祠稱頌為韜畧鎖鑰貽羞剝官月餉入私橐營墅府怨原任兵部尚書閑任邵輔忠緣劉朝鑽入逆璫之幕首開殺機贊志搖動國母之謀身同叛黨媚疏千秋貽臭偽官兩載誘禁原任工

部尚書閑住徐大化豺虎原不擇食鷹犬橫路璫門磨牙飲忠義之血毒遍寰區老拳攪江海之波腥傳宮府總督川湖兵部尚書張鶴鳴性嗜殺人才能飾辯遠亡而獨不肯忘其罪黔壞而猶欲掩以為功原任左都御史曹思誠巧營捷足攫法如神官一歲而九轉媚已見功璫雖死而不移誓不背德原任戶部侍郎閑住徐紹吉佐察則清流抱（投）蜀之冤偽史為邪人修刺骨之慫滔天罪惡亘世窮奇原任河南巡撫右都御史郭增光建逆祠則萬家慘遭毀室奉矯旨而直臣幾至殞身夜氣全無逆節顯著以上或已濡踐墨或尚俟霆誅俱無容臚列外至原任工部尚書

劉廷元亂賊渠魁衣冠戎首當張差之持挺入東宮也先帝幾危達官告變問誰巡視皇城四門者廷元也溺職爲罪而爲一言瘋顛以掩奸謀所謂以君父性命作人情者非虛矣及王之寀之摘發王使鄭國泰也神祖以此增設東宮侍衛宗社獲安問誰繼之寀而發正論者何士晉陸大受張庭李俸也諸臣何罪而借題考察以盡一網所謂有意剪元良之羽翼者非誣也甚至主逆閹以成要典則其擁戴罪戚之本謀也因而族志遷以除王之寀則其借璫殺人之鐵案也尤可怪者媚璫而冒忤璫之名殺人而逃殺人之罰試問廷元初年一聽勘御史耳璫焰一煽不兩

前一行為字下兩字刪

末行亦字下添璫字

德字下添矣字

後三行忠字刪

末行性字刪

年而蹤跡尤極若何為而逆璫布私人於要地謀叵測矣而南矣兩兩照應者何意況復藏身於南通線於北百千方陷害忠良總其毒著二十年主持邪局無限陰謀彪虎是其驅用之爪牙即逆璫是其行刑之劊手罪窮天地雖蓋載以何容恐非君親為神人之共憤欲謝九廟之怒亟行兩觀之誅原任戎政尚書閒住霍維華性類貪狼毒逾乳虎酉年一跳殺王安而擁戴魏忠賢之謀成矣丑春一跳定三案殺楊左以及諸臣而忠賢礙手之人盡矣鎮撫獄詞其手筆也某贓某罪某殺某戍某削某奪其成算也於璫為首功矣以一給事中不兩年而兵書璫亦能報德

官爵已極溪壑已盈及見先帝獨蹈時艱將壞借蔭之名以去白日耽延又假忤璫之名以來亦謂善用璫矣乃至考選一番再媚璫尊已燼之厥被論二字猶作忠禁錮忠良之阱死難塞責往可偷榮原任戶部尚書郭元厚忠孝往來不識道學是其深仇比來重蒙郭興治而力攻鄒元標馮從吾則撓察之確案也兩疏入而中旨頻傳則通內之的據也大察倒轉而內附京堂則又通內之靈驗也自僕少而戶書官保首尾僅二三年其感璫而頌德稱功多至五十餘本至日莽三千之禮樂舞兩階之羽千則儼然以聖德歸之矣至日匪性惟明目達聰信可居高聽卑

則顯然以帝位屬之矣土田稱臣部職掌恐獻媚之或先賣差視價值低昂真防維之盡裂尚可侈言畫繡豈容遂返初衣原任兵部侍郎加尚書呂純如昔年備兵關地諂奉羅閹高寀幾至激變地方隨即夤緣要人傾陷清官賈子偁因而躐陞光祿公評弗愜而校林乃因璫焰之頓張遂致官階之速化少京兆不一年而巡撫矣巡撫不一年而兵侍矣兵侍不半年而加尚書矣周吏部順昌夙有微嫌因公軸之暗刺而通謀同惡致膏血於囹圄曹知縣欽程素同首尾受富人之多金而下石武弁隨杖斃其子命其他惡德難以罄書總緣肺腸之自別以故湔洗之難清

用閹既多降罰宜早見任禮部侍郎馬之騏非我族類是處狂行倡大東小東之說以傾陷正人結四友十亂之黨而把持察典公論共棄計處猶新因魏良卿之通家致魏廣徽之推轂以察降之官自藩幕而躐躋貳卿期未淹於三年從困衙之後入璫幕而喜動獵心過已積有千狀初登第即結鄭國泰為義兄陞堂拜母及賜環復串李夔龍為寇軒納賄居間親家貢生說事過錢庶常武舉之悉行包攬日招搖於延壽寺里人田延社白丁纂修延倒載革而賴銀喝打致號呼於仙露居賄德用彰官箴滋玷況其居鄉更多不法畢牘絡繹郡邑妻妾爭毆驛門悠耽花柳

前九行圍改圍

之遊宿號馱錢之馬早應徵獨無汚寅清南京刑部右侍郎潘士良巧藏於拙媚以濟貪初罵陳伯友以爲贄得亓韓之門既介王家棟以爲媒鑽入璫根之幕借巡方以登龍則無礙官銀濫取松綾金盃濫取地方官之賠償額相告矣藉欄說爲佳話則金絲環可受玉玦珠串可受劉可教之過付取驗如神矣甲子一計循良卓異之選盡供彈墨是誰出手掃除乙丑兩咨拔人媚璫之輩俱入網羅是誰爲之汲引釀成世道禍患成就一己功名有愧爽鳩可忘逐崔順天巡撫右都御史王應芳通內多靈杆圍無術以一年管糧之主事不數月而陞僉憲又不數月而陞

大參以半年蹤轉之藩臣不數月而陞太常又不數月而陞巡撫自謂選以至開府首尾僅餘三年緣外璫以媚內璫諂奉已窮百態大參之加以修城也太常之加以錦捷也叨從劉應坤輩題叙而督撫不聞部推不與媚而收其效矣巢丕昌之逐應坤欲速也徐璉之用應坤欲用也一聽內鎮臣之指揮而築海城則築增大將則增媚而極其工矣以至修城建祠諸跪諛詞之僭擬種種係誰呈詳甚而箭廉火照頂謝尚公之洪恩一一陳其具稿嘱罵已盈都市謭芳尤見封疆宜加三褫閑警四野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鱗甲遍體敗絮填胸巡撫順天之時被論

回籍而崔呈秀欲復起順天明黨之舊情求為好矣醜遺發覺郎魏忠賢亦避嫌改推忤璫之名目　豈其然乎薊門廵歷而詩酒流連一夜之敗軍民屠毒者延綏趨任而漁色榆河流毖行蔓延者千里以至扣皇黃而幾致脫巾墮軍實而惟爭筆陣既為鄭鋐之任又釀遙鄙之憂除藥不先流毒河已河南巡撫僉都御史丘兆麟早入亓詩教趙興邦之幕顛倒是非深締湯賓尹鄒之麟之盟把持政柄廵方惟事詩酒作吏與一憑吏書知王紹徽之深恨劉若一疏叅論罷官云是一篇好文字刪魏忠賢之切蓋惠世揚會審拍案大罵喝責三十擬重辟謂是兒孫之孝敬也

以此邀歡逆璫旋得開府中州河銅饑饉死喪塗地而賑恤不聞屬吏貪殘怨聲載塗而漠然置問外買振刷之名內滋叢脞之實乘負已甚網漏何為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身出理義之鄉以致無知之俗始附籍於鄒憲臣藉其引重既反戈於孫太宰遂為貪賬一遭年例再經察處既轉理臣復討僉院官評既已狼藉鄉論尤屬鄙褻孰知天之有常亦信人而無耻容足何地乃集止棘之蠅首丘尚存應戢倦飛之翮得旨岳和聲留任王應牙革職聽勘丘兆麟致仕餘遵前旨行

刑部尚書喬允升等疏言禮部尚書溫體仁糾禮部右侍

郎錢謙益辛酉典試臣鄉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每篇用一字作結尾因而中式繼經論劾自知難逭使千秋脫逃沉閣不結謙益告病引避忝幾朦朧起陞令且儼然附於魏崔摧折之人枚卜大典一手握定謙益可以枚卜千秋亦應會試矣乞勅法司將錢千秋一案速行提結則謙益自有應坐之罪得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受賄是實又且濫入枚卜有黨可知祖法凜在朕不能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依律會勘具奏不得狥私黨比取罪其錢千秋着法司嚴提擬罪具奏經中兵馬司副指揮毛呈蔚將千秋拘解到部臣等委郎中王永

圖員外萬象新會同掌河南道御史蔣允儀協理河南道事御史劉廷佐掌浙江道御史魏光緒掌山東廣西道御史吳之仁掌江西四川道御史吳甡掌山西廣東道御史樊尚燝大理寺右丞石文器等會審得錢千秋辛酉之中式也部科之磨勘也止摘其結尾之七字主考之糾察始發其居間之二人而金保元徐時敏俱依律遣戍遇宥赦回千秋復來京師舌耕此前此之本末也今謂此案沉閣不結千秋從未到官則昔日撫按之拘解會審之對簿西城之臨候東勝衛之着伍者是為何人俱有批文在卷時日可考事理甚明無煩覆訊獨庚賄一節前審三面審質對

既未供招今保元時敏俱已物故止憑千秋一人之口更難窮詰再三刑訊稱天啓元年八月初五日千秋在杭州應試寓錢塘門關帝廟內保元以居停主人時敏以表親特來相訪稱有關節傳自主考親戚因時迫索價頗廉爾家雖不足只須立一空券俟中後措處千秋一時迷惑遂依前言立帖二千兩傳授一朝平步上青雲天七字每篇安入結入僥倖得中後見硃卷本房取在第二主考取抑在第四心悟誆騙因欲負約保元時敏揚言恐嚇不得已將女許聘人得銀二百兩又當銀一百兩付保元猶不滿欲以致爭鬧事洩流傳都門千秋會試到京適部科磨勘

摘發主考錢謙益喚至詰問前情遂發怒參奏是取中千秋着謙益而先疏請究着千秋着亦謙益也再審主考親戚是何姓名曾否覿面講事供稱保元時敏指稱如是實未見有人至三百金之與保元原係事後即明知誆騙亦畏其挾詐不得不從至於主考師生之義已絕尚何顧惜操自己性命為人遮飾只良心不死公道難泯耳衆官又問千秋曰從來關節最為秘密居間之人亦不得聞恐其私授他人也彼二人既明白說出七字即是破綻如何輕信千秋一時迷惑應是前生冤業再審金保元徐時敏為何等人供稱一為道士一為訪拿書手即其行徑則知指

官誆騙乃二犯僥為之伎而科場禁約每每致嚴於撞太歲若良有以也今二犯不可訊獨恨千秋既誇文藻何處數奇而儌倖於七字之關鄧郎曰孤寒何不安分而妄意於中後之稱貸既伏辜而遇赦何不糊口四方而以京師為安樂之窩按律例凡發充軍來京潛住者照逃例改發千秋似應從此但已經遇宥難以擅擬應候奏請定奪臣會同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等會議錢千秋之倖中也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明一關節實駭聽聞事經部科磨勘矣主考糾參矣本部拘提到官擬問遣戍矣然前之獄案雖確不若今日之刑鞫尤詳也初約止於

空券輒於七字之符中之後攙其囊懷耳入二奸之手本犯明知挾詐祇思事情之宣揚二奸明是攖亦姑以取而遂已若真出於主考之弊竇房考不取主考何由見卷也二千金之賄必不以空券信人也三百金之外必不以義議不取也主考手忙而胆怯必不敢叅也金保元徐時敏能代人走吾必不能代人死也本犯以主考一叅荷戈遑塞師生而仇矣今者多官在前榜掠在後呼吸存亡必不能代謀益受毒也本犯罪不勝討而法上於戍既著伍赦回有案似難再擬以瀦住改衛之例所可恨者何地不可否耕而招搖以來衆口再羅刑訊夫復何辭相應奏請定

奪得旨錢謙益一併再勘

湖廣道御史李元跳言臣自濫列西臺以來東延聞見一疏極言萬曆之不宜杖致回祿之災震驚庭闈而璫恨矣國步方艱一疏極言老成之不宜權內侍所治止於酒醬醯醢司服牙祧數事不當干預外政而璫又恨矣一時附璫諸奸如劉廷元孫杰等無不悉登彈章而逆璫之怒得諸奸挑激而益甚必殺臣而後已以故要與三案俱列臣名點將一錄并載姓氏仍嫁久負四凶之名如趙興邦者捏臣為王之寀之黨主使顧秉謙票邪黨二字一疏而五御史俱削奪矣向非天生聖明燭發離照臣等不知死所

矣臣初入都門欲以萬化本原之處為皇上開陳之可乎臣里居時見元年七八月以前皇上推誠置腹諫納如流白叟黃童無不手額嗣後以一二臣僚不稱上意而有疑心焉臣逐次見文華殿召對一舉明問屢頒大小臣工無一當聖心者至今皇上有激而言曰言官薦一人就要用參一人就要處使朕不能用一人等語當時廷臣惕於天威不能置對致皇上言黨言私蓄疑不化人見後來枚卜屢請未俞本兵四推不下伏馬一鳴輒斥逼且以言語文字之細相繼罷去若若而人不知皆此疑基之也臣為此懼請諸臣失對之愆以釋皇上之疑皇上記天啓三五年

來之邊方財用乎三路敗北之後遼陽失矣撫順喪矣廣寧又失矣寧遠堅城攻克幾破岌岌乎為廣寧之續延綏城下諸部入犯十月未返四川重慶等府半歸藺叛戕撫殺將慘不忍言貴陽安酋橫逞圍而解解而復圍至今兵連禍結四省不得安息八閩海寇揚帆建城僭處隱然有窺覬之意非該撫親犯矢石取鯨鯢而獻之閩之為閩亦未可知稱功頌德者之邊備固乎不固乎以財用言之加派五百餘萬各項搜括皮毛俱盡甚至當舖僧道有牒各官俸薪金捐鄉紳優免半扣皂快工食十去其三舉監供丁十存其五事例戶工濫開援納青衿廣收且也以祖宗

日積月累之內帑請發千百餘萬到底寸土未復稱功頌德者之財用充乎不充乎今日邊烽雖未盡息而失地破城九邊不聞兵餉間亦告匱而剝民請帑算商賣官之織屬六曹未蹈前轍以今較昔孰優孰劣皇上自能辨之夫君臣猶父子也子分父之權而問耕問織總以成父之家事臣借君之靈進賢退不肖總以成君之國事彼薦一人求用劾一人求去無非仰體祖宗設立言官之意各欲克盡乃職以勤勤皇上金甌之天下名雖收於臣子利實歸於國家合千萬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彼亦何私之有也皇上試想登極以來非科道之舉劾究柳之名流何得重

見天日誅逆之虎彪何得明正典刑臣再四思之皇上原不疑羣臣也若疑之何余大成幾蒙降調旋即召還為亘古一大快事乎祇緣皇上望治太急群臣不能應手若似乎悠悠泄泄無肯實力担任者以是動皇之上疑不知皇上所與商確擔責者唯九卿科道耳九卿科道皆受成之官非作始之官也一切兵馬錢穀刑名之事何者不自司府州縣做起催徵運解各有操其權稽覈綜提六曹挈其領不責作始者而責受成者祇費皇上之焦勞耳臣願皇上推心置腹寓明作於大數之中將前此罷斥諸臣盡數召還仍將萬死一生之惠世揚起用使天下曉然見聖天

子勵精圖治愛惜人才之意庶泰交之盛治可計日俟矣帝切責之

戊辰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糾吏部尚書王永光奸媚狀帝怒以大學士韓爌揭救永吉得罰俸一年

道御史顧其國糾吏部尚書王永光媚奸狀諸帝不聽

刑科給事中楊文昌回奏引罪帝不問

己巳馬之騏調南京用田仰調南京別衙門用楊紹震彭維城致仕郭允厚等另議處分以南兵科錢允鯨糾拾也

山東道御史吳甡疏言臣前有朝建除奸一疏蓋議除媚

逆諸奸也吏部尚書王永光兩疏頌璫皆係爵賞重典臣竊意皇上發紅本必在處分之內臣可無言近見邸報有糾冢臣若奉久任大臣之旨則匪但俾免罷斥而且過蒙倚任臣始不能已於言矣夫所謂久任者必其人品卓犖識力端凝真可以折奸萌而謨猷可以安社稷則倚任不可不專自非然者鷹鸇之逐惟恐不速何言久也況大臣為庶臣之表冢臣尤為大臣之表人才進退邪正消長於此焉繫非其人而議久任患乃滋大臣不必縷指永光奸狀而第就其兩疏折之方逆璫擅政潛謀不軌請一時忠臣義士請劍者引頸就戮掛冠者屏跡歸耕自非義子乾

孫誰肯作爪牙鷹犬永光有何因依復起中樞則以魏廣微為密友而崔呈秀為舉主也既投逆幕倒身事璫於是寧遠叙錄則頌查核功次則又頌援引寧晉之例贊成肅寧之封軍功伯爵開逆璫僭逼之始後來寧錦從捷上公偽號胎根柢於此此國家何等事永光自為大臣不能力爭而且為之紀功而且為之頌義而且擁戴封疆濫叨貴廕一疏再疏津津不置不曰純忠為國正色立朝則曰讓大義而不居惟令甲以入告皇上試問永光魏忠賢刑餘之賤役耳何冒承邊伐僭擬五等似此竊弄權威謀危宗社何為而稱之純忠名之曰正色又何為而頌逆豎為大

美指溢封為令甲不知永光安所置喙也大明律乃太祖高皇帝垂憲萬世之刑書也內一款云文官非大功勳所司朦朧奏請封公侯爵者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若是其凜凜也文官且然而況閹豎乎而況為閹豎奏請者乎律法森然不知永光何居乎而永光猶自謂屢疏抗璫夫璫之逆謀孰有大於封爵者兩疏具在抗耶媚耶豈大媚而小抗陽用之以佐逆而陰用之以護身耶綱目書楊雄為莽大夫以有美新一論清嚴之嚴凜於秋霜豈永光未聞也今聖主在上衆正盈庭為大臣者縉紳正笏使天下仰見風度庶幾明良之遇而不謂永光以逆輔私人竊

據要地大負國恩今猶思護庇邪類不自引退恐天下之議叢生蝟起必將曰皇上顧廷臣為臯夔而何以用媚逆之人居百官之長必將曰皇上方刈鋤逆奸而何以留負罪之臣在班聯之右必將曰皇上方行天討明國憲而何以使媚逆之人議處媚逆之案在羣臣耻與同列曰彼附璫者而何以久玷清朝即諸奸謀亦借爲口實曰均稱頌也而何以獨寬斧鉞奸爲漏網法無錯貸即欲飾辨而無可解說之詞即思强留而無施顏面之地愧汗之餘良心未泯宜其有自劾之疏也其言曰將兩疏簡發內閣要見臣所犯當在何等如係擁戴顧即兩覲如係贊導顧授四

齊如係稱頌顧從罷譴即此自具之罪狀足定今日之爰書而皇上之處永光第如永光之所自處者而已同罪異科摘小過遣大法失其平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乞諭閣臣將前兩疏供實參詳併入逆案惟聖斷處分焉臣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紀綱於此樹名節於此樹人心世道於此感快叅缺一不可者近來諸大臣絕不講求此又功名之念重而君父之誼薄營競之風長而名義之防裂被糾爭辯貪戀不休甘以其身受耐彈頑鈍之譏不復自惜名節其如紀綱何如人心世道何願我皇上急提廉恥磨勵之宜自冢臣始從此逆案一清擇賢圖治而議久任大臣

矣帝不聽

庚午陞周士朴太常寺少卿

戶科都給事中解學龍以民貧盜起請澄清吏治得旨申飭

辛未免朝

兵部左侍郎唐世濟罷以人言屢及引疾乞歸也

授謝三元為錦衣衛指揮指僉事以伊母陸氏為帝乳婦也

壬申加韓爌太傅廕一子中書舍人加李標錢龍錫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廕一子入監讀書以皇子誕生加

張翌明論斬張曉論戍以大同失事也

諭戶部朕以皇子誕生宮中賞賚及在京軍役人等賞賚內外分栝殆盡照例取太倉銀三萬四千兩太僕寺銀二萬兩光祿寺銀一萬兩順天府稅契銀一萬兩進用

司禮監太監高時明沈蔭宋晉王永祚李鳳翔金忠曹化淳各蔭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以皇子誕生加恩也

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專理邊餉山西司郎中葉呈各邊年例歲額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餘兩卽除薊密等鎮節省銀三十三萬餘兩仍議派銀二百九十四萬八

千三百七十兩滿算京邊歲入之數田賦銀一百六十九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兩塩課銀一百一十萬三千一百兩雜課銀一十萬三千一百餘兩鈔關銀一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餘兩事例銀約二十萬兩共銀三百二十六萬五千五百二十餘兩而拖欠相延實入不滿二百萬兩即盡充邊餉已無羸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餘兩薊遼撫賞一十四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兩遼東提塘三十餘萬兩又遼左舊餉改充新餉二十萬兩盡從此出則出浮於入者已一百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五十餘兩矣況內供召買及宣大撫賞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於常額之外者崇禎元

年資内供者二十五萬資新餉者八萬五千今年寧可再爲幾年乎邊鎮安得不呼庚本部安得不束手乎目前作何支持究竟作何底止請勅會議講求長策到臣臣等看得邊餉至今日而匱極矣臣部至今日而難極矣宣大逼迫門庭或撫或勦浩費何支薊密戎伏肘腋旋戰旋動驕蹇難繼秦晉特值灾祲患切震鄰設防設援坐糜何窮而無不求之臣部也假令出入之數不甚相遠臣猶可多方調劑不虞原額之不敷至一百一十餘萬也臣即盡搾括据不過及於額設而止如民運則申飭兵京邊則考成兵近又蹤理塩法覆核民運兵仰藉天威功令有赫積玩積

逋之習漸覺振起然而分内之經營無當於分外之設處不足者仍不足也故崇禎元年發餉過二百餘萬蓋已無遺力矣乃有發過十之七八而責臣部以全完者又有見年全完而責臣部以積欠者邊疆無不以缺餉借口同朝無不以大義相督左軍而右民既以斂怨於地方顧此而失彼又復觸望於邊庭實難無中生有何以在詘舉盈若止因循支撐不能此時另作一番商量使以空虛予府藏以叫號予邊鎮以督責予臣工以焦勞予君父如封疆何如宗社何我朝廷弘治八年計臣韓文因國用不足曾乞勅重臣公同計議隆慶元年馬森奏請令中外臣工各

陳理財之策遍歲計臣李汝華汪應蛟李宗延李起元等俱請會議新餉各有裨益況近日臣部左右侍郎李成名南居益亦既交章請會議矣今日顧以臣部匱乏之情與在廷共見之質并臣部措處之方與在廷共謀之也乞皇上勅下九卿科道約日會議各陳所見或條奏御前或揭送臣部聽臣等細加參酌具覆入告從之

巡撫大同張宗衡疏言竊惟撫之來宣大也一載餘矣他鎮或家有餽遺而大同獨治兵練火器明與爲敵他鎮未有嫌隙而大同夙怨之結新平之恨自插駐新城後去大同僅二百里三閱月竟未近大同一步我固無奈插何而插

亦無奈我何則以饑餓窮乏之去狀挿與我內地無復異耳挿全恃撫金爲命兩年不領資用竭矣兼以巢穴未定半懷携貳東西馳驅勞頓已甚駐牧處草根皆空馬瘦如柴暴骨成莽挿屢屢傳言索看禮索迎風望款不啻望官而我果墮其術中遺以金繒牛羊茶果米麪等無算是挿目前本弱而我故強之挿目前本窮而我故富之我有利不得自利又轉奉以爲利豈不痛哉使挿有纖毫感恩懷德之意可冀日或萬一相安乃往來講折隱然之狀悖慢之詞欺天罔人昧心負義真有耳所不忍聞目所不忍視者挿賞之急於得款尚復狂悖如是轉眼草青喚我多資

前九行加改寄
後四行而字刪
六行為字刪

馬肥人壯為所欲爲其憑陵狂逞可勝道哉伏惟陛下省覽

甲戌兵部左侍郎申用懋疏上防邊十事一發額餉以安反側一併新營以袪虛靡一折班兵以免跋涉一追還官以塞漏卮一杜濫市以消憂隱一禁增賞以杜濫觴一酌召買以安民生一通水利以廣樹藝一定經制以均賦役一恤冲驛以便應付帝嘉納之

吏部尚書王永光疏言頃臣為御史徐尚勳所糾又為南禮部主事王永吉所糾皇上悉為臣暴白而諸加荷皇上燭照生成覆載之恩即斷首穴胸不足圖報萬一顧諸臣

所以恨之深而下石不已者蓋亦有說諸臣所欲用者惠世楊李炳恭史記事也而臣以不次非法借題當議欲俟其論定諸臣忌其持論以平骨鯁難下不欲復出者高捷史𡎺也臣而謂其發奸已驗待用宜先諸臣所擁戴者錢謙益李騰芳孫慎行也臣懲謙益之敗露復奏增減之明倫故於二十六日約會科道及諸大臣公為推薦舉欲稍稍更定細考生平以俟宸斷乃吳姓以名次更改不如所許約束限臣不使入朝遂使陽宿所約閧然退散臣孤行無侶只得罷休嗟嗟臣一腔血誠不過為天下存公論為朝廷惜人才為國家培元氣尚冀諸臣亮臣無他共修職業

後五行在字刪
八行意字刪
末行放字下添願字

一意爲皇上雪耻除兇而今無望矣且切齒怒目妄意臣必翻案加以媚璫坐之矣嗟嗟天道神明人何可厚誣乎且臣平生甚慕文彥博之過唐介凡先後露章糾臣者皆臣起之廢籍欲竟其用世有不修睚眦不計仇怨之人而爲人翻案者哉臣因崔魏當年草菅縉紳其殺戮削奪竄逐禁錮流禍至今未已故欲於持議諸臣除元惡大憝外稍踈一面之網以開自新之路庶息今日已甚之舉可了今日朋黨之局譬之疏通汙流歸於蕩滌此果護奸否乎願諸臣熟思之也臣此疏一出必身爲射的禍且叵測然臣受國恩厚舉朝畏諸臣之兇鋒噤莫出聲而借題求官

者更鼓唱浮言益薪揚沸群情洶洶莫知所終臣復畏禍不言誰爲我皇上言之者臣身隱矣臣言止此矣君父在心社稷在念只得瀝盤托出以告後來一任諸臣前呼後應南唱北和不復與辨矣帝優詔慰答之

四川道御史高欽舜疏言大計在僅汰庶僚拾遺乃及鄉寺巡撫至重典也閒嘗一二亦暫示寬政舉無長擬爲安者若謫之太多竟以拾斜爲飄風矣大僚初劾即屬輿論不孚奉身而退固其所也一再慰留示抑示恩意禮未有言去不去者若謫之屢屢竟以引乞爲故套矣從來拾遺所謫仍當乞歸被劾者辭至再三亦得允放皇上即賜退

斷以全大臣者勵庶明天下喁喁望焉帝不聽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疏言從來遵化臺軍營兵南兵每月一兩五錢北軍每月米一石正折銀一兩其新設營兵昨折每一兩五錢本色米五斗有馬家丁每月二兩三錢五分無馬家丁亦一兩五錢犒賞豐腆北兵已嘆不平而相沿日久無隙可生使其按月散給錙銖不扯亦可相安保聚乃撫臣許以月給見糧讓捐舊餉三月以明與順諸軍利見糧而畏追持已諸讓兵第三月之外尚欠五月稱貸候償餉司自稱到任以後分毫不欠撫臣以見月之外挪難雙給諸兵絕望始離信索餉兵初孫記莊等營於正月

討餉比時軍少易給賠借一月各軍喜而歸伍嗣後各營鬨風倡煽於是東避兵榆木嶺白羊峪援兵營於二月初三日集遵化門外薊州兵備徐從治總兵麻登雲曉諭歸伍許以餉到即給各軍泣退數里比時未有忤形也塞外諸部落乘虛掠羅文峪四村各軍回戈遂得出口薊州兵備遣兵數百防守此時尚可撫而剿也而撫臣不為初八日復集西門五里外伐木立寨擇南兵一人為長服蟒竪旗大書赤心報國飢軍設粮八字有忤形矣然須易焰常軍民雜處此時亦可撫而剿也而撫臣不為誤聽千總置毒飯泉中以致民起而毆軍起而於憤憤疾視思得潘中

軍而甘心焉於是要索全餉給過三月尚未許退今新餉將至勢不完給挾讐求赦以防歸伍之處乃又其所必至者其中細目有謂撫臣厚養家丁自衛因清汰薊鎮五百名者有謂各營一月上班無糧散給遲至半月衣鞍弓矢俱已典盡者有謂十二月二十八日每軍重給新錢九十五文正月二十五日放糧見班得銀一兩下班四錢六分而各將領每軍扣銀錢之半賠送撫臣補還錢數以取媚者況數十年來邊軍月糧每兩除折耗止得九錢五分其領餉道路之費及掛號雜用俱係稱貸得糧則按利扣還兼之過客往來夫馬轎杠之類皆於營中推取諸府佐受

委查驗及書辦門役長隨常例每營不下百金皆於月糧取扣又鎮撫將領一切雜費無不取給於月糧大以月糧一兩之微種種剝取所餘幾何飢寒困苦面鳩形鵠行路之人為之流涕撫臣獨非人情膜不動念也閒居則撫育非法臨變則誤聽匪人不諳機宜教猱升木實開之釁所當解任聽勘者也得旨王應豸已經革職聽勘員缺速推以聞

乙亥江西道御史饒京疏言邊兵鼓譟不盡由於缺餉皆撫馭非人剝取削日甚所致若因鼓譟即為發餉恐開鼓譟之漸帝是其言申飭所司

74 B13

兵部職方司郎中方孔炤以召還郎中余大成不便一署二官請解任以專職掌帝不許

吳淳夫李夔龍論斬

丙子總督王象乾與插部定款議每歲新賞銀八萬一千兩

丁丑陝西巡撫劉廣生疏督糧參政洪承疇請加銜久任從之

總督漕運李待問以袁耀然之糾引疾求去不許

賜熊膏祭塟

戊寅曹欽程論斬

薊州兵變以索餉也

三邊總督武之望卒

辛巳吏科給事中劉漢儒疏言忤璫廢黜諸臣宜盡行起用帝不聽

逮薊撫王應豸以廵關御史方大任糾其剋餉虐軍也

臺兵缺餉鼓譟結營圍遵化不散帝怒察勅大任體訪致變緣由大任微服以往得應豸剋餉虐兵諸狀及道臣孫從治慰諭已將解散而應豸投鴆毒於餅飯之中欲盡殺數萬之命因之定而復亂帝怒遂逮應豸

户科都給事中解學龍糾王應豸剋餉激變及魏璫私人等語帝言應豸剋餉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黨所私知之

壬午薊遼總督俞安性奮兵變首惡丁科等九人請正法以肅軍機帝從之

倉場總督户部右侍郎南居益等疏言九邊要害半在關中故芻餉之需獨倍他省邇因宇內多事司農告匱延綏寧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去歲關省荒旱邊方斗米四錢軍民交困嚣然喪其樂生之心窮極思亂大盗蜂起劫殺之變在在見告迄今青黄不接狡黠逃丁互相煽動

帶甲鳴鏑馱砲控弦者千百成群橫行於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韓城蒲城之間百二河山危若累卵皆由飢軍鼓譟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應養成滔天燎原之勢遂至不可嚮邇今欲勦賊必先稽雜伍之軍欲核軍必先給積逋之餉餉如不足則枵腹荷戈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撫鎮又安能制此洶洶驕悍之卒哉今撫按焦心苦思謂非發三十萬餉必不能濟目前之急但歲今春運到者尚稀點金無術而救焚拯溺勢難稍緩惟有截留逋餉一著為權宜之善策蓋京運有應解臣鄉之餉臣鄉亦有應（解）闕門之總（餉）是朝廷金錢合無將臣鄉崇禎元年二月逋

餉紹二十萬兩以充三鎮之餉於京邊內應發三鎮者扣抵前數以解關門銀既可以早完數亦足以相當一舉兩得無有便於此者户部查外解貯庫者再發十萬兩共湊三十萬以給三鎮吾變之兵庶可禰脫巾之禍臣等與計臣畢自嚴面相商確咸謂舍此别無他着不然涸轍之魚已寓西江之水難待淆函以西且潰敗而不可收拾關中一變川蜀晉楚俱為搖動天下事尚忍言哉章下所司

甲申原任吏部侍郎顧起元卒

原任吏部尚書余茂衡卒

宣大督師尚書王象乾疏言頃者插部穴關剪除其類殆

書有地數千里有衆數十萬要求市賞把我雲中若扶弱鋤强整兵大創豈非千古快事乃蒙我皇上不以臣爲衰嬌責之撫禦臣一面整備詰戎一面相機操縱亦不能（意）遽款也既而勞劇病危連章求代遼撫使來叩又蒙皇上屢諭勉留命撫臣暫署督務道臣代理文移容臣專心款撫假以便宜不從中制臣一息尚存敢忘祇畏且言路條上方略或言地近京陵早宜安戢或責臣大義款局宜究而督臣袁崇煥書來毎言西靖而東自寕虎不款則東西並急而中外困兵窘時度勢共抱隱憂而臣近計宣雲則訟歲飢軍民久愈遠蓄海內則征輸災祲物力已虛加以

咫尺甘泉烽虜易達邊圉多事書忌再制正醫家所謂急則治標而邊事當權宜用款之日也謬以羈縻一日可整暇一日即戒備一日我備既飭彼不得不款雖爲通變之謀實亦久安之道臣用是不惜萬死罪觸以見挿使與以志順撓以禍福及此塞有期臣又申諭道將撫餌以馴其掎尾理折以鄭其無厭蓄仰遵屢旨兢兢酌量權宜用款而大同撫臣張宗衡與督同差官以往不一而足正月間再疏請舊賞移邊賞所以計款者亦無不盡之心其講款情形鄭經塘報兵部題知外本月初七日分巡冀北道宋統殷經兵王收民中軍副將曹鳴雷中路參將孟古哲於

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初五日止與挿使刀兒計田華需氣等多方講說新賞初索四十萬餘既索二十六萬七千後講定一年一次共銀八萬一千兩初六日又講卜衣市賞初索十年漸至三年後講定一年將來俱照成額其例賞鞍轡馬匹撒袋弓箭應用表文在順義舊印已不准用新印未有名封不候奏請須給令次權進白頭表文達賞不求移給東湖市口尚未許定來使稱願說誓攢刀隨倘順其情即曰受款又宴待我出口送禮官軍俱於次日伴送進口款遂成矣夫挿勢至橫挿欲甚奢僅賞八萬一千兩就我戎索此仰藉皇威之遐暢聖斷之堅持也舊賞原無增減

止量臧止量補一年已遣表貢稱臣所議者用印一事彼來封順義安得冒以用之至請封換印彼求我非我求彼也若允貢之急請則反褻尊嚴合無准其市賞而後封印信穗其來而名之遠賞自應遠給但賞爲國有業本旨許臣通融酌議似應姑移於宣之張家口用彰皇上浩蕩之恩以完三鎮久安之局非既報款怨撫臣張宗衡貽臣二揭一言款費之可惜一言用戰之乘時又市口抄到傳牌二面大略謂表貢名份所關本院爲政各官安得擅主如無表貢及多許年分者定行參處款如不成本院獨任其責無與各官事又云撫部語言悖謬講款有褻國體即時

時嚴閉市門任他狂孽本院自有調度皆慷慨激烈聽者吐氣强兵制挿實得臣心但請折息然挿人嘗態其鷙伏邊頭如有搶襲彼必不輕至皆事理也之易者狼子野心安能終保無變獨此舉謀之歲月有成言矣口血未乾遽示不信則痛臣仰遵明旨便宜操縱方就緒而復紛之坐致決裂臣不忍也奈臣病危如風燭又憤甚矣本院爲政撫臣有言則各官處此兩難互相觀望誰力任而終圖之勉强調停臣不能也且挿既修盟便求領賞日環市口日有浮責利害轉關捷於影響雖臣日撟廳啟賞無不遲回顧慮持而不決款不成款戰不成戰豈不兩悞耶乞皇上

勅廷臣卽日會議專任撫臣謂如可借款修備則仍著爲駕馭以圖三鎭之安撫臣之忠也臣之遠計也謂必乘此可圖則須早絕威建千古之烈撫臣之功也亦臣之夙願也得旨借款修備祖宗原有故事張宗衡會請速發撫金以就款局今忽異同卿就近商確畫一以重封疆所司知之。

崇禎長編二十

崇禎二年四月丙戌朔帝親祭太廟

免朝

兩廣總督王尊德上粵東事宜四事一有司勸懲宜力一海防重任宜擇一將領選用宜慎一賊棍窩主宜察章下所司

大清遣兵至鐵山襲劉愛塔兄弟及王得庫等平遼總兵毛文龍以聞

左都御史曹于汴上申飭巡方八事一肅憲體一倡儉素一廣咨訪一別貪廉一省罰贖一重民命一飭武備一興

教化得吾申飭

丁亥山西道御史田時震論兵部侍郎申用懋人言屢及僉佞可鄙請速罷斥帝不聽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近日揷部款成撫臣張宗衡有惟此時可以圖揷一疏臣初讀而壯之既而恭誦明旨戰守乃禦邊定著揷即受款豈可弛備張宗衡既知款不可恃當實圖簡練揷犯則銳師堵截無以成敗藉口揷不犯則嚴兵固圉勿以僥倖啓釁朕總圖實效無取空言督撫道將等官宜悉諭此意大哉王言今戰守款爲一局計無出此矣接督臣王象乾款事既定難務一揭云宗衡傳牌

市口移會總鎮貽書督臣種種舉動謂插賞窮饑無奈我何不欲指棄新盟決一戰者臣未敢以爲然也何則師直爲壯曲爲老匹夫不可失信於他人況堂堂天朝既已許欵既已畀賞而無故反戈此之謂失信君子不扼人於險況天朝舉動乎兵法所謂攻饑者謂敵在虵張豕突之日而言耳插受欵已半月而突乘其獘此之謂無名我既寒盟彼又獸攫彼即歸饑我非宿飽宗衛郎欲戰尚須京營馬一萬五千匹此一萬五千匹能五至乎尚須一切賞金數百萬此數百萬能頓具乎此之殊勢撫臣以爲報新年之恨而欲戰也嘗言於去年五月以爲金錢可惜而欲戰

也嘗言於今年三月若今日則方具成謀先開破綻此之謂後時然則戰可已乎曰有待也賞額定矣額定而再有奢求戰未晚也欵告成矣欵成而傷我戍弃戰太晚也開市納馬兵價高馬瘠令之不穩戰未晚也不爲外藪勾引引別部潛行作亂戰未晚也若曰何不以此養壯士而資盜糧此時不乘無時可乘等語恐非老成持重之謀也蓋兵陰符又說道宗衛果能戰且當秘而不言使掃不我疑不我備而後戰又先葺墻堡峙芻糇歛人畜使我无勝而不致索何以五月無糧之軍僥倖於一擲乎或曰此恐事不成姑先言之耳夫欵不足恃三尺童子亦知之明旨嚴

兵固圉自是不易宗衡豈以鬚眉男子懷此鬼蜮之腸理此脫卸之案哉臣知其或不然也乞皇上勅下撫臣張宗衡令日且完欵局實修戰守務使戰守之具完而撫不敢不欵勿二三其說以渙共事之心勿徒張虛氣以滋敵人之口至於督臣年老別開廷臣萬不容緩又不待臣言之畢也帝是其言勅督撫定議以聞

己丑大同宣撫張宗衡疏言茲見撫賞新者八萬一千大同兩年二十四萬山西兩年十萬宣府十八萬遼東兩年四十萬總計共百萬兵念國家當三空四盡之時各邊京運每次或三萬或二萬望者眼穿發者心碎蓋措處若斯

之難也今突舉百萬以款插也何故謂不款之能患我耶自臣抵雲以來九閱月矣插駐歸化城去大同不三百里屢屢傳言索禮臣但置若罔聞未嘗講一款字插亦未敢近大同一步然則不款亦何害於大同哉謂借款方可修備耶大同合火藥造砲銃演習軍士整理器械葺補邊垣何嘗一日不修備插亦何能禁我之不修耶以插之疲甚餓甚窮甚臣方恨蓄患並至之地不克爲所欲爲請砲請馬請金錢百呼百不應而忽睹此纍纍百萬如流水之去而不還漏巵之盈求無期臣焉得不痛憤無已手撫插何如撫軍資插何如剿插臣私揣時勢機會斷應如是做去

而時局斷難聽臣乞賜罷斥得旨乘款修備張宗衡不得
請告部覆所司知之
辛卯存問原任大學士劉一燝
兵部尚書王洽等疏言巡撫王應豸中軍潘立勲麻錫爵
倚仗兵變索已夙憾殺及良民乞提問正法從之
河南道御史鄭宗周疏言聖明在上濟濟盈庭豈患無才
乃祖宗朝何以有餘而今日何以不足如臺臣梁子璠請
汰冗官之疏則凡不急之冗員宜盡罷也臺臣毛羽健應詔
救時之疏則凡無名之冗費宜盡裁也天潢派衍祖税不給
覬俊之典弘開而不億之供難繼親親仁民較兵餉更為

喫緊何廷臣置之不講于縻軍結局無期顧困獸耳勝之不武況深箐曲洞猝難得志而徒糜無限之金錢何如罷兵養銳度外置之來則拒之去則不追不言勦亦不言撫徐以觀其變陰以伐其謀而獨以其全力注之邊疆乎東江一旅牽制祇屬虛聲島師毛文龍屢有侈斬臣亦未敢遙度但其兵數自稱十有五萬而道臣查核止有二萬八千即兵可不論而餉不可不清科臣王猷會具疏糾之而今何以遂不可問耶古稱海內殷富莫若漢文帝賦稽之史冊躬行節儉遂爲千古賢主我皇上澣衣菲食豈漢文敢望惟是皇上軫念封疆憂於形色且召對諄諄無一事不

恪奉祖宗之法朕內府中或有積之無用而折之有益者又或有原爲濟邊之需而今充賞賚之用者當此兵民救死不贍之時或量准改折或暫借通融待邊患稍寧陸續萬國惟上所命亦救時之急著也帝不能行

壬辰兵科紏事中陶崇道疏言臣條奏縮兵就餉一法謂可絕流澄源而當事諸臣碍於情面令邊臣自行清核邊臣行之將領將領行之偏裨一紙四文便足了事蓋聽裁兵與握兵者不肯有十不欲即賢者亦有十不欲何則兵多則餉多便於侵匿也兵多則人多利其逃亡二也兵多則數多難於查點三也兵多則官多易售情面四也兵多

則將多易來催進五也兵多則耗多便於買閒六也兵多則事多易坐曠役七也兵多則馬多易藏倒斃八也兵多則匠多易充造作九也兵多則力多易扶　十也一曰恐為敵人所欺二曰何以為萬全之計三曰不便更張四曰易於耗休五曰寧使充然有餘六曰慮散兵為盜七曰全盛之世豈便虧此八曰不便爭抗九曰缺餉亦屬故事十曰我不可為首使各鎮歸怨此賢者之不欲汰者也今賢不肖皆不欲汰而我使之汰彼各言不可汰而我遂不汰則餉何時足乎臣請司農查一年所入之數照各鎮近年所清之數而遞減之減至於實數相符著為定額令於

各鎮司汰亦止此不汰亦止此斷然行之臣見有六利焉邊臣見養一羸兵則費一實餉利在不敢不挑選少一壯士則多一隱憂利在不敢不足額以寡爲衆利在不敢不團練金錢有限利在不敢不權衡餉外無兵利在不敢不澄汰不得藉口軍機利在不敢不擔當臣故願皇上之斷然行之也帝是其言勅廵按御史會同督撫查議以聞戶科都給事中解學龍上足餉十六事一裁京邊二操虛名每年可省數十萬一各省紙贖罰穀盡行解京每年可得數十萬一汰文武冗員一清地畝侵占一開墾民題授冠帶之例一監生納銀三十兩免其坐監一京師七十二

衙每衙留班吏四名餘盡裁去一勳戚賜田暫捐三年田租以酬恩眷一清州縣牙稅一各關贏餘宜輸公家一各省書役許其加納考職一畿南有捲稍銀每縣一二百兩不等合計天下可數十萬宜盡令解京一各布按衙門上納農民應盡輸公帑一崔魏之時借殿工題授冠帶者合已選未選幾至七八千人有已選州同者矣未選者捐銀八百兩方許其選已選者追一半入官餘俱裁去以清吏治一開西北水利帝令會議以聞

以徐光啓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太子賓客如故

加李邦華為兵部尚書以幸學加恩也

以熊明遇為兵部添註左侍郎以程正己為兵部右侍郎

以魏雲中為兵部添註右侍郎

起陸彥章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陞程啓南為通政使司通政使

以王元雅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起張論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以王沆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陞侯恪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陞沈惟炳太常寺少卿

陞呂維寧添註太僕寺少卿

陞蔣允儀添註太僕寺少卿

起蔡思充為南京太常寺卿

陞解學龍為吏部主事

陞喬若雯為吏部主事

陞四川按察使張國柱為本省右布政使

以楊麒充總兵官鎮守陝西

刑部尚書喬允升四疏乞休帝不允

禮部尚書周延儒以人言求去帝言周延儒召對納忠直言招忌朕所鑒知寄身荒院潔己自遂如大義何其即出

視事以副眷懷

癸巳以姚希孟為日講官

贈趙南星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甲午以楊鶴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

以張瀚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刑科右給事中劉懋疏言令天下州縣因於驛站者十七八矣臣世居衛遠兩令衛縣曾備悉其弊為調停之說者不過曰加增工食曰僉派里甲曰官為顧養曰里甲幫貼夫民窮已無可加民愚又非所習私幫而奸棍恣飽其貪

則明攫者十一而掎攫者十九也為禁革之說者不過曰查勘合牌票革需索冒濫禁枉道旗吹夫假牌需索等弊皆仕途之强有力者也貽害在民情面在官即三令五申亦止行於良涿良涿而外束高閣矣即以臣縣言之初馬止三十匹每匹工食銀五十兩漸增而馬五十匹工食增而八十兩再增而一百兩一百二十兩又增而一百六十兩而驛益困其故何也按國初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夫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遞錢糧非為有司行李往來設也大臣以禮致仕其不馳驛可知也撫按欽差行部始給脚力非欽差其不給脚力可知也今自京官及司道州縣何官不

借勘合何役不討火牌且以私牌私票橫行不絕幾於天壤間無不驛騷之人其中不仁貪官馬動以六七十匹夫動以二三百名而差役無藝之需索無情之凌辱又不與馬奈何驛不困而民不逃也臣以調停不能禁革不止直捷一法曰裁之而已馬自飛報軍情齎奏撫按章疏傳遞撫按緊急公文而外所夫自抬送上供物料給邊餉糧而外大臣以禮致仕京官奉命差遣有勅誥等書者量煩簡大小各應給馬幾匹脚力幾頭槓夫幾名註定名數不許濫加自非照者京官外官給假告病罷閑等項俱不得私遣牌票違者計夫馬數追贓坐罪其各驛馬所夫照太原

有工食每十匹載六匹每十名載六名規則一定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窮於無可索縣官雖欲曲意奉之而窮於無可奉其裁去夫馬工食銀兩總計若干或全留以寬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餉則驛遞免騷擾之苦而國與民亦受涓滴之利計似無便於此者得旨舊制驛遞原為奏報解送奉差及大臣以禮致仕與奉旨馳驛者方准應付近來一槩濫及屢禁不遵本內奏騷擾困敝情形深為痛切將劉懋改為兵科專管驛遞事務懋即同兵部確議將前項應付无不可已者酌定項款凡勘合火牌兵部內出者經懋掛號發給撫按外來者聽懋驗號註銷其洗改枉道多

四行民下添力字

多填借用及自遣白牌等一有發覺本官及地方官承行者拿問重治仍設法責防不時糾參年終該撫按將各縣驛應付夫馬數目類報部科駁查每年節省若干即將額派工食照數減編以蘇民劉懋既受此委任當悉心振刷務合兩疏十分減六之議俟一二年弊清數定破格優擢不得牽狥情面食言曠職責有所歸

乙未原任浙江道御史今丁憂徐卿伯疏言川貴總督張鶴鳴進言相誣乞覽歷來章奏曾否有疏參督臣曾否兩次參王三善曾否倡言安酋當撫而不當勦再查督臣當日參為藺酋出揭辨冤疏有卿伯名否及督臣疏中所列先

帝大怒擲疏一段有無成案應可剖明心迹洞悉情僞疏入報聞

江西巡按御史范復粹上有司害民六事一那移之弊相沿一起解之批未消一包兌之弊為害一衙蠹之奸未剪一佐領之官未束一贖罰之科甚濫得旨申飭

起朱世守為刑部右侍郎

補杜詩為湖廣左布政使

丙申英國公張惟賢等救逆案論斬豐城侯李承祚不聽

丁酉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少卿呂維祺因會議足餉條上應清覈者五事一屯田塩莢錢法一各關稅課一事例一

一殿工存剩磚木一有司生祠變價應折價解者三事一積穀一俵馬一河工節省應裁省者五事一公費贏餘撫按等官役一邊鎮書廚廚養等役一冗員一歉收零數應催解者二事一外解至不宜慎選儲司一文移往返動經累月章下所司

授陳演為翰林院簡討

陞張鵬雲兵科都給事中

陞元默吏科右給事中

陞劉漢儒兵科右給事中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少卿呂維祺請行鈔法

原任總督貴州楊述中疏臣一介書生知能淺薄蒙皇祖畀臣撫鄖之任適屠酋叛蜀臣著微勞又值安賊蜂起黔城火困命臣總督黔事臣念桑梓剝膚仔肩任重疾驅就道比抵鎮遠黔城圍解臣與撫臣王三善按臣侯恂往復商確治餉治兵期滅此而後朝食時安位母子遣漢把袁詔劉光祚等乞撫臣亦以朝廷威福再三折辨已入我絲綁押至省城候撫按議妥而後允行二臣並移劄邀臣進省受降迨臣至省而撫臣之議稍變封疆之臣甘若相調何敢以異同介意也及撫臣一意進剿臣壯其氣而虞其輕一面練兵積餉以資進發幸入大方幾成蕩平之功

不意班師在途撫臣落馬遇害報聞之日臺省諸臣有參臣不及援應者奉旨回籍聽勘崇禎元年九月內兵部確查川功奉旨楊述中遇卿二員缺起用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臣自惟鋒鏑餘生支離病骨何敢復生妄念忽於十一月內科臣許譽卿參臣漏網濫圖起用及至召對則云王三善進兵失方二十日聲息不通楊述中不發兵策應奉旨九卿科道會議及接吏部等衙門會疏謂臣當貴陽殘破之餘移鎮平越及三善懸軍深入實乏聲援是妨功害能之意明以三善爲祇注而全軀保妻子之心先藉平越爲金湯共事封疆而臨危不救身在局中而袖手旁

覲請移撫按核實奏聞得旨依議臣惟默省遠在天末臣事已隔五年不惟不能備悉於宸聰亦且不能盡諒於在廷諸臣也臣之苦情非勘不明既經咨行撫按必能一一指實為臣分剖此臣覆盆見日之時矣第當日撫臣入巢臣先後分遣各路兵馬以為聲援及班師被陷驟出倉卒移鎮交代俱有日期事關軍旅頭緒多端若非詳細上陳臣一腔熱血何以仰達天聽再簡備勘舊蹟另開伏惟至明鑒宥章下所司

戊戌陞謝陞為太僕寺卿

陞王業浩為通政使司右通政

陞郝土膏為太常寺卿管光祿寺少卿事

補張光緒為河南按察司使

賜祁伯裕祭葬贈太保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疏言太祖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夫不費之兵何兵也即今各省直之衛所軍是也客軍皆轉餉衛軍獨屯田民田皆起賦而屯田獨守粮此即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法至深且遠也成祖文皇帝遣英國公率滇黔川廣兵征黎季犛又調兩京及山陝山東湖兵自將討本雅失里此衛軍之調見於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馬昂之討瀧水猺韓雍之討大藤峽衛涇之討

西寧酋沙把白圭之討襄陽賊劉千斤程信之討山都掌蠻鏜之討惜爾苗潘之討思恩酋岑信郭文盛之討香爐酋阿傍李化龍之征播州酋楊應龍凡此皆用衛所軍也然則衛軍何常不征調乎永樂十二年成祖自統京營兵出土剌河擊瓦剌宣德三年宣廟自領鐵騎出喜峰口擊兀良哈此京兵之出征見於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正統九年成國公之禦太寧朶顏成化二十年余子俊之討亦思馬因弘治十八年保國公之鎮宣大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擁衆北向陸完馬中錫之次涿州嘉靖三年土魯番犯甘肅金獻民之出蘭州凡此皆用京營兵也然則營

兵又何嘗不征調乎不意廢弛至今　祖法蕩然京營之兵泥於居重馭輕之說久不從戰既臃腫而無所用驕悍而不可使矣衛所之兵又復因噎廢食有警不即調發乃更別議召募噫至召募而尚可謂有長策乎夫衛軍之食屯粮即猶京兵之食月粮也千日養之一日不得其用斯已成贅物矣且既不用其軍便宜征其屯粮以養募兵而乃不征不調祇知向窮民中議加兵之粮不知向衛所中尋食粮之兵則亦甚失祖宗立法之初意矣故今日而講足食惟有去客兵用衛兵之一法用欲衛兵惟有清屯田之一法乃屯田至今日而又弊極矣軍士利於屯田之去籍

可以免若任也則私相責豪右利於屯田之無賦可以免征輸也則私相買嘗軍官利於軍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也則一任其私相買賣而莫肯追補經此三弊屯之存者十無一二矣以陛下之精明誠於軍屯一事專委各省兵巡道久任責成勅令於凡軍丁之逃亡者鉤攝之故絕者項補之凡屯田之典賣者追還之隱占者嚴核之每歲巡按御史以所清數目同舉劾方面有司疏回道伏命一同具奏分勤惰功罪遇有征調即令兵巡道同該衛所掌印指揮官提押本兵赴營聽用其押兵指揮中有韜畧嫻熟技藝精超者即以調來本兵給令統領如此則軍既赴調

本衛操粮便可取作營中月粮兵有定額餉無虛冒其利一也人有籍貫逃亡可稽其利二也各自顧其父母親戚不敢瞋目鼓譟其利三也各自認其原領官將不敢彼此參雜其利四也操練有素臨敵不至股慄其利五也一舉而五利具焉高皇帝所謂百萬不費一錢者即不能盡行其法庶亦不至盡廢其法乎章下所司

庚子帝視朝

督餉御史錢士貴上覈餉六事一立循環以覈考成一定期限以程勤玩一均功罪以別勸懲一禁借貸以清餉額一催奏解以覈雜餉一核遺欵以濟缺額章下所司

陞陳良訓吏科都給事中

辛丑河南道御史鄭宗周條上三事一曰謹徵二曰起廢（劉宗周李瑾宜用）一曰納諫章下所司

陞魏光緒為順天府丞

壬寅陞鄭宗周太僕寺少卿

陞呂維祺太常寺卿

陞劉懋兵科左給事中專管驛遞

江西道御史饒京條上籌餉三事一追馬宜顧實數一銷黃宜查冒破一餉司宜裁章下所司

吏部尚書王永光等疏言臺臣吳甡有朝廷除奸一疏臣

等議謂處逆案一原議計前處分忽於正月廿四日皇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命閣臣韓爌等院臣曹于汴同臣在閣詳閱又於二月初九日再奉聖諭乃刑部尚書喬允升同臣等依律條處定案其各逆罪狀依律議擬列款疏請見今奉旨處分不敢再贅外至疏內加銜加蔭濫被恩施殿工邊工尚需嚴核最可恨者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徼橫拜之恩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寧錦叙捷閩講告成三讓之國等項濫銜冒銜中有現在紅本處分先後裁汰及未經處分秩蔭如故併察處聽降曾蒙加銜者一併列名其陞遷埋沒捷索未盡者無論已辭未辭

巳汰未汰者臣等仰體皇上澄清之意盡行削除各立成案永杜欺蒙庶徹底肅清鑽營無路矣

內簿加級削去者四十三人

王國相　王道元　曹　櫻　王公弼　許如蘭

金元加　張泰階　陶爾德　楊所修　楊維新

朱童蒙　韓繼思　尹同皐　郭允厚　李春燁

陳爾翼　郭興治　王鳴陸　陸國璋　何廷樞

丘兆麟　姚應加　張　樞　曹守勳　侯　恂

吳　甡　錢士貴　蒲秉權　盧時泰　傅宗龍

劉述祖　溫皐謨　楊維垣　張汝茂　蘇　琰

王政新　劉其忠　劉之待　宋禎漢　鮑奇謨
陳以瑞　陳世俊　鄒昌魯
寧錦加銜并廕襲削去者七十三人
魏廣微　王之臣　馮加會　霍維華　郭允厚
蘇茂相　李春燁　崔呈秀　楊夢袞　薛鳳翔
孫　杰　張　曉　曹爾禎　張我續　吳淳夫
許可徵　張國瑋　郭興言　李魯生　陳維新
陳　序　倪文煥　卓　邁　梁夢環　劉　徽
田　吉　吳鶴祖　馬時行　苗胙土　王　揖
郭　廣　王登三　劉加遇　單明詡　林鳳翔

周鼎　諸魯縉　梁廷翰　郭捍城　劉庸民

苗思順　曹爾材　孫延洞　畢可嵩　蔣茂淅

葉寀　閆鳴太　黃運泰　郭尚友　秦崇煥

劉詔　畢自肅　王應寶　張春　喬巍

張元芳　方岳貢　和丁朝　陳調鼎　孫允傑

李之茂　辛思齊　張志芳　韓爭春　萬民懿

崔及第　蔡祖呂　李尚德　趙廣蔭　張珍

劉夢龍　蘇涵淳　趙宋儒

殿工加銜并蔭襲削去者二百九十八人

薛鳳翔　崔呈秀　孫杰　楊夢袞　吳淳夫

周應秋
房壯麗
馬應坤
袁承恩
原抱奇
田進陞
駱養志
郭如楚
張　曉
呂純如

郭允厚
張承爵
王子龍
唐尚忠
黃維先
李　蕃
田弘慈
黃克纘
曹爾禎
趙　綬

曹思誠
楊余洪
邵樹德
丁紹軾
朱國詔
喬　煒
王　頻
白所知
張我續
劉遵憲

蘇茂相
周國興
周承禹
張載徵
李　桐
郭時泰
吳彥明
范濟世
霍維華
王之臣

李春燁
王世美
王贊讚
楊振龍
唐康際
沈　諆
馮加會
董可威
邵輔忠
王之采

袁可立　馮三元　陳維新　郭興治　王鳴玉　倪文煥　汪裕　張文熙　梁炳　智鋌

閻鳴泰　呂圖南　許可德　楊文岳　張樞　陳王庭　何可及　李應薦　安伸　杜汝懿

許宗禮　張文郁　李魯生　張惟一　何廷樞　蘇兆先　陳朝輔　李思啓　李應公　武獻桓

劉廷元　張九德　楊維新　段國璋　王珙　邢紹德　趙蔭昌　曾應瑞　王大年　郭廣

李夔龍　郭興言　楊所修　潘士聞　張素養　王時英　汪若極　袁鯨　晏春鳴　單明詡

孫際可
喬若雯
程維謨
莫在犇
張福臻
郭文衡
袁愷
雷國禎
田大本
林國威

樊一衡
王登三
周昌昌
張忝
蔣覲
馮運太
王毅錫
周迆
馬維陛
蔣武淅

陳懋德
劉加遇
張若銘
蹇三韓
劉席氏
陳殷
范鈐
葉寧
徐四岳
吳道隆

戴東旻
潘曾紘
鄭忠蔭
董象恆
朱本吳
湯齊
徐伯徵
孫延洞
李世英
曹爾村

黃鳴俊
楊嗣極
張爾加
祁承煠
苗思順
楊維和
許觀吉
蕭震
吳國禎
蕭魚

金肇允
白受采
袁一鳳
范文源
畢可芳
王之柱
田吉
喬光祉
白太始
宋永太

傅國俊
吳炳
劉存鳳
唐昌世
李思紛
董志稷
劉玉安
費兆元
龔翼明
張杲

陸之祺
趙濂
張明昌
方淑灝
聶慎行
熊膏
陸厤全
岳駿聲
黃麟文
袁志學

祝邦耀
章應望
張拔顒
沈太詠
李精白
黃翼登
高習政
沈自彰
趙維新
許用賓

王陞陛
蔣友鵠
史應選
稽相琦
李從心
林宗載
白儲璐
蔣一聰
魏持衡
郭希禹

江集鳳
鈕應龍
吳翼儒
温如春
吳道亨
范國俊
聶士選
劉之肅
何詩然
陸國相

李若澍
楊崇善
楊永安
韓伯蓀
韓存仁
劉加善
曹爾朴
李維幹
楊　元
李龍躍

祿有根
楊東正
汪宗德
雷時震
姚啓聖
何其勍
劉之震
支仲謀
翟鳳翔
韋時震

徐　溶
王　堪
汪裕德
馬應圖
孫　輝
閆大紀
張懋賞
劉承業
陳光祜
陸雲程

盧應時
范文齋
陸從文
橦有棟
胡永光
何清然
姜繼鉁
羅士龍
吳中德
王一鵬

陳守正　王　詔　朱應鸞　龔震春　張守登
戈承科　戈豐年　賈良棟　周　蔭　戈近亨
薛永明　楊邦慶　徐祖健　張明瑞　戈齊年
張光祥　董　芳　周士建　潘國祥　朱尚樂
戈繼武　朱繼忠　張凌雲　陳大同　吳師禹
劉福遠　白　衮　齊至明　楊可棟　侯　倬
鄭一鷁　張　萌　孟　琦　李一本　張煒然
胡拱辰　陸陞彤
潘封叔錄削去者六十一人
房壯麗　李從心　郭尚友　劉　詔　李精白

張鳳翼
何可及
盧承欽
徐四岳
安受善
熊高
王化行
王振祚
石峯詣
王良楊

孫織錦
卓邁
龔萃肅
顧民君
志稂稷
沈珣
周太時
楊廷槐
王建太
張兆曾

黃運太
宋禎漢
許其孝
趙源
劉錬
陳龍光
劉業榮
曹守勲
謝宸
司延疆

倪文珙
李著
黃憲卿
周廸
宋國盛
曹文衡
張維世
丁魁楚
劉存慧
張元弼

陳朝輔
徐卿伯
范珍
王之柱
梁應澤
寧之翰
李来
梁廷棟
樊時英
宋士中

季累加　連　躍　傅茂良　符文光

癸卯山東道御史毋翀元糾工部都水司主事陸澄源不宜指東林為黨以誣正人宗室庶吉士朱統鈽為畫臣任贊化所糾改中書舍人不宜同贊化降癡吭吭置辨且稱溫體仁周延儒為名流疏入報聞

贈朱廣為太師孫朱魯伊中書舍人

補給原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高攀龍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加贈太子太保右都御史楊漣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右副都御史左光斗原任應天巡撫贈兵部右侍郎周起元原任太僕

寺少卿贈大理寺卿周朝瑞原任左春坊左諭德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原任吏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魏大中原任河南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袁化中原任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李應昇原任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萬燝原任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尊素原任四川道御史贈太僕寺卿夏之令原任江西道御史贈太僕寺卿吳裕中原任陝西按察司副使贈太僕寺少卿顧大章原任直隸揚州府知府贈太僕寺少卿劉鐸誥命

刑部尚書喬允升鞫王應豸以單詞無對堅不承服請查入贓實數帝責以應豸侵餉剋軍激變辱國擅毀軍器鑄

賊偽出詔旨欺衆部科廻閣參疏有據便可研審斷罪不肯為國伸法奏請行查蹈推諉故套乞升疏言法若天下之公也執法之吏天下之平也故刑名一事尤重之以台臣評臣之以寺臣明于讞決惟允非臣一人所敢私非臣一人所得私也王應爵一案自干法網難逃天鑒即激變一節耳目甚彰臣何難立按於法以重封疆然事關錢糧必查勘參宗若何剋扣軍餉必查勘數目若干載華一營必查勘人贓若干偽出詔旨必查是何詞語必一一查勘明白然後可成讞案定爰書服應爵之心即後之人不得以應爵藉口是為重刑獄示畫一於天下刑一人而與天

下共之者此也臣非敢寬之也皇上責臣不肯爲國伸法弟臣爲執法何敢寬縱一人況馬齒已邁指日去國之人何所顧慮不爲皇上明罰勅法而犯推諉哉弟事關大獄必三覆五奏而後成誠重之也書有之五刑之疑五罰之疑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故都俞之朝不廢吁咈君臣之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誠酙酌於人情事實各協於中而不敢自專也臣固不敢貶法以狥人情亦何敢骫法以縱人罪王應豸既奉明旨剋期會審然錢粮無實數終難定確乞皇上洞察焉從之

甲辰廵按直隸御史葉成章疏言皇上殷念封疆大計從

諸臣之請起王象乾於田間畀以撫賞一則曰權不中制再則曰聽督臣相機行築舍之議誠無所關其口然事關大體何妨中外叅酌共衷其成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如某賞可給某賞可裁又或不必議裁聖慮裁斷朝報可而夕奉行矣何至游移推諉以滋未結之局乎大同撫臣張宗衡見旬日間講讋雜嘈需求無厭不勝憤憤嘗貽臣書云插欲誠奢插謀叵測然已（豫）爲之待矣而象乾世受國恩亦矢心圖報故自入境以來修内備外苟可施其控馭折彼狡謀者無不仰體我皇上宵旰至意督率撫鎮道諸臣協力圖之效亦既彰彰矣惟是新賞舊賞歲廩金錢不下

五六十萬于是供費若不勝躊躇有謂遼賞可移則新賞不必增若有謂舊賞可給不宜自入犯之年始若有謂不受封稱臣即多費金錢款亦不能久者督臣王象乾所謂謀未合同者此也夫撫款之事象乾謂致宗衛疏稱此時可以圖插誠亦有見然非英雄欺人語若其拜疏之日爲三月初七闖刀設誓在前一日申刻相去二百還而塘報尚未至故有款金享士之說其非明知款議已就而故欲阻撓成謀可知也臣自有三月初九以後迨閱邊鎮至二十七日前後兩接督臣疏稿一係於宗衛之言戰若兩臣謀國心同而一時意見偶異乃臣則以爲未嘗異也款

與戰兩者不相妨而正可相成者也款未成而言戰亦可揚我威武督臣度可款則主款未嘗恃款而忘戰撫臣度可戰則言戰卒未嘗執戰以病款各抒所見各料其力之能爲以俟廟筭耳臣愚以為畫一之議果出自聖裁擇喙自息誰得掣左右之手而分方圓之畫者況夫類貫既定則款局可結而督臣之威信讋服正資撫臣以綢繆之地撫臣之英風銳氣又可收督臣投餌之功狼烟稍靜夜折不驚及此時而益勵壯圖共舉實著如修邊墻濬城濠核錢粮練兵馬整頓火器壯虎豹在山之勢維國家於磐石之安夫孰非今日要一議而宵旦經營不緩者乃計不出

此而督臣言去撫臣亦言去豈以上殿之爭遽失下殿之和乎乞皇上天語叮嚀責以大義共化異同之於心實安攘之長策也得旨報聞

總兵毛文龍疏言臣受數十疏揑謗以來心如死灰因聖恩未報力疾以做未究之局臣之愚忠也非栖栖戀位也邸報見皇上宣召廷臣問對發帑記註臣涕泣感嘆因記劉愛塔來時云東事今冬必圖大舉臣割斷流言預算克五嶺關等處使衆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之鬼神知之不敢一字欺聖明也然各島兵丁正月早已絕糧賒借客粮尋挑野菜度日不意三月初七日見督師尚書袁畫東江事

亘一疏欲以東江錢粮器用俱從關門起運至覺華島登舟由旅順以至臣處而津運粮料亦由靖海以及覺華島俱經督師衙門掛號方許出海臣讀畢愁煩懐慨計無所出忽聞哭聲四起合島洶沸諸將擁進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至今日望粮餉到客商來有復遼之日各還故土誰知袁督師將登州嚴禁不許一舡出海以致客舡畏法不來且山東布政司錢粮及青登萊三府官粮竟無影响故爾各兵慌忙云是攔喉切我一刀不定立死况衆飢餓無粮不得不苦不得不哭臣急諭以有粮餉有毋得輕聽謡言多方慰撫哭聲始得稍息至初八日紛紛羣聚竟欲寧遠揭

後五行氵改江

牢之狀臣捻鬚上指請旗責諭各營將官不能禁約兵譁者將官立斬是日雖得不譁而人心不一從此變矣至初九日家丁急報兵聚海邊搶船殺人臣即親帶數十騎馳至海邊而降丁與逹兵爭船已先血刃相挺幸得潮來長滿臣至厲聲而人俱下船慰以前島移米分給復誘之以官粮米隨來男婦萬餘跪哭震天云非我等不忠不義實是各要逃活性命臣亦憐泣撫之獨恨降丁無狀立剿查出為首二名梟示軍中方得稍定臣還署自悲不如幾時得米臣思絕粮兵變亦死死而不得其法人猶笑臣無用臣敢題明海上亦不可禁然後就死於軍之前庶可代十餘

萬止盡也臣觀督臣疏中語意似乎疑臣不受節制故欲中海禁而通遼海方為合力為有用臣感督臣愛國之忠而盡東江之事未妥也節制東鎮之法固善而接濟饑軍之着未便也夫臣為遼官分為督臣下屬不待督臣之圖謀也而關寧東江原是一家一事督臣與臣安是一身一心指示自然進遂法令自然遵行何在糧餉船隻經由掛號為合力也船從關門至覺華島由旅順督臣言似容易獨不知登州至旅順止用西南風或西風半日便可早到數年往來如織臣猶以為遲若關門至旅順道路灣曲候風不等關門必得正西風兩日從牛頭河大沙河至長山

等又要西南風半日方至覺華島復進寧遠掛號又得西北風一日可至搭連島又要正南風半日方抵旅順風至宜東宜西宜南宜北可計日而待乎藉得勤勞運官忙忙催趲一年僅得一運欲求再運必不能矣故云海禁之必不可也且每運津運十萬所至止滿六七萬餘俱報以漂沒臣欲回其來年之運不得不出實收與之若又從寧遠掛號路愈遠漂沒愈多津運幾為烏有矣皇上詳察登州至旅順便乎抑關門至旅順便乎督臣策畫捨近就遠棄易圖難臣竟不知其故今事實難做矣臣之熱腸冷矣性命危於朝夕矣每自鏖於林畔一日七戰時今又多活數

年即死亦瞑目矣只不顧如撫臣致事又有非議於其後耳督臣為臣上司臣辨駁其疏臣亦自覺非體非理聽皇上或撤或留臣隨親抱勅印竟進登州候旨遣臣進京悉從公議治臣以罪究臣一生名節免悞封疆大事矣章下所司

丙午南道御史沈希詔疏請起用科臣章允儒熊奮渭瞿式耜臺臣房可壯任贊化鄒毓祚及原任考功郎中鄒維璉原任文選司主事程國祥報聞

陞李遇如吏科給事中

陞鍾炌禮科右給事中

補顧國寶吏科給事中

補祝世美吏科給事中

補盧兆龍禮科給事中

補熊德陽刑科給事中

丁未禮科給事中陳贊化疏上修省實政一採直言一矜疑獄報聞

宣府巡撫郭之琮條上邊防六事一簡將領以飭戎一禁剋削以恤軍一嚴邊防以扃門戶一明信令以服中外一總兵機以合衆議一信刑賞以示風厲得旨申飭以顧錫疇方逢年黃景昉楊汝成何瑞徵為記注官

戊申户科給事中裴君錫條上四事一明旨不可不遵一官方不可不飭一察吏不可不嚴一邊將不可不擇章下所司

復顧憲成官加贈吏部右侍郎

陞孫元化爲山東寧前道叅政

行人馬懋材疏陳延綏歲饑米貴民貧盜起情形請速發帑賑濟以甦災黎以消禍萌章下所司

贈戴熛太常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户科都給事中解學龍疏言臣聞財用不足政事隳也何謂政事出入有常經期會有常度伸縮有常法遲緩有常

刑如是者政修而財裕今清兵汰餉之疏已滿公車報過節省者某幾鎮未報者某幾鎮未有定也出入可謂有經乎畿內如會議如覆行延至數月各省直如報奏如催解動則經年期會可謂有度乎計部隨解隨發日不暇給地方水旱災情并不暇問伸縮可謂有法乎有司欠額仍准給由即藩郡講懲不過住俸遲緩可謂有常刑乎四欵不剔餉不足兵臣等待罪户科職司國計不敢以苟且之漸傷此邦本亦惟是分新舊兩餉先定出入之數明功過兩途力伸考成之法於以仰付明旨俾求實效或克有濟夫新餉原為遼患援濟關寧宣大薊密永津新兵取之田賦

加派與雜項補湊年來因節省之數不定故新餉出數不清今節省漸有頭緒寧遠山海薊州密雲永平天津并東江一切米豆草束合之節省十萬有奇各鎮俱有文冊報部新餉司郎中范鑛查各鎮所省浮數俱已駁回上存真正節省會與手本如會臣科可查也惟是每年召買銀兩低昂不一所以數難預定合無從其昂者以留餘地勒令該部一月以内先造新餉出數文冊進呈御覽于是挨出問入較較可核入數取之田賦加派加派原有定額惟是雜項有屯田有半積贖銀有抽扣工食有優免丁粮有稅契有馬夫有典舖九款又有各府州縣雜支公費南京太

僕寺牧馬場租銀兩京南事例充餉三款該部移文各撫按限定程次造定格式先具本上聞然後行各省直責令報新餉若干雜項若干某府某州縣新餉若干雜項違限不報者匿多報少者與夫但報總數不報州縣撒數者戶部如期關會臣科叅究行見半載以內在在分明而新餉入數文冊戶部又當上聞矣舊餉專接濟薊密永津延綏寧夏甘肅固原等鎮舊兵取之田賦正額與塩課雜項庫榷關等件亦惟節省之數不定故舊餉出數不清今亦漸有頭緒據戶部請會議疏內稱除薊密等鎮節省三十三萬又甘肅延撫報節省一萬雖云屢久未發節汰亦虛然

現今會議講求一百一十餘萬之數則既鄉省若自宜矣除惟是未報鄉省各鎮尚稽時日現今總督三邊楊鶴呈融赴任祈諭三個月內清報鄉省即行回奏奏到之日該部仍造舊餉出數文冊先呈御覽亦復以出稽入而田賦正額鹽課榷關之外現今會議條陳正可縷縷細商矣今民窮財盡一切焚林竭澤之術不敢議即逼求之有司有司仍暗索之百姓者亦不敢議議即議裁無益之費也清無益之官也搜事例之虛也核偏肥之門也將舊餉所欠一百一十萬當從長商確即一年豐凶水旱實難措處若亦當預留一項以補其虧則臣等所謂伸縮法也候出數

奏到之日即當簡點各款而舊餉入數文冊戶部又當上聞矣夫新舊兩餉出入數定則考成之法斜亦難淆臣等寧復知有情面耶容約會該部先分新餉舊餉兩宗照九邊日額按月分為十二限通行兩直知府十三省布政司俾行之各郡邑亦按月徵之民間用一緩二既不傷於撫字期會有時亦無損於催科臣等猶為之寬其途各州縣能完現征帶征合算總如本年之額即免罰欠二分以上者住俸四分以上者降級七分以上者削籍州縣逋欠當以責州縣者責郡守郡守有欠當以責郡守者責布政司寧設限常寬而必無可過之限寧立法常恕而亦無可貸之

之法庶幾操縱在手飛輸有期矣章下所司

直隸巡按御史葉成章疏糾原任宣大巡撫李養冲婪賍冒功兵敗隱匿不報諸狀得旨勘治

庚戌以韓繼思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以陸完學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

起丘士毅南京禮部右侍郎

兵科左給事中劉懋疏言裁定驛站一事臣既首發之敢不力任之第兩京十三省之遠水陸驛站之多臣一耳一目豈能徧及則查覈獘竇勢不能不借同心於撫按者今日驛遞用之公者十二用之私者十八驛遞之苦累由於

往來過客者十四由本省衙門者十六出於撫按衙門者十三出於司府衙門者十七撫按承差初不過十餘名今增而一百名與二百名矣無論官差十倍於前即本役春秋兩班尤給馬牌每牌注馬二匹私加　馬引馬三五匹不止除酒食外每匹借馬銀一兩二兩不止少不如意拳毆驛官鞭撻驛卒身無完膚矣若銀色不足砂置馬背箠楚馬肋繩緘（当口）急鞭疾跑馬不倒死亦不可再馳矣且也假稱刀難且稟本官官責不過二十板出門圍毆即死亦委之官刑矣撫按承差如此司府　快效尤各有加馬儻撫按肯禁其差役司府敢縱其衙役乎至往來過客升轉差

違及罷閑司屬印牌直行馬數十匹夫百餘名不可枚舉大縣官非畏過客也誰無鄉情誰無年誼撫按先遺之書怕司道府廳亦多差人護送少拂其意媒孽百端儻撫按撫肯稍為查禁過客豈大肆橫行乎臣前疏馬一匹加工食一百六十兩而猶若苦蓋一馬十六家分應四十馬走遞一百六十兩不足養馬免役之費而酒食惜馬補馬等項猶是鬻妻賣子女以賠之噫撫按彈壓一切方惟小民疾若是察乃漠不關心又從而仇視之不知所撫何人所按何事臣以為不責成撫按欲解驛遞之苦累不可得也然比舉有四不便焉官箐叢厚道路盜賊一不便也僕妾衆

前一行籍下添脚字後行視改作示二行說下添旗奏二字

多旅邸住宿二不便也行李狼籍價貴重三不便也旗吹不鮮輿馬不整無以耀鄉閭四不便也此四不便者臣與諸縉紳之所同也欲諸縉紳諒臣為國為民苦心共成盛事微臣幸甚得旨申飭

協理京營戎政尚書李邦華條上七事一補軍伍一精練拔一清占役一節馬差一省馬軍一練神器一習飛石從之

辛亥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科道翰林院記注官錦衣衛堂上官平臺召對上御平臺諸臣行禮畢左右立上命閣臣來輔臣韓爌李標錢龍錫進檻內上以宣大總督

王象乾大同廵撫張宗衡疏視韓爌等傳看上問卿等如何說揷部乞欵王象乾疏及兵部伏疏有已旨許臣便宜行事張宗衡亦有撫欵錢粮數近因皇上責成嚴切勇於自見其實借欵修備原不相碍督臣屢疏甚明上曰揷部市賞是幾年的爌奏督臣疏中講定一年上曰以現年計之元年二年都是兩年且兩疏數目不對所奏執真爌奏象乾奏的明悉上曰新賞若是八萬一千尚可許他若就遼東移賞及卜永二部賞及市賞等項所費太多物力有限如何許得爌奏張宗衡本雖稱百萬却是虛數實無一半所云市賞是來貢馬方纔賞他乃祖宗羈縻之意標奏

張宗衡不欲欵故言多費其實戰守原是正著今不過借此修備上曰原是借欵修備不可專恃龍錫奏遼東與卜永之賞原未全許卜永不專是賞還有市賞也在其內上曰市賞先有八萬六千馬價又有三十一萬新賞又八萬一千銀太多了張宗衡要戰如何頻奏戰欵當分別逆順此等大事督撫按宜從長定議不得彼此矛盾張宗衡章疏俱在御前中多前後異同似是成筭未定所以舉朝不得不疑上召部臣俱來諸臣入檻內上問兵部尚書王洽卿如何說洽奏張宗衡因皇上屢旨申飭頗自振勵兵馬器械等項頗有可觀但臣不敢欺皇上宗衡此舉就中還

有別情上曰是何別情洽奏宗衡因自前大計候傳南京拾遺单內有他姓名恐名目不佳怨改言應戰明知事體窒碍欲借此卸担求去宗衡與王象乾所奏銀兩數目不甚相遠上曰一樣幾是如何不甚相遠洽奏新賞八萬一千二疏俱同其卜求各家之賞宣府二十三萬合大同十二萬合山西五萬共四十餘萬此三鎮總數內除八萬六千兩係進貢表文及雜項賞物其餘三十二萬兩則係馬價所謂互市也宗衡總算在一處上曰借款以修戰守不可以款了事款費不宜太多若多不惟虛費錢粮且無益邊事不如與戰如今少也有四五十萬洽奏共五十萬原是

小　青衣邵卜石兎三家之費今俱被插歸并所以插求此賞上曰卜部被插殘害不去厄他反將他賞與插如何使得洽奏卜石兎原是着邊部落今插歸并卜部為我着邊所以安食卜賞上曰彼有卜石兎如何龍錫奏插將卜石兎妻子部落俱收去了上曰有新賞有舊賞又有遼賞豈可都與他八萬一千尚可其餘還要斟酌若邊上不能戰不能守雖款何益洽奏今議款不過借以修戰修守上曰未款之先人尚講修備既款之後日漸懈弛誰肯修備如今邊上修得如何標奏向來邊事狃於因循無人責成原未整頓今皇上屢旨申飭誰敢懈弛洽奏插部搶卜永部

落兵力強勝款亦不敢以恃前因地震邊墻圮壞臣已移文各處增修上曰若修得堅固後來地震如何便至圮壞洽奏只因款久了所以人心廢弛上問曰戰既不能戰守亦不能守廢朕申諭不啻數十次緣何還是如此洽奏守不是不能守兵馬在鎮城者不過萬人其餘俱分防各城堡我無所不分則無所不弱上曰宣大兵共十五六萬何故無所不分無所不弱洽奏宣鎮兵八萬餘大同鎮兵八萬二千餘在鎮者每處不過萬餘各路各城堡俱要在在防守地方寥廓不得不分上曰雖然分開傳烽都來接應如何如此上又問張宗衡要戰卿怎麼說洽奏張宗衡要戰

非謂現兵即足以戰他要京營發一萬五千匹馬工部發三萬伍大砲上曰是討三萬洽奏臣細算之每馬一匹該折銀二十兩一萬五千匹該銀三十萬兩鑄造火砲一位需銀三十兩三萬該銀九十萬兩此一百二十萬兩何處措辦且邊外荒險餓死於邊墻下者皆束卜部落非盡是揷部宗衛只見饑餓易殺不如揷部地方雖荒人馬强盛大同軍兵饑餓不臧邊外戰豈光能勝又況宣大比遼兵不同重關相隔雖敗猶可支持若宣大一重門户逼近陵京萬一差池誰敢任之上有意不然意命諸臣起又問揷款偽不能久如何洽奏只是修備以待之上曰卿先條陳

修備各款極好如今奉行何如洽奏已徧行各邊申飭臣前差本部係郎中相度形勢斟酌守禦之法已定宣府一鎮山勢險阻空闊口子不過二三十處臣欲築砲臺設軍兵修城堡大同墻尚可補葺守砲臺以為守禦做戚継光薊鎮遺制一口有警各口救援一路有賊各路截殺若一年之外不能戰不能守臣請任之且邊城未有不啓釁諸部落未有不敗盟者如今賞他貨物不過借以修備耳上手督撫二疏付輔臣曰卿等商確擬票來看因命賜茶上暫退移時復召諸臣入上曰卿等計議定否輔臣爌等即以所票二疏跪奏制馭邊方戰守款撫原不相礙督臣王

象乾目擊情形相機欲撫插部革面求款貢馬進表帝賞羈縻便宜行事撫延按宜議畫一張宗衡前有亦疏講款恐賊中變那果能戰守亦不得自相矛盾標奏既款之後倘遇犯順張宗衡若能堵殺自足制勝龍錫奏插若入犯宗衡自可堵殺如其效順亦難閉關上曰卜邵二部既被插趕去賞他無名不可輕易與他爌奏守是正着但款事前有已旨督臣便宜控馭還着延撫虛心商確不得以告病弛担上又手一疏命輔臣傳看上曰卿等如何説爌奏兵有虛冒果然應汰上曰昨日諭安性疏稱一千五百兵只有五百就五百中還有虛弱還致説粮餉不足若依他

行得否據奏科臣之言可行還須與地方官酌議上曰凡積不去粮餉到底不清不清餉民何以稱卿等各有為國為民之心如今爲遼餉加派又征舊欠又有火耗百姓苦累已極據奏宜令撫按官嚴禁火耗上曰果然當責成地方官但貪官汙吏科道官何不即指名參奏命輔臣起召兵科陶崇道至檻外命自宣前跪宣訖崇道起入班上覽疏又召崇道上問曰如今縣官要汰不如邊上虛實如何汰得崇道奏邊兵原有多寡多者就其多而汰之寡者就其寡而汰之上問輔臣曰卿如何說據奏汰兵原是要清占冒及增設浮兵上曰前命汰兵便說某處有流賊要借

兵弊歷真不可汰廢崇道奏臣所欲裁者額外添設之兵非舊存之兵也上又問崇道疏內薊遼永津及恒上磁州登萊等處新兵果是添設否瀕奏各處有事便求添設原比往時增了許多上召戶兵兩部尚書入問曰卿等如何說戶部尚書畢自嚴奏今天下當民窮財盡之時臣部何敢輕議搜括無奈軍餉不敷出浮於入在在處餉處處呼庚臣部不得不講求足餉之策昨條陳六款乃一得之愚以備聖明採擇非自謂有當也上曰卿所陳六款若得人亦有可行自嚴奏科臣陶崇道疏請汰兵臣部咨已會各邊督撫清汰只有王應熊清汰頗多又生鼓譟之變其餘

無一奉行者今九邊月餉該三百萬一歲所入不過二百餘萬況有舊欠者如何得足上曰鄉部須設法措處自嚴奏王象乾所需正餉臣部缺乏尚不能措舊欠萬難補足上問兵部鄉如何說王洽奏見今入數少於出數不及今講求恐非長久之策上曰汰了兵餉自足自嚴奏即薊鎮鼓譟王洽既內多以無餉為言其實責臣臣實切惶懼上曰積久兵餉一時自難盡完即鼓譟自有別情不在缺餉上又問汰兵如何洽奏陶崇道所奏應汰若是近日召募之兵如德州滄州諸處若九邊之兵只有清查法無汰法自嚴奏如恒山等處營新兵曾經袁督師議裁各撫按又

言不可裁兵部又復不裁臣部莫如適從洽奏兵亦有當汰的自嚴奏兵部雖說當汰外邊總不奉行且如薊密永津原有舊兵今又添設新兵每歲多用餉八十餘萬實當清汰韓爌奏德州近日已裁過了上曰如今要實實汰去卿部須當申飭洽奏前鎮新兵此時可裁緣何日援遼調來閱為三萬餘人後因遼事稍緩恐撤遣致亂分於九標十二路今倡亂者多係此兵自嚴奏今乘其亂而汰之缺若仍補自當減少上曰如今各邊鼓譟動以缺餉為名或說欠八箇月或說欠十箇月這俱是舊欠與現在何干洽奏兵有占役虛伍宜責成督撫酌量衝緩應汰者方可汰

上曰卿要實汰兵各督撫將官俱要預先申飭有不才的即指名參來重治此是卿部職掌卿先年在外任衙緩豈有不知洽奏近日甘肅巡撫梅之煥裁兵一千餘名汰餉一萬餘兩此是能汰者上復舉崇道疏末段毛文龍摩不成摩撫不成撫初謂非十五萬不可自道臣王廷試勒令二萬八千就裁去十二萬餘若是文龍自裁決不肯去一人等語問輔臣爌奏裁得甚好做得稍遲上視崇道曰如何各處不肯裁崇道奏臣原說不肖者十不肯裁即賢者亦十不肯裁須在上邊汰去上顧輔臣曰陶崇道說不肖者有十不肯裁賢者亦有十不肯裁此語甚是龍錫奏

祖宗朝常遣科臣閱視要清兵還宜差科臣自嚴洽皆以以爲請瀆奏舊制雖遣科臣後來專屬巡按御史畢竟地方官見得真科臣差遣可省標奏閱視查核總要得人語云有治人無治法上司巡按御史亦是專差錢糧與實俱可查核不必另差自嚴奏按臣與督撫道將情面相關還以差科臣爲便上顧兵部曰此係卿部職掌即傳諭各邊實心清汰遣者查參龍錫奏俱要指名說上曰是要指名參贖奏制馭兵卒要好將官地方鼓譟多是將領挑發如有好將官亦不至鼓譟上曰朕初意清汰原是查核虛冒驕要領兵如何汰得卿等還要斟酌上持疏將授輔臣又

回賢不肖十不肖甚有理卿等改票來命起上又手一疏示輔臣問這疏說得如何爌等奏兵部昨有復驛遞疏當經理覽上曰朕俱覽過了此疏中各款如何標奏兵部復驛本皆屬切要若着實舉行驛弊自清爌奏驛遞原有額設錢糧上曰不是額設是旋增加的驛遞疲累民不堪命一疋馬先五十兩今增至一百六十兩要減下些爌奏這遞責成巡按查核上曰驛遞之設原為緊急文書飛報軍情今遣白牌騷擾驛遞朕屢旨嚴禁全不遵行朕當以重典處之爌奏聖諭嚴切諸臣不敢違玩上曰不敢者只良鄉涿州兩處其餘還照舊怎見得不敢上召刑科劉懋命

前六行查字
删
九行過字下
添客第二
字

自宣驛遞本上起立傾聽宣畢上坐問楷曰一匹馬如何用工食一百六十兩楷奏就臣一縣言之添至一百六十兩別縣尚有賠加至三百兩而驛遞猶稱苦累者上因問輔臣如何三百兩猶稱苦累標奏只是差役過多所以龍錫奏馬戶一百三四十兩工食還足賠的如今先要清查應付照後查裁減工食為先裁了工食應付不清百姓越發苦了爌奏各差自有祖宗舊制載在會典原有定額楷奏年來驛遞疲累已極只為情面不破遇客任意需索州縣不敢不如照祖制裁定過於無厭需索有司窮於無應奉承就將裁省工食銀或全豁以寬民力或進解以抵新

餉國與民兩受其利上顧輔臣曰還是鑛在民間纔是礦奏這節省銀兩地方所在困乏似當藏富於民上云百姓困乏已極不過藉之而已礦奏此項如正解一年亦無幾何若年年常解當作正供後來脫卸不能愈重困百姓了誠該鑛之百姓見皇上德意上然之因曰裁之一字甚有理卿等改票來以後以禮致仕飛報軍情及奉欽差等項纔許馳驛其餘一槩禁絕不許擅用礦奏為遵照會典的行上曰非主事吳鳴虞疏說天下兵馬錢粮等項誰是會典之舊惟思典等事輙引會典為言還照祖宗舊制行纔是上命摠起尋召各官俱來諭曰去年三冬無雪今年三

前九行禮下添數當二字後末行兵下添根字

春無雨這等荒旱麥苗枯槁是我君臣之過民所依者食卿等為國為民各宜虔誠祈禱爌叅皇上勵精圖治注念小民即此一語便足感動天心雨澤愆期皆因臣等奉職無狀所致至煩聖慮上曰卿等大小臣工各修職業何事不理如何致此亢旱君臣一體朕以前屢申嚴諭不肯奉行降罰一二員官原不得已若各修職業君臣可以相安卿等勉之諸臣承旨起出欞外行禮畢上還宮

提學御史霍鍈條上士習三事一浮靡之文藝當禁一浮靡之侈費當禁一浮靡之禮禁得旨申飭

賜趙南星祭葬

以胡從義爲署都督僉事鎮守保定

以尤世威充總兵官鎮守居庸關

刑科給事中劉斯琜疏言皇上開言路勤召對通下情可謂求言若渴矣然臣鰓鰓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爲義以糾邪爲職其於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白簡是視原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奏疏輒被溫綸豈以此娓娓者真足濟時艱而安攘乎臣以爲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不即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又掣任者之肘哉觀年來紙上之兵

前二行問改向
後四行紜改訟

口角之鄙者畢竟無濟於朊中之幾而况乎窺上意之所問借條奏為逢迎者且比比也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戶各有司存獨臺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尊亦以杜紛競之漸今乃以騰升而輕瀆天聽噴郎而妄奏空談冷署閒曹不安緘默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有嫉賢妬正索瘢無從捕造歌謠捏成欵單妄謂皇上明目達聰冀得流傳大內雖皇上亦明亦遠萬無旁寄之聰明而市虎紛紜豈輦轂之下所宜有也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之勢遂為言官屈哉亦以糾劾

不避職在則然而聞言引避道固應爾今乃彈文甫上隼未下于高墉和口高張狼反横於當道糾一事也而彼且牽藤引蔓別尋鄭外之枝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拽西扯至欲空人之國朝端同於聚紜黑白聽其混淆所謂辨言日囂者此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固指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勳不避仇乃諫臣之職掌乃今推鄭鄤之谷者不曰薦賢爲國而以爲市恩勳鷹鸇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爲奇詆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挾私求勝之嫌迫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旨恐非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太虛若此也至於皇上勵精求治一應章奏批發從不逾

後四行安下添
得不二字
九行督字删

特而今亦有遲至一日漸至數日者矣夫議論是非兩途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當指出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始爲呼不吸應久之將弊竇叢生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得旨言官論事論人忠直有當者何嘗不即允發不必疑忖散察私挾妄奏乃匿名誣謗等情槩行嚴禁所司知之

壬午祭酒孔貞運請停監生納班以振士氣從之

延綏巡撫岳和聲罷

差御史張應辰巡按甘肅

大同巡撫張宗衡引疾求去帝以督撫同心共濟慰諭之

癸丑大同巡撫張宗衡疏言臣讀督臣疏內有臣亦言欵一語夫督臣既以欵為事臣從而後者勢也試問督臣未至之先臣曾談一欵字否講折之日插氣愈驕插詞愈悖插桀驁之狀令人憤懣不可言臣安出一語相商雖而王收民如不聞也牌示兩次王收民如不見也萬不得已述彼已饑飽之情狀與夫欵不欵之利害聽之皇上洞察與督臣無涉也此疏發於三月初七日之那時插入闖刀於初六日之中時其地去大同二百里遠而臣安從知之督督臣責臣欵後言戰豈其然哉初六日講明即以初六日闖刀自許自與任勞任多不遑一价相聞督臣獨無專擅

後七行應接連
六行寫

之嫌乎督臣謂收民係建官且年老不宜苛求夫皇上不中制督臣督臣復不中制收民令自爲致厥功哉焉臣愚何足以及此若夫著督之貌近於相嘲似非元老語氣也議者又謂臣用兵必須費數百萬臣反覆思維不得其解卽所請大砲乃庫貯者止借一時非煩另造有固應手無亦何妨非敢力求必得也臣一疏再牘悚惕實甚乞賜罷斥得旨還關長策修守待戰捍既就敕張宗衡一意練兵飭防卽是協心共濟不必屢疏自陳亦不得托病求去所司知之

甲寅陞劉定國光祿寺卿

陞馮英光祿寺卿管少卿事

陞鄒維璉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

贈陳偉太傅

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因留京財匱係上應俞允者四事一民欠先餉一年一借支稅銀給軍一樵餉不可不還一借支事例納銀應申明者五事一定督運之規一重舉劾之權一嚴給由之法一定部運之官一定卧撥之例應清勁者七事一兵餉之核當清一屯糧宜核一水夫當酌一運餘當議一補軍當嚴一直軍應查一養馬當議應責成者一事一責成清理營衛互弊

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陞倪元璐南京國子監司業

贈文球兵部尚書

差御史陳建謨巡視河東鹽課

己卯吏科給事中耗聞詩疏言臣聞皇祖有諭邊事之壞起於文武不和督臣王象乾之奉旨出山也以踰八之年衰暮之景威信素孚款局就緒朝臣譁然異之乃言戰者機會可乘言款者曰失信在我夫戰以成功款以修戰原非兩局但不言戰于逆我顏之日而言戰於就我索之後得無水火之念重邊疆之念輕耶倘真心任事何妨密

圖釁推倏隙而動壯圖威於有待耶雖共濟屢奉嚴旨恐形迹終難盡化則所以為象乾地以為封疆地者不可不柔計也王應豸三載部俸二年開府朝廷於應豸何負乃借口節省徒厭谿壑何異剜肉充饑飲鴆止渴耶一火器也前人成之而後人壞之義且不可乃私毀竊鑄充餉扣銀何巧為乾沒乃爾毀者若干鑄者若干可含糊不問乎攜手入井入井之罪饑軍數譟不自反其控馭無術乃令十數無知囊飯而徃鴆之豈堂堂撫臣所宜為耶不研究以正國法恐不足以勵邊臣之氣也尚書畢自嚴術窮點金念切共濟因邊餉不給請旨會議臣同官解學龍太常寺

少卿呂維祺二疏救時急着似無出此惟計臣擴同人樂取之懷收集思廣益之效擇其可者旦夕具疏實實舉行勿徒托口頭之經畧紙上之石畫庶于國用未必無小補乎若夫禁地森嚴祖宗之法朝參官必懸牙牌隨從人役各給木牌明書某衙門某役某人誠謹之也邇者往來無忌警備不聞聲咒禁地疊開屢見孔子以浸潤之膚受之不行為明且遠此風一倡長此安窮自後宜照舊制驗牌出入廠體統尊而刁風可杜矣驛遞煩若臣去歲曾具條陳禁革今臣同官劉懋有十分裁六之請深當聖心從此驛遞庶有起色但發弊去其太甚矯枉恐其過直故去文

存質之說不無虎羊同鞹之嘆恐受裁之大役無歸木裁之夫應愈苦科臣部臣於嚴行清汰中尚留餘地不失皇上法祖恤民之意而已得旨報聞

崇禎長編二十一

崇禎二年閏四月丙辰朔帝視朝

諭刑部天氣暄熱釋罪人笞罪以下徒流者減等發落

大學士韓爌再疏辭廕中書舍人帝改廕送一子入監讀書

贈金乾秉禮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祭葬如例

加李守錡太子太傅徐元錫湯國祚太子太保以幸學加恩也

督師尚書袁崇煥疏言三廠所造盔甲器械絕不堪用邊吏從不敢駁回內解積習相仍以致以卒予敵今着遊擊

析國棋呈送款式請勅工部如式堅利從之

禮部尚書何如寵等疏言琉球國已故中山王尚寧世子尚豐承襲父爵已奉冊封但琉球介在海島唐宋以來不通中國惟我高皇帝威靈遐暨始來朝闕下自後凡新王嗣立皆請命勅封遣給事中一員為正使行人一員副之從福建造海船二三年乃成諸所需材料亟作糜費物力不貲供億裝設一有不備不可以行聞甚苦之在萬曆中年廷臣即已建議謂區區絕島不宜輕易遣使臣泛海萬里之外請自以後須詔於海上令彼使臣北向稽首拜詔而還雖未奉旨而彼時僉然稱便比在物力究足之時猶

然而況今之八閩議兵議餉公私交困乃重以騷動之似多不便且今之海上又非太平無事之比萬一不戒於鯨鯢則傷體辱命關係實大乞皇上俯恤民艱酌行大典遣官領詔海上諭令該國領封來著為令萬世之便端在於是得旨封建海邦用示無貳外遣襲封琉球國王還遵照累朝典制遣官冊封一應禮儀事宜參酌舊例行

逮原任宣府巡撫李養冲以御史吳玉劾其侵撫賞庫逆璫建祠銀七萬餘兩及承寧洗馬林匿報江沙梁冐功諸狀也

江西道御史楊道寅疏言黔南界楚蜀滇粵之中明知地瘠

民貧必少方協濟若爲其係六詔咽喉諸道極緊也使其可棄祖宗朝當有進開闢之策若矣今諸彝竄伏惟安賊張鵝用兵七年糜費以數百萬計功之難成殆亦有故楚餉借黔稱八十萬以臣所聞常缺至七八月即不敢妄揣多當事苦心然而冗員濫費亦可議焉力分則兵弱權分則將弱名位相壓豈無苦樂不均畛域若成誰且功過相共則權力分合亦可議焉丘禾嘉曾提一旅以附解圍於時兵不滿四萬既而王三善一戰直搗大方可知兵不貴險亦難恃但恐橫生意見忌功害成則督撫之任亦可議焉賊雖擬黔界連三省按形勢黔僅扼其前滇實躡其後

蜀且當其胷腹一路不剿賊不可得奈何徒以老師匱財罪黔則進兵道路亦可議焉此中要領總不外核實一語無冗員則官實無冗費則餉實無異同之見則作用實無虛恢之論則籌畫實無鋪叙之跡則首功實無濫設之兵則行伍實每見志清汰若按籍問兵動慮鬨譟不如清以清虛冒汰以汰老弱何鬨可開黔兵恐併無老弱者耳近日議撫議勦又有議罷者三說游移未免灰任事之心而掣樞部之肘恐因噎廢食為憂方大謹列十二款為我皇上陳之一兵制宜定一名器宜惜一耕盡宜清一用人宜審一叙捷宜嚴一首功宜覈一事權宜一一進勦宜分一

冗員宜裁一屯田宜核一羽翼宜剪一把兵宜優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戊午以張夢鯨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己未以熊明遇爲南京刑部尚書

起蕭毅中爲太僕寺少卿

陞仇維禎戶科右給事中

以錢士升爲詹事府詹事

以孔貞運爲詹事府詹事

陞閻可陞爲刑科右給事中

賜王維儉半葬

湖廣道御史李元踈言群臣誤國大病若有二其一在條陳太繁且太褻其一在公署不居且不嚴待旨言官職司糾駁議論不宜分淆今後條陳時政六科查係本科職掌十三道照建白牌例集議具題即意見不齊本內各列欵名以備參酌其機密時糾亦不得挾私瀆奏公署住宿各差回京仍照巡方禁例一體申飭所司知之

宣大總督師尚書王象乾以欵局已成引疾乞休帝優詔不允

庚申雲南道御史王應斗踈言臣聞之陰陽和而後雨澤降人事協而後和徵陰陽和未有乖戾釀自臣工中於世

道而可以回天地協陰陽也就今日之德和者言之夫人臣比肩事主誼無畛域自枚卜一事首倡朋黨之言遂肇元黃之戰展轉攻擊邪正混清使清虛世界橫起藩籬即座洞聖心微開疑貳此不和之象見於廟堂者也疆場任事全在同心撻伐羈縻何妨共濟乃王象乾張宗衡意見殊域府未化今日督臣求去明日撫臣告歸明旨慰留愈溫宗衡稱疾愈固此不和之象見於邊庭者也易之師言軍旅也（而）歸之繇豫言和樂也而利於行師可見用師之道惟和而克今鼓譟披猖莫能控制變生飢卒禍及良民此不和之象見於三軍者也自羽檄紛飛中原凋耗搜求徵

算刻內剝膚東南之水患頻仍西北之流移載道愁慘怨嗟之聲徹於霄壤此不和之象見於百姓者也國家用兵十數年其論云鋒鏑者不知何限語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殺戮所致也今長城戰骨夜飛冷火之妖無定遊魂時遶春閨之夢此不和之象鬱於沙場者也刑獄關天下之命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皇上好生之意至詳至慎然贓罰之慘甚於刑戮廹比之酷動至傷生此不和之象積於刑罰者也古者遇灾修省不外宥過納言我皇上平臺召對天語諄然有曰降罰一二員官原非得已大哉容直之仁與轉圜之智將有觸而動矣至章奏留中以為默示

優容不若明加切責比又和氣之在言路者惟皇上立疏之也章下所司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條上銓政三事一謁部宜禁一咨題宜省一察處官不宜捷補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禮部尚書溫體仁疏言臣之疏參錢謙益也實見其人奸險貪橫植黨行私一旦得志必為天下國家之禍故不避嫌怨遂遭兇鋒但臣適當不與會推之後皇上又因謙益以遲枚卜諸臣遂借為攻臣罪案況臣飄然一去而後心迹始白臣心既白而後更得暢所欲言比臣身之不宜靦留者雖十愬而未已也又臣參謙益之疏因往年跧伏旹

上罕見邸報但聞錢千秋之脫逃而不知後來之提結及其跡時惟恐亦發先泄無處質問遂致詿誤此臣罪之不敢逭者至謙益科場關節千真萬真乃千秋昔日之招雖曲為謙益解脫猶成於司官之手今日之招名為三法司會審實成於謙益之手世豈有奉旨聽勘之人反操多官會審之權若手目中真不知有皇上矣然招詞縱極欺飾而真情愈不可掩臣請得而折之科臣顧其仁參疏實發奸之由謙益情窮勢迫不得不參千秋以巧卸此何異掩耳盜鈴之計今盡浸其實反云主考手臟狙怯必不敢參其欺一也主考通關節於無士子親授之理今居間之金

保元徐時敏俱已物故孰提而質之且千秋既招三百金矣可以三百獨不可以二千金乎而云三百金之外必非義讓不取其欺二也金保元徐時敏一日而在則謙益一日不安故皆先斃之獄以滅口含冤之鬼何嘗顧以身代而二犯能代人支吾不能代人死其欺三也千秋進京郡出入謙益之幕思圖辨復今雖被臣參破若千秋一語涉謙益必立爲保元時敏之續矣愚者弗爲而反云師生佹讐必不代謙益受毒其欺四也前此三面質對尚多隱情今止憑千秋一人之口又先授詞於謙益寧足取信而反云前之審票雖嚴不若今日刑鞫尤詳其欺五也千秋所

後三行大
改作上

犯當在赦過不原之條今復潜住京師意欲何為而反云似難再擬以潜住改衛之例豈非與謙益同心合口假此示酬乎且寬千秋正所以寬謙益其欺六也種種欺飾欲若彌彰謙益亦知公論難掩故會審已久稽留部疏直通線索於陪都使南科臣錢允鯨等借叅臣疏內代謙益千秋甲辯而後刑部具題恰與相會此等呼吸之靈真足鬼入神而識者因洞見其肺肝矣臣若不一為點破則會勘之時必藉口多官不但任吞舟之漏網直將吹死灰於復燃赫赫明旨煌煌國憲盡為諸臣徇情揖黨之具而謙益兇鋒辣手更不知作何伎倆天下事不為寒心哉此臣惆

之不能終黠者雖百折而靡悔也乞皇上先將臣稱先更嚴勅九卿科道將謀蓋從公會勘庶神奸之罪狀大昭朋比之陰謀可破即措天下於太理不難矣帝慰留之兵部尚書王洽疏言清屯足餉章滿公車但祖宗設屯之制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原為後日有事之防兵行糧隨不費招募不假加派令屯址具在侵隱難窮地利可搜人工無措如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拋荒地土不下數百萬頃民入之租亦可百萬而今何如也近如寶坻東安豊潤玉田之間舊稱肥饒元末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其遺址可查也神宗初年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

等開墾已經就緒而豪右占田者恐巧計以中阻今不可舉而行乎他如萬曆末年道臣盛世承將河中之池設法開墾已墾水旱地二千四百六十八頃零歲徵糧五千一百一十六石零成法相沿至今沃野又如天津巡撫汪應蛟開墾此田俱有成績今已墾者聽其荒蕪未墾者曾未議及則天施地生之利棄之不問而日講生財之術為養軍之資不大失策乎比又可佐司農之末議者乞皇上於兵巡分守等官簡廉能心計之臣務遵祖制七分操練三分耕種設法料理以自有之食養自有之兵庶幾屯政有濟矣從之

辛酉總兵毛文龍報稱長山島逃回胡四等稱大清皇帝言屢次有與文龍講和文龍回書語皆飾欺反送禮講和又將我人解京又將我心腹劉愛塔兄弟七人收回島去愛塔殺死我人二千餘名又帶我部落四百名馬四百餘匹及盔甲器械如今禁海無粮欲乘機攻殺等語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疏言近因雲南四川河南薊門延撫缺人正在會推太常寺少卿謝陞足身王承光乘誕開府而諸臣之意謂陞曾任遵化知縣必諳彼中情形遂欲推爲薊撫陞怒曰置我於薊是害我也投揭衣先引疾求去

前四行矣改手

永光曰謝常少既已棄之誰又肯取不如與俸淺道臣不暇選擇不敢推托遂以未任布政之王元雅用矣元雅之命甫下而陞遂推為太僕正卿矣豈為薊撫則有病為冏卿則無病矣陞如此設心永光如此用人欲天下之平豈可得哉帝令永光回奏

工部尚書張鳳翔條上六事一支放之陋規不可不釐一工料之收發不可不清一商匠之領給不可不均錢糧之那借不可不慎一估計之舊額不可不復一出入之掌故不可不遵從之

壬戌户部尚書畢自嚴疏言行人馮茂才疏陳延慶餘孳

之狀不啻流民之圖聖心惻然銳意寬卹顧寬卹亦難言矣延寧甘固諸鎮無不仰給民運以爲軍餉近又議留加派二十萬以充軍餉各軍方嗷嗷待哺則民運不可蠲加派亦不可蠲也若議賑則自一萬四千之外無可措手而分散俱成涓埃矣議拯救則自畫地煮粥之外無所措手而倉庾且可懸罄矣查秦中災荒惟延慶最慘延慶災荒又惟安塞安定保安膚施甘泉清澗綏德米脂府谷合水十州縣最慘今議蠲賑不可議拯救不能則惟有緩徵一法應將前項州縣不論民運加派姑緩徵于秋成之後庶可稍甦其殘喘耳從之

前八行政下
政字刪
後七行不下
政字刪

癸亥禮科給事中閻可陛引疾乞歸許之
流賊七千餘人犯三水縣遊擊高從龍陣沒官兵被傷者
二千餘人
總督雲貴張鶴鳴疏言滇鎮沐啓元參按臣余之瑊參啓
元皆異常之事查訪不可不實處置不可不當也臣初入
黔啓元即移咨與臣言奉旨練莊兵二萬五千募兵五千
已練二萬協討安賊臣甚服其能仗大義也後欲臣檄布
政政司發餉臣以為莊兵可以無餉惟募兵五千操練二
年似不可不犒賞耳及移咨撫臣閔確撫臣云該鎮練兵
原無給餉例必至大舉有期方給臣遂已之無何啓元咨

請散兵而實未散也後聞啟元練兵不爲安置其意叵測臣猶未敢遽信既又聞啟元先肆日熾巡按御史出示禁約啟元然遂有參御史余珹之揭到臣臣方駭異黔國沐昌祚妻宋氏報稱沐啟元於崇禎元年六月初十日暴卒嗣是從滇來者紛紛傳啟元聚兵城市中欲殺按臣又調各土兵集境上期五月十三日舉事牽牛誓師牛帶刀觸死一人啟元惡其不吉改期六月十三日宋夫人懼其臧族力勸之不聽不得已酖殺之又傳前黔國公沐昌祚臨終囑宋夫人曰此兒他日必造逆不可不防密授以計又傳啟元久蓄亡命府中有蘓察陳虞陳禹等通謀安邦彥

臣猶不敢遽信未幾而有刊金壁野史并滇之士紳公書皆備悉啓元逆狀與臣所聞相同大都事端之起起於余瑊告示啓元積惡貫盈再經革任尚不知悛改如諸生爭看喪儀喧鬧細事將生員盧起輝立枷枷死又輕為瀆奏撫按道府量懲諸生以結前件啓元怒尚不解報諸生吳覓黎景淳等數人誣以妖言惑衆立枷於市平日闇割内官蓄納亡命准理詞訟因立枷非刑縱書役通逆賊造虎頭牌挨門搜緝抄奪擅添斷事牢獄占奪官塩井一井皆銀七千餘兩商灶驚逃此御史余瑊禁示之由也啓元益咆哮震怒兵馬滿城市劍戈塞途路塞途路炮銃之聲山

前十行路下塞途路三字刪

川湧裂又暗調土司以為犄角當是時人人皆言啓元殺按臣即其家人亦危疑不敢自保啓元且亦預為奏辨又何怪按臣之危疑耶幸而啓元隊斃禍胎自消各土司原止札各境（上）亦落落歸巢矣此天祐黔國不至滅族大可幸矣揆其原在沐昌祚可謂大義滅親不媿石碏在宋夫人可謂為國割愛賢於文伯之母遠矣至於啓元叅余琙按臣窮奢極欲所刻異品珠玉珠寶琥珀皆人世所不聞不見之物出於誣罔明甚至雲龍州係叛酋段進忠餘黨何天恩等垂涎永昌造反其事在余琙廻歷數月之後且足跡並未到雲龍州啓元稱余琙激變亦不問而知之誣矣

前九行敬改作教

即所云佚應銀三百金臣亦知其妄也何則雲南十八府六十三州縣以三百兩計之當費三萬四千餘金一御史一省所費如此地方能當此糜濫否又啓元參雲南撫院歷來皆奇求臣家點染媒孽以博風力重事權挾厚餽遂爲相傳衣缽牢不可破臣前巡撫貴州時沐昌祚曾以花幣杯盤相遺臣即以厚禮回答天啓七年入黔沐啓元相遺亦如昌祚該鎮體尊勢大豈有撫按敢挾厚餽者此不待智者知也啓元之參余珹與余珹之參啓元是非真僞大較如此至於沐天波尚在童年敬其一應地方重大事情遵旨令巡撫都御史處分而臣更有請者至親無如親

王至貴無如駙馬親王有長史教官為之輔導駙馬文廟習禮儀曾教習而沐鎮子孫生於帶礪之家不習禮儀何知向善宜勅提學官稍程引入文廟習禮講經或書祖制或大誥以開其聰明苞其良心然後襲替永為定制則自然就簡束無有橫逆者矣至於滇南土司舊沐鎮之威二百餘年今啟元之變事出異常各懷反側宜急褒宋夫人督率沐天波并勅撫按檄下各土司諭以忠順毋生事擾亂又當復有司代徵之法禁其擅受民詞擅立牢獄及櫻桃棍夾棍等非刑追貯按察司庫以明示其不法又當禁奸民投獻自占田產而兵權當會同巡撫不宜獨擅不

明實錄
I-12-A17

前一行既下添
故與二字
後八行來字
刪
末行此省改
北汎

但體上軍民之益亦沐鎮帶礪之福也得旨沐啓元既余
城旦許事情俱不必深求所司知之
乙丑刑部尚書喬允升疏言韓問錢千秋一案不能枉法
狥人忽來温體仁疏論憤極成疾乞賜放歸得旨大臣爲
國守法錢謙益已著并勘但要秉公問結何至忿恚求去
着遵旨即出任事所司知之
丁卯差御史吳甡巡按河南
差御史曹遷巡視兩淮鹽課
戊辰南京右都御史陳于庭條上臺綱六事一端本源一
黜貪墨一禁濫祠一廣積儲一勤職業一嚴考核得旨中

飭

陞耿志煒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添註

賜郭顯忠祭葬

己巳皇太子命名百官穿紅一日

授劉愛塔為遊擊將軍

河南道御史陳廷謨疏論薊軍之變既逮撫臣王應豸而督臣喻安性應與同罪帝令部院勘議安性

督師尚書袁崇煥疏言復遼東有必乘之機有必由之路千聞不如一見久欲親閱東江形勢而總兵毛文龍欲於此肴口候臣面授方畧夫文龍懸軍海外不經督撫節制

前十行氏字刪

後十行悲字刪

若八年文龍自負男子豈不欲建立奇功或以應手無人遂退海上先是臣差官徐璉送砲器於文龍並言所以禁海貢道餉道之故因約文龍晤於三岔旅順之間以擇地度形規畫進止而徐璉未到之先文龍過相猜疑遂出兵發難阱之疏至接（臣）公移與手書始悔之諸將領咸勸文龍西來謁臣以　功名文龍乃差都司熊萬祥同徐璉來定期於臣臣惟督屬相臨之體則文龍宜就臣署面禀進止然餉道之改外議多以為疑臣欲借此親涉北汛一以觀復遼之於一以驗海道之難易且與文龍爲不可奥也臣得晤文龍各披數年之肝膈出生平之意氣（見）以成東西合

進之局計北汛口離寧遠海面不過四五百里風便則一帆可到往還不過十日至於軍中事宜分屬鎮道經理勅印劍俱留本衙門區畫已定萬無虞也惟乞皇上亟催東江司餉郎中宋獻先凑發十萬給東江將卒則蕩平之功刻期可奏也從之

庚午先期

戶科給事中許世藎疏糾督臣喻安性撫臣梁廷棟當罷斥以重封疆報聞

兵部尚書王洽疏言款已成矣撫臣雖不主款而目前不得不借款以紓邊愁患督臣雖不主戰而究竟不得不修

戰以杜要挾倘督撫二臣尚留未化之磈礧則措置必至參商而部臣與督撫徒聽部堂之消息則情形終不逼真新推臣部右侍郎魏雲中素諳邊事且家與宣雲密邇赴任之日必當取道宣雲乞勅本官就便行邊與督撫二臣面商款戰大計此策甚便者也從之

辛未工部高賓明劉麟長革職追贓治罪以工部尚書張鳳翔條奏疏內有工科裁扣等弊也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疏言禮部尚書溫體仁脈論錢謙益勘問一事謂三法司會審之招成於謙益之手歟原審招辭為欺君者六如體仁之說則臣

等皆欺也皆聽指使於謙益者也臣等顛毛種種身世浮漚不歷萎薾至此夫比肩事主誰不自愛我欲舒其憤懣人誰甘於曖昧我欲快其口頰人誰安於泥滓乎刑部會審之時御史六人大理寺一人同該部司官十二人各出片紙各取口供彙而成招刑部復集臣等堂上官同審該部定招臣等畫題此從來規例臣等堂屬皆東西南北之人也謙益縱欲指授豈諸臣盡如聾啞一一聽從無一人有血氣若梗其間乎如此所指第一款謂顧其仁蹤參謙益情窮勢迫不得不參夫謙益參千秋在辛酉之冬千秋入京會試之時彼時其仁猶為知縣至壬戌夏月始得考

選錢疏在先顧疏在後歲月分明履歷可擬體仁尚飾誤欺君反謂臣等為欺可乎疏末云若不聞破則會審時必藉口多官會審關節已明夫關節會審既明乃二月二十五日之明旨也此又出自何人而體仁可把定也大抵法官問理上有聖明之斧鉞下有道國之摘指若事中之人欲如其意恐無所措手足疏入報聞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尚書溫體仁緣枚卜不與誣糾錢謙益致聖怒及今未解豈知此事千秋始露時兩浙三尺童子皆知其受人誑騙與謙益無干體仁豈獨不生於浙而作此欺心之語乎蓋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係爛熟舊

話里巷小人皆知之徐時敏金保元以此騙人聞者輒笑獨千秋愚而蹈其術中耳體仁明知其然而但借之以洩忿自謂手可以障天矣及法司勘問明白體仁所云千秋並未到官之謊當先敗露乃脚亂手忙復出臣身不宜靦謁一疏語語欲再激聖怒嘻拙矣今日勘官不下三四十人此三四十人各有功名各有名節毋論謙益已成死灰即今日昭雪明日大拜與此三四十人何預而苦苦蹈不測之顯禍扶朽株而樹明主有是理乎且體仁既曰成於謙益之手將法司通謙益手謙益通法司手傳語何人筆跡何據體仁須明白回奏毋得含糊也千秋到官體仁謂

無處質問則闞鄭一事比之案卷更隱更密體仁而得於目覩則當更衣諱名昏夜匿謙益之室而後見之如得於耳聞則所質若何人所聞若何事友須明白回奏毋得含糊也千秋事露謙益即具疏糾參顧其仁以言官繼之乃體仁謂情窮勢迫不得不參想體仁遣此必另有妙用不識若何而後見情不窮勢不迫須明白回奏毋得含糊也謙益以文字識千秋而時敏以闞鄭家重賄此律文所謂指官誆騙也體仁曰可以三百獨不可以二千比指謙益言乎抑指時敏言乎如指時敏言千秋不能取盈於三百之外故致此事沸騰如指謙益言應當另有過付人須明

白回奏毋得含糊也國家法度犯事而欲招承者則刑之刑之而不招則重刑之刑而至死無以加矣徐時敏金保元之不招謙益而死也體仁則曰謙益斃之也錢千秋之不招謙益而生也體仁又曰謙益蹐之也一案而生死皆不可想體仁之處此必有妙用須明白回奏毋得含糊也獄貴初情往日部覆將千秋徐時敏金保元皆活口也三面質對既云尚多隱情今猶幸千秋一人在耳又云寧足取信則足信者必千秋之外另有其人體仁當明白回奏毋得含糊也臣嘗讀律矣常赦所不原開載甚明千秋之事體仁曰當在不原之條本罪應入何項名下須明白回奏

毋得含糊也體仁云今日之勘成於謙益之手假如法司所擬盡如體仁之指將謙益亦可曰成於體仁之手乎且既云法司不可據矣又曰乞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夫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即九卿中人也十三道即科道中人也謙益將令皇上別用一番人勘之乎抑仍令諸臣勘之乎如勘之又曰成於謙益之手將朝廷何所折衷乎即如明德惟馨之詩御史毛九華參體仁者也已令撫按查究撫按倘寬議體仁而九華曰出自體仁之手重議體仁而體仁又曰出自九華之手將國家明刑勅法之官俱不敢盡其職而御世之術亦窮矣臣與謙益為同年而於體仁為

同鄉維桑之誼不講惟是義憤所激恐兩浙之正氣不伸故不敢以藏公道體仁將又曰此疏成於謙益之手文將指臣爲謙益黨矣得旨報聞

壬申工部尚書張鳳翔條上廠庫諸弊有發銀一千商人止得三四百兩等語帝大怒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科道翰林院記注官錦衣衛堂上官又召工科給事中王都陝西道御史高賚明文華殿召對上御文華殿諸臣行禮畢左右立上召科道官命王都高賚明出班跪上曰朕命爾等巡視廠庫剔奸革弊如何發銀一千兩止給三四百兩又且不待進庫多在京門外瓜分王都奏自正月二十七

日巡視鄭慎庫事四月二十七日差發三月以內支放錢糧俱照工部領狀發一千滿一千發一百滿一百並無二八抽扣之弊至發出庫外則係工部監督之事令工部尚書張鳳翔見在可問又奏近日春聯絕少止有工部書辦汪之蛟謀出堂批包攬山東外解者圖瓜分臣等當郎究治上曰不經爾等批發誰敢瓜分先年二八近乃四六一千只有三四百兩爾等巡視如何不言既著回話又如此支吾（鄰）又奏工部病根全在領狀兑票不可致詰臣等何敢通同作弊上曰此弊聞之已久不必多辨高賚明奏臣自二月二十八日到庫收放過銀兩三萬有奇隨收隨放其商

匠領銀出庫有衙門之使費有委官之常例臣採訪未確未敢入告致陳鳳翔先發非敢默默不言上曰朕聞之已久不止張鳳翔之言如今太不像了還要巧言王都又奏朝廷錢粮何嘗不足求皇上勅下嚴比後毋輕給領狀輕出先票則財賦自足更不必多派小民上怒曰不必巧辯着錦衣衛拿了輔臣爌等趨前跪奏工部奏章鳳翔原未指定各官望皇上少霽天威輔臣標奏此從來陋規望皇上息怒輔臣龍錫奏還望皇上從寬處後邊人敢說上曰朕聞知此弊已久今日處分原不因工部奏卿等不必申救輔臣起上諭衆科道官有此大弊爾等如何不言庇護

前六行奏字下添
皇上二字
七行無字下添采
皇上覺有上曰
御本意不過屢
科引勳自盡職
掌不
倒末行奏字刪

同類諸臣未即奏上再諭如何不奏於是科臣陳良訓言
皇上聖明在上有事不敢不言但廠庫之事臣等身在事
外未知其詳不敢妄奏至於二八抽扣之說果是從來陋
規語未竟上曰不必奏起去上呼工部尚書張鳳翔出班
跪上曰此與諸臣屢言之朕聞已久不因卿疏卿安心供
職鳳翔奏雖不因臣疏然二臣却於臣疏有此舉臣心甚
不安可易其初心鳳翔奏臣若畏事當初遂無此疏但尚
書言之累及巡視臣心不安上曰卿何必如此說鳳翔奏
皇上憐臣耿耿之意容臣從頭收拾自當清楚臣正月二
十六日到任王都正月二十七日到任若以數十年之事

而罪及一二月之人誰敢復爲皇上言者上曰何必如此說知卿必救故而召卿特諭安心供職卿起來錦衣衛奏犯官王都擇到朝房候旨上曰知道了司禮監傳起案諸臣欲退上諭復擡案過來諸臣復就班上取本詳視久之親批王都高賚明劉麟長都着革了職法司嚴刑追贓擬罪具奏召輔臣等看輔臣爌等奏皇上處分太嚴還望少從寬恕上曰卿等不必申救輔臣爌等各奏未竟上命輔臣起（起）案吏部尚書王永光出班跪奏臣狗馬之病日甚一日屢疏求退屢奉溫旨諭留且責以君臣大義臣敢不力疾視事昨見科臣劉斯埰道臣毛羽健各奏有蹤系臣劉

前九行此下是改事

斯球說臣有密揭進呈御覽中傷善類臣若有揭今日對皇上又說無揭欺皇上便是欺天了科臣說是風聞畢竟有人對斯球說乞皇上面召斯球問斯球語聞之何人羽健斜臣會推時臣允欲推謝陞因謝陞投揭於臣臣遂改推且謂臣明何人說薊撫一缺陞既棄之人誰肯取不如用一倖淺道臣此語絕無影響乞皇上召羽健一問自明上曰劉斯球亦說是風聞罷了羽健疏明述卿的言語道謝常以棄之人誰肯取卿又奏無此語上視輔臣牘牘奏總是風聞求光又奏此是不是風聞必有主之者今九卿科道俱在御前可召而問也上徐曰朕知道了候旨行上

還宮

甲戌戶部尚書畢自嚴等會議足餉十一事一增鹽課一停修倉廒一酌議鼓鑄一搜括襍稅一查隱占一南馬協濟一牙行換帖一板木改折一寺田起科一崇文店稅一緞疋京運從之

南道御史陳必謙薦錢士晉劉宇烈

大學士韓爌等揭救王都等又言吏部尚書王永光不宜請究言官得旨國家命科道廵查剔弊除奸令反生弊作奸寡廉鮮耻佳民如何得蘇財用如何得足卿等不為朕清釐反拘拘申救當此多事寧不動心至於永光無端被誣

請究亦不為過毛羽健候旨行所司知之

原任大學士李國𣚴以皇子誕生來賀帝優詔荅之

乙亥刑科給事中王繼廉因王永光疏內有此輩無日不聚族而謀無日不以殺臣為事甚謂黎丘之鬼公行青天白日之下等語疏辨大傷國體帝切責之繼廉

丙子以宋國彥鎮守永平等處兼備倭總兵官以曹鳴雷鎮守保定等處兼備倭總兵官

太僕寺少卿將九儀順天府丞魏光緒山東道御史吳甡樊尚燝劉廷佐疏言禮部尚書溫體仁有臣身不宜醜詆一疏蓋為錢千秋招詞而發也夫千秋之招雖成於刑部

然會審者三法司主筆者臣等六人按會審故事三法司各委一官惟重大者則多委數員而千秋一案凡掌印者無不並集一時京畿道上堂幾無坐處環觀註聽亦不下數千人此非一手口所能掩飾也臣光緒等五人各執一紙聽千秋口供即書之審畢付部寺諸臣閱訖總付臣允儀銓次成文千秋口中之所未供五臣不能書之為有千秋口中之所已供五臣不能抹之為無會審之後復經堂上官會審得旨已數閱月體仁始為大欺之說肆其辨口至云昔日之招名為法司會審而實成於謙益之手則無論臣等東西南北之人共執朝廷之法非謙益所能約束

前四行臣改成
日下添司官
九行奸下添之由
二字

即就體仁之言析之事理亦大謬而不可解矣夫昔日之招並無金保元徐時敏受賄情節今審增三百金而疑刑訊妄供而臣以既出千金之口即先後互異不妨直筆以聽參詳若謂臣於謙益之手何其自為謀不若昔日之代為謀也事理人所易曉豈體仁反懵於此止緣熱中大拜舌劍橫逞理窮詞遁一任游易遂不覺自相背戾語語涉欺而反誣人為欺因仇謙益一人而盡仇會審多人故始以阿結之成案為未到之贓提既指有為無今以科臣顧其仁一疏為發奸而不知主考疏在正月科臣疏在六月又移前作後其案牘昭肰時日顯著者尚且支吾飾辨若此況

於無端風影何不可捏造誣衊也哉堯舜在上而敢於說謊逞欺僭自認註誤二字輕輕出脫是非但不畏公論并不畏皇上三尺矣帝令逮結以杜紛囂

刑部尚書喬允升疏言禮部尚書溫體仁指摘及臣不欲角口只得引疾求退嘗聖恩責以大義勉其匪躬業遵旨力疾視事矣因取體仁全疏閱之謂三法司會審皆成於錢謙益之手夫臣執法之官也各有心性謙益不過罷去之館員耳聽勘之犯人耳有何生殺把持不爲皇上勅法而聽彼主使乎且會審時衆御史各司官摘取口詞三法司堂上官覆審而招中審語原出臣允升手筆絕之以法斷

之以理如是足矣且詆其有六欺夫人臣之罪莫大乎欺臣不敢瑣屑爭辨縱使臣欺則衆官皆欺乎衆官不欺而肯容臣獨欺乎皇上明旨謂錢千秋關節等會審既明亦諒各官之無欺矣而體仁必欲倒翻是非徧執己見欲臣以無為有而後謂之不欺乎抑欲臣抹殺公論從彼論而後謂之不欺乎且南科臣錢允鯨體仁同鄉也疏論體仁臣尚未見其疏理之所在千萬人有同心千萬世有同心而謂臣都具題錢允鯨呼吸相通必牽連句引以朋黨殺天下士漢唐宋末世小人中傷善類而禍人國家者多坐此不意體仁身為大臣視皇上為何如主而乃以比言進

乎且體仁之欺亦不少也指錢千之提結為脫逃乃云未見邸報錢謙益叅錢千秋在天啓二年二月顧其仁叅疏在本年六月乃云謙益因顧其仁之叅而叅千秋以巧卸真理屈辭窮轉換支吾昔少正卯非古之聞人乎而孔子為司寇必正兩觀之誅若為其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也體仁自矜其能發錢謙益之奸然而不先不後乃在枚卜之時設枚卜而與其名體仁必不發矣爭顯要而壞大典其心已畢似此行徑已蒙皇上洞鑒特優容大臣體面不欲苛求乃辨言亂政鈐制閣官之口臣薑桂之性至老不變誣訕欺黨蒙不受辱不得不剖心於君父之前至錢謙益

前一行乞下賜字刪二行有改作行後五行臣下畏字刪

之事奉有秉公勘結之旨臣何以展布乞賜速賜罷斥

帝令速有勘結不得遲延

丁丑陞魏尚賢通政使司右參議

戊寅禮部尚書温體仁疏言臣昨具疏引咎因論錢千秋審會一事將錢謙益之把持及招詞之欺飾畧為闡破冀諸臣懍然深省為捐朋比之私共矢勿欺之蓋耳乃科臣陶崇道與謙益俱係左都御史曹于汴門生不勝同仇時疏糾駁其氣雖盛其詞實遁至以確據之關節為爛熟舊話人所共知以行財之真犯為求榮得辱法應原赦黑白可以變易律例可以游移欺孰甚焉然既奉公從速結之

旨臣不必與辨以瀆天聽總之今日黨勢已成燎原附之者摸姍可爲墻光違之者由夷亦爲盜跖恃其力强口衆自謂莫敢誰何明旨褎如充耳而紀綱壞芭苴不啻暮夜而官箴壞奔競醜於乞墦而銓法壞頹危險於山川而人心壞大臣畏憂讒畏譏以保身爲明哲小臣波流風靡以取猛爲得計而臣抱一念朴忠奮螳臂以當轍於國事曾無分毫裨益反招衆口之紛奴仰累聖明之裁鑒臣心滿苦臣惧滋深且臣註籍已及半載萬難復出溫綸已屢逮萬難復褻乞皇上特賜矜憫放之歸里庶積愆可消萬藤自銜然後徐察諸臣賢奸之實大彰惟辟威福之權渙

小群爲師濟振積蠹爲元亨特在皇上反掌間矣帝慰留之

己卯陞吳爾成南京尚寶司卿

起錢士晉爲山西右布政使

差御史鄭起隆巡視兩淮鹽課

庚辰文選郎中徐大相條上銓政十事一遵明旨一疏淹滯一破囑記一肅官評一正選規一重掌印一崇禮讓一勵氣節一抑僥倖一嚴定舉得旨申飭

廕原任工部郎中萬爆男萬揮入監讀書

陝西道御史趙洪範疏言大臣聞言求去自是正理而其

意有告君父者有不可告君父者臣請得分別言之有一去可以明職守則刑部尚書喬允升也允升老性硜執屢讞大獄但知爲皇上守法而已假使皇上怒一人不能殺之也法當殺則殺之況悠悠不與枚卜者而欲其殺人以洩忿如此舉時當去乎不當去乎所謂寧官去而法存毋使官在而法亡者也有有一去可白心跡則吏部尚書王永光也永光初起田間雅負時望迨會推激起風波推諉嫁禍言官短氣人盡少其執持發其本末漸致指摘愈多與言路爲水火此而不去終謂夜行不休負塗見垢夫臣品固有一去而反重不去而反輕上嘗聽陷以爲禁下請

彈劾以為辱者是也又有意不在去而借言去以為害人者禮部尚書溫體仁是也體仁之攻錢謙益其心路人皆知也即體仁亦何嘗不自知也乃言官不能透底發明而徒角口鬬舌以干聖怒但不識體仁自視為何如人也斷送衆言官矣又甘心衆法官欲一網打盡至此極乎科臣陶崇道與彼豈無梓誼而公正發憤言言刺骨當使體仁愧汗浹背而徒令日言去明日言去咆哮不已將誰欺乎又有事可無去而借言去以卸担者大同巡撫張宗衡也戰款何可分為二局而必執此為督撫雀角之端非本計已果念念從分疆起見與督臣為同舟之濟則揀部輒就

竊廉正我大修戰守之轉也能精兵乎能核餉乎能修（墻）堡乎能繕器械乎日日可守日日可戰我當益強揮當益畏缺當益堅此宗衡事也乃目前之不可戰宗衡豈不知乎而既多請兵馬錢糧以示難從之勢又日以不得戰為憤日以請告為事得無曰歉必難恃一旦致盟搶犯我終不任咎耶此種心事豈可告君父若哉諸臣去留皆有關係心事時有分別惟皇上審斷或責以大義或裁以文法俾留則職守益敦去則情事共曉蒙優旨積成故套而事事皆責實也得旨諸臣疏辭朕自鑒奪諭留豈是具文不得抑揚譏刺所司知之

壬午雷擊宣武門西角樓延東旗杆烟出五尺許

贈馮從吾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劉俊太僕寺卿

陞袁崇煥一級賞銀四十兩大紅蟒衣一襲紵絲二表裏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給與應得誥命郭廣王楫各陞一級賞銀十二兩祖大壽加一級廕一子本衛正千戶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給與應得誥命何可綱陞署都督同知劉思陞署都督僉事金國奇張弘謨各陞副總兵孫繼武劉應選曹恭誠黃龍謝尚政賈得勝汪子淨各陞參將劉天祿祖可法陳唯韓大勳羅景榮孟道祖大樂王惟政

孫寧遠裴國珍張存仁趙鳳鳴楊邦澤各陞遊擊祖澤潤祖澤洪桑昂兒介劉應國劉奉國吳襄各陞都司僉書以上各賞銀十二兩鄧長春楊汝梅李正英刁兒計那本氣他卜能劉毓英佟守道祖邦林江守禮哈灰趙力勢超兎祖可觀劉良臣胡弘先祖克勇李云丁可信于奈代各陞守備李勳授千總馮京祖邦武李士元各授把總王廷棟洛吏部候選以上各賞銀八兩尤世威賞銀二十兩張斌良杜弘芳鄭一奉曹文詔各賞銀十二兩魏守祖陳志尹羅思錦祖耀祖世魁金應龍許定國孫得貴丘可良趙文德王國金良臣各賞銀六兩以上各陞服俸一級尚登第

劉祥鳳周良纘陳維謙查應錢黃珂各准實授鎮撫熊明遇王會圖等五員前次既未叙及不必槩叙以邊功也

癸未帝親祭方澤壇

陞楊一鵬太常寺少卿

喻安性回籍聽勘

賜夏加遇祭葬

賜魯欽祭建旌忠祠

南道御史張繼孟疏言近見王永光有人言踵至一疏語語皆謬敢平心駁之其曰惠世揚等借題當議夫所云借題者無其事而借名云也夫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事同

心但未同死耳今揚左業有定議世揚方招揭於天下後世而何以借名之爭謬一又曰高捷史𡑌發奸已驗特用宜先夫高捷史𡑌之糾劉鴻訓也乃庇楊維垣等爲救着耳鴻訓在閣止此一事不差即皇上亦曾嘉其担當後鴻訓以納賄廢非以捷與𡑌之叅論也今指護奸者爲發奸正永光之真借題也謬二又曰諸臣所擁戴者銭謙益李騰芳孫愼行夫謙益本末想皇上近亦洞然至騰芳愼行之才品亦天下之共相推服者會推之時永光身主其議指公論爲擁戴謬三且曰欲諸臣踈一面之網息天下朋黨之局信斯言也則部擬漏張之熈等數十人是爲踈一

面之網而皇上之復核議罪者反為朋黨之局乎隱語譏訕大屬非禮謬四一生肺肝盡為自供之狀滿朝國是倒持於摭拾之辭尚安望其開誠布公收立政用人之益乎且永光曾為御史李應昇所糾又為南御史王允成面折後陰肆報復而應昇死允成削矣今又被御史馬孟禎徐尚勛吳甡等參論種〻迫於公惡又未可更僕數者今應昇褒贈允成特起不覺極為抱恨而永光之品可知矣况薦永光於甲乙間者崔呈秀徐大化等也薦永光於卯辰間者霍維華楊維垣張文熙等也今薦主既處不覺極為隱痛而考永光之品愈可知矣帝不聽

甲申遣中書解經遠爲尚書初伯裕造塋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請勅督學各官延儒講學以端士風報聞

崇禎長編二十二

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免朝

加申用懋右都御史以撫畿著勞也

吏部起用王元翰不許

起滿朝薦為太僕寺少卿

陝西巡按御史吳煥疏言秦盜起於去年七月白水王二一夥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正月以後則邊賊與土賊相半今據耀州涇陽富平三原邠州淳化等州縣所獲如楊耀王文秀韓世盤韓世友胡三槐吳養臣等二百餘名或任塞堡或任鎮城皆善騎射擊刺而曾為家丁前鋒者謂

非邊賊不可也賊首孫猴兒王二賀自節胡三祚王滿財等三百餘名皆盤據真寧環慶蒲白一帶鹿谷艮川之中結徒黨營窟宅而身為窩家謂非土賊不可也為邊臣者當治邊之事即曰賊非盡行伍中人而賊在邊鎮惟邊鎮將能搜捕之若堅執賊不在邊則賊反得借邊為藏身之窟而出沒聚散無已時矣為腹臣者當治腹之事蒐卒簡乘撫良賑饑以清盜源以勸盜魁亟圖之猶恐陷溺者不能出水火而暇委罪邊將乎故今日削平禍亂之任自當專責成陝撫然邊鎮督撫之臣亦宜同心合體不委為秦越之視速飭將吏嚴查行伍剷除根株而且有呼必應有

急必援共圖掃此一片地以固邊陲幸甚幸甚得旨申飭

丙戌南道御史米純疏言周應秋楊維垣陸之元李思啟倚籍魏黨納賄無算宜籍沒充餉得旨不必又滋紛擾

戊子直隸巡按寧光先疏薦地方人才原任吏部尚書崔景榮兵部侍郎馬從聘章下所司

浙江巡按御史吳阿衡條上八事一飭軍務一嚴海防一禁通倭一修海塘一勵方面一肅吏治一飭佐貳一懲刁風得旨巡按御史身任一方宜實心舉行不必空言塞責

南道御史米純疏薦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陳夢琓內計斥幽清執不阿宜加優擢章下所司

己丑起劉策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

庚寅刑科給事中劉斯琜請假省親許之

陜西巡撫劉廣生疏言臣見行人馬光才疏陳秦省災荒情形得旨延慶等府饑荒情狀朕心惻然應議蠲賑緩該部作速從長計覆預備倉穀救荒首務地方官平日留心何至束手無策本内寬恤事宜一併申飭行仰見我皇上軫念危秦加惠饑民該部自能從長計覆臣可無言頌臣以撫為臣者饑民慘苦之狀不忍見聞至相率而從賊煽禍地方臣實如坐湯火敢不仰體寬恤之明旨以佐司

農之末議乎以蠲與減言之昨蒙皇上慨留元年二年地畝遼銀共二十萬以抵京運戶部又發銀十萬共三十萬以濟饑軍矣前此又慨留雜項遼銀一萬四千餘兩以濟饑民矣頃元年觧京外所欠五萬二千零勢必不能完則虛數也而二年十四萬七千零取辦於一時則又難然此有司之責不敢觧也至二年分遼餉尚餘十一萬零內約有四五萬係節年必不能完之虛數則止餘六七萬願皇上之盡蠲之也哀此殘黎使之扶傷力疾剜肉醫瘡辦此十五萬遼餉不啻苦矣尚能取盈乎若以全蠲者予延慶二府而以量蠲者予六府一州則寬恤之至仁也至民運

以餉邊軍臣不敢槩言蠲而延慶二府則荒亂之民自餉不能安能餉軍臣願皇上量減二府今年田租之半則又寬恤之至仁也至帶征則逋者大慶覃恩已免至天啟五年止矣而六年七年尚在帶征之數今秦民被灾被賊無處（無）之窮者或逃死而不歸或從賊而被殺富者或室廬之若搶或烟火之無棲見征難辦安責宿逋骨髓敲吸無從徒累有司叅罰故臣願皇上之盡蠲之也則又寬恤之至仁也若夫賑則皇上一萬四千之留延安止分得三千四兩慶陽止分得八百八十兩今從賊饑民膠結不解以（數）千計故招安急需大賑臣已具疏於三十萬之中乞淂五萬

專賑延慶今平涼府告饑亦甚并應量賑顧皇上亟賜允行若夫緩則臣愚以為抵京運之二十萬取辦一時較之往年已急矣然饑軍皇　之所深念也又不敢緩今請亟之於達餉使抵京運以仰體皇上恤軍之德意而姑緩之於民軍麥熟開征以仰體皇上恤民之仁心用一緩二而有司參罰稍從寬政吾民感恩圖報敢不終事是適以緩之〻道急之也帝令所司酌覆

辛卯孝宗敬皇帝忌辰遣武靖伯趙祖芳祭　陵

陝西巡按御史吳甡疏覆御史高弘圖等所糾原任陝西巡撫喬應甲貪婪各款業驗俱實應行山西撫按追贓入

官章下所司

起閔夢得為兵部添設右侍郎

起張廷拱為大理寺右寺丞

陞毛堪為應天府府尹

陞倪應春為南京太僕寺卿

陞江西按察使何應瑞為本省右布政

壬辰補張鏡心吏科給事中

補張第元禮科給事中

補葛文舉戶科給事中

吏部尚書王永光等疏言禮樂一脉治術攸關自古帝王

崇政學敦教化必得經明行修之士而表式之道足風世雖老成無容廢棄學可匡時即韋布不妨薦舉憲臣曹于汴慨然以遵祖制復薦舉爲請蓋真見我皇上兢業致治旣遠紹精一之傳棫樸作人宜廣開薪槱之路而尤慮其真才難收僞竊易售思以聖朝之曠典反作終南之捷徑故先舉周汝登一人以爲嚆矢誠謂凡薦舉者必如周汝登而後可也查周汝登以戶部侍郎致仕在家風著清修獨標純詣學究天人之奧識參義理之微年力未衰才堪啟沃而恬退自矢節高丘園應先加工部尚書職銜次推用以示優異如各省直中有爵德俱尊學業允茂出可以

賛翼聖化處可以表正鄉閭者該撫按薦舉一二人以風末俗至於山林隱逸之士果有學問經濟端品宏才如吳與弼陳獻章者亦許撫按薦舉以需聘召

宣大督師尚書王象乾疏言宣雲三晋自俺答效欵納貢不侵不叛者六十年矣內地恃欵忘備亦已久矣今揷部虎墩兔養威蓄銳棄巢西來迅掃諸部名王而奄有其地賴皇威遠震翻然入我戎索當其擁數十萬之兵縱橫朔漠氣焰方張何遽降心輯志以聽命於我蓋亦有所利焉夫互市之設其來已久名雖市馬實借以羈縻諸部落名雖效順實亦利我金繒市之為利若在於彼而我亦得休

兵務農講武修備以固我金甌其利更大故從未有崇重威嚴而使之向化也者必也威以懾之惠以綏之信以服之我能自強而又恩信相孚何桀驁之不可馴哉捸既狂逞兩年大衆疲勞而又四顧無隣豈無中流望濟之意昨以款之利為餌有如饑者得食故其從之也易我若不於此時收而用之恐終為肘腋之憂耳折馬一節案籍昭然此雖便彼而我利實數倍焉彼若分外需求我必據例以折彼既據例以請而我不照例以行則釁從我開彼亦何肯遽已且馬之名色甚多有御馬以進御為名我因（重）其名不得不厚其值者也有貢馬以進貢為名例不折價者也

有銀馬以銀易馬價有低昂有自二兩三兩以至八兩十兩然總無上駟多係羸瘠不堪又有段馬以段易馬者也有布馬以布易馬者也有皮張馬以狐獺虎豹諸皮易馬者也有貨馬以次等段絹布疋等物易馬者也此外尚有月馬有季馬有歲馬沿習既久歲以爲嘗然名色固多價亦不一總無濟於戰征則一也折馬規例所從來矣此非揀之情願因天不順馬無所出不得已而求折耳臣反覆計之及今揀部無馬除御馬貢馬有厚值者必不肯折此外（折）得一馬我半爲之利倘得一槩全折每歲所省何止十數萬金使易項儲之以買戰馬則馬得實用而價不虛糜

不獨錢糧可以一清而各邊領馬攤價之貧軍得以一免包賠苦累涸鮒可頓蘇矣昨樞臣所云馬入銀出者因臣有見馬與價之一語耳蓋臣之所言謂銀無定發非不許折價之謂也今揀使絡繹到邊請討示下臣謹遵便宜事理通行三鎮悉照舊規行之乞勅下兵部覆加查議並請明旨申飭各邊凡舊例所當遵者毋擅自更張致啟釁端凡互市約束諸部落容臣等開列規條使永為遵守庶紛更可杜國憲常尊而六十年來市事又一番新矣得旨款市原藉羈縻但與樞臣銀必得馬馬必得用之議何大不相合該部確議以聞

乙未以朱純臣為監修實錄官

丁酉熹宗皇帝純妃段氏薨

差御史黃宗昌巡按湖廣

監生胡煥猷疏言枚卜一事詞臣溫體仁名實未孚而為衆正所棄傾陷錢謙益等以結黨把持溷淆公論今皇上之深求謙益者豈別有所聞哉總為體仁結黨把持之一言激皇上怒也若謙益果不賢何無一人指摘之者則其素履坦直可知詎意天威不測而謙益莫敢辨也今皇上之獨眷體仁者抑別有所見哉總為體仁孤立弗欺之一言聳皇上聽也若體仁而果賢何無一人贊揚之者則其

素行乖舛可知詎意聖恩不測而體仁忍為欺也體仁原以枚卜不與熱中為此若從國家起見何不發於枚卜未行之先而攘於廷推擯棄之日此情理之易明者況謙益素無暧昧之行科場關節通國皆知其為冤臣不為之辨革錢千秋被騙受遣赦帖現存而以為買逃而以為懸坐而以為提結盡皆影響臆度之說使體仁當日微吐風聞之語不堅執以為確據皇上必不震怒謙益不至會勘章允儒房可壯等不至削處枚卜不至久稽今千秋覆奏已明體仁始稱註誤視皇上為何如主明犯說謊欺君之律倘皇上執行祖宗之法體仁將何辭以解廷臣據實上聞

悉蒙皇上之譴責矣而體仁過端有無皇上終屬疑信之間皇上試問體仁自登仕籍以来建何事功立何名節若能縷〻自指則體仁之身名立見而皇上之眷注始不虛矣得旨廷臣才品朕自有鑒胡煥猷書生豈得肆意臆揣出位枼陳念曾有直言姑不究所司知之

戊戌賜文球祭葬

吏部題請遺增削奪已故應復官者二十六人孫丕揚原任吏部尚書追奪湯兆京順天巡按贈太僕寺少卿陳大綬原任太僕寺少卿贈本寺卿鮑應鰲原任太常寺少卿贈本寺卿張庭原任戶部浙江司郎中贈光祿寺少卿李

俸原任刑部郎中陞知府贈光祿寺少卿于玉立原任刑部郎中爲民贈太僕寺少卿李朴原任戶部郎中贈太僕寺少卿李三才原任南京戶部尚書奉旨削奪胡忻原任太常寺少卿甲寅養病乙丑爲民趙秉忠原任禮部右侍郎甲子加尚書本年致仕乙丑爲民王之寀甲子陞刑部右侍郎乙丑爲民逮詔獄客死董元儒原任廣西巡撫乙丑爲民鄧渼原任順天巡撫乙丑遣戍客死施天德甲子陜西參政乙丑革職追贓遣戍江秉謙原任山西道御史壬戌調外乙丑爲民賴良佐原任刑科給事中甲子侍養乙丑爲民方有度乙丑陞吏科左給事中本年養病爲民

舒榮都庚申湖廣巡按乙丑爲民韓萬象甲子河南叅議乙丑爲民熊則禎原任河南道御史陝西叅議余茂衡起南京吏部尚書乙丑養病本年爲民趙昌運原任禮部主事乙丑爲民丁元薦原任尚寶司卿甲子革任徐可求原任四川巡撫贈右都御史乙丑追奪真憲時原任江西右布政丙寅爲民帝以未經奉旨遽請復官切責不許

己亥免朝

賜王安祭建昭忠祠

總兵毛文龍疏言臣受鉞三年危處東江歸鄉人民每歲不啻萬計臣亦忘形跡於將士之分秉心戮力以答國恩

故兵稱二十餘萬豈臣欲報多數而冒粮餉乎亦欲得甲士之用耳孰料廟議紛紜今日言臣報數之多明日言臣無厭之求以致先帝惑聽遣詞臣姜曰廣科臣王夢尹諸島點閱減報一十餘萬使臣東那西借剜肉醫瘡而議者尚以冒餉劾臣且臣原籍舊居止存四壁今駐皮島之兵安壘與士同棲冒餉何為冒餉何用也及登萊道臣王廷試奉旨汰兵將各島哨守兵士俱不點閱只將皮島官兵一看定為二萬八千此亦不揣朝廷恢復之計止狃目前之餉之算耳以臣枵腹之卒二萬八千而欲取勝數十萬之衆使天下人聞之疇不笑臣之不能料敵如此國家之誤

用微臣如此哉但臣一介末弁孤處天涯曲直生死惟命是從敢嘵〻取憎哉究其根實文臣之誤臣而非臣之誤國也昨接登萊道臣手書云今歲錢糧將往年多領者扣算然臣以十餘萬之衆而受四十萬之餉今反以二萬八千為額復將上年錢糧扣算必欲速斃數十萬之命此何心也即道臣王廷試覆稱汰去老弱止存精兵二萬八千宜於元年六月為始而元年六月之前未經汰去者皆不費衣食之土偶乎還將食過之軍剳腹取之乎可令今日之軍封口坐斃乎計部必欲殺臣此臣之未解也再議每兵每月本折一兩三錢較之關門雖若不足例之各邊似

爲有餘臣處東江原爲關門牽尾關門接壤神京每月一兩四錢米一斛尚不敷用況東江懸海風濤巨測百物騰貴而反議每兵銀七錢米一斛使各兵肯安心東江耶諸臣獨計除臣不計封疆操戈予於同室此臣之益未鮮也得旨具兵裁汰照額發餉近已有旨督師欲面咨籌畧軍中一切事宜從長商確所司知之

庚子穆宗莊皇帝忌辰遣豊潤伯曹匡治祭　陵

督師遼東袁崇煥以塟父乞歸得旨覽奏卿父塟事具見孝思封疆重寄自難圖歸著卿弟奉卿母歸里襄事准給與勘合祭塟前已有旨該部即與覆行

兵部尚書王洽疏言揷之議款也督臣王象乾疏稱市賞銀三十二萬係買馬銀兩每歲應得馬五萬二千五百匹故臣有銀出馬入之疏而督臣之疏亦言有一馬乃與一馬之銀今督師之疏不但與臣議大不相合即與前疏亦自矛盾老成謀國豈無所見而云然乎臣閱其疏商筭折馬之利已詳言之而其貽臣手書則言揷部初到畜牧孳生未蕃又值去冬大雪有倒損而無增益無馬可市原是實情其顧比舊例議折不得已也然因而聽折我利實倍何也馬價除進貢外以八兩為上七兩為中六兩為下此必無得好馬之理若折給不過十之二三而所省則十之

七八矣以十之七八市馬何慮雲錦不成羣而所謂十之二三者又量以銀兩勻搭貨物我之實費亦無幾矣督臣向者蓋唯恐其不折也而今且惟恐其不盡折也督臣因其求折而欣欣然急以入告即與臣前疏相背不恤也即自與前疏相背亦不恤也誠以邊疆之事呼吸變態不可爲常且成例可循不得以膠柱礙通方也臣亦何忍預執一議掣疆臣之肘哉惟是開市之日須明白告誡曰皇上憫爾無馬量從舊例允折俟爾馬畜蕃衍彼此交易務復俺答舊例不必循卜兎陋規其開市條例令督臣詳列遵守得旨馬折可行亦大委曲既說量從照例姑准目前暫

行此後當亟議更置朕以邊事外寄督臣內屬卿部須力圖上策以副委任

禮部疏言本月初一日日食原題初虧巳正三刻而今在午初一刻則已差二刻矣原題復在午正三刻而實在午正一刻又差二刻矣推算官戈豐年等稱大統曆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實元郭守敬授時曆之成法也曆官按書推步不敢增減今驗日食時刻俱不合須將今曆大加更改測驗布算定今日之所以差乃可期他日之不差耳且唐虞以来無百年不改之曆國初曆官如元統李德明輩才力不能出郭守敬之上后来改官修正則有童軒樂護

華湘等著書考定則有　副使邢雲路等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周濂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舊法年遠數羸即守敬在今日亦須重改故也萬曆四十年兵部員外郎范守己因日月交食分刻不合曾疏請修改未奉皇祖俞旨今本監官謂元初至今相沿三百五十年無能改正而一旦於彼責成非其識力所及且崇禎四年又應日食者一月食者二臨時必不能無差乞勅下臣部照依萬曆四十年原議修改庶國典有光矣從之

總兵毛文龍疏言朝鮮國因遼路斷絕從登州海運進貢今若令從鐵山嘴取道進貢海道險惡風帆不測請仍從

登州進貢章下所司

辛丑祖大壽等復灤州

壬寅兵科左給事中劉懋疏言驛遞裁減已定而撫按司府私差如故請旨嚴禁得旨申飭

癸卯大學士韓爌等疏言態廷弼身任經畧因廣寧陷沒同撫臣王化貞等擬辟乙丑八月二十五日奉旨行刑傳首九邊失陷封疆已無餘罪若遺骸至今不得歸塟則從來國法所未有者今其子正疏請歸塟臣等擬票許之蓋國典皇仁並行不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案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申己酉間廷弼以御史巡按遼東時早以遼

患為慮請核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為應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沒皇祖用今督臣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鎬廷弼在任年餘築城復濠修守待戰一時邊患稍寧會皇祖賓天廷議以弼緩於奏凱攻之使去應泰代為經畧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彼時在事未必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田間復任經畧時撫臣主戰廷弼主守羣議皆是撫臣廷弼連章累牘力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右屯撫臣兵十三萬駐廣寧廣寧潰右屯與之俱潰可言者三假令廷

弼於此時死守右屯捐軀以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哉不然支撐寧前錦義之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圖桑榆之效乃倉皇風鶴偕化貞並馬入關其意以爲我固嘗言之言而不聽罪或當末減此則私心短見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公論亦以此會傳首邊廷頭足異處亦足爲臨難鮮忠者之　戒矣然使誅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堂堂正正偕同事諸臣一體伏法廷弼九原猶當目瞑乃先以賄贓拷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之陷阱既刊書惑衆借題偏殺身死尚懸坐贓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極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內忠臣義士亦多憤惋竊

歎時以封疆二字碍口未敢訟陳於　皇上之前耳臣等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騙官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焦唇敝舌爭言大計似猶此善於彼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長繫待決之人屈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疆直自遂之性致獨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聖明必在垂仁臣所以娓〻及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於邪正本末陰有關係皇上天縱英哲是非功罪悉在洞鑒或不以臣等為深謬也

帝許其歸葬

南道御史劉之鳳疏陳時政七事一召對之機務會議宜頒一章疏之留中批發宜速一枚卜之大臣簡拔宜決一內臣之襲蔭名器宜惜一重地之用人宜不愛錢一羣臣之報國宜做實事一貪官之查參功令宜嚴章下所司

乙巳南道御史袁　論總督漕運李待問不堪留用兵部侍郎申用懋宜如罷斥帝責以虛言描寫不聽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疏請久任知府以察吏安民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差御史胡良機巡按宣大

丙午文選司郎中徐大相以起用廢籍諸臣降級留任

戶科給事中杜三策疏言大相清執正人起廢一事頗協輿論帝不聽

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糾撫臣兵和聲道臣寥起獻總兵吳自勉覆軍辱國宜勘明正罪報聞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於汴請復巡方引奏之規而雲貴四川即常用三省之人以明習地利從之

禮部左侍郎羅喻義等疏言前大學士張居正作相之日其培養聖德則進帝鑑等圖其調護聖躬則請慎起居節飲食親賢講學其緝熙聖學則進大寶箴等書註解直解類編累朝寶錄寶訓其明習聖政則請讀畢進覽文書閣

臣在西廂房祇候其宓飭大典則進郊祀新舊圖其黼黻皇猷則撰承天大誌副裁永樂大典修世廟穆廟實錄大明會典書成獨不受賞其慎重代言則請做成弘間故事詞尚體要其裁抑恩澤請緩三戚臣封爵墳價世襲其敦崇儉德則請停武英殿慈慶慈寧兩宮修理其作育人材則首請視學慎選省直提學定條飭學政十六款載入勅書其綜核吏治則請面獎廉能力洗吏調太煩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四獎造文武職官屏風張便殿以便省覽黜陟其率作省城則陳五事六事疏嚴責成以振玩愒其隄防陵運則請開泇河閘衛河膠河復練河築石土

堤修減水各閘垻計八百餘里核省工價十四萬其愛惜名將則使總兵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各盡所長殫力封疆其申嚴武備則區畫禁兵入衛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楚蜀兩廣狼兵苗兵民兵水兵悉中機宜仍請息班軍輸作無勤兵於遠其弭盜安民則凡地方失事責成兵備有司衛所官申詳捕賊仍嚴撫院下以隱匿之罪其節用生財則上戶部出入之數立考成法每歲漕粮俱限二月過淮清丈天下田土影射之弊至萬曆二年太倉米已積至一千三百萬其明罰勅法請將大明律例禁有司鬻獄其振飭風紀則嚴禁挾私撓法護持任事之臣如龐尚鵬

海瑞王崇古等其郵驛逓則有保定巡撫亡弟回籍周勘合遺書議之即皇親亦禁乘傳其裕國蘇民則萬曆四五兩年請蠲折漕粮及本色雜料四百餘萬石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粮七十餘萬石賑貸泗淮等郡凡十三減漕粮九十三萬此皆居正之功在社稷民生者至紓策籌邊則曾欵俺荅穫土果速把亥若兩廣則受策總督殷正茂殲巨寇伍瑞黃世橋藍一清賴元爵等閩寇朱良寶林道乾等若四川則擧曾省吾巡撫保劉顯待罪立功擣凌霄九絲等寨俘阿大阿二拓地四百里皆宣捷告廟遷賞不居源流可考凡此皆居正之功著邊陲者也又考其與

同時諸大臣書曰正受顧託之重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又曰草茅孤介擁十齡聖主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又曰正忘家殉國遑卹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不畏也以故能少有建立若得失毀譽關頭打不破天下事無可爲者此又居正生前顛破家負謗以殉之而身後奇禍尤所以了捐軀報國之願也遺簪可念覆卵堪憐其歷官誥命及生前承廕官生槩未補給且其時如遼東二捷實錄諸書成一品三年考滿與夫廣東羅旁捷四川九系捷鎮西大捷及日講叙勞大婚禮成皆辭恩不居實歷一品十五年筭四考勉承恩廕僅尚寶中書一二人既

受復奪一廕未沾必聖明所軫念之得旨舊輔張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飭舉廢多有功可紀雖以奪情及後蒙議過不掩功委當录卹所請廕贈所司看議以聞

戊申左都御史曹于汴疏言世有談及若緩而關係實為重大者音樂是也蓋樂之為道幽可以格鬼神明可以和邦國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焉皇上勵精興治時御殿庭躬饗宗廟釋奠先師去冬祀天于圜丘今夏祭地於方澤臣等備員班行竊用窺聽則或虛器徒陳不能撫弄或雖有吹擊未必協於六律蓋久失傳受無怪其然乞皇上勅

令禮部及太常寺修舉樂事如原任南京大理寺寺丞馬從龍授以太常職銜俾之專理并聽其引用才智之士訓誨樂生務合天地之元音用於朝廷郊廟格神人而和上下我皇上於宮闈閒燕令一奏以怡聖神之性情而建中和之標準仍制雅樂一部可使士民通用者頒於天下凡閭閻末俗相沿淫樂褻曲導欲增悲之聲悉行禁止亦急務也得旨祀典樂律自宜審正所司看議以聞

庚戌陞吳光龍爲太僕寺少卿

陞福建右布政使周泰峙爲雲南左布政使

陞河南按察使彭克濟爲陝西右布政使

督師尚書袁崇煥疏言臣於本月十二日登舟出海文龍數年欲試之奇與東江將吏投距之氣臣將一往收之臣初以扁舟水上不必劍印隨行而臣門下士周鍚圭謂皇上聲靈赫濯正當令東江將吏重睹威儀於是奉劍印以行若地方戰守機宜悉委之趙率教祖大壽梁廷棟孫丨元化何可綱矣疏入報聞

崇禎長編二十三

崇禎二年六月甲寅朔免朝

遣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副楊掄冊封琉球

帝偶疾大學士韓爌等投揭問安得旨朕偶感暑熱今已痊愈但精神尚欠調攝目前緊要章奏照常省覽可緩事宜從容裁發覽奏倍宜珍護具見忠愛

乙卯戶部尚書畢自嚴等疏言臣於明旨允行條議內斟酌其間可濟目前急需者如班軍折價加增權額停修倉厫板木折價此已有額數但須征解者也如增加鹽引搜括雜稅南馬協濟修衙銀兩牙行換帖湊解紙贖議捐公

費河濱灘蕩吏農班價寺田起科裁革冗役清汰虛冒生祠變價貫稅酌征殿工冠帶京東水田比未確額而猶俟查覈者也總計二十款非取之民間亦非增之額外不過那緩就急裒多益寡若求者勢如救焚而應者竟作畫餅臣部能議而未必能行於國計無益也願諸臣各化成見緩急相關臣之罪戾或藉此少逭矣得旨申飭

丙辰差御史徐尚勳巡按真定

戊午陞甄淑爲光祿寺卿

補詹士龍南京光祿寺卿

贈呂光龍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督師袁崇煥殺毛文龍於皮島　先是崇煥於五月二十五日東北風起自北汛江開洋歷大王山風轉船從大洋飆一夜二十六日泊中島二十七日待几召諸將飲酒登州海防遊擊尹繼阿解到船四十八隻二十八日風順揚帆歷松木島小黑山大黑山豬島蛇島蝦蟆島泊雙島去旅順陸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旅順遊擊毛永義來迎明日崇煥登島嶺謁龍王廟向諸將言曰國初中山王開平王始戰於瀋陽湖采石磯繼戰於洮漢北平水戰勝馬步戰亦勝故得成一統基業今水營止以擋悅自守終不適用若復河東水師亦要用之陸地諸將勉之是夕毛文龍

至明日六月朔文龍来謁拜崇煥答拜文龍呈幣帛酒肴崇煥受酒肴茶畢文龍出崇煥報謁坐文龍帳中因曰遼東海外止我兩人之事心同心共濟方可成功歷險至此欲商進取大計有一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藥否文龍曰某海外八年屢立微功因被讒言粮餉缺乏少器械馬匹不能遂心若錢糧充足相助成功亦非難事崇煥回舟免文龍謝因諭舟中不便張蓬借帳房於島岸飲文龍禮甚恭多密語文龍喜二更方辭去明日文龍迎崇煥登島東江將官行禮畢又降丁叩首乞馬崇煥各賞銀一兩米一石布一疋入席文龍健兒帶刀環侍繞崇煥叱退與文龍

密語三更辭去又明日文龍張筵迎崇煥便服登島又密語至晚文龍有傲慢色意悒〻不樂是夕崇煥傳副將汪翥與語二更方出又明日頒東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員各賞官每員自三兩至五兩兵每名一錢將餉銀十萬兩發東江傳徐旗鼓王副將謝叅將與語出撒文龍令後旅順東行文龍印信西行督師印信又撒定營制又撒諭诉後鎮江旅順毛文龍俱未遵依又明日傳各兵登岸較射給賞文龍問崇煥何日行崇煥云寧遠重地來日行令邀貴鎮島山盤桓觀兵角射又云來日不能踵辭國家海外重寄合受余一拜交拜畢登島山謝叅將暗傳令營兵四面密

布文龍隨行官百餘員繞園內兵丁截營外崇煥問東江各官姓名俱曰姓毛文龍曰俱是敝戶小孫崇煥曰豈有俱姓毛之理似爾等如此好漢人〻可用我寧前官兵俸粮多於爾等尚然不能飽煖爾等海外勞苦每月領米一斛且家口分食此米言之可為痛心爾等亦受我一拜為國家出力此後不愁無餉各官感泣叩首因問文龍云余節制四鎮嚴海禁者恐天津登萊受心腹之患今設東江餉部錢粮由寧遠運來亦無不便昨與貴鎮相商必欲取道登萊又議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節制并設道廳稽兵馬錢粮俱不見允豈國家費許多錢粮終置無用余披

瀝肝胆講至三日望爾回頭是岸誰知爾狼子野心欺誑到底目中無我猶可聖天子英武天縱國法豈能相容語畢西向請命縛文龍去冠裳文龍尚掘强不就縛崇煥又云爾疑我為書生不知我乃朝廷一員大將爾欺君罔上冒兵剋餉屠戮遼民殘破高麗擾登萊害客商掠民船變人名姓淫人子女爾罪豈不應死今日殺毛文龍我若不能恢復遼東願齒尚方以謝爾又諭東江各官曰毛文龍如此罪惡爾等以為應殺不應殺若我屈殺文龍爾等就來殺我衆官俱對失色叩首哀告文龍語塞但云文龍應死叩首乞生崇煥云爾不知國法久了若不殺爾東江一塊

土非皇上有也請尚方劍令水營都司趙不忮何麟圖監斬令旗牌官張國柄執尚方劍斬文龍首級於帳前即諭將首級備好棺木安整圍外兵丁洶洶見崇煥兵嚴整不敢犯崇煥又諭東江各官云今日只斬毛文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殺人安人爾等照舊供職復原姓為國報効罪不及爾又分東江兵二萬八千為四協用文龍子承祚管一協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協其二協東江各官舉遊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二員分管又將帶來餉銀十萬分給各島官兵又諭馮旗鼓往旅順宣撫又諭將文龍印劍東江事權令陳繼盛代管諭畢離島登舟發牌曉諭安撫各島

軍民又撤承祚償所欠各商銀兩又發四協扎副又差官查島中寃獄并搶來客商船隻俱即發商人洪秀等又明日具祭禮詣文龍柩前拜祭云昨日斬爾乃朝廷大法今日祭爾乃我輩私情遂下淚各將官俱下淚感嘆至初九日往旅順官軍迎宣諭畢揚帆以歸

督師（尚書）袁崇煥疏言總兵毛文龍據海自恣種種不法臣謂在都門九卿諸臣無不以此為慮輔臣錢龍錫特過臣寓商及此事臣曰入其軍斬其帥如古人作用某能為也履任以來收拾關寧兵馬未暇及此然章奏之內往往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至關寧之營制定而事可為矣於是設

文臣以監之然不以道臣以餉司者使其將若兵有所利無所疑也又嚴海禁以害之文龍以張繼善橫絕旅順外人不得入其軍臣改貢道於寧遠者欲藉此為間所以圖之也自去年十二月臣計已定文龍有死無生矣為文龍者尚束身歸命一稟節制能為今是昨非則可以無死無奈惡之所積足以藏身為駮臣之疏欲詣登索餉且言文官不惜武官稍不合便思中之功何能成臣先將津粮十船餉之且手書慰勞犒降丁千金猪羊酒麵稱之發舟之時仍為措餉凡此皆愚之也而文龍果入彀中矣是以來寧謁臣臣此時仍無必殺之心也文龍館於寧遠臣亦修

報謂故事一二語而别此時若戮諸寧遠其下不能共聞且恐有負固窟穴者遂決意東嚮深入其地尚冀所見不如所聞開文龍以生路也隨地訪察而文龍之惡傳聞不及十一五月二十九日抵雙島而文龍至矣臣訓體遇之杯酒款之宣諭皇上仁聖合堯舜湯武為一臣子當勉力疆場而文龍若怏〻不得志止頌憲宗皇帝恩遇之隆也徐叩其方畧則謂關寧兵馬無用止用東江二三千人藏實隱霧一把火遂足了事及言更定營伍設道廳監臨查核則悍然不樂而切齒於閏鳴太武之望其意在臣也臣見其難制也不可用也諷之曰久勞邊塞杭州西湖儘有樂

地文龍應臣曰久有此心但惟我能知東事〻畢朝鮮文弱可襲而有也臣曰朝廷不勤遠畧當有代君者文龍曰誰能代得次日臣召其左右婉諭之又令其親信者開導之文龍乃願定營伍受節制惟道廳必不可設曰設道廳必激變島中人不可狎也臣曰營伍定則年終必行甄別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龍因而悔之私語副將汪翥曰姑以此了督師之意臣於是知其狼子野心終不可制欲擒之入朝待皇上處分恐其兵將閧然事且不測惟迅雷不及掩耳誅之俄頃則兵將無得為文龍死者遂於六月五日授計參將謝尚政等布置已定乃往辭之將帶去

銀十萬兩盡付文龍仍宣告於衆曰米與銀在此〻後相繼而來爾等不憂餉矣文龍來謝臣先設帳房於山上坐待之文龍至臣與之坐令島中各官來既集臣宣言曰爾等海上勞苦皇上深念爾等惟爾之主帥毛文龍不法歷年所為俱干國典祖制非五府官不領兵即專征於外必請文臣監之文龍夜郎自大專制一方九年以來兵馬錢粮不受察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文龍自開鎮以來一切奏報一事一語皆屬欺誑殺降人殺難民以報首功劉興祚奪來二十餘人而曰數百人欺誑孰甚二當斬人臣不宜犯無將之戒文龍剛愎無人臣禮前後章疏

俱在御前造且有收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文龍自總兵以來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侵盜邊海錢粮四當斬皮島自開馬市私通諸部落五當斬命姓賜氏即朝廷不多行文龍部下官兵毛其姓者數千人且以總兵而給付叅遊守之札不下千人其走使輿人俱叅遊名色褻名器樹爪牙犯上無等六當斬由寧遠回刼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銀沒其貨奪其船仍禁其人躬為盜賊七當斬凡民間子女有姿色者俱設法收之或既收遂不復出或旋入旋出身為不法官丁效尤八當斬文龍拘錮難民不令一人渡海

日給米一升令往北地掘參屢遭屠殺其畏死不往者餓死島中皮島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當斬疏請內臣出鎮用其腹心陳汝明孟斌周顯謨等輦金長安拜魏忠賢為父給冕旒像於島中交結近侍十當斬鐵山之敗殺遼人無算文龍逃竄皮島掩敗為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尺寸之土觀望養寇十二當斬臣歷數其罪神喪氣奪不復能言惟叩頭請死臣朝西叩頭請旨等下召東江及臣隨行各官前曰文龍罪狀明否各官唯唯無辭又召衆兵問之如前亦唯唯無辭惟其門下心腹稱其數年勞苦臣厲色諭之曰文龍一匹夫耳以海外之故官至都督滿

門封廕儘足酬勞何得藉朝廷之寵靈欺朝廷無天無法皇上賜尚方正爲此也衆驚懼不敢仰視臣因叩頭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政鎮將中再有如文龍者亦以是法誅之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即取尚方劍付旗牌官張國柄斬文龍於帳前兵將各洶洶於外然臣軍威嚴肅且出其意外遂不敢犯若遲之則文龍不可得而誅矣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席藁待罪（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而已得旨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制不受近提兵進登索餉要挾跋扈有跡犄角無資卿能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危閫外原

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布置遵照敕諭聽便宜行事

己未以劉孔炤為後軍都督府掌印僉事

陞鄒維璉南京太僕寺少卿

壬戌大同巡撫張宗衡疏言備與款迹雖相成而其行事則必相反如堅主於不害款是則不成其為備也此害成之說臣之所大懼也款之不能保皇上知之舉朝知之即講款人亦自知之臣特先發而明言之耳倘異日敗盟必謂款局已成被害成者挑激致然此挑激之說臣之所大懼也兵凶戰危臣雖至愚寧肯以封疆身家漫為嘗試不得已而言戰豈本心哉無如啟釁二字無所逃罪此啟釁

之說又臣之所大懼也繫騏驥之足駑馬亦能先之縛賁育之手即婦人亦能勝之邊臣惟不修備則已一修備未有不與害成敵釁挑激相類者夫臣之爵位皇上之所賜也臣之身家皇上之所餘也臣之性命皇上之所造也何足惜亦何必言第望中外諸臣設身以處平心以觀無令切無告之悲耳而封疆甚重安危攸關臣敢不益堅初心求存末路要以安邊固國不必拘拘從款上起見減一分和戎之物力便增一分修備之物力上無牽持下無顧慮操縱在手變化從心於以安邊不難矣得旨邊臣職在安邊張宗衡着一意任事勞績顯著中外自知所奏知道了

所司知之

癸亥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科道掌印官及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上御平臺諸臣行禮畢上曰天時亢旱雨澤愆期禾稼將枯小民失望朕心日夜焦憂所以召卿等面諭朕從今日御文華殿齋宿卿等傳各衙門大小臣工俱竭誠祈禱務要着實修省勿事虛文近因亢旱盜賊生發京城內外公行刼掠外邊緝捕衙門所幹何事朕念天久不雨或刑獄有失平慶除軍國大事關係封疆錢粮外其餘以下盜賊人命等項扳誣干連者都要清理歸結在外着巡按御史查行近京州縣有司仍着設

法安戢地方朕擬有一諭卿等再行參酌因命輔臣起至御案傍上指示諭中款項輔臣承旨旋歸班上正色曰如此大旱皆因政事失當是我君臣不得所致須要痛加修省爌奏皇上敬天勤民精誠自能感格此皆臣等奉職無狀以致皇上焦勞上曰也不專是這等說畢竟是政事不當還須上下交修若政事件件停當豈致這樣亢旱前日祈禱是甚麼祈禱不過青服角帶文具而已若果竭誠祈禱修舉實事必定感格豈有求而不應之理朕每念及百姓寢食不寧卿等百官俸祿俱是小民脂膏見此災荒心豈能忍爌奏皇上如此焦勞臣等豈敢怠忽修省實政當

清寃獄誠如聖諭法司及各城監禁人犯早為歸結疎放如昨大理寺奏盜情一起牽連三十六人監斃病死共三十四人臨鞫止餘二人上曰此中豈盡不寃豈不上干天和近來各衙門事體多有沉閣卿等票上來朕覽過發下全不奉行科道官亦通不言該查參的也不查參豈今日時事邊方腹裏吏弊民情俱無可言麼爌奏科道官亦時有陳奏因皇上勵精實政凡事實實可行的方敢奏請前時浮泛條陳委實少些龍錫奏諸臣非是不言近因仰體皇上靜攝所以章奏少些上曰他們於外邊事那一件不知只是礙於賄賂情面不肯實說就有條陳也只口角好

聽要緊處十無二三如御史梁于璿條陳清汰冗官等情先上二疏後又催二疏務要必行纔不是事虛文的爌奏臣等前亦與各官說條奏可行奉旨後未見舉行的原條奏官仍當申請執奏正是此意龍錫奏各衙門奉行事件外面回奏來的須要部中覆查若回奏來不查仍是無益上命諸臣起仍諭着實虔誠祈禱諸臣承旨起遂傳賜果品諸臣出外叩頭謝暫退少頃上復召諸臣入輔臣進至御案傍上仍以聖諭授輔臣等曰此是朕撰一頭項未盡事情卿等還再參酌裏來修省道是故事今務着實奉行輔臣擬奏皇上即此一念便足感格上天爌奏容臣等詳

加恭閱明日回奏上諭叅酌停妥今日即奏輔臣纘標龍錫傳看畢回奏聖諭周詳各款俱備臣等不容仰贊一詞上曰卿等還叅酌擬來因命起召錦衣衛官于日昇劉僑跪檻外上曰京城內外盜賊縱橫嚴行緝捕是爾等職掌如再玩忽當即處治日昇等承旨起諸臣於檻外行禮畢上復召科道官跪檻外諭曰科道官以言為職近來爾等一槩緘默不言并亦不見查叅豈無可言之事昨巡視節慎庫的朕已經輕處難道是朕有輕言路箝制言官之意以後該言的就言務要各盡職掌科道官承旨起上還宮陞唐善繼為太常寺少卿

乙丑諭禮部朕惟國本惟民民艱惟食今三伏過半酷旱不雨秋禾將枯農田失望朕心晝夜靡寧由我君臣政理失宜所致朕齋戒文華痛加修省爾百官各居公署洗心省愆簡舉沉閣事務清理刑獄當結証疎豁者勒限完銷附京州縣着巡按御史清理如發倉賑饑糶穀停訟革羨餘修保甲務使旱不為災民不為盜朕雖端拱慮切民依爾中外各官受朝廷俸祿皆下民膏脂目擊災黎心復何忍務虔修實政感召天和副朕敬天勤民至意

王應豸論靳

丙寅差御史李柄巡按浙江

賜馮從吾祭葬

丁卯陞唐暉太常寺少卿

陞陳必謙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

陞山西副使楊嗣昌為本省參政

賜吳用先祭葬

戶科給事中杜三策疏言臣向遭璫禍里居四年鼎鑊餘生重見日月今冊封琉球萬里之行將有日矣在朝諸臣有憐臣摧折已久者有憐臣子尚幼者臣義不受人憐也然有一二應除事宜不得不為皇上陳之欲航海必先造船此船規製長十七丈闊三丈有奇曰檼曰舵曰桅採自

閩中非數百年之木不用非數萬人之力不能運閩往時船完或二年或三年木植工價與臣等種種供應費皆不貲臣等以爲欲集事必須重事權臣雖遠在海澨猶是皇上耳目臣也如不應命許臣不時叅奏庶事權專而工課速使命不至久稽矣欲船堅緻莫如用人此一船者臣等之命係爲應委同知一員指揮二員專董此事船完例同過海彼知身與利害則所造之船自然堅緻如法事完之後一體優擢至於流寇充斥所在見告海上紅夷出沒無常倘海寇突發該省撫按發兵護衛勿以事不相關視如秦越得旨所奏即與覆行所司知之

戊辰免朝

己巳錢謙益杖贖以錢千秋關節案引失於覺察律也

賜新樂伯劉效祖祭十六壇又加祭三壇遣禮部堂上官行禮以昭仰體聖母孝思之意

庚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疏言秦自有寇變獨西安漢中受禍最酷而盜實發於延慶沿邊一帶漢中之賊絕非饑民爲合半係邊軍結聚幾二千人自去年西掠而東又自東掠而西盤據陽平關直逼藩封有輕漢中之心若秦川則土賊邊賊佪賊礦賊四種或互相犄角鋒甚銳餘則饑民隨而掠食誅之不可勝誅臣與撫臣定計漢中之役任

商雒道臣劉應遇秦川之役任督糧道臣洪承疇而關內道臣許都種師雍河西道臣許鼎臣孟楠潼關道臣徐如翰及邊塞道臣白貽清葉寰生等皆協力勦捕俟臣與道臣定議先以計散後擒因檄孟楠招賊渠韓朝宰趙英會等來降佯（紿）紅花牛酒饑民願降者給免死牌各歸鄉井而㹈磺賊疑韓朝宰等賣己遂割隊而立賊勢孤欲遁而洪承疇許都已督兵四集直逼巢砦孟楠已誘擒韓朝宰趙英會等十人參將裴世武等先破滴水寺賊渠王坎于董守君韓門子等五人參將石在廊中軍李滿倉李畢趙宦伏破武亭等寨擒賊渠張興楊思并土賊徐可見等獨佪

土礦賊驚逃此慶賊解散之形也至漢中之賊道臣劉應遇督馬步兵八百勦之斬二百餘級賊喪胆因糾入礦賊勢復熾攻寧羌攻沔縣應遇以撫愚之而亟調兵及賊知兵至應遇又多設疑兵阻之賊懼不敢前至閏四月初十洮兵陝兵齊集兵威頓振應遇誓師渡江追至西鄉王家庄賊分四營應遇授計都司解文英守備陳有謨等用火攻之夜三更襲知其中堅營（子）王寡婦庄天將明大砲突發縱火延燒房屋賊驚亂我兵四面圍殺一營俱燼無得脫者其三營赤身棄馬奔北山偶我兵追殺奪南山險隘明日遊擊薛來征兵亦至我兵登高下瞯賊營分爲三支砲

聲如雷矢石并下自卯至巳殺賊甚衆又明日賊從水洞壩援營走鮮文英陳有謨已先占登高鋪埋伏又敗之餘賊走白面峽應遇諜知賊至魚垻將渡江出子午峪走石泉来夜發兵順流下邀其前路賊不敢渡復踰嶺而南營中哭聲震天棄婦女輜重而逃我兵歃血定盟必盡殲乃止追至南骨都山三路并進火砲火磚弓弩齊發斬賊二百餘級傷殘逃命者止二三十名而漢賊遂無遺種此漢中流賊勦殲之形也而程師雍於耀州獲賊渠任伊志等而宜軍中部間有投首自新者許鼎臣擒賊渠潘世萬等搗其巢穴徐如翰則親至蒲白間諭以禍福羣賊皆焚香

涕泣今漢中之賊已平慶陽之賊亦將戡定止延安深山有狪賊數百與馬蘭山土賊狼狽相倚臣等已檄總兵楊麒捕勦決不養癰遺患也章下所司

壬申諭兵部朕以邊事付督師袁崇煥閫外軍機聽以便宜從事乃島帥毛文龍懸軍海上開鎮有年以牽制為名全無功效勦降獻捷欺誑朝廷器甲芻粮蠧耗軍國而且剛愎自用節制不受近乃部署多兵來登索餉驕囂跋扈顯著逆形崇煥目擊危機躬親正法責其十二罪狀死當厥辜決策弭變自是行軍紀律具疏待罪已奉明綸一切善後事宜委任道將仍榜示東江各島元惡既正典刑逆

節尚未及發姑從寬議親屬子弟及冒姓諸人悉從赦宥將領量才授任軍士清伍給粮遠民壯者入伍老者縱歸朝鮮聲援相聯亦與移諭其區畫未盡事務聽督師相機布置向聞文龍賄交中外流布蜚語今事跡既彰羣疑可釋其在京潛伏黨與所司捕緝爾部即傳諭知之

以編修陳演等管六曹章奏

浙江道御史李長春等疏言本月初八日聞皇上御文華殿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日西而入星移始出語多秘密不傳噫此何言也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我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六卿以課職掌設臺省以司糾彈主

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皇上欲問軍國大事耶一二執政敢不竭股肱欲問官評民隱耶二三言路敢不披肝胆豈舉朝皆不足信獨延儒可信舉朝皆不足用獨延儒可用乎即有嘉謨入告亦宜明布中外宣付記註使天下後世曉然明白不可使人揣摩於不可知之域也且皇上御極以来屢試不測恩威而物情帖服者亦曰功或咸屬自取宸斷総歸無心若偏聽獨任將見賞一人焉必疑之曰此其人獨對時之所汲引也罰一人焉必疑之曰此其人獨對時之所讒謗也海内之恩怨集於一人而人主之威福反為不靈臣恐朝端自此多事矣

即以延儒論皇上固將用之臣謂適以棄之何也漢武帝非冠帶不見汲黯而蘇軾曰臣雖不才不敢由他途進今日延儒不幾以南衙出入同北門學士乎延儒何以自為地耶而不止此也監生胡煥猷一疏以貲郎而議枚卜人謂語非無因已為延儒之玷今者此舉適從何來此臣等所不能已於言也得旨周延儒屢疏請告特召面諭有何嫌疑且朕前孰敢進一私語李長春等不得攙生疑揣所司知之

癸酉兵部觀政進士錢啟忠疏請復設書院講學不許

甲戌山西道御史田時震疏言人臣致身之道祇有去就

兩途欲就則就不得姑借去之名以飾其就之迹也欲去則去不得陰據就之實以託為去之說也冢臣王光永人皆以去劾覼矣亦日以去自鳴矣而始曰大計在即也今察典報竣矣繼曰方澤肇舉也今殷禮告成矣不知永光又復何待耶詞臣溫體仁以會推未及陡發難端舉朝墮其雲霧曰錢千秋原未到官今則著衛赦同也曰此案原未結局今則爰書可據也三法司之招詞謂出自錢謙益之手種種誣人而媢瑙之詩則謂人誣己憤憤不受何其不怨若此臣以為二臣者原非欲去者也若欲出自本心也諷以去者必怡然樂受矣胡為積怨深怒不曰聚族而

謀則曰滿朝結黨處處挑激著著傾陷成水火相爽之勢哉一番譏彈一番杜門一番請告一番諭留幾以言去兩字為邀寵固位之計今尚託言決去也其信然耶至若申用懋者唾罵之而不去規諫之而不去蒙面加都憲之銜攘臂爭司馬之席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又何屑責以去就大義汚臣白簡耶帝切責之

督師尚書袁崇煥疏言毛文龍不過一匹夫耳何遽悖逆至此則茫茫海外固易為亂之地而以能為亂之人處之安得不亂尚更填一帥因仍其局文龍之後寧無文龍樹敵釀憂為禍滋大文龍嘗言有衆數十萬臣今至其地合

老幼止四萬七千然人也而非兵乃付參遊都守中千把不下千員旅順參將毛永義所管三千六百員名臣核其實能為兵者不過千人以此量之則兵不能二萬矣此缺應停其除授令中軍副總兵陳繼盛暫攝其事文龍苛禁諸人與籍沒人妻女為妾為婢者俱令繼盛酌量開釋其改他姓為毛者不下數千人俱令改姓歸宗臣宜揚皇上德意自文龍伏誅外不更殺一人又移檄朝鮮慰勞存恤于是島上殘人從此始見天日齊心內向為朝廷有矣帝優詔從之

己卯孝莊睿皇后忌辰遣成安伯郭邦棟祭　陵

庚辰工部尚書張鳳翔以庫局已清引疾求去帝優詔不允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條上鹽政七事一扣留之權宜通一積引之欠宜酌一私販之禁宜嚴一夾帶之弊宜清一掣鹽之期宜定一六縣之引宜查一已試之臣宜詢章下所司

大理寺卿康新民請敕有司講祖訓六條以幾刑措從之

督師袁崇煥疏言工部所造盔甲遲緩且不合式請內外分造如祖大壽式並請發馬價以壯軍威章下所司

癸未代王鼎渭薨

崇禎長編二十四

纂修明史翰林院檢討汪楫編輯

崇禎二年七月甲申朔免朝

敕趨順天府府尹劉宗周入朝

丙戌申溺女之禁

賜顧起元祭葬

賜余懋衡祭葬

南道御史張繼孟條上三事曰勤聖學曰謹細微曰急任人疏入報聞

以秉筆太監曹化淳總督東廠官旂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疏言御史臣李長春等一疏為微臣召對一事詰之甚嚴憂之甚深臣謹按祖宗朝凡輔臣部臣詞臣皆有獨賜召對後為美談者如先臣劉大夏在孝宗時知無不言便殿議事雖左右貴近元勛輔相皆不與聞而大夏亦不以告人而究意為人疑忌不免搆陷可見隆興之不易膺如此也臺臣又以監生胡煥猷疏為臣生平之玷夫臣與煥猷曾無一面忽於疏中漫及臣名臣甚異之臺臣謂非無故無因為臣受累臣實不任受也乞皇上許臣一歸付是非於局外俟定論於他年欣然有餘榮焉帝優詔答之

戊子奢部犯高家堡叅将高可及陣没

贈莊際昌為詹事

差太常寺博士張鳳翔為前工部尚書馮從吾造葬

己丑貴州總督朱燮元疏言安逆造亂於今八載臣在黔言黔黔之外鞭長莫及也赤水烏撒雖為黔衛久被安逆隔斷形格勢阻萬難經理夫蜀不出兵赤水以塞其聯絡之巢滇不出兵烏撒以杜其救援之衆黔雖有強將利兵譬逐獸而予之莽也庸有濟乎故黔不得不借力於蜀滇也操舟者篙工柁師併力並奮雖遇急流幾有不濟皇上新命張論撫蜀王伉撫滇此兩臣者皆倜儻非常之才協

力同仇自能滅此朝食惟是錢糧兵馬各有攸司一柄兩操兵家所忌黔省自普安三岔思臘鴨池六廣以及遵義諸路臣不敢不任赤水爲撤應責蜀滇兩撫臣各一路約東期會一切遣將屬兵臣不敢撓其事斬馘獻首臣亦不敢分其功也從之

督理邊餉戶部左侍郎李成名疏言各省直額徵銀兩天啓六年欠九萬七百三十六兩七年欠一十六萬八千五十五兩崇禎元年欠七十四萬四千九百三十四兩二年合山東與南直太平府和州僅解一萬一千餘兩其未解者一百四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六兩幾於全欠矣通計

一年所入不過一百五十餘萬今就三年計之所欠已踰百萬而邊餉舊額每年三百二十七萬即有鹽課雜課關稅屯糧等項之一百四十餘萬尚不足京支與各鎮撫賞之用則邊餉安得不積欠如許而臣部安得不憂惶益甚也遼左兵興以來添新餉添雜派設督運設督餉其爲遼計甚急中外諸臣亦惟知遼之急而急之視各鎮若可緩也而自今視之各鎮亦何嘗不急乎豈有處極危之地當可危之時而令其嗷嗷待哺恐死荷戈者乎一呼皷譟相視效尤左支右吾但求徼倖此封疆宗社呼吸之所關也諸臣試一思之尚可漠然若秦越人之痛癢乎今日之計

其議有五曰分數宜足也考成九分以上得免降罰催科者何必以十分為準乎使其皆為九分則百萬之內已少十萬此十萬者將補以何項乎此後考成斷應十分違者有罰曰壓徵宜報也壓徵之說不知起自何時原有何故但亦有原非壓徵而混於壓徵者又有可以見徵而故為壓徵者今宜勅所司造冊報部勿為欺隱違者有罰曰預徵宜傚也新餉之例預徵三分其在舊餉何以獨異少緩存留之各項預徵起運之三分似亦非苦耳曰截解宜定也有司催比何時不嚴二麦方收輸租恐後既已徵之在庫不當遲之解京乎六月為期先解一半愆期有罰而後

餽運無悞也曰責成宜專也凡稅徵糧雖在州邑提綱挈領總歸司道每聞州縣已將京邊正項轉解司府而司府那移別用復借口州縣未完者宜責成司道庶有濟也得旨邊餉定額豈容九分為率著州縣將應存留錢糧通融足解壓征勒報截解速催及回奏報部責成司道俱如議行預徵恐民力有限且將見徵及前三年舊欠依限查參李成名務悉心綜核以稱專職所司知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引疾乞休帝優詔不允

庚寅順天巡撫王元雅條上十四事一定營制一嚴防禦一用廉將一公委用一議久任一裁冗濫一覈馬價一足

粮餉一覈撫賞一革火耗一嚴保甲一禁加派一積倉穀
一簡訟獄章下所司

陞陝西右布政使關守箴為廣西左布政使

辛卯改毛堪為南京太常寺卿

陞詹士龍為應天府尹

癸巳以范景文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陞顧錫疇為國子監祭酒

李善長之後李世選進太祖遺勑有二百十六春當應期
來奏之語帝以視大學士韓爌等爌等疏言李世選所進
藏勑比對皇祖御書其可疑者不止一款皇祖行草皆蒼

健有法草書尤生動飛舞今封面長字二字臣字爵字雖有相似亦未逼真若中幅則不同已甚其可疑者一也皇祖兵興數年詔勅皆出親裁載在史冊者其辭意何等淵阜豈有臨御二十三年之後手書文義不類若此既守龍關之說亦屬無據其可疑者二也據云二百十六春為民數滿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今已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其可疑者三也封面稱李盛慶封内又稱李盛按世選原疏中有福慶緣慶盛慶三名則盛慶為一人明矣然考善長之子駙馬都尉李祺子二人長芳任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旂手衛鎮撫至芳子恒始停襲並無盛慶等

名字且善長賜死芳茂俱赦弗誅世選原疏乃云駙馬都尉祺同其子福慶緣慶亦因以死其可疑者四也封內誤書胡惟庸庸字為容字而李祺祺字為棋字其可疑者五也篆文永昌二字按洪武時製十七寶並無單用永昌二字其可疑者六也又按李善長自經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春榜列功臣獨首善長而封內乃書二十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出給則給勅乃善長未死之先其為差謬更不辨可知矣竊見韓國公李善長佐命元勳以黨逆連坐當時已有訟其冤者又公主之後子孫越在草莽誠有可念臣等初見李世選上疏即詢其同鄉士夫據云地方

相傳舊係公主之後其人亦田野村朴不類詐偽者而情節凡對實是如此據原疏稱屢遭水火而後得或其祖父流傳有錯誤亦未知應將世選所進藏勅及疏並臣等所議勅下禮部傳世選面詰前後異同情節察其真贋候皇上裁奪從之

甲午戶部尚書畢自嚴條上賦役全書則例五事一起存之瑣細宜備一祿項之開列宜詳一驛站之增派宜減一民屯之出納宜清一裁定之冊式宜減從之

岷王薨

丙申孝安皇后忌辰遣東寧伯焦夢熊祭　陵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等糾李世選假造太祖御禮語甚不經宜下法司治罪

陞河南叅政陳奇瑜為陜西按察使

貴州總督朱燮元疏言臣自歷黔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線通道迤西畢烏赤永四衛以被隔絕省城歸業者不滿五百家敗址殘阡蕭條滿目曩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彥逐入東川箐銅矣海子峒民兵居酋腹心頗牽制今已淪偽矣入秋水涸酋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遍歷各隘概其營壘移平就險日取各將士較其膂力試其弩鎗三試而不中程者者即行汰革其地

方最為害者在於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廩餼無可塘塞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而一將乘機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斬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布以威信總是良民況六衛腴土儘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罪事每失信遂致生釁臣三令而五申之逆則必剿毋縱惡以養奸順則必撫毋此收而彼殺肘腋之間安靜然後一意圖賊募耕墾以資糧食懸賞格以廣招徠把兵精勇者悉收之降將有才者參用之任忠實之土司選屢勝之弩手用一將必求當一將之才養一兵必明得一兵之力日夜孜孜不敢迨遑

倘糧餉獲敷三方畢會臣當親率將士道操長驅若其勢有可乘機難明布用奇送出惟力是視固不敢孟浪以蹈前車亦不敢優游而稽天討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氛以靖疆圉矣得旨奏內情勢方畧具見實濟其妥殺順苗零報功級最坊大計有再犯者軍法從事務開張威信撫順討逆孤賊黨援充奏膚功一二年可滅朕以卿言為左券所司知之

戊戌免朝

寧夏巡撫耿好仁條上六事一臺垣傾圮宜備一邊餉缺之宜補一軍馬單弱宜振一屯粮侵欠宜追一敵人驕玩

宜慶一驛站裁廢宜安章下所司

吏部尚書王永光引疾乞休帝優詔不允

庚子差御史趙洪範巡按雲南

禮部尚書溫體仁疏言臣去志久決而詩冊一事未明所關名節不小又懼屢瀆天聽負罪滋深故於五月間先辭俸薪并乞移寓出城以俟撫按之回奏而後拜疏即行乃蒙皇上眷留且諭以不必辭俸移寓臣感戴高厚罔知攸措復而思之撤事後食臣之誼也豈有偃臥私寓靦顏素飡者勿論人非亦應鬼責矧臣叨列二品俸薪不薄當此度支告詘之時雖兩奉溫諭必不敢冒支雖迹涉方命弗

賑恤也六月間有自臣鄉來者傳作詩有人送冊有人屢經多官會鞫供證明確撫按將據實入告而竟杳然也總之神奸設阱甚深伏機甚毒羽翼甚衆奉旨之科抄可使沉閣撫按之回奏何難齊特臣勢萬不能待惟有哀祈皇上速賜一放而已臣非敢違屢旨臣留則葛藤不已去則紛囂自息臣非不知臣身既去借詩冊淺賊者伎倆益巨測然聖明之洞燭必不可欺罔臣可恃以無恐也但念皇上所稽以釐齊宇内者惟是巽命一申風行雷迅今奉旨未完事件内令六科查參而科臣護黨局者先有數月不抄發之旨外令撫按詰奏而撫按畏黨禍者又不勝瞻顧

弛担之思皇上雖日焦勞於上以此求治庸可幾乎此又不獨為臣一身一事慮也帝優詔慰留之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韓繼思條上臣誼六事一曰正心術富貴之心生於濃高明者易斷功名之念起於躁非慎獨者難忘然躁念即欲念也若隱隱萌動之時不知力為降伏忽不覺其化而為濃為巧為佞矣由此觀之則心術胡可以不急講也一曰清議論魏崔摧折之後蒙恩起用者方共勷中興之治而別有肺腸者橫加之以黨名且黨者私相比附之謂而以同寅協恭者誣之胡可以不辨也一曰重廉恥進退取舍之際終身名節所關及若有所繫戀

不能自斷託言於英雄豪傑不拘細行且欲有待以用其所未盡是枉己者可以正人而天下事可以手援矣一曰平銓政摧折獨苦起用宜先無如惠世揚者乃久奉明旨未登啓事豈非銓政一大缺典乎一曰嚴貪吏今之貪吏左遷未幾而優陞嘗捷夫使廉者偏當其苦而貪者兼有其利人何憚而不爲貪也一曰核實行編民之傍騰飛語軍衛之橫生鼓譟皆所以撓實行者也南計部鄭三俊可謂勞苦而功高者忽以議裁水夫一事幾不能自白此可以類推也帝嘉納之

辛丑成祖文皇帝忌辰遣隆平侯張拱薇祭　陵

壬寅孝純皇后忌辰遣新樂伯劉效祖祭　陵

左僉都御史易應昌條上吏治五事一恤民隱一明戒飭一隆獎率一嚴去留一矢精誠帝令巡按御史飭行山東巡撫王從義疏言毛文龍既誅衆中所聚亡命必有望風趨登州者登州安插遼民不下數十萬况文龍給禮加銜者甚衆登之街市黄蓋腰金者不計其數變生意外可虞臣請嚴飭防禦但有海上西進舟帆即架炮攻打以為未雨之謀許之

巡按陝西御史吴甡疏言徊土建賊二種鵻竄深山大壑兵臨潛遯兵退復發養癰可虞撫臣劉廣生與臣定計檄

關內道臣程師雍率遊擊石在廓趙官等自南而北撤河西道臣許鼎臣率副將薛來衍等自北而南撤督粮道臣洪承疇會河西道臣孟揇率原任參將李畢遊擊伍維藩守備裴世武等自西而東撤要害星列棊布乃賊鉤連團聚於延安千里之內如武家莊石梯子高廟嶺茶溝嶺盧保兒嶺霹靂溝吳廟溝皆壁磧馬道長川深箐人跡不到之地賊雄踞深藏倏隱倏見倏聚倏散或困而思逞不可方物各道將厲兵秣馬廣佈偵探覔土人為嚮道撫臣五月誓師發縱指示石在廓趙官有石梯子之捷薛來衍有胡野莊陶原之捷李畢西來于石趙二將同有玉皇廟之

捷又有解家畔之捷伍維藩有王氣寺之捷至六月初三日二鼓合兵從關王廟誕麻灣直追至毛家山霽霓溝四面圍合分布冲殺解得脫者而應趙二將復搜賊於張伯凹溝唐家嶺多所擒斬裴世武復從滴水寺舊巢搜獲殺高進擊賊首十三名獲高將原馬為據至李畢則又選二百騎追勦狪賊兩晝夜行四百里至保安寧塞斬級數十群黨星散各將斬獲總計千餘奪回婦女幼稚亦總二百餘口今延慶之境大縣以見蕩然廓清即有逃匿不能復大聚為害然而各道臣決五旬之風飡野宿汗馬塗泥良亦可矣臣因是而更有隱憂也流賊雖已勦平凡流賊蹤

躪搶掠之地千里無烟滿目蒿草溝中之瘠不可起矣而強有力者恐不甘坐以待斃臣曾疏請喬應甲贓銀賑濟蒙皇上俞允至今杳然延慶窮黎飢眼欲穿譬如人身毒藥攻病之後必須有一番休息調治培養元氣今正秦民續命養痾時也得旨延慶飛平知道了贓銀已有旨速追備賑所司知之

癸卯禮部條上改修曆法事宜一選人員一博訪求一用錢粮一定考成從之

兵部尚書王洽疏薦邊才楊嗣昌梁廷棟張志芳張健王象春又薦堪任兵部司官施元徵唐昌世李表友章下所

司

甲辰神宗皇帝忌辰遣豐潤伯曹匡治祭　陵

丙午陞文震孟為諭德

原任大學士史繼階疏辭陞廕許之

丁未李養冲論斬

補張全昌為陝西固原遊擊

戊申賜吳烱祭

己酉南道御史黃禹疏言安邦彥奢崇明煽禍西土九年於茲今議大舉兵連五省餉餘二百萬且深山窮谷奏功匪易不若重懸賞格使得自相屠滅章下所司

督師遼東袁崇煥再疏辭蔭許之

兵科給事中王志道請在籍調理許之

南道御史黃昌疏陳時事言枚卜自有公論無舉朝皆私而一二利口反公之理申用懋不應以兵部侍郎而兼都御史如崔呈秀之例余大成不應以太僕而留職方立於尚書之旁熊明遇負有邊才不應退避而就南司寇之席帝不聽

庚戌差御史溫國奇巡按應天

壬子左都御史曹于汴疏言御史回道考核屢奉天語令酌議申飭果否省於供應廉於餽遺簡嚴下役省准批訟

不行濫訪軫恤民生興起風化核積錢穀振揚武備禁道府州縣之交際禁火耗科罰之肆毒貪酷不至倖脫薦舉俱是賢能不徇情面克杜亂萌奉列勘札果否盡完以上俱令逐一開報臣等嚴考果其溺職干議即擬降級調外以鋤非類如或風裁不堪彈壓而才力尚可馳驅則以外轉處之以作本年年例之數蓋例轉之設原以待不稱職者以統屬司道之官復令為司道等不為不判析矣倘本年數猶未滿仍以別官有議者例轉以足其額又或一眚可原酌量罰處總俟聖裁蓋情法適中則法行可繼罪罰兩協則人情亦平既不流於姑息亦不過於斥汰矣帝言

御史司道考察稱職照舊管事不稱職奏請罷黜具載會典遵行已久近來并無不稱即平常亦無何以激勸這開復職款依議叅酌平常無過者照考滿例對品調用外轉司道亦是從優豈得以待不職年例照舊另行其降調京職降俸罰俸俱不准所司知之

崇禎長編二十五

崇禎二年八月癸丑朔免朝

帝御經筵閣講後即每日講讀

四川道御史王相說疏言召對二字爲千載盛事但每次召對僅聞皇上發揮不聞諸臣開導是有召而無對將漸流於面從且爲政有體有清汰一人稽核一事即可爲治又何必操切從事哉帝怒責相說回奏

左都御史曹于汴疏言頃者御史黃仲華之疏謂欽案大辟李夔龍罪不在霍維華馮銓張訥李魯生等之上華等或徒或戍而以夔龍大辟爲冤不知霍維華等罪過深重

僅列次等者以為數甚夥不可勝誅姑從寬典也其李夔龍名列五虎以被劾歸去之人當魏忠賢用事寅緣典選所推用者如霍維華陳九疇劉志選楊邦憲等皆忠賢所欲用之人上疏請告得清正有執之旨又得司選平明之旨常少之推不由啟事陪推僉院即蒙點用而正推之人削奪以去非其交結有素何以得此律中交結近侍大辟外更無別條此其擬大辟之因也仲華不謂維華等俾蒙寬政而謂夔龍獨罹重典是盡當春生無庸秋殺天道之謂何此端一開不但大辟諸犯皆尋題求脫其居次等而戍者又次等而徒者俱將借題而求末減矣將皇上所以

振厲奸頑肅清宇內之典一朝如掃臣等深惜仲華之不思也帝是其言奪黃仲華俸一年

甲寅南京兵科給事中錢允鯨等疏言禮部侍郎周延儒向與馮銓腹心相倚薪焰相傳合謀密算冒禁夤緣以圖大拜以圖翻局群情方慮不測獨恃皇上英斷不為宵小所乘乃忽蒙獨召賜對移時語不外聞中外羣寮念滋駭懼蓋召對原屬盛典必九列在廷史臣珥筆一顰一笑纖微畢記未有一人獨對而舉朝不與者延儒備員秩敘行何能不爭於月旦品望不協於縉紳衆正方共為吐棄而皇上恩遇忽焉特及延儒久并為比匪又何自以結聖主

之知而蒙此寵召也姑無論其平生屢經指摘即其託名請告移寓東偏家交諸貴故作踽踽獨行之態實為營營聚黨之謀或失意而解慰或得意而歡呼或置酒而預慶沙堤或偵探而私傳禁語驅神役鬼不必出其厚藏甕附蠅營不必得之胥聚有睥睨一世之意詭託委蛇有招搖同黨之為徵見風采牽合附會不顧國家利害而信口肆為譸張挑激阻撓不顧公論是非而憑胸恣其煽亂在大廷時已不難於面謾況當獨對之時乎皇上謂御前誰敢進一私語然而有召必有對諸臣恐皇上之至公適以成廷儒之至私不能無疑且駭耳何意絲綸之地為眾論所

不收者而既已呈身於衆監吏復借徑於他途呼吸遂得直通於帝座也哉逆案諸奸未必捲土馮銓敢而延儒進是拒虎而進狼也天下有一人一事而關係否泰消長者臣等亦何敢避煩瀆以負皇上求言之意哉報聞

乙卯差御史高欽舜巡按廣東

督師遼東袁崇煥請給步兵綿甲許之

督師遼東袁崇煥疏言毛文龍既誅島中需米甚急請令登萊道府速運接濟從之

丁巳遣大學士李標祭孔子

江西道御史毛九華疏言臣登萊人也毛文龍兩至登郡

暗窺形勝登萊將有不測之憂韋督師諱笑誅之以絕後患文龍心腹叅將龔正祥原係楚中孝廉之僕不軌之事多出其謀宜加削奪章下所司

己未湖廣道御史劉學詩疏言四事一曰誤國之誅當速（謂楊鎬也）二曰盜餉之案當結（謂張我續也）三曰死忠之卹當優（謂徐如珂有成都解圍之功忤璫聞逮而自盡也）四曰康幹之枉當辨（謂張春也）得旨楊鎬熱審監候張我續案勒限具奏徐如珂即與查議張春已有旨了所司知之

庚申陞張慎言太常寺卿

陞曹師稷太常寺少卿

延綏巡撫張夢鯨疏言插部擁兵紅水灘索餉以宣雲為例其數頗多臣內修備禦外周隄防示無隙可乘復勒兵以待宣諭朝廷恩威以秦晉皆朝廷封疆若援秦晉賞即當議革況延兵素勇於戰汝能入犯任汝為之今忽分兵五哨抵於墻下該鎮即率兵相對以示必戰相持者四日乃又退居紅水灘止乞套部舊賞矣夫舊賞乃套部所素食於我者插兵收復套部令所擁強半為套部之衆其意戰則驅套為勁敵而挫我之鋒款則借套為乞兒以填彼之壑我縱不欲予插而能不予套乎套賞即插賞而借不予為兵端勢必使套陰食我虛賞而陽為插報仇則仍為

撫韃套以快其私是引套自攻而撫益恣其要挾矣今日要着無過戰款兩端自揣其力之果足以戰而一勝可不復反雖罷款可也逆料其事之必至於款而輕試其鋒又何以戰為且延兵東西營堡缺餉四年鎮城亦缺餉四月益以年荒斗米四錢饑饉之卒人人菜色芻料不足馬咸骨立兵力之大較可知矣有如董率士馬背城以倖一勝而撫衆蜂屯又附以偽合之套捲土重來以一師與鎮兵對壘而分遊騎以橫擊東西則我不能左右顧而疆事危矣且秋禾遍野穡人成功萬口嗷嗷幸賴有此能堪戎馬之蹂躪乎反復熟籌計似不得不出於此而倘或貪功浪

戰船封疆不可知之禍秦事危晋事亦壞而侵及陵京肩背然後歸咎於徼臣懷柔之不蚤悔何及也今撫族雖逼處此尚知約束部落而我不及時收拾則操縱之機反聽彼賜之兵威不加武與之金繒不知德而日督捋腹之兵無地不守無時不防我先自疲何以制敵請纓裹革臣之志也恃款忘備臣不為也容臣經理數月粗見頭緒而後借戰修款款必久借款修備備必周於以建威銷萌不難玩撫於股掌之上矣得旨邊事宜撫順勦逆飭備嚴防豈得輕徇挾款且套部索賞又何以應宜一意料理戰守部科仍從長確議以聞

壬戌以錢象坤姚希孟文震孟為經筵講官

原任禮部侍郎馬之騏卒

癸亥戶科給事中杜三策疏言馮從吾高攀龍鄒元標宜崇祀孔廟楊漣左光斗高攀龍趙南星魏大中袁化中周宗建周順昌周朝瑞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萬燝夏之令繆昌期宜賜謚建祠合祀於京師如魏大中祠配以魏學洢周順昌祠配以顏佩韋馬傑五人王之寀宜速加卹典惠世揚宜急登啟事報聞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製勘合塩引式樣二紙進呈帝令所司從之

雲南道御史張學周疏言督臣王象乾年老當代漕臣李待問撫臣梁應澤才庸當斥帝不聽

甲子南道御史張繼孟疏糾南兵部尚書胡應台撫應天離任時積二百四十吴中有捲地皮之謠總督兩廣時縱海舶市米激變殺無辜七人自誇定亂粤民憫七人寃死議建廟祀之後督臣何士晋核應台冒餉數萬已將發覺而削奪罷去士晋受禍之慘每飲恨應台下石生平與熊廷弼膠漆及廷弼遭難即罵廷弼為呈身之媒與高攀龍為仇及攀龍昭雪又節自稱道以作投身之贄自筮仕以來天下好官做盡賄取盡邪人正人被其殺盡騙盡便宜

討盡不堪再玷南樞之席帝不聽

乙丑補許國榮工科給事中

補李春旺工科給事中

加黃汝良太子太保以皇考講幄勞深也

陞馬鳴起爲通政使司右通政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疏言諸臣之連章詬臣非真謂臣有可按之跡可指之條也或懸坐以意中莫須有之事或逆計於日後不必然之憂甚而移寓僻居并成罪案食息言笑俱費逆猜究其大指只在大拜翻局四字噫嘻諸臣亦智慧人也何其慮臣則太深而量臣又太淺乎臣年力方

強前途非短即至愚熱中何所幸於旦夕况綸扉之地在俗眼視為顯榮在藎臣祗深畏懼輦金與援等語何曾白晝魅誒至翻局之說尤為不經諸臣比肩結綬安所謂局而慮人翻之顧諸臣勿自生弓蛇之影作騎虎之觀也乞曲垂憐察立賜罷歸帝優詔荅之

丁卯免朝

戊辰湖廣巡撫洪如鍾疏言二王贍田楚省派撥三萬頃屢旨嚴催豈敢故緩但三楚止此疆宇潞福屢括之後已無餘地即瀕江州縣間有淤灘然淤於此即陷於彼為数幾何且此報欺隱彼告投獻紛爭變亂徒滋擾害乃地不

加闌而二王之奏請不已十月之限期已迫萬不得已惟有灘派一法酌定州縣大者一百五十頃中者一百頃小者五十頃並前捜出六千頃共足三萬頃之數每頃徵正耗銀三兩六錢訂入全書令有司解司類解章下所司

陞山東副使梁廷棟為山西叅政

己巳賜李起元祭葬

禮科都給事中孫紹統疏言謚典不容再緩議謚不可不慎章下所司

庚午督師尚書袁崇煥疏言東江一鎮乃牽制之必資也無奈文龍將不將兵不兵餉不餉久矣臣差叅將徐敷奏

等逐員挑揀不日可竣役矣按遼東原止一鎮今用兵時應添設一鎮於河東但勝任者難之其人況武臣總鎮為極品一得則為飽鷹不若懸此一階為策功地今止設兩協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權也其將領所用僅三十員而彼中副參遊守無筭即登戎籍已四百餘員臣已行取賢否履歷擇其能者用之否者汰之即能而用不及者如駢拇收回聽用而兵馬分數不得不預定餉匱時艱兵不能多而既設兩協以資犄角少不足用臣擬設馬兵十營步兵五營歲用兵餉折色銀四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兩草折銀一十萬三千五百九十九兩米十三萬六千

二百石料十八萬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米則減舊額三萬石銀則加於舊額十八萬五千餘兩而草折料豆在外也更定一番如衣之有領如網之可提再益之盔甲器械加之訓練整齊驅而用之步步踏實化海外之遊魂為恢復之精銳臣之所以用東江者如此雖錢糧不無少增而裒益通融合算四鎮不過四百八十萬臣前言不敢不踐也得旨東江馬步營兵分協統領具見調度兵賦糧增務收實用本折照數預措并添設糧廳悉如議所司知之

辛未起李之藻太僕寺添註少卿修曆

補王家修刑科給事中

壬申憲宗皇帝忌辰遣陽武侯薛濂祭　陵

河南候代巡撫丘兆麟疏言忤璫科臣俱已召還獨汝南道臣陳奇瑜宜一視同仁章下所司

癸酉吏部尚書王永光疏言臣聞原任御史史䒱高捷候勘御史袁弘勛當鴻訓大拜之初舉朝欣欣以為得人三臣獨先後糾彈不約而同後竟如其言此其燃犀之照裂麻之勇視昔人辨奸論袖中彈文越千載如出一轍即傳之青史百代有光顧可當吾世而長擯耶臣職在用人可以徑起近例須院咨到部故事久懸或曰三臣者曾薦楊維垣楊所脩霍維華賈繼春等人方疑其翻案奈何欲

用之臣曰是大不然蓋臣去年六月未到任以前都中一是非也臣既到任以後都中又一是非也六月以前薦楊維垣者尚有葛寅亮等十人薦楊所脩者尚有張鼎延等八人薦賈繼春霍維華等尚有瞿式耜羅光先等三十四人為前後諸臣之論薦當並存不當偏廢當互參不當力詆如以三臣為翻案則諸臣凡薦楊維垣等皆欲翻案耶且當時薦劉鴻訓諸臣又何以處之恐亦非論之平矣不復能視部事矣獨念忠肝義胆首發大奸如三臣者前疏已經入告竟未及起是一缺事故不憚煩瀆如此皇上如以臣言為然乞即勅起用倘以為必不可用亦存此言以

侯異日臣病棘不復與辨矣得旨覽奏具見執直虛公高捷史𡐓使着以原官起用袁弘勛侯議所司知之

延綏總兵吴自勉塘報插部二十萬挾賞不遂擁衆入犯官軍堵禦斬五十餘級兵部尚書王洽疏言插部二十萬入犯偵探之口原多不實擁衆要挾理或有之斬五十餘級是否真插應勘明議叙帝言款插原以安邊督臣王象乾袁崇煥屢奏插部悔過恭順量從給賞今勒索五年明係要挾延鎮屢報犯邊未明真僞文武將吏圖維如何爾部即行督臣察明果誠以求款着相機操縱若要挾如故一意嚴飭戰備不得再言移賞尚守禦疎虞自有國法

甲戌熹宗皇帝忌辰遣永寧侯王天瑞祭 陵

熹宗悊皇帝二週年神主奉安太廟冠帯焚於天壽山浙江巡撫張延登疏言御史毛九華糾禮部尚書温體仁頌璫詩冊經臣嚴查製冊者褚光譽作詩者沈良史皆自認無辭是毛御史糾已有據而温尚書詩復無干矣報聞

乙亥南道御史陝嗣宗糾例轉科臣葉有聲臺臣王際逵丁憂臺臣陳世竣皆在魏餘黨宜加罷斥帝怒其借題糾人以閣臣揭救降一級調外用

兵部侍郎魏雲中請還兵建堡以固邊圉帝言雲中備禦整飭已及年餘如何只是不堪去年侯世祿請練鎮兵一

萬近張宗衡冊報都司王邦政練兵七千五百立團練一營足為節制之師皆在何處此時方議挑選墩臺哨瞭及堡站城守當用額兵若倉庫豈無典守乞將兵丁占役着該督撫按即查奏來據請每鎮足兵三萬作何比練及邊堡守禦官軍冲防優預不得撤歸挑選該部一併看議來說

督師尚書袁崇煥疏言臣去歲涖任時兵無統紀而餉緣之不清且有縛鎮殺撫之事如亂絮紛緣臣從頭收拾頗鎮臣趙率教祖大壽協臣何可綱同心合力定關寧營伍不數月而告竣於是而登萊而天津亦清楚矣最梗手者

東江旋亦正法定其兵餉與薊鎮新兵亦減而定之額矣實用之於遼者合四鎮官兵共計一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二員名馬八萬一千六百零三匹每歲本色米八十萬二千九百四十五石四斗料一百一十七萬五千八百三石二斗折色廩餉草乾船租銀三百五十九萬三千七百五十七兩九錢此外尚有班軍鹽菜及薊兵行糧非常給者貯十萬待支不在額內臣未任之先通支本折色共銀六百餘萬今額定正應支本折色四百八十餘萬減去新餉銀一百二十餘萬矣帝俞其言優詔答之

丙子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疏言皇上御文華殿侍班諸

臣出傳天語與閣臣商用高捷史𡎺以安家臣臣謂高捷史𡎺實未可用也用二臣未足安家臣也夫家臣以用人為職然用人者用正人耳二臣之不為正人也確有據矣據者何欽定逆案也逆案之註楊維垣也曰徐大化投周朝瑞顏大章皆維垣嗾使而高捷疏則首贊維垣矣註霍維華也曰主持之案羅織多人須魏良卿有茅土覺輕上公餘級等語而高捷疏又力贊維華矣註孫之獬也中崔鐸嘖有煩言哭要典人貽唾笑而高捷疏亟稱之獬矣註楊所脩也曰三事定案一疏為要典張本而高捷推服所脩不置矣至史𡎺明指維垣為孽奸之人以聖明誅奸為

代璫報仇顛倒悖謬并為戎首如是而二臣可用乎不可用乎皇上明知亦不可用而欲用之者為冢臣也冢臣於御前面奏亦曰原不知生平但見參劉鴻訓指以為直而皇上試將捷𡸣原疏詳賜留覽字字煩奸語語救逆何嘗從鴻訓起見今日就題翻入曰參鴻訓也冢臣借鴻訓以引二臣皇上姑就二臣以安冢臣究之冢臣亦有不安矣高捷史𡸣為諸奸後勁耳今因睠留冢臣不得已而議用勢必今日一疏明日一牘以聒天聽冢臣夜氣清明必曰誰生厲階致此多事躬實為之日能安乎心不安位亦不安矣則何如皇上曠然轉環置此一念但勑冢臣虛公諸臣

和協各守職掌共致上理帝不聽南道御史劉之鳳等疏言皇上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入對日昃而入星移而出詞臣不得珥筆以從輔臣不得與聞未議如此曠舉臣等未之前聞也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不三百里而近其立身之本末居鄉之行徑亦既稔之而不堪寘齒矣然其特蒙皇上之眷而獨召深語者何也必非無因而結主知也亦明矣臣等共揣延儒獨對之時必作飛鳥依人之狀曰某也黨某也非黨某宜留某宜去又必曰舉朝無一人不欺皇上獨臣一人捐身家性命以為皇上使皇上閱之覺耳目一新若在廷諸臣無一

人不可疑而延儒一人獨可信如是則延儒得剪其所忌而樹其所私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空人之國以日日為馮銓霍維華輩報仇而逆黨捲土重來攪翻世界則此獨召一番於國事無塵埃之益而於聖德有岳山之損矣夫正臣進者治之表也邪臣進者亂之機也延儒賢者必不肯於異寵之地以結主知既不自愛惜以獨蒙此召必不能愛惜皇上之國家且聖主方布大公於天下而為延儒一人獨示人以私書之史册傳之天下後世殊有不便且皇上愛延儒而先使之蒙疑於天下即於延儒亦有不便者得旨不必瀆奏

丁丑廣東道御史馬鳴世等疏言皇上欲用高捷史𡎴以安冢臣臣恐冢臣益不能安而朝端自此又紛紛多事矣夫𡎴捷為袁弘勛衣鉢弘勛為霍維華楊維垣賈繼春等冰門一脉相授薪盡火傳豈上豈不知之而冢臣顧必欲用之何也毋乃借口曾叅罪輔劉鴻訓一事有發奸之直先見之明乎夫鴻訓初入政府以力殄巨奸為𡎴捷所叅既末路敗節又以納賄改勑為吳玉王道直等所叅雖總之同一叅劾然玉等之叅在贓罪既露以後而𡎴捷之叅在識趨方端之日玉等之叅為其招搖狼籍有失大臣之體而𡎴捷之叅為其剪落奸黨有傷狐兔之心是一人之

負瑕瑜原不相蒙一時之議邪正各自有別安得以紹聖之肝腸冒元祐之面目而謂其能發奸能先見也哉且冢臣今日果欲用發奸先見之臣則何如惠世揚何如鄒毓祚任贊化乃冢臣一則禁錮如鐵終身不睹天日一則棄疾如仇半字不聞啟事獨於香火情深臭味相投之兩邪臣援小舉爲全力注之援引不休亦何以服天下之心而副統均之望也總之二臣欲恃冢臣爲主盟冢臣欲借二臣爲先鋒故明知爲公論之所必不容舉朝之所必不合而徼倖特典入班行使與諸臣分水火角玄黃以淆亂清議動搖國是然後徐施其翻天覆地之謀雖聖明在上可

恃無恐而目前清明世界已成紛囂之場矣況用一捷塗天下之為捷塗者占風而走世道之憂更有不可知者帝不聽

戊寅撫治鄖陽梁應澤疏言汝南參政陳奇瑜者於天啟四年上舉朝公論不可不明乾綱獨斷不可不決一疏比忠賢於劉瑾曰專權誤國紀綱大壞羽翼已成幾傾大寶又曰癭瘤蓄毒終必潰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使當時能聽其言豈至有公侯伯之冐封錦衣尚寶之濫廕天下生祠之建九千歲之呼五拜三叩頭之禮僭妃無等至於此極哉今查同時具疏之諸臣如陳良訓許譽卿劉茂孫紹

統無不環召清班而奇瑜猶然淹滯外僚即同時被挫之諸臣如王鳴玉馬鳴起胡良機亦無不還其故物且間擢之京卿而奇瑜獨三轉外吏並忠異陝同功殊報令人鬱而莫得其故頃奇瑜已陞陝西按察使漸可可需次開府臣似可以無言但有官如此不即內召超拜又復量移他省臣等上不能為國家薦賢下不能為地方舉賢臣之罪也疏入報聞

己卯秋審命吏部尚書王永光主筆

崇禎長編二十六

崇禎二年九月壬午朔免朝

光宗貞皇帝忌辰遣博平侯郭振明祭　陵

吏部尚書王永光疏言科臣陳良訓張鏡心臺臣馬鳴世等各疏糾臣臣錢南孫踪素無依傍蒙皇上殊常知遇擢典銓衡因憶昔年門戶諸臣伐異党同相仇相激畢竟兩傷臣所以不問恩仇悉登啟事者妄意各捐城府戮力同心共襄盛治詎意諸臣成心不化因高捷史𡐓之起用慮其翻案遂公疏單疏以沮之其所硬坐乎臣者不過曰崔呈秀薦臣之為逆黨而已不過曰高史薦楊維垣等欲以

翻局而已誠平心而論薦人之人與所薦之人各有生平不相掩也如以薦人之人累所薦之人則董卓不薦荀彧蔡京不薦楊時乎如以所薦之人累薦人者則四凶不薦伯鯀呂大防不薦楊畏乎不特此也即霍維華不薦吳甡乎賈繼春不薦沈惟炳陳良訓乎乃在此則為逆党為翻局在彼則為正人為同調此何說也臣迂拙之性素職婞阿而諸臣所以恨臣不已者事非一端其大者在枚卜逆黨二案温體仁之豢錢謙益也皇上文華召對歷問臣等關節有無對以此事已經刑部衙門有原招又問招從何來臣對以從章允儒處取來蓋道其實也詎謂諸臣遂以

臣傾陷允儒乎此其恨臣者一皇上發祠頌諸人疏于內閣令臣等詳閱蓋雷霆之中不廢雨露雖部院與看詳之列而折衷情罪綴以數語則閣臣筆也凡臣所入告皇上出語閣臣懇懇以元惡已剪餘宜從寬無非以皇上御極已久宜開一面安反側不宜於元惡授首之後大肆羅織迨閣疏進呈而臣已註籍杜門不復與聞矣諸臣遂謂臣欲寬逆案此其恨臣者二以是高捷史𡑞未來而誣衊者横加矣夫皇上欲斬葛藤而葛藤愈繁欲禁借題而借題愈巧意所欲予則以揚左為催官之符意所欲傾則以崔魏為陷人之阱一唱百和舉國如狂長此不已不知世道

之所終矣大宇宙途寬何事自隘同朝議重何若相煎起一養病之臺臣干何清議逐一獨立之孤臣何慮不勝望皇上將臣立賜處分以謝諸臣但留臣疏以質公論臣退就畝畝死無所恨矣帝優詔答之

癸未廣東道御史劉廷佐糾王永光不宜引用邪人高捷史𡎺帝不聽

甲申江西道御史饒京疏言撫部有可戰而不戰不可款而強款之誤帝言侯魏雲中同奏再議

吏部文選郎中徐大相引疾求去不許

乙酉大學士韓爌等揭言高捷史𡎺應聽院洛起用帝言

諸臣成心偏見自生煩囂卿等及院臣亦不得徇他所說且臺員起用未必皆由院咨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疏言皇上不以臣等不肖使居綱紀之任為御史之長御史之應用者臣等當咨部請旨以用職掌如斯非自臣等始也頃者部疏亦云近例須院咨到部部且知之臣等敢不守之今有原任御史高捷史堃於吏部疏中奉原官起用之旨夫使二臣而果應起也臣等緇衣之好豈居人後但以其嘖有煩言耳本年大計之時開單列款訾之者纍纍謂其操守俱多污染出處摠未光明臣念其年青任淺況告假養病察處可惜姑聽其

在籍修省滌濯自新再行酌用此所以不行洛部之由也而二臣遂叨嚮用舉朝駭異單疏合疏叩閽糾正皆謂其曾庇欽案之人也夫庇欽案之人者固不止二臣然人之生平本末原自懸殊彼惟素行多疵衆乃疑其臭味之投而謂波瀾將倒貽禍天下也豈非二臣自取哉顧皇上容臣等恪守成例令二臣俟臣等體訪公論定日洛部酌議奏請倘二臣當衆入西臺臣等於堂署之間且不能藻鑑不明不公孰甚焉顧甘罷斥以為蔽賢之罰疏入報聞

丙戌原任兵部尚書趙彥卒

丁亥應天巡撫曹文衡以奉旨開顧秉謙窖藏令吳江知

縣熊開元同崑山知縣李拯掘出銀四萬四百四十八兩五錢除秉謙戶下應輸各年錢粮一千四百二十四兩三錢七分餘者抵作崑山小民正項帝令解工部用

戊子水藺各彝糾賊十餘萬攻永城盤踞內地金昌震動監軍副使劉可訓總兵侯良柱擊敗之斬偽元帥安邦彥偽都督莫德偽大梁國王奢崇明偽總兵阿恩等萬餘級

轉工科右給事中黃承昊為河南副使

轉山東道御史陳廉謨為福建參政

以南京禮部尚書孟時芳掌詹事府印

陞河南右布政使蔣士忠為廣西左布政使

陞貴州按察使向昇爲陝西右布政使

辛卯改葉燦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督師尚書王象乾老病乞歸凡十四上得旨揀部就欵時欲飽颺尚賴威信素孚控馭有方秋高警備還須勉留以需召命卿兩番出鎮績著封疆一品再歷三年着照例給由籍示酬眷以勸勞臣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疏言永寧監軍道臣劉可訓總兵侯良柱從孫城中以永兵萬三千人破安酋十萬之師親斬僞梁國王奢崇明僞大元帥安邦彥等於陣前生擒賊首杓作賊黨陳文魁等于馬上追奔逐敗填山塞谷使賊片

甲不留臣不禁舉手加額仰天大喜為國家慶蓋自此首擁其土地甲兵之富特其山川險阻之雄跳梁一隅跋扈十載戕我撫臣殺我官兵今可訓良柱不費調兵不煩征餉不俟期會一戰成功賊之謀主莫過邦彥賊之驍勇莫過慕德賊之同盟無過崇明烏撒賊之爪牙無過阿思落易等而或斬或擒已無噍類安位一乳臭之子釜魚几肉非走則降計不出旬月西南可指顧定矣然從來師克在和往見兩省中每每蜀主撫黔即主剿以不鮮協濟責蜀蜀即以代彼受兵責黔今日以蜀兵滅黔賊以道鎮成偉功尤為猜疑易生掣肘可虞之時宜急勑諸臣同心討賊

母分彼此臣所謂以和衷之誼進也賊本窮寇不忘捲土當強梁時尚且以撫之一字愚我掌上矧今已破敗何難犄目帖首以冀偷生倘一墮其術中勢必又成養虎考國初平滇之後有都督馬理欲郡縣其地令奢香二女子赴京陳情願世世通郵傳供廩餼太祖惻然許之迄今二百餘年數數蠢動如播如藺合今三矣播州久已版圖藺亦漸次屯墾惟水西雄據藺播之中嘗為黔蜀腹心之害及今天與不取更待何時查永寧自普市歷赤水清水層臺閣雅諸驛以至水內水外沃野千里號為饒肥今即未能便議建官樹屏亦宜嚴勅彼中道將盡掃妖氛絕其根株

未可扭目前之安聽招降之說使數年之後復肆狂逞也臣所謂顧以善後之策進也至於劉可訓以孤軍經危地蠻烟瘴雨出死入生者亦已多年且初非守土於蜀者不過奉命恤刑乃見危授命毅然以對賊為己任如往者成都之圍永寧之捷藺穴之掃逆寅之擒五路大戰十道并攻皆抱病督陣而誓死殉師身先士卒無退顧心此後督撫叙功疏中凡十餘上歷歷可攷者臣前奉旨指名疏中亦有可訓解圍益都廓清藺穴終始戰場九年而祇博一監軍空銜之語雖蒙旨加升優叙後以海硐小挫復蒙叅罰今日更能新立大功皇上軫念封疆方以不測恩威鼓

舜豪傑有臣若此即以御鉞畀之誰曰不宜查舊例來樊元以成都功洪方伯經轉蜀撫袁崇煥以錦州功從大叅轉遼督此皆功足相當例政可援者見今黔撫雖裁倘即用其勑銜以授可訓使之建牙遵永及時犂掃以絕西南禍本至於良柱亦宜查當年李杜二總鎮恢渝搗藺之賞以鼓戰氣臣所謂願以賞功之典進也帝是其言申飭所司

壬辰江西道御史饒京上輓漕十策一首擇運官一選擇運官一查衛船之遠近一查衛船之遲速一查歲運之早晚一起剝之宜時一兌較之得法一清完糧之法一裁盜

允之主事一裁無用之把總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癸巳陞劉先春太常寺少卿練國事陸世科太僕寺少卿徐摘光祿寺少卿

甲午陞吳爾成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行邊兵部右侍郎魏雲中條上八事一曰存訪屬夷卜素永部落受禍於撫而我卽冀賞賞其深仇倘三部落恢復舊土以無恩信責我我其何辞似冝家遣使者於永部訪問素卜消息宣聖天子軫念至意永必德我素及台吉聞之必不能忘其大仇而甘心事撫我因得布大信于三部落而徐爲圖撫之計兵法廣樹撫敵我之利也一曰厚用

偵探一曰謹嚴內外一曰體恤官軍一曰添修墩房一曰漸復額兵一曰修定功罪一曰選用甲科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乙未陞戶部郎中王揖為山東參議

丙申帝視朝

陞陝西參政賈鴻洙為河南按察使

差中書舍人葛徵奇為李起元造葬

行邊兵部右侍郎魏雲中疏言臣至大同與撫臣張宗衡往復諏度至宣府就督臣王象乾卧榻偕撫臣郭之琮商確象乾云循邊者守為正著戰為應著款為權著三著名

異實同又云三鎮受款六十年備窳法弛歲餼餉詘戰守兩無足恃姑用款以老其虎鋒暫嚴三鎮之格闌乘我閒暇亟圖綢繆又云曩年老劉狗馬病危忍死成款不過以舊賞撫插藉以兩相愚耳彼愚我者東西賞物之豐厚我愚彼者圖維戰守之從容今插人漸有成功邊民苟安旦夕三鎮撫臣一面姑示羈縻一面實修戰守云云噫嘻老成謀國心長報國心短言言切中字字堪下淚也今而後插款一日我得戒備一日如狡焉啟疆我便枕戈待戰夫豈俟再計哉適若兵馬則又有可言者在宣鎮則有候世祿挑練番漢家丁及正練兩營馬兵三千二百名外有標

兵營馬兵一千五百名奇營馬兵三百名新舊遊擊馬兵一千名兵執營馬兵二百名共三千名在鎮九路多寡不等共馬兵萬有一千八百名內候世祿挑四千八百名于西北中路以聽調援又各營路步兵四千名共馬步得戰兵二萬二千名在大同則有滿桂挑練番漢家丁二千名正兵營馬兵四千五百名有邦政團練標兵營馬兵二千五百名又邊尤神機等營告軍四千名外有陽和左右掖營馬兵三千名左衛奇兵馬兵一千五百名八路多寡不等共馬兵三千名又各營路步軍一千五百名共馬步得戰兵二萬二千名凡此精數大畧皆兩撫臣督率鎮道而

得之年來整練者也臣謂今之總兵古之大將軍也少亦當統萬餘兵坐鎮鎮城有大將軍便當有左右偏裨今之奇尤兵營及各路是也臣意欲立兩協令統萬餘兵以應援各路各路亦分統萬餘兵以應援各城堡臂指相使呼吸相應如常山之蛇然其在宣鎮上下西路極冲自張家口而下西陽和堡是也中路葛峪等堡稍南路西城等堡為腹裏共為一協後右衛上下路極孤危自鎮寧而北至獨不折而南及於滴水崖是也東永寧路南山路切近祖陵然敖目方倚我為命新欵必不敢敗稍緩懷來等堡為腹裏共為一協居亦城兩協天造地設稱量均平似無可

攻大同協守原在左衛天城當添一協論地勢則自得勝而西當屬左衛爲一協天城上當與新平合爲一協然左衛得六路自鎮邊而西極於乃河俱極冲而偏重天城得二路自守口而東極於平遠雖極冲第有陽和以偏輕此當酌量地利以分兵者也帝是其言章下所司

丁酉陞吳宗達黃士俊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陞吳國仕南京光祿寺卿

起倫肇修南京光祿寺卿管尚寶司卿事

陞許譽卿工科左給事中

補孟國祚吏科給事中

兵部尚書王洽疏言督師王象乾塘報云禿捧黃台吉下李把總到臣公署稱據漢兒王子為朝廷不與遠賞惱恨至極必要帶領兵馬進邊親講有禿捧黃台吉日夜苦勸遼東大賞俱有了你不要為此須小賞輕動壞了大事誰人替你再講又阿托氣刺麻下班的恩布亦到臣署啓稟與李把總相同禿捧黃台吉同阿托氣刺麻并永邵卜下刺麻再三苦勸王子南朝皇爺恩典甚厚兩鎮大賞領完崇禎元年以前三季賞又准題給降丁亦准送還小夕青等賞已行遼東督師查議莫聽下人之言壞了大事王子猶豫良久說你們勸我是好話如我再言往南朝興兵你

們罰我馬百匹王子即將領出賞物給散起行又總兵王牧民至市口督放賞物即令通事陳有名虎部下齊七愧桑阿寨他卜能容說我王子起身到柳條溝離張家口邊約有六十里膳房堡對直暫住三五日回歸化城留通事領賞等情又據宣府總兵侯世祿塘報八月二十五日忽報插部因遠賞不遂要統兵進邊挾講又傳東西兩哨分頭作反即提兵赴西路右衛適中調度逐日布陣演營火砲齊鳴大張軍威插部差人從膳房堡塞問兩國既款為何調兵練砲彼已知我有備且懼我火器二十八日副將王家寶塘報土罷黃台吉下李把總塞稟插部原要犯邊

有土罷台吉可托氣刺麻若說皇爺恩賞不少況軍門太師恩典甚厚莫聽下人之言為些須小賞輕動壞了大事軍門王太師老了誰人替你再講等語到部臣謂揷部鑛悍動輒恃強挾賞然耆利畏堅觀其自誓興兵甘罰則其無意敗盟亦可見矣但其心叵測有備無患是邊臣所當竭力修備而已報聞

戊戌差御史龔一程巡視漕運

差御史李喬崙巡按山西

己亥陞成基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起羅汝元太僕寺少卿

南京工部右侍郎張守道卒

壬寅禮部侍郎周延儒以人言屢及上疏乞歸內言臣既不能與此顏尋聲求友而結嚶鳴之契又不能忘機忍辱而入鷺序之班既不能張胆揚眉而抒靖獻之悃又不能糊口塞耳而甘尸素之誚惟有一去可以息爭帝優詔不允

刑部尚書喬允升言朝審內斬犯李承祚奉有姑念世勛革爵議罪之旨但承祚傾心附逆罪在不赦且欽案既定端不可開又斬犯楊鎬雖事關封疆然年已八十有二律文有議老之條似加欽恤又斬犯王應豸言巡撫非錢穀

衙門監守自盜之律不孚主筆者詿以有詞然事關封疆未敢輕議帝皆不聽

癸卯起駱從宇南京禮部尚書

起何喬遠南京工部右侍郎

督師尚書王象乾以老病離鎮得旨卿老成謀國撫禦邊防備殫苦心桔据塞上期逾一載然召旨未頒不宜離鎮念真老真病朕不忍聞特准馳驛回籍賜路費銀四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卿宜益自慎攝以副眷懷仰着郭之琮暫署員缺速催點用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李邦華汰京軍虛冒者四千五

十餘人

甲辰山東道御史牛䎸元糾工部員外郎陸澄源橫生意見圖翻世界執東林二字為指摘正人君子之端前經論列奉有陸澄源首參魏忠賢不必苛求之旨但澄源之參忠賢乃為施鳳來脫卸通內而發非本懷也今不由工部咨送吏部題陞非例且前管陵工貪婪昭著宜加罷斥帝不聽

以朱純臣管後軍都督府事

戶科給事中葛應斗疏言崇尚節儉報聞

乙巳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請起補顧其仁為工科都給

事中從之

戶科給事中杜三策疏言臣衡茅下士海岱腐儒偶因使命之之人叨蒙海邦之遠役行將凌吳跨越遙集夫閩中擊楫揚帆駞封乎海外但聖主難逢孤臣易老生平不下泪因戀主而泣下沾衣每飯不忘君别遠行而敢忘補衮謬陳一得敬達四聰伏願我皇上法天行健與日俱新思民安物阜之恒難早朝晚罷念啟後承前之為重寡慾清心無聡明獨任而過勞聖慮宜酌之以虛公勿精神太費而釀為惓勤宜持之以悠久履霜知堅冰之至微漸宜防秉權在預政之時譽衡須謹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

肅聖賢之心法著於經在因文而悟道古今之治亂備於史宜鑑往以知來處居燕閒儼如天地祖宗質臨於上對宦官宮妾常若賢士大夫森列其前體上帝好生之心無煩詔獄遵累朝祥刑之意宜付廷平去就者臣子之大閑知止不辱知足不殆用舍者人君之大柄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寄腹心於腹心之佐下濟上行付耳目於耳目之官懸鞀上輦苦言者藥甘言者疾無吐苦而偏茹其甘小人易親君子難合無棄難而反收其易尊賢禮下無為一人而厭薄人人委任推誠無由一事而猜疑事事念海內鳳麟不少能汲引之即為王之佐國之楨嘆朝廷羅網何疎

忍擯棄之使作山之輝川之媚空善類者先以黨委愼陽消陰長之防害百姓者無如貪常勤大法小廉之戒安民既先於察吏內治尤資乎外嚴欲借箸以談兵迨未陰而修備念邊庭廑宵旰之慮有懷遠圖今樞部蘊韓范之奇宜隆久任勿以疑為徂必士飽馬騰實實有敢戰之勇而後款之權在我不在敵勿謂彼不來必蒐乘簡卒時時存往之心而後彼之來能戰亦能守至虛冒當核不得有餉而無兵乃行伍宜充豈可縮兵以就餉從今臣跡已疎從此君顏漸遠受聽不及於天涯呼吸難通乎帝座疏入報聞

丙午賜陳道亨祭葬

戊申大學士韓爌等以慶典請停秋決帝言邇來人心滋玩皆因法令姑息宜順天道行誅顯示四方卿等不必以慶典請

以魏雲中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宣大

南兵科給事中錢允鯨疏言欽案成而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懼此一案者萬世之春秋一王之律令也聞定案之時閣部大臣意在從寬處分而皇上更端再四益其數至六十餘人雖伏莽之戎比周之黨卒未敢訟言不意有臺臣黃仲曄科臣馬思理應詔陳言而及刑名條刑名而及

李夔龍二臣於此有四失馬逵命蔑憲輕搖鐵案一失也片法游移長諸奸然灰捲土之志二失也當聖明憂旱下詔求言而所言如此乖揚庭之義孤懸粘之心三失也以皇上祝網之仁而為諸奸兎脫之藉俾皇上愈疑在廷其他日即有沉冤當訟者將亦以為庇奸而不信者四失也皇上試以臣言詰二臣其何說之辭疏入報聞

己酉以高勳為總兵官鎮守湖廣

以謝弘儀為總兵官鎮守福建

庚戌陞王夢尹太常寺少卿

陞顏繼祖工科右給事中

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疏言陛下聖德當陽討大逆除大奸殪大憝一時作用已跨絕勛華而至於堯舜之道所為繼天立極者一一行之得毋猶以為難乎孟軻有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塵狂瞽以報恩萬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為功利為刑名其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武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猶以為未也蓋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勤限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致然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

急急於近功者非遠事乎臣以為遠事不足圖也不見堯舜之世往者得遠而不守則其無意向闕久矣即我之不能驟得志焉亦夫人而知之也誠得任事之臣以死守為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安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勦滅當此三空四盡之時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期此計之左也夫今日所覘覘於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臣以為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饑曰我饑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而人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真無忝堯舜

之仁而輙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襍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展轉得之為病甚於加賦皷朴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敺而為盜轉而淪於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征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以若為所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不勝其煩苛者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實覩而法令滋張頃者陛下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

救時之摧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飭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前輔臣劉鴻訓以犯贓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為揆地惜乃近者廠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不無懸坐為贓此而置之重典是為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誑誤指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

之路益習為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無為之治陛下亦嘗搜羅遺棄遍天下矣而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便口為才諝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悞而成過者有動遭罪譴者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

而取諸人也故能合天下之慧以成知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動出群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為莫己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己為不及益務為謹凜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托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為內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哉且夫以王之寀為國本死也而不蒙身後之卹至今誣贓未豁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

乎梃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宗社至計也之案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誅戮且有功而無罪矣門戶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下多少正人殤天下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飭冀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葛藤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正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讒說願陛下熟察之也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

御宴遊不適躬危徽之微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消暗長而不自知者于焉默証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堯而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也心之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不為堯舜更無下堯

舜一等可為昔者宋神宗用王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於民間周知情偽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為漢業衰於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恥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羣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為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以堯舜之學術行堯舜之道舍己以用天下之賢省刑罰薄稅斂與天下更始乃始制禮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既墜之聖統則宗社幸甚斯文幸甚得旨劉宗周條奏不無

跦淵然亦忠藎所司知之

崇禎長編二十七

崇禎二年十月壬子朔帝親祭太廟

視朝

頒曆

南道御史黃昌疏論吏部尚書王永光怒諸臣之交詆而曰臣用一人即壞一人臣做一事即壞一事不知此自供之實事也永光為南司農時首舉其鄉人邸存性未幾以貪酷敗又未幾以媚逆敗今永光為冢臣而再舉枚卜特出己意增入一人即首逆劉志選之門生借枚卜以護逆黨害正亂國而猶哆口孤忠上鑒此為欺乎非欺乎禮部

尚書溫體仁以媚進詩冊勅撫按勘奏而即具疏保舉撫臣張應登加銜久任夫天下有未審結之犯人而先行保舉問官之理乎此為欺乎非欺乎帝不聽

癸丑停經筵

陞廣西按察使朱斯行為福建右布政使

大學士韓爌等揭請建儲帝優詔荅之令禮部議覆

丙辰擢行人李元鼎為吏部主事

差御史梁子璠巡視長蘆鹽課

丁巳加袁崇煥太子太保

補趙京士工科給事中

己未禮部尚書溫體仁疏言御史黃昌有上下交修一疏以詩册方奉旨查勘而即具疏保留舊撫張延登為臣欺君之罪案其言似正不知此臣鄉公疏與兩臣無涉也臣自去冬杜門乞休一切外事弗敢與聞此疏實成於科臣祖重業之手不過循故事以官為序列臣名於首耳臣曾語臣同官錢象坤云求去之人不宜列名象坤云事關地方公舉為國家起見未可同日而語臣因置之不辭且公疏奉旨在本年正月十六日詩册查勘之旨在二月初一日先後月日自難游移若云重業預借此疏為臣勘詩册地則重業不當具疏以去就大義規臣乎恐臺臣亦不能

由為文致也雖然竊自幸生平律也雖事事可對人言而無端風影豈能家曉戶諭非藉毛九華之疏則詩冊之謗不明非藉黃昌之疏則保留之疑不釋攻臣者適所以成臣臣於臺臣何尤哉但臣薑桂之性必不能曲學阿世以取容恨臣者如眼中之釘喉中之鯁必去之為快臣若不去則一言一動皆可飾為罪端臣安敢屢以瑣屑之詞瀆蓋高之聽哉帝優詔答之

辛酉陞工部郎中汪喬年為青州知府

吏部尚書王永光疏言臺臣黃昌有上下交修之疏以臣例薦邸存性會推吳宗達為欺君不知從來倉場甄別止

據司道開報邸存性以河內附郭積逋頓完冊開應薦故薦之迨其察處附逆自是晚節不終臣安能逆料其將來而預沒其初政乎此臺疏可異者一也會推閣臣凡奉明旨增減吳宗達以少宰見遺而吳然不屑臣重其品故增之若以師生連坐則我朝無此令甲臣安得以座主不顧而槩棄其門生乎此臺疏可異者二也然即此二事所謂臣用一人即壞一人臣舉一事即壞一事者益可以明其不欺矣嗟乎臣雖不才其立身自有本末昔以戇直得罪於権璫其切齒於臣者尚止崔魏二賊今以中立得罪於時賢其推辦於臣者不知幾呈秀幾忠賢當門者鋤青留

剝後之碩果得眼者遂還收首善之靈光自非我皇上禹禹在懸髮髮周遭臣子然一身尚知死所哉吁臣亦危矣處苦海愁山中鑠金銷骨日甚一日臺臣謂亟宜引退以讓賢路甚感相成之雅即微誠遽難回天而聖主豈惜帷蓋終期息放以避繒弋而時下不敢數數也帝優詔答之

甲子諭禮部皇儲國本允宜豫建卿等表請至再忠愛懇切第冊立大典禮儀繁重其後旨行

陞方孔昭為尚寶司卿

起傅淑訓為太僕寺少卿

乙丑諭禮部卿等屢請冊立皇儲瀝誠引義至於再三計

關宗社朕不能違特允所請其令禮部於今歲復長之日擇日具儀以聞

丙寅免朝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等論救降調給事中劉垂寶御史姜兆張不許

辛未南太僕寺少卿鄒維璉疏言臣昔官兵曹疏叅妖人朱明時以觸逆賊魏忠賢中旨切責幾致降調及改銓曹歷陳古今閹禍請先帝獎揚璉誅忠賢此已足死臣矣臣執考功法題復崔呈秀追贓擬遣特疏糾破張訥之媚灶力辨陳九疇為讒賊驅斥李蕃李魯生為其鄉人請托復

官於是諸奸積恨戍臣夜郎又使奸黨劉志選假造臣書逮臣北一時也顛沛流離死亡無日豈望生近桑梓哉天開聖人恩詔賜環起臣田間真同再造不揣愚陋謹陳五事以祈皇上鑒察焉天下之安危在宰相乃者會推兩次未下豈其真無一人可當上意無亦倍加考慎以圖一救時良弼耳書曰無稽之言勿聽近有以朋黨為言者有稽無稽聖心自明昔人論擇相專取宦官宮妾不知名者誠以人臣為所稱譽定非端品而公輔大器定不肯與之作緣皇上試以此察今日之廷臣品可立見且古者立賢無方耕莘釣渭版築飯牛皆可為相即我朝楊士奇薛瑄李

賢楊一清皆以他官入內閣未嘗拘定詞林一途詞林固多賢者豈足以盡天下之才哉臣思先朝王守仁海瑞等近日鄒元標趙南星馮從吾高攀龍儻使破例得入綸扉豈不大有補救乎此卜相之宜慎者一人才之消長在銓衡古者大賢則不終日而授大位小才則終身不離小位近來斤斤專守崔亮之停年格即欲破格拔一人而旁議且四起矣臣查先臣羅欽順曾有久任超遷之說非久任不可超遷非超遷莫酬久任真為用人一良法今日有巡撫江南十九年如周忱者乎有知府蘇州十五年如況鍾者乎臣謂知縣但勿數調姑以四月四月為期巡撫知府

則當酌以五年為期勞者速處賢者則加銜超遷以酧之庶於地方有裨至廢籍諸臣已經奉旨起用如劉洪謨程國祥等久不啓事則有缺先起廢之旨謂何豈清正絶品必欲令其老死丘壑耶此銓衡之當議者二一國是之明晦在言路夫人臣以勿欺而犯為忠人主以虛懷包容為而包容豈無分别哉尋常小事數奏偶失誠宜寬容若夫是非顛倒好惡拂人大乖通國之公論關係世道之否泰豈得兼收以蹈覆轍乎至於批鱗畫馬之章有關大體與大政而氣過戇激辭不雅馴則宜略跡原心取長恕短語曰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此善喻也昔宋孝宗問張栻以伏

節死義之臣難得張栻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皇上天地為度尚且容及高捷史𡐓何不移而用之正言而踈隱之臣哉此言路之當辨者三一風教之汙隆而激勸國初靖難之士風甘死如飴十族可捐此千古絕奇之事近者媚閹一案頌德建祠改姓鐫盃牢相聯百韻以稱觴王考借場題以勸進此亦千古絕奇之事皇上欲以激揚正氣挽頹風則謚典詎可緩耶臣謂諸臣之竭忠守官或斥或竄或死實有風節可據則謚寧寬而毋嚴小廉曲謹非甚難事則謚寧嚴而毋寬如方孝孺練子寧陳迪鐵鉉黃觀輩盡宜賜謚文皇嘗曰使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仁宗

亦曰方孝孺等皆是忠臣今顧以此為諱乎近日崔魏係殺諸臣如左光斗之於楊漣猶杜喬之於李固也黃尊素李應昇之於魏大中周順昌猶范滂之於李膺杜密也節無軒輊謚宜一體如魏廣微輩并當與以惡謚所示千古之斧鉞庶幾激勸痛快可挽狂瀾而追國初士風乎此風教之當勵者四一疆場之強弱在兵食祖制武備止有衛所籍軍食糧民兵耳乃今所養非所用一旦有事非遠調則召募大農不足供戰士則加派開例猶然仰屋臣於神宗皇帝時曾有兵食一疏惜留中未發其疏中請裁冗官汰冗兵節冗費以助軍興之說近日諸臣補牘皇上業已

舉行臣切慮闖外再請濟師封疆別議增戍何以應之必如臣上神宗皇帝疏所云中外衛所揀選驍勇而責有司慎選民壯還其工食以便訓練庶可變無兵為有兵調募省則餉日足耳先臣王守仁破宸濠未曾請兵請餉而所屬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知縣以至典史巡簡驛丞皆可將卒用此道也（儿）兵食之當計者五

癸酉河南候代巡撫丘兆麟卒

甲戌冊立皇太子遣陳光裕顧肇迹冉興讓王永光祭告朱純臣持節韓爌李標捧冊寶

保定巡撫解經傳鞫問闖鳴泰年五十七歲係戊戌科進

士歷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因先未凌遲處死逆惡內官魏忠賢陷害忠良威傾中外在位諸人每多趨媚比因忠賢門下逆黨於省直建立生祠一時撫按各官不能主持俱有會稿建立嗚泰不合不行規正輒行依允又有鎮守山海喜峯等路內官今另案問軍陶文原係逆孽希圖固寵議於景忠山偏建魏祠亦有會稿內有人心依歸天心向順等語移會到總督衙門嗚泰不合寫入稿內扶同具奏以致三鎮建豎七祠遂得以兵部尚書回部管事崇禎二年三月內閣部院會同刑部定逆案將嗚泰開列頌美款下依交結近侍

官員引名例律減等充軍題奉欽依今議得鳴泰所犯合依交結近侍官員引名例律減等充軍霍維華年四十五歲係直隸河間府景州東光縣民籍由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先任刑科給事中歷轉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先年逆璫魏忠賢存日專權擅政荼毒忠良維華不合畏勢諂附天啓六年間議論移宮紅丸梃擊三案維華又不合妄出三朝慈孝一疏羅織多人天啓七年間本兵缺維華以侍郎暫署部事適寧錦叙捷巡關御史梁夢環有為魏忠賢叙功疏維華又不合不秉公查例駁正於復疏內有茅土尚覺其輕之語時魏忠賢有先冐爵寧國公姪魏良卿

加級一事維華又不合不具疏爭執反抑揚其詞云至太師尚餘一級等語雖功級二稿俱出司呈而主持覆奏是誰代庖至崇禎元年間魏忠賢罪惡貫盈奉旨極刑維華亦被彈章遂告病回籍又直隸河間衛左所實授百戶郭欽中式甲午丁酉庚子三科武舉遇例加納指揮僉事歷陞京營內外巡捕提督天啓五年間欽家有女見得魏忠賢權擅國政身係同鄉就不合諂附將己女與魏忠賢姪魏良卿男結親希望遷轉天啓六年二月內攢推浙江總兵尋改調昌平總兵未經赴任革職崇禎二年三月內閣部院會同刑部定逆案將維華郭欽俱開列諂附款下依

交結近侍官員引名例律減等充軍今議得霍維華郭欽所犯俱合依交結近侍官員引名例律減等充軍南樂縣原任大學士充軍魏廣微已於天啓七年三月十九日在籍病故無容再議章下所司

丁丑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呂維祺疏言臣讀易至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以為泰當拔茅全盛之日方食其福何遽緦緦若此蓋陽盛則陰即復交難而睽甚易故四即曰翩翩不富以其鄰甚微也智士見幾貴於未然忠臣憂國本於無欺皇上當逆璫濁亂手自廓清治平漸有次第豈皇上輒有侈心是必不然惟是臣竊見我皇上二

年來何日不焦勞何日不虛受何日不清心寡欲乃近日聖政較之初政似微有不同者在世情或謂無傷在大聖人則不可不思所以防之如皇上初何嘗不勤批答朝上夕下近始有留中者或疏言無當或事當詳慎聖意固自淵微然留中多則疑慮起久之恐有宮府睽隔之形此微之當防者一皇上初未嘗不虛懷商確是閣臣票擬或有不當聖心者改票徑批誰曰非然第就中亦有當執奏者明主可與忠言將順可忘匡救此微之當防者二皇上初何嘗有心疑厭其可疑可厭者皆臣下自取且雷同之惡既深偏黨之說復起恐久之元黃漸興共夔雜進此微之

當防者三皇上初何嘗不講筵日御近聞始多傳免進講漸稀皇上豈以為君德成就無關啓沃乎此微之當防者四皇上初何嘗不寡嗜慾慎宴遊近日得無偶涉乎臣固知偶涉原不足累傳聞原不盡實但謂皇上養德養身不可不於微漸處謹之此微之當防者五皇上慎刑獄無不命法司審讞而間亦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撾恐長囂訟之風禁地濺血或啓輕生之釁此微之當防者六皇上重廷推無不點用正推而近始有用陪推者雖簡用原出上裁而用陪終非常典此微之當防者七皇上作言官之氣或下詔求言或虛懷聽受而適因言官論事或未盡當未

免將雷推羽寒蟬結舌恐此後或有大奸邪大事機畏禍不言亦非國福此微之當防者八疏入報聞

戊寅差御史余文熠巡按真定

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呂維祺疏言廷臣皆因時效忠而微臣直欲皇上為堯舜夫堯舜所難為哉不過純聖學茂聖德熙聖治三者而已今聖學何嘗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堯舜之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皇上試思何為人心何為道心何為道心中之人心不但聲色當遠音樂當節御宦官宮妾當嚴即舉念在道心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所自用有所執而不化亦屬人心

願皇上時時提醒此心常使虛明活潑尤時時與賢士講論不輟以涵養心性消融意見是為不襍而精不貳而一不怠不荒而皇上之學一就業矣聖德何嘗不茂然德不如堯舜非茂堯舜之德雖欽明濬哲不敢自滿尤必詢事考言闢門達聰何虛也皇上聰明神聖天下莫及然愚者不有千慮之得乎聖人不採狂夫之言乎舍己樂取尤見大聖人之先我其心愈虛其德愈廓然則皇上之德一勲華矣今聖治何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堯舜之治二十二人時亮天工是為急先務急親賢皇上綜核名實加意富強急誠急第恐欲以一人聰察事事綜核人人皆

責如理紛絲愈急愈結我皇上何不以担當責政本以勞怨責部院以地方責督撫量才而策按程而課必於先務大綱領處急提挈之必真知其賢急親任之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人提一事足該括千萬事此也如慮賢實難知不曰忱恂遠佞乎不曰善好不善惡乎不曰國人皆賢然後察而用乎然則皇上之治一巍蕩矣至於為閣臣者當任天下之重篤納牖之誠厚回天之力為大臣者當鑒覆轍之戒忏盡瘁之誠為群臣者當各修職業共破藩籬勿規利闒墻勿占風轉脚上下交儆如五味相濟如同舟遇風而又申明正學激厲廉耻使人人各發良心視君父

如腹心視國事如家事拔茅以孚其志包荒以大其容朋亡以渙其羣戒鄰以防其富勿用師以消其吝如是有上上下不交而志不同者哉有不材成輔相食福元祉者哉

帝嘉納之

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書王洽疏言臣先以書約督師袁崇煥令祖大壽趙率教伏兵邀擊令兩路分入如入無人之境請旨嚴飭

己卯山東巡撫王從義疏言李魯生職司諫垣虐燄薰灼之時不聞請尚方之劍誅鋤叛逆乃敢諂附璫導臣子之義謂何律以交結近侍亦無辭矣既奉欽案定罪遣戍自

足難追項下原無閑坐賊私似難苛求勅部將李魯生擬定衛所遵奉發遣章下所司

巡撫山西耿如杞疏言天下最急莫如備邊一事儒者稱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臣以為秦之中策今之上策也蒙恬與公子扶蘇塹山堙谷延袤萬餘里一時任其勞後世逸耳食者輒舉以過秦則亦弗思甚矣今日策捕者戰款如聚訟夫邊不修而議戰則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廷臣猶謂面謾邊不修而議款則婁敬降帝女以和親為中國詬辱無已時今日之計要之戰不能戰款不成款所恃者止此一墻而泄泄焉不為之圖則臣之所大

惑也臣舊遊延薊兩鎮薊則戚繼光增修墩臺匹馬不入功高千古延則余子俊建議未就而卒一望大漠山西邊凡八百餘里臣率道將逐處親覽較之薊門不遠遠甚較之延鎮則事半而功可倍何以明之鴈門平刑及偏老諸處多有崇山峻嶺寧武之鹽道梁陽方口迤西地勢頗垣而土脉甚堅丫角好漢山一帶邊乃大把臣等舍車而騎舍騎而徒又令材官引繩執挺而量度之既不煩聚米而所為修築之法并瞭然在目謹為皇上陳其畧凡峻坂有壁立數十仞或數仞者法宜用剷削凡偏坡或外達迤而內絕澗或半蹊徑而半懸崖可容數十騎而不可馳驟法

宜用壘砌凡平野廣漠萬馬爭馳沙則疊石包磚土則廣基厚頂法宜用實築凡水口盈涸不常小者置銃臺其上而下開大者置臺兩傍或對面法宜用設險此四法者具而長城之舊可復矣臣借箸細籌須經營十年乃可竣從臣則謬謂一年而可畢十年之工又何以明之俺荅款貢以來垂六十年原期借款修備後則恃款忘備班軍民壯非不歲歲上邊鹽菜行糧非不日日支給狃慶堂之娛眛徹土覆隍之戒不復以修邊為事臣去年疏云舍長邊而營不急之務畏險塞而築無用之觀者良足浩歎因具題奉旨以後專修大邊不許再動軍壯修築零工今年三邊

道所轄各築邊墻數百丈俱係磚石包砌巍然百雉之雄且以歲饑米貴軍半逃歸而工程所就猶若此又節省工賸銀錢二萬兩可充來年塩菜之用則修邊之不難亦大較可睹矣臣復與道將議明年倘發三萬人赴邊起工當數倍於今而說者一難在人二難在費臣獨謂不請內帑一緡不擾民間一夫而人與費寬然而有餘蓋兵有見粮則塩菜之費取諸扣曠而足官無占役則畚鍤之徒取諸營堡而足也說者又云營士素不習於版築舉大事動大衆談何容易則臣請有以折之往日軍餉疊欠士不獲宿飽官既多方以朘之又濫差以苦之軍士之疲勞甚於版

築何啻倍蓰今若月餉不缺裸役更減擇精健能任弓馬者防禦應援日加訓練其他半老未壯汰之不盡補之不完者免其革退驅而之工再加之以犒賞鹽菜彼絕寒貧卒當青黃不接時生計窮蹙得此工作為糊口計臣且下令於流水之原矣大約守備防守兵可調發十之七八大營兵可調發十之三四總計山西見兵四萬五千內調發二萬無難合之軍壯可足三萬照戚修六個月之例當費銀五萬四千餘兩取給於截曠等項脫有不足臣再行設處無難也章下所司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疏言我國家邊防天塹將吏如雲而

今日之事如蹈無人之境亦今古最奇半月以來聚散馳突有若鬪若不鬪之狀而人之旁皇測度亦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未有一將一卒實實曾入其營悉其虛實果否如何者此無他總因調遣之不嚴法令之不肅也我關門十數萬之甲胄不當稍分一旅結隊揚鑣於岔河邊以牽其內顧乎薊州無恙不當出奇一問遵化之城乎而只務關門坐守何為乎大安口龍井關等處可不預計設兵拒其出路乎此皆着數之當做可做而人不肯做者也幸天日融和人無裂膚能長保無風雪乎我軍終日有待不知何所待乎目今援兵漸集不患不多只患觀望巧偷心力渙

陽未免有鄰于不親十羊九牧之見臣愚切謂皇上於此宜設思一提掇連絡之法最為緊要更嚴責各將領各督撫自家承認如供狀然要見我兵何日可以立功立之程限示之券案如此則為功如此則為罪直截明決無所容其推諉支吾則庶乎軍政核人心協士氣奮矣

上林苑監署丞李逢申疏陳三事一曰壯城守二曰語軫恤三曰募勇敢兼論督師袁崇煥驕矜退縮糜餉悞國請加申飭

大同巡撫張宗衡疏言臣為陛下守此一塊土五載於茲自有揷氛以來無如臣在事之久者夫揷非可款之人款

有無窮之害人人之所知也即目前之款局論之在我縱欲終款而其勢不得不至於失約在撫縱欲堅款而其勢不得不至於敗盟者何以明其然也三季遼賞王牧民立酋漢合同許以正月盡給矣不知此項能如約辦付否明歲遼東之全賞不知能照數發給否八萬一千之新賞併食用之雜費幾九萬計如折馬之鎮可出其半如不折則此項又從何出計臣樞臣果肯一一應手給發則臣愚誠為過慮若猶未也以舊督臣之成名各賞之稠疊尚不能邀撫一日之歡而況乎許而不與與而不及期乎臣所謂不得不失約不得不敗盟者此也轉盼正月釁隙不遂思

患預防為時已晚臣愚妄度廟堂諸臣未必不憤插之無狀獨念插方橫難與力爭大小文武將吏誰能應聲辦此是用姑從羈縻以紓下急耳噫臣晝夜思此爛熟矣插有十四可圖而我所以圖之者亦如之臣請盡言無隱可乎插不仁永哈扶士毛等部三面皆敵不報不休一可圖也插精壯頭目半殲於新平半為永等所殺止靠　　冩氣吴刁兒計等出入講折肝肺已見空虛無人二可圖也插吞匿諸賞沿邊舊人俱空手回怨入骨三可圖也客歲五月二十九日大得意去竟無一人一騎相送迎我禍識條插志猶驕四可圖也故奔桑阿賽兵骨肉相猜人人自危

五可圖也剳索遼賞頭觸元戎悍悖已甚目無人焉六可圖也揷左右多仇仇妙粆花兒子宰賽無不私欲甘心者七可圖也兩年來內地未試一砲我可以盡逞我長技八可圖也東奔西馳無地無之有黷玩如是而能善其終者乎九可圖也揷故巢美水草擇樂土焉一旦畏逼西遷難得卜哨地猶石田耳寄生之草可一剗盡十可圖也塞外霜早顆粒無收暴骨如莽道　枕藉兼癘疫盛行揷衆亦多就殞天實亡之不取何待十一可圖也揷以馬上爲家揷有馬十萬匹馬挾不返者一萬被土　盜去一萬斃於永手者二萬遠馬不慣宣雲之水草陸續倒死者不下二

萬今約備僅四萬耳㨂失所恃我砲益多其十二可圖也㨂使動輙以大事為口實與不與只説一句便了不曰王子來邊則曰隄防作反任口恐喝全無所畧彼中勢力不言可知十三可圖也㨂謀雖叵測若仇㨂牽掣不敢決又垂涎棧豆不無戀戀心狐疑多端十四可圖也然則我以圖之㨂衆不滿五萬所以忽彼忽此不可方物者盖兩鎮沿邊九千五百里㨂散無常我分派有定㨂無所不可入我無所不為守故耳茲每鎮挑選精騎一萬共二八千為四路偵其所往來夜掩擊時而得勝時而獨石時而殺虎口時而張家口分道錯發使㨂不測㨂昔之無所不可入者

我反無所不可出矣我昔之無所不為守者捶反無所不為守矣此變主為客之策也永土仇不共戴聞我整旅無俟馳詞而劊己及於捶之頸此以仇攻仇之策也臣請馬銃五千杆又臣新造三眼鎗五千杆與夫噴筒神器方軌直前如墻而進更番迭循環不已捶衆有限我藥無窮此舍短用長之策也以一萬五千馬兵分別左右前可換哨後可接援進逐馳騁無不如意此奇正相生之策也臣每庭見卜哨舊人靡不垂涕告若願為天朝死不悔望風倒戈豈待異日此蔡人即吾人之策也捶慣用奸細臣亦得有所以傳遞消息但未敢明白說破致有洩露此知彼知

已之策也揀法雖嚴然無城廓限隔終是線索易通誠募勇敢死士焚其廬帳毒其水草火其柴薪空其積聚不過一夫力耳此鷄鳴狗盜之策也我之決計也貴早及揀未定時易與耳如再捱一二年揀或幡然改圖捐財蓄衆修好仇邦脚根站定得住患豈在如維下此不如乘勢之策也我之運籌也貴深揷以守口領賞為名所耳目我者無所不至用而示之以不用能而示之以不能察察打點稍稍安排時時刻刻不去心而外故若無所事事者然此鷙鳥藏形之策也我之赴機也貴疾兵家之變不保呼吸惟利是趨惟馬首是瞻有違不及距之脫兎而後有不暇掩

耳之雷霆此一發千鈞之策也我之審局也貴定勿矜小捷毋誘小失毋以二三之說輕為進止確憑入告之先資徐責躬行之實故此獨斷成功之策也乃其要尤在於不中制假以便宜寬以文網中外協和無滋枘鑿斯有又閫以外將軍制之之大權非外吏所敢聞也臣更有說於此宣雲口外豐州灘大小板升歸化城威寧海子白海子與和所東勝閣平等處肥饒無比卜素竊據之世世為諸部長茲天假手插部殺戮其子孫殆盡我能擒插諸部焉能往丁壯者籍籍為兵老弱者徙諸内郡間有倔強不馴者俾隨插部地方数千里故疆可一朝拱手而来歸即以復

國初五十萬石之乜額何難為哉抑不獨滅揀已有距獨石遥三百六十里遥有開平城元所稱為上都者是循廣寧而北可千五百里金台什白羊骨之遺趾存焉過此便是揀後門矣迤西為火落赤與揀不相下兩大並立時特貌好耳我試密遣人說以揀得罪天朝不可赦今只欲誅其人非貪其地也爾肯潛師助順當以揀巢為賞彼幸於剪所忌而又喜於得此土未有不投袂起者前交攻彼我互應附揀之背而擣其虛彼直以為從天降耳或曰錢粮如之何三鎮不有撫賞及召買銀乎不足請以鑄錢息佐之不敢求增一名兵不敢求添一分餉俟臣言稍驗後另

圖所以掎角三韓被海外五十萬又焉用之此疏一出笑臣者以為空談譏臣者以為呆氣即一二諒臣者或亦以為心若未必切於事情不知皆真語也皆穩着也皆從實地上做去皆情勢之所必至而兵法中所備列無遺者也帝是其言令與樞臣家計以行

庚辰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自安奢發難以來國家竭西南物力九年圖之雖其間勝負互見而最快心者無如今秋劉可訓侯良柱等永寧一捷十萬豺狼殞命頃刻但兩月來底定之報未聞倘走入穴中便難搜捕將責之蜀

歟將責之黔歟且黔蜀之情皇上亦知之歟有似分而實合者有似合而實分者有不可分而不得不分者有分之而實無可分者何謂似分而實合當日奢酋逼蜀故謂蜀之仇奢當之安酋逼黔故謂黔之仇安當之今二酋合而為一永寧一敗同日俱死則結蜀之局者即所以結黔之局此臣謂似分而實合之情也何謂似合而實分總督在黔有提綱挈領之任撫臣在蜀有發縱指使之能無奈俱方下車有奇未吐今日所行或未必盡出其所令則黔與蜀二所奏或未必盡如其所期則蜀又與蜀二此臣謂似合而實分之情也何謂不可分而不得不分永寧蜀地勝

永寧者蜀臣黔顧風馬牛不相及奈何秦人得魚而曰越人布網臣謂不可分而不得不分者此也何謂分之而實無可分王者出師須定戎首奢崇明鋤而蜀之元兇已得安邦彥斬而黔之首惡亦誅西川既無漏魚貴州亦鮮逸虎然則共釋怨亦同消臣謂分之而實無可分者此也彼中既具此四情八月又有此一捷欲圖更舉勢俱在可任可讓之間欲即報竣各處有求益求多之望此時廟堂之上畧不主持但令督撫相機調度臣見有數難焉前有奇功後不敢呈薄伐則下手難遁逃既衆雖兇無多則擒獲難時日持久窮獸復合則後之結局更難今日抑聽其翱

1409364 910•1256 6738•1

翔境上俟餘黨復出而後撲滅之以收萬全之策乎抑勒令冒險深入鼓殘弩之末而僥倖於一擲乎抑遵高皇帝待爲蒙舊例遣使往諭俟其不從而後討平之乎皇上如鑒臣言不謬乞乘此皇子冊立之時急遣一使諭以國本大慶憐彼蠢愚欲示寬宥俾督撫諸臣相機操縱庶恩威兩全而所補於國家之元氣者亦不少矣

崇禎長編二十八

崇禎二年十一月壬午朔免朝

大清兵至龍井關

京師戒嚴

癸未黑谷關守備張延庚哨探插部五萬人犯龍門總督劉策以聞兵部尚書王洽言插部與東兵素不修好未必肯為東用或假捏此報使我宣大之兵不敢應援耳然插或觀釁而動亦未可知宜以好語誘插使不遽動宣兵援勦之舉不得借此袖手也從之

甲申兵科給事中宋鳴梧疏陳十策一鎮定人心一設鎮

90/8/17

通州一布置京營一調兵入援一巡撫移駐一分兵牽制一廣儲芻粟一廣舉將材一多設哨探一宣大設備得旨飭行

命尤世威提兵五千駐防順義仍聽會勦

命王威暫守宣雲拱護陵京仍整兵聲援便宜進止

諭劉策芇責道臣許如蘭嚴督將領分守各口據險堵拒以匹馬不入為功若縱入內地以失機論

乙酉命方大任軍前監紀功罪

帝以宣府逼近西協令郭之琮侯世祿整兵嚴防以資犄角

原任刑部尚書潘濬卒

丙戌

大清兵一隊圍總兵朱　於三屯城一隊圍巡撫王元雅於遵化縣

大清兵至遵化縣督師袁崇煥遣總兵趙率教入援本日探知兵勢甚盛即親督副總兵張弘謨叅將張存仁遊擊于永綬張外嘉曹文詔等進関明日又調叅將鄭一麟王承胤遊擊劉應國及總兵祖大壽接應

丘禾嘉以知兵起用

戊子冬至郊天遣朱純臣代祭

大清兵克漢兒莊副將葉應武陣沒

命張宗衡發勁兵五千入援

通州暫設總兵官起楊國棟充之

大清兵破遵化縣巡撫王元雅被執

宣大總督魏雲中入援帝優詔答之

督師袁崇煥疏報入援機宜得旨卿部署兵將精騎五枝聯絡並進薊兵總屬節制分合勦擊一稟勝算寧鎮守禦當有調度相機進止惟卿便宜卿前在關憂薊遣兵戍防聞警馳援忠猷具見朕用嘉慰官兵已發犒賞還鼓勵立功以膺懋賞

巡按直隸方大任疏言西協副將程從文等併昌鎮總兵尤世威等見駐薊州兵馬止五千一百九十四員名而世威等臣已檄令前進不能專留薊也保定總兵曹鳴雷報到起程赴援兵馬纔一千五百餘員名耳其途尚遠而東協原無遊兵中協自顧不暇其餘除天津外再有何兵可調皇上試計之足乎不足乎督師兵馬雖已內援各兵亦須首尾援應勝負俄頃兵機難測萬一有失應援者何兵乎遵薊倘失京城能安然乎在外者疾首大呼如在猛火中在內者徐聲慢應猶在緩水間臣無兵旅之責亦無他方之寄可與在內者同也獨念臣受皇上再生之恩不忍

同聲附和以悞宗社耳須奉有天津兵防護漕糧不得輕調之旨臣不覺潸然涕下如雨皇上念漕糧為重亦須念遵薊當援夫天津向有標兵營鎮海營海防營振武營正兵營今振武正兵雖已裁汰尚有標兵等營在也兵家未有不戰而能守者倘已薄都下漕糧能守乎臣謂當留海防鎮海二營張夢鯉等防護漕糧若標兵營副將劉國柱必當生赴薊州與尤世威等合兵禦敵俗云緩事急圖況事已急而可緩圖乎章下所司

諭吏部諸臣向陳各省直在京官員願自捐資置器帶領家人在官軍外分堵聯絡協力城守據奏具見急公忠計

特允所請作速舉行壯丁不必僱募恐有奸細混入特諭

召輔臣韓爌禮部堂上官庶吉士劉之倫金聲平臺召對

諭吏部昨允諸臣奏協同城守止各帶領家人不必僱覓丁壯今聞仍用召募恐奸良混雜不便稽訪即分布家人尚虞號令難一著通行停止器具等事屢旨悉有責成諸臣念切急公但各盡本職共濟時艱捐資不必行特諭

諭戎政衙門總協營軍守城之外將選鋒尖壯挑練數千分地扎營預備四面策應城上亦或量設遊兵相機堵截戰車火藥器具除嚴催工部外卿等亦一面晝夜修補製造務期足備堪用錢粮不足不妨奏請內帑既有幫助外

城不可單弱仍通諭守城軍士專心定目力守本垛城中倘有警譁水火等事不許驚顧擅離違者立斬守門等官不許閑人擁近門洞馬道京城重寄託在卿等隨方便宜不得時刻懈怠務保萬全

刑部尚書喬允升疏言目下之計先宜固守城池整齊內治巡視科道與勳戚重臣等守皇城以衛宸居其次巷口扼要五城御史及馬兵司官編立保甲保長巡邏營將官軍務分信地往來緝捕但有乘機搶奪如放火偷盜之類即以軍法從事一有所失責有所歸其要緊尤在城守每垛須五人守之二人當守目不許瞬二人歇息分時輪代

以防其疲一充火頭做飯其應用礮木擂石及火藥碎斧灰力香油葦柴之類俱要齊備每十垛立一頭目查點俱以京營將官統之周圍嚴謹勿急東而緩西或乘空攻城不可不防之也一有所失軍法從事此內治所宜備者至城以外扎七八營擺列紅夷火砲於前一發挫其前鋒而弓弩佐之彼自披靡而城守自固也一選任將官營將而外有敢死請纓不論村官市人不許報名試藝分派各營以資臂使大張榜文激發忠義四方勤王之師有能謀勇出衆奮勇立功者即以　職官酬之或以千金賞之必有能應其求者即使貪使詐兵家原不忌也一真保兵須火

速撤發即來應援扎營京城東南三十里以張聲勢一撤宣大兵扎營京城正東及陵寢重地以張聲勢一通州一帶國儲四百萬新集雜集如山凍阻河上搬運不及急宜那借應援衆軍使之果腹奮勇或給營兵守城或掘地窖以蓋藏於山河之東地名邦均查險要必由之路安插數營能知地砲者措理火藥以亂其心即設火藥火砲二三層以遏其鋒一本部郎中郭士奇先年白蓮亂起曾領五百名義兵殺賊成功今宜當一面送兵部備用一城內遊食無家之輩連日不食非死即亂應照賑荒例發太倉米若干多立粥場庶免叢集而饑得食亂可弭也一軍民人

等有訛言惑衆與聽探惑生反者立斬以徇一城內謹防奸細嚴禁搶掠捉獲立斬以徇

己丑傳內閣大學士並中書官於南薰殿寫冊立皇太子金冊

翰林院庶吉士金聲疏言臣雖書生忠孝大義素所自矢遭遇陛下聖明日夜為陛下思念天下事欲一言久矣今兵逼京畿臣比自有不得不急為陛下用者不惟一言而已臣切惟今日之事在京城者自有廟算碩畫臣不敢與惟是通州昌平兩地為京師左右翼決宜以重兵犄角而天津漕糧湊集為薊遼咽喉尤所最急然未敢為見在之

營將營兵可以出而制勝也今天下非無兵無將也草澤義士在京輔左右欲為陛下用者往往不少惟陛下一破格例得鼓舞而用之耳臣知有今日久矣為陛下留意人才頗得其豪有最雋而精兵者一人曰申甫朝士多知之曾經屢薦未嘗輕出臣頗得復陛下威靈同申甫練此一營敢戰之士為陛下堵　鋒於東南角今日之事可謂急矣陛下不以為不才惟陛下獨斷裁許不可以遲今日若復從容議之天下事未可知矣帝令部科咨詢申甫方畧諭兵部招兵先儘在城精壯詳細來歷務期可用不得徒取充數亦不必遠招四外誠恐聚集太多又費調遣如有

武勇出衆者不在此限令特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同將官劉見行事如有納賄作弊退強收弱等事許不時奏聞

庚寅册立東宮頒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上賞於會極門

宣府巡撫郭之琮疏報插部並無入犯之意整兵以備入援

巡關御史方大任疏報薊兵無一可恃惟有關寧可用令督師果至用火器已獲小捷

起莊欽鄰應天府府丞

東宮册立改期

巡視西城御史田時震條上五事一詰奸細一黜妖言一禁搶掠一清積窩一謹巡緝一定市價章下所司

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等條上四事一都城守禦宜急一援兵調遣宜速一總督劉策宜罷一軍前重賞宜懸報聞

御史方大任以總兵楊國棟已駐通州各路援兵止有袁崇煥一旅可恃請間道親往速催崇煥兵至從之

辛卯選智畧勳戚各帶壯丁守城

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孫承宗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督理兵馬錢粮駐札通州

命都司僉書申甫造戰車呈覽

授申甫都司僉書即日召見

壬辰順天府府丞魏光緒條上六事一舉能臣以資撻伐聽勘御史吴阿衡錦衣衛都督張茂忠一募勇敢以資火器一懸重賞以募死士一恤貧軍以資防護一措錢粮以濟急需一飭州縣以靖地方章下所司

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請嚴軍令以催援兵發帑金以鼓士氣報聞

兵部尚書王洽疏言御史饒京條奏奉旨時事正需商確九卿科道官各集議公疏仍分載姓名具奏臣隨於本月

初三日會九卿科道齊集中府各抒已見一禮部尚書何如寵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徐光啟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同議得守法多端最急莫如粮令太倉無宿儲民間無蓋藏而凍粮露處河干即發兵防守能制勝乎不若行起運近各城者即貯各城近都城者即運入都城又守城最急莫如火器火藥此二物者利大害亦大今積蓄雖多而堪用者少必先揀擇次修理次試驗乃可用而用時又須萬分慎重須選集知其事曾經戰陣者任之至礮石一種易辦而切用尤宜多脩看得搬運凍粮揀驗火器藥物及多脩礮石之議諸臣多有同者誠宜勅下户工二部急為搬

運揀驗者也若選委知火器之將官則臣部任之多備礮石則吏科祝世美之議法可採一左都御史曹於汴左副都御史韓繼思左僉都御史易應昌議得通州等處須擇集重兵統以名將督以大臣以鞏固神京又當早清各村落各無從得食而民不為所得又城外城內俱宜分布各營統以名將外以防其焚掠內以防我內亂而又城上大卒畫地防守而又拿其力於敵臺左右顧盼于勢為便看得通州集兵之議臣部已調保鎮兵二萬駐通推大將楊國棟統之矣大臣業奉旨廷推矣請欽誡是要著推兵正難驟得耳都城內外之營總協業有調度畫城防守加意

敵臺亦要論也三臣尚有嚴保甲禁訛言及備守城器具分派各衙門坐守等事臣部俱先行訖不敢復贅一刑部尚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右侍郎朱世守同議得要緊在城守每垛五人二人當守目不許瞬二人休息分時輪代以防其疲一充火頭飯十垛立一頭目查點以營將統之有失軍法從事又撤真保兵營于京城東南三十里宣大兵營于京城正東陵寢重地以張聲勢又城內遊食無家之人不得食非死即亂應照賑荒例發倉粟若干多至粥場庶免叢集而亂可弭也看得守垛之法此議最為精密臣先行守城將士者大略多同真保宣大援兵近奉明

旨駐扎各有信地不必更動矣設粥賑窮亦收拾人心之要務縱不為亂亦不當立而視其死也三臣尚有立保甲禁搶奪選將官等議臣部先已行之不敢復贅一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戶科都給事中解學龍吏科給事中孔聞詩司議得漕米歀近西岸若天寒氷合寇騎長驅可慮發回天津而回空愈遲不如京營軍士各與三月米粟而晒揚加尖等項悉以授之又京營士卒前宜以守城若扎營城外而遇敵不支則城內空虛誰與為守又山東河南等兵不當以鎮定候事須星夜調援廣布聲勢又草場火藥局須嚴加防守以備他虞又援兵四集城下食米鹽菜犒

賞等項米先給營軍之議諸臣多同先臣于謙曾行之京營扎營城内揔協業有調度矣山東河南之兵道遠似無及於事今亦當撤之速來耳草場藥局防守誠爲吃緊臣亦先行嚴偹矣援兵食費等項事在計部所宜勅之急爲料理者也三臣尚有偹器械之議臣先已行訖又招集進捉爲軍傳收材官爲將之議亦是碩畫但有將而若無兵可管有兵而若無餉可養耳一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左給事中劉茂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給事中宋鳴梧王猷馬思理公議得成敗以人心爲主京營皆從來未對陣之人也萬一一夫北馳匹馬顛躓魚潰鳥散頃刻之間都門閧

沸矣歛之盡入城守揀其精銳二萬人結成一營伏外援至日潛與期約相機夾擊一鼓而殲之豈非全策哉看得城內城外之營諸臣言人人殊而主內者多但都城止有此營兵耳未宜以為孤注三占從二則始內之若相機出擊內而未始不外也總協為政諒自有成畫矣一吏科給事中祝世美議得嚴諭九門守門官凡進門有車者要載大石數塊散行者帶石一塊丟在城門內方許進城此積石之法也又有警時各富民縉紳勳貴烹牛犒士凡肯助義者各具手本開明米麵羊酒若干送九門巡視登記事平旌獎又募夫開溝渠闊各一丈餘可以拒馬足當精兵

一萬看得此三議俱可採行又各官條議尚多要與各臣議多同亦臣部所行訖者不敢復贅

癸巳總兵滿桂入援

乙未袁崇煥至薊州命方大任面商萬全之策

保定巡撫解經傳入援

諭兵部袁崇煥入關赴援聞住師豐潤與薊軍東西犄角朕甚嘉慰即傳諭崇煥多方籌畫計出萬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賞

督師袁崇煥疏言關內鎮協將領趙率教劉恩方裕崙侯

體乾陳維翰杜弘芳李居正趙率倫趙鳳鳴等已經允發外又調張弘謨張存仁曹之詔丁永綬張外嘉竇濬朱梅鄭一麟王承胤劉應國周祐及劉應邦下中軍王進忠鍾宇下李應元何可綱靳國臣趙國臣趙國志孫遠羅景榮陳繼劉撫民祖大壽祖可法祖澤潤祖澤洪等各統兵相繼西援已經題知外臣見賊勢勢重續發關外騎兵坐營中軍都司吳襄參將祖大樂劉天祿遊擊韓大勳祖可法下中軍李一松孟道下中軍陳邦選費惟正中軍李甫明孫繼武下千總吳三奉步兵營叅遊都揚春鄒宗武謝尚政龔彰滿庫丁國用蔡祐劉鎮華等各統所部兵丁臣親

督摠兵祖大壽協將何可綱等帶領于本月初四日早發
山海關

丙申免朝

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上退兵五策一安民心一安軍心一安士心一安大小臣工之心一安遠近地方之心報聞

戶部疏言京倉所貯粮米近二百萬可供十月之支惟煤炭素無積聚請發銀三千五百兩積煤以備非常從之

諭兵部各路援兵俱令聽督師袁崇煥調度

總兵趙率教救遵化縣沒於陣

兵部疏言准督師袁崇煥疏言臣初五日行至撫寧縣知遵化城被克初七日至沙河驛聞三屯營官軍經開門自潰于是畿東州縣俱有聞風離散之形至撫寧知縣官集生軍民為守臣助之火器火砲及教師至永平則畿東重地也道府縣鄉紳矢志前守臣劉參將楊春領步兵三千為守仍恐不足次日遊擊鍾宇到臣令協同防守又遣遊擊滿庫領步兵二千守遷安至豐潤縣民多止弗去臣留參將鄒宗武領步兵二千為守玉田則縣官去而復回庫已被劫臣叱之留遊擊蔡裕及龔彰兵三千為守臣又慮關門為薊遼咽喉須重將鎮之即以朱梅守建昌路為東

協泉沖亦撥遊擊劉鎮華領步兵二千為守臣亦提兵駐薊州薄其西惟西協石古曹墻亦與敵共之但爭內外耳方與督臣計以固四路而斷密雲平谷俟酌定而後入報

兵部疏言幾東州縣風鶴相驚人無固志自督師提兵入援分派駐防遂屹然無恐今與督臣計所以固四路而斷密雲平谷則尚有各路援兵可聽調遣知崇煥必有以善用之矣得旨申飭

兵部疏言袁崇煥揭帖到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夜所一聞薊警即發援兵而趙率教於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調即行臣即以行兵方畧遣遊擊王良臣馳書往諭令其

無輕視敵孰知率教急於救遵三晝夜馳三百五十里至三屯營而總兵朱國彥不容入城遂縱馬向遵中途大戰遇伏中箭墜馬而死良臣竟不能及則率教之以身報國深可憐憫率教行後即發張弘謨一枝朱梅又一枝以為率教之翼臣面戒其無輕敵二將受約束相機屯於豐潤若精銳多在寧錦地遠稍遲初三日而祖大壽何可綱始相繼入關臣召鎮協諸將共計之有謂徑赴援遵者有謂往搗中堅者乃祖大壽則謂薊門兵脆不足尚此恐羸師綴薊而以勁兵西趨則宗社之安危也此時只以京師為重須領精騎先從南取道倍程以進步兵陸續分附各府

縣以聯血脉而必扎薊州藩屏京師京師鞏固而後東向此為萬全臣深是其議遂於初四日早發山海初十日抵薊州計程五百里而六日馳到入薊城歇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初臣虞闌截我路未必及薊今及之則宗社之靈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馬力今可施矣臣看得督師兵未至之前臣曾疏請皇上勑督師以一枝勁兵間道趨薊為各路援兵之倡冀可收夾擊之功而督師已先有成畫與臣疏意不約而同果躬率銳師抵薊門為京師屏翰矣是舉也祖大壽謀國之忠袁崇煥集思之益已見一班薊以西可無慮

矣第東向邀截之策尚有大商畧頗督師與諸將更深計而愼行之也

丁酉調兵部主事丘禾嘉爲工部郎中

吏部尚書王永光條上四事一廣置輔弼一任用樞貳一愼擇讜議一更置要員帝優詔答之

江西道御史饒京請製冰床從冰上運凍阻船粮章下所司

兵部尚書王洽疏言本月十二日晚內閣傳出上傳連日不見動靜恐別有深謀崇煥既至薊門倘西遶冢西潮河古北等處東襲永平關寧及他空虛閒道捷要隘口俱宜

周防鄉等即傳與崇煥遠行偵探預為籌度若得的確情形速行具奏仰見神謨廣運處々精詳着々完密臣不能先事預防致煩君父如此焦勞臣之罪真無以自解昨接袁崇煥塘報凡要害地方俱已撥兵防守其薊州守則不憂矣西建昌遷安永平守則不憂矣東撫寧山海豐潤玉田守則不憂矣南惟西協石古曹墻一帶尚恐疎虞平谷密雲更須控制誠如聖慮早宜周防今宣大勁兵漸次俱到可聽督師調遣臣昨有疏留滿桂兵駐防順義正慮彼或西遠以此一旅扼之遂為萬全至於連日消息尚據遵化搬運行李臣部於五日前已募壯士前往哨探今即傳

示聖諭俾令遠探情形萬分隄備早奏膚功上紓東顧者也帝令不時咨詢方畧

戊戌吏部尚書王永光再上四事一分塚設兵一嚴緝奸細一守護倉廒一起用廢將章下所司

督師袁崇煥上疏引咎得旨卿治兵關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薊早見周防關內疎虞責有分任既統兵前來其一意調度務收全勝不必引咎

以黑雲龍充山海總兵官

以楊肇基充薊鎮總兵官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臣前請勑工部司官一員治軍

器戶部司官一員發糧餉釋馬五龍於獄中未蒙允行昨工部尚書張鳳翔親至城頭與臣等同閱火器見城樓所積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詢之將領皆各茫然問之士卒百無一識有其器而不能用與無器同無其器以乘城與無城同臣等能不為之心寒乎副將倪寵頗饒勇畧分守東面日向臣以單弱為憂心知靖邊路叅將李秉春最精火器其家丁近百人各能擧放現在百里外一日可至謂得此則濟矣臣等聞之氣覺稍壯伏乞聖上鑒此言不謬立勑兵部持行糧三百金將李秉春同其家丁召付臣等以備緩急又聞原任寧夏總兵今回

府杜弘域係杜松之子家世知兵勇過其父勅令速赴軍前不得遷延途次

巡按直隸御史方大任疏言袁督師已到薊州下令四門人心大安惟是通州為京東咽喉一時軍民聞臣乞言督師咸皇皇無措臣即出示曉諭又移文草場戶部主事林弘衍令其代攝軍民城守事務蓋通城雖有鎮守楊國棟全能行於軍而不能行於民雖有州司管應律終是暫攝且豪橫之輩無人彈壓故不得不遵旨權宜耳

己亥命方大任暫住三河縣安輯偵探

丘禾嘉仍留兵部以尚書王洽之請也

督師袁崇煥疏陳分守方畧得旨覽奏卿統大兵駐薊相機圖更置兵將分布隄防至念陵京根本具見周計忠謀劉策着還鎮調度諸將分信防禦卿仍聯絡指援着各遵方畧殫力奏功滿桂領兵來京及防守事宜該部確議速奏

庚子火藥局災死者六人

辛丑帝念守城軍士嚴寒每人給錢一百文

諭吏部庶吉士劉之倫屢疏條陳及平臺面對曉暢兵事令破格用為兵部右侍協理京營

勅侯世禄滿桂速援京師

改庶吉士金聲為山東道御史叅佐軍務

禮部左侍郎徐光啓請用吴孟明分任訓練從之

甲辰下兵部尚書王洽於獄

乙巳以申用懋為兵部尚書

丙午下工部尚書張鳳翔於獄

崇禎長編卷二十九

崇禎二年十二月辛亥朔免朝

候補京卿米萬鍾以

大清兵以駐通州十里之外京師尚無偵探移書問兵部侍郎申用懋答以止聞在薊不聞在通而莊戶蔣王等四人親見

大清兵駐營通州萬鍾具疏以聞

以南居益為工部尚書

以錢春為戶部左侍郎暫理邊餉曹珍康新民為戶部右侍郎暫理錢法

督師袁崇煥總兵滿桂黑雲龍等錦衣衛堂官召對逮督師尚書袁崇煥於獄令總兵滿桂總理關寧兵馬與祖大壽黑雲龍會同馬世龍施洪謨等立功

癸丑以孫居相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皇第二子生中宮出當即薨逝

乙卯江西道御史高捷疏言皇上赫然震怒下督師袁崇煥於獄輦下嘖嘖萬口誦聖明英斷踵武肅皇國法振而內患除矣乃目前更有吃緊一事則綸扉禁地近有與崇煥奸逆相倚如輔臣錢龍錫其人者尚可一刻寬斧鉞之誅乎夫崇煥口任邊事而心不爾也其遣弟通好遠在數

年之前其斬將剪忌近在數月之內唯別一機關故另一作用今日之事豈無故而致此哉皇上第博採道路之公論細審前後之情形而崇煥罪案自定臣更不必饒舌獨是詭計陰謀發縱指示之龍錫不勝傷心之痛目前情狀大為叵測臣敢避萬死不一言之皇上試思召見諸將之時勑拿崇煥之頃祖大壽稱冤何以兩日之後忽起異心豈非龍錫崇煥安排激之妙手乎夫大壽敢於背主恩藐軍法而提兵長往意欲何為大壽固崇煥之腹將也倘崇煥平日能以忠義感勗矣志同仇寧遽此至藉令崇煥可招之來益知崇煥曾遣之去矣縶朝廷之財力極明主之

奬勞反以致大壽之颺去外侮而內潰先聞豈不痛哉臣思發難以來主憂臣辱舉國盡憂憤無計龍錫獨嬉遊自如未見畫一奇謀其皺眉疾首只在崇煥一拿耳龍錫此心何心哉龍錫最慧最悍皇上以此詰問必齧齒抵賴則臣請具一供証焉崇煥之殺毛文龍也龍錫密語手書不一而足即崇煥疏中亦有輔臣龍錫低徊私商之句見在可券也夫文龍當斬事關軍機崇煥入朝奏對何不預請密旨崇煥出海閱視何不飛馳蠟封而身處揆席恭預密勿之龍錫又何止聞私寓之低徊不聞文華之商確也總之欲外示專制內脅至尊因以漸成款局兩人陰謀詭計

目中安知有皇上乎且臣又聞崇煥與罪樞王洽私書言屢欲求款廟堂之上主張已有其人文龍尚能協心一言自當無嫌無猜不知崇煥所欲文龍協者何心一者何意耶崇煥動提刀之力龍錫發推辦之謀應手而辦莫逆於心宜乎龍錫今日皺眉疾首而不得不作同舟之救也皇上但知崇煥之罪萬口難掩豈知龍錫腹心逆賊乎伏乞皇上洞燭奸謀駢正國法狐兎之糾纏一掃犬馬之魂魄皆驚宗社大計一舉而定是微臣今日所逐逐勳忠於皇上者臣去年因忝職輔致被羣排忝荷賜環涓滴靡報值茲羽檄旁午之會目擊奸逆朋比如此搡死直發其謀並

龍錫立心兇狠素行貪汙囑托把持人人切齒臣在里門已稔聞之今正不暇臚列也臣深知龍錫羽翼如林死黨牢布此疏一出禍不旋踵但求微忠獲達聖斷聿彰用以快上憤而絕禍根即再受刀俎無遺憾矣淂旨龍錫忠憤豈有是事高捷不淂過求

以大學士孫承宗移駐關門

大同巡撫張宗衡督兵入援得旨督兵到日交付總理滿桂宗衡即回鎮

總兵侯世祿兵潰肆掠帝以兩戰被傷令戴罪圖功

大學士孫承宗疏言本月初三日通州城守者瞭見遼兵

三五成羣紛紛東下臣即令人招撫而鳥獸竄矣又初四日午時偵探人自西回始知祖大壽率全軍東潰并新至步兵兩營亦有尾之而去者大約萬五千人河臣聞之急以手字慰諭大壽又傳一檄以撫三軍令遊擊石柱國飛騎追之而僅及其尾弓刀相嚮柱國坦然不驚極力諭諸軍校亦多垂涕但曰主將既戮又將以大砲盡殲我軍故不得已至此柱國又前追而大壽已遠矣相去數十里諸軍校且泣且戒柱國曰事已至此不能復回前去無益而時已暮夜遂不能追而還該臣自得此軍之潰令因祖大壽危疑既甚又以極貴不能復受同儕節制故乘三軍驚

疑以城上砲擊洗軍之說誘全軍盡潰陷人以自護非諸將卒盡有叛心令當速勅閣內外兩道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衆心不然則此事之難收拾更甚於日前也帝令大壽圖功自効

丁巳禮部尚書温體仁捐俸助餉帝嘉其急公

大學士孫承宗疏言遼兵東潰臣同督臣劉策命都司賈登科前往追諭至邦均店祖大壽報稱本月初三日晚統領官兵在石河地方札營夜滕營火於初四日丑時分布犄角前去冲殺不料兵丁遥見營火相隔六七里標子遥往東走攔阻不住衆兵齊口說稱應援京師連戰大捷指

望厚賞誰想城上之人聲聲口口罵遠將遠兵都是奸細故意丟磚打死遠兵三名城內出來選鋒砍死遠兵六名彰義門將放撥的遠兵做奸細拿去殺了陣亡者死而無棺生者勞而無功敗者陞官勝者誤罪立功何用臣同副將何可綱張弘謨等多方勸諭不從臣等情願回京待罪衆兵强扶渾身是口難以自文容到前途細具衷曲先此塘報臣謂遠兵之情原以危疑遂成憤激而大壽等又懼更易將帥身且得罪故遂爲此又據賈登科口傳大壽謂乘城者指遠兵爲奸細令當出擒束不的等巢穴以明其無他臣一面復令石柱國賈登科持札往諭令仍歸舊地

度衆心如自驚疑未肯即從優諭大壽以今日安危在近不在遠宜急優遵化則當立叙大功豈特不以形迹為嫌優容諭大壽謂今日若束兵而還必無一毫罪戾如能恢復遵化則心迹自明苟出関一步則此心終不白於天下而人心解散恐亦難圖其後盖臣乘其自相狐疑之際仍示以低徊猜忖謹遵便宜行事之旨急調馬世龍前往追諭緣遼將大半多世龍舊部曲苟見世龍必有解甲而歸者於事定克有濟為此一面恭報以冀聖鑒焉

戊午加保定巡撫解經傳兵部右侍郎移駐涿州

南城住居原任兵部員外郎寗承熙等疏言竊見重城之

勢與都城緩急相關而守重城之法視都城尤為緊要請約畧言之城長二十餘里墻卑濠淺易於扳援一可虞也垛口而多軍丁少衆情恇怯二可虞也晝猶虛應故事夜則漫無稽查三可虞也多官事權不一叅差矛盾統攝無人且道里遥遠於總提協衙門猝呼不應四可虞也餉竭兵疲變生倉卒五可虞也乞皇上速命知兵大臣一員責令星馳出都駐扎重城之內凡一切登埤之事守禦之方稽察之權撫循之責悉聽主持不從中制將見壁壘一新羣情自定臣等聞禮部右侍郎周廷儒平日清正剛直有胆有才今士民公心皆欲得此臣暫出調度兼資彈壓庶

人人有所倚賴不至相顧徬徨伏祈皇上俯順衆心令廷儒暫離清署暫理重城萬民幸甚

某未奉旨章奏發抄

己未命丘禾嘉赴關門聽樞輔度

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劉之綸疏言臣自任軍旅晝夜不遑前疏拜陳愚悃瞻望數日未蒙俞旨豈微臣書生之見未能仰體聖明抑或者臣布置太緩取效太遲幾同懦夫俗子之觀望者比乎臣謹以近日情形爲皇上陳之臣生平騎射不習圖陳不精車攻火器不學廢於清華安泰之地積級而升至榮至順而何苦自肩重任舍安就危以自

處於多凶多懼之場乎臣見謀國有人制勝無術以重貽君父之憂夙夜思維拊膺泣下而不得不期一當以報皇上之知也臣之用兵有大綱有節目其為大綱也有十六字焉其為節目也有八字焉何謂大綱其始則尊禮豪傑召募義勇是也其次則任賢使能賞功罰罪是也都城之內幅幀不廣而四方鱗集尚可招徠之以充其用於今坐而議於幄中者得四五人焉俯而聽於階下者三十人焉若使時日尚寬而得教練之以盡其用豈惟可以制勝將恢復二祖之舊疆取之十六字而足也何謂節目則氣以吞之計以取之是也臣一腔忠憤之氣因以率作諸將領

之氣諸將領因以率作諸三軍之氣夫紀律未易率練技藝未易率而其氣則得機得勢旬日可鼓而用也所謂計以取之者量彼量己量短量長舍我之所短用我之所長避彼之所長用彼之所短宜車則車宜火則火宜步則步宜騎則騎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入我之彀中而不知所謂計以取之是也臣曾措貸數百金家與遊擊衛天中趙瓚汪士襄等製練火器以防城守之疎今見製木西洋大砲一位小器百餘位大砲遠從南來防守護送費議止萬餘以百金之木西洋代之功用相等斯不亦便利於國乎是臣未受任時已思及之矣自受簡命以後又得深謀遠識

如金火器許臣虎等造獨輪火車偏箱車獸車三日之後約有七八輛奇妙無比臣所不敢輒奏聞不敢輒興大工者以式樣未備須蒙皇上驗試而後敢行圍城之中用物不能不多也且未嘗行之臣亦不欲批傳彼輕我久矣姑示之以弱示之以無策而後因而取之有不出而制勝者乎夫使臣一挫之一敗之臣猶或可辭若敗之不盡挫之不退而留遺孽以貽皇上之憂又中外諸臣之所宜遠慮也是以臣之憂每異於人之憂也然臣之所以倉卒受事而不能卒就整理者有四難焉制敵莫先於得情臣在城上募敢死士偵探往返而守門者定一肯開出失事機一

難也制敵莫要於得將臣所選之將已官者宜加一級署之無官者宜量材署之鼓舞激勸賞罰分明然後可用其心力而未奉勑旨未敢擅行二難也制敵莫貴於用粮臣已用新餉一萬見募新兵衣裝月餉不能不費犒勞牛酒更祈皇上另發帑金數萬絹帛千端使臣仰藉皇上之威靈厚賞重罰以鼓舞之而未奉勑旨未敢輒行三難也制敵莫急於軍需臣咨請工部弓五百張全不堪用皆百年來塞責之舊物請利斧請各廠火器俱未應手赤手空拳驅市人而使戰雖韓白亦不能四難也有此四難臣雖具有鬚眉抱有忠赤何所措其手足伏惟皇上假臣專勑應

臣急需使臣得抽選施洪謨袁信兵三千及關外新到川兵三千新募挑選四千共足一萬精兵之數使臣刻期行事不為撓阻臣得仰奉廟謨罄竭心力以報國矣得旨施洪謨等營兵及關外川兵各有統領劉之綸動支新餉一萬兩募見兵若干名及應用器甲等項還具冊奏聞加級俟有功題請所司知之

庚申諭勛戚文武諸臣有堪用戰馬速交內監分散軍前急用事平敘賚

辛酉山西人張思棟精執火片進倉廵城御史史𡎺審稱袁崇煥家人周彪指使倉場尚書孫居相以聞帝下錦衣

衛鞠治務得真情

壬戌順天巡撫梁廷棟請面對平定方畧許之

為民康吉士張星捐助火藥

大清兵克固安縣

山西巡撫耿如杞督兵至易州帝令催會河南巡撫范景文援兵同進屯涿城內外相機挟擊

甲子總理滿桂請勅尤世威等協勦從之

大清兵駐南海子

改吳鳴虞為吏部文選司員外

霸州道周詩棄城逃

提督大堪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爲

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城中並無兵將亦無粮餉昨日選了一千匹馬去了還有一二百瘸馬

次日

大清兵挑選百餘匹用

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聞

大清兵與滿總兵戰得了馬二百匹生擒士將一員次日各給書二封一令春向德勝門投遞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門投遞內言南朝萬曆時節屢次着王喇嘛講和總置不理前年袁崇煥殺了我們些人我們惱恨得緊又聞毛文

龍掣了臺土兵我們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講和要以黄河為界

副總兵施弘謨袁信報廣渠門之捷

大清兵移駐雷振口

山東巡撫王從義赴援

以周延儒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揚茂春充掛印總兵官鎮守大同

乙丑免朝

令范景文守涿州解經傳提兵抵京

大學士錢龍錫致仕

召對周延儒李若星羅喻義吳阿衡趙延慶喻思恂饒京總理滿桂與大清兵戰滿桂死之

丙寅大學士孫承宗疏言臣於本月十四日抵關即命原任總兵朱梅面諭祖大壽等宣布主恩勉以報答適兵部差人齎至袁崇煥手字即令齎去而大壽稱兵馬遠回疲苦暫令攢槽喂養休息數日方可調發一面先將各步營兵丁隨挑隨發令將前毛衛駐防步兵都司鄭一亨下官兵一千八百員名責令本將統領於十五日起行進關與副將劉興祚合營聽候本關部遣發臣謂大壽等情詞恭

順自可勉建後效不唯身謝前愆并可以為崇墉贖逋之地雖關外馬兵未見挑進而關內步兵先已發入則其調發西援已稍有頭緒但關內關外俱未發足十月之餉昨臣所發援兵俱於寧前關內西道人為那借數錢勉就道令大壽兵馬俟其挑定一面竭力措處照前給借使得西赴而庫藏如洗尚不知為計也

總理滿桂以師期上聞得旨大兵徵進有期爾膺總理重任會同諸將調度方畧策勝萬全仍申明紀律各總兵奇正犄角一體諭勸觀望不前奏聞重處副將以下遵敕從事戶部便委才力司官一員前去督餉賞功銀兩段布難

遣內官掌管軍士當先斬獲立刻給賞如有違犯即行正法務須號令畫一賞罰嚴明三軍威奮一鼓奏功尤世威暫移策應還與兵部速商調發

丁卯大學士錢龍錫疏言御史高捷專論臣與袁崇煥交通殺毛文龍且謂崇煥之等臣皺眉疾首併祖大壽之去臣亦與為發縱此何等時何等事捷輒以莫大之罪容加人乎臣自元年七月以前與崇煥未識一面崇煥起督師在元年四月臣入直在六月根抵不相涉也崇煥七月陛見臣與次輔李標等四人遙見崇煥相貌不揚退而相謂此人恐不勝大事召對時又見崇煥以五年復遼自任因

時往詢訪叩其方畧崇煥云俟後當從東江做起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亦不難語出崇煥口不過一時對答之詞臣亦未嘗相應原臣詢問方畧之本心實一片為國公心也及崇煥突誅文龍揭報到閣臣與首輔爌次輔標共閱至臣龍錫低徊一語臣意欲具一揭自明又念當時問答心本無他文龍功罪本末舉朝共知首輔即擬諭鎮定島中人心臣具揭相混又滋葛藤因坦然置之不理今遂舉為臣罪案已皇上取崇煥原疏閱之此為崇煥語臣乎為臣語崇煥乎奈何以崇煥誇詡自負之詞而輒坐臣以朋謀之罪也此當由崇煥輕信東不的致糾連深

入皇上焦心憂思夙夜靡有寧息臣等豈真木石犬馬不悟崇煥之有罪而尚敢護庇之止緣外有强敵內無勁兵且藉関寧兵馬事平之後論崇煥之罪耳此四日在閣中所僉議者臣資在第三何能專主初一日皇上勅拿崇煥天威震疊臣子自當有凜慄不遑之色豈為崇煥皺眉所慮者惟恐軍心未能遍曉亦出四臣同心已蒙皇上賜宴趨出臣等詳察祖大壽顏色捧皇上賜盒欣欣自得臣等亦相顧自安豈知大壽狡詐不測包藏禍心突焉東去此語亦曾面奏皇上臣何私於大壽而庇護之臣若庇崇煥大壽上林苑署丞李逢申中書舍人姜雲龍皆臣同縣人

逢中三疏雲龍一疏臣豈不能一言逆止皇上即此可以察臣之庇崇煥與否矣高捷又謂臣聞警後嬉笑自聞警之初舉朝言是束不的者十八而九臣書生無料敵之明誤以為然皇上即穆然深思謂兵分兩股似有成謀不可忽易後戎馬漸逼諸臣相率叩闕條議沸然臣竟語之云今日事勢雖迫聖人在上萬無他慮此臣實見道理如此隨事發明以鎮定人心耳奈何指臣為嬉笑也身為禁闥之臣受皇上非常之恩遇私心自冀崇煥選練兵將立奏膚功慰皇上宵旰之憂而孰意其顛蹶召釁一至於此乃云臣與崇煥謀為欵局今有在廷臣子敢盟欵之之心開

款之之口為款之之事者乎人亦孰不愛其父母妻子而必欲自荼戚之臣雖至愚不為此矣又謂臣立心兇狠制行貪汙矯托把持人人切齒臣非疎逖遐遠之臣日侍皇上左右幾及二載生本南方語言拙訥胸有所懷每不能盡皇上察臣立心制行面貌情色有一相類於此安能以逃日月雷霆之照至今日而捷始發露也帝慰答之

吏部尚書王永光等疏言皇上逮問兵部尚書王洽工部尚書張鳳翔督師袁崇煥於獄雷霆疊震百僚悚惕此皇上之大機權也夫樞臣居中調度為法受過督師亦以不

能立功解任聽勸非臣等所敢陳乞臣獨以為罪微而勞著者張鳳翔是也蓋六曹之事尚書持總其大綱而分司幹辦則屬官事也鳳翔分派司官十六門監督而身自往来雉堞間分發銭糧料理器具隨甲乙之建議朝夕之咨討靡不咄嗟立辦此其才情之敏捷綜理之周密臣等亦自愧弗如也第其時迫事煩如銃砲滚木灰瓶懸廉之類咸取辦倉卒之間其不能一一點驗件件精好則自力所不能周心思所不能到耳若曰弗躬弗親以城守為戲臣等料其萬萬不敢也且鳳翔前日發廠庫一事犯衆怒而不忌自有此番釐剔而向来如洗之水衡一年積至三十

萬以豫儲今日非常之用故臣以為罪微而勞著者鳳翔是也頃者皇上赫然震怒四司掌印官槩行廷杖豈不以職要者不能職詳鳳翔之罪皆其罪乎然實非四臣誤鳳翔而四臣所委之人誤四臣法無可貸而情有堪原臣知跼蹐累日事關軍國不敢倡言然朝廷舉事動關激勸臣等大臣義又不敢不言伏乞聖慈哀憐特開一面之綱俾從末減則不測之威與不測之恩並行其感奮圖報者寧直一鳳翔哉然臣等更有請焉古者宮辟必下蚕室被刑者傷其生也夫宮刑下大辟一等未至於死而古帝王獨愛護其生若此昨工部四郎中受杖之後血肉淋漓錦衣

監禁飲食不能通藥餌不能近萬一駢首就斃未免傷好生之德尤祈准令保候在外或移送法司既不廢法又不傷生亮亦堯舜之君所樂從也帝不聽

庚午總督河道李若星入援

壬申陞金世俊大理寺卿

命魏雲中回鎮候世祿戴罪圖功以奔潰出關也

癸酉責巡撫郭之琮范景文劉策入援逗遛各戴罪圖功

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張輔之卒

大學士錢龍錫疏言臣因御史高捷之糾三奉明旨兩承面諭不敢再請罷黜今早在閣辦事又見高捷奸輔怙逆

情真一疏再舉前事論臣造意至毒至狠硬加臣以莫赦之條有不容不冒罪再白者毛文龍原未真能牽制一時問答之詞崇煥語臣非臣語崇煥聖鑒如日不待辨也崇煥初在城外閣中傳奉聖諭往來書札多從城頭上下崇煥既拿之後孰敢私通祖大壽兩重嚴城誰能飛越施挑激之妙手不待辨也捷謂臣與崇煥商謀款局以博封蔭夫附和款局即斧鉞隨之矣封蔭可冀乎不待辨也捷螫臣最毒者在謂臣逢人徧告皇上不與我輩商量今已大悔懲人保救崇煥等語盖坐臣以妄窺聖意造言播弄之條必殺臣而後快直不知威福予奪本人君之大柄防微

制變亦聖主之鴻圖當崇煥請入羅城請給帑布以至勅拿之日皇上費幾許躊躇玉色為焦臣等亦相顧遲迴所重在軍心不在崇煥也祖大壽東行皇上平臺召問臣等據樞輔孫承宗疏請勅承宗到關招撫大壽等所重亦在將士不在崇煥身任督師不能立功則罪之將士久為皇上蓄養因訛言相驚致潰則撫之前後事體明白正大本自一轍皇上何緣而當悔臣向何人傳皇上之悔乎臣向人傳必有所傳之人捷得於傳聞必有所聞之人何不一一指出請質對於明主之前乎至誣臣以崇煥所請撫賞馬價臣為布置打點蓋又茫如說夢據捷謂搜出元寶係

冏寺原物見宁寺中即以為臣納賄之証則凡今之盜贓官贓覺放宁庫者不問是何來歷皆可懸指為大臣納賄之証矣論至此捷幾不能自有其心而又何有於人伏乞皇上勅問廷臣有誰親聽臣言妄窺聖意慫慂保救崇煥及確訊袁崇煥潘絡龍平日曾到臣私寓偕臣往來與臣有一面之識者既先崇煥置臣於理臣無所辭臣蒙恩簡拔恭遇皇上大有為之主亦思激揭振刷垂名疏附故一切任怨任勞不敢自惜今乘機誣搆一至此極必有深怒積怨不容臣一日安於其位者若非皇上日月照臨臣微軀何足刀俎臣自此知不能以事皇上矣

甲戌總兵祖大壽疏言臣在錦州哨三百里外踪跡皆知詎意忌臣知覺避臣邀截乃從老河北岸離邊六日之程潛渡入薊督師袁崇煥撤調當選精兵統領兩援十一月初三日進山海關隨同督師星馳途接塘報遵化三屯等處俱陷則思薊州乃京師門戶堵守為急初十日統兵入薊三日之內連戰皆捷又慮其逼近京師間道飛抵左安門外札營二十日二十七日沙鍋左安等門兩戰皆捷城上萬目共見何敢言功露宿城濠者半月何敢言苦豈料城上之人聲聲口口只說遼將遼人都是奸細誰調你來故意丟磚打死謝友才李朝江沈京玉三人無門控訴選

鋒出城砍死劉成田汝洪劉友貴孫得復張士功張友明六人不敢回手彭義門將撥夜拿去都做奸細殺了左安門等進撥夜高興索銀四十六兩纔放衆兵受冤喪氣不敢聲言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奮勇圖功以贖督師之罪比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初三日夜哨見海子外營火發兵夜擊本欲拚命一戰期建奇功以釋內外之疑不料兵怨東奔臣同副將何可綱張弘謨及叅遊都守竭力攔阻多方勸諭人衆勢解收揖不來此時在臣不難即死自明誠恐兵丁一散再集更難且諭且行

沿途禁約仍梟示生事者十數人所適地方毫無騷擾行至玉田乘機商復遵化通關部孫承宗總督劉策關院方大任各差官亦諭臣期復遵化在諸將莫不慨然而衆軍齊言京師城門口大戰堵截人所共見及將督師等問有功者不蒙升賞陣亡者暴露無棺帶傷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即復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們的功勞既說遼人是奸細令且回去讓他們廝殺擁臣東行此差官所目擊者及到山海關關部孫承宗差總兵官馬世龍賫捧聖諭將到傳令札營於教軍場迎接衆兵眼望家鄉齊擁出關臣即止於關外歡喜嶺同所統官旂人等聽宣讀畢皆痛哭

流涕舉手加額臣因衆軍感泣諭之曰遼兵素受國恩頗稱忠勇今又蒙朝廷特恩寬宥若不建功何以生為衆軍聞言又復泣下務立奇功仰答聖恩於萬一矣

乙亥兵部尚書申用懋致仕以梁廷棟為兵部尚書

欽命叅軍山東道御史金聲疏言十二月二十五日巳時官役沈國棟等於蘆溝橋尋回申甫屍身右耳削去左眉刀傷一處左肐膊砍傷二處骨斷右胯上刀傷一處頭顱上刀砍一處身上更有箭傷數孔臣即會提督太監王希曾啟門親驗訖臣念甫受皇上千古知遇出師未捷何敢比於矜恤之列但一日傷我四五大帥而甫受事日淺猶

直前獨當其鋒今觀其刀箭叢身非喋血力戰不至此甫亦以身報皇上矣所餘將士臣一面出示收卹以責後效

丙子以方大任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薊州

以何如寵錢象坤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命禮部侍郎徐光啟祭滿桂

降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一級以題請滿桂孫祖壽趙率教彭守仰李慣卹典遲延也

御札以宋津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仍隨梁廷棟馬世龍徼進以王國樑充總兵官鎮守山西雁門等關仍領山西援兵列營防禦事平回鎮（[illegible]）

崇禎長編卷三十

崇禎三年庚午正月辛巳朔帝以近畿被兵不御殿百官免賀仍放假五日遣官祭諸陵是日大風霾晝晦

大學士韓爌等以舊例正月上旬日講請擇吉開講一日事平舉行從之

除夕前一日　大清兵於豊潤城南連設三營沙河驛叅将王承胤率兵迎禦不利奔至遷安縣欲為城守計知縣黄運泰以乏餉辭承胤不得已仍回沙河東北下營是日　大清兵至驛原任遊擊卜文爌迎附　大清遣之入遼東総兵祖大壽營說降大壽不從

河南巡撫范景文疏報涿易二州定興安肅二縣紳士鹿善繼杜濂等捐粟五百四十石充餉且謂良鄉破後涿鹿瀕危聞河南兵來秋毫無擾扶老携幼塞滿於途兵勢大張敵情震慴故臣十五夜入涿而敵之在良鄉者於十六日北徙二十五夜抵都而敵之據土城者於二十六日東嚮畿南父老妄謂河南之兵實保障之歡忻鼓舞捐粟餉軍其所稱引臣何敢當而勸義急公事難湮沒帝命將所捐粟就軍中支用景文馭兵有法所司録其功

兵部兵科請卹陣亡總兵滿桂孫祖壽趙率教黑雲龍麻登雲及叅遊李樌彭守印等以未知黑麻二人之降也帝

謂桂等於去月死戰所司久稽報卹命削職方郎中余大成卿衛鑴都給事中張鵬雲秩一級遂予桂祖壽率教祭葬立祠祀之

提督南京大教場都督同知陳洪範報率兵入援帝以留都根本重地命還南防護洪範東人也故託而止之

壬午總兵官馬世龍疏謝總理新命且謂敵騎未經大拙勢必重來平日言邊事者可以議論責成功今日任邊事者須以擔當求幹濟故必朝有專任東事之重臣而臣等始得展布其四體中外同心有呼必應權無旁掣謀不中撓勝必同其功敗必同其罰庶幾上慰焦勞下拯塗炭世

龍又奏向夜所奉上傳臣即赴督臣營中同心商確令副将官惟賢等前往寶抵鄚縣援勦其城下各路援兵聽督臣挑選以待調發臣所調關寧援兵則臣自率之以備追擊祖大壽已受撫入援臣當親往會兵遂於是日統兵前進

以宋偉為鎮守山海關総兵官仍隨梁廷棟馬世龍征進王國樑為鎮守山西総兵官領山西援兵列營防禦事平回鎮

再命兵部速查陣亡将領職名並加優卹仍行原籍贍其孤嫠

原任庶吉士今為民張星輸助鉛彈火藥優旨敘收

癸未諭卹故總兵申甫

山西道御史田時震上言聽勘袁弘勳因罪輔劉鴻訓賄敗輒肆責辨不知當日皇上之眷注鴻訓與諸臣之推服鴻訓者正以處分徐大化霍維華及弘勳諸人票擬差快人意又安得借此為翻案之端耶臣力參鴻訓者何私於鴻訓何仇於弘勳但恐弘勳之計得行則大化維華諸奸乘間抵隙為捲土重來之謀害有不可勝言者因薦原任光祿寺少卿史記事蕭然四壁講學著述為士林山斗乞特賜起用以挽頹風

以韓繼思為刑部尚書張慎言為刑部右侍郎

甲申　大清兵破永平先一日有伏文廟承塵上者晨出登城守將楊春左右之兵備副使鄭國昌覺其意擊楊春死須臾北城樓火發城遂破國昌及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盧龍縣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中軍程應奇守備趙國忠東勝衛指揮張國翰鄉紳中書舍人廖汝欽諸生韓原洞武舉唐之俊等皆死之　大清兵入城召原任副總兵楊文魁謂之曰昨歲囑汝内應今乃負我三日力乎鞭之三百於是郡人布政白養粹職方郎中賈維鑰戶部員外郎陳此心行人崔及第同知楊爾俊諸生宋應元

及麾將孟喬芳俱降明日　大清元帥至東嶽廟故総兵麻登雲侍側勞孟喬芳等貂裘各一鼓吹而入授養粹巡撫維翰永平兵備道副使以盧龍知縣張養初爲永平知府兼縣事同知魏君謨爲灤州知州命養粹等聚郡縣倉庫得銀二萬二千餘兩粟六千餘石荳三千石芻萬束以諸降人言之各兵焚掠於是城中各輸金帛獨諸生廖師周所上麁惡杖之籍其家養粹及第俱盛飾其女爲獻爾後以辮髮不中程坐誅遣使聘遷安原任兵部左侍郎郭鞏、遁繫其家口至　大清元帥尋東行留兵偕諸降人守其地

帝命兵部傳諭總督梁廷棟遣役採哨如昌平諸處無復敵騎屯留即率各路援兵堵截於薊東一帶知會樞輔孫承宗督祖大壽堵截於三屯豐潤之間聯絡犄角四面蹙之勿令闌道出我之後庶幾易於驅逼命戶部星催外解收買草豆整齊車輛起運漕糧接濟命工部召買硝黃鉛藥製造盔甲炮器修理戰車命太僕寺催調寄俵馬匹赴期解納備用命京營選將率兵至西山搜獲盜賊毋使乘機擾掠命張慶臻督通煤道招諭往日人戶運煤入京命順天撫按督率屬官招撫流移寬卹凋瘵良鄉諸處揀派民壯添設火器務令處處金湯人人堪戰以上諸款務宜

無分晝夜竭力整頓倘因解嚴之後怠緩悞事律有失悞軍機之條必不少貸也

命京營總督李守錡同提協諸臣設大砲於都城衝要之所精選將士習西洋點放法賜炮名神威大將軍遣禮部侍郎徐光啟祭蒲桂

乙酉以謝陞為吏部左侍郎易應昌為左副都御史

丙戌立春遣官享太廟

帝念守城諸軍嚴警日久時屆年節更值天寒城外援兵遠來勞苦並切朕懷特發御前銀命內臣同兵部司官分頭頒賚人給銀四錢少示軫卹務令各沾實惠

命勳戚文武內臣及富民家所畜牛驘俱赴戶部報名差官押至務關鄚縣等處駝載漕粮入京依例給發脚價事平仍行叙賚

大學士周延儒錢象坤是日始入閣辦事

良牧署民遭掠失業帝命暫免所供鵞鴨諸物以示寬卹

參軍御史金聲以所薦申甫戰歿請率參將董大勝兵七百人甫遺將古辟兵百人及豪傑義從數百人練成一旅為劉之綸奇兵以收桑榆之効不允

保定巡撫解經傳奏運火炮入京報聞

丁亥命總督援兵、部尚書梁廷棟回部視事

以玄默為刑科左給事中

提督巡捕鄭其心報獲越獄囚犯六十一名

延綏巡撫張夢鯨總兵官吳自勉率兵五千寧夏總兵官尤世祿隨帶彝丁千人陝西總兵官楊麒率兵三千二百二十五名臨洮總兵官王承恩領兵一千五百名甘肅巡撫梅之煥總兵官楊嘉謨領兵三千餘名俱報次第起行入援帝命夢鯨在鎮料理不必親來夢鯨未聞命與自勉偕行自勉沿途徵馬且逗遛賄放夢鯨禁之不從一夕憤死

帝命相度四郊空地近自城址遠至二十里外收瘞戰骸

務期搜索淨盡及西山一帶通行掩埋秉比土膏初鮮併力竣事從順天府、尹劉宗周請也

戊子　大清兵別一軍攻遷安遷安破灤州聞之恟甚知州楊熫自縊城民設香案出迎

涿州道副使張光縉奏於畿南敵退後收回遺失火器優旨下工部查收仍令兵部差官各處尋取

副協理劉之綸奏報東兵一枝到永平一枝到遵化臣標前部以初四日至薊州後部以初五日至薊州現營城外待發臣所駐三河去薊州不六十里望早給糧料以決進取至通州之粮則冰雪載途夫車艱苦尚未有升斗之應

臣所上軍機七疏未蒙批答捫心滋懼亟候聖裁帝命行粮取給餉司通運速為接濟敵情分合其務核實以聞

已丑職方司署郎中主事周夢尹上言自天啟二年遼撫王化貞巽借揷以欒東遂有撫賞之議歲額三十四萬取之兵部者二十二萬有奇取之戶部者一十二萬有奇此定數也天啟六年後揷賞既停已解者多為官吏侵私其在戶兵兩部者若為無主朽物崇禎元年袁崇煥經略遼東借以買馬皇上特允所請敕發四十九萬其時戶部所輸一十三萬八千餘金兵部所輸二十七萬餘金明年揷款既成崇煥復取兵部八萬金并遼東所貯賞物接季給

之經督臣王象乾通算從前舊賞至乙巳冬季應銀四十七萬兩約以崇禎三年正月間盡數完給立蕃漢合符以識之後督臣魏雲中接任臣搜查歷年未解撫賞銀戶兵兩部僅餘一十三萬六千餘金仍缺三十三萬四千有奇原應崇煥償還今崇煥被罪逮餉方缺何能立責其償而正月屆期挾賞甚迫臣部請借戶部塩課銀四十餘萬即於河間徑輸陽和以應急需方奉旨商酌而戶部已將此項題撥星散矣夫插之為人視東為雄桀人所知也宣大山西三鎮之地視薊州更為平曠亦人所知也所恃撫賞銀幣有以弭耳而下之耳語云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

額為上客令目擊薊門焦爛之狀而不可亟為揷部徙薪計耶乞敕戶兵兩部將前項所餘即為題解其所缺三十三萬四千之數於遼餉內扣支仍撤遼東徐為銷筭無損於餉遼有濟於禦揷漢過不先邉釁可却此為急著也章下戶兵二部酌行

建昌中軍白衍慶乃白養粹義子說其主將馮光遠降於
大清

庚寅以失機逮薊遼總督劉策總兵張士顯於獄論死

翰林院庶吉士鮮肎樾上言國家設立九邉以一鎮之屯養一鎮之兵不足則佐以鹽法初無所謂京運也自鹽法

壞而屯政荒京運遂不可缺然軍丁有占役老弱有充數月粮有尅扣脩築有破冒憂時之臣見戶部措餉之難條陳節省益欲為國家省無名之浮餉非為封疆裁有用之實兵也乃樞臣不籌邊防利害以減汰責邊臣邊臣弗量時勢緩急以減汰為能事腹裏汰衛邊亦汰客兵汰主兵亦汰守兵汰戰兵哨兵亦汰督撫止聽報數於將領將領僅以文書應故事於是占役者未必歸伍精壯者或反落籍尅扣者如故也而餉仍未果軍之腹破冒者如故也而邊仍不得餉之用節省之名雖甚美而空虛之實遂中於各邊矣往年戚繼光總兵薊門修險設防築臺遠探纖微

無所不周即以哨探言之有直哨有橫哨直哨者分班迭出直入敵營與之為市其粮最厚橫哨者駐於邊口待直哨有信分道飛傳以便策應其粮次之是以敵之動靜我得預知而為之防自王應豸為巡撫務為節省將哨兵汰其大半人少則不敢分班出入粮薄則不肯往臨死城而所汰臺哨諸兵驟革錢粮資身無策相率而為盜前日既為鼓譟之倡近日更肆勾引之毒謀國者見小遺大頤利忘害使百年來豢養之兵不偵敵而反為敵用豈不深可痛哉以至遵化彫殘京師危困援兵四調廣支行粮且勿論生靈塗炭國勢震驚但以前日所省與今日所費校之

已不啻百千萬倍之不侔矣甚矣節省之名不可信而減汰之害深可憂也遵化勢已燎原各邊漸成厝火懲前毖後正惟此時臣謂使一餉實練一兵一兵實飽一餉即不必加餉增兵自可令封疆無意外之費又曷俟減汰額內徒以隳軍實而貽後灾乎乞將遵化臺哨等兵即為查復以尅扣責之將領以破冒責之督撫仍諭各鎮督撫道將振起精神破除情面實脩屯田兼理鹽政權本鎮之事宜而舉行其必可効者於以規復國初之法待所入漸充即京運亦可遞減矣部復從之

河南巡按吳甡疏奏撫臣赴援出境臣謹移駐磁州以譏

席藁不寧之意且保境卹民召募義勇收買馬匹揀選偏裨整理旗幟器械奉揚皇威以固疆場待京邑復安乃敢渡河而南行巡方之事也帝報聞

山西巡按陳廷謨解銀助餉下所司覈收

鄖陽撫治梁應澤奏發兵入援報聞

辛卯帝閱御史曹暹疏知舊輔申時行向因內閣請立皇考有密揭剖明不與一事命禮科亟簡前揭進覽時申用懋方罷兵部尚書未出京盡稾中所有求解於中官及內閣科道始得以遺失上聞其實時行此揭當時因人言踵至執閣揭無發抄例已從科中稾歸值日給事中羅大紘

出疏參之坐削籍中外喧傳幾四十年獨帝不之知故用懋得而擯之也

擢張鳳翼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職方郎中余大成以尚書王洽服刑申用懋被斥自劾當罷五罪不允

直隸巡按龔一程以時已入春阻兵漕艘亟當起囘南下以便新漕并請漕儲道周邦禹加銜久任部覆加邦禹浙江按察司副使報可

通州總兵官楊國棟疏奏自萬歷末年以來竭海內物力

讐然未得實著馴致內地創殘流血千里夫主憂臣辱凡有血性者宜何如奮勵以雪國恥臣有通言通旬月之中雖有一二零星斬獲無損毫毛蓋緣無將無兵無馬匹器械無舍宇廩給惟藉客兵數千分布城栔曉夜毖慎徼倖無事而已竊以通為神京咽喉百萬漕粮所儲嚴兵設備非二萬人不可誠使得如臣所請加以訓練敵來可迎戰於前敵去當尾擊於後不更煩東徵西調之紛紛矣至於事權貴專兵機貴密一監軍臨之已足何必布列多官以滋掣肘乎帝命需後命行

壬辰逮山西巡撫耿如杞總兵張鴻功於錦衣獄以其人

援兵潰也

初帝命六科各選給事中一人檢促六曹應行事務至是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陳良訓等條列註銷事宜四款一議立限六科須知載憲宗明旨各衙門章奏俱以五日為期赴科銷結其稽緩者臣等得而叅之令天語重申凡在內覆奏在外咨行仍遵五日為期之制其間有事關軍機呼吸當辦者固當較此期為更速而事須商確難於立決者亦不妨準此期而稍寬要以求其至當而已一議奏報各部之事既立限完結矣但諸科日日奏報不重煩聖聽乎所宜於每月之終分別開陳則言始不瀆而聽亦不煩一

議叅治各部移行省直之事皆嚴立程限知會各科臣等置籍填註按期查核其踰期不到者即以白簡隨之一議選委臣等祇奉明綸選委給事中耑司撿促吏科孔聞詩戸科裴君賜禮科馮杰兵科陶崇道刑科王繼廉工科即臣繼祖就中或序應遷轉則别行開委以正職掌帝曰善禮科給事中張鏡心上言左輔傷殘隳城屠邑誤國之罪實王永光為之魁秉銓三年全不聞臺屬有交濟之權衡中外享得人之利益即如薊遼督撫何等關係乃一用王元雅再用劉策開門延敵尚爾蒙面苟容不思引罪或借口於會推或解嘲於把持豈會推者分過主爵者獨無過

把持者有罪詭隨者反無罪哉況皇上望其主持則偏不主持借保舉為躲閃是其奸也皇上禁其更調則偏敢更調當各曹多事而紛更是其悖也皇上欲其破格用人遂以破格濫舉借加銜之推以賞奸是其擅也皇上戒其勿狥面却以情面養交使規避之臣登銓貳是其私也試問舉主之牽連豈可行於在廷不可行於吏部夤緣之遷調果屈於短馭抑或利於優陞乎豈陞遷之加銜宜堂官授之意而司屬代其罰謝陞之特推宜衝邊則戒心而災地則引手乎為永光者其何辭以對併叅山東巡撫王從義勤王逗遛宣府總兵官侯司祿失機倡逃及掠民間財物

諸罪帝謂永光朕所倚任不得苛詆其從義世祿所司察議以聞

順天府府尹劉宗周報收埋戰骸已竣中有陽和游擊毛國華蠻山參將李勝松守備梁才等屍給棺其家塟之并請量予䘏典

刑部主事陳烜奎報逸囚盡獲

癸巳山西道御史史塟以帝金甌卜相未能得賢上言御極以來告天擇輔而劉鴻訓輩旋以不職聞蓋金甌之內原未有帝心簡在之人卽皇天且奈之何惟就召對時獨鑒所收加以簡畀斯可無遺賢之憾帝報聞

兵部以湖廣所解軍器火藥屢試不堪請發工部改造帝

曰如此則将來外解益滋濫悪矣其酌妥馭田勿使虚費

帝以驛遞裁節務須定例永遵而兵部所議条差未善明係立意脫漏以為傳會徇私之地命遵照會典與兵科逐一詳議勒為規條務使勿濫勿踈可行可久稱朕體臣恤民之意

左都御史曹于汴請嚴餽遺之禁凡餽人與受餽並罪餽而不受未餽而單欵有名者止罪行賄之人其緣事請囑及故為誣衊者俱審究實情計贓受刑如緝事衙門隱護不舉別有發覺者並罪如律中朝之交際既絕而外官猶科歛自肥是為自棄名教悉置重典勿赦撫按知情徇縱

並以不職論罪振肅官方休養民力道無踰此上從其言
敕吏部通行嚴飭
擢胡福弘為山東僉事監軍通州
調方一藻為山東副使
自正月初三日遼東總兵官祖大壽帶領馬步官兵三萬有餘入關次日犒賞衆軍傳諭本標俱為遼產務加意守關凡奪回車輛財物盡給本人且加賚十金以酬死力若山海失守家亾妻子為擄矣衆俱慷慨聽命於是遣遊擊法可法等四營駐防撫寧大兵營於山海西關之外別有降彝都司桑昂兒介領彝丁三千於關城三里外龍王廟

下營與祖營聲勢相援以備迎遏山海守城官兵凡一萬三千餘名大學士孫承宗與兵備孫元化王揖部差陳瑾王四聰刁化神總兵官朱梅等悉心調度城頭四周設紅衣炮五十餘具滅鹵炮二千餘具城內掌號靜街鳴鑼送飯布置甚嚴整　大清兵自正月初二日攻永平城至初四日城破初八日由永平至撫寧連攻二日可法等偽於城上招之云入城盡當歸附　大清知其有備於初九日移營向山海初十日至鳳凰店離山海關三十里列營三處副將官惟賢率參遊都守陳維翰王成李居正郝尚仁等兵二千五百餘名設奇正二營以待十三日　大清令

六甲騎誘戰數四午時從山灣突出步前馬後雲擁向城惟賢等炮矢齊發自午至戌合戰十餘陣 大清以昏黑收兵是晚仍回撫寧縣中四將用炮攻擊 大清撤兵西行

甲午大學士周延儒陳自治交勉之道優旨報聞

大清兵攻石門守將李芳揚迎禦之牛口門炮箭並發鏖戰良久 大清兵乃還其時白草頂鄉民王家棟等數千人凭高大呼以助兵勢副協理劉之綸借薊州餉司銀百金賚之塘報以聞帝命相機進取出奇奏功兵部仍遵前旨速發衣裝裝價值以濟軍用

原任中書加尚寶司卿原抱奇本廣東珠商也使其子冒籍入宛平縣學囑順天府丞魏光緒代為科舉地光緒發之帝命鐫抱奇三級仍除其子學籍至是指首輔韓爌總憲曹于汴倉督孫居相工部侍郎程啟南及光緒為西黨至詆爌尸位召亂請行究治帝怒其誣肆命再鐫一級

通州總兵官楊國棟疏奏臣所轄潞河一帶南接天津北抵密雲計程三百二十餘里敵來隨處可渡宜多建敵臺以三里為則共該一百零八座其臺照戚繼光遺制用南兵五十名守之一百八臺計五千四百名設立遊擊三員各統善放火器南兵一千名一駐順義一駐河西務一駐

張家灣使聲勢聯絡以衛神京其南兵非金華義烏人不可乞令浙江撫臣召募遣補至於通城須增高培厚其東南西南受敵處所皆當創敵臺以為架砲衛擊之用城濠更宜挑濬引入河水立弔橋以備守禦凡此數者宜乘春融之際令保鎮援兵及通鎮各營併力修造庶功以時就而防守有資章下部議

乙未望免朝

帝以間諜絡繹著加意譏緝嗣後邊報奏章不得鈔傳違者重處兵部以羽書沓至宵旦經營或調度在本部不時奏請或條議在各衙門立行看覆若軍機緊不宣布世之

覽者以樞部為袖手旁觀漫無事。非其情實也請俟事平之日盡數發鈔與天下共見之

大清兵七千有奇自初八日至昌黎縣城東關侯廟前分三營困之內有永平生員陳鈞欽王鈺率數十騎執黃旗至城下招降知縣左應選怒罵擊却之次日寅時北東面排梯七十餘架環繞攻城應選率鄉兵力戰始退初十日排梯三十餘架攻城東十一日排梯四十餘架攻城西面兩日間外攻益急應選及士民戰守益堅十二日

大清復於縣西南漆設七營約兵三萬有奇十三日排梯百架用火砲火箭四面並攻自卯至未不止城中苦戰得

不破其日戌時遣降民李應芳說降應選誘入殺之十四日復排梯一十七處攻城北面傳呼索李應芳應選率鄉兵乘城死拒發砲外擊　大清兵始離縣四十里西南徙柳河諸處安營其時縣下鳳凰山雲峰寺聚合白蓮教千餘搶擄婦女殺掠老幼應選命民壯李士奇等率鄉民圍困本寺殺妖賊三百餘名其餘追至後殿用火燒滅無遺計功賞賚縣境始寧

工部尚書南居益請以虞衡司員外郎呂奇策為郎中掌稽軍器

丙申吏部驗封司主事楊伸請以習知飛礮四川侯補游

擊李洋等所練民兵三千名隸籍京營幷將四城列礟八百餘架封貯各城寺廟以備不虞之用

直隸巡按董羽宸以城陷官存叅玉田知縣楊初芳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天波疏貢象馬

直隸巡撫方大任以悞報永平未失自劾大任駐劄通州初據差官王文度偵探將永平不守情形於本月十二日奏報繼接總督劉策總理馬世龍書云永平無恙比十三日差官張承志亦報永平未失二說相符飛馳奏慰十四日復據張承志報永平已失屢奏叅差乞賜處分

丁酉禮部請以二月初十日祭朝日壇帝命東郊親祀著

於四年舉行

補龔而安爲戶科給事中

以緝事有功賚太監王永祚銀三十兩及表裏羊酒官旂照例併敘

總理馬世龍報本月十六日揷部一千三百餘騎由邊外而來與　大清兵合

戊戌　大清兵留永平灤州遷安諸處總理馬世龍會集諸將以敵方專力於東祖帥與之相持未下我當輕兵襲遵以戍夾擊之勢由薊而遵由遵而三屯與祖帥約期會戰使之首尾不顧庶奇功可建三城有克復之機副將官

惟賢叅游陳維翰張奇化李居正王世選王成李益陽張士傑等皆挺身顧行世龍於是選諸鎮精銳委惟賢等統之而發是日至遵化西波羅灣地城中　大清兵又揀部合營迎敵前鋒奮勇鏖戰　大清收兵入遵城後隊乘勢齊至城下城上矢石如雨不能前進　大清復整兵而出彼此各以大砲火箭相擊互有損傷副將官惟賢游擊張奇化爲流矢所建至戌時始俱收兵各鎮兵皆駐石門臺頭間

大清遣降人黃大良戴成先自永平齎書至樞輔孫承宗總兵官祖大壽所講和承宗命大壽戮之以堅其意

命監督城守工部司官外城止留三員裏城止留四員其餘皆回辦部事

山西巡按陳廷謨以陽城縣奉命買鉛五十萬斤限以三十五日今匝月之內僅買一萬五千斤民間器皿鎔化已盡無可取給請照懷慶開封兩府例就本縣淅山洞開採部覆從之俟事平仍行封禁

浙江巡撫陸完學報委官督兵三千入衛

己亥撫寧防將祖可法等四員探知　大清兵自永平復往撫寧四將以馬兵迎戰步兵設伏自雙望交兵引入伏中　大清以鐵騎突擊轉戰至永平十八里鋪而還樞轉

孫承宗驛書以聞

直隸巡按董羽宸請卹殉難香河知縣任光裕良鄉知縣党還醇典史史之棟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得旨光裕還醇已賜優卹仍照例贈官合祠列祀以慰忠魂之棟等酌與贈卹並給勘合歸其喪

大學士韓爌以時事孔亟三疏請避賢路帝不允至是以疾篤懇辭優旨准馳驛歸里仍賜路費百金彩緞四表裏遣行人孔聞籍護送

通州總兵官楊國棟疏奏永平既破宜嚴固通城以防西渡前矛後勁中權左右翼五營非得如前疏所云二萬人

不可而客兵行粮塩菜所費不貲請食土著之人加以訓練并賜神威大砲四具以壯軍聲

崇文門監課主事劉鎬疏稱商人徐清等五十五人合捐貲一千一百八十兩以備犒軍之用并奏敵未大創去還復來遵化漢兒庄等處一日未平一日與我共險而處則昌平州并順義縣爲肩背通州爲左臂良鄉為咽喉防禦在。宜亟憶嘉靖三十二年間令陳時等分駐於昌平順義懷柔陳圭駐紅門劉承恩駐良鄉劉岳袁潔駐盧溝橋皆薄都以後布置也今敵勢重於俺答而抄掠已久路熟巧生孽悔之計可不一著緊一著一日急一日乎此微臣

所爲凜凜也帝命收所捐充餉并令兵部採其分兵設禦之議

庚子命各省入賀諸臣於會朝日午門外行禮鴻臚寺先期日奏

太常寺卿周士樸以郊壇樹木乘亂毀傷糾道官靳萬和等下法司提問提點高習政從重議處

監督天津糧儲主事樊惟環捐貲置買料豆三千石草五千束火藥四千斤鉛彈五百斤優旨命戶兵二部納之

遣御史葉成章巡按江西李應期巡按陝西

以原任參政張魯唯爲四川參政原任副使張邦翼爲雲

南副使

副協理兵部右侍郎劉之綸以直隸巡按董羽宸叅其逗留騐援各款奉旨回奏疏曰竊覽臺臣所奏謂臣爲援兵將以臣爲援京乎抑自何方而入援乎如以爲援京則與諸路畫地而守似可免於罪戾如以爲援通則通州兵將不爲不衆儲積不爲不多敵人以三百騎往來城外不出一矢加遺而獨望臣之入援而又出援乎臣於臘月晦日衝風冒寒忍饑就道未至通五里撫臣方大任遣官相迎臣令諸將駐城外以三十餘人并欽賞二檯人夫四名自隨前抵城下往復數次未即開門臣寒飢交侵退宿古廟

得漕運指揮一飯而趨次日移駐南關始將欽賞分布臺臣乃謂臣欲入城度歲都下萬方輻輳不留度歲而必向通耶又謂臣七日始抵通夫抵通者爲罪其不抵通者必以爲功假使臣終不行將獨摘臣名而糾之耶抑并城下諸文武而盡糾之耶又云去敵已三百里臣奉將明威統御諸帥將使臣必短兵接戰而後可則古所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非耶臺臣嬰城自守不敢出數里援張家灣目視其殺人無筭燒燬漕糧無算而不顧豈獨爲是耶又云副將丁起鳴開報實兵止一千三百九十八名餘不知所在據臺臣所言亦止知丁起鳴之兵耳八將標營獨非

兵乎使臺臣能盡知其所在則敵人亦能知其所在將我進而彼退何能復有斬獲也至謂臣兵騷擾益為無端臣約鎮臣吳自勉並驅躡敵臣至通之次日自勉前部亦至延綏兵強悍可用而不能無擾臣駐南關市人入訴臣行牌禁戢尚不即止臣徑擒二人責以百棍貫耳狗市肆間并領兵守備薄懲之于是居民歡聲載道貿易如故夫守臣不一聞城外之痛癢而過客代為撫綏市兒里老方謬相稱頌居官者反指以為過此在皇上一密察之欺與不欺可立見也乃若行徑可异則誠有之舍泰安而就多凶多懼之場一可异也憂君父而擔至艱至變之任二可异

也積骸成山流血成川他人不稍動念而臣必欲一伸舉國之氣三可异也以少擊衆孤軍遠追四可异也苟利社稷即不避毀謷請而行之五可异也過敵屢勝我兵未嘗損失六可异也以一身兼總戎監軍紀功之任而不辭勞瘁七可异也使臺臣不以臣為异則天下已多立功報德之士使臣而不與臺臣异則亦一藏頭蒙面之人而止耳蓋臣以小臣驟蒙知眷非常之遇也皇上不以為不才驟畀崇銜非常之舉也以書生而驟許之談兵望之殺敵非常之責任也此惟大有為之聖主開萬世太平之業者而後能有此异事是豈庸夫俗子之所能知乎小人眼眶甚

罷好起風波有事則躲閃無事則議論置君父於不聞棄仇耻於不問總之從侍郎起見耳願皇上削臣崇階賜之骸骨以所部兵將歸併馬世龍使臣得歸田養母食太平之福則臣受賜無窮矣上答以奏辯已明益宜激勵進勦以謝人言

辛丑河南巡按吳甡疏報南陽拿獲假王口稱泰昌之子天啟之弟崇禎之叔帝命就彼正法不必解部

壬寅禮部尚書李騰芳等上言朶顏三衛夷人素沐朝廷恩養然其懷心叵測實非輸忱向化者朝廷治隆無外賞以金錢蓋示盛世不廢羈縻之意上年十一月東兵方抵

遵化而衛彝之貢亦至通州傳聞二國合謀其跡已為可異令督臣報撫賞方領竟隨東兵颺去飽我金繒肆彼奸謀轉盼之間二運三運踵至彼視金繒為奇物習變詐爲故常若非早定駕馭之方恐復墮彼陰狡之計不但縱之至京至通不可即仍聽其叩關受賞亦非成謀之得也應否拒貢事在樞部與督撫諸臣乞敕行確訪以定入貢去留庶旦夕款關可無他慮帝命督撫確查酌議以聞

工部以二月秩祀社稷請修壇壝用肅明禋報可

提督內外巡捕鄭其心請撤進城諸軍仍歸信地以省支給從之

副協理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屯遵化娘、廟山　大清兵環而射之中矢死馬世龍在薊門知而不援遂全軍皆沒之綸四川宜賓人崇禎戊辰進士後贈兵部尚書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予祭葬

大學士韓爌奏謝西歸并辭路費綵緞之賜帝以彝典宜承答之

戎政尚書李邦華以閒住辭闕

癸卯　大清兵圍馬蘭守將金日觀飛書求救總理馬世龍監軍吳阿衡遣叅將王世選游擊劉登宇都司薛大相等率漢彝健丁赴之先是副協理標將吳應龍丁啓明私

發兵營於毛山欲規取羅文峪以邀功為　大清兵截擊敗衄應龍身帶重傷并金日觀遣救周王二千總深入陷歿　大清兵乘勝而前遂據府君玉皇二山以逼馬蘭城發砲箭環攻甚力日觀督令中軍都守歐陽爙王應虎劉國華李錦標邢國檜童信錢國杏潘宗德等晝城分堞而守敵至即發砲擊之日觀身親爇火火發悞燒其頭面手足殆遍而砲之所及間有損傷比世選等兵大至內外夾擊　大清兵乃還

帝以戶部之請命將南糧折銀照舊鮮黔充餉

欽天監博士楊元慶奉命往湖廣相視顯陵修理陵殿巡

按御史黃宗昌請於藩工借用納附銀所餘二萬六千九百四十兩内動支二萬二千九十八兩有奇為修理陵殿之費餘銀仍候解部帝命工部酌行

帝以澳夷陸若漢等遠道輸誠施設火器藉揚威武鼓勵宜加命所司錫以銀幣

帝以逆案薛貞媚璫殺人提解年餘不到所司蔑旨營私題報塞責刑科不行糾發共為隱匿給事中曹思稷王繼廉俱降一級調外任余昌祚降俸二級刑部主事楊整岡降二級照舊管事

湖廣巡按黃宗昌疏薦太常寺少卿鹿善繼清心勁骨慷

慨有大畧向在閩門闢部資其籌畫者三年當逆璫用事之時炙手可熱而善繼為其鄉人一冷如冰其品可知容城縣庚子科舉人孫奇逢沈毅有謀可任大事日者與善繼皆團聚鄉兵隱然成一重鎮且其人耻於干謁不樂榮名臣鄭令六年未嘗一見其面誠以徵聘之禮加之定有以得其用大司道宋統殷臣姻親也向在淮揚親披甲馳馬以破蓮賊後在寧武自練一營流賊聞風遠遁昨年揮部之變與鎮臣親訂師期忽焉中止又欲自帥親丁以出鎮臣沮之舊督臣有疏可覆視也若使率雲中練習之甲營於京東可當一面原任監軍道游士任赤心熱腸辟盐

差而任練兵臣省巍然有金湯之勢以曾叅客氏中忌者之口遂借題逮戍昨詔還原官壯志猶昔可需召用帝以游士任募兵冐餉責其輕入薦剡鹿善繼等下部覈才酌用

雲南巡撫致仕候代謝存仁疏奏臣惟滇中種事有二局有滇省獨舉之局有滇黔蜀三省合舉之局滇省獨舉之局以恢復烏撒擒獻安邊安氏扶植安其爵為主去年八月二十一日督臣朱燮元會同鎮臣沐天波按臣甘學濶調集漢土官兵列營霑益臣時在曲靖候代督臣謂機不可失趣臣入營臣乃於九月初三日徃霑益十五日遣尖

方游擊吾必奎管霑益守備都司僉書郝太極各率銳兵三百名進烏撒以曲靖兵備道潘潤民為監軍隨發多色守備來金章等領兵二百五十名接應十八日兵到烏撒境安邊安氏即逃避偏橋廠其原任鹽倉潰亂我兵拔出難民四百餘名烏撒栺揮卯啟榮陳鴻猷續救一百八十八名奏凱還霑益安邊安氏復還鹽倉遣人至軍前請俟烏城克復束身投見意實在緩我師也十月初七日仍遣太極必奎金章率謝義芳陳應時李萬鵬等兵二千五百名進烏撒以分守安普道張學懋為監軍賓令取安邊安氏以鹽倉授安其爵隨發原任喬田游擊步上達霑平游

擊朱永平帶將可勝韋彥祥等兵一千五百名土司龍在田王顯祖禄昌胥領兵二千五百名接應十二日必奎等於望城坡遇哨賊百餘騎麾兵奮擊賊盡奔箐中十三日各收難民復烏撒城必奎太極金章兵先入上達等兵繼之三土司兵又繼之十七日安邊駐三十里外擁兵求見金章策馬入其軍諭令單身來見邊乘夜遁去遂棄鹽倉入九龍坐武曰馬始云是役也收難民四千餘馬一百七十四牛羊不計盡付卯啟榮安揮弁發銀一千兩賑之祭烏撒死難指揮管良相李應期朱運泰蔣邦俊諸人收瘞白骨開市通商其民復見漢官威儀有生人之樂焉乃召

安其爵奉鹽倉令約束九頭目以守之且圖献安邊安氏以酬爵言二十三日從監軍張學懋之請以鹽倉殘燬命其爵移住烏城又念新復兵單令步上達督兵一千五百名同督標白宗凱烏撒通判李文芝及卯陳二指揮入城協守文芝遂以二十六日受事其爵亦於四月初旬移家赴任計烏撒陸沉凡八年至是始獲平定若三省合擧之局督臣期以十一月初旬進兵當俟事竣上聞帝命兵部亟行督撫鎮道各官責成安其爵搜解安邊安氏二人以完滇省勦局

山東巡撫王從義解銀助餉下部覈收

江西巡撫魏照乘解銀一千兩助德陵工作命覈收

刑部侍郎朱世守辭闕回籍

甲辰大學士李標以時事多艱菲材不堪佐理三疏請罷

優旨諭留慎勿再請

刑部尚書韓繼思左侍郎張慎言上陳十二月二十六日越獄根因係劉仲金高保首謀康江等為從仲金未獲保不甘獨認然衆因共証確為不誣除斬絞已病故外合依反獄脫逃律加等問擬帝以首惡逃匿豈易得情命嚴緝仲金立限必獲

遣御史張學周巡關羅元賓巡按福建

直隸巡按龔一程奏報敵兵所燬漕船一燒於通州再燒於張家灣諸處三燒於三河地方共九百七十七隻備列各衛所數目以聞

候推叅將周應乾疏薦王化貞堪任邊疆并請率兵巡緝以遏逃亡帝以化貞罪案久明何得開薦巡緝若如所請其為生事滋多應乾托請纓以行私情罪顯著下兵部究處

乙巳　大清以永平所獲之半散給口外諸部調束不的等三十六家進桃林口阿暈台聲并夾道各家進董家口提兔禿拉　光阿李台吉格剌兔等進羅文峪俱約以次日齊

入總兵官楊國棟家探以聞

改李康先爲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品服俸擢韓策爲刑部右侍郎

擢仙克謹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山東道御史金聲以續查軍需竣事奏繳欽依叅佐練兵防禦事務關防并請按罪罷斥以肅臣紀帝令不必引咎

回，使臣穆那灣等四人入貢在途與序班鮮仲明以私忿相爭來京奏辨奉旨羈管日久至是因其長紫堯定等貢物未到乞往河南催貢禮部請遣人伴赴河南巡撫衙門交收仍諭紫堯定等作速赴京竣事回國

山西道御史史𡑍請誅寬奠逃將王純政及其弟王平政王為政等帝命撫按分別正法并行𡑍所列練兵緝奸製器儲粮諸款以備戰守

丙午東不的等三十六家果從冷水關進口營於薊州城南八里神仙嶺約二千餘騎因向奉敕書在南門觀音堂講賞遂以此行本來相助請給粮草為詞監軍吳阿衡同馬世龍宋偉吳自勉曹鳴雷四總兵會議遣叅將王某出城答之

遷安原任兵部左侍郎郭鞏逃入京乞師自述有却聘書帝問其書云何鞏録呈兵部梁廷棟劾其稱大金非法命

下獄論死久之滅戊廣西

帝命新到援兵朱滿倉来胥昌等諸將俱聽王威調度福建海賊李魁奇初與鄭芝龍並降已與芝龍有隙復去焚掠既而復從巡撫熊文燦乞降文燦以聞帝命相機勦撫文燦遂一意主撫以魁奇與芝龍疑釁未解遣分巡興泉道蔡善繼宣諭魁奇既一心投誠務盡償焚毀船罷以明無他且令與芝龍推心置腹同爲王臣永釋嫌怨芝龍魁奇遂立軍令狀歃血訂盟共捍疆土以海道之南專責魁奇海道之北專責芝龍文燦以聞帝命慎加操縱毋得踈玩

丁未帝以掩骼事竣命順天府尹劉宗周酌行醮祭以昭惘惻至意其五官正于化龍等查例給卹

直隸巡撫方大任疏陳畿輔諸臣功罪保定巡撫解經傳原任戶部侍郎令陞工部尚書南居益巡按直隸龔一程戶部郎中丁流芳工部郎中董中行戶部主事林弘衍路來賀周京密雲兵備右布政許如蘭昌平道盧維屏寶坻縣知縣史應聘涿州知州陸燧豐潤縣知縣胡永清密雲縣知縣張星三河縣知縣樊士英薊州知州戴文箕永清縣知縣王象雲通州、同管應律等十八人功為上等漷縣知縣沈域昌平州知州丁紹春平谷縣知縣劉明彥通

州知州盧承業等四人功為次等霸州兵備周詩順義知縣趙暉中俱已議處無容再列固安知縣劉伸棄城之罪查明另奏保定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縣新任知縣徐澤雋被劾知縣武起潛良鄉縣知縣党還醇香河縣知縣任光裕石門驛、丞李績龍及各縣丞主簿等官殉難情節俟覈實優卹薊州兵備道賈克忠身為監司而令道屬蹂躪但死據漁陽克保無恙功罪自不相掩舊撫王元雅雖有失城之罪而一死節概凜然亦足蓋愆按臣董羽宸與臣皆有查核之任不敢並列帝以畿輔有事地方各官功罰倍宜詳明命吏部加意嚴覈不得循例率

覆

江西巡撫魏照乘疏奏江西協濟惠桂二府贍田為數千頃每畝科銀三分計銀一萬二千兩請照山西以裁汰銀抵充瑞府贍田之例將各項節省銀四千八百一十一兩有奇又驛遞裁截銀七千一百八十八兩有奇抵贍田一萬二千之數自三年為始永遠解充贍租以弘國家展親之誼帝不允

兩浙巡鹽吳之仁疏解壅引銀六千兩助新餉二千兩助陵工更以二千兩為海寧修塘之費

遣御史高捷巡按山東張鑌巡按貴州

以來斯行爲福建布政使趙日亨爲貴州布政使雲南布政使劉繼禮慶賀在途託疾規避命革職閑住

命禮部鑄提督團練事務關防以給王威

戊申命吏部右侍郎唐大章掌翰林院印

帝以軍興繁費直省應解京邊餉銀積欠甚多特命專官守催通政司右參議沈應時往南直隸應安等府太常寺少卿王夢尹往淮揚等府太僕寺少卿蔣允儀往浙江帥衆往福建尚寶司丞唐暉往湖廣太常寺少卿章光岳往河南太僕寺少卿呂維寧往山東練國事往山西喬承詔往陝西責令司府那借起解勿拘常期其體統一準撫

按

以原任叅議葉廷桂爲陝西叅議

瑞安大長公主墳壙將成發引安葬掩土當以次舉行命

欽天監卜日以聞

大學士韓爌具疏辭朝并陳禦敵安民之計優旨報聞

己酉帝以兵部尚書梁廷棟之請命沈應時等將各處馬價一體催趲完解不得視爲帶催自分緩急違者本科叅治

上傳兵部侍郎程正己工部侍郎畢懋良劉可法俱致仕

吏部尚書王永光上言臨洮李蓁於逆璫時援納儒士貢

緣舊輔顧秉謙効勞兩館題授中書驟躐璽卿已而參慮浮躁詐稱恩生補上林典簿令陞戶部主事工部供役慶陵書吏童士升虛捏州判職銜倚兄選司書吏童大明混題長史遂以急選授秦府候缺長史屯司書吏阮國華冒名准貢候選長史夫長史輔佐藩封即冑監且不敢覬望而兩人以桁楊賤役充之李蓁妄冒先臣李世達恩廕厠名計部豈異日領郡牧而轄州縣可竟偃然民上乎凡此皆不公不法之尤應送法司擬罪帝從之

以范鑛為河南副使

錦衣衛報獲假印七十餘顆帝命下偽造者陳偉等於鎮

撫司并通謀作奸諸胥吏並行嚴鞫以聞劉僑以提督緝獲有功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官旂照例叙賚

庚戌帝以近畿被兵所在驚擾田畝空存幹心未定令東作方興恐百姓疑畏趑趄以致農功失候生計鮮資命戶部都察院傳諭順天撫按即令所屬府州縣官分行招輯俾以時耕種無復憂虞其被殘地方有司仍多方勸相量給牛種俾安耕鑿之常朕且以奉行緩急定各官殿最焉

大學士李標等請以二月十一日舉經筵帝命暫免

以兵部員外郎董應揚爲四川右參政

貴州朝紳翰林院簡討閔仲儼等十一人以科臣解學龍

請撤楚中黔餉合詞上言水西之役未畢總督朱燮元方三路進兵楚餉必不可罷帝命戶部併議具覆

總督两廣王尊德奏裁冗官一百一十五員應扣鮮銀六千零五十四两

崇禎長編卷三十一

三年庚午二月辛亥朔免朝

帝以戶科條議欲停給內外文武七品上各官俸薪傳諭諸臣但能稽核侵冒杜絕漏巵清償夙逋徵完舊額此即富國安邦第一策詔祿為養廉彝典不必請停

雲南巡按甘學濶疏請繳天啟六年七月所發召納遲授文思院大使劉付以息邊民從之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劉僑讞山西援兵潰散之獄章下法司擬罪刑部以張鴻功專管擬斬耿如杞監臨擬戍帝怒其徇縱并下尚書韓繼思右侍郎張慎言治之如杞鴻

功遂並擬斬監候部將路忠王爾禎王慶芝等發兵部定衛遣戍

總督河道李若星疏奏睢寧水患至於城池潰決人民蕩析固百年來未有之奇慘也臣與司道廳縣諸臣僉議淤沙壅塞之場根基既不堅固又沿河數十里盡皆泥沙淤者丈餘淺者七八尺求一段故堤不可得若於此築堤恐隨築隨潰徒擲金錢於洪波巨浪中河患毫無補救則南岸新隄之不必驟修也明矣若露鋪決口始於天啟丁卯之夏迄今四年於茲涓涓不止漸成巨川其溝漾澎湃之勢方山嶽可撼陵谷可遷此豈尋常決口而欲以埽料塞

之乎則露舖決口之不能堵塞也又明矣計惟有開邳壩復故道沿河築舊堤以爲補偏救弊之策耳令細尋邳州新築壩内别有一泓環遶羊山之前從此挑濬便可洩水入故道俟工完水漲即閉攔河壩分正派以殺水勢將露舖東口之壩借作迎水之用再堵塞曹家口匙頭灣諸處逼水北注則泛濫之勢自消而睢寧之患可減此目前最急功程不容時刻緩者其睢寧舊城湮潰已經三次去年四月十四日水漲湮而未潰至七月十五日堤壞而城始坍其間歷時三月士民猶得移徙若再因循不遷貪沃饒之利而忘沉溺之害洚水復至未有不胥人民而化爲魚

龍者況此城昔如釜底今已淤塞就平仍此故墟終爲陷穽所當亟行撫按定議移城不得以縣民安土重遷付之不問也前項募夫辨料計周銀八千六百二十六兩有奇應於淮安府山陽縣河道項內動支所當并例上奏

福建巡按張三謨以閩人刑部主事黄導爵疏奏有趙庭貪懦撫按何得盡隱之旨具本奏辨謂李魁奇既撫復叛原因與鄭芝龍相妬而起厥後趙庭開諭解散魁奇漸聽約束雖無滅此朝食之勇亦足以息目前焚掠之憂臣前疏已明固未嘗謂趙庭爲勇若欲加之以貪無論羽檄交馳非鎮臣攫利之時而放粮修船冊籍炳著亦無所容其

扣魁也至籌海之策固不出勦撫守三事而臣以爲勦必閩粵浙三省合力聯為首尾率然之勢厚集兵力刻期夾攻尤當有游兵若干以爲往來救擊之用賊至之日不得守近而望遠亦不得顧此而棄彼要在即守行勦得以逸待勞以主制客之勢乃為勝筭撫則不過偶用以為緩賊間賊解散黨與又時修備之計耳若夫安身立命置於不敗三者之中當以守陸為上此非上下文武合為一心新舊官兵盡歸大将節制驕者降其心怯者鼓其氣異者商於同當事者亦何所措手以爲地方安堵計哉帝報曰趙庭情事已聞之矣閩海禦寇既以守陸為上其即嚴敕将

吏協心勦撫以安地方

張三謨疏解公費銀二千兩充餉

甘鎮悍卒王進才殷登科吳天印王進禮畏入衛之勞在途鼓衆倡亂格殺叅將孫懷忠把總周道昌連登魁并劫隨營軍餉正月十一日奔至蘭州巡撫梅之煥示以是日馳到令陶萬壘張奇文入營傳示但誅首惡餘俱歸營且懸賞以待十三日午時集丁拜戶哈杰等遂殺王進才於城下是夜復擒殷登科吳天印王進禮斬之共搜出餉銀四百餘兩次日之煥仝總兵楊嘉謨等復整營伍入衛惟倡奔一營不遣

壬子命孔貞運掌詹事府事

以王順行爲陝西左布政使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畢自嚴覆奏葛沽在天津下流為水陸要衝舊設營兵二千名分駐海防以資捍衛責綦重也前撫臣汪應蛟議置屯田一兵授田四畝歲輸稻穀八石為行糧船械諸費以操兼屯寓兵於農實為妥便後屯撫董應舉竟以稻穀充運價已非初意而復扣餉以抵稻穀不惟以屯廢兵抑且并其屯而失之矣令撫臣崔爾進議將水陸營兵照舊給田四畝令其自爲屯種歲納稻穀八石兵二千名合稻穀一萬六千石共折銀四千八百兩以

一千二百兩爲修造船隻置買器械火藥馬騾之用令其修整武備仍路其一千二百兩以寬兵力俾藉以資操練況哨其餘二千四百兩仍抵運價從此屯無荒蕪之虞兵無朽鈍之慮行之永久是兩利之道也帝曰可

命內官監張書紳等踏勘京城應修應挑諸處備列丈尺數目以聞章下工部措辦錢糧急行興作書紳等仍董其事

河南副使楊嗣昌押兵到京帝喜其勤畧素著命記功擢用

江西巡按范復粹疏奏皇上軫念驛遞諸弊釐革一新且

命科臣專督其事從此差役一定私幫可免蘇驛即以蘇民莫不喜色相告及聞條例頒行工食減扣則又莫不相向而悲矣何也驛仍苦民仍病也臣不知他省何如但據江西南昌九江諸處沖途馬戶紛紛告退因而攀報里甲人無寧居臣詢其故則曰舊時差雖煩多而上有工食下有幫貼今差省矣幫貼無望矣止倚工食為命而十減其六差煩固養馬也即差省亦養馬也馬不能一日廢芻秣即人不可一日減工食欲其不轉相扳害私索貼幫不仍蹈前弊何可得哉況衝途工食多係協濟此需之甚急彼應之甚緩就中不無拖負一再朘削將何以支臣以為減

扣之法可行於僻靜處所而衝途槩減萬、不可也且皇上屢旨弛以予民矣誠謂蘇驛甦民一舉兩得乃令減扣之苦驛仍受之扳幇之害民仍受之令我皇上軫恤盛心反不曉暢於天下臣之所未解也况置郵傳命漸見壅替因噎廢飡識者遠慮太平無事或可相安萬一地方有虞則驛遞為必不可斷之脉而奸徒碩梗路賊潛滋到處成阻隔之象豈盛世所宜有乎賦役一書開局修繕此項一經裁削後難再加而馬戶與百姓將交困而莫救臣故願皇上之亟已之也帝命遵前旨行

癸丑　大清兵二千餘騎薄馬蘭城先攻城西南角次攻

西北角援兵參將王世選同張金二副參督兵悉力禦之
大清收兵扼西南二山尋分兵三枝一徃石門驛一徃
閭家口一徃石門口而去

太僕寺卿鄭宗周奏進師赴大義及李牧鑑畧以佐用兵
至計帝報聞

樞輔孫承宗疏奏河東一鎮其兵民俱陷蕃歸正之人去
年袁崇煥經制其軍定二萬八千員名後又改為一萬八
千而旗鼓徐敷奏先徃清理實遵登州道臣二萬八千之
說島兵至今未知已減一萬也今敷奏稱在島人民及老
弱婦女尚兩倍於此則不下八九萬人而粮餉久已乏絕

即以兵言之旅順口廣鹿長山石城獐子皮鹿諸島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長山島一營可支至今年二月耳即減其兵而猶是民也寧可坐視其死且未經明汰歷日已深前崇煥令登州運買十萬以濟冬春而收買遲悮僅發二三萬其達於島者不過數千而已惟在皮島者尚可與鮮人交易支吾而各島遠在二千里間每島屯種腴者不過千石瘠者不及數百石民既再倍於兵即照兵給廩猶苦不足況兵粮已久絕乎皇上覆載群生不欲使一民失所閔此子黎已隔絕域萬死一生自拔歸正而頓使其化為餓鬼

豈天地父母之心乎其民特以遼東法嚴再降者必死故雖罹飢餓尚爾逡巡令若乘機巧誘一旦淪胥則殺之是殺我數萬赤子也用之是益我數萬仇讎也且令蘇東一帶陷後實煩有徒茍既拔者不戕其生何以使欲歸者克堅其志乞立敕登津諸臣於去年未發之糧速為催攢於今年應運之數速為派發仍分島運給不得拘泥耽延至於折色銀兩應按已定經制發與河東餉司宋献令說法鮮往如再仍往轍宜照軍法究罪民命至重亂不可長惟

皇上垂慈亟念

總理總兵官馬世龍疏奏臣所領騎兵五千步兵一萬六

千有餘而分防馬蘭石門遵守三屯玉田豐潤已去大半今留薊不及一萬此今日兵勢也関遼之卒三月無餉延宣之兵亦數月無餉其在薊者行粮稍可支持而月餉久缺不無惰志至三屯則越在敵後聚兵五千地無可因之粮人無裹戰之餉鎮臣楊肇基奉旨赴鎮在通米未發之先今則大敵在前運車不至臣發往三屯幇守之兵皆枵腹不能前進聞將領湊私銀百餘兩兌換時錢每兵分錢十三文兵多逃散此今日兵食也臣思遼卒舊有遼餉各鎮援兵亦有各鎮之餉不過就本項関支初非額外增給望速敕戶部以遼餉還遼卒以各鎮餉還各鎮之兵即不

能徹数全給且暫給十一十二兩月軍食稍充兵心可稍固矣永平敵騎半歸遵城三屯孤危馬蘭逼處非加兵援守必至決裂乞將榆林寧夏甘州固原臨洮續到邊兵令屯世祿等督之星行策應則薊旁諸戍始可無虞又閱遼現兵五倍薊鎮三屯斜倚遵東祖鎮西應為便更乞敕樞輔促之分援則聲勢牽挽彼乃不敢背遵而西也至如腹裡諸路援師挑選未行罷甲不備一聞前發譟潰立聞宜令原任提督王威總兵董繼舒等大加整頓始可成一旅之用否則無益戰守之計而徒費徵召之煩亦何用此倥傯擾攘為乎

通政使程啟南恭進馬匹優旨嘉收

涿州參將鄧祖禹疏請三衛兵撤回守涿昌鎮另行調發并查理興州衛兵修復良鄉城守於盧溝橋南岍增建敵臺帝以其俱關大計下部覆行

鄖陽撫治梁應澤續報援兵數目帝報聞其未到者不必催調

加總兵祖大壽為太子太保以董繼舒為宣府總兵官

候選運判楊起元損貲助餉帝以前已加納命吏部即選

甲寅吏部會推天津巡撫以王之臣石聲諧曹文衡翟鳳翀王之采呂維祺六人名上之臣名在逆案王永光因其

閑任稍輕故首列以覘上意倘得點用則可漸次為翻安之計帝以問大學士周延儒延儒對曰若之臣可用諸在逆案者皆當賜環而忠賢呈秀亦將昭雪矣帝悟遂命鳳翀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

命崔爾進原官回部管事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上言昨年遵化破舉國如夢傳失又傳不失越數日而失果真今年永平破方大任如夢報失旋報不失又旋報失經十日而報始確今敵兵且抵關門關門六日無報矣萬一再有不利敵踞巖關南控遵永岌岌京師真成孤注輿言及此臣不禁泣數行下也臣思

方大任梁廷棟受皇上國士之知膺立談封侯之遇馬世龍甫出幽囚重以蟒玉皇上待諸臣亦厚矣今日之事諸臣何以報皇上也臣竊謂薊撫宜早易、薊撫非譴大任也先是同在班行臣見其口啞足痛言動實艱令拮据之餘闇蓋倦憊當此搶攘之際須得追風逐電之人而令大任久居此位語半吐而半吞步若進而若退皇上不以封疆戲乎若梁廷棟未竟督兵之獻驟登中樞之任今日敗壞既極廷棟即宜以本兵行邊親歷遵薊永平間處、閱視路、打筭事、經營人、指授與馬世龍吳自勉諸將面商署置仍詣關門與孫承宗計驅勦之策卧薪嘗胆宿

露冷風無事十里一塘撥有警二十里一傳烽時取消息以慰聖懷務期四境之內戎馬盡除方為稱職若僅逍遙司馬門每日覆數本章批數牌票司官具稿吏書承行數里之外依然暗如夢寐此人、能之豈所望於救時之英傑乎帝答以薊撫中樞勝任非易廷棟大任受事方新正需展布不必輒起議端倘確有見聞不妨舉奏良訓遂舉西寧道參政宋祖舜漢中道參政劉應遇登萊道按察使王廷試密雲道右布政許如蘭可備薊撫之用潁州知州汪心淵應晉樞曹之選侍郎李成名總督朱燮元總河李若星則大臣之知兵者職方郎余大成王建侯原任廣寧

監軍令奉旨起用萬有孚則郎署之知兵者帝以時事需人甚亟命吏部俱核實酌用

刑科左給事中玄默以恤刑題差在通乞敕刑部慎簡其年力精壯才能優裕之人勿聽自行陳請差回之日考其開數多寡有無枉縱而殿㝡黜陟之庶幾欽卹之意不虛帝以恤刑㝡宜明允命慎加選擇有仍前乞差自便者所司露章以聞

總理馬世龍監軍吳阿衡探知　大清兵營於遵化党峪遊騎四出云欲攻豐潤玉田恐二邑兵單難拒即發步兵一營貼守復遣遊擊曹文詔都司左良玉等率精騎相機

應援
贊畫主事兵禾嘉所遣偵卒十人與　大清五六十騎相
遇被殺還者僅一人知方遣騎向關平禾嘉隨命砲手百
餘縋城說伏是日平明　大清兵果四面環攻以伏砲發
旋師
乙卯以禮部尚書李騰芳等之請擇於是月庚申册立皇
太子
順天府尹劉宗周以府屬殘破地方宜蠲去歲未完錢粮
以示優卹帝謂蠲卹自有明旨錢粮不得混免
薊遼總督張鳳翼到京陛見遣行

省直督餉御史沈猶龍疏奏國家以寧錦為邊自山海而永平歷薊都會方至京師令敵據永平橫截內地關寧烽火不通餉道久絕山海五月無餉猶能枵腹荷戈為國家守此一塊土然豈可長恃哉陸運既斷議從海運宜於津門添設水兵特簡廉勇之將督率到關入祖軍取確信而歸有運則司轉輸無運則領哨探更番不絕血脈常通此目前連絡關門之要術也餉部重務填委既有鮮運關運薊運矣又責之南護糧艘北抗敵兵以三四千弱卒保守重鎮勢孤力單緩急何倚臣觀新裁振武正兵二營規制不遠決宜從權議復挑選勇敢日夜訓練以備戰守調遣

之用則天津固而通州益固京師粮道無虞然後可為圖復遵永之計耳帝以津門水陸增兵護運司哨俱目前急務但增兵必須措餉此衛屯地拋荒作何修復其并議以聞猶龍又奏自黔中難作移加派楚餉八十萬為餉黔之用謂黔平則此餉仍可歸還令安酋窘促已極而畿輔多難楚固當被纓入衛况歸應得之餉乎方下廷臣集議而川黔督撫上請進兵軍事不能遙度阻之既有不可若移文商確往返數月又恐緩不及事臣謂欲復此餉有二說焉其一曰清積逋應核湖廣解黔軍餉共欠若干令撫按報部載入考成如欠一百萬限以五十萬解部五十萬解

黔而本年加派雜項亦各分其半焉則在黔餉不見其絀而在部且得其贏矣其一曰赦安酋夫安酋死命制於朝廷撫勦惟所措置臣請及時騰赦安孽必且感且畏立可結局而後兵部議清兵戶部議清餉可應手辦矣帝從其清積逋之議

轉李成名為兵部左侍郎起王國楨為兵部添設左侍郎宋槃為兵部右侍郎

陞程啟南為工部左侍郎起沈演為工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以山西副使姚永濟為浙江右參政湖廣副使傅良選為

雲南副使

陞張顯謨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寧夏

丙辰命大學士率中書官於南薰殿寫篆皇太子金册金寶

戶部尚書畢自嚴覆奏屯鹽之制良法且存卒未能臻成效者以行法者習故常而少通變也祖宗朝鹽法令商輸粟中引以實邊庾時稱殷阜令鹽引開中猶昔也而行之內地商鹽多壅引價日稽絕不能如昔年之朝中夕支鹽疏利倍舊晉撫耿如杞與餉司議革其弊預出鹽引以與商令其易價而後輸粟可謂備極調停第各商澆淳不一

恐銀一入手浪費滋多則在核餉者善爲斟酌也以屯政言之開墾已章滿公車而議論尚同築舍據撫臣所陳忻州以北沿邊一帶地多拋荒有意開墾者趦趄於追逋之苦令議腹裡限以三載邊方永不起科其舊逋悉與蠲免民何憚而不爲行將耕力而粟多戰守兼資彊圉永固矣至於內地之有逃軍絶戶也地多肥饒而每爲勢豪所隱占令不追其既往第少損其直以招徠之當無不樂輸者撫臣議通省可得地千頃得價十餘萬逃軍絶戶之地歸還朝廷理法甚協又有傍水民田於此以衝醫罷徵於彼更以漲塗免稅宜詰而征之崞令鄭獨復太峪令栢福兆

清出各數百畝合令通省做行照例輸課至如晉之汾沁滹沱其水可以灌田能熟粳稻兼獲水碾水磨之利既有成書可攷則一人倡之十人和之千百人效之嚴加督率以抵於成當非異人任與帝曰可

工部以省直節年料價共計一百三十一萬七千九百六十餘兩請照戶部題差卿寺之例擇中行等衙門才力堪委者與京卿並往守催帝命前差卿寺各官帶催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以靈璧侯湯國祚揭稱誠意伯劉孔昭欲得漕運總兵遣滕圃等以金珠玉帶遺結要路又陽武侯薛濂爲武選郎李繼貞知友托紹人蔡承忠李弘軒

以萬金饋遺綸扉鑽營此缺請敕國祚將把持情事受賄姓名指實上聞且深言此官不宜復設以滋漕船耗費之弊兵部尚書梁廷棟示以湯國祚有鑽營漕運之揭請將本內列名各官供令據實回話廷辯其事倘畧有端倪即應處以重典李繼貞則以先年停推漕鎮一沿屬其手筆國祚憎其詞嚴義正無可挽回故爲此無端牽揑章並下國祚指實回奏國祚謂此揭非其所為請敕兵部追究何人所投并令緝捕衙門嚴緝務獲從之

樞輔孫承宗疏奏皇上以文武同心事乃有濟不得觀望掣肘致悮軍機臣於此見皇上神謨遠畧深中近日文武

退縮隱根今者文臣指武臣為觀望武臣號文臣為掣肘故又添設一調度大臣豈知大臣一出不過掣肘之上又添一重掣肘觀望之中更增一番觀望乎凡兵之需大臣者以遠邊絕塞代中樞所不及如唐之裴度以滿朝盡欲罷兵獨度與憲宗同斷者而後可令堵禦之舉天下同心而薊邊近在目前又樞臣所輕熟之地乞酌察臣言止以中樞調度衆將布其大綱至兵交原野變在須臾指縱疾徐聽大將自為進止而監紀諸臣隨在調戢之使閫外無所掣肘即觀望亦將自絕矣臣衰病之餘內外遠近不難以身攖敵鋒而獨辭此任誠以勢必不宜更設耳溫旨不

從

南贛巡撫劉澤深以贛汀韶惠之寇往來流劫初無定向令會勦有緒請敕三省諸臣虛心協力不分彼己期奏蕩平且謂本標各縣欠餉甚多如龍南定遠安遠長寧諸處城垣卑圮請即照數催貯抵為增修之用其不必修城者用為糴本各縣多者催足三百兩少者催足二百兩買穀入倉每年春糶秋糴隨價增長或春放秋還照社倉法加息還軍需未備取給於斯則民不重困而士可宿飽帝以虔鎮地連三省善後良圖信在虛心聯絡其修城積穀諸款并命飭行

劉澤深解銀一千二百兩助德陵工作

總理馬世龍以石門之戰副將官惟賢游擊張奇化力戰陣亡所傷止三百餘人而長安訛傳損兵萬計請差官先查在薊兵馬並攻遵之日有無折損多兵并嚴飭寧夏固原甘肅臨洮諸處邊兵並来昌偕劉光祚等兵速来聽調以資驅還帝報聞

丁巳遣官祭先師孔子

陞文選司主事解學夔為考功司員外郎

補曹思牧為陝西苑馬寺卿專管馬政加陞昌黎知縣左應選為山東按察司僉事照舊管事。平再敘

職方司添註主事廖大亨上言邇因邊患未寧徵發無已臣以爲調腹兵不如調邊兵調漢兵不如調彝兵用武科世職之將不如用草澤英雄之將蓋腹兵脆而邊兵健且習與不習殊漢兵猾而彝兵堅且勇與不勇異武科世職猶然循行數墨之吏而斬將擒王必不可得之輕裘緩帶之夫也邊兵關寧秦蜀爲冣彝兵臣鄉為冣宜就諸土司各抽兵一二百名領以頭目俾土官沙源普名聲統之而以原任貴州巡按加太僕少卿傅宗龍監督入衛一切方畧俱稟成焉以彝兵合之邊兵奇正相生戰守合力敵即強悍未有不爲所挫者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誠不必

以經時遠道為嫌也

山東道御史金聲上言臣自傷生平致力忠孝一時遭際得行其言乃舉人不效所學竟不適用夙夜思過冀以仰答聖明伏念皇上言動舉措允合古法求賢若渴受諫如流謂宜人與天協功隨事集而尚兵困於外財匱於內賞不必勸罰不必懲主德日勤夙習如故其故何歟將人才終不如古而時事卒無可奈何歟顧皇上更深思其故也臣見皇上晝夜焦勞惟日親天下之事而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皇上以不世出之聖興大有為之業當使天下之人才與不才盡在胸臆之中即才矣而有所長與有所短

皆得一、程量之確然不爽然後斟酌位置惟上所使而始可執賞罰以隨其後也往者皇上朝見不輟召對時勤既而問無所得鮮當上意皇上亦遂厭之矣臣愚以為皇上宜念君臣相見之尚未數反覆問辨之尚未精所以探討諸臣者尚未深切著明而不宜謂相見之為無益也願自今定為間日御文華殿做古早朝宴罷法其在廷諸臣如諸卿之貳及翰林科道中行評博等官非有繁劇事務纏縛其身不得閒暇者宜令輪番入直蚤夜在公而內外官之有官司職業者亦得以不時進見皇上於官方之情偽軍民之利病并廟堂刑賞舉措之用邊腹虛實強弱之

形皆得進諸臣而考究於堂陛之間且得時詢諸臣之識掌如是而大小咸集上下漸親即微塵無能益山未必遽有大奇偉當聖意者而詰問既頻情偽自露日月既久品量畢呈諸臣才與不才與其所短所長豈復有遁於聖鑒者哉且今日非誠無才也士大夫精華果銳之氣莫不分馳於愛憎毀譽之地坐銷於談笑偃卧之間夫才之為物不收之使專心致志則不生不迫之使困心衡慮則不達不並之使絜短較長則不見今因是而令諸臣日夕皇上之前天威日凜天語時聞自惟社稷蒼生是念無暇復有他思自非朽敗壞爛之人宜莫有甘於自廢者矣不特此

也作之不休求之不已天地不閉祖宗有靈於千百人中定得一二公忠練達不世出之臣以佐皇上知人善任使又何求而不得何令而不止哉

工部尚書南居益請造庫收貯火藥從之

予故禮部右侍郎蕭雲舉祭五壇以講幄勤勞加祭一壇造墳安塟

戊午遣官祭社稷

順天府、尹劉宗周請發賑賚之資俾府丞魏光緒隨行給散以濟州縣被兵復業之民帝以戶部正在告詘安有餘資發賑魏光緒自請巡行著於本府設處庫銀量携給

敬以昭朕勸農德意

總理總兵官馬世龍偵知　大清兵南指與監軍御史吳阿衡延綏總兵吳自勉山海總兵宋偉保定總兵曹鳴雷巡撫方大任兵備道賈克忠等會議遣游擊曹文詔率叅游王承胤張叔嘉等及各營驍將前往玉田枯樹洪橋等處沿途設伏隨以令旗一桿欽賜刀一口遣官賚付文詔其臨陣不前者立斬以狗初八日辰刻　大清兵五千餘騎從東北至伏兵從洪橋突出文詔率游擊都司王成李居正左良玉韓光胤馬獻圖等合戰數十陣從辰至酉自洪橋至雲南會前以日暮收兵次日　大清斂兵東還阿

衛驛書以聞帝命給劉獎賚以勵將士直隸巡按張學周疏催薊州三協及關寧主客兵月餉總兵尤世祿上言崇禎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套部大舉犯寧夏聲勢甚迫套懸千兒罵披戴金龍盔甲騎紅沙戰馬直當陣前對臣坐纛衝入臣持鐵簡迎戰擊之墜馬左右亟前斬首并盔甲什物盡皆獲之馬飛奔欲還我兵砍其前足始得拿住千豪狡詐萬端貽害四鎮其盔甲馬匹逈異尋常臣茲以入衛攜行恭進電覽帝嘉世祿忠勇俾策勵圖效益抒壯猷所進盔甲馬匹命收庫以志功伐

己未以翼日冊立太子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於會極

門賜文官四品上武官三品上并皇親披紅紵絲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梁廷棟在數月前一道臣耳忽而巡撫忽而督師忽而本兵此非皇上破格之恩哉豫讓曰以國士遇我、故以國士報之廷棟蒙國士之遇受任以來所報竟何如也憶其居通州時即疏稱遵永易復良固難破自謂此料敵神筭令何以難者轉易、者轉難乎廷棟曾請躬履行間隨敵所往自謂此報主熱血令偃然八座熱血何遂銷亡也其謂飽敵與饑敵異似矣亦知遵永為巢将反客作主乎其謂制敵之策不專在戰似矣而伐謀用間奇計安在又云聲言進討敵必震駭宵遁則戰

與討果有分而虜聲竟足以退敵乎東不的之來情雖跳梁口尚忠順正可隨機駕馭而曰無論懷我好音但使三十六家各自搶掠則敵勢自孤不知所指搶掠者誰乎如謂中土則廷棟不應若是之愚如謂東朝則東部不可以空言使也中土之安心降順者只白養粹耳黑雲龍麻登雲等徒雖豢之恐未即為所用則善撫其妻孥而使繫心向內此為目前要著百姓以畏死降附令敵漸出口誘脅萬方誰肎離故土而從之者兩岐之際招撫不宜亟講乎他如漕運總兵國初以命勳臣因其時未設總運大臣巡漕御史故耳自總運巡漕既設勳臣遂成贅疣自勳臣中

有貪婪不肖者往總兵益成蛇蝎此所以置不復用也今湯國祚等秉多事之時生覬覦之術廷棟宜斬釘截鐵明告聖主乃故為兩可之詞窺探上意豈大臣事君之道廷棟受破格之恩而新政若此當日所許隻輪不返毋至同於袁崇煥之五年自詭則幸甚矣至於方大任實病實憊虞其以四體之不仁并使孤忠之莫展則洵不可不亟為更換也帝答以大任已准回籍廷棟簡任方新軍務正資幹理不必過求廷棟隨具疏陳辨畧云科臣所言詞嚴義正獨有兩事關係軍機不得不一相商先是麻登雲家族數十人潛住薊州蹤跡詭秘臣恐其為內應貽書方大任

嚴防又聞黑雲龍家有人在京窺探臣意此輩善於結納萬一錢神有靈變從中起為禍不細故於條陳疏中請誅叛將以絕奸細正為麻黑二人言也科臣謂臣不善撫其妻孥以繫其心臣於陣亡諸臣尚多未敘而先撫叛將之家使忠義之士聞而解體非所以為名也三十六家同謀而入實由於講和之誤頃者搶掠既倦遣使上書以探意旨皆內地奸人教之也通番賣國此何等事科臣謂臣不宜空言駕馭此非臣所敢任已漕運總兵一事僉以省官為便臣明言再三酌議何嘗為兩可之詞且武官之搶攘始於文官之囑託若文官既奉公守法既棄競何由而起

臣願與科臣共守之勿相尤也總之臣人微望輕悮蒙特簡不由廷臣引薦而軍機秘密所入告於皇上外行於諸將吏者又一切不敢鈔傳故諸臣暗中揣摩日甚一日耳自滿桂劉之綸舍死報國可謂不負恩遇而衆共詆之為庸帥為異物臣孤子無偶不早避賢必為蜚語所中傷陛下知人之明乞亟賜罷斥揀四方危險之處使之乘障自効肝腦塗地所不辭也優旨不允

順天巡撫方大任五懇罷斥優旨准回籍調理仍賜綵緞二表裏路費六十兩以酬勞績

庚申冊立皇長子慈烺為皇太子

遣內官惠進皋栗宗周張應朝于世潤等賜各王府御書禮物其潞福瑞惠桂尤屬近親每府加銀二百兩紵絲羅紗各八表裏錦四疋鈔二萬貫

以冊立詔天下遣詹事孔貞運往南京徽州等府修撰劉若宰往湖廣編修李建泰往陝西楊汝成往撫州等府太常寺少卿劉弘化往浙江光祿寺卿李永光往山東徐雲遠往河南開封各府太僕寺少卿吳龍光往雲南貴州禮部主事朱祚昌往廣東廣西行人司行人章自穎往河南府龔廷法往福建江西中書王志舉往保定等府并山西

類敘東廠三年緝捕功廕王永祚弟姪一人錦衣百戶賚

羊酒新鈔張元慶孔應鰲等各照例陞一級南贛巡撫劉澤深報山寇復發所屬江西長寧石城定南廣東長寧河源興寧平遠福建武平諸處擒斬功次請分别叙録章下所司

大清兵數萬騎薄三屯以其半據四面山上以其半攻城援守總兵楊肇基遣守備楊繼成史自立于國寧等率死士二千營於滑山千總鮑魁把總汪應登等率砲手數百名伏景忠山又於城外四角砲城發新兵千名各携火器分伏以備堵擊圍既合肇基手執令旗麾城内外并力苦戰僅得不破次日　大清復遣遵城兵三哨攻滑山兵繼

戍等死守不退　大清兵乃還

通州鄉民劉文魁等疏奏通州百萬漕粮所集為神京咽喉關係之重尤非他地可比前賴總兵楊國棟用力保守不致失陷然不可以敵之既去為喜當以再來為防尚兵餉不足國棟既乏點金之術何能為無米之炊前車覆轍誠可寒心乞速發帑銀召聚兵馬永鎮通州庶有備無患

上可保國下可保民一州幸甚

南京兵科給事中錢允鯨以留都根本足兵必先措餉請將所奏責成設處一疏及南計臣鄭三俊計實根本一疏亟敕從長計議務期兵食兩足以壯聲靈帝謂留都設有

額餉何得輒稱單匱南部自為籌畫以聞

两廣總督王尊德疏奏粵東原無大銃昨海寇猖獗地方需此至急臣不得已借用澳中大小二十具中有鐵鑄大銃四具詢之則粵匠亦能辦此臣因購其工巧者開鑪僃物俾之冶鑄今已鑄二百具矣遇賊施放一彈即成血路臣試驗後即擬鑄解適接邸報見京輔被兵聲勢甚緊城守所藉此銃為先謹選其重二千七百斤者十具所須圓彈三十枚連彈三十枚各重六斤石彈十枚重二千斤者四十具所須圓彈三十枚連彈三十枚各重四斤石彈十枚又倣澳彛式製造斑鳩鐵銃三百具一併解進以為僃

禦之用并言大銃十具先行至今未達實由沿途驛遞以廣東私事不允應付更乞天語叮嚀帝嘉其急公令到日查收沿途應付遲違指參重處

辛酉工科右給事中顏繼祖上陳中外達玩五事一曰鮮賍之遷延去年九月應天撫臣曹文衡庇僕啟釁一疏奉有關寧軍需至急顧東謙窖藏銀三萬八千八百餘金立限差官星解工部應用之旨按臣田唯嘉欽奉明旨一疏奉有許志吉賍銀一萬八百金速解工部充軍需之旨令已數月杳然無聞豈有司那移別用抑解官逗留不前也方今修閘濬河束手無措與其攢買而待畫餅之事例孰

與冷面而索見在之金錢則差委何官起解何日所宜敕撫按覈實奏處一曰追提之濡滯去年七月張鳳翔有年終稽覈一疏奉旨奸役羅相監追婁文質行浙提解餘扣抵追比注銷俱如議臣細覈原疏尚應賍銀一萬六千七百十一兩有奇今不知各犯見繫獄中者追賍幾何外竄家鄉者何日解到雖程途遼遠難拘五日注銷之例而已歷半載結案何時提解責在撫按追比責在部司並煩天語申飭一曰鉛料之違悞去年十月張鳳翔有專責成以濟急需一疏內廣儲鉛料一款分派直隸灤州河南濟源山西盂縣各采鉛一百萬斤其坐委各官則羅成功楊濂

張瑶趙屏始擲似杞也灤州已為敵據情有可原河南山西則定有一月零五日之限令山西運到鉛子二十餘萬而河南則尚屬烏有限期已過而催運數未及其半所當分别罰治責以急運一曰簾牌之久稽簾牌為城守急需原限以正月二十五日造完監督者主事楊惟一也雖數目浩繁未易旦夕報竣然督造業已愆期自應為法受過或皇上念無米之炊不妨稍寬以策其後一曰重城之緩議臣于正月内有春氣方融一疏中言水関之當預防併及重城之宜增築奉旨月餘水関一款已經議覆而重城一著繕郎李若愚躊躕四顧徒以文牒支吾明主可與忠

言可否何難立決顧任情推諉天下事其何賴焉帝命在外者撫按嚴催完解在內者所司速行董成再有違玩立加處治

補常自裕為刑科給事中

調考功司主事孟兆祥為文選司主事

以陝西按察使廖起巘為本省右布政使四川參政姚誠立為廣東按察使

福建巡撫熊文燦奏裁文職教官雜流八十二員共節省銀六千二百六十二兩有奇遇閏加裁三百二十三兩有奇武職各中軍官二十一員共節省銀七百八十兩有奇

壬戌百官慶賀冊立皇太子傳旨免行禮

戶科給事中解學龍上言漕粮之囤積于河干者約二百餘萬昨正月六日聖諭勳戚文武內臣富民之家但有牛羸車輛俱往務關漷縣等處裝運進京依例給與脚價竊計諸臣中惟勳戚之車輛最多當必有摩肩轂擊而至者乃自正月十三日運起至二月初八日運入京倉者止十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石運入薊州者止一萬七千二百石因詢所助車輛則內臣暨順天府宛大二縣五城兵馬司俱有裝運戚臣惟左都督周奎大車一輛羸一頭都督田弘遇大車一輛中車二輛牛四頭羸十頭此外無一助者

而勲臣則寂然無聞矣他不具論即如武清侯李誠銘蒙恩累朝富可敵國今日建一院宇則運磚石若干車明日創一楼榭則運木料若干輛當魏璫擅政之日借助工為名覬銀數萬今日之事何等緊要而抗違至此其餘亞於武清者皆流連相聚金谷為娛而敵至不知主憂不恤可為大怪也乞勅所司酌諸家之豐儉多者三輛次者二輛少者一輛從公派定剋期赴運仍遵旨給與脚價毋有抗違立賜處分則漕粮可計日而完矣帝以粮運事関軍國協攢應有同心前諭用車給價原非科擾豈意慢不遵承此疏所參李誠銘等各宜猛省戶部同各城御史通查前

後曾否出過車輛詳列上聞其臣庶中有盡忠捐助者戶科記明旌叙

准南額巡撫劉澤深回籍養病仍料理候代

應天巡撫曹文衡檄永生洲參將沈光龍率常鎮二府兵三千入援光龍以送家募兵為辭畏怯不進巡按王道直請懲以儆退縮之法

癸亥戶部山西司主事馬禎敳上言臣聞超遷所以拔有功破格所以優異士否則借題速化不容於堯舜之世稍知自愛者所不敢出也臣以崇禎二年七月任大理寺司務本年十一月遽陞虞衡司添注主事其於司務也纔五

月耳復以副協理兵部右侍郎劉之綸之薦郎於本月改戶部山西司主事委運糧餉其於虞衡也總數月耳于時天威赫怒整旅四出虞衡有匠作之煩餉司係三軍之命小臣死且不懼寧敢為一己引嫌所以工用郎趙工戶用郎趙戶惟恐不得少效犬馬初不計才力之不勝資序之未及也此兩缺在多事時誠人情所不顧處之地在太平時亦乙榜所不易得之官今兵嚴將鮮輸軸將停念司務一官例必歷俸兩年始遷員外回顧班行有先臣年餘者尚瞠乎其後臣何敢以兩月之勞儼然超人兩年之俸乎兵餉未已臣不敢辭ヽ之是規避也兵餉將已臣不敢居

居之是速亡也臣雖鄉榜貶臣頗知廉耻乞皇上俯賜曲成罷其令職還以原官則法外之仁實為至望帝以積數事平辭秩恬謹可嘉下所司酌覆

帝以織造既歸有司積弊急當釐革令衙用監供用不敷可即遵照額限速行織解濫惡者仍行退換拖欠及違期者撫按嚴催參治從監臣之言也

南道朱純捐助銀馬命照數覈收

帝念陝西總兵官楊麒率兵遠來命戶部給芻糧兵部給犒賞楊麒照例賜銀幣總提協另給銀一千兩內監給棋炒二十石以備軍中之用俱勿延緩

甲子以冊立禮成加恩內閣首輔標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次輔基命延儒象坤如寵俱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樞輔承宗勲著封疆優加太保俱廕一子中書舍人賚銀五十兩彩緞四表裏照新銜給誥命

司禮監太監宋晉王永祚李鳳翔郝隱儒曹化淳各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隨堂辦事內官監太監李成芳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正千戶俱給誥命

英國公張惟賢恭進戰馬命覈收

廣西巡撫楊述程以分守右江道按察使梅守相開泇有

功候陞京秩到任無期請加驛傳副使陳鑣為叅政補任帝以守相久不赴任下部議處陳鑣即覆行

户部尚書畢自嚴等覆奏御史饒京所陳將賦役全書逐款較量扣抵兵餉及令州縣輸解錢粮不更由司府給解二事帝從之

乙丑望免朝遣官祭歷代帝王廟

調驗封司主事楊伸為考功司主事陞汪始亨為刑科右給事中

陞桂紹龍為福建按察使陸卿任為福建右叅政俱仍管道事

大學士李標等輸資助軍命照數覈收

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疏覆巡按直隸任僎所參江省南粮一事下臣酌妥竊照江西一省每歲南粮四十二萬石足供南中四五月之儲年來怠玩成風至三五年或七八年不觧計所逋本色不下數百萬石折色不下數十萬金即故後三四年猶然顆粒無稽分文未觧如任御史之所參皆據司府冊報歷歷可指其所列查參稽覆差官三法俱宜亟行以充留都根本之計帝從之其差官恐滋煩擾獨不允

大清兵分畧關山頭諸處馬蘭路副總兵金日觀率兵擊

之巡按張學周以聞命照例賞叙

差鴻臚寺、丞董用極齎賜孫承宗蟒服

樞輔孫承宗疏奏関外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二月缺折色餉銀七十餘萬餉司王四聰俱給信票為質今部發僅五萬兩盡散不足以償関内自二年九月缺至三年二月共欠餉銀三十八萬一千九百七十一兩有奇餉司刁化神借貸士民商賈約給過月餉十二萬餘兩今部發止於三萬給軍償債勢難並應再發無期三軍失望又先後所上功次需賞為多蒙發御前帑金固可奉揚仁惠而前功未盡給完目下新功繼至積勞不賞何以服人、心一摇勢

難復請乞敕各衙門立發百餘萬兩以濟急需勿徒文移往返致悞事機庶士氣可揚戎功有日帝命所司酌核速發

逆屬崔凝秀發崖州所永遠充軍賄囑解官魯江以張雲霄自代到崖事發總督王尊德請行薊州緝拿本身正法帝命先提家屬嚴訊仍速緝務獲

丙寅起高弘圖為左僉都御史擢劉重慶為通政使

命工科右給事中顏繼祖巡視十六門河工繼祖奉專監督汰委官催班軍均例選一工價准那借委樞曹急要地八款帝以有俾挑濬下所司行之

擢許如蘭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蕭毅中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遣官祭宋丞相文天祥及先朝太傅于謙少師姚廣孝

丁卯巡視城工〻科右給事中顏繼祖特參朝陽東直門監督主事方應明好逸曠工竣役無日帝以濬河事關城守方應明何得玩視偷安命褫其職廷杖六十發原籍爲民永不叙用尚書南居益及左右侍郎程啟南沈演並以率屬無能請賜罷斥帝以居益等方詣山陵不遑覺察慰留之

工部主事降一級調用陸澄源以首輔韓爌既去奏列左

都御史曹于汴朋比六罪當誅請并發前糾爌一疏議之帝斥其誣詆再降澄源為順天府照磨

左都御史曹于汴為陸澄源所論上疏辨之畧曰臣既掛人言惟當引退但就其言觀之機鋒甚深關係臣身者小關係世道者大不容不一言以候聖鑒臣與冢臣王永光同年交好而謂臣嗾使言官疏劾欲圖其位此在人理之外言官見在皇上令其回奏有無嗾使即明然臣若不去此心何以自白乎南北京察兩京吏部主之其拾遺則科道為政而謂臣一手握定私圖報復皇上試問冢臣與南京管察之臣并兩京科道臣有何把持報復何人或令澄

源自奏臣傾陷為誰勿僅、含糊留被察諸臣口實也至於薛國觀被沈惟炳參以險邪畏察等事閣中揭帖事在禁密臣何能與其為韓爌之私揭為三輔臣之公揭總在御前自有乾斷而謂臣促膝密謀何啻莫須有也詞訟紅本聖明裁定迥絕千古三輔臣與冢臣及臣奉旨查閱臣以末班從事之人而謂招搖打筭其臺省組織及牢把世局之語意廣而詞隱輔臣李標見在皇上試一召問打筭諸語自白矣勿令暗綴盛典俾欽案之臣借口也御史高捷史𡎺未經臣院行咨吏部起用致有煩言臣以職掌所繫具疏申明欲其稍俟論定咨部議用而二人竟投呈討

咨臣以其非難進易退之常也俾河南道議之其批詞云時事多艱任用固難執著西臺風紀出處亦用分明乃以此歸罪臣又何顏立於二御史之上為風憲之辱乎此又臣之必不可一日留也又謂臣會審王洽、將袁崇煥通和逼款事手一辨揭臣與刑部喬允升黨抹隱匿夫刑部之疏臣與大理寺例不置筆烏得相牽且當日本部具奏之因必自有說喬允升現在可一問而得也又謂刑部越獄臣貽書喬允升令虛報緝獲侍郎胡世賞力持不可司官多見其書者人非病風喪心誰肯為此胡世賞見在司官為誰可一問而得也至謂允升拿禁臣求王永光公疏

申救此則有之臣見允升老病與冢臣商議援公救張鳳翔例覬徼聖恩冢臣不從遂爾中止乃遂指為死黨々之一字豈聖世所宜有乎其疏首以臣為東林領袖則其出疏主意也三年之前崔魏每以東林二字為阱國中意所不說即指為東林門戶凡海內之賢才悉遭誅斥賴聖明御宇重闢乾坤除奸則有欽定逆案之頒雪枉則有擬棄門戶之旨臣不肖亦謬蒙殊恩起於削奪今澄源又開此釁再動殺機國之元氣豈堪再傷臣今去矣垂死之人有何他覬但願皇上察之為世道計耳

監軍御史吳阿衡以洪橋雲南倉之戰疏稱曹文詔設奇

奮勇屢遏銳鋒居然名將之魁當借安邊之用合照金日觀例加陞三級其餘分別優敘章下所司

戊辰陞姜曰廣為左庶子陳演倪嘉善倪元璐俱為右中允

陞賀世壽為光祿寺添注少卿

遷陝西右布政使石維屏為山西左布政使陞廣東按察使施鵬為本省右布政使浙江右參政陸文衡仍以原銜管金衢道改黃承昊為河南參政葉大受為河南副使俱照舊管事陞戶部郎中史啓光為湖廣參議

時挑濬城河議者因謂重城庳薄請幫厚累高工科右給

事中顏繼祖以祖制未易更張且延亘三十餘里非數十萬金不可庫藏如洗工料鮮資部覆暫行停止從之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等捐銀助軍優旨褒收

都察院都事張道澤因臣僚公議捐俸奉有朘削民膏肥值私槖斯侵公課修媚贈遺之旨疏陳本色之改折當復屯伍之隱佔當清賦税之正額當催冒濫之漏卮當核四款并言貪贓之弊在納賄交際火耗贓罰納賄惡其名污火耗凛於叅罰人尚有藉其跡者交際則彼此問餽誰是私家所攜至贓罰一項撫按猶有解餉之例下而道府州縣積穀備荒僅十之一二其餘徒供私槖而已請自今折

贖者不許以銀錢納官俱令收粟貯倉四季報驗滿一千石易價解京其無名交際在外者責撫按嚴禁入京者許巡緝衛門捕治庶於聖明切責之諭少佐萬一帝以懲貪洵屬要務而所列諸款亦與理財有裨下司飭行

類叙錦衣衛三年督緝之功陞劉僑為都督僉事仍掌衛事賚羊酒新鈔塔禄等各照例陞一級

皇第二子慈烜薨追封懷王謚曰隱命禮部會官往金山等處相地營塋

湖廣巡撫洪如鍾親督援兵一千五百名行及畿南廣平地方遇新鎮臣高勛至軍遂同入衛帝命高勛統兵前來

如鍾田鎮速催鎮篁等兵續發福建巡撫熊文燦報援兵二千火炮一百二十具令掌印都司蔡時春於正月十五日督領入衛帝以文燦選兵解砲嘉其急公且謂福省正在禦寇命加意綢繆勿致單虛滋患

陝西流賊犯宜川攻縣南門知縣成材城守甚嚴砲擊死賊首一人殲賊黨三四十人賊掠而南直向韓城時總督楊鶴方督勤王兵至省又臨洮兵四百餘尚未出關因暫留擊賊巡撫劉廣生聞變亦權留固原兵四百以糧道洪承疇統領而前令西安府推官史可法預備芻糧且諭各

州縣戒嚴堵截都司艾穆千總白邦政亦各領家丁數十尾追而至賊環繞攻城知縣王徵俊嚴兵列砲擊之賊勢稍却然城卑兵寡衆方洶。十八日平明大兵忽衝賊而入徑前格鬬賊初以省兵易與據險自堅無退懾意叅將李鴻嗣挾數騎突馳上山賊四面圍攻李手弓環射斃賊數人河州叅將劉國棟亦馳至夾擊賊始知為邊兵有懼色勢遂披靡我兵群譟而前奮擊大破之共斬二百級生擒十六名懸崖墮澗死者不可勝紀奪回婦女一百八十餘口其沿途脅從之衆皆四散逃命勁賊從北至者知杜文煥家丁堵截於後不敢歸巢盡奔山谷中鄉兵擒斬又

八十餘名韓城之圍遂解巡按吳煥驛書以聞帝以撫字失宜民窮為盜令韓圍雖勦散還須加意輯綏察吏安民以底平康之治

己巳兵部尚書梁廷棟上言據戶科給事中許世藎等時事孔亟一疏奏有賦役書冊可即催解督修裁節驛遞寧阻緊要官報還確酌行之旨竊照民間征徭惟賦役兩事而兵食驛遞皆賦役中之大者夫賦民而使民樂於輸役民而使民樂於赴惟有寬之一字然寬不節之以嚴必至蠹蝕冒濫而上與下交困如汰兵不汰虛占而汰實在裁驛不裁增貼而裁額編此非法之過而奉法者之過也昨

驛遞工食十分裁六之議原總計加增幇貼而言非謂額編之內可截然裁六也今應付之冒濫可稱節省矣乃工食甫裁驛夫遂紛、告退并當得之應付急切之差使反借口留難其故益有二焉額編之工食多属隣省協濟此呼之甚急彼應之甚緩既以額編者為西江之水則不得不以增幇者為續命之膏其故一也即額編工食有在存留之內者而發之不以時給之不如數上官有留難吏書有扣尅既以額編者為抽豊之物不得不以增幇者為補償之具其故二也今幇增已裁則額編者何可不亟為剔量當此講明賦役之時宜徧為申警凡驛遞額編錢粮毋

論起解存留協濟一體載入考成立之程限驛傳道查有拖欠不完過期不解者請撫按嚴加參劾然後為之酌差撥之煩簡以定工食之厚薄仍稍使贏餘以恤其衣食俯仰之私而後著為定額發之必以時給之必如數驛遞未有不鼓舞趨事者又何至應付之阻滯哉如是則既酌其額編者以恤驛又弛其增幇者以予民仍輸其節省者以裕國誠上下交益經常可久之道矣帝謂有司苟能酌煩簡以定工食而給發如期嚴裁冒濫自可垂之永久爾部仍遵前旨行

順天府、尹劉宗周上陳地方善後事宜謂國家以地方

寄之有司視撫按司道而綦重有司不得人則平日無以撫循其衆、無闘志聞警自潰近州縣士民有斬關出城者為是故也宜亟令撫按考察所屬官吏庸劣者悉與更置自後州縣官缺京官各舉所知或於銓注之日另行甄別考其身言試以書判不必盡甲科而甲科為長其朝氣可乘前途可策也既有良有司而地方之事可次第問矣其一曰招撫流民大兵之後轉徙四方者未能復業雖已下招撫之旨而招之、方與撫之、其尤宜亟講法宜特捐內帑量縣大小與所傷重輕或百兩或五七十兩遣官齎詔遍加慰諭新至者待以粥廠復籍者給以牛犂種子

仍捐租三年以優恤之小民有樂生之望庶不至驅而他鬻其一曰清除道路自經邊釁地方諸不逞者盡起而為亂衝突不常是處梗絕延及中原九塞大可寒心宜令所在地方官於通衢處所五里十里設兵巡哨遏前項不逞之徒立與擒治仍令佐貳等官不時稽訪以防禦寇者之為寇至於通衢驛遞夫馬尤宜量還原額以為稍寬行旅之地蓋此項錢粮朝廷原借以惠養貧民而此項役夫南北亦藉以流通血脉貧民無所養勢必化而為盜血脉不相通勢必壅而生災不見西砲之留滯濟寧數十日以驛遞裁革藉口乎其一曰通行保甲夫保甲之法未有不行

於平日而可驟得其效者謂宜飭所在地方官於前日所已行者再加申飭要於可久使十家為甲十甲為保十保為鄉、擇賢者一人為長以約束其衆朔望讀法誦高皇帝大訓修孝弟忠信之教一切訛訪賄盜不得相容犯者連坐行之既久化行俗美國家有道之長恒必由之即一時有儆而奸細盜賊固可按籍問已其一曰選練民兵古者寓兵於農後世易之以召募致有養兵之費令國家物力单匱安得盡養天下之兵分畿輔而碁布之宜亟令州縣官稍秉農隙勵衆講武大縣五千小縣三千編以部伍給以器械較以騎射節以進止行以賞罰就中推才力出

衆者為之長以次而上立以名色訓練既久人、有干城之寄居守則免其田役入衛則給以行粮環布州縣拱護京師京師安而州縣舉安矣凡此四者為二十七州縣言也至輦轂之下所最急者曰飭紀綱明法度邇者法紀凌夷如開住尚書李邦華出城回籍行李盡為地方所搶且倘遺詬誶僅獲倖免誰司門禁而坐令如是長此不已大臣皆賤如奴隸寧不犯賈生投鼠忌器之譏若廠衛衙門雖主禁奸格暴而告密之門一開訛詐之風轉熾目今人心叵測正當處以鎮靜以共養和平之福倘因懲奸而累及善良使人、重足未必不滋他變也又前者皇上申久

任之旨雖臣愚亦常言之乃自臣到任以来屬官次第遷去問其俸止三五月耳更何職業之可稽且迎新送舊費復不貲如臣府每一官到任兩縣額供五七十金孰非取之民間今請亟於在京所屬署視外府州縣久任之後繼以超遷兩縣委稱煩苦不妨徑與部俸優其體貌及期之日治效彰著即加部銜以示勸使人情倍生鼓舞不以久任為勞亦今日救時急著也帝以此奏俱屬要務命所司亟議行

順天府、丞魏光緒奉命巡行所屬州縣招集難民并携銀賑給

浙江巡按李柄以海寧土塘為海潮所衝根基木匱幇石捲蕩無存者十餘里其水勢之洶湧城垣之阽危場土之渰沒有不堪言者倘修築稍緩轉盼春潮更大衝決更甚不但海寧陷於洪濤為淮安府睢寧縣之續而省會嘉湖建瓴直下蘇常諸府俱且波及關係甚重請於本省新加雜項一款九萬餘兩內允留其半令地方官將衝決最甚者併工修築以防春潮肆虐之患帝命守土官權宜經費不得輕動觧京錢粮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張道濬疏劾吏部郎中龔世法御史劉茂挈家北上聞警回車且謂驛遞裁省之後援兵所過

應付不敷火藥軍器諸車輛皆拘拉鄉民裝運艱苦萬狀而兩臣乃揚、乘傳恣意驛騷來猶有名返則何謂是裁省驛遞徒悞軍國之大事後權要之送迎而已帝以二人鬧警避難且騷擾驛傳無臣子體國之義下廠衛提問驛遞私自應付并令部科覈寔以聞越月獄具法司擬世法茂俱徒罪報可

庚午以冊立皇太子禮成封右都督周奎為嘉定伯食祿一千石給以誥命

大學士李標成基命等固辭慶典恩命帝以諸臣誠懇特允所請以成勞謙之美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畢自嚴上言臣等先有理財六款之陳承命與戶科叅酌長便并商未盡事宜科臣解學龍遂以榷稅事例二條并上謂粟米花布貧民所需皆當照舊惟金帛玩好諸物富商所鬻富民所買量加榷稅誠為務本抑末之意臣查南北各關舊例有稅船料者有稅商貨者又有兼船料商貨稅之者俱係祖宗舊制不可輕變似難概於商貨取盈况臣部兩次每兩共加一錢通計八關增稅五萬如欲於船貨之內另設科條恐成法一變囂然喪其出途之願但應比照舊例每兩再加二錢其崇文門河西務新值兵燹商賈甚稀聽先後補湊原額不必議增

臨清亦屬徵後姑於每兩止加一錢通共關稅可增六七萬金又南京宣課等司為貨物通行之道向有南部司屬管理與北京崇文門出納相埒何以額止一萬宜行南部酌加二萬不得以舊額為拘他如江西贛州額稅二萬與福建汀州額稅數千昔以虔鎮用兵議留充餉今應仍行觧部又謂事例行之已久吏部畢竟拘於資格多為各衙門効勞者得之議將援納各官另立軍興事例查照資序明注御覽冊內以便取選此意甚善蓋舊行事例有援納職銜者有援納徑選拔選者令已漸覺積薪有株守之苦相應另立薊遼軍興事例無論何項許令照依品秩銀數

倍加銀兩名為即選造冊進呈仍咨吏部提入軍興項內每次取選先儘軍興同事之中又以所納日期為先後即難盡選亦須十取其七凡年資應選暨從前加徑選挨選者不得換越効勞冠帶一槩停行則人競胥勸而爭先趨納矣帝從之

工科給事中顧其仁上言去臈西山所燒棚房木料臣同總理提督二監查勘計木料工程共銀一萬零五百三十一兩有奇竊念見存木料屈指可數其已經燒燬及葦蓆諸項能一、問諸祖龍乎見在工程衆目可睹至於匠作之多寡役過之日期其工值敢一、信之冊揭乎金錢至

萬餘不為不多況木蔴諸物凢已收者皆杳然無存而未收者獨依然如舊此臣所弗解也果否燒燬有無冒破乞敕部嚴核庶不為奸人所乾沒耳帝以此事情弊顯然命部科研覆再奏

遣御史田時震巡按廣西

襄城伯李守錡捐資運粮優旨襃收

辛未陞周邦基為大理寺左少卿起陞張捷為大理寺右少卿米萬鍾為太僕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

陞池州知府顧元鏡為福建副使孫止孝為河南僉事管密雲道

吏科抄叅知縣任光裕党還醇以身殉城之死靡二贈以光禄寺丞差足慰其忠魂然猶曰縣官與民守死義無所逃若典史史之諫驛丞楊其禮教官安上達李廷表皆散官冷局倘抱頭鼠竄何地不可終其餘年乃甘心同死是即破格優卹與以盧衡諒朝廷不惜今日之空名以厲将來之忠義乃僅贈以良鄉主簿國學教職似於聖主優恤之意未盡合也帝乃下部更議

兵部尚書梁廷棟上言據提督團練總兵官王威揭稱鄧邦漢本黃冠道士素無将畧率意談兵當都城被敵時願備火攻前部臣遂劄委試之以待設伏劫營之用及奉命

追勦輒藉口於甲仗行粮而徘徊不進比敵去已遠而猶頻兵邦均聽其潰散據王威所報實數不過八百人其餘多臨時僱覔應點者應行法司提問正罪所統新兵八百名仍令王威再加減汰願從者仍舊團練願歸者即與散遣務調停得宜勿使聚而為盜帝從之

成國公朱純臣捐資運米優旨褒收

應天巡撫曹文衡奏解節省捐助搜括三項銀助餉優旨褒收

河南巡按吳甡解清查銀助餉命褒收

壬申陞陳仁錫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國子

監司業事謝德溥為南京國子監司業陞魏尚賢為通政使司右通政管叅議事調考功司郎中孫必顯為文選司郎中補李廷龍為稽勳司主事

癸酉命成國公朱純臣監修神廟實録

陞解學龍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陸獻明以太僕寺卿回寺辦事田唯嘉樊尚燝俱為太僕寺添註少卿

南京吏部尚書周嘉謨卒於官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剖陳科道轉陞之規畧曰祖宗設立臺諫科五十員道一百一十員每歲逢二八月科陞正

一人閏一人外一人道陞正二人閏二人外二人合百六十人之內浹歲而十陞其一幾於俟河之清矣其間正陞論俸閏陞論資疑於止論俸資不論材品而實非也大凡科道考選之后多者十四五年少者九年十年此十餘年中已更京察兩次每次科處四人道處八人又或建言註誤奉職弛玩則皇上斧譴之或居身不淨持論失當則清議糾弃之故年來降級調外頗見接踵而其獲以俸資陞者固已幾經風波幾經澄汰是必勁骨剛腸氷心雪意晝夜循法守職方免墮落直不啻排沙揀金千鎚百鍊而始在應陞之列耳若夫外陞科道亦不可槩以不肖抹煞也

祖宗朝正謂內外一體不可專內而遺外而諸臣从在交戟之下與聞廟堂之計移匡弼之鴻猷著旬宣之嘉績皆惟天子所使耳第人臣戀主有心從此日遠天邊似分軒輊而其實國家未嘗薄待年例也祈皇上察科道衙門除二八月外別無陞期除正陞閏陞例陞外別無陞法乞將已題各官垂賜欽點簡發其未題者敕部早題斯舊與新政俱有光焉帝以正陞閏陞並須程量才品外轉仍是優遷豈容濫及舊制有陞知府者今何停止當與南京科道一體行

陝西巡按李應期陞辭條奏五欵一調募須預防逃潰一

将士湏彼此相顧一觧催湏先儘京邊一漕運湏遠道日報一用人湏隨材器使帝以爲有裨時務命所司行之

游擊曹文詔以功加叅将

甲戌直省督餉御史沈猶龍以廣東布政使陸問禮将三年加派不待各屬觧齊別那庫貯稍緩銀補湊完觧昨奉敕書有司能一意急公徵輸獨早或節省別項錢粮湊足觧額者破格優薦問禮允合此款請加顯擢為急公者勸報可

貴州總督朱燮元以今年正月乙酉安位差目把宋之本艾天申等乞撫疆事稍定謹令總兵許成名叅政鄭朝棟

率參將祁繼光趙國璽雷應乾等兵二千名前赴國難帝報聞其安位乞撫仍命加意控制無棄成緒

乙亥清明遣官祭天壽山諸陵及景皇帝陵

吏部尚書王永光率屬助餉優旨褒收

丙子行人司行人韓一元等上言伏讀大明會典一應差遣先儘行人行人不敷然後訪取別署煌〻祖制誰敢違之不謂因循既从弊竇旁開行人遂為贅員臣等顧名思職無可自效不知三年報績之日何所據為考課之資況軍興多事人〻當思報稱與其虛各官當盡之職業何如還行人應効之馳驅是又官方法守所宜亟為辨定者也

帝是之

禮部以通州富河生員楊可立特招降榜作間城內生員陸啟崑徐惟升應之馬蘭燕河生員王允正劉光翠身先倡亂灤州生員李紹先石惟奇執令旗宣示四出招降請以重倫彝過梟聚勤歲考嚴解卷限入學核大权端身教慎推遷八款申飭學政帝以士風學政世道攸關禮曹職在提衡豈容因循故事空託條陳奏內諸款務嚴飭必遵自後省直提學差回須慎加考核稱職無過方咨吏部陞遷如考核不公言路即行叅治

兩廣總督王尊德疏報閩賊李魁奇陽言就撫而聚兵造

船肆毒無已由閩及粵其禍蔓延福建撫夷守備鄭芝龍親督標兵并新撫船隻在中左港合攻魁奇就擒其黨斬溺無算海氛肅清

丁丑大學士成基命因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其線索出脫諸事疏求罷斥優旨不允其李逢申妄言牽詆以基命申救之切姑令降一級管事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李逢申劾其虛名無實浮氣未融不如原任尚書王洽早識能駁款議因具疏辨之謂袁崇煥關市買米時臣方在山海見其舉動乖張知必壞國事遺書樞府令早為之所而後王洽始有禁米駁款之疏是王

洽之早識由臣點破而逢申見王疏未見臣書故云然耳謹將書揭進呈帝報聞

工科右給事中顏繼祖以李逢申劾其攪亂朝政傾耗善類自謂勤職被謗懇求譴放不允

樞輔孫承宗疏奏河東之兵當毛文龍時號為十五萬實四萬二千耳厥後道臣王廷試定為二萬八千前督師袁崇煥初令旗鼓徐敷奏點閱仍照二萬八千之數繼欲合四鎮之兵止用遼餉四百八十萬故經制定止二萬二千有奇後又以薊鎮原定一萬二千之外欲加六千故又損河東之四千而更為一萬八千有奇然海凍不通兵未簡

定島中至今現兵存二萬八千也廷議欲調此兵為内地之實用又欲藉此兵為牽制之先聲計兵則執現數為二萬八千計餉則又據後議為一萬八千臣以為其說宜兩用之以一萬八千留於長生廣鹿等島以從崇煥後定之制而調一萬於薊州昌平補各省援兵之缺以從數奏先定之規如此則留者可以牽制調者可以衝鋒兵馬器甲無一不得其實用而東江之衆處之合其道矣章下所司部覆從之帝命自後發運時即分別查扣

戊寅申定官民服舍諸禁初禮科給事中葛應斗上言大祖嘗諭足民食在禁末作足民衣在禁華靡誠為萬世準

程承平既久風俗日侈士庶服飾僭擬王公恥儉約而愚貞廉男為女飾女作道裝嗟嗟貧民終歲勤動苦難卒歲而商賈操奇贏者顧恣縱若此國何以堪我皇上首罷織造減珍羞節儉以先天下豈容臣庶侈靡踰制宜嚴禁為便章下所司禮部覆曰近日胥吏戴冠切雲童僕倡優錦綺曳地朱碧紅紫刺繡纂組日異月新一倡群效以致居室器用無不誇奇豪貴一筵抵窮民歲費無惑乎公私匱竭財用日耗簠簋不飭也謹遵明旨逐款開具一定品官士庶巾帽及品官輿馬蓋扇一定士庶妻女衣飾一定品官士庶房舍一定僧道尼姑不許服紵絲綢絹紗羅一定

官吏士庶之家床榻椅櫈一定官吏宴會器皿不得用古銅器一禁民間賽會命如議行

直隸巡按李玄疏奏臣銜以屯田為名則勸課開荒起租濟餉其專職也前臣巡歷山東時見近海一帶荒地各州縣報墾甚多及查起科之數一半隸於屯院歸解太倉為濟邊之用一半徵解撫院留貯本省為備倭之用臣深詫之謂倭息多年顧猶借備倭之名以乾沒此項耶詰其根因巡撫王從義支吾不應及臣題奏朝命著東撫詳查而撫臣仍以留充軍餉為辭夫各省俱有額餉原不藉於額外荒銀況荒田開報無定時增益無定數徵解無定期起

課無定額何可以供有定之軍餉也臣極知此項侵沒已久撫臣欲自掩其失姑借兵馬名目令人無可稽考耳近接布政沈珣冊報細數年遠不開外天啟三年合銀八千二百六十四兩有奇四年合銀八千四百八十七兩有奇五年合銀八千八百八兩有奇六年合銀九千一百一十九兩有奇七年合銀九千四百四十八兩有奇或云拖在花户或云別項支用俱成逝波不可復問而崇禎元年之銀據冊尚有九千金若不早為提解撫臣信手支取轉盼又歸烏有矣乞敕本省將元二年荒田租銀約二萬餘兩見在者立解太倉未完者星催續解以後將此項歸臣衙

門登入考成使各州縣經解太倉庫百姓之脂膏不至漫無歸著也從義借養兵之名色銷數萬之金錢及有急徵兵而又以無兵辭奉調獨先應援獨後多方支吾中外駭為怪事若非科臣糾其逗遛皇上勅以戴罪將耗費多金而終不得一兵之用國家亦何賴有此營私罔上之臣子哉章下巡按覈奏

左都御史曹于汴三疏辭疾優旨准回籍調理

廣東巡按吳尚默奏叙潮惠廣三府勦寇功潮州程平二縣擒斬四百五十七名道將謝璉鄭嘉謨等應首録惠州長寧二縣擒斬七十七名道將陳玄藻朱汝忠等應并叙

廣州增從二縣擒斬六十一名叅將陳拱應優卹章下所司

己卯順天府〻尹劉宗周上言臣承乏一月郡遭邊警自遵化以南涿州以北其間城池之破壞男婦之屠戮畜産財帛之擄掠廬舍之焚夷官與吏之或死或逃或降不知凡幾臣忝居輦下撫有二十七州縣例以封疆之罪其又何辭且自受事以來一籌莫展以錢穀則徵發後期以刑名則奏報失日即近者臣府有積書舞文而發覺不早致一時奸究之充斥則紀綱法度一切廢弛可知此尤其罪狀之彰〻者方今敵兵漸退正國事鼎新之會如封疆失

事諸律業已次第昭布多用重典臣方在待罪又奉有御札惓惓以理事安民為訓益用悚然於心無以身解至措斥庸鄙之狀尤為臣一人寫照尚能靦顏在位不早服厥辜乎析念封疆失事不得於京兆獨寬亟賜處分加之顯戮以為瘝曠之戒帝令不必引咎

浙江巡撫陸完學疏解俸薪公費及各縣節省搜括銀共一千兩助陵工命到日覈收

樞輔孫承宗因三屯援守總兵官楊肇基之請令遼鎮祖大壽選各營夷丁五百名以守備于素代等統領關內道王楫選標丁一百五十名以把總麻豔等統領前赴接應

是日　大清兵二千餘騎邀截粮道略城西庄屯各兵潛往掩擊自閻家屯至三官廟轉戰約二十餘里遵城出精騎策應乃還承宗驛書以聞且謂肇基發縱合與大壽楫同叙

庚辰遣原任副總兵茅元儀整龍武營水師且調東江兵為牽制計初梁廷棟議調皮島兵於寧錦分關外兵於薊州樞輔孫承宗上疏爭之曰今天下方急堂奥稍緩藩籬此河東二萬八千之衆所為議調也然此兵調之自可適用而猝調之未可以應急益其人能自援險阻托異域以為中原必其有一段精明強毅之氣足以絕人而未有羅

[illegible]未經操練一旦出風濤之中置之衝邊而責其實用即能將未易言也且海上風汛歲以六月息而此六月中風汛未必皆可行船又島中田少不能取給於耕民必依兵以立無兵則餉不至而商米不來故調兵必併調民而兵民俱有家口據東江汰定精壯兵丁二萬八千半係單丁半有家室總合老幼不下二倍計當八萬有餘其間尚有從未為兵以商農自贍而僑居各島者亦不下九萬合之實十餘萬今覈龍武登津舡隻不足二百島中官舡一百五十二隻盡括各島兵民私舡約有百餘隻計舡不過四百有餘大遼舡可載百餘人沙舡可載七八十人小者五

六十人唬舡止載二三十人總計四百餘舟載不過萬餘人而止及今速往長山迤西猶可兩廻石城迤東僅可一廻耳轉盻驚秋所載不過三四萬而止必待一二年方可完撤顧欲以此兵填松錦填關寧填天津薊門而即得其用有是理耶況以遼兵守松錦諸處於計又有必不可者何以言之兵貴土著又忌全鎮土著故兵不欲間雜而營當有間雜有間雜則各營自為固猝有一營之變不至土崩而不可制遼大將李成梁上首功一萬五千而遼將盡出其門即功成而身為天下疑晚居京師人尤疑之故今二萬八千之衆不宜更填松錦更補關門以益遼人之重

而成難返之勢也今河東之兵既不能一歲即可調来其来亦當酌緩急分發如涿如通如昌平如天津各三四千隨其已到之數量為收練益三四千間居便可無離索之苦而止三四千又不專在薊遼亦可無尾大之虞至薊門一路非以智勇之將率節制之師不足應急即東兵之在薊多止可四五千不宜以二萬八千盡用於薊也若其民之島居而不願徙者無論已其徙而願隨兵赴調者聽其自擇所從不願隨兵赴調者則置之寧前松錦之間初来稍與食用至後乃使自相周給以此數萬人脫屣異邦委心荒島又歷風濤之險来歸中原而使瑣尾流離無所棲

洎如天之仁必有所不忍也臣今以敵患未息令茅元儀整龍武水營仍遣官調河東官兵共為牽制之謀如目下事平便可以元儀同游擊周文郁為調發計矣帝遂從之援守三屯總兵官楊肇基偵知　大清兵一千餘騎前攻鉄廠欲據之以絶豐潤粮道又有米麵四十餘馱為遵城所奪隨令中軍叅將劉澤清等率兵徃援仍命叅謀都司辛兆陽從中調度肇基於棘門誓衆遣之未至鉄廠一十五里與　大清兵遇自辰至午鏖戰不休肇基聞之急令都司陳奇功等四十人各帶親丁共以百騎接應　大清兵趨遵化大路方抵滑山都司史自立等復以步兵五百

截擊轉戰至遵化遵城出精兵數百禦之陳奇功等兵更從東至 大清兵夾擊獲勝始入城

順天府〻尹劉宗周疏述良鄉教官安上達死節之正請優贈翰長宮坊等官以為世勸因極言講學為救世之本畧曰宇宙之所以維持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為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則學術之明晦為之也三代以上有堯舜禹湯文武為之君天下無人而不學無事而非學〻〻之名可以不立及夫世衰道微臣弒君子弒父仲尼始單提直指以學為萬世鵠至子思孟子而說愈詳凡以存幾希之脉為君父閑天倫也自後推流揚波則漢有賈董隋有王通

唐有韓愈宋有周程張朱上下數千年不過寥寥數子進紓其脈而終不得大行其道於天下或遭詆被錮以死然世道卒賴以不墜亂臣賊子時或制其欲而不得肆功亦偉焉明興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遠接二帝三王之治統獨表章紫陽氏使人奉常弦家傳布葳二百餘年人文蔚起其學焉而最著者則有薛胡陳王四君子馴至萬曆之季有高攀龍即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鄒元標鼎分講席與攀龍並峙晚年一出卒遭逆璫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首表遺忠恩綸駢煥攀龍已日月爭光而近時賢者猶指一二異己者

推入攀龍逆黨以為世詬雖以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痛逆璫者攀龍當日門牆高峻自一二同志外鮮有臭味之通即他人之為講學者或聚徒千百人肩摩轂擊遍天下而攀龍獨一意孤行躬修力踐發明君父之大倫以衛世道其時小人深不便其所為遂從而疾之必殺之而後快今其骨已朽矣更誰為黨者即有之亦且嚙指相戒改頭換面以保目前之富貴以故起廢遍天下而氣象不過如斯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朝於問業夕於省成如馮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提省一世良心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借上方劍討君側之

奸如楊漣者乎亦有錚〻封駁諤〻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令今天下猶有假焉者亦何至國論日畢士氣日下任敵騎之縱橫無能建一奇出一策以紓君父憂而城下受盟之使日相望於道路乎故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特患人主不能燎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為去取耳韓爌之再入中書也曹于汴之長憲也雖未能大有所為以副皇上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

爭為羅織此外若張鳳翔之綜覈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去或以詿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開使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稱快朝取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為未足特設為四面之羅以網之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兵禍之亟也正臣子卧薪嘗膽同舟共濟之日而小人之不得志於官爵者輒秉機逞報復之端即大任有戒心焉謂非一罵道學不足以自脫於東林見異日之禍而不知其立論之外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渺小者

彼方慮其假也而惡之又轉慮其眞也而假之居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乎至誠為惡而後已是率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昔宋有僞學僞黨之禁南渡終於不振如朱熹者異時人主雖有生不同時之嘆而眞魏之徒仍遭擯落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是攀龍之學業已蒙皇上表章請勿再以其地里名號設阱於天下使後之為攀龍者不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

崇禎長編卷三十二

三年庚午三月辛巳朔陞玄默為户科都給事中補朱文煥為户科給事中

予原任都督任景春祭葬

壬午大學士李標五疏求退優旨准馳驛回籍

癸未吏部尚書王永光疏參署選員外郎解學夔主事喬若雯將大選朱之禎翁日新改入急選并截取序单無名州縣佐貳雜職五十餘名請旨嚴核以清銓政章下二人回奏學夔稱翁日新願就邊缺偶得河間通判朱之禎為御史泰禎之弟貽書祈免截扣遂得取選帝謂學夔截選徇囑不

稱銓職念署事日淺止降二級别衙門用若雯罰俸半年

泰禎身為法官私書請託降三級調外任

吏科給事中祝世美以武昌分巡道按察使許士奇監軍北來其才品可留為節鉞之用請以分巡湖南道按察使馬人龍調補其任帝謂士奇果否邊才所司從公諮覆

加山東參政焦源溥為右布政司以江西右參議周汝弼為浙江副使

故輔張居正准復二廕并給還原追誥命

予殉難保定推官李獻明祭一壇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給勘合歸其喪

甲申户科給事中裴君賜上言頃者京卿督催有司奉行大過或至有病下者謹陳不害民不誤國二欵一新舊限期之宜酌通覔在民者多緣雨暘不時丁户逃絶今欲舉新舊之餉取盈一時則點金無術鞭朴奚堪臣謂欠在元二年者勢難再待其在三年者或半限於春後或半限於秋收祗爭在夏秋後先之間而民之手足不至無措一佐貳衙役之當防夫佐貳百無一賢一操追比之權先博寬限之利而門皂書役更索不貲民其何支宜令正官依限親比留其無藝之費以應公家之徵勿使爪牙流毒怨讟載道可也帝以軍興正急額賦實難緩徵有司徵收有方

民自樂於輸納君賜所言深切民隱命所司悉與覆行

祭酒顧錫疇以庚午為龍飛首科請廣解額從之

三邊總督楊鶴等率屬助餉優旨覈收

兩廣總督王尊德報選精兵一十二百餘名委原任守備白如璋統之赴援

原任副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今戰亡劉之綸母陳氏疏奏之綸忠孝一念頗自性生邊患忽來拜疏自効遂荷簡畀義不得辭初聞協理之職止任城守妾禽犢之愛不能自克諭以盡心防禦宜足展報會兵既薄城之綸思得督兵一戰謂今日此身非復母有遂衝風冒雪忍餒而前衣

粮未足獨以忠義相激勵將士咸服無復反顧之心孤軍血戰斬獲屢聞祇以聲援不繼力盡智窮壯志未酬身膏原野君恩未報死不瞑目之倫必不敢有身後榮名之望妾寧忍有格外恩澤之思惟是家居西蜀相隔八千里而遙每一盼望如在天外之綸暴骨荒壘賴蜀將李孝踉蹌裹至阜城門外矢貫頭顱刀痕在體露停五日道路雨泣得士大夫恤賻幾充棺殮之綸既畢命行間幸得附古忠臣義士之列妾何所憾妾年七十有五亦不暇復想生還獨二孫嗣續所係長者方五歲少者方二歲恐旦夕不得歸里延至夏月川流暴漲蜀道艱阻資斧罄盡饘粥不繼

終當流離道路捐死溝壑此妾之所以籲天哀請也伏乞俯念孤忠給賜勘合使妾得携子骸歸葬與二孫並返衛廬存殁戴恩世〻矣優旨許之并勅所司亟行議卹

兩廣總督王尊德疏奏從化縣賊首鍾國讓刦殺二十年為群盜之魁盤踞山岡築城布諜出入虎視為省會之憂臣用間設伏多方布置始得擒獲梟示其餘各處賊三水縣拿獲尖嘴狸朱張飛趙瑞陽陳祖餘番禺縣緝獲丘業計增城縣緝獲廖幾榮龍門縣緝獲廖明相俱行正法當各賊處斬之時省城百姓無不巷舞途歌人〻稱快至惠州賊首張庚子林爽子并誘殺永安縣典史之黃憶宇等

俱已陣斬各處脅從餘黨臣俱出示寬諭令各散歸蓋自去年十一二月以来凱音踵至巨寇芟夷敵殲乎林莽之間患消於腹背之內省城一帶山高水清漸有安堵之慶矣帝報聞

乙酉兵科給事中王猷上言皇上以四郊多壘退敵無期不勝惕然憂自不得不赫然怒大小臣工誰不念主憂臣辱之誼但諸臣之才力不齊而一時之功罪亦難混逼来王洽等已斟擬而不蒙聖允喬允升等久禁錮而尚未顯裁皇上之斧鉞不可測而諸臣兢兢救過之心乃倍於營職業之心矣營職業以救過是諸臣分也而使其身日臨

於多出多懼中將無手足腹心之誼猶有未全者與若畿民被皇上之澤尤甚近也風鶴一驚輙委之而去甚有甘心外向者何其忍於負國哉而皇上終不忍負此民也於順永田租既蠲免一歲矣殘破之地更多方以招撫之嗟嗟加惠孑遺如此從茲有不效死以守者乎驛遞工食裁節太過恐驛棍借口避役不免仍累窮民畿輔召買萬不容已但流亡之餘黎亦可哀也或將驛站暫為免扣召買量為免派俱待來年可乎今之將士怯者百而勇者一是勇者難得也且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以深結其

心者乃聞郊外團練之兵求一飽而不可得薊以東可知関寧等處皆缺餉數月即賞功之銀亦未盡給將雖欲使其士而有所不能也近諸將小捷何妨陞級以示鼓舞如止紀錄以待事平恐亦非武臣心也臣嘗思之詩言桓、武王保有厥士又言百辟卿士媚於天子知今日皇上使人畏不如使人愛也詩言維此哲人謂我劬勞又言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知今日安畿甸即所以安天下也詩言王事多難不遑啟處又言豈敢定居一月三捷知今日厚將士即所以張撻伐也我皇上亦勿恃其有可畏之名而恃其有可愛之實勿恃其有不可犯之法而恃其有不忍叛之

心將見臣報之也重民戴之也深志士仁人竭力致死戰勝攻取可以立致矣帝然其饑民當卹將士當優之言且謂諸臣各營職業自無他過何以懼之有其郊外兵不得一飽與驛站召買諸事下所司查議

予太康伯張國紀祖父母祭十六壇遣布政司堂上官行禮墳價地畝俱照例買給以昭篤親至意

天津巡撫翟鳳翀疏奏當天啟元年遼事初興天津一鎮創設新營凡一十有五官兵共二萬七千有奇其後日漸調發止留標兵正兵振武內丁鎮海五營已屬單弱繼又并正振二營汰去止留標鎮內三營官兵總三千五百一

十四員名耳天津咽喉重地江南數百萬漕粮由於斯關鮮京薊百餘萬之粮料積於斯单弱如此守禦何資其應復正振二營固不待再計而决者但有兵則有餉計每月支銀六千四百八十九兩初募應給衣裝計用銀八千四百八十八兩有兵則有馬天津經制雖四百一十匹通計各營見馬不足三百匹非亟行添買新舊共得千餘匹不堪備衝突之用有兵即有盔甲器械往日汰兵所遺見貯各城門樓但堪用者少破敝銹澁者多添買布鐵從新整造臣當自行設處不以煩公帑也有兵則當議將原任正兵營叅將宗餘龎忠肝義膽沈毅多謀相應復其原官令

就近招募而津門標兵營一叅將鎮海營一游擊通津營一都司內丁營一千總謂之新三營又左右兩營兩游擊通津營一都司謂之舊三營外海防營叅將別駐葛沽諸將官職相若事權相當號令不能行節制不相下渙散無統縱恣自如虛冒占役剋削之弊種種難言似應專設一總鎮擇廉勇知戰之人任之合新舊營俱屬統隸即將見募兩營兵四千統以將領為帳下正營更用一坐營中軍聽其傳宣指使至內丁營止二百三十三名為數甚少今兩營原額除四千員名外尚餘二百四十四名及千把之應截減而食兵粮者合之得五百名方成一旅即以臣標

下中軍統領操練不必再添官也臣查寶坻係津門後户相距一百二十里敵騎倏忽可到此縣之三岔口白龍港等處皆津渡所必經此後應輪一營駐防遇有緊急更添兵協守於此據險扼要津門便可無事臣在京時聞敵按轡問渡憂切於心為本兵梁廷棟言之督發九世禄兵馬二千五百前往敵遂不敢長驅南下效已見於前事可不用為永計乎章下所司酌議户科裴君賜等贊成其計從之

鎮守通州總兵官楊國棟以客兵無裨實用奉命簡精壯上著兵一千名委都司楊德政守備陳三捷等訓練乞敕

兵部將標營官軍一千五十七員名盐菜行粮扣充新兵月餉俟再有招募漸將客兵盡撤始克收實用之效巡按董羽宸因通城坍蹋請留此軍為築葺之用修守兼資亦救急要務帝從其請諭令緩撤

丙戌起閔洪學為左都御史仍加太子太保擢王之采為右都御史管兵部右侍郎事

以浙江參政江士英為廣東按察使

予告左都御史曹于汴上言臣以老疾告去永終樵野既不能効筋骨之力圖報遭逢敢謬陳狂瞽之辭少舒愚藎仰惟皇上神明天授宵旰勵精固宜立躋太平而海宇尚

未清寇介馬且訌畿甸帑藏空虛行伍怯懦非果敢之不可制也欲挽其流須清其本語云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軍興何事呼吸安危乃一事也忽行忽止一人也忽用忽舍賢者惶惑無定庸者苟且朝夕事胡以濟與其驟更於後何若慎重於先此後用人行政似宜命綸扉輔臣與九列大臣熟思審處推敲停當名器與人才並惜明作與敦大俱存皇上穆穆在上虛中虛照期成效於萬全無著之差錯內之元氣既盛外之邪氣日消至於刑罰一事礪世大權減一毫於律內則人懷漏網而法輕增一毫於法外則衆惘覆盆而法亦輕從古上之喜怒總以分寸而

下之逢迎遂至尋丈究使法受其輕世受其敝也臣謬言及此豈敢謂一滴裨海纖塵增嶽亦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欲皇上俯采其言以造於聖而益聖耳帝優旨報聞

南京户部尚書鄭三俊陳預積蓄廣事例通權變議勸輸議搜借議贖罪等六事

兵部職方司協理清冊郎中李繼貞上言職方余大成清標勁骨固宸衷獨注亦海內共推澹泊寧靜開誠布公昔賢所稱第一等人物大成彷彿近是直以封疆多故言者每每以材短之近見有薦車駕主事王建侯可代大成者

臣堂官亦雅重其人而謂代大成則又甚不可請即以之代臣則似又得一大成也俊才居展布之地一便掌篆獲謀斷之資二便兩協無濫竽之官三便何靳一更制爲帝以繼貞廉幹勤職不允所辭建侯既才可重用其令協同諮贊命所司詳酌官制以聞

順天府丶丞魏光緒上言臣以皇上憫農一詔願効奔走業於前月十八日起行適接固安縣解銀遂攜之而往由固安良鄉房山一帶以完西南一路復由順義三河薊州將至玉田是日敵騎數萬分圍馬蘭關平等處道路阻塞於是以玉田牛種銀發寄州庫委官勸諭由香河漷縣通

州一路以完東南一帶所過之處行李蕭條人烟稀少室廬焚燬田野荒蕪其士子來見者青衣小帽至不能具衣冠小民夫哭其妻父哭其子仳離瑣尾之狀大有不忍言者細詢其故大約搶擄焚刼之慘有三焉其始則係世祿張鴻功之逃卒其次敵兵又其次則山賊民間一絲一粒罔不搜掘殆盡又不但已也良鄉則有驛遞累擾地粮獨重之苦通州薊州三河漷縣則有運粮運器輪蹄絡繹之苦三河又偏有每歲貢鼻數千金需索之苦房山各處村落盡矣而派買遼豆五百石顆粒何從牛驢驅掠空矣而由京運至薊門蹄角何有香河之船隻焚矣而復責以賠

船賠米其何以堪庫藏刼矣馬騾盡矣而復詰以籽粒俵馬等項其何以給至大與宛平所最苦者車輛之僱募經承之需索討夫討馬之交至沓来買煤買豆買雜項之紛投錯出凢此皆小民赴湯蹈火含冤忍苦寧作他鄉之鬼而不敢歸還一步者臣即再三申諭敷宣德意告以早還鄉里乘時耕種民輒應之曰敵騎尚在去者必不敢来差役煩苦存者且将必去嗟乎民心若此根本重地能不為凜凜乎祈俯察臣言立發帑金萬餘分賑各處再蠲四年錢粮一年以寛民力國家雖至缺乏此二項為數不多區處尚自無難萬萬不可再緩又勅各部将臣條列諸處疾

若應減派者減派應給值者給值應蠲免者蠲免應禁革者禁革庶幾瘡痍可甦逃亡可返而好義終事之民始克與陛下共此一塊土耳其餘各州縣臣與府尹宗周分委各官前往而豊潤涿州以銀數不敷未沾涓滴兵燹在眼似難恝然并祈敕下臣衙門陸續湊補報部開銷凡此皆招捄安慰中事也帝謂畿民罹厄深軫朕懷所奏事款各部卽與覆行其銀數未及州縣仍令京兆措發前諭撫按督有司賑貸勸耕奉行若何巡按御史速奏

南直隸巡按溫國奇率屬捐銀五千七百二十兩有奇優旨照數數收其士民輸餉者卽令旌敘

丁亥以湖廣按察使馬人龍為本省右布政使

南京山西道御史黄昌疏請清廕吏部查覆崔呈秀等七十一人廕子俱係冒濫得旨除名

予陣亡副協理兵部右侍郎劉之綸祭一壇減半造葬廕一子入監讀書

南直隸巡按王道直解俸薪公費銀一千七百一十二兩充餉命覈叙

戊子命中書官就駙馬萬煒第篆寫瑞安大長公主神主壙誌

以崔爾進為户部添注右侍郎陞張其實為大理寺添注

寺丞稽勳司員外郎程國祥為考功司郎中劉漢儒為刑科左給事中

以撫州府知府黃應秀為江西左叅政黃州府知府祝萬齡為河南左叅政改浙江副使鄒嘉生為本省提學

遣戶部郎中謝肇玄行人賈多男主考雲南刑部主事胡鍾麟行人盧經主考貴州

陝西道御史徐尚勳劾吏部尚書王永光三當罷五不可留

刑部尚書韓繼思削籍左侍郎張慎言冠帶閒住以治耿如杞獄

南京兵部尚書胡應台疏奏國家當此多事恒苦錢糧不敷與其額外議增何如額中核實本部額設定數有二料銀八萬七百餘兩黄快丁銀一萬人千餘兩以備年例上供黄馬快舡修造差價之用有草場租銀一萬三千五百餘兩以備各營火藥軍器操賞修理丁劄之用有馬價五千二百餘兩以備營伍騎操馬匹之用有會同館馬夫銀三千餘兩以備謁陵出表奏差往來驛遞之用有柴直銀二萬五千二百餘兩以備各衙門值堂柴薪之用共計額設銀十四萬五千六百餘兩萬曆年間每歲所入在於十萬之外用度有經故數十年間積至九十餘萬自遼黔有

事以來助餉募兵解過七十餘萬近年藩封借鑄又費一十餘萬積藏為之一空天啟以來所入日少每歲不過七八萬以充常用猶然不足況有以備不虞乎自臣到部見總庫冊載存銀尚有十四萬四千四百餘兩其中用過未銷借過未補者尚居十之六七實存庫銀不過四萬八千六百餘兩耳一一查核挨年逐項各求著落不敢曰循故套但事在本部者臣得實實舉行獨外解不至雖行文守催頻秃舌敝其如州縣之不應何也如工料一項額設八萬而解到不過三萬三千逋欠如此經費當從何出今將外解自天啟六年起算至崇禎二年止工料銀共二十三

萬四千一百一十九两零馬價銀共欠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六两零柒直銀共欠五萬二千八十六两零奇合之三十萬有奇豈皆逋負在民必有徵在官而不解者有州縣解府士（府）解司而不轉者有起解在途而不到者寧得任其侵隱而不問乎請嚴敕各省巡撫將天啟六年以後錢粮通限一年內解部照萬曆十三年例備造完欠文冊洛部本部年終摘出欠多官員指叅住俸勒限完至九分報部核實方許給由升取庶有司稍加警惕不至以舊額付之罔聞也章下所司覆行

兵科左給事中劉懋條陳禦敵十二策一馬世龍祖大壽

各擁重兵分駐關薊在世龍則曰需祖帥兵至三屯併力恢遵在大壽亦曰待總理兵到開平協心擊永似此互相推諉式遏何時臣以為宜將遵化分之世龍永平分之大壽或專力或合兵復即是功不復即罪若零星斬獲一概不報可也一敵擁重資而出復率勁騎而入若履無人之境而我株守空城虛縻歲月日惴惴兵餉之不給豈十萬之師無一驍將勁卒可邀擊堵殺乎宜令世龍大壽各選兵將分巡要口相機要殺無令出入自由一我之虛實敵無不知敵之虛實我無一知何也敵善間我不能間也用間之法妙在迎機乃令內不勝疑外不勝忌疑忌交錮坐

失事機臣以為人臣謀國只此一心〻苟無他不必論跡惟當兩釋猜嫌以期成功一師克在和文不能制武大不能制小布置失宜禍且不測宜敕文武大小共矢和衷一心辦敵〻乃可却一客兵利速戰不利久守豈徒餉匱可虞師老勢必潰散雖諸將撫馭有法而甘肅寧武已兩見告安知無效尤者宜募土著為主兵自薊永各屬及沿邊營路或照屯田或按里甲招集丁壯編為行伍即以各省直安家行粮為招募之費家自為守〻必固人自為戰〻必克矣一君將〻而將〻兵如身使臂〻使指然必撫鎮可以制參游參游可以制千把千把可以制兵卒而後驕

軍不敢肆近晉兵潰逃我皇上執撫鎮殺之將〻法也乃諸軍且以其衆抗將〻不敢執而問焉雖多殺撫鎮何救於潰臣謂宜重將之力總兵須設健丁一千人參游等官五百人千把總亦各百人厚其蓄養結為同心臨陣固可倡先登之勇居平亦可伏驕悍之氣所謂使臂使指馭衆之要法也一國家兵將月糧額設原薄將非素封用度不給勢不得不出於冒尅一冒尅而軍士且得以持其短長威令遂不行矣臣謂各邊將領自月粮之外宜別立贍養之法或公費或屯田以尊卑為多少各有所分務足百人五十人之養乃可一任事任勞不得不任怨人臣何力之

有所憑者皇上之法耳若怨叢而敢於報復誰敢任其怨者前協理李邦華清查京軍虛冒省太倉米不貲遂招割軍之謡業革其任而出郭時仇軍横歐徒跣通衢將來誰復為國任事者臣謂干紀若此輩立正典刑可也顧此皆在外者也本原之地猶在朝廷一老成不可不惜從來理繁劇者須強明之氣而定謀斷者必寧靜之識老臣敭歷既久磨練亦深雖精力不堪遠重而詳慎足備常経古稱三壽作朋良有深意近老成紛紛告去堂屬幾空雖調補不乏之長材而既壽且賢祖宗之培養亦甚難矣臣願皇上之亟念也一人材不可不愛人非大賢孰能無過故有一眚

不掩大德一悮不棄生平赦小取長為人材之難得耳近逮繫頻下杖遂交加雖朝廷之法不容輕貸而雷霆既震何妨雨露之施人各有本末臣願皇上之垂察也一廉耻不可不勵腹心手足誼同一體故刑不上大夫非徒以卹賢者之私亦正以勵不肖之志自詔獄以来小臣逮大臣亦逮大罪逮小罪亦逮桁楊之間汚辱備至以禽獸待之彼不肖者不益以禽獸自處乎倘良心盡死雖國法亦窮古有以金錢媿心者臣願皇上之少留意也一浮言不可不戢自門户交搆煩言至今未歇敵在門庭同舟之濟自宜倍切乃一二長舌秉機挑激以動聖怒是無論言之不

當即言之而當姑徐置以待事平豈云晩乎臣願皇上之早禁戢也帝謂軍旅事情自有督撫鎮道審局運籌不必懸揣朕用人求才加意愛惜即飭法蔽罪正欲明作圖功原非苛責浮躁宜戢屢諭已明所奏具悉之矣

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報南都諸臣捐資助餉優旨命照數解進其監生江机好義樂輸查例優叙

南京江西道御史劉之鳳上防禦大畧五事一曰舉謀勇二曰留援兵三曰練土著四曰多偵探五曰選守令帝以之鳳身為言官奏內謀勇宜舉守令宜選各欵即應見諸施行不必僅說條議

南直隸巡按王道直疏參蘇松兵備錢繼登規避監軍并玩忽僨運請賜處分帝命革職提問

己丑以江西右參議吳兆元為本省副使

廣西巡撫楊述程聞警奏候并解鹽價溢額銀二千二百四十六兩助餉命到日覈收

庚寅始開日講

調胡應台為刑部尚書轉韓策為刑部左侍郎陞涂國鼎為刑部右侍郎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以御史史䇲起廢考選一疏有今日廢籍與前不同前日廢籍為忤逆璫今日廢籍為不附

黨之語上言前日明有一黨矣今日則安所得黨聖主勵精臣工修職功罪分明早夜靖共不暇而必以黨設穽以不附黨張羅大道為公之時突立題目以起廢之盛典行祖護之私心臣愚不願有此矣至考選一節臺班缺四十員科臣亦候補將盡俸滿中行濟濟闕下有懷欲吐亟望拔茅而推知兩項前月大選進士謁授者止一人倘甲科一時盡取缺官不可慮乎似宜酌量事勢先考京秩以備天子耳目之司其推知則俟明年入覲舉行為時亦不久也帝從之命吏部將中行等官秉公考選務得真才以重言路

浙江巡撫陸完學奉旨再調官兵遣標營一千三百餘名以原任漳潮副總兵表大寧統領於本年三月初十日登舟令至淮安即陸行速進請將大寧起副總兵行事

駙馬萬煒奏請瑞安大長公主造墳工價帝以費煩時詘命於發引前先給一半餘續給竣事

禮科給事中張第元上言頃徊彝進貢攜河南按臣吳甡稱河南府八驛十一所兩三月間應付銀七千五百八十兩有奇此非賣兒鬻女以供差即攀里扯甲以幇後皇上清楚驛遞以卹窮民寧知此無名之費有冤莫訴乎請諭在邊撫臣凡徊彝進貢舍本省公館驗明貢物奏本遣官

送京衆彝欲效嵩呼如外官迎詔例於公館設立朝儀向北拜舞可也章下所司

辛卯户部尚書畢自嚴率屬捐助優旨褒叹

工部題淮軍需河工事例二十款三司首領州縣佐貳運副運判提舉署正署丞監事兵馬司等官未任者納銀許郎選已任者納銀許陞選併兩殿中書許改授加級

吏科給事中孔聞詩以山東河南妖冦竊發請勅撫臣范景文王從義回鎮帝以從義輿論不孚命解任聽勘景文需後命行

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京府之職莫殷於錢粮一事二

十七州縣臣屬也而各官賢否不問居恒相視途人耳積玩之極至軍需急務而付之充耳如正月間派買料豆部限甚嚴至今未報者有大宛房涿通霸豐懷等州縣又派凍粮運車至今未承者有涿寶房保等州縣問其故不曰殘破不堪則曰凋瘵有素此臣所為早夜惶〃也不特此也五城兵馬司雖非臣屬實與分地方之責而遠玩更甚於州縣一煤炭也臣府發價已三月至今日而中城之報完尚後一保甲也臣累行申飭而空文見報者僅東西中三城此外并空文杳然矣一掩戰骸也臣奉旨移會各司雖常助役之十一而不及兩縣遠甚屬者春膏漸化浮土骴

堅累次行文令其加築未有應者不得，　行踏勘前至盧溝見中城之役覆土甚淺當令地方設法培封以期永久更有一骸不埋一字不報如北城者將置明旨於何地乎方今聖明撫積弛之運加意振刷臣子稍涉詿誤大者誅死小者褫職臣何敢復加次索以傷一時平明之理然不為一言後有大於此者亦必漫無照應矣帝謂府屬漫不遵奉皇成法紀自今嚴行申飭違玩者參治不宥

大清兵千餘騎至古治鄉監紀至事丘禾嘉令山海副總兵何可綱西川副總兵張弘謨寧遠副總兵金國奇延綏游擊劉光祚各發本部兵前往截禦是日晚至古治延兵

居中關寧兵分左右翼三路夾攻轉戰至灤州十五里外楊家園收兵禾嘉以聞

衍聖公孔胤植捐資助餉優旨褒收

以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為浙江右參政山西道御史田時震為江西右參議二人皆王永光所惡也舊制吏掌科例不外轉時值年例永光意在素持正論與己相軋者良訓則欲以庇璫諸人當之與永光爭論甚力久不能決良訓拱手而起曰寧用晚生何如永光遂乘夜具疏上之詰朝良訓方候其再商則寂然矣命下舉朝大駭

壬辰吏科給事中祝世美上言今談邊事者動曰餉不足

夫餉何嘗不足祖宗以來有額兵即有額餉而屯田在外按入為出未嘗匱也惟缺伍未補隱占猶存缺者與隱者之粮未行扣除而破冒成風餉由之不足矣今各邊之餉已清見兵若干即領見餉若干兵何嘗不可宿飽自兵興以來曾調宣大綏固等鎮兵馬出關援遼所調既支粮於關即本鎮月粮芻豆原存獨不可清查以濟餉之窮乎所謂清餉即可足餉也談邊事者動曰兵不足夫兵何嘗不足祖宗以來有一鎮即有一鎮之兵而鄉兵在外畫地而守未嘗乏也惟老弱逃亡以二人而充三五人紙上有兵而行伍無兵：由之不足矣今各邊之老弱既汰強壯者

加以訓練使常如敵壘在前步伐進退較若畫一隱然有可勝不可敗之形然後驅而用之郤敵致勝無所不利所謂汰兵乃可練兵也其要在各邊將吏有効死之心平日之誠信素孚斯臨敵之臂指克効不則即有兵有食恐不能以有為耳彼永寧一捷豈有三年九年之蓄十萬百萬之衆乎各邊將士俱可自勉矣命所司飭行

虜入巡撫曹文衡報官紳士民輸助援兵行粮優旨命就便支用造冊送部

癸巳戶部員外郎陳此心自永平逃回京師下法司論戍時議以此心已降而與郭鞏同罪有不平之譏焉

四川巡按馬如蛟解搜括銀助餉命到日數収

遼鎮祖大壽選兵三千於十一日戌時令参将鄭一麟曹恭誠游擊祖澤潤韓大勛趙國志等率之徃撫寧隨檄駐防建寧参将劉應選等從北而南為右翼又檄駐防樂亭叅將張存仁從南而北為左翼次日令副總兵張弘謨叅將祖大樂游擊羅景榮等各領馬兵二千騎續進策應又次日令副總兵金國奇参將黃龍汪子靜統領各營步兵留守關門大壽親統副總兵何可綱坐營都司吳襄游擊祖澤洪等繼諸兵後為中權以午時抵撫寧令黃惟正等在背陰舖峪中設伏備定邦等在蘆峯口南北設伏大壽

率何可綱張弘謨叅祖大樂祖澤洪羅景榮及都守孟繼孔梁邦衡刁兜計靳國臣等結陣中途遣紅旗守備丁思信楚計功領撥夜二百前抵雙望挑戰引入伏中各兵四起奮擊右翼叅將劉應選等十二將倍道疾馳及之自午至酉交十數陣轉戰三十餘里漸近永城々上鎗砲震發各門突出精騎接戰左翼叅將張存仁等三將亦至

大清兵奮勇截殺勢不可當諸將知猝未能破城收兵回撫寧樞輔孫承宗驛書以聞

甲午陞宋鳴梧為兵科右給事中

以瑞府左長史朱明時為湖廣副使

職方司諮贊薊遼軍務主事周夢尹以招兵加餉非計請因黔蜀之平徵總督朱燮元兵以備恢勦而津德臨徐淮等倉所積核其現存幾何乾沒幾何就近清追解京可免積年遲運之弊蓋舍富國別無強兵之法舍百姓殷阜別無君父能足之法因兵少而招兵與因招兵而加賦正富國之反即強兵之反也帝謂西南方當善後應否遠調多兵德臨等倉銀米那移解京是否妥便命所司確議以聞直隸巡按張學周疏奏昌平道盧維屏清查居庸兵籍叅將賈士奇恐虛冒畢露激衆使譁以駕鶩之詞飾侵漁之計法紀蕩然漸不可長中軍高步雲等同惡相濟均應重

究以儆其餘章下撫鎮治之

乙未叙甘鎮功加前兵部尚書王永光少保兼太子太保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左右侍郎劉遵憲袁可立魏應嘉俱賚銀一十兩職方余大成仍加太僕寺少卿賚銀十五兩兵科薛國觀賚銀十五兩各司官葉大受劉永祚孫元化王升俱賚銀十兩永光大成等懇辭優旨不允

陞蘇松兵備蕭基為湖廣右布政使白聯芳為廣西右叅政

太常寺卿周士樸等共捐俸一千兩佐餉命覈収

直隸巡按董羽宸疏奏任丘縣鄭州鎮有藥王廟每年四月賽會士女駢闐今年以左司副王志高上請奉有照常

行會之旨竊照敵據遵永合勅暫停帝命遵前旨行

以候補副總兵許定國為薊遼副總兵鎮海參將王國靖原任游擊陳文理俱為涼州副總兵

丙申左副都御史易應昌上言頃接御史史𡐓揭帖娓娓千言以與高捷具呈求洛臣同曹于汴批查不即行為憾一則曰堂官之疏同此操縱一則曰堂官為時勢把持今于汴雖去臣尚在臺叨為風憲之官當行當止何云操縱且恪遵職掌何謂把持即冢臣初疏起用後疏亦曰候院洛到日題補則冢臣已洒然於臣院之職掌不敢奪矣𡐓獨心銜而反噬耶帝命奪𡐓俸六月

一兵科給事中熊德暘上言高皇帝取天下群雄之手其創制立法為後世慮者真可謂仁至而義盡也無如法久弊生初意寖失臣辦事兵科請以兵言自兵盡於占冒而京營之制亂矣自兵疲於工作而班軍之制亂矣人之起居食息亂則病生兵制如此欲天下之不亂得乎然則撥亂之術當何如仍莫如遵祖制夫京營向有戰兵而今盡以防守為其未經訓練而不能戰耳至問所以不練之故則以冒役占役者多而非實兵也夫此兵也昔以之犁庭掃穴胡今日視畿輔之亂而莫敢救耶則清京軍為要班軍之以春來秋歸者必較弓馬之短長簡鎗弩之能否諳陣

法之生熟以定統軍者之勸懲而近年皆具文矣供工作之役事畚鍤之務軍力已竭尚何暇於講武乎夫此軍也昔以之出塞防秋胡今日聞風鶴之警而先自潰耶則練班軍為要民壯之食於官也大州縣數百小州縣數十加操練以備緩急故吏目典史謂之操廳承平日久無所用之遂供勾攝迎送之役自今以往凡民壯盡宜令吏目典史常行操練州縣官每月一試府清軍廳每年兩試兵巡道每年一試皆有等差犒賞州縣以此定典史吏目之賢否道府以此定州縣之賢否一切勾攝迎送之役盡行除免庶幾兵其復振乎則練民壯又甚要也祖制有軍則有屯

江南每軍一名水田三五十畝不等江北每軍一名地八九千畆百畆不等册載衛所軍不得賣民不得買近年私相貿易軍遂由之貧窮矣今令得業多者即承其軍不承軍即退業還官仍召壯士承業南運粮北赴班皆不煩仰給於縣官則清軍屯又甚要也此外更有練民兵之制民不習兵故聞敵而逃見敵而懼宜令有田之家三百畝以上者出壯丁一人教訓練習以保鄉里萬一民壯聽徵調即可備州縣防守之需行之一年無在非兵此皆合於祖制而自可弭亂者皇上蒿目時艱赫然斯怒將欲奮發天下之精神必先有以震悚天下之耳目計無踰於此矣帝

以各款屢經條陳未見著實修舉命所司詳議以聞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臨洮兵露宿安定門外本兵梁廷棟指以民居可宿於是爭入民舍而閧耶固原總兵楊麒蒿目乏餉廷棟又以民間有粮何得全仰戶部荅之身掌中樞發言激變乞賜處分帝不問

刑科給事中余昌祚上言語曰亂國用重典方今天下固平治也而以偷玩之積習致奸宄之叢生上下相蒙猶縱接踵法宜援以震疊乃可一起痿痺故救弊必用重刑然臣觀皇上加意訟獄畱神律例匹夫或恐含冤特為建鼓比擬稍有未合屢命更詞至法始貴近絕無一毫假借開

天下徼倖之門原以持平也非偏重也乃臣鰓、為慮奉行之有所疑懼者則以近日耿如杞之獄尚書韓繼思司官吳鳳起等皆以故出坐罪也如杞罪狀錦衣衛審供甚具韓繼思等輒從輕議即情非有私不得不為法受過領前此讞奏蒙皇上賜駁者有之而逮訊按治則自今日始夫加被罪者以深文猶不過一人處議罪者為榜樣似不為一案諸臣安得不疑且擬議一不當而箠楚横及幾救死之不遑褫削頻來舉生平而盡喪諸臣又安得不懼疑與懼合將揣摩惟用以窺上指此附先求以免己辜於是法之所坐無復望其平反矣欲求明允恐或難之祈敕諭

法司一切審擬毋輕毋重勿撓勿徇若情未盡眞務須服念以求當罪非應得不妨據法以力爭皇上坦然無偏重之心諸臣始毅然有持平之胆於以襄燮和之上理追協中之休風庶乎不遠矣帝謂故出故入律有同條法官職在持平但須明允得情有何疑懼此奏亟通行申飭

福建道御史梁元柱以其鄉東粤典試近差部屬中行致推知無所畏忌任意夤緣請照萬曆中例簡風力科臣偕銓曹同往以振風紀章下部議

太常寺奏裁官五員每歲省銀二百二十五兩有奇米六十石汰俸薪官五員省銀二百二十三兩有奇樂舞生七

十三名每歲省銀三百二十二兩有奇命所司知之

湖廣巡撫洪如鍾奏鎮算撥兵已至南陽統兵者為副總兵許自強監軍者湖北兵巡副使惲厥初帝報聞仍令速催永清兵入衛

陞魏光緒爲太僕寺卿楊一鵬以太僕寺卿管東路少卿事

改董應揚為廣西右參政常任賢為四川右參政以原任禮部郎中盧洪珪為江西副使

以候選提舉曾以肇捐助軍需命吏部查例敘選

予故工部右侍郎葉茂才祭一壇減半造塋

丁酉瑞安大長公主靈車發引午時下葬命中書官題主帝及懿安皇后皇后太子諸公主各設祭一壇皇親命婦共祭一壇公侯伯都督命婦共祭一壇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命婦共祭一壇都指揮指揮命婦共祭一壇自啟土至虞祭俱光祿寺辦給如制公主諱堯媖穆宗第五女與神宗同為慈聖所出萬曆十三年下嫁駙馬都尉萬煒性儉素無矜貴色煒官至太傅管領御前大漢將軍掌宗人府印好賢下士持論以東林諸君子為宗所著有琅玕詩藁崇禎末流寇薄京城搜括家資助軍城陷與子長祚以不屈死於賊所子洪祚自縊於家女為豐璧侯夫人暨

長衲妻李氏俱身負誥命盡驅其妾女入井而後以身從之一門稱完節云

命陝西延安慶陽平涼三府額餉俱寬限緩征餘府務遵旨完觧不得稽遲

工科右給事中顏繼祖上言臣近管註銷連日看詳章奏始知各省捐助陵工之疏未嘗與銀並至不過先將數目奏聞間有隔一二月始至者有累月而終不至者夫交朋慶弔之禮馳一介踵門則束帛生芻必與尺牘俱陳未有持空函而成享者況臣子之於君父乎勿論紙上之鋪張不能止望梅之渴即途間之濡滯安所將蠲瀝之誠不敬

莫大乎是即按道里之遠近以較情罪之重輕亦但懲一二解官而已其何濟於公家之急臣以為自後凡有捐助必銀數取齊方許發疏、必實開解官姓名起程日期併限某月某日到京但有稽誤立刻處分兼敕通政司遇有撫按差役齎捐助疏來京者驗無實銀將疏駁還不得擅為封進庶稀米一粟皆有實際也即近日各官帶催工部料價亦必取現銀入解方為有濟不得但據司府揭報便以上開總之千萬之虛名不如十百之實事耳帝深然之命所司嚴核并申飭帶催料價

山東道御史祝徽上言司道之陞轉自憲長而下速如流水方

伯而上難若登天閱歷之時愈久任事之念易灰似當於平常者嚴加考核表著者設法疏通有司之參罰錢糧有數目催科有經營完解有時候必一一不爽然後參罰行而功令信今或未履任而督其逋未起徵而勒其額且起解在途完納在司而誤罰鎸俸者有之臣請立法先論時日壓徵見徵帶徵皆以開徵日為始總計一年每月應完若干而以一年殿最之撫按覆核而參罰之戶部總計分別懲處挈領提綱法莫善為章下所司

倉塲尚書孫居相上言邇來運船多缺運事大壞持籌者蒿目焦思無能為計不得已復理僱募民船之說查運船

缺數雖多而運價額設原厚如行月有粮過江過湖有米箮義房水有價每一船之銀自可足一船僱募之用即謂江廣路遥額用不足則尚有缺船灑帶之銀如數百船內缺至百隻灑帶五十而止僱募五十以一船僱一船若不足以二舡僱一舡則有餘壬子年臣曾行此法於江南前銀除僱船外尚有餘賸而寄庫者如溧陽長洲等縣是也頃年民弱軍強文馴武悍有司粮長每為運粮官旗所迫脅而僱募浸失其初意於是有軍民平出其值者有軍認三四民認六七者甚至有獨出於民者夫運粮原係旗軍之事而移之於民已為桃僵李代況軍任其少而民反任

其多乎又況軍坐領運價而不覩運事民既輸粟米而又代軍力役乎軍何幸逸而有獲民何不幸勞而多費也政體不平莫大乎是總由有司誤認僱民船之說流害至此臣謹平心而論如民舡直抵通關者應提取行月粮銀全給之而簋義房永等銀則仍給官旗其軍民分認者查原數多寡追取償民餘者亦聽官旗自領但官旗散處他省直衞所撫按文移隔越難行而總漕巡漕提衞七藩必當細心折算分撥均平祈勿累民亦勿累軍以共勷漕事耳然民船當即又不止此臣聞漕船過閘猶或免稅至應募民舡則無一獲免者鎖弔拷勒數且倍之夫民梯航數千

里為國輸將非其本等差役既裝漕粮即與漕船無異似應一體免稅即或以食物自攜亦宜照例免其盤詰如慮客船假托令漕司給以印符可也帝謂覽奏深晰民艱民船運粮倍宜軫恤有司僱募當現給運價其關津稽勒旗軍欺凌胥役需索諸弊漕運官何不察禁所司嚴飭行

戊戌以南企仲為南京吏部尚書傅振商為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馮英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以沈珣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是日京師火藥局災

己亥陝西巡按吳煥疏解贖鍰及節省銀一千兩助餉

又疏自二年至今春俸銀盡捐充餉並優旨褒叙

庚子陞李遇知為太常寺少卿馬鳴世為順天府；丞楊建烈為大理寺左寺丞

議開涇水灌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之田

陞廣東按察使顏欲章為浙江右布政使調樊一蘅為陝西右參政

户部尚書畢自嚴覆奏御史饒京鼓鑄之議謂鑄錢一節不獨南北開局先經通行各省廣鑄取其息以補新餉之不足乃昔於無息旋開旋罷今日所現開者僅湖廣陝西四川雲南宣家二鎮而已按四省所鑄其息亦不盡歸朝廷

而復苦無鑄本揆厥所由總以買銅而非採銅也有地方之責者每懼生事擾民而以開採為戒曾不思荆楚秦晉諸商所負販而来者果天雨地湧乎以天地自然之利為奸民所專而公家倍稱以易亦何賴焉臣考會典洪武之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年俱差官各省鑄錢葢因利于天地取不竭而用不窮有俾軍需良非淺鮮宜令撫按查産銅地方選委風厲司道一員提一旅彈壓其間比照開礦規則十取其三與小民共之則銅山之利朝廷始能收為己有小民所採之銅仍照值市以入官將私販可絕而買銅之工本可省矣所鑄之錢即可為本省雜費而本省存

錙之銀便可解京充息即數十萬可立致也如鑄錢果多不妨解京充餉所費不過水脚耳夫銅與鉛皆錢局所必需今山西之陽城廣東之陽城俱已計其採鉛以資鼓鑄何獨至於採銅而疑之但恐別有金銀之礦則仍應查明閉塞不得輕開釁端或原無銅礦地方亦宜聽其自然不得逼勒以滋多事耳至湖廣年來未嘗不鑄而卒無分文之解總以考成未定也自後凡鼓鑄地方以取息之多寡為司道之殿最則公家之利既引之於前一己之害復追之於後其敢不竭蹶趨事乎帝從之

江西道御史饒京請嚴鄉試關節之禁帝令所司申飭

南京廣西道御史劉養粹疏奏從古立國之主建邦設都未有不厚其屏藩而廣其環衛者周漢唐悉都長安周之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是周以朔方為邊去都遠矣漢納婁敬之言據百二之險和親匈奴休養中國至武帝時憤白登之圍頻年命大將軍出擊拓塞三四千里故終漢之世無匈奴之禍唐之世北邊雖遠而西近突厥每一蠢動輒至渭橋太宗時府兵凡七百餘所而關內幾半天下雖居重馭輕亦以制西邊也宋都汴梁立國與前代異其後受金元之禍最慘然當盛時以白溝為界以天雄諸軍為三鎮沿邊屯戍使邊人不敢

B 10.

南向牧馬去塞亦未嘗不遠也太祖起自江左驅逐殘元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藩於遼東宣府大同東西並列以為內邊又命魏國公起自古北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外邊神謀睿算夐哉遠矣文皇帝憤殘孽之侵擾遷都以逼之而自為守然是時邊塞遠者三二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里又有雄兵如林猛將如虎何邊患之足虞其後兵力小衰蕃部日盛土木之變乘輿為其所獲而始追究於大寧之棄使三衛為之鄉道也吁可以觀世變矣又其後俺荅始大控弦四五十萬出沒河套嘉靖庚戌直薄都城生靈為之毒害乃議封議市　說者始

歸咎於東勝之不守河套之漸失吁又可以覩世變矣今國家之勢與前迥異向也以大同宣府延綏遼東為四鎮今則全遼既失去我左臂矣向也以朶顏大寧福餘為藩籬今則三衛析而入於東朝藩籬撤腹心危矣向也專備插部今也兼備東朝插部志在子女玉帛猶可羈縻東朝志在跨城連郡不可嚮邇矣夫邊疆之勢屢更敵國之形遞換我猶然燕雀處堂嘻〻自得安得不起遠人窺伺之心釀生民塗炭之禍哉賈子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今火已然矣不可不猛省也夫國家既以燕為萬世不拔之基一步不可輕移則所以環

衛而鞏固之者當乎圖變計臣以為大要有三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為言非天造地設也蓋本無險而王公自設之耳薊門一帶豈無險可守而馬蘭不戒如入無人之境則以承平日久壁壘鞠為茂草而阻阨盡夷也似應於喜峯古北諸口相度地勢或挑濬深塹或縱橫溝畝擇要害增戍兵以守之而又於薊州盤山漁嶺之上密雲石亙之間築為堅城防以重兵即有不測令堵截不得深入此當議者一語曰兵分則力弱兵合則力強擺邊軍士每口止數百人敵以數萬突至獨力捍之則不能合力捍之則無及此所以往、多敗也臣查固原一鎮原關城

縣地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兵衝於是始改立州衛設總制叅游等官而邊患少息今東朝方規薊開諸口似應廣拓遵化城又於五六十里外擇險要州縣改為巨鎮於永平增設一總兵每鎮常以二三萬人守之相為犄角一聞邊警輒合營起行而瞭望哨探諸軍倍加賞勞晝夜更番無使晷刻安逸此當議者二方今國勢不能一日去兵則兵不可一日不聚似應於京軍及九邊各省援兵挑選若干更加募民兵集為兩軍以兩將領之一駐通州一駐薊州時〻操練視彼之所長為何我之所短為何如岳飛用長大斧破兀朮拐子馬劉錡用疊陣法破金

之忍耐軍吳玠吳璘扼險破兀朮之馳突期在必勝毋與浪戰而又別立鐵騎一軍常使戰酣則橫衝之其招募兵餉查關各營耗損之數即以其餉〻之援兵既有安家行粮又本衛原有月餉無煩他措也所當議者三〻要舉而後國勢強國勢強而後皇輿鞏萬世不拔之基其在斯乎不然都城去邊四五百里外無名山大川之限內無強兵崇墉之倚循故智而無變計臣愚不知其所終矣帝以增鎮添兵厚藩屏以固根本所奏允屬長計命詳議行之

大清兵五千餘騎攻牛門水門二口參將曹文詔率都司左良玉遊擊杜弘坊等迎戰總理馬世龍監軍丘禾嘉親

臨督之從大塹山轉戰三十餘里漸近遵化城下城内精兵出援遂收兵而還世龍驛書以聞

辛丑命治大名府寧山衛指揮陳世爵之罪世爵於萬曆二十九三十兩年間領銀製造軍器將鐵盔、襯鐵甲腰刀鋌帶各數百副運京寄店不行交納回籍至是為居民周舉所首軍器照數收庫仍提世爵究治

大清兵畧玉田城東八里總兵吳自勉發兵五百追至看花山為伏兵所要殺傷甚衆馬匹悉為所驅

貴州巡按蘇琰疏參黎平知府李明良左袒土官石騰鳳石元棟興訟詐財文致死罪又有謝文正等四人應納粮

百餘金所逋止四金而明良猶移文陳參將率兵擒治狂謬無似合行拿治章下所司

壬寅以亢旱命順天府禱雨

予故禮部侍郎張邦紀祭一壇以先朝講臣加祭一壇賜全葬

以范景文為兵部添設右侍郎治兵通州

陞劉漢儒為吏科都給事中補馮可賓為兵科給事中

癸卯以原任文選司主事丁鳴陞為稽勳司員外郎

以山東右參政馮任為廣東按察使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永光三疏懇辭少保之命帝謂恬

尚可風特允之

原任禮部侍郎蔡毅中恭進删定六經註疏優旨留覽

戶科給事中許世藎上言入春以来風霾時作旱魃為厲人心皇々曾無澍雨之慶頃復氷雹驟集火灾灾叢此天心仁愛而動之以修省耳臣謂皇上已與日月同明光當與天地同量目前上干天和者無如人心之愁慘與士氣之鬱結夫皇上憤封疆之破碎懲偷警玩自宜惕以三尺惟是風雷雨露止以互用為神此者鈇鉞凜々幾經震疊大小臣工慮無不洗心滌志倘一意主嚴恐其有礙於如天之度九經於大臣曰敬群臣曰體以大臣朝廷之典型

股肱心膂所托乃或朝而台座暮而累囚不於國體有傷乎況今夏月將臨瘟疾易作如久幽囹圄性命良為可慮至於群臣皆屬一體故任之以忠信厚之以重祿非獨示勸亦以結其私也乃一罹法網便難尾全即有眚災不蒙肆赦又或冷禁候旨結正無期至冊立大慶率土同歡浩蕩之恩獨遺於輦下諸臣亦可悲矣臣觀今日在廷諸臣驚心駭目畏罪懼禍若有一種愁慘鬱結之象語曰庶女含冤霜飛齊地天道雖遠其應如響願皇上深念之也臣敢以三事求寬於上其一求省詔獄錦衣衛衙門所以待大逆不道奸細詐冒諸人其餘人犯自有法司一經下衛

則有不得不用之刑具一經打問則有不得不具之招由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其弊使法官反似承行之吏即讞斷何由得平請自今犯罪者聽法司會審據律擬奏慎毋輕下鎮撫司其一求止緹騎此輩一捧駕帖不知如何索詐如何驚擾請自今惟重大機密事問一差之其他人犯內付法司外付撫按嚴責違限自可速結其一求免廷杖古者刑不上大夫以養廉耻而勵節概也若剝衣露膚宛轉箠楚搶地呼天委命下吏辱已甚矣且每見廷杖多致傷生血肉狼籍魂魄隕絕聖心能無惻然自今有獲譴者各予以應得之條慎毋輕用廷杖如此則主威一霽人情舒

暢和氣薰蒸解澤滂沛種〻灾變可安坐而弭矣帝謂刑以弼教原有成憲朕何嘗專事威嚴所言已喻

兵科都給事中張順雲駁正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中倭船漂泊福建東沙生擒真倭六十七名斬首二級功次查係颶風漂来與入冦者有間失船被獲又與對陣者不同憶萬曆三十六年先臣萬邦孚總兵福建有倭船失風被獲撫按欲僇之報功邦孚以風汛所飄且船無兵械非冦盜之比堅執不從盡釋所獲三十五人資給遣還以懷異域閩人至今頌其仁福省前事不遠兵部疏覆東沙之績乃為舊撫請贈請廕贈或典例所宜廕則未可輕與其道府將

領量行賞賚以勸海防應如部覆帝以倭功久未勘奏令經科臣查核既非入砦對陣何必論敘所請槩不允行都督田弘遇以藉應魁聽用京營非其請托奏辯甚力帝謂應魁供吐甚明弘遇何得飾辯命鐫二級

甲辰通政使劉重慶上言臣辦事衙門幾一月矣保舉之章媚上官以取寵乞恩之牘借詔旨以行私談兵說劍者人人妙算而皆掇拾陳言賈勇報國者個個純忠而實不堪任用本罪犯也顧求召對以解網本穢品也頓托讜論以轉身諸如此類紙不勝書濫以上聞則不勝瀆聽乃今妄奏之輩一聞其疏不封或譁於堂或投以揭肆言無忌

比：而然臣夙夜冰兢奉法惟謹非嚴旨諄諭必無以明職掌而塞衆口也帝謂爾司職在封駁瀆奏無稽豈宜封進其譁脅無忌者豢送法司治罪

總兵尤世祿遇　大清兵於豐潤地方力戰而退

順天提學御史霍鍈奏卹良鄉節義諸臣知縣党還醇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興州衛掌印指揮陳以忠管操指揮李承爵千户蘭如龍何秉忠百户李蔭生員孫耀祖等十六人武舉陳鑫測節婦朱氏任氏等十七人帝以還醇等卹典已行其餘士女節義命

漕運總督李侍問捐俸佐餉命到日覈收

原任山東巡撫今聽勘王從義疏奏墾荒田租天啟七年以前俱抵支兵餉臣涖任之後總計元二兩年荒銀實數該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五兩有奇今已徵支放者共銀七千六百九十七兩有奇應聽銷算其司庫見貯并未完在民者共銀一萬九百二十八兩仰遵明旨速催解部以濟司農之急以成屯臣之功也臣李玄謂臣借養兵之名以飽谿壑無論臣斤〻自守衾影無愧此項出入俱在藩司收放悉有簿籍使稍有侵没藩臣豈肯代為受過乎帝以荒租既屬藩司而充餉曾無定額餘銀作何支銷巡按御

史其確核以聞

直隸巡按曹邏報本年二月十二日南通州百姓以鄉官舉人諸僕從倚勢害民糾衆燒毀房屋闔州紳袍所居無一免者帝以勢豪生事自有官法可治何至聚衆燬廬勢同倡亂明係悍俗黠從乘機鼓煽漸不可長命撫按確查渠犯用軍律正法以肅人心餘俱戒諭安輯不得誅求其豪紳惡僕果有詐害實跡即嚴提參治毋許狥縱有司平日撫戢何事以致釀禍至此併令撫按官明列治行以聞

四川兵備道李必達督兵入援至京命即派汛地與之

乙巳以山東右布政使陳應元為本省左布政使
加總理馬世龍等秩
新起永平兵備山東右參議張春以單事不可預洩請陛見密陳且謂所屬一州五縣府治與灤州遷安俱已覆沒其昌黎樂亭撫寧三邑又屬關內道分轄汛地來復寄跡無所臣當暫駐何城集兵進取永平餉司無人額餉錢粮憑何人數報乞速補餉司與臣同往臣以備兵為名而無一兵可用徒手入虎穴何所用之乞量於援兵總鎮內勅一人與臣同事臣亦招集舊日義勇率之自効總之臣身已許此城不敢少萌規避但不欲徒盡一身之節必求實

濟封疆此則臣區區愚忠也帝命即行陛見所請駐劄地方及推補餉司諸事所司即與議覆

初灤州自正月初五日武生李際春結衆謀外應知州楊燫自縊初八日際春以城降於　大清次日州同張萬壽潛上書督撫請兵十六日永平呂及第等引二千餘騎往拘之剪髮萬壽請死乃留其半時與鄉紳趙姓者通信各營圖復城至是事露恐為際春所誅遂於本月二十三夜棄其家口持印跳城至開平投首解都兵部尚書梁廷棟謂萬壽城陷三月猶戀餘生無以謝楊燫於地下獨傳信開平未忘振復棄家不顧懷印來歸一念亦有可原或羈候以待

事定或發問以窮敵情應候聖裁

丙午起郭尚賓為兵部右侍郎

以廣東右布政使陳儀為雲南左布政使

遣中書范汝植往南京守催頋秉謙窖銀三萬八千八百餘兩許志吉賍銀三萬二千三百九十餘兩工科給事中頋其仁以為有傷國體具疏諫止帝乃勅撫按催解汝植停行

大清元帥由經山口入是日進永平所謂魚皮兵約有數萬分住灤遷聲稱一二日內攻開平豐潤諸處且大書白牌遣人至三屯城下招總兵楊肇基歸附肇基以砲擊

之殪
起秦聚奎為太常寺卿管尚寶司〻丞事鍾炌為吏科左
給事中文士昇為工科給事中一
丁未陞劉定國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陞郝士膏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遣御史畢佐周
巡按廣西
以陝西僉事許都為山東右參議
提督馬政太僕寺少卿鄭宗周以京營馬匹倒失不堪疏
請照會典定例將副參以下官降罰示懲從
南直隸巡按王道直解蕪松常鎮四府道府州縣等官及

鄉紳典户所捐銀九千八百三十八兩充餉命覈收

南京户科給事中陳堯言疏奏南京户部設有新舊二廠舊廠之鑄搭放軍粮兼支官俸新廠之鑄起自泰昌元年原動南本鼓鑄南錢以佐舊廠之不足一歲之間除軍粮商價外仍以餘利解助遼餉至天啟二年始用北本改鑄北錢乃鑄局在南而鑄本自北事權不一息微弊滋一更而初意盡失議者見及於此故有停止之請然北鑄既停南鑄宜復安得一罷俱罷因噎而廢食也計臣鄭三俊南企仲念切憂時相與商確此事亟圖請命果能設處鑄本數萬金便可歲取倍稱之利方今度支告詘可以受益弘多

則新廠之後南鑄真不能須臾緩也帝命所司酌議以聞

戊申遣官祭東嶽之神

秦寇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朝鮮國陪臣判官李屹等二十九名慶賀册立入朝

河南巡按吴甡疏奏開封歸德之間近河諸州縣與山東直隸碁置壤錯原有邪妖一種窟穴其中借白蓮金禪之教煽惑村愚勾結亡命自邊境孔棘征調煩興奸宄之徒伺隙生心分布號召在在有之臣與撫臣申飭有司嚴保甲練鄉兵三令而五申之一二長吏力行不懈擒之於未著撲之於方張如近日所獲諸大盜皆挾妖書偁王號焚

刼村民縱横閭左跨州連邑布滿三四百里之内謡言紫微星失道謀舉大事豈僅〻胠篋探丸之雄已哉惟保甲鄉兵之法行而不軌邪謀終無逃於天網如臨頴知縣靳光先則以緝獲王進孝報祥符知縣宋琮則以緝獲時充相報杞縣知縣宋玫則以緝獲魏調臣等報鹿邑知縣張化中則以緝獲李新等報鄢陵知縣王廷賓則以緝獲于慎行張明山等報睢州知州解應元則以緝獲李朝綱等報柘城之李守志一逃軍耳乃衆推為渠帥其下布列多人臣以巡歷在通家封訪牌按歸德府推官萬元吉出其不意擒之臣面審時猶自供反叛畧不隱諱叅之各縣令

中報情形徃〻相同使非覺之於早擒厥渠魁待其黨集謀成雖興數萬之師糜數萬之餉未易勦也臣竊謂此數臣者定力長才綢繆未雨真有功於地方而曲突徙薪之謀發縱指示之力則大梁道李天經睢陳道劉餘祐能不動聲色而消弭禍亂是更難耳臣查徃牒如崇禎元年霍丘盜起謀搶固始知縣王萬象率衆固守賊不敢犯四境以寧去歲會亭集之變妖氛甚惡永城縣賀鼎擒獲何喜龍等妖黨遂散臣心韙之李天經等臣有加銜久任之疏尚未部覆其萬元吉宋玫靳光先宋琮解應元張化中并賀鼎王萬象俱宜紀録以待優擢蓋臣見近日勦賊之難

而後知諸臣消弭之不易況伏莽之奸根萌未盡近儀封縣申報山左流寇焚搶情形叵測震隣可虞値此多事之秋尤當於眞心任事者鼓舞之以作其氣臣爲地方計非市恩於諸臣也若鄢陵之羅寨村雖被賊焚刼而知縣王臣賓幸能督率鄉兵擒獲大盜二十餘名亦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到任未久發硎方新所當令策勵供職也章下所司核議

己酉吏部以本兵梁廷棟特薦邊才請破格陞明經安國棟爲職方添註主事後不爲例帝命速來受事聽本部委用

以文選司主事喬若雯為考功司員外郎補原任御史楊新期為湖南道御史

遣御史梁子璠巡視長蘆鹽政以福建按察使莫綬皇為山東右布政使桂府長史蔣友鈞為貴州副使

以深入敵營功加孫元化為山東按察副使

改補延安府同知鄭師玄疏陳兵要自請當敵帝以師玄果否堪任下部覆奏

巡視南城御史〻𡌬上言燕山前衛指揮使馮天祚同卜者劉應祥等招集百十餘人借名條陳欲將七十二屯所并各衛官舍抽選千餘萬可以不費粮餉一時無稽之言

便動當事之聽部覆以本弁伏路防奸蒙旨允行天祚即私設中軍一員孫永壽把牌數員魏光祖等擅行朱牌拘拿富户且因盜嚇詐無所不為贓私累〻見於告發各状乞下緝事衙門嚴拿正法從之

漕運總督李待問以漕船為敵所燬補造維艱乞照正德年間例每兑粮一石加銀三分及將淮楊兩關稅鈔蕪關積欠料價抵造章下所司

兵部尚書梁廷棟據固安知縣秦士奇言邑中残破最慘疏請與良鄉一體優卹議蠲本歳協濟站銀并免其寄養馬匹七年從之

是月威鼎自鳴

熒惑入并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犯積尸氣

魯王捐祿佐軍優旨數叙

逆案薛貞提到下法司論死

崇禎長編卷三十三

三年庚午四月庚戌朔孟夏親享太廟免朝

類叙三年捕獲功鄭其心陞左都督仍賚銀十五兩王文烈加右都督樂應祥實授都督僉事仍各賚銀十兩張承祿等十員各陞一級賚銀六兩周洪謨賚銀六兩張學書等四員賚銀五兩

遣御史饒京巡按蘇松

以戶部郎中王復興為陝西參議

太僕寺卿魏光緒上言祖宗之設太僕孳養以備戰陣後馬政中壞半從改折亦曰存貯以備買馬急需不謂各衙

門那借成例視太僕為藏吏而馬之有無不復論矣今驗在門庭內外騾甲擔馬乞支已盡猝有急需恐難立辦乃臣入署數日來群呼迫索四應不給除薊鎮軍賞一萬兩係上諭不敢稽延臣即權宜措發其餘斷不能應乞申諭所司另行措給帝命先奉旨者照數給發以後非關緊要軍機不得那借以妨馬政

順天府〻尹劉宗周上言保甲之法倡自宋人而實本於先王比閭族黨之遺先臣王守仁嘗以撫南贛矣時寇連三省積百有餘年屢勤三省兵不能克守仁遣還戍卒先行十家牌以清盜源乃因兵於民因餉於稅署有司為將

帥訓練三月一鼓而横水諸峒所向克捷賊巢次第蕩平當日治兵治餉無過以保甲之法經緯其間故其言曰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獘則賦役可均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信斯言也君子之有志於治者舍保甲無餘事矣方今自京師至三輔所在戒嚴通天下郡縣皆有風鶴之警徵兵括餉殆無虚日生民之不得其所者十家而九有司又不知所以撫循之勢必盡驅而為盜於斯時也誠使保甲一行則臣前疏所為流亡之招撫道路之清除民兵之訓練紀綱

之飭法度之修與夫吏治之循良皆可次第得之臣謹擬先儒遺意輯為保甲事宜且冠以高皇帝教民榜文十條皆有合於保甲之意者總為一編名保民訓要以志我皇上懷保之德祈天語特加申飭自五城御史以至州縣有司各務著實遵行臣且得藉手以報萬一也從之

辛亥禮科都給事中孫紹統上言入春以來晴明之日少而風霾之日多臣每詫為非常茲節已界夏雨膏猶屯二麥就枯農事無望但國家横遭兵禍生靈苦於糜爛軍需急如燃眉何更堪此旱魃為祟乎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謂戾氣所召也今兵未罷而旱又至將操何術以圖之

謂是避殿移居減膳撤樂素服角帶足以消弭乎臣竊以為未也十餘年來小民加派相仍實不堪命近催餉之使急於星火即有司極力撫摩恐難收拾而貪酷朘削亦復不少民怨沸騰益迫之貳則各撫按之參處宜嚴矣兵戈擾攘之秋人多嗔目所在洶洶披猖時報又聞逃兵充塞道路結聚行刼莫敢誰何外侵內潰之勢觸目寒心則各兵道之擒戮宜亟矣法以懲罪原無可亂皇上於問刑故出者既依律處分恐此後鞫訊一槩從嚴深文刻求有入無出失聖明欽恤之仁舜德好生寧失不經不當俯循聖意乎君禮臣忠堂簾原屬一體近日諸臣容有以不職干震

怒此亦自取厭薄而腹心手足之誼因之浸衰夫否隔之象非尊和之源九經所謂敬大臣體群臣者不切有望於皇上乎言路血脉也欲通不欲塞通来諫章寥寥一二鯁直之臣痛陳時政尚未蒙批發遂令懷忠者畏忌不前則藹甚也曷不思盡言無諱而體察行之乎自昔六事責而大旱蘇仁言出而熒惑退新法罷而甘霖降調陰陽反天變必由君德致之故敢以一二端為皇上進修省之實誠不出此帝以蘇困恤民已有屢旨條奏可行者俱立時批發若果懷忠悃尚何畏忌之有諸臣務實盡職業庶幾天意可回

總理河道李若星疏解俸薪銀五百兩充餉優旨納之

補大同知府馬士英為寧武兵備副使從晉撫仙克謹之請也

禮科給事中張第元上言敵駐遵永間今已數月各省勤王兵將雲集薊門而竟未能驅之出口無亦衆將名位相等勢不相下指縱無人未能成臂指相使之勢乎皇上畀馬世龍以總理而不用文臣督兵亦謂閫以外將軍制之不欲從旁掣其肘耳然世龍在關數年功效未著非若古衛霍之威震殊方可懾服諸將也況諸人多各邊宿將非馬帥素日偏裨而欲驅策節制之使已坐受其成不平之心

一起祇有觀望不前耳竊恐師老財匱銳氣消磨延至夏秋粮草徧地敵勢愈張時事將有不忍言者樞臣廷棟去冬一道臣耳蒙皇上特達之知不旬月間拔置開府旋正司馬之席今日事勢與其坐鎮中樞遙施籌策而有鞭長不及之慮何若移駐薊門臨機應變而收發縱駕馭之功獎勵諸將激以大義令其自相誓約誰為前鋒誰為後勁誰為左右翼彼此相援聯為一體更多行反間廣為招集與閣部孫承宗鎮臣祖大壽審訂夾擊廷棟之致身圖報答聖恩以謝人言端必在此矣帝謂敵宜急勦將宜協心所言良是但總理方圖進取督臣自能調度廷棟不必親

行

左副都御史易應昌上原任刑部尚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棨繼失囚爰書按大明律凡獄卒不覺失囚者減囚罪二等若囚自內反獄在逃又減二等司獄官典減獄卒罪三等其提牢官若不曾點視以致失囚者與獄官同罪而尚書侍郎不載又國朝典彙載嘉靖十八年刑部賊囚越獄事聞詔錦衣衛逮司獄張鳳提牢主事曹亨責訊奪延風主事吳崑俸半年切責尚書周期雍侍郎宋景等各奪俸三月第先朝之脫獄在安常無事之時今日之踈虞在邊警戒嚴之日不可概論臣等從公議罪

惟棨繼合杖九十此律有可據罪無可解者至允升世賞欲為議罪而無律可據倘念允升身閱六朝恩可推於老馬世賞夜縛三賊過可贖於焦頭此皇上天地之仁非臣等所敢擅或即從提牢主事律再減二等允升世賞各杖七十亦惟皇上命帝以允升等當敵兵臨城多因在繫毫無儆戒以致殺人放火反獄闖城平昔職業安在無怪緣事者願入刑曹陳世相徑出應募法官如此難逭明條具從重擬罪以聞

朝鮮國王李倧奏辨通東朝之誣帝報聞

壬子吏部等衙門尚書王永光等公疏請寬刑臣喬允升

胡世賁等并及工臣張鳳翔帝不從

户部尚書畢自嚴以其弟遼撫自肅因乏餉兵變身死冤蒙追奪列上其備兵寧前力阻款議及奉命巡撫建築錦杏二城之功援同素劄籍王家楨以甘肅功叙復官帶例自嚴請辭儲恩進階并考滿加銜贖弟前罪復其原官帝以自肅激變業已從輕不允

帝以自春入夏恒暘不雨良由祈禱未盡懇誠欽天監可另擇吉日朕當齋居文華殿百官齋居公署嚴禁屠沽分禱郊社君臣痛加修省庶幾仰格天心命禮部刻傳行

總理河道李若星以武德兵備道馮任隨撫臣王從義監

軍至京請推道臣一員駐德州磁州兵備道張光縉隨撫臣范景文監軍至京請推道臣一員駐磁州或彰德俱應刻期抵任章下所司酌覆

癸丑工部尚書南居益等率屬助餉優旨覈收

陞呂維祺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

以考功司主事李大受為文選司主事陞仇維禎為刑科左給事中

以江西按察使周應期為廣西右布政使

以河南巡按吳甡以分守大梁道副使李天經轉陝西參政

乞將本官加陞參政仍留河南并請陞陳道副使劉餘祐河南道副使楊嗣昌加銜久任帝命餘祐嗣昌俱加右參政天經速赴陝西

總理馬世龍會同總兵宋偉副總兵謝尚政曹文詔金日觀等領兵出石門晚至馬蘭次早四鼓往攻大安遂復之并尅鮎魚等關薊督張鳳翼馳書以聞

甲寅吏科給事中孟國祚上言戶禮兵刑工五部司官其陞轉不同大要以五六年為限獨銓司執用人之樞遷轉不常倏而稽勳倏而驗封倏而考功文選不逾年遂旋里錦遊儘司之事未辦青黃新司之事又成芻狗人爭躍治

事歸廢弛值此多事之日正主憂臣辱之時乃竟共圖優游恐非委質初念以後宜照往年三月一轉之例非實歷俸二年者不准給假至選司關係尤重非經四選亦不准陞如仍有託名請告當以躐陞議處庶久任法行而銓政收實用之益從之

直隸巡按涂文熠解贓罰二千五百兩佐餉命覈收

鄖陽撫治梁應澤報惠王捐資入援將士帝以其誼切同休嘉獎之

總理河道李若星解搜括銀助餉命到日覈收

陝西巡按吳煥按秦事竣解節省銀充餉命覈收

乙卯帝率群臣自是日起齋居虔禱實圖修省務期霔雨立應遣官祭告南北郊社稷山川風雲雷雨等壇并護國神應龍王順天府仍率屬恪祈

陞王猷為禮科右給事中

准南京工部尚書杜士全回籍調理

候選運判徐霖徵引楊啟元例倍數輸銀命覈收序選

祭酒顧錫疇請以新進士改教陞國博者一考以後與中行評博一體考選其從推知改入者果係不及察處自應不准考選其以他端推抑正見風裁奈何棄之乞特選一二人以破常格帝以博士須精核才品方可考選優陞自

後不得濫補庸流致輕儒席命所司知之

丙辰命張春仍以山東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備兵永平

以驗封司主事錢元慤為考功司主事

封戶部主事王紫雲捐資助餉帝以好義可嘉命照數敘収優旌示勸

守西便門前府都督同知趙之麟上言敵兵退處遵永又逾三月茲援兵鱗集者數萬大將偏裨咸稱濟〻優游靜坐漫無成算既不能殲之無遺又不能驅之使遠日復一日轉盻秋高萬一逾薊而西薊家等處不過各守一城再臨近郊據我要害則京師坐困為害非小京軍十餘萬

衆列營守城儘有餘力援兵環繞城外徒然坐食不若令其赴東防守樞部速核遵永至京孰為通衢孰為捷徑諒兵之強弱為地之衝緩以大帥分定城堡設險為守要害既固度可遏其西向関兵及延寧等兵素稱驍勇當令會逼遵永星羅碁布不時出兵游援仍與守要各兵臂指聯絡退足以守進方可戰我先立於不敗漸次近偪敵營則彼出無所掠入無所食必坐困思東矣至於良涿乃南北孔道津灣為漕運咽喉亟宜頓宿重兵以通京外之呼吸以衛糧運之轉輸京西地多曠野前敵兵連營十數里今宜挑濬坑塹使敵騎不得馳騁不妨民耕可弭盜賊

言似迂緩實禦敵急務也帝以疏內各款屢見條陳命所司再行酌覆

丁巳兵部右侍郎郭尚賓捐資助餉優旨褒収

樞輔孫承宗屢辭儲慶軍恩帝以其出於誠懇許之

吏科都給事中劉漢儒上言國家以漕糧為命敵更番入處永灤規圖天津以絕我糧道竊計過開平寶坻便是天津則守開平即以保天津也年前敵舍薊通而直薄城下安見今日不舍開平而直抵津門乎況糧道所係不僅天津由薊而南張家灣河西務諸處擇一所據之千艘萬艦皆為敵資國命中絕矣為今之計開平薊通不徒以守城

為要當以扼其南下為功至河西務一帶地近天津〻撫更宜擇要設防又不徒保津城而遂止也然則敵兵之勢非南下即西馳咫尺都門前轍未遠城下之師誰為長子況畿南已掠之處難堪再来而未掠之處寧容肆毒今所恃者止涿州有撫臣解經傳而兵力孤单鞭不及腹即有調来之兵半皆疲乏借以壯聲靈則可用以摧鋒刃則難於此時而安排不定綢繆未周欲恃一重墉之固為中外大防亦危甚矣故必海子迤南霸州迤北添設京城援兵以防南掠則根本之地乃可恃以無恐臣查霸州所屬崔黃口舊州二處各有守備一員設立兵馬原為防盜不如

將二處合併擇才望武臣統之加以叅游名色照原設兵數量為增添駐東西交衢之處賜薊州新任道臣方一藻專勅俾之統轄庶與涿州犄角可以應援可以堵截居平仍可以捕盜則都城根本之地神氣壯而人心固矣帝以聯兵集防遏敵南掠及守津護運俱有屢旨其薊州捕盜兵將原額若何奏內整練事宜所司即確議以聞

順天巡撫許如蘭以薊州鄉紳李致和父子謀為內應疏叅知州戴文箕聾瞶六罪帝命文箕議處致和等加罪

原任河南巡撫范景文疏報撥標下義勇一千名給永平道張春訖

戊午原任山東巡撫王從義捐資助餉優旨嘉歎

山東道御史劉光沛疏薦江西布衣令國威精於火攻兼有商人史經綸捐資一百五十兩製造火車火砲等物請下工部會同總理提協科道擇日驗試帝報可

兵部右侍郎郭尚賓上言近日塘報有曰東兵若干添入灤州有曰東兵臨開平有曰東兵攻豐潤一枝似往薊州又往玉田又有曰東兵破榛子鎮有十餘枝分往各處有往南海子者前此曰遵化兵多永平兵少今曰永平兵五六萬是東兵倏彼倏此以疲我之應援一踈虞則愈肆其毒又可多可少以愚我之耳目一眩瞀則易錯所應諸將

各設偵探可不確致真傳而使手脚亂忙何以制勝乎臣謂敵駐遷灤是猶疥癬之在體其居遵永則如兩癰之附身前此諸將豈無肯效忠出力者乃上不能復遵化永平為消癰以保大命次不能復遷灤一城為國除疥癬以清四肢止知覓小捷飾聽聞或闞彼所至總策駕以應雖謂之無著可也其甚者如近日覘大安口零功輕入衂損八百餘人反掩敗為功雖謂之欺君負國甚於無著可也為今之計以戰較守守猶可稍養其力似宜急分戰守兩著易守之城責州縣難守之城責大將我在城內我可固守以待之敵在城內我可力攻以取之城內敵多自宜悉銳

以決戰城內敵少亦宜加慎以圖功此在總督一意鼓發將士厚集其力急向咽喉一小城竭力恢復以為破竹嚆矢隨并力犄角共向遵永敵雖健戰未有不氣懾而思返者兵不少緩機不虛發庶有濟乎其茅元儀收拾東江係樞輔所用乃輿論謂元儀才力不足任此恐傷樞輔任人之意當救之另舉一人幸無悞東江之事也帝謂圖敵宜審緩急不得止覔小捷其說良是元儀新經樞輔題用還另酌行

己未潘王捐祿犒師優旨命銀到數收

補碩光祖為工科給事中以稽勳司主事李廷龍為驗封

司主事

直隸巡按董羽宸疏奏去年十一月初六日副將朱來同等挈家出城朱鎮孤立無恃遂榜各逃將姓名於通衢將俸銀五百餘兩并衣服家具分給見在軍丁冠帶西向叩闕於後宅牆上大書二行一書朱國彥盡忠一書張氏死節夫妻並縊而死又撫院中軍彭文炳母子兄弟俱守節死難並應優卹以旌忠烈章下所司

守西便門豐城侯應襲李開先上言臣自奉命坐門登城望入援兵將僑居民房間有蓋篛自居又散落不相連屬夫兵民錯雜而處與席藁易於焚燒皆法之所忌兵將分

張神情離索玩習已成驕氣日盛望其敵来能堵敵去能追此必不得之數也尤可慮者設或霖雨泱旬勢必爭投民舍於是見婦女或姦見輜重或盜恐罹於法則以鼓譟結局而已此又必至之勢也凡若此者皆營法不嚴所致而營之不嚴正以兵不素練兵之不練正以将不知兵於是遇賊則敗不遇賊則潰皇上費幾許徵調望入援之兵如望歲而環城之衆徒養成一潰敗鼓譟之情形真可痛矣臣請與諸将約自今将不得一日離兵兵不得一日離營何以布鹿角何以施拒馬何以掘濠塹何以迭用火砲何以間出棋蘇節制之師居恒如過敵營法既精乃有家

當於是情者練之使勤怯者練之使勇練之使進則捷如風雨練之使止則定如堵牆必如此然後可以禦敵也章下兵部飭行

錦衣衛南鎮撫司管事都指揮使臧昌國請父繼光祠額并乞春秋賜祭帝命賜額曰表功予祭如其請

貴州苗汪狂抱角糾連三江黃柏山等處苗夷攻刼凱里拒殺官兵掠村焚堡自平清至思銅省溪一帶警報日聞總督朱燮元以安位投誠檄總兵官胡從儀併都司陳謙前往協勦不三月平之馳疏上奏帝報聞

陝西官兵追邊賊苗美於白家嶺斬獲甚衆群賊皆駭散

清澗諸生李攀桂遂於賀家灣襲美殺之

庚申河南巡撫郝士膏上言舊撫范景文統兵一千見在昌平防守臣應速行交代但景文撫河則臣宜代撫景文防昌則臣宜代防乃昌與河兩地甚遠則撫與防不可相兼以臣計之前日畿輔孔棘而中州宴然則防昌無誤於撫河今日中州大盜縱橫業見於撫臣吳甡之疏倘臣不至鎮稽誤防勦成燎原之勢是為敵添一敵援則撫河乃深於防昌即以防昌論而兵僅一千為數不多亦何足為戰守輕重臣如赴鎮得與所屬官員商確兵食多選精銳廣備軍需率之而前以資防守之用庶幾有濟耳帝命士

膏赴昌交代河南急盜昌鎮急兵還須酌定委任兵部具確議以聞

天津巡撫翟鳳翀疏薦延將三人寧夏總兵令入衛尤世祿延綏副總兵加都督僉事王洪係宿將王威之子天津副總兵加都督同知劉國柱并列津門營弊三款曰鑽刺借役扣剋帝命兵部甄錄具營弊嚴飭行

戶部覆樞輔孫承宗酌議河東兵餉疏覆畧曰東江一旅借名牽制歲糜公帑不可問天啟二三年尚少天啓四五六年銀米歲各二十餘萬惟天啓七年銀米俱三十餘萬為數最多迨我皇上兩次遣官查覈東江兵始有二萬

八千之定額臣部題覆按兵給餉每兵月餉七錢米一斛每歲共銀二十四萬五千二百餘兩本色米一十六萬八千石自崇禎元年十一月起奉欽依兩年所給不越此額及袁崇煥誅毛文龍再定兵制止留一萬八千似可謂清汰矣而所食月糧乃照關寧例有至一兩五錢八分者約歲額四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兩有奇較之初定二十四萬之數已增一倍夫關寧勢處孤危其禦敵獨先食粮較厚即九邊將士尚不得與較量多寡況區區島兵乎彼時或謂文龍既誅厚餉以安其反側從此可以徐成牽制之局耳今敵近臺輿而東江幾不及事此臣與科臣解學

龍感慨於衷各有東江減餉之議也今樞輔議以一萬實薊門以一萬八千留島中在東江不失原額在薊州又得實用真可謂布置得宜矣但謂從前經制為數太多無論入援與留島均以一兩一錢為定額夫入援與留島者食餉既同則貪生怖死人有同情又誰肯為朝廷戮力臣以為入援萬人每兵應支一兩一錢米一斛與薊家各兵相同而一萬八千之留島者仍照臣前奏每名支銀七錢米一斛歲可省七萬餘金於分別之中寓鼓舞之術計無踰於此者從之

龍武中左右三營官兵舊駐覺華島因副總兵茅元儀奉

命韋制調赴關內南海口魁日揚帆前進所欠正二三月月餉〻庫業已關支元儀恐其脫逃議欲每兵先給一兩其餘俟到島續散十一日五鼓營兵放砲吶喊排列車營將元儀綁縛加刃於頸賴新委副將周文郁參將劉應龍勸救未即被害關內道王楫聞變單騎入營同周副將等親放餉銀每兵三個月各支銀四兩二錢即時給完仍不解散楫再三曉諭各兵稱茅帥嚴刻太過積恨已深今此舉已犯大法茅帥豈肯相饒楫許以請命閣部文郁應龍又委曲勸諭二鼓始散樞輔承宗命楫將元儀及何麟圖楊時茂等拘管以待題參

辛酉候選通判張澔輸助餉銀命照數驗收查例序選
補黄紹杰為兵科給事中
浙江巡按李炳率屬捐資一萬一千五十兩解充兵餉命
到日覈收
壬戌陞彭汝楠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楊文昌為户
科右給事中
以山西按察使呂邈為本省右布政使河南右叅政夏時
亨為江西按察使
原任少詹事陳懿典輯嘉靖萬曆兩朝嚮學行政諸事為
聖學聖政紀要四卷上之

原任兵部尚書王洽斃於獄仍命論罪如律

癸亥吏科給事中孟國祚上言敵據遵永地方多事省直覲官除俸滿知縣應考選者照舊朝覲其餘水旱盜賊并援兵經過粮餉逋欠之處悉宜免覲其因印官入覲署事之員府州縣佐貳自正途外斷難委署以致流毒百姓即一時乏人寧於教官中擇精壯廉幹者署之本屬無人不妨取之隣近州縣并嚴飭撫按時加廉訪有不修職掌惟賄是圖即以白簡從事輕則褫職重則追贓應委署者不至輕視民命而吏治稍清矣帝命撫按詳為酌定

以廣東按察使張秉文為福建右布政使

貴州道御史畢佐周上言嘉靖庚戌之變朝議置三輔经撫三員以翁萬達許宗魯王忬等領其事當時敵在城下數日而措置如此况今日可泄：不為慮哉永平在五百里內遵化在二百里內頃見丘禾嘉尤世祿塘報敵兵之新添者愈益強盛目前雲擾於玉田豐潤間豈真一日忘京城哉或者計畫未就姑遠攻以翦我羽翼耳一旦謀定而西敵反在內我關薊之兵反在外誰為陛下堅壁壘以遏其鋒者臣以為宜做庚戌之議於通州昌鎮涿州各練選鋒一萬置經臣一員統之可備不虞三鎮雄峙彼始不敢越門戶以窺堂奥今解经傳在涿刀斗不停旌旗生色

洵干城之重寄再簡才望重臣二員添置通昌以預圖戰守之計此不可頃刻緩也帝謂陵京要地並宜重防所司即與議覆

太僕寺少卿提督馬政鄭宗周上言臣之官以提督京邊馬政為稱去年八月因再疏請點營馬已奉明旨下部不意竟爾中格異哉臣以皇上新頒之勑書爭而部疏則以為宣德七年所撰之文臣以神祖四十八年之明旨爭而部又引嘉靖九年以後之議敕書既以為遠明旨又置不聞臣復何言雖然詳閱部疏實未嘗不許臣以點馬為職者其覆疏有云京營馬匹一切點閘比較之事皆隸於本

營提督及巡視科道併職部司官此則嘉靖九年以後節次議定者也夫曰點閘比較隸於本營提督是明以點閘比較之事歸之提督矣又云再考太僕寺少卿提督京邊馬政是又明明以京營提督屬之太僕少卿矣陛下給臣以篆信則曰提督馬政陛下命臣以官守則曰提督京邊而部疏又明曰皆隸於本營提督乃自相矛盾不許臣以點閘此臣所不解也乞皇上問兵部原疏所覆本營提督為誰并勅諭將臣原請點馬之疏與部覆之疏逐一據實回奏不得仍前曲徇其於馬政所係非淺鮮也帝命所司據典制確議以聞

宗周又言臣以提督馬政為職見盈街塞途往来僱募無非營馬作踐不已致倒死日滋謹循例糾叅於戎政毫無涉也乃總督李守錡為倪寵等祈免罰治顧謂去年七月允給馬匹營軍多不肯領箠楚臨之憶爾時臣會同巡視科道車駕司官逐一揀選其老瘠不堪者當用退印發回然後掣籤允軍而守錡之言乃爾將誰欺乎國家設立京營馬壯兵強原為有事之備無馬是無兵也冲鋒陷陣何以濟之若曰敵兵在近各軍不遑問馬守錡為國重臣身總元戎之寄於是乎失言矣祖宗創制立法皇上礪世磨鈍止有此賞罰大典守錡謂臣叅及副將為功令不載夫

京邊副叅各官按損失分數為降罰之差載在會典遵行已久况臣祇奉勅書年終例應叅罰即督臣亦嘗言之而謂功令不載勅書會典非朝廷之功令乎軍中之事將領任之寵等鈐束不嚴稽核無法以致馬匹多損自應為法受過乃規造巧言希圖倖免此無異故情面相沿耳督臣為寵等實躬自蹈之而謬以加之臣等乎臣謂害馬未除其過猶顯而陰陽躲閃方奉議處之新綸忽邀免罰之寛政使人效尤而起其貽害国家非淺也乞皇上嚴諭守錡一洗營中夙獘仍將寵等重加降謫庶祖制明而法守定馬政亦因之以肅矣帝以倪寵等損馬自應叅處以邊警姑准

免議遵前旨行

甲子免朝

直隸巡按董羽宸疏陳兵後應行事宜七款一衙官非事外之人其逃者乞行原籍解究一張灣商稅自被兵來行旅已絶寶無可徵乞將十一月至正月悉行蠲免餘月酌量議減一佐貳各官有矢心協力者如寶坻宻雲永清三河平谷昌黎豐潤諸縣宜分別紀錄破格優陞一監犯被擄不從自首歸獄如固安縣所報楊朝陽等四名玉田縣所報李平等十四名乞倣縱囚之意以昭肆赦之仁一兵民相習則相安紛々更調無不驚擾昨聞玉田守備石柱

國被調士民皇皇自今非敢戰精騎乞勿輕撤以安風鶴之心一近畿州縣皆用南人為胥吏遇變輒逃一應經手錢粮皆不可問今後應盡募土著臨事既無脫逃之患而北人拙南人巧亦可乘此一掃狡竄也一城守以主將為本前遼陽初陷臣有請緣邊隘口州縣盡易才能一疏大要不出收拾人心完城塹嚴保甲練鄉兵多備火藥火器此五者乃今日保民實事自後凡遇考滿考選大計舉薦不論邊腹必以五事為殿最庶可有備無患章下所司議行

乙丑以山西按察使柴寅賓為河南右布政使

應天巡撫書文衡續解助餉銀二千六百八十兩雲南巡按甘學濶疏解助陵工銀二千五百七十六兩俱命覈收

礼部上言唐世子器墭第一子于崇禎二年十二月內賜名聿鍵封為唐世孫今唐王碩熿世子器墭並薨例應給世子冠服勅書管理府事報可

丙寅吏部尚書王永光以亟儲邊才請其意在起用逆案也得旨有堪任重寄克濟時艱之語吏科都給事刘漢儒抄叅之有云勿借題目而開濫觴之漸勿生枝節而灰豪傑之心才堪雖正不忍以二卵而棄干城而果周楨又安在十室而無忠信所謂捐城府化方隅須有望于虗公為

國有永光以不得逐其私聞之切齒

以武選司郎中柴紹勲為廣副使

以孫還勲僉書中軍都督府管事

侯選運判卓尔昌輸銀犒軍命驗收仍照例取選

原任河南巡按范景文疏奏天下民生瘁矣或困于水旱此患在天者也或厲于盜賊此患在人者也然尚隨時以補救隨地以清弭至其患若之莫可解免者莫如差役一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國以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壤作貢理或然也而所僉实非真大戶何也大

户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難偉免而免脱雖羅大半皆中人耳中人之產幾何役一着手家便立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室完竟所謂能通神能使鬼偉免一時者亦漸日破月削同歸于盡此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惜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心隱之變為一條鞭法以合境之役均于合境之粮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于公家者乎有不賣妻鬻子罄資于津貼者乎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户之革者不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使在民則民欲行便在官則民不欲行此不兩立者也大官民之不相信也久矣有

司郎不無念及民瘼者無如昏役之中格何蓋僉派一行胥徒得任意高下日以其權市于民而民不得不奔走以奉之以致在官之人日富而民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費詘此必至之數也臣腐心蒿目欲令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錢糧官催人收為議廩餼官差人解為議鹽纆倉漕為之議腳價官委人買驛遞為之議另立官募人養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之名允傾銷添搭幫貼之費徹數蠲除百年患若一旦洒然不啻快手是非移民之害于官也官自經手官自留心金錢無所容穴窟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鄉驛支應無所容其冒

破在民免于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不利者獨胥徒耳置官以為民豈為胥徒哉有如日與胥徒比而陽奉陰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此百姓自兩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庭目不見衙役唯含哺鼓腹以嬉遊于化日之下是亦一時之華胥也即猝有水旱盜賊亦有以待之矣臣昔司理東昌曾行此法歲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不揣欲以已效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沉痾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今人去法更久將欲聚所聞于民生休戚者最大故敢捜歷及之帝謂體恤民隱是撫按第一急務奏內革僉派行召募飭吏民安最得要領便當永著為例勿以

累文臣去輒吏下所司知之

丁卯陞劉榮嗣為光祿寺卿管少卿事

戶科都給事中王點上言據薊遼總督張鳳翼揭稱餉司書辦李同寅每餉百兩陋規十兩其男復倚薛書辦為名索陋規八兩致各軍擅離信地眾口叭叭相應立剋正法為剋軍之戒餉司何朝宗手揖錢數千軍託命一任滑胥指授苦惟恐拂其心者即才堪任用亦當使戴罪盡職以贖前愆帝愈李同寅即于軍前正法伊男併薛書辦等还行研究何朝宗差錦衣衛官旂拿解來京究問

倖滿許博中將龔守忠等二十八員例應考選除水佳倩

張鳳翮年道行汪邦柱鍾斗邵建策李一獻章自炳馬茂才卓世祺胡獬表繼咸等一十二員俟差回補考見在龔守忠等一十大員隨經各衙門閱註吏部奉旨于十八日出題考選宋可久中爲憲阮震烹傅朝佑等四員才識老成學術純正言語正當行止端莊堪任給事中王之良吳履中孫徵蘭龔守忠姜思睿陳奇猷范圖蓄王道純李宗著王肇對等十員素行端重器識老成堪使御史俱照例試職一年都察院考試實授其中書陳士奇請有功單内可否互異似難遽授清班合照萬曆四十二年例具疏題請帝命所考科道官依擬行士奇有功既云共推才品吏

部應有銜鑒何用訪單少異輒擬請不定題為推諉其更確議以聞

戊辰加陞李喬為山東按察使照舊管事

雲南廵按甘學闊奏旌阿迷州孝子趙文宿賣身二次殯葬父母節婦楊林縣周氏係王寔国妻年二十守節今七十五永昌閔氏石元鳳之妻事姑值病喂乳嘗湯二十五歲守節今七十一章下所司

學闊又疏解節省銀一千零七兩助陵工命到日覈收

己巳加陞兗西兵備道錢時為右參政照舊管事

宣府廵撫郭之琮捐貲助餉命覈收

以四川按察使常道立為山東按察使福建右參政杜喬林為山西按察使

壬申帝以天氣漸熱命刑部都察院及錦衣衛見監諸囚無罪者釋之徒流以下減等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者開列以聞

加陞分巡九江道周應期為本省右布政使仍管道事

請江王府長史王熙明輸助軍需命查収所請遵永自効吏部看議以聞

癸酉應天巡撫曹文衡報境内大臣張鼐陸彥章病卒

陞侯恂為兵部添設右侍郎暫駐昌平州督理兵馬

庚午直隸巡按董羽宸進馬價炭價并鋪陳什器銀共四百四十二兩以充軍賞命照數覈收

浙江巡按李柄解助陵工銀命照數覈收

鳳陽府屬虹縣潁州太和宿州懷遠盱眙泗州靈璧五河淮安府屬海州沭陽安東諸州縣自春末霖雨為災二麥淹沒是日雨雹如磚如鵞卵如雞子如杯如碗如斗如拳麥穗禾苗擊盡無餘有傷人至死者漕運總督李待問彙報以聞

烏思藏僧三旦多只等十五人進貢入朝

辛未趙改靳于中為南京工部尚書

補黃道周為翰林院編修鄭之玄為翰林院檢討

帝以陝西援兵過中州沿途需索勅下本地方覈實河南巡按吳甡覆奏秦東師入犯羽檄紛馳秦兵素號驍勁齊行部嚴約束尚虞不戢況今河南州縣辦給糧料紛擾有不可言者是時有司咋舌相戒士民裹足所望領兵官申令稍嚴控馭得法亦可相安無事乃游擊趙官加之縱肆遂至于斯臣駐磁州目擊其狀只得指名入告今奉旨查覈據各道府申報多騎馬匹揹索折乾鞭毆居民種種情形殊駭人聽當驛遞議裁之時鋒鏑洊臻之日何以克堪自明旨下而陝西督撫措辦行糧申嚴紀律自是楊麒王承

思等所領之兵皆秋毫無犯閭閻安堵以此知天威之震疊有遠而督撫諸臣之仰體者至也帝謂趙光抃兵見隸何地此查奏事情兵部看議以聞

戶部尚書畢自嚴以薊門餉司何朝宗被逮前此寺臣張湀臺臣饒京俱有裁餉司以歸兵道之議此後每月應支兵馬行料合聽道臣賈亮忠收放帝報可

甲戌樞輔孫承宗奏山海關平遼將軍印信向以原任總兵官朱梅署掌料理關門軍務今于四月十八日新推山海鎮總兵官宋偉援勦薊門奉旨請印而隨山海軍務難以空文料理有寧遠庫貯前將軍印暫請借給署鎮朱梅

掌管康軍務得有所憑從之

以山西副使申紹芳爲福建右參政

原任河南巡撫范景文上言頃接河南巡撫郝士膏昌兵名數不確一疏皇上以士膏交代有期命臣確奏臣奉命入援原統官兵七千九百餘名以三千五百餘名東防薊州一千八百餘石城下團練隨駐昌平者二千三百七十名比報部大數也而帳下義勇親丁一千餘名不與焉士膏乃云昌兵一千臣深以爲駭急往詢之始知士膏固臣未以兵數相聞見撥家丁一千與永平道張春以爲在二千三百七十餘名之内意中懸揣此數不知此中家丁臣

自措處未嘗報部原在七十九百餘名之外其昌平見在實兵二千三百七十餘名固可一閱而知者祈敕新撫臣速詣昌平按籍查點則交代之事較然矣帝以所奏兵數已明命土青即往交代

乙亥以廣東參政李棫爲雲南右參政武庫司郎中揚鼎樞虞衡司郎中劉錦俱爲雲南副使

惠王捐貲犒師復率諸宗及府屬員役並行輸助優旨命銀到覈收

東城兵馬指揮李韞秀奏獻硝黃鉛共三千斤以供火器之需壯馬二匹以爲衝鋒陷陣之用優旨點收

禮部左侍郎徐光啟奏遣中書姜雲龍同掌教陸若漢通官徐西滿等祇領勘合前往廣東香山澳置辦火器及取善砲西洋人赴京應用

丙子差太常少卿解學龍往唐府致祭行人林銘球掌行表禮

以稽勳司員外郎丁鳴陛為驗封司郎中

度隔營守備李極于鄜延地方雷公廟遇流賊五百餘人對敵身傷四刀中三箭陣亡軍丁四名被殺搶去官馬二十匹次日延安府直羅廵檢陳其佑本道中軍刘桂流弄調守備白邦政率兵合剿遇賊于鄜州合水之交地名雷公

嶺斬賊二級射中砲傷者甚多驅兵窮追遇伏而敗其佐陳七家丁張友成等二十八名亦被殺擄去戰馬又四十三匹

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以分守下川南道按察使潘師道告病乞將原任安綿兵備道副使今陞廣西參政常任賢就近改補章下所司

詹事黃士俊以父壽百齡欣逢慶典加封疏請給假歸省優旨行仍令有司照例存問以稍優老崇儒德意

丁丑謝雨

肅王報助兵餉優旨照數覈收

直隸巡按張學周疏覆松棚路參將王純臣大陵衛千戶張雲鵬左車營千總程三元陣亡慘狀併及大安口守備王思擢身負重傷猶能突陣斬獲多級請下部卹錄帝謂雲鵬三元純臣死事既經查明准與優卹其王思擢俟查級另議

陝西流賊王子順攻蒲縣陷之山西自河曲保興至蒲津千五百里皆與秦界河面最狹賊自神木渡河至蒲又分二部東擾汾霍趙城洪洞西掠吉隰石樓永和山西斷渡秦中軍民以綏鎮諸堡皆在衛邊砂磧不毛仰食于晉分請開渡濟之山西巡撫仙克謹奏令起盜之處不開稍開

被盜處從之

戊寅正一真人張顯庸指資助餉優旨嘉奖

湖廣巡按黃宗昌解指助搜括銀兩到日嘉奖

帝諭戶部屯鹽二事屢經諭行未見奏效總因事無專司人得相諉且或舉行無法窒礙難施是以過眼便成陳跡前令部科諮求心計考究典章乃所奏復然豈朕所望还將從前條議各疏及頒過明旨摘陳要款何官可以專管何時可以封成須劃然明白使知如何則行如何則不行如何則效如何則不效不必務博張而鮮实效不得悻更始而避糾紛不求真实著數以便永遠通遵朕即以殿最

各官且于尔部科責裕課之效焉

禮部上言良鄉死難陈知縣堯還醇教諭安上達巳經旌卹其驛丞陳其礼千户蕭如龍何秉忠百户李膺官階雖異節義維均俱應准附祠祀其生員梅友松魏時中孟維祺徐邦教陈萬春薛尚愛李爲梁張抱璧任克宅任克孝張冲玄陈萬機刘弘道何宗憲石應斗武舉陈彝測節婦萬国寧妻朱氏刘振武妻任氏刘弘徹妻陳氏妹刘氏李為梁妻沈氏陳自重妻薛氏何宗憲妻王氏陳萬梳妻張氏耿耀祖母陳氏妻梁氏周鑑妻陳氏陳舜典妻徐氏禛之策妻梅氏薛逵科妻王氏俱能義不受污志節可尚應

一體旌卹建坊列名以表首善之忠烈仰四海之風聲至安上達萬里孤櫬先後一門死節應給勘合以歸其喪報可

己卯太白晝見熒惑復入鬼宿犯積尸氣占者以爲主秦亂

太僕寺卿魏光緒上言臣職惟數馬目前通昌兩地添額二千匹京營威額三千匹與年前舊借應還之三千匹亦已八千餘匹一時併索臣當何以應之臣衙門馬價之儲正爲今日而設每有職掌所關反不敢動絲毫而兢兢爲人作守藏吏乎目今庫貯見銀七萬餘兩臣竟動支三萬

兩差官前往産馬處作速貿易付託得人可得馬二千匹縱使甚貴亦可得馬千五百匹陸續驅至可以濟急又查天啟年間曾勑陝西茶馬御史以屢年積茶易馬解赴遼東今兵部尚書梁廷棟舊為西寧道時親曾經理臣昨屢次商確亦謂可行祈勑巡茶御史照往年遼東買馬例速易三千匹解赴臣衙門應用不過用茶五萬餘觔而雲錦成群騰驤在廄度亦茶臣所樂為也帝命與所司商妥覆奏

四川巡按馬如蛟解捐助銀充餉命覆状

陞張光前為太常寺少卿管太僕寺少卿事分轄西路

光祿寺卿何喬遠薦華亭布衣陳繼儒博綜典章諳通時務當加以一秩如先朝待文徵明故事章下所司

禮科給事中張鏡心上言頃者入春徂夏風旱異常冰雹不儆近復日色慘白沙塵漲天舉目黯淡全無開霽清明之象臣竊憂之旱爲驕蹇之氣所致陰凝陽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雹者陰薄陽也其兆爲臣下奉公不動陰構搏激日者照臨之象主長養恩德故政理平明邪氛不作則日光五色雨者澤也不雨爲地天之氣不交而解澤屯也觀之五行之性是積利惕惕則不實積者實之伏也其出不烈臣請得歷言其應今天下世道何如哉士驕于

序而蔑等凌尊賤名逆義賦詩飲酒口舌緝剽樗蒲賭妓放浪繩簡下者把持官吏武斷鄉曲不白浮薄而曰曠達不避強悍而誇氣力益盡人而然也民驕於野而棄產蕩生聚徒糾劫焚香會眾姿身綠林其間左無知與逃兵無歸者望之為壑此輩信符術經於王法死徒黨甘於鼎鑊勢可斬木揭竿一呼立應正如厝火積薪乘時而發也公論鬱於朝而士氣多約結之端越俎有代騰之類高下相引大小相煽黑白任意操縱自如又有浮躁無識輩入幕深堅不恤外議簧鼓儕輩相怨一方真似形清東西向易識者所以窺垢遐而興悲也所謂驕與鬱之積也此其悍

亢蘊隆之象皆足以旱至我皇上居高倡下處窮則變々則通之時立寬不絨威不猛之極有風行之德而但恐時勢之來因革太易或者令多變與政大苛與制太煩與威太猛與上出之而下未必行下行之而實未必當甘苦燥濕之際未必其盡調而匹夫匹婦之心未必其盡合與或君子屈於野正論屈於朝與按春秋之解有一於此皆鬱而為風雹者陰凝慘害之氣所結而成三月盛陽何從有此臣攷春秋雨雹之註一為公子遂一為季氏皆徵應不爽大抵臣下事權專一之所致也先王之制一人主威福於上其下三公九卿百執事以相叅也故權有所制而事

有所平夫專之為害雖公亦失而況於未公則秉偏積重復何底止今聖天子太阿獨攬其有此平泰之天心人事若不幸而見其契矣堅冰之漸可為凜〻恐國家將受搏激之症為禍不小至皇上離照當空無幽不破無微不燭有日之象焉亦既濯〻赫〻耀八荒於震旦然得無精以屢用而疲明以索照而窮與英察之極時或微有所秉少有所借與鑒臨之下或愛而忘其惡憎而失其美窮簷蔀屋深山邃谷民隱陽於九閽而目前不見一指撤此陰霾條白之應也而其要總在於堂陛之相親釜鬵之不陽朝野精神常為流貫和衷德意互為疏通則上下交而其道

同之說也往年皇上召對之際科道官得從諸大臣之後魚貫奏事邇者軍機旁午時事倥偬皇上之召對頗覺稀矣而或採宣或獨召諸給事御史曾不得望天顏而自伸耳目之用得無有偏廢與往年皇上省覽章奏批答如流而近者則漸有留中矣臣極知聖明念軍旅之際多指亂視又或議論不當緊為廢置但念諸臣之立言亦既各陳蒼素皇上之鑒別自應顯示從違間有疵謬不妨明加切責苟留中日積令披懷陳悃者揣天聽之高於終不可知之域則聲氣之通得無有室礙與四郊之刼殺各省之流離顛沛如水火之益深且熱或者皇上恤念之餘詔發之

為善言而下奉之無善政則宣達之際得無有壅滯與古者大司寇聽斷如流獄無稽訟于是乎肺石無號而沉滯得釋海內誦隂騭焉若一事而畏首畏尾一獄而且前且却深文者取以護身明法者俾于執奏其于皇上出入同律之旨法官持平之諭得無有沾滯欲沉皇上亦既屢允廷臣平刑之請朝野欣〻于吾德如天且旦暮遇之也而臣猶有根本之論焉夫皇上之心與天流通只在淵默之中一念慈則景星慶雲之瑞一念忍則蕭風慄日之徵故刑非必不用也而在常存有餘之念昔馬謖街亭之敗諸葛亮揮淚斬之謖亦至死感服屈于法也太祖語徐達曰

胡左相夫律就軍中斬之足以警衆必送之朝廷則當議其功罪此爲法受罪亦应刑不廢八議之明証也但望皇上存禹湯泣罪之心以感上天好生之德而已帝謂亢旱風霾示宜修省鏡心果有昭格實事正當顯切條陳碩牽蔓隱伏如專权柔借陰悻博激等語有何確據其明白以聞

崇禎長編卷三十四

三年庚午五月庚辰朔免朝

太康伯張國紀借車運米并輸運資優旨覈收

辛巳吏部尚書王永光一品考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山東巡撫沈珣捐資七百兩助餉命到日覈收

南京右都御史陳于庭率屬捐資助餉優旨彙解覈收

陝西分守西寧道右參政宋祖舜願隨軍自効親率家丁疾馳入都帝命酌衛地改用

直隸巡按任僎奏解製車銀一千五百兩其贖鍰五百兩有奇即批貯各府積穀備賑帝命製車銀解到查收其現

賍贖鍰如所請羅叙毋得那移抵餉僅取虛數廵按官仍
不時稽查

壬午直隷廵按張學周請卹陣亡遵化叅將張福安先是
大安口之役福安赴援戰殁祝傳逃竄廵關方大任以逃
將叅之提問伊弟百户福寵携家人安有及撫標中軍李
泉福親見其入陣殞身呈刑驗實學周故為之請章下所
司

内閣制勑房辦事中書沈自植訐奏喬允升逸囚一案直
服厥辜并誣以庇姦黨縱向馬諸事及其門士茅維有通
同班包需索過付之罪而彼實胡世賞以為時方候步寧

命宜與矜原皆冢宰王永光使之也帝命院寺併勘以聞

癸未

原任河南巡撫范景文上撫豫時所痛革六事曰加耗苛罰私派健訟假盜窩訪乞永遠飭行帝以奏內各款有裨安民命所部即與永遵

景文又言中州為天下腹心向稱多事自臣入境而後河之北若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若水一望白波飢民已不聊生矣而兩河間綠林嘯聚日不絕聞更有邪教一種以奸雄自命其口談非仙非佛其期待為帝為王其受用好色貪財其結果成佛作祖厚蓄不軌之謀故創不經之說初

不過一二縣者主盟君孫究也遠近奔走蟻附景從煽動句連不疾而速如北直之濬滑南直之淮徐山東之曹濮實繁有徒中州則其穴窟所在先年固始之變已見於前事矣臣與按臣屡督郡邑飭詰有加期療此心腹之疾而忽報敵逼陵京移腹心以護元首其時陵京為急而河為緩計固不容返顧而一為廻念則有不能頃刻釋者當此邊圍告警之日正奸宄竊發之時未幾鄢陵以王進孝等告內鄉以余孝甫等告五營賊徒且逼儀封界上其先發者再而旋皆殲滅則按臣吳甡有以屏其謀而褫其魄也當臣提師而北戎伍空虛人心搖動甡駐會城召兵補伍

魚麗鸛鵝組練生色復渡河揚兵釜上簡鄉勇行保甲賑飢荒日進有司而受方畧故祥符則擒時克相杞縣則擒魏景吾鹿邑則擒張明山而歸德知府董瀾澄推官萬元吉則擒李慎吾李小泉張自友等皆竟魁臣惡逆謀臣測眺：聊晚坐以觀天下之變者故事兵馬錢粮皆撫臣為政而按臣特以患文法稽覈之令臣之責任悉并於按臣而性忠勤任事勞怨不辭十分才力足以相副故能再造兩河以幸旦夕之安而未可為無事也懲前毖後可一日少重臣料理哉祈俯鑒按臣前勞勅令撫臣回鎮共圖消弭地方幸甚帝謂中州民飢盜起邪教煽動吳甡賑荒弭

變具見才能新撫郝土膏侯侯恂赴當交代即往涖任甲申原加兵部尚書致仕表可立措銀一千兩助餉命所司彙解且以在籍急公下撫按旌叙

直隸巡按龔一程以上海縣兌運每米本府推官徐日曦創爲米七銀三之說令其前途買運題背漕運祖制特疏參之

乙酉　大清遣人至開平監紀主事丘禾嘉豐潤總兵尤世祿營議和且使奏請禾嘉以白樞輔承宗及中樞梁廷棟世祿徑上奏帝切責之趣承宗進兵承宗因檄馬世龍駐豐潤待合擊朱梅靳國臣取遷安王維城馬明英張國振孫承

業劉邦域等趨灤州韋遷安之南援何可綱申其祐岳維忠等分營瞭望各山徼永平之師劉法劉啟職屯灤州之遵洎為聲援承宗親至撫寧祖大壽自開平會之令各營同時並進

遣刑部郎中梁中節往雲貴主事陳烜奎往廣東傅崇中往廣西郎中馬珍往四川五省恤刑

都察院等衙門覆奏反獄一案查名例內一款凡斷罪而

參正條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定罪奏聞提牢主事教棠繼請比獄卒律杖八十擬徒二年尚書喬允升請比提牢主事例減等杖六十擬徒一年侍郎胡世賞十二月十六後以推銓候命例非入署之期又陳世相出獄係允升批呈原與世賞無與請比同察犯公罪不知情者律杖六十年以過警從因自當別論易應昌等何得曲意狥庇其遵前旨另擬以聞

陝西巡按劉廣生疏奏秦地大荒之後流賊繼起死亡殆半田地荒蕪而延慶平三府尤甚臣招佃開墾之令日下許免其本年起科而懼以積逋為累承佃無人各州縣不

得已請攢里且請併甲勢固然也乃邊餉遼餉難減分毫惟將見在殘黎朝敲夕扑朘骨吸髓欲不相率而從賊得乎運年大慶覃恩天啟七年以前積逋盡免詔書一到歡動秦中無不頌皇上再生之恩近因軍餉浩繁太僕少卿喬承詔奉命守催開誠宣諭十日之內藩司措解遼餉銀十萬通者調發援兵補用粮辦行粮方以三萬三千計庫帑如洗此數從何而來攷西安府屬一二十州縣分投遣人立通有司或貸之鄉紳或貸之士民一切苟且措辦布免罪戾頃此設十六萬之解又刻期六月而取辦於延慶平諸府此實難矣皇上試觀秦中光景海內何處可與比

倫那慨然少緩于秦他省亦不得比例也往歲臣有題賑減緩一疏戶部覆准耀州三水改上疲白水改次疲有司稍寬考成已荷如天之賜然延慶平三府其瘠疲大略相同而延慶二府被賊殘破更慘皇上若念此三郡勅部酌議遼餉帶徵緩至秋收見徵量減分數以俟明年後徵足額庶有司得免考成之罪即斯民得蒙再生之仁至於裁減驛遞一節秦中奉行惟謹借動合借餉票一切盡絕惟是去歲窮年辦鹵各道將紛馳如雨但有入犯聲息即令檄報飛馳如西延慶漢四府羽書旁午往來如織各馬戶叫天無辜謂從來所未有臣心惻然何忍復言哉汰是以

去年下季工食皆已預給至年終而忽有扣解半年之議臣不知所辦也比及歲暮邊圉乘虛復發臣徵兵勤援不敢寧居今雖稍就戎索而未敢撤兵計援兵絡繹不絕者四閱月於茲各處今日報逃驛明日報倒站即京兆一驛塞門逃匿者兩次臣以敵情軍機所遣丞役皆僱腳前行最後驛遞可以取給通者奉旨查差薄以定工食減爲要法但秦方多事容臣酌議上請但將加增私貼一概盡革以紓民困而不失科臣恤民之初意則地方幸甚第以秦地兵荒交民交困所奏緩徵寬站二項應与酌覆廣生職司巡撫亦宜勤恤民隱以圖公私並濟

廣生又報在籍侍郎郝名宦病卒

南京礼科給事中楊棟朝疏奏近接御史楊通守黔疆功在垂成黔餉萬難议撤一疏皇上留心黔事已下户兵二部確议臣不勝杞人之慮竊謂国家自東西交訌連年不休軍餉所需兩處分應以至公私盡匱内外俱窘况以東兵闌入軍興愈亟當事者謂安邦彥既擒可撤黔餉以併力此蕃玩視水西而輕擲黔疆於度外也臣計邦彥叛經九年殺我巡撫殲我使臣屠戮生靈暴尸原野所在土司乘機蠢動西南半壁幾成夷苗世界幸賴先帝軫念危疆割楚之餉濟黔之急黔中先後督撫諸臣次第收拾滇南

一線之路塞而後通則楚餉協濟之力也不可謂餉之無益于黔明矣然此項祗可供守之用猶不足充勦之資則以黔地當滇蜀楚粵之中四面幅幀數千餘里隨地皆賊到處有苗除養兵數萬外凡屯堡之布置城壘之工用官員俸祿之需驛郵耗出之孔皆於餉內動支而楚中所解不無拖欠每年通盤除算尚多未敷今欲為大勦之舉必協四省之力欲出萬全之計必辦二百萬之餉黔之撫按每思上疏請帑又以東事未寧不敢瀆聽以致年延一年未見了日不得已而開撫之一面諭以朝廷生全之意然而我之解網愈寬彼之驕驁益甚任事至此用心亦良苦

已乃作局外之觀者反謂黔事可結而任事者不肯結果爾遼陽一塊土歲費金錢數百餘萬敵占永平相去咫尺未能立見勦除上副聖明委托之意宜亦遼事可結而不肯結乎大凡用兵須揣夷險之形量強弱之勢以水西之人之悍則不減于東以水西之地之險則百倍于東而黔餉一年所費只當遼餉一月之用奈何今日言滅明日言撫萬一餉去而於遼無濟于黔有害滇蜀粵西漸次決裂封疆之咎誰為任之以皇上神謀睿斷迥出諸臣之上定于此有勝算已今邦彥一擒夷膽盡落誰安位孺子尚偷生鼠穴聞其望風躊躇且疑且畏臣前具疏所謂伺便進止

機會失在目前者於其時矣惟祈軫念遠疆以一貫之覆不可中止九仞之擬已裁及泉勅户兵二部留此項餉銀不得議撤以竟黔局庶前功不棄善後有機其造福封疆者不獨一黔已也

丙戌遣御史祝徽巡視兩浙鹽課

駙馬萬煒誠意伯劉孔昭俱奏助運國糧後事辭價不受優旨報聞

南太僕寺卿倪應春等搜指助餉優旨照報數收

三邊總督楊鶴報鄉紳許尚等輸助援納命數收題授

丁亥工部虞衡司郎中王守履以試砲多炸皆因王建侯

求南居益薦陞吏部居益以公論屬之孫必顯建侯含恨乘此為下石之計救于故熸若忠臣就發回六十二具言之中有體質俱全者二十六具注水其內得毫无滲漏者一十四具因无命未敢再試夫神器又非修怨之資朝廷豈說謊之所奈何挾私故損且於不炸者稱炸壞法罔上比之造器不精者罪孰大焉帝以試驗神器關係重大借曰未諳猶可矜恕何云挾私故熸王建侯其據實畢陳後建侯遵旨回奏帝命各部堂官同各科掌郎官將二人許辯情事查明確議奏聞不得狥隱議上下守履法司治之三邊總督楊鶴以甘撫梅之煥統兵入衛方至平涼而銀

互諸部乘間犯搶款與海豪合而為一虎視眈〻志不在小請亟勅停行以資彈壓又涼州道臣宋祖舜已經赴關望亟選才望之員或就近更調補其員缺而庫藏如洗軍兵行者尚有裹糧居者飢而欲死督催民運不能接濟所望京運為續命之膏勢如救焚拯溺其涼州副總兵張顯謨已推寧夏總兵昨以甘鎮緊急檄委署總兵事仍揭部款求改推留之本鎮以保危疆章下所司

戊子遣兵部主事楊鴻工部主事王秉鑑主考四川禮部員外徐應秋刑部主事周昌儒主考廣東工部郎中李若愚大理右評事沈應明主考廣西

候選光祿寺典簿錢士觀輸銀助餉命照數驗收仍查例叙選

通州總兵楊國棟捐貲千金自造戰車百輛閣臣張學周因助銀三百兩多造三十輛又添造挨牌一百二十面旗鎗二百四十桿共成一小營請勅部選將付之授以心法若能教成千輛可使橫行敵中不效治以誑君之罪

己丑祖大壽兵抵灤州攻之

山東巡撫沈珣以奉命移駐德州各鎮單虛無兵可調查德州原設二營一則防護漕運一則聽候調援而援兵二千以崇禎元年正月裁去前撫臣王從義于去年十二月

内業經招復令原任兗州參將李在沐管理團練臣令既移鎮此州相應統此二營後則境上操演以壯先聲急則統領北關以備應援乞下兵部覆議令將援兵一營照數招援或即就盧洪濮所募部中挑選仍令李在沐在境訓練需備徵調其都司沈廷諭應陞遊擊職銜管理德州營事務

庚寅總理馬世龍總兵尤世祿吳自勉楊肇基楊麒王承恩俱至灤州總督張鳳翼命總兵宋偉等攻遵化以絕其援

德陵擇是日興工懷隱王墳卜於翠微山麓亦以是日興

工

陞磁州兵備張光縉為河南右布政使

候選通判路如瀛輸助軍資准驗收查例急選

直隸巡按董羽宸等以福建運到紅夷二號砲一百二十具已在通州城下請急通州重地需用甚急准留二十具於通州留十具於張家灣以為保禦之計

先是初二日 大清兵千餘騎至房山縣城外東岳廟隨遣一騎至城下云房山縣是金大定年間建立守陵縣官應開门相迎知縣楊果不應 騎遂以大斧劈城々中男婦倉皇號泣生員李元勳獮愈楊曹眹因

事急挺身出城說以既係陵邑不宜加害人民輙釋陳譬自午至申始去次日前騎來言主帥已有諭帖不許殺人但十一日祭祖陵爾等當前往掃除耳至日果有三千餘騎過縣北云祭品已備毫不相犯止呼生員數人引導三生遂如約出城又有本縣典史及生員孟宗孔張養養中孫絕武趙嘉脩劉光遠馬出圖董之謹陳如呂等八人隨往九龍崗祭章宗陵畢其日遂回良鄉次日起營而去霸州道周詩以聞

原任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黃汝良以皇考講官加太子太保具疏陳謝兼錄壬戌廣寧陷沒時所上

救時十策以進帝謂寬猛張弛法宜互濟若款課功責實必須惕玩振疏奏內諸款深得明作要旨雖屬往規足煥新猷命諸臣共加參詳擇於時事關切者酌議以聞

辛卯山東巡按沈珣以盧洪濛本劉之綸參謀今之綸亡請散遣其衆或分配別營因言其可酌者七事命所司參議

祖大壽兵自初十日攻灤州至是日中時始破樞輔孫承宗驛書以聞

兵部候補主事管通州知州事盧承業以通州為神京咽喉漕儲根本恐敵兵再至城守無資請撥京軍八千隸之

聽鎮臣楊國棟訓練且請發紅衣大砲四具滅虜大砲三四百具硝黃火藥三五萬觔鉛鐵子三五千斤以為濟勝之需

帝以兵科劉懋奉查劉芳龔世法擅用郵符之罪隱徇不言徒歸咎驛傳塞責顯係遮飾命降二級管事

陝西三邊總督楊鶴疏奏臣惟各邊戰守以大將為輕重大將得人則偏裨以下臂指相使首動尾應伸縮自如不然提挈無人封疆坐壞此理勢所必然也今陝西三邊大將盡赴勤王四鎮無處不缺除寧夏總兵官尤世祿留京別用已推有張顯謨他如延綏總兵官吳自勉陝西總兵

官楊麒臨洮總兵官王承恩甘肅總兵官楊嘉謨皆見提兵隨營所遣鎮務雖經臣等暫行委署第路將勢分相等不惟難于調遣恐其以代庖自視人亦以代庖視之互相諉玩不無可虞在延鎮則插部懷去歲創挫之憤方謀報撫套夷用之引路挾賞彼若心志合一勢必與我為難在固原臨洮甘肅三鎮東北則控禦松套西南則扼拒海豪今銀歹等部糾衆數千涼永鎮番之間時行闖劫意在附勢海豪萬一東西相合如虎傅翼當茲塞草未茂尚爾闖張若秋高馬壯則南窺臨鞏北犯甘涼新疆一帶豈有寧宇哉今時已入夏轉盼秋臨調度無人將何倚賴乞勅

兵部作速查議具自勉楊麒王承恩楊嘉謨四將之中或留京別用或發回本鎮所缺之員作何推補庶統制有人而城守無慮矣章下所司

禮部左侍郎徐光啟奉命修改曆法上言曆以差而改而前此改曆之人不究其所差之故僅截至日前後通計所差度分立一加減乘除匀派各歲之下謂之改矣臣昔年曾接西洋利瑪竇与之講論天地原始七政運行併及其形體之大小遠近与夫度數之順逆遲疾一〻從其所以然處指示確然不易之理較我中国往籍多所未聞自遂交蝕即以其法驗之与欽天所推算不爭異同而大率与

天相令故臣謂今若修改必須參西法而用之以彼條款就我曆義又提曆法之大本大原闡注明晰而後可以言改耳布算周密事緒繁多汗牛充棟之書臣等方慇精力有限歲月尚鮮不竟本年正月初二日鄧玉函患病身故比臣曆李霄門精神博洽臣等深所倚仗茲忽傾逝向後緒業甚長止藉龍華民一人懼不能畢竟報命訪得諸臣同學尚有湯若望羅雅谷二臣其術業與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强堪以効用及今西洋陪臣陸若漢南行即令訪求速來事理甚便乞勅部行文敦諭二臣并令所在官司資給進道庶令人出所長[illegible]歆續也帝命地方官資

遣入京

壬辰帝以灤城已破緣輯宜先馳諭督鎮亟當撫恤凋殘保全善類其向係脅從今能歸正者不得一概屠戮若有出奇內應仍與敘賚至遵永二城之復應在旦夕即宜宣布此諭俾戢諸軍以共體朝廷德意

遣檢討閔仲儼刑科給事中仇維禎主考福建

以文選司主事孟兆祥爲驗封司員外郎補原任御史楊芳盛爲浙江道御史

以浙江右參政王振熙爲山東按察使

日講官左諭德文震孟上言臣一介書生謬蒙先朝拔擢感激無涯前以疏觸逆璫即時既請林居五載削奪復加恐喝屢虞幾無死所幸聖明御宇詔起田間叨侍講帷又經一載每當進講之日輒焚香告天願以一言半語獲當宸聽稍畢涓埃仰酬恩遇而才智疎淺啟沃無能竊謂帝王之學與經生之學不同必以經術經世乃為實用反覆開陳未嘗不與時事相關切也竊見遼兵不戒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挈綱領刑法雖峻猜疑漸生于事未有所濟故於君使臣以禮章勸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奸籌用舍尤惓惓焉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

罰未明令敵據遵永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著著無備勢如亂絲絶少成緒故於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戰雖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能必當其官信小人者失士也見群小合謀必欺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而奸黨圖之愈急故于子語魯太師樂章頌皇上剖斷是非分別邪正而曰一音雜而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蓋天下容有無才僨事之君子而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以附逆無耻慚敗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輿援而思辯雪消長剝復之關甚可畏也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為六卿之長獨

蒙皇上眷注而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簸弄朝權擅行私臆故于甘誓章言戰勝攻取非獨左右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循於倉卒則國是定而王靈暢威福不假于信任則神氣振而敵愾揚大抵皆爲用人之人發也又見承光多事不尋而濟之以狠發忿必欺而飾之以樸機深計巧援多不中人皆知盧杞之奸邪而咸畏林甫之岸谷故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公典而橫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非國之福故於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伺者多所售其欺心純一則巧于中者多所投其隙臣知皇上天縱聰明必洞燭其情不爲

所借然為此語者則憂治危明之　極思耳其他若盡力贊襄恪恭官職捐軀狥國納諫披鱗精忠報主赤心任事選將練兵信賞必罰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誠以國步方艱兵氣正惡大小臣工當為在山之虎豹不當為處堂之燕雀當為朝陽之鳴鳳不當為抱葉之寒蟬當視國如家除兇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根于天性九死不回也然臣之自為謀則已拙矣官非省臺身無言責優游清華循資上進豈非便計而感憤時事痛不能忍亦謂臣今日餘生皇上所賜仍欲以此餘生仰報皇上不以數年摧折變其初志耳群謀方熾首攖其鋒此疏

一出豈有全理秋日講期自不能復臨天表然使皇上因臣之言洞然省察除奸卻敵聿奏中興臣雖得罪所甘心矣帝謂袁孟講惟敷陳常規時事朕已知之所指呂純如條款名賢藉援求雪及年例變制考選擯才等語可即據實奏明

督理賦役全書户科給事中許世藎廣西道御史劉士禎上言臣等纂修賦役全書仰體皇上德意于去歲九月列局即須之規則布之條約定之期會又諄〻告以裁省之法不過于額外者處為剔除于額内者加意裁酌又恐徹底改造多費工夫亟告以照舊書粘籤登答此最簡最便之

法也不意各省直漫不經心延挨不解即已解者又皆州縣有司各持意見自為權衡府官曾未經手布政全未寓目其間舛謬錯亂總無畫一之程且其所載者率皆影役之工食而撫按司府之費不敢過而問焉甚至裁及廟壇之祀類而私增私派之名目不肯捐而出焉即如裁驛遞也于本處馬夫銀兩則百計告苦即求動分毫如肌肉之甚痛于協濟衛所站銀即十裁五六如肩背之甚輕如是則延挨者既報解之無期舛錯者又商訂而未定其何以應手而集事耶即纂修諸臣亦有可異者戶部初題十二人嗣後有丁艱陞處及別委重務者其餘書未修完俟而

改調別部倏而推陞去任孰非王事乃令此就彼不過謂驛遞銀兩隸於兵部而不欲侵其職掌謂十分裁六勢難遵行而不肖任此勞怨耳據臣等所聞裁南驛遞之苦自扣六之說出雖已奏全領全放之事而仍有不得不費之條如舊歲進貢狪夷來往皆分作十隊而行每過一驛所需索至九百四十五金皆馬戶典兒鬻女以應之者又應援諸兵除河南川湖之兵頗有紀律未敢騷擾他如山陝兵多强悍驛馬乘騎一次常用至七八十匹不足則又拔民馬以益之嗟乎皮骨空存馬戶扛夫多逃而爲盜驛遞蕭條之象尚忍言哉竊恐州縣因此又暗有僉派富戶之

事則遍地驚擾人無寧宇臣等不知朝廷得節省之利幾何而民間之受害乃至此極也乞敕兵部早爲裁節之數確定永遠之規寧寬毋刻寧兩利毋兩病則宗社蒼生庶幾蒙福焉帝以修理賦役全書須憑外解書冊乃省直多玩忽不前又事款錯漏釐剔無遺自今撫按嚴催藩司閱定起解至驛遞工食十分裁六已有舊旨不必更議以後纂修責成後事毋得規便調遷

大清兵自永平西北還師白養粹崔及第張養初等俱被殺副總兵何可綱等率兵入據其城是夕游擊靳國臣等六入遷安縣巡按許如蘭驛書以聞

東江署前協事劉興治陣亡副總兵劉興祚之兄也素武健忽弟死未卹而署島副總兵陳繼盛誤聽諜報謂興祚未死且有以其弟興賢書招之者興治遂佯爲興祚齋薦諸將咸弔辛卯繼盛亦至興治伏兵座下甫一拜卽前擒之并執調兵官王建督粮經歷劉應鶴中軍李栢等十一人手出劉興祚詐死不忠其在島兄弟子姪咸懷不軌之揭以示繼盛以爲出繼盛手將上之中樞假朝命誅興治者繼盛愕不知所謂興祚卽以諸人狥于軍中謂此曹同

謀揭部害已不得已誅之軍中皆唯唯是日遂殺諸人於市自為奏疏極言興祚報國之忠與治行權之妙託之在島商民以聞

癸巳以原任江西右布政使王道元為廣東右布政使

黄州省城鄉官馬文卿等上言頃以遼事告急廟堂有撤楚餉之議督臣與撫臣乃議撫安酋駐兵河上且耕且守亦權宜之策但此等非我族類縱之則負固于山林畜之則踶齧于檻穽臣等以國初從寔此土熟識其情形如未可以信義責之也且撫之一局更自難言使果畏罪乞憐真心納款猶難保其異日況不過藉為緩兵之計乎九年來

安酋每以撫賞我每以撥應而迄無成效安見屯畜獨可信歟請更證以往事隆慶四年安國亨謀殺撫臣王諍亦曾議撥時方征播州督臣李化龍謂安酋陽順陰逆欲移師討之不果致有今日之變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封疆何事豈堪再誤皇上或謂東事方殷姑開一面俾為畫河以守之計必當于各城要隘多屯重兵使不敢窺水外一步則兵未可議去而餉安得輕撤也近接邸報見滇紳閔仲儼等以震隣為憂合詞上請剿臣等仇不共戴急切剿庸尤難緘默謹瀝血披陳伏望軫念封疆從臣等所請仍令楚餉照數濟黔并命督臣悉心籌畫務收平定貽黔

民久安之利無釁日後滋蔓之患則危疆有賴而聖明南顧之憂可紓矣援勦四川監軍道劉可訓率川兵由中路攻遵化是日辰時入據其城

甲午免朝

樞輔孫承宗遣大將旗鼓入永平府接慰士民翼日仍回山海關

太僕寺卿魏光緒上言祖宗慎重馬政廣設草場又嚴着

為今凡牧馬處所有私自典賣變亂冊籍者依律問罪案非以孳牧失所猝有緩急無以仰給軍興耳自種馬盡賣而後馬政弊壞已極猶幸草場尚在一旦講求興復猶可振積弛于萬一不謂户部諸臣于天啟二年内將南直隸七府二州牧馬塲地變賣得價十七萬餘兩每年籽粒銀九千六百四十餘兩盡歸本部曾經前卿韓策執奏熹宗皇帝命户兵二部會議竟置漠然蔑據廣平府申文又將邯鄲曲周等五縣草場經給樂安公主每年租銀九百七十餘兩又差下落矣夫職掌各有專屬政體必須關會將臣衙門牧地日侵月削變賣割粮而竟無一字及臣衙門有

比歲體乎設使臣衙門輕責鹽場地一畝輕用稅務銀一分而毫不關會戶部有不題參皇上有不震怒乎至於臣衙門積貯馬價原為事急買馬之用今戶部陸續借過一千餘萬兩屢奉明旨分文未償他且勿論即崇禎元年奉有五萬五千七百兩作速補還不許躭滯之旨又本年題奉明綸冏寺馬價銀兩自有正需如何借至千有餘萬毫不抵補寺臣便與戶兵工三部面為清算某部量還若干免還若干此我皇上軫念空匱覲洒宸翰者而亦了不照顧何也如謂錯者不必還則崇禎二年寺臣涂國鼎借過部銀三萬何以立時取討曾不少待耶往事已矣已賣之田

不可復得矣猶是九千六百四十兩之租銀不可不还否則以京營旗幟等項任之戶部每年赴部關領可也自後恪遵祖制無輕動臣衙門一畝一文致妨馬政即萬不得已亦須關會臣寺議妥覆行倘有仍前朦朧侵奪地料者臣寺且得以三尺隨之也

候補比科阮震亨上言傳聞東江背叛不勝驚憂夫禪九海島自我守之未必足以牽彼自彼據之实足以為我患驅習水之民揚帆上下可以無所不攻直使東省震驚抑恐兩淮騷動為一敵計出此世無寧宇矣今宜急復登鎮收拾諸島示以恩信激以忠義諭以利害禍福逃竄歸附

者慰撫安輯之不疑不殺則反側自化興治勢孤必委棄遁去此不戰屈人之勝著也失此而使叛局一成便難変動大海之險彼此共之其禍豈可勝道哉

刘興治既殺陳繼盛等因與其兄弟放船至長山島縱兵殺掠樞輔承宗以聞帝命之速為調戢兵部尚書梁廷棟上言興治興沛據島而叛拘集兵商現船此以南向登萊即西指山海縱橫島嶼儼然自處於是東兵之外又生一敵国矣今當令總兵張可大回登州嚴兵以待令龍武三營駐防覺華檄副總兵周文郁前往相機招輯如能定亂即佩以大將印可也帝皆從之文郁入皮島招諭督餉

郎中宋獻駐旅順安輯諸將承宗又遣諸生吳廷忠諭之会四城至復之報至興治聞之稍戢始自長山歸東江

乙未命駙馬都尉侯拱宸內監李奇棟往勘岷府事故岷獻王子常寧王幹坤以朱愛奔弒憲王奴其田宅逐其庶子國英國儁及憲王薨長史報綏寧王長孫企祽應襲巡撫洪如鍾巡按黃宗昌則以國英被逐事聞宗人府禮部不能決故命二人勘之

陞魯應魁為署都督僉事提督浦口池河二營事務

吏科給事中祝世美以敵兵出境四城俱復捷勝之後當急修乘時之策因陳四事曰大安龍井洪山羅文鮎魚諸

口盡已拆壞意宜募難民以圖補葺則修築之中可寓賑濟之意去冬入遵之役由于臺兵盡汰瞭望無人今宜速添夜役重賞死士得彼情形可以預吾布置昨聞茅元儀激變島中兵馬散而歸敵東江既無牽制則從海口窺天津勢所必至宜令關寧將士分布海口天津撫鎮多練淅兵以備不虞永平灤州遷安遵化等處人民殘殺之後地土拋荒甚多如叛賊白養粹崔及第李致和等皆彼巨室其地不下數十萬頃速宜募人屯種以為儲餉之用否則奸猾隱佔將士虛冒將不可問矣章下所司行之

刑科給事中王家彥上言邊烽已靖廟算宜周謹攄目前

要策四事一曰馳提音以綏遠迩一曰明倫叙以覈功罪一曰簡援兵以搜将材一曰練鄉兵以資捍禦至于當事諸臣寧急同舟毋狥私臆寧為水火之濟毋為玄黄之爭庶肺腸各化群策畢收此又廟堂制勝之第一義也候補比科傳朝佑陳善後七事一曰築邊牆以固疆圉一曰置火器以資戰守一曰実兵伍以壯神氣一曰擇守令以招流移一曰練土著以紓兵食一曰寬科舉以收士心一曰旌忠烈以維風化至若昌黎知縣加銜僉事左應選斗城抗敵誓死無他卒能退強禦而保黎元方今需材正亟郎宜実授邊道展厥長材帝谓京東新經敵患俟輯亟

宜擇人不得濫任庸流其餘各款已有屢旨命所司即與酌行

丙申以甘肅備禦陳所學為中都留守僉書

以浙江參政王廷梅為本省按察使陝西副使郭行徵為本省右參政

直隸巡按梁子璠解搜括銀助餉命覈收

陞刘可訓為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

以昌黎知縣加僉事左應選仍為山東按察司僉事管薊州兵備陞兵部職方司郎中周夢尹為山西按察司僉事

管　州兵備

以殷體信為鎮守陝西總兵官賀虎臣為鎮守寧夏總兵官陞王用予為署都督僉事鎮守臨洮總兵官

豐城侯應襲李開先以其父承祚久沉獄底奉旨酌議刑部故為延緩昭雪無期請勅就熱審時通查結案并乞暫保出獄俟議章下法司看詳法司以承祚媚璫有據炳然議上不允

雲南巡撫王伉報耿馬安撫司土官罕倒金鎮康州土官力悶枳灣甸州土官景承恩遞故土副使多思譚芒市長官司土官放廷臣皆極邊遠夷奉文採買朝象俱慕德不

敢受償各備象一隻并土產方物納款進貢
樞輔孫承宗疏奏鎮臣祖大壽以本月初六日從撫寧進兵初七日抵樂亭擬初八日進攻初九日以馬步漢夷二萬分三股同永平道張春至運泊店又同監紀主事丘禾嘉相為犄角臣所立義兵遊都守把刘詰宋三畏邵思忠刘啟戢等四萬餘人陸續前進以初十日薄灤城攻擊至亥時回營十一日鎮臣馬世龍同元世祿等四鎮提馬步萬人抵城分地合攻世龍攻西門大壽攻東北各殺其退縮不前者二人遼兵薄城傷而復進大壽以大砲擊其上令惡枸其下城且虛有半仍以大砲擊之城遂傾比暝兵

始登城

承宗又奏臣于發兵圍灤之日即同關内道王楫令署鎮朱梅帶領馬步官兵往圖遷安隨檄東協副總兵王維城同路將馬明英孫承業及張國振劉邦域等俱會建昌相机進取初九日攻城未克十三日午後臣標游擊靳國臣帶領馬步官兵以戌時至遷安城下遂入城有朱知縣者原約内應開南門迎候城中止有卜文煥一人

承宗復奏臣于大兵攻灤之日令中軍何可綱旗鼓徐敷

秦統領游擊岳維中申其祜牛允中守備李平東左良臣刘换民戴璋刘有德等兵並駐雙望西偏以牽永平之救十三日未時灤州敗信至永平俄而大發城空可綱等兵入城

丁酉吏部題崇禎四年天下諸司朝覲

戊戌唐世孫聿鍵捐銀助餉帝以其體承先志輸助軍興純孝急公深可嘉尚命銀到覈收

總督河道李若星疏解祖陵皇陵節省銀助建德陵命到日覈收

己亥大學士成基命等以庶吉士宋之普等弃天啟五年

庶吉士朱兆栢例應有散館之試請旨于閣中糊名考定
得上卷文理優長十七人中卷文理亦順二人謹呈御覽
帝謂士以器識為先試士以情套為戒此番試卷如何上
等偏多鄉等為國儲才還秉公另考

庚子甘肅巡撫梅之煥率兵抵京命入城朝見
福建道御史孫徵蘭上言竊惟敵騎東還四城克復祇收
吾之故土通吾之門戶耳而敵之再來當防我之積恥當
雪必善後事著著立于不敗而後可也因陳修要害移督
撫清賞格諸款且言收疆拓地方以此為經始非以此為
成功志之所結氣亦至焉皇上克兢舜業之神固無盈氣

湍心之日但恐在內諸臣即以此為可卸担而籌餉籌兵不似目前之周密在外諸將即以此為可息肩而宣謀宣力不如昨者之憂勤是何可不嚴飭中外共提精神以無誤我皇上囊括四海席捲三韓之弘謨耶帝以敵氛既靖固圉宜先奏內所當採行者所司確議以聞

辛丑夏至祭地于北郊遣官恭代

兵部梁廷棟以四城一時盡復將士奮勇攻堅宜先行賚賞為請帝特發帑銀四萬兩命戶兵二部共發六萬兩差官速令樞督二臣查酌分給務須勿遺勿濫稱朕激勵忠勤至意仍亟查一應將士功次首級從實詳報以便概行甄敘

戶部尚書畢自嚴上言昨臣部以軍餉告絀議加關稅因查南京宣課司額稅僅止一萬題令南部議加二萬南部臣鄭三俊謂留都所榷皆落地貨稅所得無幾惟蕪湖密迩南京扼據上流凡滇黔川廣奇貨珍物靡不輻湊于此商賈倍于南都而徵收不及是亦不均之事議于蕪湖商賈之貨照先年舊例令赴宣課司報稅領單以湊新增二萬之額當國家多事時得此一稅未必非涓滴之助所當即為允行其董理之官南都原有宣課司大使即令至彼收解不煩另設而徵收之法或如南都舊例徵收落地貨稅或照別處則例徵收過關錢粮其額以三萬為率聽南

部酌量裒益若夫南都宣課雖不能比照北京崇文門事例而一萬之額甚微合令量加一萬其銀盡解臣部以充薊遼之用倘徵収逾額則破格優録若属商濡染即重行叅處可也帝悉從之

禮部左侍郎徐光啟以聖諭屯鹽二事務得真实著数具疏進盡曰夫為足食計不在清屯也二百六十年来人日益衆而土田之数則弘治之視洪武縮焉萬曆之視弘治又縮焉豈非荒棄者多而加闢者少歟頃歲粟價日高幾及于三倍且天下盡然斯食者衆生者寡之明騐然周視寰宇可墾而未墾者尚多有之假令蕪者盡治猶恐食之

不盡也惟是民重去其鄉又無法以致之遂令棄于有餘爭于不足耳然則為今日之計惟均民而已均民者招徠鄉之民耕于寬鄉而已招誘之法一虛一實虛者加文武之空銜如曰備資本墾荒若干歲入若干者予其爵也实者使入籍登進如墾荒若干歲入若干者聽子弟凡人与童子試更立屯學凡科舉中式之額别自為額才與本地相妨也如此主計者無絲毫之費而數年之後穀不可勝食已議塩法而曰邊方之米豆不足歸咎于改折者非也令原額邊引何嘗不納米豆于邊其折徵者後來加增之餘課何嘗不轉以餉邊若欲以餘課之銀悉改邊方之本

色則邊人所最苦行且無商并無軍矣而其病皆在引壅引之所以壅者其病又在於私販如淮南之歲行八单舊額也乃生齒數倍矣而僅行六单且有不及者何與今百方疏理亦通融於六单之內耳其不能加於六单之外者皆以私販故也會計録載御史楊選言兩淮之竈塲物力可辨塩三百萬引今官塩歲額九十萬引而所行者不及七十萬引則官塩行五分之一而私塩居五分之四矣使私塩悉禁即一歲所入奚止如今日乎是故目前之策惟首禁私塩果如畫途而求至設的而求中不禁不已則塩筴何不可禁之有帝以力作墾荒禁私疏壅最得屯塩要

領部科正在集議命所司一併參酌詳列奏聞

壬寅予故禮部右侍郎張邦紀祭一壇減半造葬以日講有勞加祭一壇

天津巡撫翟鳳翀以天津兵備參政石聲詒抱病杜門應准加銜回籍現有西寧參政宋祖舜領關廣兵列防河岸即應除補刻期到任

癸卯帝以中協一帶修築牆垣墩臺致屬緊要命忠勇營提督御馬監太監王應朝與巡關御史張茂梧專責查督邊工各給敕諭關防往涖其事

日講官左諭德文震孟上言臣感激時艱痛心奸佞具有

講筵已撤一疏奉旨據實奏明臣敢不別白盡言以負皇上之虛懷乎臣所謂呂純如慘殺名賢蓋故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謚忠介周順昌也當純如為福建守道日以諂媚稅監高寀為事比高寀窘執閩撫激成民變純如與寀攜手徒步揚々市廛萬眾唾罵順昌時為福州推官勇除稅棍撫定人心純如恨之屢肆下石後純如挿入逆黨之局竊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語多過激純如遂挑激巡按毛一鷺復身入京師與用事者搆成李實之疏而順昌被逮且搒死獄中矣同時慘死諸臣所號為徹骨之清及公忠亮直人々推服者以順昌為第一其致死

之由全出于純如此天下人所共知今忽上疏求雪不但安天下之是非而且揉皇上之斧鉞則由吏部尚書王永光爲之與援也純如家居每語人曰冢宰不去此案必翻而永光与一二私人聚族而謀者日夜以打破逆案汲引群兇爲第一義夫逆案之定其主持全出宸斷故有一人得參末議爭發强剛毅是以有執皇上于此持之確矣而群小營營窺闞以爲旋轉聖意易于反掌故首以邊才之説進而純如之説即繼之呼吸通靈提掇如響不然則通政司官固喉舌之寄也非大力者主之此何等事何等人而輒具疏以進哉至祖宗設立衙門如犬牙相制良有深

意蓋惟恐後世有專擅之臣一手握定則無事不可為故交相牽制以防其漸如吏部尚書權綦重矣惟权重故欲稍分之而案呈必出于司官冢宰且虚己以聽是堂屬原不妨異同也至臺省為公論所自出凡推陞年例等大關係事則吏部不敢自主而必会同掌科掌道以定之若近日推陞年例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為閒送誰為高詩（訂）哉臣亦不知良訓何人但見其持論則往往与永光相左倘以其官箴有玷則當先事糾叅不當臨時默掾而前此未聞有一言也不過以其稍秉公道每多叅駁乃借外轉以除礙手去之如逐狐雛而舉朝莫敢吐氣聞永光在部

凡閫上行私之事俱不待司官案呈是可以養科道乎夫逆党之時所以猖狂恣肆凡危社稷秪為倚斥逐逮殺以箝守正不阿之君子馴至上下雷同一唱百和此皇上所目擊而心恨之者今聖明御極離照當空尚敢弄此机關以圖常試此忠義之士所以憤惋而不平也考選新資吳才華出衆先度養所施具範絡乃獨作一才名素著物望優帰之陳士奇以示有权而十年冷署之諸有功亦以精疑見棄迨群情洶洶衆議沸騰則姑為兩請以擯之大臣心術如此斯亦不忠之尤者矣總之今日邊塵未靖聖心焦勞忠君愛国者惟當以論兵論餉為先外此皆為閒著

而無奈永光之奸惟知营私植黨使小人乘機以關捷夫者憂讒而畏譏莫能以全副精神幹辦国事即我皇上惓惓致意責成永光祗以封疆重任用人為要而永光用人之效已見于前矣以王元雅之昏庸寧堪爪牙之任以刘策之醇謹詎曰折衝之才而一則獎而用之一則用而遠之邊事破壞皆由于此令任事之人皆罹重法而用人之人且倖然得志是何術之神奸之巧也臣于永光素無嫌隙惟真見今日之患外則東国内則永光而内患不清外患不戢適蒙據实回奏之旨不敢一字含糊伏望皇上先将臣罷斥以謝永光若永光之專擅恣肆攬权無忌赫赫

奕奕日甚一日將來不知所終我皇上聰明神聖自有洞察亦自有獨斷矣帝謂諸官懷忠啟沃循職自可敷陳震孟任意牽詆殊為多事

戶部主事李學禮上言臣本文華殿辦事中書徵榮二十載蒙恩加臣工部主事頃以邊塵震警戶部借管客兵行餉吏部覆改今銜其時援兵環城待哺罔昧奉役每日東奔西應惟恐有誤迄今數月雖勉盡厥職而資格有限終非所宜今邊患漸寧撤防在近又何用代庖者之久假不歸也乞解前職仍帶工部原銜辦事中書臣愚幸甚帝以學禮改銜有勞命與查敘

通州中倉小甲告發周京監督通州中南兩倉任内侵盜餘米至二十八百三十九石部行巡按御史董羽宸審実請勅下法司覆勘定議

甲辰以永平知府張鳳奇全家殉難忠節可嘉賜葬與祭一壇仍議贈官行原籍建坊以旌忠烈

原任順天府〻尹令起改太常寺卿管上寶司〻丞事未任秦聚奎以宿疾乞恩改南常謂以三品管六品事于官制不合吏部可查議另推

戶部主事陳振豪等上言臣等奉旨纂修賦役全書職方郎中周夢尹疏謂未嘗身到地方即成亦外錯謬庋而無

濟于事信哉斯言蓋使身到地方訪之于縉紳父老証之于府縣有司將無幽不燭無隱不彰與臣等之一無見聞者自別然就地纂修差官未免驛騷臣謂各省直有閑差有急差有鹽差差原可兼任其事即不然巡按御史以觀風問俗為職其于督理尤便第賦役係臣部職掌其規則當定自臣部耳且臣等磨勘福建書冊見其別無心計祗以裁省抽扣為題以符一時之功令裁省抽扣或十去二三或去五六幾于器不足用地方官不改頭換面別為差派之計使民愈不堪命是纂修非以為民實厲民也祈皇上念君民一體以抽扣所入者解部充餉暫濟一時之急

其裁省一項盡還之民定例自書成後俱照數免派則一代維新之治上常足而下常有餘天下之人登春臺遊華胥矣帝謂纂修賦役全書須經制周詳便民裕國應否行各省定式查造併所議裁省抽扣事宜所司可與督粮官酌妥具奏早勒成書

戶部尚書畢自嚴等覆涿州知州李國俊䘏驛觧派及兵部改抵驛遞協濟銀兩二疏曰涿州之罹敵患也城垣雖幸無虞村落已多焚掠大非富饒之舊臣等敢不仰承德意俯念民艱而曲為之所哉查涿州歲入南馬銀一千三百五十兩即外省協濟之數也而又歲解薊永草銀一千

五百九十一兩零即應解京邊之數也顧協濟已題充舊餉似難更端而改抵又祇奉新綸何敢膠柱權宜酌量合如樞部之議自明年為始將外省之協濟改解京邊而以本州之京邊扣抵協濟一轉移而涿驛收緩急之益徼軫卹之恩矣然此通變之著非經久之規倘兩年之後涿地富庶如初當仍復其舊欲以訂入賦役全書殊未妥也其蠲派一節本州有預計遼豆七千七百石及續派京豆五千石前任知州陸燧已完京豆二千五百石念迩日援兵驛騷通衢支應更煩于昔其未買京豆二千五百石臣部當自設處買完其預計之七十七百石原供關寧之用最

為緊急當如津部與督餉御史議減二千石津部代為補買其餘五千七百石仍令刻期買運可也帝從之

乙巳以越其杰為山東僉事監軍通州

神廟皇貴妃鄭氏於崇禎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酉時薨逝喪葬事宜命照神廟恭順榮莊端靜皇貴妃李氏例行郎塋李氏園內并擇吉開隧興工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安奢獸突九年于茲賴皇上聖明撫道諸臣戮力自舊歲七月後兇鋒屢挫渠魁盡殲天威雖張時事亦須通計故臣於去年十月二十六日具兵事貴在敢易一疏欲皇上冊立皇太子急遣一使諭以

國本大慶憐彼蠢愚俾督撫諸臣相機操縱苟可藉以報命即當許之寬宥然後合力遏患以免焦劳二十九日奉旨水藺兗魁授首黔蜀已足雪恥勦撫相機自當分別順逆操縱緩急兵勢百聞不如一見督臣朱燮元久諳夷情老成持重當有萬全勝算聽便宜酌行并一應善後事宜咨訂方畧具奏次日即有敵騎闌入之報徵調四出餽運可虞在廷諸臣于是深以臣言為不謬謂安位當撫而楚餉當撤合詞上請蒙見施行督臣朱燮元等布以天威詔以聖德方謂指日報竣今月十六日忽接一揭謂安酋業已投誠紳衿不肎罷戰等事內稱安位乞撫与所以撫之

之故甚備末及鄉紳馬文卿等擒安首所差求撫之人立時毆死而又旁及數命臣不覺眥裂何物文卿等恣肆一至此乎大王者以天下為家貴州固赤子也即雕題椎髻之人亦赤子也文卿等以舊仇起見能無恣心然亦當合計古今事勢與從來所已試者而後求之皇上望之群工夫西南夷之不可盡滅自五帝三王而已然矣即以高皇帝之神武列聖之膺斷前臣楊璟沐英傅友德王翺程信陳儼鄧廷瓚馬文升盛應期張時徹張岳吳維嶽等之宣力上下二百年間茍可根株盡剷豈其遺育至今而文卿等止念私仇罔知國體使荒服窺中朝有不敢奉詔之督

臣有可擅行屠戮之臣庶其可訓乎即以滇紳分疏論彼所請者催督進攻耳非求盡殲也朱燮元自到任後當陣斬級至一萬七千八百有奇生擒至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收回被擄及携家出投者至五萬三千六百有奇較之歷朝所得數倍過之而謂尚不足以宣威武乎即滇紳所指之叛賊蓋因安邊而言也逐安邊而置安其爵遂謂全功夫烏撒之安其爵猶水西之安位去安邦彥而置安位一例也至于所求畫河以守不過責以必不能從之巧名而忤其必不欲接之詭計耳夫望朝廷以五帝三王之所不爲而又令合門庭而息堂奧爲匹夫匹婦報私仇不爲聖

子神孫存國體有是理乎夫兵貴善戰機在預圖臣遇事不敢不先言黔其一也即如東江先帝時不早請求而使崇煥借以行其私毛文龍無罪就戮當時尚有昌言譽之者臣去年六月間具疏上聞有雙島非雲夢之鄉而迹已涉於偽遊崇煥無救趙之師而椎先加于晉鄙等語至今稱為定案及東兵入後人未有議用島師者臣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敵去無期一疏中有海波不凍用之舟則可搗巢敵來甚迂用之陸則可扼歸等語不蒙批發今正月間復與同官張鵬雲等合詞上請已得旨矣第當事者世世視之今闌島兵又已告變夫既不戰之于先將何

法善之才後臣謂島師以思故帥而起則文龍之子承祿現在都門可使以片語定之但宜速不宜緩耳帝命安酉受撫東江戢亂事宜兵部速議以聞

丙午先敵兵未退時廣西道御史刘士禎上言國家奠鼎于燕一牆之外即為敵國蓋欲天子自為守以無忘宵肝之儆耳雖薊門天險帶海扆山雄于天下而一重門限終屬可虞自嘉靖庚戌兵臨城下後至萬曆初淂戚繼光經理稍獲安枕數十年迩者東兵進塞直逼京師遂至憑城永遵眈〻未已薊之險我已與彼共之而且漕艘尾啣托于帶水見今敵騎充斥豐潤玉田閒粮運在〻可慮即在

在當防而津門為天下咽喉垂涎有日防之城下尤為非策也曷若防之于河上乎查運河自密雲直達天津實為京東天塹但由津至通二百餘里由通至密一百三十餘里中間水勢高下叅差淺深不一遂未能槩限戎馬而我無可恃耳今誠興工浚築于上水挑濬使深築壩以壅其下流使三百餘里河水俱深丈餘人馬即難飛渡或五里或十里或數十里隨勢高卑建閘畜水每閘內又量地遠近為分兵之多寡設船以作游兵船之兩傍各開砲眼增以遮牌船內實以火器撑船軍士俱擇練習火器者充之俾借舡為城因河為塹用火器以及遠既可以阻戎馬長驅

而粮運無虞戰守有地非特神京永無薄城之憂而密雲通津咸可聯為臂指仗為犄角是誠今日急著也或謂此時徵調已空挑濬之役派軍難而驟民亦未易也不知通州以下戶部原有空運夫各州縣原有淺夫通州以上尚有欽依把總領軍八百駐牛欄山以供挑濬今誠用空運之夫役牛欄之卒如以省直班軍而又移中東二協修工班軍之行粮鹽菜以給之量加犒賞以為鼓舞軍固不煩調募粮亦不必多增而事可舉矣然責任不專則推諉易課督無法則收效難今密雲有裨將通州有大將天津有額兵額將沿途又有援兵援將若畫地分功責之各裨將

使揮諸軍之強者磨勵以待敵弱者荷鍤以治河而統提衡於通州一大將又令原設河廳往來巡督淺夫州縣同心協濟總責成於地方之撫按廉其勤惰而黜陟賞罰行焉數月可即報竣秋防庶幾有賴矣章下部議覆上命分任責成仍嚴限報竣直隸巡按董羽宸上疏爭之曰通州上下一河若帶誠神京左臂第一重阨塞也臺臣建議欲挑河堆土因高就深使東磧有天塹之形敵騎無衝突之患臣躊躇終日有不能必其決成者謹按京左漕河發源塞外滙萬山泉源以入密鎮又從磧石淄沙以抵潞河自密至通計二百四十餘里為淺五十九則純沙無土沙

之桃積岸際者皆浮盈靡漫日炙風吹乾如細麵若游塵揚于空中復飄水底旋淤旋究且時際亢暘涓滴一溜驟遇霖雨浩淼無涯甚而河道改徙平陸成淵通流倏涸向名自在流沙此地勢然也祖制自家而下戶部究運差轄之由通而下工部通惠差疏之止能因勢利導未聞有開掘丈許之深堆土數尺之高者非謀不出此勢不能也今以五六百里之長渠當千萬粮艘之湧至河流既不可堰雨涸又不可期畚鍤諸夫何處著腳加以額設究運夫淺夫但可併力究淺不能處處興工部覆謂用力既倍于平時工食宜沿於常格淺夫議增漕撥省直班軍胥令其謁

壓以從不知漕鏺見在不數何術增設者直班軍修邊正急何得撤外障以事內濠況今郡邑初復自各城濠以及関牆屯堡延綿數千里秋防轉眼接道拮据不遑頓安得置此急務而皇皇於是暮莫效之功哉漕河一帶軍國命脈攸關目前宜嚴責河職極力濬空阻淺必罪勿宥不言高深而高深自在其中其家通挑濬雖奉有分任責成之旨然熟察時勢恐未易按程而責也倘徒勞人力徒費金錢濬之終不成深堆之終不成高異日皇上責諸臣之不用命地方撫按自多所辭而糜去金錢已不可返臣今日安得默默而處此乞勅所司再加酌議直截條奏若以成

命難回乞勅臺臣親行踏勘與撫院道部確商可否以取
進止

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疏奏古者天子有事必謀及卿士庶人與其宗筮守龜衆聽而獨斷之故有善則歸之於君有過則分之於下今疆場大事庶衆多不與聞而干櫓小物大僚繫乎不免持祿之士既捫心藉口以托於不知有志之倫又懲後毖前而怵于自見使皇上撫髀而歎無才臣下約結而憂不任則皆坐此也通者宸謨獨斷邊臣奮勵敵騎遠颺名城已復此亦轉危為安蓄艾補牢之時矣昔人有言曰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讎恥未復為可憤勿以

小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目下正宜痛自省惕大修戰守之備內而司馬蒐乘大農儲糈水衡備器不妨加密以取敵於高秋外而招撫流亡收拾破壞存恤瘡痍不妨加殷以勞來於中澤使精銳者有進取之方散弱者無襍處之害奴耕婢織各有司存置兔負薪誰無弋獲惟是天下根本福澤之源在於皇上皇上之志既定則天下之氣自從皇上之德日新則天下之才自奮皇上之精神強固則天下之膽智自生皇上之意氣和平則天下之謀力畢效疆場之事又何足慮乎凡天下損人神明者憂患為上嗜慾次之益人智慮者師友為上載籍次之若

使求人未廣練才未熟參酌未審布畫未詳猝有震驚傳皇靡措而以此憂勞深念細大畢親延訪不周於群應措置未合於人心遂令阿意順旨者一意將迎罔顧成憲非所以令天下傾風遠人戢志之道也臣以為今日兵餉已足神武既張可無侈談邊計惟皇上憂勤少過人情鬱結未宣百職庶尹救過不暇上下睽孤遂煩隱慮故臣所趑趄囁嚅瀕行欲吐者不過曰保皇躬以保天下收眾志以收封疆兩言而已帝以所陳有裨治要報之

太監王永祚緝獲有功著廕弟姪一人加陞一級仍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羊酒新鈔辦事官旗照例併敘

遣編修黃道周兵科給事中熊德陽主考浙江簡討鄭之玄工科給事中許譽卿主考江西編修黃景昉吏科給事中鍾炌主考湖廣吏部主事喬若雯戶部主事趙建極主考陝西

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上言閩中國尊則四裔服內憂絕則外患消未聞便驕夷醜類輦轂也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習先臣戚繼光之傳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然後能揚威武哉臣生長香山知澳夷最悉其性悍鷙其心叵測其初來貿易不過泊船於浪白外洋耳厥後漸入澳地初猶搭蓬厰棲止耳漸而造房屋漸而築青洲山又漸而造銃臺

造堅城為內拒之計蓄夷衆聚兵粮為顛行之謀時駕番舶擅入內地拒殺我官兵掠我人民擄我子女廣收硝黃鉛鐵以懷不軌闖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粵之盜賊亡命投倚為患者不可數計粵人不得安枕數十餘年於茲矣其歲輸課稅雖二萬金然設將添兵以為防禦所費過之時而外示恭順時而肆逞兇殘其借銃與我也不曰彼自效忠而曰漢朝求我其鳴得意於異域也不曰寓澳通商而曰已割重地悖逆之狀不可名言粵地有司與之為約入城不得佩刀防不測也今以演銃之故據此異類躍馬持刀彎弓挾矢於帝都之內將心

腹信之乎將驕乎養之乎猶以為未足不傾國體妄奏差官而夷目三百人是請夫此三百人者以之助順則不足以之釀亂則有餘奈之何費金錢騷驛遞而致之也謂其銃可用乎則紅夷大砲閩粵之人有能造之者昨督臣王尊德所解是也其裝藥置鉛之法與點放之方亦已備悉矣臣計三百夷人自安家犒勞以及沿途口粮夫馬到京供給所費不貲莫若止之不召而即以此錢粮鳩工鑄造可得大銃數百具孰有便為中國將士如雲貔貅百萬及今教訓練習尚可鞭撻四裔懷柔八荒何事外招遠夷貽憂內地使之窺我虛實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無人也

且澳夷專習天主教其說幽渺最易惑世誣民今在長安大肆講演京師之人信奉邪教十家而九浸淫滋蔓則白蓮之亂可鑒也查成化年間番僧領占竹誘惑漢人演習番教為禮科糾劾遣還萬曆年間番人龐迪我王豐肅等煽惑京師為禮部疏參驅逐禮臣徐光啟夙擅談兵臣嘉其志素負清望臣重其人而今忽取夷人入京是子儀借回紇之兵但與夷人說天主也以古况今冬乃不可况又欽差一官多帶員役金牌遮道招搖出都一到地方必且貪夷賄啟釁端矣竊見近年以來借取銃解銃名色騷擾多事害不可言臣故謂差官之當罷也前東兵未退臣言

之恐夷目生心致有他變今各城已復內患宜防肇釁之下非西人雜處之區未來者當止而勿取見在者當嚴為防閑如皇上懷柔異類念彼遠來則止可厚其賞賚發回本澳前日涿州運砲歷覽二夷但當勅地方官厚犒以服遠人之心若夫澳中築舍築臺添課添米等事彼或徼功陳乞帝可輕許以貽後憂也帝謂朝廷勵忠柔遠不厭防微此奏亦為有見所司其酌議以聞

丁未直隸巡按曹選解搜括捐助銀充餉命照數覈收

候選州判楊達春輸銀助餉命驗收仍與例選

戊申都察院覆讞喬允升等獄帝謂去冬越獄一案關係

城守軍機屢旨已悉至於聽囑縱囚奏對謊說罪狀甚著乃易應昌等再三會議堅稱套律豈祖宗定律時必註明敵在城外囚出獄中一款耶又將漢朝中主妄相比諷及援稱世宗祖德止云尚書侍郎越獄奪俸獨不記世宗於法司問擬不當輒齊付逮問耶今朕倣遵行之爾輩更當何辭此等合力飾詞矯誣欺抗朋黨為重君國為輕是何肺腸并此奏是何主見稿成誰手俱立刻詳列以聞

陞李覺斯為刑科都給事中以驗封司主事王抒為考功司主事

加陞宋獻為山東僉事東江監軍仍管餉司事

崇禎長編卷三十五

三年庚午六月己酉朔免朝

陝西巡按李應期疏奏臣差每年額派協濟新餉銀二千兩今崇禎三年例應如額解足謹搜苑馬寺及漢中等府屬茶課並節省公費贖鍰各項銀共二千兩已行布政司委官起解命照數覈收

庚戌陝西孤山營副將李釗夜宿木瓜園堡流賊忽至內應開城應之將官廳燒毀執李釗及把總張集殺之黄甫營叅將楊茂春清水堡守備張德昌迎戰被傷黄甫清水木瓜三堡并府谷縣被賊盤據山西防河大兵將官私船

盡行拆毀與敗斷絕米價騰貴總督楊寉急遣以聞且謂三堡一縣失守延綏左臂不能屈伸榆東一路勢成瓦解賊若沿河南下直走宜雒空虛之地則西安達其殘掠萬一據城勾套其禍又當不在劉哼下矣

吏科給事中鍾炌等遵例捐資助餉命照數覈收

候補通判史可鑑輸銀助軍准炤敘騐收仍與例選

以嘉興府同知湯道衡為山東僉事

山東巡撫高捷報在籍兵部尚書王象乾病卒象乾字子廓山東新城人戶部左侍郎之垣長子也隆慶五年進士授聞喜知縣萬曆五年陞兵部武選主司十年陞職方員

外郎次年陞武選郎中出守保定十四年以卓異遷河南副使治兵汝州十七年陞口北道參政二十年加右布政使二十二年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二十八年加兵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侍郎總督川湖貴軍務尋丁外艱起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三十九年陞兵部尚書四十四年回部管事叙川貴功加太子太保四十二年秋七疏引疾予馳驛歸天啟元年遼陽破起原官至京力請行邊以兵部尚書總督薊遼真保登津兼制宣大十月加太子太傅二年二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三年冬丁內艱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馳驛歸

崇禎元年仍起督宣大師二年十月以老疾懇辭章十四上優旨予告馳驛歸及是卒初至關喜其城南臨涑水每春漲齧城〻齧頹圮歲以木植累民所費不貲象乾創為石堤一百六十餘丈水患永息縣糧差不均胥吏得上下其手象乾於編審時置九則牌令人戶以次立其下有竄產減則者即升售主代之按牌定籍吏無所容其奸民以不擾鄰邑咸取法焉其在保定值歲稔穀賤傷農借馬價萬金散諸縣為糴本明年價騰獲利三千餘金備牛種開懇荒地以安流移比歷口北仍以其法行之發庫金二萬平糴蔚州充餉之外餘息萬二千金用其半作東征衣甲

其半塹濠百十餘里以遏敵衝象乾沈毅有膽畧自其為郡縣監司已能卓ゝ自樹故其後定老把都市賞破安兔橋洋河開遵義府平銅仁平越賊抗議不與水西地解散徠暈大擾邊之謀及諭服罕孛羅抽台吉（植）漢虎敦兔諸部長其安邊却敵之功載在神熹兩朝實錄者為李世所不數ゝ觀也所著開天玉律一書述太祖創業事甚備萬曆中進呈藏於秘閣

辛亥命內閣大學士及中書官於南薰殿寫神廟恭恪惠和莊靖皇貴妃鄭氏香冊

以賀虎臣為總兵官鎮守寧夏

直隸巡按張學周疏陳三協最要五款其一為擇將説者曰宿將宜重矣大殺月以來相聚而謀遵者三五宿將也晉臣登郵期會已定乃聞祖帥之攻灤有機始謀而獨東其一種怯懦縮朒之態抗違貪冒之形槩可知矣臣謂偏裨中正不之人如謝尚政黃龍鄧玘鄭一麟羅景榮孫定遼諸人沉雄驍勇有膽有智倘精選三員使之專閫三協各提師一萬以控制東方真所謂虎豹當關雖有萬馬無容入矣其一為留援兵敵所望而畏忌者東則有祖兵西則有鎮筸與川兵也秋風伊邇未必不窺摟兵之去留以覘我虛實如大安羅文諸處宜暫宿一營厚集兵力庶可

得一臂之助其一為惜臺兵夫臺兵宜復矣一臺額設或四人三人每名一月食糧一兩五錢查從來有一兵而頂役二名者有一兵而頂役名半者議復則必先清重役矣然兵以臺為家自一兩五錢之外別無生計按月給糧則不可不恤其私也其一為慎遴官千把之中有塞官為其職雖微而於一塞一關實有防守啟閉之責必年力強壯技能優長始勝其任倘委用非人防範能無慮乎其一為信尖哨尖哨深入敵營我賴之以得敵消息其獲偵的當者當酬以上賞其偵報愆期者當究以軍法倘因報稍參差而一切置之不信是因噎而廢食去年劉澤濬之報其

明鑑也至於敵情最深出沒變幻不可方物今雖出口矣當時、以復遼為防敵三協之守禦均宜嚴密而西協尤為喫緊蓋西協兵馬俱調入薊州其單薄大為可虞耳

壬子帝以喬允升等逸囚一案左副都御史易應昌藐抗屢旨骫法庇私及奉詰問猶肆為欺飾無人臣禮命削職付錦衣衛究問是日從輔臣成基命請改下刑部左僉都御史高弘圖佐憲委隨大理寺卿金世俊不行參駁俱降一級管事左少卿周邦基等四人各罰俸一年

山東巡撫沈珣疏參登州海防道按察使王廷試貪功起釁穢踪彰聞當亟行擯斥以快人心遺下員缺不能朝夕

少需有原任武選遷道今陞廣東按察使馮任壯猷雄畧勁氣丹衷飽經戎馬於任州更著勤勞於入衛陞任尚未出境相應就近塡補尤爲人地相宜帝命將王廷試革職付巡按御史勘問其馮任去留所司即行議覆

順天巡撫許如蘭請速將永平一府及灤州盧龍遷安兩縣正佐學官就近銓補併乞鑄印頒給勒限赴任章下所司

倉場尚書孫居相上言臣鄉入夏以來突有陝西流寇散入平陽地方乘蒲縣〻官公出闖入城中搜庫刼牢妻孥婦女殺死官兵數人射傷領兵官一人支解生員一人所

逼之虜勢甚猖獗今且闌（圍）困石樓正在危急若然則平陽一府騷動而全晉之勢危三晉危神京右臂單矣內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所至震動有如拉朽事勢至此何恃以不恐祈勅撫巡一面發兵勦捕一面設法解散加意賑卹又行文各州縣選練鄉兵各自為守仍諭陝西撫按事起彼省須合力協勦毋得自分秦越至工部十萬工料價須行文速兌仍撥派買人役逐名散給毋使倉胥借以飽橐致廑上患自後一應徵調暫行寬恤飢軍月糧速行湊補而宜大調邊兵馬器械早行補足庶可責內地而消釁孽耳帝以晉地緊著重以流寇肆掠蔓將難圖命撫按速行

勦戰至應寬恤嚴飭諸事務期著實舉行料價所司即與
先發
癸丑補申為憲為兵科給事中
以陳奇瑜為四川右布政使
大學士成基命等以東兵出口自陳無策縱敵之咎帝謂
朕數年來以制敵治兵外付邊臣內任閣部一應需請無不
立從詎意日久無功反招邊禍諸臣謀國至此何以自寬
覽卿等奏為法引咎以尊朝廷具見忠謹恭誠若人人盡
知國法何事不濟卿等輔政數月實心任事幹辦佐籌朕
自鑒悉不必陳過還益殫忠悉慮加意綢繆一應國計邊

情內外大政有仍欺飾怠忽者卿等勿避勿隱不時奏聞力圖釐剔脩舉以副倚任至懷

以四川參政史贊舜為雲南按察使

甲寅原任大學士朱延禧輸資犒軍優旨嘉收

招練參謀盧洪澯率兵到京命兵部驗選發昌鎮練防所請衣械侯恂照例查給

起陞張捷為太僕寺添注少卿

惠安伯張慶臻以煤窯二十六座為其僕陳守訓于鋒孫陽等投獻駙馬都尉侯拱辰鞏永固劉有福三家具疏進之御前請敕監嘉收

貴州參政李中行疏奏巡按蘇琰受安位渠酒十罈白塩二十包酒者金盡者銀乃腹心都司莊烈遞付遂力主撤兵之事其時黔之紳衿耆庶不聽議款関於直指之堂毆斃齎使七人三日後督臣朱燮元捕胡朝棟等六人戮於市出示招安於法已稱允當而蘇琰意在株連繫七十餘人於獄批二司兩道會審擬指揮白宣等分別遣戍徒杖二十人琰猶以為不足詬罵不已臣謂此事須奉旨勘問方妥觸其忌諱大肆凌逼因本司齎捧之辭批勒致仕從來贖罪減年自琰按黔破例增罰贖鍰歲至六萬民不堪命貴陽普安二稅歲入一萬五千有奇止以三十六兩報

部餘役侵收入已又取吏農銀七千兩又與常十之役擅動帑金三千并于書出示大姓單門吏胥商賈盡人科派條括二萬金其他貪縱屈指難盡人畀而託尊行污而寄重通夷賣國盖藏难容殺良媚酋神人共棄之將臣疏下部院召黔民而問之詳其原委渠雖喙長三尺必不能支吾於照離之下也帝謂奏內贓欵事端大可詫異如金銀餽送有譯有包踪跡易按著總督爽元同按察司官查驗蘇瑛行裝有無前資倘或先期載歸必有承差大馬箱扛挨稽即見且中行欺奏以蕃司糾發巡方而事關馭夷所係不小其虛實一查驗然不許徇私隐飾仍令雲南巡按趙洪

範從公確訪以聞

乙卯戶科給事中許世藎疏陳善後六款一修築邊墻先於墻外必由之處或三里五里多立鹿柵營壘伏火器列旌旗嚴刀斗晝夜偵探防其猝至今任版築者有所恃而無恐一整理墩堡前卿臣戚繼光區畫精詳成法具在一墩設軍若干每軍額糧若干火藥器械若干號令若何偵探若何又於墩之存者葺之毀者新之則捍衛可固一招撫難民數城之屠掠者無論閭豊以來多有棄地宜亟核籍還之其或業在人亡查本鄉百姓酌量給之如民力不能盡耕即充邊軍屯田資其牛種俟一二年起徵一實

補軍衛遵永合城從叛衛所武弁大半不存查有遼東失衛各官安插省直各衛食俸合盡數調回安插於遵永薊處之衛使世守其官又使天下遺戍之人盡撥遵永衛分使攜其妻子與俱計兩直十三省軍犯歲不止千百人自此十年軍戶自益繁衍一挑選拔兵除有戰功者照舊留用其散在各處城守者擇精悍堪戰之人留以防秋老弱即發還原籍以其額糧另募土著之人或難民有膂力者充之庶一人得一人之實用一積儲易糧開平遵永之間敵多種植田禾轉眼西成皆我糧糗急當貸難民以口食使之盡力鋤耨收成之日或取其十之半或取其十之二

三以入倉廩所獲自當不貲一借用班軍省直京班每歲不過偹操練與脩工之用目前邊墻脩葺甚急宜盡數使執邊工暫止京中一切工役即有萬不容已者姑以京軍代之臣更有說焉閒貫功者因錢粮不敷姑與仰票一紙此雖權宜之術然撥之決命爭首之初心不無觖望願皇上大發賞賚以投醪挾纊之恩為勸（酬）前勵後之典其於邊疆尤有裨益矣

丙辰遣刑部員外郎主事等官郭廸褒往江南張陽純往江北顧燕貽往江西高斗樞往湖廣李恢先往福建解學夔往浙江俱恤刑

吏科右給事中張承詔痛心禦敵失策疏陳目前要着曰関門天塹敵不能窺沿邊諸口曩固有揚其單薄防其騰入者當事漫不經心以十里金湯擲之庸〻碌〻之手全副精神止用之汰兵減餉致敵國生心如蹈無人之境失策一敵雖強悍殊不知兵越境遠攻軍法所忌況我京營額兵與四方援師輻輳較敵兵豈止十倍乃一怵於蒲桂之敗內者嬰城固守外者卻步逡巡恣其蹂躪不能出一矢相加遺失策二敵之虛實我不能知我之伎倆彼已熟識致令遍處灤州永平以與我共此土說者謂敵兵實不滿萬精銳早已東歸各城止留千百羸卒我曾不能遣諜偵

拔發圍驅逐今得從容細載而去反以零星小截張為奇捷失策三總之國家恬熙日久積弛難張寇來則急寇去則緩此等痼疾十餘年來寖入骨髓茲欲鑒前車補亡牢目前急著如葺垣增壘扶傷弔死輯寧孑遺諸臣業娓、言之無待臣贅臣竊謂今日第一在明功罪夫罰不及罪則玩心生賞不當功則倖心生前此敵兵壓境其闕門延敵棄城掉臂者急宜悉置國典以為不忠之戒至論功行賞臣謂期核實不期張大灤州一捷空谷足音厥功固不可泯然僅、博一去為快壯士有餘恨焉若遵永寸刃未交聞風移帳所報斬獲道路喧傳強半皆散卒降民仁人

酸鼻何忍居功且危急則縮首事平則攘臂情態種〻不一今皇上炯然遠覽遣科臣查勘謂宜大破情面一秉公平某〻發縱某〻指示某〻推鋒陷陣某〻功不蔽辜某〻罪不掩功某〻功過相當一〻分別而後以次敘賚庶人知斧鉞之不可逃慶賞之不可冒人心服而士氣壯其次則簡援兵今天下義旅雲集誠足建威銷萌然臣聞各省兵大率臨期召募無論戈鈍甲朽見敵披靡而曠日持久則餉苦難繼宜詔各處統兵官悉心簡閱弱者歸籍壯者留伍選將操練教習弓矢火器務使人皆精銳餉無虛糜庶乎國家獲援兵之利不受援兵之害其次則儲將材自古兵

無強弱視其將何如耳守內至大豈乏熊羆第或埋名草澤或臨跡漁樵何由叩中藏而進之宜令各省撫按旁招遠訪不論勳衛軍民果有智勇兼優曉暢韜畧者許赴所在自陳咨送到關誠有異才不難登壇拜之則風聲所鼓韓白之儔必有投袂而起者矣臣又有說焉治戰以治心為本信義堅則水火可蹈廉恥重則性命皆輕古有羅雀捕鼠至死不叛嚙雪吞氊抗節不回者信義明而廉恥勵也如昌黎斗大一邑左應選以誓死固守敵卒不敢犯而白崔輩倒裂冠裳甘心媚敵為士卒先又何怪蚩蚩者為乎蓋自魏崔諸奸禁講學毀書院使人靡然向風廉恥盡喪故

媚璫媚敵同一源流尤應倡明忠義風勵氣節如狥節死難諸臣不論崇卑特加優異則處處為昌黎而人心即于城失事以禦敵失策懲前毖後其要固在明賞罰簡將卒崇廉恥以勵氣節奏內所陳俱中事理命所司酌行

南京廣西道御史袁耀然（疏）奏頃自東兵發難豎逆鴟張海內加派以助軍興者十三年於茲矣水荒不為蠲荒歎不能免窮民之忍死以待亦以蕩平有期停減尚有日耳詎意盤桓內地解甲無期司計者措餉無術議於應解京邊漕粮邊餉本色無論壓徵見徵限本年限四月內完解外其來歲應解者自五月開徵預徵一年接濟軍需此固當

事者設處推宜之苦心而未深晰民力之已竭也臣產於齊而令於楚試以目擊民隱之最真與預徵難完之情形為皇上陳之臣鄉歲丙辰大疫流行歲壬戌蓮妖肆毒死於兵荒者十烟九斷兼以水旱不常在在蕭條以生齒未繁之鄉值徵調頻興之日完現徵於本年之四月尚不知費有司幾許鞭笞而責以預完來歲難乎不難乎臣令楚時楚之加派俱并於正供如衡之安仁縣僅有條編一萬六千兩加派至六千八百餘兩漕粮一千七百餘石京邊一千八百餘兩旁年舊催止完此三項餘俱壓年完解狀而欲其預完來歲以有限之民力安能當非時之誅求難

乎不難乎寒齊楚而天下之爲齊楚者當不少也傳曰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陽（歲）預徵不止用二用三敲朴之下心肉已竭控告無門殍與離也必矣近聞邸報徵解不前之州縣官業奉嚴旨遣緹騎矣罪不在侵欺而在罷軟怠事之咎實由自取第大絃急者小絃絶皇上既不爲有司寬一死有司肯以性命狥百姓哉苟欲煩刑務所必至萬一操切之極變生意外如陝西之澄城浙江之長興至於戕殺長吏猶可言也脫使草澤奸雄乘間煽亂弄兵潢池内外交訌不可言矣臣鄉萊陽去冬十二月倡亂之董大成攘臂一呼窮民揭

竿嚮應者幾四十餘雖幸撲滅不至燎原然孰非朝廷赤子加之屠戮干天和而損元氣者不已多乎臣非不知援兵四集庚癸可虞夫鱗集之兵原非新募所發之餉非仰給京運則取足各省之民運為今之計應給民運者仍取之各省應給京運者留以待發兵非添設之兵餉有額辦之餉以外鼓舞敵愾時出內帑以佐之則又皇上之特恩也如是則兵不擇而民不擾外侮不足禦矣臣又見樞臣梁廷棟一疏內有尤世祿首倡和議之說臣讀未竟不覺憤氣填胷果世祿之倡端乎抑樞臣托言以探聖心乎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捐全盛之威力忍數年之國耻墮軍實

而長魁儺宋事之殷鑒不遠顧當事者審籌之也帝以民民力維艱預徵事命有司詳酌具覆和議屢旨嚴絕糶然不得進揣

江西道御史吳履中上言臣行役有年所至博採輿論頗悉民窮根由大率無庸吏則無富民此民窮之根也無嚴撫按則無廉有司此尤根之根也竊見外之殿最群有司者撫按取之司道司道取之推官似以推官為採訪逼真孰知法網久疎推官又為獎府賢者固虛公無欲留心吏治不肖者且以新轂在我居之為奇承奉者先淡漠者後甚或以意見為喜怒以好惡為是非久矣賢否之不得其

平欲為美官者安得精神復及百姓乎志士灰心奸徒得志朘削深而民生壓病實坐此今歲屬當大計臣竊為撫按規者有四一曰勤諮詢以用真見州縣官之賢否最莫掩乎道路之口問其徵收之有耗無耗詞訟之有罰無罰其所屬之權貴有無得伸而本官之衙門有無奸蠹官評即已較然何得置此不問而一憑空册乎一曰屏囑托以持公道有司平日順承鄉紳者每遇撫按考劾輒有合囑公書撫按恐悮鄉紳亦以舉薦前列乃此情面此徑不杜則豪門日橫窮簷日屈矣一曰嚴薦額以備録用三年一計典何其重惟是倖已及期將藉以担當大事而有識力

有操守卓然自豎者薦固宜耳苟碌碌無奇亦登薦剡將薦揚僅為上官市恩之地耶此皆循例二字所悞所宜痛革也一曰杜交際以省動支每見撫按不時票行州縣取銀若干以充餽送夫上司取下屬下屬誰敢不應下屬候上司之取則又不得不轉取之百姓矣是上司取百姓直以下屬為假手所當力為剪除有清風則有勁節臣敢為今日撫按勸也帝以察吏安民全係撫按近多溺職深可痛恨然奏殊覺明切今歲政當計期各撫按薦劾必須公慎確當有俾舉錯毋得沿例循私虛應大典吏部其參酌各款以聞尚書王永光於是舉大款以對謂不得譯舉清

官功罪當以道府之評為準入境復命舉劾毋許但列料貢下僚州縣秉加派增耗應責成禁止窩訪通家不得任之州縣致有漏枉朝覲饋遺撫按固當察之於外尤必自京官不受始以上六欵臣等設誠力行期與在位者共相勗勉無負皇上旋慎計典至意帝曰可

丁巳以湖廣按察司使許士奇為四川右布政司使

順天巡撫許如蘭以永平盧龍遷安灤州為已破之城戶絶田荒糧無所出祈一概蠲免俟二三年後耕作繁興仍任土作貢其城守兵糧無措遺黎殘喘难延請留運閙漕來二萬在於樂亭起卸以一萬餉兵一萬濟民則取途甚

使如撫寧昌黎樂亭孤城（雖幸）難守無恙四野已盡摧殘嗷嗷之狀所在堵堞前所請善後銀二萬兩尚餘萬金未領遵庫火器硝黃甚多不煩遠辦似可移此賑濟帝命戶部酌議以聞

戊午起陞陳以聞為光祿寺少卿改王命新為南京尚寶司卿

以廣西右參議錢天錫為浙江副使

改周應期為江西右布政使仍管九江道聶時亨仍以江西右參議改管南昌道

己未河南巡按吳甡請以宋儒邵雍比程顥程頤例授世

襲五經博士准其二十七代（月）孫印銓祖承襲以奉雍祀部覆從之

兵部尚書梁廷棟等覆給事中陶成道疏言西南夷之局昔日欲撫之而不得今彼中求撫則主持宜定東江之局昔日欲借以搗敵今乃反增一敵則收拾宜早臣部於科臣之言反覆籌之夷性最狡未可盡憑然安位至今日即狡亦何所用之雖未有東患猶當聽其就撫以示中國興滅之仁況乎東患未寧民力已竭豈其罪人既得而日討無罪之孤雖名之將何名乎則釋此釜魚以專力於東似不容再計者督臣責以贖爵削土獻叛通道四款其義甚

正而鄉官馬文郷壽疏似欲殄滅之而後快者觀彼揭報請撫之七目又波及無辜之拯人則黔人之恨安酋雖屢世不能消假令安位入省朝參而黔人亦以此待之使諸酋得借以為詞恐後多事所議入省一節似應再與斟酌其餘款目或有可商者不妨備細講求督臣集思廣益豈不欲為黔人千百世之慮（利）終當聽其成畫耳惟是早結黔局本欲移用楚餉而目下楚餉猶未可盡撤俟撫有定議應留兵若干知督臣必能通盤合算為海內民力計也若東江一事盈廷之議誰執其咎平心而論文龍即可殺而崇煥非殺文龍之人崇煥即不殺文龍亦無所逃於失脂

封疆之罪至於所用之將可不可判然各別又不必從文龍崇煥起見也近聞劉興治之報臣部原議有能定其變撫其衆者即以大將印佩之科臣謂文龍子承祿身為副將久歷行間現在都門知之必实應令仍歸守島聽樞輔酌量奏用可也

庚申賜百官香薷湯以是日始

瑞王進節搜銀助餉優旨獎收

命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劉國柱兼提督大教場事務

辛酉命礼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並兼東閣大學士與輔臣成基命等入閣辦事

套部入犯陝西兵禦之獲勝以是日宣捷遣成國公朱純臣等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吏部都給事中劉漢儒以計期在邇條陳詳考註禁饋遺破常格禁科派公訪單杜私揭酌免覲擇署篆禁過家酌更調戒躁進等十二款帝以吏治弁方民生重困皆因黜陟不當撫按不公源先不清流何能潔今歲計典各撫按薦劾務須懲貪勸廉奬恬抑競據實精覈力洗積習不得循套漫應違旨欺徇吏部將各款酌議具聞吏科仍當不時查訪核以期法在必行毋僅托空言可也

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上言頃見演砲西夷彎弓佩刀於帝都

之內實懷叵測之憂故具王者有必勝之兵一疏大意謂制勝自有長策西洋異類不可引入中國窺我虛實啟彼我心且輦轂重地招聚多夷萬一變生意外事關非細而禮臣徐光啟隨具闢言內省一疏娓娓數百言其大旨若為紅夷澳夷分順逆又繩繩然為澳夷計保全謀久遠何其深且切乎然與臣所謂嚴止續取之差以杜內釁者固相背而馳非對針之語也澳夷即假為恭順豈得信為腹心即火技絕精豈當招入內地據光啟之疏謂閩廣浙直尚防紅夷生心則皇居之內不當慮澳夷狡叛乎舍朝廷不憂而特憂夷人之不得其所臣所未解也即其縫括之

而言曰紅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窺中國此言似矣而曰澳夷之志欲強中國以捍紅夷則是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後強臣前疏所謂笑我中國之無人者此類是也火銃可以禦敵未必可以滅敵而謂欲進取於東問罪於北此三百人可當前鋒一隊臣未敢輕許若謂威服諸邊二年為約則愚所未能測也果能二年得志以省兵力禮臣正當自信而肩任之效與不效與天下共見之又何必以去就爭哉臣自幼習讀孔孟之書改過遷善省身克己之事經文偹之矣不識世間有天主一教與所謂唐朝景教者貞觀以後之唐碑恐非堯舜以來之聖賢微臣以白蓮為鑒

戒恐異教流行礼臣以瑪竇為常師恐異教不流行又臣所未解也昔江統論著徙戎韓愈疏諫佛骨國至今人且稱之臣前疏雖迂其說頗正願存此段議論以為國家防微以俟政府条酌毋以部覆不行遂委信遠夷而主盟邪教以貽釁無窮也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砲不可用乞皇上責成光啟始終力任竟展其二年成功之志勿因臣言以為卸担則臣之言未必非他山之助也帝以已經部議報聞

壬戌陞顏繼祖為戶科右給事中

以湖廣按察使莊欽慶為廣西右布政使湖廣副使劉加

遇為本省叅政山東副使陶珽為湖廣副使

樞輔孫承宗上恢復露布帝命傳示中外

刑部浙江司主事黃道爵以福撫熊文燦為趙庭辨明一疏有云趙庭督率官兵收服降衆若以為有功而無罪者兵部奉旨確核道爵因論列其貪懦各款上聞帝以趙庭貪懦情狀俱有証據是否公確兵部其從公勘明回奏

戶部尚書畢自嚴以司計無術貽禍封疆自劾六罪請罷優旨不允

癸亥免朝

予故禮部左侍郎蕭命官祭一壇減半造墳以講筵舊勞

仍加參一壇

浙江道試御史王之良上言竊念敵騎東歸名城盡復善後機宜諸臣言無不盡至欲慎選永遵諸處守令北為地方殘破而擇才能以撫字之意甚善也推之各省直郡縣誰非徵調援動之疆乎獨不可擇取才能預保之於無虞乎今天下非無事時也叛軍東叔横發窮民困変鼓陏白蓮煽殃綠林嘯聚秦晉齊魯之間時見告矣為守令者果皆有才有守有智力保障一方者乎貪廉相沿狗縱成習庸或有利令智昏衰頹不勝任人提掇頑鈍不靈者矣使不早為簡擇分別去取尸位素餐其害猶小釀禍啟釁為

憂方大此其患又不在東之眈眈虎視也臣以為惟守令之得人則奸宄之覬消必內憂之不生而外患之可弭亡羊而補牢何如未雨而綢繆之為得哉且爵祿原以待賢豪者位詎容濫闒茸祈聖明嚴勅撫按所屬守令如有前項等輩不時參劾或量為器使或徑自黜落勿徇情分而寬責成勿尚姑息以博長厚務選才守廉敏智力與健者以勝其任而愉快焉居平則資其撫綏必能剔弊摘奸造福無窮有急則倚為干城亦且呼應通靈折衝奏效昌黎之左應選寶坻之史應聘非其左券耶大都國勢欲強必練成一段精明之氣事求有濟須盡破積來姑息之根庶

官常肅而民可安神氣振而敵可卻國家稱全盛之治矣帝以吏治保民自是要據大計近來撫按縱容監司有舉無劾將闒茸守令不即糾褫以致風寉驚聞萑苻嘯聚所在見告吏部其即與覆實行

甲子河南道試御史王道純上言國家設科取士冀得真材以收實用故科有甲乙非材有優劣也自資格拘而分別生則甲科之真材得售而舉貢之豪傑無聞邊事民生漸不如古祖宗設科之制諒不如是皇上事事法祖而用人一途尤所慎重如薊撫擢薊道破格以陞而不拘資序屢厪明旨臣下猶未盡奉行者則弊之未革而法之未暢耳

臣請先言其弊徐及其法可于甲科中之變通者固多間有不肖輒自負曰我甲科也前程遠大清華可取諸寄即退步亦不失為郎署也不然而多轉猶捷徑矣自許如是而人竟如是待之乙榜之敗檢者無論即中材亦自限曰我乙榜也前途幾何視司道若登天視郡守為絕頂何能作清華之夢乎自限如是況有不可必者耳噫此吏治民生由之日下也臣以為莫如公選除之法吏部之有籤所以示公也乃有名雖掣籤實則擇籤見科甲之入選取數籤任其揀擇美缺則揀之不美則竟候下次名曰扣籤若奉旨則俟旨惟命而已自今宜令吏部預查若干缺應選

若干員先呈御覽臨時揆次掣籤即註之選部如仍前揉和即行題參若南北迴避者不在此例次則公舉劾之法撫按之有舉劾所以示激揚也近日薦劾之登首甲科次鄉科而歲選則寥寥也至於彈章所及非痾病之乙榜則潦倒之明經而甲科之及者亦鮮自今開薦宜以才品為主如廉能卓異雖貢舉亦登前列才守無疵者次之若貪縱自恣雖甲科亦宜重懲則人人爭勵矣又次則公考選之法總計天下守令甲科當十之三而舉貢其七考選之所及者甲科得其九乙榜得其一且有臺而無省多南而少北夫莫非王臣何分臺省莫非王土何分南北自今宜

先行各直撫按凡俸滿循卓推知等官皆載入行取冊內臨時虛公咨訪南北一体倫用則大典為有光矣臣非遏求於甲科也現今邊功昭著大半出於乙榜倘不遺此大器則劉可訓竟以監司光而左應選不幾以下僚沉于天下之為二臣者不少惟聖明深念之也帝謂辨官論才豈拘資格奏內選除舉劾考選等項有關吏治所司即與酌行

以湖廣右布政使王世隆為廣東左布政使

大學士錢象坤以新輔體仁誼關師生請讓班次從之

江西道御史張養浩以聖諭戶部諮訪鹽屯事宜因曾歷

兩淮鹽政謹列利病六欵一重邊商以維祖制國初鹽筴之法以芻粟中鹽謂之飛輓洪武年間每引納銀八分永樂年間納米二斗五升而已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天下富商巨賈率由塞下一時邊田闢墾有野棲畝被之風不惟入之官者實為軍糈即歲之民者孰非兵食當是之時止有正鹽一項初無所謂餘鹽也自餘鹽議興嘉靖年間邊中本色每引增至五錢運司餘銀每引增至八錢較之國初不啻數倍邊餉宜贏而反得詘然何以故蓋國初軍需取足民運自屯田廢壞鹽法一項邊中限阻商人不樂趨邊所謂邊商者止有其名不過僉報富戶利積年包攬

之人而已輸納既难不得不稍減易粟折斛之數而又粮多糠秕草多朽腐出之商者其數实少運司之銀轉而之邊〻粮踴貴艱於糴買以致馬有倒傷軍多菜色此則國家自以餘銀奪本色之利也今縱不能捐餘銀以復祖宗之舊亦豈不能守正課以維邊中之防救之〻法謂宜商非本色不許報中引非邊中不許行鹽或稍減餘鹽之價移增開邊〻商費引內商亦增價使稍重此外無復傍行之鹽則鹽之利權歸於邊商俾富商大賈併心一意致力於邊輸納自易屯種漸興管粮郎中歲以所得芻粟確查報部抵太倉解邊之數此一策也一禁浮課以絕佔窩搏

課為正額之累自昔有之如嘉靖萬曆萬年間積引至五大百萬專官清理設法疏通事已見於前矣其在今日則部商黙吉壽鹽皆足為正鹽之妨所以為妨者何也正額之鹽每引邊中五錢運司納銀八錢邊引賣與內商計跋涉雜出之費官定引價八錢而買鹽出場之費為一兩六錢且循序榜派鹽行數年之後而浮課不然納銀運司止於八錢或加引價不過三四錢耳越次而放利反數倍引未及行計一引窩價歲可得銀二錢或三四錢奸商所以日謀鑽行為此故也迩日又准行部商則有一種條陳部商之人出而佔窩夫黙吉壽鹽無不皆然浮引日增邊中

之引不售塩臣執刑罰以繩文易設引價以處邊商每歲正引之行卒不及額奸商所言增引之利ゝ在浮課不相謀也今後若有條陳之人即以所增之引開邊中納合兩淮商人而均派之則奸商之覬覦自息而佔窩之弊可少戢矣一師存積以應急需國初塩法有常股有存積每歲常股七分存積者積塩在場遇有邊警然後開中蓋倣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之意商人樂於趨中輸納之價既數倍於常股而又可以應猝然之急自餘塩之議興而倉塩變為折價常股存積合而為一祖宗思患預防之意不復存矣今九邊軍需既無宿儲一日有急仰屋聖明之

慮增引之議萬不獲已無寧師存積之意以為濟急之着乎宜以現行之額為常股於邊方有急之時量增引一二十萬綱商照引均派減於常股中納之價准其超掣或輸折色於運司或納芻粟於行（營）伍此雖與嚴禁浮課之意少相牴牾然而減價超掣之利與衆共之無苦樂不均之嘆事定而去之以決務使正引之行不至壅滯足為後來濟急之地故曰師存積也此又一策也一革割沒以清宿弊兩淮所掣商塩額引正数外多帶鹽斤論罪納銀謂之割沒歲可得銀九萬兩或十萬兩以解戶部蓋因兩淮歲課計引納銀八錢額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計銀五十

六萬有奇則於歲額六十餘萬之額不足不得不借割沒以足數耳因無定額百蠹叢生不知割沒者因夾帶私鹽而割之也如無夾帶則亦已矣今既因正課不足而爲湊解之計則不得不許商人夾帶是明明導之以行私也既已准其行私而又設爲禁私之法以治之以致良商疾首而蹙額奸商恣意而横行名實兩無謂矣不如每引加鹽百斤增納餘銀二錢則歲額無虧而割沒之利可以永絶其有正數之外仍行夾帶私鹽者以私鹽之律治之庶積弊可清而百蠹之潜伏者與之而俱絶矣一專委任以責成功天下事久則精專則明重理勢然也以兩淮鹽臣言之

限以一年為滿共一年之中巡歷所至雖止廬鳳淮揚四府然非四五月不能周遍而又有兩次京掣以註其精神造冊復命亦非兩月不可鹽政凌雜初時未便曉鮮逮清查稍有頭緒而報滿之期已迫矣始終所共事者惟數吏書待之以覈陰陽為祟軽則舞文重則恣委應行之事於無可究詰鹽政之所以不能清楚全在於此嘉靖年間太僕寺寺丞姚奎奏請兩（淮）鹽臣宜推選老成有才識者許帶家小二年一換其有勳勞懋著者或優陞之以示激勸然議實可酌行蓋從來勅諭所加意者惟在運司各官運司各官主掌錢糧者也巡鹽之臣稽察錢糧者也主掌者慮

在稽察而稽察者稍知自愛必不至與主掌之人通同作奸故致意於司官無寧加意於巡視使之任事三年前後赶解存留在商之故俱經一人之手奸商猾吏自然不能肆其欺矣一躬交代以防侵欺從來有司正官交代明白然後離任惟按差不拘蓋各衙門止有一印印必俟交代也按臣奉命之後即躬領勅印而往其錢粮簿書各有司官主掌之故交代可以不覩然此論於他差則可耳兩淮錢粮重大運司官実主其事而院吏司書寅緣為奸乘前官離任之後一切案卷簿書互相容隱塗抹文移改移日月以後來所現徵者那属前官以前官所放存者指為赶

解吏與吏不能相欺而自欺於官〻與官不及相質而何以察吏臣謂兩淮鹽臣宜於秩滿離任之時必俟新官入境面相交代一切應行之引已批未批已掣未掣已銷未銷一切應徵之銀已收未收已完未完已解未解徵底清查逐年各項造註分明面相訂質而後離任此清楚鹽法之一大關鍵也帝下所司酌行

乙丑遣御史毛九華巡按河南楊通宇巡按甘肅

直隸巡按蔡國用奏解搜括銀佐軍山西巡按王相說奏解捐助銀佐軍俱命到日覈收

陞楊述程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

府

山西巡撫仙克謹以流賊猖獗移鎮汾州府達中調度於五月二十九日卯時入署忽有奸細一人持利刃砍其左額又砍其左肩血流遍體不知所措堂吏趙璽沙珍共抱持奸人聽用官金自盈奪刀擒之隨發清源縣知縣何起龍審詰始知其人姓詹名永福為流賊重賄所遣克謹以志圖滅賊智昧防奸意外罹禍旦夕不保請勅兵部一面行按臣監督官軍隨宜捕勦一面簡用新撫星馳任事得旨許回籍調理以賊勢正殷仍命督按道將多方勦戢

工科都給事中顧其仁上言先經工部尚書張鳳翔疏

委山西河南太原等四府各買鉛五十萬斤懷慶府推官趙屏始其一也尚未報竣屏始又調永平惟皇上鑒察或念鉛料急用仍令屏始買完或念永平需人鉛料另行委買帝以軍需關係甚急着吏部酌議以聞

兵科左給事中劉懋上言臣之初議裁革驛遞也即逆知今日有怨臣者蓋裁革一定驛所遊滑不得料理里甲也則怨驛所官吏不得索長例也則怨各衙門承舍不得勒佔夫馬也則怨州縣吏不得私折夫馬也則怨司道府廳不得擅用濫用也則怨即撫按與臣同事不得私差多差也則怨所不怨者獨里中農民甲耳此蚩蚩愚民何知德

懲力能保聚猶強掙以給公力不能存任則相率而逃群聚而盜故臣不避衆懲力主裁節正思為國留此些些之民以固根本完公職耳今雖唾罵滿朝咒詈滿途亦甘受而不悔若撫按驛傳諸臣既與臣同事即當同臣任怨斤斤裁節禁革不兩月可完何至經年始成十餘催而不報乎乃催大馬顧數不報催加增銀數不報催應付底冊又不報只混言驛遞苦累又不明指苦累何事苦累驛遞何人第曰錢粮之徵解煩也藩使之往來衆也四裔之進貢需索兵丁之徵調驛騷也不思錢粮若不徵解則設驛何為雖有藩使用大馬、幾何夫貢五年一次由陝西而河南而直

隸非驛々皆四裔也撥兵百年僅一見有營馬有串脚又不必驛々皆撥兵也至河南按臣吳甡之疏稱澠池驛馬盡逃雒陽所大纔死臣前宦新安矣新安在澠雒之間其衝疲同而新吏小新不稱苦而澠雒倆苦于其逃其死也原自有根又不必盡差煩之故也乃按臣之疏曰司道有司道公務馳驅時々不乏差役轉報催提萬不可已若一一催募不惟失体且金錢從何設處恐非所以教廉噫此按臣所謂萬不可已者不知驛遞之苦正此兩端明例之禁正此兩端各省直撫按諸臣徇情不禁不裁不開報者亦正護此兩端也臣前疏所謂苦累不在過客在各省司

屬正謂此也臣請有心折之條例貢表慶賀給勘合矣起解公務給勘合矣奉勅齎詔給公差到任等給勘合矣飛報哨探給火牌催辦公務給火牌矣承舍皂快私事差遣而擅用牌票一官行而大馬迎送絡繹十里不絕一役出而五馬八馬折銀二兩三兩始稱有體始教廑乎夫朝廷不能役鬼夫民間不能走木馬罄竭民膏不知可飽谿壑之腹乎作法於嚴猶恐其縱建議而先啟濫觴之竇末流何抵顧僚屬之情面恤下役之私恩而甘心窮民之飢死流亡諸臣之用意固厚恐為國謀未至也且諸臣非不知裁革之法為救民之著而苦〻辯駁亦有隱情焉臣請代諸

明言之可于去年條例頒行人兢奉法差減十之七八亦各有數餘收庫者遂有借金買馬之議不期變起近郊濫差四出前之所收卷已那為別用今一切追補諸臣苦於借處無門不得不抵死苦辯耳或語臣曰驛所原不苦只苦追銀非實情也臣謂追補一節苦官還以苦民若果為公家之用不妨明白開銷應豁應補嚴請定奪正不必溷亂支吾也若清查之法驛所大馬額數在也如私增幇銀數在也勘合火牌應付底冊在也可全拖按速解原數原冊臣等即可按冊按數酌而裁之但不許各官故為含糊隱匿使臣等不得頭緒以躭延時日貽害後來惟在明

旨屢加責成罰不寬貸耳臣又有懇焉臣之初議裁也固曰或姑借以抵新餉或全豁以寬民力耳惟明旨亦謂免補可以蘇民自兵部有買馬之議而始有借數餘充國之說臣約畧天下驛所裁節銀係除加增私幇外尚可六十六萬若盡收入官民間不再加六十六萬金于民惟邦本〻固邦寧今日民窮極矣祈俯賜垂念就中或歲借十萬兩爲買馬之用餘并加增私幇一槩免編以信明旨庶幾窮民戴恩思效臣亦得藉手以早報命矣帝謂催提驛遞夫馬額設銀數近時底冊久不解報省直司府猶然私用票牌將節貯扣銀兼變借支殆盡追補不前殊爲抗違各撫

按兵餉申戒額冊刻期奏呈如再就延所司特疏參治

丙寅輔臣溫輔仁吳宗達始入閣辦事

兵部尚書梁廷棟等會同左僉都御史高弘圖兵科左給事中劉懋等覈議援兵功罪以到京之先後言之則有保定巡撫解經傳總兵曹鳴雷領兵二萬二千有奇到獨先兵獨多分防薊涿三河之間帖然無譁可謂整肅矣經傳衛雖樞貳尚未從優宜再晉秩一級鳴雷雖已解任尚應酌量起用其到京最後而最譁者無如甘肅巡撫梅之煥總兵楊嘉謨據法應當究問但以其兵精悍可用而三屯新著大捷或姑革職戴罪候防秋事竣有功另議得旨經

傳加陞鳴雷起用之煥本富治罪念在鎮著有捷功准革職回籍聽勘嘉謨准戴罪立功

丁卯以山東副使仕國禎山西副使苗進忠俱為湖廣右叅政

命編脩黃景昉吏科左給事中鍾炌主湖廣鄉試

順天府〻尹劉宗周請以紳士續捐銀四百三十兩有奇置買學田歲收租息以周貧士報可

大學士成基命等奉旨將庶吉士十九員再試進呈欽定上卷十一卷中卷八卷請如舊制賣趙元等四員授編脩陳美發等七員授簡討魏呈潤等四員授北科王邦柱等

三員授浙江等道御史梁衍泗授禮部主事

山東巡撫沈珣初奉命駐師德州聯絡聲勢茲以劉與治倡亂東江肆行仇殺諸島盡從警報抑至登州距德千里而遠文移往來軍机恐有遲洩須馳至登門親爲料理謹照勅書出汛事宜移鎮前往帝報聞其東江操縱机宜仍命遵前旨行

督治通鎮侍郎范景文疏奏頃以刑科給事中余昌祚等之言奉旨通昌兩鎮兵各以五千為額但須選訓有法期成勁師著范景文侯恂加意料理臣惟兵事亦难言矣兵多而餉必絀所憂在餉兵多而餉不絀所憂惠在兵然則

節兵以裕餉又節餉以裕兵聖謨誠淵遠矣然臣初量移入部即有鎮通之議部議募兵一萬也越數日隨奏鎮通之敕其開載募兵一萬也爾時邊烽孔亟轉盼秋高臣凜凜奉命罔敢後時差人分頭募兵其數亦一萬也嗣臣入通而鎮臣楊國棟暨管州事主事盧承業加銜都司徐躍雷守備黃明卿及各處所差如楊御蕃關雄以名冊報者每日不絕計數不下七千有餘意謂取數尚寬不妨徐行酌定耳今接明旨額定五千則於招兵之時已當作裁兵之事矣夫裁在後日所患恐虛營伍裁在今日所患惧擁人心怨呼之而來思驅之而去易動難安裁兵也而可易言

哉臣與諸臣靜以持之緩以調之使由而不知或無他虞耳但思此五十之數不容少增亦不容少減臣日來驗閱雄楊御蕃所募及楊國棟練成二千皆極精強而永平道張春所借家丁一千因攻灤事竣送還其中雖陣亡百有數十而尚存七八百人無可簡汰惟是詳繹敕書專重土著其徐躍雷等所募多五方雜集覺與原旨有碍或將此二千餘發薊永等處在彼省招兵之难在此免裁兵之擾固一舉而兩得矣帝命兵部酌議以聞

戊辰陞宋統殷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王順行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劉應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許如

蘭仍以右僉都御史改巡撫廣西

命余大成以太僕寺少卿回寺協理寺事陞陳献策為工科右給事中

候選通判方濟納銀佐餉命照數核收查例酌選

遣御史楊方盛巡視長蘆鹽政

刑部等衙門擻炸炮之獄帝以王守履憑聽撗揣辯言淆實使法不得行人〻畏隱雖軍國大事將終不敢言命錦衣拏赴午門前杖六十發原籍為民南居益部院會議〻

上以不能率屬勤職致侵悞軍需非大臣體國之義命削籍

廷遣冊封諸王之使衡府武進伯朱自洪戶科給事中楊文昌楚府侍講張四知吏科給事中孔聞詩晉府編修管紹寧主客司主事宋之儁蜀府儀制司主事熊江行人徐可期益府左諭德文震孟主客司主事車夢瑤榮府大理寺少卿周邦基中書莊以臨周府戶科給事中顏繼祖行人郭九鼎襄府刑科給事中汪始亨行人張羅彥魯府兵科右給事中宋鳴梧行人冒起宗韓府大理寺右寺丞張其實中書李國棻潞府儀制事主事史高徵行人呂大器

日講官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羅喻義表獻陣圖帝謂節制之師陣而後戰此圖有關戎政留覽

河南巡按吳甡以按差已竣科場在通請速催新御史赴任管理章下所司

山西東路流賊分三股在寧鄉縣三交坪渡河參將聶國偉同副將劉昺督兵馳擊沉其二船男婦淹死無算餘復登鳳儀山拔兵砲擊穿紅賊首斬之以獻

己巳以原任福建參政朱大典為山東右參政原任副使任起鳳為廣東副使

贈故礼部尚書盛以弘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大學士成基命等請御製神宗實錄寶訓序文帝命撰擬以進

山西、影流賊在吉州太常寺立營守備竹茂盛率兵捷擊箭砲所傷甚多生擒三名斬級十五顆奪獲婦女七口馬騾九十七匹鎗十桿刀七口弓二張鉞尺四根賊首姓名冊一本上書橫天一字王簿巡按王相說以聞

庚午陞張捷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通政使司左通政王業浩以類舉邊才薦王之臣廷臣指其翻案窺旨疏請罷之帝謂業浩奏剖事情朕已悉知可安心供職不必求去以後薦舉人才各宜慎酌仍命所司飭行

辛未督治昌鎮兵部右侍郎侯恂疏奏昌鎮原議練兵一

萬故設中軍副總兵一員副總兵營叅將事二員遊擊三員守備二十餘員以領之今兵額既裁營制亦小標兵八百而外左右兩營各計馬步兵不過二千餘名臣細加酌定自中軍副總兵外副總兵當裁其二遊擊當裁其一二十餘守備亦當裁其半事權專則指臂易運號令簡則耳目不亂俸薪人役所省又其餘者帝謂缺少將多事权不一果宜酌裁其新營遊守等官命選擇才幹推用

吏部等衙門公號自古聖王御世刑法之加上特寬於大夫帷蓋之仁下且逮于犬馬近日大臣如易應昌等應得之罪皆自貽伊戚但念其朝方晝紳蟠陛夕即囚首桁楊

又小臣如李長春等一掛吏議遂絶生路皇上垂念及此當必有惻然欲動者矣此非臣等敢為諸臣游説也積靡之世非雷霆震之不可而雷霆下擊之後宜有一番雨露皇上天也傾覆栽培原聽物之自取解網泣罪實奉天之無私祈於處罪諸臣弘開解網之仁薄示溺職之罰其所以下作臣忠者又不啻百倍矣

壬申帝自是日為始齋居修省敬禱甘霖冀格神休用慰民望遣官祭告南北郊社稷山川風雲雷雨等壇及護國神應龍王順天府仍率屬虔祈

以山西右布政使于陛為本省左布政使山西左布政使

呂邈為陝西左布政使湖廣按察使（荊南道）范中彥為本省按察使陞孫元化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處丘禾嘉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關等處

工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沈演捐資千金照先臣焦玉火龍經鑄造火器具疏奏聞優旨令進覽發用

南京吏部尚書南企仲以仲秋考察軍政屆期疏催兵部尚書傅振商到任帝以南都重地樞臣參贊機務不止軍政一事命所司速催前往

山東巡撫沈珣疏奏臣聞古寓兵於農說者謂井田爲兵法之祖管敬仲之覇東海亦以比閭族黨之衆從古驅市

人而戰者止一韓淮陰然其言曰信非得素拊循而用之故以背水陣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刼著也唐置府兵按農而籍其後邊將虐將戍卒什還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内变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及開元間始募兵為彍騎兵非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此往事之明鑒矣即如先年倭亂浙直凡徵調之兵殺掠更甚於倭地方苦之於是參將戚繼光始練義烏兵三千士經百戰節制稱精揆厥所由則有金華守道譚綸與繼光同心撫戶而籍之故兵無越軼迨後綸為薊門總督繼光為大帥善用南師義烏兵遂甲天下繼光登庸也其募兵之法

父老尚有能言之者此又近事之明鑒矣今兵難頓與九重投欽游客姦弁請纓蜂起不曰招集義勇隨營報効則曰自備糗甲不煩軍餉夫此輩一流浪布衣何處有幾許義勇不過乘時之危詎一俞旨號召亡命徒衆既集挾之以逼官府為騙官糜餉地耳皇上試觀軍興以來費幾許金錢經幾番招募或未至京城中道潰散或猝與敵遇一矢不發畿甸之民死於鋒鏑者與敵相半求其收韓白於徒步而集烏合為趑趄者得幾何人然亦可以明遊談之誤國矣但恒人之情遇斷竭而突生孰肯為少許金錢輕棄田里以身蹈白刃其樂於亡命者皆無籍不能自活

飢則附人飽則颺去今海內虛耗四民失業一呼可聚數萬招募不難而難於實用以今三空四盡最難得之金錢糜於募兵而未得荷戈之力不可痛恨耶昔東兵發難之始張皇招募重以臺臣殷以內帑究未得一卒之用迄今尚有遺議況白丁無賴口銜天憲黃蓋橫金擅製旗牌扶衆語難凌轢有司閭閻騷動如防大敵其爲賊寇罔上亦甚矣不寧惟是自蓮妖一變蔓孽甚深加意殲除告變時至兗以曹衛沂登之間夙稱盜藪實煩有徒見國家多故處々生心謹其縧籠尚恐聞風思颺若假以明旨此輩竄入其中名爲勤王因而聚盜地方不得詰有司一得禁一

旦變成不測臣等亦不能為我皇上守此土也頃臣於盧洪濠之事費幾許調停民間驚心未定今復聞有汝上等衆之報更切寒心祈皇上洞察游談之輩萬不可用立降發旨申飭已後國家欲行招募必責成地方有司照州縣大小食報擇其驍勇愿慤者確查籍貫互相保結如是則人有根據不敢恣行臧法而將兵者亦得手足臂指之使尚不失府兵遺意臣聞戚繼光募兵有五不可用所最忌者為衙門隸役及曾投過營兵與一等狙詐便易搖動士卒之心其可用者必村野農民狀貌質樸其言曰幹實事之人臨陣而不拚命率衆者有之矣奸詐伶俐之人驅以

死敵者未之有也夫繼光為近日名將奉若蓍龜其言如此當（六）非臣之臆說矣

癸酉命撤生門諸勳戚及把守等官并勳戚諸臣分地緝奸者其城補坊官還著嚴行稽察

都察院大理寺覆擬喬允升等之獄帝以允升縱囚闖城且亂法欺飾罪應論絞念其年老疾篤姑准減等遣戍胡世賞依律杖八十敖榮繼下所司另擬等維遞解回籍其中書沈自植奏內事情原籍查究

補常自裕為刑科給事中

烏斯藏闡化王使臣三旦登兒只等一 五員入貢本月

二十日照例賜宴上筵六席中筵九席命襄城伯李守錡主宴忽有藏僧以萬曆年間上筵凡十三席今來數少爲言守錡宣（諭城）聖恩諸僧膜拜登席成禮而退巡視光祿科道楊文昌劉調羹請下禮部查例以光大典常謂宴待貢者自有典例上筵果否減少并有無譁爭情弊所司查明具覆

甲戌工科給事中顧光祖上言我太祖首嚴墨吏法用重典累朝相承懲貪無赦故人人自愛良吏爲多邇後法輕人玩阿堵薰心忍於損廉恥而不忍於損功名敢於觸法網而不敢於觸津要衆怒而閔不畏澤竭而漁不休夫豈

無心慕乎氷操玉潤者然百不得一二焉即自府廳而監司自監司而撫按非不時有舉劾皆因襲格套喜市恩而惡召怨薦剡不過曰擢用以備行取之選彈章不過曰降調以俟磨礱之劾重者至閑住而止矣且曰不過敢為擅索以博風力甚至賍幾數千食肉寢皮不敵厥辜問一擧問進賍則共詫為殘刻何怪乎穢垢者有摩踵接竊民皆鬻妻易子綠林多亡命隣聚也今皇上將坐明堂朝諸侯輯瑞覲闕下者行以次鱗集則廣其治狀上之銓衡所為考課之法豈容泛泛悠悠以含糊了此大典予乞大奮乾綱力懲貪婪諭令撫按虛公諮訪必核必真即府廳監司

之關銀勿據為成案不可那移時時密為廵察或得諸道路之口碑或聞諸父老之傳誦研磨對簿明註某某為地方呂父杜母者是何事績某某為地方蒼鷹乳虎者是何卑款悃愊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鑽營之吏譽言日至毀言無有東阿即墨撫按豈其不明而熟於計惟據事直書有聞必告以聽皇上之黜陟除平常無過者照舊供職卓異特舉者賜宴晉級其大貪大酷者必按數追贓贓究然後依律定罪勿骫法勿輕貸以致漏網之吞舟庶官方知肅而賄賂從此可清矣帝謂計典已經嚴飭吏治殃民貪為首惡贓款既確重處何辭各撫按務悉心諮訪毋得輕

寄耳目顧瞻情面有負朝廷黜陟大典命所司其再行申飭

山東道御史陳奇猷上言滇固天末僻壤也然而迤幅幀皆聖朝啟闢之疆域百萬生齒悉祖宗培植之遺黎前者安酉發難道路阻梗仕滇之守令往〻累足不前間有履任者因缺多人少屢年薦擢蓋未至者視爲畏途已至者又居爲奇貨頑鼎滿室哀鴻遍野此相沿之弊端也茲值道路稍通允受職之廉司自宜依憑限而馳驅望昆明池而叱馭倘有因循觀望過限延遲者究處必不可已而任事者責其性剛謝事者聽其還無以既毀之甑復修借冠之

名無關使過之門終成養癰之患救時急著莫先於此至於群吏之淑慝鑒別欲精提衡欲確不得以遠地惜才或曲示優容而權宜委托不得為循套塞責或苛繩庶職而薄責大僚本虛公為嚴明使萬里邊陲共守天朝法紀是在撫按正己率屬刻刻加之意耳帝謂近來民生困於吏治遠方耳目難周縱玩尤甚所奏各款所司即與酌行

乙亥寧夏巡撫耿好仁率屬捐俸助餉優旨照數數收

起王志道為大理寺右少卿

以山西按察使張法孔為本省右布政使山東副使孔榮宗為湖廣右參政陝西副使張福臻為本省右參政河間

府知府王逢元爲山西副使

丙子起劉遵憲爲工部尚書

丁丑以文選司主事李大受爲稽勳司員外郎調錢元愨爲文選司主事

候選通判呂肖晟捐銀助餉命照數驗收仍與例選

陝西奏流賊之捷先是二十日陝西參將李卑於臨鎮富家灣地方與賊對壘斬級三十顆賊鋒少挫是時分守關內道翟師雍移駐白水縣潼關道胡其俊移駐韓城縣分巡河西道蔣士忠移駐雒川縣賊知有備未敢南下二十七日至松樹屯李卑伏兵邀截又斬級二顆生擒二名賊

復布陣山頭并連攻數陣復斬一級二弟十八日賊營於豐街二十九日賊竄西北趨行三道臣恐其由神道嶺以掠韓城由黃龍山以掠澄城白水由中部宜君以掠同官耀州各督兵堵截賊且戰且却而遁巡撫王順行以聞

崇禎長編卷三十六

三年庚午七月戊寅朔孟秋帝親享太廟免朝

兵科給事中降一級管事張鵬雲會同廵關張學周核恢復四城功次上聞帝以灤永等處復城文武將士勞績可嘉叙擢大典應不踰時今查勘已明兵部作速分別具覆

福建道試御史孫徵蘭上言明旨釐害安民於驛遞俱官自招募不許私僉於錢粮嚴禁私派孰不以為德化旦夕可成乃臣客歲使蜀往返萬有餘里見輪蹄之皮骨無存館穀之薪烟欲絕詢其供役之人則恪奉上命官自招募者總計不過什一而其餘仍派之百姓也不然亦名官而

實民也甚且名非民當而實更甚於民當也夫禁牌票與官招募事相表裏蠹官自當則既自愛其物力而又自主其事權故於濫索者心既欲革而力又能革若民則幺魔下走且不敢於夫馬問緩急而敢於牌票爭行止乎此就革濫用論而夫馬不可不官當也況官應則工食以新裁未敷豈可設處接濟若民一有不敷初變則為苦賠再變則為私幇更變必求加派矣不幾明以便民者更暗以病民乎此就節工食論而驛所不可不官當也又況私行牌票之道府各廳每先自書免登報字樣以鈐驛所口頰以聾上官耳目驛所奉之如神雖曰禁私役而夫馬之明革

於勘合者尚可知暗溢於牌票者不可考夫安知州縣之不肯自當者不正以不關痛痒之民力為可亂應不易稽查之牌票乎此就破情面論尤不可不官當庭令其對情面而不暇顧也是議清勘合方可以議裁工食而欲裁工食必先議官自拓當而後可以裁而不至不足即不足而亦不至重困斯民也至私派之苦又不止一驛遞已也有司高坐公堂尊如神威如虎一紙之出四野魂驚或已有而重派或私事而公派或小事而大派或暫事而久派粮之徵無定額而民之納無窮期正坐是耳聖明毅然欲定賦役全書豈不為無稽之徵足以竭澤乎乃僅提賦役之

册亦既不遺餘力而册之完報無日則以州縣之私派有年欲革則於私計不便欲不革則於公簿難登將供舊册則恐私徵者難為法將改新册又慮孔多者不勝掩所以遲疑磨對欲緩一日且得一日之利益又緩一日可使一日之改抹也不則何處無成册雖朝提而暮列可也故提全書之册臣願必得其未經改之故物主全書之法臣願必定不可更之成額成全書之後臣願必嚴其不敢增之法令不則上自定而下自行如驛遞之官募而仍屬民應是全書仍為未全之書於聖明愛養斯民之意竟無補也仰祈嚴敕在內户兵部科在外撫按兩院驛遞如僉民郎

考為有司之酷錢糧如私派即註為有司之贓嚴以不敢犯之法著為不可刊之書庶有司無敢飾政而百姓得領實惠矣帝以此奏深悉情弊命戶兵二部速咨各撫按痛行釐革以一法守再有違玩從重議罪

刑部奏陽武侯薛濂與駙馬都尉鞏永固以煤窰細事牵累多人一告強刼於京營而科院審其虛一告人命於東城而城院參其假乃竟堅持不服嘵嘵角勝且把持問官累斃多命祈嚴旨責令其實奏聞下法司另審庶是非曲直及早歸結輦轂清而官常肅矣

刑科給事中李覺斯上言臣披閱月報因數竊見刑部一

獄罪犯壅積數至九百餘名不禁惻然而駭嘗此祥刑之世亦何至罪犯之多至此其中豈盡情罪允確者值今溽暑盛行炎蒸相迫病疫而斃日不知幾況以九百罪人叢居一獄人愈衆則防閑愈難萬一患出不虞如舊歲越獄之變誠可戒心臣不敢盡望皇上以解網之仁惟乞刑部各司一秉虛公早行審結除眞正重辟難宥外其餘應戍者戍應徒者徒應杖者杖間或有罪不附律情屬可原更宜弘開一面務於死地存生毋輕以生中致死如是則聖仁以霈邦禁肅清矣帝謂熱審正以欽恤刑獄昨法司潦草塞責李覺斯何不糾駁乃徒托條陳今後除重辟多贓

監候追比外其徒流以下分別速結毋得壅滯致生他虞川貴總督朱燮元疏奏水西應襲安位將逆犯奢寅妻馬氏即安氏并其子阿甫差漢把周廷鑑等解出隨請官前赴畢節衛認修舊城重立驛舍臣思安位本無知識敢請聖明憐其孤幼曲賜浩蕩之恩俾還主享之舊仍一面經理善後以固吾圉西南一局似可收拾安氏阿甫一則逆寅僞後一則造叛孽種剪草不去其根恐異日有借為口實者謹遣參將貶喬森守備孟成祥督押解京恭候勅下法司照律擬結帝命刑部問擬

掌河南道御史喻思恂以掌道管計敬循職掌陳禁餽謁

慎考課覈官評緝私揭懲貪酷表卓異查前件廣數奏催速回省吏調革派取等十一事帝以所奏首禁餽謁真屬救時急務其餘諸款亦均有裨計典思恂既職司察吏自宜著實舉行毋徒以空言塞責

己卯陞資深詞臣徐光啟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王應熊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林釬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其日講官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何吾騶講讀已周一年仍以原官量加三品服俸正字官禮部儀制司郎中加從三品俸四品服于繼鱒禮部儀制司員外米國詔供事勤勞繼

鐫以原官加正三品俸仍四品服朱國詔加礼部儀制司郎中其鴻臚寺起桼官諸希夔何文擧聽吏部覈叙

帝以解経傳保釐畿南率先入衛勤勞可嘉陞兵部左侍郎仍加從二品服俸照舊廵撫

以湖廣按察使惲厥初為陝西右布政使西副使焦源溥為本省右叅政兵部郎中周夢尹為廣西副使

順天府〻尹劉宗周以宗社再安進祈天永命之説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上無德惟好生是德故聖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朘削之私不得而設焉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命

則刑罰宜省宜平而皇上自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已足為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詿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藉朝宁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通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亦處之以詔獄詬辱箠楚下同奴隸何以勵人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友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於欺罔也以平反為欺罔則必以鍛鍊為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於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置登聞之鼓下欽恤之詔惟恐

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鍛鍊之門業已開於臣子又何有於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疑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即令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爲教民無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危昌罪業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陛下自即位以來軍興浩繁不免以重斂責小臣宿逋既誅見徵又急已足爲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來年之預徵方且有司有違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〻追呼閭閻中安問雞犬而最爲民

厲莫如貪官汙吏即迺者蘇琰之廵按貴州也一旦以貂重行李被訐于監司不意煌煌持斧將墨綬望風畏責而自坐贓跡非得之贖鍰之透支則得之薦舉之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廵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甑塵之風遂空谷於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大耗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哄于國中又何有于屑俸屑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也兵興以來老弱轉于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竭澤而漁之即令苟濟國事其如腹心已潰肢節難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

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有餘還不盡於民間仍查勘穩琰贓証有多通行風憲官犯贓之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於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于虛耗而穢德亦先聞於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物夢卜之求一時叅大政者率本之特簡出于人情倫物之表諸臣遭際不可為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帶寵利居功佐人

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可以終奏此祈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焉輔臣周延儒温體仁見而惡之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為偃蹇內激帝怒擬旨詰之曰除新餉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宗周必有便計可明白奏聞宗周遵旨上言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財也即國勢之強弱亦奚與于軍需之足不足也臣即以遼事言之方其初發難也一總兵失事何足損國威萬一直度外置之可耳顧急急於興問罪之師自此而失開鐵失瀋陽失遼陽廣寧及今復入內地執非當事者一念貪功喜事有以階之為禍哉袁崇煥之圖恢復也嘵口五年

而思踐其說勢不得不借款結局卒以此啟釁封疆此亦近事之明驗也由是言之經國者遠圖而欲徼倖於難必之功未有不坐敗天下事者今而後請置恢復二字不道而專言固守之策則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圉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而終不能保東人之不窺我虛實也莫若令沿邊州縣及三輔之地各選土兵就民壯快手名色而推廣之視州縣衛所自三百名以至三千名量給以糧器械以時訓練一旦有警進可戰而退可守秉令死傷相節之後人人飲血聚與以鼓舞之方而所在成有勇知方之眾今曰民不可為兵

以使召募之使調遣而用之則前日昌黎克捷當不出白徒之手矣至于日粮器械之資聽于本縣錢粮自行設處有事而為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責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責審如是即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於五百萬之多而况有賦役之節省足以相抵乎哉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约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准續派襍項一万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總之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于民者什一清之賦之耗於官者十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十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十九如此而于節省

之方已思過半矣若此外更言節省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豐約士大夫不言多寡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陛下第躬備明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為競錐刀者人々行節省之政事々有節省之規又何患財用不足乎至所謂屯鹽之策鼓鑄之宜稍閑今日措餉急著則有司焉臣以為今日聖明在上斷當以収拾人心為第一義即國計邊防總在所後自古未有民貧而君獨富者亦未有人心豫附中国乂安而四裔不從之順服者此正醫家治本之說也乃者陛下軫念民瘼過矣思警真不啻痌瘝在抱其從事于根本之地固

已多所不至而當事之臣不能仰承德意一時紛紛計慮多出桑孔之下終不免再尋覆轍以禍人國臣竊痛之帝謂目今邊氣甚急豈是閑閱餘謝所云寓兵于農詢屬良法然呂黎既以民兵却敵良固等處俱係幾邑宗周何無調練以後陳奏須切實可行無以迂詞沽譽

督治通鎮兵部左侍郎范景文以通灣一帶殘爛不堪疏請通商以恤民其要在嚴間架牙儈諸稅課

錦衣衛管衛事右都督項俊鋪因東江劉興治之亂條上六議一曰收拾東鎮以扶朝鮮二曰移劉興治以安反側三曰鼓舞島民以恢四衛四曰宣諭朝鮮以資唇齒五曰

酌遷本色以節煩費六曰通商以濟糴餉之窮

庚辰以沈萃禎為湖廣按察使分巡蘄松道儲顯慶為湖廣右參政分守湖北道張若銘為山東右參議分守東昌道

加李繼貞為尚寶司卿仍管職方司郎中事

調李廷龍為考功司主事

督治通鎮兵部右侍郎范景文疏請餉司戶部主事林弘衍當屬其統轄以一事權

辛巳大雨

贈陣亡參將劉興祚三級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

遣吏部主事吳鳴虞禮部主事黃鳴俊主考河南吏科給事中孫承詔兵部主事王升主考山東光祿寺少卿徐楠中書喬可聘主考山西

壬午帝以雨澤應祈禮宜虔謝郊壇諸處命原遣各官行礼

以浙江右參議胡霑恩為山東副使兵備寧前道

直隸巡按李玄以視屯事竣敷陳不嫌立異五款一定起科墾荒三年後起科舊制也今人心不古變詐多端各州縣官因起科在三年之外上易下代不能詳知故原是荒地而虛報者有之原有荒地報後而不起科者有之原報

起科之數隱期而以多作少指肥為瘠者有之以故按冊則荒地日廣查賦則荒租未加臣洞知此弊凡所報荒地即令當年起科事減其租不需以時故崇禎三年荒銀視前益五千餘兩民不稱厲而國有實濟此不嫌立異者一也一變歷徵錢糧軍國急需當年納辦最為清楚上年帶徵之煩下免并徵之苦中間那移侵欺之弊俱無從生此法之至善者乃各衛管屯等官剝其脂膏巧望乾沒將本年應納糧數托言民逋百方支吾冀遇恩赦臣衙門亦不過了本年責任前後拖欠置不復問此向來積習也臣受事以來歎痛洗此弊務期先完七年元年兩年屯糧急奈

畝北畿內停閣四月未盡如意然元年已完至十之七八矣繼臣者稍々催趲便可報竣一二年後皆係現徵此不嫌立異者二也一興廢也々之有裨于國久矣惟嫌怨二字最足掣人之肘而靡其氣天津何家圍地方水旱兩田凡二萬二千餘畝前屯臣幾費心力收買開墾而一旦為逆璫所壞鞠為茂草自天啟三年至今屢覆未行皆緣彼處豪右利其荒蕪交相吞佔間有興復者輒散布流言多方阻撓而止臣前躬履其地見其一望平衍溝渠橋閘依然在焉洵見成之美利也隨訪原委經理陳墾一二招種許文祖滿二千石之日題復原官已奉俞旨今夏大小麥豆見

貯七百八十餘石秋收又當不止于此〻後守之勿毀每歲坐獲數千石之利資軍佐餉裨益良多此不嫌立異者三也一爭荒銀山東一省荒地凡二萬一千四百餘頃每年計銀二萬一千六百五十餘兩自撫臣分劈一年萬餘金錢悉付逝波年久不可復問前此諸臣情面相碍未聞有發之者臣屢檄駁查兩疏爭執仰邀聖鑒盡歸太倉百姓總為溪壑之填軍國實受涓滴之入歲〻為常其佐軍需非淺鮮也此不嫌立異者四也一糴穀石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積穀備賑救荒善策但臣差職止屯馬各項詞訟毫不干涉贖鍰原無所出又訪拿一節遵旨報罷惟有俵

盤掣批掛號等項間有違悞例當究杖不無稍〻公罪臣受事以來減絶交際樽節冗費凡日用服食等類從未嘗票取一物今已一年矣通筭三省直所積除循例解贓罰銀五百兩并兩巡紙札供應各役工食衣鞋造册犒賞都察院額派諸費外尚餘贖銀五百一十八兩散寄州縣官庫就近糴穀貯之各倉備賑粥借貸之用仍取各府實数登入循環送臣衙門以備稽考極知石斗之儲所濟無幾然一院獨之則微院〻獨之則著矣一時積之則少年〻積之則裕矣臣不過以此為各差嚆矢耳此不嫌立異者五也五者皆職業內事何敢自鳴但改絃易轍之事率循

不易非飭以天語恐日久必致遷移耳帝以諸款甚有裨益下部行接管御史查明整理以後差滿者俱如李玄逐項奏聞以憑稽核

浙江右布政使胡惟霖乞休巡按李柄請以按察使莊祖誨陞補

予故太子少保礼部尚書盛以弘祭四壇造墳安葬妻馬氏王氏祔葬子昭之送監讀書

兵科左給事中降二級管事劉懋上言今天下民窮盜起所在見告更莫甚于秦之流賊秦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一帶之邊賊土賊交結而成也延慶逼處邊方自兵丁外

若單餘及閻左強有力者俱慣騎射居平飛矢走馬不事生業每每乘空行刼所謂邊賊也至谷木冝雜諸豪悍巨族或抗粮不完或挾仇格鬬往往招集亡命結黨刼殺所謂土賊也邊賊倚土賊為窟穴土賊借邊賊為羽翼故六七年來韓蒲之間時被搶掠然為類不多根巢亦易撲也比因三載凶荒饑殍盈野小民之無知者相率景從賊勢滋大始流刼於涇原富耀之間搶擄淫殺不減外寇矣當事諸臣初議調兵以勦之不能勝又議設法以撫之其勦也非不時有斬獲盈千盈百皆飢民也真正邊賊土賊不可勦也其撫也非不暫稱歸降聚處無食袖手無著名降

而實非降也近且麥苗盡枯秋禾未布斗粟銀三錢營兵又三十月絶餉民無生意逃兵及行間無賴又從而鼓煽之如此慈母不能保其子官且如民何哉開門納賊民盡盜也縛將投賊兵盡盜也舟中皆敵勦撫兩窮新撫臣洪承疇雖仁能結民智足辦賊安能為無米之炊乎臣以為不早發十餘萬金以収拾貧民不急補一年缺餉以安撫飢軍秦中寇盜未易議寢息也頋此亦目前救急之著非永久戢寧之法也永久之法清之有其源焉曰阜民生以固元氣小民休戚關於州縣州縣去留操於撫按近來貪污成風州縣不知恤民一味攫取故民有三兩之銀不能

完一兩之課告一盜而破十人之家完一贖而傾百金之産奈之何民不窮且盜手臣以為自今撫按薦舉不當其貪污之甚者即根究道聽之開報受何餽遺聽誰囑托除本官依賍坐罪而薦者與開薦者並置重法責成嚴而情面無所施民生庶可寬也治之有其事焉曰修武備以振神氣州縣有民兵衛所有屯兵近來法紀廢弛民兵占為衛役工食借充公費雖有其名俱經年不見操練而民兵壞屯兵半占於司道半買閑於武弁即見在者俱老弱不堪戰陣而屯兵壞業無兵矣盜賊何所忌而不橫臣以為自今宜專責督撫與清軍兵巡道查取軍籍原屯若干

係何衙門占役何官賣放一一清出又揀補精壯時時並加操演若輕狗情面虛應故事盜生而地方破損即坐督撫司道以失陷封疆之罪責倘專而苟安無所容軍寔廢可充也夫元氣固則盜無所匿而不能生神氣張則盜有所畏而不敢發治於未亂銷於無形以視勦撫之所及功相萬已帝深然之敕所司飭行

癸未直隸巡按溫國奇報官紳士民共助餉銀四千兩優旨褒敘

以四城恢復遣官祭告南北郊太廟是日巳時獻俘誅永平諸叛人

直隸巡按胡良機獻三屯中軍張守業棄城之獄守業與親兵都司虎力等斬門殺軍免脫而去致朱鎮左右無依雖經明志逃之與叛相去能幾守業一死奚辭其原盜營馬官銀應敕兵部轉行薊鎮撫按究結報可

甲申雲南巡撫王伉疏奏滇省僻在一隅去天萬里四面環繞皆夷所以自通於上國者僅黔中之一綫耳故各省皆有隣接惟滇獨無呼應且山多地少土瘠民貧通省錢糧不及江南一大縣又連年兵火之後繼以水災告衛埋告乾賠者無日無之滇固敝於不國矣雖前撫臣報有積餉二十餘萬然皆歷年加派所得所謂溝澮之盈非源泉

之水也自去歲十月伏烏以來前撫臣陸儥調集莊土各兵不下二萬六千有奇以及戰馬戰象之屬守至今二月間奉令撤撫此曹月支餉銀無慮三萬兩餉米無慮三千石米計用銀四千二百兩糴之又以三千五百兩運之每月共用銀四萬餘兩中間攻打雞巢軍前懸鋒殺犒報捷賞功之需招還復業難民近九千餘口賑恤飢寒借給牛種之類又為築倘渡二處石城以擁護灌輸之路約費銀又不下三萬餘兩至於撫遏烏霑九年叛夷數千家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其賞犒花紅之費尚不預焉目今黔局尚未有定安邊深匿水西大勢雖撤仍不得不留兵萬二

千連珠屯守計仍應月以銀萬二千兩米千二百石餉之倘延至五六月則滇庫若掃計無復出矣臣所謂滇力日詘滇勢日蹙者此也烏城自叛變以來荒殘棄壘遍地蒿萊原無一賊駐守安遵所據之鹽倉尚離此四十餘里前兵入直蹈無人之境耳臣所謂代黔伏烏甚易者此也入烏之後進擊步上達挤身賊穴修復城隍各硐難民漸次歸集然城固濶大也周圍九山雖以五千人戍之尚不能分堞而守烏離可渡百二十里可渡橋頭天阻峭絕一夫坐守即萬人莫踰可渡既築城須兵二千為守橋頭亦應此數為營倘塘新城亦須兵二千接應至霑益乃滇省門

户應以三千坐鎮欲守烏城勢須若此然而尚未可必也蓋黔之撫局若定則滇蜀舊路必應首通烏撒可以無戍若其未也則烏撒為西南腰脊勢在必爭而需益以外暫帖諸夷亦未可終保何也諸夷所習畏者水西戢則隨之戢水西叛則不敢不隨之叛匪獨其氣類然亦其情勢然也若有蠢動則霑烏相去三百里其間高山密箐四面皆賊而獨以一綫轉輸接應竊恐守烏者即韓白復生亦未必能孤處人腹而環城四敵援烏者即馬服再世亦未必能遠絕羊腸直前飛輓也況滇力已竭此等師粮更將望之天降乎地湧乎臣所謂代黔守烏極難者此也且滇又自

有隱憂自有時患各司仇殺不已漸著尾大不掉之虞士紳類能言之而每歲自冬涉春四野外夷千百為群流劫村寨發兵逐捕輒匿深箐兵還復出習為痼病滇即自辦自撑尚苦不給又何暇舍己耘人臣非謂烏係黔土橫分彼此也但恐以黔所不急之廢地而累全滇可惜之疆埸使精血既枯以大命隨之非策之得也然則將竟棄烏乎非然也兵貴神速不貴巧遲當日若計在必勦則黔應以正兵逼大方而蜀直出赤畢滇直出烏撤皆刻定師期如雷如火數道並進其勢必舉若尚有窒碍遲疑則且須慎重不宜信手臣入曲之日即攢眉語舊撫臣以滇調集

大兵之太輕又有通蜀之徼謂畢烏止可為托宿之廬不堪為駐足之宅盼望聲援眼穿欲絕正皆有見於此也今既皆不然惟有明〻白〻解網肆赦俾三省早息一日之肩早預一日之備庶乎有瘳耳帝謂黙中撫局已定其烏撤防守事宜所司酌議以聞

陜西巡按李應期奏勦府谷之賊府谷在極邊深山中前臨大河東西皆峭壁北倚高山僅有狹徑可通一夫守之萬人莫越於延安諸縣中稱天險向有積賊王加印吳三王惟業藺光印王科田希高史承滿全務希柴有参江夏江秋陳天復李坤等十數人嘯劫官商自外回里者營賄

送諸堡及本縣衙役輒為蒙蔽不發甚至保官亦受賄庇之醞釀非一日矣是年夏初藉口飢荒勾連軍民千餘渡河攻剋蒲縣擄掠滿載而歸黃甫川參將楊茂春木瓜園操守王惟珍受賄不舉聲息甚著千總王數極以告孤山營副將李釗六月初二日釗忽然率豢丁而往夜宿木瓜園罵惟珍通賊當萬死惟珍知情事盡露夜招王如印等攻城放火應之燒李釗所駐廳事縛釗獻賊并從行哨官張繼僧執而殺之掠民財一空所帶豢丁惟珍先以計誘刼其弓矢罷械盡數被殺初四日寇黃甫川全務希為茂春書役自內應之賊遂破茂春縊死搶掠如木瓜是日午

至清水營陳天復江秋江夏等應之搶掠如黄甫然皆旋去未敢據有其地初五日賊擁衆至府谷有李國宣者劫知縣郭化成使不得為城守計率其黨迎賊入城教之據地列守起舊典史梁應科於家以縣印畀之俾主縣事應科本遼人失官無所歸僑寓府谷故賊得而用之巡撫洪承疇聞變遣署總兵中路副將殷體信榆林道帶管神木道事白貽清率諸將往勦屢戰皆捷賊勢少挫頓憑城負險未有下意承疇乃委原任總兵杜文煥率鎮城騎兵二百步兵千人往征之應期以聞

户部尚書畢自嚴以城下之兵業從樞臣廷棟言於盤菜

三分外量加一分為水瓜之賞遵薊防守援兵宵處於積尸之野枕戈於炎暑之地勞苦堪憐應照例於七八九十四個月内量加塩菜銀一分至京營城守諸軍今僅留四分之一以更番而月支塩菜尚有一萬三千一百餘金邊氣漸遠相應盡撤寧家即以所省者供援兵之用帝以援兵勞苦塩菜依議量加餉優者不得比例其京營城守諸軍之撤兵部詳酌以聞

順天巡撫劉可訓奉命勘估邊工疏陳衝要宜守臺路宜實偵哨宜核將領宜擇粮糗宜預戰車宜製器械宜備戰馬宜給操練宜嚴流離宜撫鄉兵宜立驛遞宜復十二款

帝以所奏諸款俱屬边防要務可訓宜加意料理所司仍酌議以聞

薊遼揔督張鳳翼以西協單弱頗慮宜周流陳置良將宿重兵備火器預軍儲遠哨探諸要著帝謂西協边備倍宜嚴飭鳳翼籌畫既定當悉心料理所請補路將及移兵儲粮等事所司即與覆行

乙酉山西道御史王肇上言東兵為謀深密往〻能乘我之踈而掩其不備此當未經大創勢必復来〻必不由故道曩者我以遼東為塘牌以山海為門限遂急關外而忘關内自恃宴然有金湯之固而不虞其決藩而入矣益自

初難至今十有三年猶記當時傳聞有獻彼三策者以由西經衛潮河川牆子路窺薄都城為上策由一片石喜峰口侵畿甸掠薊通為中策由三岔犯廣寧據寧前攻山海為下策當時敵寨去我尚千餘里而老憨著數頗穩故且蚕食兩河聊用下策而我已日廢邊巡數年恬不知備而敵之慓疾更倍於是深入重地盤據永遵又用中策而我且岌岌乎殆矣前車既覆後車當戒萬一乘吾不虞竟用上策而我可無以待之乎故今日邊牆非特龍井喜峰等口已被折毀者急宜修築而自山海迄居庸延袤數百里皆不可不增備也今日之計非但勾連假道之東部所宜

問罪而撫部等三十六家皆不可不慎防也或曰彼以依歸豈能千里趋利然彼固都於三岔東也今且踰山海而西矣獨不能越居庸而南乎或曰撫與彼素不相下未必遽解仇结歡然人情叵測見利則合彼既能餌東為婚矣獨不能賂撫為市乎兵法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倘我備其下而彼用其中我備其中而彼忽出其上彼迎刃而解我猶刻木而求名為補牢以牧羊寔獨守株而待兎一旦有警束手倉皇此中國之大耻也近聞敵騎出沒口外其捲土之思孰、欲逞今日边臣宜以募死士密偵探為第一義務得其移營何地謀嚮何方所結連者係何部

落一動一靜灼然先知而預防乃不至臨事而無措至於边墻之築旬月未聞次第宜兼程分管亟圖奏功其荷戈之士不宜疲以畚鍤請如科臣祝世美之言乃難民應役於修築之中寓賑濟之意必且子来趋事有不日成之；效矣章下所司酌議

丙戌候選通判俞继規輸銀助餉命照數敘収仍與酌選

遣御史劉光沛巡按四川

四川巡按馬如蛟疏陳貴州巡按蘇琰冒功爭級之罪帝謂巡方職司查勘今黔蜀爭功按臣自相矛盾朝廷何所湜信兵部一併確核以聞

孫元化以病廢辭巡撫登萊新命疏曰六月二十八日接邸報忽有登撫之命臣叩頭流涕伏念此地何地此官何官也以臣備就之器甲練就之營伍安就之士民修就之城堡統此戰必勝守必固攻必克之將卒朝廷咫尺呼吸易通郵驛通行本折俱近臣又曾為皇上三次發援恢復數城斬馘無算且獨守八城二十四堡四百里之邊凡七閱月東西二敵數萬飢兵百萬飢民加以民譟兵歸兩大變自謂險難歷盡輕熟漸來尚不敢以病軀悞事今登萊與金復隔海軍机緩急風汛難憑接濟調發俱不可必向者敵在薊門內部即以異域視關寧缺餉五月千辛萬苦

告語無人今乃為東省之贅撫、遼地之贅島無一城可據無一事可因將知領兵而不知備罷兵知領餉而不知對敵養濟院中之孤獨長安道上之乞兒合為一人而強者則窩縱掘參把持開市明知內治不及免寇可營此劉興治之所以養夷八百造甲制銃便四顧無忌小霸自雄也蓋內廷向以登萊為虛撫東島為虛兵今欲以臣實其虛而戶部不給全餉工部不給軍需兵部不給馬匹則兵仍虛兵虛而援恢亦虛援恢虛而撫亦虛則是欲以臣實東之虛而無乃以東虛臣之實且勿論島將之反側戎索又未易言已臣即不病尚不可承況病而且甚不能跨鞍

不能投筆者乎敵未退而言爲惜身敵退而不言爲竊位新命復臨事更難而悞更大伏冀聖明洞鑒登撫之設無益於國以責病臣更有損於國即以登萊海防仍歸東撫以四衛恢復仍歸遼撫鑒臣積瘁允臣生還庶边事無悞而中興之治更有光矣帝以元化關寧著勞特從起擢何得輒以病請可速遵旨到任

丁亥加陞雲南監軍道周士昌爲左布政使仍官監軍事

廣西巡按汪應元再解贖鍰佐餉優旨到日覈收

光祿寺卿王稚量添註少卿徐楠輸助軍資優旨覈收

以礼部尚書徐光啟之言准西洋人羅雅谷朝見到局供

事

調稽勳司主事盧化鰲爲驗封司主事

以河南副使王琨爲湖廣叅政

敘恢復四城功孫承宗加太傅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賚銀五十兩大紅蟒衣一襲張鳳翼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賚銀四十兩大紅飛魚一襲許如蘭加陞一級賚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吳阿衡張學周董羽宸各加一級京堂推用賚銀十五兩丘禾嘉劉可訓已經優陞仍各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張春加京卿銜遇巡撫缺推用賚銀二十兩王楫加陞二級賚銀五十

兩周夢尹已陞僉事仍加一級賚銀十五兩屈宜揚候陞時加一級賚銀十兩祖大壽加少傅以提督体統行事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賚銀五十兩飛魚一襲宋偉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馬世龍加太子少保廕一子外衛正千戶世襲左世祿加太子太師廕一子外衛指揮僉事世襲楊肇基加太子太師於三毛叙功所廕正千戶上加陞一級世襲吳自勉加左都督廕一子外衛正千戶世襲王承恩加左都督廕一子外衛指揮僉事世襲以上七員各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黃龍謝尚政鄭玘各陞三級廕一子外衛正千戶世襲賚銀二十兩鄭懋

官郭起柱李國選姚化民各陞三級賚銀十兩鄭一亨陳學向葵全日觀張弘謨呂應蛟等一百六十員各陞二級李三傑鄭國祚等一百六十八員各陞一級呂光祖刘希尭等九員各叙陞一級尤弘謨吳大啟等十四員各准實授王宇張學等四十二員各准加銜丁柳楊國柱等六百二十四員各量加一銜如不願者賚銀十二兩孫龍倉黃英等九十一員各照例陞授鎮撫已陞鎮撫者量加一銜餘擒斬有功官丁俱照例陞賞在內部科等官還確查經管任事者另疏叙奏不得濫及

叙三屯大捷功楊肇基加陞一級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

世襲劉澤清等四員史自立等五員各超陞二級李正英等九十六員各優陞一級帥師孔等四十七員各署陞一級楊楨厚等十員王濬等一百九十七員應田旺等二百四十九名各分别陞賞李文明等三十名量行叙賚姚成忠照例實授鎮撫

瑞王以陝西河南山西四川贍田二萬頃租銀及坐派漢中府興安州所屬州縣本色禄米四千石陝西丶安等七府折色禄米六千石四川塩課銀二千四百五十兩南直隸蘓常二府所屬十一州縣本色白粮二千石並以天啟七年九月初七日至國之日為始俱奉明旨為永遠不易

之規今之國四年而各省諸臣藉口民窮以臣府錢粮為輸將末務臣之困頓已無紀極仰懇念篤親親敕各省撫按查照前旨將各項新舊錢粮一并完解見今朝覲年分容臣至冬月開報各官完欠數目附入考成以憑激勸庶人心知儆而臣得仰賴於無窮矣帝謂贍田額租粮折等項有司何得稽悮所司勒限解給仍嚴查揭參

廣西巡按汪應元請補贈太僕寺少卿原任御史曹學程謚且援嘉靖年間御史楊爵以言事切直下獄凡十六年得釋隆慶初採廷議得謚忠介之例章下所司

戊子補莊祖誨為浙江右布政使

補郭都賢為稽勳司主事

河南巡按毛九華條陳革繁文禁投獻二款以有司全副精神祇用之生辰令節荒廢職業無益吏治請通行禁止而勢豪之家僕隸多至數百奸民秉勢投獻百姓受其魚肉自今有不知悛改者請按法繩之帝謂按臣持斧一方事权原重苟能澄清自任振飭何難命如議著實舉行

己丑予故延綏巡撫張夢鯨祭一壇給全葬價妻趙氏並祭祔葬

以興化知府吳道昌為河南副使

雲南巡按趙洪範疏奏頃者黔人以督臣主撫激成鼎沸

閧城士庶數千擁入制院之堂毆斃夷目群閧如雷幾致大變臣遠巡迤西四月得報與撫臣王伉扼脘此事決裂黔禍方深滇豈有寧日乎臣謂是舉蜀有二罪二失黔有二累請為皇上陳之逆奢尚在妄報已誅逆彥不過天敗陷落紅上川為黔趙雷二將斬首原非摧鋒陷陣之奇捷而蜀道鎮爭功必勝偽出首級已屬可笑遂以淩競一念致成彼此不和如濟川者舵工篙師相詬而不顧舟之覆如守室者兄弟爭攫筐藏而不忌賊之窺示彼以隙立於必敗蜀罪一也奉旨會勦三省事同一体且十路進兵黔當五路衝賊胸腹蜀當四路扼賊吭背滇當一路止由霑益

擊賊腦後耳黔力不足蜀人坐視滇能一路獨進不至顛蹶乎蜀罪二也賊一約降不來我援阻矣再約降不來我師老矣反覆狡謀不可以欺途之人督臣素能料敵如何輒信可撫慢責四事而不應其失一也賊果乞降將感恩慕義而來乎抑計窮力竭而來乎既不能用間擒之又不能合力促之大張退兵告示我從容受待彼肯從容受制乎其失二也烏城之克本欲以全力接烏撒爲進取地耳既阻進取何利於烏城可守荒田可耕殫有限之物力守無用之荒區進退兩難勢同牴觸其累滇一也雖賊潛遁蠢焉思逞引水西以窺我滇鎮雄土司陰爲協應即雄甲

諸夷目之來如犬羊叵測而安其爵安其祿當賊之衝又如懸金孤注岌岌乎禍在旦夕其累滇二也滇累既深黔事莫濟賊謀於外民謀於內西南半壁莫知所終乞敕黔蜀道將及督撫諸臣或宥其前愆責其後效臣惟與撫鎮諸臣同圍勵共遵旨以終協勷為黔即為滇為滇即為皇上無缺之金甌矣帝謂水西撫局甫成黔蜀爭功未決已屢旨令覈議具奏今洪範所奏二罪二失語雖互異事可相參所司一并詳察以聞

庚寅遣行人姜應中為故吏部尚書鄭繼之營葬

以禮部郎中周鳳岐為湖廣副使

福建道試御史龔守忠上言自古談太平之治者不過察吏安民二者而已頋察之綱愈密而吏愈偷安之法日講而民日散此何以故蓋百姓寄命於有司民之不安由官邪也百官澄品於始進官之失職寵賂彰也迺選法至今日而大壞壞吏治至今日而極污矣凡謁選者除甲科有應授之官挨選之序即神奸不敢上下其手至舉貢監生及吏員末品雖考有定職而選期之先後歷役之虛實銓部不得過而問也各官未謁掌選先叩承行議缺則以賄之多寡定美惡訂期則以饋之輕重約早晚起文赴部者不敢投文而奸胥直匿為覆瓿之物白役入都者并無文劄而

奸胥經收為藥籠之人正堂佐貳早選善地定價一二千金次亦不下數百金至白役冠帶上卯出序又不下百金素封之家因傾囊以免珠桂之苦寒薄之子亦請貸以求速化之榮否則聽其株守數年哀號呈乞若罔聞也迩者冢臣力破情面選司加意搜求庶幾清楚一二近例許加納助餉照次銓補豈不愈於行幕夜之金肥神奸之槖謂宜功令不爽鼓舞人心而今又因仍夙弊矣此輩倖而得官則昔之傾囊者思償其原費之資稱貸者莫堪其債主之逼蒞任未幾或以正賦而加耗或指積粟而倍罰或擇殷實而局騙或准詞狀以資取地方雞犬不寧流離罔恤

巧得者遂成巧宦貪利者又欲貪名善事上官鑽求要路美玉反揜為燕石盜跖可飾為夷由廉污倒置黜陟溷淆撫按即欲積察官評而錢神有靈耳目無主矣吏不得人而民生凋瘵職此故也臣有一法於此吏部先期移咨直省除甲科給假未滿舉人願上公車貢監自甘選授者不議外其府縣服闋候補舉人不願會試貢監廷試應選吏員三考應取者各令本縣起文赴布政司彙齊解部到後分日收文各載一簿舉人已究驗者查其撥歷前後服除候補者查其畫卯次數貢士查其廷試名序監生考其援納歲月吏員查其札付真假辦事完否除急選揀選與夫殊

才異能破格超用勿拘此例其餘凡遇選期照簿挨序先呈御覽下部截名除授且著各司分任稽查兼以科臣逐項磨勘而總其成於冢宰且即以是徵各官才品之優劣則精神無暇耳目自徧奸胥不得玩法舞文選人不必賄緣奔競心無所累誰不愛身家愛名節因而愛百姓乎有不然者撫按採訪既真台簡從事又誰得以贋爲售而身嘗斧鉞也帝謂近來選法敗壞實由奸胥納賄賣缺弊端百出有非局外能悉所司精心稽察條奏力行其有意通同者分別究治

陽武侯薛濂以駙馬都尉鞏永固父爍受其逆奴投獻煤

密疏叅丞國說謊欺君四罪帝謂勳戚健訟大非法紀前有旨嚴禁何得瀆陳求勝法司一併勘議以聞

戶部尚書畢自嚴奏上清理鹽筴十二款一兩淮續查積引宜改新引一兩浙疏通引課宜重考成一齊浙行用票鹽宜加額課一粵東鹽課宜減斤加引一重邊商以維祖制一復鹽倉以杜私竇一革浮課以甦商困一定割沒以清宿弊一清夾帶以防壅滯一禁私販以疏官引一久任鹽臣以課成功一復設道臣以專疏理帝謂鹽課大計清理須有實著所奏各款戶部集議既定亟宜擇人分任設法考成務期立事奏功不得紛更滋擾

辛卯以河南按察使賈鴻洙為山西右布政使江西叅政陳良訓為浙江按察使

工科給事中李春旺疏叅孫居相貪位不任倉場韓策病廢難司邦禁並祈斥放帝謂國計刑章職司頗重擇人肩荷朕自衡裁居相現在儹漕策屢以病請春旺毋得苛求

壬辰望免朝

起陞王元爽為尚寶司卿

榮王輸資助軍優旨襃狀

大同巡撫張宗衡疏奏臣昨奉命巡歷邊垣西自山西東

抵宣府計大同沿邊六百餘里衛堡共八百二十六座俱修築訖帝報聞

河南叅政潘曾紘疏奏武科之設專欲得智謀勇力之士以遏寇亂非欲其藻飾太平也而猥以策論定去取毋乃與祖宗設科之意相背乎用兵之道變化多端大抵因敵為用今勦襲經生帖括之言即辯博可喜與兵事何預徒使六郡良家三河年少燕趙懷慨荊楚奇才裹足不前絶意進取甚非所以延攬英傑也彼其人文藝本非所長而抱猛鷙之氣不得志於有司或為朱家劇孟借交報仇或為張耳陳餘囊橐盜賊必有所洩以寓其感憤此國所以

多事也為今日計莫如弓馬之外有膂力絕人及長於火器能數家結客自赴行間効用者即以科目羅之而罷策論不試庶幾可以得士也臣觀國家極重詞科不數年立躋卿相然不聞於文藝之外復求其他長從來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兼才固若此之難也而以責之材官蹶張之徒不亦難乎說者又以專程技勇恐椎埋屠狗亦廁其間為科名之玷則不其然自來將帥或奮於兵伍或拔諸盜賊不可枚舉顧其才用何如耳以武求之而以文收之又以武用之本末差馳無過此者故曰去策論便也然文士之售於南宮者天子臨軒策之傳臚釋褐名為進士武士即

得冠其儕偶未嘗得一望見清光臣以為武科前列數人陛下不妨引見差次之以生其始進之色又自叅游而下見上官膝行蒲伏自同輿皂非故典也節槪之士有寧甘槁項巖穴不由其塗所収率多卒伍庸才夫行軍之時號令宜肅誅戮鞭笞毫不可假乎昔晉接其由科目起家者固宜養其廉隅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蓋馭武臣與文臣不同當其寵極貴盛不妨鋤其德色若夫拂駿骨於鹽車賞桐音於爨下安知無超軼絶群之才出報聖天子知遇者哉臣奉命督學科塲之役例得與聞輒陳固陋惟聖明裁察

癸巳以曹文詔爲延綏副總兵

甲午叙恢復功輔臣運籌宣力宜加意示酬基命延儒如寵体仁象坤宗達並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俱廕一子中書舍人仍賚白金五十兩采段二端餘官如故俱照新銜給誥命

梁廷棟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賚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畢自嚴加太子太保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南居益准復冠帶王之寀郭尚賓各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余大成已陞太僕少卿加服俸一級賚銀十五兩李繼貞施元徵王升各紀録一次賚銀十兩

薛邦瑞王肇生各加銜管事賚銀十兩張鵬雲准復原級京堂推用賚銀十五兩魏光緒吉默碩其仁各賚銀十兩

遣御史史堃巡按淮揚

陞王維章為陝西〻寧道右布政

乙未工部以八月大祀社稷請修壇墻從之

京營協理閔夢得清查銅鐵鉛價匿至十餘萬斤疏參先任總督京營恭順侯吳汝胤保定侯梁世勛

祭酒顧錫疇上言積分祖制也二百餘年不行矣皇上銳意作人兩雍一時並舉海內士子咸思向風乃自去冬進呈而禮部至今未覆宣祖制雖行於今日與去歲奉有祖

制肄業監生由廣業堂以次升率性堂積分出身以後還照監規遵行之旨臣因三春堂班寥寥未能舉行令四方之就試者麕至鱗集科舉之數漸浮于丁卯臣于六月間先陞二十四人行且遴擇其可以造者續升之至于率性堂臣必不敢漫以升人也惟顏茂猷者足當之其行以考亭為宗其學以六經為主升之斯堂方群多愧其他即有佳士不過呫嗶之伎倆而已祖制升率性堂者或授科道或授藩臬宜乎禮部不肯即覆臣今不升至率性堂但升之修道堂而止則後之多名積分者皆不敢有奢望禮部亦可以無辭于諸生矣查洪武十九年擇監生千餘人授

州縣正官禮部何不援此例不必以科道藩臬爲不可復之事反使皇上作人之盛心不得沾於多士也但科舉之歲人多而數狹則恐有遺珠非係科舉之歲人少而強欲以充數則恐有贋鼎莫若于鄉闈之後乘多士未散而彙取十八人以發抒抑塞磊落之氣其於曠典尤爲有光矣帝下部覆從之

錫疇又言順天甲子太學中式者四十有四人及丁卯鄉試奪太學之額以婿崔鐸諸人而太學之權抑乞敕禮部以甲子額行并以兩雍教化之本請如省直例量加中式一名報可

福建道御史孫徵蘭上言竊照山右流賊春末而走襄陵搶吉州掠太平凌曲沃夏初而困石樓擾永和破蒲縣至見於塩臣賊情移駐之疏督臣分夥橫行之奏屢皇上西顧憂矣然原賊所自則西來陝右者事或倉猝而起東援高平者禍豈旦夕而成乃撫臣仙克謹受事之時正賊鋒小試之日一掠西烏嶺矣殺民而虐商也如彼一搶岳陽之衛寨矣敗官兵於陣而杖將官於庭也如彼又搶潞城矣路衛之官兵盡作長平之坑卒且夾兩棒以拷典史索千金而拷百户此何景象也使克謹明而熟於計乘未燎之勢撲而滅之直狐雛腐鼠耳乃目擊而如盲耳聞而若聵

外不能捍賊於境上內不能擒賊於城中既無投袂禦乱之才又無攖城急號之請直徼倖一日以圖苟免致養成乱形屠城墮堡是所巡之事為何如巡所撫之民為何如撫及乎不可嚮邇誰欲奮其螳臂而刑其之刃已割其腹矣夫諸侯有道守在四隣帝王之兵折衝樽俎職在卧榻而不知尚能講戰陣之勝著哉裴相之首已不隔於氊巾元濟之城豈能逃於雪夜在前則為失机在後則為辱国在下則為殃民在上則為欺主雖被剝之身不宜苛求但有事之日不可怠玩是何可不準法正罪以懲後來之守土而不克任其守者至河東分巡道楊国柱冀南分巡道

王新用原以無事養望之人倏當多事難膺之任又何可不另易才畧勝智者救此欲壞未即壞之要地耶況秦晉之地苟交委則交禍惟同仇則同功近聞兩省公議欲於山陝要害之処揔立一兼衡合制之官臣請即兩省新撫中簡一才幹超群者加以節制之銜如監臣管河東即攝陝右之例庶不得分一事為兩國指隣國為溝壑責之以無所避委之以有可為計無便於此者帝以克謹玩寇殊防命削職聽勘河東冀南俱調才幹道員任之其兩省兼制事所司酌妥行

督治通鎮兵部左侍郎范景文奉旨練兵條列數虛冒清

旨役禁賣閒核馬匹還家丁等五款帝命兵部即與酌行

礼部尚書李騰芳上言皇上自去冬至今焦勞边患竊有憶於戚繼光登壇口訣一書言將士沿習虛套等語切中令病繕寫進御奉旨留覽其餘且命續進臣力疾搜討繼光諸書若臺牆若烽墩若夫哨若戰艦火器五種悉爲今日要務謹遵旨編寫續進

湖廣永順司土官彭翼鈿田志祿等率兵攻茅岡隘七蘭寨諸處守禦兵以四月初四日迎拒敗之巡撫洪如鐘至是方上聞帝怒其遲報行巡按御史查覈

丁酉湖廣沔陽州漕河鄉官譚世講家失火世講焚死火

時廻捕官於道上獲白布旗一面上書本州四十三里軍民復仇世講別有房屋在城內至初三日巳時又火有沔陽衛百戶趙欽赴州自供殺死世講焚其屍廻撫洪如鐘疏聞以亮首既得請究脅從以正擅殺之罪帝謂譚世講稔惡已久撫按如何狥縱釀成此變趙欽著依律治罪布旗所書有無別情不得株蔓以靖地方

三邊總督楊鶴疏奏延綏一鎮之边長一千二百餘里東中西三路無處不衝而西路一十四營堡平沙無際胡馬之入處〻難防定边延寧兩鎮之咽喉全賴營將獨當一面與寧鎮花馬池相為犄角延慶平三路皆借之為藩

蔽臣受事之初值原任定边總兵孫顯祖爲廵按吳煥参論奉旨確覈処分臣委原任副總兵張應昌往署其事不数日即遇插部内犯本官身先士卒斬獲首級一百二十三顆於時三路并捷插部遠遁嗣因定边改鎮復協兵部以山西威遠路参将安治平升補舊延綏廵撫張夢鯨恐插部懷恨報復安治平遠難卒至謂應昌智勇超群才品兼優見立戰功請以本官推補今忽聞有昌平練兵之調無論秋防在即不可易将且以疲廢之地全賴本官支撑乞勅兵部速将應昌以原官實補定邊協守庶重地得人而秋防有賴帝報從之

戊戌陝西巡按李應期奏合兵剿賊先是延安府流賊逃兵自雷公廟戕殺守備楊極之後流劫保安等縣地方結聚益衆應期嚴檄靖邊道李若梓遣發鎮靖、邊二營軍士各三百名剿捕雖微有斬獲向兵寡難於撲滅值靖邊營部搶掠時至兵力亦不暇及又保安縣流賊二千有餘在於甘葉溝園林驛等処燒毀公署卷簿縱放囚徒安定县流賊入本县楊家庄諸処刼掠人畜踐踏田禾安塞縣流賊約二千餘名從保安至敷政巡簡司一帶搶刼甘泉縣流賊千餘在高家哨百餘在雷家河並肆搶掠應期檄分巡河西道蔣士忠前往宜川關內守道某駐扎耀州

關內巡道其移駐三水潼關道其移駐韓城各統兵嚴守信地并率所屬有司督練鄉兵家自為守時應期方廻歷延安遂閲選延營軍士三百名益以游兵守備白邦政兵七十名千總彭忠兵五十名進勦又請里居原任摠兵杜文煥帶家丁三十名原任延綏副總兵趙大胤帶家丁十五名原任游擊管天津參將蕭偉帶家丁十五名原任河南僉書都司李国珍帶家丁十二名各備鞍馬追至甘泉七里灣遇馬賊三百餘名各兵奮勇迎戰生擒一名賀來安定人斬首五顆各兵望見賊之大營馬步共有千餘不敢窮追扼險拠要相机徐進庶期以振督固原之兵東地

皆其統轄星遣員役調取智勇將領率精銳馬兵千餘前至延慶地方極力協勦馳疏上聞帝謂延郡賊勢充斥勦撫已有屢旨據奏移調固原兵將協力蕩平督撫還宜鼓奮速圖勿使滋蔓受責

以湖廣巡撫洪如鐘玩視屢旨違悮軍需命革職為民

己亥差行人回起鳳為原任禮部尚書戚以弘營葬

中書舍周禎請釋周逆案刘詔下錦衣衛究問獄具得周禎受賄妄奏狀帝以冷局散員而詔營求及之必有主其事者命再行研審錦衣以其訂賄之券并往來主稿陳新楊翊諸人名上且以實無主使对遂下法司重擬追賍

以江西叅議汪元功爲本省副使

庚子原任錦衣衛右都督王受善男王俞滉請祭葬命如例給之

直隸巡撫張善政觧搜括銀兩餉命照數覈收

晉王以大兵米撤輸資佐犒優旨到日覈收

以户部郎中王肇生爲山西副使

南京右僉都御史謝文錦再觧查搜塩價幷各項贖銀一千兩命到日覈收

辛丑海豊县有石圍數丈高丈餘自移五十餘步

陞祝光緒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轉李孫宸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應熊仍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回部管事以南吏部郎中潘光祖爲山西右參政刘婁鼎爲山西僉事兵備大同復以蔡奕琛爲驗封司郎中

壬寅以河南按察使陳奇瑜爲本省右布政使江西右參議吳廷恰爲本省副使

癸卯削倉場尚書孫居相籍下部院議罪初户科給事中楊時化劾高平知縣喬淳婪贓事下撫按治之坐贓二萬三千餘金淳家京師上書求移訊法司且訐時化嘗囑事

致隙時化方憂居通居相書有報札淳蒼頭嫉邏卒搜得之內云国事日非邪氛益惡上聞之甚怒故斥

准大學士温体仁等辭陞廕

甲辰以礼部侍郎姜逢元編修方逢年倪嘉善為日講官編修解脩樾黃起有周鳳翔孫從度簡討朱兆栢陳美發為記注官

加陞周士昌為雲南左布政使照舊管事

光祿寺大官署〻丞辦鴻臚寺序班事汪應乾差解宣府撫賞銀四萬兩至鎮總兵官王世忠將銀剪边鑿珠致衆暴却不肯受世忠密令銀工孫桂文減色改鎔每錠止四

十六七兩致寧生咸正等情々生閙朝受賞而篡搶掠如大白洋膳堂堡新平堡并大同等処屢報劫殺應乾容訐得實揭之口北道荊之琦令通判顧咸淳至張家口捕銀工鞫治不誣并得其到任時咸索委官通官楊進忠王廷璽趙承恩等一十五人叩頭礼銀一萬七千餘兩之欵應乾知其以事露畏罪重賂原薦撫督魏雲中揑事誣參急馳至京具疏而雲中疏已前下遂命褫應乾職監候待質

原任倉塲尚書孫居相擬喬淳參疏摘其說謊欺君之顯著者五事

乙巳靜海縣獨流鎮張選吾家於天啟五年八月內寄放

杭州商人鄭明宇胖襖六百四十領翰鞋六百四十雙褲六百四十件又未縫一細綿花一包天津居民宋應登家於天啟七年正月內寄頓江西建昌解户王維城弓箭十二箱計弓二千八百六十一張弦一千九百八十八條箭二萬三千六百七十六枝天津巡撫翟鳳翀疏言天津靜海咫尺京師不知何以逗遛不前年例頻解不知何以委棄不問解官何以回覆本處何以銷繳皆情事之不可解者乞敕浙江、西撫按徹底嚴查以聞從之

敘寧前有功員役王廷臣等十七員各陞二級盛忠等五十一員各陞一級陳志茂等四員李茂根等十員陳植

等三十二員分別加陞紀録范国棣等三十四員主大化等七十八員董克勤等二十九員崔中詩等五十八名張新等七名各賞銀六兩梁昂等給劄奬犒張世臣等照例陞賞

改王景為雲南右參政分守金滄道加陞王維章為陝西右布政使分守西寧道胡士容為右參政照舊管事

左副都御史張捷上言臣院差規如京畿提學京營督餉以及順天巡按八大差非資俸最深者不得與此外按差十有七中差十有二則皆照貫授資格輪註題委今查現在應差員數止有御史金聲一人其餘惟降級管事羅世

錦從庶當改授御史王邦柱二人而已三人誠堪任事而到任在試御史王之良等後未免以越次爲嫌案萬曆四十七年臺員缺乏曾命試御史孫之益等遇差實授似可倣而行之謹請旨定奪帝令試職者須候考實授用存舊章

丙午順天府尹劉宗周請郵近畿殘破地方帝命巡撫劉可訓遵前旨速議

命礼部尚書鄭以偉充經筵日講官

以錢春爲倉場尚書

以胡爾愷爲江西左布政使政張文秉爲廣東藩（右布）政使唐登儁

爲河南副使

祭酒顧錫疇言文廟先賢自四配十哲外兩廡共六十二人會典所載東自澹臺滅明至顏噲三十三人西自宓不齊至步叔乘二十九人位次多紊且有漢儒次宋儒下非所以妥先儒也宋羅從彥李侗雖萬曆時從祀而實朱熹父執所從受學既皆從祀不可不論其世章下所司

丁未陞周汝璣爲山西副使淮海兵備道

以原任叅政郭行徵爲山西叅政

崇禎長編卷三十七

三年庚午八月戊申朔祭社稷免朝

順天府〻尹劉宗周上言大興縣皂隸張登欺官悞公為縣官申報府丞行經歷究觧張登拉弟內官張進忠於前月十九日闖入經歷司罵詈不遂復於二十日統衆數十人箭衣戎扮哨入縣衙殘毀桌座等物更衝私宅辱打家眷毀裂冠裳聲言餽銀二百兩方息郭內官進衙觧勸并遺碎衣臣拘張登瀋鞫口稱進忠果係其弟則登之挾勢凌官固無辭於戎首矣乃張進忠者何物刑餘而敢於咆哮公署所至語難至闖縣令之私室毀器裂衣公行毆辱

明與縣官為難實與京兆相仇此其目中尚知有朝廷乎不特此也臣嘗奉行保甲首禁黎園勢不得不批五城兵馬司查拏乃吏目吳時聘一舉犯禁者申臣正法而遽受內官孫國用之辱臣以其未至決裂不行題參今本官反以此為城院所劾曰不由批妄越職趨承是本官得罪之故臣實坐之則為國用之類者又安得不效尤而起視士紳如奴隸乎語曰涓涓不已將成江河綿綿不息將尋斧柯臣謬為皇上持風紀將一切豪貴是問乃前者京兆之令既不能行於司坊致一受侮於國用今者少府之威又不能行於輿皂致再受辱於進忠壞法亂紀之事皆自臣

等不職階之矣帝以吳時聘事在五月宗周不行題參及坊官別有賍私乃為從旁代剖其為借事沽名可知置其章不問

四川巡撫張論疏解節省捐助銀充餉命照數覈收

登萊巡撫孫元化疏稱胡以寧等二將奉輔臣令隨副將周文郁出汛文郁輕身入興治營安其反側二將見興治差船赴雙島運米即放砲擊傷其人楊帆徑歸止留一舟以待文郁遂有興治復叛之揭撫臣深慮入告遂奉興治不容由赦之旨然自輔臣與臣遣兩生員入島後興治業受戎索臣若不得其要領而敢漫信是臣以身殉興治也

臣雖至愚不出於此敢請皇上急發島餉并預借四年分春糧五百石資其續食庶反側之子不至既定而復搖臣亦得藉我皇上恩威終收為恢復用兵帝謂前以島弁怙逆稽餉今既安受戎索仍當速與額運其預借續食所司并酌以聞

原任職方司郎中周夢尹上言臣以賦役一書五瀆宸聰非小臣敢於出位也臣理刑南陽查盤大梁道屬祥陳等十二州縣清出已徵未解銀五萬餘兩而他州縣可知臣目擊南北直隸各州縣徵派門攤行户猪羊等税俱不入册而他州縣可知結念十年思清賦役條陳過懇謬蒙採

擇教修賦役全書亦惟是已徵未解者收之以息國而國家之神氣振私派私徵者禁之以寬民而國家之元氣培總天下之全數上呈御覽天子得與群牧清完欠以預為量入制出之用分絲毫之項款遍布村坊細民得與猾胥爭多寡以絕飛洒懸掛之根誠我朝二百餘年未備之曠典創守之定畫也然必通盤壽算道裕天下之調全如止膠軌芟削剜肉醫瘡而弗全矣必徹底權衡計垂百世之調全如止苟且那奏利暫害久而弗全矣官解原以便民裁其水腳路費能不跧而走乎而起運病餘資原以養廉裁其修補公費能鬻產而官乎而存留病工食原裁其三

矣今復裁其二是教白役以取償貧民也雜吏原留抵零欠矣而今議盡去之是逼長吏以巧攘口寔也祇知革其解費而不就地查其現解之倉口已徵未解者仍漏矣祇知扣其額內而不就地查其現徵之赤曆私派私徵者仍在矣裁削勿洽其宜墨吏反藉口朝廷改頭換面以巧濟其私扣減不繼其便猾吏亦苦心百姓走吾旦夕以蘊祟其怨故今日全書之將成人曰此抽扣之書也既舉以甚臣始事之辜則後日全書之既成又曰此釀禍之書也臣即萬死不足以謝天下萬世矣乞敕當事諸臣不以書之成不成定賢否而以書之全不全為功罪必其為已徵未

解及私派私徵明白開載嚴為禁除而不以零星裁扣瑣屑減抽為塞責即永著為令可也帝謂賦役全書原為經用部臣督修各官須細心詳酌不得但以零星抽扣塞責其已徵未解及私徵私派等弊各撫按嚴督有司實意清釐

四川巡撫張論以安邦彥奠德二級貴州按臣蘇琰欲據為黔省之功疏稱劉可訓侯良柱塘報日期可按功跡顯然謹據實剖明以息黔蜀爭端帝命兵部確覈真偽以聞

太僕寺少卿王心一疏報廣西三年分諸項額餉全完起解帝以其數多溢額優旨褒之

己酉原任兵部尚書管侍郎事劉遵憲以起改工部尚書疏請終養帝覽其情詞懇切從之

准刑部左侍郎胡世賞閑住

湖廣巡撫洪如鍾疏奏楚中驛遞裁減除漢陽所轄二縣委屬上衝免扣其武郴等十二府州屬共計扣銀七千零六十一兩尚有鄖長寶衡四府以途遠未到

庚戌加沈起楚為嵩州僉事專督撫夔河道

遣御史甘學濶巡按順天

以山東參政胡一龍為陝西按察使

太僕寺添註少卿師衆督催閩餉疏稱前後兩運及先臣

而解者共完二十九萬七千八百一十八兩有奇而工料不與焉視催額二十四萬七千三十餘兩之數不獨全完且多數萬優旨報聞

辛亥以江西參議周汝璣為山西副使

四川巡按馬如蛟疏解安邦彥莫德二級歷指降將言真舊民言真俘酋言真及督臣之牌未始不言真以為據黔則先已解京終始未見不敢聽決且謂杓作乃水西所倚為命自求寧陣擒安賊遂如聾聵每發一書招撫安位無不弭耳受教故其求撫之文專以釋作為懇若無作則撫議不成者督臣許之原從封疆起見臣等豈容不從今暫

福於蜀恭候明命非敢故縱也

士子以姚希孟姚明恭為順天鄉試主考

陞考功司主事王抒為文選司員外郎

穆廟容妃韓氏薨命喪葬事宜照穆廟葉妃例行

樞輔孫承宗請卹殉難諸臣遵化之陷撫臣王元雅推官何天球遵化知縣徐澤及守備劉彥芳以不開城門死保定推官李獻明以查盤入遵化亦死永平之陷道臣鄭國昌全家自縊灤州知州楊嫌作詩一律自縊國昌中軍程應琦隨國昌而死其妻赴告道衙與國昌之妻同死楊武營參將楊春禦敵死中軍呂鳴雲趙養忠俱城上被射死

車左營千總羅峻并其兄生員其力戰死盧龍縣教諭趙允殖率諸生守城死武舉正科唐之靖同妻冠帶焚香西向再拜死東勝衛指揮張國翰同妻死鄉兵中軍房應祥城上禦敵死經歷薛數寬奉差未回其妻宋氏并二子主僕七人俱自縊東平紳衿則中允廖汝欽禦敵死同知楊爾俊義不削髮罵敵死守備張繼光禦敵死生員韓原潤上城禦敵大罵而死周祚新馮繼京胡赴鴻胡光奎田種玉俱全家自縊羅圻羅世傑田士俊周士魁劉可足李文桀劉安圻武生張洪鸞谷時進管聲元楊時泰丁應鱗俱禦敵被射死其灤州生員郝冲同妻劉氏以城陷自縊還

安鄉官郭肇安石氏自縊鄉民高應龍妻侯氏劉聲遠妻楊氏劉承教妻張氏王惠民妻沙氏俱不受辱死祈賜旌查優卹以勵人心

大同巡撫張宗衡以廷議責其壞款啟釁極言款插加賞之非謂各賞已一一如數須發而不能保其不反既反又不得不以堵勦應然則惟有堵之勦之已耳何必富厚之而後堵勦之也與其堵勦富厚之插何如堵勦未富厚之易為力也或曰是零星雜種非插部也若然又不得以啟釁壞款見罪矣且款也者借金錢以支旦夕寔不美而名美然而其事易也戰也者拚性命以翦逆萌於封疆利而於

人臣未必利然而其事難也臣何樂於舍易而就難哉東禍顯而易見棹患隱而難窺多年握兵滿盤通算寔覺此時猶可為力是用語不擇音冀獲一當而不虞自罹於壞款欲釁之悠耳臣居恒深念不幸誤與款左倘款有差池諸臣必謂款事已成彼不欲款者害之也今果然矣分應待譴伏俟斧誅帝謂議款原以修戰事正相成宗衡仍與督臣協力操縱以奏全功

癸丑陞鄭宗周為太僕寺卿

加張春為太僕寺少卿照舊管事

以原任左參議陸夢龍為河南左參政

山東道御史〻𡒄疏糺去輔錢龍錫主張袁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秦檜莫過當龍錫出都細軟數萬皆崇煥馬價寄之伊親錦衣衛指揮徐本高務巧為鑽營使皇上法不得伸乞敕問刑衙門從實嚴訊崇煥曾否通書龍錫曾否主謀則擅權主款罪狀自不能掩矣帝謂崇煥擅殺逞私謀款致敵欺藐君父失悞封疆限刑部五日內具奏龍錫職任輔弼私結邊臣商囑情謀互蒙不舉下廷臣僉議其罪

賜劉興祚祭六壇造墳安葬

工部報造車輛完工帝謂果否精堅著戎政衙門驗試

甲寅總理總兵官馬世龍以病請告優旨准回衛調理痊日奏薦起用

陞曹珍為戶部左侍郎督理邊餉劉重慶為戶部右侍郎

加順天巡撫許如蘭從三品服俸

以恢復四城功准余大成等照級加陞

補馬之驥為簡討

工科給事中顧光祖上言難得者時保時者幾察幾者學謹叩心瀝膽條奏六事一曰緝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言人君睿智特達雖由天縱而欲迪開導心資學問今經筵大典輔臣業請舉行臣願皇

上精選詞臣數員使之分直進講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用以開發義理而啟沃聖心又於退講清燕之時以所講經書愼思明辨何者為修身正心何者為治國平天下之道朝夕紬繹揣之躬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之而不謬矣一曰賜清問臣聞高宗之於傅說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說惟稽古典學是訓茲用克紹先王為有商令主今經筵雖舉率拘常例皇上之聽講也不終日曾無反覆問辨之功儒臣之進講也有成規尚乏從容啟沃之益臣愚以為經筵之外莫若於退朝之暇時御便殿召進輔臣或講學論道上下古今一切軍國之

事悉謀議而著行之則諮諏善道詢納讜言謨明弼諧之風將再見於今日矣一曰限輪對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丞相平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識者以其言為識體正以當時無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耳今大小九卿森布在位分職任事各有攸司臣愚以為常朝之外宜將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親御便殿依次召入輪對其科道官亦得分番參與可否凡錢穀兵馬禮樂刑名民風吏治之汚隆政教綱紀之得失皇上一一垂問令其各照職掌次第敷陳久之則人品優劣職業修

否難逃聖鑒即諸臣數近天顏仰承休德亦因不奮勵以從事矣一曰容直言臣聞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良以直言者決壅去塞邦家之利也今諫官言事所謂犯忌諱觸逆鱗者是誠有之伏望少霽天威曲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俞允而已即亟見之施行其言未善姑置之勿論不必遽加責罰有優容而無嚴譴所以倡敢諫之風廣納言之路也假令賢智結舌忠貞杜口萬一有伏奸隱惡其誰為皇上陳之乎一曰省議論臣聞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朝廷之間議論紛拏或

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夷暮跖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凝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行一事須審之於初務令詳確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動庶幾治理可興風俗可變一曰覈名實臣聞明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賞罰用舍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夫驥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

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閫讜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售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因一念之愆而畢生訾之以為病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渺茫主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臣願皇上用人必考其終校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即遐僻之賞勿吝無功於國即敝袴之賤勿與仍敕吏部嚴考課之法以精核於上則人有專職

事可責成矣

刑科給事中宋可久疏參馬世龍前在行陣任意逗遛今來敘功肆行冒濫其子馬負圖洪橋奪功以及欒永慘殺難民梁廷棟任摠中樞知而不問請敕一併勘處帝以世龍已告病不問

乙卯以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為江西副使管南瑞二府四川道御史王相悅為湖廣參議蘄州兵備道河南道御史曹暹為山東右參議管糧道

以謝尚政為總領南兵總兵官

河南道試御史王道純上言臣鄉流寇之患時散時聚時

撫時叛三載於茲矣彼非有控弦之強屯積之素也其衆不過烏合其智不逮中人乃鼓行而前破我名邑據我城堡結聚於晉地盤據於府谷䏶、於韓城之境而人情郎倉皇震動莫敢支吾者此何以故蓋以延安三年不雨斗粟五錢且缺餉經年士嗟枵腹綠林一嘯風鶴皆驚強者攘臂以思亂弱者俛首而從逆貧者冀緩須臾之死富者暫偷旦夕之生開府谷之破非眞賊之伎倆足以拔之皆奸人內變饑民嚮應也緣是鎮城以南府城以北人〻思適在〻成逃已有瓦解之勢幸恃撫臣洪承疇一身是膽滿腹皆兵且固原之兵攻之於西潼關之兵攻之於南今

縛城之賊就擒稍可無虞然而人心不固粒食維艱即點金有術無米難炊雖唱籌量沙之道濟豈能挽西江以救涸轍哉乞敕布政司以解邊錢粮易作本色或於附近預備倉內不拘多少起運本鎮又於京運年例銀道經山西者從保德州易以本色由河達之更通商販亟為接濟則軍腹可果民饑可療而未逃者有恃已逃者思歸寇即善聚必不能招樂生之民以驅之死地也亦謂飢民煽從由地方官失於撫戢著洪承疇悉心撫勦其易本色諸議即行撫按著實舉行

錦衣衛提督街道管衛事左都督徐本高以臺臣史堃論

去輔錢龍錫疏内及之奉旨自行回奏上言臣為故輔徐階長孫世襲錦衣衛正千户臣於萬曆三十八年襲職歷事四朝以待衛微勞加陞指揮天啟六年十月以規正建祠忤璫削籍皇上龍飛賜環蒙恩累陞今職臣與龍錫聯姻在萬曆三十九年此時臣為千户龍錫為庶吉士皆畢冷之秩原無扳附黨援之圖今臺臣謂龍錫去位時有細軟數萬寄於臣家其時龍錫欽賜馳驛恩禮從容又何疑何慮而輕棄資槖委之他人乎臣邸舍數椽墻卑室淺若果受龍錫數萬之寄宜能掩衆人之耳目臣與龍錫雖屬姻家而素安愚拙自其入相未嘗造次請見居平行徑落

落長安中多有知臣者臣之職乃先世所廕臣之官乃皇上所陞郎與龍錫姻親自有本等階級臣雖不才守先臣家訓何忍自為菲薄以辱先世乎帝以原叅稱係風聞置不究

丙辰改胃鴻洙為河南右布政使管按察使事胡沾恩為山西副使寧武兵備陞陳新甲為山東僉事寧前兵備以驗封司主事李元勛為考功司主事

順天巡撫劉可訓以遵薊之急不減關門請及時聚米十萬石及發價三萬兩為兵伕器械之資其中協各臺乃敵兵出没之地尤當倍加旗叅馬步器械并戰車諸項必另

發三四萬金始足備用帝謂糧儲戶部悉已料理預製器甲之需工部速與酌覆

丁巳遣官祭先師孔子

福建道試御史孫徵蘭上言臣客歲奉使走蜀八月初行至內江奚聞安奢兩酋會兵入寇據五峰山衆且十餘萬再行至資縣資陽則男婦扶攜載道哭聲振天皆望深山窮谷而逃臣冒險前行朝夕莫保得一日至簡州大捷之音飛至比至成都而太平張宴共慶祖宗社稷之福矣歸途行至納溪見艤船江濱者十百橋問之則侯良柱載俘舟也因同行至瀘州喜慰之極欲親見其俘過劉可訓等

以俘示之内僞總兵阿痴等數人俱身軀雄壯蠻語不能辨僞元帥楊作等數十人娓娓能作漢語臣數其叛逆之罪伊皆言事出邦彥我輩生長其土生殺在其手不敢不從至問安莫等酋俱云同時授首其貯棺盛囊列大舡艙者是也小舡百餘如筐如箱皆將卒首也又問安位何在則云年方十五事俱出於逆彥彥誅後喪魄奪魂將求撫不違矣臣於是歎十數年逆賊一朝類聚而殲之蜀將以寡制衆之功天朝不知如何賞慰逹臣不知如何贊美而蜀將士旦夕蒙恩無量矣豈今歲星已周功以不得分而成妬口以不相下而成疑至屢煩查勘之旨夫查勘之人猶

是經耳未經目得影未得形之人一查再查千勘萬勘久假必至成真反功且将為罪其何以定是非而服用命之心耶臣請兩言以決之四十萬盜賊破之蜀者難彥酋郎未授也有必授之勢數騎殘甲斃之黔者易彥酋郎果在也亦不過拾蜀之餘不然黔何無一零級而偏得渠魁乎何不生致一人以存其真必盡梟兩級以滅口乎是知安酋在蜀固蜀功也郎安酋在黔亦蜀功也不能爭也黔捷總督之功也郎蜀捷何嘗非總督之功也不必爭也又況事之真偽能聾上官之耳必不能昧下人之情昨聞黔之解官本兵以不意詰之彼郎失詞而自招解官固在誠付

法司一訊即可倒囊而出無俟遠求萬里組織之詞也帝謂首級未明徽蘭所見亦憑蜀口未足服黔但安黨既已按首何必以二級為重輕命郎獻孚論功不得另查滋擾陝賊王嘉胤句套部二千人入犯官軍斬馘數十賊退守官坪寨佯乞降奪路走黄甫川

戊午帝以各省驛遞節省錢粮有全未册報者怠玩殊甚命將道府州縣官俱降級停陞吏書提問分別罰治如再違限不報兵部截日叅奏撫按一并議處

陞王業浩為通政使

己未以稽勲司主事郭都賢為驗封司主事

加王于陛為山西左布政使督管岢嵐道王道元為副使改冀北道以江西參議張瑋為福建副使

禮部右侍郎張邦紀以講讀舊勞贈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貴州巡按蘓琰疏參黔神越其杰以候補僉事而徑稱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候補見朝豈非怪事乞敕法司詳細究覆帝命所司將越其杰履歷查明以聞

庚申改康新民為户部右侍郎劉重慶以添註右侍郎管理京省錢法事

陞宋師襄為太僕寺少卿補魏呈潤為兵科給事中陞錢

士貴為南京大理寺右寺丞陸福建按察使陸之祺為本省右布政使四川副使段師文為貴州左參政

辛酉以河州參將苑攀龍為延綏副總兵參將趙宫為三邊副總兵

四川巡撫張論以四城已復請停石砫土司總兵秦良玉及其姪秦翼明勤王之召帝責其奉調已久此時猶然上請急公之義安在命所司酌覆

寧錦運船泊於海口數日為　大清所覘遣兵截而燒之重載十餘隻及岸上粮車焚毀殆盡大使劉本恒委官佟

守先被擒隨行衛役五人俱被殺錦州領粮降夷百餘名悉為所掠遂撫丘禾嘉以聞

建寧府同知李洵璀因督兵規避奉旨拿問是日自縊于途遣官祭歷代帝王廟

壬戌秋分遣官祭夜明於夕月壇

叙寧夏功申用懋程正己閔夢得各賚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張鵬雲賚銀十五兩余大成實授三品職銜賚銀十五兩楊鶴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賚銀四十兩飛魚一襲耿好仁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吳煥

賚銀十五兩葛如麟加陞二級賚銀十五兩吳儁王振奇鍾布賢紀録優陞仍各賚銀十五兩韓洪禎高麟毋揚祖魏光前各賚銀十兩尤世禄加陞三級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賚銀五十兩飛魚一襲王性善等一百十八員分別陞賞黄安國等八員照例并叙

加雲南監軍周士昌為左布政使管清軍道

癸亥中軍掌印崇信伯費天澤題守門勲戚諸臣皇城長安左右等五門各戚臣一員正陽等九門各勲臣一員永定等七門各都督等一員俱命叙賚

太僕寺少卿王心一舉劾廣西餉額完欠各官拮据苦心

者左布政使鄭茂華宜即行優擢完數最多者平樂知府石憎等十四員宜紀録以備擢用行取之選欠數最多者灌陽知縣唐時宜罰俸示懲

未刻上御平臺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四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衣衛堂上官俱入諭以袁崇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擁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携喇麻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于二千里外餘俱釋不

問刑部侍郎涂國鼎承旨先出上責諸臣欺罔蒙蔽從無一疏發奸自今當洗心滌慮從君國起見諸臣皆叩首引罪承旨起復進戶部尚書畢自嚴諭以清核兵餉賜諸臣茶而退

甲子命祔葬穆廟容妃韓氏於穆廟昭順莊妃之側擇吉開隧興工

陞河南參政潘曾紘為福建按察使

乙丑樞輔孫承宗以四城克復叙錄各鎮兵備官員四川監軍道劉可訓寧前道孫元化俱已授節鉞永平道張春與主事丘禾嘉同功關內道王楫密雲道孫止孝昌平道

盧維屏易州道沈榮霸州道方一藻薊州道賈克忠天津道今田籍石聲諧俱應升叙

通州總兵官楊國棟奏報通州城工竣役乞敕部行勘遣官祭宋丞相文天祥及先朝太傅于謙少師姚廣孝

丙寅宣大巡按胡良機報滿帝以警報豈閑良機才猷諳練命照舊巡按俟有功從優論叙不必遣代

轉馬鳴起爲左通政陞丁魁楚爲右通政

涿州總兵官王業隆疏奏通昌涿三鎮鼎峙皆以拱衛神京勢當並重今通昌兩鎮已准額兵五千而馬匹器械錢粮槩蒙允發臣涿似應比照通昌之例撥足五千之額馬

匹器械一并議給以便及時操練庶於緩急有賴帝謂涿州城堅足恃但須訓練精強不必更請添兵其馬匹器械各鎮設處不得專恃內發

雲南巡按趙洪範題觧元二兩年節省銀六千七百五十五兩有奇命照數收

丁卯陞劉懋為兵科都給事中

命王逢元仍以山西副使分巡冀北劉奐鼎仍以山西僉事兵備大同

遣刑部員外郎岳鍾秀卹刑雲貴

帝以戶部奏稱關寧四鎮月糧去冬三月盡行按給今正

禾嘉疏稱自九月至歲終缺額四十六萬有奇委係何故命所司回話

陝西巡撫劉廣生奏解贖銀五百七十兩有奇充餉命覈收

戶部覆准山東撫按沈珣增兵留餉疏遼餉加派歲額不滿四百餘萬一分於黔蜀再分於蠲免而餉之虧缺者非一日矣臣等百計清查多方撙節僅得供關寧經制之額東兵入塞軍興頭緒多端支用正額已一百七八十萬而未有底止夫民力告竭既已搜無可搜庫藏如洗方憂補無可補臣日夜愁苦徒切仰屋之嗟不謂在外諸臣猶於

遼餉見多而祈請無已也查遼餉五萬兩東省原留為東兗新兵之餉自督師袁崇煥裁定經制取以補遼餉缺額此時臣部以為餉雖撤回而兗兵勢難枵腹即以汰去德兵餉銀一萬二千六百餘兩及民屯三萬四百餘兩抵之臣之為東省計亦周矣如曰解不及額此在地方撫按為政非臣部所能與也至於舊額遼鎮民運一十三萬向以七萬充登兵月餉其六萬餘兩歲支買米以供東江之需亦未歸臣部也邇者島將遠制登海有震鄰之恐淮揚有腹心之憂廷議再設登撫意深遠矣撫臣既設登兵自不容以不增先是臣部准兵部咨議於袁崇煥裁定三千六

百餘名之外增餉四萬兩益循登撫武之望折衷之舊制於是登之額餉增至十一萬有奇而所云六萬者今又強半為登用未始為臣部用也查撫按原疏初亦為登海起見欲將二項十一萬取為招兵之用固恐與之之廉故不嫌於取之之多也今四萬既有成議似不煩更贅一詞若東省增兵一事查本省額兵一萬五千餘名選其精銳五千入衛彼中戍守尚存萬人安見為少為今之計惟舍募兵而求練兵不務用多而務用少此與救時急著耳帝謂兵貴實練餉無虛糜原自相成其增兵事仍著與兵部從長酌議

戊辰陞張承詔為禮科左給事中補宋之普為禮科給事中

以大名知府盧象昇為山東參政湖廣參議游王庭為河南參議南兵科錢允鯨為湖廣參議

河南道御史白士麟上言宣大為神京右臂其所關最為緊要而黃花居庸等處尤係陵寢咽喉即承平尚有剥膚之慮況以跋扈久強之禆而逼處於此倘乘機南向勢將安支臣意受兹鎖鑰者宜協恭和衷以壽同舟之濟乃督撫兩臣殊可訝焉持重如魏雲中則專主款而視戰為輕而罔功英銳如張宗衡則專主戰而目款為迂而無當夫

封疆何物督撫何官款戰何事而可負氣不相下偏持不相資乎以臣度之將謂款謂非耶督臣素有胆畧何樂棄帑藏之金錢以邀氷蓄之歡悅真有見於積弛之久舍此別無籠絡之方恐一戰則開之釁而後且破壞不可收拾此雲中之遠畧也將謂戰為非耶撫臣夙號揀達何忍驅朝廷之士馬以搏一己之功名真有憤於積玩之極舍此別無掃蕩之時恐終款則示之瑕而究且因循不可振刷此宗衛之壯志也總之兩者合之方為勝籌分之便成偏局莫若籍款以修守固守以議戰是守誠目前弟一議也守則有守之形而墻垣墩堡不可聽其塌損而不修守則

有守之具而銃砲弓矢不可任其缺畧而不備守則有守之人自將帥以及守把簡閱為不容緩守則有守之法自間諜以至瞭探委任為不容踈能於此數者著著講求件件料理脩名以覈實圖始以慮終不以勞怨釋担不以形跡引嫌則長勝之算在我可款則款而不為養虎以貽患可戰則戰而不為攘臂以倖功兵法所謂制人而不制於人者此也帝謂藉款以守因守議戰所言甚當督撫須協心共濟不得互諉

戶科給事中葛應斗糾陝西巡撫王順行龍鍾太甚狼疾堪羞部覆令解任回籍帝謂王順行不堪巡撫當日如何

推用命所司速行回奏

己巳加唐際盛為浙江右布政使仍管分守嘉湖道以禮部郎中張定心為河南副使

准刑部侍郎錦衆回籍調理

庚午兵科右給事中降二級管事劉懋上言東兵久駐遵永一旦奪而還之心必不甘遂已時下據報二萬餘騎扎營女兒河等處遊騎已抵松杏近處夫關門兵力厚於內地寧錦兵馬強於諸路舍易而圖難恐敵不若是愚其或以小隊綴關兵於關外以全力加薊密之間亦未可知宜行關撫密為偵探薊鎮早為防備可也永平逼近關門單

馬騾甲城垣一切收拾揀練雖道府是賴關道臣張春病甚危篤此時何時而委之昏病垂危之人豈不貽悞封疆宜急選廉仁敏實一如張春者代之可也撫部雖受我戎索乃方完款賞而遽移老小於山後其爲畏東合東俱未可知如欲借撫以禦東撫固非東敵也况益之以三十六家乎撫之不能爲我出力也明矣宜行宣大督撫遠偵探早隄防可也劉興治據旅順乞餉朝廷赦其死罪畀之粮米使立功自贖莫得一臂之用開乙月二十六日執矣二萬東行至今未見消耗就中情形不可揣倪我不能勝東而興治能勝之乎興治不肯束身歸命而肯舍生赴敵乎

宜行登撫盜防早備細加偵察可也至京東西被難州縣士民雖漸復業而魂息未定其風鶴之警不減於遵永則勞來固結收拾為死守計道府州縣各官尤不可一日安處也東禍迫矣較前日為力更難矣中外合力大小同心捐恩怨息紛囂一意疆事稍有心胸者當不待臣言之畢矣帝為東兵叵測薊遼堵擊偵探已屢旨嚴敕島兵捭部責在督撫制馭張春病勢仍令兵部查核奏聞至郡邑有司撫綏飢民以固根本尤屬今日要務所司其亟為傳知

丁未南苑有四虎傷人南城御史王光緒以聞帝命地方督率兵役驅捕

陞練國事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鎮江府地震有聲自東北方起至西北方止

壬申命沈翹楚以貴州按察司僉事管監軍道

四川巡按馬如蛟以川中投獻勢豪之風盛行下至生監吏承無不受之者疏陳禁掛名清户役明産業勵廉恥嚴律法革官丁禁攬役正名分入考成約宗室十款請嚴行永禁帝命部院參酌勒成憲規務令巡方得展風力有司不敢狥私以稱朝廷鋤强卹民至意

禮科給事中張第元上言家有賢父兄而子弟為不肖者少邑有賢父母而百姓之作亂者稀彼三秦流寇竊發初

不過數百人耳一旦蔓延數萬以至流禍晉省皆由平日教養無方積漸使然因陳貪吏酷吏懦吏昏吏之害且謂撫按司道爲有司表率必鐵面冰心餽賀盡卻或考察而覲課與革或巡行而詢問野老以愚夫愚婦之口證有司之賢否而後獎廉抑貪斯爲不謬然流冦殘破之處小民蓄積一空必於舊逋新徵稍寬參罰上不督官則官不迫民庶幾元氣可復流移可還也帝謂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撫字得法自然盜息民安撫按司道察吏宜核著所司即與申行

工部題覆江西道御史饒京廣鑄疏曰各府皆得開鑪緣

核頗覺未便今後止於集銅要會處所或省城地方總開一局盡罷府鑄以絕獘端每省專督在右布政使直隸專督在道臣荊州則仍令本部分司督理除算還工用水各於每年四季詳報鑄息解部濟用帝以其所議未確令再與戶部戶科酌妥行

禮科給事中陳贊化疏薦邊才謂如史永安之巡撫貴陽死守年餘賊百計不能攻民效死不忍叛卒能逐退苗氛以全封守沈自彰之秉憲函谷練兵飭防擒漢南渠魁俞士乾等數十人而賊黨立解民慶帖席張春之誓死恢復痛哭撫衆一呼而至者義兵九萬不啻手足之捍頭目皆

宜優以便宜之權以重屏翰之任帝謂邊才需人奏薦須堪實用其所舉諸人所司確酌以聞

癸酉原任禮部尚書薛三省以掌詹被召具疏辭疾優旨不允

陞張國維為吏科右給事中

以浙江右參議李若訥為湖廣副使

兵部尚書梁廷棟上言今日內水交急仰屋無策興兵者日以呼餉為請司餉者又日以查兵為請互相推諉互相抵塞而其實各鎮之兵日缺餉亦日缺也說者以為民窮財盡再議加派度非皇上惠養元元至以臣以為今日民

貲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中間暗為加派者不知幾百千萬皇上知之乎夫皇上所用以撫字百姓者非守令乎臣不敢言其貪者亦不必論其入己者第就其名正言順公然以為經費初不知畏者計一次朝覲一次考滿以及考選推陞之日至少約費五六千金合海内州縣是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也而曰民窮於勦餉何也皇上所藉以澄清墨吏者非巡方御史乎臣亦不敢論其貪者亦不敢論其曖昧者第就其名正言順公然以為舊規而不知戒者計如查盤不報之贓放告之贓以至彼此投送書帕及謝薦之禮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南北各差是

國家差一番御史天下加派百餘萬也而曰民窮於邊餉何也推此類廣之不可勝數是皇上赤子之脂膏為臣等文官吸髓殆盡而不覺說者徒歸罪於武官之虛冒不知武官之虛冒又何一非文官之徵求勒索有以致之乎臣就九邊額設兵餉考之兵不過五十萬二運折色乃一千五百三十餘萬而本色不與焉是以三十餘金而侍一兵也兵焉得不足今日邊餉之不足確由於錢粮不完錢粮不完確由於民窮而民窮之故全在官貪故使貪風不除不但加派民不能堪即不加派民之窮若猶故也貪風一止不但不必加派即再加派數釐民之懽悅猶然也皇上

勵精圖治銳意法祖使內外諸臣廉節畏法一如祖宗朝則賦役自充兵力自強於以成捷伐之功不難矣臣所藏九邊圖考中載各鎮兵餉款項頗詳謹呈睿覽乞發戶部查照原額設處錢糧容臣申飭邊備勒限招補臣語近激切無所逃罪帝謂兵餉相需全在幹濟得人清釐有法否則漏巵難塞至謂民窮之源由於官貪尤切中時弊以後外吏誅求責成撫按在內餽遺責在巡城如有違犯及容隱者並寘重典其加派等事即同戶部從詳確議以聞

總督南京糧儲戶部右侍郎呂維祺疏奏今天下自神廟末年養成一痿痺頑鈍世界幸我皇上日月所照雷霆所

屢立見積窳有振勵之象而元氣則銷鑠如故也自意見分情面重視國事若反輕而國家之元氣薄加以玄黃之搏擊逆魏之誅鋤而縉紳之元氣戕吏治日壞貪婪未息而民間之元氣促冠餉成習汰兵無法而邊庭之元氣窘以及近日兵戈之所虔劉徵發之所騷動催科之所變迫而天下之元氣岌岌乎殆盡矣臣初出國門見良涿之間流離載道訛言煩興其象搶攘真保一帶雨澤愆期百穀焦枯其象愁慘河以北河以南有雨有不雨而米價騰貴倍於往年其民苦徵調若輸輓日無寧宇也其象癥結徵鉛買硝新餉舊餉何者不急於星火不肖或借以為壑矣

其無措者肘露而襟難捉心剜而眼尚瘡其象鍥急鄖傳稍〻清楚矣而細表則擾協濟則恪兵馬調遣則重困而括糧則又求多也其象疲羸至三單所過地生荊棘有紀律者不過十之二三耳況東南稍熟西北又旱差劇賦重中乾水竭其象煩潰至入南直則江北一帶若微調若輓輸其驛騷猶之河南北也而地之一望荒蕪猶或過之其可不設法招徠俾之屯種以留此發祥一塊土乎南中水旱不常米價騰踴公私交罄民不聊生務云臣部空虛臣猶意其不至如人言之甚也乃縱觀庾藏各官軍有欠俸餉一兩月有欠半年有欠一年者雖本色猶可支撐目前

而折色則支銷已盡老庫扃鑰不開蕩然如掃且不獨臣衙門為然各衙門無不告匱也夫根本之地輓運之樞而乃一空至此如坐漏舟朝不及夕皇上試熟思之可不為寒心乎而說者狃於東兵既退以為可以無患夫寧知可憂正在此耶然而寧獨南中耶天下俱若此病如人元氣奄〻咽喉哽塞不於此時從長打算同心拮据嗟乎危矣伏望皇上嚴飭内外大小臣工無忘衣袽之戒勿踈桑土之防國是民生兵食紀綱悉從實際做起務盡洗積習共矢蕩平時於振勵之中常存葆養之意上之養元氣於朝端下之培元氣於百姓庶幾根本可固治安有期也帝謂

稚祺敘述時難民困當身圖幹濟講求實著不得空托條陳其南庚空之始自何年條何根因仍明白回奏

督治昌鎮兵部右侍郎侯恂疏報頭道關火災大箭火砲轟擊無餘恂與總兵尤世威頭面俱焦鬚髮盡燎重傷卧病亟請罷斥以答天譴帝謂邊境戒嚴昌鎮亟須飭備侯恂偶受火傷不妨調攝料理何得引咎求去

甲戌禮部尚書徐光啟遵旨監砲先以樣砲二具呈覽帝嘉其任事精勤命速行價完并進

錦衣衛僉書都指揮使張道濬上言袁崇煥錢龍錫輩交結悞國罪狀已明首輔閉門高坐巧為卸担言官並不敢

斥陳其事其私因有不可言者大學士成基命疏辨甚力且言閣中近規原無一人担承之事安所容其脫卸帝雖優旨答之識者謂當時輔臣推諉之習不覺情見乎辭矣巡視東城湖廣道試御史姜思睿上言中國之受辱有甚於今日者乎正統己巳十月也先以十一日至城下十六日便出居庸嘉靖庚戌八月俺答以辛巳日犯京師己丑日便出古北而今且掠邑據城留連經歲掠貲漁色捆載言歸其輕中國甚矣雖庸夫孺子知其復來無疑夫使其果復來天下事尚忍言哉去歲民享成業多自戀其蓋藏不忍輕去今且預為逃竄地矣聞秋成之日郊外小米甚

賤云皆為輕身遠避之謀萬一敵至皇上誰與實此城者去歲富家大室皆聚京師人自為守不敢輕動今且盡逐其邦族矣有一二僅留者皆無室無資之人一聞有警即奪關而去否則揭竿耳萬一敵至皇上誰與守此城者去歲天下勤王之師慕義四集聲援頗多今尺符既眉於屢頒而棗粮復若於莫措恐心有呼之不應招之不來之慮萬一敵至皇上誰與應徵發者去歲武庫盈積盡出陳城上大壯胖脆之勢今半耗於窮軍之典質半壞於風雨之消侵即存十一於千百皆已朽敝不堪復用萬一敵至皇上誰與飭器具者大凡從去歲至今人心日渙一日蓄積

日虛一日武備日弛一日情形日危一日興言及此可不亟思勝著乎則臣請以間之政府古之善為國者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今六輔並列不可謂不濟〻矣果皆數諫之晏子乎抑猶有充位其人也竊謂其規避多端首塵揆席者當力除莫氣以逭戀祿之誚其公忠自許持膺寵眷者亦當愈廣忠益以成奠邦之謨顯政府自覓良規亟圖臣定斷不宜泄〻憲〻使安攘之效無期也則臣更以間之中樞臣聞將權貴專不專則散而不一將位貴殊不殊則混而無統今既建樞輔於關內復設遼撫於關外果深相結之乎勅乎抑猶有形跡相嫌也兩人素有上

下之分若令儼然獨立則無以安樞輔兩人又同荷邊疆之寄若復俯受節制則無以安撫臣〻顛中樞遠為處置各展其用斷不宜忽〻泛〻使熊王之禍接踵也則臣還以問之在朝諸臣今罪督正法亦既快神人之憤矣然惡止其身即聖明猶全其子女并去輔亦不更追賍何可復株連蔓引迄無已日先是逆黨一案止以羅織太苛遺人餘憾茲斷不宜復蹈此轍使交還主黃之戰竟忘撻伐之圖也昔漢光武斬王郎得吏民與王郎交關數千章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此其事可法也則臣總以問之在邊諸臣今邊垣遠峻十日一報亦既增金湯之險矣

然鞭長不及腹即聖明急於綢繆加之督責在任事者心自應周到何可以片石尺壘率了事聞敵兵方思窺伺各口分兵躪入斷不宜顯授之瑕使縱其驅突之長撼我藩籬之固也前臣葉盛有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此其言可念也臣愚孤立寡援論事不知倚傍但願與中外諸臣洗心滌慮以事聖明不可一日忘城下之恥不可一日忘再至之虞輒為觸冒忌諱疏其大畧如此帝以邊烽未息內治宜修深嘉納之

乙亥調考功司主事李廷龍為文選司主事

昌平道盧維屏以所奉敕書有策應別鎮之語疏陳昌鎮額兵五千恐遠出策應或於陵寢有悞請旨裁奪帝謂相機策應非必定舍本城維屏不得預行避卸

吏科都給事中劉漢儒以添註之設本欲以疏通人才而遇缺需人往往十不能一二及請今後有會推內外缺出總實缺添註二項一概並論除邊才緊要衙門破格推用餘俱先儘資俸就資俸中尤必採其聲望之隆者其有資為輿論所鄙痕跡難消即資俸在前姑置勿用以聽其引避是於疏通中寓澄叙之意庶幾應得者無奔競之嫌而徐俟者亦無希異之想矣章下所司酌議

丙子陞曹珍為工部尚書涂國鼎為刑部左侍郎程註為刑部右侍郎

登萊巡撫孫元化疏奏臣奉命恢遼先圖戢島不與以應得之食何以收民心而散其群何以服皇恩而革其面六月大颶島粮盡傷臣預借四年之春而不意島中所收尚不及三年之夏其間總為運官船戶通同耗匿先之以折乾盜賣繼之以攙土和水再繼之以假實收假失風不特病兵且害民交累每赴州縣收粮則抗衡有司抑勒納戶每年有加耗每石有使費不如其欲者不聽交收是皇上甚費小民甚苦外島甚饑而運委獨享其利臣是以誓裁

新委嚴核舊委已先拘曹其位崔彪畢應宿楊世科等領運數人監究查算俟查算既明臣當擇其尤者示以軍法另疏報聞但既裁運委則內當專責於州縣外當分領於島營而定為徵收本色佐貳押運總交登倉島營赴領四法以為料理登粮之計至於米價之貴賤不可不酌查登土米價一兩五錢七分今僅以七錢七分與之抑勒殊甚莫若量加為一兩仍責令招商納米填執印票赴登領銀可耳

崇禎長編卷三十八

三年庚午九月丁丑朔工部右侍郎沈演以足兵恤民勢相牴牾特陳建堡聚民教以戰守之法

湖廣巡按黃宗昌以岷藩被弑之獄（元年四月初一日）奉旨地方各官狥玩命自遇變日為始將撫按道府等官併長史承奉不論見任去任俱開列上聞其時長史為周一奇承奉為董進之俱已物故守道則龔承薦知府則杜邁奇同知則黃克儉見任守道則吳伯與謹列冊並原案呈覽帝以龔承薦等三員濫賄狥情命削其職及行賄人等巡撫一併解京究問

南京吏部等衙門尚書南企仲等以備位留都不能荷戈退敵今天討已彰公疏請罪帝優詔答之

戊寅調周鼎為浙江左布政使

宴土魯番命襄城伯李守錡主席

己卯命逮去輔錢龍錫於家先是錦衣衛以斬帥主款二事究問袁崇煥根因據崇煥所供斬帥一事則龍錫與王洽頻以書問之崇煥而崇煥專斷殺之者也主款一事則崇煥頻以書商之洽與龍錫而洽與龍錫未嘗許之也錦衣掌印劉僑以其言具獄上帝於八月十八日召對群臣於平臺下其章決之又以龍錫職任輔弼私結邊臣商罽

情謀互蒙不舉命九卿科道共正其欺擅之罪是日大議於中軍都督府會者吏部王永光李康先等戶部畢自嚴錢春曹珍康新民崔爾進劉重慶等禮部李騰芳李孫宸等兵部梁廷棟閔夢得王之采郭尚賓等刑部韓策涂國鼎等工部程啟南沈演等都察院張捷高弘圖等通政司張紹先王業浩馬鳴起魏尚賢等大理寺金世俊張廷拱葉廷祚等吏科劉漢儒祝世美鄧英孟國祚等戶科玄默許世藎裴君錫葛應斗等禮科孫紹統王猷陳贊化盧兆龍張第元阮震亨等兵科劉懋傅朝佑等刑科李覺斯張國維余昌祚劉斯琜王家彥常自裕宋可久等工科顏其

仁陳献　明許國榮李春旺趙京仕顧光祖等掌河南道福建道喻思恂江西道袁弘勲河南道王道純浙江道李玄四川道吳尚黙山西道王政新陜西湖廣等道宋師襄等凡六十餘人大畧謂斬帥雖龍錫啟其端而兩次書詞有處得妥當處得停當之言意不専在誅僇可知則殺之自屬崇煥過舉至講款倡自崇煥龍錫雖不敢担承而始則答以在汝邊臣酌量為之繼則答以皇上神武不宜講款總之兩事皆自為商量自為行止龍錫以輔弼大臣事關疆場安危而不能抗疏發奸何所逃罪但人在八議寛嚴當斷之宸衷耳吏部條列其議以　聞遂遣緹騎逮之

庚辰陞泉州府知府王猷為興泉道副使

直隸巡按冀一程捐銀助餉命照數覈收

通鎮請製罷銀准照昌鎮再發五千兩

錦衣衛僉書都指揮使張道濬疏糾錢龍錫主張罪督袁崇煥斬帥講款并及文震孟毛羽健誣罔奸欺之罪帝謂朋比欺罔着自有裁處文震孟不必苛求

帝遣內臣賜梁廷棟豬羊酒米蔬菜廷棟疏謝

辛巳刑部尚書胡應台奏讞易應昌之獄嚴旨切責降一級照舊供職杖郎中徐元嘏於午門削其籍應昌另擬具奏

陞吏部右侍郎李康先為禮部尚書補日講官

天方國等三處来貢命禮部照例驗進土魯番貢物不全以遠道姑收仍下法司問其原因併押伴鮮仲明等同訊

陞河間領軍遊擊郜勳為山西副總兵

壬午帝諭吏部都察院曰餉務殷煩戶部尚書總領綱維左右侍郎二員誼當分任自今一管舊餉一管新餉及戶科給事中二員一核部餉一核邊鎮軍馬吏部其詳議規條以為永法各鎮餉司放給軍糧情弊非一必經兵備道覈驗果否虛實不得扶同欺飾仍當責督撫按不時稽查多方體訪都察院其酌核規制以為永法

補周純修為刑科給事中

陞原任文選司員外郎孫昌齡為稽勳司郎中

癸未調稽勳司主事王芋為驗封司主事

陞江西按察使林贄為廣東右布政使浙江右參政陸之衡為四川按察使

左副都御史張捷議鼓鑄屯田榷鹽亟宜講求良法章下所司

廣東道試御史陳其猷特疏薦原任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堪備樽俎折衝之任乞即起用

通州總兵楊國棟以守城功加太子太傅賚銀二十兩

山西巡撫宋統殷道三關遊擊王國駿岢嵐道中軍沈國柱渡河至陝西府谷縣同延綏原任總兵官杜文煥列陣城下宣諭各賊迫以利害令其縛獻首惡解散餘黨還納城池各賊畏威悔禍當時縛獻主謀賊一名楊國英殺副將賊一名溫盃舒開木瓜園城門賊一名李光祚開府谷縣城門賊一名楊汝蘭請散兵就撫賊氣既懾文煥乃於二十五日合山西兵水陸追攻東南北三面甚急賊遂送還縣印出城西奔文煥麾兵追殺擒斬偽將王大雲張德黄成等共一百三十八人奪獲婦女馬騾等物統殷及陝西巡按李應期驛書以聞且謂新帥王承恩已留薊門讀郎

以文煥補延綏總兵之缺帝謂賊徒雖縛獻首惡然其黨實繁將來結聚可慮此時正當相機勦撫永絕後患文煥果堪力任兵部確酌以聞

甲申起薛國觀為兵科都給事中

戶部尚書畢自嚴以新餉郎中薛邦瑞邊餉郎中喻思恂切責回奏自劾持籌無策乞賜處分

乙酉大學士成基命上言蓋聞人言三至慈母投杼訐人之言臣者李進申之後繼以張道濬而陸澄源又復及之凡三至矣皇上猶能亮之是昔人所未得於慈母者而臣乃得之皇上也據澄源疏云臣兩首會推原係輔臣爌等

汲引藉以申救宗煥夫汲引與否臣不能知獨憶會推時崇煥倚任方新何遽營申救此其逐臣之本謀不已自為吐露乎故前擯去而臣留有李逢申一疏揑寂受線索出脫罪督八字以阱臣〻曾屢疏詳辯謂宜急去以謝之而聖明勿俞也迄今六閱月矣逆賢業已正法出脫絕無可指陸澄源輩欲誣臣而窮於討究聞有病未入直之事遂仍將八字之意挑剔一番曰迫於正論曰下手不及而歸咎於卸担直云何取此臣平章軍國與道濟之說如出一口此其逐臣之曲折不又已悉為吐露乎皇上日月為照無隱不燭誰敢以私曲嘗試特澄源輩不悅於擯欲盡斥

其共事之人臣遂不免耳伏祈特出宸斷早賜褫免不獨全臣晚節亦以息此群囂也帝温旨慰留令不必以浮言剖陳

川貴總督朱燮元上處置水西事宜初龍場壩本水西地水藺相仇殺爭之其後結盟奢崇明敗水西假之居其地去大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險不產五穀蜀人欲設官屯兵以自廣燮元言禦遠之法治以不治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款殘藺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苗耕牧其中遵往制輸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為不便夫守邊者但闢扼險

不聞入險此地陡臨苗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之轉運繁費損有用以事無用且內激蘭州必死之鬬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之見誇開疆闢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封社之福也上未之許後推勘地界卒如其議及安位死欲用兵郡縣其地燮元奏不可遂傳檄苗目布朝廷威德諭以出降苗目感服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分諸苗以地俾世守之上其畧曰今安位殄絶疎族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俾分守籍其戶口

徼其賦稅殊族內嚮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之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而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傳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境授諸土目及有功漢人咸俾世世守凡苗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為長利因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聚落日繁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

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酧之則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經久遠永為折衝便五大小相維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治兵糴武河上使賊自備我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粮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便九制曰可西南悉寧

帝以城內劫殺屢聞城外道路梗塞錦衣衛東西司房巡捕五城衙門職掌安在乃令盜賊充斥至此責令回話

遣御史王邦柱巡視漕運

帝以去冬新正都城戒嚴守城坐門各官著有勳勞允宜叙賚李守錡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李鳳翔加恩二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閔夢得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各賚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其餘坐守各官分別三等地險時久者加服俸一級時地居次者各賚銀十兩又次者准與紀錄內巡守職掌雖分亦非同時並驚不必兼叙其各守本職與城門事務無與者不在此列徐光啟製砲有功賚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以示優異被譴各官已結者自有本等情罪未結者仍聽上裁其從輕降級戴罪者吏部另開始末呈覽

陞康新民為户部左侍郎周士樸為户部右侍郎

丙戌起傅宗龍為太僕寺少卿管四川道御史事

以林釬仍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管國子監祭酒事

兵科給事中熊德暘由家赴京江西驛傳叅政周之訓接臺省講官南北更調一款給與勘合有違功令先後俱具疏認罪帝以德暘擅干驛禁命調外任

丁亥四川廵按馬如蛟題汰通省冗員六十八員共減俸薪紙扎等銀四千四百二十五兩有奇照數扣解充餉

戊子以山西左參政劉有源為江西按察使山東副使鄭崇儉為陝西右參政陞寧國知府黃夢松為浙江副使

命運樣砲等物於萬歲山前候覽

己丑陞章光岳為太常寺卿

起閔洪學為南京右都御史

上諭近来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如陞轉京堂本以為賢勞之勸今則科道及吏部司官視為固消不論賢否循例必行至於監司知府體統陰重祖宗時特選材能朝臣以充其選今則輕卸若不屑為者背違舊章莫此為甚若不亟

為撓正濫竽日久光將輕視京堂希營御試矣今將添註閏陞一槩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鹽司其或操守無疵風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勲勞並茂及司道卓異特著者准做正陞例陞京堂吏部都察院吏科永遵為令蒙混奏行者必置重典

辛卯准順天府府尹劉宗周回籍調理

准御史金聲回籍調理

以山西按察使楊作楫為山東右布政使雲南參政王景為貴州按察使

鹿島中軍王永吉及贊畫游擊張燾大旂游擊孫大復閣

部差官梁俊水營都司劉興基等與　大清兵戰於鳳凰城地方登撫孫元化以聞帝命核寔具奏

壬辰改曾楚卿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加二品服俸

以山東按察使董暹為四川右布政使四川叅政邵捷春為浙江按察使

癸巳以中書黃應恩張炳芳充正字官編修孫從度簡討朱兆栢教習司禮監

甲午命尤世祿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保定等處楊鉞以

原官充總兵官鎮守陝西等處鄧茂林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廣東等處

命留宣大在庫贖鍰一千二百兩以資鑄本

乙未涿州總兵王業隆疏奏涿爲陸路勤王之衝與通昌兩鎮無異乃通昌有馬匹器械而涿鎮無之聲勢應援相同難分逕庭乞准通昌半給以爲置器買馬之資帝謂馬匹器械前旨已令部寺量給在業隆務精勤訓練不必瀆奏煩請預圖卸責

准操江謝文錦回籍調理

丙申四川巡按馬如蛟奏報川省每歲裁減驛遞銀四萬

一千九百三十六兩有奇

丁酉太僕寺少卿蔣允儀類報浙江兩次起解錢糧共三千二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兩有奇所催二年已完今將三年并催帝命到日覆對驗收

工科給事中加二級管事許國榮疏糾灤州鄉紳高策倡逃永平鄉紳陳王庭降附之罪請亟賜處分

戊戌工科給事中李春旺以庸臣不堪重任糾兵部右侍郎郭尚賓工部左侍郎程啟南帝謂兩人任事未久不允苛求

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特糾衰庸瑣劣三臣以質公論工部

左侍郎程啟南〻京工部侍郎何喬遠宣府巡撫楊述程請下廷議帝謂程啟南有旨已留何喬遠不必苛責楊述程防秋正殷果否勝任命吏兵二部同兩科確議速奏

大學士成基命疏請告優旨准馳驛歸里遣行人護送仍賜路費一百兩綵段四表裏

陝西巡撫王順行以流賊蔓延勦撫並亟兵餉萬難措處請將西安府裁和三年驛站銀　容臣通省議定完報敕部撥給臣三萬兩使得假防秋之使招選西邊精銳以當邊賊且量給腹裏營兵馬匹盔甲作三路分布一在韓城宜雒之間一在鄜州中部之間一在耀州三原之間與邊

兵呼吸相應庶邊賊不敢南下臣可與廷撫南北合力以除米脂清澗綏德諸賊帝命所司即與酌議

應天府地震自東北方起至西南方止

己亥以助運凍糧功駙馬萬煒賚銀二十兩綵緞二表裏英國公張維賢賚銀二十兩王文政等十七員著司禮監分別賜賚

巡視光祿户科給事中裴君錫等疏陳倉糧三要請慎選署官繕修倉厫嚴禁包攬帝以其有稗庾政命即議行

太僕寺卿鄭宗周上言臣惟今日之馬政與祖宗時之馬政大異祖制專督種馬課駒而今則 南北盡改折色止留

本色四分矣祖制折銀尉庫原備有急買馬之資而今則各邊借作年例所入之額反不足以供所出之數矣祖制錢官司收專為防護陵京不許別鎮請討而今則撫臣討鎮臣又討索價銀又索馬匹檄催如雨反舍己而芸人先外而後內矣更有難者往歲関寧領過臣寺馬價銀二十七萬欠不清算今又討戰馬千匹繼部覆請於前銀扣還而明旨且云另議豈二十七萬之價竟可委之泥沙而一萬三千之扣復可付之逝波乎宣大薊遼撫賞崇禎三年二十二萬之額幸而得完而又領支崇禎四年五萬之賞以補舊那一十七萬之數夫以今年預支來年豈圖帑真為

不涸之會而一十七萬之多金從天降地出乎至京營通昌之馬尚慮不敷涿州總兵王業隆又請馬匹奉有酌量續給之旨矣浸淫耗盡濫觴曷有底止不思當今天下大勢京師為首邊境為足今日各邊無馬一一索之臣等若無以應便以軍機緊急罪臣異日者神京需馬一時緩急無備皇上將索之邊鎮乎即邊臣肯為臣等任其咎乎手足未強腹心先病邊臣何不設身處地一為朝廷深計乎而遠慮之也帝謂邊鎮紛索同需委非本計但隨時給發自有權宜不必過慮餘報聞

浙江巡撫陸完學疏報閩寇五百餘艘自福建屏風外洋

突化温區調發援兵大小戰艦合剿賊見官兵勢盛不敢深入遂於七月二十五日遠遁帝命陸完學嚴督道將防剿不得以暫驅出洋了事

庚子致仕大學士劉一燝捐資二百兩助餉優旨照數收

陞叅將馬化龍為宣府總兵官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督修曆法徐光啟自崇禎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開局供事業已經年中以邊警輟業同功合作止及三月謹將譯造書表一十九卷儀禮（監）三座 開列上聞 測天約說二卷 大測二卷 元史揆日

行訂訛一卷通率立成表一卷散表一卷係光啟同陪臣
龍華民鄧玉函等譯撰測圜八綫立成長表四卷黄道升
度立成中表四卷係陪臣鄧玉函同知曆人等翻譯曆指
步日躔一卷測量全義二卷日躔表一卷像光啟之藻同
羅雅谷譯七政象限大儀二座測星紀限大儀一座係陪
臣鄧玉函同知曆人製造帝命譯成書表俟繕寫完日進
覽餘報聞
四川巡撫張論疏解捐助陵工銀五千三百四十兩有奇
命到日覈收
陝西巡撫王順行疏奏分巡關内道帶管驛僉事許都以

擅給原任御史劉芳勘合革職提問都於驛傳方清之日遠例拘情合依制書有違律杖九十徒二年半追贓發落帝以所擬引例加等尚無正條下部院確擬奏奪

户部尚書畢自嚴等以軍興煩費新餉不支奉旨會同兵部尚書梁廷棟等講求開節大端公疏覆奏曰今日而思開節之法誠難言之議者或欲開礦而慮得不償失仍滋亂階或欲加税而關税已增徒扰商旅至于閭架攤均偏苛細苟且之政權衡子母又鮮實心任事之人為今日之計求其積少成多眾擎易舉無踰加派一策查自有遼事以來加派由七釐增至九釐率皆欣然終事即別項有掛欠

而加派獨先完總以率土同仇人心實有不約而同者按宇內地土照每畝九釐再加三分之一約計浙江原額四十二萬二百七十二兩零今應加派一十四萬九十兩零江西原額三十六萬一千三十六兩零今應加一十二萬三百四十五兩零福建原額一十二萬八百二兩零今應加四萬二百六十七兩零河南原額六十六萬七千四百二十一兩零今應加二十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三兩零山東原額五十五萬五千七百五十一兩零今應加一十八萬五千二百五十兩零山西原額三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九兩零本應加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六兩零陝西原

額二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一兩零今應加八萬七千八百七十七兩零廣東原額二十三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零今應加七萬七千五十九兩零廣西原額六萬九百一十七兩零今應加二萬三百五十兩零湖廣原額六十五萬二十四百七十六兩零內因本省節年減少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一兩零解部并留黔餉共五十一萬六千七十四兩零今應加一十七萬二千三十四兩零四川原額一十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兩零今應加四萬四百四十六兩零應天原額三十八萬一千八百三十五兩零今應加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八兩零鳳陽原額二十七萬六

千八百八十六兩零今應加九萬二千二百九十五兩零北直延慶保安二州原額一千二百二十七兩零今應加四百九兩零以上總共加銀一百四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一兩零但其中有地稱瘠瘦素難完納如南直桃源清河等處陝西延安等處前此州縣等官甘心參罰而不能辦寧有餘力以待加徵合聽撫按勘實酌議或免派或量減可也至於北直八府向以畿輔重地久荷蠲免寬恩今除順永二府新罹敵患當從優卹外其餘保河六府目擊剝膚之災均有纓冠之義今議每畝加派六釐較之別省減免一倍歲可得銀二十二萬二千餘兩以少佐召買之

不足而充軍興之儲倘亦均平之一法也帝謂加派一事朕實軫念民艱未忍催徵太甚儻賦加而貪吏仍復誅求舊額依然混冒恐軍興無濟民困轉深慮始宜詳衆思當集仍令會同九卿科道確議以聞

辛丑京師大雷雨雹

起汪慶伯為太常寺少卿

以洪承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等處

陞車駕司員外郎竇紹仁為雲南右參政

帝以時近隆冬命五城照元年例仍設粥廠

雲南巡撫王伉疏解節省捐助銀優旨褒奬

壬寅督治通鎮户部右侍郎范景文以通鎮原撥團練萬衆故請一贊司一監軍以行今減定止五千僅成一旅一管兵者治之有餘即臣猶自嫌其贅而又何煩兼設道臣與贊司乎昨疏有監軍帶管之議尚候部覆未決若贊司則有不可不裁者其供應歲約五百二十餘兩書吏與從歲約三百七十餘兩此外尚有席帳修餉等費中軍聽用等官計歲費千餘金是省此一官便可養百兵不惟於治兵無損且於治兵有益也帝從之命將章應望撤回別用禮科給事中陳贊化以邊才薦原任三邊總督史永安原任潼關道沈自彰及現任永平道張春

户部尚書畢自嚴以明問各鎮兵馬作何稽查餉司積弊作何釐剔舊餉壓欠作何調劑謹臚列其事以對大要謂稽查兵馬在以實在應支之數為應發之數釐剔餉弊在以注扣責道臣以抽驗責督撫調劑壓欠在每月支餉時視多寡帶補從之

癸卯陞陸問禮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等處

陞禮科孫紹統為山東叅政王政新為江西叅政禮部郎中張弘衿為山西提學副使

遣御史李日宣巡按河南

陞傅淑訓為順天府〻尹

叙都城守禦功施洪謨表信各加左都督仍賚銀十五两董用文等四員各加右都督王修仁等七十七員各照原官加一級内曹至昌李通已叙不必再加杜承緒等四百二十六員各加俸一級無職者量加一御守堞各軍每名賞銀五錢

甲長以山西副使晏春鳴為陝西右參政兵部員外郎鄧志脩為湖廣副使

叙巡緝各門各坊倉場功駙馬王昺加太子太傅太康伯張國紀加少傅都指揮同知田弘遇准復原職嘉定伯周奎加太子太保指揮使袁祐加都指揮僉事應城伯孫廷

勲加少保武平伯陳世恩加太子太傅鎮遠侯顧肇迹加少師武平伯楊崇猷加太子太師惠安伯張慶臻加太傅宣城伯衛時春加少保指揮同知劉化加指揮使左都督李國禎加太子太保署都督僉事劉光裕加署都督同知都督同知劉嘉訓加右都督崇信伯費天澤加少師以上共一十七員各賚銀三十兩靈璧侯湯國祚加太子太保永寧伯王天瑞加太師西寧侯宋裕本加太子太保豐潤伯曹文治加太子太師懷寧侯孫永蔭加太子太師撫寧侯朱國弼加少保博平侯郭振明加太師東寧伯焦夢熊加太師懷柔伯施壯猷加少傅武清侯李成銘加太師陽武

侯薛濂加太子太師成安伯郭邦棟加少傅安遠侯柳昌祚加太子太師誠意伯劉孔昭加太子太師定西侯蔣維祿加少保李國楨加實授都督同知侯昌國加都督郭祚永加實授都督同知王朝寵加都指揮使杜元瑞加指揮同知王天儀加右都督陳正倫加署指揮同知趙之麟加右都督李開光加都督同知鄭國弼加指揮同知鄭起龍加都督吳維英加右都督趙邦鎮加都督同知駙馬劉有福加太子太傅駙馬鞏永固加太子太傅武進伯朱自洪加少傅武定侯郭培民加太子太保鄭養性加左都督薛燊加都督同知署都督同知降一級陳廷祚仍加一級復

原職朱元臣加太子太保王椿加太子太傅劉岱加少保駙馬齊贊元加太子太傅周鑑加左都督劉繼祖加都指揮使指揮僉事降一級張慶久准復原職李誠鏓加都督同知劉光溥加都督同知朱永寧加都督同知張國才加指揮使萬長祚加左都督萬洪祚加都督同知徐廷直加指揮使張承胤加都督同知薛濱加指揮使張光祖加太子太保李進忠焦夢旁張世洪俱加指揮使隆平侯張拱薇加太子太傅其應加三公者或頓改雲鶴服色及賜肩輿更請上裁太保成國公朱純臣少傅寧陽侯陳光裕太傅寧晉伯劉天錫太子太傅清平伯吳遵周左都督楊光

夔署都督同知張光輝懷遠侯應襲勲衛常明良署都督同知王道寧王保勲都督僉事李承鉅左都督魏士望太子太師新樂伯劉效祖太子太師新武侯王昂指揮同知梁鳳翔楊崇詣朱蓋臣都督僉事李大木指揮僉事王學陳洪謨胡應祥張國治都指揮僉事錢國元指揮使楊光樂署都督同知李國祚以上二十四員各賚銀二十兩內朱純臣陳光裕劉天錫吳遵周楊光夔劉效祖王鼎護粮有勞各加賚銀十兩紵絲二表裡

乙巳江西道試御史吳履中上言本月二十五日雷雹大作人情警恐記曰仲秋之月雷乃收聲八月已不宜雷今

九月杪而大震以雹豈非非常之變循省近日一二大政似奉行未必皆實而擬議不免失真妄意天譴由之敢祈皇上加意振勵以為消弭之一助益近日者曾禁餽遺杜請囑矣而未絕其源流終難遏今試執銓司而問之曰既無餽遺請囑則何以資俸在前應轉者不得轉資俸在後未應轉者輒先轉乎又何以考定在前閱三四年而不得選考定在後曾不逾時而輒選乎彼必無以置對矣宜令吏部每於季首將內外各官資俸及期者總造簡明一冊先呈御覽隨刊布各衙門異日或越次而推皇上可按冊重繩言官得據冊糾劾若科貢事例三考等職亦須以到

部日期取録名次納銀先後列為一定之序一倣前法行之則餽囑之門不禁自戢矣近日者議兵餉議加派矣皇上惓〻於開節大計以賦加民困為念真經國之深慮愛民之至仁也即向来急催科嚴叅罰開事例裁項款皆不得已而為之臣下遂以其心力全用於此百姓遂以皇上所急專在於此而德意幾不見於天下矣國家歲入計一千四百六十餘萬而邊餉五百萬不與焉捐助罰贖事例及鹽課稅額所增復不下數百萬而尚憂不足則安能於天下之外再得一天下之物力以取其盈乎今日真皮骨俱盡之時不惟加派不可行而催科更當緩不惟開之苦於

無術而節之尤病其失經如青衿優免不過十數銖而并去之何以為勸士之藉皂快工食所以代其耕而併裁之彼安能囊（裹）糧奉公而不至橫噬百姓也凡此皆權宜苟且之計非盛世所宜有臣觀此時非中國得志之秋雖衛霍將兵未能窮追遠討以倖成功但宜蓄積糧草訓練士卒嚴烽火謹斥堠以為固守之計兵精則不必務多餉省則不憂財匱昔勾踐之沼吳也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皇上春秋鼎盛日升月長何必計旦夕之功竭天下之力以事一隅萬一民窮財盡外患未寧內盜蜂起何以處之乎近日者復朝審清獄囚矣今日之獄囚非尋常比駢首槁項

率皆公卿大臣淮南子曰庶女叫天而雷下擊景公臺損漢書載建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以梁太后聽其兄冀誅杜喬也蓋用刑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矣向者皇上見人情玩弛日甚積習難破大加懲艾嘉與更始誠欲寬以嚴而化枉爲直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嚴旨輒不敢奏執而改輕從重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蔽罪若留餘地以俟駁勘遂致堅於從重而訊鞫之際又多有觀望以希旨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皇上敬天勤民同符堯舜臣下奉法無狀平反未宜上干天譴所當矜疑解網以施法外之仁也洚水儆

予六事自責臣望皇上以舜湯之心為心務有以弭灾患而興治平耳帝命將餽爲事指名回奏獲中乃復言曰查户工諸部郎中六年陞叅議四年至五年陞知府舉人五年以上陞知府乃楊應震以舉人俸未滿五年陞知府而崔源之以甲榜俸六年外止陞知府兵部俸五年四月至六年陞叅議乃竇紹仁俸未滿四年陞叅議而劉泓俸六年外尚未見推又如禮部張瓚史高脩黃烱俸俱在翁鴻業之後張瓚已轉郎中史高脩黃烱俱轉員外而翁鴻業則猶然主事臣所謂資俸在前未轉而在後先轉者此類是也加納有通判有旨改筆已久而八月復以准貢蘊民

收選鳳翔府通判陳以忠以恩貢於天啟六年考定通判照外五年而尚未選又如劉掞實歷三考於萬曆四十六年在部照外十二年屢序第一而不得選高淳縣典史楊君仁既非實歷上外未久而遂選臣所謂考定在前未選而在後輒選者此類是也若既無餽遺又無請囑一秉虛公則何不概循俸序而顛倒錯亂乃至是乎大抵流出於源未見源之既塞而流終不止弊生於法安可謂弊之必生而先為不善之法以待之況祖宗之法原自無弊正慮內外各官有巧拙恬躁之相競故設為一定之法以縋之諸凡陞選一以俸序為主巧而躁者無所騁其長拙而恬

1409366 910•1256 6738•1

者不致抏於短故人之精神爭奮於職業而操守完粹事功修舉期免黜罰以俟陞遷之期若先後遲速之間皆得施其抑揚頓挫之術人遂以賄賂為實際奔競為才能職業墮廉恥喪事功人品愈趨而愈下矣是法壞而弊生非法行而弊出也帝是其說下部議行其陞遷事情仍令司官回奏

崇禎長編卷三十九

三年庚午十月丙午朔孟冬帝親享太廟遣官祭諸陵進崇禎四年大統曆

以兵部奏李天成諳用地雷試有成效命量受職銜另立一營教練

登萊巡撫孫元化請以海防同知賈名傑兼理東江餉司事就加户曹以便户部考成其監軍事務則令登州海道馮任兼管舊餉司宋獻當准其列冊奏繳查舊敘加級與樞輔疏中大捷斬功從優陞敘帝謂更置不當成何政體命所司確酌以聞

丁未以江西右布政使徐紹統為廣東左布政使

天寒命暫止經筵

浙江道御史王之良糾南京太僕寺卿倪應春胡承詔湖廣清軍驛傳道副使霍鎮芳三人衰庸戀位薦延綏巡撫洪承疇榆林道白貽清原任總兵杜文煥三人討賊著勞

戊申贈張夢鯨為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加常胤緒李弘濟王承恩俱為太子太師胤緒勞績最久還加雲鶴服色以示優異王維城等四員劉承胤等十員胡舜胤等五員俱准實授

叙大安功謝尚政等十二員各加一級陣亡官丁照例優

䘏

帝以順永二府被兵州縣深可憫惻其錢糧應蠲應緩俱依部議行遵化等七州縣特免上供一年以昭朝廷寬䘏至意

己酉以陝西按察使都任為山西右布政使浙江副使王象晉為湖廣右參政武選司郎中危從化為山西副使

准徐應垣襲永康侯

原任永平道鄭國昌男奉先以全家殉難請䘏章下所司

庚戌予入援將士死事䘏典王邦政文光啟各贈二級襲陞一級馬士奇等十七員襲陞一級劉本清張嵩等并兵

丁俱行巡撫照例給卹

陞許譽卿為禮科都給事中補李夢辰為兵科給事中原任御史張錫命為陝西道御史

准永平道張春致仕

陝西巡撫王順行疏奏三秦當兵荒之後催科之難人府皆然而平慶延為甚就平慶延之中延安為尤甚如最急者遼餉而元年二年未完三年全欠夫遼餉且如此他項可知前布政張國瑞因三府錢粮拖欠憂苦成病與疾而去差催寺臣喬承詔因三府遼餉徵解兵期愁懣以死撫臣劉廣生因三府民窮盜起心血焦耗一暈倒地三月未

瘳臣前任論司四月之內催解遼餉二十萬兩旁觀者亦以臣為克殫心力獨至於三府而臣之技窮矣然平慶二府猶各解二三千兩獨至於延安而臣之技益窮矣督臣題請緩徵猶望秋成徵解乃九夏亢暘已非登豐之象而延安赤地千里更甚於二府流賊蠭起更慘於二府臣備閱府州縣報文真足酸鼻然猶是向時光景至七八月間野無青草民化為盜其本折錢粮已無望十一於千百即不蠲且與蠲等惟是遼餉元年欠一萬三千有奇二年欠一萬六千有奇三年二萬八千有奇全欠未徵戶部已發兌三鎮不徵則難為軍徵則難為民假令難而能完雖有

苦於民猶有濟於軍需撥之時勢天變於上賊亂於下民間逃者逃死者死徙者徙已不任催徵矣各州縣官初欲緩之於秋後乃秋後之窮又甚縱使明年麥秋大稔能一年完三年之拖欠乎伏乞皇上軫念邊軍之窮俯憐延民之苦將延安所屬遼餉元二年未完及三年全欠盡行免徵其撥充京運之數另行抵補緣邊幸甚宗社幸甚章下部覆從之

以漕運勞績命御史龔一程漕儲道周鼎俟資俸滿日遇京堂推擢員缺酌用一程疏稱周鼎拮据漕務勞苦功高以節鉞優之固宜臣何功於漕亦蒙優敘謹據實陳辭以

安愚分帝不允

辛亥以京營侵匿軍需李覺斯職在巡視漫不糾舉鐫秩二級照舊管事

叙薊鎮出塞功樞輔孫承宗賚銀四十兩大紅蟒衣一襲張鳳翼劉可訓各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韓乾化左應選各賚銀十兩王威兼叙訓練前勞加二級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户世襲楊嘉謨免戴罪仍加陞一級首功張弘業等三十一員各加陞二級賚銀十五兩次功邢萬民等五十五員各加陞二級許大倫准咨吏部優選吳文君等各與紀録王棟等分別陞賞陣亡官丁照例優䘏

刑部左侍郎降一級供職徐國鼎等擬宣府兵潰之獄謂郭之琮以節鉞重臣當將將之任侯世祿元戎重寄操將兵之權乃一潰於順義再潰於都城得勝門未能報國而祇以誤國不堪衛民而反以殃民並按以臨陣先逃之條亦復何說但世祿勤王先列之琮奉旨別營或可開一面之網按之四裔以禦魑魅此皆出自特恩也帝謂之琮世祿入援觀望臨陣潰逃論辟非枉既遵旨押兵前來似畧有間命所司確議以聞

懿安皇后聖誕免命婦朝賀

壬子諭天下四年舉行軍政

遣御史白士麟巡按湖廣

禮部覆王艮等從祀之奏帝命詹翰坊局國子監各官嚴核生平撰議進覽

癸丑戶科給事中裴君賜以前月終迅雷雨雹上陳犴狴有寃忠讜未伸大臣未敬群臣未體貪殘未懲孑遺未蘇軍士困極士風薄惡等八事帝報聞

魯王壽鋐為其宗室請名禮科以宗藩要例凡王府宗室請名限以五年今魯王所上諸將軍中尉之子皆踰限二年三年有至六年者由長史教授等官需索稽延法尤難恕特抄參行飭

甲寅吏部題評事水佳胤博士張鳳翮中書年道行〻人邵建策李一獻辛自炳胡獬馬茂才李世祺李繼咸等前經行取考選今各差滿到京又寶坻知縣史應聘密雲知縣張星永清知縣王象雲三臣循績茂著經原任巡按今陞巡撫方大任特薦行取原任山東濟南府推官吳執御原任江西建昌府南城知縣吳之屏俱經行取以丁艱回籍今服闋俱應補行考選帝報可

禮科給事中阮震亨疏糾南京禮部侍郎丘士毅工部侍郎程啟南太僕寺少卿李叔元老病偷安當斥

乙卯叙征苗功林兆鼎加陞都督同知陶弘謨加游擊李

上逵等三員實授守備楊熙采等二十九員劄加一銜內林之濯胡舜鄉吏部酌用許自强准紀錄秦可權華任回衛張鶴鳴加銜一級遇缺起用陸獻明加服俸一級朱芇鳳遇薦起用

以廣東按察使謝璉為江西右布政使四川按察使楊弘備為陝西按察使武選郎中朱本吴為四川副使

寧夏巡撫耿好仁疏陳倘捕之法除整搠別項軍器外仿宋吴璘遺制造拒馬木四百架長鎗一千杆大斧一千把試之教場似為有用今宜作速製習以禦東兵

丙辰清苑知縣崔泌之侵隱錢粮三萬七千有奇本年五

月陞任欲行保定知府史躬盛不容雖任督以清補時值廵按甘學潤行部泌之突前與躬盛為難學潤以聞乞下泌之法司提究從之

惠王以撥給贍田二萬頃在湖廣者一萬五千頃實田不過十分之三江西福建各二千頃廣西一千頃寸土未報宮眷嗷嗷懇乞聖慈敕（敕）將歷年額課作速先解以資贍養仍按撥實田便於按籍收租并祈載之全書與皇粮一體考成廣允通覔之患帝命地方官殚力早撥副朕篤親之誼其有遲玩者王自行入告

丁巳以廣東副使徐良棟為本省右叅政

以督捕功太監王永祚加恩二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賚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仍賜獎勵敘銀歹諸部斬獲功加史永安衛一級遇缺起用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張應辰賚銀十五兩耿好仁陸卿任宋祖舜李若時俱加銜一級賚銀十五兩張一英喬鳳翔郭養性歐陽煯俞欽孫如濂關耆各咨吏部紀錄徐永壽加左都督遇缺推用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陳洪範加太子少保張顯謨張爾奇俱加署都督同知楊紹宗加署都督僉事相希尹陳三槐俱實授副總兵莫與京柴時華李昌齡俱實授參將劉國柱實授遊擊南魁實授都司僉書

劉國棟等九員各加服俸一級盛冕等八員各遇薦起用王性善等三十員各賚銀八兩王廷諫等四員各賚銀五兩楊進等四員各照例陞授鎮撫王發三量復冠帶

戊午吏科都給事中劉漢儒上言頃奉聖諭以內陞待勞勳而才品優遜者次第外之重內亦所以重外也臣以為六科給事中固皇上耳目之臣指奸除佞以糾駁為職者於資俸應陞之時吏部當查其歷任內所糾駁何事所參劾何人何疏而抗盈廷之論何奏而回天聽之高且不關說人情不招納賄賂若者為科道之稱職即為科道之勞勳斯以應內請非是則外也十三道御史固皇上代狩之臣察

吏安民以褆福為職者於資俸應陞之日部院當覈其差內訪拏貪酷幾何人加惠窮民幾何事何術而息盜賊何法而清獄訟且不濫問贖鍰能杜絕謝薦若者為道臣之稱職即為道臣之勞勩斯以應內請非是則外也至如吏部以用人為職選郎必實歷六選果低昂不爽其衡黜陟周清其鑑一輪皎月兩袖清風不招物議不掛彈章若者為選司之稱職即為選司之勞勩斯以應內請非是則外也如臣所言稱職者談何容易天下上智下愚少而中人多非冷面熱腸精心細手未易勝任而愉快從此應轉京堂者恐亦寥寥其人矣帝是其課事核實之議但人數應

否仍舊俸期應否通融所司酌議以聞

福建道試御史孫徵蘭疏陳三款一功令務急而反滯一加派久苦而難再一有司屢飭而猶縱帝以其言多中竅命所司覆行

兵部尚書梁廷棟等陳釐弊四款一曰屯田祖制以屯地養兵大約每衛足供五千餘軍及官舍俸糧之用今軍額雖虧而地畝見在乃管屯諸臣止問糧而不問地以致地歸豪主糧出窮軍久之軍逃糧欠地之區段亦移換隱匿而不可曉矣臣在陝時詢一二忠誠武官以為各衛魚鱗冊俱在惟衛官及其識字知之而日久弊多恐得罪於豪

家故亭匿而不出今欲請屯宜專責省直營屯指揮使將原額屯田盡數報出敢有豪強阻撓聽指名參糾治以重典或衛所自行侵占首報不實而都司扶同欺隱者聽屯田御史指實參糾亦治以重典而屯田御史庇護鄉紳反行掣肘者處亦如之則令行禁止屯田計日可清一曰鹽法祖制有邊商而無內商故塞上地闢而粟恒滿每穀一石價止二錢其後改為折色每引加課四倍而塞上地荒米價騰貴斗米三錢較之向時折關猶多此邊餉所由詘也今事已極重難反當就見行事例一為釐剔臣在南部見各商皆携重資求要路講割沒講抽掣講夾帶者月無

虛日夫行萬金之賄者必有十萬之獲聚千人之金者必有萬人之役一歲中間其所抵冒滲漏何啻千百今欲疏理鹽法不必加課以重困商民惟有力絕請託嚴禁私販使存積鹽多守支不困則邊商得利樂於開中米價自平雖不能預復祖制尚可存十一於千百也一曰錢法祖宗倣前朝令制寶鈔與錢並用後鈔廢而錢法獨行鼓鑄益廣以天地自然之利經理得人其息無窮乃法立弊生甚至弊生法死臣任留曹時見工部先年有寶源局已又增廣鑄局每歲皆十二鑄每錢皆重一錢二分其後貪污司官與商牙爐頭因緣為奸減銅多鑄每錢至重者不過一

錢前司空張輔之設法以錢數准斤數一時少請近乃借口銅鉛缺少三兩月始了一鑄而其實與商牙隱屏私鑄但不報完耳此臣同縣南京工部主事鄭二陽親為臣言之者由此觀之是鼓鑄之利國家得其一貪官得其二而錢又甚薄安得不壅今欲泉府流通惟定為按月報完照銅觔秤之法則官匠無所容其侵漁自不肯多鑄低錢而多一鑄有一鑄之利不但錢流地上不可勝用抑且官錢既重私鑄自難橫行此一舉而兩得之道也一曰茶法四川陝西設茶馬司收貯官茶立金牌符信為驗一以易馬一以撫番一以制虜所謂奪西人之腑臟而斷其右臂也

國初茶無私販後漸生奸弊近且公然與海外為市矣而巡茶御史不深維法意庇護商人又創為賣勤之例於正引之外給與茶票使得私行易賣於是商茶盛行而官引壅滯番彝之上駟盡入奸商而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且茶行廣則番彝藏厚叛服可以自由而反以下馬易我上茶因借以收番不才將吏又以私自所養之馬竄入彝馬之中冐支上茶而茶法馬政邊防一時俱壞矣今欲清茶法惟在禁官引〻不行於官而彝不得茶即掠番無以自養番不為用即彝勢自孤而我之儲藩益固此安邊長策不但畜馬一事而已一曰倉穀祖宗州縣衛所俱設預

倘倉以待兵荒載在考成法至詳密今州縣贖鍰盡入囊篋間有登報積穀不過百分之一二又多不實糴上倉止以原銀封待查盤久之那移别用或官吏乾没則申請上司假以修城修學煑粥為名一紙開銷動逾千萬卒有水旱賑濟無出輒請蠲免而蠲免者又多已徵在官之數民不見德而官緣為利陝西連歲灾荒民不聊生撫按司道郡縣官未聞不罰贖鍰而倉中無顆粒之積然則各官考滿冊中所報積過倉穀者其為虚名無實可知矣今欲海內充裕宜通行省直自天啟元年至今積過贖穀若干造冊報部以後衙門紙贖除解京外盡糴穀上倉不許追銀

入庫任滿之日以積穀多寡分別黜陟而宣大昌鎮本色尚缺宜倣古輸粟塞上之法內外文武官員犯罪者酌量輕重以粮草準之則邊腹之倉庾皆滿而水旱盜賊不能為災矣帝以所奏各欵切中要緊鑿鑿可行所司逐項議覆

己未刑部以逆案許顯純陳正己追贓十未及一為言帝謂殘惡助逆詐騙多端豈得寬庇若斯命速行追比劉芳冀世法俱以擅用勘合命俟贓完發附近充軍

刑部以逆案李映日陸萬齡等脫逃聞帝謂諸人同建逆祠法在不赦見有籍貫何稱無踪地方官任意翫愒可知

仍行督撫勒限嚴緝

庚申以次日月食免朝

改余大成為太常寺卿葛如麟為陝西參政

鎮宣大巡撫楊述程侍郎秩以原官回籍仍料理候代其江應元畢佐周張茂梧特薦原疏命通查進覽

敘詰防警備之勞劉僑加太子太傅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張道濬加都督同知吳孟明加都指揮同知史世載項俊鄉各加左都督張茂忠加太子太傅徐本高加太子太保曹邦澤萬邦孚加都督僉事宋守仁等二十員各加署職一級內署職者實授陳大本等三十二員准紀錄旂

尉唐應士等俱陞一級防守各門指尉門軍張國維賁應元等各賚銀五兩以示鼓卹

四川布政司解助陵工銀帝命川省四年分貢扇折價助工

刑科給事中常自裕疏糾文選司郎中孫必顯謂以王順行之衰庸不堪而推之撫秦錢菓之年力無似而推之操江楊述程之朽拙無能而用為邊撫王鍾岱之老病尸位而任以清卿其先之條陳若彼而今貪汚若此前後頓若兩截言行迥不相顧蓋原係饕餮蹠蹻而偽託正直廉潔之情陽假鐵面氷心而陰濟熱中染指之念特請罷究追

贓以正其罪帝命必顯自行回話必顯辨甚力下部院并覈具奏

辛酉太僕寺卿鄭宗周以登萊巡撫孫元化自任恢遼請馬價二萬兩帝喜其實心任事許以速發因上疏詰之曰元化稱馬價軍需難以急應故先請二萬不知今日二萬之價即可恢金州否得金州即可以二萬之價且守且戰否又稱暫用暫請隨請隨發不知暫用若干馬價方可恢遼夫開原遼瀋蓋海皆屬遼土不知恢遼者恢開瀋乎蓋海乎恢之而敵不來則須守恢之而敵若爭則須戰、強守固不知又當請馬價若干數下手結局撫臣定有成算

乞敕兵部早與元化條定方畧若恐臣寺馬價不繼并乞敕部及今豫講支給之策撫臣真心為國決不漫以芻粮難應藉口卸責也帝謂軍機馬政各有攸責宗周不必越俎代謀致掣疆臣之肘所請馬價遵旨即與措發

專管餉務戶科給事中許世藎上核餉條議八款一嚴兵道之核實一嚴餉司之收支一部單之填報宜早一循環之簿籍宜立一考成之參罰宜重一召買之錮弊宜剔一申明掛號以便稽查一設立承役以便行催帝以為悉中竅要命如議飭行

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呂維祺疏陳南

庚匱窘危急之實皆由戶部之咨借為之自萬曆四十二年至天啟年間四值摻助大工及兵工咨取淄工借欠共二十六萬二千有奇今悉置不計戶部實借折色共九十三萬二百有奇本色解黔抵漕共二百五十一萬五千有奇三項共本折三百四十四萬五千一百有奇除臣部題留事例兩年截漕三十萬及以蘇松等府漕折抵完江西南粮外實借本折共二百六十四萬六千有奇臣部今日匱窘如此戶部獨不念借動極多一為援手且日索事例索銅本猶艱、焉何也然使臣部出入之數相當尚可設法督催也今臣查出浮於入之數姑自天啟六年計之共

少本折一百二十一萬九千有奇此亦第就解狀支放之入不數出言耳猶曰欠額可督催也乃臣會計數年實歷之額使各省直盡數解到亦不能數本色即可通融折色則懸甚矣臣徹底清查每年各款之入止二十三萬五百九十五兩有奇乃每年額支除鳳陽倉不算其水兵營陸兵營奇兵營選鋒武探神機等營飛英錦衣應天鎮江等衛月糧鹽菜馬草賞賚等項及文武官俸宗糧漕運頭二三撥等項及解北銅本織染局欽取等項內官監銅絲綱工食等項約需銀四十二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比入數缺額一十九萬零四十九兩有奇尚有水旱之拖欠不

虞之別費每年領少一半即使管子劉晏當此必不能為無米之炊也一年如此二三年後南部之額盡矣必將潰敗決裂不可收拾乞敕戶部念比肩同舟之誼查未還二百六十四萬六千之多算目前緊急應支三十餘萬之數諒臣部匱窘之情狀務將出浮於入之十九萬有奇補足正額庶臣可借以展布不然臣將不知所終矣

壬戌

遣御史劉士禎巡按浙江

先是正月間朝鮮國進賀陪臣李悅抵山海關因東兵猝犯道路阻絕悅留督府遣書狀官鄭之羽自天津達京師

仍馳敕國王極言覺華路險所經鐵山嘴諸處波濤汎急絕無島嶼依泊昨冬使臣尹安國已遭覆沒若自平島至登州風便一日而達乞上奏天朝改覺華之路仍由登州蓋遼路斷絕朝鮮貢使取道登萊者已十餘年自袁崇煥督師題改覺華故迂其途以存杜絕奸胡之意殊為捨易就難去安就險故其臣諄諄欲復之也至是國王遣其吏曹判書鄭斗源賫表陳懇移書登撫孫元化屬其陳請經從登海登陸元化委官伴送赴京仍為疏述其意以聞帝謂朝鮮世守外藩恪修事大之禮道險漂傷豈不加憫但水路既有成命改途嫌於自便且朝廷原不責其方物止

以又書徽信海邦元化如諳大義當暫留來使請命通書何遽併送前來所司速行確議以聞

戶科給事中龔而安疏陳四款一曰奉若天道以益隆聖治夫天之用宣幽撤蔀取象於離破滯發蒙收功於震然光照六合而察遺深扃正未嘗毖毖必窮其明也皇上慨然於朝廷之泄沓法制之凌夷年來一番振刷百度改觀惟是光以蔀草響從蟄遠於必用之中當示以不欲盡用之意如頃者風霾不時雨雹示異然亦頃刻而止耳和風澍雨化日慈雲露被固有常也惟皇上超然遠覽善承天心之仁愛於不匱斯為得計耳二曰激勵士氣以滋培才

質自東兵入口青衿之子獻地稱臣即世祿之家往〻望風降附無論田橫之客笑人即求為睢陽邯鄲之廝養亦不可得此無他浸淫於富貴利達之場習成媚骨而氣節遂消靡殆盡耳大抵天下上智少而中士多全在聖明有以激勸而養成之登庸難進易退之臣則追蹤集苑之意陝而任事之骨堅包荒直言敢諫之士則怵威畏死之念銷而慮事之明出功罪分明毫無假借間有宥其小眚而面錄其片長則奉公營職之思奮而恍偉之途塞譬之百年之木斷則付之溝中剖為樽俎而文以青黃即可登之倩廟皇上誠矜其品質益賜謚培即宣猷分力自不乏人

矣三曰拓徠豪傑以弘濟時艱近歲選士用人務於清慤重慎循常習故者此不過鄉曲自好之故態以之效一官營一職可耳若乃臨危應變料敵設奇呼吸安危飈起雲幻此時一念游移即大事決裂一刻猶豫即釀禍無窮而僅〻以循資拾級者付之無怪乎不能當其任而莫奏大難戡定厥功也皇上非不大破常格特示優崇閫外之務不從中制乃至今日而畏縮敗衄後先相繼如馬世龍且以楚囚用矣而世龍不惟一籌莫展且致群議沸騰昔管仲出於檻車克成九合淮陰以連廒坐斬漢祖釋而用之卒為元勳世龍固萬非其人而皇上使過之明則在漢祖

之上乃竟不能得其尺寸古今人之不相及抑何倍蓰無算哉夫奇才英器不在像貌明知遠識不必讀書彼百金買駿骨而千里之馬卽三至是在皇上恢天網以羅之聚精會神以感之當必有應風雲之會而興起者矣四曰練習膽技以豫儲全勝夫人心怯怯則智勇並竭一遇小敵輒自引却皆膽氣不練故脚跟不定也彼面中六矢而不動躍馬橫戈衝萬衆如入無人之境者果何人哉是惟督帥得人昭之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不可測之機以盡其變立之不可敗之局以制其勝而後指臂成而操縱莫不如意何至若近日劉之綸申甫輩兵刃甫交頭顱墮

地徒使數萬生靈燐青骨白哉益不習其技而徒激勵之以有進無退譬猶乘奔踶之馬走太行之道昏夜疾馳而復加之以鞭難欲無蹷胡可得也伏惟皇上申飭當事諸臣遴選精良倍加核實誰爲命中之絕技誰爲擊刺之驍雄誰爲銃砲之巧練誰爲偵探之遠密誰爲騎卒之剽疾利於衝鋒突圍誰爲步兵之整鋭利於設伏扼險分款列名每月報呈御覽一值有事按圖索驥取之裕如無（掄）敵兵不敢長驅即恢復萬全之著端在是矣帝謂年來朝政積弛人習欺玩諸臣果能惕勵改圖何難懲前毖後稱朕本懷至濟時需才冀而安何不指名具奏乃援擬不倫是何聽

見若分能列款每月進覽殊瑣屑失體以後言官條議期俾實用不必借事泛陳

宣府巡撫楊述程以鄖陽荊襄南陽南贛各兵俱發遣還鎮疏陳廣西兵一千三十一員名雖令隨行赴宣防守而水土服習各不相宜亦宜早發回粵帝命所司確酌

癸亥補張忻為稽勳司主事

以都城周防之勞內臣宋晉加恩二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賚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郝隱儒曹化淳俱加恩一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李承芳加恩一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各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

裏張宗德等十三員俱加一級歲加祿米十二石內張宗德徐廷年賚紵絲一表裏黃鍾育齋本政陞乾清宮管事程用賚銀五兩紵絲一表裏張從仁惠進阜等十九員俱陞二級賚銀五兩內車應魁楊澤蕪欽加賚紵絲一表裏樊一政等五十員俱賚銀五兩張邦政等一百三員俱賚銀二兩王應朝康朝馬雲程俱陞二級歲加祿米二十四石何致清王之俊王國治王守安俱陞乾清宮管事呂直陞一級在內府騎馬張國陞一級賚蟒衣一襲韓贊周陞一級轉左少監田舜耕賚銀十兩紵絲一表裏張進祿賚銀七兩紵絲一表裏王伸賚銀三兩李明臣王世祿馮允

升俱御前煖殿鄭良輔等八員宋祚福等四十八員王鎮等四十四員王朝等七員邵宗順等八十四員李朝臣等三百八十員安邦等二千一百四十四員宋尚忠等四員張進朝等七百七員馬升許添祥等十五員張書紳等四十五員各賚銀有差

上諭今歲冊儲大慶特沛恩施暫停秋決仍行各省直一體遵行

甲子獻水西俘祭告太廟告獻畢即將阿痴等十八名吳加相等八名分別磔決并解來首級俱傳示九邊

起朱光祚為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陞沈棨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等處

乙丑起方仲淵為尚寶司卿

原任東江游擊周文煌疏請毛文龍䘏典帝以文龍歷年糜餉牽制無功文煌豈得借端瀆奏本當究處姑念愚弁從寬其文龍骸骨准親人領埋

浙江巡撫陸完學以會典載文職二品以上八十者備綵幣羊酒間勞九十者具實奏聞遣使存問今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太子少保下（丁）賓齒屆八旬有八相應再沐殊恩但九十僅少二齡或即徵九十例特恩寵異此則皇上優禮老臣之至意也部覆存問帝命以九十例行

丙寅陞王元爽為考功司員外郎

初延綏賊張獻忠等五六千人掠靖邊安定綏德米脂閻遂攻清澗鄉紳惠世揚康運泰募壯士擊之斬百餘級延綏巡撫洪承疇同總兵杜文煥又斬八百餘級招撫十八寨凡一千九百餘人

丁卯工科給事中趙京仕疏糾哀極之臣禮部尚書李騰芳庸極之臣右通政馬鳴起乞令自退以終其藏帝責其疏詞展轉非奏對體姑不究

浙江巡撫陸完學續解兩浙文武各官輸助銀二千四十四兩命照數覈收

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以吏部四川缺出選司已發訪單復行收繳〻後復發致爭者四起疏參選郎孫必顯難辭其責帝命必顯明白具奏

戊辰改唐大章為吏部右侍郎補王大智為南京太僕寺卿

吏科給事中祝世美上言撫按者天子近臣使之監郡國者也故地方之事必取衷於撫按而天子之耳目亦寄重於撫按凡數奏舉動必會同而後上聞欲其公同詳議互相可否以求協於中也邇來往〻有巡撫不及致詳而巡按遂踵其謬巡按失之風聞而巡撫亦襲其訛以致附會牽

合舉劾失宜揆厥所由皆因會同之說行而不會同者見以為罪於是有狥人而或至失己趨事而不及察情者是非法之獘而泥法者獘之也竊思理惟求其是何必強同事惟求其實何嫌立異每見往歲大察劾於撫者即劾於按劾於按者仍劾於撫重見疊出苟且了事殊非法體今天下有司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有撫見以為賢而按或風聞不肖者有按見以為賢而撫或風聞不肖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如但取雷同強為遷就又何取撫按之兼設哉此番計典非比泛常倘有意見不同訪察各異者當令據實上聞不得狥私塞責庶貪酷不至漏網民隱不至隔塞

矣帝謂吏治賢否撫按果從地方起見何難精覈惟徇情容隱所以官評混淆貪殘漏網今計典伊邇如有仍習故轍者部院科道即行參治其破會同之說是否公論所司確議以聞

總督川貴朱燮元以四川巡按馬如蛟疏語相刺上疏剖明畧曰安邦彥實係許成名部將趙國璽雷應乾等追斬於紅土川得其全屍因蜀兵邀截迂道數日始得達黔蜀中道鎮按怨疾呼遂謂黔人冒功奮崇明則外議籍、謂其未死安位求撫中文有顧獻崇明及馬氏何甫樊虎四賊之說樊虎解出詰以崇明何在則云實無下落川撫張

論乃謂水西目把陳萬典稱崇明真死鎮雄水西並肯出結欲因此俘獻以完大局但據其報册斬邦彥者則侯良柱之子應深也斬崇明者則劉可訓之子正華也不操戈而立誅元兇最為可異且自陳衰病無戡定之具致不能取信於人乞賜褫斥別簡才望以奠岩疆帝謂所奏始末朕已鑒悉燮元可安意任事不必引陳

己巳命宋槃為兵部右侍郎

陞唐際盛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事務

以原任副使王弘祖為山西副使順德知府金之俊為湖廣副使

帝以鼓鑄事宜除省直餉本錢息俱屬戶部外荊關專屬工部准開局以佐軍需即令抽分司官專管其鑄本動支關稅務須嚴剔廣儲俾有實濟至開採事宜廣東見稱不便各省應否再議命戶工二部確酌以聞

庚午以禮部郎中戴東旻為河南副使

山東巡撫沈珣疏解節省贖鍰附餘俸薪樽節等銀共一千七十兩有奇命覈收

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呂維祺疏奏今天下所大可憂者非止一端而財用不足其最也夫不足而止求財用於財用故愈不足耳周禮周公經世之書而

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皆隸於天官司徒一官於五典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實懇〻焉若不專言財用則何也孔子夢寐周公而得宗莫如曾參願學莫如孟子一則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一則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其故又何也意者政事即財用之源耶不從政事清財用之源直從流處布置即日言加派言搜括言汰兵言裁驛言抽扣言捐助言增稅雖四海之大不實尾閭矣臣所謂源者何在所以經政事者是也人情喜寬惡嚴法紀易渝難清如出入通融其類涵而不可稽也欽奉號件漫無完報而日寢閣也題奉無專司會計無專官而各司事體雜出

而冗脞也每一差出人多趨避而罔與營職業也凡此皆無政事之大者臣有六議於此請下部亟覆以垂永久一稽領出入以杜侵漏一增比較以究號件一議本科以重題奏一立會計廳以稽支放一酌明差序以杜趨避一禁討差假以營職業帝以六議有裨計務優旨褒之下所司如議飭行

辛未戶科給事中龔而安疏糾朽廢南京吏部尚書南企仲帝謂企仲新任不必苛求

陞禮部郎中張讚為貴州提學副使原任僉事柴紹勲為浙江副使兗州知府劉存慧為湖廣副使

山西道試御史王肇對疏糾原任南京兵科給事中今陞湖廣右參議錢允鯨在南時招搖納賄物議沸騰今令其踞郡縣之上而操激揚之權恐一切惟賄是徇請速行議處以儆官邪帝命部院確勘以聞

兵部尚書梁廷棟上言陝西八郡惟西鳳頗稱富庶漢中隔絕棧道僅足自守其餘五府皆耗土也所賴官府廉仁年穀豊裕百姓衣食粗足不至驅而為盜即有一二不逞之民嘯聚椎埋又有沿邊官兵足以制其死命不使蔓延歲月荼毒無已則守令得人營伍充實之故也乃數年以來歲多不登而貪殘有司畧無惠養撫字之意以致窮民

失業化為盜賊而田土荒蕪錢粮逋負民運既斷惟望京運為續命之膏戶部前後推委限為截任截年之法舊官所欠新官不補昨年所欠今年不補以致三軍嗷嗷脫巾思亂飢民附之遂致披猖始而拒捕繼且攻城蜂屯蟻聚不可嚮邇而我防禦之人則固嚮者貪污有司與一二債帥也恩信既不相孚才畧又不堪濟以故陷城喪師相繼見告而督撫大吏左顧民則議蠲而邊餉益詘右顧兵則急征而民力益困兩救而兩窮於術則為之請站價為之募新兵而站價半屬烏有新兵尚須招練以救目前緩不及事臣竊以為非策之完也夫與其兵與民兩無所救不如

且專餉兵民原自食其力不為苛擾便可歸業兵則仰給縣官不與之糈其勢不能自返則截限不找之説恐非安邊至計也至於破賊方畧難以遙度就臣愚見以為官兵宜合不宜分蓋兵法貴整暇而忌棼亂度我兵力於賊勢孰衆賊弱則直攻其大大者下而小者自解賊強則先攻其小小者殲而大者亦震數勝之後賊氣自索可傳檄而撫也而更察州縣長吏貪殘尤甚及將領剋軍養寇納賄不前者重懲數人以洩百姓愁嘆之氣平三軍怨懟之心則歌舞載途奸宄失恃矣帝謂秦賊蔓延雖因無歲總由貪官債帥不卹軍民恣行剝削以致轉徙為盜自今邊方

文武俱宜遴才遞補不得聽人規避徒取備員其官兵分合事宜兵部密行督撫相機勸減解補欠餉照前旨行

壬申復故削籍禮部尚書趙秉忠原官贈太子太保予祭四壇造墳安葬廕一子入監讀書

遣御史李日宣巡按河南

冬寒暫停日講

戶部尚書畢自嚴等覆陝撫劉廣生滇撫王伉開局鑄錢之議帝命兩省巡撫即與設法飭行仍按期解息充餉

癸酉授襄城伯李守錡男李國禧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甲戌皇第一女生中宮出是為坤儀公主
叙邊工督繕之勞太監王應朝歲加祿米二十四石仍賚
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馬允升高起潛謝天舉各賜玉帶
仍賚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馬允升加賚銀十兩楊茂霖
李茂霖李致忠林朝用各賚銀十五兩王承紹王洪印劉
思忠于文昇張國寧李壽陳策左升吴良翰各賚銀十兩

崇禎長編卷四十

三年庚午十一月丙子朔予故吏部尚書周嘉謨祭九壇造墳安葬妻蕭氏祭一壇祔塋廕其孫方慶入監讀書

山東堂邑縣舉人張宿奏陳其父原任工部尚書張鳳翔城守有功以卒屬無狀被逮繫獄請以身代不允

貴州巡按蘇琰特叅按察使蕭象烈虛開驛號冐破金錢章下部議覆工命撫按確核

丁丑登萊巡撫孫元化請以黃龍駐島張可大防登章下兵部尚書梁廷棟上言曰登撫孫元孫職任恢復更定營制有衆八千合以海外三萬有餘隱然可成一軍查黃龍

攻灤功第一為孫元化素所倚任請加總兵銜充度遼將軍專以恢復四衛事委之最為合宜登州舊有副將防海張可大仍以總兵官管登州海防事為他日渡旅後勁可也帝謂登州營制既定統領宜一黃龍准以總兵官專理恢勦餘如議行越數日 龍奉命赴皮島受事

以禮部尚書黃汝良掌詹事府

戊寅贈郭尚賓為兵部尚書

兵部尚書梁廷棟奏安莫二級奉旨傳示九邊刑部擬以

蜀級與黔級並傳邊人見之將謂安莫俱有二頭傳笑不淺相應暫留俟勘確後傳示帝謂黔蜀互爭事久自有定論命新撫臣虛公体勘根究明確以聞

戶部畢自嚴覆本兵梁廷棟禮垣王猷福建道孫徵蘭諸疏定為加派之計謂從前加派雜項共五百一十餘萬祇以供關寧之用原未能有羸餘以待軍興頃薊門有事既調援兵復募新兵如團練營兵之列於城外者以五千五十餘名計通昌涿州又以一萬二千五百九十餘名計薊鎮建擬召募以三萬計而各營之改舊餉而食新餉者又不可枚舉合以馬匹通計本折每年非得一百五十萬未易供也

又宣大秦晉川湖浙閩東省中州兩粵滇黔之援兵無不畢集共計五萬四千有奇關寧之兵入衛薊永者又以二萬餘計而秦良玉之兵又将至矣是援兵以八萬餘計索本色又索折色索行糧又索月糧甚則并索安家衣裝是每歲又非百萬不可昨奉旨廷議據諸臣議單有謂當照糧石之多寡為裒益分地畝之肥瘠為重輕隨地制宜不以一切之法行之者有謂不得已而加派須照銀數不可照畝數照畝數則肥瘠不分照銀數則肥瘠有定者有謂地方之地去糧存者堪憐小民之丁倒戶絶者堪卹惟有清畝而始可議加者臣反覆紬繹諸臣之言極為有見請

照臣前疏各省直俱依原額三分之一論糧論畝各從其便期於派如其額而止帝謂朝廷權宜加派士民應自樂輸但賦額之損益者分毫官吏之侵漁者倍蓰況照糧照畝又復隨地參差頭緒一棼奸弊滋甚名雖裒多益寡勢必疊派苛征既經諸臣會同商確事難終已仍著細加參酌畫定良規務使較然易行官民兩便兼議至何年即止并將蠲剔禁約事宜先行各撫按咨訪上聞俟朕頒諭曉示俾裕商恤民之意中外並知可也

己卯陞汪始亨為工科給事中

以原任副使晏日啟為浙江右參政原任副使劉之柱爲

廣東副使

陝西奏盤谷之捷先是流賊王嘉胤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又陷府谷縣李老豺因嘉胤聲勢糾賊三千人攻合水縣三邊總督楊鶴檄寧夏總兵賀虎臣馳勦虎臣率兵而前遇之於盤谷擒斬六百六十一級

命粵西援兵回鎮

以楊述程撫宣不稱錮其侍郎秩令原官回籍將原薦科道汪應元畢佐周張茂梧下部叅看部覆　汪應元畢佐周降俸二級戴罪管事張茂梧降三級調用帝命汪應元畢佐周依議其張茂梧舉撫佐樞復舉藩代撫逞臆示權

擅安尤甚并查邊物議部院仍據實勘明一併奏行

兵科給事中魏呈潤上言足兵之說有二曰土著之兵曰特角之兵何謂土著之兵乞敕順天撫臣劉可訓保定撫臣解經傳將所屬丁壯按籍查選大縣五百名小縣二三百名分營團練即扣本地兵粮以餉之調卒於農人有固心練之既熟不難更客兵而代之是養主兵一而收兩客兵之用也何謂特角之兵乞敕河南撫臣郝土膏鎮磁州山東撫臣沈珣鎮德州宣府撫臣沈棨鎮懷來三方犄角以為京陵聲援萬一有警則朝發夕至視徵調惑民大爲不侔也若乃足餉之議莫先屯田今通津昌平之間連建

三撫乞敕撫臣翟鳳翀范景文侯恂等練兵之外兼營屯田康乎不設專官而屯田可理然屯田未可卒成邊戍不能宿飽無如鼂錯所云以粟為賞罰於計為長并乞更定納粟贖罪之例凡省直之罪麗軍流而情尚可原者得輸粟末減將見粟生金死屯聚益多是又足餉以足兵之一策也帝命所司酌議

兵部尚書梁廷棟等覆奏祖制武科無廷試之典偏稽往事亦惟宋崇寧中一舉行而未載其法今當於會試時照舊法嚴取而甲乙之傳臚之日取前三名引見賞賜畧如文士則不必廷試而右武作人之意見矣帝從之仍命將

試卷前二十名注明才勇技藝進呈引見候親定傳臚其儀制賞格開列并呈

庚辰東江監軍及餉司俱令山東按察使馮任併攝

以鄭國昌闔門殉難贈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河南道御史王道純特糾衰庸之臣光祿寺卿蘓晋四川建昌督粮布政張爾基章下所司看議

帝以開採事宜廣東見稱不便各省應否再議下部確酌部議以開採之利覬覦易生紛逐之場奸宄所匿怨爭奪一開乱源遂起且山麓之間四民廬墓所托開採既行未免遷擾利未一而害已百今海內多故又不得不預為之

防即使一處得人未必諸處皆然即使一時得人未必向後盡然不若照舊停止之為便耳帝曰然遂得停止

大學士周延儒等題恭協管典籍工部虞衡司員外郎鄭世選需索影冒中書舍人趙守信陳邦政始進滋議俱當照原級調用誥敕撰文中書舍人姜雲龍往取澳彝秉傳驛騷當俟後命日查處章下所司看議

吏部王永光因聖諭三衙門陞轉京堂不論勞勤而拘陋規為非法命將添註閏陞一槩停止即陞轉道府亦以才品為差因重定內外大小各官轉陞之例上之內閣九卿都通大堂上官俱係會推小九卿小京堂三品年半陞轉四品二年陞

轉五品之年半陞轉六科則吏科都給事中主內外大計兵科都給事中遇五年軍政考察及左右散給事中閱邊六科都給事中資俸第一任內有糾駁叅劾及查核兵馬錢糧者俱稱勞勩茂著陞京堂遇缺具題每年不得過二員不拘二八月之期如無應陞者不必取盈其餘才品操守俱優應陞監司知府六年以上陞叅政五年以上陞副使四年以上陞叅議三年以上陞知府僉事每年照舊額二員亦不拘二八月之期如人多不妨多轉十三道則河南道主內外大計并遇五年軍政考察各道監軍有功督學御史科歲考俱完十三道三差已完資俸第一有察吏

安民實跡者俱稱勞勤茂著陞京堂遇缺具題每年不得過四員不拘二八月之期如無應陞者不必取盈其餘才品操守俱優應陞監司知府六年以上陞參政五年以上陞副使四年以上陞參議三年以上陞知府僉事每年照舊額四員亦不拘二八月之期如人多不妨多轉吏部則文選司郎中管完六選銓敘不爽考功司郎中掌內外計黜陟得宜考功司郎中不遇外計涖任一年有題覆章奏及考核精當者俱稱勞勤茂著陞京堂遇缺具題每年不得過二員不拘二八月之期如無應陞者不必取盈其餘才品操守俱優照資陞監司知府六年以上陞參政五年

以上陞副使四年以上陞叅議三年以上陞知府僉事毋年照舊額一員亦不拘二八月之期如人多不妨多轉五部郎中員外主事禮部七年以上陞叅政五年四月至六年陞副使四年六月以上陞叅議四年以上陞知府三年二月以上陞僉事兵部八年陞叅政六年八月至七年陞副使五年四月至六年陞叅議四年二月至五年陞知府三年六月以上陞僉事以上二部及南吏部年來無陞知府者近奉聖諭科道吏部操守無疵風力稍遜者著陞知府其二部亦應酌陞知府戶刑工九年陞叅政八年陞副使六年六月陞叅議四年六月至五年陞知府三年八月

以上陞僉事其舉人官生五年八月以上方陞自知府陞入者前俸不折算南吏部與禮部同考功司郎中掌南京大計陞南京正五品京堂南兵部與户刑工司務俸四年以上陞員外三年以上陞主事南科俸九年以上曾管南計及彈核清嚴勞勣超等者陞南光祿寺少卿南通政司叅議南大理寺丞南尚寶司卿其餘六年陞副使五年以上陞叅議四年以上陞知府僉事南道俸九年以上曾管南計及各差內有勞勳超等者與南科同陞京堂其餘六年以上陞副使五年以上陞叅議四年以上陞知府僉事大理寺正陞知府前俸通叙與户工刑同寺副一年以上

陞員外許事進士選者四年四月考選或陞禮戶工主事請降者不拘俸次陞各部主事陞遷者三年以上陞戶工刑主事或挨陞寺副都察院經歷二年以上陞主事四年以上陞員外五府經歷三年以上陞戶刑工員外宗人府經歷一年以上陞員外三年以上陞郎中知府五府都事都察院都事由二品官生除者三年以上陞五府經歷太僕寺：丞中書由進士者四年四月以上行取考選科道聞陞各部主事一品官恩生除者三年以上陞戶刑工主事六年以上陞員外行人司正二年以上陞郎中司副挨俸陞司正亦陞員外科道請降者陞光祿寺丞尚寶司丞行

人俸四年四月以上行取考選科道間陞各部主事太僕寺丞二年以上陞主事三年以上陞員外國子監〻丞二年以上陞主事間陞府同知博士由甲科一年以上陞主事資深者不拘俸序近奉旨博士一缺准改教進士推補四年四月同中行一體考選謫降者不與鄉科首俸轉監丞一年以上外轉府同知〻州助教由甲科一年以上陞主事資深者不拘俸序鄉科首俸轉監丞一年以上外轉府同知〻州學正由甲科一年以上陞主事鄉科二年以上陞司務或府同知〻州學錄二年以上陞司務或陞知州典簿典籍一年以上陞知縣通判太常寺博士四年四

月以上行取考選亦陞主事光祿寺署正京縣知縣五城正兵馬由舉人出身歷俸三年考滿稱職者優陞主事平常者外轉其光祿寺典簿天啟二年二月題改貢途後用監生今仍改正其署正由准貢監生出身陞都司經歷或斷事部院照磨簡校通政司經歷知事太常寺典簿太僕寺主簿詹事府主簿錄事由三品官生除者三年考滿方陞上林苑監丞謫降者二年以上陞太僕寺〻丞或戶刑工主事官生除者三年以上陞太僕寺〻丞五府經歷外府通判准貢監生除者三年以上陞知州同知京府治中三年以上陞員外通判二年以上陞主事平常者外轉推官

三年以上陞主事或陞府同知翰林院待詔孔目二年以上陞司務或陞知縣外省兩司道陞轉太速近奉久任之旨除邊道學道採才望不論資俸外僉事三年以上陞叅議叅議二年以上陞副使副使二年六月以上陞叅政叅政一年六月陞按察使按察使一年以上陞左右布政左右布政三四年陞副都一二年陞僉都閒陞府尹太常太僕光祿寺卿學道科歲考俱完陞轉邊道三年考滿加陞二級知府三年以上陞副使閒陞運使其有卓異實跡地方倚賴者加銜久任其兩加之銜即作實俸若官生止陞運使同知由進士二年陞員外舉人六年以上陞員外五

年以工陞知府宗人府經歷運同八年以工陞知府運使由進士四年以工陞參政運同三年以工陞知府推官知縣四年四月照薦行取或陞主事帝謂科道銓屬近論原以道府為優陞京堂為旌異務在一釐積習今若每年仍定科銓各二道四等額與往時正陞例轉有何分別又如司道卓異特著者今准陞京堂何為不入例中行人司副係科道謫降者何為必陞光祿尚寶亟積習牢不可破明旨方申輒敢違悞且借酌定規則暗伏徇護之心銓政如此澄敘奚賴司官即行回話

辛巳宣府巡撫今候代楊述程恭進大銃及助火器銀帝

命覈收

湖廣道御史今戴罪王與胤上言臣叨任河東鹽政陛辭有日仰見皇上憂民生之未遂慮邊徼之未寧宵旰孳孳臣遠違闕廷敢無一言以獻我皇上脩德卹民明刑振紀銳意太平之治而海內猶未盡安邊警猶未遽息則所患者財不足兵不清而任事者未盡得人也近見文武疆臣告病紛紛至屢明旨慰留尚補牘不已夫夙夜匪懈人臣分義之常臣謂諸臣而果病也當效武侯之盡瘁諸臣未必病也當奮伏波之據鞍身家妻子姑度外置之捐七尺之幻軀洒一腔之熱血誓不以賊遺君父庶可望安內攘外

之勲此集事必先任事也六曹分職共代天工若持衡典禮弼教平成之任皆古帝王所側席咨求其難其慎未易仔肩而治兵理財二者則尤非不習者所可嘗試使在事諸臣人々方召人々蕭劉亦宜思有以繼其後矧未盡然也與其責之已事罔若責之未然今倖滿之評博中行已令即日考選入覲在邇又將合萬國之才而品騭之宜令各陳所見值此時艱如有曉暢韜鈐審事機之緩急堪當慷慨可以制敵恢疆者拔置兵垣有洞達賦役斷關節之源流心計最精可以生財足國者拔置戶垣餘類推而列之臺省次則分布諸曹總之才有偏全用有差等但為官

擇人不為人擇官治兵者從兵屬歷邊道需次邊撫總督以入中樞理財者從戶屬歷糧道需次腹撫督儲以掌邦計餘亦以類遞遷則所任者皆其所優得心應手不啻宜僚弄丸矣帝是其奏令所司酌行

南京工部尚書靳于中捐俸二百四十兩助軍命照數覈收

吏科給事中鄧英上言 明旨令吏部科道正陞諸臣分别司府陞轉益以人情重內輕外欲一洗舊習使內外兼重耳但就中猶有可議者科道與部屬皆京官則計資論俸均應一視乃禮兵二部俸之深者不過四年淺者不過三

年皆陞副使參政以去即刑工亦止三年而陞知府豈皆品望兼優乎獨科道正陞者資俸已閱十餘年始得轉一司府其視從部屬陞者年資亦太懸殊矣臣謂今後宜合科道部屬而論之其部曹才品兼優者與科道並陞司府間有品望少遜年力衰庸者宜另議遷轉毋徒嚴於三衙門使人厭薄言路競趨部曹也至御史之陞知府於監司便為屬官且有巡方時所轄而得儼然以上司臨之者殊為失體宜倣北直各府例凡知府與司道相見長揖不拜亦鼓人樂赴之一端也又祖宗朝設官南北並重今南京六科十三道落落晨星至有一垣一道闕無其人者此非人

情之惡南而趨北乎今大計期迫南中官評方煩咨訪何可聽其缺官也此番續考諸臣已到明春推知候考選者又即鱗集似宜南北科道並重乃不失建官之意耳

甘固贊畫戶部員外郎郭應響疏進銃車每輛僅費十金二人可輓車面闊止二尺五分行時無遲重之累扎營對壘旁張兩廂加拒馬補空共占地一丈四尺又無狹小之嫌似於戎行最便臣又摘取先臣戚繼光所著閩浙紀効新書薊門練兵實記二書發其未盡之蘊輯為兵法要畧一卷恭進御覽帝命銃車發所司驗試兵法要畧留覽

壬午帝以塞外屢奏捷功將士斬級未賞特發帑金五萬

兩并同金一萬兩分解各鎮先賞見在功級其餘督撫監明貯庫專備賞級之需不許分毫別用

原任三邊總督史永安准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

總兵官徐永壽准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

以城守勞叙司屬各官首勞華允誠等九員黃中色等十三員廖大亨等十三員并楊伸莊等准算俸一年次勞楊維一等十六員王復興等十八員楊鴻等四員准算俸半年內有罰俸者即與折算

工部覆督治通鎮兵部左侍郎范景文請照昌鎮發銀置辦盔甲之疏謂昌鎮陵寢重地較他鎮不同且庫藏懸罄

從何給發相應下允帝依議

癸未四川土司女將秦良玉應詔勤王并捐資濟餉帝優旨命約束前來聽兵部調度

陝西道御史張錫命以大計在邇請以積穀練兵之事嚴入考成冊中監司守令皆以此為殿最帝命各撫按著實舉行

陝西朝紳戶部添註右侍郎崔爾進等二十五人以本省荒亂公疏請亟准延撫之奏於三四年遼餉留一萬兩以賑延安仍於三四年遼餉內再留二萬兩令陝西撫按酌量地方大小災旱重輕作速賑濟更將西延鳳漢慶被災

近盜州縣正官酌量免覲帝謂洪承疇請留遼餉一萬已下部酌覆目今軍興廢繁豈得更議多留正官免覲事關撫按職掌鄉紳不得瀆陳

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呂維祺題叅福建司主事陳所養守催湖廣錢糧高坐家園不修職業應從重處分门務洪啟肩才品俱佳勞苦倘至應留爲本部司官之用帝命將陳所養從重處分洪啟肩查資俸酌擢

工部尚書曹珍上言桂藩府第旋爾傾頹遣官速修尤先辦料查桂藩原用錢粮計四十九萬四千餘兩皆係題留南北工部料銀與隣省協濟今應將崇禎三四年分額解

臣部料銀酌留濟用并照前例附近直省協濟經費聽撫按專委廉能方面官一員先行辦料更敕屯田司主事沈脩芳督之仍賜敕書一道關防一顆凡任事各官許以叅罰俟竣回部聽考優擢帝命撫按詳估工費及議支何項錢粮速行奏報餘悉如章

甲申陞王業浩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廣東

工科給事中孫晉上言左庶子丁進主考江南恣黨關節皆輔臣體仁主之及事露為御史黃宗昌所劾止以降級了事又皆體仁庇之也乞將二人重處體仁奏辯曰事方

初終除嚴究外別無他法俟得情之後真否既判罪有攸歸孰能寬之科臣職在議論不難低昂臣職在看詳要當揆其平耳帝雖聽之而二人之朋比行私則中外以晉言為信也

乙酉遣御史龔一程巡按應天

丙戌進神宗顯皇帝實錄寶訓

擢余昌祚為刑科右給事中

督治昌鎮兵部右侍郎侯恂叅道臣盧維屏保舉罪弁趙一鳳之罪并以昏闇自乞處分帝命策勵供職不必別陳其盧維屏下所司察議

四川巡撫張論疏陳水西撫事未就川兵萬不能撤川餉萬不能減請依貴州留餉四十萬之例永定不易之額章下所司從長酌議

丁亥太常寺少卿唐暉以楚省催餉事竣復接部劄令其帶催黔餉正派雜派諸項列疏上言難催者五端以祈天鑒

户部尚書畢自嚴以河南兵八千餘名入衛新撫郝土膏議募新兵五千六百名為費滋多抗疏折之曰妖變叵測不過癬疥之疾異日邊方輯寧舊兵振旅新舊二兵豈能兼用請量募新兵三分之一姑以宗祿之餘暫充月餉至

團練鄉兵派給工食歲計千兩有奇與募兵何異乞於農隙之時令州縣官設法團練無離村落無廢生理庶閭閻不擾而緩急有賴帝謂新兵應募若干宗祿果否有餘及鄉兵訓練事宜仍著土青會同按臣從長確議具奏

戊子南直隸巡按溫國奇疏列應安等六府一州自三年為始每年額裁各縣驛夫馬工食支應銀共一萬九千九百一十餘兩章下所司覈奏

川貴總督朱燮元率屬捐資助餉優旨命到日覈叙

己丑總兵楊肇基長男楊御蔚改廕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楊御莊改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工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沈演發私銀往山西造威遠砲十具既成上之帝命京營總提協諸臣會同兵部試驗

庚寅以狼山副總兵王揚德爲中府都督僉事掌南京錦衣衛印

陞湖廣按察使范中彥爲本省右布政使

戍茅元儀於邊衛

賀虎臣復敗流賊於寧州斬八十八級

命馬鳴起署掌通政司印

十八日冬至節命百官放假三日

叙禦奈功張問德加副總兵賫銀二十兩張問政加叅将

賚銀十五兩虎大威等二十六員各加二級高鵬楊武俱准實授王家棟等二十七員各加一級高捷等三十九員俱加守備吳學書等十六員各賚銀六兩鄭一鳳遇薦起用劉標病痊起用

帝以山陝流賊滋蔓數年屢奏蕩平復稱猖獗顯係地方官全無備禦醸[illegible]殃民向來所報捷功率無虛飾今若協心奮力何難殲除命加杜文煥提督職銜兩省仍選精銳萬人總付統領沿河營衛悉聽節制各府道務宜親歷行間督率紀察所需錢糧陝西准留站銀三萬兩山西准留二萬兩〻省撫按再各措二萬五千兩以資軍費俱令赴

期調度勦賊救民如有疎縱欺隱及乘機搜害者督撫道將一體治罪不宥其京運舊欠命戶部嚴催外解陸續補給

吏科都給事中劉漢儒以計典至重今時已仲冬計冊尚無一至乞定為永例凡外察冊籍俱限十一月十五日投起至十二月初十日到齊過此則為違限加以處分至若吏部統均百官權衡天下關係尤重而冢臣王永光倉皇靡措輒動蓴鱸之思臣竊謂永光於擔當處似少一籌矣銓政多端臣不必縷指即如訪冊皇上欲精而部冊未免多濫規則皇上欲嚴而部覆未免太寬他若推遷之太速

舉用之未當非斟酌未詳則諏謀未廣心固可原事實違錯冢臣老成謀國自當一力担承用答慈恩萬一乃欲抽簪遠退泥封王綬雖堪照林泉而思及報稱恐五內不能自適帝謂計期已近册報尚遲著依限速催違者參治其陞遷諸事俱於時務有裨即議覆飭行

刑部右侍郎程註條奏成案謬戾當更捕盜鞫盜當定矜疑改疑當確追賍實數當核司屬銓除當議司屬陞遷當議六款帝謂程註佐掌邦禁正當明憲飭屬實心力行其司屬陞選吏部即與酌覆

督治昌鎮兵部右侍郎侯恂報昌鎮擁護皇陵共軍七千

七百八十一名提督太監一員通判一員副總兵一員叅將一員游擊三員都司三員守備九員操守三員旂鼓一員旂牌官二十員中軍十八員千總二十員傳令官一員把總四十五員地方官二員口官二十一員指揮一員四十員教授一員經歷十四員吏目一員鎮撫二員千戶三百四十一員百戶三十四員小旂一名旂舍十八名倉庫官千員倉攢十一名掾吏一名衛所吏典二十六名官吏共一千五十員名俱支昌鎮俸米

文選司郎中孫必顯上言臺臣吳履中因變陳言刺及銓政奉有回奏之旨臣敢不遂欵剖晰如戶工等部郎中四年

至五年陞知府然知府非僅是一部推也臣自二月受事戸部推四員刑部推二員工部推四員楊應震由京府推官歴郎中俸已及四年九月查己兩經紀録因推衛州知府於時戸部之俸施元賓深於應震也崔源之以六年外俸應轉司道因無缺自願折俸陞府而大名係畿輔股肱非人不任臣乃選擇而使盖實重之非故抑之也兵部郎中俸五年四月至六年陞叅議竇紹仁俸雖淺其缺向係臣部司務遞轉勢難久停且瀾滄界在天末衆所裹足紹仁黔人也以任滇地最為相宜臣故用之劉泓資俸固深兵部堂官欲留轉武選料理軍政臣豈可強為外補耶又

禮部黃絅乃前任郎中徐大相所推彼時臣尚未任而張讚史高嗣俸原在翁鴻業之後二人之轉蓋為散館梁衍泗考選陳士奇也鴻業缺係添註比及陞遷殊不相礙李以修黃世澤李長德等到部已久咸候實缺臣不設法疏通更何以措手乎准貢通判奉旨元年以前考者准與序選撫民牧係天啟六年考定又遵新例加即選銀伍百兩臣何敢不選查今年八月籌內陳以志方熙一卯應於十月乃得出序臣安能破例亟授之乎典史楊君仁由實歷承差題授八品冠帶原應即選況係告降何得不選乎至郭茂陳事擒千金營幹山西汾州府缺而此缺臣於九月

初四日業推工部郎中董志稷啟事見在御前臣更無庸置辨也帝謂其職司銓選可否任情命鐫二級調外用

辛卯陞鍾炌為禮科都給事中

以原任叅政龍禎為貴州叅政

原任延綏巡撫岳和聲抱病垂死捐田二百畝易千金助餉戶部請特加優贈帝命量加敘卹

戶部題覆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呂維祺條奏鼓鑄事宜南中鼓鑄厥不煩更創其便一官不必另設其便二役不必費帑其便三南督臣議將南中之俸粮供鑄即以鑄出之南錢支粮是為不費之本生自然之

利循環周轉深得為疾用舒之意而猶慮其本之不廣議借鳳陽倉一萬兩或於楚餉内委本省府佐買銅或於兵餉節汰數内湊借三項皆南部固有之錢糧一通融劑量閒綽有餘裕矣帝依議行仍命維祺酌定借數多寡及何時補還并裒益接濟之法務期詳妥以聞

壬辰陞徐憲卿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朝鮮國遣使賀冬至

逮前遼東經畧尚書高第〻家灤州前聞警挈家先逋灤人潰城遂不守至是以人言罷之

吏科右給事中張國維上言保舉連坐祖宗朝累見申飭

而皇上發兹必行詢知人官人之第一義也若不預窮其弊待其敗而始論之雖罪在舉主何救於事謹言其恬不為怪之獘三有託而逃之獘二一曰沽恩之獘片言推轂能結未同一字青黄引作望報是以朝廷之公典聯臣子之私歡矣一曰情面之獘么麽丞尉亦溷清流銅臭吏員上褻天聽豈真異績可書不過情緣難斷是以作緣之故套了關門之特舉矣一曰泛濫之獘人棄我取則登薦之題新多可少否則延攬之譽播援非濫不廣權非濫不樹感非濫不深浸淫不已將薦數多於仕籍賢路化為倖門矣緘口不可獘將逃之於塞責蓋邊方重寄異日不保其

終腹裏清華中材亦堪其任勢且舍大舉小舍難舉易舍跅弛舉庸〻上可無貽累之虞次亦免隱默之誚而國家能得真才之用乎標異不可獎人逃之於雷同益獨舉所知則其權重同聲附和則其咎分勢且採虛聲爲實望託從衆爲合時聯翩爲契半是道聽之言滿紙龔黃不任知己之感而國家能得一才之用乎五獎相因而從之則在無私然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苟無私心朝進一人可也暮進一人可也然古今如仁傑者有幾欲蕩掃其私圖莫如先示以定格則訪格宜詳也頃訪冊內俱列某堪某缺絕不開其實蹟即以所薦者之生平問之舉主尚恐

詐然皇上何所覈以酌用乎今後冊內每薦一人必註明如何才如何品胄灼見其某事可稱任使証據犂然不致朦混庶於夾袋有裨耳則罰格宜定也有連坐之禁無連坐之條人或覩法之尚有假借而飾徇如故也所宜預酌處分諸款大抵以事任之大小溺職之重輕定為上中下三等又如所薦者以墨敗則舉其守者宜治但舉其才者次之所舉者以窳闒則舉其才者宜治但舉其守者次之揆情度法始各凜々於條令之嚴明耳則用人與薦人之格宜並議也周咨在衆議主持原在銓司用之權重於薦則用之功罪亦大於薦若建白者受局中之罰而啟事者

反作局外之人是訪冊一事僅代吏部郎過耳拔本塞源尤應以任內陞除考核選司而示責成也帝以所言薦舉情弊甚晰以後冊內須開明實蹟註定才品以憑覆按罰例委宜分等專職原屬銓司吏部郎酌妥遵行

癸巳冬至祭天于北郊遣官恭代　以次日御殿受賀

帝親享太廟遣官祭諸陵

陝西巡撫王順行疏報在籍總督侍郎王國禎病卒

陝西巡按李應期疏奏秦中流寇東撲西走專在延安一府此府所屬十九州縣而綏德葭二州米脂清澗神木吳堡府谷安塞安定保安八縣中多窖寨營堡西連花馬定

邊皆逼近彝穴素號盜藪近因疊荒渠魁每勾連近邊彝人翼以逃兵躍馬張狐出門肆掠南九州縣為其蹂躪所先臣入境時調固原馬兵一千七月十四日後大戰數次驅逐稍安不月餘而塘報屢至不惟延南九處已成鼎沸且闌入慶陽并西安亦門庭之警矣彼窺知各城無兵遂於十月十二日來搶富平縣流曲地方以探虛實雖彼鎮民立誅三賊退走北去而耽耽伺隙之志則未始少創也今臣與百姓如坐漏舟而邊將或藉口新任或藉口無糧未至不能如期已至不肯用命乞嚴敕督撫立命邊將前救以綏地方帝謂諸將逗遛不前莫肯用命平時設官何

用督撫鎮節制約束何存命兵部申嚴軍令星馳傳示

甲午直隸巡鹽御史楊方盛以長蘆運判缺請從副憲張捷之議除授甲科帝從之命吏部以甲科補選仍准考選優陞

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於河曲發紅夷炮〻炸官兵自亂賊乘之參將李春芳先逃兵遂大潰

以户部郎中李佺台為廣東參議

工部尚書曹珍上言開採一節皇上早以群臣之議畫行停止忽有自稱光祿寺署正加銜工部虞衡司員外郎鄭日就者帯吳從周李守禮閻成士李子善劉先先魯[illegible]黃

衕黃来劉承恩郭私道趙文登趙文科宋其詩陳德閻維孟趙穏等十数人乘車張蓋至青州南仇洞備買牲牢祭山開礦知府江喬年寨書馳報乞敕撫按即将正犯解赴法司盡法究處其餘夥黨擇其情重者一并究解帝命将日就等俱拿解来京究問

太常寺少卿唐暉疏報楚省起解補抵協濟銀三萬五千三百九十二兩命到日覈收

乙未以驗封司郎中蔡奕琛為文選司郎中

延綏巡撫洪承疇以清綏宜延四州縣俱爲流賊殘破恐其長驅西安爲患甚大乃於是月十六日會同綏鎮左都

督杜文煥分布各營命中軍游擊高晉見等統領正兵營為一路以原任副總兵孟應徵督之加衘守備杜弘儒等統領內丁尖選為一路以原任游擊崔宗禎督之游擊左光先等統領左營兵為一路以原任都司王永禎督之原任副總兵李崇儉等統領右營兵為一路以都司馬化龍督之游擊劉朝奉統領八衛兵為一路以加衘守備費邑宰督之承疇文煥督率正兵大營將領卜應第及守備中千把總黃世鳳等於十七日辰時至懷寧川西南探知黑泉峪扎賊約二千餘人兩溝各伏七八百有奇遂令中三哨在先左右兩哨尾後賊見中哨兵馬且戰且行至伏所

賊從兩旁突起我兵左右二哨從兩翼直前撲之賊首尾不能顧就陣斬獲甚多賊四散奔走官兵乘勝追十餘里至綿羽峪封家溝諸處復有賊張飛虎黃旂招運火砲叫呼而前官兵鏖戰移時賊復潰亂又斬首無數天晚收兵露宿次日分頭追至高梁大小盤場丑山等處攻賊老營賊不敢戀戰官兵六路追殺于十九日收兵二十日還營共斬首惡掃地王上天虎等首級一十一顆散賊首級四百二十四顆生擒活賊六十六名奪獲婦女二百五名馬驢牛器械無算承疇驛書以聞

丙申太僕寺少卿蔣允儀疏報浙江續解太倉遼餉雜項

銀一十五萬三千二十四兩有奇金花二萬又在催數之外其未完者委都司經歷白褒領解共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一兩有奇帝命刻日覈收

陝西官兵擊中部賊斬八十餘級

丁酉以廣東右叅議關護為四川副使

户部尚書畢自嚴以南局鑄錢有減銅補秤之說請行禁革每錢務足一錢二分五釐以絶私鑄之弊帝命依議南北一體遵行

戊戌神廟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以是日發引二十七日下葬

以湖廣叅政堵天類爲本省按察使

陞宋鳴梧爲吏科左給事中

以皇祖　神宗實録成監修成國公朱純臣加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先任監修英國公張維賢加太師廕一子入監讀書樞輔孫承宗加太保廕一子尚寶司〻丞總裁元輔周延儒加少保廕一子尚寶司〻丞次輔何如寵錢象坤俱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各廕一子中書舍人溫體仁吳宗達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各廕一子中書舍人俱照新銜給誥命

己亥以韋光岳爲通政使

庚子河南道御史楊新期上言流寇自陝西度河而東河曲一邑已遭塗炭保德永寧兩州勢且岌岌我皇上慨然命將督勦所造于山右生靈不少然儲具勿備師方枵腹而飢兵掠食害與寇等請嚴齊期會申約束二事帝謂凡有兵民之責者皆當自行料理朝廷之權分別功罪豈能纖悉代籌

辛丑宴纂修實錄各官寧陽侯陳光裕尚書王永光畢自嚴李騰芳梁廷棟曹珍左都御史閔洪學侍郎涂國鼎諸人侍宴

帝以朝鮮國王李倧具疏奏慰兼進戎器優旨答之

扭解大學士錢龍錫至京下法司究問令詳招確擬以聞

陞仇維禎為兵科都給事中

壬寅工部侍郎沈演以所製火器已經試驗具疏上聞帝優旨命京營收用

癸卯以江西右參政楊文岳為湖廣按察使

兵科給事中黃紹杰疏奏秦晉之寇饑民與饑兵相半當憫其不得已之情招而懷之更量免催科以收人心而關門近日捷報不過斬獲數級以為塞責之計閩撫熊文燦因鄭芝龍之計密僇李魁奇貪為已功徒使家丁驕擾暮夜攫金致地方有城門晝閉私門夜開之謠甚非皇上久

任責人之意也帝謂流賊協圖勦撫關寧勿扭小捷已有成命熊文燦事所司其確核以聞

甲辰廣西巡按畢佐周疏解搜節銀助犒優旨到日嚴汉

兵部侍郎王之采條議兵制六款帝以有裨戎事但造冊定式立法更張恐文移往還又滋紛擾應將各鎮兵馬糧催冊速催到部王之采細加磨勘稽核詳明期於兵有定額餉無虛冐其一切查駁釐剔事宜與梁廷棟商酌飭行

陝西巡按李應期以西安一府乃全秦根本服官茲土者宜何如保惜今寇逼門庭人心震悚若求救於各鎮州距

延一千六百里距寧一千六百里距固八百里無蓋緩急之數惟西安四衛屯軍棋布其在叅營團操者尚有四千五百名都司城操者尚有四十名而邊操下班者亦分班為城守之用屯粮有一千七萬四千九百二石其力量約可完九分因陳積弛之獘有四請將清出錢糧每年續買馬一百匹并茶馬一百五十匹共二百五十匹每年製造盔甲一百副併額設軍三民七銀造五十副共一百五十副至於火砲尚有廢鐵臣樽節摟括不過費銀一千兩可以補足原額因細列條件具冊以進帝嘉其悉心綜理仍命撫臣協力以固秦封

福建巡按羅元賓疏奏鍾斌就撫之後以鄭芝龍勢不相下懼其見襲復行狂逞謹聯絡各澳并寨游兵分為數師前後左右犄角聲援多方以誤之又以陸兵鄉夫緊守要害設疑布伏以防衝突且絶其汲道不十日而飲食窮火器盡虜幾困獸釜魚可就而縛也帝謂勦撫原宜互用寧可水陸均受其害熊文燦其速計戰寧毋專恃撫貽患

加延綏總兵官杜文煥提督衛

崇禎長編卷四十一

三年庚午十二月乙巳朔嘉定伯周奎援例乞給贍地七百頃併隨從尉軍三十名

帝諭向緣東事倥偬履畝增賦豁寝無日久軫朕懷乃適來邊患靡寧軍興益急戶部諮奏再三請於每畝除見加九釐外仍再徵銀三釐前後共銀一分二釐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議免徵今量行每畝加徵六釐前項俱作遼餉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議既協權宜允從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無好義之忠其有則壤不等法須變通者或照糧數議增但期無失本額又或委係災疲且經兵擾勢難

加賦者撫按據實奏明取旨裁奪

督治通鎮兵部左侍郎范景文疏奏通州東門觀音菴封鎖空房一間內貯胖襖一百四十八包每包十件計一千四百八十件褲一十八包計四百十八件鞋六百八十六雙共二千五百八十四件住僧稱係天啟六年正月浙江金華府委官蘇姓者所寄帝以責工部工部請行管理通惠河郎中董中行備查堪用者起解進乙庫收貯以備京邊請討之需其破爛不合式者仍貯通州俟解官提到發回補造

四川加銜都司僉書仍管寧越守備事顧紹勳疏參原任

建昌副使今陞貴州監軍道段師文噬軍虐民之狀前後所侵餉課贓私計銀十四萬四千五十兩有奇黃金七百五十餘兩帝命撫按確勘以聞

陝西大盜神一元等三千餘人破新安邊營

兵部尚書梁廷棟等上言閩寇之起也有二其猖獗有四其蔓延而不可撲滅也有二請言其起閩地瘠民貧生計半資於海漳泉尤甚故揚航蔽海上及浙直下及兩粵貿遷化居惟海是藉自紅夷據彭湖而商販不行米日益貴無賴之徒始有下海從夷者如楊六楊七鄭芝龍李魁奇鍾六諸賊皆是此賊起之一閩之土既不足養民々之富

者懷資販洋如呂宋占城大小西洋等處歲取數分之息貧者為其篙師長年歲可得二三十金春夏東南風作民之入海求衣食者以十餘萬計自紅夷內據海船不行奸徒闌出海禁益嚴向十餘萬待哺之衆遂不能忍饑就斃篙師長年今盡移其技為賊用此賊起之二其猖獗也承平日久武備全弛兵船非不大造小造汛地亦有春防秋防而蓬不可揚風船不可破浪蓬人像卒子虛烏有々鑿惟恃欺掩而賊始大肆無忌此猖獗之一賊外附紅夷於是楊六楊七撫矣楊六楊七撫而餘黨仍歸鄭芝龍至芝龍則所資者皆夷艦所用者皆夷砲連艅至數十百艘又

能不妄淫殺不妄焚掠以假竊仁義之名故附之遂以日衆此猖獗之二芝龍起楊六楊七逃李魁奇鍾六皆其徒黨兵船民船悉被焚掠而海盡賊矣在芝龍實無一日忘撫地方士民苦賊亦群上書撫按代芝龍求撫益芝龍少（雖）殺掠然海絕營運地值旱飢漳泉之民死亡已逾十三積敝之後振刷為艱殘破之餘收拾不易故不得不出於撫此猖獗之三芝龍既撫當事者若能推誠待之藉其人船䑸砲以勦捕餘黨歸正者稍為安緝則賊早平矣無如因其既撫而易視之且有所挾以苛求焉責之以勦捕斬之以月餉苦之以思閱李魁奇遂刼其人船䑸砲以復叛而

漳泉之焚殺無虛日矣此猖獗之四新撫之恥若於文法之督過與貪弁勢豪之索勒憤懣已極魁奇柔之意在敗撫以殺芝龍而以身要撫如芝龍昔日圖楊六楊七之故智故一閩於廣東之竈白而副將陳拱之舡二百被焚再閩於興化之占了而金富康貢王猷之舡二百亦燼芝龍乃自裹餱糧倘罷用之鬪之粤日與尋殺然而兵寡力單悉被挫衂此蔓延而不可撲滅之一今春芝龍結鍾六共圖魁奇鍾（鍾）六亦令其夥栖竹來約芝龍在鍾六只欲自鄭圖李剪其所忌而無意於撫在芝龍只欲藉種收李先孤其援以待後舉在地方當事祇束手旁觀幸漁人之收耳迨魁奇既

獲鍾遂有其人衆舡器其勢益張而防芝龍且益寡擁衆海上藉名要賞不欲撫若能許以維新題授一職以羈縻之多方招徠以解散其黨鍾六即狡無能為也迺計不出此坐視掠殺以去今且揚帆入浙之沙涅歸而縱兵搶掠矣此曼延而不可撲滅之二然而臣謂賊不難平也其策有四惟在携其黨散其衆樹其敵與其坐而已何謂携其黨今日之鍾六斷無赦理能得空名部劄數道陰誘其黨栖竹瑞雲等賊許以擒鍾自贖且准實授官職而更授策芝龍以合圍之鍾六之首可旦夕致麾下矣何謂散其衆賊之受撫也其務動以萬計其桀驁不肯安於無事者大約

十餘耳楊六楊七撫而此輩歸芝龍芝龍撫而此輩歸魁奇魁奇擒而此輩仍歸鍾六郎異日鍾六擒栖竹瑞雲撫此輩又將引領他屬矣非其人喜亂亦勢逼之而然蓋其人欲散而歸農則不勝隣里之側目欲聚而為兵則不勝文法之徵求兵之餉不得領而賊之名不可易惟有終其身歸賊而已若宥寬之一面而調之別處或防登萊或防旅順即身備安家行糧非其至願此皆地方官紳所詳知第莫為申請耳如昔年撫賊衷進以防登行而安靜無變是其驗也此數千桀驁之賊一去而餘黨無能為矣何謂樹其敵民被賊久亦既人自為戰家自為守矣所苦者鄉

兵得賊官兵掠以為功不惟攘其功且問賊之筐篋或所獲者巨室戚屬勢豪僕役則又誣以擒殺平民於是地方不患賊而患兵不苦賊而苦官若褒若部署鄉民多懸賞格移養兵之金錢出空衙之部劄能率百人以上擒賊自効者即與一劄累功百餘即准實授員缺生員人等或能糾衆殺賊累功百餘者附准廩〻准貢吏典准咨部聽選得賊資聽恣賞其人官不得問則人〻皆兵人〻皆將有兵之實無兵之費又令粵鎮移駐惠潮以扼賊之下流浙鎮移駐沙埕以制賊之上游而一切以鄉兵懸格之法行之則敵之者衆而賊不足破矣何謂與其生夫一日不再

食雖父母不能謝其子即設法解散擒捕只可以已既亂之賊不可以已將來之賊旋撲亦恐旋起耳不如乘此紅夷警息稍寬海禁給引出洋使十餘萬之衆皆得有所衣食如神廟末年海舶千計漳泉頗稱富饒其時即令之為賊亦所不屑何至有今日之亂乎況海船既出又得藉其稅入以造舡養兵裨益地方不淺矣帝謂戢禦各款具見籌畫命依議飭行至海禁之開利害孰勝仍令撫按酌妥以聞

浙江巡撫陸完學搜獲偽造勘合假印李忠湯二等如律擬斬戍上獄帝命刑部覆核具奏

丙午直隸巡按史注疏參中書王啟曆枉道違限騷擾驛遞

廣東巡按高欽舜率屬捐助命解到覈收

准光祿卿蘓進致仕

朝鮮國遣陪臣高中厚進賀冊立皇太子方物

廣西巡按畢佐周奏進修築邊牆銀一千六百兩命照數覈收

浙江巡撫陸完學以海塘衝決修築無資據鄉紳原任科臣黃承昊議寬蕩加稅可以暫助塘工查海沙鮑郎二場地附海鹽正倚海塘為命合行助工將二場熟蕩每畝加

銀三分荒蕩每畝六釐共計加銀一千二百十六兩以為修塘之助其餘各場蘆蕩俱係昏墊未甦免其加派帝從之

兵科給事中馬思理上言秦晉之盜皆吾赤子請先（先）用撫而撫不可以空言為也宜急勅有司多方設賑如延綏巡撫洪承疇搜括八千餘金方有著落但涓滴幾何或再借帑金數萬以為活命之膏使民盡蒙皇上解推之賜其誰忍背而為賊乎至若撫之不從惟有勦之一法而杜文煥不能分身秦良玉統兵九千臘月可到何如乘其銳氣使之入晉立功與文煥相為犄角但文煥以府谷之援已加

提督衛良玉決不相下此必統以督臣方可成功而楊鶴鞭長不及魏雲中又方有事於榆或再選一大臣就近調度然後秦不以晉為壑晉亦不以秦為辭而膚功可期也至山西總兵王國樑為賊所乘器械盡棄無餘河保參將李春芳遇賊先潰二弁皆當按律斬示庶飢軍懦將知有所憚帝謂撫按不思綏民弭釁遇（警）輒請帑增官不知平日所司何事吏兵二部一併議奏

丁未陞彭汝楠為太常寺卿

以稽勳司郎中孫昌齡為驗封司郎中驗封司員外郎孟兆祥為考功司員外郎

太僕寺卿鄭宗周乞補少卿寺丞并請寺丞員缺甲科與恩生兼用每歲春秋二季少卿寺丞並許出巡驗印稽查比較帝謂近來請用甲科復議優以考選更制便人豈是法紀春巡原有舊制何故久廢俱命所司查議具覆

以皇女誕生頒賜輔臣周延儒等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兼及督師輔臣孫承宗

戊申遣御史張錫命巡視兩淮鹽政

原任大學士今逮問擬罪錢龍錫疏辯斬帥講款本不與謀以為斬帥一事袁崇煥自知專殺有罪借臨別時無心問答一語為分過之地而講款則前有酌量去做後有且

不要講之答未嘗主張其事因悉封崇煥原書及所答書稿進覽帝以其事已有跡命靜聽部議

貴州定番州叛苗王國卿王璋王國隆等糾聚苗仲等數百人闖殺黨拱寨人民搶掠財物鎮寧州叛苗光保光成等聚衆燒殺火拱司夾西三十一寨俱作亂總督朱燮元委官查撫諸苗抗拒不服燮元乃行貴州總兵官林兆鼎調撥副將王國禎楊正芳參將陳謙游擊金良田張舜齡等分兵三路攻國卿諸賊又令副將商士杰參將范邦雄等督兵攻光保諸賊前月初四日國禎等攻破擺金孔引等寨賊奔潰共斬級八十五顆內偽總兵老廷桂在焉擒

賊首阿賣阿五等次日搜擺塞擺藏茶山等寨復斬級二十三顆殺其偽督（都）司老楊個老田柱十二日攻赴擺拱擺榜等寨又斬級一百三十餘顆擒安邦彥親枝阿香阿倉并其妻子是夜（守）倘張清楊雲戈大任扎營江渡苗賊劫營復乘機大敗之二十一日抵通州國禎正芳謙等攻破各坐寨復斬級八十餘顆渠魁王國卿王琫袁可成王林俱被戮惟士杰邦雄與光成光保光明等相持月餘至是月初一日乘夜潛至坐頂埋伏始得其犀牛寨一處連日百計攻圍初四日火器齊發架雲梯直上赴其老巢卜籠寨斬苗王光明等餘賊悉平燮元捷書上聞且謂黔省戎首雖係安酋

而恣毒全出苗仲今安位帖服而苗倡獗不得不興問罪之師幸一舉而渠賊殲滅徒黨盡平實天威震疊所致也

己酉刑部等衙門會勘錢龍錫之獄以龍錫斬帥既不上聞主款僅行私阻律以隱匿之條一斬洵為不枉但輔臣在八議之列合令荷戈遠戍以需皇仁帝以國體雖當顧惜成憲不可輕移廷議既明依擬監候處決

擢揚文昌為刑科左給事中

考選張鳳翮李世祺凌義渠吳執御史應聘俱為北科水佳胤胡志藩袁繼咸郭建邦張星俱為北道章自炳郭惟經吳之屏等俱為南道馬茂才為南兵科汪注汪邦柱邵

建策俱為部屬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張承詔以淮世子常清請封有經費浩繁貽難勒捐之奏請自今宗藩事體除事關本府自奏外凡一切關係名例如報生名封婚喪替襲諸大典俱令撫按代題永著為令帝謂科臣職司封駁倘有沿襲陋規縱役指索者即指實參處其題請成例應否偏屬撫按仍令確酌以聞

庚戌予故禮部侍郎馬之麒祭一壇減半造葬妻張氏祔葬

管理新餉户部右侍郎周士樸以加派雜項二賦屢催不

解請嚴詰各撫按限文到三日開列職名具奏帝命戶部勒限各撫按查拖欠根因一〻指名糾參以憑懲處如過限不參一體重治

辛亥貴州總督朱燮元捐銀助餉命解到覈收

淮南國子監祭酒侯恪回籍養病

陞貴州左參政朱之臣為江西按察使

中書王啟曆解餉寧夏所賫勘合例應倒換東還啟曆違例不換迂道還家妄索沿途應付且於勘合空白處私註如已隔年不必倒換八字和州知州孫克明遵例拒之啟曆乃藏匿原符詐稱漂沒勒本州代為申換始而怒罵繼

以毆辱充明據實以聞事下兵部〻覆上啟厝落職付刑部議罪

壬子左都御史閔洪學等捐資助餉優旨褒权

貴州總督朱燮元疏奏叅政李中行以不得賫捧為慽謬列題按藏瑛納貸擅撫并匿私侵贓私納吏農及擅動帑金三千兩出示派民二萬餘金諸款皆屬誣詆至李標金筮一事先行按臣侯恂勘明又經臣再勘俱屬子虛查天啟三年十月間四川奢寅父子謀逆安邦彥實與朋謀是時李標已被論回籍來身候代邦彥忽為安位請襲冠帶冀掩逆跡署藩司叅政邵應禎以年不合格且避嫌不為

代申其時有司吏曹之英承差鄧周輔向逆彥需索金銀李標聞之即拘二吏行法会同巡按史永安合疏題覈需索實在吏而不在官臣入境時鄉紳士民馬文卿等及通省將士章有功等皆願為李標刻揭鳴冤此又其可據者帝謂樞瑛納賄苛取既無實跡中行何得挾私妄訐其李標事報聞

光祿寺以是日賜廷臣臘八麵為請帝命免辦

癸丑以神宗實訓實錄告成加李騰芳為太子少保鄭以偉徐光啟李康先各加俸一級陞姜逢元羅喻義俱為禮部左侍郎仍加服俸一級陞曾楚卿為吏部右侍郎管右

侍郎事唐大章李孫宸劉鍾英各加服俸一級陞何騶吾為詹事姜曰廣遇四品缺推用陞姚希孟為少詹事楊世芳為右庶子朱繼祚為諭德劉必達黃道周俱為右中允華琪芳為修撰鄭之玄為右贊善其林釬等六員俱加俸一級又加黃汝良為太子太傅薛三省等四員駱從宇等六員李約言等三員各加俸一級孟時芳加服色一級蔡毅中遇缺起用其餘林揖等十五員於起補日量敘

以平水西功加張鶴鳴為太子太師年老仍准致仕陸獻明加正三品服俸朱芹王世德俱陞任日加一級趙鵬程加按察使照舊管事張允登俟補任日加一級向日升加

布政使照舊管事楊紹中林翔鳳俱俟起陞日加一級

雲南巡按趙洪範奉旨查訪李橒金盆及李中行所泰蕉玦事據實陳李橒之寬并蘇玦捺飾挾仇借揑還怨及庭辱監司土語接武升奉勘入闈等七罪帝謂橒玦雖無納賄情事總屬溺職李中行私請未遂誑訐理方甚為狂肆若不重處將來御史按部且將俛首監司激揚何賴命部院并查朱變元疏嚴加察議以闈越二日吏部都察院先以原任貴州巡撫李橒無婪賄啟釁事具覆帝命廷臣確覈給事中許譽卿猶疑金盆之說御史毛羽健上疏駁之曰安奢世為婚姻同謀已久奢寅寇蜀安位始寇黔非釁

啟於黔也且當貴陽告急正廣寧新破之時舉朝皇皇置貴陽不問後知孤城猶在始命王三善救之夫貴陽一線滇蜀門戶也向非李橒忍死以守則滇蜀動搖寅位等幾成陽據之勢臣謂橒之守貴陽可方張巡之守睢陽然睢陽卒破於子奇而橒堅守十月人相殺食比及解圍十萬之衆正剩數千廚中之粟不滿升合城社依然無恙雖謂功過古人可也按臣史永安共處圍城欲先去不可得及自黔歸不三年驟陞總督近且以媚璫論罷李橒猶然一老巡撫投閒泉石天下豈有激昂權奇之男子而肯染指賄賂者乎奈何以守城功專歸永安而執其仇揭為橒罪

也金盆之說發於臺臣蔣允儀被旨責詰尋亦自認為風聞今何可指為確據況督臣朱燮元回奏之言固已分疏詳晰乎臣素不識檉直以忝居耳目不忍功罪不明使勞臣終於蒙垢也書奏檉事乃大白

甲寅雲南巡按趙洪範進新製鳥銃十三具倭刀苗刀各三十口附解帝命所司覈收驗試

乙卯瑞王捐資助餉優旨覈收

丙辰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上言臣前具王者有必勝之兵一疏力言澳夷狡悍不宜貴粮餉以擾地方乃禮臣徐光啟疏稱用三百夷人二年之內可以威懾諸方遣官姜雲

龍取夷到粵夷人聽其挑唆通同要挾初則不肎應命徐則需索多方濠鏡奥原係香山縣地夷人擅築城臺曩用大兵臨之拆不及半今要挾曰必築復城臺而後三百人始肎應調香山舊設參將駐兵防夷衝突今要挾曰必撤將必撤兵粵中沿海設哨以防畨船攔入及奸細私通今要挾曰必勿詰必勿禁其謀蓄兵糧也則要挾多買米數萬石其謀割澳地也則要挾免其歲輸地租銀一萬兩夫盤據其地而不輸其租此地豈復為朝廷有乎猶未也廣州府城對海鄉名河南昔年大盗黄肖養屯駐於此海賊魯一本亦屯此四十餘日此扼險之區也夷人要挾撥給

此地起造營房隱然窺伺意欲何為外夷叵測異類則然何物雲龍陰謀撥置私則授意夷目公則恐嚇督臣幸賴前督王尊德一力堅持不聽所挾苦心調馭頗得權宜澳夷又勒每名安家銀三百兩閏七月間已措給過六萬兩厥後續給未知若干越至八月已終夷人猶半步不動要挾如前此督臣王尊德憂國心長所以鬱々而死也邇粵民心鬨然思食雲龍之肉雲龍亦慮事勢喧傳始同夷目急々起行聞今已到江西蓋將聊借此行以清銷六萬金耳當今公私交困一絲一粟動關軍需無用之夷既奉命停止則冒領之餉應敕旨行追粵隔江西不過半月之程

所費口糧多不過三千計豈聽其支吾抹殺竟置不問也聞此項錢糧夷人僅得其半〻為雲龍所分乞着粵東撫按提解雲龍及夷目銷算明白追還補庫而後聽其北旋仍申諭澳中城臺求〻不許復築黑夷畜哨絕不許私加顆粒廣州對岸不許借名貿販謀盤據庶華夷有辨國法常存不致釀不測之禍也帝謂澳夷聽受要挾諸款着巡按御史查明　雲龍革任回籍其擅置水命情罪候督按奏明議奪

丁巳工科給事中趙京仕疏參山西巡撫宋統殷陷城喪師乞確議處分以為玩悞軍機之戒章下所司看議

帝以考選科道本為言職之用而條奏流賊事情未見方畧將來參駁巡方豈皆勝任命吏部再行分別確擬不得拘泥人地充數其汪邦柱邵建策文理荒率才思可知另擬衙門以聞

以稽勲司員外郎李大受為驗封司員外郎

吏部議處遠限進士以時方乏人合當使過責效擬選兵荒地方仍降級罰俸管事俟其稱職後一體陞遷帝從之

戊午武生俞世灝等以冒籍京衛中式文舉人為人所發帝謂京衛向不限籍世灝等既奉旨准與文試復以非籍嚴絕殊失作養初意但武生文學須得雋才以服士心命

禮兵二部會同禮科及監察御史各一員於午門外嚴加覆試核議奏奪

總督京營襄城伯李守錡題敘京營巡察之勞巡視京營禮科給事中陳贊化雲南道御史見任太僕添註少卿樊尚燝與總提協各官共事城守朝夕拮据乞照科臣裴君賜江始亨大理寺左少卿周邦基太僕寺添註少卿呂維寧等地險時久准上功例一體加敘

神一元破寧塞縣殺參將陳三槐遂據其城

山西巡撫宋統殷以燒造器械羈留免覲各官帝謂山西流賊竊發撫臣責成有司若燒造諸務何得借（題免覲命所司嚴飭不准）

户部以浙江餉銀額外捜助數多上聞帝命催餉太僕寺少卿蔣允儀并撫按司道俱准紀録其府縣各官照完數分別量敘

己未予故左副都御史熊尚文祭一壇減半造墓妻王氏祔葬殉難香河知縣任光裕祭一壇造墳安葬

庚申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李若愚上言五城殘廢聾瞶肢體不全飢寒而死者每日各不下數十人乞收之養濟院每月人給米三斗約每歲萬石有奇足矣又給五城各建房百餘間約一城費金錢數百兩止矣其死而暴露者五城各設義塚官治棺出扛埋瘞之約一城歲費五六十

金止矣合而計之不足當光祿一朝之費而所造福已不可量皇上亦何所惜而不為之乎帝從之

神一元圍靖邊副使李若梓固守

辛酉大學士周延儒等以實錄寶訓進呈除見任在京者列叙外尚有陞任未到京者五員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黃汝良擬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薛三省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應熊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士升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倪元璐擬各加俸一級見任南京者六員南京吏部右侍郎葉燦南京禮

部尚書駱從宇右侍郎姜士毅南京國子祭酒侯恪司業謝德溥南京掌翰林院事右庶子胡尚英侍讀李紹賢張四知擬各加俸一級給假告病丁艱者十七員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欲楫黃一俊孟時芳薛日績原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祚遠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蔡毅中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孔貞運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賀逢聖原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陳子壯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劉宇亮原任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簡討吳士元原任國子監司業加俸一級陳盟

原任翰林院侍讀王鐸原任翰林院修撰加俸一級餘煌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李明睿原任翰林院編修南居仁簡討屈可伸俱補官日量敘報可

陞陳贊化為刑科右給事中

故大學士張居正原廕尚寶司丞張允修降授中書舍人

削御史毛羽健籍

命謝南政以原官充鎮守貴州兼提督三岔六廣上下各衛地方總兵官

樞輔孫承宗疏辭實錄恩命優旨不允

薊遼總督張鳳翼疏奏募兵次第可據獨總兵官楊肇基

尚止三分之一帝責其延玩令自行回奏

壬戌樞輔孫承宗進九邊圖說帝命留覽

兵科給事中錢呈潤陳閩海勦撫機宜六款一曰重守土以練民二曰嚴信地以核兵三曰給功票以用間四曰募漁戶以夾援五曰酌洋禁以通商六曰連道屬以兼制帝謂所奏多有可採但嚴保甲與開洋禁似難並行所司從長酌覆

癸亥河南巡撫郝士膏疏糾不職有司蔡可升等帝以其但用劣轉被論去任各官其見任者不過五員又多以歲貢充數今歲升典要者嚴飭士膏尚爾玩徇吏部都察院

其將豫有官評再加詳核以肅吏治

直隸巡按毋學潤以冒餉加徵縱子嚇詐諸事叅巡撫保定兵部右侍郎解經傳五大可異帝謂學潤以巡方叅論撫臣聞見必確吏部都察院可將經傳貪惡諸款從公叅看不得少有瞻徇

右春坊右中允黃道周上言嘗聞先朝舊吏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僚廷爭不避禍戮雖人無灼見而梗槪各自可觀乃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群臣相視啞無一言此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往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

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曰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也今累輔所坐皆庸陳率為罪脅攀緣耳督臣受劍制閫外忘親忘君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閣臣坐綸扉遙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輕為附和此於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張居正嘗以邊功得蔭錦衣堅辭不受曰身未嘗至疆場而遽受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忠由今而觀未為謬於先見也凡疆場事最難言勝負相倚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更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瑕釁卸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援閣臣隻語單詞為質則是使綸扉之

內訌邊庭爲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鉞者惟漢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帝決意北伐心疑丞相棄廣利之師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閣臣撓其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而獨斷然決意於一票輔票輔既無斂甚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蹶蝸齒馬之嫌遂使三台厭溺於貫城斗柄消亢於理寺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衆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若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畧者乎爲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上既破貴今巷議謬說以殺票輔爲毛文龍報仇鬨

建自為神人抒憤何嘗詘一罪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凡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詘玆殺一閣臣為毛文龍報仇猶可為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後世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員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宰有叅宰輔而聯翩愈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浮沉九載庸無事績極鯀之舉未聞岳牧係累煩臯陶以聽也人臣事主期為堯舜秦漢而下有何是法陛下即欲整齊群臣敷求言功不過做唐虞故事命廷臣各陳時政考詢屢省因而証之何材不服　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乘輯瑞之期綱舉數

條別貴賤輕重親疎英德音加與更始使天下曉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殺之武何况囹圄憤盈孤卿駢首令四裔傳者咸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渙散彼此顧望胥怨一方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於纍輔未有三刺之投一揖之雅然度其才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損於國且東江方驚決無誦毛帥以鼓劉帥之理倘天下遂無才臣請援清華歷疆場要約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以為纍輔減萬一之死臣非不愛身家不愛通顯誠不忍當聖明之世挺顯容默與螢草同腐使後世笑清時無人臣耳帝以龍錫罪案甚

明原與毛文龍與虜如何輒稱代為報仇至棄河套撓真修李諸豈臣子所宜言且妄稱婁氏是為何語道周可速行回話

應天巡撫曹文衡題蘇松常鎮四府仍設道臣一員從之

原任考功司主事今陞兗州府知府喬若雯以新旨郡守躋於方面具揭當路以為郡守之體與方面懸殊臣以銓屬時權而往者與平常陞遷者同類共視等威訛則彈壓難體統輕則志意索揶揄者將以為例轉之别名請諸司集議優禮使自今郡守得比監司以信方面之明旨庶朝氣猶存新硎可發

甲子樞輔孫承宗以老病勢難再留撫臣才堪獨任懇請
天恩允放帝溫　旨遣官宣諭不允所請

山西巡按羅世錦疏奏前者府谷之復秦帥杜文煥輕虎親兵以賊首王嘉胤首級冒賞一百兩且謂巢穴既傾蕩平自易乃攻城不力移禍晉疆致使（皮）賊鐵軍協謀陷我河曲臣以十四日追次岢嵐總兵王國祿已於是日進敢（攻）河曲鋒亦未接馬兵潰奔不惟城不能復反多損折賊勢轉張更難勦捕乞嚴敕延綏撫鎮實〻助兵亦如臣之助復府谷者以助復河曲臣庶可與鎮臣王國祿道臣王于陛竭其尺寸勉收桑榆也

乙丑以原任福建按察使蔣英為湖廣參政

丙寅調高有聞為文選司員外郎

丁卯命鄧玘以原官充總兵官統理南兵

戊辰萬壽節百官免賀

公侯駙馬進獻絲緞帝報聞

己巳閹人王永祚提督緝事有功賚銀三十兩及表裏羊酒原辨官旂照例并敘

神一元句套部三千騎益圍靖邊凡三日夜不拔遂旁陷柳樹澗諸堡

准殉難保定推官李獻明男李可行入監讀書

庚午帝以戶部侍郎周士樸言命因計吏雲集即將天啟六年以後加派雜項錢糧而實完欠其有順實續解者酌量分數開復玩違者罰處

帝以福建起解餉銀溢額為太僕寺少卿即褒之勤并布政使吳暘俱於到日着核紀錄

辛未左中允黃道周遵旨回話帝以道周前疏謂追論罪輔為毛文龍報仇又有所見至妄議河套真修種種誕肆詰問不行詳荅仍以遁詞支飾誠欵奚存命將前疏情事一一明白奏聞

帝以保定巡撫解經傳久滋物議命革任聽勘其被糾事

情逃按余文熠可從公確核以聞

帝以吏部王永光議命自今運使一官須擇卓異才望內外各官推補以道臣體統行事仍專屬巡鹽御史節制加敕推參究僚屬以免鹽政日壞之弊

壬申四川報擒逆黨胡宗祿等三人并奢崇明幼子二人

帝報聞

癸酉吏部以陝西計冊印縫參差上聞帝謂有司賢否自當議定造冊如何齎入都門將技復換此時鈐縫印信從何得之着呂遜明白回奏

右春坊右中允黃道周以帝兩責其論救景輔錢龍錫云

為毛文龍報仇及妄稱河套真修種〻誕肆具疏再四奏曰臣聞明主可與忠言有道允多危行人臣致身明白洞達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堯舜如有危詞危語支吾左右不獨斧鉞在前即衾影亦不自属臣今歲十月以前奔走闕趨上下萬餘里不恙景輔罪案前後但前月廿六日與纂修恩隨宴禮部而景輔違以此時下請臺臣私謂吾等微勞受縈施景輔亦嘗為總裁念之惻然歸不成寐竊意陛下聖明允自有解網之日而廷臣讞獄已具不以入議猶輕然景輔一旦庾死使後世不察謂聖主有殺輔臣之名故冒昧瀝血是臣前次具疏之由始也臣思前代之僇輔

臣皆非佳事自征和以來至嘉靖千六百年僅爾再見當時雖有芟夷不損大業今震疊方數拯援未及養兵多年物力已殫謀臣顧慮未有一決即設一票輔弼益於邊計徒墮士氣而傷大體臣誠不忍以堯舜之世數見誅殛之事致感曾銑開釁以累夏言念崇煥密款以累龍錫怦怔於心是臣所回奏而有未盡之事也臣又觀古今盛順之朝其大小臣工皆有愛肢肱重心膂之意故靜則時聞法言動則共收茂實昔晉人欲殺林父而士會以為再克楚人不賓得臣而文公喜其再敗今陛下赫然為誅督臣繫卿貳斥郎曹已當矣而閣臣又且不免庶僚相對容顏遍身

無復伏波朱勃趙王貫高之誼即國家緩急何所賴此全軀掩口為者臣故不自量欲歷疆場親要害一當橫原草為槖鞴減罪詞林雪恥怦怔於心是臣所回奏而有未盡之情也臣書生最懦弱名貌不能動人然實志古道不敢隨衆齊聲於市憶去歲在山中傳邸報見毛帥橫死衆咸快心臣獨拊膺以為關門之禍必自此始既至浙江聞撫諸道兵營將諸臣無一人言者至事後乃呶々言之臣恠諸臣善遺智長守死智短事後之謬巧不如事前之愚拙惟通言是聽惟通言是爭此志士仁人所以掩涕也陛下天資敏明博通今古曾見居平唯阿無陳力之能而一旦勵

勤奏底定之畧者乎天下未嘗無才但牽於情面避於文網恐身家者十九畏艱難者十七稍以仁禮發舒道義感激之心骨既明軒昂之眉宇自見今東疆之事諸臣所需囁不吐不過兩語耳不守則必歸於戰不戰則必歸於款諸臣皆云復遼陽則難為守〻遼陽則難為饟夫守遼陽而難於七百之外不愈於守薊門而難在尺五之內饟遼陽而難於登旅之海不愈於守薊門而難於通津之郊乎今門庭不四百里而近三韓箕尾之墟太宗受命歲星所在安可使昌明之世逾紀不復臣始為庶常時遼瀋陷未三年臣實有用邊復遼之說而中涓未淨外患姑存去今十年遼

人漸安國俗更復數年壯者已老〻者已凋河東稚叟無復識其嚴章者矣而國家議論之臣猶未有決故決三年之力可以集百年之事持十年之事不可成一日之功老子曰以道輔人主者不宜用師善用之莫如果易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袁崇煥以七閱月之精神僅殺一毛文龍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勝身卒磔死為天下笑臣所以欲祈一斷之威立效三年之績也帝惡其詆妄議祖德曲庇罪輔屢行詰問緣以詭詞支飾着鐫三級調用

甲戌閣臣請元旦御殿上謂所奏極是但是日自三更達於日中有先聖堂奉先殿以及兩宮禮謁朕俱親行因此

暫免升殿且業已有旨不便改傳

補史應聘為戶科給事中凌義渠為禮科給事中

崇禎長編卷四十二

四年辛未正月乙亥朔帝不御殿百官集闕下稱賀

遣官祭天壽山諸陵及景皇帝陵

丙子巡視南城試御史龔守忠上言邊備已修宜閉關以釋外憂專圖秦晉之寇帝謂閉關非計勦賊條畫亦未見精詳

丁丑鎮守通州總兵官楊國棟於萬壽聖節與工部郎中董中行爭班次乞敕禮部頒定儀註以便永遵帝命通鎮侍郎范景文察奏奏上以其不分曲直責令再陳

戊寅薊遼總督張鳳翼以聖諭責其召募何日可完訓練何日可用久戍作何遣歸東兵作何堵禦具疏回奏曰督

撫鎮共募兵三萬今臣標已滿一萬撫臣劉可訓亦募得七千九百六十二名所少無幾可計日告竣惟鎮臣楊肇基分募一萬僅三千三百五十六名臣察永平有浮額新兵三千或改入肇基數內則永平無餉而有餉三屯無兵而有兵似亦兩便之道至練陣練技之法大約半歲可成若夫練膽練心使之赴湯蹈火親上死長必有重賞深恩作其忠勇非可以形跡令歲月期者其遣還援兵當俟新兵三萬募練有成分作兩班更番防禦然後西兵遠兵以次而遣至於近日邊疆形勢勦雖不足禦則有餘亦惟以禦為勦為今日制敵之要著也然遊猾老弱之不除則募

皆無用器械馬匹之不備即練亦虛文惟厚餉以養健丁多方以討軍實又以時簡閱自可成節制之師則久成可以遣歸強敵可以撻伐矣帝報聞

己卯四川巡按馬如蛟疏解公費贖鍰銀命照數覈收

光祿寺以明日立春請設百官春餅之宴帝命免辦

工部尚書曹珍等上言臣部錢糧匱乏已極皆緣造作煩興前此之影冒實多致今日之空虛莫告臣且不與言撙節而止言核實使工料工作皆實而可徵則糜費立杜矣謹條為五事一立計簿一清破冒一嚴會估一裁冗濫一行截給帝以所奏簡切命即銳精洗剔其殿工一款年來

冒已極即嚴加裁削不得以查核別滋弊端

禮科給事中宋之普特糾河南巡撫郝士膏并言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孝宗朝令各處巡撫及布按二司官訪察所屬廉能幹濟者開明堪任其官具奏陞用今當因而廣之使兩京各衙門堂上官亦倣此意則相習者知必確相信者舉乃真亦諮訪至當之法也至聞見之真無踰布按二司及守令各官成祖朝令布按諸臣至京條陳利病有切民情治理者旌賞之今及諸臣彙集闕下宜令就其地方陳當興當革之事異日按而課之亦詢事考言之實著也章下所司

庚辰巡視京營兵科給事中馮可賓上陳除沿習之陋清士馬之冊廣鼓舞之法試聽用之官與明捕盜之賞罰察捕營之監禁六款章下所司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上言今日敵患未靖解甲無期欲恤民勢不得不養兵欲養兵勢不得不取民然與其養數十萬虛冒無用之兵不若練數萬真實可用之兵使兵力精而民力即可省然此不可專望之諸將也提挈則在督撫指授則在各道各道所不能周則分委於各廳別營而教計日而閱逐人逐騎親為比試務期訓練有方振作有法於弱者能強之虛者能實之蠹者能清之使國家養數萬

人可當數十萬人之用此實補塞漏卮之第一義也帝深然之

辛巳日講官禮部右侍郎羅喻義上言聖人治民之道莫如畜民之命與畜民之財今天下之為人費財者莫如用兵然兵非聖人之得已貴攬其要竊因黃帝握奇之言推演陣圖一篇大意在立營陣精揀練惜生命而畜用之又必得久歷封疆熟諳軍旅如先臣韓雍項忠王守仁其人者俾主征伐之事急則可以待敵緩則可以受降可殲之以一戰可屈之以不戰夫如是而敵可平兵可汰派可省蓋武有七德阜財居一焉不善用兵者費財善用兵者

阜財何地無財生之在人誠使用兵之際假一切便宜從事朝廷勿與知焉正餉之外別立軍府可以饗士可以賞功可以搆斂即安擾不難坐致矣帝謂安民治兵正宜急講其別立軍府所司詳酌以聞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以帝臨御稀踈群臣違顏咫尺恐滋因循怠玩之風上疏切諫且具述永樂洪熙宣德景泰弘治時每日早午二朝遇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閣部大臣會議諸臣於章奏之外皆得面陳可否實爲祖宗善政之大者近日覆議者皆憑臆而作謬語會推者率隨聲而狥當事大臣又多執私意以熒惑其間致皇上以輕班聯之

心輕臨蒞罔以疎臣工之念疎朝嘗若是者雖皆諸臣之罪而臣不能不望皇上久道之成也伏祈法祖宗芳規日御早午二朝至會議會推亦御殿令諸臣面奏取旨庶知富有之業將應日新之心而益光矣帝以其憑臆隨聲等語必實有所指責令回奏執御復上疏曰國家急務惟以理財用人為大而理財必本之經術用人必本於公平始足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近見戶部覆疏有曰今日生財無踰加派一事是憑臆而作謬語尚以賊民為生財矣又見兩廣總督缺吏部會推尹同臯奉旨回奏則借墨線之說為解是隨聲以徇當事大失明揚之典矣若此二事揆

之理財用人之道臣是以請會推會議皆宜御殿面裁也帝以其隱語藏機至訐問始奏顯屬支飾切責之

兵部右侍郎宋槃上言各邊軍馬虛實臣部惟憑督撫冊報而督撫總理軍機勢不能不轉憑各道是各道之責綦重矣倘狥情賄賂不以實聞則逃故者兵缺而餉仍存頂役隱占者餉糜而兵烏有按籍僅有空名閱伍惟恃倩點一旦變生決裂不幾以誤督撫者誤臣部因以誤皇上人民土地哉此臣之所大懼也伏祈嚴飭各道務令氷心鐵面徹底精核責成鎮副叅遊等官嚴禁各伍不許隱匿逃故及頂名虛糧更敕督撫罔避嫌怨密查各道中有不實

心任事者輒以白簡隨之至武弁之中藉欺隱為利者懼摘發其奸每造揭單飛語煽惑軍士攘臂譟呼以挾制監臨諸臣使諸臣歛手箝舌而不敢問此風不可漸長又當嚴旨申飭也帝以此奏具悉情弊令所司即與飭行

是日於午門覆試順天新中舉人俞世灝等三人

壬午薊遼總督張鳳翼以病乞免優旨准回籍調理仍令候代

帝以延安荒盜相仍特准緩徵民運以恤灾黎

吏科給事中孟國祚特糾河南巡撫郝士膏居心迷謬行事孟浪乞速賜罷斥章下所司

户科給事中朱文煥上言人臣之事君責乎信桼雕開謂未信不可以仕子夏謂未信不可以諫然則大小臣工具有肝膽豈可不求信心以致君乎如大臣事君以人也凡所推轂以佐側席之求者必自信其人果堪委任而後可無撓棟之虞群臣事君以職也凡所分曹以効驅使之用者必自信其才果能幹辦而後可以無覆餗之虞諫臣事君以言也凡所舉劾以寄耳目之司者必自信其言果有確據而後可無風聞之誤諸臣倘盡無偏無黨實做實行則以無逸之主馭勿欺之臣職要職詳合成一德用人理財均得大道何患於貧寡何遜於治平何至煩皇上之焦

勞而莫與分憂哉且信之一字又我皇上所以聯絡天下之命脉而負杜美淵瓦解之患者也語云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方可鼓也臣願皇上爲再出之堯舜開一念之誠以廣德留不盡之意以與民凡文武諸臣皆當因其左右方員之用而嚴其清濁賢否之鑒不必有心摧折致失國體而傷英雄之氣凡徵發諸額皆當按其生聚冐耗之形而酌其盈虛出入之計不必一概搜比致竭物力而傷士民之心將見大信既著太畏自生趨事者樂輸其真欵撫民者得播其恩波修內治而消外侮斷必由之矣

癸未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上言大計之當定者二曰兵食

之計曰民生之計大獘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獘在積胥曰邊吏之獘在欺隱曰貪墨之弊在奢靡帝以所奏諸款俱有屢旨其奢靡一端命所司即行嚴飭犯者參治毋託空言

河南巡按李日宣疏奏計典既竣應嚴限水程使復任諸臣得刻期供事更飭銓臣將計内行取降斥之缺於二月大急二選盡行補授并准臣等從外更調以實重地庶印務有歸可免瘝曠之慮

宗人府掌印太傅駙馬都尉侯拱宸上言時政之獘七事

一宗室無名無糧無婚無封之苦一獄訟煩興之苦一里

閭蕭條之苦一料粟騰湧之苦一差使驛騷之苦一官價抑買之苦一奸豪侵害之苦帝命安吉黎山諸王事巡撫查明其餘所司即為議覆

陝西巡按李應期閱邊至神木縣以府谷未復率撫標一百三十騎及守備白邦政七十騎原任副將趙大胤二十騎前往行營查核諸將功罪適原任總兵杜文煥奉巡撫洪承疇命征府谷以兵未大集止帶家丁三十騎相隨又新陞總兵殷體信遊擊李顯宗左光先原任遊擊史光裕皆從府谷調回各率數騎來迎而撫標都司訣震采率步兵二百相送陪巡者為榆林道帶管神木道事白貽清未

至永興堡五里忽聞砲聲賊兵馳突而前文煥大俻邦政光先震秉顯宗光裕並率兵迎之騎賊九百餘人步賊六百餘人從山灣轉出自辰至未相持未決貽清在後急以火砲濟之文煥邦政等連放六砲賊被傷甚多扶攜奔遁應期以聞并陳飢軍可慮將領無人請亟補副總兵發京運以救緣邊之急

甲申三邊總督楊鶴疏奏延安一府十九州縣計土賊流賊凡四大夥屢勦而屢不定向來止撫按量調官兵隨時勦散原未煩大兵也此番賊勢重大按臣李應期公移私札貽臣者不一而足臣始調其洮岷臨固之兵合之延鎮

省城不下萬餘行糧犒賞所費不貲蓋大勦也臣又念誅不勝誅仰遵明旨撫勦兼行然欲行撫勦必有撫勦之實著欲求撫勦之實著必有撫勦之實費此臣不得不亟請也向者慶陽李極之變榆東復縣充萘賊已盡逃及臣正在延綏賊又散劫宜川諸處今發兵宜川則賊又必轉從清綏矣總因飢荒之極民不聊生解散之後無人安戢此散彼聚終無已時臣於調兵之初即行布政司不拘何項錢糧先行那湊一萬五千金將一萬解發延安府五千金解發慶陽府非得已也而司庫如洗僅以六千金應總之各路勦賊則費必不可省而勦之局又不易結勢必濟之

以撫然撫非空言也即如杜文煥招撫過一千九百人無一飡之飽從何處安插況後來尚不止此若徒以撫愚賊是即以賊自愚此不終日之計也此撫之局不易結也且延安十九州縣饑荒殘破臣前邊郡灾傷至極一疏備言其狀欲設法解散饑民曾有移民就食之說乃秦中士庶恐引賊入室未救延安之饑先釀西鳳之亂臣又不敢復言然則謂蠲請賑不可移民就食又不可則將立而視其死歟嘗考嘉靖十年陝西魯罹灾荒特遣吏部侍郎唐龍賑濟然此止於饑荒未有流賊之亂也世宗尚謂如何不救今日非救荒乃救亂也可容已乎今臣不望大發帑金

但望捐之外府即于裁扣站銀內許令撫臣通融接濟奏請關銷即以秦中之裁扣用之秦中庶幾其有濟乎益解而散々而復聚猶弗散也必實々賑濟使之餬口有資而後謂之真解散解散之後尚須安插必實々給與牛種使之歸農復業而後謂之真安插如是則賊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撫々局既定勦局亦終臣所謂欲行勦撫之實著必有勦撫之實費者此也況費之於勦金錢一去不還且斬首太多上干和氣費之於撫金錢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盜息民安利莫大焉臣欲以一勞永逸之費省零星無益之費皇上欲效法世宗救此一方

之人止此一方之亂轉圜聽納宜不俟臣詞之畢矣乙酉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臣考祖宗盛時銓法大約才之長短官之繁簡地之南北皆銓臣鑑別遇有多事地方必選才以充之如交趾初平鄖陽初設往事可鏡也自掣籤之法創而銓法遂爾敗壞臣嘗莊誦高皇帝之言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臣願今之銓臣以平明為心凡大選急選必以才之長短配地之繁簡亦無以極南之人選極北極北之人選極南致起夤緣更調之端至薊永秦晉地方每選有缺須先擇其才以補之勿以邊劇害科貢之才勿以腹

朕耗甲科之氣必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而於掣籤一事特請宸斷罷之此治吏第一義也至執圭之吏星羅棊下撫按具以卓異入告宜敕廷臣就中擇其廉而才或才而廉名實允肖者二三人按祖宗成法或賜宴或賜金仍召見褒以天語敕令久任成功以待超遷旌異其餘所舉諸臣亦乞進之於廷略倣前代故事問以時政人才或地方利病俾據實口對因以察其賢否而甄別焉則人人皆思自効如此將賢能愈趨于光明而中材亦不甘於墮落行之三五年吏治必有改觀者矣蓋治人為治法之本而守令尤治人之要守令得人則治賦禦寇諸務已槩括其中

不則法愈嚴而人愈玩膏肓之病將漸至於不可救矣章

下所司確議以聞

丙戌始開日講

詔與原任吏部侍郎張鼐應得卹典

兵部上驛遞應付條例並裁定夫馬數目帝以各款內如

侍從講官馳驛等項尚多未妥仍令另議具奏

丁亥直隸巡按甘學闊搜解贖鍰助餉優旨嘉獎

陞王振奇為陝西右叅政固原兵備道

戊子以戴三才為灤陽副總兵

工部尚書曹珍等上言臣部庫藏懸罄諸役並湊一時難

皇上斟酌於盈虛之數推移於緩急之間於殿上則先致力於永孝景神朝日而皇史宬等處及之陵工則先致力於德陵懷隱裕妃純妃而容妃莊妃未開工者又遞及之
帝從其請

光祿寺以元宵設宴請帝命免辦

吏科給事中孟國祚上言考察事畢各官鱗集俸滿者自應照常考選以後須仍一年一考之法照一時員缺多寡量為存用準之以額而人不爭準之以缺而人不怨其餘亦隨俸陞轉即粉署含香皆可展布生平而競逞靡雜之獘庶幾可杖矣帝允其議命所司詳查典例確議奏行

己丑罷河南廵撫郝土膏任仍令候代

庚寅遣御史

工部尚書曹珍等以登鎮製罷尚少銀二萬兩庫藏如洗請分用户部加派銀以濟急需帝命會同確議上聞

管錦衣衛事左軍都督同知張道濬户部福建司主事張道澤上其父兵部尚書張銓所纂春秋集傳十五卷帝命留覽

辛卯　樞輔孫承宗以帝手詔慰存上疏陳謝　温旨報之

兵科給事中仇維禎上言秦中之寇原係饑民迯兵相聚

以偷旦夕之命者滋蔓至晉屠城掠堡處〻見告使地方守令發為振刷何至養成氣勢以勤宵旰陝督楊鶴留言勦撫有不易結之局而其意歸重於撫臣反覆籌畫秦晉兵機微有不同而勦撫似當互用何也晉之賊原秦人也起自秦而為亂於晉近乃出搶掠之獲厚貲以募晉民始有起而應之者今衆兵旦夕已集河曲樞臣又令尤世祿從平陽諸處逆勦世祿驍將所領多邊兵敢戰且新有戰勝之威賊聞其来必懼乘其懼也撫之必易況秦督既以撫自任當併饑民之為亂晉中者亦廣為招納使晉有難犯之兵以褫奪其膽秦開三面之網以欣動其心其不號

召而歸者必非情矣外此則杜文煥見提兵河上更令之寬為招慰疾為偵察民有挾妻孥行李而來者聽之惟不許攜帶器械以師古人賣劍買犢之意又嚴禁悍卒貪將不得掩襲為功以絕其來歸之念此臣所為勸撫宜並用者也且秦晉與河南山東接壤而嵩雒礦賊與曹濮之盜蠢蠢思逞倘一旦聲勢接連肆其狂毒使河南擾而南北隔絕山東亂而漕道不通其關係利害非同渺小當令兩省嚴為隄防預行撲滅勿使燎原以成不及圖之勢也

壬辰吏部都察院奏大計考察各官方面官豊建等八員冠帶閑住王化行等七員降調用陳聖豊等十二員照例

致仕熊文燦行巡按勘結有司官丁樹本等二十四員冠帶閑住周茂仁等五十二員降遠方雜職賴惟岳等三十八員降調外用程際綦等七十六員革職為民

遣户科給事中張承詔巡視庫藏

樞輔孫承宗以右屯為致師之地議欲築之但恐敵兵来擾欲出水師窺旅順為欲取之狀以牵之使不得全師而来庶幾築事可就章下部議尚書梁廷棟上言薊門單虛遼兵出而敵入復返而援薊則我疲於奔命而右屯卒不得築然欲另立大将則又難於軍資不如從祖大壽議分防永兵六千留吳襄為東禦計而身領四千出關恢勦遇

有西犯仍聽調援然今樞輔既投袂而起督臣兼制遼薊遼事亦薊事焉得杜門不出不亟圖自振之策令遼虛而薊不得實哉相應一併申飭共為保障可也

癸巳兵部都察院奏軍政考察各官王國楨張爾奇王家賓武聲華金日觀等十六員皆當留用南京守備懷遠侯常胤緒當革任帶俸閑住遼東總兵劉應選當革職回衛副總兵劉定邦王成俱當革職永不叙用報可

直隸巡按余文熠上言團練鄉兵簡易可行者六事一曰親編審二曰擇頭領三曰備器械四曰議演習五曰勤稽察六曰嚴警禁

甲午酉陽宣慰使加參將冉天麒請率本司兵入衛

帝以吏部考察逮問各官俱係科貢有司並無科甲方面責其遺漏不足示懲命再行嚴覈開奏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劉漢儒等以大計遵例糾拾有司李繼志等十一員應革職處分章下所司

掌河南等道事御史喻思恂等以大計糾拾庸劣方面官熊文燦等十員有司趙之驊等十二員俱應革降處分章下所司

乙未禮部以庚午副榜萬霈圻等有遵例陳請之疏奉旨查例疏覆曰庚午大比原係龍飛首科兼之冊立覃恩二

典並舉誠千載一時臣考舊例有辛酉丁卯兩科增附准廩々准貢々准優選之條今科副榜宋文光等七十六名應勅下臣部遵照前例并南直各省並照前兩科事例加

恩

兵部以邊餉缺額上陳責虛糜清弊源禁加增定額餉清借支還銅本疏鹽法核屯田廣鑄息查節曠勸輸助搜逆產查稅契廣墾荒開水利等十五事

丙申帝以李致和白養粹等產并軍民所遺地畝宜及時清理種收本息少紓輸輓之勞命督撫按道郎將永灤薊遵諸處一應叛逆故絕產業勒限通查作速立定規則計

畝耕種其収穫籽粒抵何欵項一并酌聞

四川巡按馬如蛟疏報捜括銀濟餉一年共得九千零六十五兩有奇命到日覈収

福建賊鍾斌嘯聚海山為害日久鄭芝龍鄭芝虎等航舟南下於十一月十三日戰平林灣鍾珪敗死其部黨俱逃潰十九日復犯崇武東道標千總王佐朱臣督兵繼至陣斬賊首十一顆生擒真賊一名二十五日賊奔午海鄭兵追及鍾賊喪魄恣棄巨艦器械伏匿小舡潛遁粤中巡按羅元賓馳檄兩廣會師夾擊仍令芝龍兄弟奮力追襲以擒滅為期隨於正月二十一日芝龍自烈當城出師次日抵

右雷灣偵知鍾船伏南澳宮前芝龍四鼓分兵而進鍾賊亦分隊預防比我舡至四旁圍攻鍾斌一舡突出海外駕走如飛芝龍督把總陳經武陳豹等揚帆遍追不得踪跡而回於是散捕黨與共計擊沉賊船九隻攻擒賊船十一隻陣斬二百九十級元實捷書以聞帝命再督芝龍等并力擒捕務期必獲不可以窮寇置之

丁酉帝以延鎮歲祲民饑命戶兵二部發銀十萬兩遣御史吳甡前往賑卹仍令府州縣有司設法奏濟以杜亂源

皇太子千秋衍聖公孔胤植進馬

賜朝鮮貢使鄭斗原等三十九人衣緞諸物

駙馬鞏永固上言陽武侯薛濂以棋室之故令僕任尚智等殺岳大乾等三人反以刼盜相誣帝謂既下法司何得瀆奏

福建巡撫熊文燦續解本省援兵月糧并那解銀二項帝命照數覈收

陝西巡撫練國事疏報西安右衛候缺經歷王元瓚拐銀一萬六千餘兩逃匿無獲乞敕行南直撫按將元瓚家產變賣完公帝謂元瓚携帶多資豈無蹤跡可緝何得僅以變産卸責亟令勒限追捕

右府僉書右都督杜弘域因賊陷寧塞全家被難請與父提督文煥從弟原任副將弘坊原任叅將弘墧共率家丁

義從報家仇而卹國恥章下所司議覆

戊戌户部尚書畢自嚴請休致不允

巡視中城廣東道試御史袁繼咸上言自有遼餉來其剜肉醫瘡要竭磬懸之景所不忍言第以敵難退而兵不可裁兵日增而餉不可缺户部乃復有加派之請是何皇上所軫者民而户臣所軫者兵皇上所慮者萬世根本之圖而户臣所慮者目前燃眉之計則將順之意謂何臣恐加派之議起即有可慮者五事而火耗科索不與焉一則貧民不支一則災祲頻仍一則有司并徵以至流離轉徙盜賊叢生有此五可慮皇上即不慮及諸臣猶當代慮之划

皇上已慮之軫之乎然究其餉之所以不足則以兵之日增兵之日增則以攻守未有定算向使各督撫之戒備東事者果能廣屯種修城堡寨偵探精器械使我之藩籬既固則今之援者集募者增皆可漸次遣散而國課可紓新派可止也今乃身寄專閫夢馳林壑悠〻忽〻戰守無據委歲餉于泥沙以加派為長便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將使勢成瓦解馴至臣所謂五可慮者天下事尚忍言哉臣竊謂臣子所慮之短不如皇上所慮之長為今日計別有措抵即令停止上也從長酌議早結邊局停之再歲次也依銀起派以酌中正之衡策雖平而不可不講也帝以繼咸

所陳惟責備沿邊督撫一條頗為切中其餘不過借題市德殊未見裕國良謀

户科給事中朱文煥上言加納屯租增賦寺田均平官米核解贖鍰四事為有利而無害急行之可充軍國之需至扣裁優免加派三墾為利小而為害大亟亟蠲之方慰雲霓之望帝謂加派原屬權宜優免在乎核實其四欵果否利國便民令所司與文煥面奏

己亥長蘆巡鹽楊方盛以去歲鹽船盡驅而轉載漕米致鹽法壅滯悞國病商今春凍解道開乞敕運司楊夢熊速催諸商將出坨鹽引限兩月內盡數運到務使發者如額

銷者有憑早為竣事勿使延至秋杪諸方漕粮雲集将考成之窺鹽仍行截住廢于鹽漕二事兩利而並存之亦持籌者計不旋踵之時也

督治通鎮侍郎范景文疏劾總兵楊國棟發兵往捕王虎機務不飭師行不戒中伏自焚損傷士卒以百十計大負

皇上委任乞賜處分

庚子以王永祚緝獲鬧樂三等有功命賞銀幣羊酒

遣御史張錫命巡視兩淮鹽政

遣四川副使趙弘道督勤王兵回省

辛丑四川巡按馬如蛟疏解犒兵銀命照數覈収

江西袁州知府田有年捐資製造弓箭上進帝命所司驗明具奏

敘廣東福建勦平山寇功文武各官并士民陞賞紀録有差

遣御史張三謨巡視京營

督治通鎮侍郎范景文疏進外解遺寄弓九百一十四張箭一萬一千一百枝弦四十七根扣五十條命照數驗収仍查明何處所解

壬寅山西巡撫宋統殷以流賊肆橫於洪洞縣蕁村喬村之間屢經官兵剿折殲滅無期乃於是月初六日提兵疾赴洪洞指授守道郭行徵督發各營兵將前至喬村迅勦行徵於初七日部署副將朱天燁千總鄒良材原任守備曹淵分兵三翼復令戰將張國威為奇兵鼓行而進及抵喬村賊正肆焚掠忽見兵到即據林依堡擐甲挺刃相拒我兵先以數騎誘賊陽示以怯賊不知為計蜂擁而出直突我兵中營兵刃甫接左右兩營拚至銃砲齊施賊不能抵於是守備張國柱內丁姜文正張一㥠等飛衝賊營各兵衆勝齊攻斬其渠魁白裘者賊遂大敗盡棄創刀贏馬

殺妻女以適當斬級三百七十五顆擒八十一名奪馬五百餘匹殘賊百餘乘夜奔逃復被鄉兵截殺斬級二十九顆次日復令張國柱追殺餘黨擒斬更多一月之中凡三戰三勝統殷以捷書聞

帝以考察事竣入覲俸滿各員留部考選在邇曾令五城御史督率各司坊察其依附營求情弊何未見糾叅一人仍令嚴行體訪不得欺隱

帝以鄉試久竣會場期迫各省直中式硃墨卷命部科作速磨勘以聞

准伏羌伯應襲毛承祚替爵

陞何應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旋報丁憂

以固安縣知縣秦士奇違旨私徵削職逮問其實涿等州縣已徵在先者准於四年分錢糧補蠲固安等四縣廩俸工食俱隨蠲免年分減半支給

癸卯以廣東叅議張茂順南京吏部郎中侯安俱為浙江副使起原任副使王志堅為湖廣副使原任副使張允登為陝西副使

予遵化縣死難知縣徐澤祭一壇造墳安葬

陞余大成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甲辰通政使章光岳上言邇（近）日民本雜至封之不可勝封

駁之無容盡駁又逆案辨疏紛投臣屢駁不許說者病其過執似宜於續至者容臣封進敕下部院公議之有辯者特與昭原其無情者重為加等乃為平恕之道帝謂納言職司封駁一應陳奏自應審酌封進惟逆案槩行駁回不得冒狥

褒卹死難武臣張福安

崇禎長編卷四十三

四年辛未二月乙巳朔工科給事中李春旺以大計事竣地方不可一日無人請敕部嚴限水程令其刻期復任仍行各撫按重加查核倘有優游逡次枉道歸里者重加罰治其已經褫斥懸缺之官尤宜急補若留部考選者恐滋熱中鑽刺之弊當令移居城外不許與京官往來奔競之風庶可少杜帝以所言切當命如議行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仇維禎等（掌河南道御史喻思恂等）糾拾總兵王國樑楊國棟武平伯陳世恩靖遠伯王永恩錦衣衛堂上僉書曹邦澤原任副將任中英盧抱忠原任薊遼總理馬世龍叅將謝

君恩等八員乞敕部處分章下所司

准任光裕廕一子入監讀書

帝命戶部發薊遼賞卹銀三萬兩

刑科給事中王家彥上言延安一郡十九州縣三歲連荒遍地皆賊至於越鄜踰境燎原難撲苟為守令者能察其受病之淺深而為撫綏安戢何至潰裂四出一至於此說者以為自東西交訌征輸日迫正賦加派額必取盈為有司者狃於功令鞭樸橫加逮之使亂良亦不誣今自懷慶漕濮以迄楚省其間揭竿樹旂已有其形若不豫圖消弭任其蔓延不已貽害有不可勝言者伏乞皇上念民生之

不易特加天語申飭勿以催科而忽撫字至於功令鉄急恐諸臣奉行之不嚴不免周章跼蹐滋為民擾乞稍寬一分俾得專意綏安詩曰不競不絿敷政優〻古人所（稱）化國之日舒以長者大率如此倘必待其潰（決）不可收拾而始議撫勦雖寘各官于重典亦無益成敗之數矣帝謂弭盜責成有司所言甚是但其貪剝成風不勤撫字寧得諉為迫于功令著嚴飭行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今日國勢民情無如理財為急而理財必本之經術不可暫為苟且之計嘗考國初永樂年間最為多事計臣夏原吉殫力經營未嘗缺乏非有異

術惟灼知財之源在於民而理財必先治民不先為處民之事以竭其源流耳自是之後如典史魯泉之治汜水巡撫陳壽之撫延綏葉盛之撫宣府無不以理財著績無不本之於足民然則自巡撫以下典史以上無一非保民之人即無一非理財之人司計者但當大展經術與諸臣實求所以生節補救之方萬々非權宜苟且所能濟也又引太祖錫鄖建業鎮江寧國故事請除保河六府加派銀二十二萬并各直省加派亦須預示停免之日使百姓知息肩有期庶不至于召亂若夫捐助搜括二事尤難為訓并乞罷之毋徒為貪墨有司藏奸之藪也帝謂阜財必先裕

民自是正論但加派原不累民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雖易長奸而得良有司處之亦不至為厲乃執御不實陳生節良規僅借經史成言沽名市德殊非公忠體國之誼日講官禮部右侍郎羅喻義上言臣昨具願切安民等事一疏奉有安民治兵正宜講求別立軍府是否長計之旨同日又具欲求戰車之用等事一疏又奉有援引經史備陳車制即著臣製造進覽之旨臣於是感激愈知奮矣恭繹明旨實之一字臣拜手言曰惟疑天下事着數尚虛也即如置兵一事我師一日損三千人群盜益三千人軍資甲仗馬匹稱是此非小故也民之望兵若大旱之望雨於

時石砫兵適至殆天贊我也按孫子云凡兵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力戰則存不力戰則亡兵畏死地而散者近也客兵遁走無所歸致之死地而後能生以戰必勝臣以為此事會不可失也故即夕繕疏惟恐後時疏中步取之蜀益指此兵為言今乃遣之出關欲責民兵捍禦不以兵救民而又以民當兵寘清人於河上春秋所謂棄其師也弄赤子於潢池論語所謂棄其民也臣策春盡麥熟飢民當分散就食賊勢當解即如此而民已病矣况渠首未得終為後虞誠如聖慮所宜從實做起者也恭繹明旨長之一字臣拜手言曰惟疑天下事為計誠短也即如理財一事臣

請倣古今得失為皇上陳說於前昔在唐虞之世禹宅百揆任土作貢因財於地六府孔修因財於人何謂因財於地凡物之情賤土貴貨土之所出雖貴賤也貿之所居雖賤貴也取其所賤不責其所責則易從矣何謂因財於人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修之惟人也火之政修金不可勝用矣水之政修穀不可勝用矣因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斯其至妙者也爰及周齊太公管子籠山海之利因以釀益而民不知斯其至巧者也迨德既下衰術亦漸壞漢之桑孔取之民矣然而緡錢酤榷猶取之商非取之農也當時抑末重本雖析及秋毫然不敢加賦終

漢之世三十稅一民之謳歌漢德益以此也及宋而愈拙王安石為政取之農矣然而青苗助役猶曲取之未有若今日照畝加派乃至直取之也是以政散民流天下遂有不業之農生員優免自古而然即謂優其身者也今盡徵之天下遂有不優之士夫理財之道自管子而上可謂之生自漢而下皆謂之斂生者春也斂者秋也生財則為大道斂財則為小人臣每思有以廣之作事有所因功乃易成藏其形人乃不驚也軍府自古有之至謂朝廷勿與知此中未必無意也近日上諭亦有豈能纖悉代籌毋徒一味領請之文軍中之事朝廷豈欲盡知哉臣偶舉一事去

年派價四萬買硝磺鉛子於河南一時價遂騰貴鉛子一觔銀二錢民間賠至十餘萬夫鉛子不產於地畝明矣惜哉不講於任土之說也如是無變計恐每畝三釐又將不足矣臣有一言敢敬告天子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何親何疎惟善是召一切條議頓勿盡棄為虛文夫使人不言甚易顧皇上安得正言聞之乎又有一言敢敬告當事諸臣議論不必盡同漢時臺閣有所區處公卿百官獨執異意者曰駮議其有合上意者報曰某官議是此古法也事期於成功而已初時少異何傷前日節省之議羣喙同聲以致減餉汰兵流禍未已為無駮正之者也臣

今欲以臣之言率天下之言以天下之言議天下之事以天下之事任天下之人易曰利用爲大作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天下何憂不治乎臣前疏言兵乃道之一事臣言甚大不宜小用至于製造則有司存臣不敢奉詔也帝以用兵理財必盡議確當方可施行喻義敷奏不切前旨令造車式進覽乃仍以陳言支飾徑謂不敢奉詔敬共之義何在可自行循省

南京户科給事中陳堯言疏糾冒濫京堂宋統殷曹履吉許如蘭三臣帝謂統殷戴罪勦賊履吉方行查勘如蘭捍禦著勞陞調俱出　朕裁何得逞意苛論

丙午浙江巡按李柄疏薦工部主事黎九寬南京户部員外郎朱葵章下所司

起陞吳士元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國子監司業事

起林銘鼎為陝西右參政鄒嘉生為山東副使楊廷槐為江西右參政調浙江右布政使莊祖誨為本省左布政使江西參議李逢春為河南參議浙江右布政使蕭應坤為湖廣左布政使陞貴州僉事楊加隆為本省右參議襄陽知府于揆藻為湖廣副使

雲南道試御史王象雲上言敵國外患何代蔑有惟在制

治者預審其變而早為之備猝有不虞自可應時戢定不至為深憂大患詩言綢繆曰未雨易戒衣袽曰旣濟良有以也今者東挿迭侵不來則已來必入不攻則已攻必破此豈無城可憑無險可恃哉亦以平日火攻之具一無所備舍我長技甘為束手耳為今之計惟有修火器一著力省而功倍一砲有千夫之勇一邑有十砲是隱然藏萬軍之勢而且不糜我餉不擾我民不紛紛調援而足自衛可以定志壯膽可以威遠寧邇可以禦敵盪寇城守之要斷不出此乞嚴敕有司自崇禎四年正月始從此實實製造銃砲皆自動心紅紙張贖鍰等費按月奏報寧少而精毋

多而濫日積月累三年之後不可勝用此亦衣茹徹桑之至計也此外目前之急著則塞井陘之口以遏晉冦東逸毋使與東兵連結扼蜚狐雁門之險以断北犯之路毋使震動陵京為第一義已

督治昌鎮侍郎侯恂請發澳彝所造大砲数具用資防禦章下所司酌給

貴州巡按張鏞疏劾原任援黔總兵王國棟奸貪請加擯斥

浙江巡撫陸完學疏報加增榷額停修倉厫增加塩引搜括雜税南馬協濟修衙銀額牙行換帖湊解紙贖議捐公

費河濱灘蕩吏農班銀寺田起科議革冗役清汰虛冒生祠變價賈稅酌徵等十六項銀數請旨徵解充餉督治昌鎮侍郎侯恂條議昌鎮舊軍事宜詳列自備馬薪水軍及買馬製器并召補當支見糧支放當照見月六事

帝以其條畫精詳命所司酌覆

丁未遣官祭先師孔子

陞山東右布政使焦源清為山西左布政使福建按察使桂紹龍為本省右布政使漳州知府施邦曜為本省右叅政雲南武定知府趙紓為廣西副使户部員外郎黃中色為廣西僉事

以吳麟瑞為南京稽勳司郎中

以龍國關忝將史開先為宣府東協副總兵

京畿道御史劉廷佐疏觧節省捐助銀命到日覈収

准南京通政使田畛回籍養病

南京御史朱純等以計典方行疏糾原任密雲道陞順天巡撫今改廣西許如蘭原任河南提學今陞光祿少卿曹履吉原任雲左布政今陞南京光祿寺卿（措光修）等冒濫章下所司議處

左都御史閔洪學以真定巡按余文熠浙江巡按李柄兩淮巡鹽鄧啟龍將被黜官員復登薦牘特疏糾其舉劾溷

濫乞賜處分帝命於回道日嚴加考察

山東道御史吳甡奉命賑秦條奏要務六款一守令之宜擇一責成之宜嚴一監司之宜補一緩急之宜酌一安插之宜議一征求之宜寬帝以各款俱有屢旨惟酌緩急議安插二條命部相機舉行若蠲停一事所司即與開列項款以聞

戊申帝親祭社稷

陞羅汝元為右通政

以工科給事中顏其仁為陝西叅政調四川右布政使秦一鵬為本省左布政使

陝西巡撫練國事疏報流賊于正月初五日攻破保安延安危在旦夕臣鑒新安之失皆以撫鎮出救河曲不敢輕離防其乘虛南下已遣總兵賀虎臣及副將李卑調兵赴援更令舊總兵蕭如董調在城兵馬為固守計然其九要處則在撫臣洪承疇鎮臣杜文煥速提大兵圍困此賊臣更力防兩路使不得南下則賊可破而所陷之堡城可復也

兵科左給事中劉懋以驛遞裁扣事竣上言崇禎四年各省裁節銀共六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有奇此項郎臣所請借抵新餉以寬民力者已蒙聖旨免編嗣因邊事孔亟

始移為修防之需臣苦々為民請命非沽名市恩也益憐知農民艱苦故不得不為之縷悉嘗考皇祖中年臣鄉條編之稅每畝不過五分是以民間寬然有餘家有蓋藏人知廉恥雖遇荒而不死雖饑死而不叛嗣後歲々有加派今年加二釐明年加三釐因事而派事已而派不去日加一日則日重一日迄今則每畝八分三釐連加耗科索則每畝一錢餘矣計地一頃條鞭一十餘兩夫一頃之所出除人工食用外豈能辦銀十餘兩乎是以富者不得不貧貧者不得不逃糧欠盜聚職此之故臣議裁節先從驛站起冀得損上益下以救窮民完國課而無如捍格不行何

也書曰民惟邦本〻固邦寧語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天故減徵徭以寬農俾得肆力于南畝此王業根本亦中興要領臣願我皇上雖當邊事倥偬慎無忽小民之依也夫寬恤民隱屢見詔旨臣非不知皇上不得已之苦心乃國家自有經長之制原不在摟取加派之間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妄議今日之天下有四大政曰軍屯鹽馬不可不修有二大害曰募兵增餉不可不裁有四大耗曰冗員冗役營軍之虛冒武弁之濫設不可不清不汰修其用財者而財自裕去其糜食者而食自充苟不經久自圖而日〻議加議派徒竭小民之膏血不

清司農之經費窮恐民窮盜起國家之憂不在敵寇而在
苛歛矣故臣願任事者實力擔當無畏難而苟免主議者
計圖長久無支吾於目前更願我皇上提綱挈領計時責
成解煩苛之網必無貸貪墨之誅寬任事之步又無輕捱
廷之罪聖明勵精于上羣僚鼓奮于下一日有一日之修
舉不過三年而中興之業爛然無事總〻以不足為慮也
帝謂襍稅增多其害倍加派已屢旨申飭何撫按官不行
禁革命再行申飭劉懋事竣勤勞准與紀錄優擢

己酉陞四川副使熊化為本省左叅政湖廣副使熊秉鑑
為浙江右叅政調雲南副使張文茂為貴州副使

專覈邊鎮軍馬兵科給事中馬思理特糾通州總兵楊國棟虛報馬匹冒濫芻糧帝命撫按察究以聞

太監蘊欽以總兵楊國棟劾其藏賊拒捕伏砲傷兵其疏奏替正月初九日有軍馬四五十餘在駒子馬房方恣行擄掠初未知為國棟捕盜之兵是以暫閉四門其砲擊兵丁則鎮兵因醉失火延燒藥砲所致至十二日國棟兵復到上垻則圍客其直入因獲王七胡僥子等其果否賊黨臣無由而知焉敢藏匿也總之鎮兵藉捕盜為名專以搶掠為事不思責己肖慫顧欽嫁禍卸罪欺罔聖明此臣所未解耳

庚戌擢丁魁楚為右僉都御史廵撫保定等處以浙江副使葉有聲為江西左參政御史張鏞為廣東右參政山東參議劉四端為陝西右參政起原任吏部主事趙恂如為四川副使

遣官祭歷代帝王廟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劉漢儒等上言皇上於諸臣入覲之日召　九卿科道各官集文華殿進各省監司迭問民間疾苦政事得失及善後機宜分人分地詳悉無遺但見師〻濟〻一堂誼洽即唐虞之詢事考言無以過此洵稱

千古盛事臣等又有進者考洪武六年守令来朝太祖有勉修厥德廣施惠政之諭八年計吏復以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賜宴儀曹十六年命天下朝覲官員各舉所知一人今皇上召對文華默符太祖諭勉修德之意月前吏部将海内監司守令卓異姓名開列上聞乞於賜宴後再加獎勸俾賢者益知自勵不肖者共知改圖即命各舉所知以備録用諸臣必能灼知入告其於澄清吏治延攬人才未必無小補也

兵部疏陳崇禎四年各直省驛站額增裁解免編錢糧數目請崇禎二三兩年按數覈收四年以後照數起解其應

行免編者實歸小民留抵援兵衣裝及買馬勦賊諸用者覈實銷算節裁之事即可于兹報竣矣

辛亥調江西右布政使謝璉為山東右布政使陸廣東左叅政袁業泗為浙江按察使南京户科給事中萬鵬唐顯悅為四川副使

南京御史劉之鳳料拾副總兵劉養鯤

宣府廵撫沈棨疏奏宣鎮兩協分轄諸路以左右中權為名誠有率然之勢第東則添官而兵未設西則移協而營未安益奇兵隨協守以西移原屬至使但本營隷鎮已久安土重遷借口荒屯薄餉攢眉旅食似可暫不可常臣同

按臣議更番出防以安軍志又年來東協原派諸營調援不返裁汰停勾缺額不補致堡城多而士馬寡臣請將前按臣葉成章所查七千名一一行勾就原派兩協而三分之不足則責成副將王家賓招補俟及其半便可撤奇兵營四鎮以之分隸於標兵正兵即可滿兩營原額益前官憤貪幷之欺隱謂非截留無以澄清微臣見營壘之空虛謂非尋源無以濟急用是汲汲上請也章下所司酌議

壬子江西廵撫魏照乘解捐助銀命照數覈收

以王國楨為總兵官鎮守貴州兼提督思臘陸廣上下各衛

起曾道唯為浙江右布政使

癸丑甄別將領張國振等陞叙魏都梁等斥革

浙江巡按李柄疏奏皇上念切刑獄於科臣王繼廉之疏有按臣用心清理之旨又准部議年老篤疾重囚竟行釋放臣即徧察府州縣各獄得老年篤疾與鬼為隣確符明旨者一十一人伏候聖裁

先是福建道試御史龔守忠疏劾陝西洮岷兵備道彭克濟盜帑通賕擾驛納賄等事章下所司察奏至是聞其孫攜帶多金入京同舊役張長班鑽謀節鉞因搜獲見在書五封帕儀三封共銀三十五兩其三封未填姓名係求諮

敕撰文者二封則與考功司主事李元鼎盧化鰲書內云大計仗枉凡全循資亦可量轉等語上言二臣想遵嚴禁故未投入而正郎程國祥事權在手且係舊治豈其獨無或考察在先已經沉毀乞下部院一併勘議使內外臣工知所警省也帝令都察院併察

甲寅以袁鯨為浙江道御史

以南吏部郎中吳麟瑞為湖廣督糧左參政兵部員外萬谷春為浙江　道右參政戶部郎中董為繼為雲南道右參政夔州知府謝震為四川上川東道副使慶遠知府許國秀為貴州思石道副使兩淮運使游雲鴻為雲

南瀾滄道右叅政起原任布政使張維世為陜西莊浪道右布政使原任副使葉官為湖廣　道右叅政以徐允貞管後軍都督府僉書事考功司員外郎程國祥以御史龔守忠劾其行私通賄徇庇道臣彭克濟將訪單劣跡匿不以聞上疏剖辨因極言守忠挾仇汚衊之狀章下都察院并核考功司主事李元鼎盧化鰲以拿獲洮岷叅政彭克濟賄囑大計私書五封內有二函反之上疏析辯謂並無招搖通賄之情章下都察院併議京畿道御史劉廷佐以冢臣王永光酌定陞遷內外各官

規則中有科道轉陞郡守監司之議上言〻官職司糾繩為朝廷耳目所寄所以折奸臣之膽而救權重之弊實關國家理亂安危不宜劣轉外任輕改祖制以阻其激發敢言之氣使奸貪無所顧忌因歷引漢唐名臣故事極詆冢臣挾私妒嫉憑臆立議之非乞速賜聖裁以鼓諫臣朝氣帝謂科道推陞司府原係舊章惟才品卓越者推陞京堂以寓激揚廷佐何得借詆冢臣冀圖阻撓命鐫一級調用乙卯陝西巡按李應期疏奏山西過河流賊結巢於宜川韓城等處大肆焚刼擄殺人民復合西路饑軍饑民神一元陳三槐等聚衆千餘攻城掠地秉撫臣洪承疇帥師助

晋各賊攻克新安邊柳樹澗寧塞之後復走攻保安縣城至正月初五日城破縣官存亡未卜撫臣於初七日已率大兵攻賊而督臣楊鶴亦遣總兵賀虎臣副將苟伏威參將張全昌等分路赴援惟是各官責在地方者其道將等罪無可原獨撫臣洪承疇素有平賊之畧而一旦短於堵禦之方則時事多端鞭長莫及似宜令其戴罪平賊勉圖後效

丙辰調河南右布政使陳奇瑜為陝西左布政使

以楊景旭掌錦衣衛南鎮撫司

廣西巡撫許如蘭疏解節省助餉銀優旨褒収

遣官祭宋丞相文天祥及先朝太傅于謙少師姚廣孝

丁巳帝以岷府中尉幹[illegible]服滿三十年因貧窘未襲父爵企鉷以缺之執延十年天潢正派例合即行奏請何得需索抑勒如此令所司嚴行申飭後有犯者必罪

陞吳光義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以毛堪為南京通政使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閔洪學等奏覆程國祥等受賄徇庇一案上言彭堯濟訪單不用以其言洮岷見任而指居鄉又多中冓曖昧之語疑為仇口所為科道官公議舍之非程國祥一人之私也且單不顯姓名不知出自誰手及御

史龔守忠疏出彼鄉通籍長安者始藉、言其爭房起釁因知單所由來未必不出於此至國祥熱腸冷面衆所推服眞不愧明旨所謂清執者非讒毀所能抹煞也若彭克濟計前之單款難憑而計後之私書確有據察其書中所言鄙猥干法洵自墮匪類大玷冠裳其主事李元鼎盧化鰲書從遠來既非意料所及書來而不得入愈徵簡押之嚴心跡甚明無容別議則彭克濟之當從重議黜程國祥李元鼎盧化鰲之當從公昭雪均惟聖明裁奪若龔守忠論列未必全公而搜書亦能舉職似未宜苛求也帝命褫彭克濟職下撫按究問其程國祥等三臣免議至龔守忠

始既挾私送单後復借公洩憤何稱盡職仍令確議都察院覆上謂守忠送单緝書總為私憤起見非顧及功令私閗之罪實所難辭應從重褫黜以為挾私撓公之戒報可

戊午薊遼總督候代張鳳翼疏奏每歲插部入貢約公私所費四萬餘金今若從宣撫之議於邊外設立會館〻来使于中而所貢之物令督撫遣官代進所省實多且免驛站騷擾其便一絕內地窺伺之奸其便二禁物不得夾帶而出其便三奸宄不得混雜而入其便四斷三十六家之冀望留有餘不盡之金繒其便五有此五便何靳而不為但恐插部驁驁異常不肯賓服是在宣鎮督撫令撫夷官

查驗敕書相機講賞應予應奪不開邊釁不墮狡謀隨時操縱以固吾圉耳若夫陵寢重地萬〻不可令其經由皇上見之已真樞臣籌之已熟不待臣等借箸也章下所司確議

應天巡撫曹文衡疏解損助銀優旨嘉収

雲南巡按趙洪範以去年八月八日武定府地震十二二十一日永昌大理兩府復連震因疏奏天變屢見人事宜修而滇事之大可懼者有二其一在隣省之酋孽益水西一事雖係黔患實切滇憂黔失則滇之禍不遠也今日撫局粗成而安位固黃口無知其頭目狡猾挾為奇貨安邊

安氏反覆漏網倚為負嵎惟烏撒土知府安其爵霑益土知府安其祿雖稱懦稗然皆忠順而其母頗有主持能得衆營火之歸附滇亦賴其藩籬也近閱督臣朱燮元曲為調持之說欲以知府名色將烏撒為插置安邊之地臣切計安邊與以職土將其爵其祿置之何地名不正則體制乖勢相衡則變故起挑釁連禍於墮賊計夫王者之法叛則討之服則舍之豈有叛則賞之如所以議處安邊者乎撫臣已力持不行但安邊因督臣輕許而動其覬覦之心遂藉水西代申安稱霑益為邊祖職邊為安詔慶嫡孫請罪其爵其祿而以邊襲土知府之職臣與撫臣王伉直拒

勿許狡誹不遂〻要求不已浸且窺何伺鴟張擒夷目何烈烈何克而逼之反勤兵於野馬川眈〻虎視復用千金賺誘其爵頭目布雄日為吞併霑烏之計萬一其爵被襲則烏撒失而前功盡棄烏撒失則霑益危而全滇動搖非但震鄰之恐實係切膚之患督臣智勇深沉當諒臣言非過計也其一在本省之夷釁滇方止一線內通中土而三面皆夷日相構殺邊徼不寧如于崖宣撫刁定邊子刁鎮國刁羽國弟刁定遠借隴川兵象扎營於先雅河欲勦盡達報復舊仇又有吡哩西部二萬餘騎攻破天勝寨擾掠江邊又王弄司土官烏高舉被八寨龍上登糾黨殺死佔踞其

地其妻沙氏子烏鴻危急請兵救援種：變故臣等雖百計備禦而時切憂危伏乞皇上垂念封疆嚴敕督臣勿萌弛担之想勿作潦草之圖寬以示恩威以存體赦其罪而無徇其私為滇黔計久遠以消弭天變可也帝以水西撫局及遠近彝情洶屬可慮趙洪範力圖釐飭不得空言

擢張承詔為工科都給事中

戍王廷試于附近衛所

己未以關兵驕悍索餉譁中軍安四方及把總劉復初李虎職斬兵丁唐萬良馬登雲孫承彪梟示關門

命保國公朱國弼為南京守備兼掌中軍都督府印

陞薊遼叅將左良玉為昌平副總兵

四川總兵官侯良柱疏報捐資製罷優旨命給劄合齎解

庚申敘恢復四城功擢黃龍為後府都督僉事謝尚政為前府都督同知鄧玘郭起柱為後府署都督僉事鄧懋官為前府中署都督僉事金日觀為後府左都督張弘謨為左府都督同知吳襄為左府都督僉事祖大樂鍾守劉天祿為左府署都督同知劉應國劉源清汪子淨為左府署都督僉事黃惟正為後府署都督同知孟道曹叅誠祖可法為左府署都督同知鄭一麟為左府都督僉事何可綱以左府右都督加太子太保王惟嘉加太子太保曹文詔為右

府都督僉事王承詳孟繼孔高鵬為左府署都督僉事李鴻嗣呂鳴咸李孟陽羅景榮劉永昌為後府署都督僉事王應輝為後府署都督同知

以御史吳之仁為福建副使兵部郎中李虞夔為陝西參議霸州兵備道楊嗣昌為山東參政關內道

以南京驗封司主事曹應秋為稽勳司郎中

起陞楊州府推官王徵為山東僉事遼海監軍道

辛酉廕大學士王家屛孫泰階為尚寶司、、丞

刑部讞勳戚搆訟一案擬任尚智監候處決馬強邊衛充軍帝依議仍誡諭薛濂輩永固守法循理毋得玩視三尺

貴州巡按張鑛以御史黃宗昌糾劾逆案原任戶部尚書張我續原任通政使岳駿聲原任工科右給事中潘士聞及逆黨原任南京糧儲侍郎呂圖南原任御史王珙五人詔下按臣察勘我續在黔時開銷動支銀數鑛疏奏其開報各款俱係虛冒影飾任意牽扯欺隱之弊鑿鑿且奢縱淫穢昭人耳目誠有如道臣所謂窮奢自喜軍中妄費難保必無者若當日之據補造一冊即准開銷此正其多金布置逆璫庇護之明驗耳

宣府巡撫沈棨疏奏插部進貢自國初夷人內附設三衛為外藩每衛歲准百人驗有原給敕書許由喜峯入貢若

張家口乃密邇皇陵萬難通道此督臣張鳳翼之初議也後又謂代貢省費且有五便臣竊考之喜峰貢道原為三衛屬夷開也若宣大固有貢而不通夷使者部題喜峰無插部貢使是據洪武設衛與靖難隨征賜爵皆無插漢等耳乃薊鎮確言插漢曾通貢使在督臣亦意其為竄入者臣細考之惟嘉靖二十年華蘭台以王子求添貢衛增至二百人似從此溷入今插既附名似難頓革若論貢道不獨陵後天險難通即薊鎮當蹂躪之後正防窺伺之時亦難輕允如以代貢則仍在喜峰不失為外護添諸宣鎮便覺其紛拏細算貢賞二千有奇驛路公私等費且四萬餘

金是貢道之費二十倍於賞而贏也在督臣稱代貢為五使蓋耽薊遼言耳喜峰向厭夷使之驛騷輕賣自覺其省宣大近添薊遼之講瞽代貢懼啟其端況議代自今恐異日來庭藉口故欲遠象胥於陵後當煩重譯於薊門督臣前有仍由喜峰之咨復有遣官代進之疏則代進亦惟書峰便也臣即差官堅詞講析却其附書之貢萬不得已則當于喜峰代之蓋勑書當還信地夷館不厭迂遠耳

壬戌調周士昌為雲南左布政使

以行人孔聞籍為南京考功司主事

調江西右布政使周應期為本省左布政使河南右布政

使賈鴻洙為本省左布政使陞貴州參政朱家民為本省按察使禮部郎中黃鳴俊為浙江提學副使

命金國奇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薊遼等處

癸亥起原任副使曹守勳為陝西副使陞雲南副使黃守經為貴州右參政

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邇來徵兵加賦剜肉割膚杼軸俱空瓶罍交罄司牧者於此時不務撫字噢咻之亟而反淵叢充橐之求致碩鼠動樂郊之思黃鳥興此邦之歎老弱轉乎溝壑強壯脅於萑苻秦晉之流賊披猖曹濮之大盜結聚皆饕餮之墨吏驅之也有官若此即棄之藁街

亦為允當此懲貪之法宜嚴也至追贓之票責得其眞庶免將來追比之累臣願敕諭法司逐款細鞫逐人質証就中果誣訐不實即與當下開銘或貪跡未畫何妨单外加搜寧枝毋泛寧確毋多務使貪婪者俛首服辜庶追贓之功令不至卒歸於畫餅耳且人情每有初而鮮終庸夫常改行而易節察與一過恣念遂萌有輒眠之間貪廉兩截者如此之人若必待三年計處則赤子當無孑遺地方必已大壞祈嚴敕直省撫按於各官復任之後密為諏訪不時摘叅其貪殘有據者立寘重典則人無改頭換面之情弊而天下可収民安物阜之治效矣至於寬罔之冤希準

免脫之李寓庸黑白混淆情罪未當似宜再加核察勿使猾吏灰心奸貪得意也帝嘉其議命皆申飭行其冦希準李寓庸吏部查議以聞

刑科給事中周紀修上言今日邊方未靖備敵之兵不能徵流賊方張禦冦之兵不能罷日事徵兵索餉以致民膏竭而軍餉仍不充廷臣既乏生財之法計臣又切難繼之憂幸我皇上知一切苟且權宜之事皆屬無濟乃頒新定規則以昭揭不得已之心於天下顧慮有不能概被皇仁者則自行設處之近旨是也夫九釐三釐以外皆皇上護惜百姓之處乃獨授有司以設處之責將見部文下爲虛

語而轉盻之考成便為實事賢者取而裁足不肖者取而求贏巧者取而彌縫拙者取而敗露總之舍民無取也是百姓生全於皇上之明泒有限而困頓于有司之暗加無窮以臣鄉言之買漕米買硝黄買鉛子不下三四十萬金皆以正額措辦部文皆許以正額抵補及解納完足旋以不准銷筭請旨不幾以三四十萬金教有司陰加之百姓乎詢厥所自推官曹履吉署篆輝縣不匝月而以措足三千金報部〻臣能之欲以是槩臣境內而不顧前後之不信也夫使此三千金者果以生財之大道得之即當式之海內奚獨臣鄉若猶是取償于百姓也亦民賊耳何紀錄

之足云臣顧皇上救計臣當倥偬而必持久長之計當置乏而無縱苟且之圖確遵全書解留之制即時有通變權宜之法必使百姓曉然於納數有司曉然於収數將皇上無已之仁斯暢滿于天下矣第以設處委非經制若暗加明派殃民何窮命撫按官亟行叅處以戒將來其部文派買各項自應許支正供不得槩以設處為說致有司百計攫害以失保民至懷

左都御史閔洪學上言四川巡按馬如蛟薦舉方面官濶濫至以貪墨浮躁如李必達李一鰲者俱冒入薦剡致魚目混珠是非顛倒且二十日內如真定浙江兩淮四川舉

劾之疏四至皆坐此弊非狥必誤成何薦舉伏望天語申嚴以後寧精勿濫毋泥相沿成數庶積習可破而吏治一清帝命於四道日嚴加考察

禮科給事中凌義渠上言三年考績黜陟幽明自古慎之我皇上慮周民瘼綜核吏治凡以歲事至者分別功過無枉無狥業視前而加毖矣復特召諸監司而訓迪咨諏於震疊之中寓色笑之教宜無不洗心滌慮以仰慰如傷至懷然臣恐習氣之相蒙在肺腑性靈之陷溺非一朝豈能內外如一終始格心一旦盜跖龔黃轉瞬易面有非功令之所能絕鈇鉞之所能創謹揭真心兩字為諸臣迴光自

照之資秉此眞心使之烱々常存舉一切治民修己悉本眞心而出毋分堂下萬里為兩境毋異獨處對衆為二時毋謂長安道上多可蒙之肺肝毋謂春明門外有不及之指視刻々奉一聖明在上如禍論之將至則殃民蠹國之事自不敢為刻々儼一流亡在前如饑寒刺目則敲骨剝髓之事自不忍為刻々凛一監史在旁如告誡之相及則塗面喪心之事自不屑為以嚴核用其寬仁以强直行其平恕心地光明事業俊偉此眞實一念基之也昔孟子以無羞惡是非之心為非人臣故於諸吏陛辭之日挈人々皆有之心相勉亦謂革面不如革心是在天語一提醒間

耳帝深然之

户科給事中史應聘以御史袁弘勳貪穢被糾其辯疏中引胡宗明城守寶坻為己功而指應聘共事為証因上言宗明到坻後敵未嘗一至宗明未嘗一日登埤顯屬支溷且敵甫出口數日宗明扣斂軍餉三千兩賄弘勳於擣巢疏內籍護漕為名請撤淮兵又受亮棍范希聖銀五百兩大房一所脫其重辟一旦敗露事急勢窮乃欲依傍正人以寬其罪是無異負塗之豕突來傍人臣實耻之敢實以所知上聞帝命法司一併研鞫

甲子樞輔孫承宗以實録書成特旨加太保具疏懇辭帝

嘉其謙退允之

起原任左布政使孫穀為山東左布政使陞兵部郎中劉弘為河南右參議徐淮兵備道

户科給事中葛應斗參錦衣衛指揮張道濬與御史袁弘勳結為死黨朋比行私此衛前有陸炳近有田爾耕皆以掌印之故薰灼一時今道濬名次尚在數人下而已浸〻乎不可嚮邇倘不急為剪除俟其稔惡流禍將不可測章下部院核覆兵部尚書梁廷棟覆奏張道濬一則把持考察一則把持考選一則把持會推軍政其間通賄攬權罔政行私結黨亂政一〻非虛情罪重大請下法司逐款研

確正罪帝命道濬弘勲俱削籍下法司究擬

乙丑春分帝親祭朝日壇

補秦聚奎為南京光禄寺卿

刑部獻貪昧藩司一案張道坤等五名俱戍邊衛汪道濟等杖配

以福建左參政徐日久為山東按察使太平知府銭承鐄為貴州副使

准南京吏部尚書南企仲孫廷琮入監讀書

賜宴進貢回夷朱剌郎等命襄城伯李守琦主席

陞張國振為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永平薊州等處管

馬松喜峰十路

以王猷為禮科左給事中

以伍承載為雲南僉事臨安兵備道

户科給事中吏應聘上言目前邊事倥偬上煩宵旰殷憂下竭小民膏血封疆大吏宜何如痛心疾首奮不顧身以抒君父之憂乃邊臣悠忽從事振作未聞即如三萬人之募越歲尚未足額泄泄情形大畧可見乞申飭當事諸臣何時可成一旅何時可議撻伐實上方畧確定限程無論直搗黃龍即進據廣寧憑河而守漸圖恢復亦是勝算毋仍坐糜金錢空擲歲月令其復生覬覦再長禍亂也若夫

百姓最親切者莫如守令乃近日不體皇上至意貪暴猶故使百姓平日離心臨難自然掉臂況邊患雖遠而流寇猖獗則練鄉兵固保障乃守令今日第一義乞乘今守令畢集之時特頒一諭親為戒飭使各勵冰蘖之操實修父父母之政毋朘民以生毋淫刑以逞必使無事為民愛戴有事方能死守耳至於加派固為擾民而說者謂畿輔召買甚於加派蓋以加派累均而召買苦偏也然使部價照時預發所累猶小奈何歷久不可得有司不能為無米之炊不得不私派里甲而又用少派多互為染指併使已發部價未必盡入小民之手甚有連歲不與者是何異剜民

之內乎乞敕戶部將召買定價預行給發不得懸坐一數便相責成或視為不急究竟不與又以計部累有司遂以有司累百姓也若東南為財賦之區國家數百萬金錢取足於此宜何如軫恤者頃以軍費浩繁特遣京卿督催足額溢額隨時而至固可解一時匱詘之憂然而竭澤之漁焚林之狩識者已慮其不繼此而終無劑量雖日事敲樸徒失民心乞再敕戶部從長酌議將必不可完者量行豁免如尚可完者暫假時日使東南小民感戴鴻恩誰不竭蹷終事輸將恐後乎邊臣飭則武功振吏治修則民生遂與不後時取不苛刻則畿輔與江淮俱蒙利賴此今日之

急務中興之要著也帝謂邊臣守令已有屢旨錢糧民欠原少其那移侵冒多在有司倘有必不能完當與豁免及召買給價事宜所司酌議上奏

丙寅陞雲南知府王紹旦為雲南副使

薊遼總督候代張鳳翼以去年敵入大安副總兵葉應武戰死其妻趙氏盡節灤陽營遊擊王振達赴闘陣亡遵城守備劉聯芳力竭城陷夫妻母子闔門遭戮者三十三人請賜贈廕褒卹以慰忠魂章下所司議覆

左都御史閔洪學以臺員之差請以試御史王之良吳履中孫徵蘭姜思睿陳奇猷王道純李宗著王肇對八員照

例考試實授帝許之

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疏劾登撫孫元化偏詞執拗必欲終調澳夷以逞其設端巧卸之謀因言停止調夷乃樞臣疏請皇上睿裁滿朝衆議僉同今元化必欲撓成命而終調之觀其疏語一則謂撤議未定勝兵先捐再則謂關切封疆坐墮成算是明ヽ埋伏機關預爲卸罪之地不忠孰甚焉夫元化身受特恩建牙東土數萬貔貅儘可訓練何必借力於遠人盔甲鐵牌必有給造安在惜此火器舍封疆大計不圖實做而必爲澳夷解嘲舍東江兵民不圖收拾而必爲澳夷請謂古人金城圖上方畧不如此也且臣

歷稽萬曆天啟年間往事滇夷之畜謀不軌警變屢聞其間言滇夷之害者如科道郭尚賓容大德等班〻可考乃元化尚謂六七十年來未壞一事未觀可疑又滇夷未離身東一步已要挾過數萬金錢而謂自備資糧將誰欺乎若謂挾其勝罷勝技可以前驅無敵即此勝罷勝技愈足深憂儻其覬釁生心反戈相向元化之肉恐不足食也

丁卯以御史沈猶龍為南京〻畿道

起原任山西僉事沈希詔為本省僉事

福建巡按羅元賓疏覆兵科給事中馬思理條議海寇未靖一疏言閩中年來夷寇交訌海濱之民未得安居樂業

而原任工部侍郎董應舉實心幹濟加意綢繆處湖海而分廟廊之憂保桑梓而増省會之障命其子南京前衛經歷董名瑞招練鄉勇聯絡漁兵俾水陸之聲勢藉以壯觀因此巨魁授首賊氣漸靖福州一路幸安衽席皆應舉之功也若鄭芝龍已能為吾用命無復往時要挾之狀駕馭操練在臣與道臣自應有以攝其氣而柔其心無容再議惟彭湖孤注海外去漳泉度河二千里而遙往紅夷難作欲踞此地窺吾門戶特設遊擊一員統兵駐之但聞此地無高山溪澤耕牧不便戍守為難又茫茫巨浸之間訓練稽查皆非易事撤其外以實其内亦今日救時急著而說

者謂海冦未靖恐有不逞之徒一旦乘虛竊據使貽他日無窮之憂則目前惟有嚴虛冐慎進止姑俟氛祲漸消即為更置之圖此為確論也

戊辰兵科左給事中劉懋以病免

左都御史閔洪學疏奏袁弘勲受張道濬囑托私書轉求職方李繼貞為胡宗明求温處叅將事已覈實請治其罪弘勲道濬皆洪學私人因葛應斗之疏已為梁廷棟覈實恐其及己不得已而叅之

己巳以邊遠需材詔廣今歲進士額為三百五十

陞白貽清為右僉都御史廵撫甘肅

刑部讞蕭三敏獄擬斬報可

福建巡撫熊文燦以大計被參疏請罷斥帝温旨慰留

庚午江西道御史水佳胤搜獲慄扶舉人林耀帝以耀身為教官玷辱師表深為可惡令與戴亮機周茂臣等八人俱下刑部究擬

命誠意伯劉孔昭掌（南）軍前衛印懷柔伯施壯猷掌南京左軍都督府印

陞周洪印為署都督僉事南京都督府僉書兼提督小教場事

辛未遣御史梁天奇巡按廣東

調廣東副使瞿士遴為福建副使

壬申山東巡撫沈珣疏奏遂宗常經欺凌新樂王妃章下所司

癸酉予故順天府〻尹董光宏祭一壇減半造葬其妻林氏祔葬

清明遣官祭諸陵

予故刑部侍郎韓策祭一壇減半造葬其妻李氏祔葬

甲戌起原任陝西布政使王維章為雲南左布政使

山西巡按羅世錦疏解那借遼餉命照數[illegible]收

直隸巡按張學周請敘薊昌二鎮自天啟七年春防至崇

禎二年秋防其修過臺墻等功總督張鳳翼以下文武孫止孝弋世威等共十四員並應陞叙

崇禎長編卷四十四

三年辛未三月乙亥朔三邊總督楊鶴疏奏保安失陷非得大兵協勦勢難殄滅臣於二月初二日整搠就道移鎮延安督兵進勦而靖邊道李若梓榆林道張福臻等大兵俱集數戰數捷神一元已被擒斬今官兵占據西山絶其水道賊困孤城旦夕可下然東有河曲之賊南有韓城之賊臣當與撫臣練國事洪承疇斟酌撫勦機宜相機行事也帝謂賊首既除平復可望當速圖殄滅以靖地方

陝西巡按李完法疏奏番尊進貢國初舊典益於懷柔之中陰寓覊縻之術所以許其三年一貢每貢一十四起共

一百六十餘族每族給勘合准二人入京嗣因回夷驟擾生事科臣議照朶顏等衛每起止用二名雖為存恤驛遞計而於舊例中已十去其九洮岷一帶番夷原屬化外止執舊例為詞啟釁於階文西固間幾至不可收拾臣恐貽患滋大議於舊額中減去一半每族令其一人入京餘在關外聽賞伏乞允給勘合以安其心此實權宜一時之計也

丙子刑科給事中吳執御疏劾冢臣王永光屢荷特恩不思盡忠報國乃一味比匪百事瞻狥聽王洽薦用王元雅而悞封疆從張道濬推陞尹同皐降張光縉而紊祖制最可恨者永光屢奉明旨詰問猶不剖露肺肝敢於飾辯言

以求免此真懷二心而欺聖主者至近日罷撫兼全之餽不難自標爲例夫皇上之懲貪黜墨何如其嚴切而誨貪崇墨乃自冢臣始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清哉值茲計典告竣永光速當以禮自裁以終國家恩禮皇上亦當急賜禮退以全永光末路諒有不俟終日者帝謂永光清愼素著朕自有鑒裁執御不得許求

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以流賊尅寧塞陷新安破保安而宜川韓城盡遭荼毒因上疏劾總督楊鶴任事日久既不能建威銷萌杜防于陰雨之先又不能運籌制勝剪滅於潰亂之後任賊之倏而延綏倏而西慶昔據府谷今掠保安

攻城屠邑千里丘墟曾不聞其如何遣將如何勵兵如何截擊如何斬獲徒然養尊處優擁節鉞以自衛寧不愧千城鎖鑰之司而負朝廷藩籬保障之寄乎且也塘報遲至兩三月之久而飛報軍情之法廢轉託奇語以求自代而抽身弛擔之計彰其朒縮怯懦之狀已見笑于天下又安望其屬橐鞬援枹鼓以戡禍定亂哉祈敕下廷臣會議如鶴才尚可鞭策則令其奮力勦賊以收桑榆後效如鶴才無可寬容則全其束身席藁以聽朝廷處分斷不可聽之解任得遂其規避之情也至於宣大總督魏雲中聞河曲之陷憤王國樑之敗提兵鼓行而前臣心壯之以為庶幾

滅此朝食奏凱在旦暮間旣而逗遛觀望築壘遠郊不敢正視曲城一矢加賊何其朝氣銳而暮氣衰與但其意氣猷畧猶足效用惟在皇上一振飭之耳總之二臣止可備垂紳正笏之員而原非總督軍旅之彥皇上哲於知人其於兩臣之才品自有定衡當不待臣言之畢矣帝謂二臣已令戴罪自贖倘再踈玩從重叅處

吏部尚書王永光以道臣汪應元叅劾四川巡撫尹同皋貪婪穢跡中列同皋偕宗糧換赤金勒程儀詐貪弁取鍾條徵布疋索道將扣軍粮用旂鼓魁工食婿崔魏濫名器茂紀典等事乞敕撫按一并勘明以釋永光同里之疑且

謂同阜才鋒犀利氣魄足以任巨肩鴻惟是揮霍之概不免潤畧所以招人指摘所列諸欵多屬烏有而不能為之諱者惟徵布易金二事然蜀布以搭散軍餉而餘息且為鑄本易金雖循例交際而發銀非取民間其情似有可原况臺臣疏論其守不論其才今邊方多事需才孔棘以治兵治賦阜有成效如　同阜者恐亦聖明之世所不宜終棄也

工部尚書曹珍以科臣周純修言新令設處之非中及買硝黃鉛子四十萬金部文許以正額抵補及措納完足旋以不准銷算請旨且謂珍疏所引推官曹履吉署篆輝縣

措處三千金之事不可為訓工言臣部奉旨派買硝黃鉛子計價銀八十五萬有奇總計臣部料價歲入該五十二萬有奇即令一歲之數盡充硝黃等直尚欠三十二萬八千有奇而現在急工如山陵墳工軍需各項何止百有餘萬凡此派買之銀即是各工所用之銀全扣於彼則全悞於此且歲額止此一旦突增八十五萬實緣邊烽甚急非常額可限故不得已以派買價值聽各地方設處非害郡縣而開民囊也至於曹履吉設處三千金臣以為當此匱乏之中乃得急公守令如此心嘉其能輒以入告今反為履吉罪是不若未設處州縣束手坐待之為愈也總之

有司誠從國事起念委曲設處何事不濟天下政坐無設處之人耳今外解已斷臣部見在庫銀僅一萬兩立見其盡誅之寒心皇上憲周民隱特允科臣之請以信前旨臣敢不仰承德意今行各有直將料匠等銀扣完之日照舊起解若德陵開工原奉旨措發景神等殿又係內工刻不容緩加以軍需多欵一切莫辦仰懇救全九卿科道各據所見以救目前臣部幸甚帝從其言許各州縣扣完派買之數照舊解部如有生節抵補不動部額不擾民間者仍與優勵曹珍亦須多方區畫不得因衆議滋紛無俾實用

丁丑穆廟昭順莊妃墳園開工遣尚書曹珍行禮

直隸廵按胡良機疏奏舊撫郭之琮因與修牆工撤行通鎮汰軍六千餘名又前按臣葉成章以查盤汰革數百名題明扣減遂不復招合之則額軍缺七千有奇嗣是制臣魏雲中請設兩協各於要害宿重兵蓋以禦寇不于邊口而於堂奥雖數十里亦有鞭長不及之勢此確見也昨年奉旨副總兵王家賓已任西協劉元卿已任東協家賓所擁仍是鎮城奇兵〻重播遷東協有官無軍猶爲虛寄然則勾補汰軍以實協壘即散成聚移緩就急寧須再計耶臣又嘗取所設螺文格冊逐運驗對亦既逃故者不敢厓替老幼者無一姑容此番殊覺清楚然未清之先病在清冐

一清之後病又在單虛則經制中額軍自是缺一不可宣府凡三道守口道屬防撫即王家賓西協是也巡口道屬防撫並防東即劉元卿東協是也而懷隆道屬東患最棘豈容割所有以與人所當補懷隆汰額付之懷來游擊則不必增官而守固矣頃撫臣沈棨添協定額實兵一疏視昔加詳昔欲張其兩腋今且峙為鼎足居中運動周應如環計莫善於此者

戶部覆奏廣陵為東南財賦之區城垣歲久多圮版築無資舊許商人每引帶鹽十斤徵銀五分共銀四萬九千一百三十兩有奇已輸過四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即宜檇

二營繕乃為部解難緩那借一空今當作速追補乃可無悞修城寧得以那借之權宜遂忘經久之至計乞敕下撫按郎為查察前銀鳩工修繕使南北咽喉屹然成金湯之固則地方實賴之矣報可

原任南京禮部尚書孟時芳以神宗顯皇帝實録告成准加服色一級具疏陳謝帝溫旨報之

直隸巡按韓　　　損資助餉命照數覈叙

盧洪蒙以徒罪發遣

刑部讞遞臣文卷甚夥一案張守春立決龔一正監候從之

戊寅直隸巡按胡良機以帝詰問通判安國棟將遼餉移餉給新一事回奏國棟事祇因總督移檄撫鎮總兵王世忠令其停舊給新蓋謂積欠者尚可遲而目前無容待耶以國棟所賫盡作冬季給放卷冊昭然原無異弊至於前任守道荆之琦累奉清查之諭畢力詳核但以邊海錢糧關係甚重其在遼左舊欠既緣隔屬難以稽查其在宣府新領又因遠繫無從質訊今徹底清楚亦無他弊其後此之勉佐鑒別與前此之詳慎躊躕總期得當以結欽案非有所推避於其間也帝以國棟濫給濫收與顧咸仁情弊相同罪罰豈得獨異仍令另議之琦罰俸半年

陜西巡按李應期以西路三堡既失而保安縣亦陷皆副将張應昌汛地罪實難辭至道臣李若梓職司邊防調度城守皆其職掌汛地既失罪亦難卸應敕吏兵二部究議章下所司

命李嘉訓管中軍都督府僉書事

優卹　陣亡孫枝秀萬彩俱贈都司僉書其世襲准陞千戶

雲南道試御史王象雲疏劾吏部尚書王永光職任銓均不能擇用真才以仰副帝眷乃用一老病之仙克謹而晉事敗用一曲庇之王元雅而遵事敗用一養亂之王順行

而秦事敗用一昏憒之郝士膏為豫撫而中州有監旂之亂用一玩寇之熊文燦為閩撫而閩中有海寇之警天下封疆幾於壞盡跡其狀而推其心祇為中無確見由人提掇妄用狹邪而轉為狹邪所用誤倚私暱而反為私暱所欺外寄於越位躐蹶之張道濬內委於昏耗聾瞶之吳鳴虞卒使政以賄成官由邪敗李子光以民壯而亦候選吳中龍以黠生而為驛丞徒為天下所笑今羽翼既折耳目無靈何顏復列朝班計惟有決志一去選公忠清介以代所任毋徒作耐彈之絮也帝謂永光正在諭留象雲不必故行陳諷

己卯刑科給事中宋可久以考選屆期上言朝廷設立言官所賴虛公正直若始進不慎何能得人然欲為朝廷得虛公正直之人則在職考選者先秉一虛公正直之心而後積習可破貪競可杜近時招搖恐喝鑽營交結之弊可除此今日留部諸臣不可不詳加評核也乞敕部院諸臣公諮訪而求其確重品行而按其真以同鄉之月旦合在官之口碑自無遺匿開單不宜以圈抹漫應必實注品概使九卿科道各赴朝房公質其單有異同者明相駁正則奧援不得暗作淵藪而才品治行衆所共推者雖數奏未優詞意未達亦必收之以觀後來謇諤未可以筆端青黃竟

竄真品之士也諮訪公則私黨無能把持品行重則賄囑何能狗庇狥人心士氣庶乎一振而國家得收言路之益矣帝謂科道乃風紀要任誠宜博稽確核以端始進如仍蹈積弊者言官卽行參駁毋徒隱語敷陳

西洋住澳勸義報効耶穌會掌教陸若漢自廣東回京陛見先是若漢奉命招募澳彝精藝銃師傔伴三百人費餉四萬餘兩募成一旅前至江西奉旨停取回澳獨若漢以差竣復命續進西洋盔甲刀銃等式且白其絶無築城臺撤參將要挾諸款所造器械未貢理當奏明乞憐鑒孤忠撫安澳衆

庚辰戶部以故府丞過廷訓賑濟著勞請賜優䘏章下所司

天津巡撫翟鳳翀上言海運一節為天下大利大害芻粟可以資騰飽騰飽可以張撻伐是為大利徵解窮閻閭物力梯航耗太倉金錢是為大害因條為祛奸革弊十事一曰運官委用宜慎一曰總運責成宜專一曰府廳裝卸宜親一曰兩地循環宜設一曰船戶體恤宜周一曰召買祈乾宜禁一曰斛斗較量宜均一曰失風眞假宜核一曰掛欠追比宜嚴一曰船隻封次宜定章下所司

辛巳帝以陝西被災停徵平慶延三府新增遼餉從巡撫練

河南道御史王道純疏劾冢臣王永光有當去者三不可留者四乞速准休致以全優禮之恩

原任副總兵周世祿男霖以其父合家死難請加優卹章下所司核奏

壬午詹事錢士升以宿疾未痊疏辭召命帝不允

吏部尚書王永光以疾罷任帝溫旨准其馳驛回籍仍命静需召用

刑科給事中陳贊化上言當茲黜幽之典已竣升華之舉將行正羣英昂首思奮之期亦朝廷鼓舞豪杰之日臣請以吏調遷選之兩說進馬民牧司厚生之命優調之舉原

為地而非為人總期人與地相配不必擇地以便人苟避難而就易避危而即安避凋瘵而就穀腴祇借調煩之名目為擇便之私圖朝廷安得收尺寸之用乎是更調之不可不細商也若夫考選臺諫則公議所從出之地尤不得不寬為茹而嚴為核如衡才品則綜素履而畧一日之短長衷眾議則取僉同而辨薰蕕之本質才有巧拙而孤芳為貴不可令巧者售而拙者遺科有甲乙而積勞則均不可限資格以衡科目至艱危盤錯之區尤須利器不可無破格旌拔之舉是遴選之不可不慎也伏乞天語叮嚀庶不至有差悞耳

河南巡按李日宣疏奏河南輝縣之北山西陵川之南地名水峪諸處有回賊一種盤據數十年負嵎憑險出沒為盜止緣界在兩省之中往日有司匿不以聞以致養癰日甚滋蔓難圖須自流賊猖獗潞澤一帶官兵專意堵勦回賊乘我有事西鄙屢屢蠢動令山西冀北道王肇生移會河北監軍道祝萬齡合兵會勦臣復檄令新河守道荊之琦會同游擊貢　整搠助援務期殄滅以靖疆圉

癸未叙捐助勞餉馬冉興讓等陞賞有差

南京吏部尚書南企仲致仕回籍

原任保定巡撫解經傳以濫報兵馬數目虛冒錢糧奉旨

草任聽勘上疏剖陳帝謂佔馬二百餘匹輒稱舊例即此一事便屬虛冒他事可知本處撫按速為勘明奏奪經傳不必瀆辯

甲申原任浙江按察司副使林銘鼎疏奏從來創業垂統無萬世可行之法而恃有補偏救敝之術以維其法於不墜我國家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垂二百六十餘年其間即有叢孽旋就芟夷以神祖四十八年強半端拱穆清昇平日久法弛人玩雖金甌晏然而元氣漸以素薄封疆漸以多故第見文法空懸而精神不屬蠹寢滋多而養癰愈甚積成極重之勢迄於今日不得不出於課功覈實信賞

不罰以振積玩之人心然而因循猶未破庶績猶未熙撻伐猶未張輯寧猶未奏則臣請仍以用人理財兩者為採時之砭可乎蓋人才惟上之所養不必品皆曾史才皆伊呂惟用人者任之而責以成功譬之歐冶之於劍試之剸截而知其利鈍伯樂之於馬試之銜轡而知其駑良人主之用人課其職業之修舉而知其效不效其餘可不問也然今天下羣育於膠庠者大率皆咕嗶之士自制舉業外不識古今治亂之故疆域安危之端孰肯究心於兵農禮樂刑名財賦之事哉臣以為宜飭天下學臣須立教條遵考古通今者於帖括之前有能淹貫六經博通諸史條對

詳悉留心兵制者拔之高等仍於每科遺才大收之內專以此為殿最則數年之後真才輩出斌・乎崇實學而薄浮華經術可以經世務矣乃若甲科觀政之日各部院亦如館課之法日省而月試之拔其宏辯博學以備詞林之選而志切請纓留心邊計者另置一儲才之署督以樞部之卿貳教習三年拔其儁異徑授兵垣西臺及樞曹之選需次邊方節鉞不猶愈夫臨淵結網漫然無以應乎至於武弁一途紈袴既目不識丁徂儈亦伲於説劍又且謬作雅歌投壺之度敦詩說禮之容過譽則匆惶失厝鼠竄狼奔此近來之通套也則何不令武學提督之臣課以騎射方

畧掄其優者以膺武科而又於武闈得售之後分隸京營撫部磨礪拂拭盡其所長然後分別其才畧技藝任以中外邊腹之寄不猶愈於納柄以鑒茫然失所措乎夫文士不數則當官多以夤緣為保障武人不練則臨戎多以債帥為藉白此兩途之相需而不可偏廢者也至於有司職司牧民不難學問政事見其經濟才猷世不乏清慎自愛者而或以勞悴撫其苦心亦有奔競巧營者而每以鋪張滋其虛美則何不令撫按分覈其地之繁簡衝僻勞逸安危而劑量官評輕重布之勿令賢士或蒙疵索之嫌不肖亦徼瓦全之倖則勤瘁者自可立見褒陞平常者不得濫竽上考而

中材皆知奮勵矣至於用人為經理財為緯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用人固所以經理財用也今天下大勢受病在貧與弱有急動稱無兵有兵動稱無餉徵輸供億不遺餘力是故加派之令設矣固責於徵收得其人餉兵之事亟矣尤在乎餉實有其用不然民窮財盡是反裘負薪剜肉醫瘡之說也況理財如濬泉疏壅而導滯始用之不竭故寧留其有餘毋殫其蓋藏頻歲以來徵發於四集海內盡耗其勢誠非得已然要當權其緩急經其出入未有百費并興歛賦悉索而罔用不絀者也若夫秦晉流亡半皆饑民得額川渤海之賢者固可單車解散為今之計欲使內固藩籬

則於守令嚴其責外防汛地則於將領重其權窮岡聚之當萌初翼之前而又嚴保甲練鄉兵裕積儲簡戎器刻戎備無隙可乘則釜底遊魂固不足費我斧鑕矣章下所司

戶科給事中裴君賜上言流寇寇發宄於秦而秦不能制逼於晉而晉不能禦今晉之蒲永破而洪太臨稷洚河霍隔一帶屢被焚掠荒村灰燼極目斷烟太原之河曲人以盤據分刧告矣夫秦轉禍於晉紓患也而叛將殘兵破清水木瓜府谷又破寧塞鎮安保安秦地之流毒相尋尤狠轉而無已我皇上明鑒萬里特諭兩省協勦然晉之撫按

是索徵賦以助秦、何曾加一矢以助晉而今且自救無暇秦不能及晉、亦不能及秦致我皇上宵旰西顧念秦以飢荒致盜發帑十萬遣臺臣吳甡奉命撫卹臣知百二秦關平定有日然臣實為晉慮、之如何則莫若發軍餉議蠲賑明功罪審勦撫亟、殫心於此四事而又斷之以兩言則畫河為界河以西之寇秦任之但容寇在境及遺賊出界則為秦過寇在河東晉任之不能驅之出界與防河之嚴俾得入界則為晉過如此經界既明責難自諉庶掃蕩之力專而殄滅可期矣帝謂流賊相機勦撫秦晉自宜併力協圖寧得藉口互諉欲餉即與措給以資飽騰

乙酉直隸巡按甘學闊疏報高陽縣知縣王者佐及典史張雲鳳擒獲壩上大盜王虎王忠許文科三人帝命遣官解京王者佐等紀錄

天津巡撫翟鳳翀清釐左右通津三營兵餉條奏定經制嚴勾補勤操練清糧餉設將領議廩餼製器械簡家丁等八事

丙戌督修曆法禮部尚書徐光啓以年老辭位優旨不允

丁亥帝以援兵在遵永地方擾害耕作攘奪市肆前已嚴旨申飭而督撫玩忽明旨漫無約束命兵部星速傳諭詳查在事將領究治務使法令申明兵民安輯

戶部尚書畢自嚴上言遼鎮孤懸東北地多沃壤自昔稱為樂土自兵戈既起屯田久廢目今所可屯者不過山海以至寧錦一帶今撫臣丘禾嘉議將現在之地選委康能職官履畝踏勘不拘官生軍民照戶編查毋偏護豪右而求多窮寡分為上中下三則因地起租果係祖父故土墾種成熟者照舊起科不為限制如係流移開墾官兵佔種者止許每名種地百畝俱令納租與印票收照其有荒蕪地方不拘兵民召募墾種三年起科異時兵租不定扣抵月糧民租不定甲首賠納務使肥瘠維均漸成沃壤較之往時費屯本而化為烏有收屯糧而不作正餉者其得失

實相萬也合計寧遠等三衛歲可得穀豆四萬石亦足為遼餉涓滴之助謹列其細數以聞

兵科給事中李夢辰上言秦之保安攻圍已困而兵將忽撒晉之河曲屢值空匱而士卒不前汾河以西數縣僅存孤城而沁州盡為煨燼追勒增截責無其人豈不待賊倦棄城而後誇張恢復以塗人耳目也則禦難宜急且流賊橫發曹濮間道路梗塞者三百餘里甚至明張告示招納亡命而臨濮諸城且有潛為製造儲備以思秣馬厲兵者解散縛捕責無其人豈不待賊勢不可嚮邇而後手足無措徒請增兵發餉也則防患貴豫中州為腹心重地

東與濮曹相鄰而五營向為盜藪一河為限東南可通蕭碭西北接壤陵川而水峪等處細賊礦徒處、可慮在、當防萬一與秦晉蜀應則腹裏之人素不知兵其事尚可言乎乞嚴勅撫按令地方官急為設防如能殺賊立功者即加題擢隱匿不報坐失事机者立寘之法則事尚有濟耳帝謂曹濮間盜賊恣横撫按何無奏報令自行回奏其河南細賊可慮并通行嚴飭備禦

己丑殿試進士賜陳于泰夏曰瑚吳偉業等及第出身有差

登萊巡撫孫元化疏奏島營之設十年於茲以為養兵則堪戰之人絶少總屬虛糜以為養民則枵腹之衆尚多難

言裁節向背約計成數聽彼開銷即有盈虧總未置問蓋以糧少人多幾經勒減不堪再問耳合二三兩早本色尚欠十餘萬石內外數目參錯政在清查而商人發糧於島取償于登者又幾十二萬兩今皆無從撥補朝夕嗷、臣多方設法必俟西移之後方可分別兵民兵則置備器馬資之戰守民則量給工本散之在農民散為屯兵乃可為規畫也今既未能實點覈以求清自不必遽定名以自誑且當詰原書原餉點數覓發耳章下所司看議

庚寅永平監軍副使方一藻疏奏國家戰守之法所恃惟在火器而練火之方佐火之具接續安放之巧妙卒未講

求足以用火而不得火之效則車制之未詳故也蓋桑木正以用火、擊又藉車攻先臣魯銑戚繼光屢、言之迄今未有真實舉行者二臣車制營陣成法具在固可倣而行之且永鎮并屬健兒皆四方烏合欲其協心併力殊非易事況制敵急在需才靳糈必至散逸其何以彰鼓勸而攬英雄今曷若以餉客兵者移而餉主兵民不擾而氣倍增所節為更巨耳帝謂此奏戰守机宜亦見銳意肩任其減客餉主之說所司確議具覆

起原任參政梁禹賢為陝西副使

辛卯准南京工部右侍郎何喬遠致仕

以兵部員外郎邵名世為雲南提學叅議

工科給事中顧光祖疏劾督臣楊鶴耽雲中玩寇貽患使秦晉之間破城陷堡殺將覆軍民遭荼毒罪實難逭伏乞敕令依限追兵加期平賊以收桑榆之効帝然之

壬辰調孫昌齡為驗封司郎中王抒為稽勲司員外郎李元昺為文選司主事

太平府繁昌縣典史林猷觀解顏料鋪墊銀至滁縣地方為大盜所刼猷觀父子主僕盡遭屠戮直隸巡按龔一程以聞同日又報緝獲拐餉潰逃經歷王元瓚并起獲原銀一萬一千三百兩其分匿銀四千五百兩則西安府吏役

段敬齊王鳳池寺為之乞敕部轉行陝西撫按一并提究

正法

癸巳賜新進士恩榮宴命成國公朱純臣主席

吏部疏參分巡河東道郭行徹聞賊夜遁畏怯不前分巡兗西道錢時明受賊賄任其劫奪章下兩撫臣核奏

甲午實授王之良等八人為御史

遼東巡撫丘禾嘉疏奏粟生全死之關邊腹之虛實固之臣議欲復開中以資耕種而遼東僅存三百里一望之間為地無幾又當邊患方殷兵馬日費不貲誠慮商人輸粟者毋得以操我之急莫若与戶部酌定或令彼商認中新

新引早辦米豆預先赴遼東上納計一年所入豆麪若干應給引若干移會户部以鹽引償之仍於下年海運之數除去豆數幾萬石則上可以裕軍國之需下可以寬西南之力即爲一商有不從我之正供自在似亦法之至便者也

乙未叙　死難官員贈張承蔭爲副總兵呂維先陳謨唐之請俱爲叅將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以風霾之異上言善憲天者不因着而忽微每因微而思應則當此灾變而戒邊臣以不虞飭中土以有備因刻不容弛矣今試問東北一帶烽烟果息

欲且也遠撫持盈之戒宜謹於始蓟督勿藥之吉未卜其終危疆不可無金甌之舉中國豈宜乏先事之籌而頑堪此泄〻從事欲況乎流寇未滅于晉猶熾于秦萬一边塵不戒首尾不能兩顧中边保無一失思及于此怵然心寒故臣以為時者難得而易失古聖賢不能違時而能不失時是在皇上之善于憲天也帝謂所奏已有屢旨也待天變始行申飭

三边提督楊鶴報平賊先是初三日定边副將張應昌提兵破賊慶陽圍解賊遂遣刘金刘鴻儒求撫鶴許之初九日賊目孫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入城投降并送還合

水知縣蔣應昌及保安縣印慶（阳之）賊遂平

丙申吏部上言教職大選從來惟舉人乞恩及歷科副榜恩歲貢三項耳自遼左傷殘西南多故川遼雲貴之貢生破例請恩特旨優恤臣部收人急選蓋亦一時權宜之計非經久可行之法也不意枝延蔓引始不過爲边方貢生設者後乃濫及于天下臣屢查近日舉貢就考破例急選者有禮部咨送有通政司咨送有考定有司職銜復行改教有生監候考仍行改教有止據本生一呈竟准就教有生監歲貢中舉仍行改教諸如此類皆職掌所不載臣擬情酌理數者之中惟貢生中舉一項差可允從今臣于二

月一選已將不應大選者悉行停止乞敕下臣部今後就教舉貢除舉人乞恩副榜恩歲外惟貢生中舉者准入大選餘者槩不准入庶銓政一而人情肅矣至如舉貢寺官掛選年滿例應行取到京依衙序選自有一定年分若年分未足竟行選授是使躍冶者爭捷足之先登而株守者若河清之難俟平衡之道謂何今後宜并行申飭凡舉貢寺官必照掛選年分曾經行取到部者方准收序其餘不得濫及可也從之

湖廣道御史姜思睿上言今天下有五大弊競小利而忘大害名節者而实淨廉搜剔愈清而頭緒愈乱懲忿愈甚

而額麻愈多操之愈急而應之愈緩是也夫天下未有、利而無害者利十害一智者猶弗為之況利則輕於毫末而害乃重于丘山如加派一事乎為此說者曰一畝數釐百畝之家數錢耳不知百姓當力所不堪雖一毫一絲視之甚重且窮鄉一聞額外之徵即併無絲毫之出者亦無不怨同剝骨怨乃生離：乃生亂故從古天下之亂未有不自加派始即令流賊縱橫蕩搖秦晉總由數窮之祖逼迫而起臣恐一六有事雖以數省加派不足當山抉折矣萬一在：若秦晉更執何民而敲剝之哉令不從額內清其風遞而乃從額外斂此衆怨是剝民以養兵逼民以為

盜也所謂競小利而忘大害者此也方今為節省之說者無所不用其極矣然皆騖虛名而未嘗稽實際所以持論似若可喜而究之絕無一得即如裁減驛遞於以清驛擾冒濫之弊厥名甚美乃徒使冠裳負販雜居旅店其所裨司農者有幾若以恤民為名宜舉此項支費還之民間令減派之令未行而貧民之倚任輦為生者無所於泊皆將散而為盜是在官既不得裁減之用在民不亦受裁減之患也所謂名節省而實浮糜者此也大凡搜剔吏治者必須深入其中身歷心解真于民情土俗靡所不道故其說持之不勞而行之可以無弊蓋萬方風俗不同贏縮緩急

倍蓰無算若欲徧兩直十三省之廣操筆懸斷取其已定者更張之雖使隸首握算勢亦不能況米鹽薪水各有司存而必經天子之裁定無論過於瑣屑非職要之道亦愈以勞天下之觀聽矣所謂搜剔愈清而頭緒愈亂者此也自汰兵之說為延敵戎首於是棲兵者競講清稽而喜增置餉而其處增侍郎矣餉而其處增總鎮矣入援之師自都城及薊永主客襍置徒滋潰掠而迄今不得其用夫兵多不練何貴有兵官多不能練兵何貴有官即如通昌二鎮各駐兵五十此不過一兵備事耳奈何兩司馬贅疣其間虛糜冗浮莫此為甚臣謂昌平為陵寢重地又黃花路一帶

單薄難恃以重臣鎮之尚不為過若通州則去侍郎畄揔鎮以其兵聽津撫節制則事權既一節省不貲矣舍此而十羊九牧多指亂視致客兵無安頓之法主兵無訓練之方臣未見增兵之愈于汰兵也所謂懲毖愈甚而頹廢愈多者此也自功令森嚴屢煩申飭止以懲虛責实耳乃顧畏太過者轉務為茍且朦朧之計文飾目前而地方猶畏罵多事即秦晉西冦報斬捕者有蹟而焚刦畧戮聲勢暴橫臣恐可憂不在外患也今且勿以有盜絕其罪狀而姑以弭盜專其責成庶志意淂展防勦有机或不至進退失拠乎否則一籌未施切責日至安知無互相蒙蔽徼倖暫

寛者所謂操之愈急而應之愈緩者此也凡此五大獘其初未嘗不從振飭圖治而出乃皇上極為天下過慮即天下亦極知皇上苦心而條議紛煩張弛兩謬支離苛細究意無益於治故人日不足扵任財日不足於用事日紛而難理民日窮而生心此臣所謂中懷迫切不敢不以盡一之規正大之體進也帝以其借端逞臆切責之

太僕寺卿鄭宗周上言流寇横行荼毒山陝我皇上宵旰西顧念延綏山荒慨發帑金十萬以賑之威德並施計當不日剪滅是延綏之情景皇上固知之乃晉地之情景則未有為皇上告者葢晉土自天啟初年以來無歲不灾而

去年尤甚責以沿黃之派急於星火轉運艱難在朝廷雖算價二十二萬而民間所費實已不止百萬有司但顧考成新舊併催鬻子賣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盡今日春雨未沾風霾日異人心洶洶朝不保夕弱者轉於溝壑強者瞋目語難斬揭四起勢所必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何我皇上試一思之安乎不安乎夫當此公私交困軍興浩煩為三晉之計臣不敢言賑言蠲與緩徵停徵第恐瓦解勢成議之無及始用勦除之計於是加餉增兵所費又不止數倍矣夫猶是晉也恤之則為赤子毆之則為寇賊圖之於未亂則以守令保之而有餘救之於已發則以將帥取

之而不足安危理亂間不容髮伏乞敕部覆議早圖収拾使人心既定賊乃可圖是在聖明一轉念間耳帝報聞

丁酉山東巡按余大成以察吏即為安民之本上言提綱課實治標三事帝褒其切中肯綮命所司通行嚴飭

禮科給事中盧兆龍因初九日陰霾蔽天東南尤甚數日来風沙晝捲迥異尋常上言天不無故而生變人事臧否則玄象應之今日封疆急務有當亟議者三薊遼非無事之地總督非卧養之官則張鳳翼請病之真僞不可不確核以決其去留毋徒遷延從事使封疆日就廢弛而不可収拾也東江有帝制之名跋扈非能制之類則劉興治擅殺

而負嵎不可漫置度外而乏駕馭之方致養癰待潰一發而不可救藥也至秦晉之流寇披猖饑民響應近且齊豫之鄉所在見告矣然任人以圖賊固不可不予以圖賊之資即如洪承疇素嫻方畧今且以空拳宕步況其他庸〻者乎為今之計惟有依期給餉尚可鼓舞軍心以為驅使所當敕部接續措處使諸督撫戮力同心滅此朝食毋徒橫分畛域坐視而悮軍機也若夫援兵擾民已在聖鑒且遠方之民不服水土逃亡之外疾病仍多雖云備留緩急終非久便良圖費厚餉而養驕兵萬非良策則發遣錯置又所當酌也

戊戌以廣東海道張秉文為本省右布政使調驗封司主事郭都賢為考功司主事考功司主事張忻為驗封司主事

倉場尚書錢春以原廕子錢霖已中舉人請改孫錢實承廕從之

宣大總督魏雲中回籍聽勘命張宗衡代之

以禮部郎中劉夢潮為廣西副使山東參政戴君恩為陝西按察使起原任副使張應吾為陝西副使莊浪兵備道補周鴻圖為山西右參政岢嵐兵備道

總理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呂維祺上言

臣惟國之元氣當培而致慨於吏治日壞貪冗未息謂向來元氣銷鑠於痿痺不靈勢不得不亟為釐剔然須於更張可鼓之餘常存愛百姓以固根本之意庶不致大弦急而小絃絕無如皇上如天愛民之心盡壞於有司之不能曲體臣不暇縷舉即以吳楚江越南根一事言之已足見元氣之竭不竭于催科不竭於加派而總竭於不肖有司及不肖署官衙官也蓋彼既借口民瘼以耗南糧復借口南糧以剥百姓或索常例或加火耗或徵赦免以及私派疊徵科索使費種〻敲小民之骨而吮其血使民謂子實生我而朘我以生上屯皇上之恩膏下蝕百姓之元氣皆由

於此大抵有司之大賢固少大貪大酷亦不多惟中等昏庸濶輭之流十人而七吏胥上下盤據其中一任提線穿鼻不敢為異而道府牽於情面不肯以愛民為心是不得不嚴責之撫按宜令撫按以核報責理刑以風勵責道府數清官胥之猫鼠先破上下之雷同然而利欲入人膏肓積習已成況痌亦僅免而無耻良心未動更請以天語提醒其夜氣惕天網之難漏立可鑒之前車仍榜石衙署俾觸目共見懸鑑自思或可灑煩熱於清冷之淵耳帝謂所奏最悉弊源各撫按宜加意釐飭

己亥以孔聞詩為禮科右給事中陳獻策為兵科左給事

中

戶部尚書畢自嚴上言科臣許世藎建議將邊省州縣錢糧不由司府徑自解部臣思詔書方以完欠責司府今令州縣自解恐司府反得借口坐視又非釐剔國計之本意莫若使地方遼遠者照舊送司彙解其餘附近之處如山東山西河南及北直府屬應解京邊遼餉等項許州縣於司府領批赴部交納若邑小糧少腳力為難道路可虞情愿類解者仍從民便司府亦不得稽庫別借致有李代桃殭之嘆帝曰可

庚子以吳登仕前後捐助數多優給四品服色

以寧紹叅將馬孟麟為徐州副總兵貴州叅將段喬林為本省龍場副總兵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上言皇上臨軒策士一日而進三百五十人此三百五十人者固將藉為無窮之用則今日關頭所當認取者有三一曰觀政之關不可輕過一曰館選之關不可倖入一曰選除之關不可旁出帝嘉其議命所司嚴飭

辛丑吏部侍郎謝陞等以傅宗龍秩滿勞著請陞太僕寺卿四寺管事遇缺即補從之

壬寅左都御史閔洪學仍以太子太保貳吏部尚書

擢刑部郎中黃修令為浙江參議

癸卯工部尚書曹珍因山西撫臣宋統殷請補發鉛黃銀二十三萬餘兩上言臣部派買之時止准以應解料價扣抵原未許其以庫銀補還此後未完鉛黃價值合遵扣完派買日照舊解部之旨將天啟五六七年匠價翎毛羊皮等銀九百八十九兩崇禎四年以後應解料匠等銀逐漸扣除可也從之

[redacted]

崇禎長編卷四十五

四年辛未四月甲辰朔孟夏帝親享太廟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臣前疏請嚴邊防擇守令二事皇上以為不待天戒申飭固已然臣目擊耳聞實見邊防未嚴守令未擇即如遵永至今兵蹈而民不敢入川蜀之兵蠢蠢橫逞秦晉間潰決督師總制視賊如虎中樞疾呼不應此非邊防未嚴之驗歟鄆濮城門晝閉而不敢開麻城大盜橫行而不敢問閭廣山賊水寇迭起而不能息客冬規避應降之甲科選同百計出脫畢竟置之固安撫寧間此非守令未擇之徵歟有此二者則社稷危而民生困

所以天之示戒昭然有無容以屢旨寬者況乎目前之事西莫急於寇東莫急於敵西事莫要於易督師及總督今督師已有明綸獨於恂恂之總制明知不克負荷而必使戴罪以討何耶至東事穩着莫要於定人心而工臣建堡聚民之論乃明旨暨部覆業已是之悠悠兩載竟何如也此臣前疏所云起弊維新要在力行之謂也

遣御史吳履中巡按貴州王之良巡按真定姜思睿管理屯馬

以禮部員外郎徐愿秋為廣東叅政起原任叅議許鼎臣為江西副使

乙巳太常寺少卿唐暉續解湖廣應還餉銀命照數覈收

廕原任大學士馬自強孫馬拯為中書舍人

撫賑陝西御史吳甡疏奏延安一郡十九州縣有賊四大夥最勁者河曲之王嘉　保安之神一元攻城圍郡散為叛亂非大兵重餉未易撲滅而其餘二枝縱橫於鄜雒之間衆至三萬道路為梗然多饑民脅從此賊若不解散則賑濟亦無益也臣與撫按議急下詔安之令聞亦漸有悔心然招之非難而解散之難故必使軍還軍伍責之於各將官民亦還民籍責之於各有司還伍者揀其精銳為兵而予之以月餉還籍者給以籽種歸耕而寬蠲其賦稅臣

以賑而寓撫之意督撫以勦而堅撫之局庶幾可無旋滅旋起之患也雖然即令盜可撫矣而斗米四錢告糴無所若不設法以通商販之路則金錢有限老弱者待斃少壯者終跳而為盜耳臣議通宜雒甘泉中部等州縣一路興販自涇陽三原諸處轉輸而北以耀州鄜州二道主之通綏德葭州吳堡米脂等州縣一路興販自山西汾州平陽等處轉輸而西以榆林及鄜州二道主之惟是山西近河一帶因流賊戒嚴遏糴日久延鎮以是坐困宜敕晉撫委汾州平陽兩道屯兵河上一以防河一以通糴而責成撫按措處官銀二三萬兩委官糴買米豆髣髴常平倉法平

價以濟之仍多方招徠米商使之輻輳而至此今日秦民續命之膏舍此別無回生之望也帝命所司亟議行之

丙午户部覆天津巡撫翟鳳翀條議海運利獘十款謂其洞中機宜曲盡利獘宜亟為舉行報可

樞輔孫承宗以衰病求退兼舉太僕少卿傅宗龍自代

直隸巡按饒京奉命巡歷薊松四府查盤糧冊其中惟有民欠撮借濫獘百端因上疏極言二者之害相為始終總以民欠開端撮借結局欠而又欠撮而又撮循環不已請下禁革七令以為挽回之計帝命所司酌行

撫賑陝西御史吳甡疏奏延綏荒亂率是塞上饑軍與失

伍餘卒餓民因而隨之一招百應少則掠野多則攻城甚則圍鄜其勢與河南山東之專賑異以故委十萬金於延綏十九州縣人僅得其涓滴而賊之攻掠自若則安輯解散之方誠有不可不並行者臣奉明旨責成府州縣多方措處設法湊濟然本敢遍開事例惟持急君父効忠義之一說以為諸臣倡請條列其議一在秦藩之首倡一在各院之議捐一在監司守令之議助一在鄉紳之共濟一在富民之樂輸章下所司議行

浙江海寧縣紳衿里民祝以幽等以崇禎元年海潮狂溢漂溺人民七萬迄今狂瀾日甚沿海石塘百里衝決殆盡

湖灌城市村落桑田盡成斥鹵懇勅道臣錢天錫專董修築若所費錢糧無出則海鹽設處之法可倣又採本山木石以充之材料自足應用惟在撫按諸臣實心任事自可不煩公帑也章下所司工部覆上帝如議令天錫刻日鳩工完日方許陞轉其錢粮照前設處撫按仍嚴加清核

戊申順天府漷縣知縣盧紫春疏奏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其不可一日無兵者從古已然而制兵之法莫善于寓兵於農莫難于養兵於官苟使有兵之名而無兵之實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富國者亦知今日之兵不足恃也因日以練鄉兵為事移檄有司不啻三令五申矣無如近日守

令報之上司者悉紙上之鋪張練之民間者皆目前之套數僅有虛文鮮裨實用此果農之不可使爲兵〻之不可練於鄉哉亦所以使之練之〻道未得也其說蓋有三焉在乎民志未定民膽未壯與民力未養耳欲定之壯之養之其道何居亦曰倣州縣里長催粮之法而編民壯於里甲之中名曰里甲民壯職在保護鄉村防守地方而止不他役也如一里十甲每甲編民壯十名甲内戶大丁多者一戶編二名或三名戶小丁少者三戶或五戶編一名各因其丁糧之多寡厚薄以爲差次務足十名而止若縣小里薄每甲量編民壯四五名編選既定即依里甲之制十年

一輪班聽役縣小户少二班合為一班五年一聽役每月赴縣比試能者勵之以賞不能者激之以罰其不該班者亦各於農隙之時演藝於家期年赴縣比試而賞罰同之若人户丁糧消長民壯亦隨時增減輪班既盡週而復始十年一更定而造冊焉此法行之既久將見民志可定民膽以壯而民力以養值有小儆止用本班次儆挨用下二班三班遇有非常大儆方盡數起用一令而百千人立至又何患守禦之不可固賊盜之不可遏哉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庶可彷彿矣

户部尚書畢自嚴以道臣方一藻有豫備芻糧減客餉主

之議遵旨酌覆上言薊永自前留糧已經發有月餉召買并截漕等項未嘗不豫道臣所謂豫者蓋指意外城守不妨多〻益善耳若夫減客餉主臣部久有此心而不敢創為此議今茲繹明旨亦謂於目前要務大有關切然則減客餉主之說真是養百庸卒不如養一健兒養十悍橫淫肆之健兒不如養一親上死長之子弟道臣軫念地方言必有中故若斯耳況道臣身在行間乃云姑舍戰而言守是必明乎所以守者倘自料征繕牧圉漸有成緒猝爾緩急可以有恃則不妨與督撫講求於主客去留之間以為今日變通之計可也

自嚴又以兵多餉缺主客有交困之形行月無兼資之案乃拔陳額餉出入大數官兵增減定額上言當此兵驕將悍食若衆而用不舒已犯生財之計值茲勢窮力竭兵當恤而民堪念徒深仰屋之嗟則節之一字至今日而萬〻不能諱矣況議者原謂衝邊之兵不可撤而腹裏不妨量撤兵之有用者不可撤而兵之無用者政不妨盡撤借曰今日非無事之時兵必不可議撤其中之行月盡革兼支者獨不可量減乎冗官冗役之濫設者獨不可量裁乎當此經制初報之時不詳爲更定而日鑿生民之元氣竭百姓之膏血以供四方之驕悍無論勢必不繼即能繼亦非

久安長治之道顧我皇上之深思長慮也帝以兵餉缺額尚多委宜深慮所奏應酌議欵兵部其與諸督撫從詳確議以聞

己酉補叙恢復四城功崔爾進翟鳳翀各加服俸一級沈猶龍龔一程優陞京堂傅國俊方一藻宋祖舜等分別紀録揚可棟等十九員分別陞賞録用各有差

補叙羅嶺功邢咸周丈郁各加一級劉興基許得功等二百五十七員照例陞賞有差

補叙山海城守功章應斗等二百五十四員分別録用何天龍准貢岳惟忠等二十五員加級給劄曹大倫等九十

五員路志賢等三百二十員各與紀録王來肩等一百二十餘名各行督撫旌奬

補叙臺頭營昌黎山海關建昌路各城守功王成爵等五員王所奬等九十三員加銜紀錄各有差

補叙撫寧城守功姚九金葛允瀛等七十員分別録用趙學禮等六十七員實授加級王三臻等酌賞有差

補叙安山叙捷功王應魁等六十四員陞賞有差

庚戌帝以天時亢暘遣官祭告南北郊社稷山川風雲雷雨等壇及護國龍神仍行順天府率屬恪祈

户部以登撫孫元化奏稱江東兵民雜糅且有風濤之險清（查）諸餉還往維艱請展月報之期以免後時之罰經會同科臣許世藎餉臣周士樸酌議具覆請許其半年一報或三月一報倘不如期無辭苛責俟撫臣設法西移令民皆就屯兵皆歸伍然後另照原限造報無不可也從之

南京山東道御史章金鉉疏奏天下民窮已極所藉以軫之者惟良牧是寄然良牧非必有以益之但無以害之而已因舉蜀中之害民最烈者莫若奴頭行户積差酷刑四事請飭地方官嚴禁絶之帝以四款厲民最甚命撫按通

行嚴飭

辛亥江西巡撫魏照乘績解捐助銀命到日覈收

補叙天津入衛有功各員白麒等九員分別錄用王之富石良各加一級劉嘉言等一百四十八員分別劄授有差

補叙殺虎山捷功劉志安給衛江鳴升等三十六員照例陞賞有差

補叙關外戰守功王之棟等四員俱加衛史鳳翔等二十二員王弘等七十二員俱紀錄范全吉等八十四員俱分別加衛張顯明等六十名照例陞賞祖國楫李羅大等十二名照例優卹

敘運務勞宋猷等九員各加級董用極等二十四員分別錄用有差

敘守壘功孫止孝等加級孫士髦等三十五員王時賔等六十員分別敘用有差

優卹陣亡各官劉思等二十六員各贈三級程應科等七員各贈三級杜蓀等八員各贈一級俱世襲宋輝光劉建勳照例陞卹

補敘三屯山海石門燕河建昌雙望薊州樂亭青山西平戰守功張宗浩等三員分別給劄劉沐青等四百六十四員各照例陞賞周天肯等四員加給實授有差林應坤等

六員分別給劄魏方國等三十二員各與紀錄申共祐加贈二級周于策等五十七員加級給劄有差馬呈瑞等十員紀錄張陽等十員各加一級解振麒等八十四員分別給劄邢忠等三十七員紀錄邢所學等九員錄用荀名良莫允登加級田永登襲陞一級許應龍孫應龍給劄李住徐士英等五十九員照例陞賞吳元明等三員加級王炳等一百二十二員各與紀錄劉廷宣等四十一員分別紀錄傅鳴鑾等十二員照例陞賞張得功等六員分別給劄張國威等一百八員照例陞賞李之茂等二十三員分別紀錄允世威加級抗友諒等六十四員實授仍加級党應

春等一十六員照例陞賞

大同巡撫張宗衡疏辭總督新命帝溫旨報之

原任廣東道御史袁鯨咸上言聞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千古用刑之準也今逮獄諸臣愚昧扞網皆其自取然畧跡原情未始無可矜者在焉臣觀皇上仁慈溥被虛公無我即如袁崇煥召冦殃民身服上刑人人有百口之虞顧特開一面赦其妻子凡屬臣民無不感歎皇上於重者猶求輕之刑其輕者乎去秋應決諸囚自分必死皇上猶惻然動念竟詔停刑是皇上於必死者猶求生之刑其生者乎大抵理惟平規則

得恩以善推乃大目今熱審伊邇此獄囚生死出入一大轉關祈皇上於未審以前預取諸臣罪案反覆詳閱某也故當刑某也過可宥某也律重而情或輕某也律輕而例反重例重平以律〻重平以情毋論法司開與未開皇上一念轉旋即是恩賚一念擴充即成浩蕩豈以仁慈與我之聖人猶靳此乎臣法律未精未敢謬指何人當生何人當輕自即於希恩沽名之罪惟願垂日月之明徹幽蔀之隱洽此好生嘉與洗滌則赦過宥罪恩德盡歸皇上又非僅〻為諸累臣求再造也帝謂朕意在欽卹自有斷裁不必徒滋條議

壬子直隸巡按張學周解捐輸節省銀助餉命照數覈收

江西巡撫魏光緒續解捐助銀命照數覈收

在籍大學士李國橎卒訃聞帝哀悼之命從優議卹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御史水佳胤發其所與司官手書劾以濫用奸棍沈敏托之居間過付因上疏剖辯謂始之用沈敏者以敏與毛文龍至親藉其誘致文龍將領因得就其閒物色之比兵退事平敏懷怨望欲咨督撫委署已而知敏之奸并咨亦不給第發王威營中效用孰知其狼性難馴竟指稱差委點兵詐索營伍此其假借驅騙於臣絕無干涉也佳胤乃累牘連章極口醜詆似有深怨於臣者但臣之

愚誠足矢天日亦不復與之辯惟祈速賜罷斥以謝人言

吏部以行取服闋在部應考選推知陳昌元等八十九員

上奏

癸丑予殉難良鄉知縣党還醇祭一壇造坟安葬

工科給事中顧光祖上言皇上大計甫竣俞銓臣之請將於俸滿諸臣遠次考選仍諭戶工二部查核任內錢粮完欠以酌去留誠盛心也但恐事久弊生奸竇易啟或將拖欠之數那移拼飾者有之謂宜大破城府旦暮確查移咨吏部使得據爲鐵案可耳至於考選之事寔銓臣爲政尤宜速發訪单叅結此局蓋難進易退之士從來罕見而頑

鈍無耻之輩豈盡革心假令悠游時日得為奔競夤緣地将使養恬守拙之士欲進無階皇上闢門大典不適為臣下養交贖貨之資乎乞勅吏部於户工二部查核既清之後立行發訪付之公論於以養廉恥而絶垣囂復於考選之日仔細閲卷以聽聖明裁斷庶朝廷耳目得人而封駁有攸賴矣帝謂考選自宜確核才品都院務秉公持鑒抑躁奬恬嚴絶營競積習以稱求賢至意其户工二部并令速核勿致稽緩以滋弊端

直隷巡按王道直疏奏東人自飽颺之後眈眈虎視冀圖再逞殆無一日而忘我中國亦安可一日弛備禦哉臣欲

與督撫諸臣飭道選將數軍實勵士卒奮敵愾共勵保邦固圉之策謹就其切實講求者條列十款一曰核虛冒一曰禁朋扣一曰嚴防禦一曰明哨探一曰練新兵一曰實邊倉一曰重將領一曰廣聯絡一曰實內地一曰撫屬夷

帝以所言俱切邊務令道直加意料理俾言可底績勿空托數陳

甲寅遣戍張道濬於邊衛袁弘勳於近衛

登萊總兵黃龍疏報八角口居民程宵元以漁船載客至皮島貿易三月十六日劉五集各客二百餘名責以無握欺誑欲俱殺之將劉興基綑打三十殺沈世魁一家惟世

魁得脱崔耀祖吳堅志二人自相爭殺而死次日劉三山劉四沈世魁率入劉五家保至更深時殺死劉五佟駙馬勾引東兵三百名劉鉄山撥船接濟亦被劉三山殺散夫興治謀為不測將士不附兄弟仇殺實有因勢導機之妙用其彼此勝負雖尚未聞然而興治死則興基無所逃其黨當俱盡矣

帝命核實以

聞

工部侍郎沈演上言曰今餉匱兵驕民窮盜起東西窺伺未息政紀實效泛然臣輾轉思之意者要領之提挈尚疎

群策之収羅未廣朝野人心尚仍其渙散譸張之舊而精神未一徵國家大計惟兵與民種々可憂何啻勢窮而形見忠臣抱根本之慮明者責不見之防臣備員陝西時曾刻鄉約一本責有司舉行不意迄今遂有流寇之亂鄉約者何即臣屢疏所云建堡聚民之法此法一行以民察民自無遺奸耳目者衆内應何從措手非止本計亦兵機也從來治流寇之法勝之易定之難法在安插之得所耳相其曠土隨所附籍如水有隄其流自止故臣以此為安内必用之策然必妙選循吏而以全副精神注之三年有成斯萬世之利也遼左恢復功同再造進取安集當法高皇

高皇一人金陵即命康茂才為營田使嘗言疲民力以養閒卒非良策也練則為兵耕則為農兵食既足觀時而動進取長策無出於此世徒知講求屯鹽不知向來遼左之失全在竭海內物力以實遼而遼不得實以進取大費為守而守不得堅自將帥及軍民皆飄飄有遠心而無固志費累巨萬猶若一無事事者然熊袁兩罪督坐此而敗此局不更難利盡屯鹽猶為無益法當以遼民實遼土以遼土贍遼兵能闢屯者即為世業使軍屯民屯畢舉鹽軍鹽場悉復非止地無遺利亦使民各戀土即奸宄可消而民志亦可定矣若幹濟需才非借異代豈以聖明旁求之切綜

核之容更欵ゝ才意者積偷之後偶或糾之以嚴剔奸搜隱之意勝而網羅鼓舞之用尚有待且從來邪正不可力爭公私豈容並念無偏黨即正有倚比即邪況遭時多難尤宜為國家引利害陳當否而不與其私乎臣請奏艱最鉅者加派援兵ゝ政外藩撫賞五事發為五難救中外諸臣條上便宜無論在官在籍即高士如陳繼儒真品如舒曰致等行為世儀學饒經濟者皆得各陳所見能於此規而利杜兩害即為奇策言而可行ゝ而可績即為真才庶幾嘉言罔伏野無遺賢矣帝以建堡屯鹽等事命即設法倣行并所舉陳繼儒等即與議覆

乙卯補年道行為稽勳司主事以馬思理為工科右給事中查核兵馬

以兵部員外郎金肇元為江西叅議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國家首重賢才而所以涵養人心磨錬英才者無如學校故董子曰太學者賢士之關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良有以也嘗考祖宗朝極重教官之選如宣德時曹端之教霍州方牧不敢以屬禮待嘉靖時海瑞之教閩中御史至泮宮長揖不拜此二臣者固其刻意好修傾心作士然當時上下之尊師模而敦學校豈今日所敢望哉至督學一官尤所以綱紀學校者臣以為尤宜慎擇其人必得康靜恬退之士有嚴重剛方之操者而責之久任寓風采於涵育藉綱紀以作興俟其卓有成效

撫按會舉而授以京堂斷為轉移要法學官則宜倣永樂年間例單用一榜一切乞恩與近例不及敗教者俱罷不行在歲貢須選年力強壯品格純雅者起送廷試選用其龍鍾老邁者即為題授冠帶不必赴京希用授職之後不論舉貢俱以進德修業造士為先而明經課文次之三年一考必擇士心咸服士習丕變者撫按會舉再任不稱職者即罷黜六年再考必擇作人有效成德幾人達才幾人歷〻有據者撫按會舉〻首俱授部寺京職若有教範平常無可稱述者舉人酌授閒散外任貢士致仕不許更混師表其碩德名賢庶幾如端如瑞兩臣者撫按會舉留任

俟其九年考滿愈按舊制起補翰林院編修及給事中等官其直隸提學御史視外之提學順天應天各府教官視外學一體遵行：之十年而青衿之士有不操心砥行以承休德者臣不信也至南北國學尤天下賢才所關祭酒司業務選一代儒宗畀以斯任博士助教等官或甲科初選或學官陞補凡舉人貢士須令實：在監陶鎔氣質涵養德性講明修己治人之學監生則行積分舊制如有異才特品亦倣永樂年間擢用監生吳信等例俾翰林嚴試拔其尤者試工科給事中此帝王勵世磨鈍之術不可悖為曠典格而不行也帝謂士習日壞實由學校廢弛所奏

慎擇師儒諸議頗為切當所司即與酌行

吏部左侍郎謝陞於署事時舉堪任邊方督撫諸臣川湖總督朱燮元原任薊遼總督喻安性南京尚書熊明遇原任三邊總督史永安兵部右侍郎宋槃原任貴州巡撫李橒應天巡撫曹文衡雲南巡撫王伉太常寺少卿張鵬雲原任太常寺少卿沈自彰太僕寺少卿傅宗龍大理寺右寺丞張廷拱山東副使霸州道孫穀原任山西副使薊州道徐從治陝西右布政使陳奇瑜山東按察使徐日久山西按察使易州道王弘祖山東僉事關內道楊嗣昌山東僉事大名道盧象昇陝西僉事榆林中路道張福臻山西副使陽

和道馬士英原任陝西副使固原道馮師孔章下（記用）閔洪學三邊總督楊鶴疏報賊首神一魁率黃友才等馬步精兵五千輸誠降附乞宣敕持為赦免許其歸伍歸農更有請者秦中之亂實起於荒今既奉旨招安若不少為賑濟是出之死地終不能予以生全也乞別賜臣一二萬金以為賑濟之用此又臣葵藿之忱不得不哀鳴於君父之前者吏部尚書閔洪學上言行取題留各官共得八十九員而近日北京科道共缺五十餘員南京科道共缺一十五員缺額數多於見在考選者寬取之以開僥倖之門不如將俸次及期者多收之以廣遴選之路臣查各官距截俸之期

有僅欠一月者七八人乞垂念勞臣准與一體行取

丙辰遣御史梁元柱巡按雲南

予故總兵官楊肇基祭九壇造墳安葬仍加祭一壇兩廣總督王尊德祭一壇并給全葬

吏科給事中張國維上言往例州縣俸滿者覲後即與題留今靜聽已踰兩月吏部未見具題則曰查算錢糧之故夫古今談吏治者不外循良卓異分憂卹灾之謂良化民及物之謂異未聞以簿書期會旋治平者也倘錙銖必償事同索負是使海內有司闒之求免日後之補賠不顧目前之剜肉居官以此為材能察吏以此為殿最慈者因以

改其操貪者扶以恣其欲新舊正雜之供不可缺一布粟力役之外何止用三一官來百適責一官陞一路受其隱禍可勝道哉臣謂錢粮不可不清而清之當有次第考成不可不核而核之當近人情與其不能應手而民受急征之苦不若責之以漸使民力易措而我且得緩徵之名則有盡一之法於此先須分省分每省舊額幾何新額幾何已完幾何未完幾何其綱可列也欠有多寡有久近須酌各省往時徵解之數畧分次第積欠者之完九分勝於積完者之及十分耳次須分項款正項各若干雜項各若干其條可[illegible]也或有煩簡有難易須合今日新增之額通盤

打算賦多者之稍後差可比賦少者之無期耳次須定程限某項可以日計某項可以歲計某項可以全徵某項須計分數某項可以見取某項須用帶追并徵之日徵視錢二之規苟其漸次皆完則歲計與月計不異分徵與全徵不異帶徵與見取不異若期之不應然後從而治之則民不怨而官亦無辭臣顧持籌者熟計之也帝謂錢糧考成正以徵驗吏治康吏操守清嚴正供自應樂輸豈至催科生擾但分別酌定亦是一見所司即與議覆

原任御史水佳胤再疏劾兵部尚書梁廷棟黨庇沈敏據其私書中明晚一來面悉語則明比作奸之情即在寅

夜密語中軍露乃廷棟於兩次辯疏猶巧詞文飾明係說謊欺君乞即明賜處分帝謂沈敏已令鞫問佳胤不得瀆擾

丁巳召陳于庭為左都御史擢謝陞為南京吏部尚書徐良彥為南京工部右侍郎

以張廷拱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戊午調四川副使盧安世為本省參政廣西副使蘇萬杰為雲南副使

陝西榆林道僉事張福臻率領遊擊高應桐等征勦流賊於延川縣地方因賊勢衆多分中軍李鎮千摠楊明等為

南北兩翼福臻親赴西面以逼之四月十一日至延只溝胡倫莊與賊相遇於是三面奮攻賊兵止四百餘望旗奔遁逐北五十餘里斬首二十一顆復於十五日在千谷驛遇賊千餘將士姜鳳張光顯等用力迎戰斬級甚多降丁把揔王智王希喬等又率降丁三百餘名及延川縣千户王俏昌等領鄉兵助戰賊遂大敗逐北又二十餘里斬首六十七顆奪獲牛畜器械無數賊勢窮迫羅跪山頭乞福撫臻許之當即解散揔督楊鶴以聞

浙江道御史張鳳翮上言秦受賊患越四年所矣兼之灾旱相仍小民生計轉屢焚掠所遇死亡之餘偷生從賊者

接踵以故我軍日潰賊勢日增攻城掠堡勢若摧枯萬一天不悔禍凶焰彌張遠勾塞外以作撓近逼河南而直下天下事尚忍言哉近聞省兵止能守隘非復可以衝鋒當事諸臣辦賊雖無寧晷而庚癸之呼所在嗷々安望其投石超距手且潢池弄兵由比歲迫於荒旱而羣賊攻掠亦藉飢衆為聲援若使流離瑣尾之氓各有生計則此恟々望屋者何難駢首誅之也前發帑十萬金不過涓滴之潤宜秦中父老望恩感泣之時再將原派一年新餉八萬七千餘兩盡數抵留為賑臣撫恤之用此不過以秦中物力救秦中生靈用恵者不難於推恩操戈者將轉而秉耒

所謂軍則還之伍民則還之農確有實用而非空訣也若賑臣條議輸助各項再乞天語申諭俾好義之情人人欲動分獻之念在在相從則秦事尚可為也不然勸之既不可勝勸而撫之又不得竟撫日復一日皇上西顧之憂有非臣所敢言者矣帝謂勸逆撫良責在督撫急公輸助誼在士紳原派新餉不得輕議扣留

戶部覆科臣朱文煥條陳四事其一屯田夫屯田有新屯舊屯之分軍佃民佃之別新屯例應加課民佃價宜倍增益於清課之中默示軍屯之重也惟是南北風氣各異榮枯不同獨腹裏地方則強半民佃軍屯價輕而息倍生擁

厚利國家不得享屯之利又閩粤江浙俱係水田所獲不貲此科臣有慨於中而為加增之議也但加課多寡難以預定應責成省直撫按嚴加清查果有得利獨饒者即不必每畝再加一錢亦當於已加遼餉之外再為加增亦所謂取之而不為虐也而新屯無糧者又不待言已其一寺田江浙閩廣之間每以無糧之田託之寺產聽豪右自私自利非法之平也是在撫按立破情面未變價者照數變價未納粮者照地派糧不得借口寺僧隱占充橐其一官米夫田地無甲乙之分官米與民米自應一例均派是在撫按查議果官米而免加派也自應照數均增無容再計其一

積穀科臣欲於原額之外再為加增以充遼餉委屬長慮但恐賢者不能師蒲鞭之遺意而不肖者藉以飽谿壑之私教猱升木尤當預防令後有司除解餉外能多積倉穀加以優異之典仍敕撫按採訪有過取贖錢者重加參處亦積貯隄防之妙用也帝報行

已未福建道御史孫徵蘭上言時事得失有開禍而法未及者三隱禍而計未及者四一則延慶韓蒲我之勦撫未奏潞安王肇生之罪案不明一則總兵尤世祿不能鼓朝氣以乘賊反散錢以益之一則錢時之養亂於曹濮三者皆法之當伸者也若夫豫省之城裂宋境之流血與趙衛

之亢暘肆虐此禍之隱伏者一漕艘爲國家命脉倘賊不殄滅一旦意外生虞則國脉中斷此禍之隱伏者二四方盜賊竊發如山西之狪山東之妖者不少地方官不預吐一言惟幸其未着而隱忍此禍之隱伏者三諸臣之封事累〻而直言絕少一切天災人禍均無舉以入告者此禍之隱伏者四懇祈皇上明法正刑慎微戒着肇生雖受事方新而辱國宜斥也世祿雖前功當議而尅剝當懲也錢時雖已解任而養亂之罪莫赦也更嚴諭地方各官事無巨細必求預消禍無成否不得隱縱且速飭運弁杜兵力以護漕道急求直言圖修省以回天心則國事幸甚帝謂

輦生等前旨已明所言失釁漕船諸事各撫按官當加意料理至近來章奏甚多何尚云以言為諱以後須虛心規畫以副求言本懷

禮科給事中凌義渠上言國家用人首重科目則豐功偉樹卓犖千古者皆自臚傳之一日為之然則諸士甫離草野遽叨清華民社之寄其為任不綦重為遇不綦隆歟但恐心不足以御物則攻苦茹淡之意漸奪於紛華靡麗之場氣不足以居身則察言觀色之衷漸滋為足高氣揚之態識不足以持變則獨來獨往之概漸惑於東西南北之歧力不足以要終則晨燈夜帷之勤漸化為偃息偷安之

習於此不加隄檢小之係一身之休咎大之關一世之隆污所謂不變塞者何居焉故有言之似迂濶而切中膏肓最關國體者數端特舉為新集諸臣勸一曰謹財用以全素尚一曰戒馳逐以勵恬修一曰存小心以勗靖共一曰惜時日以圖職業帝以所言切當嘉之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以風俗浇漓教化不行上陳轉移三事謂帝舜之戒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傳曰民生在勤：則不匱則力作不可不先也其法在驅游惰以歸農抑逐末而務本更在有司有事惜時以裕其力則在田之人多而稼穡勃然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傅咸曰奢侈之害甚

乎天灾則制用不可不約也其法在按典制以禁侈靡絕麯蘖以防淫逸更在有司寡慾而與民相安於淡泊則法既有所防心復無可縱而日用自儉矣君陳子與論政以孝友忠信為大端管子亦深戒四維之不振則民行不可不修也其法在立社學以教幼者明宗法以尊老者尤在有司躬行孝弟崇廉恥以立不言之化則五倫之出於性者又淑於教而悖逆邪佞之病不驅自除矣凡此三者名也即實也以皇上嘉意維新刑名錢穀事事考實豈此三事獨不可考乎乞著為令凡撫按舉劾外吏考滿必以三者為先則醇俗可成頹風可挽矣帝謂風教頹靡正賴大

小臣工實心主持自可表式後進約束齊民執御所陳不得以空文視之可嚴飭行

詔免張鳳翔易應昌李長春杜齊芳李如禎等死罪遣衛充軍

庚申以陝西按察使楊弘備為本省右布政使陝西參議徐如翰為湖廣副使

大學士錢象坤以御史水佳胤參兵部尚書梁廷棟中有呼吸相通之語波及其身上疏求罷優旨不允

辛酉帝既赦張鳳翔等五臣死復以鄧邦漢王維善等矜疑可議命法司酌奪

帝以三春無雨齋居文等數日未得雨澤乃下詔曰邇者修省共虔亢晹轉甚此豈朕之精誠未至歟抑亦臣下事多蒙蔽歟或用人者選擇不當或任事者推諉不前或刑罰失中而獄底多冤或墨吏縱橫而小民失所或遵永之攙軍擾害土著或秦晉之征夫妄戮無辜或言官之參論修怨狥私或撫按之舉劾視賄為準以及有直之召買暗派窮黎邊塞之民膏多充私橐有一於此便足上干天和郡院通行申戒內外大小官員各圖實加省惕其有應行事宜明白切奏禮部仍卜吉再行遣告諸司齋宿公署市肆嚴禁屠沽共竭丹誠冀圖感格以稱朕敬天勤民至意

分巡河北副使祝萬齡調遣黃越二游擊搜勦廻賊於林縣輝縣閒自初一至初六日六戰六捷斬首二百餘級擒首惡馬雙槐等焚賊巢三百餘所奸窟漸清捷書以聞

浙江道御史王道直以甘霖不應人懷危疑甚且頻晝風霾驕暘轉劇上言惟唐虞三代之君體上天好生之心獄清刑簡海内咸薦嘉祉周禮大司寇職云刑亂國用重典刑治國用輕典而議賢議能議貴議勤俱在八議中故曰祥刑亦見先王之心不欲輕殺人也皇上應運中興於今四年向者手提魁柄以誅元兇亦既用重典矣嗣是正宜養以和平使春生之意常多於秋殺而輕重出入之間讞獄者

往：不盡準於律而以例爲緣殆非所以仰承天意也天人之際精靈相盪如桴鼓然眛臣叩心霜飛燕地庶女呼天風襲齊臺臣切以議獄緩死是今日回天第一義竊覩太祖成祖孝宗世宗朝欽恤盛事莫不其難其慎曲當天心足以垂萬世訓臣亦非敢於待鞫之衆槩求寛恤也第顧皇上仰法列祖俯應百靈念此纍：三木囊頭者其誰非昔之股肱大臣與今敷當局期乞命法司詳驗其罪可矜疑不關逆案者或開一面或姑准減等嘉與群臣百姓共圖更新而天心不獨應民情不愛戴者臣請受妄言之罪帝報聞

壬戌兵科給事中傳朝佑以熱審適當五年之期上言刑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大公至正古之制也人君不可以尊而亂人臣不可以卑而撓故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之也是以大舜不奪皐陶之守法漢文帝於張釋之〻守法未嘗不屈意從之意蓋謂此昔孝宗皇帝釋李夢陽中外歡呼我皇上去年驚心雷雹特旨停刑長安歡呼以為如天之仁千古再見今當此熱審大典犴狴望恩不啻雲霓伏乞遠符古聖近法祖德敕下法司及各省撫按官細加審研廣啟生路務罪與律合律與情孚其可開一面者願即款之大以全春生之仁其悞罹三尺者顧詳訊之允以

愜秋肅之義庶人情法律兩無冤抑矣帝命法司精心研酌果有冤抑未伸比擬失當者許據實奏聞在外有司一併遵行

樞輔閣部孫承宗以病劇不能督師復請罷職優旨不允

癸亥户部尚書畢自嚴等以晉省兵荒交困請從巡撫宋統殷之請豁免保德岢嵐等十三州縣新增加派一年察岢嵐石樓蒲縣隰州永和太寧吉州鄉寧八州縣果屬上疲應每畝減去一厘五毫保德興縣臨水永寧〻鄉五州縣果屬次疲應每畝減去一厘帝報可

甲子浙江巡按劉士禎以巡方首重民生民生全關吏治

上言革火耗禁那借清衙役閑佐領除窩主除積欠謹詞訟塞誣告杜勾攝九事帝以其關切吏治民生即令率屬力行不得但請申飭

帝以雨澤未降遣官祭太歲東岳其餘仍命原遣官各行禮

帝以天氣暄熱持釋笞杖罪囚其徒流以下贓等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者許開具奏奪

直隸提學御史霍鍈捐資助餉命所司敍収

以福建副使朱大典為廣東參政四川副使趙弘道為本省參政山西副使丁啟睿為本省參政調雲南右布政使

尹伸為湖廣左布政使

允簡討吳廷對終養

吏部尚書閔洪學陳釐飭銓政六要一諮訪之當核一遷才之當慎一資俸之當循一躁競之當抑一畛域之當化一職掌之當守帝謂其明切簡要命即設誠力行不得但托空言

乙丑兵科給事中黃紹杰疏劾薊遼巡撫劉可訓在任一年片長未效不但無振起之精神而更多軟脆之筋骨病懦孱軀不堪重寄請速罷之

吏部上言臺省為朝廷耳目之官委任至重遴選自宜至

恪此科臣未可久陳贊化吳執御顧光祖等所以有碓核才品虛公遴選之請也但近日諮訪繳單不書姓名遂使愛憎易行轉煩事後評駁今後訪單繳部似宜明註其人開單以昭天下之公其考選典例祖宗原以急缺風憲官員不時行取神宗朝始變而為三年留部然行之歷年亦覺畫一可守近來人情營競徑竇易開若年〻舉行恐諸臣身羈任內心在闕前竊虞其思想未來之功名反曠見在之職業也或員缺數多應如新奉明旨擇其循卓最著特疏題請以聽聖裁帝謂考選官員止籍訪單自後務得實跡兼註姓名其三年一考照近例行如有風憲員缺者

精核覈卓有司題明行取不必拘定每年一舉永著為令丙寅刑科給事中李覺斯上言茲當五年大審之期皇上念積案已成諸囚垂死之際求其生道滌煩苛以清國是畧文法以順人心胥在於是臣敢援經而撮其要則首在議宥經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凡茲纍囚其中寔無跡可誅而意非故事近刑而心可原者乎次在議疑經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凡茲纍囚其中亦無律任信而事任疑事堪信而情堪疑者乎次在議時經曰刑罰世輕世重凡茲纍囚寔無當搶攘之秋辟之可以振百年積玩及太平之日宥之可以昭一人哀矜者乎臣等顧執法諸臣仰體皇

上泣罪至仁虛心研勘勿拘成案勿懷瞻狥事必以証據為真情必以彰着為實犯無問於官民遂不岐於文武應釋即釋應減即減務扵死中曲尋一線之生庶是非明而國是定好惡遂而人心安無負此五年盛舉耳章下所司

雲南道試御史王象雲以詔求直言上言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舉世人而熙皡徽洽也則和氣所感必結為景星凝為甘露舉世人而愁慘怨咨也則怨氣所衝必厲為妖青亢為驕暘人之精神一動天之垂象立呈有斷斷不爽者然則災旱之來皆由用人行政之失釀成之固非一時一事之積矣能去其所以召旱之端而雨自油然而降

故瞻天望雲不如反躬克己祈神陳祀不如搜弊飭奸埋牲薦幣不如舉朝廷之善政而疏通釐定之何者旱之太甚繇於民生之太困民之大困繇於滯獄太濫私派太多養盜太寬衙蠹太縱加耗太重而且憂民之情太冷斂財之術太急官方太雜而詔令太輕也滯獄太濫則法不平私派太多則民不堪養盜太寬則流禍不淺衙蠹太縱則奸弊不除加派太重則朘削必刻憂民之情太冷則人心必離斂財之政太急則爭奪之禍必起官方太雜則政事之廢弛必甚詔令太輕則德意不能下宣民情不能上達民窮而上不知世亂而主不覺積成一屯塞蠹壞之乾坤

北而思解澤之旁流必不得之數也於是極言所以清滯獄絕私派嚴盜情戢衙蠹禁加耗聯民心寬財賦重仕宦尊詔令諸事帝以其多切時弊命即通行申飭

陝西巡撫練國事疏報宜雒之賊已獲捷兩次共斬首五百餘級頗有懼心今賊目李應熱黃應顯等五營詣臣乞撫臣專斷許之已嚴敕造冊發綏德清澗米脂等處收籍給賑其願立功贖罪者復令都司艾穆另議處置至若反覆變詐之徒自當盡力勦除無容再計也

丁卯以張瑞為江西副使分守嶺北道

工科給事中顧光祖因詔求直言上言時政之大者四事

一曰公會推以杜倖竇二曰廣矜宥以昭和氣三曰弘茹納以開言路四曰先矜實以熙庶績帝謂會推委宜公慎但科道另疏會題殊非典制餘款俱報聞

直隸巡按胡良機疏奏邊軍有缺例係勾補其有世輩既遠煙戶全墟者另募精壯補之所從來久矣然其極老極弱毋論祖役召募在所應汰汰則急補爲措餉也政爲強兵也臣責令諸弁亟爲召補解道驗准即爲開粮近聞應募寥寥文武並爲蹙額如正月應募必待五六月間方支正月之粮　　枵腹窮人何從而貸又何從而還是以欲入閘門之術爲招徒虛語耳且邊民性悍其強有力者

撫之則為律兵棄之則為劇寇寓弭盜於強兵之中乃兩得之此又西事不可不監也乞敕兵部併將臣設協將復額兵一疏立刻議覆兩鎮事體原無異同如或虛兵冒餉道歷責任固重而臣不敢輕擲一文之心亦不在他臣後矣帝以汰老弱補強壯正以實伍倘餉不開支何名召募所司可即與酌行

戶部尚書畢自嚴以獲嘉淇縣新鄉地屬上疲每畝請免加派銀二厘汲縣聊城西平南召次疲每畝量免一厘

戊辰延綏總兵王承恩同榆林兵備道張福臻率兵勦賊於是月十三日一捷於清澗縣胡倫庄斬賊二十一級十

四日再捷於延川縣安驛斬首六十七顆奪回男婦三十餘口十六日又捷於清澗縣常家窑攻破賊寨斬首三十四顆二十日又捷於甘泉縣岳家庄斬首五十二顆生擒四名二十二日師次延安適賑院吳甡來會共商方畧遂於次日分遣延鎮臨洮兩鎮坐營遊擊吳國俊守備張諫延安副將李早等領兵追勦賊首於甘泉喬子溝四面掩襲承恩復親督後隊驅殺斬賊首青背狼憋頭狼撾翅虎三人賊衆遂亂共獲級二百三十餘顆頭畜器械無算惟渠魁滿天紅等盤擾張村驛未能猝下承恩等即駐師鄜州部分遊擊高應相等統兵一千飛抵張村擒勦道臣張

福臻及承恩等俱從間道邀截二十四日二更衆兵進攻賊寨賊惶遽出走獨游擊高應桐逗遛不進致各賊脫逃入山巡撫洪承疇驛書以聞并參應桐失機貽患乞行按臣提問

陞王則古為山西參議分守冀北道宋獻為山東右參議分守海右道

刑科左給事中楊文昌請寬減馬杰梁于瑞郭肇高第罪帝謂諸囚已令一體確酌不必偹陳

户科給事中裴君賜因灾旱上言時政有六事最苦蠹民病國上干天和所當亟為釐剔者一為漕白耗費一為驛

民無告一為召買包賠一為催科繭絲一為徵耗濫及一為囹圄失入帝命所司即與採擇行

己巳刑科給事中吳執御應詔陳言條列拯海內之水火憫秦晉之究號復不孥之仁政綏困頓之民情四事且謂目前戾氣無如樞臣梁廷棟賍私千百宜急敕法司件：嚴訊以正大臣負君之罪倘事涉風聞當即為昭雪以全優待大臣之體蓋真貪而不誅與負恨而不白皆足以干拂天和至輔臣錢象坤忠誠端慤胸中饒具經濟其清風又與原任府尹劉宗周等允宜諄留以均作大旱之霖雨者似不得以廷棟累之也帝謂輔臣象坤前諭暫假即出

何待請留廷棟俟沈敏訊明定奪

陝西道試御史張昱上言百姓之苦橫徵在於假功令以為苛斂如派買則計畝而索石硝鉛則無例而私加解納則按户而僉報百姓之苦驛遞又在於假清汰以為需索如明幫則曰昔僻而今衝私貼則曰名減而實增僉派則責富而差貧有司方且曰硝鉛之直公帑所借今且不銷算也若不派諸百姓誰當派者又且曰驛遞雖減猶解撙省今且仍應付也若不貼諸百姓誰當貼者如投櫃拆封暗勒加耗大户收頭猶鼠成貪有種〻不可勝指者使愚民吞聲忍氣計惟有皮盡而及骨〻盡而及髓其奈此無

藝之誅求何哉乞敕戶部有應銷算者許令銷算有應免解者許令免解即軍興不敷自有生財之大道亦何賴此錙銖爲乎更祈敕令有直御史於巡方之時先查有司徵收或明加或暗加或官派或私派即行拿問重懲仍許士民不時首告庶幾孑遺災民共有瘳耳帝謂賦稅驛遞若有私派幫貼并獎撫按自應參處豈得徒請申飭無裨實事自後務須盡法以稱使令

庚午以劉漢儒爲太常寺少卿喻思恂爲太僕寺少卿管京營事

辛未以宋槃爲兵部左侍郎曹文衡爲兵部右侍郎高弘

圖為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調考功司員外郎李大受為驗封司員外郎

命御史袁鯨提督順天學政

起林棟隆為湖廣道御史

帝躬率百官步行至南郊禱雨其北郊社稷山川風雲雷雨等壇及龍神太歲東岳暨各宮廟俱遣官行禮

兵科給事中劉斯珠以時值亢暘禱祈未應恐獄底沉冤有欝而未宣者上言舊輔錢龍錫情罪其間有三可矜二可疑者似當權法於情恩施格外并守備陳鎔事跡亦可矜疑乞一并敕行詳訊帝謂龍錫已經刑部專請仍令同

陳鎔再加確審

壬申陝西廵按李應期疏奏秦中寇變發釁於沿邊流毒於延慶禍未有已而平凉固原地方土賊羅馬闖丐數百成群傷官掠民有司隱匿不報臣察其獘源皆因軍士日驕而朦昧不測有司畏變而苟且結局將官苟且而絕無鬪志若不秉此責備耑官叅為拔本塞源貽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乞敕吏兵二部嚴責新任固原道王振奇平凉道徐如翰督率有司軍衛肅清盜源庶地方尚可為也

癸酉原任山海旗鼓陳堇妻毛氏以夫戰死永平疏請贈卹章下所司覈覆

崇禎長編卷四十六

四年辛未五月甲戌朔禮科給事中鍾炌以聖躬步禱過於勞瘁請於正陽門至昭享門中間設幕二處以待皇上暫憩進茶從容再行既至昭享門亦宜於左櫺星門外幕次休息凝神然後致禱禮成仍憩幕次奏請乘輿帝從之

以宋鳴梧為吏科都給事中

調驗封司員外郎孫昌齡為考功司郎中

以合水城陷削俛有光籍

大理寺卿金世俊以大審屆期圖靡望澤上言國家典制有已定之案而復有熱審大審之舉當定案之時務求其

確雖情有可原而法無可貸則不得不從法以創天下之情獄當審錄之時又務求其疑雖法已成而情可末減則不得不原情以廣好生之大德用以曲咢勸咸鼓舞臣庶道固並行而不悖也茲當大審獄中一二罪臣能無張鳳翔之類切莫推恩者仍望聖慈沛發以廣仁施

工科給事中張承詔以營繕為國時有而其要則在於剔奸省費因條陳嚴估計勤稽核酌緩急汰冗員核回紓五事帝以所言切實命即與酌行

己亥吏科給事中鄧英上言皇上齋居步禱復頒聖諭命諸臣縷指時弊臣以為時弊之要莫如刑獄催科二事當

於罔之可矜疑者開列追覽披閱之餘某也情可矜某也法可疑某也應寬一面某也應在八議即特賜平反恩與昭釋則時雨之應必沛然立至今海內民窮已極物力幾何有額編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雜項有見徵又有帶徵項者催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樸淋漓民間鬻子析骨之慘種種不忍見聞復於倖深諸臣停其考選責令還任保無心懷觖望仇視此孑遺之民而箠楚之且械繫之乎如臣鄉近來追徵之苦雞犬皆驚閭有負凡揭木棄家室而群聚為盜者有越獄大盜肆行刼奪捕官不敢問有司莫以告者諸如此類儘足干和泰晉流冦可為近鑒臣願皇上亟

勅撫按嚴禁有司無視民如仇無借民洩忿催科之中務寓撫字寬一分誅求便減一分嗟怨且保合一分太和矣

三邊總督楊鶴疏奏慶陽圍解羣賊聽撫計遣過饑民六千九百九十七人邊丁三千餘人其邊丁願歸正効命者收過四千三百餘名馬騾三千二百餘匹銃砲盔甲甚多中間入虎狼之穴開導化誨以收功者則加銜都司賈邑宰之力居多若失駕馭降丁圖善後之計莫如磚井守備吳弘器才品兼優威名素著臣叩其結人心安民心備本色體下情禁詞訟禁扣餉諸條議洵為今日良策又謂降丁頭

日皆驍勇自命宜量給劄付紮以冠帶以鼓舞士氣臣一切從之因諭降丁歸伍意當立功贖罪以破群疑衆皆唯唯今撫局既定臣請以貫邑宰補榆林撫夷守備加西路游擊而吳弘器已陞寧塞都司僉書管參將事若數月内果能率勵降丁斬級奏捷即應陞副將以重其權至臣所請帑金二萬乃降丁續命之膏必要盡招反側處置得宜非此無以終事也

調浙江右布政使胡維霖為左布政使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以雨澤愆期禱祈未應上言大兵之後必有荒年益愁慘之氣上干天和能致災沴非天心之

不仁氣使之也客歲東兵蹂躪畿輔之間白骨如山青燐遍野今瘡痍未起愁歎未息感召天災或以此故但天心難料而人事可修散人間之鬱結即可以迎天和補天行之偶然愈足以徵帝力因舉時政之當亟舉者三事曰恤畿輔議催科豫儲備請實心行之以圖感格

工科都給事中張承詔上言臣所閱陵工見畿輔百里二麥盡槁又聞臣鄉潦旱相繼播種無期兩河二東赤地千里此等景象可泣可憂斷不可重之催科使不肖有司得借以恣其谿壑之欲臣請遍布德音令天下郡縣凡遇旱荒最急之處除京邊遼餉正額外其帶徵派徵等項暫停三

月以俟萬寶之成庶民力少寬民事易終也臣又聞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兵變之後必有凶年邇畿輔蹂於敵馬齊魯慘於妖氛秦晉戕於流賊即如延川之役杜文煥屠死二百餘命以冒首功冤結重淵怨騰萬口幾何不以愁慘干和氣哉請皇上呈諭督撫院道嚴禁諸將剋軍冒餉所無官司弔死問孤厚恤從軍死事者若河曲報捷延慶就撫俱不可無善後之圖伏惟皇上特馳一檄責令行賑御史遍歷諸鎮宣布德意必令士飽而恩騰民輯而不叛斯可謂單民之和也若夫師濟百僚所貴乎同心以共濟今者黨漸分於洛蜀隙暗搆於鼎衷幾何不以紛囂干和氣

哉請皇上　明諭諸臣共效寅恭之義使其念不分於爾我心不間於方隅斯可謂臣隣之和也至累臣釋矣能無復有可議之罪案則帷蓋之澤當施也耗費裁矣能無復有營興之土木則得已之役可罷也衆正登矣能無復有在野之遺賢則啟事之牘宜勤也言路開矣能無復有誤譴之諫士則戇可念悞可宥而環可賜也唐臣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不深動人以行其應必速仰祈皇上益湯充仁再敷湯德與大小臣工共矢靖共共保和氣乃為挽回世道之要圖也帝謂軍費日繁轉輸難繼爾等當思軍民兩利之策若但空言寬恤其於實政何裨且時事多艱

正賴臣子協恭共濟如有偏岐忮憤即應指實糾參不得以隱語藏機益滋指摘

丙子以稽勳司員外郎王抒為驗封司員外郎

以南道御史萬言揚為四川副使

帝以屠沽久禁市肆小民生計愈艱命開此禁以從所欲

遣御史王道純巡按山東

直隸巡按倪成章疏陳核真吏弭震鄰靖伏莽家汛守革小嗩清軍餉慎委運給敕書八事以為釐剔江漕積弊之本帝以所奏均屬要務令郎悉心整釐以期可久

丁丑調山東按察使李喬為河南按察使

改胡弘福為雁平兵備副使陞潯州知府莊日宣為廣西副使

優卹死難各官贈張鳳奇為光祿寺卿楊爌何天球俱光祿少卿羅成功許澤俱光祿寺々丞各廕一子入監讀書

詔是日以後暫免日講

工部營繕司郎中李若愚因帝憂旱求言上疏曰昔鄭伯友小國之大夫也強死猶為厲於國子產為之立後遂不復作祟妄意今日之災或有類於此則建文年號不可不復也建文廟謚不可不補也遜國諸死節臣不可不錄也建文在位四年敬天愛民崇儒納諫無一失德事祇因誤

用漢削七國計以及於難悲夫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文皇帝既定鼎問朝臣莫建文學士王景言宜用天子禮文皇帝特從其議上意居然見矣臣昨讀長陵碑文猶書其沒曰崩夫建文於高皇帝　則懿孫也於宣宗則叔父也於皇上則族祖也顧忍其為若敖氏之鬼歟若之何併其年號而則之也徃者神廟諭修建文實錄詔復其年號併祀遜國諸臣一時義士莫不舉手　加額而廟謚大典至今闕然高皇帝在天之靈闕然有餘愴矣我皇上所以敬天尊祖者靡有遺憾今日之旱無乃應是歟大內郡不使設廟宜於畱都太廟官殿之側建一世室如祧廟制世〻供其祀

斯為情理而安惟皇上斷而行之不特一時傳為曠典即奕世且共仰其深仁矣不寧惟是臣為諸生時每讀遜國死節諸臣傳喟然歎曰高皇帝數十年勤〻懇〻造士培此一段忠義之脉何其盛也永樂元年陳瑛請治諸臣罪文皇帝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　勿問又語楊榮曰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則諸臣精忠已久在文皇帝鑒宥中矣弘治時給事中吳世忠請祠方孝孺諸臣事雖未行朝議多之嘉靖中科臣楊儁復以為言特下部議夏言阻之至今為海內所唾罵臣嘗私輯闡幽錄一書請為皇上縷引其名文臣則方孝孺齊泰鐵鉉陳廸暴昭黃觀卓敬練子寧王

叔英王良周是修黄鉞楊福曾鳳韶龔泰程本立姚善陳彥回劉璟顏伯瑋晏壁顏玨顏有爲鄭恕儲福黄子澄張昺湯宗葛誠余逢辰張紳侯泰毛泰盧回郭任黄魁陳植余厓胡子昭景清茅大芳陳信善胡閏盧元質廖陞邵瑾劉端王高戴德彝彭與明程濟陳繼之韓永董鏞葉希賢魏冕王度甘霖高翔王彬韓郁高巍鄭公智錢芹匡敬黄彥清王良宋徵劉伯完鄭居楨鄭叔元胡子義林嘉猷三進葉仲惠黄希范孫鎮程通蔡運劉亨衛健陳思賢伍性原陳應宗林玨鄒君默曾廷瑞呂賢王省楨唐子清鄭華周縉黄謙盧振林景元周濬謝昇朱寧龔翊劉政高賢宣

梁田玉梁良玉何申宋和鄭節梁良用梁中節何洲郭良王紳王徐唐愚士魏澤王賓韓奕俞貞木史侍書俱有爵里事跡載在史乘可考也又有松江同知雪菴和尚河西傭磨鏡者老補鍋馮翁東湖樵夫諸君子史祗載其遁跡梗概姓名不傳矣又豈非千古一沉痛歟武臣除徐輝祖已世受國恩外則廖鏞彭貴馬宣宋鑑卜萬瞿能宋忠俞琪彭聚孫泰莊得陳質楚智孫岳張皂旂崇剛宋瑄張倫魯濬楊本王資趙諒倪諒周拱元梅殷耿璿耿瓛亦俱有爵里事跡載在史乘可考也以臣所聞一百四十八人其忠肝義膽真堪與日月增光奈何聖明之世使與草木同

朽腐又何以教天下之忠也併望敕禮官查議擇其尤者配享建文祧廟其餘行提學官祀於學宮訪求子孫俾得以衣巾奉祀諸臣死且不朽臣知高皇帝之靈實式憑之皇天后土有不翕然共應乎以此感格重玄實勝於沉玉瘞牲多〻也帝以所奏係禮臣職掌若愚不必借端條陳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以甘霖未沛天意未回上言自古格天之事莫過恤民宥罪今日民窮財盡已極皇上欲収格人心急宜發罪己之詔頒行天下令人俾府州縣有司躬履田畝傳宣德意勸課農桑有災傷處所令時〻申報撫按奏聞酌量寬恤又三輔邊地去歲為敵人殘破者應詔

免今年田租三分以救此湯火遺黎又如壓徵省分令今照舊徵解毋致併責一時以苦百姓凡此皆恤民之大端也若大明刑赦法皇上既赦五臣復致詳於大審故有事雖大重而八議宜先有情可矜疑而三驅勿誠有荷殳遠戍而亟望生還有產盡賍存而應從豁減所司宜一、詳別上請以廣聖慈若卜文嬪不當生而生鄧邦漢陳鑾耿如杞等不當死而死大審不一舉反更待何時乎至科場之關節顯然罪固罔赦如高岱俞世灝金允治三人以冒籍被黍者止當治以革黜何為久滯獄中乎凡此皆宥罪之大端也外此則優䘏捍敵之忠魂褒贈死難之節義所

宜亟為舉行者帝謂平反獄情褒卹忠義已屢諭舉行其科場一案事在法司兆龍不得憑臆輕議

工科給事中許國榮上言皇上因旱致禱亦既下罪己之詔釋累臣之囚廣開言路條奏應行事宜政莫善矣茲復郤輦步禱為民請命然玄穹猶不昭格雨師猶不效靈者何歟大率雨露之情與刑殺相避與和豫相迎而近時獄底則有一部縉紳之諠是怨氣之蒸結干和特甚臣請皇上秉今熱審將繫獄者悉行法司訊鞫分故犯誤犯二款以為重輕俾株連者不至長繫與情者不至同律出死而致之生彼蒼有不響應者乎東西至急之時驟言免加派

傳預徵勢或不能第執ゝ小民既輸見額又供預徵且索舊逋一年而辦數年之粮一人而責數人之事因使剜膏血鬻妻子如轉單命於敲撲之下者葢不知凡幾矣此不足以干天和乎臣竊謂加派預徵即不能立時報罷至舊逋除金花京邊輕賫三項外其餘斷自崇禎以前凡欠在民者一切悉與蠲免使得併力以輸正供此亦養民命召甘霖之一端也追贓一法乃懲貪捷訣然總之本人自作之孽本人自受之足矣近則派生親友因親及親因友及友甚且扳連於無涉之人是以每有籍一人贓產而累數十姓身家中間冤死者比ゝ此不足以干天和乎臣謂本

人尚有家產自應盡法嚴追如家產已絕性命已亡便當從公清豁不得展轉寬累號呼塞路此亦保無辜消沴逆之一端也至於祖宗之設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使不敢為非此可使由不可使知之妙用也法當汰其冒濫足矣乃刻意裁削俾一切游手游食之人窮餓迫身不得不驅而為盜流寇蓮妖半是此輩而節裁金錢不足供泥沙之擲徒多殺掠屠戮之慘耳況薦紳之輪蹄減而軍興之供應不貲欲供不足勢仍貼幇窮民驛卒交受其害莫不痛恨科臣劉懋自謂作俑病民易簣時猶深以此為恨此不足干天和乎

今幸驛規未定之際乞敕令駕部酌議長便之策為窮民留其有餘為驛卒卹其不足使太和景象復覩今日毋因見小利而忘大害也至今日為阱於長安者惟緝事一節從來廠衛之設原以訪機密非以供羅織自逆璫欲箝天下之口倡為此說屠戮無算貽禍至今皇上或以為非此不足同知天下之事豈知皇上之所信在此而借以蒙皇上者亦即在此若巧宦容容易合何難浼緝事為薦章正人落落難收未免借緝事為彈墨威福不在皇上而為此輩所竊亦已過矣又有走空惡少假充衛廠之人到處嚇詐若不嚴加鈐束則流毒何所底止耶乞敕下廠衛

查清員役嚴禁冒濫除機密大事寇盜重情許令據實以報一切猥屑之事勿混至尊毋使萬世傳之史冊謂堯舜之主為緝事一節所累也帝謂卹獄已有明諭若懲墨清郵原以為民乃謂追賍累死萬千載驛驅民為盜殊非通論且廠衛緝奸舊制所載何云為阱長安疏內羅織猥屑有何確據國禁明白回奏

户部尚書畢自嚴條陳時務切實易行者十事一曰關薊經制宜定一曰秦晉災傷宜卹一曰賦役全書宜成一曰州縣火耗宜禁一曰省直壓徵宜仍一曰六七兩年舊餉宜蠲一曰內供錢粮鋪墊宜減一曰東江兵餉宜節一曰召買

錢粮宜恤一曰追贓家屬宜豁帝諸所奏殊爲裕餉恤民至計其召買量收本色即如議行舊餉應蠲鋪墊應減追贓應豁者所司即開列具奏至直省壓欠各撫按詳核上聞

戊寅兵科給事中魏呈潤應詔陳言謂天下之患自敵人而開恒不自敵人而止頃歲交兵以來諸臣泄泄從事一時刑罰多從重典既而國恥未雪桑土宜綢增兵之與增餉日無遺策皇上豈不軫念及此而迴再三周諮竟允廷議誠以彼此勢不兩立爲恢復計不得不出於此也然四方之凋瘁亦云極矣而稅斂無已冒濫不卹聞之薊東征卒

十羊九牧開鎮煩多節制日少以至冒功希賞莫可窮詰居庸以西撫賞靡費漸剥民脂干戈不息追逋洊至逋復衰中土以益之東南之民力已傾西北之正供尚缺即今年加派一百四十餘萬矣而驛站裁解更六十八萬五千有餘此六十餘萬者輸之朝廷未足充兵餉什一而或扣加增或扣原額裁卒賣馬營衛不通揭報阻撓弊將滋大青豫之間蓮妖頻告閩粵之地寇孽未平宣遼之邊警時聞山陝之烽烟莫靖火牌小票絡繹而馳驛遞不敷其勢必再索之里戶譬猶剜肉醫瘡瘡未瘳而復剜之兼以官方賄賂苛政如虎視篆惟巧催科報羡寧知撫字此其削

元氣釀天灾之尤者也唐臣權德輿曰消天灾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恩澤羅隱曰天之有雨澤猶人君之有渥恩也豈有百姓阽危如是而皇上不推恩以感之臣固有以知皇上之不得已也但就不得已之中而蠲一分即民受一分之賫請於此時敕撫按查核并清理不經之費於郵符之加增者節之以抵新餉之數又復其原額以卹驛遞之窮而能節儉以惠民疏選法以宜化郡撫按之捐貲以振公廉之風尚則庶政既修天意或可少回也

己卯擢廣西參政陳鑣為本省按察使雲南尋甸知府賓鎧為本省副使福建泉州知府王猷為本省副使

以提督米晉有緝獲陳存性等功賞銀幣羊酒原辦官旂照例併敘

陝西巡撫練國事疏奏保安賊橫鎮臣杜文煥以二月朔至謂其城旦暮可下盡撤大兵致賊勾套部數千攻敗總兵賀虎臣延安幾為震動後雖撤兵搗巢使套部退師群賊宵遁延安藉以無事而留此遺育使得復蔓西土文煥實不能辭其辜所當責令蕩平以贖前罪

庚辰逮刑部郎中屈鍾嶽恤刑山西

直隸巡按甘學濶疏解贖鍰命照數覈收

以張國維為吏科左給事中起倪元珙為江西道御史

以戶部郎中林日瑞為浙江參議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臣聞之洪範曰僭恒暘若翼奉曰極陰生陽不火則旱詩傳曰陰陽和而雨澤降則是旱者起於僭而不和之氣居多伏覩皇上日月之明風雷之勇慕以心痛積弛志期清肅睿慮不無過於精宸斷不無過於速是以在廷公卿百執事下逮邊腹撫道郡邑有司率多救過不遑至務為苛刻以相尚拙者甘於苟且以塞責束濕不舒之意勝於都俞喜起之風此固其僭而不和者矣農人隶封每年正供之外曰新餉曰雜項曰積逋又如畿甸之商課郡邑之捐括召買種〻名目有一絲一粟

不出閭閻者乎關津商賈事例輸納等項加之又加此輩皆握奇贏而權子母非別有術以利吾國亦豈有一絲一粟不取償於閭閻者乎以故年來東野之馳既竆於馭反裘之負且去其皮而恣睢暴戾之象一見於繁昌再見於安寧泰晉之禍又其較著者矣語曰冬燠而家號寒歲稔而兒饑啼又曰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於箠笞此又其借而不和者矣以今天下眷〻多故臣即不能悉為屈指此兩不和者亦足以舉其大槩也至行政莫先用人泰交始泰治理以臣所知海內經濟之臣如黃克纘清望之臣如劉宗周抗直之臣如鄭鄤等亦自有人即令濟〻盈廷之

中豈乏精共濟時之彦顧皇上所以用之者何如耳臣嘗讀帝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夫良臣之不易得於元首者惟明也皇上亦既合諸臣之才品而離照之則夫皇上之所以鼓舞諸臣者果安在乎臣觀今日諸臣或因循而少明作或明作而少事功非其人盡不才良由上畏神明之靈下懼文法之密心志蓄縮手足不舒語曰人心預怯智勇且極又曰大絃急者小絃絕則夫聯喜起而戒叢脞又非今日所以廣泰交而通釜鬵者乎方今所憂者兵食之不足所患者

敵寇之愈横而臣乃鰓〻於講泰交以恵窮民且以為回天實有其說似為迂濶而實不然也葢天生五材刻〻流通於世豈獨至今日而區畫惟是堂簾之間似振飭而實少歡忻鼓舞之氣海宇之內似留意而實多逼迫憔悴之容蘇子所謂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此真今日之隱憂伏禍而大小臣工所當痛心疾首各圖修舉實政以報皇上而皇上亦當斟酌於時勢之間較量於物力之際必以敦大為明作必以喜起為幾康實敕各衙門預議救荒事宜撫按各率所屬留心存卹而科道諸臣所奏凡有切於民事亟須舉行者勿徒以部覆了事則修省既

眞天心自豫即天行有定而人事克修臣知凡有血氣心知無不感激於光天化日之下矣帝謂修省要務諭旨甚明諸臣奉行確實自可使人〻急公慕義何得概稱民困歸怨朝廷倘果有裕餉恤民長策仍令明白敷陳

辛巳陝西巡按李應期覆核總兵杜文煥及將領李崇榮於延川縣濫殺良民曹孟孝等男婦三百三名邀功冒賞民冤未申軍心未服請敕提問以竟其事報從之

壬午山西逆賊王嘉胤吳三景朝旺史承滿撫越龍梁懷忠王元孟楊嘉泰王繼業喬四等聚衆倡亂破陷河曲僞稱王號其頭目百餘人俱妄有署置總兵左世祿與撫按

各道率兵勦之嘉胤分部諸賊嚴兵以待世祿乃令標下夷漢并各營兵丁各照分地固守先堵其出入要害用力攻圍二三月間與賊大小數十戰斬級千餘嘉胤困罷領賊千餘東犯復被追殺殲其七八於是留萬人城守率二萬餘衆南下復依世祿復夜馳三百里追至嵩嵐連戰皆勝之賊復還河曲至沙泉地方又大敗之斬一百十四級賊將近出城副總兵曹文詔參將侯拱極又夾擊敗之是時大軍環集世祿率副總兵尤弘勳等四嚮急攻射賊首吳三傷其左目賊勢既挫河曲以平世祿捷書上聞

命御史吳甡巡按陝西仍營賑務

太常寺少卿劉漢儒以亢暘既久禱祈未應上言畿南客兵召買二事最為殘民懇下尺一之詔令督撫有司等官先安置客兵使勿為民擾而後招撫流移將閒曠地畝分人而授量給牛種以使耕耘庶乎民有身家不至侵淩於強暴則殘煙斷壁之間始有安枕而卧者矣至召買一事免之不能仍之不可無已則有議停之法凡三年內應需米豆暫令各管餉司官於臨清天津河西務共分買彼皆與河道相近不患商賈之不通既省腳價之艱而價銀取之本部又省使費之累即有遲速賠補不過借鼠雀之餘作補救之計已可綽然有餘待民力稍復歲時稍稔或再

派之有司未為不可也尤望皇上斷以宸聽勿發部議毅然行之將見沴孽之氣自消甘澍之慶立應矣

禮科給事中鍾炌上言趙府翊銓為平鄉王載坋庶四子載坋薨嫡三子天翊銓實庶長子於父爵宜襲而不許見襲者其故有二一則載坋私收監妾神宗但准以承襲王爵其禄米減半支給日後止許嫡長子孫一人照例降級奉祀不准嗣封此萬曆十一年案也一則萬曆二十二年經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因其請名之奏開翊銓為別民所生題定以濫妾私婚之子照例不許請封令翊銓奏辨與撫按覆覈暨長史開報雖辯論甚悉卒無解於廷机所謂初

開別民所生一語則萬曆三十二年之案固為確不可移況又有皇祖不許嗣封之旨乎王封當在議寢止定以奉國將軍之封庶祖宗明旨不致紛更而宗藩要例乃可信於天下又蒙陰王帥鉀訐姪偉淮包姦樂婦生常兒妄稱嫡妃所生以為將來襲封之地現差書役孟友仁馬榮等賍載萬金至京打點殊駭聽聞此二事均祈敕所司查駁詳明無使以疑濫破例可也章下禮部確察以聞

癸未以沈演為南京刑部尚書張延登為南京右都御史王志道為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以河南參政李天經為陝西按察使

調廣東右布政使王道元為湖廣左布政使

遣御史王道純巡按山東

甲申敘山海關城守功關内道王楫一員訓導軍三極傳延祚等七員遊擊汪翩等一百七十員加級賞授有差

敘薊鎮臺頭營戰守功鄉兵千總文武生員丁元會等十一員各與紀錄

陞袁業泗為南京鴻臚寺卿

以李廷龍為稽勳司員外郎

加劉伸為河南按察使

以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文政提督東廠官旂辦事

吏科都給事中宋鳴梧以吏治弊壞官方不飭上言先操勵破方隅廣推擇慎考選簡異才五事帝以用人係吏部聽掌本科例得與聞所陳各款宜益砥虛公以佐衡鑒

乙酉工科給事中李春旺以亢暘不雨請亟寬輔臣錢龍錫之罪及逮定樞臣梁廷棟處分帝以自有裁審不得輕議報之

吏部尚書閔洪學因雨澤愆期應詔陳用人五事一曰器使宜寬一曰勸懲宜洽一曰事例宜酌一曰蒐羅宜廣一曰明論宜副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今當東征西討之時議兵則必

不可去位（山）盡三空之日議餉則必不可多恤民而當兼裕餉此英雄之所以束手廟堂之所以蒿目也臣嘗恭稽往事竊謂有不盡然者如向者東兵闌入之時袁崇煥王元雅等皆握數百萬金錢數十萬兵馬任其蹂躪至於狼狽失守而科臣史應聘臺臣張星王象雲道臣左應選各以一邑或摧堅破敵於狂逞之餘或從容坐鎮於攖城之際未嘗請樞臣一騎分太倉一粒而疆圉賴以無恙籍令沿邊郡邑處〻若是臣知烽火必不達甘泉矣由是知今日欲為餉與民規兩得不在祖法而在擇人臣謂北直如撫寧昌黎樂亭等州縣山西如大同渾源馬邑等州縣陝西

如府谷葭州吴堡等州縣除見任甲科及舉人聲績應留外其餘見任科貢平常各官俱宜赴部改選兼令六月大選之時敕吏部擇進士中材品如在應選吏應聘諸臣者補之賜以璽書畀以本地錢糧予以便宜行事俾其各隨所長撫民鍊兵一旦有事即以軍机進取皇上時簡在廷嚴明大臣間一巡行以勸課之兩考之後果有成績茂著許舉賢自代即起擢京職以備邊撫之用此法若行在皇上以本地之餉餉本地之兵而不必取償於司農在郡邑諸臣以父子之兵捍父子之民而不必借援於戍卒為餉恤民計無便於此者若沿邊邊撫鎮道諸臣於訓練額兵

繕修戰守之外兼當責以理財古之善用兵者樵牧耕鑿種々取諸軍中豈如今日額餉之外動輒請馬價請馬料請器械行月等銀不一而足乎在昔陳壽葉盛二臣一則撫延綏而耕耘採捕省費至二十七萬一則撫宣府而修復官田舊制以其餘資補戰馬千八百匹修墩堡七百餘所王翺之撫遼東也浚溝壘而明烽燧配鰥寡而賑貧窮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於用贖雖人命亦准以贖行之在遼數年積粮數萬石銀數萬兩馬千餘匹今日在邊諸臣不可倣以自效以佐餉之窮哉誠如是也則援兵可盡撤所省兵馬以數百萬計而且為酌緩急之

宜核盈虛之數即舊餉七十餘萬尚多可裁每年額內之餉固綽有餘裕矣若夫邊腹郡邑仍當申臣前疏所云驅游惰以歸農抑逐末而務本按典制以防侈絕麯蘗以防淫四者而又力行保甲鄉兵之法則處處民安處處兵足雜項加派且可盡停彼涓滴搜括之零又奚用哉至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勢與他鎮不同臣見太倉歲費漕米四百萬石以養疲癃之士每為扼腕合無於見在各營擇其最精銳者三萬餘人另為戰兵二營擇名撫二人統之舉廢弁曾經戰陣者分練之嚴其賞罰使入可以守出可以戰俟其訓練有成即通涿二鎮皆可議裁此又居重馭輕之

法所當加意者

丙戌以張光前爲大理寺右少卿

刑部疏請註銷魏忠賢生祠一案許之

錦衣衛指揮僉事國鏡上言覲官類州々同宋錫充殺其家人王忠問官刑部員外郎毋忠受賄二千兩巧將錫充百計出脫僅以亮身張五抵命乞敕三法司會審先定宋錫充主使罪名更究毋忠贓証以伸國法帝命三法司將原參情節再加精胡其毋忠自行回奏

行人司右司副水佳胤再劾樞臣梁廷棟貪橫狡險負君誤國不早驅除則貽禍益大因臚列其贓款一則受李國

棟七千金之餽而撥與香山參將一則受李猶龍千四百金之饋而拔置劉河游擊一則受海時行之銀二千金而躐陞參將至於安國棟之盡壞邊務實與廷棟表裏為奸罪大惡極關係尤鉅如國棟擅發賞銀十二萬為督臣魏雲中所參乃使奸委唐通時寺揮金厚賄廷棟遂壓卷月餘使國棟因得倖免後為按臣胡良机所參有旨切責而廷棟巧辯支飾代為開銷而薄責其罪國棟仍得倖免此就撫按查參未盡者論也若廷棟為口北道時結連國棟遇時及王牧民秉撫臣畢自肅寧前道郭光義離任後無可查對遂將天啟七年春季犒賞九萬金朋分祇憑牧民

手本廷棟竟行奏繳先後得國棟銀以萬計而玄狐人参貂鼠之屬不與焉夫以國家萬難湊處之金錢竟盡塡奸貪之溝壑臣實恨之苟不早定處分則邊政日獘國法何存祈皇上將其賍欵証佐一併通付研鞫帝謂指用將領照前旨行若擅侵兩年撫賞當令撫按確查遼宣收放實册及奏繳緣由詳明奏奪國棟兩參俱得倖脱侯勘明另議

海寇鍾斌貞鄭芝龍兩創之後潛遁外洋莫可踪跡巡按羅元賓與芝龍及劉世科等計議令其陰布哨探伺諸金門上下間已而果得其踪跡於沙洲官前芝龍等鳴鉦直

進復潛遣舟師從外洋夾攻困之於甘桔洋中賊力竭勢窮自投蛟窟獲其所坐之船其廝僕沉溺者無算生擒八十餘人元賓列狀以聞帝謂奏中鋪獎過多仍令確覈覆奏

丁亥以職方司郎中王凝祿為陝西右參政

戶部尚書畢自嚴上言今者麥秋在眼霊雨未零臣焦心於閭閻之飢窘攢眉於田野之槁枯不覺因兵而重念吾民也大倉一錢一粒孰非從地畝中來召買一粟一草何莫非雨露所長苟無年安從有餉然重念民而轉慮此兵也臣部向苦供億之艱日夜吁闇而司尺籍者不一惻然

計長久是不抽薪而欲沃釜之無乾雖累牘何益夫舊兵新兵援兵方張順待哺而出浮於入者共計一百餘萬此殊非細事也入之盈虛或搜或鄭臣不難破情面以從事而出之裒益為冗為冒臣何能歷行伍以徧稽查關寧及薊密永昌四鎮額餉己巳以前月不及三十萬今逾四十五萬矣目前襟捉肘露已難借西江以緩啼號到底水盡石出何計尋金穴而救潰散且國家席金盛之勢而太倉乃無隔宿之儲有識者莫不寒心臣前疏有云衝邊必不可撤而腹裏似不妨量撤兵之有用者必不可撤而兵之無用者正不妨量撤今滋河津涿之間閩浙楚粵之旅驕

居腹裏迯亡日闕惟以流棍頂補冒餉糜財何濟於事臣惟閣部孫承宗老謀宿望皇上試一爲咨詢令其滿盤審視必有碩畫以應顧問而新薊撫傅宗龍亦嘗痛心於冗兵之糜餉或以用之々道遴之或以懲之法省之固知其饒能辦此矣臣司餉之官本不宜預兵事但兵與餉原不相離関與鄰自難偏廢倘釋此不圖而必聚數十萬不戰之士經年累歲吸百姓之脂髓雖時和年豐猶抱不戢之恐萬一天行久沴召買無出則本色困加派不前則折色困食物告乏而民與兵交困雖欲長糜此兵餉得乎此酌量調遣所當亟議也惟聖明垂察焉

山東巡撫余大成疏報鄆城流賊朱敬手張懷所張斗華劉孟冬顧日黃富張三桂張明翟五羅士林龐富哀成會等十餘人先後率衆來降已將其黨與分別解散七年逋誅劇盜一旦盡平特懇赦其前罪仍量給虛銜責令報效撫賑陝西御史吳甡疏奏臣奉命散賑自宜君而北披荆棘入延郡又自鄜州至甘泉經歷之處但見廬舍蕭條餓殍相望臣撫慰歎息若非另議接濟之法萬々不能支也暴之徧地皆賊所盤踞每日惟賊所攻掠民間蓄聚為之一空三月以前猶斗米三錢今五錢無糴處矣人心恟々莫保旦夕至群賊之就撫者向亦不少然而旋滅旋生條

撫僕叛是以譁耳又況晉中河禁不開閉糴日久為患不細西安一春無雨二麥半枯米亦湧貴而山路險反轉輸維艱候延安如刀山箭林裹足不前近聞西安鄉紳有願輸粟助賑者亦因民間憚於輓輸而止人心畏賊遂至如此臣下慮之餘願效一得惟望督臣楊鶴於慶陽事畢速統兵移鎮延安居中調度而兩撫臣左提右挈南北應援悟逆者勦之歸正者散之責成各道臣及諸守令安插得所開衣食之源而免徵求之苦又在在設備預防使畏威懷德庶無後患耳至名堡軍士之苦不減於民蓋以各軍每月領餉五錢而米貴乃至六錢七錢一月之餉不

足易升斗之粟能餬口幾日枵腹荷戈實為可憫若止賑州縣之民而獨遺營堡之軍脫巾而呼為憂更大況軍以衛民欲安民當先安軍一體散賑必不可已也帝以軍民飢困堪憐事屬一體賑濟所應及吳甡可便宜酌行至流賊陽撫陰逆督撫尤當用心整集兵馬速奏蕩平

戊子帝以袁崇煥伏誅家屬嘗赦罪輸錢龍錫而懇寬宥科道官復交章救之特免其死發邊衛充軍

禮部尚書李騰芳病篤求去優旨准馳驛回籍

調考功司主事盧化鰲為文選司主事

調湖廣副使沈萃禎為福建副使以兵部郎中張鳳翼為

河南.參議

大學士孫承宗考滿加太傅兼吏部尚書俸廕一子尚寶司丞并賜銀鈔蟒衣彩緞羊酒具疏懇辭帝允辭太傅其餘俱令祗受

己丑以金世俊為二部右侍郎

以葉廷祚為太僕寺少卿管西路馬政

山西回賊作亂猖獗於澤潞山谷間者數十年至是冀南道王肇生及河北兩道會同河南官兵合勦西路領兵官潞安有同知焦裕高平縣知縣魯光國遊擊李甯寺東路領兵官中軍守備王承華陵川知縣楊驥徵潞安府經歷

邢于仁等策應領兵官壺關知縣奕應期等前後共斬級一百六十餘名負嵎夙寇旦夕可平宣大總督張宗衡以聞

陝西巡撫練國事疏奏延安流賊盤踞宜雒之間其頭目最强者為點燈子殘虐同類群寇懼而乞撫臣以為順者多而逆者不少及側時聞必使誅其頭目而後撫者可帖然也、所以登城数戰趙天爵張全昌等斬首六百餘級獲器械生畜不計雖點燈子之首惡尚在未除而勦撫並用可望粗安但延安麥禾不登爨煙斷絕兵民飢困為今之計惟有通糴於山西汾州一帶則延北可濟燃眉至秦省

稱匱已久倉無遺粒即臣等極力設處捐助僅得萬金全活無幾乞皇上量發賑銀專為買運本色之資以安人心庶勦撫之局易結矣

庚寅陞許世藎為吏科給事中

陞浙江參政陳良訓為本省按察使湖廣副使劉永祚為四川右參政

山西巡撫宋統殷疏奏河曲為賊所據者六月今逆賊誅鋤版圖新復士女仳離家産拋棄居民首以餬口無資牛種不給為詞若非急沛恩膏勢難安集乞敕部速遴甲榜能員并一切錢糧恩賜蠲除仍慨發賑金數萬捄此孑遺庶

可起死回生漸還元氣也

辛卯贈故日講官禮部尚書蕭雲舉為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

户科給事中史應聘上言敬天以實不以文回天宜修意而亦修事即如加派一節計所得百四十萬而登萊類兵數萬徒作河上之逍遙東江一旅且為海徼之跋扈徒鼓骨吸髓養此無益之士計不在乎他如罷不急之戍簡無用之兵合之可省百餘萬則雖不加賦而餉已足矣又如刑獄一事年來法不符罪者甚多如王應豸身無錢穀之司罪坐監盜之律耿如杞勤王獨早被逮亦獨先其深文

巧詆失入毋出枉不已甚乎其他無罪之株連不情之懸坐求之不止一二人何不再為開一面也若夫近畿馬房籽粒既出正項又出加增一地二稅民不堪命此固逆璫背旨私添以困小民者近日監臣亦知苦累請減分數矣然不如盡還舊額使此孑遺者矣戴皇上之浩蕩也再查加增一項原藉口修築馬房而起夫馬房豈歲歲而修其修之也則增之其不修也則去之於公無損於民無累又不容轉計者耳此皆實修愛民之事實行不忍之政也帝怒其逞臆譏評深文巧詆種種俱屬謗訕命削籍為民其王應多等各犯俱宜靜聽倘有營挽保救妄言亂政者定

行逮治

壬辰給殉難知縣知党還醇造墳工價

調驗封司主事王等為考功司主事

直隸巡按王道直疏奏劉澤清常秉忠馬鳴鑾龔彰扣尅營兵月餉賞功銀數致山東援兵相率而逃應行革職提問以正其罪

延綏巡撫洪承疇疏奏延鎮三面逼塞彌望黃沙不毛凡軍民米粮一取給於延安再給於晉中今延安荒盜相仍已無出糶之餘粟於是軍民一綫之命脉全寄於山西可運乃晉中以防盜扼河船運不通商民斷絕致鎮城斗米

六錢四無顧糴人情荒迫朝不保夕士民擁道號呼大為寒心然則晉運通塞實關延鎮安危非藉天語申飭恐有司將領仍以隔屬相視痛苦不關何以為救焚拯溺之計懇乞敕諭山西督撫諸臣嚴行瀕河道府州縣將領以後渡口運船彼此互相稽察但勿令盜賊越渡如晉中商民販運於延鎮併延鎮軍民糴買於晉地俱准用官舡裝載往來無得中阻庶晉運流通延鎮千里危疆端有賴矣帝謂販運一事乃生靈命脉所關兩省撫按可各委才幹道員專管河上商民來往事務倘再有阻遏定行拿問不宥

癸巳陞山東按察使馮任為湖廣右布政使廣西副使陸

化熙為湖廣左參政

禮科給事中宋之普因帝憂旱求言條陳清核地畝變通馬政實修屯鹽三事可以足國裕餉減派息民帝以地畝馬政二事部科可同冏寺酌妥上聞其屯鹽未見實能修舉之人仍令之普明切條奏

太常寺少卿唐暉催餉事竣條陳楚中利病其關係錢糧盈縮只異而歲不同者六款一宗祿之定數當議一餽遺之陋習當除一藩司之引稅當核一黔餉之撥還宜解一雜項之加派當稽一便宜之鼓鑄當力章下部議部覆謂其曲當機宜請即賜舉行從之

甲午原任貴州巡撫張我續捐資助餉命照數收

調廣西左布政使李守俊為廣東左布政使

推浦城知縣劉若金為南京驗封司主事

湖廣道御史李玄疏劾山西撫臣宋統殷撫晉以來流寇之禍日甚一日殺將破城攻寨焚堡歷歷有據即如河曲彈丸一邑為賊據者半載曾不能出奇運籌一矢加遺惟首鼠觀望閉門自保始則曰晉為秦壑今又欲還壑以絕秦恐久任此人不惟晉憂日甚而三秦之荼毒亦且日增鄖陽撫治梁應澤生平無大過舉然在鄖四載不陞不調才品概知今聞其銳氣已銷不堪膺此重任此二臣者所

當亟為更置以保岩疆也帝謂吳應澤果有劣跡何不實指乃云不陞不調才品可知豈言官論列之體所司確議具奏冡統殷仍令亟圖戡定事平奏奪

乙未命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汝良回部管事

以甄淑為大理寺卿

改方一藻為遵化兵備道

調稽勳司主事牟道行為驗封司主事

順天巡撫傅宗龍以遵永援兵擾民議建營房使兵民各別其居以收衛邊息民之效因動發遵庫軍需銀三千五

餉分給各營犒工興事且言此舉一行其便有六兵出民歸一也禦寇於邊二也將不離兵、不離伍易於約束訓練三也有警調發令到即行四也結壘堅柵不相淆雜按營清覈一目瞭然虛冒侵偷無所復施五也兵馬既清餉額自足六也具此六便則安民安邊之法無過於此惟是所費約一萬六千餘金無從措辦諸以薊州庫貯李致和逆產變價銀一萬六千七百餘金慨俞撥支以成兵民交利之計

丙申夏至祭地于北郊遣官恭代

祭太廟遣官恭代

雲南廵撫王伉捐資助餉并類解節裁銀命照數敘

丁酉以江西按察使吳兆元為廣東右布政使濟南知府宋光蘭為山東副使禮部郎中楊景明為四川提學副使福建右參政陳睿謨為江西按察使僉事湯道衡為山東提學副使

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文震孟差回具疏請罷先是冢臣王永光欲借邊才以翻逆案為呂純如巧設狡謀首圖辨復震孟抗疏糾之又為純如所詆至是奉使益藩事竣上疏剖晰兼請罷斥以無褻講筵之體帝以公論自明命即出供職不必陳辭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劉之鳳上言營倉利弊有當變通者二有當申飭者二一曰撫按之掛號可酌一曰藩司之換批可議一曰部運之委官宜擇一曰舉刺之功令宜重章下所司酌議

戊戌神廟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週年遣官赴墳園致祭

戶部尚書畢自嚴以太常寺少卿劉漢儒請免順永二府召買以甦民困議將今歲已頒之銀仍令照數買運尚有未發銀一萬二千一百餘兩停貯免發另行措買明歲當免派一年以示休養

己亥起原任副使王際達為浙江副使

調金煉色為稽勳司主事擢劉斯琜為禮科左給事中擢應朝玉為江西按察使九江兵備道調王景為貴州左叅政清軍道劉餘佑為陝西按察使督粮道米瑛為山東右叅政武定兵備道

庚子吏部疏列聽候考選各官評事錢守廉行人鍾斗李一獻潘永忠推知方之翰李一鵬李日輔宋賢等六十八員已經發單諮訪合遵明旨擬日先行考選又疏稱內有知縣龐杰黃金貴李右讜黃學元以預徵不完被降戴罪督徵胡永清以馬政被罰但念諸臣砥勵多年勞薪可念或倣去年王象雲例於考選後仍行分別降級罰治庶偕

科功令與鼓舞人才兩得之矣帝謂勸懲宜確凡有罰治者俱不得通融

直隸巡按王道直以密雲兵備道孫止孝病篤請准回籍調理所遺員缺易州道王弘祖天津道宋祖舜家栗管粮主事孫士鼇三員俱堪勝任乞賜簡畀

辛丑原任大學士錢龍錫以免死減成具疏陳謝

壬寅帝以合水殘破蠲免四年分加派逋餉并新增雜項錢糧一年

崇禎長編卷四十七

四年辛未六月癸卯朔免朝

調山東叅政劉錫玄為陝西叅政陞禮部郎中翁鴻業為廣東副使

左府左都督朱元臣條陳禦敵卹民之策謂東兵雖強計其數不過中國一大縣然當其構難之際每竭天下之餉而不足於是加派生焉條例設焉地力有限加派無窮將來何可底止臣愚所以禦之々方其道有四一在求大將之材一在議破敵之法一在審形勢安危之要一在識彼己勝負之情能使四者兼備則在我有制勝之兵而卹民

之計亦可漸舉益民之所以不得休息者以有遼事為之累也則知恤民之要又在復遼而復遼何如臣以為當鑒於鮮終之毛文龍與作亂之劉興治第一在安輯海上使海上帖然足為臂指之用然後横豎布向登遼合舉登則渡旅順以恢金築鹽場以固守塞南關以遏敵遼則築右屯以拒要城大凌以聲援據廣義以壯勢兩軍相為表裏彼將應接不暇而我乃徐圖恢復日施蠶食之計彼必不甘心坐斃怒則誘其來而擊之去則伺其惰而襲之久之必將遷都避鋭而我之勝算乃可常操矣此恤民之源即在復遼也若遼既克復而後修戰以為款借勦以用撫區

區揷部流賊之細又何足言乎

保定巡撫丁魁楚疏奏留防涿州兵一千五百名原出榷宜法雖經久在兵則以更番久成補募遙制爲苦在餉則以設處核實爲艱今特遵聖諭詳酌之旨議爲目前安頓之法惟有歸之眞定標下容臣揀汰虛弱量留精銳與標營各兵一體操練一體查核無事則指臂可以相聯有警則呼吸可以遣調於總鎭營制旣可畫一遵守於計算料餉亦可通融撙節矣

乙巳四川巡撫劉漢儒疏解預徵銀命照數覈收

雲南巡按趙洪範疏奏原任太僕寺卿吳弘業居鄉暴橫

命削其籍下撫按提問其李嗣淳既係首惡豈得輕為開釋令刑部將從前奏案進覽

調福建右布政使陸之祺為河南左布政使

遣御史劉調羹巡按福建

陞河南參政黃承昊為福建按察使分守建南道禮部員外郎臧爾令為河南參政分守睢陳道

丙午以祝世美為兵科給事中

巡視京營兵科給事中馮可賓福建道御史張三謨疏薦神威營守備李天成精於埋藏火器為京營第一長技其法於轉機之處用銅輪土壤之下用火筒火筒之內用飛

炁銃門之上用合機大約銅輪一轉自能生火：燃飛炁倏及銃門於是百千之砲一聲齊發其暗置地中即偶值雨雪一兩月亦復不妨觸機自發此法甚奇若施之九邊險隘當無不可而京營根本重地允宜天語申飭諭令各營諸將一體演習以資捍禦但天成以守備供職官卑俸微懷奇未展乞敕兵部加陞游擊以期後效帝命所司驗試奏奪

丁未遣御史任僎總理南京屯馬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以遼撫丘禾嘉與總兵科大壽嫌隙構難浸成水火恐貽誤封疆具疏劾其不顧國患妄送己

私乞早賜處分又謂山東巡撫余大成及道臣謝璉宜使之同心共事不致以嫌隙開參商之端并祈廟堂留意帝責其浮詞挑構淆亂邊計并詰其邸報何處抄傳令自行回奏

套部山旦土堪等糾衆千餘從永清界平沙口入犯伏兵於紅山之鎮卯墩欲要截官兵使不得東中軍戴光天叅將張問政分兵勦堵奮勇先登一鼓斬獲首級七十餘顆勢遂披靡於是引兵東指會河東各營兵將并力勦殺又斬首一百三十顆寧夏巡撫耿好仁捷書以聞

戊申原任南贛巡撫蕭毅中男蕭昊疏請其父死難卹典

章下所司

陝西巡撫練國事疏奏秦省討賊三年未能成功皆緣兵無一定之兵將無一定之將耳臣觀在秦諸將惟趙大胤張全昌立功最多威名獨著議將趙大胤以副將職銜駐防於涇三富耀間以塞西路之衝張全昌亦加副將職銜駐防於韓城郃陽間以扼東路之險其二將所應添邊兵合計之兩營須得馬兵一千步兵一千糧草器械每歲約費五萬金乃可令除臣標原有家丁二百餘名新募榆林軍兵四百餘名李英白邦政兵三百餘名原有馬二百餘匹新買馬三百餘匹可以分隸一營此外則目前應買馬

五百應募兵一千又兩處修理門廩公費當千金合之非二萬金不可乞敕部議覆或將西安遼餉銀暫留二萬兩以為目前急用或將裁扣站銀於四年數內再留一半以為臣接濟康地方緩急有賴而臣不至於束手無策也章下所司酌議

遼海監軍僉事王徵疏奏十數年來所為耗費金錢荼毒生齒者總為遼人一塊土耳故議者僉曰遼事平天下寧又曰遼餉不增遼須罷兵夫兵何可易言罷也臣謂兵貴精不貴多貴土著不貴客兵管仲曰有節制之兵三萬足以橫行中原何況一隅乎計莫如收集見在遼人令善將

兵者精擇其勇壯而訓練之因而賞罰明信威惠兼施即遼人補遼兵便可省徵調召募之費因而扼要設計乘險樹壘即遼兵守遼地尤可堅故鄉故土之思因而住收膏腴耕屯山寨即以遼地儲遼糧亦可漸減加派節省之投於擾外之中得安內之道此或可為今日東事之要著乎章下所司確議

湖廣叛苗黑首糾黨千餘出沒偏橋衛地方圍劫擄掠道路阻塞不旬日而告急者數至總兵林兆鼎督令陶弘勳等徵調各營防守官兵并各土司兵共二萬餘先攻水外岩鸞甕涼翁西等百十寨一鼓掃蕩東勝瘦河攻勦江內

舊州偏寨等數百餘寨自正月二十五日起至三月初五日前後共擒斬功級四十餘顆俘獲賊屬牛馬器使不計其數巡撫魏光緒以捷聞

庚戌大學士錢象坤患病四懇放還帝許之賜路費銀八十兩綵緞四表裏馳驛歸里仍命靜需召用

帝以河曲賊患初平詔蠲四年分遼餉及新增雜項并民運本折等錢粮其新增一項以後仍照上疲例減未完舊額姑與緩徵仍令撫按嚴飭有司清查倉庫堪動銀兩量給賑

直隸巡按甘學濶劾薊州道左應選庸劣章下所司

陞貴州參議勞永嘉為山東按察使

河南開封府臨潁縣是日未時雷雨大作頃之雨定風霧突生吹倒民居二百餘間壓死二人拔樹千株磨扇花盆飄空旋轉又將居民杜發連牆刮過壕北壓死其家于民等八人自王家庄至鞏家庄計十五里巡按李日宣以聞

辛亥遣御史倪元珙巡按江西

原任吏部尚書鄭繼之孫儀鳳襲廕中書

在籍原僉都御史胡東漸卒

户部上言監軍道周鴻圖以親兵六百三十名赴援山西請給新餉且思鴻圖既任岢嵐則山西主兵豈無舊餉

自應照舊例支給何得執薊求援兵之例冀取償於臣部以滋濫觴帝從之

壬子以雨澤既降遣官告謝南北郊社稷山川風雲雷雨等壇及龍神太歲東岳并各宮廟

南京户部右侍郎呂維祺薦舉布按方面官莊祖誨等十五員參劾湖廣布政使杜詩一員

癸丑督治昌鎮侍郎范景文上言從來兵餉之相需也久矣國家設兵以衛民民供餉以養兵其交益也迨其後兵不足衛民以糜餉餉不足贍兵以耗民而交病懲其病也益餉以就兵而餉愈不足縮兵以就餉而兵愈不足遂至

交厲而不可為今者廟謨深長議撤援師撤添設其計日前者甚至而又下諭永遠常足之策以為久計於是議餉者曰搜括曰裁扣至於加派盡矣議兵者曰句補曰召募至於徵調盡矣如此者寧非足之策乎而不足也彌甚以致司兵者惟咎餉之少司餉者惟咎兵之多由今之道而無變計其足也何日之有臣以為有言之似迂而行之可以見效者則有祖宗之法在高皇帝定鼎之後邊鎮郡縣列衛設所徧置世軍以世官統之計人授田以為世業日事屯牧暇習戰陣又許民輸粟中鹽墾田拜官遇警則遣大將統之就近征討軍興不乏初未嘗招民為兵賊民為

餉也邊後流弊不善浸至於不可為而法窮語曰窮則變變則通〻則復今但當通變于祖宗之法之中使不至於窮而效斯可見則復衛軍而不必于追原也何也軍田入於百姓主雖更而糧在也壯士散之四方人雖更而戶在也若追原因以還原軍必至紛擾而大亂惟當覈衛所軍戶幾何也糧歲入幾何原額之外稍增其餉不足則以民糧益之簡汰老弱以餘丁壯者補伍不足則以土人益之即選指揮千百戶能者日討軍實訓練焉府官月課之監司季課之撫按歲課之而并以課府與道其衛官教練有效超遷為守把參遊否則遞降府道教練有效超遷為督

撫司道否則論罷行之數年得一軍減一兵得一壯軍減五窮兵而後召募可罷加派可罷裁扣搜括句補徵調并可罷也或曰增粮於何取之今沿邊新兵月食一兩五錢多者二兩衛軍約止四五錢以月食四五錢之人令與二兩者同事荷戈更番遞操人人知其心不服而力不樂用也但增一半所省尚可一半以此積之而所省不其多乎永遠可繼兵餉兩利之術莫過於此帝命所司亟議

甲寅予日講官禮部尚書李騰芳祭葬定例祭九壇外仍加祭一壇

起原任山西副使將覲為河南副使

蠲免天下州縣天啟六七兩年未完歸并雜項錢粮

乙卯順天巡撫傅宗龍疏劾兵備道左應選庸鄙章下所司

直隸巡按張錫命輸解助餉銀優旨照數覈收

吏部疏劾原任開封府推官張瑤不遵考選法度擅離職守覬覦營競賄賂公行帝命從重議處

丙辰吏科給事中鍾炌上言庶常之選有關于詞林政本今值考期相近諸進士觀政各衙門者但籍其願考名數照行取訪単例以圈點别之密封吏部吏部俟咨考日彙送閣臣以候閱卷完時將所取之卷對以所圈送之名或

相胎合或相參差稽公論而去取之庶不失皇上作養至意

丁巳以楊景明為四川提學副使白竹為廣西提學僉事湯道衡為山東提學副使

起原任參政張耀米為河南右參政

兵科給事中魏呈潤上言時雨既降宜敕天下郡縣疏濬河渠以為農事水利章下所司

戊午撫賑陝西御史吳甡疏報秦中雨降羅通軍民漸有更生之望帝報聞

吳甡又奏臣奉命撫賑延安一郡凡巡行所至於

饑民則竭力於賑給於流賊則委曲於諭撫其在延長延川清澗綏德米脂榆林等州縣漸有次第惟是米粟如珠無從糴買群黎所嗷嗷仰命者惟在晉中糴販如清澗綏德葭州與晉之臨縣興縣永寧州諸處皆有渡口商民互相易買從來已久今晉中設兵防盜可也而因遏糴是扼秦民之吭絕秦民之命恐老成謀國者必不出此也今秦危在旦夕自非天語申飭俾山西撫按責成道府州縣作速疏通廣招商販則秦民立見其斃矣惟聖明垂恤焉命所司飭行

己未保定巡撫丁魁楚疏劾撫臣解經傳貪惡章下所司

起原任御史陳乾陽為河南道御史

補給湯兆京原追官誥

王世盛緝獲強賊霍三等有功命并原辦官旂照例陞敘

庚申起原任浙江巡撫張延登為南京左僉都御史

左春坊左諭德姚明恭以病乞歸許之仍命痊日起用

辛酉江西道御史戴相上言積貯為民生大命國家根本攸關苟積貯克廣自足以備灾祲流行之用近以年久蠹深舊法浸壞乞敕各郡邑守令按數盤驗勿憑簿書之虛報有折必補勿狥浥爛之涸抵又於舊貯外再加推廣必使額增數實不啻倍蓰之而後已為此外又必多設義倉

率富民輸助以需賑救并敕省直撫按特行府州縣懸令鼓率有能捐穀實倉發儲濟衆者酌穀數之多寡分別旌異務使人皆好義樂輸緩急有賴則藉以佐豫備之法莫有善於此者帝命所司即行申飭

戶部尚書畢自嚴以病請休

遣行人周坤往周府主行喪禮

原任禮部尚書黃士俊以其父黃鎬特蒙存問降禮具疏陳謝帝報聞

帝以派買米豆例有實價抵給何獨東府鄆城稱無額本顯係府官含糊以致屬邑無所禀承令後召價既定戶部

即詳行撫按明白曉示以杜混借

遣御史姜思睿巡按順天

壬戌湖北道儲顯祚以患病請罷金昌道孔榮宗以終養乞歸皆許之

癸亥起熊明遇為兵部尚書

鐫薊州兵備道左應選秩以撫臣甘學濶等糾其庸劣也

甲子降補丁進為翰林院簡討

以大學士錢象坤孫鳳和襲廕中書舍人

户部尚書畢自嚴以督臣張宗衡條陳開礦上言其不便數事議遂寢

直隸巡按姜思睿以畿輔屯衛拱衛神京軍民宜視同一體皇上既憫蹂躪之餘流亡未集大肆蠲租之令則荷戈之徒亦應共沐皇仁均叨寬賜安有共一地方可使軍民各別者除進宮籽粒不敢概議蠲免外其餘地牧錢粮謂宜照民租之賜酌輕重分數而亟蠲之庶軍民一體不獨以惠爪牙抑所以重神京也章下所司酌覆

乙丑臨鞏二府地震壞廬舍損民畜御史吳甡以蠲緩知派為請詔免本年新加三釐一年其原派九釐及見徵各項錢粮准於歲内先完五分餘緩至明年帶徵

樞輔孫承宗更以衰病請罷不允

户部尚書畢自嚴以滇省普酋跳梁本省問罪之師三萬月費不貲撫臣有發餉之請議將黔留楚餉二十萬兩內令總督朱燮元酌黔兵援滇之數分解十萬以供其乏又將滇省四年分加派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兩有奇雜項六萬三千兩有奇錢息二萬兩并舊餉銀三千九百兩有奇盡聽滇撫留用一年俟事定另議解部

丙寅贈李騰芳為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以祖大壽男澤溥襲廕錦衣衛指揮同知

陞廣東按察使孫朝肅為本省右布政使

丁卯原任南京通政使田珍男國用既請其父祭葬章下

所司

河南巡撫吳光義疏奏被劾副總兵蔡忠以交代兵籍虛冒與道臣祝萬齡腆目語難潛令中軍何際鳳等倡衆鼓譟搶市傷人乞敕兵部一併另議仍將際鳳劉澤行臣等正法以昭法紀帝命撫按即將際鳳等審確正法其蔡忠知情計唆仍令查明奏奪

戊辰刑部侍郎凃國鼎以其病乞終養優旨許之

王文政緝獲龔應守等有功賞給銀幣羊酒

戶科給事馮元飈上陳群臣敷奏之體謂古今臣事君子事父惟取發自至性絕無虛文請自今以往凡群臣言事

務須絕去他端意主簡明志惟真達在皇上既有周覽詰問之煩在臣下復免倉忙回奏之懼使言〻居要事〻可行庶於課實之治不無小補也帝是其議命所司即行申飭

大學士錢象坤以去位陛辭上陳治安之道謂分猷在下者宜居其職而思其事提衡在上者宜責其事而體其情故必上下交修而治功始成益人臣莫患有跼蹐之意兢爲苟且以謝過而無暇謀國是即叢脞之階也莫貴有喜說之情交相奮勵以熙載而不知有已是則盤新之象也臣是皇上精明惇大並運互施諸臣正在喜畏之介而精

神未合績用未成此正可作而用之〻時也敢陳其大體如此帝報聞

己巳河南巡按李日宣疏奏屆可伸捐産助餉優旨照數查收

應天巡撫曹文衡疏解捐助銀命照數覈收

庚午河南巡按李日宣疏奏河南加派之徵惟南陽獨重既倍原額又復重加此海内絶無之事也臣欲權衡於近日或照粮或照畝之胡言酌減甦民但論畝則南陽該派三萬九千九百餘兩多寡懸殊部頒額派既定非奉聖明特恩寬卹則小民困苦不舒臣請將南陽新加三釐俱照

四年辛未七月癸酉朔孟秋帝親享太廟

河南巡按李日宣疏報睢州越獄流賊渠魁周七李守志孔福皆在逃中推其根由實積書閻可法張奇耀等受餌以致昏庸署篆通判曹佳士縱其械繫罪不可寬至知州魏國柱雖係初任然疎防之愆亦所當正應與巡捕吏目張鳳德俱戴罪住俸展限嚴緝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鄭以偉再疏乞罷

考選庶吉士吳楨楊廷麟馬世奇等

四川道試御史吳彥芳上言國家第一要事無如理財而撫民以理財又無如用人其理財之切要可行者有四莫如酌盐政之餘盐開荊州之錢局墾邊地之新屯講財用之節省至於用人之道則在先觀其所守蓋人之巧拙雖驗於事後而修潔常露於平時情之介者其識見以無欲而朗其骨力以無求而勁以之立朝必孤潔而忠貞以之臨事必當機而明決苟得是人而使之久任以課其效於以奏績不難此用人之大畧也惟聖明亟留意焉帝謂所奏俱多可採命所司即與酌覆

甲戌兵部以添兵祗以糜餉終無足恃議裁省東江兵一

萬三千登州五千三百涿州一千列冊以聞

河南巡按李日宣以貢夷獄充定驗擾驛遞上言皆由游棍伴弁為之羽翼謀主因使其得以恣意肆害毒及小民乞敕下禮兵二部查照新題款限必使照原發勘合速遣遄行并令河南陝西甘肅各撫按嚴飭伴弁遵守不得背旨朘民庶幾疲地窮驛稍〻有瘳耳

四川道御史李一鵬上言人臣之亮工熙載為朝廷分猷共念者非相臣哉今所進庶常之士固即為異日公輔地也其人品之端醇學術之純疵兆於今日異日社稷安危所分實係於此詩言考慎其相夫考慎在於臨時而儲養

則在平日臣以為諸吉士於館中本業外隨其才質所宜增定編摩分限程課或究心九邊之阨塞或留神錢穀之盈虛或研精河渠漕儲之利害實實蓄為經濟無徒以紙上陳言視之其教習之長遇試肄之日即隨其所學以為考較則春華薄而秋實敦雕蟲棄而根本重學為經濟之學用為經世之用與向之雕章繪句徒競於月露風雲者相去何啻倍蓰昔先臣北海馮琦於館選之後即注意於國計民瘼採取經史可見行事者縷析條分迄今有經濟類編行世據其立朝丰度愷直弘亮卓有古大臣風豈非諸士前輩典型乎至若養恬弗營躁競味淡弗逐華膻鎮

靜弗妄交與所關品行事業尤為吃緊裴行儉有言先器識而後文藝諸言士稔聞之尤望亟加之意也

陝西流賊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等盤踞鄜州城南太平原焚掠村庄鄜州道張福臻會同榆林道白貽清由宜川馳至三川驛探知賊衆甚多乃部署馬步官兵於是日平明與賊對壘賊蠭擁而前官兵分三股衝之殺其頭目獨行狼馬老虎賊遂潰敗斬獲強賊三百餘顆賊首上天龍等二千餘人被圍窮促羅拜乞降一時悉皆解散總督楊鶴以聞

廣東巡按高欽舜疏奏增從山土賊鍾國相陸彥博顏丁

詧等聚衆數萬流毒有年今道臣王道元等署鎮遊擊陳照等府縣顏俊彥等勦撫並用竭力攻殺前後共斬首一千一百餘顆渠魁鍾國相等以次殲滅巢穴廓清又海寇竊發幸叅將焦續俊為白衣搖櫓之計一鼓殲之計斬首七十七顆海患亦息其間文武有功人員文如道元武如照等均當優叙超陞以示激勸章下所司

乙亥欽恤山東湖廣江西福建廣東五省死囚甄士杰支一棟劉充林台李尚猷等共一百九十一名俱免死減戍河南巡按李日宣以山西狗賊既滅善後宜圖乃因守巡河北二道荆之琦祝萬年所陳清畝著業畫地分守砥關

周行三說而條奏之一則着業饍兵要矣蓋水谷村一片地莫非王土而數十年疆理拋荒徵額逋負凡有無存絕之戶口今宜悉還其地而薄支畝稅以贍軍糈不則亦運而已矣何取於撥雲霧而覩天日耶一則分地守望要矣蓋此地在豫晉接壤之界凡百餘里其間要害中有遠近防禦中有緩急當就酌量兵戍而議分議合或更番而統之官或調停而寄之農是當審前車而避其覆轍以為長策不則未能禦暴而反以為暴矣至於闢道以通往來則尤不宜緩者蓋數十年虎豹在山豺狼在道蒭蕘難免且相戒為畏途而榛莽蓊翳又瞻望而卻步凡此險阻之處

久為姦宄所據者今宜啟辟荊榛清除林藪使奸宄所以自容而往來輪蹄如故然後隨地安插辨其畝籍明其輸額庶幾耕鑿安而商賈通寇賊自可永杜矣三者實善後確然可以之事乞勅山西在事諸臣詳為區畫黽勉同心以期一勞永逸之效帝命撫按確議以聞

廣東道試御史宋賢上言召買俵馬與新頒法馬三事最為擾民因條列救弊之法召買當照錢糧多寡酌量分派仍嚴飭以津斗收納則上不苦那借下不苦扣尅而民亦樂於終事俵馬當令官買官解永著為令不僉富戶則畿南温飽之家庶得安枕至新頒法馬每兩重至二三分小

民奚堪此無藝之求必通查省直須過新法馬亟為吊銷或府縣果有輕者較定鑄發可也章下所司

丙子直隸巡按王道直疏參山海副總兵劉邦域貪侈章下所司

四川道試御史路振飛上言我皇上勵精求治慎獨事天取善用中法有虞之舍己也盡力泣罪婗大禹之仁民也他若警玩訓廉懲奸剔弊無事不傳兢業之神而凜怠荒之戒即大小臣工仰承德意亦似人思鼓奮庶幾太平立奏者然而民生日蹙國計日困邊塵未息萑苻未靖此何故哉無乃皇上望之以實而諸臣奉之以虛乎自古無感

而不應之理亦無作而不成之事其不應不成者豈未嘗感之作之歟抑感之作之未盡其道歟今觀諸臣精神力量分騖旁營閒曠於職掌以內而彌縫於職掌以外者不少嗟〻人臣所以服事皇上矢心効力者舍職掌更有何事皇上所以役使諸臣區別賞罰者舍考課職掌更有何法如守令之職在安民即以民之安否為功罪督鎮之職在安邊即以邊之靖否為功罪文武兩曹之職在用人即以用人之當否為功罪輔導之職在平天下即以天下之平否為功罪禮樂工農皆以是法推之實〻盡職者有陞有賞竊位溺職者有黜有罰誠使諸臣恪遵功令果人無

不盡之職官無不理之事皇上不將端拱垂裳而天下已治已安乎乃何漫無責成任其泄〻沓〻日渝於偷玩也書曰率作興事慎乃憲屢省乃成言人主率臣興事考其成功也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人主以省成為聰明之實而康事而外別無所謂良臣也不然則叢脞在元首而股肱既惰雖作無成矣臣故願諸臣精白乃心靖共爾位亦願皇上捐苛細而總大綱如書所云慎乃憲者永著為令斷然行之會見一人率作於上諸臣翼為於下拭目奏太平之烈矣帝謂用人致治全在實課職掌所言甚是至科道官議事論人須從公起見不許以恩

怨毀擧部院一并飭行

川貴總督朱燮元疏薦畢節道參政鄭朝棟俸滿賢勞請晉秩方伯部議加按察使照福管事帝從之

以楊兆升為南京禮科給事中

丁丑陞兵部郎中王建侯為山西副使

廣西土司岑之漢進貢銀爐帝受之

廣東道試御金蘭以婺源旌德積寇竊發上言兩邑寇患匪伊朝夕其所標掠悉徽商重資也及今不早為剪滅必至潰決四出復尋秦晉之覆轍矣今按臣議令徽寧兩府總捕同知分防界地又議令兩縣印信官俱補甲科若心

殫盡已得要領而臣以為扼要之著尤宜從旌德之窟穴始葢被劫者徽商為盜者則旌人也徽舍旌無別出之途旌遂視徽為掌中之物至於捕巡兵快無不通賄居民飲店悉恣窩藏今莫若從按臣之議別選廉明強幹之甲科於兩縣鈐束在事諸役使之盡滌肺腸畢力偵勦仍令申嚴保甲盤詰比屋以塞其通同容隱之竇而徐為剪蔓拔根之圖應無不立就殲除者至徽寧兩府分隸兩道似乎事權不一當改徽寧廣為一道仍駐池州以便兩府臂指之使嗣有失事道臣均得而問之事權歸一則心力俱齊其提綱挈領消弭實著應無出於此矣章下所司酌議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上言軍興以来增兵索餉邊關危漏府藏罄懸廟堂之上萬難設處加派未已又有加派前議續派三釐已增至一百四十餘萬然而民間財力止有此數新課愈增舊逋愈積臣於此有節裁應出之數可補增入之孔而因得其免增加派者一則黔餉除援應滇省及黔中善後外已還部三十餘萬一則登萊巡撫歲費八十餘萬臣謂恢復大事宜穩宜實但當以全副精神注之關薊其恢復大事宜穩四州易取難守斷不當爭於莫必徒糜民脂而贅設此幕府或慮邊海重地不嫌過防宜量留十萬為處置諸島之用而責道鎮倍加振飭可以萬則裁

去登撫即歲省七十餘萬合之黔省所還三十餘萬即足以抵免新派一百餘萬之數此所謂可省加派之實策也乞敕所司將登撫立刻議裁續派立刻議免使皇上不肯加派之至意曉然共白於天下於以收拾人心消弭寇盜則安内攘外之機未必不在此一舉矣帝謂奏内事情俟所司酌定朕自有鑒裁加派屢旨已明不必又行奏請

陝西巡按楊通宇以西寧道缺疏薦臨鞏道叅政胡士容及鞏昌知府王文清堪任此職請簡命採擇

戊寅陝西巡撫練國事疏報原任刑部侍郎牛應元病卒請予卹典章下所司

准懷寧侯應襲孫繼濬承替祖爵

樂安王　薨遣行人熊奮渭主行喪禮

以王敬錫為福建副使

己卯江西道試御史姚孫棐上言竊見內外諸臣其立身行事大率從功名起見不從君父立心是以營競成風囂凌成習迨至奔競不已勢必流而為搶攘極而為攻訐推原其故總起於宅心之不正直而流弊遂至於不忠厚其初則臣子之自私自便而其患則國家受之是豈堯舜之世所宜有者臣因直揭正直忠厚四字為微臣入告之初盟并願以正直忠厚一語為衆臣共矢之藥石乞賜天語

申飭以隆治平之基帝以所言切中情弊嘉納之
禮科右給事中孔聞詩上言魯藩宗生中聰哲穎異者頗多而鄉舉虛懸公車有待殊失親〻育才之義請添設廩增等格比照州學給廩三十名歲計其廩餼三百餘金即取償於魯藩宗祿四萬之內以示作養激勸之意章下所司酌議

河南道試御史傅永淳上言國家泰寧之運主之者君而維之者實在臣未有一人獨勞於上而庶司百執悠忽塗飾於下可以成恬熙之治者近見人心不同積習難破閫有墨吏債帥朘民膏以自肥剥軍需以自便彼豈生無報

致之心甘於自取天罰哉揆厥所由總以身家二字為之累也身家之念一橫於中則朘民蠹國之事即應諸外臣以為百防其欺蔽不若一醒其請獻之原百振其情竇不若一提其勵翼之本伏乞皇上亶於群臣肺肝隱約處照徹忠罔源頭於事蹟昭著處明剖憜勤途徑守令實責以盜息刑清民康物阜監司實責以保釐庶類戢息奸宄督撫實責以振紀飭綱攘彝安夏以至司兵農司疆圉者實責以上裕國儲下紓民困掃彼草竊北我長城而又時〻覈其實績明其賞罰使群臣共惕於天威之震疊共勉於職業之忠勤則泰寧之治可立致矣臣故特揭忠勤二字

為當事諸臣共勉之帝謂忠勤乃人臣致身大義永淳既以此自繩〻人不得僅托條奏

山東道試御史党崇雅上言時政三事一曰舉劾之寬嚴宜平一曰錢糧之設處滋弊一曰節省之名不可概襲此外則諸臣章奏固宜剴切詳明不得闇以吞吐疑似之語致勞詰問然或偶出風聞亦不無且信且疑之事惟責以嚴旨則天語所臨天威併集自非戇直性成便爾囁嚅屏息夫市朽骨以招駿良式怒蛙以倡勇敢先聲所徠群策畢効況唐虞君臣雖有吁咈不傷都俞皇上固不世出之堯舜也其亦使人臣畏罪之意少而樂告之意多不亦雍

雍太平景象乎帝謂設處節省二項既稱有司得借此病民所司宜即行條禁餘俱報聞

南京禮科給事中楊兆升以南國瘡痍盜賊充斥上言清盜源裁監免差催科三事帝謂所奏切中事情各有司須照前旨免差責成糧道

江西道試御史曾倜上言害民情弊六款錢糧之徵收宜酌盜賊之捕治宜嚴倉廩之積穀宜覈宗祿之徵解宜早土著之兵丁宜練官評之衆劾宜公帝謂酌徵收撫流移所司即爲申飭餘照屢旨行

湖廣巡按白士麟糾劾不職有司王象輔陳以蘊等四員

帝命削象輔職下撫按提問究擬以蘊等吏部議處

庚辰山東董誠有孝行巡按高捷諸旌之章下所司

陝西道試御史周堪賡上言自今盜賊内訌幾徧海内負山者藏聚林谷走險者出沒波濤原野震驚道路梗塞小民含愁莫訴有司蒙蔽不聞倘日積月盛雲合烏集然後請兵索餉議勦議撫能無厪皇上之憂而費消弭之力乎臣以為今日急著宜早勅省直撫臣責守巡諸道盡心釐剔凡衛所屯軍勾補缺額綜覈占役盡令出而荷戈及州縣民快清其虛冒汰其老弱著實操練使人人精壯處處金湯畫地以守各消[illegible]蘖之萌犄角為援共圖牽制之勢

使有備無患雖有竊發不足慮已然盜賊之所以充斥者總由民間物力困竭賦額頻加催科嚴急為之必須稍寬功令愛養休息以培宇宙之元氣斯安定乃可有期若夫邊鎮需餉不貲司農點金無術則酌裁冗食之兵節省虛擲之餉聖衷自有妙筭此又休息民力之實著也章下所司詳議彙覆

雲南道御史張聚秀上言敵國外患雖三代盛時未嘗無之所恃者内地安堵緩急有備庶中外人心有所憑藉而不至動搖耳近如流氛延蔓於秦晉烟賊蠢動於中州曹濮蓮妖時起時滅亦可謂多事矣當事者平時不知修備

臨事無計消弭既苦無兵又苦無餉致皇上焦勞宵旰臣子束手攢眉戛戛乎其難之熟知有不煩募而兵足不措廩而餉足者祖制犁然具備顧名核實何可不亟講之乎臣每見各衛所設有班軍城操軍各有額設屯田各州縣有民壯快手各有額設工食以資調遣以備防禦何人非兵何人不可練而為兵今衛所之屯田自若也半隱沒于豪強武弁之家州縣之工食自若也秖豢養夫遊乞市儈之輩其在冊軍丁占役者十之七老弱者十之三在官衙役不用於迎送往来則用以勾攝詞訟祖宗立法初意蕩然而不可復尋亦何濟于緩急乎倘一舉而清核之以額

設之餉養見在之兵最為簡易最為妥帖在事諸臣亦何憚而不為比今計惟嚴勅撫按責成本管守巡使之修明職掌用意整釐於衛所班操諸軍則為覈其精實補其虛冒而清復屯田以贍給之於州縣民快諸役則為簡其強壯汰其羸疲而實給工食以鼓舞之俾使日赴教場如法操演各每年巡歷閱操二次仍查地方相近者會操二次即以操練能否為本管官殿最地方有警聽斟酌調遣一切功罪各道即與共之想諸臣身在事內利害關心斷未有不力去積習而毅然振起者則兵不期練而自精矣至撫按官巡歷所到原有閱操之例今後每至地方務期取

州縣衛所原籍逐一查核即以註册食糧各軍快人等親行較閱隨以操練能否定守巡之官評則層々責成節々相制不煩措餉不煩徵兵一簡練閒而兵與餉兩得焉所謂兵餉原自有餘者此也帝嘉納之

四川道試御史李一鵬疏劾雲南巡撫王伉挑釁阿迷土酋普名聲借先發後調之說希圖邀賞遂至甘心罔上矯制擅兵興師四萬搖動兩省以臨一彈丸黑子猶且屢進屢蹶甚至殺我府判而不能一制則專擅喪師兩罪所當併治乞皇上顯暴其罪立賜罷斥另擇老成持重之人代領其職倘謂道路迂廻難俟新撫交代則命川貴總督朱

燮元先攝其事徐俟新撫接任可也帝謂地方官妄啟事端豈容弛担王伉已令圖功自贖俟補救無能自有裁處

辛巳福建巡撫熊文燦疏薦理學名臣張燮章下所司

遣保定侯梁世勳冊封淮府禮科給事中劉斯琜副之西寧侯宋裕本冊封岷府禮科給事中盧兆龍副之

撫賑陝西巡按御史吳甡上言延郡饑荒獨甚請將郡屬裁扣優免二項永賜豁免或暫寬數年俟豐稔徵解

壬子刑部尚書李養正卒既予祭四壇工部議遣尚寶司卿王時敏造墳帝駁行察覈覆上以無邊功可錄不允

雲南道試御史鄭友玄以原任開封府推官張瑤考選郡

丞挾私訐辱上言士風囂凌綱紀大壞有關于國體人心不淺乞嚴敕部院臺省諸臣自後凡遇考選務虛公詳慎以見執持勿恣意狥顧致為糾摘所及其挾私誣訐概置勿問故犯者并從重處分使上下諸臣各以節氣法守勉於大道之公其仰佐盛治者不小矣帝謂以虛公執持責成部院諸臣實於法守有裨深嘉納之

兵部尚書熊明遇以四司兵政玩弊條奏所當釐之事其在武選者三勲爵錦衣以鑽營彈射爲能事非世臣親臣所宜有今後當推轂恬幹識大體之人以為之勸都閫與布按二司蠹位貌隆貴遊以叙功加銜濫比爛羊今後凡

都司印員務擇都僉之薦俸最優委係世職武科者始與量擢指揮千百戶襲替遠方窮弁重趼至京司官須寬其查駁如年貌之少訛于例無大碍者即應附選毋令其乞靈錢神請命胥吏其在車駕者三驛符新例嚴切勘合之發亦無所容其弊惟火牌之發於在京各衙門催儹公事不填註本衙門事件乃槩填兵部差官是官道之紛紛如織者獨臣部受其名法宜改正武庫司公用工食向取諸缺官之俸今缺官既協濟內供柴炭及京官柴薪宜將舊例五堂轎扇箱棍冬夏案衣硯席紙筆等項鋪陳銀四百九十八兩六錢所乾沒於胥役者盡革以濟武庫之乏其在

職方者五推用將材雖以御覽册為主而入冊之時保無徑竇必司官心可質神明對君父乃敢信其無私不然冊猶故紙耳自今虛公共酌冝使此心如鑒空衡平方為不負職掌大帥必以戰功為主而能養家丁者次之廢將之起斷不冝輕間有之亦必果為衝邊突將之選其衰耄罷容者不可闌入啟事往時添註之法甚善以奉行不當至使求續縱橫莫可誰何今應間行舉劾以示彰癉督撫之咨用至近日冒濫甚矣親識請托衙役乞恩者比々若曰一紙達部易々耳不知臣部遂轉以達至尊何鄭重也以後督撫用人必將其人應用之故題奏下部而後具覆劉

委加銜至副總兵尤爲可異夫官不出朝廷之命是人臣而作福也今後加御之副總兵若非其人雖欲推把總不可得惟督撫臨陣當機勢不得不劄委者亦僅至叅遊而止其在武庫者二內供柴炭每年應給商人四萬一千两各衛所額解止二萬三千九百完不及七分商人若於賠累百方營脫殊爲未便宜於年終結算所逋商價明白上請作何補給若衛所侵逋即嚴查職名提究柴薪一項爲京官養廉之資乃額派止七萬一千每年欠解之數約有萬金加年來添註每年支放九萬出浮於入各衙門呼索群擁本司先儘華要其閒散衙門或終年不給豈成政體

近經題請此項錢粮載入考成年終結筭以十分為率輕則罰治重則降級如果不足亦宜明告皇上另行設處使各衙門得以通沾方不失為均平之道帝命率屬遵行癸未陞兵部郎中祁逢吉為江西右議浙江按察使王廷梅為本省右布政使

加泰寧侯陳良弼為太保撫寧侯朱國弼為少傅誠意伯劉孔昭為少保

山東巡按高捷薦舉才能有司宋光蘭等三十九員可備擢用叅劾不職有司鄭湧等三員所當降處又舉武職總兵張可大叅游王廷臣等三十員章下所司

甲申琉球國遣使慶賀東宮進貢方物

乙酉候補禮科給事中趙東曦上言近來徵比困民多困不酌先後以致竭澤而漁窮民有立槁之勢今後宜責有司先儘京邊方許雜放庶得稍免箠楚養此瘡痍而府官提比百姓為姓害尤深今後止許提比吏書亦所以一事權而省雜費此所謂以急得緩之方也若夫田有肥瘠歲有豐凶與人有貧富良頑之異糧之不能全完無欠亦事勢之必然者往時各處存留數內有稍閒稍緩者皆得置之冊籍以抵債民欠今自有遼事以來搜其閒者緩者悉充遼餉於是閒緩反急而錢糧畧無餘地逋負遂以日多

今若件〻責其十分則件〻必至拖欠究竟那新抵舊年復一年逋賦愈積催比益難以應除上供錢糧太倉邊餉及加派不容少緩者其餘或容分別差等酌量分數立為考成使百姓稍留餘力以供正項此所謂以緩得急之用也伏祈堅明俯採芻蕘嚴行申飭廉吏治肅而生安財用亦因以足矣命所司酌行

南京戶部右侍郎呂維祺稱病求罷

南京兵科給事中郭建邦上言營中切務漕運要關六事一議選補軍兵一杜侵冒馬匹一覈虛耗火藥一清操運混淆一禁剝削衛官一釐代運弊習

廣東巡按高欽舜以始興縣為流賊掩襲城池不守官民被擄庫獄被刼闔境為其蹂躪上疏糾劾失事諸臣知縣荆廷鈺應提問正罪督捕推官吳對守備李廷基遊擊朱之脩等應行降俸道臣瞿士達等亦應策勵圖功帝命所司查議奏奪

丙戌貴州道試御史丘民仰疏劾雲南巡撫王伉無端挑釁致挫國威不宜使仍秉節鉞乞勅議才品卓異者速催代任帝謂王伉已令戴罪吏部當確謥幹濟長才以備緩急之用

丁亥帝升殿遣官祭諸陵

戊子直隸巡按饒京以科臣王家彦有團練鄉兵之議上言三吳水澤之國風土異宜所屬四府有妨農病商不便者四乞罷其事從之

己丑直隸巡按甘學濶請旌米萬鍾妻陸氏節烈章下所司

應天巡按曹文衡薦舉徽安道王公弼等章下所司

陝西道試御史張星疏奏京城明時坊翰林院四夷館主簿唐尚賢妻姜氏餓死殉夫貞烈可嘉乞賜表揚以昭激勸章下所司議覆許之

湖廣常德府夜半地震有聲從西北起其響如雷須臾黑

氣障天震撼動地井泉溢溢地裂孔穴噴水湧出帶有黃沙者六處倒塌榮府宮殿及城垣房屋無數壓死男婦六十人同日所屬桃源龍陽沅江及武昌府辰州府屬沅陵沅州靖州屬會同縣長沙府屬長沙善化湘潭寧鄉湘陰醴泉安化承天府屬鍾祥沔陽潛江景陵等州縣俱震又於次日澧州亦震數次城內地裂城牆房屋崩壞壓死居民十餘人王家井噴出黃水鐵尺堰噴出黑水彭山崩倒河為之淤又荊州府仝日亦震壞城垣十之四民舍十之三壓死軍民十餘人巡按白士麟以聞且言楚省邊餉日繁物力已成竭澤藩賠並急催科愈切燃眉加以顯陵桂

藩兩工交舉百姓皮毛殆盡盜賊竊起深為可慮見今餉
額九釐之外復加三釐實苦難徵近以黃州府屬黃梅廣
濟等縣岳州府屬巴陵華容平江等縣災荒已極具疏請
蠲不謂復遭地震幾徹全楚嗟此孑遺實堪憐恤乞照近
日陝西臨鞏等府新例俯准免派新加三釐并寬緩原派
見徵各項以示軫恤庶皇祖龍飛之地獲邀一視之仁帝
命撫按就地方防維軫恤不得徒事顧陳

大學士何如寵屢請辭位章凡七上不允

進士吳簡思請賜其父大理寺卿吳亮祭葬下所司

宣大總督張宗衡薦才能有司麻必升等八員劾不謹有

司劉以守一員

帝以　王常涇刼財逞兇逼殞妃命事干逆倫乃沉閣十餘年不結命所司速擬正法

户科給事中呂黄鍾上言慨自東西發難以來海内駭動徵兵索餉殆無虚日嗟此窮黎髓骨俱乾究竟兵皆烏合之衆餉同逝水之波國家曾不得絲毫實用豈天下事果難為至此耶以臣所見不在專責閫外之節鎮在并責境内之撫按各官亦不在徒侈張皇之聲勢在明修督課之實功實功者何亦曰以府州縣一塊土付之守令俾其各自為備各自為守而已如一邑中有鄉紳士民有城池險

要賢守令果能潔己奉公愛民如子平居無事之時與紳民講求戰守急着各分猷念互相条酌務握萬全勝算凡所以厚其儲蓄時其訓練精其器械固其金湯扼其險要者念無不周計無不到而又不傷財不擾民以真誠無二之心鼓其忠義效死之志時〻皆為有備人〻皆為用命即有卒至之侮可保無虞仍諭道臣各將分管地方不時單騎巡歷使百里以內附近州縣相為犄角一縣有警鄰邦皆為呼應不得秦越相視而各道臣又每月課其勤惰核其虛實盡破情面一意為公苟其不稱厥職何妨數為更易蓋城守之保全為重則一官之去留為輕至於撫按

諸臣又當不時查察諮訪以其聞驗之道臣所報然後旌別淑慝霜厲風行大小臣工有不競相祇勵者非理也蓋邇來草竊披猖皆緣窺見內地單虛是以縱橫無忌今在在設防彼於何處駐足如是行之既久將見援兵可撤徵派可減閭里寧謐雞犬不驚國計民生胥賴之矣不此之務而徒令盜劫于前兵掠於後民既無家勢不能不轉而爲盜迫至到處蜂屯而始議撲滅之術治典守之罪亦已晚矣帝以所陳允屬救時切務命部院酌定飭行日講官王錫袞以滇南普酋猖獗其發端挑釁雖罪在撫臣而蹂殘兆姓實患切封疆疏懇酌發兵餉以終勦事并乞稍假

寬政俾撫臣得從容展布以贖前愆章下所司酌議

壬辰直隸巡按王道直疏報裁革山海關內製造軍器匠役二百名歲省餉銀三千餘兩

應天巡撫曹文衡疏薦才能有司陸懷玉史應選等四十員參劾不職有司蔣爾第五員章下所司

癸巳調李天受為文選司員外郎

調陝西按察使向眉賢為本省右布政

甲午調山西按察使杜喬林為浙江按察使湖廣副使樊良樞為廣東副使

兵科給事中魏呈潤上言翰林院侍講朱之俊以司業署

監時其募造逆祠一示推尊逆璫有云耕莘之伊遜靈帝賚之術屏跡功不在禹下祀宜列孔旁致使逆祠肩越於孔廟之側者實朱之俊啟之何之俊工於媚奄又巧於脫惡乞速行究處與陸萬齡等同棄西市以為人臣侮聖畔道者之戒帝以先有漏遺勿治之諭姑赦免究

乙未宣大總督張宗衡薦舉陽和兵備道馬士英章下所司

陞應天巡撫曹文衡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

陞葉廷祚為大理寺右少卿

以王繼夔為按察使

予恭順侯吳惟業父汝胤祭十六壇造墳安葬

丙申福建巡撫熊文燦以海寇李魁奇鍾斌相繼殄滅海上肅清因疏備陳通洋利害并述諸臣條議請開漳泉二府洋禁以甦民困而足國用章下所司

丁酉直隸巡按龔一程彙解捐助銀命照數覈收

戶科給事中呂黃鍾以海內多故武備宜修條陳團練鄉兵訓習皂快與責成有司之策帝命各有司審察土俗民情酌便舉行

初三邊總督楊鶴以勦賊事移鎮鄜州至是以邊警疊聞

秋防甚急於七月二十日自鄜州班師回鎮行至三原得大勳之旨又以中部失事即委邊務於寧夏撫臣耿好仁及道臣葛如麟仍返鄜州

戊戌調稽勳司員外郎李廷龍為驗封司員外郎

己亥吏部等衙門上言蘇琰所參孫森贓款盡屬虛誣究其所因皆由劣生董其化與推官吳達中挾仇構陷在孫森叔拾淪種懷柔戴漢功懸狀賞乃無端覺此寃蟣所當亟為昭雪今應將御史蘇琰於原降外再降一級孫森復典副使之職其吳達中已故免議董其化等移撫按提問正法可也從之

直隸巡按楊芳盛疏解贓贖銀命照數覈收

命姜逢元掌翰林院印

候補北科給事中吳履泰疏劾總兵王威軍政不修鈐制無法致兵士鼓譟脫逃及遣官招集居然反戈相對并句其招者牽連颺去遂令自豐潤以達薊州諸處淫掠居民流毒千里且河間以北響馬胡盜數百成群山東一帶伏莽竊發眈〻有待今以逃兵之橫濟以土賊之多引類而來一呼輒應腹心之潰旦暮不測言之真可痛而可涕者乞大彰威斷敕兵部嚴究逃兵之因立正欺蒙之罪庶幾一驚百懲而匹夫匹婦之憤可抒潰敗決裂之形亦可杜

矣帝謂王威已令處分其悍軍脫逃倡亂根因著兵部確覈上奏至河間以北響馬成郡并令撫按查明以聞

庚子陞賀世壽為太僕寺少卿管西路馬政

起葛寅亮為尚寶司卿

辛丑廣東道試御史宋賢上言從來寇盜竊發要在之治得人處之有方斯不難化綠林為赤子消禍亂於萌芽斷非泛〻然一撫即可結局者臣請得而分言之諸盜中惟鄭芝龍為可撫蓋當日縱橫海上雖勢甚猖獗然聞以招撫濟貧為口實從不攻一城戮一民其意頗善此所謂草澤英雄可收以為用者故一撫即自帖服且能出其死力

殲其黨類以報效朝廷故閩廣咸嘉賴之若山陝則悍卒頑民相煽為亂其勾連套擄隕我官兵戮我蒼赤破陷我城池逆惡滔天不容於死而當事者猶執撫之一局以養亂縱奸臣不解也發撫之ゝ法必我之聲靈克振足以制其死命使彼憚而不敢逞其撫局始堅苟不察其順逆向背一味退縮百計央求是養饑鷹止兒啼耳何其憒也即令神一魁撫矣未見其討賊自効如鄭芝龍徒區ゝ假級冐功臣恐歸情之眞僞尚未可知也況近聞三秦事勢兵以撫而益懈寇以撫而益驕備一旦勾連反側禍將更烈今撫臣業奉親歷行間之旨不於此大展兵威亟奏蕩平

復何待也至曹濮之寇盜抑又有異焉者以其間皆蓮妖餘孽出入無時聚散不常官兵未至則躍馬鳴鏑官兵一至則拋戈荷鋤鄉鄰不敢舉官府莫能辯故遍地是賊而終難執真賊是何人是處皆巢而終莫定巢穴於何所良楛共罷玉石難分此又非撫勦所能除者臣謂宜速諭山東河南北直撫按查濮週圍三百里州縣盡選調廉能甲科同心分治務令省刑罰薄稅斂以愛養之使不忍為盜嚴保甲練鄉兵以鎮壓之不能為盜仍密訪勤捕取真正渠魁而殲之則先事消弭之計得縱有竊發不難折箠驅之矣

廣東巡按高欽舜疏稱原任　府通判海晏母王氏貞節乞賜旌揚章下所司

崇禎長編卷四十九

辛未八月壬寅朔帝升殿

遣御史戴相巡按廣西

以四川叅政張晉唯為湖廣按察司

南京户部尚書鄭三俊疏奏財賦為守邦之本今日耗財之路多端朘民之術太盡求所為上下交濟公私兼益者不過冶鑄煑鹽兩者為生財之大端然鹽法壞於私鹽錢法弊於私鑄今之鹽法尚有引鹽以防之而中輸之權歸於朝廷引課之利亦歸於朝廷錢法則不然蓋鑄錢必需銅惟銅多則息饒而鑄廣今南北京府鑄廠並開用銅愈多

銅至益少近以本部司官爲北買銅一商至而彼此立競遂至停爐又有荆關九江路截上流并本部採買而至者扼之不得行即行亦爲關胥留需索踰時乃放在南如此在北之艱可知矣近見北督臣劉重慶有輸銅請引之議是亦一策但於鹽政少費調停臣意不如直截行之徑立銅引之法盖兩淮長蘆河東山東兩浙等運司以及川陝茶馬每歲皆關給引目何獨銅鉛不可放而行之限以引目則無引者不得私售亦不得私買隨其告到之處繳引發賣公私俱有稽查不獨鑄局之採買易而民間之私鑄将自少矣至於按出產之多寡以派引定省直之大小以

行引權子母之厚薄以完課一倣鹽利參伍變通而所在分理之司巡察之臣必不可無專責或即以府佐充其任或即以鹽法兼其職更得饒有心計之道臣經畫其間則銅源廓而鑄息亦廣矣至銅鉛開採從來不禁據通志所載不獨滇黔也川陝楚粵閩廣皆有之或見開者聽引商収買未開者不妨聽其漸開而所在山主廠民聽各地方官藉名約束施其稽防自不致相聚藪奸其商民貿易各照嘗值公家一無所問庶不以利國者擾民也此在戶部詳酌可否徐議責成而臣部廠局見今缺銅則有不能斯須待者斟酌數議似當急行一則買銅解北之官宜裁一

則本部買銅之專差不可不遣一則輸銅之事例宜開一則銅商之關票宜給此又皆眼前廣鑄之急着不得不逐一申明仰求允行者也

候補北科給事中孫三杰上言陝西鳳翔府鹽引一事最為害民亟宜查遵舊制復解商辦課之法以甦民困帝命巡鹽御史詳酌以聞

雲南巡撫王伉疏奏阿迷土酋普名聲畔逆發兵征勦獨加衛同知署維摩縣李嗣泌能率兵破賊險要賊革竜西溪里地方使我兵得由此路進勦又能宣諭威德招徠賊頭何天衢使之同心勦賊屢奏捷功而大勦寇（勒）五馬等

處皆已內附賊勢去半實此二人首功請以何天衢實授守備李嗣泌實授郡丞以昭激勸至遊擊狄燦明臨陣畏縮坐失事機致十八寨不守為賊所掠雖賴副總兵商士傑力為恢復而燦明之罪不可辭已經拘禁應請旨依律問罪以肅軍令至滇黔一體緩急當共昔年費餉不貲皆為黔也今滇有急難黔亦當應之前號請黔省兵餉一半非敢責報實以共此封疆同室之救不比鄉鄰更乞亟勅督臣速為接濟以襄成功得旨嗣泌等所司酌議燦明撫按依律擬罪至滇黔關切一體黔督朱燮元可調度接應早奏蕩平

癸卯陝西巡撫練國事疏報勦撫延安西安流賊情形謂自道臣張福臻總兵王承恩趙大胤及各將杜文煥賀虎臣王紹禹等分兵進勦於宜川金鎖關耀州白水郃陽等處屢戰屢捷合計斬首一千九百餘級後兵威大震賊闖風畏死相率輸誠而榆林道白貽清収降拓先齡等數百人及過天星金翅鵰等八十餘人關內道程師雍収降田近菴等六百餘人雒川知縣劉三顧解散獨虎等數千人渠魁劉道海點燈子等皆面縛來歸悉就散遣大勢已定至霖雨霑足秋禾豊茂西安一帶人心頗安而河販已通陸輸亦至并委同知鄭師玄董司糶運其危地有司望盡

補科甲才能之士錢粮窮急臣當與按臣細商措處之方善後機宜不外此數者敢述之以慰皇上西顧之憂若夫臣移鎮已久秋防伊邇又當拮据邊務因勦撫已定暫回衙門清理整頓以免諸事廢弛是亦職司所不能緩耳帝

報聞

甲辰廣東道試御史蕭奕輔條陳擇邊臣清冒濫與酌驛遞之衝僻信註銷之限期四事章下所司酌行

雲南巡撫王伉巡按趙洪範交章薦舉游擊吾必奎為副總兵章下所司覆議〻上帝允之

直隸巡按王道直以副將孟道因築烽臺於賀家山火失

機致敗疏奏孟道妄以堡卒五千人深入危險頓遭圍困其輕佻躁怨罪固難辭但不避艱險奮勵身先則其志可嘉不畏鋒鏑劈圍而出則其勇可鼓身中四矢金鎗楚楚則其情又可憐查陣亡兵丁實止十人當此臨敵用兵之時易將非宜似應令其戴罪仍管北路前鋒以圖後効或亦使過之道也

乙巳帝以孔貞運講讀著勞命照例與其父祭葬并其母姚氏並祭樹葬仍加祭一壇

陞四川兵備道董遐為本省右布政使

丙午南贛巡撫陸問禮疏進助餉銀命覈收

總理河道朱光祚疏進助餉銀命照數覈收

禮部尚書徐光啟奏進月食書表圖三種共二十卷一摺

帝優旨留覽

吏科給事中孟國祚疏奏秦中流寇雖撫而其情形不一隱禍可虞即以秦人所傳言之有謂其迫於計無所之不得已借撫以寬假目前而賊勢固而益橫者有謂其此處就撫而彼處猖獗者有謂其殺人為亂之賊即聽陽約束而飄風驟雨莫可端倪者其勢漸成燎原在當事者既主言撫不肯驟更前局自賣破綻惟有日支一日以救眉睫曾不思時勢至此尚不肯以前後情形明告皇上以圖萬

全将盗益驕而邊臣益飾則關西一塊土終至無方可救進而山右再進而中州警切震鄰聞風嚮應嗟〻天下事尚忍言耶乞嚴飭秦中督撫鎮道鼓奮全副精神協力辦賊相其機宜恩威並用勿掩敗以為功勿殺良以徼賞勿獲自己之局面勿成他人之功名不然一味虛飾釀成隱禍彼中當事之肉何足食乎且關西乃天下勁兵所在脫或敵人乘釁再動致邊腹受患東西莫支計將安出況身在局中難以推卸臣願當事者懲前而毖後也若夫遵化以迄雄縣三百里間盡皆逃兵肆虐阜城廣寧一帶響馬充斥白晝鴟張使士紳商賈視為畏途太平之世豈宜有

此語曰熒〻不滅必至燎原涓〻不斷漸成滔天豈可以幺麼之小盜而忽之乎帝謂勦賊捕盜已旨屢有孟國祚累灼見彼中情形何不明奏切責之

候補北科給事中鍾斗上言國家治忽之機在乎法紀之張弛人心之萃渙臣撮其大要約有五焉一飭紀綱以明法守蓋法之所制在於朝廷若為下者越理犯分陵替成風法紀何在乎今宜通飭中外嚴治其囂陵壞法者使體統正朝廷尊而不至犯越斯為可久之道一省議論以圖實效大凡會議諮訪與一切章奏原期實可錄用倘政出紛更徒以多言亂聽覺成築舍何益於治乎今後各宜掃

無用之虛詞而以全副精神實修職業庶省文尚實而戒玆可幾一聯畿民以固根本京師去塞垣甚邇所恃固圉而捍患者惟此畿輔百姓耳是宜去其疾苦結以恩信一切召買等事悉令停免兼飭客兵無滋擾害令畿民曉然知皇上加惠至意則卒然遇變自愛戴而不忍去所謂危民易與為非安民可與行義其勢然也一擇郡守以端師表郡守為一郡之觀聽庶僚所效法苟高潔自持則下無不嚴憚或闒茸自靡則下無不恣睢所關非輕是宜擇凜四知嚴一介之人使為郡守其州縣一有染指者即列上撫按寘之三尺自然洗滌肺腸愛民為國矣至於沿邊諸郡

得良牧即為良將關係尤重一切潦倒窮途紈袴任子斷不堪用也一重農穀以廣積儲農為國本穀為民命若田多汙萊家無餘蓄歲稍不登則狼狠莫顧勢不得不攘臂為盜此三秦往事殊可殷鑒也合宜西北一帶遣專官督領併行郡邑正官分理課其勤惰以為殿最庶多方勸相農事可畢舉矣章下所司飭行

丁未遣官祭先師孔子

山西總兵尤世祿以病乞歸允之仍令力疾候代

候補北科給事中宋權上言今天下武事不振皆以武之太輕近見聖諭欲進卷備臚掄拔武臣〻竊幸之以為鼓

勵人心轉移氣運端在茲舉今當以韜畧騎射兼全者為第一偏至者次之精選數人以充盛典夫朝廷重文治而天下便有一番文人藻思足以鼓吹休明朝廷修武功而天下豈無一番猛士壯猷足以奮揚威武惟皇上毅然舉行格外拔之閫外寄之則仗劍而來者必多糾〻武夫矯矯虎臣以應聖明彤弓之貺更詔天下除武科外有殊才異能者令赴兵部報名考試選其尤者呈進御覽則有長者皆脫穎而出矣既重遴將之典即當嚴馭將之法則將之貪者必首誅不宥而懦者驕者罪次之此又馭將之法也帝命武試傳臚所司速為議定至抱負勇畧者并許奏

聞試用

以孫顯祖為總兵鎮守山西曹文詔為總兵官鎮守臨洮

直隸巡按甘學濶疏觧贖鍰優旨嘉叹

延綏巡撫洪承疇上言延安流賊披猖自四月内移會鎮臣王承恩委道臣張福臻督大兵四千進勦兩次奏捷於甘泉宜川斬首一千有奇嗣復於五六兩月在延安以南中部宜雒及西安所屬同官耀州韓白郃陽等處節次斬首一千餘級又復南征延南西安州縣多有擒斬然延安逼地盜賊漸犯搶於西安內地鎮道督兵馳勦未得大肆深入今大頭目點燈子上天猴等竄延安兵南下復糾聚

萬餘轉掠延川清綏地方盤踞深山濱河一帶南北綿亘千有餘里西距慶陽南距西安東臨黃河大盜十數起各有數千東勦西竄彼撲此聚徒藉區區一鎮錢粮分兵四應則恐勢單力弱而不足以取勝合兵勦堵則患地濶賊多而轉至於逸逃計非厚集臨洮寧固之兵力不足以掃除非盡借藩司觧畄之錢粮不足以餉兵不大創不能大定不多費不能永安此臣身任艱危不敢不據實告之廟堂以祈早為籌畫也

戊申帝親祭社稷

先是七月十三日鎮靖營饑軍譁譟首惡李成龍等四十

餘人負固逋誅至是靖邊道戴君恩統兵擒獲悉皆斬之延綏巡撫洪承疇以聞

廣東巡按高欽舜薦舉原任尚書何熊祥等知府陸鏊等糾劾知縣胡可成等章下所司

陞姚士慎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以鎮江知府陸懷玉為湖廣副使

遣行人范淑泰致祭唐府

户科給事中吳南灝以河南風霾致異江南大水為灾上言事天以實不以文凡一切救民之政必切實脩舉方裨實效在今日明詔屢頒而群工奉行未力即如明旨嚴諭

練鄉兵而鄉兵未練明旨申飭懲貪墨而貪墨未懲明旨責成善催科而催科未善明旨叮嚀弭寇盜而寇盜未弭亦何由澤及生民上格蒼穹乎今宜將飭行之事嚴立限期責成撫按查催必取司道守令行過案驗方許註銷不則仍聽科道參糾倘有虛捏即以欺隱論罪如是而群工有不各圖實政者未之有也至於加派增稅諸事原不過以援兵既集營制未定邊鎮懸釜待炊司農仰屋無措姑為是權宜區畫在聖心原自不忍今則援兵撤矣營制釐矣餉額稍縮而餉數亦漸清矣似宜蠲優免酌加派或如南部臣鄭三俊蕪稅一疏議以增稅量抵派畝減一分庶

民受一分之賜也若夫江南水患害民并懇皇上敕撫臣踏勘將湮沒最甚地方量蠲本年秋粮十之一二庶皇仁溥而變異可消解澤流而普天胥慶矣帝命勘实案俱如議酌行餘報聞

己酉贈李之藻為太僕寺卿

先是禮部於崇禎二年九月內疏請聖駕親祭夕月壇欽定以四年八月舉行至是侍郎李孫宸以此祭停曠多年復具疏以請并開舊例儀節上聞

工部員外郎徐爾一疏陳其外祖太學士潘晟因張居正波累冠帶閒住即世後其祭葬贈謚恩蔭一切俱寢迄今

藁厝荒郊不敢與元配何氏同瘞賜壙令居正之官秩恩廕既蒙昭雪賜予則淄最之卹典宜與居正同科章下所司覈議⺀上准合葬賜祭一壇

庚戌以河南按察使李為本省左布政使

以永寧參將張邦紱血戰捐軀准照例加祭一壇廕一子守備優贈都督僉事

山西巡撫宋統殷以分守冀南道參政王國相患病請將分巡副使楊正奇改補章下所司

河南巡撫吳光義糾劾不職知府劉民悅知州張國仁等章下所司

工部疏覆道臣吳彥芳條議荆州開設鑄局一款謂此局一開非得二十萬銅本不可少則不足其用然而水衡告竭別無那措今議待顯陵桂藩兩大役報竣以本部全額給為鑄本建鑪開鑄可也

辛亥原任湖廣巡撫李仙品子恒疏請其父應予卹典章下所司

四川道試御史李一鵬以選舉屆期恐躁進者復為紛擾上言士果束身自修端恭靜穆公道在人何患不舉清托夤緣中士聞而鄙之況欲寘身清華之列方當始進之時庸可有此行徑耶夫禹稷未禹稷未聞以躁進得官伊呂

未聞以廉退失位然且廉退不失為君子而躁進祗成為小人是請謁奔競之巧卒無關於名位得失之數而君子小人由此而分則待舉諸臣當何以自愛也哉故臣有不必然之慮為先事之防則考選之途有請謁不可不慮也卿貳之臣多奔競不可不飭也起廢之臣多老疾不可用不可不覈也此三者皆未能之慮而或偏致不必然之事實關公廉躁競君子小人進退之數正朝廷風俗治亂之由臣敢不入告聖明豫為申飭以追關門旁求之治乎帝謂用人帝謂用人實關治亂所奏請謁奔競諸事科道當指實參糾不得空言塞責

雲南普酋久叛未平巡撫王伉自知罪重至是乃匹馬入臨為破釜焚舟之計努力先驅各兵奮勇攻殺陣斬叛目黎朝選斬擒共三千餘人又一日連破象山三營軍聲大震蕩平可期兵部以其捷聞

壬子原任四川贊畫軍務太僕寺少卿劉時俊子徽州府婺源縣知縣劉潛疏述其父贊畫勞績止贈一級卹銀二十兩似與優卹之旨未合請照監軍道盧瑛趙邦清南京光祿寺少卿楊松年三臣卹典准贈二級廕一子以慰泉壤

癸丑陞馬鳴起為南京太常寺卿

起原任貴州叅議王繼謨為山西右叅政調考功司主事郭都賢為文選司主事

甲寅河南巡撫吳光義糾劾不職有司張國仁李應期等章下所司覈議

直隸巡按甘學闊薦舉副總兵王國靖等章下所司

學闊又請旌烈婦徐氏章下所司

乙卯錦衣衛中所帶俸指揮僉事武靖伯趙邦銳捐助軍需優旨褒叙

江西巡按葉成章以科臣王家彥條議練鄉兵上言練鄉兵而但練其步伐進止技藝攻擊之法不若練其心鼓其

氣為足以致果毅而壯先登蓋心不練則不一氣不鼓則不奮乃備陳練心鼓氣之說以獻

丙辰福建巡按羅元賓疏薦理學名儒張燮等章下所司

遣官祭歷代帝王廟

陞謝璉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關等處地方

以宗室常澂常澟悖違祖訓發高牆

大學士何如寵以病懇求罷斥帝優旨許之遣行人護送馳驛回籍仍賜銀幣蟒衣等物

丁巳調南京禮部主事徐石麒為南京考功司主事

陞羅汝元為左通政馬鳴世為右通政

景神永孝二殿告成

遣御史陳乾陽巡按蘇松

以河南分守道劉伸為本省按察使戶部郎中喻思恂為貴州左叅議工科給事中趙京仕為四川右叅議御史梁元柱為陝西右叅議

兵部上武科廷試之式擬以墨卷二十卷進呈候皇上親定名次即常朝日兵部堂上官引見傳臚自一名至五名俱唱名外其餘隨班行禮首名賞戰袍鸞帶銅盔皂靴等物餘各賞鈔有差

戊午調驗封司主事張忻為考功司主事

詔起詞臣黃汝良為禮部尚書董其昌掌詹事府山西道試御史錢守廉以晉科深年老上疏規諷帝切責之

河道總督朱光祚以江南連月大雨淮黃驟漲高郵寶應江都儀眞山陽清河六州縣大水泛溢害及陵寢漕運具疏奏聞并陳疏濬障隄大畧帝以修築疏濬事宜俱命朱光祚率屬籌度力行

己未以山西總兵王國樑全軍潰陷發戍邊衛

庚申陞戶科給事中陳堯言為陝西右叅議調江西按察使朱之臣為廣東按察使

辛酉直隸巡按甘學闊薦舉原任大理寺少卿劉廷宣原

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及原任主事王行健按察使李禎寧徐九章等章所司

兵部尚書熊明遇上言昨聞東兵六萬謀分三股來侵尚猶豫於海上兵船則島中新戰之餘威也因有盡洗在彼遼人之說尚有精於行間者乘其且恨且懼之時亦可反而用之又聞遼西士民甚憤皆欲制挺以隨官兵相應行督撫鎮大為鼓勸不論何人有功即一體陞賞可也帝謂遼人既疑憤可用爾部即與督師撫鎮商確密行

以延安府饑荒蠲其本年分裁扣驛銀

壬戌刑部閒住主事郭人吉上陳養馬官収官解練兵勳

撫鄉兵察吏七事獨於鄉兵款內更細分七條帝以降斥官員摭拾妄奏切責之仍下所司看議

癸亥陞霍鍈為順天府〻丞

陞貴州都勻知府李一沆為本省副使

陞尤弘勳為宣大總督標下副總兵

欽恤死囚趙云吉等五名俱免死減戍

雲南道試御史鄭友玄上言近日部寺諸卿先有位者旦暮待闕下而大用急用之選則曰無人又如封疆最重前以弛責簡賢即交代更置安危猶多可慮若遲之半年數月而受後事則緩急何以猝辦如熊明遇之代梁廷棟曹

文衡之代張鳳翼謝陞之代丘禾嘉皆遲之又久而始至大畧可見已今欲使從來鄉席之營競積滯自此澄清莫若以破格用人一意畫然盡歸於法更勿使資俸才品之別忽其將移則措（業）分明而人才出矣何以言之往時京卿之有添註固以剔冒濫之端而得失亦半者謂賢路宜寬則不難以虛銜借之今陛下詔正其例使備官惟人豈直冒濫弊清而大用急用之選卽取之在位有餘矣至於部寺有煩簡督撫有邊腹刻一長單以彰明信其才品為廷議所棄者卽令引退若夫才品久著不蒙推用准一一開載詳加品題奏請聖裁以定賢否之別如此則鄉貳之淹

得清通之術而賢能伏處亦走功名之門廣朝廷得知人之明而僚寀莫不盡職矣章下所司

甲子以孫維藩襲封懷寧侯

四川道試御史路振飛上言國家設立文武兩科識併重也則較閱武闈必韜畧騎射事〻精絕方云入彀而榜放後又當因能量地授之以官若有才技超越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者不妨特授專閫之寄如此則舉用得宜群心悅服思由上出圖報必深其於安內攘外之計未必無裨也近見樞部謂武重才勇不重文義試法亦重在馬步二場不在三場則大失設科之意蓋武科之設選將也非

選兵也材勇者兵之能韜畧者將之事而近來馬步二場買箭頂名冐替習爲固然監箭各官又多囑托而上下其手若併三場不論則手不能挽弓者皆得濫竽恐今日持是以取士大典爲之不光而異日將無綸巾羽扇輕裘緩帶之彥矣帝謂武試以技勇爲先果有方畧即字句粗率亟宜収録如有營求等弊即當指實叅處

乙丑河南巡撫李日宣疏奏周王福榛齒德兼全請賜存問帝命遣官照例行

祭太傅于謙恭靖公姚廣孝遣太常寺堂上官禮

祭宋丞相文天祥遣順天府官行禮

陞李元鼎為稽勳司員外郎

陞康四海為河南副使分守漳南道趙鵬程為江西副使分守南昌道

丙寅工部尚書曹珍以詔舉耕籍禮修理先農壇上費浩煩卒難竣事疏請展期

丁卯陞楊正奇為山西左叅政

直隸巡撫王道直叅劾穢劣副總兵張斌章下所司

戊辰陝西巡按李應期以復命條陳擇守令選將帥墾屯田開鼓鑄清隱佔恤墩軍酌鹽法修馬政習火器整器械十款章下督撫飭行

己巳遣御史汪應元巡視陝西茶馬

庚午禮部察核湖廣提學蔡官治學政修學請賜從優陞轉

辛未山西道試御史衛景瑗上言工部郎中靖科元貪商一事為罪甚輕不宜重譴乞賜寬宥帝

陝西流賊曹操率衆攻犯宜川知縣馬自龍防禦不嚴致賊乘隙突入搶刼居民一空次早副將李卑兵至斬賊十餘級驅之出城倉庫獄囚印信俱幸無失巡按吳甡覈實以聞請將自龍提問究罪

崇禎長編卷之五十

四年辛未九月壬申朔陞周之綱為南京光祿寺卿

陞戶部郎中薛邦瑞為浙江右叅議

調考功司主事王芋為文選司主事

以王道元為廣東右布政高肇兵備道李守俊為湖廣右布政分守下荆南道

癸酉樞輔孫承宗疏報更定關内營制并昜置將領王秉忠等請賜裁奪章下所司查酌

甲戌調驗封司主事牟道行為考功司主事

總理河道朱光祚以預徵新餉累民請為富民倡義先輸

之法以緩貧民之不足者因舉江陵已行舊事上言江陵一百二十五里計三分遼餉約五千餘兩截長補短以百里筭一里當徵五十兩一甲當徵五兩是時邑令周瑞豹入勤戒行部文方到急措甚難臣以身為倡計該四年分條折優免助餉銀二十五兩盡數先完作為五甲但有粮多如臣者勸之相和不必全完只一人預納五兩準一甲之數甲有十人十甲完矣有百人而十里完矣推而廣之數十百金多〻益善約數百人四五日內遂可終通縣預徵之事邑令傚而行之餉集而花戶無擾非代人完納也不過於應完之粮早交數月有四便焉一免官府催科二

杜衙差勾攝三省新里排債息四便窮鄉單戶雞犬得寧假令此法通行滿眼皆為好義之民即宇內不見有預徵之苦所謂寬一分緩一日民亦受一分一日之賜者此也帝善其得通融之法令戶部通行申飭章下臣民莫應

直隸巡按胡良機疏奏大同每歲若飢今歲豐荒相半宣府秋稼如雲可稱有年然收多則穀賤則傷農而折色之徵實傾農家蓋歲今宜將折色銀盡依時估收穀入倉再許每石短少四升以償腳價冀北巡道力持此議似可允行若有願納草束及山僻處所止有雜粮者俱應從寬冀納待來仍如收價給軍是誠軍民兩利國家大受其益者

帝命所司即與覆行

乙亥以王道寧襲成山伯爵

以王文政緝獲鄒斌等有功賞賚銀幣羊酒

直隸巡按王邦柱疏陳治漕事宜四款一申明定限以速開幇一酌議截留以銷剝運一酌定事權以定責成一坐派水次以速兌運

丙子調湖廣按察使楊文岳爲廣西按察使

陝西巡按楊通守疏報臨洮總兵王用予病卒

丁丑江西道試御史曾倜上言襄陽府漢陽漢江鄖城口堰潼口五驛其馬價并舘夫工食坐派長沙黃州蘄州德

安四府所屬州縣協濟歲計銀三千五百五十餘兩今各郡拖欠自天啟至今共八千餘兩各驛枵腹代步筋血已枯皮骨都盡為今之計莫若抵兌一法明白便易請照順天府涿州例以四府之協濟改（抵）襄陽之京邊以襄陽之京邊抵各府之協濟訂入全書永為遵守一轉移間於國家額賦無虧驛遞得沾實惠不至以畫餅充饑望梅止渴矣至馬價舊議十中減六以助軍餉但驛遞南北不同多寡互異實有不能一槩減六者乞聖明垂察或額多地方仍照原議而於真正不能減六者許令據實奏聞以聽聖裁帝命將馬價議奏其協濟抵京邊不准行

大學士周延儒等疏請簡補閣臣

欽天監漏刻博士周長庚請開温谷等山銀礦以為利國足民之計乞皇上獨斷勅遣廉幹臣工專督其事

廣西巡按畢佐周以粤西宗室囂横疏陳勸懲之法請天語丁寧一轎轢職官一把持衙門一混冒宗禄一包攬錢粮一騙詐平民一侵僭行市一捏造詞訟一私開鼓鑄一聚黨賭博一出城遊戲

戊寅山西巡撫宋統殷薦舉冀南道王管生章下所司

帝以罪督袁崇煥家屬阮氏等十九人不應流徙杭州善地駁行浙江撫按改徙雲南廣西府維摩州

雲南道試御史卞珍疏劾原推遼撫孫穀謝病規避乞敕撫按核實以正其罪章下所司

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疏報泰安逃兵奔馳數千里由利津縣遁入海中

己卯直隸巡按胡良機疏請表揚節婦喬氏章下所司

帝以錢士晋督運有功漕務賴之命停升接管新運

兵科給事中周瑞豹上言邇者邊腹多事聖主焦勞凡為臣子者宜寢不貼席食不甘味汲〻留心於皇上之封疆乃近日封事糾紛幾同聲影挑揣轉甚馴致玄黃人臣惟自矢為無私則可耳若一涉為私則擁戴為私好排擊為

私惡甚至營求冀其必得把持期其必行今此遭遇何時而顧從事於紙上之酣鬪乎況從來有事之日正若任事者少虛言者多則多言掣肘臣實慮之而根本之論惟在去心上之私省舌端之競將一切愛憎盡歸消融願與諸臣共矢此念也至近日諸臣章疏很多未蒙發票恐過計者不免疑揣喜事者且多挑激尤易起紛囂之端乞立賜省發明為點破更望少霽雷霆曲存班聯敢言之氣臣不勝至願

庚辰陞張鏡心為禮科右給事中

帝遣乾清宮管事王應朝往關寧乾清宮牌子張國元往

劉鎮東協王之心往劉鎮中協鄧布詔往劉鎮西協監視各鎮粮餉兵馬及邊牆撫賞

福建道試御史王績燦上言頃者大凌之築半月前先有傳聞而舉朝預知其不可者意敵騎之必來突也已而相傳果過全河舉朝亦有預策其當備者意必擾我版築奪我艾穫也然而無敢昌言以告者特以密報秘抄恐皇上詰所從知無以應也及至今日而已壓凌城舉朝但相顧錯愕即欲借籌而不能實以虛實未知不得展其區〻之心也夫邊關既有其形中國何必尚諱其事以至耳以語耳訛以傳訛致使謠言蜂起民心變亂煤米價騰逃亡載

道則何如一〻發抄使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形乎且也邸報發抄則嘉言罔伏但不過泰此駁彼含短取長即可得捍禦之策又何必概從秘密盡廢僉謀專恃閣臣以為心腹也殊不知閣臣籌邊之效已可概見一斑如關中之以撫成縱憸殺時聞各邊之以賄成弛虛冒倍昔及日者出師一萬而驕兵不過數百周於謀國者固如是乎今大凌已急猶不勸皇上大出師徒共圖維挽將馴至不可救藥始呼將伯恐已晚矣且今日內外所可憂者不少諸臣所欲告者亦多惟皇上將邊境邸報一〻發抄使抱忠懷盖者各效其愚以聽睿鑒可耳

辛巳兩廣總督王業浩疏請侍郎林熙春卹典暨督臣王尊德贈廕章下所司

陞河南副使葉大受為山東僉事

大學士周延儒妻吳氏病故優旨給假治喪特賜齋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予祭一壇造墳安葬仍加祭一壇

壬午吏科給事中宋玫以敵兵久壓大凌河祖兵為所遏扼調探不通者已及期月上言榆關外控惟寧錦八城而八城厚勢惟祖大壽一旅毋論戰守進退夙將勁卒不可棄實國家大勢所關也且大壽摟新造之版築即使其超軼絕倫力能潰陣啟行勢亦必借助外援此又事理之必

然者倘文武將吏不及今併力速為聲救而漫視為可棄可存之着俾大壽一旦力窮智索則軍聲一跌勢難復振臣恐可憂甚大誠不可日月玩也三協諸路兵制積弛非關外倫比人孱法弊勢不可用倘敵人久綴大凌陰謀間道禍又不在已巳下矣伏祈亟批御勅諭遼撫道將協圖退敵保全大凌城再諭宣薊督撫道將各嚴汛地方以備未然此目前至急之務也至于撫臣丘禾嘉候代欲去謝璉受任將來假使敵既遁去大壽全師而出則璉以新略煥舊謨同心集力自可旦夕圖功茍其不然則璉之猝涖此土恐上下未習信義未昭未能遽輯其心而鼓其氣其

間正須一番調劑撫綏然後可以有濟要必使欲去者不得如棄婦捐司將來者不得如新婦操臼庶於疆事乃為萬全耳帝謂急援凌城與飭偹毖防已有嚴旨丘禾嘉倚任方切當鼓勵圖功謝璉到日令暫駐關外料理俟事平議代

陝西道試御史謝三賓特參三邊總督楊鶴山東巡撫余大成謂楊鶴慶陽撫局既完一疏則云散遣俱盡合水草竊一空而以飛報賊情為流言揑造又言賊豈能潛於九地之下似乎慶陽一帶廓然澄清矣又計議善後一疏則云鄜州等處增兵增馬責同知鄭師玄團練防禦朝發夕

勦似乎鄜州一帶屹然保障矣無何不及旬日而賊陷中部之報至中部去鄜州百里而賊從慶陽合水突如其來楊鶴既云慶陽之賊無潛於九地之下然則中部之賊又豈降自九天之上耶且增兵馬以固防委同知以精練言之鑿〻而失事者即鄭師玄所謂朝發夕剿者又何謂乎夫不知有賊而謾自誇詡其失在妄知有賊而猶自蒙蔽其失在欺楊鶴必居一於此矣讀大成逃兵肆害一疏內稱臨德有備實未入山東又言若闖入境內自不難擒之散之味其語意頗自矜狂似乎逃兵可以旦夕授首無何不及旬月而流劫泰安之報至又不旬日而奔突入海之

報至矣夫由山東以至泰安由泰安以至海橫行斜突不啻數百里何既不聞禦之境外又不聞擒之境中耶由前之誇其失亦在妄由後之窘其失亦在欺余大成又必居一於此矣伏惟皇上切責之二臣以警將來定限殲賊以収後效庶幾封疆有賴矣帝命兩省巡按覈奏

癸未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孫宸以起用本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黃汝良在去冬點用迄今幾閱週歲尚未到任乞嚴立限期勅令撫按敦促就道以無曠禮臣重寄

宣府巡撫沈棨以撫按賞釀奬通判不勝其任請勅部將遼賞通判改註甲科推官速行精選

刑科給事中王家彥上言國家今日用人莫先於兵事然兵乃專門之學苟非預習於平日不能猝辦於臨時先臣高拱謂儲才待用法當自兵部始是也今樞屬自職方之外叩以九邊之情事茫乎其未有悉也此無他不習故耳誠立一功令於此凡在兵曹之列令其以講究邊事為日課而大司馬復嚴行考試之法以殿最之果於邊情之虛實地理之險易兵力之分合能一一犂照然中綮者進而邊道再進而邊撫即於是乎取之嘉靖時楊博之為兵部郎中也曉暢軍情備知邊狀當時世廟明於用人久儲待擢故所至捍禦有功此亦今日樞之典式也蓋其兵言兵

猶之問耕問織業有專司誠示以上意之所嚮未有不殫其精神鼓舞以赴之者也今遇兵曹員缺莫若倣銓部四司例精選各邊各省之智畧特著者肄業其中蓋以土人而指畫本土之事其利害情形無不灼見萬一邊境竊發即集諸司而諮訪之將見不出司馬之堂而機宜畢晰決策不爽其視局外揣籥者相去固倍蓰也此外有如經理兵事及巡關巡邊之人與夫親履戎之監司亦宜擇其骨力強幹具通變之才者練之以究其用果其資俸既深積有勞勳一遇節鉞即與畀爲如是則人與事不患不相習矣良工之制罷也使手習知其罷〻習乎其手則可以免

血指之虞此今日封疆用人之明喻也更進而上之若樞貳之席原以備總督之選於廵撫中之諳練有聲鄉貳之曾駐歷中外者添設數員協佐樞臣以練習之誠於樞貳之班濟〻有人使用人者朝夕耳而目之得以知其才具之所宜一旦邊督須人隨才隨地而任之可以朝發夕至焉又何至臨時倉卒執燈索火窘人以所不習而以封疆為嘗試哉皇上試嚴頒畫一之功令以兵部為練才之地而舉行此法將頗牧不難再見聖明無煩拊髀矣帝以論薦率多徇私添設無裨緩急不允

甲申加陞　祝萬齡為河南右叅政陞大名道盧象

昇為山東按察使　程策為湖廣右叅政仍管下荊南道

遣行人胡麒生為南京兵部尚書徐養量造墳

遼東巡撫丘禾嘉會同團練總兵吳襄率副將靳國臣游擊楊振等兵及山海總兵宋偉率錦州兵共向大凌離松山三十餘里與　大清兵遇大戰於長山小凌河之間互有損傷禾嘉遂以捷

乙酉遼東廩膳生員呂品奇疏述勤勞請賜錄用章下所司查叙

河南巡按李日宣疏留分守河南道今陞按察使劉伸其

按察使員缺請以陝西副使劉餘祐陞補

丙戌調山東右叅政朱大典爲天津兵備道

吏科給事中熊開元以帝遣內臣王應朝出關救援新城一日六疏奏討官軍馬匹勘合等項皆蒙俞旨上言司馬法軍容不入國〻容不入軍非徒以昭其別也閫以外邊臣任之閫以內廷臣任之庭除左右服勤則內官監諸臣任之亦猶農耕於野女蠶於室各服其勞各執其咎以故責無他諉而事日以有功今陛下任邊臣閫外非一朝夕矣樞輔孫承宗督撫丘禾嘉等未食寸報則捍城却敵捨無他却厚賞顯戮義不得辭陛下顧釋此不專其責又特

使應朝任之豈真應朝智過孫吳勇冠魏霍為邊臣所不逮乎以謝璉之才品突簡行邊猶有虞其罷手不習者今又再遣一謝璉使倉皇就道為承宗禾嘉分過不已多耶且朝廷養士不為不厚祖宗立法不為不周今內兵精則用之營兵不精而不問內臣能則遣之邊臣不能而不問息王氏而渙衆情臣竊滋懼焉伏乞陛下收回承命立止內臣勿遣以一事權庶不至為將來邊臣卸責之地也帝謂遣用內員自有裁酌不必過為疑揣

丁亥吏科都給事中宋鳴梧等以武試既准傳臚請再行殿試以成重武至意其武場一切懷挾傳遞關通代代倩

等彝宜俱照文場嚴加申飭務在羅真才而光大典

雲南巡撫王伉疏解鎮康州土官刁悶枳貢獻禮物

戊子授潞王妃父何得富慶成王妃父原奇俱為西城兵馬指揮

大清兵馬至錦州城外遼東巡撫丘禾嘉同山海總兵宋偉團練總兵吳襄率兵禦之　大清數千騎分列五股直逼錦城兩鎮張左右二翼迎擊接刃於教場連戰十余陣不勝入城固守　大清收兵東北行巡按王道直以聞

己丑以陳觀陽為驗封司主事李之椿為稽勳司主事

原任禮部尚書黃士俊疏請其父黃鎬卹典事下所司

工部疏覆陝西巡按李應期開鼓鑄整器械二事言國家財用匱詘節無可節所當議生而秦中為產銅之鄉則鼓鑄之興不容稍緩况稱所鑄千錢其本止須四百利過於本可謂極饒此京鑄所不能得者自應俯從所請聽其支本省堪動銀專官開鑄至於督整器械尤屬軍興急務所議責哨隊中千等官整理以自己之精力整自己之器具而日比月試賞罰行焉此易朽鈍而成銳利之法也第恐責成不專應比照庫甲安民而廠例揀擇敏幹一官專董其事則人情莫敢惰媮器械無不銛銳安內攘外端必賴是矣帝曰可

庚寅陞湖廣副使蔡官治為江西右叅政

以太僕寺少卿張春兼督陣監軍事

直隷巡按王道直疏請叙錄鄭馬山捷功総鎮祖大壽功居第一應行陞廕首功副將祖大樂祖澤潤韓大勲遊擊楊振守備栢永馥應陞叙次功守叅遊楊復元曹天壽等四十七員應優叙哨探材官把総祖采度劉戒功等十八員策應副叅何可綱岳維忠等三十三員應優叙總兵實承武應准贖過若指授方畧如寧前道陳新甲撫臣丘禾嘉督臣張鳳翼閣部孫承宗俱應晋秩

辛卯以日講官禮部侍郎羅喻義所進講章冗汎剿襲不

聽輔臣駁正反凌叅閣規下部議處

贈王尊德為兵部尚書

陞陳贊化為刑科左給事中

壬辰鄖陽地震

登萊巡撫孫元化疏奏孔有德吳進勝於初三日駕大小沙唬等船二十二隻起行赴援大凌

兵科右給事中署科事祝世美以晉商猖獗滇事方殷近則彌勒州又陷特疏叅撫臣王伉及黔鎮商士杰巡道楊鼎樞都司楊忠知州徐紳之罪

監視太監王應朝出山海關

癸巳日講官禮部左侍郎羅喻義以閣臣刻其講章支蔓冗長奉旨下部議上疏析辯謂從來日講諸臣每以聖學淵深慮經生常語多不得當時於正文外頗及世路此舊例也故臣講尚書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章亦遍及京營之練大閱之禮屢轉數陳冀少裨益猶恨為尺幅所窘耳臣持此欲面商閣臣十不得但令閣役趣臣削去後段文字夫成之數日改之片時非臣一點愚忠臣心一時未忍因以觸怒閣臣今講章見在御前伏乞即賜省覽以明臣志

永寧侯王天瑞疏辭太師崇階乞照英國公張惟賢例量

給祿米

左都御史陳于庭以臺臣雖無用人理財兵農疆土之寄而諸御史巡方職掌俱用人理財兵農疆土之事則諸御史之職皆憲長之職乃條奏積穀備賑稽覈屯鹽禁革火耗清理獄囚察訪豪惡消弭寇盜舉刺大吏薦揚人才八事請嚴旨勅行一一於田道日考核優劣務期責實課功帝以巡方關係甚重所列諸款深切要領命即通行申飭仍於田道日精研考覈甄别勸懲

督治昌鎮兵部右侍郎侯恂發馬步兵三十五千餘名遣左良玉領之於十六日啟行前赴寧錦救援凌城

甲午陞洪承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命逮楊鶴至京究問

兵科給事中祝世美疏劾雲南巡撫王伉庸劣養亂章下所司看議

調劉象瑶爲山西叅議口北道王弘祖爲河南右布政塞雲道

三邊總督楊鶴以帝因按臣吳甡天心厭亂一疏責其狗撫誤勦苟圖結局上疏祈辯帝以究問自明答之

乙未起原任布政使張維世爲陝西右布政使

大學士何如寵矢去國之忠極陳明作惇大之道帝報聞

兵科給事中周瑞豹以淩圍四十餘日僅得松山一戰恐將士狃於小捷驕怠易生請嚴其責於樞輔上言皇上手執尚方特命樞輔出關又命巡關按臣與之偕行又發帑金帑帛之賞命內臣領之而往不過欲解大淩之圍救大壽之困非止追過小淩河僅誇一捷而已頃讀樞輔疏內有云撫臣業已調度詳妥方在發兵臣騎行不便暫住寧遠又云督餉兵將各依撫臣調度臣竊怪之蓋皇上之廷遣樞輔也命之曰有功立賞有罪立誅是明以賞罰之權專屬樞輔則樞輔必親歷行間然後功罪無漏賞罰不踰時今曰暫駐寧遠似非所以仰稱皇上特授尚方意也況

既膺督餉撫鎮之專任安有反依調度於人者在樞輔或讓前功而不居在旁人或疑其諉後擔而思卸且曩時凌城之築樞輔曾主其議今即不必為既往之追咎顧安所辭於就事論事之責任哉乞立刻馳諭樞輔獨立擔當尅期驅掃是今日刻不容緩之着也帝謂樞輔既膺專任自宜悉心調度速圖解圍

丙申直隸巡按史𡎴疏解各屬捐助搜節贖鍰銀優上照數覈收

𡎴又薦舉兵備道王公弼章下所司

直隸巡按劉養粹疏解捐助及備賑修廟銀命照數覈收

陞張福臻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等處地方

太監王應朝於是日抵松山宣詔頒賞

戶科左給事中顏繼祖上言絲綸重地賴謀斷之相成簪筆清班取糾繩之無隱則政本言路誠國家要務而論輔臣於今日則以才識為先蓋當此萄害盜賊交訌餉匱兵單若無富強之策民窮盜起漸有決裂之形所重在擔當之慷慨所難在咄嗟之立辦而雍容醇謹澹泊寧靜者閒籍以坐鎮雅俗雖練達必資老成亦須顧其精力之強捍不得以龍鍾伴食雖砥柱急須方正尤當諒其時務之通達無取以執拗壞事又加汲引鵷行而東山不可少蒲輪

之聘物色名邦而僻壤不可致圭珠之遺延攬詞林而他曹書碩有久歷中外慣理煩劇者不妨賞室谷之音而借前籌之箸此令者枚卜第一義也若考選一節明主方課實效僚士不盜虛聲或京秩或外吏居官各有實政居鄉各有實行叅聞見而折衷妍媸莫遁毛髮破情面以位置釋輕寧爽錙銖第恐去取易生恩怨得失不無毀譽則不能還其恰好之位置易為遷就之低昂耳若果以詳確之心定虛公之案勿於此中有愛惡憎好之參差桑梓瓜葛之牽纏年誼官途之芥蔕大家從國家起見如古人之稱讐不為諂舉子不為比惟憑清夜而秉空鑑採輿論以快

人心自不至有涵玉之碔砆伏櫪之騏驥矣帝優旨報聞
監軍道加太僕寺少卿張春會總兵宋偉吳襄提兵過小
凌河東五里襲　大清兵於雙堡為大凌諸將聲援
大清盛兵長山以扼之竟不得進

丁酉遼東巡撫丘禾嘉遣督陣官張丕振至錦州同副將
張弘謨祖大樂佟守道靳國臣孟道游擊楊振海參代楊
華徵等於是日黎明出兵與　大清戰於五里莊連接二
陣　大清兵分二枝一向白雲山一向亮馬山而去兵部
尚書熊明遇以聞

以御馬監太監唐文徵管乾清宮事提督京營戎政

遣乾清宮牌子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監視各鎮粮餉兵馬邊墻撫賞

命司禮監大監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一切出入錢粮

直隸巡按饒京續解贖鍰充餉命照數覈收

戊戌陞葛應斗為刑科右給事中

調王志堅為湖廣提學僉事

援変兵與　大清戰于長山大敗總兵宋偉吳襄及叅將祖大樂張邦才靳國臣于永綬劉應國趙國志海参代楊振朱國儀尤祿李成祁繼光祖大弼俱逃回夷將桑昂那木氣乜慶歸正黑雲龍道臣張春叅將薛大湖俱被拘其

張弘謨祖邦林等不知所往

己亥吏科都給事中宋鳴梧疏劾宜川縣知縣馬自龍以招撫流賊為賊首上天猴等所刼羈絆營中八日挾脅求撫至翻桌為上賓辱身辱國傳笑四方應置重典帝以馬自龍招降召侮命削籍解京究問

以御史余琰與沐啟元訐奏失體鐫秩二級回道管事

陞李栻為雲南按察使

調王繼謨為山西參議易州兵備道陞郭應嚮為陝西僉事榆林道

庚子雲南巡撫王伉疏參黔鎮商士杰影借冒功覬望延

玩以致彌勒州失事并自劾任用非人之罪章下巡按御史覈奏

崇禎長編卷五十一

四年辛未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帝升殿以日食改於來月朔頒曆

遣官享太廟

直隸巡按饒京疏奏江南水利以河漕為先而灌田次之漕河之水利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為先而他邑次之何也長江之水自京口分入鎮江為河〻水歷丹徒九十里達丹陽又九十里達常州之武進由無錫以及蘇州之吳江而過於浙凡浙之運船與蘇州松常之運船總由此河溯流而上達京口以出江此河乃運船之孔道也然地形有

高下而水勢下流有若建瓴易洩易涸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而冬春幾成陸地矣臣嘗聞丹陽有上下二練湖蓄其水可以濟運河之窮而利漕艘之涉今於七月杪出巡丹陽即爲詢訪親歷其地見其汪洋浩瀚無異於汶上之南旺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等湖是天於水處生此河以貯濟水運非等閒也臣考練湖又名練塘仰受長山驪山八十四汊之水滙而爲湖即古之曲汲湖也他不具論即以本朝言之洪武三十四年太祖命鎮江知府劉辰重修練湖以丹陽令周復昌董其事始塞上湖三斗門一石䃮引水入下湖下湖塞二石䃮理廢䃮之石

先修中斗門次修下斗門最後上斗門隨湖勢崇卑殺為五級以洩水歷一年餘功乃成正統中令耆民築梗植柳修東埂二斗門成化弘治中復修斗門至嘉靖中丹陽知縣李道學復修治之另開運河引水而入漕蓋上練湖在丹徒高下湖數尺而下練湖即仰流焉下練湖在丹陽高運河數尺而運河即承流焉勢亦若建瓴上練湖中埂有石閘三座蓄水以濟下湖之涸下湖亦有石閘三座蓄水以待運河之涸水出丹陽防其下洩又於水之下流離丹陽四十里地名呂城有石閘一座過呂城二十里地名奔牛亦石閘一座以護其外水滿又恐上洩又於水之上流

京口有石閘二座前人之制可謂甚備亦總爲此運船計耳迨至萬曆年間漕船移爲夏秋之運不苦無水所以每年兩湖棄置空曠之地變爲桑田上下之石閘與奔牛呂城京口之石閘俱成虛設矣然而閱其故址固宛然星列也今漕規已復起運在冬每苦無水奈何不復修祖宗舊政而乃禁民費財臨時挑濬將無已時也則臣得倡言曰二湖之水當蓄而既壞之諸閘當理也閘能止水而涵洞爲尾閭之洩傍湖之馬林上新等處一十三涵當議也湖水蓄而臨期不過一啟閘之勞漸直漕船可無遲悞之慮而數萬生民每年無浚掘之苦真天地生成水利古今獨

挖賸場修復容可緩乎或謂棄置已久一旦修復未免廣費金錢臣聞浙直有協濟鎮江修河銀鎮江府庫貯有外府協濟備倭銀二項內均可通融動支發費財一年而可省國家頻年之冐破勞民一載而可省百姓每歲之咨嗟正所謂一勞永逸暫費永寧者也惟聖明採納焉帝謂所奏深於漕務有裨所司確議以聞

河南在籍侍郎蔡毅中卒巡撫吳光義為請卹典章下所司

直隸永平府管撫賞事推官范志完疏奏從來馭邉者必有原始要終創建取舍之全局而後可以制其命必有懲

前毖後革故鼎新之長策而後可以遏其氛則撫之一字原非國家之上策不過暫爾羈縻養我神氣甲兵以徐施鞭撻者也不意年来既不能奏擴清之功亦不獲寓繆綢之意徒使墨吏債帥窟穴其中而以有限之金錢供無窮之漏卮於是撫臣銓部並鑒茲弊題補甲榜推官俾臣寵受斯職其責望綦重也臣雖甲科官僅司理其去別駕無幾規畫厝置種種掣肘見一利不能興見一弊不能除即欲直叩楓陛而上下隔絕中詳展轉不能遽至武弁因此得睥睨委託其間邊人耳而目之亦以是為奉行故事又何以蒐羅飭防奮威揚武而彈壓數千里戎索也益以權

在而施為始易柄一而綜理不難敢詳稽積獘之由熟籌善後之策條列謹収放換關改府衛慎交盤早發錢糧五事乞即賜飭行且司理一官原以供巡方之耳目苟得與當事諸臣日查行伍日親士卒則兵馬之或強或弱墩堡之宜創宜修與夫彝情邊畧聞見頗眞者許臣特疏奏聞以補當事偶缺并破相蒙之積習尤為邊事之幸也章下所司議奏

直隸巡按劉養粹薦舉賢良方面官徽安兵備道王公弼寧泰兵備道盧洪珪淮海兵備道周汝璣蘇松常鎮糧儲道王象晉等四員

總理河道朱光祚以積貯為國之大命條陳廣官穀勸義倉二策帝謂所議甚善但積穀在撫按稽核精嚴義倉在有司設法勸助其各力行以副朕懷

壬寅刑科給事中宋可久以帝特遣內臣監視大凌援師因一日四遣內員總理戶工監視宣府大同山西等處此安危利害所關上言高皇帝創業垂統常勅內臣毋得干預外事凡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煌〻祖訓固昭然可考也文皇帝一遵舊制惟以外夷封賞甘肅密議偶一遣之而亦旋回京師其嚴內外之防與太祖無異至於內臣出而鎮守法沿甚久眞久直至嘉靖八年詔盡革天

下鎮守内臣百年大患一旦悉除則胡世寧張璁之請也迄今守之百年不變而内外謐如我皇上事〻法祖今日之遺監視也非鎮守也其意當與成祖同蓋亦有所酌之而然也至於錢粮出入之額各有所司總理特添一記筭之簿籍乎抑經營而節省之也經營恐以多事節省或以掣肘可酌也粮餉之收放兵馬之操練邊墻之修築撫賞之出納各有其事各有所主監視特據一呈報之分數乎抑躬親而掌握之也躬親則耳目窮於無時掌握則督撫幾於失柄可酌也使當事為強項之人則意見易左而虞其不和當事為狥情之人則體貌或暱而虞其朋比不亦

可酌乎且吹索過則展布難恐將吏憂讒畏譏之心束其手足觀望多則推委易恐邊疆失時悞事之機判在呼吸不亦可酌乎況結交近侍明律炳若日星而內外共事既淆內外之防則結交之弊又誰得而詰之是更不可不酌者矣伏惟皇上再加裁酌収回成仍以各司職事專其責成惟信賞必罰以磨勵之則萬年有道之長自可馴致而內外臣子亦蒙庥賴于無窮矣帝謂酌遣內員自有處裁不必過為疑揣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亦以帝特命內臣分往宣大山西監視上言祖宗所以籌邊之法至周至備獨不以外事責之

内臣者豈以為不可任哉政謂任之而以天子内廷之近臣與外臣狎處勢必兩難使其介然自異則不無水火之灾兵家之所大忌也使其稍示調劑則恐開狎比之漸又聖明之所大戒也伏惟皇上深念祖宗盡善盡美遺意周詳慎重再計萬全天下幸甚封疆幸甚帝謂部邊諸臣每滋欺玩科道既不能循職糾劾今遣内臣監理朕自有主裁不必紛紛疑揣

兵部尚書熊明遇疏奏秦中諸寇向者明旨原許勦撫並行固謂勦其渠魁撫其脅從與夫渠魁乞降亦從撫脅從負固亦從勦也若使勦脅而撫渠已降復叛而亦撫陽降

陡叛而亦撫則撫既滋玩剿必不威賊之蕩平無日矣今督臣楊鶴就逮則以討賊不效聖明特借此以策勵文武將吏耳至剿撫機宜原未嘗中制倘諸臣誤認楊鶴因撫被逮而諱言好生將令無辜被脅之人盡膏斧鉞而諸賊聞之絕其生路必有困獸死鬬反側生變者是宜亟命新督臣洪承疇布告遠近使陷沒之城邑速復著名之賊首必誅其餘黨之能殺賊自効或赤身歸命者仍許以不死而神一魁劉金等果立奇功仍一體敘錄其善撫馭之將如吳弘器輩仍照例升擢則諸臣尚得以剿撫用其操縱而平賊可期意外之虞可弭也

禮部請以是日開經筵從之

補朱國棟為戶科給事中

六科都給事中宋鳴梧等以帝一日而遣四內臣合疏上言曰天啟七年八月我皇上登極盡撤鎮守內臣天下翕然誦之是皇上初政也中外截然內臣不與政事是高皇帝之家法也嘉靖八年詔革天下鎮守內臣十四年又詔革各倉提督內臣是肅皇帝之家法也我皇上遠法近守寤寐不忘乃一日而忽有萬不得已之舉臣等備員言官不敢默〻處此者誠恐此令一下遠近傳聞愚民必且駭愕而妄揣且既有分設便有隨從人衆員多則豈能盡歸

約束至於過往驛遞供億煩費增設衙宇所在紛然即我
皇上太阿獨秉斷無委轡之慮政恐明見萬里而遐陬僻
壤難悉秋毫之照臣等竊為皇上慮之也倘以諸臣不能
謀國則罷其庸劣更擇賢才固無不可如謂欺罔不忠外
廷盡然則造物生財豈有宮府之殊而古之股肱之心膂
得人天下大治者抑又謂何耶夫刻印銷印古來美談旋
召旋已明主不諱倘以已遣為嫌則暫使往視隨即報罷
照向時查築邊墻之規亦一便也伏乞皇上採擇社稷幸
甚天下幸甚帝謂國計邊防弘玩日甚即欲整飭勞怨熟
肩酌用內員自有裁處不必過為疑揣

湖廣道御史姜思睿上言皇上分命内臣監視宣大三邊夫非以近日邊事頽廢粮餉日匱而日糜兵馬日稽而日冐邊牆千里之闕壞在在可虞撫賞十餘年之涸淆態〻莫覈故特遣内臣一往釐飭之乎然臣嘗讀隆古可大可久之良規備稽祖宗其難其慎之長慮即或間有舉行而亦旋舉旋罷推其意無非為萬世計深遠也今臣亦為皇上計深遠故敢以難慎之説進伏乞俯鑒臣愚與在廷公卿再加詳酌速行報罷臣以為祖宗二百餘年尊賢養士應食其報而諸臣必曲體皇上精勤飭厲之衷不悉糧餉兵馬之不立清還墻撫賞之不立振所謂以一時而周萬世

者當不以彼易此也帝報聞

癸卯四川道試御史吳彥芳上言用兵之道貴乎勝可長驅敗可退守則恃有根基之能立邇者大凌之困援兵四集文武諸臣効力捷音旦暮且至似無煩杞人之慮者但聚精銳於一隅外形之張有餘而內備之實或歉集群才於一事謀斷固足以相資意見亦難於盡合臣所以有貴立根基之說而竊欲布諸邊臣也然則可與共固根基者何人寧錦之士民是矣蓋民之生於寧錦者筋骨堅強則其力可用狎見邊情心無畏怖則其氣足用傳聞凌城被圍之初寧錦聚士民歃血相誓有助戰之心則其忠義足用

而諸臣之現在行間者惟張春威惠並行人心歸向此可戰可守而能立根基者也是宜使之駐劄寧錦重其事權委以聯絡土民聽其訓練凡土兵之成隊者或須以犒賞或助以器械悉許其便宜行事而朝廷量以錢糧布帛給之則無募兵輸餉之費而數萬之鄉勇集焉鼓其保身家之心作我保封疆之助進則率而前驅退則繞以堅壁此最穩之根基今日之亟宜留意者也若樞輔孫承宗養安之習日甚報國之念漸頹計每陽托於萬全氣已陰竭於三鼓因督理無擔當之力致內臣有監視之行則爲樞輔者速宜早計却敵勉立後功以贖前過可也帝以頻見長

慮嘉納之

陝西道御史李柄上言頃者敵迫大凌日久邉將無敢戰之氣圍帥有坐困之形皇上赫然震怒特遣內臣督戰立見士氣改觀而宣大山西三鎮連年荒旱斗米四錢流離載道儲偫空虛與遼左用兵之地不同內臣銜命而往地方不無稍益其供帳邉臣不無稍遜於掣肘倘查覈不即清楚塞上或有外侮將邉臣任之乎抑內臣任之乎切望皇上熟慮之也帝以飾詞責之

掌河道事陝西道御史張應辰亦以帝遣內臣監視各邉為非計謂聖人所戒必於方盛人臣愛君必防其漸祈立

賜反汗帝報聞

甲辰遣御史佘文熠巡按雲南

撫賑陝西巡按吳甡疏覆道臣孫徵蘭所叅潼關道胡其俊受侮傳檄一案皆出風聞實未有長揖賊使檄勿與抗之事但其負性頗側軍旅未嫻實乏禦亂之才當擇沈毅知兵有幹才者代之若其俊者誠宜照浮躁例調簡僻以全器使者也命吏部從之

甡又覆核趙大脩報斬混天猴名張榮華見在鄜州受撫艾穆報斬曹操實係颺去不知所向王承恩報斬獨行狼馬老虎等見今方陷中部皆未授首其從前所報皆係軍

士悞認冒賞乞敕部核議以候聖裁帝謂馘賊既屬虛冒則從前功級豈能確實賊勢滋蔓明係養賊殃民督撫其益加策勵速奏蕩平

乙巳薊遼總督曹文衡疏奏灤州知州栢之煥請敕凌團章下所司酌議

以劉宇烈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關等處地方

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以地震風霾乾旱水溢種種見告上言從來日月之變俱為陰盛之徵而並時互見又為陰盛之極天象已明露其端睨矣夫英主當陽離明日照正宜

群陰退聽海宇澄清而猶有陰盛陽衰之兆不能無鰓〻過計者誠以日月告凶陰陽畸勝之候轉移機緘所關氣運匪小我皇上誠慨然與天下更始使萬方恬安自有陰翳頓祛陽明立見變而不失其常者所謂天心仁愛之說也春秋時灾異非一而日食必書聖人亦以垂戒後世明主可與忠言片念可以弭患所望皇上一番圖維上以挽回造化下以流光史冊則堯湯水旱不足為聖世之累矣

帝報聞

撫賑陝西巡按吳甡以延郡灾荒盜横民靡孑遺屠戮更慘而驛遞之疲若難支者則莫如安于谷金明撫安鄜城

三川翟道雲陽八驛疏請於存剩賑銀內動四千兩自九月接濟至十二月再議動五年裁省驛站銀四千兩自明正接濟至五月大暑動支八千兩接濟八驛十個月夫馬之需始足

丙午刑科給事中王家彥以冬月將寒請給散營衛軍士布花銀鈔帝命所司即與措給散

兵科給事中魏呈潤上言普名聲雖為滇南小醜不治禍將益深然治之〻法莫若以不治治之非盡恃官兵之徵調為也則無過以夷攻夷矣盖滇南遠在天末二百餘年聲教洽於內郡夫豈無小警頼節制而免焉亦以是大牙

相制耳人各有心使之連鷄共鬬鷸蚌相持此西南從來定算亦勝算也前安效良犯靖破平夷矣其危急倍今時亦惟藉土司之全力克底成功今以阿迷州之賊巢詳其情形則有龍在田扼其前有儂紹周堵其後有沙如寄沙如玉王顯祖祿洪祿培等環遶棊錯乎其旁夫是皆普賊之仇也夷慓而多欲咆哮自豪犬骨相噬當其靖也猶潛鬬兩穴中其酋長狡焉負彊而部落之屬亦日覬牛馬輜重子女而甘心焉是以舍命不懈曩儂紹周嘗與普賊日夜血戰殺掠各相當用其一者尚足畏也況今四圍群起而攻之則雖鐵壘安能當衆鑪之銷鑠乎且普賊專以掠

奪為業寧州不保則祿姓剥膚蒙自見危則沙長燃眉維摩三鄉潰失則儂酋創心彼此有不得不敵之勢強弱有不宜不抗之形誠設誠以告之曰普賊犯順誼在必殲朝廷不愛爵賞之典汝等世受國恩與普賊仇敵其共效忠勤各自為戰敗賊之後則阿迷之子女玉帛土地人民悉償爾等朝廷無所問如此則諸土司不至折而入於賊且人、自奮可旦暮成擒矣何也以平日積怨之仇而又一旦獲忠義之賞何不為也此臣以方之唐李德裕之討澤潞獨用河朔三鎮之兵而澤潞以平與今日之借土司以攻普酋其事大約不相遠也此外即間有不盡機宜則令

両河之間不及為秦晉之續乎祈念中州一塊土關係腹心重地腹心一有事而肢體俱不得寧即不敢於多事之時而妄冀蠲賚亦宜敕令地方司牧專心撫綏殫力安戢於緩急之中寓不費之惠使牛羊之芻牧得所鴻雁之中澤不驚人心既安天心可格社稷靈長之福基之也至臣鄉火耗之病中入膏肓雖明旨嚴禁而貪殘之輩愍不畏死上下牽於情而猫鼠相同以欺君害民上干天和莫此為甚臣望嚴諭撫按廉訪比輩立寘重典庶幾民有夷瘳而灾患消弭耳帝謂灾變屢見亟宜率屬修省火耗屢有嚴禁乃敢縱肆不悛撫按所司何事其即確訪参究

陞蔡侃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建昌畢節忠川等處兼督川貴餉

戶科給事中吳南灝上言日者內臣一舉朝鮑ゝ過慮誠恐內臣與外臣異則開齮齕之端同則滋朋比之習請ゝ舉祖制為言夫亦欲皇上周祥鄭重萬無一誤也然臣恭繹明旨曰朕自有主裁曰自有裁處又責臣等以欺蒙勗臣等以循職則知皇上遣內臣第用以察欺玩非用以掣事權亦暫用以佐查覈之不逮非終用以分職掌之攸關假令前此諸臣能力肩勞怨實心任事皇上自可以不遣今此諸臣能盡破欺蒙銳意釐弊皇上必可以撤回要知

黔蜀兩省唇齒輔車之間調度之設處挹彼注茲而事已集矣惟聖明垂聽焉章下所司酌議以聞

刑部江西司主事杜麟徵以帝分遣監視內臣上疏極諫且監請酌列祖之訓采盈廷之言立止初命安緝群情帝報聞

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災異疊見荆楚之地震決旬裂爲血渠淮泗之洪水滔蕩浸及陵寢星鼓作鳴傳之三晉風霾霧怪見於臨頴而臣鄉之小雀千餘就樹共結一巢狀如匏瓜雒陽之延秋山草結形俱象人馬執有鎗刀又黃河橫決渰沒原武陽武豐丘延津四縣盡成

湖沼民為魚鱉昨九月初六日漳衛雨雪霏集積地數尺漳河氷塊觸礙行舟方秋禾未登草木未零之時而遽行冬令寒冱為災菽蕎盡枯西成何望當此敵寇交訌之日徵餉加賦之秋瓶罍交罄皮骨不存所望時和歲稔烝民乃粒詎意昊天不弔夏旱秋霖河水懷襄載胥及溺致產賦之區一望灌莽淪陷之後大半逃亡詩云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哀慟中國具贅卒荒言念及斯不覺潸然為民父母者於此時敬天之怒毋敢戲豫憫民之艱不遑啟處拯溺救焚卹災捍患朝夕皇皇猶慮弗及而尚畏考成之令嚴催科之條恐此二三孑遺非垂而就斃則挺而走險耳

實由廷臣負皇上非皇上不信廷臣也今者以邊臣而言楊鶴王伉處矣此外則庸碌充位若蜀撫張論楚撫魏光緒者不可不覈其治以定去留以國計而言撫賞軍餉查矣此外則鹽引當行若部臣王珍錫謂可歲增五六十萬不可不因其言以課其實且皇上以邊防望郡臣則夙嫻樞政著勞城守如余大成申用懋者自可帷幄借籌皇上以糾覈責言官則詿誤被譴愚戇可原如鄭友玄者不妨還其故物此皆微臣一得之愚不敢泛然疑揣者也帝以張論魏光緒治行并王珍錫條議下吏戶二部酌核餘報聞

戊申直隸巡按王道直以長山之敗疏叅總兵吳襄宋偉臨陣退縮戰潰偷生爲軍紀所不宥乞勅部依律議處以肅軍心并乞敕速推謀勇大將星赴交代以救危疆

四川道試御史吳彥芳薦舉所知二人福建巡撫熊文燦陝西右叅議分巡河西道張允登并謝璉當功過相準楊鶴之子楊嗣昌當許其立功以贖父罪

兵科都給事中仇維禎上言頃者救凌之師以輕入潰敗而關内之精卒利兵復多調發榆關以及三協未免單弱萬一敵人乘勝思逞守備不設人情何以免於震驚臣謂當此之時必不可輕言戰惟有固守一法可以敝敵而待

機祈皇上急敕督撫鎮道關內外諸臣當堅壁清野務圖完固於各隘口扼塞之地嚴為守禦薊密永昌之間及沿邊諸處皆當倍加戒備掘坑拒馬諸事一一預設又須遠其偵探審其烽火鼓勵人心明嚴賞罰使外雖少挫而內不失其所以自立庶轉敗為勝因禍為福之長算猶在我也至京營尤當急敕其整頓凡內外一切守禦之備先事預具姦匿如狂逞固萬萬必無之事發使敵人聞之亦可以懾其志而消其萌耳

己酉陞四川參議何京為雲南副使陝西右參政劉嘉遇為山西按察使

以劉源清為山海掛印總兵官魯應奎為福建總兵官劉嘉言為浙江總兵官王維城為薊鎮總兵官

禮科給事中謝主珧上言簡用輔臣選擇将帥二事謂論輔臣者固在才品度量而尤莫先於論心如昔伊尹暨湯咸有一德故天心享焉言将師者固在技勇韜畧而尤莫先於言氣如昔郭子儀一出而敵人下馬羅拜其氣有以厭之也今我國家正急在置輔遣将二事倘果得此等人而用之将使邊人謂中國復相司馬而河陽壁壘一新之盛事復見日又何內外之不敉寧哉帝嘉納之

陝西中部既陷日久未復巡撫練國事舉兵圍之二旬不

拔乃上疏備陳攻擊情形與兵士苦雨淹延之状帝謂中部久陷未復必係将士心力未齊何得以苦雨為辭國事雖已降級仍著復城殲賊自贖

庚戌大同兵備道劉彝鼎疏請表揚節孝張氏等章下所司命鑄造督理關門軍務關防

又命鑄監視宣府大同山西太監關防

山海關內道右叅政楊嗣昌以其父楊鶴被逮上疏請以身代父罪帝不允

兵科都給事中仇維禎上言援師之敗撫臣丘禾嘉快〻於築凌輕進勢不自由窺其智似在脫卸夫當此新敗之

後豈得猶泄泄推委若不經意者禾嘉自當速急收兵料理寧錦防守之具令敵雖勝不能乘勢直前而後可至凌河猶存豈可竟棄不救亦當大張虛勢多作聲援以遙應大壽敵人疑我援兵復出不至併力攻凌則大壽方可徐施其力此目前急著也禾嘉能承則承之不能則當有所以處之勿使泛泛以不進不用之身致逗漏機鋒思圖脫罪也帝謂禾嘉獨住松城似非卸避但救凌事迫所司可再行申飭

辛亥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以帝分遣內臣監視廷臣交章諍諫蒙有處裁之旨請即賜處裁收回成命帝報聞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以帝分遣內臣監視各邊上言祖宗立法掌錢穀者不轄兵馬掌兵馬者不司錢穀統軍者不治民治民者不統軍所以分其事權防其專擅今內臣入奉天顏出司兵食內廷之意旨既得入而陰伺之外廷之事權復得出而顯操之當亦何所不至矣夫黃衣洒掃古有專司觀軍敕使昔為禍本今且畧漢唐往事不言即如近者魏忠賢盜弄神器凡戶兵諸部及九邊諸鎮錢糧兵馬之地各樹私人將圖不軌自非天授皇上神謀淵畫使蛇虺立摧天下事尚忍言乎奈何皇上手自剪除纔三四年復以機權輕委之此輩也且皇上今日之舉良史將書

之後嗣將法之在皇上太阿獨握欲遣即遣欲撤則撤當復何難恐奕世之後踵為故事委任不疑重權所歸漸不可長乞敕內臣查覈部邊從前積弊發清頭緒刻期回奏不得久假事權別生蠹弊則既不失一時差遣之意亦不失將來微漸之防庶足以示中外而服群心矣帝報聞

兵部上言考試中式武舉其技勇能輪百斤大刀者惟徐彥琦王來聘兩人餘以本等技藝中式者三十二人而彥琦見遺此外合邊腹各生共取百名欽定日期同內臣再試藝力中有合格者或補或否伏乞上裁以候傳臚

壬子工科給事中顧光祖以帝將增置輔臣上言國朝相

業莫盛於三楊即士奇尚起家審理未專以祠林進嗣是李賢以吏部主事張孚敬以南刑部主事楊一清以中書舍人後皆備位閣臣文德武功赫赫至今史不絕書亦未專以祠林進他若王文桂萼袁宗皐等未易屈指可見二祖列聖為國擇賢原未嘗拘定某衙門也況近日天災地變緣林不寧此誠宵衣旰食之時非老成歷練持心如水者相與調燮鼎鼐曷克有濟善乎諸葛武侯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苟才品傑出者勿循往例勿避嫌忌舉人於朝與衆共之豈以天下之廣大各衙門之譽髦不足以供皇上枚卜之選乎今詞臣彬彬贊者正自不

不乏臣直以擇相之術欲精論相之途欲寬精則奇杰崛起寬則網羅靡遺行見一德一心於以廓清海宇有餘矣

帝謂閣臣當從公核舉不必紛紛備議

工部主事馮元飈以帝分遣監視內臣群臣力爭未得上言天下事爭之而不得者則在乎深體而善承之為今之計必嚴禁交謁酬酢力絕情面格套使遠之無犯祖宗交結之條近之無負皇上釐剔之意自能各循職業內外截然乞敕在廷諸臣不許一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遣者必罪無赦其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諸臣之堂惟錢糧諸務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糾參若有循職奉

公者自是人臣分內事內臣不得薦舉如此則倖門大塞旁竇不生夙蠹自清積欺難覆不至欲救弊而弊乃愈滋矣帝命內臣不許受賄徇囑違者罰治若下人需索誣捏必殺無赦馮元飈但當潔己盡職不得借端沽名藏機要挾

陞文選司員外郎李大受為稽勳司郎中

調雲南騰衝兵備道王維章為本省右布政使江西右叅議田時震為山西左叅議

陞戶部主事趙建極為山東僉事

帝命鑄給總理戶工錢粮事務太監關防

兩廣總督王業浩請以嶺南道副使洪雲蒸加陞廣東叅政仍管道事章下所司

河南巡撫吳光義疏奏河南河決陽武原武封丘延津滎澤五縣滙為澤國漂沒死者不可勝紀為今之計惟招撫賑濟為急然招之使來賑之使活而又廹於催科彼遭難之民若無以應又將掉臂而去今五縣正項錢粮已完過半僅有新加遼餉與驛站裁扣二項數不滿萬乞賜蠲免以赦灾民帝命撫按嚴督有司設法招撫賑卹其蠲免欽糧所司即與酌覆

河南道試御史傅永淳上言大凌之圍兩月未解長山之

敗損將潰師皆由兵不用命以致師老無功且敵人蓄謀深詐去來猶如風雨今日之計凌園之解固不容遲而北口之防亦宜預備益以先年深入未嘗一由山海皆從馬蘭喜峰諸口今倘外張聲勢潛圖內向能不寒心此北口之防宜預也是當選擇精兵猛將與附近諸衛官軍使增防各邊諸要口與山海寧錦相為犄角復嚴申號令密為盤詰使兵無可逃奸無可入與關門如左右手之相使可為横衝直突之用一舉而三善備焉皇上何不　勅部相機為之也至灤州知州栢之煥欲救凌園業下部酌議似此忠義之舉足以激勸豪傑之氣亟當獎賞遣行以鼓義

勇帝報聞

癸丑黑雲龍以長山敗執殺伴逃歸特復其原官命忠勇營提督馬雲程詳詢情形密奏

錦衣衛指揮祖澤溥疏請赴援大凌救父帝温旨許之仍戒其實圖制勝不得孑身輕詣

廣西巡按畢佐周疏解贓罰鹽價贖鍰銀命數覈収

甲寅四川道試御史路振飛以帝枚卜相臣上言宰輔係天下之安危關國家之興廢在乎所用得人第一須有德有才與守其次則品節識量無不兼全始稱救時良相乞嚴諭諸臣虛公推舉以期平治天下則四海安寧而宗社

靈長賴之矣章所司
長山之敗監軍道太僕寺少卿張春督陣被執守正不屈
帝嘉其忠義遥授右副都御史賞卹其家
乙卯望帝陞殿
禮科給事中阮震亨以帝分遣內臣監視各邊上疏極諫、
請撤回成命帝報以屢旨甚明不必襲奏
陞貴州思南知府楊森為本省副使湖廣右參政袁一鳳
為本省按察使加陞王肇為山西副使仍管潞安兵備道
改陳良樞為湖廣右參政仍管湖北道事陞山東清軍驛
傳道勞永嘉為本省按察使起原任山西布政使徐從治

為山東右布政使

寧塞降丁神一魁於九月十八日復叛大肆搶擄逼剃官民擁強賊三千餘盤踞城中四出攻掠三邊總督洪承疇以聞帝命督率鎮道會兵協擊必期殲滅無遺

丙辰帝命內庫發銀一萬兩緞衣絹布一千疋滅虜砲四十具遣馬雲程解赴關門賞功又發滅虜砲六十具與薊鎮三協監視張國元等分派防守

調驗封司員外郎李廷龍為文選司員外郎

山西道試御史錢守廉上言皇上以敵人憑凌之故思得桓赳羆虎之將以膺折衝之任故今歲特崇武科重拔勇

以取之設傳臚以榮之以為庶幾得人也然臣以為不破格廣蒐僅就此中復閱恐未必即有真正技勇可當皇上之意者蓋武舉所習固套但求合式專以策論去取天下皆然今年會試仍是舊日之人亦何由而驟得奇士然則欲得技勇真才莫若大渙明詔使天下郡國榜示招徠不拘諸色人等有勇力拔群才能出衆者州縣驗實申府覆驗總報撫按再加較閱分別技勇優劣詳報樞部其有曉暢兵機熟諳韜畧堪任大將者所在有司以禮徵聘撫按更加優禮給以路費俱限明春三月內起送至京以俟皇上遣官閱試量材委用其有驗試不實者即治原舉官以

欺蔽妄舉之衆如是即未必人〻膺揚亦必有技勇兼人堪任干城之寄者矣帝嘉納之命確議舉行

丁巳陞浙江副使周汝衡為江西叅政處州知府徐維藩鳳翔知府何龍禎俱為雲南副使

以劉國柱為鎮守保定府等處總兵官山東游擊靳國臣為遼東前屯副總兵

四川巡按劉光沛疏解搜括贖鍰命覈収

命鑄提督京營太監關防

總理戶工兩部太監張彝憲條議嚴出入催官解禁衛囊三款帝許飭行

戊午在籍兵部尚書駱從宇卒

降四川副使閔謹為雲南右叅議山西右布政都任為陝西副使

南京兵部尚書傅振商疏覆南兵科郭維經條議亟選補軍兵杜侵冒馬匹覈虛耗火藥清操運混淆禁衛官朘削塞代運奬習六事帝命嚴飭舉行務期一洗積習

己未以韓王勛餉捐銀嚴約諸宗優旨嘉其賢明賜勅奬勵

廣東巡按梁天奇以指揮任宗武討賊捐軀疏請贈卹章下所司

庚申陝西巡按吳甡疏言中部為賊盤踞已久攻圍未下乃九月三十日正值攻城之時賊以數百人開門衝突副將李鴻嗣恇怯退縮致傷十餘人遺失大小十餘砲鴻嗣應令戴罪自贖又初七日慶陽郝臨菴劉五等賊擁衆數千自保安鎮趙和尚原與降丁田近菴等合謀圖援中部為謀甚狡總兵楊嘉謨副將曹文詔榆林道張福臻方領兵合剿勝敗未定應下明旨勒限殲賊復城不則鎮將俱當戴罪自贖蓋賊之最兇最狡者皆聚中部一枝不盡殲此逆終無以寒諸賊之膽而申朝廷之法此關係三秦安危不容泄泄者也又鎮靖奸宄煽辥雖道臣戴君恩擒斬

首惡三十九人而內變甫邊患復逞掠守孟應徵犯搶威武殺守備梁濮標劫清平擄遊擊尤兆玉在強敵乘虛肆毒而邊堡餉匱軍單恐後來之患正未已也總之流賊一日不靖則內地一日不安若賊首郝臨菴田近菴等曩亦給札招撫而關內道翟師雍任事不力悞委奸弁李在川串通賊黨致反側貽害師雍亦當令戴罪料理俟事平處分乞敕督撫道將勵立功蚤奏蕩平毋得曠日持久老師匱財則殘破地方猶可收拾也

川貴總督朱燮元疏奏黔將商士傑協勦雲南普逆逞逼觀望迂道遷延以致彌勒被破道將遁走廣西省會陽絕

而糧餉數千石俱爲賊刼目今截阻曲江臨安大兵咽喉又將斷絕滇事萬分危急皆由商士傑庸劣退怯貽誤封疆然此皆黔將臣當并任其咎席菁待罪若夫黔省僻陋事皆仰藉鄰境今西南雖撫百廢未舉重以亢旱爲灾秋収難望內地諸苗一見徵調蠢蠢思動臣多方設防方且自顧不暇今陸續發援力量已竭決不能再爲泛舟之濟此又黔省撫按所當憐而相䘏者帝謂滇師輕動失事王伉等已經逮治燮元仍須協圖殲勦不得引咎推諉

辛酉以張可大爲南京左軍都督府僉書兼提督浦口池河二營事務林兆鼎爲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兼提督大

教場事務
命鑄監視東協中協西恊及關寧太關防
陞山東參政孫紹統為本省按察使南京禮部郎中沈王
宗為四川僉事
壬戌陞浙江參政姚永濟為本省按察使
以楊一鵬為兵部右侍郎
枚卜閣臣吏部會推姜逢元鄭以偉徐光啟黃汝良孫慎
行錢士陞何吾騶王應熊閔洪學陳于庭等十人
癸亥雲南巡按趙洪範請表揚節烈吳氏等章下所司
户科給事中呂黄鐘上言自古日月交食春秋謹書救衛

防護禮無不至小雅之詩綱目之義尤備訓戒然則頃者日月之食似不可委之適然之數也臣嘗考之書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夫惟卿士師尹安其位而後日月循其常則日月交食之象毋亦臣工不安其位之所致乎臣自決月以來切見嚴旨屢下緹騎四出被逮下獄者不一而足大小臣工深用驚懼莫必其命況近者晉地隕星三楚地震淮揚中州之水災與夫臨潁風霾之變孰非陰沴之形倘天威立霽欽恤用中察訓刑之本降寬大之詔舍瑕錄瑜嘉與自新則人心悅而天意得舉內外臣工莫不開擴心胞展布四體將吏治邊防俱可次第以成所為拜屢警

之災青迸滋至之天休者端在於此矣帝謂譴責諸臣各有罪狀豈得因修省廢法若欽恤惇大是朕本懷第須臣工盡職寡過以圖仰副

山東道御史劉令譽以河東流寇初安黃河千里難防請留川湖之兵防東寇并乞明諭撫道借動某項錢糧以給糧餉帝不允

左春坊左中允李明睿上言宣大北控長邊南臨晉魏慷慨悲歌控弦百萬且南有滹沱桑乾之水西有五臺恒岳之材即其地與人而論之固天下形勝之區也臣以為莫如練兵除罷於宣大二鎮以待遼左不時之需可以恢疆

室趾計實非迂也葢惟積粟可以實邊惟除器可戒不虞惟選将練兵可以制勝三者皆宣大有之然連年荒旱斗粟千錢今歲有秋可以預貯則莫如盡糴民間餘粟以為來年給餉之用而於撫賞一事務覈其實若撫賞得實則戎不生心戎不生心則借力協謀亦樂為用天下未有東鄰不和西鄰啟釁而能無患者臣故謂宜宿重兵於宣大而訓練之也訓練之法亦惟是積粟以充其腹鑄錢以裕其用而又以山西之鐵作兵器諸山之炭燒磚石種樹木以厚其墩堡徙罪人以實其空虛漸使塞下軍勢繁盛則插部自可威制插既制則八十萬之撫賞可不用而二百

萬之軍將可次第議減矣然後用宣大之錢以佐遼東而遼東可復用宣大之兵以衛京師而京師以拄不出十年治平可立致何有于區〻之邊患哉至目前急著宜用麻黑二家之子弟族屬以堅其歸正之心而潛誘其來其塞上之可任者獨張宗衡曉暢兵機才智過人嘗謂樞部可制此當用其謀以責成效否則天威未伸國恥未雪徒恃有限之金錢以為媚敵苟且之計長此不變臣恐有宣大者不在中國而在樞部矣惟聖明熟籌之帝謂宗衡見在總督何得薦揚

甲子南京光祿寺卿吳國仕以病致仕

乙丑以御史甘學濶提調蘇松學政

丙寅江西巡按葉成章薦舉地方人才大學士劉一璟尚書李邦華等十八人章下所司

調雲南副使張邦翼為廣東副使山西右布政使常道立為本省左布政使

予尚書黃士俊父黃鎬祭一壇開壙安葬

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自長山敗績人心披靡而議者咸欲為懸城固守堅壁清野之計是將置大凌於廣外而坐視祖帥之困斃臣竊不取也蓋敵人素所畏忌者惟大壽一人遼左半壁實倚賴之若棄而不救是自壞長城也

況祖帥而外尚有孫定遼祖可法何可綱等戰將不可惜乎五千之精銳萬餘之班軍不可念乎奈何因一戰之潰敗遂不謀鮮圖之長策帷怯委頓至此極也臣因籌目前援凌大計惟在選將練兵蓋將者師中之長子三軍之司命雖不能如赫赫之南仲壯猷之方叔但有久履行間素著勳績如克復遵永時之曹文詔王承恩黃龍輩不可寘之遼塞海島如在籍之劉超徐鎮都楊大烈輩不可使之家居誠舉此數人布列闗畿必能緩急有濟何至如宋偉之一敗而束手乎至於兵貴精而不貴多昔謝玄以五千兵破苻堅投鞭斷流之衆今敵亦以五百騎潰我二萬五

千人豈非勁怯之不敵歟今欲擇天下之勁兵而抽調之以臣所聞則有四川之白桿兵湖廣之辰兵與臣鄉之毛兵此皆勇猛過人而不以生死為念者倘團練得法一可當百置之寧錦間使為前矛而復以大砲助其威以遼兵隨其後固宜振我膽氣鼓行無前也設曰凌圍已幾三月望救不啻燃眉而顧為是選將調兵之謀迂而無濟亦思病久蓄艾執熱求濯為謀有不可不豫乎假令天不悔禍敵勢愈熾則凌圍久迫於沸鼎關城復危於纍卵鐘簴之震驚可虞京畿之防守當備則此選將調兵之計容可漫視也帝謂援凌乃目前要務寧得坐視所舉麾將及川辰

等兵所司確酌以聞

處决重囚耿佐凌遲西守智等三十一人棄市周官等十三人絞

親軍前衛掌衛事少保誠意伯劉孔昭以國家多難邊方用兵財用不足請舉採礦鹽法錢法屯田諸議以充國用末言國家所重者賞罰之大法而天下之敗不可謂勝猶夫白不可為黑其理甚明至推諉與僨事二者皆干司寇之誅而僨浮于諉又若與羽之不輕於鉤金倘置僨敗於不問何以稱法之平法既不平是為徒法欲以臻治平而討軍實不較難乎是在皇上平國法警人心其於封疆不

無不小補矣帝謂治兵自宜足餉但開採不可輕言若僨事宜問國法宜明自屬正論

兵科給事中李夢辰上言長山一敗之後凌圍至今未解而各鎮所調之精壯盡皆挫衄所餘無幾不可孟浪復戰然凌河烟火照常尚可支持無容輕棄則嚴守以為戰乃今日第一事是無如堅壁清野使其一無所掠而又倣先臣葉旺舊制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澆水城埋地雷以阻其衝突然後設伏於衝要出其不意以擊其惰歸搗其巢穴則凌圍可不攻自解不寧惟是即關寧薊鎮通昌天津等處無不當守益以各鎮額兵自抽調之後

在〻空虚在今日當深思熟計於各鎮中應撤者撤回應補者募補庶有備無患倘不思爲預備或敵人乘隙西犯則黄花渤海一帶果何恃以無恐乎臣見邇來邊備全虚一隅有事即東抽西調竭全力以應之不過曰敵人用兵從不肯分力以擾我〻得以一意堵截假使以一枝綴我而復以一枝犯我〻之策應者不幾襟捉肘露耶又或敵既犯搶于東而揷復盘旋于西如近日挾賞詭詐無常我之内備又何可不周至乎乞嚴敕當事諸臣無事而思有事之防一隅而爲全局之慮庶調度有方緩急得濟戰與守可隨機應之又何憂凌圍之不解乎帝報聞

丁卯直隸廵按王道直疏奏長山師潰監軍道張春被執其妻翟氏絕食自縊春乃偷生異地不能以死報國且遠寄揭帖反為代言欵事不但羞朝廷而辱士類亦難免伊妻九泉之唾此真覆載所不容者至於凌圍未解援兵疑畏不前乞敕邊臣鼓勵將士鎮定人心不使三軍之衆因此懈念斯為救時急策

戶部尚書畢自嚴以臺臣余應桂劾其殿試讀卷首薦陳于泰為阿承首輔意指引疾乞休帝慰留之

福建廵按羅元賓薦舉地方人才大學士史継偕戶部尚書林學曾右僉都御史董應舉等三十三人帝謂其名數

太多以狗衆責之

戊辰吏科給事中鄭英福建道御史王績燦共陳奸書暗增加派貧民不得甦息之弊因舉其鄉安福縣以質之謂安福全書開載田地共六千六百五十二項有奇以每畝三釐計之今年新派數應一千九百九十五兩有奇爰新派之三釐還核舊派之九釐不過三倍每歲止應派銀五千九百八十六兩有奇何以前此歷年俱多至九千一百三十九兩有奇也則照每畝九釐之數每年溢徵三千一百五十三兩有奇經今十數年多徵幾三萬五千兩夫使年、如數解部已非皇上寬恤民力之意使一邑加於額

外他邑減於額內已為苦樂不均如其他邑未減則此小民之骨髓盡飽奸胥之私橐何罪而罹此朘削乎乞敕撫按核其派多派少之由明治其罪并通行各省直撫按以後自崇禎四年始其新加三釐合之舊加九釐通算一分二釐照畝派徵無私增減不獨一邑孑遺頓出湯火之中天下之暗受其害者均得清釐皇上再造之仁益溥矣章下所司

陝西道御史謝三賓上言救凌三策一當直走瀋陽搗巢穴以牽制其師一當間誘叛人使相疑貳以乘其機次之則募死士千人多賷乾糒迂道繞出敵後乘間入凌令堅

守以待其食盡引去此皆救凌之上計也至於登萊總兵張可大方逃兵失事被參何處推陞南京善地此明係營謀卸擔不可不為查核以杜避事之端帝謂救凌之策久久有諭旨何未悉心奉行其張可大推陞事所司明白回奏

四川道御史吳彥芳上言長山一潰之後不能再戰情屈勢窮致彼以議和為招請俟返兵歸國信使往來方以隆慶間之故事待之今則斷斷未可輕許帝謂此議已經嚴拒何復引隆慶間事彥芳所言殊屬不論

己巳大學士周延儒請自二十後暫免日講帝報可

遼東巡撫丘禾嘉及內臣李明臣高起潛總兵吳襄䓁發兵夜襲敵營適祖大壽亦以是日率兵一萬三千潰圍南出　大清兵循環攻擊諸軍奔潰星散大壽僅以三人匿白雲山竟日賴霧罩獲免至戌時始潛赴禾嘉軍禾嘉以其事聞初未潰前一日凌城食盡副總兵何可綱語大壽曰子可出慰闔部我當死此自為文以祭遂死之至是大清兵毀屋剷城而去

崇禎長編卷五十二

四年辛未十一月庚午朔頒曆升殿

戶部尚書畢自嚴四疏懇罷任帝不允

陞沈猶龍為太僕寺少卿管東路馬政劉並秀為鴻臚寺右少卿

宣大總督張宗衡薦舉兵備道胡沾恩等章下所司

直隸巡按王之良疏報在籍吏部尚書崔景榮卒

浙江巡按劉士禎疏解贖鍰二千兩命覈収

起原任江西叅議潘融春為福建僉事

考選科道各官以朱邦祈為南京戶科給事中陳昌文為

南京刑科給事中賈多男為江西道御史祁彪佳黄金貴為福建道御史劉興秀胡接輝張振纓為廣東道御史劉光斗郭必昌楊布旦趙繼鼎為廣西道御史傅文龍吳道昌為河南道御史禹好善為山東道御史李右讜為山西道御史李謨為雲南道御史

陞文選司主事郭都賢為驗封司員外郎

辛未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疏奏留都近日米薪珠桂景象蕭條雀角鼠牙姦盜蜂起窮人不能度日富戶無以自存兼以風俗奢侈荒淫無度飲酒賞勝迎仙賽佛物力告竭市價騰貴實由表率無人而致波流至此因條陳嚴官評

定例規禁詞訟肴燕會四事帝嘉其得端範維風要術命所司逐款覆議以聞

壬申工部左侍郎程啟南等公疏上言秦晋輔車相倚東西止界一河前此流寇不敢東下者以有孤山一旅橫截河上耳今寧塞賊首神一魁與部下張孟金黃友才等復敉剪髮勾套較初發更橫在秦中既有督臣洪承疇及總兵張應昌王承恩賀虎臣艾萬年王弘器等嚴為之備兵銳將勇賊勢自蹙則秦事尚可為也若晋則向無精兵宿將僅恃一當關之曹文詔而今又去目今冬月沍寒氷堅可渡勢必順流而下平汾河保之間將為血肉撫臣宋統

戕雖親歷行間嘔盡心血而終不能徒手殺賊備一旦變生則大河以南上黨而北人心震搖在〻瓦解欲固其守是非專用邊將邊兵不可乞皇上敕遣陝西智勇之將一員或王承恩或艾萬年統領健兵三千移駐保德防禦兩河與孫顯祖相為表裏兩省協勦首尾互應則先發可以制人庶克有濟況邇來地震風妖天鳴草怪變不虛生中原尤甚恐一旦流毒腹心則神京右臂殊為可慮此臣等所為總〻籲請也帝謂協勦流賊之旨何啻三令五申督撫鎮將全不奉行至使御紳呼籲封疆諸臣職守何在所請扼防合勦所司速酌行

前鋒總兵官祖大壽自大凌城突圍而還疏奏被圍將及三月城中食盡殺人相食勢難保守遂於十月二十十九日亥時破釜沉舟率領標下都司等官祖克勇施大勇祖澤遠崔士杰史明顯劉成功卜金勝趙邦寧郭進道等棄城殺出得奪白雲山賴霧罩不為追及已於本月初一日二更進錦餘官俱在圍中殺散尚未集齊

癸酉以貴陽總兵王國禎改鎮銅仁

賊據中部兩月饑困不堪監軍道葉廷桂榆林道張福臻總兵楊嘉謨等合兵三面環攻賊不能支福臻又擒其頭目一條龍李老柴二人群賊乘夜出走我兵追襲頗多斬

獲巡撫練國事令鄜州道張允登撫綏城内居民未遭殺掠惟頭目獨行狼崔老柴等及諸有馬賊最為兇狡尚未盡殲又有劉五郝臨菴等擁衆萬餘焚掠真寧神一魁率精悍馬步四五千屯據寧塞日縱殺掠且進攻靖邊巡按吳甡以聞并乞責成鎮將協力同心速圖殄滅毋狃復城之捷而玩方張之寇帝謂賊既饑困宜可盡殲何又令其脫走神一魁等兇狡殊甚督撫鎮將須速圖分勦以奏全功

甲戌以陽武等州縣水灾暫免四年分新派遼餉一年

補郭宗武為山海右軍營副總兵

乙亥江西巡按葉成章薦方面官何應瑞等十員章下所

司
陞四川叅議熊鳴岐為湖廣副使
予總兵王國禎祭一壇減半造塋
丙子陞禮部郎中楊進為山東僉事臨安知府秦懋觀為雲南副使山東叅議王之德為本省副使
陞叅將吳安邦為登萊副總兵
丁丑武舉傳臚帝升殿
贈李仙品為兵部右侍郎
以湖按察使褚天顏為陝西右布政使
戶部尚書畢自嚴覆南戶部尚書鄭三俊條議裁買銅解

北之官設南部買銅之差開輸銅事例給銅商關票四款謂兩京鑄局並開需銅正急買銅解北之官未可頓革今議以蕪關榷司歸并此差即令南部司官畢生輝差滿之日將敕書關防并商役領辦銅鉛錢糧備造清册逐一交盤本關稅司接管督辦照例載入考核庶無地方之擾省廩餼之費官實裁而差未罷南有益而北無損也若特差南部司官擇其原籍產銅之人赴鎮遠荆常銅鉛會集之地駐彼平易所謂採銅於產銅之地問銅於產銅之地之人遲速高下應手稱心此議之可行者惟開輸銅事例一款恐有重濁輦載之難且事例爭執索償紛紛似不如以

各省應解南折錢粮願解銅抵充者聽其抵充之為便也其私鑄之弊非禁私買不絕計臣議令銅商經過蕪關者照常報稅給與關票開載所買地方與發賣之處先行截角以防重冒無票過期者治以私銅之罪此其意卽彷彿銅引而言亦可行也若夫徑行銅引使無引者不得私售不得私買其持籌甚善但恐禁嚴而民間盆盎器具纖毫亦須報官未免滋擾且引課之輕重作何則例當俟南計臣再暢言之而後可以從事也如欲不禁開採南計臣議除楚省陵寢重地秦中流寇未平姑免議外其黔蜀粵見開者聽引商收買未開者聽撫按相度利害弛禁與民而

不科其值但不許私開金銀礦洞不致嘯聚訟刦為良民害斯善矣凡此皆計臣南北交籌而濬不竭之源者臣特畧加商酌以期可久耳帝允其歸併蕪榷專官差買之議

戊寅講官羅喻義以講章違式一事冠帶閑住喻義疏請勘合田籍特旨許之

工部尚書曹珍上言開採一節非得任事之人難免利中釀害今督臣張宗衡奉行甚善成效照然且謂絳盂垣曲開喜等州縣皆產銅鉛配搭更便亦當概行開採相應依議舉行并聽臣部官商一體就近採買以裕鼓鑄帝從之

登萊巡撫孫元化疏報裁減島兵之數言原額三萬三千

今擬每千裁去二百除旅順地連敵原不可減廣鹿長山石城已共調五百在旅貼防不容更減則皮獐鹿三島共兵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七名七月爲始應減三千一百九名合之正月先減三千名今歲應扣還戶部餉銀米折共六萬五千五百八十兩有奇俟島餉發完總册彙奏帝命所司確議以聞

陝西巡按吳甡覆覈科臣魏呈潤所叅副總兵趙大胤縱兵害民殺良冒功事蹟一次於四月初六日賊從郃陽直犯芸川鎮大胤領兵適到將賊赶上西山至初七日賊緣西山刼掠堡裏寺村離城止一二十里大胤觀望不戰延

至十一日始到澗北柳村寺廖與賊交鋒斬獲頗多而所上功級內潼關道胡其俊謂有婦人頭十二級而聯冊則稱三十五級然此猶賊之老婦幼男也至十三日復與賊戰則殺義兵郭心湖趙國英又於三月二十一日在中部之塘河堡報殺賊一百二十級而中有村民三十五人確有張春心孫皂隸任天秩任天貴任得水趙讓趙汝美趙祥趙俊趙穏趙錦趙邦金任三畏任三戒李景賢李和尚李應選驟騾子李明陽雷養性劉有得與夫高汝慶一家三口高汝見一家四口雷世剛一家四口齊唐父子二人伍老漢夫婦二人皆歷々可舉有其罪狀如此帝命兵部

核議以聞

己卯宣大總督張宗衡薦舉兵備道寶可進等總兵馬士麟等章下所

起原任河南副使張泰階為浙江右叅議

鄖陽撫治梁應澤薦舉三省方面官湖廣左布政使杜詩按察使褚天顏提學道副使蔡官治整飭上江防兵備道副使周鳳岐分巡上荆南道副使李若納河南左布政使貫鴻洙分守汝南道副使兼叅議唐登儁提學道右叅議兼僉事張定志陝西分守關南道右布政使蕭丁泰清軍屯田兵備道右叅政劉嘉遇督理糧儲道右叅政游延廷

章下所司

庚辰以貴州僉事沈遡楚為四川僉事

帝以兵部驗試武舉不能力洗積習仰遵屢諭下部院議處部院大臣閔洪學陳于庭等議將王陞等六人投閒章應望等十六人降罰帝以為罪不蔽辜駁行再議洪學等復議將王陞陸澄源張燦垣楊鴻廖大亨汪桂俱冠帶閒住章應望降四級外調華允誠李若愚李燦張廣機李梃唐紹堯王應華習孔化魏肯構王懋學各降四級施元徵邊之靖楊三宅章自炳孫彥奇各奪俸一級李繼貞鄒忠胄蘇寅賓姑免議允之

鄖陽撫治梁應澤薦舉原任戶部尚書陳大道原任太僕寺少卿劉惟忠原任修撰張懋修原任山西大同兵備道左布政邵可立等

辛巳降廣西副使謝大章為雲南僉事

刑部尚書胡應台等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會上孫維藩田弘遇搆訟行賄一案言維藩以阻路之由懲責車戶弘遇以家人受責訐告科城此其競勝之常後維藩以金提梁鳳鳴解息弘遇因而索財維藩從議付送俱難免賄詐之訐然弘遇索財無已提與鳳鳴居間分財而維藩又懼告行賄俱以內官金提往來即無漏洩符同情

與亦涉於交結之條議將維藩擬杖一百徒三年弘遇擬杖一百流二千里大誥減徒但均叨勳戚之列應從八議之條或從革治或示勸罰懲至保定侯應襲勳衛梁鳳鳴亦係事中之人均有應得之罪但據法似當減等而詐財合與同科科統候聖裁帝以勳戚漬訐與內官往來行賄均屬非法漸不可長命奪維藩祿米二年鐫弘遇秩六級鳳鳴秩四級革去管事

鄖陽撫治梁應澤薦舉河南陝西湖廣三省才能有司王之佐等二十四員參劾不職有司賈應選等三員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以前月二十三夜暴風四起竟夕狂

號上言兩旬以來日月交食暴風繼之在天心必非無因皇上亟當深省葢日食在正陽之月者自古忌之況又亢日乎況又風乎夫風發於日爲陽發於夜即爲陰由此言之群陰之勝陽甚矣以皇上陽德方亨而天象獨以陰勝告何哉臣嘗推極陰陽之理其大者在君子小人之間而純陰所屬一主外侮一主刑殺故今日廟堂之上惟扶君子以抑小人嚴邊防以禦外患貴執中而緩祥刑斯爲至亟耳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貞吉此皆先王抑陰柔以培陽剛如是其至也葢天有陽有陰其生人也有君子即有小人而有小人愈不能無君子

在人主鑑別而用之耳如鄧啟隆之視鹽淮揚也歲增課百萬前後復解助工八萬汪喬年之守青州也一介不取事丶奉法而民亦愛之如父母此二臣者豈非有為有守之君子歟執此而推必不可謂世無君子特在皇上之慎其用舍也唐德宗初年陳斥近習親任朝士薛邕革繼以贓敗近習遂曰南牙贓累巨萬謂我曹亂天下取於是德宗惑之每用郡小此邕輩小人之負德宗而德宗遂為所負千古所大恫也成王始以管蔡流言而疑周公聽其赤舄居東已而感風雷之異親賢遠奸制禮作樂以垂太平此成王之善體天心以用君子而周公亦藉以謝師保之

責為千古所大慕也臣嘗低徊於此兩者以為治亂所關甚鉅惟皇上法成王而炳陽光懲德宗而洗陰翳豈非回天之善物哉若夫刑者陰也中者陰陽之極也在帝典為刑期無刑之則在帝心則為至中至和之真而近日被逮諸臣皇上亦嘗一揆於中否耶是宜於萬幾清暇之餘宸衷豫悅之際取諸臣罪狀而衡之以中誰解網而來誰祝網而格當必有犂然畢照者臣嘗觀唐虞之際罪止四兇高宗乃唐之中主也纍囚僅五十餘人而應死者二今日囚數大小多至千餘則世道之降人心之漓網罟之密可概見矣於此或泣車祝網已入犴狴者時予以更生解寺

損禁未入犴狴者多予以湔洗此亦如天之仁所必及者矣大衆正登朝則陽氣必達而且邉關必戒刑正肅清中外絶無陰慘之氣三重既修二氣協應斯天心所為仁愛斯皇上所為敬天者已帝特嘉其培陽抑陰之議餘俱報
聞

壬午陞江西右叅政楊廷槐為湖廣按察使

兵部尚書熊明遇疏覆陜西道御史謝三賓所叅登萊總兵張可大營陞一疏言南京五府僉書一官體貌雖優而無事寄養中素號為冷局故從來總鎮必廷推自總鎮而轉府僉止由題補低昂固了然矣總兵張可大乃儒將

之流未可為衝鋒破浪之選故量能而使實非優陞況登萊非敵兵衝突之場總兵乃弁流久恋之缺令元戎而就僉書善營謀者似不出此若逃兵一事撫按俱未指摘倘嗣有疏參隨當議處未肯為可大寬也帝謂既知其不能衝鋒破浪初何授以節鎮以後還須慎核逃兵失事一案併行撫按速察以聞

誠意伯劉孔昭以張春失身陷圍既不能以死報國反蒙耻為之請和實罪不容誅乞削其遙授憲職以為不忠之戒若遼撫劉宇烈任事已久不能鼓勵一戰以解凌圍則開門虛實可見是當令其早換新猷而伸國威也帝謂張

春姑俟確查關門備禦仍令實心整飭

兵科掌科事右給事中祝世美疏劾遼撫丘禾嘉初旣報稱外兵出奇適與內兵闖圍同日以故祖帥得出居然以用奇居功似乎祖帥出而凌師可全後復稱祖帥自去會憖保全衆兵質其養子祖澤潤以踈遠二十七人隨行赴錦是凌城精銳俱作叛卒禾嘉之出奇安在哉夫祖大壽世受國恩邀聖天子非常寵遇自當効死戮力將功贖罪以策桑榆而禾嘉與祖帥面會且不能先得一實語以入告尚望其能得彼中消息乎伏乞天語嚴敕禾嘉嗣後步步當以實聞使內廷得以調度毋徒付於不可知以一先

塞責也帝以禾嘉前後矛盾所司即行嚴飭廣東道試御史遲大成以帝枚卜輔臣續有再推之命上言擇相必自詞臣固國家定例然自詞臣論之其資俸既深者有數而資俸未深即堪掄席者尚多今縱不能盡破常格毋亦以資俸畧淺而才望素著者量拔數員上請愼簡以免有君無臣之誚乞敕冢臣加意拔選帝謂遲大成既有真見令即明白回奏於是大成復奏曰知人則哲古聖人猶難所以大智如舜尚賴四目四聰也今臣既蒙清問下詢敢不據實以對反蹈欺蒙之罪因憶祖宗朝資俸淺而得與枚卜者在肅皇帝時呂本以茶酒入閣今詞臣

中之南北祭酒如林釬姜曰廣亦其才望素著者康皇帝時岳正以贊善入閣今詞臣中之諭德文震孟陳仁錫亦才望素著者此數臣勁節真才留心經濟是臣所素知有敢因是爲皇上陳之至其應推與否在冢臣之衡鑒應用與否憑皇上之獨裁臣愚昧小臣不敢與聞此典也帝謂政本需人資俸固難太拘而躐推易滋躁競宜聽吏部虛公諮核大成不必有意抑揚

癸未禮科給事凌義渠以名器不可濫假條陳畫一之法三事一覈贈卹一慎表揚一停副榜准貢帝謂所陳三款委多倖濫所司即與議覆

甲申望帝升殿武狀元王来聘等謝恩

禮部尚書黄汝良應召到京

川貴總督朱燮元疏奏黔省東北數里即為宣慰司宋士敍洪邊舊地北聯平越新添且與蜀之遵義壤界相錯其地夙號饒衝故舊有十二馬頭以供郵遞今於地名開科適中之所建造一城廣袤六百五十丈經今一年城垣衙舍俱已就緒各鄉耆環聚栖止漸成市集勢已足為省會後蔽固長久之術也臣集衆議創為一州應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總其錢穀詞訟屬貴寧畢節二道節制貴陽府提調已將貴陽府同知李先春署理知州事請特賜州名

并敕吏部再選吏目一員庶料理有資而綢繆永賴矣燮元又言施秉縣治向以苗亂題裁其實我退一步賊進一步舍門戶而守堂奧非計之得也今兩江一旦盡殲醜類復我疆圉則縣治自當照舊興復其正官乞補選一員前赴任理若知縣所需公費察其數共止二百零二兩有奇舊已議裁充餉但為數頗儉似合免裁留給使祖宗之版章不失而邊界之彈壓有資亦綢繆之策也章下所司酌議

直隷巡按王道直疏奏祖大壽以計出圍凌城將卒尚在圍中仍欲以計賺脫觀其前後用心亦自良苦第在凌諸

將不能心大壽之心而行大壽之事據撫臣丘禾嘉所稱則彼劉天祿祖可法張存仁祖澤洪韓大勳等不惟不能就計自脫而張存仁反對敵謂大祖壽心變其餘將卒亦皆搏顙願降何帥一死而諸將危解若此可綱一身之所係何其重乎至孫定遼裴國珍差官見之搖手毋問諒亦可為何可綱之續化碧流丹照耀千古矣夫死敵以報國與賺敵以圖功事雖不可用心則一固可並行不悖然大壽脫圍之後既亟稱礪兵秣馬矢力圖功是亦卧薪嘗膽不遑朝食之時大壽當何如努力也且敵遠出四月粮草不繼諒已窘乏大壽卻敵有心正當秉此一奮以洗被圍

喪師之忿以報朝廷篤念之恩寧待再計而決臣以是拭目竢之帝謂大壽脫圍可綱死難俱已有旨其協計防勦道直當悉心鼓勵凌城將士存亡去留情形仍詳查具奏

乙酉陞南安知府蔣茂斯為四川副使江西副使汪元功為江西右參政湖廣副使朱明時為廣西左參政

登萊巡撫孫元化奏發援寧兵三千二百名令孔有德白登庸王弘基三將統之於十月二十九日鼓行而西帝報

聞

直隸巡按饒京薦舉粮儲道王象晉兵備道副使蔣英兵備道參議吳麟瑞

右春坊右中允倪元璐　請寬釋武場主考楊世芳劉必達監試余文熠馬如蛟

川貴總督朱燮元解獻西江積叛賊首吳阿良毛者二人其何強羅喬保老柳李強就地監固并請勅部議覆正法

丙戌帝命太監李奇懋監視陝西茶馬苑馬呂直監視登島等處兵船糧餉海禁

工科給事中張承詔以帝因武闈一事逮繫監視臺臣余文熠馬如蛟主考詞臣楊世芳劉必達於獄上言四臣情有可原乞寬其罪仍發吏部議處帝謂候法司問明自有裁奪

工科給事中許國榮以帝怒武闈監試主考諸臣不能奉
命斥譴者比比上言諸臣之材可惜而罪可原乞垂寬宥
以昭使過之仁帝報聞

丁亥起原任參政王珍為江西參政

戊子遣行人龔廷獻往蜀府主行喪禮

岷府輔國將軍幹坎企鏴妻張氏胡氏上疏訴其夫寬帝
命所司閱明招擬進覽

直隸巡按王道直覆奏遼帥祖大壽出凌之事謂其陽結
兄弟質留螟子始得以計脫圍至所稱錦州諸將與兵馬
一萬二千並出則杳無一至者迨祖帥既出而彼即悔墮

其計隨剩在凌副將劉天祿等後祖帥又令史名顯乞發副將數員凌兵千人而彼不應初三日遂發兵萬騎直踞商橋初七日攻杏山初八日攻中左所各城俱賴大砲擊退之彼即於十二日拆毀凌城留精兵殿後拔營東行然或佯退以窺關或西行以犯薊自當豫為塞防而遼東布置全在撫臣茲者新撫在關舊撫在錦將士兩為顧瞻軍心靡有畫一伏望早為裁定以重事權而一號令帝以遼撫付吏兵二部確議餘聞

己丑陞禮部郎中羅寬為湖廣僉事

直隸巡按饒京以巡方事竣薦舉地方人材原任南京戶

部侍郎于仕廉原任太僕卿吳默原任左通政李凌雲等十一人章下所司

户部尚畢自嚴上言目今遼局日變一日遼餉亦日費一日正項尚不能按月而付額外呼索者踵至臣等伏誦皇上早計預儲之旨因思餉額止有此數既不能於額外他有謬巧則就額中應得分數自宜清查那趲則今日急宜講求者有四一則抽調損失之兵馬急宜清查預報一則北直河南山東之預徵三分急宜催解一則兩淮之鹽課急宜責令完解一則登餉之扣減急宜催取解還帝謂損失兵馬與凌城不通月餉及各鎮更調兵諸督撫自當清

核報部毋使胥支虛糜其預徵新餉及兩淮鹽課登鎮扣餉山東撫按嚴督照數完解

陝西總兵楊嘉謨王承恩榆林道分兵三路圍困中部於昨初十日自旦至晚三面合圍攻之甚急且運土填其東北一角達旦登城賊大亂從西北出門官兵追殺四十里斬級千餘遂復其城巡撫練國事以聞帝命事平彙敘

庚寅陞鮮學龍為太常寺少卿

准蘇松等府被災州縣以籼米完運

雲南道試御史張宸極上言遼東發難以來國家無歲不受兵亦無歲不飭備頃大凌被圍援師一出輒奔潰不遑

臣不知數年來所佈置設防者何在也近雖解師東返然未必不旋即鴟張錦州關門一帶正未可視為無事也臣計寧遠錦州之兵除援凌損失外尚可數萬在邊諸臣速當申嚴號令整飭隊伍堅壁以待彼若薄城則發砲以擊之彼若按兵則出不意以襲之此在今日關外撫道諸臣須實〻急圖之也至若關門及天津通薊昌平保定之兵雖經調援然未調者尚不下十餘萬恐當事者安能積弛不發振飭或旦緩急不得收其實用惟在更其老弱稽其虛冒預任廉勇之將實訓練信賞罰俾將與士習士與器習則平時相應如指臂自臨敵相救如手足此在今日關

內督撫諸臣須實〻參計之也至登萊設兵原為防海毎歲費餉數十萬邇者大凌之役登兵以海陽風阻未及効一臂之力臣意東兵亦無越海而西向者以有用之兵委之無用之地則何如留其半守海濱分其半移關門使登萊不至糜防山海又不患兵寡又計之最便者帝謂秉時修備刻不容弛在各撫按悉心振飭務簡精銳以固封疆餘報聞

陝西巡按吳甡疏劾寧塞失事守備吳弘器范禮尹鴻基及道臣戴君恩俱當分別議處帝命吏兵二部確議

辛卯戶科給事中宋國棟上言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天有

春夏秋冬之節序而地之生長收藏因之蓋按其氣候之相迎導其機勢之相成而歸於淳厚焉故子思子謂天地之位必本於中和之致有自來矣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敬天法祖孜孜求治宜其旦夕昇平乃敵迫於東揮肆於西秦晉之流寇曹濮之遺妖警報交馳地震風霾之變河決山崩之災有耳目之所不經者雖曰天心之仁愛亦不宜若是之甚此豈非臣之欺隱怠玩曠職廢業不畏法令以滋之厲階耶是以皇上大發乾剛思欲振飭臣工毅然獨斷一時分遣內臣舉兵馬錢糧之司而仰聽其鼻息豈忠愛之性獨鍾之內臣不鍾之外臣設使內外相依為奸而

法不窮乎且也緹騎四出詔獄屢下秉鉞建牙金馬烏臺者如謝璉楊鶴馬如蛟楊世芳等皆嗟檻車而泣縲絏其中能無功過之可使心跡乎可原乎以武科之故至空樞曹而盡投閒鐫秩是熊羆之彥未得實用而論較之臣先受顯禍矣此其衆近肅其情近慘其時近嚴凝而窒塞不猶天之秋冬多而春夏少乎此疑貳睽隔之端滋源實深也願皇上悠然遠慮穆然深念寧為可大可久無為欲速小補需之以時日自可裕於奏功寬之以文網自可樂於趨事而內臣可遣之以稽其弊竇亦可於弊竇之既清而撤之以明聖衷之無他法司可諭之以正其情罪亦可於

情罪既得而宥之以示皇恩之不測於武闈較閱諸臣暫斥示警者未始不可仍還其故物則雪霜雨露並行不悖而皇上一身備四時之太和元氣矣此中興之上理也帝謂既云欺隱怠玩實滋厲階何得不加懲儆國棟所言殊為不諳

壬辰樞輔孫承宗以病請罷帝優旨許之仍賜路費一百兩紵絲四表裏馳驛回籍

承宗上言國家經制薊遼設兩撫以一總督節制極得提衡大畧祇緣遼患突發遂添經畧及臣視師因易經畧為督師其任與總督同而不問八郡之官評獨多登東之節

制於是薊遼有兩人為之督而薊遼兩撫俱轄山海其督師與撫同體而督師苦於隔撫以督鎮道撫苦於候督師以令鎮道其間反多牽制捍隔之病臣向言之今議遼東仍專設巡撫自中前所以東轄之不轄關門其在關門當去督師徑設山海巡撫以永平一府屬之不轄遼東其遵化巡撫止以順天一府屬之不轄永平仍以薊遼總督節制三撫獨職其大壹相應援則總督為調度蓋關門不可無節鉞彈壓而易經督為巡撫則料理既親彈壓亦重官不增減權不紛雜是法之甚便者帝以所言關切邊計命吏兵二部酌覆

癸巳兵部右侍郎楊一鵬上言臣見皇上武闈選擇技勇初試輻輳千人再試兼騎射得五百人三試兼策論得一百二十人是亦軾蛙買駿之明效大驗也又聞近日京營遴選勝兵可得二萬四千人此皆昔日所慮爲佔役冒糧而不可問者一經神營釐算盡成驍勇眞可驅市人爲戰卒矣臣以爲聖者作法愚者遵焉既可行於武場又可行於京營推之各鎭何獨不然如一營有五千者精擇一千一鎭有五萬者精擇一萬授以器械良以雙糧明註其所長何技或射能命中或習知番語詳開年貌籍貫進呈睿覽不時欽命點閱則不敢或欺如是則精兵良馬萬一有

擎可按籍而得精銳數萬擇一良將〻之出奇制勝又何所不可乎帝謂精銳確報事屬可行所司亟為酌議

陝西道御史謝三賓上言皇上以武闈諸臣不能奉行明旨致干聖怒提問議處者比〻而含香侍從之臣持斧廵方之吏概置之犴狴與囚徒盜賊同卧起於縲紲之中不可謂非重處矣夫嚴肅之後必有陽和懲創之餘必與湔滌臣見皇上向來用法未嘗一味嚴肅必有不測之恩以濟之今日諸臣悔艾已極獨非天恩當沛之時乎又見皇上加禮臣下未嘗輕棄其言而此事業經大學士周延儒都御史陳于庭等及科道諸臣相繼申救寧不共祈天聽

之田況文武皆國家之才而疆場失事之弁尚有戴罪立功之例以策其後效文臣非無一長可續倘得自新以為桑榆之收其於皇上愛惜人材之念不更暢乎帝命所司將楊世芳等問明速奏

雲南道御史張聚秀以帝特重武臣則任用必宜周詳上言豫儲養定選法清資格通壅滯四事帝命所司確議具覆

山東道試御史党崇雅上言今者敵犯邊疆兆訌內地餉絀兵單當事大臣一籌莫展致煩皇上殷殷過慮藉用內臣為救急之着實諸臣有以啟之也然臣以為鑒奸剔蠹

之道正不必出此也蓋典衣典寶孰無專責黜幽陟明自有大權皇上惟廣詢博採灼見其精勤怠玩之分而褒賞譴責隨之當必有一二忠計仰荅聖明若必重內臣而輕外臣信內臣而疑外臣將使節烈者灰任事之心諂隨者起因熱之念其流弊至於懈忠義而啟倖門皆由之矣且明旨原為暫用臣等方冀前遣者撤回乃不意茶馬登萊之使又復相續群情總：覺暫用之旨姑以塞臣下之諍詞而默：聖衷其於輕重疑信已不無偏觭矣夫皇上博覽載籍曾見古來內臣用事能掃蕩妖氛者有幾及欲於千百年未見之事而槩望之一時必不可得之數也聖意

謂若曹不愛金錢不受朦蔽奸弊必不可清釐竊恐大權在手更多不見不聞之事端元氣日薄國體日傷而傳示聖子神孫昭布天下後世将曰其時以軍國大事付内臣而國是愈不可為奈之何哉故臣願皇上熟意安危大奮激勸即止勿用以全我皇上立除逆璫之初意斯永譽流於萬禩矣帝以瀆陳責之

吏部等衙門以帝於九月内既遣五内臣分布京邊嗣復於十月中又遣五内臣於山海薊門諸鎮茲又於十一月間再遣陝西登萊二内臣初猶遣之為暫今且漸以為常駸〻不已将偏置海内因上引皇祖明訓下究一時流弊

合疏切諫且謂朝廷設立百官分理諸政如耕之問奴織之問婢各有專司要在為官以擇人不必因人以添官但須就局以內推駁其稱否未可使局以外越俎而濫代四海之大何患無才而乃假借於宮寺使濟濟臣工黯然無色似亦堯舜之世所不忍聞也乞立賜撤回以昭示萬世

帝優旨報聞

戶科給事中呂黃鍾上言揆席未定當叅之衆謀定之聖志以免躁競傾軋之患與求囑把持之私法莫若就所推諸臣進之平臺召對俾俱列於殿外東墀宣一人詢以大政一二事對畢退立西墀再宣一人照前詢問於其動履

端凝可以覘品於其器宇沖恬可以覘量於其謀議弘遠可以覘識於其應對精敏可以覘才當此天威有赫誰能以贋伏眞他日之事業光大俱可預卜於登庸之日矣帝嘉納之

禮部尚書黄汝良既至受事上言重本節財革貪體臣勵節實兵畜勢畜神八事帝優旨報之仍命內外各官實心力行期有成績

帝召輔臣五府九卿掌印科道及總協錦衣衛各堂上官并文選職方集文華殿奏對帝問戶部尚書畢自嚴以錢糧加派數目自嚴對以舊加五百餘萬新加一百六十餘

萬帝謂援兵未撤之先出浮於入者至一百餘萬今援兵既去何未充足自嚴曰前此京卿四出催到積欠甚多今歲並無差官必至下年始完帝謂月餉無月不發何尚多壓欠自嚴曰昔援兵到遼止食餉一分今則行月兼支鹽菜並急如川貴援兵有月給近三兩者所以支持甚難帝又問雜項新餉自嚴謂每年不過七八萬然拖欠不完者亦多帝命加意催督并從長熟計以後兵餉必須按月給發帝問兵部尚書熊明遇各邊鎮舊兵新兵其間添補選練皆兵部之責須實心料理明遇曰各鎮有新兵有祖軍向來只恐無備多分守口所以不便團練帝曰國家養兵

要為有事之備多分必可守可戰方謂之兵今每到有事輒稱戰不得只以守言今果足守乎明遇奏曰守亦自足帝曰卿奏督撫鎮協立標遊兵以為應援不抽動守口兵亦是但向條陳四六選練今標遊兵即在選練內否明遇曰臣部亦在懷此意欲使標遊即為選練乃可帝曰不可二三其說使朕何所適從昨奏夥丁盔甲每副價二兩恐為數尚不足明遇曰此原屬工部事當此空乏之時臣不得不約其數當二兩五六錢乃可帝曰是不過一盔之費耳凡事須設身處地實在可行明遇求皇上多給帝曰不但為此一事凡事皆可類推倘既奉旨而不可行亦有何

用卿前言關外文武將士惟遼人可用朕謂不然若果實心任事何地無人明遇曰今即欲一兩將亦驟不能得況目今宿將凋謝崛起者多不能當聖意勢必長短裁用帝曰用將最要以後必照吏部例將籍貫履歷與堪任根因開載明白即推總兵亦必如此呈覽且此番敵去關門兵馬情形彼已熟窺其勢必圖再逞須處〻有備方可禦之明遇曰向來任事皆虛今必併力就實始克有濟帝謂關内外兵馬甚衆何一戰遂空是宜速行充補明遇對以補過三千續又補六七千帝曰通昌等處原有額兵前因敵在内地所以又多添設今敵既退若外邊果能堵禦内地

何用添兵即如薊鎮有軍舊〻餉又有新兵新餉何但稱不足又如各處調集援兵督撫只云兵少不發今仍須通行計議堪補者選補應撤者撤田務使實在堪戰亦非專主減汰如王應豸等所為自嚴隨奏關外月餉昨日敵警奏旨發至十一月通州昌平亦以援兵發至十一月所以十月分餉尚欠薊州三萬密雲一萬見在新庫有捐助銀三萬五千兩奉旨別貯不許擅用臣部方擬具奏請發接濟帝曰戶兵兩部務在同心共濟不可爭訟要使兵期精練餉克如期緩急堪戰而庚癸無呼卿等當確議具奏帝問禮部尚書黄汝良曰卿疏首以加派為言朕非不欲蠲

卹小民但値此時艱尚屬未能汝良曰海內共仰皇上不得已之心但民為邦本〻固邦寧皇上加意民瘼寬一分即受一分之賜根本既固要荒自然賓服理固如此帝謂左都御史陳于庭曰各省直倉庫錢糧兵馬處〻皆用御史正以其激濁清揚搜剔弊竇祖宗考核極嚴惟考核嚴則御史自然盡職天下自然無事若只憑報册豈報册所載盡屬已行于庭曰錢粮弊竇甚多小民困苦不獨加派盗賊猖獗無地不然不但能捕緝反諱言有盗以避盗息民安之譽深為地方隱憂臣前條上諸疏獨以清賦覈窮盗源為第一義荷蒙皇上採納申飭通行臣自到任以来

遇事嚴檄未敢少有寬徇帝曰如何云善地稱職使平常之地豈皆不稱職乎于庭曰就是差田御史高捷在地方雖無赫赫可觀之績亦頗遇事謹慎帝曰團練鄉兵屢經申飭何逃兵百餘人至山東地方如入無人之境任其泛海從前飭備安在猶謂之風裁明係任內事又何以出境爲詞于庭奏曰逃兵突至州縣積玩迷方者無可逃罪臣原未敢許其風裁考核看語係河南道案呈原未敢詳慎臣今再疏嚴核伏候聖裁帝閱文選郎中蔡奕琛員外李廷龍主事王芋職方郎中李繼貞曰朕用文武各官俱是爾等經手爾等即是文武官之源若銓選之地推用得人

自然處、妥當奕琛曰臣管選將近一年此心不敢不盡臣所行之事難逃皇上洞鑒繼貞曰臣無他長只是直情面四字自信謝絕殆盡臣堂官亦甚信臣帝曰朕聞爾稍有執持爾部向來諸事朕多不究爾亦知之繼貞奏臣才識謭劣屢有錯誤皆蒙皇上寬宥恩出望外帝目奕琛曰劉宇烈何以推其邊才奕琛對以科道官多有薦舉帝曰爾部自有真見否奕琛奏宇烈為人沉毅在西南曾經用兵以此推之帝曰卿貳本以儲材如外任不堪輒回部管事豈各部侍郎皆當用此庸、之輩乎且宇烈謂是生手若肯力任固不論生熟即以方一藻言豈亦在遼東任過

奕琛奏邊備積弛督撫一時難以展布所以邊才倍難望皇上稍寬文法以盡人才之用帝又目繼貞曰劉源清又何以推山海總兵繼貞奏曰源清恢復有功因見任薊鎮就近推補帝曰三屯總兵王維城何如人繼貞曰維城亦是恢復有功先與黃惟正齊名俱有大將之望向年推其保鎮原欲留為薊遼地惟〻正尚在外鎮未為大將帝曰張國振當日如何用之繼貞奏國振推陞時臣尚在關中是署印經手聞當時國振原係陪推蒙皇上點用帝曰正推陪推俱宜堪任豈陪推即可混濫繼貞奏臣部與吏部不同吏部用人尚有年貌可查治績可考即未得其底裏亦

不甚遠臣部只候補幾員到部一見臣親叩其胸中尚可窺見一班其餘俱未識面止憑督撫開薦臣實難知所以往〻不能得人臣竊自愧帝曰若督撫開薦不論何等人俱聽之爾部各官何所用繼貞對曰臣近造御覽册以戰功居前以督撫開薦居後此臣一點微忱然戰功亦從外報也其虛冒臣亦不得而問又年來邊事但有查點而無訓練即蘇遼兵將亦苦查點太煩一番查點便有一番賠費即如通判推官查點須數十金供應浸假而上查點之衙門愈大其費愈多將官決無自賠己貲者總科減軍士俱於月餉中扣除以是兵丁窮苦冬月衣不蔽體盔甲器

械俱行典賣雖原給銀錢不敷其饑帝曰何得有如許使費繼貞對曰查點之官必帶隨從官未必皆貪吏胥絕無廉者凡報冊有獎必需索使費方為遮飾不然便吹毛求疵所以斂錢使費帝曰畢竟所用之官不當若廉吏胥豈敢作獘繼貞對曰官必廉而有才方能約束下人但此等官十中未得二三帝曰以後凡督撫道將俱要實實看得某人宜於某地方推補若所推不當爾等一體治罪帝顧吏部尚書閔洪學等曰朕覽卿等公疏為遣用內臣一事太祖明訓朕豈不知但成祖以來亦有間用者皆出一時權宜況天啟年間所遣朕尚撤之豈至今反用朕又何嘗

不信任文武無如三四年来敵壞不堪朕是以萬不淂已亦權宜用之若文武諸臣實心任事撤亦不難洪學對曰臣等才力不及不能仰副皇上任使然此心不敢不從國家起見帝曰大小臣工實心幹濟者能有幾人即如馬政一節屢有旨嚴飭如何解馬到京但云不堪盡行變賣如此則解亦何用諸臣未及對帝又曰海禁若嚴自可困敵聞彼中所用罷物皆係奸商販賣前令孫元化回奏則云禁海須撤島用島便不能禁海是元化不肯實心任事其説謂何明遇奏曰敵所資茶葉銀布皆取之朝鮮但私販不止登萊一路淮安亦可相通若無官兵在島恐更縱横

無忌帝曰既云淮安可以通島海禁愈須嚴緊督撫所司何事乎帝又曰總鄉等文武諸臣若肯齊心協力為國任事則內臣之撤甚為不難耳帝退諸臣始出

甲午山西巡按羅世錦疏解節省徵資命覈状

戶科給事中呂黃鐘以帝武闈取士專重技勇上言兵法之上者伐謀其次伐交孟子云匹夫之勇僅敵一人今以技勇取人恐未必盡能伐謀也自今以後武闈之制必仍以韜畧為主論典試與分考諸臣詳較真才以備將選若剿掠浮詞無當實用者不錄此外則諭各府州縣於團練鄉兵中察簡有謀勇者不時申報以聽兵部簡閱酌用其

守令能舉謀畧超異者一人即與紀錄能舉技勇精熟者十人即註上考廉山陬海澨之奇鱗集輦轂所謂武將如雲謀臣如雨先聲而奪人之氣者端在是矣若專恃鬭力恐傳臚盛典幾同選兵之作用彼文學宏深之士不幾有抱璞懷奇之歎哉帝謂技勇謀畧應試自見不必紛、薦舉以開倖門

乙未太常寺卿彭汝楠等以帝屢遣內臣習以為常茲復遣茶馬登萊二使合疏請即收回成命其從前既遣者并勅刻期竣事不久報罷以全中興美政消天下後世之議帝謂屢旨已明不必襲陳

登萊巡撫孫元化疏報皮島總兵黃龍隱沒兵士賞功銀又扣尅春夏月餉致衆兵譁譟拷折龍腿割去耳鼻島中擾亂未定不可不亟為安戢已令原任副總兵毛承祿往查致變情由隨宜安撫或因而用之或遣官為代俱聽聖

裁帝以目前安揷事宜命孫元化相機料理其更置任將所司即與確酌

丙申湖廣巡撫魏光緒疏奏在籍尚書陳大道病卒

陞顏繼祖為吏科都給事中汪始亨為兵科都給事中

贈陣亡　孫懷忠為副總兵其子襲陞副千戶

丁酉監視薊鎮中協太監王朝棟疏叅駐防馬蘭團練副

總兵陳之彥貪侈異常尅剝軍士章下巡按核究

戊戌陞樊尚燝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命丘禾嘉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永等處陞方一藻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錦等處

是日盧龍遷地震

己亥冬至祭天于南郊遣官恭代

遣官祭諸陵

陞山東副使鄒嘉生為陜西右叅政

廣西道試御史蕭奕輔上言賞罰者朝廷之大柄賞不遺賤罰不遺貴者軍政之善經今閣部孫承宗凌城一築不

能逆料敵人之爭毫無預備川将秦翼明以初五日降敵即以初六日圍城是失機也撫臣丘禾嘉與總兵祖大壽不能相應任其水火是坐視也行軍無律約束不靈長山一戰宋偉吳襄等抱頭先竄丘禾嘉一籌莫措精兵利器喪失殆盡是敗軍辱國也荷皇上寬恩令各将戴罪勦殺自贖迨其粮盡退去而卒不敢一矢加遺甚至凌城已破将卒被擄而禾嘉等猶然以二十九日遣兵劫營敵衆驚亂祖大壽得領一萬二千人出城向非水落石出再吐情形又一大奇捷矣自有邊警以來日事欺罔諸将不足誅不意承宗大臣而出此也承宗已經白簡未蒙處分且叨

承恩賜温綸有加邊臣其何憚焉即皇上俯恤重臣以存國體宜暴其欺罔敗軍之罪於天下必不可令喪師辱國之臣位極品享富貴而懈邊臣之心沮忠憤之氣也

崇禎長編卷五十三

四年辛未閏十一月庚子朔帝升殿

禮部右侍郎王應熊上言前月二十四日召對諸臣歷詢軍國重務最後諭六部以內臣之遣不過權宜蓋因外廷無實心任事之臣若得文武恊力以濟國事內臣即可撤回此皇上焦勞求治之心至深且切矣哉然臣以為今日諸臣之病非惟臨事不擔當之過乃平日未講求之過也今日諸事之壞非因循於故套之咎實愆忘於舊章之咎也誠欲使文武協力以圖功非修明祖宗之法度以責成之不可夫苟法度不明則雖皇上日遣內臣綜核亦不過

添一番文移冊籍報塞而已若修復規制斟酌時宜惟慎擇人而付之不效則有三尺之律在即不煩内臣事亦自集也臣請敕下府部院寺凡職掌内事督率僚屬遵照會典一一講求權其今昔時宜酌其輕重緩急均使不失祖宗良法美意每衙門逐款臚列恭請聖裁欽定於是懸象魏以示之嚴考課以繩之當必有竭蹶共赴以襄我皇上中興之績者又奚俟區區内臣為哉帝嘉其意議命各衙門着意講求舊章規復祖宗法度務期恪遵不得弛玩

吏部尚書閔洪學兵部尚書熊明遇等疏覆樞輔孫承宗裁督師設巡撫一疏議以遼東巡撫駐寧遠專管關外九

城不轄關門其關內裁去督師衙門逕設山永巡撫駐山海無轄永平一府不轄遼東順天巡撫駐遵化以順天一府屬之不轄永平惟薊遼總督則於關內外無所不轄令三巡撫悉聽節制調度庶幾信地專而操柄一法無善於此者

關內道右參政楊嗣昌三疏請代其父楊鶴之罪帝不允

總理糧儲南京戶部侍郎呂維祺疏奏我皇上聖神天縱自御極以來凡聖孝學以及兵農禮樂之事無不刻意修舉所最快心者尤在盡反逆璫所為而汲汲撤內臣之在錢粮兵馬與封疆要地者海內翕然向化謂堯舜復出庶

幾平治可幾而究之積套未盡祛肺腸未盡洗膚功未盡奏隱冒未盡清則皆諸臣罪也夫皇上未嘗不信任諸臣而諸臣實不克負荷遂使皇上赫然震怒於九月十三日遣內臣王應朝監視關外復於二十五日又遣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唐文徵提督京營王坤劉文忠劉允忠各監視宣大山西於是遠近聞之皆相顧失色謂從此脊脊多事而忠蓋先識之士不免緦緦過計也臣思是舉也在聖意所存毋亦謂此輩惟吾操縱豈至權有旁貸又或見此輩間多忠恪偶一試之必有所效然天下顧有取一時之近效而釀無窮之遠患者不可不察也且內臣出鎮其

於外庭禮遇事權精神意指之間往〻反足以掣任事之肘而開卸擔之路者不可不察也況今民窮盜起所在如越堤之瀾厝堂之火豈可使復以為口實此治亂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也臣於是不得不督過閣臣已閣臣周延儒溫體仁吳宗達皆受皇上特簡知遇之恩不可不報此等乃宗社大計所關既不能潛移默化又不聞懇切執爭其於同心一德衡違陳力之義何在即或密勿納牖外庭不知然惟明主可與忠言亦可豈不更為感動積誠竭力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泰之徵也元亨而天下治蠱之彖也不遠復無祇悔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伏望皇上鑒前毖

後以亨蠱因平思陂以保泰近想初政仰法二祖立命撤回內臣或以成命既出預定欽限令到彼刻期報命以體不遠復之義可也帝謂分遣內臣屢有明諭不必過為疑揣

辛丑大學士周延儒等上言昨者南京戶部侍郎呂維祺疏諫皇上遣用內臣歸責臣等負恩溺職不能懇切爭執其持論甚正因思臣等備員禁庭忝為皇上股肱心膂之臣使果能表率群僚俾無靡墜欺蔽則皇上一有此舉即可廷論議撤令臣等實皆不能率屬無怪乎維祺以弼違陳力之義責臣等臣等又百喙何辭也伏祈聖斷立賜罷

斥別簡賢能以表衆職而於內臣即令稽覈竣事次第撤回有光泰運不小矣帝謂朕以年來士馬愈弱官吏愈貪民力日虧邊境日虧中外諸臣不顧功令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以至推委延捱無所不至封疆爲重破壞堪憂因仰法諸臣成祖遺意特遣監視止令監其欺不令掣其肘奈何諸臣終不從國勢民生起見徒欲借用內官博一美名爾等仍須安心匡贊勿以偏談介懷

山東道試御史党崇雅以諫用內臣一疏稱有暫用之旨奉旨回奏謂於科臣馮元飈批答有之因而引伸入告不謂并屬悞鈔帝以本無此字詭肆支飾命部院參看以聞

其悞鈔人并令錦衣衛拿究

尚寶司卿管職方郎中事李繼貞上言臣見皇上注精邊務召對大臣勞神籌畫望治之心何其諄切也然從來計圖遠大則一勞可以永逸術出近小則空勞必至無功夫自有遼患至今十四年矣日〻選將練兵年〻防秋戒備曾未見分毫實際臣嘗求其故以為失在用流官也古云百年之計樹人今流官無三年之計誰肯為國家謀牖戶者今欲救其失莫若考祖制而復世官祖制九邊並建親藩碁制衛所名之為藩為衛其義可思也自藩封移而屏蔽撤天子乃自守邊衛所凋而軍屯荒天子乃自養兵召

募及於五方輸輓疲於萬里勞費千倍而總無救於邊政今藩封即不可復而可以勳封代也衛所舊官即衰替不可振而可以新功填也凡邊外甌脫之地與敵所攢食之區有人能開拓一二里養軍數人者世為百戶開拓數里養軍數十人者世為千戶開拓數十里養軍百人者世為都指揮地以百里計養軍以千計則進為世伯地以數百里計養軍以萬計則進為世侯即畀以地俾世其祿止以餉兵不徵其稅則豪傑之士誰不願子孫世〻爵土者而以本地之產養本地之人以本地之人禦本地之寇將見人自為戰人自為守聖天子恭己於內而四封晏然矣豈

復瑣瑣煩勞如今日乎臣不能必世官皆賢但不賢者縻置而簡其族屬嗣之威柄也仍在上也即有貪漁而其貫蓄曾不出境仍無損於富強也說者徒慮尾大為患執而不通不知此患非積漸百年不形至其將形又當有法之乃先憂未形之遠慮而甘受目前之大害豈通論乎三韓大寧興和開平東勝河套皆吾故土沃壤也在古割據之國各恃一偶皆足以捍外支內而於今何遂不能且與其棄而淪於他國何如賜之有功與其竭國家力以爭此土而未必得何如使天下自竭其力以為我爭而無不得此所謂逸而有成善建不拔邊務遠大之規也乞敕閣部大臣

定議而行或先試之遼左及三衛不出三五年坐臻成效矣若止朝更夕改量薪數米以圖近功臣恐皇上之憂勞無時而釋也帝不從

繼貞又言推陞論功六事一論功之上次宜分一叙功之綜覈宜確一季報之舊制宜修一將領之體統宜正一廕將之起復宜慎一劄委之加衛宜禁帝可其奏但分別功次恐非通論所司再為酌議

壬寅直隷巡按姜思睿思請豁武清縣捏報拋荒田一百八十頃章下所司覈奏

癸卯廣西巡撫按畢佐周疏解搜括省存銀命到日覈收

帝命調司禮監太監惠進皐於內官監守備承天地方

甲辰陞杜三策為戶科左給事中馬思理為工科左給事中

戶科給事中呂黃鍾上言樞輔孫承宗荷累朝榮寵受皇上恢復全遼之委頃者大凌之築誰開釁端長山之潰孰為謀主顧以數萬甲兵委之飄風而竟翩然衣錦也誤封疆而背君父罪孰甚焉又如遼撫劉宇烈素以端品見推驟使之居清卿之席或可不失名譽乃驟領封疆之寄致進無達監之奇退有規避之責不幾辱朝廷而羞當世乎臣顧新撫方一藻毋踵宇烈故智也至登撫孫元化碌〻

無能冒兵糜餉於敵人之西入也絕不聞牽制之能於島帥之見辱也渺不見彈壓之畧則亦木偶人耳論東海地形原有天塹之險只設一道臣守之可恃以無恐亦烏用此年〻充位之人為哉以上三臣當分别勘議庶重臣無尸位之憩要津非藏拙之地爱名器以課實效所關於國計非渺小矣帝以自有鑒裁報之

吏部尚書閔洪學侍郎曾楚卿皆以郁中書口詞牽累各上疏剖陳請賜罷斥帝慰留之

禮部左侍郎李孫宸以帝平臺召對面諭內臣之遣出於一時權宜因上言此輩平素曲謹未必有監理之才但恐

與外廷諸臣意旨不合異之則勢成水火嫌避而無敢言同之則眠共鼠猫比附而無肯言皇上以一人任耳之焦勞又何如盡還之外廷以殿最程功罪因以程用人者之功罪無事旁貸威權而坐收群力之效矣帝聞

乙巳陞陝西右布政使蕭丁泰為本省左布政使山西左叅議王繼謨為河南右叅政

陝西道試御史周堪賡上言總兵宋偉吳襄不能奮身遏敵徒惜身命致長山之役喪師辱國且其時朝廷特遣內臣賜樞輔以上方之劍明旨何等森嚴誰敢藐越而今猶或解任聽勘或仍膺乕牙則臣之所不解者若總兵祖大

壽不能以一死報國計脫而歸想其欲得當以報之心宜何如奮勵以圖自贖也副將何可網抗節不從群鋒交碎一腔忠義千古凜烈優卹之典不妨偏厚以風天下帝是其言且謂朕當自有鑒裁

薊遼總督曹文衡以新議分遼撫關撫順撫信地而總轄於總督上言邊塞延長兵機難稽時刻以二千餘里之危疆使臣一身任之恐綆短難勝將致有跋胡疐尾之病則遼督萬不容少薊督萬不能兼況我皇上每責臣子以實事不徒寄臣子以空名若欲駐關以內極西之密雲而轄關以外極東之榆塞其為空名也甚矣何如裁去空名責

成實事使遼撫兼督師關以外畫隸之關撫專守東協四路關永西道所轄之地順撫專守中協四路薊遵西道所轄之地薊督專守西協四路兼撫密昌兩道所屬之地如此則職掌既專可無推諉之弊并免邊長不及之慮矣章下所司確議

直隸巡按姜思睿疏觧捜括開荒銀共三萬一千三百兩有奇命照數覈收

江西道試御史劉宗祥疏劾登萊巡撫孫元化庸劣無能濫員海徼種種悖謬致釀釁端其罪狀有四一則縱放逃兵入海一則不禁硝黄入敵一則凌圍日久竟乏救援牽

制之奇一則兵譁將辱漫無消弭節制之畧尤可異者又欲題留張可大黃龍二人夫黃龍身既被辱無顏再居節鎮其理易明而張可大以營陞一事臺臣謝三賓劾之兵部回說一疏亦宜言其非衝鋒破浪之選而元化猶狥情漫請欲為揜其營避之情私弊顯然伏祈睿照嚴懲庸人心有所儆懼而職業乃可懋修矣帝謂島事未完已命元化相機料理其可大黃龍所司看議以聞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上言臺臣党崇雅以中使四出懷慨具疏為邸鈔偶悞忤旨下部院參看臣不能不亟為之請者蓋以邸報誤鈔合長安萬耳萬目無不見聞崇雅特不

知其誤國萃入告耳然內臣之不宜用夫人而知之崇雅執法近臣匡佛為職若緘默不言其罪當誅若僅字句之誤當得何罪哉語曰千人諾、、不如一士之諤、、臣謂宜因其錯誤大示優容使天下以主聖臣直頌美千古此亦中興第一盛事也乃長安議者謂崇雅曾規責首輔因借端洩恨臣為以輔臣受國厚恩當以禮義裁決痛自懲艾顧欲陰折讜言使盛朝有斥諫之名快其私憾恐非輔臣所宜有也且皇上於廷臣諸疏或訛一字曰改行或多一字曰刪正豈於崇雅切責至是臣竊不解又況崇雅今日之言為皇上萬世治安計為皇上千載令名計思至深心

至迫誠所謂冀得一當鼎鑊不避者若以此獲戾不令忠直氣短言路阻塞乎伏望皇上特亮崇雅恩賜容納俾陰忮者無所容其私而益以鼓盡言者之氣臣死且不朽帝謂崇雅俟部院叅看明白自有裁奪元飈不得瀆救

命（造）監視茶馬苑馬太監關防

薊遼總督曹文衡上言往者督師駐關內遼撫駐關外事機不無相待因使撫臣聽命於人鎮臣尾大不掉彈壓不加調度不行以致凌圍日久不解長山一戰敗績未始不由撫臣不總督師之權故也臣熟審機宜謂於關外撫臣必加督師之銜巡撫遼東萬一有警即任其便宜勦禦鎮

將惟命是聽庶幾應手應心可無坐失事機之患矣帝謂巡撫分轄總督節制事權歸一責成甚便若更以遼撫兼督豈不反滋牵掣所司一併確議以聞

順天巡撫傅宗龍疏奏永平府米豆價騰較之部發價值率多倍稱而倍稱溢額之數餉司不任有司亦不任則召買一事惟以累民耳臣查山海關南口露積豆米甚多若於無厭可貯若以彼中支放不盡者權濟此中召買之窮不過一轉移間而永平之軍若民俱受其賜且可省召買之價以抵別項急需也乞敕下户部即於山海關所積米豆內擇其堪用者派撥責令永平以民車及時轉運勿復

似從前延緩侵漁廢積貯可充而士馬有飽騰之望矣帝不允

丁未順天巡撫傅宗龍疏奏遵化自遭殘破後一望荒原瘡痍未復既蒙皇上加意賑救免兩年額賦又免一年上供又給牛種犁〻之衆稍有樂生之心近乃雨澤愆期艱於耕耨乞大沛恩膏將上供再免一年在內廷所損不過二千餘金而沾灑於殘破之郊者不啻億萬矣章下所司酌議

光祿寺〻丞許鼎臣上言邊疆戰守事宜四款一在責同心以圖實效一在厚間諜以得敵情一在選敢戰以精訓

練一在汰冗員以實兵伍帝以其有俾戰守命所司嚴飭力行

吏部尚書閔洪學以李待問曹文衡魏照乘三人悉心漕務勞績久聞請將李待問加戶部尚書仍管漕務魏照乘加副都御史仍撫江西曹文衡加二品服俸仍督薊遼軍務帝從之

賑撫陜西巡按吳甡疏奏分守關內道程師雍駐轄耀州勦禦劉五郝近菴諸寇頗多斬獲近聞有議處之旨功過亦及相準倘降調解任而去則守巡等道一時俱缺地方空虛可憂祈照原議戴罪或以勦賊有功量加輕罰仍留

地方管事庶功罪明而勸懲當師雍必當策勵圖賊以報

聖明使過之恩矣章下所司

戊申應天巡撫莊祖誨疏解捐助銀命照數覈收

直隸巡按龔一程疏解搜括節省銀命到日覈收

己酉順天巡撫傅宗龍疏留副總兵鄒宗武章下所司

庚戌補楊覲光為南京太僕寺卿

調陳觀陽為考功司主事李之椿為驗封司主事

陝西道試御史余應桂上言閣臣周延儒賦性極其貪邪而更饒機警行事最無忌憚而獨善揣摩今天下有三大事曰恤民曰治兵曰理餉彼皆悍不顧慮者也今朝廷有

三大權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彼皆懵不分明也者惟以依傍顛倒之黠腸行其牢籠傾險之狡術事可市權則攘臂而決之若不相涉縱關大計亦必推諉模稜大都遇所私之人則大者小之重者輕之即罪極重大懼皇上之疑也亦復從深入淺有輾轉脫卸之法遇異己之人則小者大之輕者重之即罪極輕小懼皇上之訝也亦復生節生枝有借題旁阱之法皇上但見於尋常之事輒已累牘盈篇於面奏之時當不啻三翻四覆誰知延儒竊弄威福流毒四海正在此哉皇上何負於延儒而延儒乃負皇上至此々無他延儒最貪賄賂而好比匪人故不得不以狐假

之威而遂其狼籍之欲耳其平常受賄不關重大者臣不具論姑以時事之最急且重者摘發其一二夫皇上最急者兵餉使延儒真欲為皇上查兵查餉何不慎擇其人乃竟委之冥頑昏眊之畢自嚴敗露無餘而終不聽其去臣之前疏以延儒為于泰報德戀〻不割者當為不誣然延儒則非特此也如登撫孫元化者歲費金錢八十餘萬比之毛文龍之舊已數倍矣料理兩年無論復四州援大凌即島兵兩変亦且充耳無聞且登兵號二萬之衆調赴關寧者止二千五百而已云盡如此破綻罪已滔天業經自簡而延儒何以堅護不休則以同鄉入幕參貂白鏹每月

一至耳然臣非無據也之言也寧遠海口副總兵周文郁延儒之家奴也元化叙殺劉興治之功俢及文郁隔海叙功不敢遺其家奴其諂事延儒亦何所不至乎延儒家奴冒功可至副將欲使其明賞罰以鼓將士之用命其可得乎何恠邊帥之囊朱提闖延儒之闥者如流水也非特此也皇上最重者封疆若楊鶴欲以撫賊卸担而知延儒之可賄動先行二千金為贄以求其成延儒懽然受之不待公議不涉部科舉寧塞重地而畀之一魁使得為負嵎之虎令且不可収拾矣律以祖宗之法則延儒當與楊鶴同科又楊鶴遠矣延儒當依何等故秦晉之人不恨楊鶴而

恨延儒謂鶴以數百萬之生命擲之盜賊之手皆延儒二千之賄誤之也又巡撫之出延儒必先得多金為贄正月間布政何應瑞推河南巡撫而贄儀未送延儒遂使家役周京等五人向應瑞稱賀而索貸一千二百餘金往復至再應瑞嚴拒周京大譟而去閱數日應瑞適以錢糧事降級回任周京遂號於人曰謂吾言不信今果如何雖事由聖斷應瑞自在應議之條而延儒縱奴索賄旁若無人曾謂意中尚有顧惜乎皇上所最重者洩旨而延儒則每洩之以賣權如援將高勳冒剥有聲已奉旨議懲勳用五百金向延儒求寬即擬旨免議使其人於七月十五日馳通

州以示信二十五日本部覆疏猶有罰俸半年之議及觀聖旨則依然原擬免議也浹旬日之前以示高下在手延儒目中尚知有國憲乎又非特此也居家貪橫兄弟周五周六等佔盡江南田宅地方激變至焚延儒之豪奴而楊其灰廵方之吏至境告延儒及陳于泰者狀頃刻至數千紙而惕息不敢上聞又令其兄周素儒非勲非廕以白丁為錦衣首壞祖宗之法度招搖長安其門如市無忌至此亦權奸中之所不數〻見也帝謂延儒清貞任事不樹私交應桂何得誣詆切責之

吏部尚書閔洪學疏覆南京冢臣謝陞條陳嚴官評定吏

規禁詞訟省讌會四事深切時宜端（誰）揆率屬之良圖察吏安民之要務帝以條覆諸款大有裨益命移會南都部院切實飭行

辛亥予總理河道李若星父李　祭一壇減半造塋

吏科給事中熊開元上言薊遼三撫並設信地畫分之計誠備然獨於總督一官既欲於關內外無所不轄而又以切近之西協四路為其專管是不異繫驥足而責以千里矣蓋國家無事當為有事之防彼或以偏師綴錦一意西行或以虛聲犯薊併力東下皆事之所恒有者若責關前道將稟成謀於客雲驟雨迅雷奚從飛度乎事不善始難

與圖終臣謂宜簡素嫻邊務集思廣益之臣崇其官秩畀其等威裒然加道將撫臣上特資約束又酌東西相去之中使建牙調度不以訊地分其全力庶幾上下無齟齬之嫌首尾成率然之勢攘外安內乃克有功若曹文衡者以言乎刑名吏治則有餘而嫉惡太嚴且骯髒不肯少下欲其舍己從人匿瑕賞瑜令智者樂為之慮勇者樂為之鬭非文衡所長竊恐用違其才也况自有遼事以來向之以經撫不和致敗事機者啻八九則今日寧可不以此為鑒哉章下所司確議

壬子補盧時為山東副使

直隸巡按王道直疏奏凌河之困獨副總兵何可綱大罵不屈死無完膚其正氣萬夫不懾而忠心千古為昭其贈卹固宜首加此外奮身戰沒於長山者則副將楊廷耀遊擊吳漢臣叅將滿庫副將張繼綏蕭倬汪子靜等俱捐軀狥國所當一體優卹以慰忠魂章下所司核議

癸丑戶科給事中馮元飈上言首輔周延儒虎貫已盈狼貪靡竟廉恥罔惕其隱禮義莫閑其流臣既已感特激懷具疏糾正嗣聞諸臣亦有言者皆荷留中未發大小人罪狀未露猶思百計掩飾曲逃聖聰若其肺肝已揭雷電仍稽覆出為惡更復何忌乎臣每當朝會時見大小諸臣語

及廷儒無不吞縮口噤相對羞憤而敢舉以入告者率不多見則以其力能箝人之口威能攝人魂而鷙險更能致人之死命也所以其家激亂一案殺僕焚巢幾致斬揭此東南何等異變而親履其地者竟無敢專疏上聞此其積勢所奪亦大可寒心矣臣無俟臚列穢跡復塵聽覽第願皇上亟發留中諸疏立賜裁斷凡所謂懲貪戒固圉弭寇關係治亂者皆於廷儒一去決之已帝以瀆奏求勝切責之

禮科給事中謝玉珧上言皇上允去輔孫承宗之議不設督師俾順遼二撫悉聽薊督節制其中尚有未盡機宜則

調度應援之當酌也督臣僻處密雲而關内外而撫疆界既分彼此將吏各有統轄萬一關外報警號令若於隔屬呼應未必猝通若待聲息傳密雲而督臣調度始至兵機不已遲誤乎夫既三撫盡屬督臣節度則三處皆賴策應是當駐督臣於適中之處往來調度頃刻應援庶關遼不致以遙制誤事而亦不必另議也移督於永而即以順撫傅宗龍為之則關遼稍近移撫於密而即以督臣曹文衡為之則彈壓有人不過一轉移間而首尾相應調度亦易矣此臣灼見傅宗龍料理已熟似有堪督之才若督臣曹文衡臣恐以之任吏治則有餘責以督薊遼恐不足臣故

越抯言之是在當事之主張聖明之裁鑒耳帝謂督撫分轄已定何又輒言不便曹文衡何經委任不必借題品評代為諉卸

河南道試御史周堪賡以薊遼永督撫責成未定上言國家經制必求可久老成謀國當顧其全在今日分任信地而以關外九城責之遼撫實為允當若薊門十二路宜令關薊兩撫臣均分其任焉關永巡撫駐永平或三屯使領山海石門臺頭燕河等處東六路順天巡撫駐遵化或家雲使令石塘曹寨古北牆子等處東六路總督則移駐關門居中控馭不責以一隅而責之薊遼之全局不分其精

力而屬以四照之完神在督臣之事權既專可無諉卸郎在三撫臣之責任各當勞逸相均此誠不易之正論而百年之長畫也帝謂督撫分轄責成俱已有旨不必紛紛條奏

甲寅帝升殿

直隸巡按史莖薦舉糧儲道錢士晉楊州道柴紹勳天津邊餉道張志芳地方人材原任兵部侍郎魏應嘉光祿寺卿錢策太常寺少卿趙時用湖東道參政盧謙河南副使王應乾廣西副使張元芳等六人

乙卯遣御史張顯巡按甘肅

丙辰降田弘遇為都指揮僉事梁鳳鳴為指揮使

山西道試御史衛景瑗以首輔周延儒耐彈戀權復臚其穢跡賍款謂張廷拱先後得銀三千五百兩琥珀數珠一掛即與以大同巡撫受孫元化貂參金珠始終曲為護持江中行以白丁托曹管家送銀八百兩徑題中書舍人王燧托過百齡送銀一千三百兩陞河間府同知此其賍屬暮夜在延儒猶得強為展辯至若皇上所目擊天下所共曉者如陳于泰對策差訛重複而輒敢進呈至邀御筆改正蓋以延儒之妻與于泰之妻兄弟也既托里戚之緣復貪筐篚之入即蔣福昌過付之萬金可容藏匿而宜興馬

狀元之謠明以于泰之馬家庄華屋腴產盡歸延儒又豈能遮蓋乎又濫破常格以聾瞶健忘之吳鳴虞自戶部郎中擢調吏部日使其僕常管家往來每選輙行賄囑追皇工親見鳴虞溺職屢行降罰而延儒猶庇護不已者則鳴虞將常州腴田五千畝盡歸延儒也延儒之兄素儒非係世襲非有軍功例不得與錦衣之職而延儒破壞祖制冒濫皇恩儼然以百戶署經歷即恣橫長安矣此數事者皆其彰明較著於皇上之前者也若其家恃勢行兇勒人財物奪人美田江南人痛恨入骨已殺其僕而焚其廬尤欲食延儒之肉而寢其皮是以延儒無家可歸勢不得不戀

此為護身之符臣恐黃扉金闕之地非匿罪逋奸之所惟我皇上赫然震怒棄此一臣以正欺君誤國之罪以謝四海蒼生之怨可耳帝以其信口誣衊切責之

四川道試御史路振飛上言首輔周延儒不能進賢退不肖忠心事主徒知營私植黨婪賄肥家欺君誤國蓋由其行本卑污心腹奸險小忠小信又以佐其佞巧營巧構善以濟其貪能使人主信而不疑此誠奸雄之渠魁也其罪惡贓私百般狼藉久為諸臣所言乃猶靦顏就列不思引退廉恥喪盡矣祈皇上立賜斥免另簡賢能則中興之烈猶可為也帝以其搆黨挾私逞意求勝切責之

宣府太監王坤疏奏宣鎮撫賞同知陳嘉賓推官李師聖及吏書田益民等八人隱匿歷年収放紅簿止以每年奏繳報部底册抵塞至用刑拷訊始出其去頭截尾殘缺脫落者又查出節年牌票行取羨餘正項餽送京貴當道禮儀共三十册而貯庫撫賞貨物濫惡金銀湖珠低碎不堪且撫賞原額每年二十三萬七千有奇今自萬曆四十一年起至天啟七年止共領過一十五次計銀三百五十五萬五千九百有奇其間解収支放不據紅簿何以清查而邊臣之侵欺無所底止矣謹將歷任邊臣牌票印册三十本與金銀湖珠四包進呈御覽帝命削陳嘉賓李師聖籍

付王坤會同巡撫嚴究并查歷年紅簿及經管職名務期徹底清核殘册著封進胡良機明係通同并令褫職俟究明奏奪仍遣御史一員前往會同磨勘

丁巳起林正亨為兵科給事中

吏部尚書閔洪學上言今日裁督師以設關撫合三撫以聽總督而總督仍駐密雲薊以遵做祖制未為創舉其總督之分管信地有兩廣二省以督兼撫之例亦非臆說也則一督三撫分信責成奉有成命無容復贅所議者惟統攝調度事宜而已然而總督統攝者名也調度應援者實也調度有方應援如期此統攝之嚴曰惟督功調度無方

應援遲誤此統攝不嚴曰惟督罪關外有急則遵容量應關內有急則寧前多應蓋以地之遠近為輕重而又以兵馬之勇怯為分數是其大凡也若千里之遠呼吸之變調度有所不及應援有所不至則當聽撫臣隨宜專決而行當機不得借督臣以觀望事後不得借督臣以推諉至於功罪以專者為主遙制者為次西協有功督臣居其全遵撫居其半東中二協暨關外有功三撫居其全督臣居其半而罪亦視之此所以全統攝之體而嚴責效之課今日不容不預為申明以杜他日卸避之端者也帝然之

戊午陝西巡按顧其國劾薦關南守道蕭丁泰臨鞏兵備

道向徵賢西寧守道鄭崇儉靖鹵兵備道葉廷桂神木兵備道樊一蘅四川左布政使華敦復川北巡道朱身修清軍屯田兼驛鹽水利鹽法（茶法）道曾棟川西守道賀自鏡安錦兵備道熊鳴岐四川參政劉永祚等十一人

直隸巡按史𡋡疏請表揚孝義節烈于氏彭氏等章下所司

以尹洗為刑科給事中曹履泰為吏科給事中馮世熙為稽勳司主事

己未大學士周延儒以言官群列其貪污之狀具疏剖陳兼請罷斥帝溫旨慰留

吏科給事中熊開元上言從來惟辟作威必先其大而後其小詳所重而畧所輕容於故而踈於過疾風迅雷時一震疊在賢人君子止覺其寬之可樂而不見其嚴之可畏故四體展舒厥功自集今日政事大有不然者以言乎用人礪世磨鈍在明爵賞今小吏之陞降考核必毫舉其旦評而腹內巡撫缺出則數日即推無不報可者甚且為藺縣不為保障京堂節鉞祇以酬催科之速而敵人深入時能以斗城抗守克全民社者今竟無一存焉天下於是乎無辭讓惻隱矣以言乎理財鑄山煑海王者亦以為不貪之利而崇本抑末去奢從儉尤藏富之大經今晉撫請開

採不之聽南司農請給餉引禁私銅不之聽言官請定民間貴賤服飾之制務驅游惰而歸盡稼穡亦不之聽而革生員優免裁減驛遞加派小民則一切行之心頭之肉可剜眼前之瘡莫救天下於是乎無固志矣以言乎典禮習射於鄉周禮載之甚備今請生員兼以射為黜陟則陋之謀優於勇祖制有収之、、法令試武舉以策論為去取則罪之至於顯忠斥欺尤帝王風世之本原乃發大奸之周宗建尚斬一易名急大難之劉之綸尚未酹骸骨死大凌之節張春妻翟氏尚莫闡幽芳而共事逆璫者反加官蔭子賜塋予祭寵恤有加而天下於是不復謀韜鈐崇節義

矣以言乎詰戎戰守機宜不能預定乃求拓地於大凌簡蒐實效未見日臻祇欲考成於冊籍至若臣子之放行必開九五而奸究之出入關市無譏武科之始進必試再三、而大將之推陞生平莫辨天下於是乎無必勝之著不敗之兵矣以言乎明刑五刑五用以彰天討彼一杖一徒豈遠年塵案何裨治亂之數必往復千里牽累數年至情罪之當核莫如遣吏乃耿如杞劉策輩受法獨嚴而東地之王化貞冒餉之孫元化辱國之孫承宗或偷生不死或慰藉有加天下於是乎有扤揑無忌憚矣以言乎鳩工議生不如議節小省不如大省今関稅蘆課匠班事例必南北

互爭不已至糜餉莫甚於得已之工役及省直之織造其間可併可裁者歲不下百萬金祇因估計之冒鋪墊之人處處皆有窟穴遂相沿而不敢問天下於是乎有瓶罄之憂無補苴之策矣伏乞皇上俯賜省覽立敕諸大臣剪除瑣屑將所陳大政漸次修明則天下有道之長可立致矣帝謂所奏諸款已經廷議酌裁倘有未便不妨單舉詳陳不必泛拾

庚申熹廟純妃發引於次日安葬

以趙東曦為刑科給事中

南京禮科給事中楊兆升以帝分遣內臣監視各邊諸臣

諍之不得上疏切諫謂堯舜在上明並日月太阿獨握應遣而遣應撤而撤正見皇上訏謨神授從諫勿逆之至德況其間應遣之故消長理諸臣曉然知廟算初無成念而報罷報遣悉由宗社民生起見傳之史冊垂譽無疆矣帝報聞

陝西兵破賊於鬬馬溝捷聞先是臨洮總兵曹文詔同靖邊道戴君恩副將張應昌等集兵馳赴寧塞攻勦叛賊以十二日至城下賊出城迎敵文詔與應昌等督兵攻之斫殺甚多追至城門為砲石所阻即逼城列營次早復分兵攻擊忽異風大作塵沙蔽天賊但聞喊殺震天不知官兵

衆寡恇懼欲逃文詔密令遊擊馬科守備張昌張虎等統領夷丁前赴南路要口埋伏各賊果于十四日出城南奔爲伏兵衝殺大營復尾擊其後追至駙馬溝地方前後夾擊賊大潰四散而逃總督洪承疇巡撫張福臻以聞且謂寧城未剋之先道臣呂思總兵文詔副將應昌等屢次戰勝前後斬賊五百三十餘級已誘殺賊首神一魁餘黨漏網不多經此一番敗潰皆已膽寒不難一鼓掃除矣帝謂既積糧絕勢窮又何令其南逸可速行追勦不得復遺餘惡兵部即行馳飭

辛酉黔國公沐天波請其父啓元祭葬章下所司

右春坊右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右春坊右中允今聽降黄道周學行凌至當代所稱前以抗疏申救舊輔錢龍錫獲罪皇上既已釋之不誅是皇上之知道周久矣此宜留之史局以表率庶僚者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道周而宗周居府尹之職盡力尹廛道周守文史之官致精文史以此二臣仰副側席詢圭璋之選今宗周既以骯髒投間道周亦以蹇諤承譴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烏得不亟用之幸皇上聽信臣言還道周宗周原官而出臣於外以承道周所應降官級此猶棄珷玞得良玉也帝不允

原任遼東巡撫丘禾嘉以寧遠旱魃爲灾復遭敵人蹂躪芻糧救死不贍歲課不供請將本年秋科暫行蠲免容來歲秋成再議章下所司

壬戌禮部尚書黃汝良陳師中紀律嚴輔拱衛二事謂紀律以賞罰爲主乃茲者大凌長山之敗喪折精銳至六萬餘人器械馬匹盡化烏有此其失事何等重大是必皇上赫然震怒廷臣如法糾劾庶幾懲前毖後今乃未見處分將無使向日伏法諸臣有辭于地下近日逮繫諸臣不平於獄中乎武皇恩浩蕩法網洪開令其負罪圖功亦須明示寬仁使知警惕不宜默默置之也嚴輔拱衛在於設險

頃既增山海薊門之防復設通州昌平二鎮蓋取重門擊柝之義皆備所不得不備者也最自熊廷弼王化貞經撫遼陽創為天津登萊皮島三方牽制之說夫天津設撫猶曰運道咽喉尚有說也登萊距天津不遠防海轉餉之事自有山東撫道主之別設撫鎮胡為者至于皮島則陡絕海外風波限隔自毛文龍開鎮以來十餘年間曾得其半矢之用否計登萊歲餉以八十餘萬總會所費不翅二千萬矣昨者調援大凌輒稱颶阻是徒以有限之財填無窮之壑此亦謀國不忠之甚矣近見皮島兵變所開奸鎮黄龍條款其侵冒糧餉魚肉朝鮮作威福而無上者蓋自毛

帥來已成故事夫奸鎮既以海島為巢窩而節制用事之臣復以島帥為外府相蒙至今養癰之禍猶未已也盍若將皮島登萊撫鎮盡行罷撤以其兵分隸昌平通州以壯虎豹當關之勢萬一緩急可以朝呼夕至是為撤所緩以備所急罷無用以為有用計誠無便于此者望敕部院詳議處置以為國家圖久安可耳帝以所陳有關國計邊防優旨報聞

山東道試御史金蘭劾太常寺少卿董承業年衰病廢四維盡裂不堪靦顏大僚以妨賢路乞立賜罷斥以為頑鈍欺戀之戒章下所司看議々上許其致仕

癸亥戎政尚書閔夢得以病求退溫旨許之

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上言催科酷剝尤轉委署舉劾循例錢糧縣抵險地解部盜賊隱諱法度凌夷讞獄模稜邊臣躐躋棄土踈虞十大弊為時事之最大而最急者惟勞心撫字而民棄完賦斷絕干請而豪無輕攝酌月旦之評而是非有公論定實解之法而奏報無虛文嚴規避之條而嚴疆有虎臣論欺罔之罪而失事無遁情肅輦轂之紀而群小知畏懼盡平反之職而斥言可折獄重撫鎮之銜而豪傑爭努力明竄廢之罰而金湯多鞏固乞敕部院撫按設誠致行所關吏治民生紀綱風俗匪淺也帝嘉納之

命內外諸臣嚴飭遵行

陝西道試御史余應桂上言臣見輔臣周延儒欺貪無忌于初八日具疏直糾業蒙聖明洞悉使延儒良心未昧自宜束身席藁以竢皇上之斧鉞乃一疏再疏詭辯不已然覽其兩疏所辯之詞雖潑口仍張亦以臣所列之款甚真甚確業已心悸舌咋情見乎詞矣臣請得執其中再糾之夫臣前疏所指者家奴冒副將親兒冒錦衣其人鑿鑿而延儒辯疏中不能措一語夫人臣之罪有大于冒邊功壞祖制者乎而延儒猶謂非應得之罪乎臣前疏內所指畢自嚴孫元化楊鶴周京四事辯疏亦以為自嚴不副委任

而何爲挽其去則陳于泰之囑託不已明々自認乎又謂元化不副委任而何爲庇護不休則參貂白鏹之入不已明々自認乎至受賄以主神一貼之降遣僕以索取撫之賂其事彰々雖人能掩何煩揑說今延儒詞雖支飾意寔招承夫人臣之罪有大于樹私人納賄賂誤封疆者乎而延儒猶謂非應得之罪乎臣所指之大事延儒皆難措辨而何獨于高勳淺旨之事刺々不置且歸臣指其過付馳報之人延儒但以事出密室鬼神莫測耳詎知延儒固市權以納賄潛通線索之輩亦多招搖以網利其人久已喧傳長安又其最真最確者乎夫高勳冒兵冒餉之業其他

奉旨或未可知臣所指七月二十五日姑免議則其過付之人與通州馳報之人姓名鑿鑿皇上倘許臣一指之臣又將直言而無諱不知延儒復何以自解也大極真之事辨之益真極確之事辨之益確臣竊謂延儒反多一番蒙蔽矣伏望皇上垂鑒將延儒立賜重處以謝天下帝以其挾私求勝瀆擾不休切責之

順天巡撫傅宗龍以中協殘破後器甲無存馬匹亦耗請將三四兩年戶兵二部未領撫賞銀如數解發以充馬價軍需之用

延綏巡撫張福臻疏奏白柳溪再叛固由狼性難馴寔係

羈縻無術饑寒迫體因致歸名饑民肆其猖獗見今大雪凍阻糧運不通軍民之望食者惟有束手待斃初食死人今且食及活人矣再遲數日榆林人民不盡死必盡逃臣即與城俱死亦復何益乞皇上允臣前疏所請新舊餉並應用行根立救戶部措發庶人民得有氣色城池無再崩之虞耳

甲子薊遼總督曹文衡疏奏馬蘭路副總兵金日觀向有保全馬蘭恢復大安之功蒙恩晉秩左都督兼予世廕仍管路將事而本官既器小易盈恃功驕縱總兵官鄧玘專轄馬松二路本官既在所轄之中自宜以總兵之禮相待

乃不相和輯互為嫌隙臣意欲為曲全請令回籍思過俟有南方之缺再酌推之庶本官不終陷于有罪之地而國家酬功之典益昭矣

乙丑四川道試御史吳彥芳上言自巨逆魏忠賢于先帝朝明盜主權暗竊神器一時不忠不孝諸人羣起而羽翼之止圖富貴不顧綱維此李承祚之所以甘心助逆也一疏不已再疏繼之必欲給鐵券必欲封兩公必欲授以三大利權以為異時奉箋勸進階梯而已亦得以元勳自居其富貴當不止于萬戶侯者斯其心可勝誅乎據兩疏以定其罪即當同虎彪諸賊駢首就戮斯為盡法聿遵皇上

神聖中興祇雷霆之中普覆載之量置承祚于死律而猶延其世爵真寬政也詎意其子李開先屢疏乞恩會議諸臣因而有議貴議功之說又因而引鐵券初犯革祿之文今開先又有疏奉旨限十日內確議夫議貴議功之典總非忤君附逆之人所敢望昔李善長為開國元勳其功次第一比于漢蕭何當胡惟庸之變善長不過與其弟連姻耳絕無通謀之事高皇帝亦甚憐之而但念社稷為重故寧嚴無寬以示勳舊之大戒竟不惜其死併停其封矧承祚之于逆魏兩疏擁戴明明倚貴以敗節而豈得以貴議明明不預其乃祖之功而何可以功論況世封無忝原未

嘗没其祖功乎况逆璫之萌難容稍犯而豈得引初犯革祿之券文乎萬一稍議寬假此端一開凡諸世爵皆得援承祚之例作護身之符是頓毁其門以啓二心者之便方今聖明在上案定如山豈容徇情以亂法也臣疏業甫具忽聞有呂純如者以逆犯而瞞心肆辨其兩疏中之詞語臣未及見但查純如以回籍養病之人于天啟五年起而補官夫此時正魏崔肆虐之時使純如頗知自愛入山惟恐不深何乃巧于逢時而起用未幾陞而巡撫陞而樞貳陞而尚書陞而晉其黨部轄忠等分監藩王之國陞而上疏歸美廠臣由此而觀則頌莽附操純如殆兼而有之歟

以無紅本為展辨其誰欺乎乞皇上毅然持法將李承祚之罪悉照原定欽案斷結于呂純如敢肆冒陳則嚴旨譴責以杜逆黨之觀望庶幾警一懲百國法始明人心共懾其關係豈淺鮮我帝謂承祚念係世勲故屢旨會議所司可速議以聞純如已有定案不必擬揣

先是三邊總督洪承疇誘斬寧塞賊首譚熊等羣賊無主擾亂承疇親督總兵王承恩及副將李甲等攻剿之共斬五百三十六級生擒六十餘名寧塞遂復延按吳甡以聞衆請就近推補縣令以綏殘疆

丙寅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疏奏崇禎三年戶部議增關

稅而并加及于南京之分司豐鎬重地理宜優恤故議復蕪稅以寬之一時商旅以貨與舡並徵戶與工交賦人情殊大不堪夫一貨不兩稅如貨物桶箱之類既稅其貨不應復稅其桶箱及成熟諸器已為貨矣不應戶徵之工又徵之乃今一貨而戶工兩徵又徵船料是一商之船凡三稅矣昔日增稅之害正為其苛徵橫歛必欲一稅三徵較之增稅有何分別人情自重之輕未甚感自無之有則易怨方今國用匱詘經制節約當屬首務而固結人心尤為喫緊有如四方雲擾瞋目為難一發遂不可制者何一非饑寒不惜困苦不憐人心渙散之所致耶乞深維大計無

但冒睫將蕪關新稅即賜罷免其南三分司仍照敕書專抽竹木一切紅稅貨稅並與蠲除庶善政一新商民踴躍將愁怨盡變為謳歌讎負盜先塗路所裨于國體人心非小矣帝謂關稅已經酌定不必請嚴其一紅三稅尤屬病商前部覆已奉明旨令即遵行

丁卯錦衣衛千戶王先通與王先達子業弘爭襲伯爵先通上言弘業與族屬已疎前奉旨察覈是非真偽固已昭然業弘自知已罪背地潛逃遂令此案不結夫大明邦政條列武職絕嗣許從軍一祖子孫承襲其旁枝疎屬不許混冒臣祖守仁而下遞傳四世正派止臣一支且屬有功

人下的傅子孫正爲應襲伏望皇仁乾斷敕部炤依親族公議并會看公案早結庶如綫之脉得以俾存帝命撫按勘明

陝西流賊陷安定甘泉二縣先是十四日有賊數百突至安定城下城中應之因入城劫搶二十六日降丁白柳溪率賊一千餘人突攻甘泉叅政張允登知縣郭永固督率軍民守禦而賊衆兵少饑民開門延賊遂不能致（拒）賊入城殺允登永固刦庫銀十七鞘至是日始去總督洪承疇疏奏延慶大荒數載盜賊披猖亦四載小民死于饑饑死于寇盜兼之隆冬大雪十日積深三尺粮販斷絕樵採不通

延安府斗米五錢死亡枕藉市廛停罷荒亂之狀從來所無人情不固何以保守郡城如此所屬州縣危廹可知又延安以北清綏米脂地方大盜張存孟混名不沾泥糾狼聚搶于米脂魚河一帶廹近鎮城撫臣張福臻正在征勦間鎮城根道為賊所截斗米六七錢無從糴買軍民饑斃大半根本重地危如纍卵延綏一鎮延慶兩府幅幀數千里無地不饑荒無人不窮苦今盜氛愈熾臣四出救應奔走不遑而局壞難收勢重難返非旦夕可以奏效若不動大兵措大餉滿盤打算必不能漸次廓清臣在靖邊已酌調臨洮寧固兵三千軍前行根不支時刻難待臣有另疏

叩請伏惟敕部裁發帑調諸賊披猖承時須親赴調度剪滅貧民饑荒爲盜地方官宜力行撫綏收拾人心何得僅資兵力今將前欠額餉及裁扣各項銀併發務期宣布恩威誅先宇弱以安重地

戊辰陞長蘆運使楊夢然爲陜西叅政起原任副使馮恩孔爲山東副使

登州援凌游擊孔有德叛是夕率衆千餘攻陵縣入自西門搶掠官民馬騾二百餘匹縣庫錢糧乙萬餘兩監囚乙名并刦鄉紳士庶財物無算山東巡按王道純以聞先是兵部以大凌之役檄登撫孫元化發兵赴關寧聽調元化

以遼卒千人付游擊孔有德千總李應元率之以行有德故毛文龍部曲也驕悍不法初無往意沿途觀望至二十七日次吳橋縣、民以官兵屢過驛騷閉户拒之兵無所得食皆怨適部卒以攫雞與王生員相争有德次其卒衆遂譁然以爲吾等方前閑赴死而行粮已盡市買無所不如回登請粮再圖進止二十八日清晨應元遂與其父九成縛有德于演武場首倡反謀有德從之回戈東指大肆搶掠是日遂陷陵縣

910•1256
6738•1

1409368

21101000180335

崇禎長編卷五十四

四年辛未十二月己巳朔兵科都給事中汪始亨上言邉政大壞極矣向非徹底澄清則一切議戰議守總成虛語徒負聖懷而誤封疆蓋武臣之剥下自營適相灌輸不獨偏裨爲然每從大將而起如總兵以虛名十人或數十人撒派副總即副總參遊適相撒派所轄兵丁多寡不一大約額兵百人實兵不滿七八十人已耳于是所轄軍丁有所要挾主將遂不敢用其簡練軍丁又習不練之安從ゝ終日是平時精神命脉已自渙焉不屬一旦有事自然敗潰矣夫以授鉞主閫之臣而蒙面于諸將之上諸將尤而

致之兵事尚可問哉臣以為核本塞源之計在申明規制而已如武進士照文臣例一甲以下各有應得之官務在除授以時即以軍功論一如武進士例果其功次已明呈之御覽則樞臣自宜揭榜以示使彼知應得之官不可游移已定之序不可營蹴至于大將必本于積勲叅之嚴核定自帝簡行見積猾無所借以招搖武臣無所資於蹊徑廉將之眉宇伸營伍自丕然改觀矣帝謂所言深中竅要但必內而部科外而督撫潔己奉公洗心釐弊方能貪魁風清非規制條議所能禁絶始亨須端淬庶僚訪實叅究原任大學士孫承宗奏捐內俸銀六百兩助餉帝溫旨令

其祗受不允所請

原任大學士何如寵歸里疏謝畧曰天下理亂得失之故是非利害之情悉備于史冊之中凡世有難處之事古人皆有善處之規世有難決之疑古人輒有已決之案臣觀資治通鑑一書實全史之綱領顧皇上萬機之暇取而詳垂淵覽又如時有不給姑取通鑑中漢唐宋三帙置之座右或偶探一帝或閒尋一則遇若利若害之事必審其事之成敗以驗是非遇似忠似佞之人必要其人之始終以辨真偽則今人古人不甚相遠今事古事大可參觀凡天下之所畏而不敢言諱而不肯言與隱忍而不盡言者無

一可逃于大聖人知來之神藏往之智矣至大明會典一書無一事不倫無一法不善無一時不可遵行此我二祖列宗不朽之謨烈爲世〻聖子神孫所當世守者但能力追舊貫自有一是而無二非臣故因論史而併及之惟皇上憲天法祖酌古準今事至則按之會典事前則叅之史學將天下不足治矣

是日登州亂兵陷臨邑

庚午奪山東道試御史党崇雅俸半年以述旨暫違內臣之誤也

陞山西右布政使張法孔爲湖廣左布政使禮部員外郎

許國榮為湖廣參議江西副使陶崇道為湖廣參政起原任參政曾樓為福建參政

延綏巡撫張福臻疏奏榆林流賊狂熾綏靖路斷未幾而中部陷又未幾而寧塞反十一月中又陷安塞縣與安定縣計自七月至十一月其間攻城掠邑殆無虛日闔其禍皆由饑寒窮苦疾視富室勾賊内應亦以雪阻運斷糴買無從而榆鎮缺餉四月京運民運俱絶致守城軍士人民每夜死至數十名日死至四五百人屍積如山人情洶洶即無外賊恐有内變非空言所能挽回專懇敕下户部查督臣所請應補舊欠十餘萬金及崇禎三年分四川解部

銀四萬兩一併立刻措發庶窮軍可轉死為生三榆可轉亂為治也至特發賑金以救未盡之窮人則臣所翹望而未敢並請者耳帝命所司速議

辛未淮安府差官張國賢解銀一十六鞘至興州中屯衛薊家庄為響馬所刦順天巡撫傅宗龍以聞

贈徐養量為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以王家賓為南京後軍都督府僉事提督神機營事務許自強為南京錦衣衛僉書

簡討徐汧申救黃道周上言人情詡然嗜榮惟知官爵之可貴開元路換職之說或共指為狂迂及開請斥之說必

且嫉其沾激不知推賢讓能盡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常間者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簡之權輒逮闇寺黙窺聖心則疑貳浸萌旁驗群心則陵援可慮萬一士風日賤宸嚮日移明盛之時為憂方大然可曰敦砥廉尚遂無其人乎臣是以力舉孤忠願同幽黙竊意磨礪頑鈍舍此無由故不避斧鉞冒死直陳斷不敢以不衷之言自取誅殞伏惟聖明詳察施行帝不允

查核關寧兵馬工科給事中馬思理上言全遼東西綿亘一千五百七十五里自遼陽失陷退保廣寧廣寧再陷退保寧遠于是寧錦松杏之間無所不衝亦無所不守然幅

員不及四百里宿重兵六萬四千七百有奇猶未失爲雄鎮也乃長山潰散大凌被擄共失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人即有續收僅足五萬五千三百有奇馬騾向報一萬五千二百匹今但存七千二百八十又內三鎮所調原報二萬八千四百有奇馬騾牛三千一百有奇今亦以援凌失去官兵九千八百八十五人馬騾牛一千三百六十一匹所餘能幾羸病爲關內外危之臣有大願者四勿願者亦四一願勿輕言補額在選精壯達人用之一願勿輕言增兵在急收餘卒練之一願勿輕言戰功在實々修可戰之具一願勿輕言撲滅在步々操必勝之籌而其大要則有三一

要邊臣多方曉諭以來兵士一要朝廷先明賞罰以肅將領一要各鎮分認團練以圖大舉比臣策遼如此至於關寧冒餉將領如前鋒駐防守備李三傑多銀二百三十五兩中部駐防副將紀鯨多米二十七石中部貼防叅將劉印域多銀六十二兩貴州營貼防總兵許成名多銀七十五兩此又臣查核關寧所得皆當嚴加處分者也帝命所司將諸款嚴飭其虛冒李三傑等撫按即行查追

登州亂兵陷商河

壬申起梁炳為江西道御史

吏科給事中曹履泰上言海寇之亂自鄭芝龍就撫李魁

奇鍾弒相繼擒滅之後比來海波不揚溯海百萬生靈得以安居樂業似可無虞然正未足恃者蓋以海之有寇譬如秋林墜葉旋掃旋有不可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計者而欲爲先事之防其道有四一在擇將一在精兵一在除民害一在定應援四事兼備然後嚴保甲清巨窩禁接濟除嚮導種種防禦庶或恃以無恐苟不此之務而專以海上事任芝龍辦之此臣不能不爲之總總通計者也若夫爵賞刑威乃懲勸大柄以納賄釀禍之俞咨皐不即棄市尚使之苟延視息何以嚴失律之警熊文燦四年勞苦一旦廓清論功自應超擢而曾無一級之遷恐無以風勵豪

傑臣因為封疆計而并及之帝謂所陳有裨善後機宜令議飭行文燦向曾被叅今特恩委任足示風勵宜悉心料理以俟課績諭叙

登州亂兵陷齊東皆刦庫縱囚

癸酉陞太僕寺卿鄭宗周為天津巡撫

工科給事中李春旺上言臣觀封疆之任有戰守奇正之畧然必本於好謀而後勝算成激勸之權在賞罰臧否之明然必協于公論而後人心服昔街亭之敗諸葛亮請自貶三等以省愆咎蓋律必凛若嚴霜而後三軍知警善後可圖也乃大凌之衂辱國損威未有若斯之甚者以文武

將吏言之張春張鴻功湯廷耀等三十餘員何可綱孫定遼等三十餘員以士卒言之班軍二萬五千餘人戰兵一萬五千餘人川兵二千餘人義丁西兵數千餘人凌城內之居民不與焉章堡底堡各處之居民又不與焉以至馬匹器械粮糗金錢悉皆拱手委之以資敵築怨築愁之雉堞樓櫓皆丘墟烟雲而不可問然則創大凌之謀者其能逃失策之誅乎臣以爲是役也樞輔實難辭專擅之罪所賴公論不濟國法不貸有以激勵士氣亟辨良圖耳至於陣亡將士之家凡可弔死扶傷存孤贍寡者乞敕部查例優卹尤收拾人心之要著也

登州亂兵圍德平既而退去

甲戌陞李孫宸爲南京禮部尚書

起藍進仁爲山西副使

四川道試御史路振飛上言時事十大弊一謂務苛細而忘政體一謂民愈窮而賦愈迫一謂廉恥喪而官方壞一謂有事急而無事緩一謂知顯患而忘隱憂一謂未治事而不求治人一謂責外重而責內輕一謂嚴于小而寬于大一謂臣日偷而主日疑一謂有明旨而無奉行凡此等皆天下未治之弊也變而通之當必運掌有餘矣

登州亂兵陷青城

乙亥刑部擬武場溺職楊世芳等一案揚世芳劉必達依依凡奉詔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律各杖一百聽折贖

禮部員外郎馬懋才以安塞被土人野同進勾賊譚熊破城肆掠上言安塞四載饑荒死亡過半兼之延地大雪凍阻糴糶不通米粟斷絕恐安塞破後定清長綏之間有繼安塞而起者府城亦難獨存府城不保則鎮靖清平榆林一帶動搖軍民相煽為亂事將不可知向者皇上既發賑金十萬遣官特賑然不能保其一足來足今仍牛犢俱盡籽粒全無矣臣議再發金錢十數萬耑為延民牛種之資令撫按稽覈于上守令督理于下盡驅其見在之民畢力

農畝且定為經制著為工程以城中見在之人給以城外荒蕪之地一一計畝分授量給牛種籽粒使游惰之民皆得有所資而延其命亦以有所事而戢其心必不致走險為盜矣夫未為盜者既有所防閑則盜必不至日增而既為盜者然後可以協力擊勦一鼓殲滅將見不一年而復覩清寧景象矣帝命撫按將安塞失事情形核奏其秦賊日久愈熾饑民脅從甚多地方官所司何事令吳甡一并查議寔心撫字自能勸善歸農豈得專恃給賑

登州亂兵至新城知縣秦三輔與訓導王協中在籍同知王象復舉人王與夔等禦之俱死賊入城焚殺尤慘

丙子以禮部郎中陳士奇為廣西提學副使

予故禮部侍郎蔡毅中祭一壇減半造塟其妻劉氏並祭祔塟

總督粮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呂維祺以屯弁侵粮逋課為法幾窮條奏嚴比較寬文法慎選調酌恤荒禁需索速查追信舉劾結叅案八事以為勸懲清完之法

陝西巡按吳甡以延北賊勢甚劇徵調頻興軍士缺餉無以勦賊成功議留秦餉以餉秦兵乞敕藩司將陝西一省明年遼餉及雜項盡留以供征勦之用稽其實數除延慶蠲停與各州縣逋欠亦不過二十餘萬為數無幾勦賊有

資懲賜俞允章下户兵兩部酌議

山東巡撫余大成所遣兵與登賊遇于阮城店敗績大成駐濟南初聞登兵之變不信巡按王道純時在平原貽書促其捕賊大成復之曰一塊土之兵不宜作鄒魯之閑比初六日聞賊勢猖獗始命中軍沈廷諭率濟南兵叅將陶廷鑨率武德兵共討之時承平日久士無鬭志廷諭臨陣尚東肩輿是日遇賊濟兵先退賊乘之遂大敗德兵殺傷甚多廷鑨等俱遁還

丁丑工部主事金鉉以總理太監張彝憲公署初完履任行牌兩部司屬欲其一應儀註俱照部堂獻式上言彝憲

之遣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錢粮未嘗假以堂屬骵制令彝憲移檄儼然以部堂体制自居致驅清署之臣群然屈節于奄寺此皇上敕諭中所無祖宗典故中所未有臣等安能敗壞朝廷制度輕自屈抑于刑餘之下以羞廟堂而辱當世望立勅彝憲勿謬以部堂自居并敕兩部臣勿輕以司屬自褻庶國体正而士氣伸矣帝謂內臣總理錢粮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礼見其餘不必通謁

帝以孫承宗等築凌召釁辱國喪師命加罪罰承宗冠帶閑住并奪寧遠敘功錦衣世襲祖大壽削少傅左都督以都督同知照旧管事奪寧遠百户世襲丘禾嘉降二級照

舊管事陳新甲削籍爲民吳襄革任與宋偉並行勘奪餘官令兵部分別議處

戊寅兵部上言自大凌被圍奉旨于八月内撤島兵牽制十月内撤島兵集覺華登兵出関門今既數月矣凌圍解亦二月矣乃海上之報既妥之風波而孔有德統兵千餘徘佪于山東内地横行于陵縣臨邑之間前月二十八日其所領登兵經過吳橋忽縛其將結營譁譟縣官登城撫諭索取城中騾馬縱掠而南稽其踪跡非投海即投賊乞敕東登撫道盛兵防勦殲渠散脅此急著也至近日官兵過處有司止知閉門堅拒每致生变是在督撫按預行嚴

飭設法措置毋至激亂擾民自後兵行所過督撫差官監護庶不致處〻蠢動也帝可其奏仍嚴行通飭

陞四川按察使陸文聲為山西右布政使

以尤世威為掛印總兵官鎮守山海等處經理關門軍務兼管山石二路前屯一衛

兵部左侍郎宋槃以武闈諸臣既加罪罰請幷賜罷斥帝溫旨慰留

刑部疏覆李承祚罪當伏誅念係世勳姑容長繫其子孫應照旧承襲帝命發煙瘴地方充軍

己卯以職方司郎中鄒忠倚為福建僉事

南京雲南道試御史李日輔上言皇上內臣之遣至再至三羣臣交章論列方冀如環之命旦夕即下乃不謂群臣爭之皇上拒之群臣爭之而欲翦諸萌皇上拒之而反滋其蔓臣恐自是而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望啟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資委卸之口天下又從此紛紛多事矣或曰皇上憎遠臣工而委政于近習之手天下事寧堪一擲或曰是舉也非皇上意也喋喋群言寔生厭惡于是乎遣用內臣意欲以短言者之氣恐言者氣短宦者焰張矣且奈何或曰此軍小忠小勤皇上信之遂以此輩為可大用惟緹繫是駕何計敗轅或曰此輩眺眺各營善地兵

粮追圍大困為之兆也足以行矣內出之旨有虛日乎或曰內臣併用非用內臣內臣用皇上耳皇上聖主也此輩焉敢竊用此所謂秉其高明也至于高明見秉々之者恃之故為所秉者信且益堅於是乎牢不可破而天下事乃壞于此輩之手凡此皆天下疑揣之情也夫皇上既示之疑烏得不疑既開之揣烏得不揣昔漢高不事詩書之主也印鑄促銷至今誦之曰豁達皇上聰明典學其于古今握兵之宦官豈不稔焉漢之季也宿衛兵宦官掌之唐之季也神策禁軍宦官主之勢重不反々為國禍是猶前代之覆轍也其在本朝王振竊弄神器貪邊功而殆追倫已

已之变振之由其堪食乎若逆魏之事又皇上所目擊匪賴聖明神武安有今日猶且需以時日布以機權然後執元惡而殲之蓋除兇若斯之艱何也近習之人處地近而結根深也地近者容移根深者不拔又假之以事權縱之以徼安後難收之非易事矣且皇上龍飛之日亦常盡撤內臣矣曩何以撤今何以遣豈以為內臣賢于外臣乎則臣聞長山之敗王應朝踉蹌入關托病卸事矣賢者固如是乎無益于用紛擾滋多臣故曰是可以已今凌城已墮敵騎雖退其為謀甚狡非窮遁也皇上不于此時築黃金之臺以招頗牧乃急〻璫臣是用使優游生踞閫門安所

濟于安危之數哉惟皇上慉然勃然盡収此輩以復掃除之後天下幸甚今日之事在朝群工皆知不可撊二三閣臣一言不及皇上且謂密勿之臣尚無言矣諸臣何知此分遣之使所由頻也夫挨地一言勝諸臣百喙臣故顧閣臣發期々之口作桑榆之收天末小臣寔翹足焉帝怒其設瑞橫揣語多恣肆令降三級調外用

庚辰戶部左侍郎康新民上言九邊主客兵餉從來倚辦民屯後乃以京運接濟乃今民屯任其拖欠不行督催以致邊餉缺乏動輒藉口于京運不足其于國計軍儲奚裨乎今應申飭畧處撫臣及管粮郎中等官將本鎮額餉係

各省州縣衛所應解濟邊民屯錢粮無論本折悉行核出完欠數目備開經管職名限每年六月內進御覽文冊後撫臣及管粮郎中將拖欠官員各行叅奏聽臣部分別處分仍移文各布政司兩直各府一体遵行查其邊屯衛所近有司者歸併有司徵解不近有司者責令衛所管粮官立限分催更遴委廉幹府佐或管粮通判一員監收完解如有拖欠與衛所官一体叅罰至司道坐鎮一方若分守則民運即其責任兵巡則屯粮即其責任自後亦以完欠定叅罰各邊郎官回部考覈即以此爲殿最本部仍咨吏兵二部知會則國計邊儲于茲永賴其于祖宗設立民屯

之意庶無虛負矣帝謂邊餉倚辦民屯豈得專恃京運所奏責成考核事所司即確議行

直隸巡按任僎以屯政日壞條奏恤屯官慎選委嚴參建勤稽覈禁需索懲豪右訪積惡省告災警怠玩飭操練清屯運十二事

兵部尚書熊明遇以武闈事楊世芳等相繼被譴上疏自劾銜名首列試錄乞并賜譴斥以昭盛世賞罰之公溫旨慰留

浙江巡按劉士禎疏報海寧塘工告成其在事効勞諸臣應行敘錄乞敕部將海鹽塘工一併議敘以彰激勸

刑科給事中尹洗上言上下尊卑自有定分兵農礼樂各有專司惟六曹不稱其職斯一人獨任其勞則欲諸事畢舉惟在得人而用之也誠使事〻整頓則事〻原有功着人〻修明則人〻固有本業而其間提綱挈領以人事君者尤在乎用人之人蓋人材難得必平日知廉勇藝之輩預備于夾袋中一朝用之探囊而得夫然後用封疆之人則其人與封疆為終始用人之人亦與其人之封疆為終始用錢穀刑名之人則其人與錢穀刑名為終始用人之人亦與其人之錢穀刑名為終始平分內外之責共任疆場之擔一切躲閃之弊自消若猶是陞幾員官入幾次署

而雙臂無力兩手猶人一簿書之吏優為之何貴統均重臣稱庶司之長也惟皇上穆然賜覽惟以寬放責大臣無以九重親細政明体敦大除繁去苛使群工從容樂易踴躍暢適以盡其小心篤棐之忱將見有事化為無事而雨露自濡風霆自息臣且稽首拜颺之未遑也帝以其信口泛陳抑揚點綴切責之

東撫余大成移鎮追賊登撫孫元化亦率兵會之時賊見官兵漸合且飽掠得志遂不留兵攻城竟趨登州路大成差官乙邦才招安賊杖之四十縱還元化屢遣人諭令歸命有德等佯應之元化師次黃山館而返遂移檄郡縣不

許戡殺有德等乃得安意長驅無以一矢加遺者

辛巳兵科給事中魏呈潤以宣大撫按胡良機因太監王坤題逐籍有司一疏奉旨革職聽坤等究明奏奪上疏爭之畧曰良機在先朝時曾忤魏璫直叙素著當必礼法自持披心攄膽以媚茲一人者今以旧籍之委頓責以通同即或良機累出罣誤則回道考核以直枉俟聖覽其何辭之有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不以危改節不以私易公唯內臣之所榮辱則得矣萬一百練剛腸化為繞指與援窟宅轉為径竇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令後來銜憲以往者靡所

展其手猷乎况中貴之命赫奕方新又見紀綱之司諮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而莫能自必其命銅符墨綬誰復敢以國事抗者異日皇上即欲聞九邊之機務覈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夫權之所在即威之所集也履霜堅兵漸不可長且各鎮監視已將三月正可報命之時倘久淹不撤臣恐大小邊臣以為朝廷所倚毗在此爭圖献媚而內臣見皇上信任獨專將謂止有見効于己更無有見効于人者勢不至剝膚營私不止矣祈敕各鎮監視諸臣刻期報竣漸次撤回專以邊事責督撫按諸臣倘仍敗公覆餗則以三尺隨之諸臣自所甘心至良機之是非曲直廷議自

明并乞善浩蕩之恩趣名田京聽彈駁于部院之手不使仰鼻息于中貴之門則所以養士行培廉恥不淺矣帝惡其黨比降三級調外用

壬午陞陸完學為戎政尚書劉鍾英為南京吏部侍郎胡尚英為祭酒

陞陳洪範為昌平總兵官

陞周以典為廣東副使瓊州兵備道

廣東道試御史宋賢上言山東巡撫余大成于蓮妖狂逞之時計無所施乃與賊首結弟兄代請官爵士夫無不非笑之于逃兵未入境之先輒誇言堵禦捏害鄰封以邀功

迨既抵曹濮則一籌莫展任其縱橫于十數州縣間匝月不能驅勦但傳令各屬盛其供具以求免荼毒及其過河至利津時雖有數百追兵無異護送人役為賊殺傷殆盡匿不以聞但知持齋戒殺閉戶誦經所以未戮而登兵告变攻陵縣陷臨邑遂至一發不可制則平日之不能振肅臨時之不能戒嚴為之也大成又安所逃罪哉望皇上亟行褫革別選賢才庶全齊疆域猶可為也至登萊撫臣孫元化侵餉縱兵貪穢已極其所轄士卒數月間一逞於江東則劓截主將再逞于濟南則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并乞立賜斥譴以昭國憲帝謂官兵罥逞地方官委難

辭責二臣其連圍綏戢朝廷自有鑒裁

原任直隸巡按胡良機以宣鎮監視太監王坤劾奏匿籍有司奉旨褫職具疏辯晰帝不聽仍嚴旨命胡志藩勘明以聞

癸未兵部尚書熊明遇上言關薊邊長千里十二路衝口無數倘敵人突犯則諸口之急豈能獨支當議立標兵以爲萬全之計此本旧法業奉久行今計督撫鎮協共兵二萬一千如臣同官楊一鵬所云選練三萬與關外穀勢相倚爲數雖多少不同其爲選練策應則同也然以選練之兵而抽令守口則守防愈薄戰者愈弱臣聞各道皆有標

兵不若以薊密遵永関五道各立兵一千計二萬六千之數亦幾〻乎距三萬不遠矣其関外招練原為專備東虜之舉但事屬草創甲馬稱難齊備不如即于関薊督撫鎮協及各道中先隨多寡立為勁卒則一旦有事自可按籍而稽矣至如聖慮以通昌島兵食餉多寡參差而島兵且有年餉者故未可遽為一切之程今臣部業與戶部面酌若有真正遼丁不妨多募數千訓練即揀島兵如數而來関門兵額方懸且象人塗馬甚衆不患無安頓處也命如議行

甲申進春帝升殿

陞解學龍為太僕寺卿房可壯為尚寶司少卿

荆州抽分管理鑄局工部主事朱大受疏奏荆州上接黔蜀下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于斯較之他處轉運險阻守候曠日者甚為便利計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兩倍于南三倍于北今鑄本已有五年分餉銀三萬兩而荆關五年分稅銀亦經題准為荆局之用將來共有五萬餘兩鑄本差足然本足則息當漸饒而法不足則錢不行弊不除則利不廣因陳定錢式傳府局預備銅鉛立法行錢四事章下所司酌議

戶科給事中呂黃鐘上言登兵大變攻城縛官刦庫放囚

連破三邑　按臣王道直疏劾登撫孫元化養虎貽患奉旨責令設法招戢以圖自贖今仍勦禦無聞悠忽玩視元化之威令不行恩信不著可知即如皮島兵變海禁踈虞諸事每釀禍貽憂前此逃兵入海則云順風吹送今以援兵潰亂則云反風登岸豈天之助逆人力無如之何耶總之誕安設辭欺君誤國法不容貸宜重懲以杜效尤帝謂元化已令戴罪自贖俟事平議奪

乙酉廣西道試御史蕭奕輔上言　登兵刦掠陵縣臨邑破城縛官罄庫放獄士民被害慘不忍言領兵官孔有德等啓萌始禍自有常刑而撫臣孫元化寔司調度乃任其流毒

内地威令不行節制無法是釀亂也張燾援凌無一人一騎至者爲之卸罪於波濤借詞于風汛是欺君也島帥黃龍張可大等戕剝軍致变或營求内調而猶欲留鎮島兵領節東海是庇奸誤國也元化坐擁節鉞身負數罪頑悠悠忽：安危利菑國事其何賴焉乞立正其失律欺罔之罪庶軍政肅而人心知警封疆幸甚

山東巡按王道純以登兵孔有德連破陵縣臨邑復陷商河齊東蔓延新城平定無日海岱之區將有不可問者乞皇上亟諭余大成孫元化兩撫臣極力収拾滅此朝食倘仍還延推部即嚴加斧鉞之懲庶一方遺孑尚或有瘳也

帝命大成元化戴罪協謀激勵將士亟圖自贖

丙戌以諭德吳士元為左庶子掌南京翰林院事

户科給事中吳南灝因帝責譴言官魏呈潤李日輔上言言官無他職言即其職也言而當固盡一得之愚言而不當或亦千慮之失皇上試思從來忠邪之分為戇乎為捷乎臣子難易之分在直乎在佞乎假令容容多福默默取容儘可徼倖無過其敢於瀆奏無已者必其迫之心而惕然不安者也不則亦其揆之義而確乎難忍者也譬如人身有喉舌宜暢不宜鬱也出納之間多所結畜一身血脈必有底滯壅隔之病言路於國體亦若是而已矣不特此

也主聖則臣直堯舜之君在上芻蕘工瞽皆得畢吐其血忱豈職司論列而敢抑塞自處況乎內臣之違皇上亦以為權宜惟諸臣守經太甚未識皇上用權苦心因不惜再三煩瀆今從此被譴倘垂之史冊謂崇禎某年某月以諫違內臣謫言官某〻不幾為盛明微累乎惟俯賜優容或併從前詿誤言官槩還故物當必滌心易慮捐頂踵以報聖恩矣帝謂星潤等信口詆肆臣瑾有年吳南灝不足瀆奏

丁亥編修陳于泰陳理財用人之道大意謂理財必先準出入之數而後可商開節之宜用人必先寬功過之途而

後可嚴考察之法末并請綏撫賞之餉考速內臣之撤回以成聖治帝報聞于泰依託延儒滑胥甲第屢為言路所擊無以自容故為此疏以託于諭思之義與滑掩其庸劣也識者咸指笑之

戊子原任樞輔孫承宗疏辯凌城原為當復且業經遼撫題請奉旨並非專擅自行以復城為卸罪之地者且關門必不可無遼東不比薊之失大寧西之失河套不失為薊州為陝西也不議復新必不能守舊疆使天啟四年間臣不抗天下之議以復九城則關門外即敵國而灤永一陷關門必不可守遼東西三千里皆以與敵其關天下不尤大

乎臣顧治臣以不能恢遼之罪不顧謂臣之倡義復城為致釁之由使天下譸言復城也

己丑兵科都給事中汪始亨上言登兵連破六城縱橫齊魯間勢甚猖獗明旨責孫元化余大成協謀追捕而旬日以來二臣悠々玩視累無勦禦之術夫涓々之水可以滔天星々之火可以燎原向者秦地流賊豈遽千數萬計亦不過悠々泄々遂致蔓延今日東魯曹濮一帶大盜蜂聚而轂輪聯貫國家之命脉係焉秉節鉞者一以恣其蹂躪一以養成因循臨時又故作鎮靜勿為張皇之說以蠢之恐釀天禍成以身試法嗟何及矣乞敕樞部傳諭責成務

令刻日殄除庶海岱之民脫此水火而漕輸一脉所賴寔多矣帝諭屢旨令大成元化勦戰何尚未聞擒滅憲典具在慎毋以身試法

帝命收選淨身男子

兵部尚書熊明遇上言登兵肆橫六縣相繼殘破勢不可當且有白棒手二千為之羽翼非傳檄合勦不能滅此朝食然臨德兗濟諸將皆忝游都守名位相等恐號令不能齊一臣觀故將楊肇基之子副總兵都督僉事楊御蕃素有父風相應量加署總兵事於通州營選揮親丁三百疾馳至濱總攝山東諸將勦禦事務再令翟鳳翀竹王洪[illegible]

精選津兵一千疾馳爲犄角之勢然後登東之兵四向雲合當不難釜魚此賊矣帝命如議飭行

陞文選司主事王芋爲稽勳司員外郎

陞蔡奕琛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命左庶子劉宇亮掌左春坊印

廣西道試御史蕭奕輔以科臣魏呈潤臺臣李日輔俱以直言降調疏請寬宥以鼓敢言之氣帝不允

庚寅陞徐石麒爲南京文選司郎中

孔有德等抵登州結營城南塞水山孫元化命副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張可大亦發南兵拒戰時循再四遣

人怡安賊不聽夜攻城西砲擊退之

辛卯雲南道御史張聚秀以登兵倡亂由平日防制失宜上言兵所以禦（盗）國家不能一日去兵而隄防節制之道則在典守者之責宜敕部行督撫鎮將凡遇調遣撤回之際必將統領將領先期開報于沿途經過之地徧爲傳示將兵分班隊一班止限百名限以期日及駐劄飲食之處違者依軍法重懲蓋人多則勢合而難禦人少則勢分而易防縱有不戢亦庶幾有備也至各州縣既苦無兵復苦無餉備禦無資宜速行團練鄉兵之法敕部照會典開載酌定賞格頒示天下令巨室富戶各量已力捐資畜兵有能輸粟

五百石以上或募養健丁百名以上或臨陣殺賊獲有功級者分別題請給冠帶榮身或加應得職銜每州縣得五六百人或千人報名在官屯聚訓練賊刼村庄出郭以勦賊攻城郭登埤以守賊退而勢可追則鄉城協力而奔逐之相機從事務保無虞不費公帑之顆粮而隱獲金湯之保障法無善於此者章下所司酌議

壬辰萬壽聖節帝御殿百官朝賀

以閑住內官監太監王希忠為天壽山守備

癸巳調考功司郎中李其紀為文選司郎中

在籍戶部尚書陳大道病卒

甲午江西道試御史曾倜上言秦中流賊蔓延日甚一日頃又渡河入晉中州接壤秦晉患震鄰若止陳兵要害以防守信地爲辭此外不更遣將發兵恐其東突西奔應接不暇蕩平無期禍且轉甚嘗考先朝亦有流賊如藍廷瑞鄢本恕等爲害更大彼時調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始掃蕩廓清即如今歲惠潮之賊亦調南贛閩粵三省之兵合力共勦近日始報有洗巢之捷何獨秦中不可倣此而行唯今將懦兵驕餉單財匱議徵調於此時臣亦知極難措手但秦中勦撫一無所據兵餉支用封賊之數已見一班若不併力於鄰封再爲厚毒而釀禍將來大費收拾爲

力更難則何如効惠潮故事施合力共勦之計也乞軫念封疆敕部定議酌調鄰近省分與秦晉合勦仍敕登撫着寔防禦分令亂兵西投賊而東入海庶不至養癰遺患也帝謂流賊蔓延隣省固宜各爲防禦其應否合兵令所司看議

乙未召姚希孟爲協理詹事府事少詹事

丙午以孫三傑爲兵科給事中

丁酉以御史梁炳廵按貴州

戊戌除夕帝親享太廟

湖廣桂陽縣于是月十二日爲土賊所破指揮謝承任陣

亡知縣林大傳以匿溝僅免縣中人民盡被殺掠賊踞城三日大傳出集鄉兵同官兵奮擊當殺賊二十六人衆賊膽落而遁延按白士麟以恢復聞帝謂賊至城破賊去城存何爲恢復着另疏詳報

崇禎長編卷五十五

五年壬申正月己亥朔帝御殿百官朝賀

兵部尚書熊明遇上言監視内臣設立標兵於法未便請罷其議若為出入防衛計但令撫鎮選兵二百名併其家丁共三百名亦足以示重帝從之

登島總兵黃龍疏奏去年四月巡獲通洋船二隻搜出黃蟒胡絲諸物訊其来歷則登州委官王舜臣李梅所為也舜臣為撫標中軍王廷臣之兄李梅則撫標遊擊耿仲明之心腹二犯口供諸貨皆出自廷臣仲明臣即收貯以俟審明正法不虞仲明胞弟都司耿仲裕竊受廷臣仲明主

使窺釁而起十月二十七日卯刻鼓其本營兵丁圍臣公署以索餉為名率把總楊世勳爪牙王三喇子劉八孫紹緒陳都等竟入卧內奪取敕印搜獲蟒緞胡絲乘勢將兵器文卷書籍衣服席捲一空仍擁臣至演武場欲肆兇逆賴衆將理諭而散次日仲裕令其黨將二偵船代鼓揚帆飄然去矣至十一月十三日臣訪知仲裕之同謀者為都司謝太平遊擊張捷仲裕心懷疑畏遂與千總王應元謀為亂欲殺將領為贄招致敵人以兵士不從遂縛應元出首仲裕之勢漸孤臣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分遣叅游守官沈世魁王良臣龔正祥李惟鸞尚可喜等分兵擒獲仲裕及同謀諸人鞫之益專為

黃蜂胡絲一節受廷臣唆使而然也遂將仲裕及應元世勲紹緒捷都三喇子李安李化龍等同時正法乞敕兵部將廷臣仲明太平李梅舜臣等主使仲裕反叛情由立窮顛末併治臣招尤辱命之罪庶海外知朝廷之有法島人安而臣之死可瞑矣帝命撫按察核以聞

庚子陞金煉色為文選司主事

登州官兵與叛卒戰於城東南官兵方有勝勢撫標副將張燾所部遼兵遽引退南兵遂敗殺傷殆盡燾部兵半降於賊

辛丑河南巡撫吳光義薦舉左布政使賈鴻洙右布政使

李喬按察使劉伸等十三員

孔有德等陷登州大城次早遂陷水城總兵官張可大鄉紳原任開封推官張瑤俱死之時張燾部兵降賊者詐稱自敵營逃歸晨叩城求入城中士民不可巡撫孫元化許之於是賊淂混入與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謀內應初夜舉火有德等遂從東門殺入元化方在城上引刀自刎不殊賊擁之而去登州道宋光蘭監軍道王徵暨郡縣官皆為賊擄可大自縊於水城樓瑤罵賊遇害妻子皆赴井死城中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紅夷大砲二十餘具西洋砲三百具其他火器甲仗不可勝數

及城中金帛子女皆為賊有凡遼人在城者悉授以兵共屠登民甚慘賊遂部署營伍偽授官爵鑄都元帥印推李九成居其位有德自為之副稱耿仲明為都督用巡撫關防檄取州縣餉銀以萬金犒島兵誘令同反旅順營守備陳有時攘臂而起殺周衛二將率衆七八千渡海附之廣鹿島副將毛承祿文龍義子之首也亦率其衆入登從賊與有時並稱總兵二人既同逆賊勢益張初登州僻在海隅素稱荒阻自萬曆戊午以來遼人渡海避處各島及諸州縣間毛文龍號召為一軍歲餉八十萬皆從登州達皮島中而遼地一切參貂之屬潛市中土者亦由登地內輸

由是商旅之往來雲集登海上登之繁富遂甲六郡遼人恃其強且倚帥力與土人頗不相安識者久憂之自文龍誅部下義子耿仲明李九成孔有德等畏罪逃四方後聞袁崇煥磔死文龍事稍白復相聚於登夤緣爲將然此輩教獷悍貪婪不知法度視登爲金穴欲得而甘心焉三人之中仲明尤多權智九成勇敢善戰始爲元化委買西馬所賫馬價蕩盡不敢歸流劫至吳橋適與有德兵遇而其子應元亦在營中乃相與密謀以爲馬價既盡反亦死不反亦死不如一逞可以得志遂劫有德而叛沿途六城之破皆九成爲先驅有德以九成父子材武且有首事之勳

故讓而先之

壬寅戶部疏覆朱大受所陳因銅鉛之便規四鑄之利鑄本得五萬便足其說鑿ゝ可行且謂錢式宜定益厚薄不等則私錢易乘今定每文準重一錢每千定價一兩則官民無低昂攙雜之弊其便一又謂府局宜停益爐冶錯陳則私鑄難清武難以悉罷合止留布政司一局與荊閩並鑄其錢式錢價一體通行不必分地以滋隔閡其便二荊鑄全在銅鉛湊集若被奸徒影借官批截買上流則四鑄爐卯便不湊手禁私販以裕官戶其便三行錢全賴出入有制若工料廪祿諸項支放無額則錢法窒礙難行今蕪

放定以三七兼收定以二八而流行既廣收息亦多其便四本官任事既久恐再易一人或前後叅差勢難畫一宜令專督料理臣部四年二月內題准將四五六年錢息共撥一萬五千兩以供藩工除每年解發五千兩外餘解臣部聽臣等查覈應用俟規模既定本差仍歸於本關兼理可也

癸卯薊遼總督曹文衡屢以病請嚴旨命所司覈議

原任雲南道御史王象雲以其鄉新城為叛兵攻陷殺死縣令并其家三十餘人疏陳其屠戮肆毒之狀并武德濟南官兵觀望不前任其從容流劫今各郡縣城守之物如

火砲火藥箭黨鉛子等備具則可以立定脚跟不可不亟為措置人地各有所宜其威名素著能使東人信服如梁廷棟謝璉其人者不可不破格揀擇臣鄉富豪子弟能輸助效忠願投名公家共保桑梓者不可不亟為收羅能率千人者即置之為千長統百人者即置之為百長總於司道而不費我之餉倘有功即行實授他如萊州新河口為東西交界衝地不可不早為設防沿海沙嘴哨船如丁河口等處為賊出沒不可不亟為設備至調兵須實能約束無使搶掠援兵須寔能攻擊無使觀望糧餉須實地飽騰無使借口凡此皆當嚴為申飭者也至縣令被殺安綏乏人乞

諭部速補強幹有司收恤遺骸整頓獎賞禁緝奸民隄防捲土則餘燼猶可再造也帝謂新城受禍最慘其縣官即行速補所奏條款所司并與議行

甲辰寧錦巡撫方一藻疏留寧前道陳新甲章下所司

乙巳兵部尚書熊明遇疏覆陝西巡按吳甡邊賊招一疏言延安徧地皆賊由歲饑民窮之故欲勝之以兵不如化之為民但其生資蕩盡欲還無路耳臣等與户部議處銀二十萬兩給令撫按設法招其精健為兵畀以月餉而雜處於舊兵之中使舊兵常足以制之驅而殺賊用為前矛計精健既收疲弱者即欲為變勢必不得逞然後給以

免死票散遣歸農彼必樂從而此健兵於賊平之後即以補各邊兵缺額未為無用此則寓賑撫於招募銀不虛擲兵不別調督撫便宜從事但期疆域敉寧文法在所寬也若商賈不通致市無糴米延鎮西經寧夏東經延德以達山西除此兩路之壅而牛車方可輸輓米價自不騰貴不然雖積金如山餓不可食也是在諸臣努力行之耳帝依議令督撫設法舉行

丙午親享太廟

調考功司員外郎李元鼎為文選司員外郎驗封司主事李之椿為考功司主事

戌原任三邊總督楊鶴於附近衛所

江西道試御史曾倜上言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故自古帝王必以民為重誠以軍國之經費兵食之大計悉於此係焉此在太平無事時農業尚為至重矧今日之海內乎秦苦旱吳豫苦潦流賊譁兵又踵相告矣其在水旱地方朝不保夕既嗟隔宿之無粮其在兵燹所經悉齎盜粮又苦耕耘之無具穡事廢矣賦將安出然誰司芻牧恐使災黎至此可無誤法以通其窮耶國家額令各處設預備倉原有深意正為水旱盜賊以備不時之需今春和膏動窮民失業正當發廩給種措處牛具農器以資之不足則令地

方鄉紳富民捐貲借貸多方鼓舞以激勸之移民移粟以拯救之使其有無相助同舟共濟勿令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不關涉也至如近日山東之變不浹旬而越城破邑如入無人之境其故何也良由平日撫恤無聞既驅民而為盗又未嘗加意訓練力行保甲及至變起且束手而無以禦之也假使庫有金錢廩有米粟於以賑貧恤灾固圉禦暴自可堅守有餘何至人無固志若此伏願速敕被灾省分乘此春和官給牛種耕器無令秋成失望仍將兵火地方從實勘報酌量請蠲以固流民墾田之志此後若急公捐助者必出己所有其公費贓罰倉庫銀穀仍留各

處以備緩急不得括盡以貽空虛則地方根本之至計也帝謂恤災勸農均屬急務所司酌議飭行

丁未陝西巡按仍料理賑務吳甡疏奏鄉紳士民捐輸恤災銀共一萬四千八百兩雜粮二千七百七十餘石其中如孫瑛張繩祖孫啟禎孫啟裕王應龍呂下問等爲數獨多者應分別旌奬章下所司

戊申敘延鎮三次捷功史永安候起用時加俸一級張夢鯨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葛如麟王振奇鍾希顏趙之庠趙鶴年各加銜一級白貽清夏時亨盧友竹王民範各加俸一級廖起嶽准復級馮珍紀録蕭友蕤咨吏部選吳自

勉加太子少保銜致仕於原廕外衛正千户加二級為指揮同知楊肇基追贈一級於原廕外衛正千户加一級為指揮僉事楊御蕃等一百四十一員分別加復有差王用予贈署都督同知何漢高晉見王憲邦李文德梁璞各贈官一級申用懋程正己各賚銀二十兩張鵬雲加俸一級李繼貞鄒忠淯各賚銀十兩王春端等八名各授鎮撫

陞羅汝元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以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日輔直言被譴上言兩人舌雖鹵莽衷寔無他臣竊謂皇上之抑二臣關係甚小二臣言及內臣而被抑關係甚大臣實不為

二臣惜而深爲國事惜也伏願念此布德和令之時擴行慶施惠之意勑二臣照舊供職其於昌言路而宏虛受豈非壬申春王第一勝事哉帝嚴旨不允

己酉山永巡撫丘禾嘉疏奏內臣不宜典兵而隨伴實不可少擬於關內外各用六百名令一把總統攝不與營伍相關監視往來關寧出則用寧兵入則用關兵非獨濫役無所投托即營將亦不敢借口行私矣章下所司酌議

兵部尚書熊明遇疏覆武進士陳值等條奏因立規條以進一曰迎送之困苦當卹一曰領粮之費勒當除一曰遊客之書帖當嚴一曰文武之和衷宜先一曰武臣之孝思

宜體一曰恩榮之普澤宜周一曰武甲之稱謂宜別帝以矯偏釐弊有裨奮武令通飭遵行

庚戌陞莊欽隣為右通政

山東巡撫余大成疏至始稱登城危在旦夕及黃縣險地宜爭帝惡其遲延并登撫孫元化命降三級戴罪圖功

辛亥陞黃錦王錫衮同為國子監司業錦獨加服俸一級

查核邊鎮兵馬工科左給事中馬思理以內臣典兵非制朝廷微漸當防上言監視馬雲程曾有比例議設標營之疏皇上不輕許可下部酌議尚在候覆乃撫臣承順不違列之經制此非監視之擅撫臣之擅也使此例一開勿論

與皇上責成畫一之旨大相剌謬且恐關寧比例撫鎮而而各鎮又比例關寧紛、握兵在、增餉坐使邊頭勢重窟穴漸成豈可為訓且皇上創名監視原比監察例不比撫鎮例惟一切兵馬錢粮未嘗干預故能行其監察今之監視何獨異是且不特此也關寧監視曾救陳新甲得旨部議矣夫新甲才智可鼓臣久知之即大凌處分反不與奪世廕仗節鉞者同徼寬政臣竊惜之然臣子為封疆受過於新甲無損也若監視可為舉主則監司即可為門生歲時伏謁必當執弟子禮甚褻所損孰甚故今日陳新甲雖賢不宜遽信馬雲程之口亦猶胡良機雖有罪不宜仍

付王坤之手近見臣同官魏呈潤等一鳴輒斥舉朝亦有救之者獨不獲比例原情矜其愚戇宥其後効遂使數載言官無一人得沾皇上賜環之典真闕事也先臣有言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今以兵權舉刺悉歸內臣殊非長便用是以防微杜漸之意為不爭之爭惟聖採納焉帝以標兵事部覆已明餘俱報聞

山永巡撫丘禾嘉奏報登將王廷臣統領官兵一千一百三十餘名暨家口婦女一千二百餘名於是日出關帝報聞

西協監視太監鄧希詔疏奏臣蒙差監視西協意以監者

如監察御史視者如巡視科道是非利病皆得糾彈何意督臣曹文衡偏見自專無同舟共濟之誼其於軍伍則缺額而不行召補其於將領則縱弛而不行檢裁挑選訓練奉有督撫及監視之旨而竟不關會舉劾能否現有公同甄別之諭而竟不通知寬冒撫賞之呂應蛟何其不公杜門高卧而不理事何其曠職新定經制而不令一語參酌何其自私驟調薊兵八千而不給餉致餓兵洶洶何其乖張狥情面而以孱脆南將選練樣兵何其背達晝則優閒高坐夜則萬火登山何其勞軍妄費撫賞錢根不行查核任其鼠雀侵漁何其容隱火器營將官久缺不補以待用彼

私人何其玩忽薊兵候餉督臣移檄不明薊鎮密雲互相推諉俾衆兵怨望何其反覆不能釐奸剔弊縱將領剋軍月餉略不為禁及臣至而始行覺察何其素餐更有甚者荒淫聲色等軍務於鴻毛托病欺君嬾朝賀於元旦何其傲慢撫賞章疏蒙旨云潮河川収利何入多報少正以報少罪潘國俊之欺督臣改曰入多報多何其背旨總之督臣位尊權重不容臣以監視臣亦何敢強求商確獨怪其剛愎自逞惟恐貽誤軍機有辜皇上任使之意不得不預為皇上陳之耳帝謂督臣與監視自應協籌幹濟文衙何意見參差杜門稱疾還著改念同心商確不許以小嫌爭執

軌閫弛卸

登賊陷黃縣知縣吳世揚叅將張其功守備熊奮渭俱死之

壬子貴州道試御史丘民仰疏劾登撫孫元化東撫余大成認賊作子坐聽其劫庫殺官連破數城如摧枯折腐之易自登兵叛後今已五十日矣近見邸國祚帶領川兵行次濰縣亦從叛將孔有德而往援兵倒戈元化孑身而奔損威辱國乃匿不以聞如其自慚狼狽而不敢報罪已莫贖倘有意蒙蔽其罪尚容誅乎邸國祚與孔有德皆係逆將自不宜令其討逆元化復令之帥師明、以卒與敵登

兵前隊已抵撫寧者亦聞風相率而遁夫非素有異志奚以不謀而合元化固未之覺歟覺而仍遣元化不身爲戎首耶臣不能爲元化解也若大成修齋誦經人耳不禁叛亂而禁殺生致地方有白蓮都院之稱即叛兵之報突至而宅內僧道建醮未完塘報且遲遲不發所爲提督軍務者謂何而但知左道惑人乎其欺君者一陵縣距省城不數千里當攻圍時亟發兵截擊叛兵固可立縛乃士紳號咷震天而不聞巡按監司疾呼而不應積十餘日但講移鎮仍逗遛不前不其誤乃軍機乎其欺君者二先日櫓道臣謝璉縛逆賊於大成之前大成勸以人性皆善一概釋

去致地方有狗子傭性之謠今叛兵敢於猙獰明知大成非殺賊之人耳貽釁釀禍其欺君者三有此三者未嘗不利破甑難收乞速斥二臣另選賢能庶可補救於萬一即皇上痛恨開釁不令卸擔亦當敕部限以時日責以底定萬不宜聽其悠悠者也帝命再行嚴飭加意防備

陝西巡按吳甡疏奏寧塞叛丁神一魁既被靖邊道戴君恩總兵曹文詔於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以計賺殺之矣其餘黨黃友才等盤踞益深猙獰如故是所殺者止一一魁而未殺者且百一魁也諸將正宜出奇制勝奮勇先登而三四月以來徒委咎於冰雪之難進惟日待其走而追之

夫所謂待其走而追者必攻圍大創使其力不能支然後開一線之路四面伏兵擊之豈遠在四五十里之外聽其打粮接濟而曰俟其罷走此不異揖讓以待其退無怪乎師老財匱蕩平無日且一處如是并使各賊聞之望風效尤底定何時乎近河西道周日強謂劉五影賊潛伏於定邊金鼎山與環縣為隣時出抄掠郝臨菴潛伏於保定東林與合水安化為隣常報劫焚此兩賊者躭、待寧塞之賊出而會合大舉結聚南奔勢誠岌、環縣署印同知趙應閤坐是憂欝縊死新令李可觀尚未到任慶陽新營又缺將領止容將趙光遠身任其責雖謀勇足稱又未經題

補當此危疑之際非信地專官難以責成除環縣知縣臣飛檄嚴催外其原任遊擊趙光遠智勇兼人賊鋒屢挫地方頼之乞敕部就近推補慶陽新營游擊庶使瀕危邊土早得干城之力也再乞嚴飭道將剋期殲滅寧塞餘孽再鼓餘勇合勦劉郝諸賊毋以殺一神一魁即怠玩不顧也

帝謂賊首神一魁既誅其餘黨及劉郝諸賊著洪承疇鼓勵鎮道刻期殄滅趙光遠即與議覆

癸丑陞溫州知府林應聚為浙江副使

戶科給事中宋國棟以登兵屢陷名城上疏彈劾孫元化余大成二臣玩寇殃民悠〻坐視僅知兩相諉卸乞敕其

同心協勦以絶禍根并刻期奏效不得少有觀望不則即以三尺從事武可少勵其萬一耳帝報聞

南京山東道御史尹明翼上言堯舜之聖其咨嗟兢業者不過允執一中是中為馭天下之大法不可意移偏重也近者事變偶乘權奇間出一時矯枉之過輕重失平遂至此中暗違而不覺者如內臣之遣大小臣工言之不聽徒令師々濟々自疑自薄是輕外臣而重內臣也武闈一事序遂遍於兵曹累因及於侍從是重武臣而輕文臣也凌城之役謝璉等承命遲疑獲重譴矣祖大壽隻身幸脱全軍不返丘禾嘉反修為出奇今不惟逸罰而且新命煥然

矣謂國憲何是又輕重失平之一端也惟願聖明省覽鉅細一衡以堯舜之中無偏無倚蕩蕩平平則時雍風動之盛治立奏於今日矣帝不省

甲寅陝西巡按吳甡以韓城郃陽蒲城白水澄城同官邠州耀州淳化三水永壽長武麟遊鳳縣等十一州縣既受流賊焚殺之慘又多兵馬征繕之累田地荒蕪戶口逃竄特疏為災民請命緩徵至延安慶陽平涼三府盜賊未靖哀鴻可憫明年新舊遼餉及邊粮仍望皇上再賜蠲停俾窮民沐浩蕩之恩庶地方有平寧之望章下所司酌議

戶工太監張彝憲疏劾昌平粮儲戶部主事宋開春冒餉

侵根諸事請敕所司逐款嚴治從之

乙卯轉馬鳴世為左通政

以陝西副使林銘鼎為湖廣叅政戶部郎中丁流芳為四川僉事

以劉國勳為薊州中路副總兵

薊遼總督曹文衡疏奏內監鄧希詔聽神奸南拱北挑激無端生嗔其意不過欲臣夤緣交結事〻請裁于彼然臣素矢硜〻恥為諂媚於其上任時臣正出巡邊口未獲回鎮郊迎一怒也臣以積勞成病呻吟床席間其田容時未經登拜二怒也希詔每對人言欲臣與之會酒臣竟疎濶

未及設燕三怨也先是奉詔將至拱北揚言伊父與內監之父同為錦衣最相契厚凡各司道皆為恐嚇臣厭惡之後致書為拱北鑽謀火器營缺臣不敢以匪人悞營務不與咨行而題補素善火攻之李天成奉詔因恨入骨髓四怨也奉詔聽拱北撥置每營路派買柴炭千斤或數百斤及柴炭送完并原銀申繳臣於防邊之著宜周疏中曾言禁革代買柴炭陋規不料剩其隱腸五怨也奉詔旗鼓梅永芳被人匿名貼榜謂其隨處需索奉詔了不查處反謂臣在地方不禁匿名六怨也奉詔移臣檄內有代天子之語臣訐其無禮於君目擊心裂未敢回覆七怨也神廟時

各省欽遣內監遇慶賀大典皆於本衙門行禮如遇接詔內監先於檻內行禮立于龍亭之傍昨萬壽慶賀臣議內監於檻內龍亭前行近臣禮臣率司道遵會典行出使禮希詔不從必欲與臣同班跪於班首不知朝廷之上聖明之前果有內監同班否視整大典屑越跋扈深怪臣議檻內行近臣禮八恕也元旦慶賀希詔聽拱北揆置至牌前大言曰內監視二字何義何不預為我商議我所關俱過後事雖知何益呼嵩之地厲聲咆哮夫監視之遣原不令其掣肘邊臣若必請裁而行是明欲招彼威權而不顧君命之本意臣不能以牟合承教為恭九恕也臣因更定營

制出示曉諭希詔聽拱北撥置謂如何不關會夫疆臣為營制出示又須關會內臣乎以不會同為嗔十怒也更定兵馬經制密雲道臣議單有內監家丁二百名臣謂內監視不必另設兵亦不便入經制行道駁議而希詔深銜之矣十一怒也年終甄別將領督撫會題載在敕書往例即按臣關臣俱不列銜希詔聽拱北撥置謂甄別如何不會同希詔深以為憾十二怒也希詔以撫賞參潮河川守備潘國俊兵部咨文到臣臣即行密雲道提問招解月日瞭然未踰三日乃怒向中軍曰何不為我速行不知舊例必由監司招解十三怒也奸胥孫秀玩法作奸前為臣責革希

詔收用之臣謂壞事革後不可復用希詔以規為嗔十四怒也希詔疏自認為代天子欲與巡方同體復嫌巡方尚畀於中丞又自認為軍門復嫌臣之耦己不宜有兩軍門又自認為監視軍門在軍門之上初至猶書監視太府近則曰監視軍門臣不能委曲迎順十五怒也希詔濫准民間詞訟每批中軍審問婦女可以掛累青衿可以凌辱夫士民皆皇上赤子臣不覺心憐語憤希詔聞而恨之十六怒也夫遠己者疎人之恒情順己者悅逆己者憎尤內監之恒情臣攖此十六怒動遭凌侮重以險惡之拱北從中挑激多方彈射且拱北通賄招搖所忌憚者惟臣耳當其

具奏時希詔令中軍揚言於臣似欲臣登拜會飲以合其歡而臣以從大臣之後受總督重寄國家威重所關耻為刑餘所廹不肯毀行私交遂致見怒如此且內臣節制骵統俱視敕書所載今日無敕書止嫌臣為碍眼必甘心於臣而後已從此所暱加親所忌加剪奪兵戎之大柄惟所欲為觸之立碎挑釁觧骵邊事決裂憂不在臣一人而在千里之疆埸為可惴々耳帝謂總督監視各有職司原非掣肘可得爭執其南拱北招搖營缺文衙何不早發前奏稱其堪任衝塞是何賢否不倫

山東巡撫戴罪余大成疏報登鎮失陷因規責萊城守事

宜以杜滋蔓并勑失事將領吳安邦余五化等又議募補登鎮營卒其器械公費一無所有請勅登餉之未觧者以壯軍容更乞敕部早定大計發隣境精兵速張天討帝悉其逗遛失悮命與孫元化俱削籍聽勘大成仍料理候代

丙辰駙馬都尉鞏永固進獻煤窑六座且上言向與陽武侯薛濂爭忿之非深自悔恨又謂此事皆起於家奴姜應鵬楊九成背逆投獻挑禍起釁致兩臣結怨傷和乞下法司提究正罪庶臣等勳戚無嫌復為歡暱將不愧于冠貫之懿跡矣帝謂兩臣既能懲忿修睦亦見恪慎煤窑不必進

山東巡按王道純疏奏山東孔有德作難不六日而七縣破十日而登郡失此無他逆賊孫元化明通線索濟撫余大成賂脫牢籠覆轍在前人皆知之今孫賊借逆修船取餉分兵四出倘再遲十日山東非復皇上有矣乞廟堂諸臣合詞叩閽力保危疆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時賊既破城登撫檄猶日馳下縣人皆疑元化同叛故道純云然

丁巳以徐從治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復謝璉原職降三級戴罪管登萊巡撫事

以兵部主事張國臣為登萊軍前贊畫鑄關防給之

陞禮部郎中宋之儁為山東副使分巡登州

吏科給事中宋玫以叛兵環攻登郡不十日失守上言天下事見已然而忽未然必有燎原之患顧此憂而遺彼患必有厝火之危省小費而忘大費必有補牢之拙曰條陳綏輯遼民撫馭島兵處置錢粮三事章下所司看議

戊午潰卒周子月自遼東逃回言　大清將於正月間發兵困寧錦攻關門兵部以聞帝命邊鎮將領預爲飭備

山東道試御史党崇雅上言今日事勢可憂者惟西秦之叛民與東齊之叛卒秦寇自神一魁授首之後劉郝等望風魂搖不難乘此戡定但苦餉之不足所以未能大舉掃滅然惜目前之費日延一日直至潰裂四出所費不更奢

乎至如東省之叛兵蕩平猶易何余大成孫元化幹濟無術敗壞至此近聞聖明震怒命吏部諮核才幹撫臣洵今日西江之水也夫叛兵皆遼人以遼人散處東省流離困苦終無寧止之適宜其乘機煽動至於各島中日不聊生之衆又不知凡幾伺隙覬望危為可虞況登城為跨海雄鎮敵接其北朝鮮迫其東要地一失將使伏莽之輩聞風響應阻我粮道墮我名城及此不圖不幾毫末不札而尋斧柯乎乞皇上念兩寇有可勦之機需發見餉鼓勵三軍速殄荼毒更嚴責當事諸臣一秉虛公慎簡才望如陝西督撫其人者令之調度登島事宜庶幾寧謐其有日乎帝

謂島衆作何安戢令所司詳議餘報聞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上言自大凌雲援之後籌邊事者宜何如卧薪嘗膽以修備禦乃數日來烽火漸稀人情漸懈不異厝火積薪登兵之變屢破名城流毒士女孔有德不異於唐之姚令言而秦賊一橫甚至殺道臣縣令此非細故也外患方深内憂并集時事搶攘無如此日臣為登計者不難於定其變而難於得其力為秦計者不難於勦其命而難於安其生何也登兵非登人即遼人之餘孽自遼歸島復自島歸登者也長於海外不知國法其壮悍可用其野性難馴即使登撫能誅其首惡戢其餘黨而此兵者

將安置之乎是莫若即令登撫統之使其親率所部併前此出關之兵自為一軍戴罪訓練以俟立功自贖不然或令登撫移駐西協專轄督臣所分信地而督臣則節制關內外各撫以總其成亦事之至便者登用海既無實着則登撫洵屬可裁一道臣董之有餘也若夫秦地凶荒已極民不聊生不為餓殍即為盜賊故有可盡誅之奸猾而無可盡誅之饑寒況此中饑者不獨民饑而兵亦饑不獨兵饑而賊亦饑使本處抄掠已盡勢必蠶食於鄰省故凡山西河南與秦唇齒者皆當整兵合力以助其勦且轉漕輸粟以濟其窮非為秦也亦所以自為也至關門目前要着

則莫如遠偵探防要害練見兵補士馬精火器製兵甲今邊臣所疾呼者惟士馬兵甲火器而於遠偵探防要害練見卒則寂然不講臣謂宜敕撫鎮按月奏報務使諸事皆有實著庶可恃以無恐其窮弁貪猾固為可恨貧苦亦自可矜臣願皇上於諸將不必驟責之而在陰富之凡有功賞緩其陞廕優以金帛彼財用既饒尅剝自寡且名位未極則爭奮求前是亦鼓舞將士之一法也帝令所司以諸款再行嚴飭其西協係督臣專轄不得輕議紛更

監視薊鎮太監鄧希詔以督臣曹文衡揭其十六款列十六虛以辨且謂臣未嘗微色發聲而督臣荊棘在心陡以

怒之一字歟夫筆端欲加人罪恐非大臣光明正大之心事若其巡邊回署則以愛妾所推損腰困卧容城人盡知之乃謂巡邊得病何虛誑也督標操賞年額九千餘兩絶未曾操一日賞一人盡飽私橐而百凡朝事其提塘官董國相必先預洩何其如鬼如魅乎總之督臣乖張殘酷軍民並不堪命怨聲載道皇上試察訪之便得其實也帝謂封疆事重總督監視宜從公起見協圖幹濟不得過生疑揣

乙未湖廣道試御史姜思睿上言科臣魏呈潤臺臣李日輔以極言無諱致蒙譴謫臣觀兩臣章疏大抵皆古今治

亂得失之原忠臣憂思悚廹之意迹其區、之誠深可矜憫所謂朝廷有直臣天下當太平者也奈何遂棄其人乎況國家之患莫大於大臣恋祿而詭謀小臣畏禍而緘口而居耳目之官負匡救之責者尤惡其含默隐忍自同寒蝉今兩臣所為直欲皇上敬法高皇帝媲美唐虞耳豈期皇上聰明神武無事不合祖宗而獨於內臣干政一事偏靳轉環乎孔子曰觀過知仁唐臣陸贄之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訐明我之能恕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恐皇上廑思及此方將賞此兩臣以勸忠勵直寧忍輕擯抑之乎且皇上方以此一二言為

易得也天下士大夫忠勇之氣自逆奄魏忠賢以來磨耗無餘至今言及中官事輙以為禍且不測相戒不敢出聲臣竊慨肅皇帝議大禮時斯亦至仁達孝今古盥傾而當日大小諸臣伏闕固爭者至數百人雖雷霆之下不為少却今則逡巡退縮容容自全此非其心不忠氣奪於有所鑒也如是則皇上之得有呈潤日輔不可謂非言路之幸矣故兩臣誠迂踈戇率而皇上優容之益以微山海藏納之量若必令獲罪以去在兩臣心固甚安第恐忠直阻隔上下雷同胥自此矣伏乞皇上曲垂鑒察立復兩臣原職使得益殫盡赤以彰主聖臣直之美臣即代膺廢逐所深

頓兵帝不從

户部尚書畢自嚴工部尚書曹珍户部右侍郎劉重慶兵部左侍郎宋槃左副都御史高弘圖等上言東省叛兵作亂東登兩撫畧無佈禦遂使登門重鎮一旦破壞賊反得據我形勝乘勢狂逞所最可慮者島兵近萬其主將黃龍久為所刼潰而無統刦商船已禁惟恃官粮以噉〻待哺之衆若賊一呼群應則其害更大廟堂之上不得易視之弁不得緩視之也臣等竊為鄉邦籌之則有定著有正著有要著焉蓋叛賊不就撫天討難稽勢必剪滅此定著也賊負嵎固守登城堅不可拔必畫地分守先為勝勢以待之

不得輕進以再誤方略總著此非假便宜寬文網不可也賊據登窺萊黃為萊之東蔽守萊勢必守黃此正著也但萊之南有萊陽迤東有寧海俱賊所垂涎之地賊知萊宿重兵必秣馬南窺萬一旁出將圖萊而圖膠即膠那又萊之後勁也萊且不遑東禦而憂南顧矣此非命道臣移駐萊陽寧海或間一參將以固防守不可賊依海為窟退則旬島進則呼遼易相連結宜速檄馳諭東江及東土安插之遼人明示恩威開發忠義此要著也以上數者惟在濟登兩撫協心交勉以收柔揄之效可耳帝命所司看議以聞

廣東道試御史逯大成上言登城失守其屬邑未可置而不顧蓋以登州周圍三十里內原無柴薪其城內又無積儲粟所仰給者惟黃縣萊陽寧海三邑耳故以黃縣萊陽守而後逆賊之餉道斷寧海守而後逆賊之羽翼剪此登屬之大勢也撫臣既堅守萊州即當思善後之策恐黃縣一棄則萊州之門戶破萊陽一棄則萊州之聲援孤寧海一棄則逆賊蔓延彌甚而旦夕未可撲滅也故臣為撫臣計欲守萊州則三邑不可不守此虛寔要害遠近之數明丶可稽者也乞敕兵部將登萊監軍各道速選才望之臣分駐三邑各以重兵戍之使逆賊進無所掠退無所食然

後大兵東向直抵登城逼之則以飽待饑以壯制老可以旦夕致之死地矣章下所司酌議

庚申蔭懷隱王

陞李覺斯為應天府丞

帝以樣甲婁造不堅命將盔甲廠掌貼劉守乾賀堯年石國泰削秩二級戴罪管事監督孫肇興奪俸半年安民廠掌貼田種玉高賓王輔削秩一級戴罪管事監督王之鼎奪俸三月

陞福建參政申紹芳為本省按察使延安知府張葦為陝西副使

四川道試御史吳彥芳上言登兵之變寔舊撫之罪革之允宜昨新撫已推從此旌旗壁壘行且改色矣臨敵決勝全在節制之得人而不在責臣之臨視古者推轂授鉞屬之一帥而不疑自觀軍之使設於唐監鎗之名創於宋彼時之當事者始廻翔顧盼陽托掣肘陰圖卸肩敗事者多成功者寡此人臣之便而非封疆之福也昔唐征淮蔡四載無功裴度請召回監軍中使而後自出視師元兇就縛宋之討儂智高也以內侍任守忠監狄青軍諫官李兌力請罷之而廣南遂平由此觀之前事之得失後事之師也今日登城既破島兵隔絕海表則監視登島之內臣似為

虚設我皇上妙用如神曷亦近倣唐宋故事毅然撤回内臣使撫臣得以任意展布旦夕奏功不至藉口牽掣借端諉卸區〻叛旅不難滅此朝食矣帝謂疆事專責撫臣監視止司稽核寧得以掣肘藉口

辛酉陝西巡按吳甡疏薦署潼關道右布政使楊弘備分巡河西道右叅政張允登神木道僉事樊一蘅處荒盜艱難之地抱精敏幹濟之才賑賫軍民備極苦心西安知府李之茂延安知府張輦延安府同知趙鶴年鞏尚忠慶陽同知趙之屛西安推官史可法延安推官曹夢吉耀州知州范鳴珂鄜州知州張崇湝綏德知州周士奇長安知縣張希

夏暑白水縣同知鞠思讓雒陽知縣劉三顧府谷知縣王民範乾韓城知縣陳箴郃陽知縣范啟科保安知縣侯三光同官知縣丁弘譽署米脂縣州判孫繩武或輸助獨多鼓士民忠義之氣或撫循有法收地方保障之功一時守令於此稱最內如推官史可法單騎減從身歷險阻披荊棘探虎狼無處不到無人不霑使皇恩徧於赤子白骨起爲蒼生勤瘁半年勞績異等又當特薦以昭國典

倉場總督錢春以漕政蠹壞防維宜亟條陳關切緊要事宜十款一包攬侵尅之宜杜一印運更番之宜定一嚴保認以防隱脫一別完欠以蘇連累一歲增冗蠹之宜禁一

扣給懲勸之宜明一禁別差以杜巧卸一停協運以專責成一增放折色以裕公儲一挨收斛墊以釐私弊

山東巡按王道純疏奏十三日叛兵復攻黃縣賊勢漸蔓東事可危且聞其造船進海意在勻島但島路梗塞惟天津可通臣已知會府道遣人宣諭在島官兵令勿墮其術允祈天語再為申飭

壬戌陞傅淑訓為通政使

贈韓策為刑部尚書

直隸巡按吳善謙疏解捐助銀命照數覈收

命內官監太監楊澤為鳳陽守備專衛皇陵兼管廬淮揚

徐滁和諸處

陞内官監左少監楊顯名為南京孝陵神宮監掌印左少監

兵科給事中林正亨以閩寇初安無事愈當為有事之防懲前毖後不可不豫圖救弊長計疏陳裁冗員定汛地寔營伍修戰艦四事章下所司酌議

吏科左給事中顏繼祖上言六科轉陞一著必自散而右而左而都歷祖宗朝至今未之有易年來左右散轉法尚仍舊貫惟都給事中缺員之時間有用見在改事者此雖權宜變通之術然恐積漸相沿勢必將資淺者躐躋而資

深者淹抑勿論先後例置實閒將來嫶競之端如謂正印不可乏員則當照卿貳攝部院之例以本科左右散暫署仍俟照資輪轉庶不以本官應轉之秩反授他人也而就中有可商者則差假亦宜分別蓋差為王事之馳驅而假為私情之內顧自今宜著為令凡差出科臣悉照資序陞轉其給假回籍者定須假滿還朝始得陞轉不得與奉差之人作平等觀庶於政體甚平人心共快已帝謂科員陞轉原有定規命照舊行其奉差給假併不得一槩序轉

癸亥陞蔣德璟為右春坊右中允

贈蔡毅中為禮部尚書王國禎為兵部尚書

福建道試御史王積燦上言國家最要者莫如惜人材欲惜人材莫如收人望大凡取捷口舌修飾形迹者俱不足為材其真足為天下除大難成大功必其生平所表見皆有以欽服乎人心故凡負一世之望者必非偶然而得也於是收得一人已勝拔茅之吉而今日者或林岩有色而位署無光或鹽車伏驥而當途覆餗故諸臣之以罪去者不可盡棄也則環當酌而賜諸臣之在林下者不可盡置也則廢當酌而起至於直言敢諫之人要皆從君國起見若一鳴輒斥大非任用之初心則諫當酌而容而再於濟濟多事中取長而舍短合偏以為全自不至有無才之患

矣至於關西督撫當多發見餉以俯厭其呼籲力使有人同無人之窘東省新撫又當假之便宜以展布其手足力使後人代前人之愆斯又愛惜之第一義也若京堂一席原以備督撫之選近則關門東省皆選自監司而京堂祇以養優藏拙自今果有戡亂之才者宜令即奮請纓之志斯為不失儲才本意耳帝謂起用容言朕方虛懷課效若果有真才何不明奏命所司一併看議

甲子陞上川南道秦一鵬為四川右布政使

先是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初二日盜入四川巡撫張論臥內竊關防以去禮科給事中謝玄珽劾其疏劣無能請賜

罷斥帝命部院從重叅看

乙丑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天地交泰之說大抵謂陽氣輕清而發舒陰氣脆弱而慘刻所以融其慘而為舒原在君子小人内外之間耳今狼子野心迭見於疆場督撫監視浸假而參商是九邊純陰氣也焚巢之變紛〻民哉譁為兵入室之戈逐〻兵轉譁為賊是九垓純陰氣也傾危反側之侶及門而操矛鋋貪穢險譎之夫蒙面而卑國是廟堂之上無非陰氣也以皇上陽德正中近自廟堂遠至九邊盡是陰氣磅礴將無心膂大臣所謂内者未必皆君子所謂外者未必皆小人乎臣聞先臣王竑之言曰小

人之行豈濡而無用鈍而不斂訥而無言愚戇而能為冒犯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奸若愚即宣尼所指為内荏斥為鄙夫者也若所為君子者或大讓如慢小讓如偽或難得而易祿或易祿而難富或蹇々似迂或朓々似拙是以小人易内君子易外一内一外之間得則為泰失則為否易蓋揭其至微者以惺人主復嚴其至危者以惕人主也故臣謬為講泰文於今日皇上莫若就平日所内者審其孰為小人而亟去之就平日所外者審其孰為君子而亟用之豺狼却而狐狸毆茅茹拔而彙征吉則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庶幾上

下交而其志同即材成輔相之道不難徐汲矣寶訓有云用人之道當知奸良而奸良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真偽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聖謨洋〻豈非大易内君子而外小人之龜鑑皇上今日休否啟泰之神鉞哉帝謂朝廷用舍自有鑒裁不必借端瀆陳所言陽剛君子果有確見可明白奏聞

丙寅以河南副使荆之琦爲武定兵備道

贈牛應元爲刑部尚書

在籍工部尚書吳中偉病卒

廣西巡按戴罪畢佐周疏奏生員朱梓張克志等以裁扣

廩糧詬辱縣官請將朱栙張克忠充軍劉僑張景汪洋譽張炳樞遣徒劉伯蕭見升張中蕭見洪吳尚榮唐國祿杖革報可

丁卯陞南陽知府王之柱爲福建副使

以陳獻策爲刑科都給事中

戊辰薊遼總督曹文衡以太監鄧希詔言其兵多缺額伍多縱弛及不公曠職諸事具疏逐款晰辯謂其事事虛誣謊奏欺君乞立敕嚴勘處分帝謂督臣受封疆重寄但當實心任事朝廷自有明鑒紛紛訐奏何關邊計着遵旨一意料理軍務不必更瀆陳辯

以福建副使施邦曜爲本省叅政

勦登總兵楊御蕃等兵敗於新城鎮先是登州既陷東省大震朝議調通州兵以御蕃統之加總理銜使盡轄山東各營又調天津兵以總兵王洪統之調保定兵以總兵劉國柱統之俱剋期赴勦是月二十五日御蕃率所部併鋒營沂營青營之兵進至朱橋傍晚洪兵亦至二十八日同次新城鎮是日賊兵自登州迎戰津兵先潰洪遁還御蕃被圍夜半全師闖賊營而出抵萊州各兵星散而西御蕃不能遏以親軍三百營於城外

崇禎長編卷五十六

五年壬申二月己巳朔兵科給事中黃紹杰以督臣曹文衡監臣鄧希詔彼此訐訟屢蒙温諭而齟齬未解上言自古未有反顏相視之人而復可以覿面共事者況文衡以節鉞重臣無因而受監視之點染將何顏立三軍之上臣恐方寸已亂留一日祇誤一日何不早爲罷去別簡能者代之使封疆國體兩無妨悮耶然文衡既去監視亦不宜復留蓋此番玄黃之後人〻喁息誰復敢攖其庭若欲委蛇附和必非文衡之人而後可倘猶是文衡之人彼豈肯以鼻息仰之乎乞速賜處分罷文衡撤監視俾封疆早〻

得人則危關幸甚臣至此不得不致咎於輔臣馬當監視初遣之時廷臣總、過計首懼掣时成隙傾軋釀禍彼時輔臣皆以去就爭之或可回天即近者舌戰未已亦宜開陳入告乃又朦朧兩可天下事寧堪再壞耶且廷臣向日所言今已一、皆驗如祖制不許典兵廷臣不曾言乎而頃且我於立標營窮地不堪騷擾廷臣不曾言乎而今已織跡敗露廷臣曾言仗節負氣之士定遭毒螫今果伎倆見矣廷臣曾言鮮廉寡耻之夫将諂媚阿附今果有嘖、稱訟甚且為薦主門生不奉旨而擅撥營者矣夫前轍非遠漸不可長世界至此甚可寒心臣以小臣苦於悟主之無

銜豈居綸扉重地者亦難片語以格君聖明媲美堯舜何憚轉環特輔臣身謀太重鮮納約自牖之謀耳帝以其輕議妄舉抑揚挑激切責之

廣西巡按畢佐周薦舉左布政鄭茂華分守桂平道副使謝士章驛傳道右叅議白聯芳分守左江道右叅議董應揚

予戶部右侍郎林熈春祭一壇減半造塟

賜安南國使臣宴命禮部尚書黃汝良主席

兵科給事中馮可賓以東省叛兵肆難皇上既下徵調之令復頒諭樞部共籌長策乃陳假兩撫便宜急鼓舞人心

愼臨敵進取復登餉京額四事章下所司看議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黄道周既降調患病求去帝許之因疏請放行上言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四時春秋推其運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上距詩乙丑十月辛卯朔凡五十四年加一得甲子上下卦序每卦之序得六十七年零一百五十日計自春秋己未至洪武戊申凡二千九年以詩乙丑益之中分乾坤而損其十六洪武戊申至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四卦別之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六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

人事未有深切若此者也凡易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八日今歷爻八之四矣陛下深明天道嘗寤寐以思賢才而賢才卒不可遽得懲毖以絕小人而小人卒不可易絕方開承之始外清逆黨內掃權奸天下翕然想望太平曾未四年而士庶離心寇擾四起天下騷然不復樂生雖深識遠慮豈圖變動不一遂至於此臣觀陛下有大君之寔而小人懷干命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可以制小人使不為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以中大君所不覺自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眛而不

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知務一事磨勘則藤葛終年一意不調而連株四起在陛下之意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而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在陛下之意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而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歛怨布權迹其所為既不足服小人之心度其末流終必承小人之敗支吾報轉苟且目前即如往歲敵去遵永已十許日而収復空城乃有捷功之叙又如近者賊過青萊已破七縣而阿容叛帥未聞失律之誅即此二事而大小情形可知矣凡外庭諸臣所敢欺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所敢於欺誑陛下者必不

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思地中有水之象知民脉之所由通體剛中而正之文知師功之所由立曰以旁稽載籍自漢唐以來所用在師中而致治者幾何人所用在師中而致亂者幾何人因以仰質聖賢自孔孟所載對君子而摘小人者幾何事對小人而摘小人者幾何事自古迄今決無有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臣每云東江遠人不早料理必成極亂又云惟怪諸臣不勁遠略必有近憂今島衆乘亂山左傾危扼吭拊背已墮魁孽之謀疑撫疑勦猶修秦晉之智經月求一撫而不可得又且瞻顧撫勦之

間臣恐四方桀驁視此一舉以為強弱遷延數月敵復竄伺彼此分圖坐成瓦解臣思曹濮愚民可以靜止通大盜後必不可不收津保近防可以動往淮濟專援又不可不立以靜撫濟西之民則易動之方可定以動鼓兗東之衆則震鄰之力易專移額上之鎮出於徐州則宿遷之上流可據簡薊密之師益於寧錦則敵人之西擊可支急理島上之兵而不借其力則島上登萊之勢自分還歛津保之衆而不散其群則左輔三鎮之防自寔詳此數者決意扰導立限四月可省十年之功如復遷延撫勦不決喉嚨之間不容有兩河之事矣凡小人見事智恒短於事前言恒

多於事後不救淩圍而謂淩城之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民之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以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臣又聞舊史正德七年歲亦壬申劉趙諸賊唱亂中原浸至四省於時邊陲無事樞揆有人小醜猖獗徒自覆沒以周易推之在需之井利用恒無咎今強寇剝膚戎龜不吉絮花一落轉盼秋高士紳志氣不似曩時陛下及今振勵群臣發揚鼓舞然恐不足以起天下之材致天下之用而閒變以來召對未聞修省不講遂使素服角帶之虛文亦成日消月糜之寔事臣恐有師中小

人漫言干命養亂隳功者小人之言售則大君之柄失而丈人長子皆無以正其律矣易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功得其正則雖亂必治功失其正則雖治必亂況無報功之心徒操不正之意亂何以祛治何以立即使丈人長子不可猝得而國家養士二百餘年材官騶長皆荷異數左右挍之心力相資何所不可顧乃面熱心頑敵至而不憂灾至而不懼恐非大君所命開國承家之意也凡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為師則萬物之情可照人主斷事一以聖賢為法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乃愈多以威劊頑而威乃滋殫是亦反申商

以歸周孔捐苛刻而張紀綱之秋也惟陛下超然深思易彖陰陽當否之際何者謂之丈人何者謂之弟子何者謂之長子何者謂之小人因以去亂正功安内攘外不過數年而三錫之功可成無疆之休畢至矣帝謂葛藤株連所指何事状盗徒等項立限數月作何料理及師中堪用者何人令道周明切具奏道周遂悉意為明切之言且舉在籍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惠世揚李邦華梁廷棟在任徐良彥曾英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諸人以對帝惡其挾私逞臆命削籍

兵科給事中李夢辰上言自敵逞於外盜寇於内秦晉之

蹂躪未靖齊魯之攻刼復熾大非無事之時也而西河居中為三輔門戶南通諸省北護神京尤為要地安危豈止一隅關係良非渺小今日所當急為整飭者誠無過保此中州一塊土矣我皇上亦知近日中州之情形乎鉛硝久已告竣價猶未補漕米歲以為常賠累難支宗祿之併徵無已南陽之加派頻增河決則千里為壑歲歉而三秋失望驛遞猶多私幇之苦火耗未絕暗加之累箠楚之下求無完膚窮簷之間真如懸罄生計日苦不足急難誰為用命況山陝逼迫於西曹濮接壤於東震隣之恐伏莽之奸實為可慮則隄防設備何可不周今中州合標兵磁兵新

舊不滿七千分防尚苦不足而鄉兵空存其名一有警報防禦何資況又公私並急庫藏如洗更能以枵腹而待乎為今日計其最急者先在防河蓋東西兵寇與中州為限者止此一衣帶水若防之既密賊雖狡健豈能飛渡其次則城池不可以不固城守不可以不嚴與夫備器械練鄉兵繕甲冑種〻急務皆為防守捍禦之不可少者然必預為戒備方免臨事周章要而論之則莫先於收人心當此不得已之中寓以不忍傷之意如額外之徵所必禁也不急之需所可緩也朘削不及咸獲樂土之慶輯綏有方人奮公闘之勇將山溪失其險兵革失其利亦何敵不摧何

城不固哉帝以中州要地命撫按督責道將有司實心料理毋得玩泄以致踈虞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自秦晉之難未靖山東之變突興近日主西事者戒前車之覆稍上報殺甚多主東事者攝先人之聲意中求撫更切臣以為西事終當濟以恩東事必不可屈吾法何也兵亂與民亂異民之亂迫於饑寒兵之亂負我豢養也故治亂兵者與治亂民亦異今於西事皇上畀以本年加派雜項兩部議與募兵銀二十萬兩在西事諸臣藉此隆恩似可展其手足矣乃城池旋得旋失寇盜愈撲愈生何范無定算也臣謂皇上責督撫鎮道

以用兵獨不可責郡邑以撫民乎假如一城有事督鎮諸臣既帥師以定其變郡邑諸臣即當冒死扶傷推亡固存俾依孔迹而絕反側則能以撫字濟兵戈之窮者郡邑諸臣也所謂濟之以恩者此也為東事計皇上一日擇兩撫臣予以登島金錢便宜召募在東諸臣感此異數自宜捐糜圖報矣乃奸撫偷生道郡惜死王臣叛賊一穴同酬何意竟無法紀也臣謂皇上欲責新撫以戢亂兵當遠諸奸以伸軍法然後號令一新勅新撫急募義勇以殲渠散脅則當以五刑作三軍之氣者偷生諸奸也所謂先之以法者此也夫既責郡邑以撫民遠諸奸以明法然後籌勝著

明戰守分猷諸道臣以為左右手庶同心相濟而師不老乎凡此皆目前要著至善後之策又當熟講者臣觀延慶一帶災害並集千里不炊幾成曠上嘗考文皇帝時曾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户以實保安免其賦役三年余子俊之廣榆林也增三十六營堡盡蠲陝人伍籍詭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以實之今宜倣此舊典敕山東山西湖廣諸處凡有流户資其衣食徙之延慶仍敕陝西及江南省直各撫按一、清查陝人之落戎籍及謫戍子孫以寔其地給以荒田官設牛種使之盡力開墾仍照正統年間事例免其輸納籽粒而又導河廣運以待糴召商開中以待輸十年

生聚十年教訓寧第足食抑可足兵秦患不永紓哉臣又考永樂時安置降人於河間東昌間生養蕃悍當正統已已也先入寇之際皆蠢、思逞景皇帝納于謙奏因征湖廣〻東諸寇厚犒其有名號者統以隨軍進討事平留彼於是百年大患一旦潛消大抵梟雄鷙鶩之侶失之則為我仇得之則為我用誰謂遼人棄物也賊平之後合敕登撫統遼兵出鎮旅順予以從前額餉漸徙島民於彼勸以忠義激以殺其父兄之讐為之開屯授田買牛授種且築且耕且守且戰無事畧做羊祜之守江陵務修德信以懷遠人有事則堅壁清野以為犄乘間擊惰以為用喚緊尤

在自近而遠由旅順而金復自金復而海蓋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更敕遼撫移駐寧錦漸移遼民在登萊者於廣右一帶一如登撫而撫治之兩撫務東西相應首尾相聯漸成逐鹿之雄毋開覆尾之釁豈止收拾哀鴻而安邊要著基於此矣至於奸撫孫元化屢見彈章按臣王道純斥之為賊若猶巧為庇護豈祖宗三尺之法可以媚竈私人殄乎惟皇上自為社稷計命秦晋郡邑以撫民而督撫當早定勝著遠山東諸奸以正法而兩撫當共圖協和急思善後之策立清政本之人然後廣布恩膏振肅綱紀即天下舉安寧止小醜底定哉章下所司看議

户部尚書畢自嚴疏覆吏科給事中宋玫條議綏輯遼民撫馭島兵處置錢粮三款謂登城之陷遼人內應者不能無疑然其中必有傑出為衆擁服者就其萃聚即用一人以曉諭聯絡之而有司亦加意拊循務使同井比屋相忘無猜而後煽惑可絕也是在道府州縣明為開諭曲為調護耳若島兵受中朝養（豢）有年未必盡皆降心孔逆宜亟馳温詔遍示諸島激以恩信揭以順逆許其照常接濟或令圖賊徼賞令要守自固至其粮餉聽新登撫以津門泉派河東漕米六萬五千餘石照現在營伍給散廩給折色亦如之但賊氛方熾人情叵測未可輕試又在新撫設法防

閻俾沾寔惠勿致藉冦而賣盜也東省正雜新餉八十餘萬俱留供登島今登既肆逆所遺粮餉除預徵三分外未觧部者布政司貯聽東登二撫酌量動支以為勦叛之用即島兵額餉亦取給焉其布政司見存登餉米折銀八萬餘兩已經題明還部今東事方棘即令分觧兩撫應用至登萊加派雜項登州應照秦省兵荒例暫行停免其萊州量停續派三鳌稍示寛卹使小民安意同仇若夫鄉紳忠憤之激發與身家之保重原不與齊民同緩急仍令照常輸納不必議蠲停也帝許之

東撫徐從治登撫謝璉並於是日至萊州涖任遂要總兵

楊御蕃入城共為拒守之計時賊兵已抵城東攻圍甚厲陳有時戰尤力以登州所有盡為有德等先據許其攻破萊州所得悉與犒軍也有時無賴敢戰兼垂涎一城之入故益為死攻而城中奮志堅守猝不能拔

戶部疏覆陝西巡按吳甡請蠲延安慶陽平涼三府及邠州耀州同官淳化三水白水永壽武功麟遊鳳縣白河十一州縣新加遼餉三釐以秦中多事皇上方不吝十數萬正餉以來紓西顧之憂何惜此三釐加派應如議將所請三府十一州縣新加三釐豁免崇禎五年一年以示皇上軫念疲邑之仁帝從之

庚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以忻逢泰運一疏蒙旨責其指明陽剛君子爲何人乃舉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倪元璐黃道周曹于汴惠世揚易應昌羅喻義諸人以對且請皇上鑒之用之又謂書稱用賢不貳去邪不疑蓋言斷也即如陰柔小人既稔知之當即去之蓋以不知而用之小人猶有所憚知而用之彼復何所顧忌哉臣寔痛心於此祈皇上斷以從事耳帝以諸臣才品與年力不同且俱奉旨裁處責其狥情濫及

刑科給事中常自裕疏劾光祿寺卿王雅量應天府尹詹士龍一則耄耋龍鍾一則況疴難痊恐卿寺非養老之局

京府非卧治之區乞令二臣致仕別選精明幹濟之才以任清卿

吏部尚書閔洪學䟽覆福建道試御史王積燦陽和方布一䟽謂國家儲養人才原以備緩急之用況今時事多艱無地不亟需才則賜環起廢與䟽通京堂誠目前収攬人才之要著但人才進退之權雖握之臣部而賢不肖之清議須合乎輿評其間闡幽光而騰白簡又寔言路諸臣事乞敕下科道令各出所知明白舉奏取自聖裁然後下臣部斟酌取舍可也帝仍命吏部詳咨確核務得真才不必紛〻奏薦其京堂不稱者科道槩行叅處

辛未初登州既陷有本府生員吳化鵬吳化鴻見孫元化為賊移檄州縣貽書撫按意其已為所用乃潛出具揭稱元化心懷異志顯與賊通同謀不軌見今僭號順天稱王東鎮巡按王道純以其事聞因言皇上許其勦賊自贖何負於元化而元化敢負聖明如此真罪不容誅矣至法紀敗壞將領之驕横可怪者如臨清領兵指揮湯一麟千户張國恩把總楊澄領官兵二百赴援萊州道經章丘三弁佯以索餉為名坐逼三日臣等嚴檄諭之藐不為顧竟於額餉外勒本縣百金而去此法令不明以致肆横無忌如此乞敕兵部申明軍法凡有驕將悍兵横索苛譟者必正其

罪其湯一麟等三弁并救提問追贓庻人〻知法之難犯而軍威大振矣從之

贈故順天府尹董光宏為右都御史

工科給事中李春旺上言臣見監視內臣鄧希詔薊遼總督曹文衡互相訐奏語且侵及輔臣延儒不禁拊膺太息曰此寔國家治亂盛衰之竅繫封疆安危得失之緊關也何者臣子急公而和衷則為興隆之象挾私而傾擠則為衰替之朕今南牙北司水火矛盾其流禍必將不測恐非封疆之福也且夫總督何官薊遼何地文衡之弗稱任使者臣不具論茲為內臣抵掌臚列若此豈復能靦顏立三

軍之上乎至延儒柄國以來言路交章者臣不具論獨其進退不決將謂報國有心誼難自逸則今日災患頻仍誰司燮理賊寇頻警誰居帷幄即謂心可自信違恤人言不思朝堂何地宰輔何官至為內臣筆底揶揄若此尚能冠冕百僚乎皇上誠敬大臣不如以去之者敬之延儒誠自愛亦當決一去以自全矣故臣謂督臣可去也閣臣亦胡可留也或謂皇上神明淵妙豈因內臣一言而去總督又去首揆不顯示信內臣而輕外臣乎皇上又未肯輕易出此若然則內臣當聽其回京夫亦不煩再計矣帝謂借端挑搆切責之

延儒以春旺言因懇請罷斥帝溫旨慰留

江西道試御史劉宗祥上言頃者督臣曹文衡與內監鄧希詔構釁交章語多旁溢大傷國體夫內監之當任其咎不待言矣而臣於督臣不能無責備焉以皇上委任綦隆自宜仰體聖心包涵容忍乃開玄黃之隙自生掣肘之虞督臣平日之學問涵養所謂先國家而後私仇者安在乎此臣之引大義以責督臣者也至首輔延儒以內臣浮語相侵難於忍受若不能一日安其位者然今日何日百釁孳張茫無收拾苟能秉關而補積誠感格則以去就為爭未始非報國之一效如徒以閒言引退之故事掩飾耳目

夫亦何補於去就之義哉此臣之引大義以責首輔者也乞敕下閣部虛心確議令督臣內臣改顏和輯如釁端已開不能默化亦宜求一處置停妥之策使任事者無所藉口庶人心安而邊政舉矣帝不從

山東巡按王道純疏奏賊日以求撫愚我一撫而大城陷再撫而登郡失三撫而黃縣破四撫而直逼萊州城下塘報不通岌岌乎殆矣敗殘之餘卒未招調發之援兵未集三藩重地危如疊卵伏乞多發兵馬擇威望名將總之而前乃可挫其鋒耳若分守萊州道宋献以憂去東平久缺正官刻難延緩并乞敕部速補帝謂近日兵潰明係輕動

寡謀何得藉口於撫切責之監司守令員缺所司即與速補時兵部先入余大成可撫之說贊畫主事張國臣方以撫行故道純之言格而不入

壬申廣東道試御史宋賢疏劾山永巡撫丘禾嘉爲內臣馬雲程請立標兵於未奉旨之先既爲派定關內關外各六百名及部覆議寢業奉俞旨乃禾嘉曲意逢迎復敢請明派定六百之數必欲以兵柄授之其吮癰舐痔之態靡恥固已喪盡獨不思下違部議上抗明旨且交惟近侍更悖祖制種〻罪戾豈勝誅乎昔魏忠賢勢焰滔天炎成不軌豈盡逆璫之罪良由崔呈秀輩孝子順孫開導趨附者

衆耳今禾嘉不思兵柄大權不可旁落乃未奉旨而預爲旣奉旨而代爲請是又一崔呈秀之後身矣語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河防其漸也皇上若不懲此首惡恐群小觀望成風復蹈魏崔時故轍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渺小也帝謂朝廷委任邊臣正期殫瘁整飭若恣意苛詆疆事何賴宋賢令降三級照舊管事以後再有妄議者必行重治

起原任布政使張光縉爲四川按察使陞漢中知府王在臺爲陝西副使

雲南道試御史趙振業以叛兵據登青郡危迫備禦宜先請留青州衛上京春班軍防守本城及存班扣銀作軍粮

其諸城所旹州所安東衛一體留防已戒途者速撤回衛俟事平仍上班供役則危疆幸甚章下所司

陝西道試御史余應桂上言臣前劾首輔延儒首指其受參貂白鏹堅護不休者則登撫孫元化也今觀元化所為竟何如七邑屠矣登州陷矣黄縣又見告矣為文為獻化作青燐小東大東鞠為茂草舉國家歲費九十九萬之民膏悉以付之逝波誰實致之近見按臣王道純之揭元化已為孔有德所擁戴隐然以朱泚自居矣試問平日誰為主持使元化得久安要地誰為掩飾俾有德得包藏禍心能不痛恨於延儒乎臣不論其他即延儒票擬一端而言

元化前後章疏每多子虛魍魎何以屢邀俞旨卒不見稍為查駁俾自悛改諸臣前後糾元化之章疏明揭其貪汚欺詐何以屢下溫旨卒不見稍為裁抑俾有忌憚元化每進一番論列延儒輒多一番回護不獨視賊作子抑且過則歸君忠愛良心蕩然盡矣無怪乎聞之者無不色變神搖裂背切齒也今兗濟徐沛之間一旦梗塞从無隻騎往返蓮孽貧民蠢然四起且聲聞東人亦將乘瑕思逞而延儒猶若聾若瞽全然不顧則主登兵之叛逆者非孔有德乃孫元化也成有德之叛逆者非孫元化乃周延儒也諸疏見在票擬見存皇上試一簡閱延儒即喙長三尺亦何

辭於參貂白鏹之貽哉夫首揆何官平章何事乃一味貪戾致邊腹潰裂至此臣願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擊勿為再待也帝以其恣意詆誣褻語溷瀆鐫秩三級照舊管事

癸酉調湖廣左布政使尹伸為河南右布政使

薊遼總督曹文衡以內監鄧希詔復具督臣匿陷已彰一疏謂其愈變愈幻劈空說謊遂款剖陳列其藐敕欺君十事

大學士周延儒以臺臣余應桂劾其庇護孫元化及周文郁反覆譏詆疏請罷斥且乞下九卿科道從公勘核又謂應桂不過以鐫秩之故移怒於臣并乞聖度優容復其原

級以作敢言之氣帝溫旨慰諭且謂言官業已輕處不必申救

河南道試御史高倬上言頃者內臣鄧希詔與督臣曹文衡以睚眦之隙互相譏搆亦既蒙皇上溫諭再三矣其是非曲直臣不暇論獨見曹文衡負骯髒之氣豈復能仰鼻息於希詔希詔塊壘未化何能忘情於文衡況庶蘭盛德杳難復見恐全副精神徒為憂讒畏譏所耗不幾悞封疆壞邊事耶臣願速撤內臣以安文衡之心而俾無所諉卸倘其才智碌碌濟變無能尤祈另簡賢能代之仍撤回內臣以一總督之權庶不至託掣肘以貽口實耳臣又因論

希詔而慮各邊鎮內臣如希詔者不少矣人〻如希詔疑忌填胥荊棘滿眼而督撫諸臣將何所措其手足乎臣更因論文衙而慮各邊鎮督撫如文衙者亦不少矣人〻如文衙競以忤璫為高因以封疆為戲而邊事決裂將誰復勇於擔當乎惟聖明自為封疆計亟賜鑒裁可耳帝以其語多猜激命鐫秩一級照舊管事

甲戌原任給事中魏呈潤御史鄭友玄俱准回籍

陞許世藎為兵科左給事中

吏科給事中曹履泰參工部左侍郎程啟南兵部左侍郎宋槩衰劣妨賢帝謂大臣去留自有鑒裁不必苛求

福建道試御史王績燦以所陳賜環起廢容言三款奉旨回奏言環當賜者若原任工部尚書張鳳翔原任兵部戎政尚書李邦華廢當起者若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此四臣為一時人望亟當舉而用之倘有負任使臣願與之同罪如魏呈潤李日輔謇、諤諤雖戇直激怒然職居言路不肎緘口結舌罪亦可原并望皇上優容帝怒其薦舉狥庇乘挾欺藐削職下法司究擬

兵科給事中李夢辰疏劾登撫孫元化僨事偷生死有餘責跡其往來賊中身為戎首無異袁崇煥所為東撫余大

戍玩寇養癰一籌莫展薄罰不足蔽辜因咎及兵部尚書熊明遇調度失宜威望既不足以服人才幹亦不足以濟變難以久居司馬之堂乞速賜更易別簡賢能則叛逆尚可掃蕩定難底哉有日帝謂封疆多事熊明遇正資籌畫不得苛求

乙亥山東道試御史金蘭以叛兵萬無可撫之理上言逆賊勢焰方張且倚堅城以自固若不度彼己而進兵〻法之所忌然或難於即戰豈亦難於固守兵法有堅壁以候其餒者則用困所以用勦況登糧無數日之儲賊所眈〻窺伺者惟萊陽與萊州誠厚集重兵嚴守兩地其餒可待

也更於要害處悉令列營固守星羅碁布使進無所掠退無所歸食盡兵疲勢已成擒然後以大兵四面臨之有延頸就戮耳堂〻天朝計不出此而必拘〻以撫為事哉山東巡按王道純條議勦除孔有德等三事一謂分駐新撫臣徐從治於萊州新防臣謝璉於萊陽彼此相為犄角一謂孔有德所畏者惟夔丁川兵今山東之兵以守則可以戰則怯莫若以津兵三千更調邊兵或川兵一千名以為戰兵則兵威立振一謂兵部主事張國臣謂撫之便然臣寔難之今樞部既有碩畫國臣又係遼人孔賊必不加害當令過萊入登力任招安之事三款皆實〻可用乞採

納施行

丙子陞河南副使吳道昌爲福建左叅政河南副使唐登儁爲湖廣右叅政調貴州右叅議董應揚爲本省左叅議起原任按察使胡爾慥爲江西左叅議

天津巡撫鄭宗周疏報登撫孫元化海防道宋光蘭監軍道王徵登州知府吳維城同知賈名杰蓬萊知縣秦世英副總兵張燾等俱挈家口航海至津請賜發遣帝命緹騎逮元化光蘭徵燾四人下詔獄維城等宗周拿解先是賊既破登州撫道下各官俱幽縶一室惟賊所指授爲遺書東撫令具疏招安其大意欲朝廷畀以登州八縣方釋甲

投順自此當年〻納賦立功展報當時皆切齒其語而賊黨余五化為叅將任東撫所力贊於余大成大成時守青州惑之遂為馳疏請撫於是有張國臣之遣其寔賊初無就撫意也是月初三日賊用耿仲明計盡放元化等還各官知罪不可逭淹延未即前至是始達

光祿寺丞許鼎臣上言從古太平上理必先萃渙散之人心益人心者國家之元氣也今皇上之督責愈急而臣下之搪當愈緩効忠者誰與皇上之焦勞愈勤而封疆之偷安愈怠宣力者誰與皇上之憂民至矣而民愈思亂皇上之餉兵厚矣而兵愈思逃以至窮簷苦額外之誅求

庶吏苦事後之吹索西北有可耕之地而人不知耕東南有飢溺之民而吏不知救懷奇者錮於異同負罪者難於策奮悠々泛々既無以新一時之耳目又何以易天下之心思臣望皇上秉和布德加意與海內更始允斯大政專與二三大臣講求商酌特下明詔悉反所為使觀聽者聳然奉行者悅服如是而臣工有不激勵閭里有不感戴者非情也臣觀今日事勢無如收拾人心為第一義是以激切言之帝謂數政和平是朕本願但欲臣下不敢偷安振醒積玩當以何法飭臣其更畢陳所懷

丁丑兵部左侍郎宋槃光祿寺卿王雅量俱告病回籍

遣官祭先師孔子

起原任貴州按察使蕭象烈為湖廣副使

吏科給事中鄧英叅南京刑部尚書沈演梟老并揭其囊為福建布政時盗庫貯備倭銀一十三萬恣其結交遂得附逆今為逆案中漏網大奸乃儼然司寇病國妨賢竟不顧人唾罵乞亟賜罷斥以警頑鈍帝以逆案久定何得乘機牟擾藐旨逞私命將鄧英削秩一級沈演布政任內事所司查明具奏

陝西巡按吳甡報夥丁降丁之變先是正月丁卯總兵孫顯祖標下逃去夥丁鼓煽憐台吉號召著力兔等三四百

人闖入定邊城中至協守衙門肆掠千總張射奎等并副將張應昌同知趙之庠等督兵死戰總兵曹文詔遊擊馬科等入城救之衝砍二十餘陣斬首一百四十餘級力不能支從東門敗遁又二月乙亥降丁辛可明等二百餘人托言無餉鼓譟出城四散逸去姓馳疏以聞且謂定邊乃應昌信地夥丁又屬文詔從征降丁向爲文詔收用今皆紛紛叛去勢必勾連㓙衆投入賊影封疆從此脊脊多事文詔安所辭責況近日延慶狡賊專一散布錢帛納叛招亡則此夥丁降丁之叛未必非狡賊之計而今日出奇制勝以誅叛逆以靖封疆文詔更無可諉卸矣

皇考陵工告成叙賚內外各官勞績王永祚王文政各加恩三等賚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曹化淳李承芳李茂奇車應魁各加恩二等賚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裡張彝憲唐文徵各加恩二等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李弘濟李忠白宜進孔文源張書紳藴元民各加恩一等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趙承憲任進忠陳增壽張維賢張臣高湧各加恩一等賚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首輔周延儒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大學士賚銀五十兩絲緞四表裏次輔溫體仁吳宗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賚銀四十兩絲緞三表裏何

如寵賚銀五十两紵絲三表裏曹珍加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讀書賚銀五十两紵絲三表裏俱照新銜給誥命沈演程啟南金世俊畢自嚴黃汝良李孫宸萬邦孚等一百二十四員俱陞賞加廕有差

戊寅帝親祭社稷免朝

四川道試御史吳彥芳因科臣吳執御疏舉陽剛君子曹于汴劉宗周惠世揚易應昌羅喻義姜曰廣文震孟黃道周陳仁錫鄭鄤因上言曹于汴等十人固爲眞正君子而此外尚有未蒙召用未經裁處者則有付身家於度外直犯逆魏完鋒而九死一生之李瑾以正論明國是以勠力扶端人而復饒有經濟之李邦華畢茂康力攻客魏武蹈

不測賴言官論救而鐫秩以去之倪思輝當先帝獲璽之時而言璽出非瑞賢去為災拂衣而歸之程紹五人皆精忠亮名節在宇宙而身覆丘園足當陽剛君子之選至京堂中之邪媚當斥者無如通政使章光岳心原暗昧計善憑依貪衆逆之金錢具奏謀通逆疏背駮四之嚴旨秉間陰欲行私所當重處以懲衆職帝怒其秉栻顛倒朋比行私命將彥芳執御俱削籍下法司究問

己卯清明遣官祭天壽山諸陵及景皇帝陵

戶科給事中呂黃鐘上言皇上前此處南北兩言官矣近又一日而處三臺臣矣尋復下臺臣王積燦於獄矣當此

敵人跳梁於外叛兵鼓譟於內流氛土寇處處見告所恃以分猷念者惟此文武臣工或修其官守或修其言責可稍副皇上憂勤宵旰之意以期共臻實效即間有意見偶偏者皇上必姑容寬宥之使群情皆感激奮發思效忠於聖明之世豈宜動輙斥逐俾骨鯁直諫之士廢然沮喪也伏乞立霽天威重伸士氣則元氣充而群策集社稷靈長之福端在於此帝謂朋比欺蔽之輩法難姑容自今科道各官各宜洗心奉公不必瀆奏

庚辰陞貴州叅議楊時隆為本省副使

黔國公沐天波疏奏普賊自官兵攻尅架衣之後逆膽已

寒又得秦拱明為副總兵紀律嚴明土官遊擊祿洪入營銳氣方盛尚蒙廟堂速發餉銀接濟嚴催何天衢何忠速進東小關計日可収全捷矣

辛巳調陝西右布政使楊鴻儁為浙江左布政使起原任雲南副使林寀為廣西副使

薊遼總督曹文衡以登賊披猖漕糧可虞上言防護之策謂宜設大帥一員提兵其間晝則金鼓動地夜則懸燈擊柝張皇六師可以折衝千里禦賊旁發一利也每船漕卒十人則一萬船有十萬不煩召募二利也以船為家不煩營房三利也各有行粮不煩處置四利也擇其十萬中之

驍勇知謀者而親試獎拔之其餘但使駕船護糧不留在召募戰守之列五利也漕船正米外各有攜帯可使人自爲衛北市人烏合不同六利也漕綱肅而有虎豹之勢軍容壯而無風鶴之驚水陸如常容帆無恙七利也旌旗金鼓器械委十三運總分責旗丁備辦大師芽沿途點核之八利也如此則足食兼以足兵衛南兼以衛北治標兼以治本東南之輸輓無虞而西北之軍聲益壯矣向者隱士陳繼儒曾建此策臣獻其議不欲沒其人敢併以其人献繼儒爲一代大儒凡天人秘策古今典謨禮樂兵農屯盐邊政靡弗考究固不止以護漕一事見者敢因議護漕而

附及之章下所司確議

登賊自萊州城下分兵破平度州知州陳所聞自縊未殊賊引去官兵復入據之以捷書聞

壬午大學士温體仁疏辭崇禎元年定陵叙功恩廕温旨允之

以雲南總督王伉巡按趙洪範喪師下法司究問

通鎮侍郎范景文以病免歸

工部尚書曹珍以名犯仁祖廟諱奏改名珖

陞廣東叅政徐良棟為四川按察使

南京通政使毛堪應天府〻尹詹士龍以科道劾其衰病

下部看議尚書閔洪學謂毛堪衰病果確當聽其回籍調理詹士龍品清守介所居官有廉能聲年未六十病非膏肓朝廷愛惜人才宜令留任帝從其議

癸未工部尚書曹珖疏覆河南巡按李日宣條議河道四款其一為職掌宜明從來印官河官均任河防責原相等按臣議印河分認職掌以各按功罪不惟交制且以相成從前諉卸之習今始可以畫破至中州之河道即運河之部臣一切防河事宜尤應躬親督核其一為支收當講凡河工物料買辦收存支放弊竇多端耗費無紀按臣立議官買通計物料就歸德開封二府裒益價值使之均平責

成印官自買小民既免派撥物料必無折乾此為便計其一為冗工役河防易墮率由夫役多虛冒與工稭無實用耳必使夫役既無影占工食始免虛糜是宜按月銷筭通行截給每月終印官出印領關支不遲一日不冒一工如有包占侵尅與工料不實即以為印河之功罪其一議遷改河官防河重在秋水泛漲之時呼吸安危頃刻而判此後道臣陞遷務在冬季之後期於不悞秋防至河廳設立同知通判從來已久具陞遷選授當一遵此法不至大相懸絕可也

以金世俊為工部左侍郎高弘圖為右侍郎陞劉業嗣為

順天府尹劉弘化為光祿寺卿

以宋可久為吏科右給事中宋玫為吏科給事中

以劉漢儒為四川巡撫調楊作楫為分守海右道右布政使

乙酉浙江海寧塘工告成叙在事各官勞績張延登加俸一級陸完學加服俸一級各賚銀二十兩吳阿衡吳之仁李柄祝徽劉士禎各加俸一級賚銀十五兩莊祖誨唐際盛各賚銀十五兩袁一鳳王建和各加俸一級賚銀十兩王庭梅晏日啟各賚銀十兩晏日曙賚銀六兩楊道衡加俸一級郭必昌劉元翰田升年謝紹芳蔣之煥各紀錄

丙戌命緹騎逮余大成下詔獄

命吳孟明掌錦衣衛事

以鍾斗爲刑科給事中

陞林枝喬爲湖廣荊西道叅政申爲憲爲河南潁州道叅議顧其國爲廣東海北道叅議劉光沛爲陝西莊浪道僉事

山永巡撫丘禾嘉以御史宋賢所陳內臣談兵非制一疏劾其阿附內臣行同崔逆具疏認罪請罷幷申救宋賢乞還原秩帝温旨慰諭且謂輕處道臣正欲邊臣安意不必申救

兵部覆覈副總兵劉澤清一案謂其當遵永被兵時入援恢復著有勞績似非虛、劣弁據其兩疏稱二月交代四月領賞五月兵逃似無交代後復行侵剋之理或撫臣蒞任之始急於懲貪有未暇詳覈耳近奉有憐才恩旨而防守三屯恢復灤永前勞亦自難掩觀其罷局可備緩急應量開一面責令立功自贖或亦使過微權至常秉忠婁尅軍資致兵逃竄馬鳴鑾效尤侵賞龔彰侯冐斬級俱依擬徒懲良不爲枉帝命將澤清以目前極衝要地方責令自効餘依議

丁亥烏程縣有老婦陳氏者惑於大士靈驗倡衆建菴愚

民靡然從之致菴僧復元等宣示訛言科歛不已應天巡撫莊祖誨惡其養盜肆奸遂毀菴懲衆具疏以聞帝謂邪黨自須正法以後仍當嚴禁

薊遼總督曹文衡以密雲管餉通判一官掛衘外郡於順天各屬文移往來不相統轄事權太重非得甲科推官不能治理繁棼請改為推官連達附近甲科推官中賢能俸淺者調補章下所司

戊子陞浙江按察使陳良訓為陝西右布政使貴陽知府洪聲遠為貴州副使

遣官祭宋丞相文天祥及先朝太傅于謙少師姚廣孝

代府和川王　薨

敘濃濟嶺鄧馬山戰功董繼舒楊嘉謨各加左都督廕一子外衛副千户世襲孫顯祖加右都督廕一子外衛正千户世襲四案有功祖大樂等三案有功劉源清等二案有功孟道等一案有功黄惟正等加級實授加服俸及免戴罪各有差楊肇基贈少傅仍于原廕外衛指揮僉事加指揮同知仇維禎准復一級馬思理宋鳴梧各賚銀十兩李維貞加俸一級賚銀十五兩施元徵免罪張志芳賚銀六兩陶爾德荆之彥陳瑾王四聰陳志茂劉繼烈呂元英張可仰張誥等加復賚授各有差

遣官祭歷代帝王廟

遣御史李嵩巡按山西

三邊總督洪承疇疏薦神木道右參議樊一蘅籌邊勦賊有功請復其前降再議優加職級俾之久任以奠衛邊章下所司

己丑陞王夢尹為通政司右參議楊建烈為太常寺少卿

登賊圍萊州甚急猶以撫愚我師佯言萊城兵日出砍殺不得已以兵自救贊畫主事張國臣登州道宋之儁為致書城中兩撫懇勿出兵以成撫局兩撫知其詐不聽而保帥劉國柱津帥王洪及山東諸郡援兵俱駐昌邑去萊百

五十里勢弱不能進萊城告急不已諸軍若弗聞是日川兵參將彭有謨引兵從海路突圍入城協力守禦人心始稍固

庚寅直隸淮安府鹽城縣灾民成世傑等疏奏盐城水患特甚與興海桃睢諸處不同請於准折額漕之外再蠲新增遼餉三釐共三千四百五十兩比照興化等縣漕折一半者永賜半折舊欠新加俱如海州桃源之例立賜蠲停俟亡民歸業土地可耕徐議照數徵補章下所司酌行

辛卯陞王志道為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楊觀光為南京通政使

以鄧玘為小東援勦總兵鑄給關防

廣東巡按梁天奇以流賊鍾凌秀突出龍南而守備劉鍾秀官兵損折又窺入南韶而樂昌知縣林開馥被擄開馥雖経放還鍾秀匿不以報乃特叅失事將領李廷基鄧懋官及南韶降級道臣瞿士達韶州知府吳士熙捕盜通判翁日揚等

南贛巡撫陸問禮疏奏流賊陳萬鍾凌秀全斌等東奔西突四出摽掠滋蔓不已臣曾具三賊流突靡常一疏請三省大舉會勦樞部以軍稰不繼其議遂寢但令臣等設法解散臣凜奉廟謨先後擒殺解散雖已數千而餘孽未盡

迄今尚藉伏於保昌崇義之間山路多岐處〻可犯分防則兵力愈寡會勦則東追西竄南走北奔臣名一鎮實止南贛二府兵僅二萬止足捍禦一隅況當屢次搜括之後餉匱不繼萬不能獨支此賊兩廣總督王業浩挈提兩省之綱固足調狼土主客等兵但亦庫藏如洗難責其徒手勦賊乞念東南重地賊勢至此非一勞不能永逸特敕督臣從長酌議量留何項錢糧以資兵餉督發大兵移駐要地相機協勦再敕湖廣福建撫臣各發銳兵良將與臣四面夾攻以早收蕩平之效帝以其奏與梁天奇矛盾敕部查核

薊遼總督曹文衡歷陳當罷六事乞聖鑒處分帝慰留之

壬辰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上言臣觀天下之事勢與國家之元氣其間最可慮者莫過於朋黨之名不可露而羅織之端不可開若不及早洗心貽禍將大以其皆激成之局而非從公起見也其局有二一曰遠局牢而難破東林一流初以文學氣節相尚繼而必欲人之附己其不附者槩擯之為小人其間不無隨聲附和之態而不顧附者遂以獨立自喜又目東林為小人水火相激是非不定與時循環不啻奕經反覆而國家遂無實效徒爭虛名矣今幸聖明在御擴大公之度登庸既非一途賢否亦各相半臣以

為此局急宜自破力分東西共圖斡濟則同舟之念既切公明之見自生一曰近局淺而易破自舊家臣與舊樞臣為言者同時攻擊而二臣雖去二脉尚留疑貳未釋不知人品未可盡沒或由激而愈增其偏拘人才未可盡泯或因激而遂成其傾軋若用人聽言之失病則一般臣以為此局急宜共破力分彼此各司職業則同室之念既真閱牆之鬨自息至於皇上處分臣下亦宜以事以言便定罪案甚不願露朋黨之倪立讞鞫之狀恐蹈漢宋之覆轍傷國家之元氣此又轉移世教微權也帝謂人臣當洗心奉公共圖斡濟遠者罪自難逃豈得諱言讞鞫

癸巳陞熊文燦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粮餉帶管盐法巡撫廣東地方

甲午直隸巡按吳善讜薦舉漕儲道右布政使錢士晉蘇松常鎮粮儲道右參政王象晉淮徐兵備道右參政劉弘淮海兵備道副使周汝璣穎松兵備道副使蔣英常鎮兵備道參議吳麟瑞楊州江防兵備道僉事崇紹熈淮津遼餉道僉事張志芳皆堪優擢以當大用章下所司

湖廣流賊攻破郴州以巡撫魏光緒踈防失事命削籍聽勘仍料理候代

兵部尚書熊明遇上言普逆攻犯臨安危疆岌ゝ撫臣蔡

侃及鎮臣沐天波交章疾呼請調蜀將秦良玉兵自救夫良玉固堪任纓冠之使而裹糧飽士勢不能無望於黔楚臣部先經議覆計部題分十四萬應之似亦足用而蜀督亦宜相挾調遣以紓滇急不可端恃萬里請援帝命秦良玉即與調發其所需行粮急為措給報部銷算前議所分楚餉并著嚴催解濟

乙未禮部尚書黄汝良告病請罷

丙申陞周鼎為南京太僕寺卿以許鼎臣為光祿寺少卿宋應亨為稽勳司主事

以王世德為廣東左布政使姚永濟為浙江按察使董中

行爲浙江驛傳道副使

丁酉鄭王以分守懷慶道副使荆之琦陞山東武德道具疏請留帝不允令勒限赴任

崇禎長編卷五十七

五年壬申三月戊戌朔帝諭章奏科鈔送部最宜迅密今除兵科掌印官外每日令輪官一員赴會極門專接奏本每遇批發邊情軍務本官親接隨將某本應鈔傳某本不應鈔傳註明如有仍漏洩者查究至御前封發機密文書許令啟看即刻封固送部一面回奏不須科鈔叅本有應叅詳核議者本官仍會同掌印官商確陳奏務盡封駁之職其應密本章須手鈔送部不得但憑胥役致滋騰洩又吏兵二部推用緊要官員戶工二部邊鎮緊要錢糧本下之日俱着本科官刻期抄出奉行照例回奏各科官除差

委外其餘俱日入辦事親收發行如有官不守科輕委下役者查出論治

大學士周延儒以孫元化逮至鎮撫司究問其參貂白鏹與庇護關道諸事正可一并訊明上言舊例言官參發輔臣賍私即令赴司聽審蓋恐司招瞻狥不確則言者與被言者心俱不服今參臣之人現在班行乞皇上特令同讞臣如稍涉分毫立甘重典帝溫諭不允

陞文選司主事年道行為考功司員外郎

簡討閔仲儼等上言滇省自臨安大營潰衂之後一時道將俱以身殉全滇物力罄於一擲皇上軫念遐方頻諭督

臣朱燮元設法濟勦明見此酋非督臣不可收拾諸省兵餉非督臣不能徵調也今曲江陷矣臨江咽喉既斷存亡莫保臨藺斗大州縣勢必不支省會已有剝膚之患事急矣惟是黔距滇尚二千餘里鞭長不及馬腹調度難於相機非移鎮滇省不可督臣移鎮材官車騎相從赴滇所苦者又非兵將而在粮餉望皇上或令四省那移協濟或仍將楚中原派黔餉暫借餉滇一年庶幾可救燃眉也又四川石柱秦良玉素稱驍勇其姪秦拱明前已陣亡以同仇之義招敵愾之忠在皇上勅督臣急調之耳至於以彝攻彝乃滇已試之成效尤由陶明卿等仍宜多方鼓舞俾其

輸誠効用以杜蠹食之禍此又制酋之要著也章下所司酌議

己亥予黔國公沐啟元祭十六壇造墳安葬

遣行人郭九鼎往德安王府行喪禮

朝鮮陪臣金著國等進貢入朝

户部疏覆户科給事中呂黄鍾條奏休養百姓積穀備荒申嚴保甲修理城池募練鄉兵設處工食修整器械多積火藥八事謂郡縣大小異制南北習尚異宜物力斟酌異等在省直既為部定格例所苦且於科臣造册設問之意反覺拘泥而不足以變通宜將所列八款照原進册式款

吏部頒發省直撫按監司轉發府州縣除鄉兵不必更議召募外將各款中應行事宜因地之宜因時之急就有司意識才力之所到每款登答呈送監司其確然可行宜民不擾者行之粉飾塞責不合時宜者駁令再議務期逐款妥當然後詳撫按裁定具題頒發切實舉行至於鄉兵防禦猶為吃緊必須平日設處工食加意操練是在賢能有司隨宜設法以供防守徵調則援兵之害自可袪除矣其每年撫按奏報與考滿給由及入境舉劾俱以八事修舉為殿最因以衡量監司即以責成撫按庶內之條議不為空言外之舉行克臻實效其於吏治關係非小補矣帝從

之

户部左侍郎康新民上言事例之設原為邊餉缺額藉此以佐襟肘之窮一切援納俱有新定條款近為銓法滞壅其中議有停止故趨者漸稀若不嚴絕弊竇使衙門清楚人情快便則援納者益裹足不前而緩急無賴乃條晰弊端請加設法隄防使無一毫曲狥踈忽徹底清楚庶人情樂趨可稍引援納之路至各省直議留吏書承差與監儒等日久弊生多不遵定例并乞明旨申飭各省直収納通吏承銀兩按季冊報盡數觧部毋得隱漏遲緩以滋那移乾沒其監儒等項盡須赴部上納毋得擅自収銀止移空

文請咨夫當此邊疆多事太倉匱乏之時臣子誼在急公猶當多搜括以助不給豈其於應解錢粮而泄泄若是若奉旨申飭之後而遲悮如故則惟有指名參罰之一法庶人心知儆報解以時事例不至虛設而於燃眉之急或有所濟也帝命如議申飭行

庚子工部尚書曹珖等上言九陵損壞而泰康二陵尤甚修理凌亂難緩然經費不敷工難告竣請將各省直助工銀自崇禎五年起照舊立限派解貯備各陵之用庶可擇吉開工其先完茂陵并五雲橋以次相繼及於泰康二陵俟此三陵完後次第及於各陵則錢粮易繼工作易成可

以慰列聖之神靈展皇上之孝思矣帝從之

陝西巡按吳甡上言秦省荒盜頻仍廓清無日自四年以前致盜由荒四年以後致荒由盜是必盜賊盡平然後殘民有更生之望乃令渠魁之猖獗者在慶陽則有黃友才劉五郝臨菴在延安則有獨行狼滿天星不沾泥混天猴白柳溪近聞石嘴由莊清綏一路降丁拈享王門於黨雄之類搶綏德米市又復殺矣臣在耀州時因延安南北饑荒斗米至五六錢即檄行布政使於閏十一月內解捐輸銀一萬兩以濟鎮城又於十二月內撥捐輸銀六千兩以濟三十六營壘又因十九州縣二衛處處奇荒若不賙給

粮料招撫流移勸課耕農則資生無望又發捐輸一萬三千里委各道給散乃以道路梗塞前此榆林一萬尚稽延安府庫後此二萬解官趦趄不前不知何日方到臣哀此窮民無刻不痌瘝在躬然非先除盜賊則孑遺之民尚不保其性命也祈敕部責成督撫鎮將早圖殄滅并從長酌議再發賑金遣官專理其事俾臣得以一意督巡按方事務廣討賊賑饑安民察吏各舉其職於以全活殘黎力保危疆所關非淺鮮矣帝謂秦省發賑留餉朝廷軫念已至還令督撫鼓勵道將速圖勦定以奠岩疆

山西巡撫宋統殷以勦賊需費請撥兵部裁減原額站銀

與裁扣冗員及户部抽扣雜項等銀十餘萬兩以濟軍需章下所司酌議

統殷又言鎮臣孫憲祖兵既逃回而劉敏元之兵旋獲譁譟臣細覈其故皆由敏元領糧三月止給一月致軍士嘵嘵幾釀大亂則敏元指削激變之罪實不可逭

辛丑撫寧侯朱國弼條陳修葺城垣操練營軍防禦盜賊禁戢刁悍修造戰船停武職乘轎六事章下所司

陞潘光祖為山西副使

以董琨為錦衣衛堂上僉書

山西巡撫宋統殷疏奏晉原無賊其有賊也自延安始不

意天未悔禍荒旱五年致被徧地皆賊日甚一日并晉沿河州縣慘被其毒目今最可慮者年節後延安士紳軍民相率過晉者不可勝數就中良惡混雜無從辨認且食指日添斗米三錢而糴買轉運於河西者更如流不斷是始以荒而成亂轉以亂而成荒荒亂相仍延晉同患若不急為之計延必漸至無民晉有不可救藥者蒙皇上特允彼中撫按之請發帑十萬又允留各項錢糧十萬加恩賑卹抑知彼皆輕去其鄉不能止其轉徙則晉中何以安戢此衆而使之無譁無亂也乞敕下廷議凡延人過晉作何存卹作何安定速賜拯救庶晉地之荒可望稔亂可轉治矣

川貴總督朱燮元疏奏逆賊安邦彥等既已伏誅其子安位原屬無辜今已歇爵三年應復其職請敕部查議給位冠帶承襲章下兵部議覆准其承襲祖職仍命忠順効力以報朝廷嘉與維新之意

壬寅降廣東布政使徐紹尧為河南參政

山永巡撫立木嘉因議招練事宜疏請添選廉幹推官一員駐劄關門專管招練一應糧料其津運并前原未派發遠為召買接濟毋致兵馬漸增日煩呼籲也章下所司酌議

山東巡撫王道純選（津保）精騎六百命參將李景遊擊張汝行

率之突圍入萊城中兵氣益壯賊列柵圍守掘隧轟城幾破者數矣時兩撫皆被圍在外調度惟道統一人朝議以兵部侍郎劉宇烈為督理更調薊門川兵四千統以總兵鄧玘以右布政使楊作楫為監軍調密雲兵三千統以副將牟文綬並星馳赴援

癸卯薊遼叅議布衣龔著謁疏奏臣見近日用兵急則議調募緩則議撤汰緩而復急〻而復緩亦然二端之外更無他道此豈可為長策乎臣往從督臣閱關徧歷險隘因詳察水陸衝緩及斥堠臺堡與防貼營路官兵勤惰粮芻虛實狀以該頗得要領細加籌算祇有繕利器練精兵一

法何也蓋兵貴精不貴多大凡不精則動輒潰敗驕異者曰汰之似已然汰而不練與不汰同練而不繕器械與不練同用是綜覈古今參酌機巧條晰戰守設伏器神敎練方畧繪成圖說一帙以獻

總理河道朱光祚疏報搜括河南河銀一萬六千兩山東省存銀一千兩解助東省援兵月餉優旨報聞

甲辰轉王應熊為禮部左侍郎賀逢聖為右侍郎田唯嘉為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陞解學龍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鄒維璉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唐暉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保定總兵劉國柱疏報真保二處援東兵馬共二千五百餘名馬一千匹俱於二月初九日抵青州俟天津兵馬到齊相機勦禦因叅劾違玩叅將官撫民崖篤不應日索餽遺坐營張登科年邁龍鍾一籌莫展請以千户張冲斗代登科令回部候推以全罷使撫民相應革任員缺另行推補

陝西巡按吳甡疏奏巡鎮流賊皆近邊一帶軍民風氣勁悍人習騎射原非腹内之兵可敵兼之年來言撫言勦俱無實着以致日加蔓延釀禍愈大今欲保西安則當急救延安欲保延安則當急救榆林乃近日榆林奇荒餓殍相繼

鎮城缺餉三月三路營堡缺餉五月危亂之形只在旦夕渠魁黃友才等眈眈計圖南下人心搖動城邑難保賊勢披猖至此總因大兵精銳者俱集寧塞討賊致各縣防守單虛在在可虞夫延安慶陽為邊郡重地鄜州耀州為咽喉要衝急宜更增馬步主兵數千統以能將用備防勦若以錢糧難措止恃徵調客兵恐一旦決裂長驅南下則三秦之禍有不忍言者乞敕户兵二部從長公議急照督臣所請補支欠餉以救延鎮饑軍并允臣前疏所請留陝西遼餉等項及延安鄜州耀州慶陽增設主兵之議庶戰守有資猶可保危疆於萬一也

乙巳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以部堂舊制止列尚書侍郎三座今忽益以內臣張彝憲一座上言祖宗典制不宜紊亂若以侍郎而侍內臣於國體有傷今總理兩部公署已經遵旨另置即宜於公署設座以見朝廷特遣之臣另一規模另一體段臣部公座則仍還之臣等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各得乎帝命照舊例行如有事關錢糧內臣到部會同驗核

直隸巡按王道直奏擬宋偉吳襄罪案謂襄潰於馬兵之始亂偉潰於藥炮之既燃律以奔潰之罪即擬重辟何辭乃松錦兩戰偉部將靳國臣張繼綏等因其鼓勵克奏奇

功備似可邀一線之生路褒於松錦之戰發縱指示著功獨最長山陣上對陣負傷業蒙聖鑒與備情事較殊似當令圖功自贖者政明旨所謂前勞難泯後效可期也帝謂備褒國法當誅但念其勞績姑免死革職發戍邊衛道直勘奏游移殊失委任之意著飭行

丙午左都御史陳于庭考滿加太子少保謝恩上言皇上自總萬機心勞四應穆清無暇豫之象庶事有業挫之虞轉覺憂盛危明莫効山塵淵露伏願獨縈體要時葆太和急先務以立賢居敬簡而保世以包荒拙夾者推之言路之迂愚如天斯覆以澤及泉臺者施於向隅之豐蔀亂地無

疆則東西南北咸頌聖德之汪洋矣帝報聞

陞雲南右布政使王繼章為本省左布政使廣東叅政張天麟為本省按察使

調考功司主事陳觀陽為文選司主事

廣西巡按戴相因西粵學臣久缺請以分守蒼梧道副使劉夢潮就近填補

丁未叙慶陵功錦衣衛閲視工程王世盛復一級加復太子太師徐本高加太子太傅吳孟明陞都指揮使

遷楊一鶴為兵部左侍郎彭汝楠為右侍郎

起原任陝西左布政使呂邇為山西左布政使

河道總督朱光祚疏奏崇禎四年夏秋霪雨為灾黄淮湖海交漲衝決淮安府山陽縣黄河新溝口三百五十丈中深一丈六七尺蘸家嘴一百六十五丈中深一丈二三尺工大費繁迄今未經修築臣會同總漕李待問及司道廳縣親行勘估約新溝口工料二萬七千八百七十兩有奇蘸家嘴工料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兩有奇二項共需銀四萬五千五百三十餘兩臣已陸續湊集各項錢糧責成郎中徐標暫駐淮安府料理乞敕工部酌覆行臣轉行瀕河司道督同各府佐河官一體遵照辦築如限報完章下所司

戊申陞楊文岳為雲南右布政使加陞朱大典為山東按察使張志方為右參議各照舊管事起原任副使馬鳴廷為湖廣僉事

南京户科給事中弋允禮以滇俗漢夷雜處蠢動時聞近自普酋發難以來每每額餉久闕遠不獲濟因上言滇省衛所軍伍先皆受膏腴職田其數視品級為差中有世系斬絕承襲無人者為強梁衛弁所并每畝納數不過三斗遂占種無價官田甚且土指揮例無職田與納級指揮例不加田者俱混取絕田爭攫美利此皆當還之朝廷者是宜急敕撫按盡數嚴查詳開清冊悉追其價每畝可得六

七金逐衛清核總計一省奚啻數萬平居無事時以之充作鑄本則可以歲增子息一旦有事取之逢源又何患軍興仰屋哉章下所司看議

允禮又請因十年大造清查隱漏田地以資兵餉并覈寄籍詭戶以甦小戶代役之累其有抗不收歸者所寄之田入官而撫按亦以清戶多少為郡縣殿最此又矜恤窮民之大端也章下所司看議

是日穆廟德妃李氏薨喪葬事宜命照穆廟康靖容妃例行

己酉順天府五城宛大二縣居民翟謙等以戶工二部光

禄寺及各監局僉商收買物料重累幾民請於五城計屋斂錢官買供用以甦民困部覆不允

庚戌四川道試御史路振飛以雨澤未施致厪皇衷祈禱上言臣考之詩曰習〻谷風以陰以雨蓋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也若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則不雨天氣欲下降地氣欲上升中有飄風邪霧間之亦不雨臣請譬之君則天也臣則地也我皇上痛四海之內東西搶攘重賦煩刑民不堪命日欲得良臣良牧以奠安此孑遺中外臣工悠〻忽〻大臣以固寵為榮小臣以無事為福居端揆之地者燮理無聞擁卿寺之堂者經綸罔見自言官逮問後

時政利弊為之緘口有言責者可羞也自內臣分遣後臨事擔當群思郤步有官守者可厭也求其舉賢讓能更鮮自咎以恤民命以回天變者終不見一人焉此何異於天氣不降而地氣不升哉則今之數月不雨實天心之儆戒深已臣以為素服角帶祗成故事朝跪夕拜亦是虛文惟皇上虔惕自持御文華殿集閣部大臣實實講究近日國家之治亂如何政事之得失如何民生之休戚如何賢不肖之進退如何君臣協志剋期舉行惠澤既流膏雨自應四浹古來桑林之祝亦此志此物也

辛亥山海總兵尤世威具疏稱病帝以其任事未久必有

別情命監視太監與巡關御史查察以聞

壬子免朝

陞汪慶伯為太常寺卿馬鳴世為太僕寺卿

帝以祠禱已殷雨澤未兆命禮部擇日君臣另行恪祈

兵部讞磁兵借糧鼓譟一案擬劉澤許之秀唐虞盛世武革俱監候處決帝從之

贈陳道亨為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癸丑南京禮部尚書董其昌起陞至京

甲寅兵部疏奏原任副將米来委棄三丸奪門背逃問官推官張棨止以杖擬殊未蔽辜且招詞中更有走為上策

之語益屬狗縱宜照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律發邊遠終身充軍帝謂朱來應與虎力同罪復因逃緩誅亟宜正法撫按即會官處決其問官骫狗著吏部議處議上祭降三級調用

山永巡撫丘禾嘉疏奏長山一寨關內道楊嗣昌詳稱陣亡親屬紛紛求卹臣細加覆覈似喪敗之餘不得復生枝節但念死事諸人皆盡心為國倘不獲沾曠典未免義士灰心忠魂哽咽臣是以不避斧鉞冒昧陳請查關內陣亡將領中千等官二十四員有親屬兵丁八百四十九名關外陣亡將領中千等官二十八員有父母妻子兵丁四名

二百一十名有伯叔兄弟兵丁四百十一名即不敢盡援往例但求皇上量為裁酌或亦收拾人心所不可缺者

乙卯陞福建副使吳之仁為本省叅政

督理劉宇烈及總兵鄧玘兵俱至青州

丙辰陞陝西按察使王振奇為本省右布政使

丁巳以兵部郎中曾化龍為廣東提學僉事

戊午四川道試御史李一鵬上言盜不息起於民不安民不安則盜愈不息安民之道未有若蠲賦者陛下向軫三秦荒盜遣使賑貸至大惠也彼江淮魚鱉之衆東土鋒刃之民孰非陛下赤子願陛下推廣德意比於關內特與賑

卹又秦晉東齊淮泗被傷極重者免其租一二年俟盜息戈韜之日仍照例起科使天下曉然見陛下欽恤至仁如天浩蕩有不仰之如父母者乎至弭盜之法無逾鄉兵保甲二事第有司視為故事徒文具而無實效耳臣常思一鄉之中貧富強弱不同請敕郡邑擇一鄉中資寡而力壯者挑選為兵其富者量出衣甲訓練之中有曉暢軍事能以技術教人者立之為師群一鄉之人從而學之使盡其坐作進退之法縣官時詣各鄉為之賞罰鼓舞以作其氣無徵發期會之勞飛芻輓粟之費可以人自為守家自為戰矣於是又嚴保甲連坐令奸宄無從窟穴而猶慮盜賊

之不可詰捕者未之有也今保甲之法未嘗不行乃縣令多委之捕官因得借查點為利丐財刺骨禍及雞豚此其弊已非旦夕而代捕為尤甚代捕大抵皆候缺倉巡之屬承乏受事〻畢仍復化去功罪不任賞罰不加所以為害更烈是宜嚴加禁飭者也帝謂所奏俱有屢旨至保甲原以安輯地方豈得借名擾害撫按其嚴戢以為有司倡

吏科給事中熊開元上言王化貞欺君誤國罪不可赦而張懋時董萬化等援揭垣中稱頌化貞功德閱數日而復見之奏章謂遼兵敗拒非化貞收拾不可顧以自代其罪俾帶罪立功夫化貞之罪惡彰著他不具論即其不旬日

而以二百六十年之疆土與十三萬之士卒河西數十萬之生靈悉拱手以付敵人而猶從卧內簡行李四箱以駱駝負之出走即此一端可見其但顧身謀罔思為國矣皇上立付藁街使從熊廷弼於地下猶未蔽辜應時等何人輒敢妄為舉主以惑天聽乎嘗聞化貞家資鉅萬錢堪役鬼廷弼赴西曹之日買囑燕市少年雜立道周以瓦礫投之令其委頓而化貞所過嗟嘆不休覬亂見聞以寬聖怒令應時等非陰受其囑託曷敢以兩手障天不顧朝廷三尺耶化貞之殺與不殺不足論存一化貞而使天下謂死刑不妨覬脫也國法不行矣況乎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武

侯所以制勝也化貞逢僇五年已為失刑邊禍頻仍未必不由於此皇上立正憲典以謝天下并重懲張應時等忘言之罪庶國法伸而人心胥悅矣帝謂化貞罪案久定豈得借題保舉董萬化等章奏有無通政司查明以聞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章金絃以糧運起卸裴弊多端疏陳嚴包攬盡習慎船戶裝載禁加耗陋規遵府佐稽解申激勸機權五事乞賜採擇章下所司

已未陞張伯鯨為榆林道參政調丁流芳為關南道副使起原任副使李若訥為四川副使

庚申浙江巡撫陸完學疏奏孝豐縣山多田地賓浙中最

瘠之邑每年既苦舊派去歲復新派三釐是猶病夫肩重擔力不能任勢不能支必至於蹶斃而後已也乞恩賜豁免以甦民困章下所司

辛酉以四川巡按劉光沛為莊浪道僉事陞福建運使王儀為雲南右參政

遣中書康運泰為原任兵部尚書趙彥營塟

逆黨張我續提解到京

壬戌禮科給事中阮震亨以宗藩子孫日繁名封婚祿諸事不無冒濫徼倖之弊甚至爭訐未已赴闕瀆奏布揭長安殊失天潢之體請衆令纂脩玉牒循名核實編序定制

但使布在方册者無疑似之可蓄有水木之可尋用勒明信垂示維城則凡茲王府洞見玉牒始末較然難欺其有不折凌競之萌而復犯律濫之桀者乎至舊例各王府解到玉牒等册部司即將舊册查對如有差悞即駁行本府改正誠嚴之也臣科表裏部司職專參駁曾不得一寓目焉反鏡索照不亦難乎乞敕自今玉牒造到之日所司既行覈實間有事宜參互者相應移會臣科查閲務必細剔諸宗詐冒之實盡破長史教授欺蔽之隱須杜胥役需索之奸於以仰副皇上欽親至意未必非小補矣章下所司看議

督理劉宇烈巡按王道純監視太監呂直及總兵鄧玘劉國柱王洪副總兵劉澤清叅將劉永昌朱廷祿等監軍道楊作楫推官汪惟效等俱會於昌邑

癸亥帝以兩澤既沛應行祀謝命原遣各官行禮

戶部右侍郎劉重慶以錢法壅滯鑄息未饒建言者大約空滋議論不見成功總之有恣速而奏效遲棄成易而更始難因條陳救通行以濬利源杜低假以肅錢政分新舊以疏錢壅買多銅以銷積鉛清爐役以防奸弊五款帝以有裨錢法下所司議行

甲子調驗封司主事方省矩為考功司主事

乙丑遣太常寺少卿蔡奕琛往南京勘核塩務

督理劉宇烈誓師以鄧玘為中營劉國柱為左營王洪為右營以都司王文義統輜重督運粮草渡新河而進又命劉澤清等兵從平度州往俱約以初六日抵萊州

丙寅陝西巡按吳甡疏參各道周日強李世延倪有光等不能辦賊帝命削其籍俱解京究問

帝諭祖制設立法司正欲懲奸飭紀豈容護私背公近來全不遵依一味亂徇問擬必多隱飾明旨輒肆抗違甚至諭駁再三愈生褻玩職掌全廢臣誼何存按以憲章本當究處茲且姑示寬容毋再不悛以干嚴憲又近日在監各

犯任其出入往來通書遞息毫無拘禁司官所職何事堂上官可用心飭行

丁卯陞廣西參議周夢尹為廣東副使

崇禎長編卷五十八

五年壬申四月戊辰朔孟夏帝親享太廟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黃汝良上言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人君敬天孰有先於恤民者顧四海九州無非皇上赤子無不藉皇上生全惟是窮簷蔀屋之情狀祁寒暑雨之怨咨萬里九閽何由上達邇來有司迫於功令惟知催徵如額速圖陞遷鮮知以民生為念其不肖者又復藉口徵收多潤囊橐吸髓敲肌愈不堪命以致民窮盜起莫可誰何謂宜申飭省直撫按嚴檄所司毋以催科而忘撫字宜先保障而去繭絲以此課其殿最庶可副皇上奉天子民之意

乎若近日功令嚴於束濕文法密如凝脂以致讞奏繁多犴狴填塞以此絶亂散者則得矣其如上天好生之意何今熱審在邇除作奸犯科大惡大盡失悞封疆情罪深重者與衆棄之其餘宜敕法司寬恤速結毋得一槩久繫致干天和至於言官以言為職倘言有不當姑置之可也近乃往往以言得罪甚至收繫之淹禁之令其喪氣圜扉委命獄吏甚非朝廷建立言官本意近日寒燠失常風霾屢作得毋抑鬱煩寃之所致乎謂宜乘茲長夏施以寬政姑從薄罰勿更深求斯又奉天道順時令之一大美政也禮官職在協神人和上下凡臣所言皆臣職掌乃又有事關

軍國而不容默〻昔方今東西交訌叛逆接踵國家內無鴻羽輕飛之壯士外無輔車犄角之雄藩此時如焚棟漏舟正藉協謀共濟語云太平之畧非一士之志近日顧奉有緊急機密文書不須科抄之旨夫明旨所云機密者如兵家奇謀秘術動九天而潛九地此誠不可漏泄也至於邊疆之情形用兵之勝負此何關機密轉生疑惑何能杜人之耳目乎徒使匝月之間絕不見軍書一報舉朝之內絕不聞借箸一籌甚非畢群策並群力之長策也乞敕科臣非兵機秘密准照常鈔發更敕在庭諸臣共効忠猷此又濟時永命之要圖已帝謂所奏俱有嫛旨若讜言朕亦

樂闒茸欺藐亂政法不容貸耳

己巳川貴總督朱燮元以黔事已寧請裁添設永寧監軍道屯田道安普道河防道四官

先是永寧侯王天瑞以宗人府掌印一官宜與近屬外戚並用俾戚臣得以一體鼓勵因與駙馬都尉冉興讓等彼此訐奏章下部議吏部尚書閔洪學奏稱國家典制昭如日星有非臣下所得妄意置吻者按會典官制自洪武二十二年以親王領宗人府後但命勲戚大臣攝之未嘗備官至永樂間以駙馬王寧署印自後相沿遂為故事二百六十餘年來共歷一十三人其非駙馬者惟宣德間之郭玹

景泰間之陳茂二人而已而玹亦駙馬郭鎮之孫以此言之未可以二人之暫署紛更二百六十年之常例也帝命照常推用

庚午户科以岷王企鑁乞給食鹽方下部議疏參其請所不當請壞祖宗一定之例起諸藩非分之求似不可許

廣西巡按戴相疏解鹽贖節省贖鍰等項銀共一千七百兩佐餉命照數覈收

辛未再叙福建殲除海賊功熊文燦再加服俸一級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羅元賓准復原職吳暘蔡善繼各贈太僕寺卿徐日久陸卿任王猷各贈官一級申紹芳宋大

典施邦曜各加俸一級陳睿謨桂紹龍何萬化陞之祺潘曾紘并趙維暘等九員各賚銀十兩陶崇政等七員准與紀録董鳴瑋優陞一級鄭芝龍准實授遊擊鄭之虎加實授守備朱國勳張永産各紀録林察等四員各實授把總黑大方恤銀八兩

吏部尚書閔洪學上言邊遠有司衝冒風塵出入艱險其清苦視腹裏不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資俸同議陞遷非所以獎勵俊傑如關門薊密永平宣大又如雲貴兩省以及松藩遵義楚之辰沅粤西之南寧太平其除授之法宜如按臣言就近銓補庶使水土相宜人地相習若煩劇緊

要地方仍銓補賢能甲科餘亦擇年力精壯之科貢倘有厭薄視避者即當指名參處至其陞遷視則臣部當另立邊遠俸簿俟各官政成之日推知視腹減俸一年行取其同知通判知州等官各核勞績從優陞轉若有人堪久任地願保留者或加以職銜或就近題轉視腹裏稍加優異要使地方設一官得一官之用各官任一事底一事之成庶於吏治民生邊境捍禦均有優賴矣帝報可

壬申陞鍾炌為太常寺少卿

起原任副使陸夢龍為山東副使原任御史李喬崙為廣東參議陞廣東參議李佺台為雲南按察使山東參議熊

江為本省副使（癸酉陞南京戶部郎中晉可明為廣西副使）

贈原任刑部尚書李養正為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予原任吏部尚書崔景榮登九壇仍加祭一壇開壙合塟其妻王氏並祭

庚戌兵部疏覆石柱叅將秦翼明所請其弟拱明陣亡卹典帝命巡按御史速行勘明確奏

山東行營馬步兵二萬五千抵沙河賊發兵迎戰互有勝負獲賊將陳文才以金錢贈遺之時官兵勢頗盛初至賊頗有懼意而三帥俱不知兵三營合一絕無紀律又不分犄角張輦（援）王文歲少年頗委以糧草僅撥鄉兵千餘人護

之兵行八日頓不復前日因文才遣信使往來講撫於是賊得覘知虛實以求撫急我師陰使人從間道襲文晟盡焚輜重糧草八百車官兵中斷聲息不通昌邑訛傳三鎮皆沒賊又使襲文晟之兵即攻昌城宇烈大懼出走青州惟楊作楫汪惟效誓死不去已而宇烈聞三鎮兵故在以糧草既焚俾撤兵就食玘等半夜拔營鬨然而散賊乘之遂大敗為所擄者無算大砲火器悉棄與之王洪劉國柱逃回濰縣鄧玘逃回昌邑時劉澤清先抵萊州與賊接戰傷其二指救兵不至亦敗回平度州三帥敗問至京師中樞以官兵不可用主撫議益堅

乙亥帝以去歲考選各官中有臨考開復者責其躁狥下部院查撫按咨題緣由分別確議及是各省撫按俱以其事上吏部尚書閔洪學左都御史陳于庭覆議周堪賡余應桂高倬向鼎叅敬中萬永康各罰俸六月熊開元罰俸一年朱大雅降俸一級陳文耀降一級照舊管事鄭友玄原降一級外再降一級調用帝以臨考投咨顯有營謀周堪賡六員降一級照舊管事熊開元朱大雅鄭友玄等降二級調外用

丙子降補原任陝西右布政使都任為山東右叅政

兵部尚書熊明遇疏言滇人慕義輸忠見於援遼守涿之

已垂五年所矣若赴登教練以供調遣者自掌教而下銃領銃師並奮滅賊之志登城失守公沙的魯未畧等十二名捐軀殉難以重傷獲全者十五名總皆同心共力之人急應贈卹請將死事公沙的贈參將副統領魯未畧贈遊擊銃師拂朗亞蘭達贈守備傔伴方斯谷額弘畧恭撒录安尼阿彌額爾薩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录各贈把總職銜仍各賞銀十兩給其妻孥其現存諸員萬里久戍各給行糧十兩令陸若漢押回而若漢倡道功多更宜優厚榮以華衮量給路費南還仍於澳中再選強幹數十人入京教銃庶見國家柔遠之渥兼收異域向化之功帝俱報可

直隸巡按史𡐓以兩淮鹽法久壞惟祖宗中邊之法最稱神妙不止闡兩淮之盈虛真可活九邊之性命今萬不能遽復但得疏通補苴即可安民甦商使人人爭誦皇上仁明之治矣乃因攝鹽事竣條陳首套數慎委掣議捐減議獲鹽興教化五事章下所司確議

丁丑陞張國維為禮科都給事中祝世美為吏科左給事中

起戴澳為驗封司郎中王三重為考功司郎中

陞廣東右布政使林贄為本省左布政使調時亨為川北道副使

加秦王世子妃父張崇禮西城兵馬司指揮銜

戊寅降調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狥私濫薦胡平表再降二級用

削謝尚政蔡忠籍章方羨永不敘用

己卯帝以天氣暄熱命兩法司并錦衣衛囚犯笞罪者槩行釋放徒流以下俱減等發落若情可矜疑與枷號者悉開列進覽

以福建副使何萬化為本省參政

山永巡撫丘禾嘉疏奏招練營兵經制初以二萬為率今登兵到者寥寥島人萬難期必遼人招致已盡眼前情事

槩可逆覩與其募二萬之空名何如執一萬之見在且一萬中止有六千六百二十八名所欠三千三百七十二名更俟招募亦姑分為六營以待異日然先制馬步各一萬故不妨平分今數既減半是必馬多步少臣請以六千為馬四千為步可也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上陳察通言培士氣持政體三事謂江海為百谷王以其善下聖人為衆智府以其能容則第一當容者無若言官葢言官以一心一口談天下事願忠之念無窮精核之籌或寡故大智如舜必隱惡揚善擇中道於兩端之中正不必至言而後聽也今諸臣言苟未當

輒蒙詰責詰責不已 譴怒及之後之言者前瞻後顧惟恐以忤旨干嚴譴於是依阿得策樸直推心折檻理輪寧可後望是故言而當固宜獎許即言而不當亦宜優容使群臣莫測 聖意所向舉欣〻然自謂能當上旨則臣下無不敢開之口 聖朝無不得聞之事矣好勇者或式怒鼃好馬者或市駿骨蓋有以風之始有以應之而士氣無常惟在所使耳今欲鼓舞振作須發其禮義廉恥之心加以推赤置腹之愛如貪穢當懲矣廉節者必從而褒之柔佞當斥矣戇直者必從而矜之躁競當抑矣恬退者必從而優之失節當誅矣忠烈者必從而闡之如養初發之芽如護新

出之笋無令少有壓抑以底於鬱葱堅勁之地使人知道德果高於富貴名義果重於身家則平時為特立獨行之賢即臨事為伏節死難之士使士氣伸而緩急有賴矣乾道主治坤道代終故君稱職要臣稱職詳冠履以來未之有易況人君一日二日萬機神太運則疲精太用則竭今乃至一言之謬一事之訛必待聖明摘發然後群心厭服悚懼不違無乃主獨勞而臣獨逸乎古人有言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此黃老之言即吾儒恭已無為之說也夫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戕其味治大國而數擾之則煩其民故聖人為治還其自然無代鳥飛無代馬走令公孤百職無不

環列任事而人君但責其人不侵其事但課其效不紊其權柄瀰天之綱以覆之需歲月之久以安之皇上清寧無欲默運於淵藪之表以獨觀萬化之源則必有松喬之福清和之理將胥天下而登之仁壽之域矣豈必慕後世察々之治哉

庚辰直隸巡按胡志藩疏報捐助銀數帝命其移會宣大督撫監視即在本處繕備犒兵不必解部今後邊鎮地方俱一體遵行

辛巳禮科疏參岷王企鋥以已經正法企鋥之子禋潭禋汶等題請恩䘏謂鋥所犯在人命強盜之條其子孫應從

降革之例即奏內所稱錢謙屏逐或亦當在同惡連坐之外然條款所犯輕重孰有重於謀殺親王得財者罪干國法事係王封且裡潭等當企鋥尚在之日郡爵未承非可援已封之例斷不得紊制冒濫妄覬加恩也

壬午以禮部郎中莊應會為福建提學副使

吏部尚書閔洪學疏奏陳繼儒江南名士舒曰敬林下遺賢繼儒識通今古學富經綸曰敬博洽清恬精晰名理皆有用處士不徒以筆古文章知名天下者但二人抗節煙霞忘情軒冕不可縶以仕進誠令一吐胸中之奇規畫當世之務當必有堪備顧問採擇者乞敕令各抒所見進呈御

覽亦聖世博採嘉言之一助也帝謂二臣果有嘉謨讜論足濟時艱令各自條奏送撫按進覽

陝西巡按吳甡疏報莊浪關山隴安諸處之捷且請發賑以業貧民先是慶陽西壕殺敗餘孽勾引鐵角城一帯之賊侵掠武安遂尅華亭勢甚危廹總兵曹文詔楊嘉謨統兵追勦以三月下旬自寕州赴平凉四月庚午抵隆德遣固原道王振奇關西道徐如翰至縣督備芻糧偵知賊方攻莊浪關大兵至收聚張麻村諸處文詔嘉謨乃於次日黎明直掩張麻賊分隊迎戰勝之追殺二十餘里斬首二百三十一顆賊遁入高山官兵四面進攻時固原坐營靳桂

香領親丁亦至協力并攻賊憑險大戰傷官兵甚多游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等率都守各官奮勇直衝而上賊始潰散續有甘肅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固原參將王性善亦至策應二次共斬賊首五百二十九顆丙子官兵抵麻菴偵知賊掠張家川訖徑奔長寧驛遂於次日前行至咸宜關賊三四千迎戰兩鎮督率官兵直前撲之賊退至關山嶺憑險相持官兵奮擊敗之斬獲強壯首級一百九十二顆是日兩鎮偵知賊二千餘人從香泉奔隴安搶掠令變蛟及遊擊楊光烈等領精兵邀後山擊其尾兩鎮親領精騎從前擊其首黎明齊至隴安賊分兩股來迎

官兵奮力而前斬獲首級三百五十餘顆賊奔江北走水落城等處兩鎮仍率兵追之時賊所掠男婦凡係平龐脅從者巡按吳甡諭令州縣招集之且戒軍士勿殺逃回頗多顧室廬田業悲嘆於兵窮民無策資生深憂其轉而助亂乃特疏請一二萬金以賑之

山東行營遼副將吳安邦從寧海趨登州為耿仲明所敗初張可大既死安邦以副將繼其後令屯寧海州為搗巢之計時孔有德等俱圍萊獨仲明居守揚言據城歸正安邦濟南人怯鈍無將畧信之率文登營兵及土兵二千餘人與中軍徐樹聲共襲登是夕離登二十五里下營樹聲

先薄城：中砲響賊兵遽出樹聲初欲受降未及成列遂為所執安邦遁還

癸未陝西道試御史謝三賓上言漕運官軍十分凋疲而每歲掛欠不下三四十萬上下交困法宜變通而其中困苦虧損之端總由掛欠之多掛欠之多總由尅剝之衆舊例糧船一隻月糧五十二兩有奇行糧一十六兩有奇而月糧解三月以歸通庫留兩月以備考成所領不過三十金耳以之僱募駕船諸人已不足用況監兌有費把總有費交粮有費僱船委官有費起剝船戶有費以至領磚交磚領瓶交瓶之費役莫不有費其睥睨舟中之粒而出於資責固

勢所必至矣當事者以為皆官軍所侵寧知受其累者一人而食其利者又一人耶皇上誠欲撫恤窮軍亦惟痛革尅剥之弊而全給月糧免鮮通免留府則掛欠自少而漕累得稍蘇矣臣又聞條陳護漕者欲復漕鎮以練漕軍臣竊以為非計也古今事勢不同利害分數不敵祖宗之制每船旗甲一名旂軍十名皆取之衛所其人比閭同心指臂相應故號令得行自衛所凋敝以後旂甲尚難其人安有旂軍以十數今所號為水手者沿途僱募無籍貧民耳往還與值三兩得錢之後往往逃去其在船之時復多方凌辱旂甲鼠竊狗偷甚受其累今試下一令以某旂甲同

旂軍付某總操練竊恐運總能得之旂甲旂甲必不能得之水手也以重餉久練之兵尚遇敵輒奔彼無藉無餉無械無甲之人有何顧忌而不鳥驚獸散亦徒增煩擾重困官軍耳故曰古今事勢不同利害分數不敵也無已則有一策於此今各省皆有督漕把總押漕糧道若總鎮可以練全漕之軍則把總亦可以練一省之軍請暫詔粮道與把總先將各直省運軍酌議訓練并令條上利病方畧苟其相安有效然後設鎮未為晚也帝謂運官既苦科索各衙門何不詳查嚴禁至操練屬衛弁令但責成把總是否可成并月糧全給所司一并酌議以聞

命山永巡撫立永嘉解任回京

調雲南僉事康成祖為廣東僉事

山東巡撫徐從治歿於萊州圍中時萊城被困日久兩撫俱駐宿城上悉力為守禦計賊攻之百方不能破是日從治方自城歸署洗沐聞城外砲聲推窓望之飛彈從隙中入碎其腦而歿

甲申直隸巡按王道直奉旨覆覈喜峰及洪山斬獲功級言總兵之宜敘者有張國振鄧玘王威吳襄等四人薊鎮将領之宜加陞者有李秉春王定王樸等十三人宜優敘者有王根子等八人永鎮将領之宜優敘者有吳襄鄧長

春孫定遼等八人查鄧長春孫定遼姜新李三蓁長山大凌相繼失事吳襄擬戍俱應免議同知袁國棟未入戍行確係冒濫應削之張國振王威鄧玘例應叙録除王威以遼西脫逃撫馭無方功不勝罪張國振以債轅裂守被叅去任又覺罪浮於功俱應免叙其鄧玘自願赴登勦叛愈見雄風所當優異示酬者也

乙酉擢楊嗣昌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永諸處

大同巡撫張廷拱以大同府應州馬邑渾源朔州大同懷仁山陰等州縣灾祲上疲奏請豁除新增三釐加派章下所司察議

丙戌以王攝為陝西叅議

薊遼總督曹文衡疏奏臣近遍歷關內關外所屬地方無不親閱務使處處有備人人嚮方總之關以外要在戰以推其鋒而堅壁清野儲糧詰奸固其守之術亦所以裕戰之基關以內要在守以防其入而秣馬厲兵枕戈擐甲須其戰之謀正所以完守之策必使兵為實兵馬為實馬守為實守戰為實戰而後臣之巡為實巡無虛皇上之責成無負皇上之豢養也伏望天語申飭摘為舉之舌鋒消莫須有之腹劍勿以邊臣之性命供忿怒之俎肉勿以己私之小嫌害封疆之大計而截機浸潤暗刺中傷致疆臣束

手疆事決裂則所保豈止一人一地已哉帝以其不一心營職所言仍懷猜忌切責之

丁亥陞都督僉事趙世龍為南京左軍都督府僉事提督浦口池河二營

以李春旺為兵科右給事中

起原任參政黃承昊為江西副使

戊子太僕寺卿馬鳴世以東省撫臣徐從治按臣王道純報留俵馬三百疋上疏爭之謂目下登萊未靖勢雖難於撤回而冏額虛懸所當速補乞敕撫按令各州縣督俵户照數解納庶封疆既濟冏牧無損而臣得逭溺職之罪矣

命俟事平解寺

壬戌給事中張承詔傅朝祐黃紹杰御史蔡國用祝徽黃金貴李右讜等以賊首鍾凌秀雖降其餘黨復叛於三月乙丑竄入瑞金連諸處風聞瑞金已破會昌被圍因合詞上言自庚嶺而下一江直達會城倘不早為備禦則自言臨以至南瑞蕩然莫為制限豫省之事有不可知者乞敕南贛撫臣督率將士或分旅進勦或憑險堵截速圖剪除毋令滋蔓又應此兇慓悍異常一隅未能獨辦更乞敕兩廣閩楚督撫仍遵會勦明旨協力夾攻蕩巢散黨以必盡為期勿因離境遽止斷根株既拔一勞乃可永逸矣

己丑太常寺典簿何九說疏請其父南京工部右侍郎何喬遠祭葬贈謚章下所司

以張爾奇為鎮守四川總兵官馬士麟為鎮守山西總兵官

册封各王府遣正使薛濂副使許世盡往唐府顧肇迹孟國祚往代府曹臣治張鏡心及鄭之玄林銘球俱往岷府陶承謨屠象美往韓府丘瑜鄧鑨往趙府王鐸揚于階往淄府朱兆柏李春旺往遼府祝世美胡獻來往楚府林正亨林銘几往益府胡世安渠衍泗往榮府葛寅亮吳大養往衡府

山海總兵官尤世威以山永巡撫丘禾嘉奉旨解任具疏

留之不允

庚寅吏科給事中朱權上言天下民生國計無一不關於吏治吏治修而後天下平自古皆然今在外者恒少循良之選在內者恒多曠瘝之羞毋亦官評有未當也臣敢破因循之習佐明作之理請先精覈外吏官評夫朝廷所藉以賞罰外吏者撫按之舉劾耳其委重為何如乃撫按取之府聽耳目易蒙比狥易起於是碔砆幾於類玉魚目亦可溷珠矣自今撫按須察民情之好惡而不必阿司府之品題寧少而精毋多而濫仍敕部院題覆如其已當不煩過

為吹求如其不當不妨間為摘舉則評人者先自謹凜而所薦無濫等所劾無漏細矣次則精劾司屬官評近日兩次考選皇上再三詳酌誠以言官為朝廷耳目不可不慎也而銓司進賢退不肖關係匪輕往例考選訪單徧發九卿科道而推用吏部司官則止訪之同鄉夫同鄉之見聞公而通國之是非更公胡可偏廢況廣諮殺核賢者愈可以自見不然後來者將憚考選之澄汰而趨銓席為捷徑其有關於人心之恬競賢才之消長豈細故哉二者皆關吏治大端乞賜採擇帝以所奏已有屢旨未見恪遵令部院查明申飭

浙江巡撫陸完學薦舉地方人才原任大學士禮部尚書加太保朱國禎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姚思仁南京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丁賓南京兵部尚書許弘綱南京兵部尚書商周祚兵部左侍郎唐世濟南京兵部左侍郎岳元聲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陳懿典順天府尹劉宗周太常寺少卿李奇珍太僕寺少卿胡琳王一中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姜習禮尚寶司卿周宗文〻選司主事沈景初行人司行人韓敬湖廣參議徐人龍

辛卯雲南巡按蔡侃以楚雄知府久缺去春所補王可宗至今未到具疏參之且請以順寧知府王政調補帝責其報

遲命通行申飭

陝西巡按吳甡以副將張弘業遊擊曹明輔於去年九月丁亥勦賊中部追至摩雲各並戰死核實請加優卹章下所司

丙辰太僕寺少卿呂維寧具疏稱病章下所司

浙江巡撫陸完學薦舉副總兵袁大寧章下所司

癸巳以楊新期掌河南道事

寧錦巡撫方一藻疏奏關門撫賞歲額止二萬八千為數無幾若聽寧前道驗收發寧遠粮廳兼攝已足管理則撫賞通判一官應當裁汰其關外更有應裁者則遼東永寧

監正此官原設河東今既久經淪沒當急為議裁俟東撫恢復後銓補章下所司酌議

陞慶陽知府朱紀為陝西副使懷來道僉事馮思孔為山東副使

甲午浙江巡撫陸完學薦舉左布政使周鼎知府龐承寵等六員運同李之佳一員同知楊子鳳等八員通判劉雲龍等三員推官胡守恒等三員知縣魏士章等二十六員

乙未遣行人姜應甲為崔景榮營塋

山東縉紳之仕南京者聞沙河之敗合疏攻劉宇烈且請益兵於是調昌平兵三千以總兵陳洪範統之往援又以

各總兵意見不協無所稟承以致敗事乃加洪範提督銜時賊勢日熾人心危懼兵部尚書熊明遇計無所出惟欲招安結局洪範遣人命之提督意在撫也天津舊將孫應龍自謂與耿仲明兄弟善能令其縛孔李二賊以降津撫鄭宗周信之授以船六十隻兵二千人應龍遣人說仲明仲偽許之且函死人首送應龍曰此有德也吾已據城幸亟以舟師見援應龍率其舟直抵水城下賊放舟出迎之入城既入縛應龍斬之舟無一脫者賊得津船水兵益盛

丙申以黎元寬為浙江嘉湖道參政仕僎為陝西　道參議

調年道行爲文選司員外郎

廣東道試御史吳振纓上言自有東事以來竭天下之力以供已去之遼一派再派雜項頻加窮民之膏血既盡無怪乎老弱駢塡溝壑強壯流爲盜賊也即如三吳素號財賦之鄉今且白晝被劫戒作畏途則寇賊之可憂固不獨秦晋齊魯閩廣之間也然欲弭盜其責實在守令古之賢守令虎猶渡河蝗不入境而况於人是吏之所關綦重而吏之所以稱循者則無他亦惟不貪不酷不取諸民不私其祿固非傾家曲貸傳施濟衆也如其火耗禁矣贖鍰備積穀矣而有搜括有設處有捐助與意外之賠逋非時之禦備

其仍出之民乎抑出之官乎倘仍出之民其民之好義者、有幾勢不免鞭笞頻加桁楊日積少不忍而催檄如星叅罰踵至如是而欲望倪寬陽城之治其可得乎臣以為王者以天下為家當通六合論全齡不在以一方一節較盈詘如陝西流賊以秦賦供秦每苦不足且有賊無民有地無耕之郡邑其錢糧可問乎其綜核可行乎苟使民不為盜則取之民者雖少而猶奢抑使官不厲民則責之吏者似寬而實要今皇上無刻不軫切痌瘝申飭吏治而欲以吏惠民必當以吏風吏然察吏之法必以治行兼錢糧不宜以錢糧蓋治行試思蒼鷹乳虎之吏力能使賦稅無逋

慈祥愷悌之人不忍使微末立盡如循卓有聲小民愛戴而一經叅罰夢斷清華故有錢糧已觧司府因未至而補償政績已蒙優異緣查核而罣悮者恐以此風天下不至於慈祥愷悌盡變為乳虎蒼鷹不止尚欲吏之多良民之無盜胡可得也乞敕省直撫按加意吏治即如錢糧之完者猛鷙與勸導不同錢糧之欠者闒茸與矜恤不同以惠養小民為主而地方盜賊大小必報久近必獲有不經申報而發覺者戒責捕官歲終以盜賊之多寡為殿最並著考成庶官知以戢盜為職民得以禁盜少安其於治道根本之慮未必無小補也帝為有司廉潔得民自能催徵有

法治行錢粮原不相碍著各撫按嚴飭守令實心遵行

丁酉應天地震

四川地震

轉莊欽隣為左通政陞霍鏌為右通政

遣御史蕭奕輔巡按浙江宋賢巡按湖廣劉宗祥巡按四川

禮部疏請經筵應照去年五月初二日例暫停報可

陞鎮番叅将相希尹為甘肅總兵新平叅将婁可教為大同副總兵瀏漳加銜副總兵焦續後為江南副總兵

崇禎長編卷五十九

五年壬申五月戊戌朔戶科給事中吳南灝以近日議事任事諸臣多致嚴譴上言諸臣獲罪之由咎雖在踈拙冐昧而心皆為國情實可原懇賜格外優容且今熱審屆期纍囚並蒙軫憫而一二罪臣顧未蒙寬結維下車之澤有待而望霓之感良殷懇乞速敕法司詳酌律例期不負皇上懲創之仁而復不失罪疑惟輕之意仍責令任議各臣精白一心恪共乃職勿以緘默養高勿以瞻顧卸擔至若臺省班行遣謫調降漸見落〻辰星尤望皇上於新命諸臣鼓其翻然勃然之節槩勿為暮氣所乘臣愚幸甚諸臣

辛甚帝報聞

浙江巡撫陸完學疏解搜刮贖鍰四千四百兩助餉命照數覈收

以四川叅議賀自鏡為陝西叅議

吏部尚書閔洪學以辛酉丁卯庚午三科副榜准貢既蒙俞旨請將辛酉丁卯兩科副榜上卷姜鏻等一十三名照例廷試其中下二卷劉烟等三十八名刪汰癸酉

南京户部右侍郎呂維祺以蕪關新稅為東南元氣所關疏請罷之因言此關之設茫然大江一望無際既無磯滸柵欄可以扼其要司其鍵其來往得以意隱見其開報得

以意多寡其度量得以意長短其貨物得以意美惡需索者以為几上之肉包攬者以為可居之奇而又開放不常泊舟無港守候者苦於累因分割者痛於剜肉甚或一夜大風江濤號怒墊於江魚之腹者不知幾客貨幾生命矣其害不可勝言夫是以不獨商欲罷即民亦欲罷而見者聞者與談議及之者無不欲罷也況稽其額止三萬為數不多寧以此大倉一粟而失億萬人心使億萬人含愁歛怨無以為生是以蕪阱天下也且如上流則九江稅下流則南京揚州蘇州杭州俱稅必於此又稅是稅外加稅也何如毅然罷之使東南商民脫此苦海登諸彼岸復光宗

已沛之深恩廣皇上久含之生意恩莫大焉臣部顧得湖廣布政司借用過臣部額餉鹽鈔銀一十二萬抵大司農六年蕪稅之數六年後另行酌議每年補足三萬之數以救東南赤子臣願竭力圖充倘計臣以新餉難於驟罷臣恐東南元氣盡而財用安從出且恐以財用而剝元氣失人心亦非善於籌國者矣

己亥兩廣總督王業浩疏奏自二月間九連渠賊陳萬授首銅鼓渠賊鍾凌秀降服之後積年渠魁雖除而餘孽未盡監軍副使洪雲蒸同總兵鄧茂官等盡搜其巢復斬三千餘人毀其窟穴游擊鄭芝龍以福省海氛告急撫按掣

回而鍾凌秀願率精銳報効自贖但九連等處初平正須防護福建守備鄭芝虎屢立戰功驍勇無敵今芝龍既回閩海應留芝虎暫駐平遠一路防鎮俟平定班師則兩省交得所賴矣章下所司查議

順天巡撫傅宗龍以監視薊鎮中協太監王之心劾其不罷營工不勤訓練不亟儲餉諸事復譏爲怡堂之燕蒙旨責其勞置縱弛漫無料理具疏回奏因請罷斥帝謂之心職司監視有見亂陳正可相參共濟宗龍何又引嫌宜用心幹辦以副委任其操練召買等事仍著虑飭嚴催

庚午工部以陵園等工併作力詘不能徧供而庫藏不可

無儲以備緩急因具疏請分别緩急容其逐節經營期於漸完不必並急至於曬場氷窨之類則且已之仍懇頒諭內外衙門以後勿輕易題修以資糜敝其原題有待者勿遽題催促以相窘迫量留物力於庫而為之備即各衙門亦應共為積儲計耳帝謂工部固宜預積然事關大典要務亟須修舉者正宜速竣省費何得以窘迫為辭

辛丑夏至祭地於北郊遣官恭代

浙江道試御史李簡奉命巡歷山右上言晉中人情風俗自流寇蹂躪之後民生非復昔比若不急為拯救則陷溺方深為憂滋大且晉中兵將驕悍譁譟屢聞潰敗每見近

行人高三重冊封還朝日擊流賊十餘萬搶掠邠州一帶州縣夫值此燃眉之時仍守前法而不變晉人之阽危何日可轉伏乞皇上早定封疆大計念晉地為神京右臂祈闕敕宣大督臣張宗衡急發標兵數千選廉勇戰將統馭南征并敕新鎮臣馬士麟星馳至鎮挑選精壯召募技勇速圖滅此群醜至糧餉告詘在三晉民力已枯不能點鐵量沙計惟請於皇上俯推齊秦之例或發帑金或敕户兵兩部措處金錢再諭撫臣宋統殷查借各項錢糧一二萬暫為兵餉之需俟事平銷算補還庶目前之兵餉有資蚤畫之民生不槁而掃蕩可待根本勿搖賊衆不足慮矣至

灾民斷不可不卹并乞敕諭撫臣查覈被害尤甚州縣豁免五年新增加派並量減糧稅以活億萬遺黎則秦晉山東三省均叨皇上一視同仁之德矣若夫裁減驛遞銀新旨已許照舊派徵充為晉省軍餉令撫司堅爭一萬五千兩作各鎮買馬之需殊太不情此又速當還之晉省者也

帝謂山西流寇日熾宗衛既有堪戰標兵何不急發勦除致流毒不已餘令所司酌覆

福建道試御史祁彪佳上言國家賞罰之典為帝王勵世磨鈍之權是故賞一人而天下勸以賞之茂其功也考當日遵永之難僅復空城猶且冒廕冒陞不可指數獨黔功

因一級之疑遂稽三年之叙及勘報既真而彤弓下錫又皆督撫總帥帷幄大臣其陷敵衝鋒之將士曾不與焉殊失拔膠挾纊之仁矣況今青萊用兵士氣全賴鼓舞似宜特頒賞格預備金錢使躬親戰陣之人必立膺椎享之惠夫然後敵愾之氣奮而迅掃無難乃若世廕之典必以待非常之功否則寧優加金帛勿以世祿縻大官是又賞之不可不慎者也罰一人而天下懼以罰之蔽其罪也邇來秦中流寇縱橫州縣已無逃失地之律即昨秋東省逃兵猖獗有司亦盡蒙褫斥之加何以孔逆連破六邑遂無議處一官則是敵死之大義不必明朝廷之簡書不足畏所

以登黃被陷滿城煨燼竟莫敢一問者似宜核任之淺深地之難易失事之輕重大小分別嚴處其殉難如新城秦令者量加卹錄夫然後無逃之誼彰而人心始固乃若隱匿之條載在令甲令劫掠者疊告參奏者幾何踈玩之責固難辭欺蒙之習尤當破又罰之不可不飭者也至巡按御史必自立功罪之外方可稽核功罪巡視科道必自異監督之司始能覺察監督若置巡按於功罪中令巡視與監督等則胥濫扶同之弊生亦未必其有補矣帝謂科道官原以摘奸剔弊為本况奉命差豈得委自事外若通同朦徇責有攸歸川功及東省失事州縣著速查奏奪

壬寅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以吏部推陞山東兖州府東平州知州前後選楊承誨王爾籲二員疏叅選司李其紀等失誤并請坐定一員勒限赴任章下所司

宣府巡撫沈棨疏留懐隆道副使馮思孔章下所司

工科給事中張承詔上言風憲員缺向准題明行取今六垣已缺八九人班行漸覺寥落而臣垣獨甚各差湊并頭緒紛〻莫與共理乞敕部行取資俸相應者先考補臣科庶無瘝曠之虞帝謂軍需工料等事爾科職掌所關不得以差多人少預圖推卸各科員缺吏部酌議以聞

甲辰陞潮州叅將鄭嘉謨為潮漳副總兵

皮島總兵黃龍向登州欲以舟師搗水城爲夾攻之計不克入而還

乙巳吏部疏覆河臣朱光祚撫臣熊文燦魏光緒請留徐標桂紹龍尹伸等謂各官皆賢而標紹龍見在地方未經陞轉自應如其所議若伸已遷分守河北道重地需人當催其赴新任難以允留報可

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覆臺臣郭維經南京戶部右侍郎呂維祺請蠲蕪關榷稅三萬謂時事多艱需餉正急勢不能撤但當禁積蠹之需索清戶工之額徵使不至病商厲民可耳帝謂關稅應免者遵前旨行貪橫胥役著即行嚴禁

如司官縱容據實參處

丙午擢天津兵備參政朱大典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東撫久缺戶部尚書畢自嚴工部尚書曹珖等請以總河尚書朱光祚移鎮省城兼攝其事下部酌議吏部尚書閔洪學覆奏會推新撫勢必少需時日而事機難緩河臣光祚威望夙著見在濟寧可以朝夕受事應令兼攝巡撫料理戰守實係便計即以總河關防行事俟新撫入境接管可也帝以新撫已經簡用當令刻期赴任光祚不必移鎮印務付劉宇烈兼攝

丁未以巢丕昌為天津總兵

四川援遼贊畫忠州功貢生伯安國疏陳西征三案功績東防百堵勲勞請賜叙錄

戊申遣御史傅永淳為巡關劉宗祥巡按四川曾倜巡按河南

刑部讞正人蠖伏尚多一案擬吳彥芳吳執御配贖帝謂其藐抗明欺本當重處姑從輕依擬

山西道試御史李右讜上言人心至遠至微不如富強鞏剔之速効然國家之命脉上天之視聽朝野之靖共愛戴畢係於此一固結而外侵內訌不足虞一睽渙而立政明刑未足恃得心之道可以為治猶山林之木可以為材也

以言今日百姓之心水旱則苦天行朘削則苦墨吏疊徵加派則明竭其脂膏考成查核則明驅以敲吸遂使死不足畏生不足忻相對皆晉譊之儔聞亂多作慝之意洶〻如此孰非可虞以言今日之士心今優免并入此徵則于衿莫逃徭役即破釜不至失聲豈生事能無動念又安望首倡四民相成以同志者若夫群臣之心猶有可言從來誘進以禮義小人争勉為公忠驅迫以刑章君子皆思為苟且賈誼曰遇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為遇之以宮徒彼將宮徒自處若狂飆曾無優容詿誤悉被嚴譴勁氣灰於重足眞才錮於微愆抑鬱已甚展布至難臣願皇上洞鑒

千古高下在心以為欲伸撻伐不得不因置之而急催科欲收蠱壞不得不持綜核以示磨勘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矯枉過當反失其平大凡上意所向則奉行更思見奇文網有畸重之情海宇成極重之勢恐標本雖治而根本實傷也伏祈皇上建中和之極妙寬猛之宜矜民脂已竭而酌緩催徵思士氣宜培而亟復優免念人才可惜而解網於狂愚一眚之小過庶使天下之人欣然於憔悴之餘頓獲更生曉然於雷霆之怒曾不終日於以收拾渙散鼓暢睽隔行見忠信之制梃何愾不敵喜起之與事何工不熙坐致太平無適於此且帝王一心衆心之所托命上

心寧謐天下自消氛祲上心休豫天下自返和平如其求治太殷責效太亟聽覽必遍宵旰忘疲既異精一執中之傳亦失清淨順養之術尤願皇上葆嗇元氣獨持大綱凝其神以與天下相往來孚其和以與一世相斟酌而有不志氣相交孚尊親共愛戴者豈理也哉帝謂催徵酌量緩急及生員優免止徵三年部疏奉旨自明餘報聞

登賊陷招遠知縣李獲正挈印而逃

已而吏科給事中宋權疏陳懸殊賞以殲賊首集土軍以奮兵威二事齊魯秦晉之地其人多強猛果毅誠頒明詔於三省曰有能出奇建功斷賊之首者賚金拜官同影中

有能及邪歸正斷賊之首者赦罪優用則草澤中必有為皇上効一臂之力者而戰勝攻取亟資土兵為用從來客兵易潰惟土著之兵根本牢固而後可以懾服客兵使盡為我用當令各省用兵之處大州縣徵五六十名次州縣徵三四十名以舊有額兵留護城池倉庫而以新募土兵聽調度於督撫而行糧皆倍於常則勝算在我勦撫之局可定矣至秦晉被兵其受掠州縣有失農業者錢糧終不能完與其急之而朝廷受徵輸之虛名何如赦之而窮民受蠲免之實惠宜令撫按查其最苦者次第蠲減但得流寇旦夕掃蕩其省朝廷金錢不知幾千百萬矣此又所謂

根本之計也帝以有旨報之

庚戌差主事胡澥往岷府致祭

廣西道試御史楊聿旦上言頃者軍興孔亟徵調頻仍司農仰屋計不得不嚴督逋負乃功令愈嚴而逋欠如故者緣逋欠之根難杜也其根維何歲時有豐凶輸將有盈歉那移之端一開年分因而溷淆胥役秉以上下其手始而備此解彼終至入不補出小民止此物力何能剜肉醫瘡積漸以往遂使官蒙參罰民受敲撲貽害無窮矣是在廉卓有司妙其調劑防耗蠹於那移寓催科於撫字以鼓小民終事好義之心而後父毋之愛戴慇手足之捍衛切則

政簡刑清乃第一義也他如贖鍰積穀一事欲以備凶荒之用意固甚善然此粟不從天雨仍斯民蔗業所出苟奉行不善則追呼驛騷且借以為濫罰之厲階不異教猱升木矣此又當亟為申明俾不至法久而弊叢則恤民萃渙之急著也若安民莫先靖盜而弭盜要在講武今之進言者必曰練鄉兵可以戒不虞孰知練之之地練之之時與練之之人更不可不酌也盖池遠則煩裹粮之費時迫則妨耕耘之功而若委任佐領胥役必至借端滋擾如何其可故必州縣正官親歷稽查實選健勇給以糗粮兵器俾赴城操演若遇農事煩併又稍寬以率作為戎以肝膽聯

民〻以肝膽應我忠義之奮有不油然而生乎此積衆成城之勢也至民壯原食代耕之餼足備捍禦之資當急敕各撫按查覆原額令有司嚴為簡閱務使人與兵相能手與器相習意氣鼓而膽智雄何慮其不為桓赳貔虎之選也帝以其言有裨於恤民固圉命所司酌議飭行

福建道試御史黄金貴以致治宜崇體要敕時須固群心疏陳尊詔令以重責成議蠲恤以甦重困厚家丁以強師旅酌捐助以備緩急四事帝謂朝廷慎重詔令止因臣下朦率相沿難廢駁詰至多官遺悞每有優容外廷何能盡知餘報聞

辛亥陞南昌知府郭諒為山西副使

遣御史遲大成巡按應天宋賢巡按湖廣

雲南道試御史李模上言今天下之患深切莫如敵人披猖莫如流賊飄忽莫如救兵然此皆標病也先事無萬全之謀臨事為不終日之計此治標者過也若夫綜核狗名綱維墮實人心日欝元氣日漓憂乃在本不端本而理末如理亂絲急則愈棼矣因陳崇簡嚴以持政體明分誼以振紀綱集衆謀以佐廟筭秉欽慎以平刑罰別赳桓以収實用敦教育以培士氣酌催科以卹窮黎八事章下所司

保定巡撫丁魁楚以登逆未殲土魁復作東平且以失事

告河間一線爲神京四達之要區雖設守備一員專司巡防而兵弱權輕緩急難倚請以津道移駐河間即以本道額設快壯及本府操兵守備箭手就近整飭既可核營衛之軍實亦可鼓州縣之鄉勇明可防流賊之奔突暗可消伏戎之睥睨一舉而衆利存焉惟賜裁允章下所司

登賊圍萊陽知縣梁衡悉力禦之不能破圍九日賊敗去

壬子吏部尚書閔洪學以差務併集科道之員上言自崇禎四年前後兩考南北六科給事中共十八員十三道御史共五十一員曾幾何時而南北科員缺至一十有一臺員缺至四十有四共缺五十五員工科額設給事中四員

今見在僅一員缺乏尤甚以是科臣張承詔有差務兼攝甚苦之請臣等奉旨酌議擬遵行前考選科道不拘年分照缺限額以杜濫競之旨應候命下臣部行取推官知縣俸滿者來京與在京評博中行俸滿者并請考選但查推知中資俸及格無降罰者不過十餘人合之在京諸項不能二十人勿論將來有汰留之別即現在應考之數尚不及懸缺三分之一其在外各官截俸似應以部文到彼約本年六月終為限可也從之

癸丑以毛孟龍僉書中軍都督府管事

刑科左給事中陳贊化以氷雹為灾上言陰陽慘舒之微

關於刑名者固巨而呼吸感通之機需於清刑導鬱者尤先茲者熱審之詔下頒皇上泣罪之仁心已見而天心未格猶若示以凝陰之象者正恐天語雖飭而或奉行之未實致德意不宣未免負聖心而虛曠典也況時值炎熱瘟疫流行穢惡之氣傳染易遍即都城獄內幾至千人病呈無日不報而四海之內含冤待訊者又不知凡幾倘果不善奉行而使牽連致斃肺石含冤傷一人浩蕩之心結兩間陰沴之氣其焉能圖修省之實著乎伏乞申諭中外俾獄底無瘐死重囚無沉冤熱審者務曲研以昭其情株連者務早訊以消其累已定遣配者立時遣配情應保釋者

立刻保釋更宜戒獄官剔除污穢多設湯餌以待情真罪允之人庶不至暑氣傳染先時殞命則陰慘易為陽和而天變無非仁愛矣

甲寅降山東按察使劉嘉遇為山西副使

乙卯陝西巡按張星改名應星

丙辰以原任尚書丁賓齒德俱隆特加褒典遣中書徐六齡存問

予原任南京工部侍郎何喬遠祭一壇減半造塋其妻溫氏並祭祔塋

青州府西南顏神鎮掘得石碑上有太上律令并符一道

下書太史劉基奉敕算二十七號山東顏神鎮上下百里內兩山相夾曰夾谷齊侯謀殺魯侯處在天文為天牢獄地輿為狼虎谷所以春秋龐涓南燕王始唐黃巢宋楊業父子俱死此中又名楊家團乃英雄休囚之地在我明將來祐文死者尤多凡行兵慎之慎之洪武九年書後至崇禎五年此石書現其驗也督師大學士劉宇亮核之乃削籍侍講孫之獬所以撓賊安民者時有鄒平之衆欲屯駐其鎮之獬故設此以恐之太監呂直驗實其事馳奏帝報聞

丁巳江西道試御史賈多男上言臣聞帝王之所順承者天

也上天之所眷愛者人主也受天之寄報天之愛必有所以安而綏之以善其生曲而成之以盡其用自可以順天道而享天心我皇上臨御以來息息敬天事事法天承天治人之責可謂極備而全美矣而稟承者太過未免有纖微之未盡臣敢悉言之夫乾綱總攬政固美矣抑思天道無為但見辰居星拱而四時以行百物自生不必諄諄然命之乎若物物而雕刻之無論玄工不勝而萬類之生趣亦覺不暢矣今群臣百官猶五行之吏也若動請裁決毋致詰問則代終之義謂何伏願皇上常與輔臣詞臣朝夕論思稽古今興亡治亂之機剖求其原而使九卿庶僚各

領其事雖云有為而實行所無事也此體要之可執者也釐剔宿弊政固美矣抑思天道亦按節順布者耳故曰若理亂絲必尋其緒亦先去其太甚者而已矣然而積習既久反之必以其漸旦夕操切何以奏功伏願皇上徐提天下之正性而勿驟奪一世之錮情於因之中而默寓變之妙使人不覺而自轉移焉則因任之即所以變化之也是節候之可循者也綜核群類政固美矣抑思天道亦因材而篤若十有所偏自當舍短而録長勢不能兼自當寬前而責後伏願皇上欲委於所用之人先嚴於用人之人殷鑒叅以應驗黜陟準乎功罪無行詐偽以亂經常進賢者

受上賞黨邪者行顯戮公正之法期於必行若以惡缺而填所憎以美官而俟可愛必至人與地俱傷矣是審官之當晰者也明罰飭法政固美矣抑思天道亦有面陽背陰者耳故曰律設大法理近人情若執律以繩人〻將手足無措必情理兼至而後義例彰明此時即天子亦不得意為出入況奉法者耶伏願皇上欲震霆摧先需雨潤開天下以榮顯之途有榮而戀然後怵之以辱而人自不輕蹈也闢斯世以趨生之路有生可貪然後懼之以死則人自不甘趨也人心孚而後紀綱可伸是用法之當審者也理財經費政固美矣抑思天生五材原足為用何至今而偏

縮故善為治者鹽鐵有數章服有式物無僭用而人無妄求不惟有以周人事而遂有以定民心矣凌夷至今人々得為帝制而家々俱擬侯服是以豪富者秉厚資而攫取之計便奸猾者恃譎智而兼并之詐行強幹有力者計無復之遂以攘竊當之禮法壞而盜賊猖即此之故也恭遇皇上節嗇素簡萬方瞻仰近敕禮官修禮同度欲天下宮室田園共守分限衣冠輿馬共凜制度甚盛心也然而紅簡一投損民間數升之粟戲筵一張費中人一家之產何不留有餘以還窮民乎苟子不欲雖賞不竊菽粟既足民無不仁弭盜安民不外是也此經制之宜定者也詩曰皇

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是知莫民即所以承天而茲數事者又莫民之大綱也帝謂其語多可採至奢僭成風以致民窮盜起尤屬救時急務若服飾諸項原有定式著禮部再為列款嚴飭士民之望係在百官諸臣尤當力敦儉素以端風化

戊午直隸巡按姜思睿薦舉大名道副使盧象昇井陘道參議寇從化霸州道參政張耀采永平道參政王凝祚易州道副使盧時泰薊州道副使王廷侯山東左布政使張應元右布政使莫儼臯分守萊州海右道右布政使楊作楫按察使勞永嘉武德兵備道副使荆之琦驛傳鹽法道按

察使孫紹統提學僉事湯道衡兗西兵巡道右叅政丁啟睿分守濟南道叅議熊江東昌兵巡道副使李行志河南管河道左布政使陸之祺右布政使李喬按察使劉伸分守河南道按察使劉餘祐提學叅議張定志糧儲道右叅政游王庭分守大梁道右叅政張鳳翼分巡河南道副使戴東旻清軍驛傳道副使蔣覲睢陳兵巡道右叅議臧爾令以備錄用

乙未陞刑部郎中鄭寅為山東僉事

逮御史衛景瑗巡按眞定

庚申予駙馬侯拱宸祭十五壇開壽陽長公主壙合葬

辛酉廣東道試御史劉興秀條陳江南急切利弊六款一公編審以杜偏累一束運弁以清漕兑一除造訪以祛積蠹一禁罡歛以安良善一飭兵防以消亂萌一嚴領解以饒國儲帝嘉與之命所司酌議以聞

壬戌廣東道試御史吳振纓上言今日天下非無兵也患在兵多而不得其用惟有掩良弱以冒功張虛級而報捷一當大戰未有不全軍盡覆隻騎無還相習為常恬不知怪於是遇敵則潰遇賊亦潰以驚風駭鶴之人横而譁餉則強以棄甲鼠竄之人轉而作賊則又強此其故何也皆由從軍之日先已懷臨陣鳥散之心而平日之為帥者又

B9

無慈愛以結之紀律以束之忠義以激之為兵者但知有貨財婦女捆載之樂而不識嚴刑厲禁追捕之憂何怪乎不相引而去也臣謂法不在於臨陣而在平時宜申畫一，之法若某營某將查有逃兵若干少則議治多至百名以上與失機同罪地方能擒解者與獲盜同賞能截斬者與勦賊同錄知而不報者十家同坐如此兵庶幾可無逃乎次之咎又在於不練〻之法有三則在於定伍制簡營隊厚豢養三者皆備而後兵可得練也然要之武臣之督責宜嚴罪罰宜定倘逃兵肆禍不正厥辜臨陣奔回尚令自贖不幾嚴於文而寬於武哉是在皇上嚴明賞罰使才勇

者悟發其忠義而慵怯者顯折其猖狂當有豪傑應圖而出是在樞部加之意而已帝嘉納之

癸亥予故南京工部尚書沈儆炌祭二壇造墳安塟妻查氏並祭祔塟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甲子吏部上考選各官撫州推官薛振猷興化推官吳麟徵永平推官陳志茂清江知縣梁士奇進賢知縣蔣德璟南昌知縣朱助國曲周知縣王一鶚上虞知縣吳士禎滑縣知縣孫晉漷縣知縣盧業春邢臺知縣左佩玹昆明知縣計堯俞崇安知縣伍登龍等十三人帝報聞

直隸巡按姜思睿薦舉北直知府高斗光等三員推官劉

正宗等五員知州陳嵒如等三員知縣荊祚永等三十九員山東知府汪喬年等二員推官劉承棠等三員知州胡璉等三員知縣劉含輝等十九員河南知府袁楷等三員推官程勇等五員知州闞引之等三員知縣宋琮等三十二員

巡視京營刑科給事中常自裕等疏陳京營之弊謂援本塞源當自總督李守錡始守錡受李復陽七百金之饋用為營將每次兌馬借名家丁騎坐私受百餘匹賣之各軍以此表率各弁何由使士飽馬騰也帝謂營中陋弊多端自裕等何向來不糾近復含隱其平日詭隨顧徇可知姑

侯回話另議

督理劉守烈復至昌邑陳洪範牟文綬等兵亦至新任萊州推官屈宜陽自請入賊營講撫賊佯禮之宜陽遣人報孔有德等已受命守烈以聞

乙丑以甄淑為南京工部右侍郎

丙寅陞禮部郎中馬茂才為四川僉事廣西廉州知府張其孝為本省副使

原任南京兵部左侍郎徐必達卒其子舉人世溥請卹詔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如制廕其孫副榜生員肇森入監讀書

卷五十九終

崇禎長編卷六十

五年壬申六月丁卯朔太僕寺少卿賀世壽上言冏政之害馬者有二端一則寄養有司之頑玩一則營官營軍之作踐非藉天語申飭冏政修舉無期

戊辰陞陳奇瑜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南京通政使楊觀光以萊城久圍毋年近八旬存亡未保懇請休致帝念其至情特准回籍

己巳以謝上選為雲南僉事楊先芳為貴州安年道副使

予原任禮部尚書黃祚遠祭葬仍加祭一壇

湖廣土官加授都督僉事彭乾象捐資一千兩助餉優旨

命所司収解

先是署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楊一鵬疏別京營之弊發總督戎政李守錡贓私守錡惡之疏奏一鵬任用奸胥吳之琛聽其婪贓二萬餘金蒙旨并核一鵬乃詳劾其縱蠹侵蝕諸事總督一府二十三書辦掌稿賈尚質缺銀四千兩林光泉劉有實以下遞減其贓私山積如補中軍一員索銀二十兩千總一員索銀十兩把總一員索銀五兩班軍每隊索一兩五錢計二百隊共三百兩二季共六百兩犒賞每季索銀六十兩一年二項共得一百二十兩軍伴每季銀六十兩四次共得二百四十兩馬匹每營有馬

者索銀二兩十閏月索銀六百餘兩各營支放草料每營索號票八張二次共得票五百餘張每張約錢四五百文共得錢三十萬餘文每撥行粮戰兵營索銀六兩城守營四兩一年三撥共得銀五百餘兩每年米錢即色每選總索銀一兩壯丁把總五錢一年各官攢送共得八十餘兩每年索委官武場修理買辦銀一百兩每遇營操每軍索錢一百文一年約五千文共得錢五十萬文俱貫尚質侵索尚質在府三十餘年約贓十餘萬兩其餘二十餘人可例推也乞將尚質等究問追贓以為貪婪之戒章下所司詳核以聞

庚午以東昌知府葉寀為天津兵備副使

辛未陞劉斯琜為吏科都給事中

壬申以文選司主事金煉色為考功司員外郎

以湖廣副使程策為廣西提學副使

山東道試御史金蘭以守令關係吃緊殘秦何地豈容窮暮明經益之盡壞且屢奉有事地方選用甲科之明旨前按臣吳甡諄諄於老練甲科精力孝廉與一槩明經且倂銓註之請為令之計莫如互用秦晉兩省之人益兩省之禍相為終始此不滅則彼不安易地而任適足同舟而濟彼旣顧其職掌亦各念其桑梓官於秦者為秦所以為晉官

於晉者為晉亦所以為秦其相計必周其相救必力且接壤近則知民之疾苦必真被寇久則揣賊之情形必熟於以治劇盜而撫殘黎其效當倍於尋常萬〻也章下所司酌議

癸酉以河南右布政使李喬為陝西左布政使

帝諭山東行營叛逆必誅脅從罔治朝廷自有正法今部科謂孔有德等悔罪求生姑從開網但劉宇烈方有破招遠犯萊陽之報似此情形豈果真心向化督撫按各官一面勵集援師亟解萊圍如罪并果輸誠歸命必責令如何自贖永消疑貳不負朝廷肆赦矜全之意毋得苟且游移

但以邊請塞責兵部郎行馬上傳知時劉宇烈以屢宣揚之言上聞兵部兵科皆信之謂賊既願撫使可借以息兵故有是令也

甲戌以張延登為工部尚書汪慶伯為大理寺卿畢茂康為南京通政使

乙亥以考功司主事李之椿為文選司主事

帝諭自春入夏田禾茂盛朕心佇望有秋不期數日來霖雨連綿下地既多淹沒民房復多坍圮滂沱如注勢尚未休禮部可擇日祈晴將應行事宜開列具奏務期實圖修省仰格穹蒼稱朕敬畏軫恤至意

丙子陞陸[illegible]爲刑科都給事中

丁丑福建道試御史祁彪佳上言恭繹申飭科臣之諭有曰事關軍情猶然茫視稽遲漏洩爲悞良多仰見我皇上神謀淵慮超越千古然聖諭不又曰某本不妨抄傳某本不應鈔傳令科臣看詳乎愚以爲不應鈔傳者機先之秘臨事之謀制勝出奇呼吸萬變者是不妨鈔傳者強弱之分順逆之勢去來之狀勝負之常疆場情形一彼一此者是且以言乎塘報則將士上之督撫督撫上之皇上敵國之人尚能得諸偵探宣輦轂之下不宜公之睹聞以言乎章奏則皇上下之部院部院下之督撫疆圉之外尚必見

諸疏行豈朝廷之前不許共相昭揭今各科臣惟漏洩是虞致緘藏之過密累涉軍務緊禁鈔傳即間或有之又於火勝則彰大潰則掩令人貿〻昏〻無從信據欲借箸而苦曲折之未諳欲請纓而憚遙揣之未真使大小臣工於邊計軍書皆有疑非疑是於胸中則揣摩觀望之念多而奮迅協和之意寡豈得為國家之利乎憶去秋大凌之築敗隙先開乃以砦卒成謀無從昌言阻執究之資粮士馬盡委圍中益以叛將逃兵流毒無已先事之萬全之防致臨陣貽決裂之禍此蓋一証也然臣所慮不止此也適來盗賊縱黄〻事語亂自鈔傳禁而訛言四起紛呶百端賊

未來也而誤以為來兵未敗也而誤以為敗鶴唳風聲徒張賊勢狐疑狼顧自墮軍容甚且彼已情狀有臣下不知道路久悉者好莠有口夫誰禁之憶已巳都城之難臣鄉兩司郎報不通謠傳日四五至益由制勝之畧未能曉暢於天下因而疑沮之病反以中入於膏肓此其一證也然臣所慮又不止此也大凡封疆任重欺蔽易生自抄傳某而專閫之馳奏俱不得揚言於在廷言路之糾彈遂不敢憑臆於局外敗形勝者總屬渺茫我策賊情甚易裝點倘有鄙臣猾師或掩敗以為功或飾小以為大誰與逆折其萌芽直按其隱伏乎目今晉撫屢上首功忽而賊踰數萬汾

平之交所在充斥輝濟之界亦切震鄰使當時即為參駁亦何至玩愒若斯地方之失事莫問邊臣之罪案奚明此又其一證也乞立飭兵科申明不妨鈔傳之旨廣忠益以收群疑以戢壅蔽之漸亦以杜矣尤望皇上盡發密封之奏廣行召對之典於以廣明目達聰之用開奔奏禦侮之忠蕩平正直何難立致乎帝謂言官留心兵計自可據悃陳謀豈必盡藉邸報況前諭兵科詳審本章原非概秘示疑今後除密切事情外可照常發鈔以信前旨至召對朕自酌行毋庸陳請也

戊寅巡視京營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宣大烽火告急

京營整練宜先而總臣李守錡辨訐不已協臣楊一鵬亦抉發無遺以寇逼戶庭患切剝膚而兩臣尚且口角爭勝置干城於不問豈先國家而後私讎之義乎乞嚴諭兩臣盡捐嫌隙以濟軍謀帝謂詰戎振武必先剔蠹釐奸惠洽法行軍方可用自裕職司巡視久為隱徇今乃借總協同心之言希圖朦飾耶兵部即遵屢旨將互訐諸疏看詳以

聞

己卯以祈晴遣官祭告南北郊社稷山川風雲雷雨等壇及護國神應龍王自是日起命大小臣工實圖修省務期感格蒼穹仍命順天府率屬致禱

直隸巡按王道直解搜括節省銀共計八百兩命如數發收

湖廣巡撫魏光緒恭報新製諸葛弩并皮甲紙甲以佐軍興之用帝命各以數件呈覽

起陞唐世濟為南京右都御史

原任陞周邦燦為太常寺卿

陞楊建烈為右通政

山東巡撫朱大典上二東根本之治五條一曰令尉之選宜重二東地方在在可虞在在宜備然安得在在置將設兵也先臣王守仁之平宸濠惟用有司督兵以成功竊謂

令長其主帥乎尉幕其偏裨乎壯快其內丁乎保甲鄉兵其營伍乎今人率言練衙役練鄉兵矣而於令尉則未嘗過而一問則無能之將何以成有制之兵臣謂州縣守令值此用兵之地當以精強膽識為先倘未能勝任愉快不妨調之腹裏無事之區以全罷使而典史巡簡凡年壯能幹者亦急宜盡數互更如此則旗鼓有靈壁壘生色鄉兵衙役人〻可鼓舞以父母率子弟分親而令易行教之選將設兵不更事省而功倍哉一曰握奇之數宜先選兵每每見賊而遁勢如隤防之不可障捘厥所由不特無制賊之兵亦以無制兵之兵故也語曰節短而勢險又曰居重

以馭輕明乎治兵之道有扼要握奇之理而非可泛責之師中之衆也宜特選拔勇絕倫心志如一者厚其糧糈重之犒賞時用以為前謀而作先登之倡時用以為後陣而絕臨陣之逃於客兵之中則為主兵而不使客勝於主於主兵之中則為親兵而不使踈得制親此親兵既設尚容有脫巾而呼掉臂不顧者乎臣鄉東義之兵素稱義勇於臣尤為子弟應募其生力可鼓者三千人合為一軍即可提挈全省營伍如臂使指臣已就近召集以應急需恐卒難多得懇乞皇上慨許以三千人之餉裨臣得專官往募畢智殫力練成勁旅一可當百以收應手之效一曰軍中

之令宜嚴今之督兵者其初下令凡鼓譟搶掠潰逃未嘗不懸重法然言之未必行之適以滋玩而示褻此豈重有愛於驕懦之將若卒哉特以承平日久法令廢弛一旦施行恐駭衆招議而將若卒因逆料其未能破俗也遂從而狎視之矣臣秉節鉞於全省非請明旨申飭其何以醒將士之耳目滌將士之肺腸乎謂宜設一軍於行間凡臨敵而有譟有掠有逃者許其立時擒斬論功與俘馘同賞庶有瘳於驕懦之痼疾也一曰結聚之端宜塞東省曹濮之間有土寇鄆滕之間有蓮妖沂莒之間有礦賊青濟之間有鹽徒其心未嘗須臾忘亂但恐一露形跡吏即操法以

純其後未敢明白結聚耳自東叛以來大奸巨猾乘機煽動不以殺賊為號即以自衛為名成百成千團結不散而罪弁劉澤清兵潰奔回急於自贖遂招十八寨舊影一千二百名呈請督臣批允給餉以資其行臣入境時適總兵陳洪範督兵至濟南仰遵皇上採取調度之旨即以授洪範節制速其東行幸得帖然以往而此外之招搖顧望者政自不少也澤清雖有潰逃之罪而能使影聚之衆受其鈐束使過使詐何所不可若夫不係見將未奉明旨而私相結聚者意欲何為所當治以倡亂之罪急付軍法以杜奸萌一曰瘡痍之衆宜悉東省十餘年來大祲之後繼以蓮

妖而霪潦蝗蝻歲〻見告嗟我子遺喘息未定復罹登叛之慘被兵之處既陷狼鋒過兵之鄉更遭豕突而輸芻輓粟貼馬貼車一切置辦供應朝廷責之令長令長責之閭閻甚至敲骨吸髓貼妻賣兒官取其一差取其一里遞復取其一其餘始以及於戎事奈何民不窮而思亂乎容臣籲其借公剝民者不時糾參以甦此殘黎更望皇上於舊逋新徵稍分緩急而一切調發所需許就正項支給勿徒以設處二字重困州邑而開以漁獵之門也帝命大典力行以資戡定其特設技勇一款所司看議以聞

辛巳陞建寧知府徐景遴為湖廣副使

以驗封司主事馮世熙為考功司主事

壬午西城北新草場朝天日中坊草場俱火

禮科給事中凌義渠陳重紀綱肅輦轂四事一在宗室越奏當嚴借題之禁一在鼓廳収狀當嚴誣訐之禁一在投遞私謁當嚴匿名之禁一在京師歌家當嚴遊棍之禁帝以諸款有裨法紀俱依擬飭行還令城衛等衙門循職稽察不得借端生事

癸未遣行人張纘曾往榮府造墳

甲申陞葉廷祚為大理寺左少卿程國祥為右少卿

山東巡撫朱大典遵旨移駐青州府於是日閱城

以南京考功郎中孔聞籍為陝西僉事

乙酉以稽勳司主事鄭鳳來為驗封司主事

戶科給事中呂黃鍾上言傅說之吉高宗有云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今日之備禦何如乎以京師重地言之大則京營兵馬未見飽騰次則城守器具未見修整再次則挨查嚴緝未見實行將何所恃而無恐以關門內外言之水火之戰緊聒不休脫卸之私快為得計近雖有督撫諸臣協心料理然事屬草創勢尚單虛推之宣雲一帶單虛尤甚以各省直地方言之保甲嚴則奸宄之釁消鼓勵勤則忠義之氣作果能衆志成城何憂逆萌不折無奈守

上官循資守俸痛癢無關皇上試觀從來處處報寇之疏有一言及境內如何防設者乎有一言及軍中如何設奇者乎即有報功之疏亦不過云某日大捷得級若干或不暇割級而已根本之處何日輯寧也目前叛賊東逞流氛西熾宣大告急兼之江楚黔粵在在震驚海內亦多事矣圖之豈一息可待然此軍國大事所與共商勝算者惟二三元老關係天下安危而次輔溫體仁頻年善病數蒙溫諭不出則萬幾關心勉出則宿痾易犯纔入纔出則國體有傷多艱非臥理之時政本非養病之地在次輔難恃首鼠之端在皇上宜恤忍痛之苦況頃者金甌枚卜濟濟

允庭惟皇上揀擇用之固自綦〻不乏亦與次輔為天下得人之心愜適也帝謂時事多艱正須大小臣工實圖幹濟體仁忠勤體國偶恙暫調黃鍾何得借端妄議姑不究吏部等衙門會議請以原選庶吉士改中書舍人朱統鈽仍為庶吉士先是吏部以統鈽宗室不宜官禁近請旨改為中書舍人統鈽上疏爭之章下部院詳議吏部尚書閔洪學左都御史陳于庭等謂統鈽才藻飈發允稱庶常之選第選法所當熟議以為將來陞轉之階如中書之為諸曹郎為臺諫又出為郡守為藩臬入為卿寺為部院皆需次而及之官矣卿貳以下似可無礙不知大司馬掌六師

督撫擅兵柄亦無礙否庚常之為編修簡討為宮詹又為宗伯以及枚卜又皆需次而及之官矣宮詹以下似可無礙不知大宗伯掌王府之名封閭臣侍直禁闥代票擬號政本亦皆無礙否帝命吏部都察院會同禮部及吏禮二科再行詳酌諸臣以高皇帝祖訓有云宗士選法照常蓋監於周召畢榮夾輔周室澤章德向並佐漢朝李勉李皋在唐俱為賢將相趙鼎汝愚在宋皆為名宰執洋洋聖謨欲網羅天潢才俊得周漢唐宋之宗英而顯榮之德意詎不甚盛顧自靖難來二百六十餘禩宗室惟有胙土分茅食祖衣稅並未拔用一人考之大明會典宗藩條例但有

宗學並無宗科遂併無宗科選法即宗人亦不許擅出城入京宗戚仕宦亦僅止外寮矣高皇帝之時廣展親非偏於仁列聖之曲防盡致非偏於義要皆時之所設耳今既開宗科而宗士銓法欲與民間之科目無異必舉向來出城入京與宗屬京官之禁盡通變之而後可必槩課以考功之條更蠲其賦祿之制與諸士民埒而後可是必皇上特渙德音令大臣臺省合議又令親王與諸宗各自酌議取自聖裁斷而行之庶幾成憲彝章並行不悖為經常可久之道也議上命統鈽仍為庶吉士其宗屬出城入京及為京官之禁即令確酌以聞

丙戌以宋守義為昌平總兵

以草場失火下巡青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及監督主事王瀹初江之遠四人於詔獄

丁亥山西道御史李右讜上言頃者恒雨滂沱群工惕息祈求之明旨甫下而麗天之杲日旋開乃霽色方瞻陰雲重合涼飈被體炎暑盡除夫時當三伏盛德在火金秋之氣先時而見臣愚不識占候但以義理相推其殆陰邪盛滿陽剛不振之故也東省叛兵豢養有年一朝反噬真神人共憤覆載不容開闢以來未有如斯悖逆不歸消滅者今即天威雷震徵調雲屯而遊魂尚在獻馘無期則以實

罰未明勸懲未盡耳夫賞之未明非謂事平之後功有并錄也將吏之勞績可俟優叙於異時而士卒之功級決不可姑緩其酧賞宜明懸一令曰斬渠魁一名賞銀若干斬脅從一名賞銀若干一番戰勝即一番頒給不必更待奏報稽日延時葢合計真賊不過數千購賞不過一二十萬若使曠日持久幾倍所需老師耗糧為費正等耳至於罰所宜加無如釀禍之罪撫與潰逃之罪并雖歸司冦尚稽藁街徒令目前秉鉞執殳之人內懷僥倖曰退未必死法進必至死賊其不至首鼠前卻坐失事機者幾希矣在人事則優游不振於象為陰噎在物理則奸逆昌行於象為

陰霾上天無言而示以意不可不善承者也董仲舒曰大旱者陽滅陰也以尊壓卑固其義也旱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加陽下犯上也故鳴鼓而攻為其不義也夫陰雨正與大水相類修省之要務孰有踰於飭法伸威抑陰扶陽也哉帝謂東省事情已有屢旨罷撫潰弁正在勘擬處分國法嚴明不能徼幸也

戊子河南巡按李日宣捐資助餉帝以其為數甚多有廉勤之獎命照數覈収

己丑以南吏部主事鄭之尹為考功司郎中

遣御史謝三賓巡按山東兼軍前監紀

兵部主事華允誠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略曰竊見三四年來皇上焦勞於上群工百執事鞅掌於下匆匆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夫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手握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朝寖成叢脞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鬬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與幹展采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瞷上意為盡心指摘細瑕為快意乃至率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言臣奔命於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

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牒牘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鉛較之務以修職之精神為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口分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從勦從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與邦啟聖之歲時為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令雷霆所及哉不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捍網為懼而矜

矯者且以對吏為禁刑罰不中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訐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拱嘿喑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為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諂曲趨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內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進賢退不

肯哲銓衡止古者丞相之職實兼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朝罷設丞相於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祗供報復之私而遍布私人脉脂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愛憎皇上惡諸臣之欺〻莫大於此矣皇上怒諸臣之擅〻莫專於此矣皇上厭諸臣之黨〻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

置奸焰熏灼正氣消磨可憂也臣區〻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人為奸邪所牽勿過於嚴使士氣人心日趨於頑懦勿偏為任使名流善類永錮於清時使臣言得行耶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死亦無遺憾矣帝謂邊警方殷允誠協贊職方於軍務不思幹辦乃出位逞私妄議朝政且牽詆不倫是何主見必有唆誘之者可作速奏明

陝西道御史周堪賡上言邇者霪雨浹旬陰陽失節皇上齋宿文華詔諭百官修省大小臣工靡不兢〻思過冀以

仰格天心副皇上敬天之意乃有怙終不悛恬無慄悟如家臣閔洪學者大可異已臣請正言之洪學為六卿之長操進退之權擔荷甚重藉令以皇上之心為心以國家之事為事一秉虛公察能授官天下何事不治何地不安乃其骨媚如狐心陰如蜮結奥援之政本奉之惟恐不歡張擊搏於怨仇推之惟恐不毒聞其日夜屏息俯伏權門殊喪大臣之體而病中附摩吮舐之狀更不堪言凡大小遷除靡不密室設請且傳德市恩虛収物望計為狡兔三窟護龍不傾而不知老馬為駒後將莫顧也若夫鷹翼虎爪委身護局則舊選司蔡奕琛其人是焉呼吸貫通臂指靈應

外張威福內網金錢年來所用之人何一非意中之人所行之事何一非意中之事夫冢宰選司同鄉心腹打成一片已自勢傾朝野況又結連權要主張把柄天下事尚忍言哉試問封疆何以日壞吏治何以日汙用人之人烏得無罪今日會推明日會推所推者何等官致緩急一無足恃今日換一人明日換一人所換者誰為主則連坐亦當舉行且會推之法博詢九卿旁諏科道衆議僉同謂之公舉今洪學所密商者自有真知已陽約各衙門了却虛體面廷推之際不過傳單畫題而已九卿充耳閣閧科道欲言不敢如是則私室密訂可矣又何取祖宗之大典而竊

羊玩之皇上明目達聰幽隱畢照國事之第一要緊莫如用人試一查察果從商確乎抑一手握定乎為公為私瞭然可見今皇上於錢穀軍需之類詰責無遺斧鉞不貸而獨於用人吃緊關頭輕鬆放過故長安口語有曰此時惟吏部官好做若其暮夜陰購苞苴盛行餽遺者不悉入長安而按原籍晴通者不悉用車輦而憑片紙嘖〻有口臣亦奚忍盡言但以時事多艱聖明宵旰之日省此巨奸播踞尊要以大壞國家事而諸臣又憚於前車之覆恐遭卒至之殃無敢為皇上言者此臣所為痛哭流涕者寧膏斧鑕而不顧也帝謂用人係第一要政其公私明白易見若有

偏私實跡言官向來何不叅糾顧稱欲言不敢明隊進臆誣詆本內前車之覆是何所指堪賡可從實奏明洪學於次日再疏力辯且席藁待罪乞命兩侍郎曾楚卿張捷主張選事帝優旨答之仍令速出視事又次日輔臣溫體仁疏請勘明允誠堪賡所奏帝優旨答之如洪學

庚寅命錦衣衛指揮三世盛掌印管事提督東司房官旂

劉宇烈既得上諭解網之傳遂手書招賊令以解圍為信時各鎮將競遣人通款陳洪範遣嚴正中往鄧玘遣陶安國往年文綬遣程嘉祥往賊亦遣李天工來詐言必得一大臣擔當願請督理至新河相見且求先將上諭鈔閱以

便捷旨開讀屈宜揚時在賊中慮其事不測奏記宇烈為隱語以示意宇烈恐為所刼遂不行

辛卯南京兵科給事中郭建邦因地震有聲上陳杜亂萌安畿輔四事一布寬恤以収渙散之人心一嚴關防以備竊發之奸宄一賑饑民以消反側之釁端一隆久任以清綠林之餘黨至東省孔賊之亂驚逺懼邇甚關兩京安危乃以戰無勝算而至於講和殊覺非策夫餌而烹之勢既難施於鴟張之冦服而舍之又豈可加於叛逆之徒仰祈廟筭周悉嚴飭統戎者務以萬全之謀収掃蕩之績此又北闕神京南奠舊邦之第一策也帝謂東省靖叛事宜已有

優旨本內妄稱講和殊為狂率姑不究
直隸巡按王道直進呈閱邊圖冊帝以天津一鎮亦在閱
視之區而圖冊不載是何因由著行據實奏明道直言自
山海至保鎮延袤凡三千里臣於查點軍馬之外如栽補
過樹株創設過砲臺挑濬過濠塹修補過邊牆剷削過偏
坡等事皆指邊口言之也天津鎮原屬腹裏平衍之地無
偏坡濠塹邊牆諸事向來並無創舉所以前閱差奏繳無
論三年大閱與歲巡之差其所畫邊圖所開事蹟止及薊昌
保三鎮而不及於天津歷年節呈御前可覆而按臣照查
往例繕造圖冊開報遂不獲綴天津於薊昌保之後至於

今歲二月巡閱天津兵馬目擊登冦叛逆津門患切震鄰已有津門為扼要之地一疏所言沿海要口等處當創築砲臺多設大砲以備邀擊即賊或航海而至亦使不得登岸又臣閱水操時見鎮海營沙唬等舡止四十餘隻且有運糧船充數不盡營船因查原設之船應歸何處逐并修艌銀應作何銷行道嚴查至今清足攏列海口多貯火器其中以揚水戰之威又以水營軍丁陸地散處偷安室家茲值搶擄之秋不容匿仰私室當派分各船統以將領責以信地使之沿海為禦凡此皆心切杞憂矣弭葵赤蒙皇上俯採勅部覆議速行此則臣巡歷天津之大畧業已上

達御前者也帝諭天津海防重鎮一應兵馬錢糧重要軍務自當與各處一體查飭道直奏報中並無開載及詰責回奏乃稱邊腹有殊本內載創挑修等事果皆實在舉行耶抑止僉奏塞責也可再行奏明

壬辰補李希揆爲稽勳司主事

癸巳保定巡撫丁魁楚率標兵五百名赴紫荆關駐劄馳疏上聞先是薊遼總督晉文衡以紫荆倒馬二關次衝扼要道臣宜即移駐倒馬撫臣宜即移駐紫荆庶可射壓衝邊相機策應部覆從之文衡行令井陘道兵備右參議冠從化帶快壯三百名於本月十二日移駐倒馬關防禦而

魁堤以易井二鎮連年徵調頻興庫藏如洗各營驟集恐安插困難而資糧不能卒辦乃量帶本標漢彝兵丁而往焉

甲午戶工太監張彝憲請收買餘米以裕國儲帝謂允屬便計但須平價剔釐毋致偏虧以為經久可行之法戶部向曾條議仍再酌妥以聞

乙未大同巡撫張廷拱報插部捧阿兒正倘不浪至豐州灘各板升分付住牧諸人仍前安住本部人馬不久仍回又報我　大清兵將各板升房屋俱燒燬止存銀佛一寺

丙申帝諭兵部速將問金往西寧買馬以供京營之用兵

部上言查得京營選鋒一萬例皆有馬止因積弊相沿粮料不敷使馬與人槩成羸瘦相應量加塩菜草束銀人馬各三分自今俱住營房逐日操練分為兩班下班免行加給西寧買馬臣部行太僕寺差委能幹員役監視不為限數仍令冏寺寄養以備選鋒

崇禎長編卷六十一

五年壬申七月丁酉朔孟秋帝親享太廟免朝

山東巡按王道純疏奏臣觀登賊狡詐百端撫亦叛不撫亦叛此斷〻不爽者若非大兵壓之以制其死命無論要求無厭未必萊圍之遽解即解矣而二東之脂膏已竭百姓之瘡痍未蘇兵撤將歸彼時長驅而前又將何以制之臣以爲勦賊無他法多備兵馬分路隄防受撫則撫之不受則直趨而前若有退縮觀望者立斬不貸庶幾一了百了一定永定自不勞日後之備勦也

戊戌督治昌鎮兵部右侍郎侯恂以新兵招練已成請開

復監軍道寇慎前任蘇州知府所降一級章下所司

己亥命錦衣衛指揮僉事鄒之有提督西司房官旂巡捕事

登萊巡撫謝璉以督理劉宇烈巡按王道純監視呂直已移昌邑總兵鄧玘等所統各鎮大兵咸次沙河觀望一月有餘不肯前進請速諭督臣宇烈按臣道純一以軍法從事嚴檄統兵各鎮將改換心胸奮勇前進凡持疑趦趄者副將而下立斬以狥庶積習可破而東萊猶有幸也帝命兵部速決勦撫之計以解萊城倒懸

庚子四川道御史路振飛上言自冢臣閔洪學秉銓以來

方正日少吏治日壞一味結納權勢樹植私人無一事從國家封疆起見公論鄙之臣方草疏論劾閣部臣華允誠及臣同官周堪賡疏出念觸奸有人遂削草不上夫亦謂洪學聞言知罪稍留大臣之體不意其昧心強辯刺刺不休也臣義不能默敢指其一二事為通國所共知皇上所親見者言之如用人之大莫過於枚卜去年枚卜洪學秉揆情深首以同鄉姜逢元進迨弗愜聖意諭使另推此時應惶悚無地乃悍然不顧再推仍首逢元若強皇上以必用者究竟聖心簡注屬在賢良逢元且不安求退洪學則肆志自如可謂有人臣理乎兵部侍郎劉宇烈性貪骨媚

口佞才辣山海之役皇上知其不勝任特令召回洪學前或不知後應知之也乃山東搶攘視関門爲甚毫不聞皇上鄭重封疆之意復以守烈往至今一籌莫展名城屢失萊州數十萬生靈被圍五月望救如焚守烈首鼠觀望逡巡不前且又嗔士民大聲求救而與之爭口角舌守烈磔有餘辜矣洪學用之者何心耶蜀撫張論楚撫魏光緒庸碌充位科臣吳南灝預知必僨曾具疏言之洪學曲庇私人婉爲留用未幾而兩撫俱以事敗洪學真無知人之明耶抑別有肺腸也洪學專擅之罪罄竹難書臣僅指其三款俱已奉明旨者洪學果具廣長舌能一〻剖辨可以掩

長安之耳目惑聖主之聰明則臣言為妄甘就斧鉞帝謂推覆各官或采訪公評或責成後效豈屬私庇振飛何得瀆訐

兵部主事華允誠以劾溫閔二臣遵旨回奏畧曰票擬自屬秘密微臣有何見聞所可得知者正其顯然可指確然有據如二臣之表裏朋比用人行私是也皇上試觀洪學秉銓以來一切黜陟進退見之奏牘者有一駁其私謬乎當此功令精明政地雅尚綜核凡外廷一事一節之悞章奏一字一句之訛無不奉有嚴旨小者譴罪大者降罰何獨冢臣事事盡善言言合心此其機關謂非大力握定而

群馬依阿雷同無敢駁正不可也夫冢臣之擇人而聽囑撲僨而巧取長安自有公論即其部中舛錯蒙蔽之事亦何可勝紀如近日選郎李其紀以推陞林玄降調矣郎中大小銓除皆冢臣自攬並不假於司官乃前於吏部推陞概共為模糊茲於戶部考核即加之詰問皇上試舉問票擬者其何辭以對乎至二臣辨疏種種矛盾有可據其原詞証其欺罔者體仁之言曰部臣偶相諮詢皆首輔為政其次者或聞或不聞是以不預聞部事自卸也洪學之言曰事關重大安得不過政府即証安得獨遺次輔之門則又直認其造門請命矣洪學之相聞為是即躰仁之不預

闈為欺〻君罔上二臣必居一於此洪學又言千請不至者方登啓事今之孤忠勁節千請不至公論咸歸孰有如劉宗周者而何以不登啓事然則其登啓事數十人盡千請不至者乎體仁又言門生不令推擧或桃李之清虛不如枳棘之臭穢其意欲借此語以外塗耳目顯欺皇上耳不然何温育仁銅臭不識文理部考呈卷滿堂掩口而衆然首拔私乎不私乎至鄧英以參沈演而處誰不知出體仁私意而其參羅喻義亦豈爲閣中盛氣祇因有左右之首未得其人一語體仁恨之入骨張浮詞以激聖怒遂致經緯近世逐之如振槁葉孰非握定機關之明驗乎若夫

言官即眾干聖怒為輔臣者當何以仰霽天威今乃曰於臣何預無論非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且閣臣於皇上其密勿為何如而輒曰何預喜怒何預賞罰何預利害其安危亦何預此又天奪之鑒將心事一盤託出皇上如天之照必有嘿、鑒之者矣臣一介小臣豈不知緘口足以寡禍而憂時義憤勃不能遏是以官爵可棄性命可輕而此志必不可奪皇上當思深居九重欲不聞閣部之過甚易欲不阻蒭蕘之言甚難欲閣部扶重權而相比為私同心庇狥則甚易欲閣部惕清議而虛衷無倚特立奉公為甚難攻本係重封疆事巨臣奮筆至此熱血欲披矣帝以所

言總屬浮率命罰俸半年

山東行營遣嚴正中送龍亭過河：水泛溢監視中軍溺焉既濟賊見宇烈不從知計不行呼譟擁龍亭而去

辛丑命司禮監秉筆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工科都給事中張承詔江西道御史路振飛合疏請宥草場失火被逮諸臣馬思理高倬王瀹初江之遠等不允

壬寅雲南道御史張任學以禮部所掌乃天下禮儀祭祀燕享貢舉諸大政三靈之慰對人才之書升士風之董正皆於是乎在尚書黃汝良衰朽不勝其任特疏請聽其去帝謂典禮文献正藉老成任學不得苛求

癸卯准南京刑部尚書沈演回籍調理

山東道御史禹好善請令近京省分每府州縣精選教師七八人或五六人可得一萬餘人委一通習武藝將官統之駐劄近京要害地方專聽徵調再揀選馬兵一萬餘騎加意操練臨陣作為先鋒以備統教師者不時取用庶幾國威可壯勝筭在我帝命所司酌議以聞

登賊刼撫巡撫謝璉萊州知府朱萬年及監視太監徐得時瞿昇俱被執萬年死之先一日賊擁龍亭至萊州城外遣屈宜揚入云業已受撫請防院内監各官出城開讀詔書即當解圍受撫鄉紳張忻總兵楊御蕃等皆言不可信

璉謂萊國且六月官兵無如之何苟能解圍救百姓不惜以身殉也於是偕得時昇萬年同行孔有德等出不意皆叩頭涕泣求撫璉等以善言慰諭之而入是日賊奸謀既定託言小頭目願見復遣宜陽入城邀璉等璉拉御蕃同出御蕃曰總兵惟知殺賊何知撫事忻等復力言不可璉不聽乃請列健者挾刃護衛璉叱退之既出有德等先乞餉銀四萬兩璉未許群賊且拜且退璉等方與語馬不覺前誘至驛下賊以咳嗽為號齊湧而至璉等遂悉為所擄賊擁城中不備遽引兵環攻為砲所拒不得入乃迫萬年呼降萬年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固守罵賊不絕口遂遇害屍

宜陽嚴正中皆死明日又擁韃近城〻上放砲擊之賊知城終不可得遂送韃及二監於登州後萊圍解皆為李九成所殺

甲辰命許志遠錦衣衛堂上僉書管事

山東巡撫朱大典與督理劉宇烈會疏請以兵部贊畫主事蔡屏周為監軍道

乙巳戶部錢法侍郎劉重慶病卒命周士樸暫署

雲南道御史趙振業上言次輔温體仁賦質素弱稟性多陰皇上拔之衆人之中躋之端揆之上可謂奇遇矣大拜以來海内多故未聞劻勷萬一然力疾共事扶掖出入可

謂勞瘁矣國事日殷主眷日隆我次告病我次慰諭今日補封誥明日改恩廕可謂優渥矣閣務愈積建豎愈難拮据支吾形銷骨立人見其匍匐承明奄〻氣息皆曰次輔病也即彼亦嘗語人曰吾真病也奈皇上之不允放還何如是則捐糜圖報臣子之分宜爾也雖然今日之時何時閣務之職何職乎準國籍以平章地非養痾同僚資其謀斷官非伴食彼知之甚悉矣進禮退義之訓知止知足之戒彼講之有素矣與其以過去孰若以病去與其以人言去孰若以自陳去次輔情切乞骸皇上恩隆予告則惟益之弘施與覆載同悠久從容牖下遂其首丘所獲多矣不

然人言踵至主眷不光徒呶ゝ爭辯章疏之中詞同告訐廟堂之上勢成鬨爭如近日冢臣閔洪學者不惟失大臣守身之節且有負於朝廷待大臣之體矣

左都御史陳于庭等以山東新按臣謝三賓叱馭就道舊按臣王道純戎事搶攘案牘躭廢乞令展期造冊照常復命庶三賓既已荷見在之任而道純亦得竟未竣之局從之

丙午原任大學士成基命以所名犯先朝廟諱請改名靖之帝嘉其恪慎報可

廣西道試御史趙繼鼎上言近日臣僚間有妄自菲薄以

干天怒皇上因併疑諸臣一槩皆然故稍有錯悞遂加痛繫拘禁綫絆如奴隷項鎖如罪囚皇上欲以此勵世磨鈍使諸臣不敢犯也然臣以為人臣大罪除封疆外惟貪私二項辱人賊行士論不齒貪則比於市井之攫取私則比於昏夜之穿窬沈而以市井穿窬之法處之痛繫拘禁以為仕途匪類者戒可也若其餘無心之罪過公事之錯悞或才力之所不能為智料之所不及到如近日草場失火任事諸臣其應得之罪夫復何逭而遠繫槩加失封疆者不過如此或皇上偶未一思也傳曰刑不上大夫漢臣賈誼暢言其義自今臣下有罪薄罰可降調可斥逐可而獨

帝繫拘禁一法不得不仰懇聖慈於批行時一賜遲迴為之霽天威而存待臣之體也帝謂懲貪行法豈屬得已今後諸臣須悉心奉公仰承德意不在徒請寬宥

兵部尚書熊明遇等上言粵寇蹂躪江省於今一年昨六月初旬賊由吉安屬富田鎮入撫州攻剽樂安破劉田村掠崇仁佔據華山聚黨幾五千人近且逼豐城境望屋而食所過焚燒火起如虹蜺距省僅兩日程耳會城震動全無一兵僅得鄉兵三千為城守計無分文之餉可以置械犒軍舊撫候代九江按臣東巡未返僅司道数人捐俸数百金以助軍興直同杯水之救而鄉市避難者爭舟指幾

可捌則江以西之亂豈下於山之東乎合省漕粮俱從撫贛二江入省城水次會兌今賊扼其中不早撲滅萬一梗朝廷一年惟正之供為患尤非淺小也此賊向在九蓮雖出沒無時然環九蓮而居者猶習賊不畏賊所擄獲亦不奮今縱之流突四出江西大家富室多居鄉鎮轉掠千里賊之資用益富嘯聚益蕃是必操江兵乘風迅以遏其北逸而閩撫鄒維璉調鄭芝龍兵一千五百由邵武入建昌楚撫唐暉調鎮筸兵二千由長沙入袁州贛州兵從水路直下出於賊前遏其歸巢而後廣東之兵殫穴以洗蕩之疾哉一勞永逸而會勦之明綸不虛若賊至一處乃撥兵

守一處及兵至而賊又流掠他處彈丸之城千家之村任其漁食非計之得也至所需糧餉昨臣馳訊計臣欲留新餉四萬以紓目下而計臣僅許三萬合無於臣部四年分應解驛遞銀再留一萬以足前數庶三省會勦之兵到犒勞有資且可鼓勵鄉勇不至以空拳當勁賊耳帝謂流賊飄忽往來會勦豈宜復緩奏內留餉徵兵諸事俱依擬行督撫其務刻期驅勦収平盪之績若再稽延寬縱立罪不宥

陝西安塞知縣柴國琍以死勤事巡按吳甡疏請優卹

丁未兵部以山西撫鎮宋統殷馬士麟所報前後戰功自

五月廿三日起至六月廿一日止屢戰皆有斬獲劉光祚亦以驍勇著聞而監視太監劉允中又稱光祚於六月十七日大敗情節互異請敕所司核實帝謂有無隱匿巡按御史可據寔奏聞

戊申南贛巡撫陸問禮請敕閩廣協勦以盡銅鼓餘賊先是銅鼓嶂賊首鍾凌秀既降復叛為福建遊擊鄭芝龍擒解兩廣總督王業浩軍前即時正法妻子與二三死黨皆就拘繫餘賊三千潰入長汀轉入瑞金三省官兵屢截其前賊散而復聚進入太和縣冠朝東沔等處四月十八日芝龍同廣東遊擊周一陽南贛坐營邵勲羊角堡把總金

國柱更番殺賊七百餘級賊越山而遁已又進興國縣綺岡地方三省官兵夜半猝擊賊始迸散五月初三日突出永豐縣官兵堵之遁入廬陵縣富田地方問禮遣坐營邵勳把總朱國柱營總朱家珍廣東西山參將徐雲龍原任參將張一杰遊擊周一陽各統部兵從興國追至廬陵境上又遣都司僉書管長寧營事董大勝領兵五百名原任守備曾士英領兵五百名由水路順流至吉安府隨賊勦捕檄委分巡嶺北道參議祁逢吉贛州府同知鄧曰崇隨軍紀功問禮以聞且謂賊敗殘餘孽惟於無兵之處逃遁掠食冀緩須臾之死但近日芝龍以海警回閩廣東將士

又因兵食不繼亦欲回廣臣多方措餉督令相繼進發乞聖明嚴飭兩廣新督臣熊文燦鎮臣鄧茂官益簡精銳多備艘粮飛馳協勦芝龍兵將一心勇於赴鬬賊所深憚并乞敕福建新撫臣鄒維漣多發勁兵責成芝龍合力勦除以信會勦之旨庶賊燼無再燃之虞而三省有寧謐之日矣帝謂會勦已申諭再三問禮控制上游縱賊蹂躪且奏報稽从復多隱飾之詞巡按御史何無一言俱俟查明奏奪

直隸巡按王之良題旌烈婦劉氏石氏節婦張氏吳氏劉氏烈婦劉氏廣平府永年縣楊守敎妻崇禎三年夫故氏

年二十六歲痛泣欲絕飲食都廢未逾十日在柩前哀鳴不已顧相從地下遂從容就縊死石氏真定府饒陽縣生員許聯昌妻崇禎四年六月盜入其家夫婦登樓力拒賊舉火焚樓氏以延嗣求賊、以被接其幼子及夫氏獨不下火熾賊疾呼急下誓不相辱氏恐紿之決意不就視樓東無賊之所奮擲而下骨節俱絕死年三十二歲節婦張氏順德府鉅鹿縣選貢王希珍妻自適希珍不以貧為怨惟日夕相夫讀書萬曆十年夫故年二十一歲日以首觸棺氣絕者四次每哭勸以孝養孀姑成立乳兒始為完節氏々既親隣勸嫁氏嚼指毀面諸人含愧而止獨處陋巷

不出戶庭衣食困苦紡績儉省有隣婦與夫不睦氏勸化改過夫婦終好姑疾視藥嘗穢靡所不至及死送終成禮吳氏真定府定州衛官舍劉維爵妻萬曆元年夫故氏年二十四歲痛夫之死欲自縊從之親戚以孀姑弱息爲勸乃茹哀忍痛誓死靡他有惑其志者輒托疾滴水粒米不入口姑百方勸解姑泣而食劉氏大名府清豐縣民權居奇妻萬曆九年夫故氏年十九歲入室自縊遇隣媼救解復甦絕食四日翁姑以有遺腹哀勸强活後產一子未及一月尋故氏了然一身誓不改志紡績以供其親姑老卧病焚香祝天願以身代章下所司

己酉廣西道試御史郭必昌上言晉撫宋統殷逆奉明旨切責恐醜跡敗露先為匿情掩耳之言有曰秦寇西載於茲隨起隨滅隨即結局又曰督勦已近萬級而未即蕩平夫兩載不為不久矣局果已結否且非獨未結也而潰壞殊甚萬級不為不多矣而賊果已盡否且未獨未盡也而猖獗彌甚朝廷以疆事任撫臣將吏悉聽調度而統殷獨藉口孫顯祖以為卸罪之地不知斬將搴旗問之鎮臣居重馭輕問之撫臣功狗功人既為並科罪鎮罪撫豈容偏委煌煌天語所謂老師縱寇止以大帥敵罪豈成虛政真統殷鐵案也而猶曰兵逃於開府再逃於永寧三逃於寧

鄉各距臣一二百里不等夫撫臣鄭鉞一方豈一二百里便不關其事乎試問此開府永寧々鄉諸處是誰爲鄭剿而聽其一帶州縣既苦賊又苦兵踐蹂靡爛一至此極也即曰譁兵未嘗逼入轅門夫兵即論譁與不譁又安論轅門之入與不入又曰寧兵善譁慣潰非因無粮夫無粮而譁是餓兵也猶可言也有粮而譁是驕兵也不可言也臣每接山右士紳談及流賊之害無不酸心談及譁兵之慘無不嚙齒臣誼切同舟有聞入告不得不豎髮衝冠也昨閱邸報更見監視劉允中報劉光祚寧鄉大敗在六月十七日而撫按前報則云五月至六月勦殺眞賊八百餘名

豈統脫於功級則一顆不遺而失事之將陣傷之兵顧可隱不以聞耶乞皇上立賜處分以為封疆之戒若待既往追究如張論魏光緒並以事敗而始憶科臣吳南灝摘參之早臣不願也

保定巡撫丁魁楚上陳兩關防禦機宜略曰宣府南四百餘里為紫荊蜿蜒而西又二百里為倒馬蓋設關總要也要其緊接宣大屏蔽隘口則浮圖烏龍為紫荊門戶插箭嶺為倒馬門戶其他小口十餘處大抵皆層巔峭壁崎嶇異常而拒馬唐河並稱湍急真有一夫當關百人莫過之勢此險隘之緊也防守之法首嚴門戶倘門戶不扃延寇

入室則諸口之聲息梗而兩關之呼應阻矣故紫馬提備之外更于浮圖捍箭諸處添設砲火如法演放而內險外坦之所多掘圍坑廣布距石即小口之通人者亦復剷削陡峻使奸宄之徒無從踰越此修備之緊也兩關額卒皆係老軍目前防禦不得全靠此輩倘緊急即以臣標營益之以步卒戍墩以騎兵設伏務使遠近相繼戰守互援苐驟行移調安插固難餉飼滋費今不得不秣礪以待耳此策應之緊也至窮谷荒凉道路傾仄本色原少轉運更難臣已行令鄰近州縣各備米豆草束次第轉輸以備臨時之用此積貯之緊也總之邊騎突衝利在野戰若依城拒

守其技遂窮況巉巖懸濤之下人難疾步馬難馳行憑高擊遠為力較易此臣所謂扼險修備以仰慰我皇上西顧之憂者惟是粮芻隸在餉司舊欠既難猝還新餉亦須應手而五六月之銀尚未支領嗷〻餓軍何以禦敵則速為措發尤目前鼓勵之第一義耳

兵部尚書熊明遇以本月初六日同輔臣暨兵科掌印官召對平臺聖諭宣撫沉棨擅和一事具誓書中數語深為辱國不勝焦勞之意因陳此番東兵實有精騎五六萬即紅衣大砲亦裝載十餘具隨行聲勢甚重挿部號稱四十萬且遠引避之自五月二十六日薄宣府邊由西行至六

月初四薄大同邊又往歸化城燒絕板升至六月中旬復還大同相持数日至十九日又薄宣府二十一日東行二十四日大營聚山北以数千騎薄張家口索幣二十六七日宣府通官與寧生威往還講解至二十八日講成二十九日遂徙幕而去夫以五六萬伉悍之衆挿所畏避乃臨邊一月秋毫無犯此非賴皇上齊天之景福豈能及此況桀不過仰仗聲靈因宣遼舊賞規模爲退兵之計其寔此舉原不成盟中軍都司等官與之頡頏講誓以捐俸犒勞為詞不關朝廷裁處於天威固無損也帝謂中樞調度各邊至宣大等處要害嚴加飭備尤有屢旨如何邊臣全不

遵依遇警輒務欺擅爾部平時既無查核事後又不直糾反為委曲請寬何以嚴勵戰守副朝廷雪耻安邊之意乎巡撫之員吏部速推知兵堪任者以聞如所舉不當以後一體追論

登賊刼撫報至舉朝大駭始議調關外夷漢丁以勦之初撫議之興人皆知其不成獨劉宇烈與各帥信之本兵熊明遇遂堅主其說一時莫與之抗者至是事勢決裂明遇惶懼不知所措廷議以賊皆遼人曾臨大敵多謀敢戰內地兵脆弱不能當必調關外兵往乃可成功職方郎中李繼貞力賛其決明遇遣人詢之關撫方一藻亦以為然遂

上請得旨調各部夷漢丁四千八百餘人以監視太監高起潜監護軍餉總兵金國奇為帥而以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叅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馥等各領所部隸焉原任總兵吴襄亦隨軍立功帝以夷丁未嘗入内地慮有驛騷令兵部檄所過郡縣有司先期整設次舍儲備芻糧立標識以待兵至即遣人導送其處更豊其飲犒俾所至如歸於是夷丁一路相安無犯法者

庚戌流賊自隴安司敗後從長寧驛奔張家川一帶入清水縣地方署臨洮副將蔣一陽領兵於四月二十二日與賊交戰斬級十五顆坐營都司李宫用被擒把總徐承斌

及兵丁三十名陣亡總兵曹文詔楊嘉謨本日自隴州冐雨抵麻菴鎮遣降丁持反間帖入賊營群賊見帖各相疑貳楊李二賊將賊首紅軍友殺訖賊營距水落城二十里兩鎮以是日二十六日至其地文詔令游擊曹變蛟馬舉劉成功平安都司刁明忠武士選馬寬等嘉謨令都守楊光烈李召楊三才楊嘉臣等俱前進賊迎戰數十合而敗我兵追至靜寧州楊三川等處賊見我兵窮追將先擒李宮用殺死我兵并力截殺日暮收兵共計斬級二百四十九顆奪回婦女一百餘口令所親認領而去賊分二股一股奔靜寧州一帶一股潛逃華亭一帶二十九日兵至張

義兩鎮以固原總兵楊麒素著威望固鎮兵馬可用檄令協追逃賊而自率兵抵厇亭令變蛟平安及副將李鴻嗣等領兵一千二百從隆德水洛城踪賊尾追至五月初二日偵知餘賊五六百人從華亭縣南奔唐毛山兩鎮令馬舉李君楊光烈及叅將吳弘罷守備馬寬等率兵奮勇齊衝上山弓矢齊發斬首六十九顆生擒活賊二十餘名兩鎮都司翟應祥守備賈承芳執黑旗傳諭愿降者降旗下一時奔降者一百餘名內婦女八口其未降賊仍奔華亭竹山一帶我兵追殺三十餘里斬首十二顆陣亡家丁四名中傷五名兩鎮於初五日令副將李夢暘遊擊趙仰高

領兵二千赴華亭限勦搗計五提共斬賊級一千四百餘顆巡撫練國事巡按吳甡核實以聞章下部議〻上帝命練國事准免戴罪楊嘉謨開俸并免戴罪曹文詔加署都督同知其餘有功者俱紀錄賞賚有差仍著各官乘勢鼓銳速奏蕩平

刑科給事中陳贊化等上陳駕帖發僉舊例錦衣衛旂尉捧帖與紅本一同送科臣科將駕帖紅本磨對相同然後署守科給事中姓名仍於各犯名下墨筆細勾以防增減昨草場回祿巡視監督之逮旂尉竟自往繫並未到臣衙門僉發及至數日後始以紅本送還倘有差訛誰執其咎

乞槩賜申飭以後駕帖必經科僉而後逮紅本必同駕帖同送科磨對而後僉以存典制之舊帝命錦衣衛查例奏明

兵科給事中汪始亨疏叅宣府巡撫沈棨泥敕書便宜二字私行講和之罪帝以沈棨已有旨處分始亨乃於論後糾叅且語多回護可云克盡職掌耶

辛亥以中元日遣官祭長陵等陵及景皇帝陵

原任兵科給事中今降一級調用孫三杰上言風聞宣鎮議和一事猶未得其詳然據所傳聞已不覺髮豎眦裂切齒於庸撫沈棨之辱國也皇上聖神文武遠符堯舜近紹

二祖立見流氛掃蕩邊境肅清薄海內外歌咏太平之盛何物沈桀甘受嫚書以玉帛相見凛凛天憲夫亦安所逃罪而職掌邦政六師是統者非兵部尚書熊明遇耶渡河之報在夏春之交而西侵之烽則在五月杪也使明遇忠勤體國授秘畧於撫臣或肅軍以扼之境外或偏師以擊其惰歸雪恥揚威正惟此日顧優游偃仰若不知有邊儆者有告以烽火甚急制勝宜殷則曰自有妙著臣以為必運通天潛地之謀奏扼險出奇之績無何宣撫以和報矣明遇所為妙著者竟若是乎宣鎮去神京不過數舍偵騎朝發夕至明遇手握兵權於此而不知也難免尸素之罪

知之且主張是也奚辭專擅之誅粤稽庚戌之變世宗斬兵部尚書丁汝夔而俺答出口近年己巳之後皇上寘王洽於理而京輔肅清天生聖明一怒以安天下所從來久矣今若置辱國之沈棨於不問則明遇可以晏然司馬之堂使棨而難寬三尺也皇上之斧鉞萬不能為明遇貸矣帝謂沈棨作何關通已經嚴駁逮問此奏雖持論甚正但終屬事後猜詆耳

壬子兵科都給事中汪始亨上言臣周觀四境脊〻多事要其初何遽至此蓋由有司養禍蓄奸平日以有盜為無盜指大盜為小盜遂致燎原不可收拾然未見有擁鉞專

間控制西藩聽賊縱橫一味容隱如南贛撫臣陸問禮其人者問禮控制上游身專鎖鑰去冬賊由桂陽轉掠南安攻破水城殺掠幾盡本年四月內由興安直入泰和水東之民奔竄流離焚掠之毒不減南安科臣張承詔於五月二十八日得之南來鄉人之口具疏入告而問禮未有以報也南臺臣郭維經於六月初十日得之家僮之口具疏入告而問禮未有以報也自是賊又由吉安屠冨田鎮入撫州攻剽樂安破劉田村掠崇仁據華山此樞臣熊明遇所得於巡道潘曾紘之書見於覆奏而問禮總未有以報也後見事勢難掩乃以某處調發某處堵截周章點綴欺

人耳目噫嘻封疆大吏而偷隱如此斷送生靈於不見不聞之中亦何賴有此節鉞哉此一臣者平日既無曲突徙薪之慮臨時又無救焚拯溺之猷消阻益藏避難貽害所當急賜罷斥別簡才幹以固地方者也帝命所司將問禮看議但江省失事朦飾罪應不止贛撫著一并騐明

癸丑陞張之斗為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浙江

天津戴罪巡撫鄭宗周上言從來闗鮮海運俱以三月清明起九月重陽止蓋秋高風猛鯨鯢鼓浪則覆舟必多今部咨云秋濤洶湧亦不過止重陽前後數日餘日尚可揚帆當每月量發五千石是十月不慮履霜十一月十二月

不虞凍阻正月二月不俟氷泮皆可每月揚帆皆可量於五千石耶鮮運海面遼遠尤多險阻請仍於三月裝糧四月開船五月抵鮮六月回空一年止可一次九月以後斷不可行庶不至逆天時誤軍機失人心使島中缺糧致有他變止帝以每年一運與部疏迥殊令會同中樞確議以聞

甲寅禮部尚書黃汝良以提督會同館員外郎潘承忠縱朝鮮使臣收買違禁貨物請旨罰治并館夫張應春甯三才朱應祥李述芳王賓等黷貨犯科應行法司提問

兴南道試御史張任學請急擇一二智能之將各將兵一

萬人厚以犒餉倍道兼行直趨登城

乙卯晉王之喪發引准世子審烜出城送塋當日即回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疏參督理山東軍務劉宇烈縱弛養癰妄持撫議及遣官蔣其忠等擅辱命吏鎮臣侯良柱奉旨聽勘出疏反噬禮部侍郎王應熊憾尚書黃汝良不聽私囑恃酒肆詈諸事帝謂叛逆必誅屢諭甚明其忠良柱勘明自有裁奪禮臣素著寅讓何至挾私傾詈令應熊自行奏明

刑科都給事中陳贊化疏參宣撫沈棨講和之專及樞臣熊明遇繼和之失請即誅棨而罷明遇并褫罰科道糾劾

之不先者帝謂邊臣欺擅部科不行糾叅前旨已明樞臣不必苛論

丙辰陞馬士英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浙江巡按劉士禎再搜屯田佃價一千三百五十六兩有奇解助軍餉命到日覈收

陝西巡撫練國事疏奏秦中冦亂惟神一魁不沾泥兩大夥為邊賊之最強者神一魁雄據於寧塞不沾泥盤固於兩川皆延鎮要害之所不但別冦倚之為勢即客兵亦畏之如狼神一魁黃友才雖相繼就戮而餘賊甚衆依然狂逞平涼欲從鳳翔走漢中借深山為窟穴鎮臣曹文詔揚

嘉謨等百計圖之不大勝不已不窮追不已不盡殺不已督臣洪承疇嚴檄催之臣與按臣吳甡躬親合力以成之道臣王振奇徐如翰等多方措餉行賞以接濟鼓舞之而隴右道將堵截於西漢中道將堵截於南賊成釜中之魚然後降服者漸衆三郡保全寧塞之局始結自西壕以至莊浪文詔等共斬強賊二千六百餘級恐零賊捜勦未完督催仍未肯已文詔等節次捜獲三百餘級其遁入固原一帶者鎮臣楊麒等復斬獲二百餘級零寇殆盡其混天猴一彩乘西安麥熟入犯臣從平涼回鎮耀州北賊雖被張全昌馬科等殺退而強者遁入深山禍本未除督臣洪

承疇以不沾泥大肆猖獗關係延鎮安危故急統大兵而北不沾泥果即就擒且斬兩川強賊四百餘級而大小頭目授首殆盡綏清一帶不勝舉首加額止餘混天猴及鐵角城等賊而混天猴夥內紅狼號為最強今親率四十二人見督臣乞降則餘無固志可知其鐵角城諸處雖係賊之窟穴原即賊之家鄉皆有妻子田廬向因邊賊竄入其中故主客不分盡號為賊夫邊賊宜盡除也土著者或不得已而從賊可盡誅乎似應分別曉諭相機深入剿者剿安者安以完此一局也今督臣南回張全昌馬科等俱至目前裹糧誓師先隨混天猴所向務期剿盡此夥以正其刼餉

稅官之罪方使文詔嘉謨等四面雲集以擒鐵角城諸處賊巢庶幾全勝之計也然三軍之命係於一將軍士斬級者即有賞若大將屢有血戰之功不即優異何以示勸臣觀懦帥之腰玉者不少矣文詔有平王嘉胤神一魁之大功而反不能加銜腰玉嘉謨積斬千級足為桑榆之收如此而猶令其戴罪屢敘皆若罔聞令臣等何顏以相對乎乞敕兵部速議前功勵其後效則三軍踴躍而蕩平之績易收矣帝命照前旨行

是日昌平遵化通州薊州文安良鄉固安諸處同時地震

丁巳刑科給事中趙東曦以兵餉浩繁加派頻徵搜括捐

助悉尚且之術請於塞下興屯量給牛種耕具三年後方十取其三以充軍用言路諸臣以詿誤囚首詔獄請稍加平恕以容直言帝謂北地屯種事宜撫按如奏飭行至用法惟平朝廷自有鑒裁不必輕議

登賊圍棲霞縣劉宇烈遣路雲芝救之敗賊於獨崍地方後二日賊復以兵來戰又為雲芝所敗圍遂解

戊午四川道御史李一鵬以東省數賊孔有德等於是月初七日計誘撫臣謝璉知府朱萬年等出城講撫驅之歸營極言督臣劉宇烈庸縮怠弛萬不能辦賊請行罷斥專責撫臣朱大典以一事權

登賊分兵圍平度州副將牟文綬何惟忠等救之殺賊首陳有時賊奮力馳突官兵死傷甚多惟忠陣亡

己未兵部以山西總兵馬士麟病劇請令解任調理別推能員代之報可

處決罪撫孫元化副總兵張燾其道臣宋光蘭王徵發附近衛所充軍

兵部尚書熊明遇以玩狗疎虞僨誤疆事命解任聽勘督理山東軍務劉宇烈以違旨撫逆輕損國威命緹騎拿解來京究問

崇世子疏請補支前祿帝以定例所無而本藩再被震毀

殊堪軫念命所司酌議與之

戶科給事中呂黄鍾上言熊明遇職任中樞疎狂脫畧與諸大僚集議軍國大事惟眼光四顧嬉笑詼浪而已凡關切封疆諸務無一處不潰決無一事不廢壞即如養成山東燎原之形通同宣撫專擅之舉凡遇應議應覆事宜率皆束之高閣但云行文無益又云就令行出文移外邊封袋亦且不拆似此冥頑不靈尚可靦顔司馬之堂必措斧鑕之誅哉伏乞立奮乾斷毋致終悞封疆也帝以有旨報之

禮部左侍郎王應熊以戶科給事中馮元飈劾其因尚書

黄汝良不聽私囑恃酒肆詈具疏自辨謂詞林嚴事先輩汝良在父事師事之列無緣有輕薄之事至日前臺臣張任學一疏中間有無傾陷不得以同鄉疑為指使之帝謂應熊與汝良兩疏同辭各無間言宜即出供職不必陳請戶部尚書畢自嚴等上言臣鄉萊圍業已六月撫賊之議不成致謝璉朱萬年及徐翟二內臣竟殞辱以去皆奸督劉宇烈為之也國法國體一朝蕩然無餘從玆亂臣賊子益不可問臣等安能與宇烈共含垢忍恥立於覆載間乎宇烈奉賊命則若蓍蔡視聖旨則等弁髦在外則直云講和入告則駕言求撫此其專擅辱國斷送封疆殆又甚於

宣鎮擅盟之事矣臣等勢危情迫只得再籲懇於皇上之前夫兵者氣也一靡則無所不靡一振則無所不振若言撫者斬無赦戰勝者受上賞則三軍各奮死綏之志群帥咸懷奪纛之心今撫臣朱大典至軍前按臣謝三賓亦已入境二臣素負忠義新發於硎必能一轉覆轍大張撻伐至於僨轅之劉宇烈并不足有無之張國臣人人皆以為當撤又非獨臣等一鄉之私言也帝謂宇烈已令逮問國臣於押發援兵到日即著回部

吏科給事中宋權上言樞臣熊明遇自受事以來大凌則潰師矣宣府則擅盟矣秦晉則流寇之戡定未聞粵楚贑

閩以及江右則山冦海冦之屠掠日肆矣至東省叛兵殲滅本易而一籌不展致萊城數萬赤子抱頭困守望救眼穿為中樞者夢魂食息不當有一息之寧而竟漠然視之督臣劉宇烈又以窺伺樞臣為諉卸之法觀望退縮但持撫之一字婉為揣摩巧為迎合與樞臣表裏明欺欲使倖苟且了事嗟〻萊城之被困者幾半年矣時日不為不久宇烈自為督治而坐觀其猖獗若此損威辱國胡可宥也祈速治二臣之罪罷總督不設專任撫臣朱大典以圖賊則事權一而功令肅東省之亂當指顧可定也帝以有旨報之

四川道御史路振飛疏參督理劉宇烈自入齊境以來全副精神不用之申明天討而用之調停叛逆半載時日不用之殲兇雪憤而用之角口爭言今日為賊上一本請撫明日與賊約一期解圍始猶因怯生假虛言撫以欺瞞君父繼則認假為真縱吾勦以受其籠絡數萬之師逍遙河上綸綍之重兒戲軍前投孔有德以札使得借為賺萊之兵符遣屈宜揚入城不知實是奸細致撫臣謝璉知府朱萬年并兩內臣輕信而出城見之胥遭擁去聞報之際人人髮豎齜穿通賊失利辱國欺君東人共憤國憲必誅夫四臣同時被擄萊人正在危急賊之所為并力攻擊者此

時我之所當急為援救者此時然賊以詼笑取勝其心必驕見萊無主其心必易驕而易可圖也乞敕諭撫臣朱大典同按臣謝三賓誓師而進內外夾攻呼吸相應因敗為功之效於此可收使萊城萬一不救人見易子炊骸堅守六月終不免於陷沒則青濟以西人無固志天下事不忍言矣帝謂東事已有屢旨部臣去留朕自有裁鑒不必猜疑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以本月十六日撫臣謝璉兩內臣并知府朱萬年被賊設計誘擒叅劉宇烈苟且目前以完撫局致喪師辱國遺笑千載乞寸磔宇烈以謝全齊之人即

以新撫朱大典代之立發尚方使便宜行事以鼓勵兵將仍敕按臣謝三賓凡有逗遛觀望退怯不前者得與撫臣朱大典先正軍法而後奏聞帝以有旨報之

廣西道試御史趙繼鼎上言昨二東兵叛臣曾三疏言之俱蒙聖明俯納樞臣作何議覆緣邸報不傳臣俱未之知也今東事決裂撫守二臣及內臣皆因撫陷賊國恥愈甚劉宇烈之狎賊不恤致陷重臣亟宜揚之從賊不憚入城間誘奸樞熊明遇之入以欺君出以瞞衆明謀抗旨辱國辱君臣恨不能請上方以手刃諸奸矣宇烈恃有奥主故力排勦議與按臣王道純大相矛盾迨聖聰獨運毅然發

殲寇釋從之旨明遇於本月十一日纔一語臣等曰從今再不講撫矣亟催進兵矣及得孚烈約會初四日拆南門柵報不覺詫々語臣等曰萊鮮矣撫成矣此其心事不已明白着見乎嗟々聖旨所諭者殲渠賊也而明遇所盟會遵奉者即渠賊也其敢爲無君藐旨耑擅一至於此視我皇上為何如主乎皇上試以明遇恭承召對一疏細察其肺腑以吻合東事其狎侮我皇上何無忌憚一至此也試畧舉其一二如云誓中有二語最不倫一讀天聽恐慄聖懷删之不入此非專擅之極而自供其蒙蔽乎又云草野妄率互相鈔傳此非欲阻格人言共歸欺蔽使我皇上孤立無聞而諸奸可為所欲為乎乃

明遇為指授沈棨即為奉行沈棨為專擅明遇即爲力救總期不令我皇上與於裁酌與於行法群奸不臣幾無天地此與二東如出一轍也嗟嗟二東不幸既遭一亂賊如孔有德隨遭一已正國法之孫元化又遭一閧變膽落閉門託病一籌莫展縱寇殃民之余大成而更繼之以暗通栱閧黨私欺君主撫媚寇懈軍誤國之熊明遇劉宇烈忠臣義士所不能與諸奸共立於堯舜之朝也仰祈我皇上赫然震怒決除奸之計使行間再無觀望之心開發鈔之禁使在廷共矢献忠之願更敕撫臣朱大典力肩其任按臣謝三賓共贊其決陳洪範等作氣直前一意除逆雪恥

固可坐收其功也帝謂余大成著速審奏奪餘已有旨

原任宣府就逮巡撫沈棨奏辦誓書先經毀裂所據實係俺卜部落哈喇慎諸人并未允其有鬧力說誓之舉蓋監視内臣王坤所親見比其自誓永不犯邊之後因責以掠畜之罪即罪生事頭目盡還所掠驢牛旋即離邊而去且所出皆其捐貽絕不敢開銷額賞重為本朝體統慮更為後日開端慮也俱乞一一究明帝以瀆陳責之

庚申直隸巡按王之良薦舉大名道按察使盧象昇井陘道叅議寇從化

禮部尚書董其昌再懇休致并論用人以攄去國之忠其

畧曰從來用人之法一曰綜核一曰鼓舞綜核如見影察形其細已甚鼓舞如挈裘振領其用獨神伏覩陛下宵旰惟勤幽遐必照近於綜核矣臣以管窺天知陛下之意不在綜核而在鼓舞也邇者不啻以七品科臣而驟進之為副都如韓一良乎不啻以藩司參政而驟擢之為大司馬如梁廷棟乎不啻以鹽司運同而越次用之為郡守如王心淵乎文臣則四省中丞皆起家鄉貢武士則三日廷試即授職參遊所為施不測之恩開功名之路者至矣是必有聞風興起者而何以寥寥鮮應也則必皇上以知人為心而又能翕聚廷臣之精神皆以皇上之心為心乃有濟

也臣今年入都道過揚州見士民深悼鹽法參政袁世振之不祿曰自康丕揚諸人之播虐鹽政大壞邊商棄業不可復理矣世振一轉移間而逃者歸仆者起增餉百萬有才如此非唐之劉晏乎而一斥不復鮮有為之訟寃者可惜也及行泇河道中時乘風吹浪不知有黃河之險亦不知有黃河之淤詢之彼中皆稱前淮徐道參政梅守相之力初議四百萬畢工守相始終肩任以二十四萬開二百里泇河之道十五年以來不知所省飄沉之糧餉修築之金錢幾千鉅萬有才如此非近世之陳瑄乎而功成再造迄未有為之敘勞者可惜也舉此二臣而事相類者不知

其幾矣臣聞天啟四年冢臣趙南星有一疏云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力可弄權人〻皆為吏部材能罷爵處〻俱是旁門請教選司發單各與其鄉之在朝者詳加品隲內而京堂外而方面可為卿貳者可為邊腹巡撫者部屬可為府道者推知可為臺省吏部者林下可起用者詳註其居家行誼涖官建明各造一冊其所知他省另為一冊送之於部旬日之內四海人才盡在目中朝廷可以無言公書可以不作矣臣記崇禎元年吏部有刊刻訪單凡罪璫所斥逐明旨所允用者五百餘人至今相次起家十得一二其餘鮮有無翼而飛不脛而至者歲月浸久姓名易忘亦

宜用開單之法加以品詳或拔其尤或思其次各以一本置之銓部上之御前更歲損益或有民功軍功積數顯赫者不時添入以待非時之用旁及邊腹武弁草澤奇俠地方官各舉所知置郵續食隨武科之後入京赴試李郭韓岳應時而出可必也國家之作人若此而在廷諸臣有不各杜私門各長耳目以佐中興之業以紓五位之勞者必非人類矣至於臣之真老真病前疏具陳知止知足平生微尚所恨恩重於丘山報輕於鳥羽總期以補之來世已矣帝以此奏有裨選舉命所司核議其昌即出視事不必陳請

辛酉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陸完學以任浙三年歷浙事頗熟謹條上兵戎糧餉與民間疾苦最吃緊者八款地方之兵餉宜飭浙兵之賞罰宜明遠年之逋餉宜蠲絹疋之價貴宜議漕米之責成宜嚴漕糧之截留宜明邊海之軍糧宜豫海塘之歲修宜勤帝以其深晰地方利弊命所司酌議以聞

壬戌以地震敕大小臣工修省

遣御史姜思睿巡按雲南

雲南道御史張宸極疏劾吏部尚書閔洪學舉錯失宜廉耻掃地兵部尚書熊明遇性既剛愎才復踈庸請速賜處

分以裨安攘大計帝謂冢臣屢諭視事不必苛求

工部署事左侍郎金世俊因陵寢為雨所衝奉旨開經管官職名以監督員外郎錢時主事徐在中員外郎許如蘭張醇儒主事呂濬對且言時在中如蘭在鳩工之初時日無幾而久於事者醇儒終其事者則濬也帝謂伊時經管堂上官何不查察一并開具職名以聞

癸亥以兵部尚書熊明遇解任命左侍郎楊一鵬署理印務

陞松潘參將裴希度為狼山副總兵

甲子禮科都給事中張國維以地震示警請實圖消弭其

畧曰天下之事操所要乃能綜所詳先其鉅斯可舉其細非惟刑名錢穀自有提綱至行政用人亦有關鍵簡要既得而清寧之化有可不勞而奏者其効績當首問之廷臣今日無弊不摘矣而弊且倚法而行無利不興矣而害且與利相半無人不畏法矣而或以縮朒成背謗無事不考成矣而或以因循恣飾卸奉公氷兢之意少退食委蛇之變徵而世界竟成幾幾之象應敕在廷諸臣以實精神為皇上底寧謐也其次須問之腹裏懲貪法嚴矣何民窮日甚乎盗息歲報矣何群盗如蝟乎涓捜盡是民脂何異剜而又剜乎徵調不免賫送無乃徵而又徵乎廟堂與徼幽

之德而奉行不能下逮則文法密於比櫛而官民判若吳越矣應救腹裏臣工以實精神為皇上養和平也其次當閫之封疆彼以不和貽釁矣此復以不和鬪奇彼以撫為敗局矣此方以撫為嚆矢攖城可憐而投畀之餘生玩弄于掌讞首何在而債轅之累臣相望於途睿情有制勝之筭而奉行不無假借則自命求緩須臾而國事遂聽一擲矣應請敕封疆諸臣以實精神為皇上圖廓清也天地至淨秋德在金々主歛而有斯異々有感召之理故廣推於內外臣工以祈共襄盛治焉帝報聞

乙丑福建巡撫熊文燦疏報陳秀鄭芝龍胡美等諸將擊

敗海寇鍾凌秀餘黨於海澄太和與國諸處獲其戰艦器械馬匹等物章下所司

崇禎長編卷六十二

五年壬申八月丙寅朔追封蜀府宗人幹理為安樂王配張氏為安樂王妃

左都督郭起龍郭從龍鄭養性冉悦孔楊光夔右都督王天儀都督同知萬洪祚李誠總都督僉事李誠鉅都指揮使楊光先弟楊光旦都指揮同知陳正綸十二人各請校尉十名軍伴二十名帝以近來呈覲陳乞太煩似應酌量撙節部覆准半給以全皇上優異懿戚之典

准山西總兵官高勳解任調理

原任兵科給事中孫三杰上言皇上以款撫兩事誤國將

任事者或誅或逮已洗千古耻辱已快通國人心然庇奸釀禍之根則在首輔周延儒也今之劉宇烈沈棨是否延儒私人宇烈之抗旨撫叛棨之辱國和邊是否延儒與熊明遇指授臣前疏所云輔樞撫鎮呼吸相通正指此也皇上誠自為社稷計立除誤國大奸嚴敕內外在事諸臣從此洗滌腸胃打起精神除盜息民安邊弭叛延儒即剸刃臣腹所甘心矣帝以挾私誣揑逞臆牽詆斥之

山東道御史劉令譽上言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巧力俱用之鉛槧以取功名而天文地理戰陣騎射火器戰車進退攻守之妙曾未有專門習之者誠敕吏兵二部條定規則

不必另建學宮即令郡邑長吏協同教官董司其事兵巡道嚴以黜陟之權凡武學之進取武闈之取送皆兵道主之由武童而武生由武舉而武進士必智勇俱優膽識交勝者為上幼學壯行此物此志韓白頗牧皆從此出矣又樞部一席當遴長才雄畧銳有膽識者充其選使之練習久而壯猷出敭歷備兵需次督撫即中外多韓范矣頃因東事決裂皇上立逮督臣劉宇烈行勘樞臣熊明遇一時人心稱快俱以為應得之罪但中樞重任必得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極一時之人望而後勝其任而愉快則會推必公必慎勿似平日格套如冢臣閔洪學之用逆督用罪樞

其庶幾乎章下所司

河南道御史傅文龍上言邇年以來皇上無事不綜核無人不責實眞若操諸臣於簿中而使之覺提謪朝之暮氣而使之旦者然而問戎備則求其士飽馬騰未有也問戰陣則求其殺敵致果未有也內地不能建威消萌使盜賊無竊發之警邊陲不能折衝樽俎使要荒絕窺伺之心是以風電之震厲頻加雷雨之解宥未見一事詿誤亦譴一言不當輒罪纍〻對簿者日不絕書皇〻就縶者相望於道似此景象恐非盛世所宜有臣以爲臣子非大奸大慝但付是臣第其罪狀取自上裁誰復敢私之者而片紙

一下緹騎四出一入幽囚如登鬼籙後即憐其非罪賜以生全而半死餘魂徒成廢棄非所以遵敬體之經而弘矜恤之仁也臣故願皇上慎之重之中外諸臣奉旨降級嘗事者多矣受譴各有其因獲戾不一其事其有過也可罪其有勞也可復至閒冷之曹兢々奉職僅可無罪何能有功悠々歲月望開復以何期冉々光陰嗟郎署之易老非所以示畫一之條而昭蕩平之政也臣又願皇上酌之柵之至邊才為目前所最急尤宜慎用而愛惜之人之一片精神才智當使之全於封疆苟其自居塞上心寄中朝半憂軍謀半畏吏議國家安得此人之用乎如東省之役徒

見潰敗相繼未聞一矢加遺雖云所使之不當或亦失律之無懼今趨事既難再悞戰勝不亦有何人苟軍令之不中雖微發其何益臣竊謂人主之操縱即爲恩威惟操縱得宜則海内享其清奠而朝廷亦不失其尊嚴以皇上威柄獨持神武獨運大小臣工救過不暇操之極矣而極操之中亦有極縱願皇上求其當而已矣章下所司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以霪雨衝損小陵而昌平復聞地動因上陳致災之故兼列弭變之方畧曰今宇内多故如人身百病交作醫無一效即雨暘時若天地清寧處時者猶未知禍患之所底況警戒疊至如此此其甚乎臣不知陰陽

之理竊以人事計之大臣有覆餗折鼎之象小臣有跼蹐泮渙之形上下之際不免負途載鬼之疑宮府之間漸成陰陽氷炭之勢輔理者調燮無聞而精神專為結知固寵之用統均者衡才無術而邊腹之一緩急可用之人中樞決策大類掩耳而盜鈴主計持籌未免醫瘡而剜肉此所謂折鼎而覆餗者也州縣迫於功令鞭箠不前六曹窘於簿書救過不贍簪筆執簡之臣接跡囹圄考槃邁軸之士抗聲鴻舉此所謂跼蹐而泮渙者也一人可議因而疑及衆人則嫫母西施同在暗室一事可訾因而疑及衆事將伯夷盜蹠俱成竊鈇此負途載鬼之見也黃衣之使頡頏

鄉貳之堂貂蟬之座雄踞節鉞之上低眉則氣折強項則釁開此陰陽氷炭之漸也凡此皆足以致災而召變者也至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朞月初雖間有摘發究竟同歸模稜今壁壘旌旗亦何處曾聞精核效與不效亦可概見夫地水屬陰宜靜而動宜順而逆皆陰干陽之象也天心示警深切著明伏願撤回各使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採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斟量小臣擇疑忌之根開功名之路則天變可回時艱可濟矣帝以爲借端瀆奏不允山東巡按謝三賓至昌邑時緹騎逮劉宇烈者既至三賓恐宇烈就逮諸軍無主乃身至行營集將士宣布朝廷德

意取逃兵在獄者斬之以狥於軍中人心悚然於是按閲營壘查覈糧草戒諭守河官兵但有不奉公差擅渡灘河者斬之賊諜遂絶

丁卯遣官祭孔子

宣大總督張宗衡以撫臣沈棨被逮督撫一體具疏引罪且以節省錢糧爲棨請從寛典

保定巡撫丁魁楚初以防邊移駐紫荆關井陘道臣寇從化移駐倒馬關今宣大解嚴請回駐真定衙門從化亦回原駐獲鹿

遣編修王廷垣與行人王際昌往德府主喪

巡視南京營務戶科給事中戈允禮條上兵食兩利之策一一清冒濫於操之外一清耗蠹於操之內帝命所司看議

山東巡撫朱大典至昌邑行營時主客兵共三萬而募氣萎薾鞭策不前大典以爲必申嚴紀律乃可驅而用之於是與巡按謝三賓合疏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以明軍法得旨俱革職提問

戊辰帝親祭社稷慶陵爲雨所衝以是日興工修理

陞張應昌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山西

吏科給事中宋權請以保甲鄉兵之事專責富貴及有身家者爲之謂有兵必有食而富貴家之僕從佃戶皆仰給

家長不至枵腹一切貧窶煢獨之人無妨其生理以免凍餒則人心固於金湯矣帝嘉其深悉民隱下所司酌行

原任兵科給事中孫三杰上言今日養叛陷城通款辱國之事無一是延儒所為實無一非延儒所為延儒首據揆路欲用其私人孫元化丘来（禾）嘉而無術則屬梁廷棟藉破格用人之說以為先資明知元化禾嘉無功而冒節鉞不足服人則設為復廣寧圖金復海蓋之議既而一事無成懼干嚴譴於是冢主大凌之築聊以塞責舉國之精銳付之一擲第罷樞輔孫承宗以結其案而丘禾嘉忽為山永忽焉京鄉矣延儒之脫卸作用何其神也孫元化開府

登州結孔有德為心腹縱遼兵肆刧通國知其釀禍延儒與熊明遇極力庇之復用一柔惡無謀之余大成為東撫與元化逆為犄角迨有德赴調反戈屠城掠地大成閉門縱敵元化開門揖盜二東雄鎮蕩為賊氛百萬生靈化為燐火延儒恬不動念也皇上天威有赫立逮大成來京元化則實恃延儒在内自分可以不死乃束身歸命以為撫局張本延儒果百計俄延直飾覆審無非為孫余幸撫局之成可開一線生路串謀熊明遇用一張國臣以明挈討賊之時復遣一劉宇烈以硬主撫叛之謀雖勦叛赦從天語嚴切而延儒明告皇上曰宜用勦秘授宇烈則曰必

主撫守烈堅奉其意甚於尺一諸將奉劉守烈之意藉為
媢延儒之階撫局不成勞臣被誘守烈之計窮而延儒之
勢亦窘矣皇上大奮乾綱立置元化於法罷明遇遠守烈
延儒則竟以巧言支飾得免於罪此等伎倆與嚴嵩之紿
丁汝夔何以異哉若其作書與明遇授意於沈棨朋謀欺
擅之罪更彰彰萬耳萬目焉明遇在掖門外叮嚀科臣汪
始亨入對致辭曰數萬鐵騎一朝遁去皆仰託皇上如天
之福科臣不從延儒與明遇始於皇上之前公行解救不
曰餉薄兵單則曰清修可取然明遇躬承召對一疏則委
曲請寬難逃聖鑒矣謂款盟之事兩臣不與知其誰信之

廷儒一日在位海宇一日不寧皇上加意封疆鋤巨奸以清揆路則者定之功可計日而竣也廷儒必欲一手障天臣請會文武諸臣與廷儒共質皇上之前臣若一語支吾一字雕飾願甘斧鉞以謝廷儒并戒天下之不在其位而而謀其政者帝責其逞臆捏章姑不究

己巳小東道御史劉令譽上言勘熊明遇不在苛繩其微失而在直揭其大慝又不必虛指其隱情而在實指其顯跡如大凌河之役覆全軍失城池者當勘也如滇南之普名聲攻城殺人全省震動者當勘也如登州之陷萊城之圍玩日愒月講撫悞勦致陷撫守諸臣者當勘也如九蓮小

之盜禍及三省者當勦也如三秦之賊不即蕩定致發帑留餉費朝廷數十萬金錢迄未成功殺人如麻者當勦也沈棨通款辱國得罪祖宗明遇不當對人稱為天下第一巡撫乎此不當勦乎宣雲有儆明遇輒對人曰彼第不來耳來則有何備禦可以相拒如此布散動搖人心此不當勦乎登叛之後遣將屢不得人鄧玘臨行明遇會語人曰只此一副家當無他長技矣如此聲口徒取賊訕笑此不當勦乎至於以虛憍壯膽氣以諧謔收邊才用撫之一字弭四方之叛盜以不妨二字箝（花）舉朝之口舌濶步大言欺君誤國不可屢指而初聞謝璉朱萬年等誘執之報驚嚇

倒地幾無人色則又兒童走卒之不若矣蓋本兵以邊腹之功罪為功罪頃者孫元化張燾斬矣沈棨劉宇烈逮矣明遇有調度籌畫之責疆事僨誤如此罪可立定而勘亦無可擬議矣獨閔洪學私用明遇一節若不明白拈出則洪學於勘時必硬行把持巧施出脫觀明遇入告之言曰銓臣閔洪學以臣起家其隣邑稍有治辦聲遂予廷擢感恩薦汲情見乎詞然則今日破壞封疆實洪學破壞之也繩以連坐之法洪學何辭況宇烈南京光祿之閒曹驟擢總督原宜揚一革職聽勘之推官復官拔用皆洪學為之不得他卸此又萬耳萬目共見共聞者乞并勘洪學是否

會用明遇嚴責首輔周延儒以洗滌肺腸勿顧情面並責樞臣楊一鵬職方李繼貞以勿蹈覆轍銳意削平則封疆幸甚宗社幸甚帝謂屆宜楊推用因由署司官回奏至輔臣不得輕議

准宋儒程顥邵雍嫡派程佳璞邵繼祖子程接道邵養醇俱襲五經博士以佳璞繼祖奉旨世襲未及拜爵自故也

貴州道御史丘民仰上言晋撫宋統殷以撫賊自愚致賊勢日益猖獗聞其在京安鎮與賊頭巴山虎金翅鵬等面講招安大夫建牙之體致賊窺其底蘊語言倨傲不倫統殷竟喔吚而不敢問又聞圍賊於仁義谷中已成釜底之

魚統殷發令箭傳救一潰二之號而軍士解散賊遂逃遁尤可恨者賊不受撫而猶勉孫安插多方處置致賊之心志益驕橫行益甚迄今處置安插之人仍爲攘臂弄兵之賊平陽路安澤高一帶殺掠搶擄無尺土寧宇昨奉有本當拿問姑著督率道將奮銳殲勦之旨似欲責以桑榆之収但統殷黔技止此待其師老毒流城邑殘破而後治之當如封疆何不若令解任勘議另簡久歷邊疆饒有才力之臣往代其事則封疆尚可無恙也而臣更有感於用人之臣爲冢臣洪學用人不效諸臣之彈劾者疏十數上冢臣之陳乞者疏亦十數上百矢叢射萬無強顏就列之理

見今本兵缺矣計貳缺矣六月大選俱停矣兵火四起之時杜門一日即誤事一日臣恐銓務不堪久稽國是不堪坐誤也并乞速允其請以免銓席久曠之虞帝謂宋統殷己令勦賊自贖餘報聞

庚午准吏部尚書閔洪學回籍養病仍予馳驛

以温處叅將袁大寧爲直隸江南副總兵韓郃叅將張全昌爲延綏西路定邊副將

禮部以武生中式評文失詳請將主考官少詹事姚希孟罰俸半年請告諭德姚明恭起補日罰俸一年房考官原任中書李日燁起補日降俸一級吏部辦事進士呂化舜

授官日實降一級俸中俞世灝斥革問杖高伏斥革問徒希孟見在日講啟沃著勞或念親臣免其罰治是又皇上法外之恩也帝命世灝伏如議遣行希孟等四人另議

戶科給事中宋文煥上書冢臣閔洪學託疾避言護印私室已逾兩月使果真心體國不恤人言則慨然視事一番整頓凡破格拔用者必廣搜博訪允愜人望不得出自袖中致滋煩議即循資陞授者亦必人地相宜俸薦相應不得有意攙越以啟謗端此一策也如自揣立朝無色榮寵迴遲引身速退勿犯知止知足之戒亦一策也倘計不出此而徒偃息私門用印延客無病而為有病是欺也大僚

久曠兩選俱停有事視若無事是慢也對人面赤欲出而不敢出是餒也飼官若飴欲去而不忍去是鄙也四者自為々國兩俱無據臣竊敢出一言以為之砭焉帝以有旨答之

辛未帝諭國事多艱開講在即輔臣大半偃臥私第殊非政體廷儒體仁宗達俱令鴻臚寺堂上官敦趣入直不得再延

陝梁甫為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保定等處許成名以原官仍充總兵官鎮守湖廣

廣東道試御史劉興秀上言樞臣屢易愈誤皆由用人之

人平時憒〻不論其果當與否循資按薄一了故套而止以致封疆破壞衆議交叢今熊明遇奉旨聽勘改值會推之時請敕諸臣一洗故習博採公評確求實用必得經文緯武之才以樹安內攘外之績乃為不負皇上求賢盛心也帝以慎簡中樞正今日要着命廷臣悉心推用務得真才

壬申戶科給事中宋國棟上言自來會推文武大僚原合衆論而成公典近則冢臣樞臣一手握定某正某陪傳示姓名於諸臣其實仍部推也今宜於會推之日命大小九卿并科道掌印者齊集闕下各為一單實註集（[illegible]）人擧某人

堪用彙而聽裁於冢樞冢樞又擇衆論之多同者據實推用倘諸臣中有緘默不舉與故托不赴者即指名疏末嚴加叅處所以公會推即所以嚴保舉也至若今日蠢動之象在〻見告而地方官置若罔聞及氣勢決裂首鼠是營爲匿飾之詞工盜鈴之術督撫主撫將士佐撫道府以下相率而從撫始之秦晉繼之滇粵登萊而宣鎮且尤而效之用諸塞外矣喪師辱國撫之一字實爲厲階誰作之俑而令委靡頑鈍之氣中於人心世道不可收拾也臣請嚴爲之諭曰此後興師用兵敢言撫字者立斬軍前以示不赦則勝氣日張兵威自振平蕩之勳不難立致矣帝以有

旨答之

癸酉遣官祭夕月壇

廣西道試御史劉光斗上言臣聞治天下猶治器〻與人相習則理器與人不相習則亂故六曹之事各以其習而兵為甚未有身不歷邊圉曾不諳方略而可臆測閫外之機宜坐運居中之發指者頃東西交警所在僨轅皇上為逮繫督撫并解樞臣任聽勘臣以為其故皆在於不習而已所謂習之者何如各省地形之險阻以一人遍究之則難而以各省土著之人互究之則無不習也各邊兵形之要領以一日猝籌之則難而以各邊數歷之日熟籌之則

又無不習也臣謂樞部之屬宜稍倣吏部四司例限各省直之人以麗之俾秦人談秦越人談越既不若陽垣之窺又復切同舟之救而亦兼可資易地之商如或省有餘人人有餘才者郎量為破格廣至數人不必拘每省一二人之額也其左右侍郎當遼事初起曾奉旨添設以備特遣頃移駐昌通且以冗議裁其一矣夫卿貳大僚摩肩接武賢者固自多人亦豈無坐而縻大官之祿者與其寬於他署以忝優游華膴之輩何如寬於樞署以裕奔走禦侮之需顧獨斷々於添設之兩侍郎而靳之臣未知其解也以臣愚計莫如首嚴樞臣簡督撫中曉暢軍事舊有成績者

任之勿但以地望相近拾級遞登者為臘榮養尊之階次嚴邊撫簡邊道中數歷巖疆志清朔漠者任之勿但以清卿華秩按籍捫圖者為薪積輪轉之具次嚴邊道簡樞屬中久練情形謀斷兩全者任之勿但以內推不足外遷有餘者為調停酌量之別徑此非臣臆說也竊聞先臣高拱之言請於兵部添設侍郎二人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或欲廵閱邊務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代往其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强弱皆能諳曉遇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此一議也又聞先臣胡世寧之言乞於兵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

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為之平日則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出差以諳邊務才弱不精者改用別部才能稱職專陞兵備比又一議也總之兵為專門之學盡人之一生專心致志以肄之使之無捉襟露肘之憂而有心閑手敏之樂且使樞庭以內習知邊陲邊陲以外習知樞庭無中外衡決之虞而有首尾呼吸之勢臣所謂兵與人相習者此也今方當會推乞下臣言以為前籌之助帝謂樞貳增減屢矣未覩實效不必添設餘已有旨

甲戌直隸巡按任濬疏解捜括濟邊銀六百兩及捐助一千五百兩又於鳳陽府積銀三百兩太平府積銀二百兩

俱令市穀貯倉以備賑貸優旨命嚴收并注冊

福建巡按劉調羹以去年會勦鍾凌秀九月二十日有新渡之捷二十八日有丙村之捷十月十五直抵賊巢有黄溪沙等處之捷特疏為福建巡撫熊文燦巡按羅汝元兵巡道顧元鏡叅將鄭芝龍等敘功

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延登為工部尚書

乙亥汝南王　薨遣行人高之重往治喪

户科給事中呂黄鍾上言冢榷二臣係天下之治亂正推陪推之例固不足以盡才而累薦累駁之餘亦恐易於靡故請敕吏部合内外大小臣工素有重望者孰堪銓衡之席

孰勝中樞之任開誠布公盡數臚列以聽聖明採擇帝謂銓樞重任從公諮核多推數員以備裁採不得濫舉充數

雲南道御史張宸極以山西流寇已踰十萬肆禍幾遍三晉近聞欲東投齊魯為登賊之援請急敕張應昌剋期赴任早計剪除帝以有旨報之

大學士周延儒以孫三杰論其有秘書二封見在沈棨所請命問官先以婉轉開導繼以嚴刑拷鞫宜無不得其情者又三杰深心刻畫并疑錦衣衛亦有瞻狥未必實奏請皇上設法研究或竟破格特命三杰推鞫又三杰云鎮將餽以參貂劉僑寧甘遣戍不敢入告夫僑之犯罪臣知其在

於藐狗負國若參貂之餽閘郎係打點三杰舊衙門者而移至臣身臣實不敢分過帝温旨慰諭謂明係挾私誶試何待剖陳

刑科給事中趙東曦上言頃以宣塞私和皇上赫然震怒逮巡撫沈棨勘兵部尚書熊明遇乃其時監視者王坤也方其會飲城樓商確和事一應撫賞銀貨正其職掌倘意不許可賞從何支郎不然坤請之皇上而阻之又孰敢冥冥決事者坤即欲不居扶同之罪其可得乎尤可異者近日懇放一疏中云邊烽已息金革不袵四民樂業邊鄙晏然夫私和之舉皇上方怒之罪之特於坤則少寬之耳坤當

引罪不暇而反沾〻焉借以為功違禁之後猶敢如此鋪張耶疏末又有或俟交代一語夫內臣之遣皇上原間用之以示不測非不易之典也如坤之扶同擅盟即有監視與無監視等將來邊臣倚監視為護身之符欺蔽必當更甚縱平時偶有摘發一旦利害當前顧惜軀命即不憚共為欺隱其於邊事未見有絲毫之補也皇上宜渙發德音盡撤各鎮監視猶悔其不早而坤尚欲請代以為薪盡火傳之計以圖彌縫去後之譽噫何其巧也臣於是而有悟於地震之變焉白簡無光半係貂璫之筆青蒲可伏頻傳雀角之詞圜扉則千有餘人保無沈冤不結之獄追贓則

動盈千萬條無地魚林木之殃一二事不效未免事〻見疑一二人被譴因而人〻莫必上下之間不幾有釜鬵之象乎東有叛將西有流寇獨中州一塊土差寧靜耳適者南陽礦盜又聞橫發矣夫地者陰也爲婦寺爲兵革爲刑獄爲宵小數者動而干陽坤維所由不寧昔宋主一言熒惑退舍伏願皇上毅然震斷立正王坤之罪盡撤中使之遣杜告訐之端核贓私之實清刑獄之濫講折衝之謀將驚極永貞天眷愈篤矣帝謂宣鎮設誓之事原係王坤奏發何謂欺隱且平時踈備已經降處東曦何得有意苛求着調外任用

丙子户科給事中吳南灝以吏部尚書閔洪學允告請慎擇代者以為澄清銓政之本畧曰冢臣之任必品端而後可以一百僚有正色垂紳之丰骨何患無鑑空衡平之主裁若瞻望風氣取容固寵者勿責也守定而後可以破情面有得喪不驚之屹操何患無舉錯合宜之確守若依回首鼠市恩避遠者勿責也識超而後可以別流品有妍媸不爽之權衡何患無驪黃並登之選舉若揣摩私意尊耳賤目者勿責也心虛而後可以詘群策有集思廣益之公忠何患無隨材器使之權變若寮特與援遣衆用獨者勿責也其次莫如公會推會推以示無敢專主即尋人於朝

與衆共之〻意也使僅出諸袖中而九卿科道無一與聞名何會推其次莫如廣諮訪凡諮訪人材各衙門發有訪單俾各舉所知以備採用此成例也使徒臨期湊泊而曹不預儲一科預發一單成何諮訪以至文選爲諸司之冠所以佐冢臣不逮也可否不妨互酌去取期合輿情設選司竊冢臣之旨而一線交通冢臣掣選司之肘而一手握定無爲貴選司矣即近日題補江西吏曹前後越次吳羽文從未有遺議王三重何遽可彈冠乎用人舛錯如此無怪乎有屈宜揚輩認賊作子以封疆兒戲也更有說者進退黜陟之權在銓部而進退未當黜陟未合言官得而糾

之自吳彥芳吳執御鄧英諸人相繼讜詞無敢復言舉劾而銓司益得以安意自用愛則加膝惡則墜淵誰為我皇上一力擔承矢志綜核者比亦銓政不平之大端也伏乞皇上加意遴拔而於冢臣則簡用必核於選司則責成必專伸言路以闢賢關鑒前事以規後効易曰高宗伐鬼方小人勿用夫不用小人而東西盪定有餘謀矣帝謂會推銓臣業已有旨再令選司加意遴擢言官秉公持論自當採納何云無敢舉劾

陝西總兵官王承恩自綏德提兵回鎮各兵見父母妻子受餓乘饑勢已洶洶適報西川逆賊不沾泥等犯搶魚

河一帶承恩奉撫院命復發兵過勤其日酉時軍民混聚鼓樓街前吶喊震地聲言父母妻子已俱餓死今又枵腹出征實難殺賊且欠給三月餉銀搶亦死不搶亦死衆相句煽遂乘勢劫當舖一十三家京舖七家打毀撫院門柵進至穿堂擊碎窗格搶出案衣坐褥復入同知趙鶴年衙室搶掠衣資家具承恩諭以朝廷豢養隆恩各當自惜身命勿負素日忠勇美名饑軍饑民咸稱一月餉銀尚不能市斗米何以贍養家口再三慰諭始得解散巡按吳甡以
聞

吳甡又疏奏去年六月臣具殘邑尤宜得人一疏奉旨於

科甲中慎加遴選今後兵荒邊地有司准減俸行取以示鼓勵仰見我皇上體恤邊吏如此其至也臣惟中原腹心之地江浙靡麗之區閩粵饒腴之鄉官其地者衣冠甚靚騶從如雲其俸薪之入公費應酬之需無不取之裕如訟牒科罰征求羨耗歲入不貲民亦不稱厲焉其賢者稍知砥飭則聲譽易起而高才捷足之徒其所入用以要結黨緣俸期將及無不遷美官去者不肖之流朘削膏脂充潤囊槖即不幸偶遭白簡輕止降調重則罷斥猶得歸買良田美宅以遺子孫雖不為清議所齒而要未嘗有刑僇之加也今延慶之為吏異是大荒四年群盜如蝟一望蕭索止

數城孤立其間而城以內多者數千家少者數百家田地荒蕪課額盡絕官無俸錢役無工食日抱印牘夜宿雉堞在戎馬烽火之中與鳩形鵠面者爲伍如中部保安々塞合水等縣煨燼之餘縣官栖止民房出騎款段日食粗糲其艱苦如此即令廉如伯夷誰爲斐聲於當道之前者不幸遇至奸徒內應命危如綫即或僅以身免而國法具在誰能逃之不遠繫司敗則戍伍鬼薪耳同爲朝廷司牧受百里之寄而苦樂異趨至此二三賢能幹濟之吏從千苦萬難中竭力支撐保障城邑乃不得與腹裏有司爭一日之遇豈不可爲太息乎惟朝廷之上垂鑒異苦憫其賢勞加以

不次之擢開以減俸之例使知今日盡瘁異日尚有清華之路庶我鼓舞忘倦以争自濯祓勉収後効耳宜敕吏部遵照明旨今後兵荒邊地如延綏慶陽等府各州縣凡知推不論科貢但有實效應行取者減俸一年以三年四月爲期即截取考選科道部屬其同知ゝ州等官以三年爲滿即加優擢與以善地庶勞逸均而無獨賢之嘆矣且有司仰承德意勉勵服官禦侮綢繆何所不辦其考選而爲言路也寇賊情形封疆利害以所見聞者而條議入告不至遂揣懸度以拾紙上之談其者（考）選而在户兵部也知芻糧虛實兵馬强弱將領勇怯及一切險隘防禦之術不致

按圖循套以塞茍且之責而經濟事業亦舉從此出焉在
朝廷新一激勸之規而邊地已受無疆之福非獨延慶也
雖著為令甲行之各邊州縣無不可矣帝命吏部如議准
減俸行取以示鼓勵

丁丑以莊浪叅將王紹勳為西寧副總兵

帝命自後駕帖經發錦衣衛若就近拿逮人不必緊候
科簽以防輕洩從提督司房內監之請也

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東省原設濟登二撫昨以用兵
增遣督臣今謝撫既亡劉督就逮新撫朱大典一人豈能
料理三人之事卽不更遣重臣原設二撫未可徑裁又從

来用兵之道非多方無以亂其心非分道並進無以鼓其勢今登萊左右濰縣平度福山萊陽黄縣等處宜區别諸将分道並進人當一面使賊之勢不得不分更命天津廵撫鄭宗周别選大将由津門募海師千人乘風一晝夜可抵登州直據其背揚帆廟島之間偵其虚實便則登涯震之不便則歛舟振旅倏忽往来登州之民不願從賊而散處山野者何止數萬若潜招之使以賊情來告有間則藉爲向導遂斫登城破其巢穴正兵壓其前舟師斷其後釜中之魚自無所遁矣帝謂東省撫臣應否再設令會同吏部酌議以聞

福建道試御史黃金貴上言頃若特允冢臣洪學之去宸斷之舍舊用新比其時銓政之革故鼎新比其時天下事不堪再誤所當擇之審而責之嚴也明矣臣觀比來秉銓者俱不能無缺焉或以偏枸托於清執或以軟美托於清通而於吃緊用人之處總為未舉其職即如近日急務孰與封疆得人乃王元雅孫元化劉宇烈謝璉屈宜揚隼敗蹟累〻而權踞天官執簡啟事者超然局外不掛吏議不干憲典又何怪乎吏部好做之謠長安日相聞語乎世不乏濟變之士當亦不乏用人之人第就於職掌則忠智日出揚於功令則職掌自虔皇上以用人委之矣更宜以功

罪隨其後凡衙門利害所關用有不當相應並行追論重則削擯輕則切責無取充位必求其以國家生民為心然後居此位者自精白乃心凡會推陞調如理其家之事用其家之人斥模稜嘗試之見持始終保任之力而何患乎事功之不奏也帝謂人才宜在善用若徇濫偏執位置失宜以致悞事銓曹自當並罪屢諭甚明今後斷不輕貸

戊寅吏科給事中曹履泰上言凡從來欲得人之用者先結其心次鼓其氣今遍觀天下所以携其心而折其氣者何所不至也在有司則不肖肆刀俎之毒即中人亦工文法之嚴平時既多積怨而臨事更復乘張即鄉兵一事而

瘡孔百出矣以報名為胥役之生涯以錢神為脫身之捷徑某家抽一丁則枵腹之鬼也而紈袴恣意於嬉遊某鄉定一長則食人之狼也而鷄結反攻其乞箸是所驅以禦賊者皆迫之以從賊者也蓄極而逞如火之蘊一發即燃如鷙之伏一擊即起宜乎州縣之鄉兵處處言練而大盜之羽翼日增也臣以為欲洗今日之積弊其一在勤撫綏為民牧者有痛癢相關之急一點精神與百姓徹內徹外互相貫注則未有不呼之立應者其一在慎編輯擇一鄉之老成殷實為之領袖彼自愛其身家則識察倍嚴彼自急其擁護則督率必力其間僅能餬口者聽之糧無越宿

者周之既有以消其不執之心并可以收其氣力之用其一在先鼓舞好逸惡勞激之斯奮全恃地方官多方勸誘必瀝膽披肝真如父之教子兄之教弟人未有不勃勃思奮者其一在專責成縣之有令猶家之有主一家之事萃於一人之身道府但司稽察撫按不得掣肘有如差役繳催道路絡繹今日取鄉兵冊籍明日查鄉兵姓名則衙役因而苛斂人心且滋疑懼今但責之賢令而不復旁撓其事勢親則精疑不作情狎則耳目不驚平居之父母即有事之師帥一麾而起何必不勝於十萬師也其一在務實用兵以對壘非以飾觀乃相沿舊套所在皆然以奔走樂

侮之人而為迎送官長之具夫民亦安能堪此僕〻也必著為令桑麻之暇各自演習急公之外不擾秋毫而養其全力自可見之實事其一在明賞罰賊至奮勇擒斬凡所鹵獲俱聽其有功丁壯自行分取有司仍復量加給賞牛酒花紅時加勞賚其退縮不前者各鄉保解縣議罰重則論罪惠而濟以威故其惠尊威而濟以惠故其威立田疇即為軍舍耰鋤悉為干櫓職此故也其一在議應援量地遠近計人衆寡某保附某鄉某鄉附某都絲連繩貫多不下千餘人少不下數百人久相習熟則日戰可以識面夜戰可以聞聲師克在和成城惟志如是以連其心如膠入

漆如是以鼓其氣如刃發硎臣所謂一洗今日之積弊而立救止亂之功者端不外此臣綰綬同安五載之內三經海寇曾無一將一兵之援止以數十萬父老子弟脫臣於豺狼之穴自信為已試之方故敢為負暄之獻帝命各省撫按申飭有司如議着實舉行仍嚴加殿最

在籍兵部尚書申用懋疏辭延鎮敘功賚銀二十兩并請用鄉兵以免潰散減加派以足正供帝以有關大計命所司看議其敘賚不准辭

山東行營誓師進討先是虜漢丁尚在青州躊躇未發巡按謝三賓單騎促之金國奇等遂拔營而進先二日至昌

邑巡撫朱大典及三寶集將吏議進兵之策或曰奚丁速來未諳虛實若輕進取敗咎將誰歸不如緩之三寶曰夷丁多逸在久住賊且用間軍心一動事不可知乘此新銳賊不及覺一鼓而前破之必矣兵貴神速此之謂也監護太監高起潛又倡議欲調民丁築城新河之濱以為家儅大典不可乃止議既定是日禡牙誓師分三路而進中路以關寧總兵金國奇等奚漢丁為前鋒川營總兵鄧玘步兵繼之共一萬二千人從灰埠入南路以昌平總兵陳洪範義勇副總兵劉澤清密雲副總兵方登元馬步兵六千從平度入北路以參將王之富王武緯等三千人從海廟

入各兵俱賷三日乾糒而行且令游擊徐元亨都司路雲芝率萊陽之師來會戰以牟文綬守新河并派諸將防守要地飭州縣官率民兵嚴守城池以防奔逸

己卯補原任御史徐尚勳為福建道御史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疏奏國家定鼎以來死節之臣甚慘甚烈一時爭先赴難莫可勝書未有如建文時死事諸臣之盛者臣自為諸生讀書至革除年間事輒廢卷而泣以為矢身報國凡為人臣者義當如此因記崇禎四年四月工部郎中李若愚曾因亢旱以建文死事諸臣上請奉有該事關係重大奏請集議係禮臣職掌之旨臣今濫竽禮

屬既可與奏請之事況所管南曹又皆議（諸）臣殉軀殉節之地故老傳聞事蹟昭著敢不循職上聞臣惟國家養士百年而後收一日之報忠義之氣作之則奮摧之則靡當高皇帝初定元季之難郎首以忠義激勵天下因危素棄其舊君使司香余闕之廟蔡子英思其故主俾從亡和林之臣夫以亡國之臣猶欲其不忘君父之大義況於本支叔姪之相承者乎夫臨難不避忠之善經也至死不移臣之大節也今所記殉節諸臣有就刑戮者有投水火者有父母妻子同時刳剔而從容無變色者有以一人而及九族或五六百人者有稱瓜蔓誅而村里為墟者又有棄官

爵變姓名混跡于淄流樵夫而閭閻萬里不忘故主者彼其氣何烈情何悲而志又何壯也至今讀其遺跡想見其爲人未嘗不神慄膚寒慷慨太息而忠義之心不能自遏者嗟乎此非人心所藉以常存而綱常所賴以不泯也哉今天下士氣亦既喪矣往者土木之難距革除年間方四十餘載其變有甚於前而如南朝李侍郎其人者曾不概見議者已謂此忠義摧殘之應而況至於今禮義愈微風俗愈壞崔魏之亂也在廷莫敢發一語其所謂假子義孫皆紳衿冠帶號爲士大夫者斯已足嘆矣又如近者内臣用而中外若靡言官逮而上下俱青登城失而大小官屬晝

劾偷生將使千秋百世而下謂當盛明之世既多俛首吞聲之士復少死綏赴義之臣豈天之生才果有時而或缺歟抑亦前者忠義之報未伸而風勵之道猶有所未善也臣觀諸臣之死一身不顧一家不顧九族朋友不顧此豈有意求名號謚卹於後世者顧其憤烈湮鬱義氣不能無所託以自存則常與荒煙蔓草淒雲凍雨共吞吐滅沒於天地之間以待聖明之主為之表彰而發越然後死者之氣盡平而生者之氣亦震肅魂毅魄必且告之上帝而下生人間以明崇禮忠良之報也臣考洪熙元年仁宗諭群臣曰若方孝儒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及神廟御極之始

郎允輔臣張居正之議令諸臣所生鄉邑咸建祠禮祭夫既救為傳矣命之祀矣豈猶靳易名之典而不為舉行良以踵事增華聖子神孫自能深體此意也伏祈皇上採臣末議下部會勘分別議謚仍降明旨凡建祠處所皆令各衙門特祭諭以皇上恤贈忠魂至意從此作天下之氣而鼓天下之忠使人咸知忠義之臣雖死數百年猶得食其報則誰敢不精白一心恪恭乃職以事聖主又何有乏才之嘆外患之虞哉至於建文事蹟往史載於洪武之後自神宗二十三年允禮臣范謙之請始有追復年號之旨然實錄編次多失倫序且記載乖實遂使死難諸賢之美闕

畧不章臣恐正史不早裁定則稗官野史益以緣飾附會傳之萬世尤非所以光祖德而揚盛美也臣以為莫若令詞臣重修建文實録上考金匱之藏下稽與人之論將所載建文朝事蹟及諸臣死忠始末咸得採録刪其蕪舛存其大義以見國朝節義之盛有非前代之所可及則不獨鼓臣子忠孝之心并所以顯高皇帝作人之化此尤皇上纘緒之大典也帝命所司確酌以聞

庚辰皇第三子慈炯生中宫出

寧錦巡撫方一藻上言遼鎮舊止一巡撫而以前鋒經理兩鎮分控關寧前鋒專主哨探截殺所轄止中右而止經

理專主整頓防護所轄兼及關外三城至一切軍需錢糧神器火藥俱貯關門視有無緩急轉給寧遠或敵情緊急寧錦畢力撐持經理鎮臣特出銳師駐前屯為關外聲勢益以一撫馭兩鎮分任後勁前矛而始成一戰守大局循名思義原自深遠自客歲大凌長山相繼潰衂當事諸臣不深維謀之不臧顧交諉於任之不一乃有關寧兩撫並建之議寧錦一缺遂以見推竊思河東雖已淪夫然臣奉揚聖武義當復舊疆而撫綏之乃列銜止於寧錦凡事體所宜亟議者鎮臣祖大壽既與臣共仔全遼關外八城自應一體節制乃分撫而未議鎮大壽所奉敕書仍止料理

前鋒未及前屯中後勿論有急難以調度即無事何以責成近山永撫臣楊嗣昌亦有割前屯以連前鋒之議所見頗合乞敕部復行酌核或將臣銜仍加遼東字樣以存國體其關外九城除中前所兵馬錢粮仍聽關內節制至哨探敵情應屬臣兼制以便緩急防援前屯中後二城并應聽鎮臣節制庶事體畫一呼吸得以相通也章下所司酌議

遣官祭宋丞相文天祥及先朝太傅于謙少師姚廣孝

辛巳兵部職方司管理驗軍主事章自炳上言竊見京城內外家食太倉之粟人掛羽林之名歲漕數百萬之脂膏多缺豪猾糧册二十餘萬之姓名半充羸弱有軍之名無

軍之實謹陳釐夙弊振積弛六款一嚴編造一定軍額一更舊票一擇管伍一派伍分一清事故帝謂京軍影冒多端亟宜釐剔命所司看議以聞

壬午以降官上林苑監丞高捷為南京文選司主事以武主中式一案詹事姚希孟在告諭德姚明恭原任中書李日燁俱降二級調用吏部辦事進士呂化舜降三級用初溫體仁惡希孟數於講筵正議欲因此事擠之而以冒籍咎在外簾不能連及乃票旨責以覆試乃覆試卷上遂毛舉其疵以為闈中評文失詳之罪遂并明恭等降調

工部侍郎金世俊等上言監臣劉允中因平陽鼓鑄既有

成故請更於潞安設局以就出鉛之便業與道臣王肇生商議妥確殊為有益一切鑄錢行錢事宜相應依擬舉行就令肇生帶管錢法即以所獲之息留為買馬造器之需仍聽監臣會同撫臣題請支銷但省直紛紛開局截流於源銅遂艱於遠出臣部鑄局幾虛自後山西銅鉛之採辦不得因省局急需致悞上供之用也帝命依議

癸未以山西巡按李嵩之請命兵部湊銀一萬兩戶部措銀三萬兩遣官往山西賑濟

直隸巡按饒京疏報黃河漫漲泗州虹縣宿遷桃源沭陽贛榆山陽清河邳州睢寧鹽城安東海州盱眙臨淮高郵

興化寶應諸州縣盡爲渰沒而天長高郵寶應秦州興化處〻盜賊公行懇求皇上大沛恩膏使再饑之民不愁追呼而專求生計庶恒心少留寇盜亦可易弭也帝命撫按嚴督道府州縣撫字勸戢仍將被災實情勘明以聞

中申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加二品服俸曾楚卿上言皇上御極五年於茲所用樞臣王在晉王洽申用懋梁廷棟熊明遇等數人嘗未用之先無不人〻稱吳也既用之後究竟無有折衝禦侮克副聖明拊髀之求者然則安攘之難其人亦可概見矣今請敕下臣部容臣發單分送大小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盡三日內彙送臣衙門從其衆所同

然者品定上聞以備皇上採擇而專任之臣憑衆目以為鑑而皇上出獨斷以為裁庶幾哉一舉拔尤而真才始出矣帝命如議行

以山西副使胡沾恩為本省叅政原任叅議苗胙土為鄖襄兵備副使

遣御史李一鵬巡視長蘆塩政

流賊陷山西隰州

禮科都給事中張國維上言臣聞之招携懷遠惟禮與信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則賓至如歸此固綏撫要荒之義且非此不成王者之大也朝鮮市易違禁弊由奸棍串誘

本國荷累朝優遇視諸屬國尤異毋論其忠順素著不忍薄待而在今日倚為犄角尤當加意包荒恭棲本月十二日聖諭慮謨淵遠防奸之法既行馭遠之神尤篤但其處置之道不厭加詳謹列咨諭宜詳慎遣行宜周悉沿途當優護三事以聞帝謂沿途驛遞留難構激著撫按嚴飭速遣館禁廢弛爾科正當循職早参何至事後任（條）議

小東行營兵大敗賊衆於沙河追至萊州城下圍遂解先日傍晚諸營俱至新河未渡夜見賊營一星墮地諸將以為賊滅之兆舉手相賀是早五鼓悉兵渡河〻水昨尚沒肩頃減及脛遂亂流而濟午時抵灰埠前鋒祭將祖寬獲

賊哨問之賊尚未知也進至沙河孔有德率精騎分六股來迎祖寬先進副將靳國臣繼之板刀驅兵大呼叱上部卒奮勇並鬪賊陣箭如雨注賊不能支遂潰追北至城下勢如破竹賊不敢交鋒退保土山至夜而遁守萊者不意兵猝至疑賊誘之放砲相距高起潛遣內員入城語故城中相慶再生歡聲如雷次日諸路兵皆會俱營城外先是賊嘗私語殺山東兵如切菜雖十萬無奈我何各鎮兵咸非吾敵惟慮關外兵耳至是聞彝漢丁至始有懼色曰祖二風子到如何挣得住祖二風子謂大弼也大壽之弟以驍勇聞能與士卒同甘苦由生員從軍立功有酒所故名

國臣亦達人知兵尤善看陣嘗曰寨上交兵一茶之頃勝負已判無多時也嘗陷陣被砍死而復生頸上刀痕縱橫如溝寬大壽家將張翰係夷目原名海参代数人所部多降夷善射肯用命是行皆居前列故能成功時萊圍已七閱月城中守禦備極艱苦初得兩撫協心朱守桔据之力及撫守既歿惟總兵楊御蕃叅將彭有謨同知寇化道判任棟掖縣知縣洪恩照暨鄉紳都御史賈毓祥吏部郎張忻等数人共爲支持而已然御蕃年少有謀有漢善撫士卒毓祥忻毀家供士化棟恩照等悉力經營不間晝夜且萊俗善蓄家有餘粮又城小而堅易於接應一切火藥砲

殫之類前人預備甚多取用不乏賊環攻百方孤城卒未能拔最後發招黃及海濱居民備土袋二十萬期以二十日攻入而先一日敗說者謂萊城之民屬有天幸云

乙酉廣東道試御史吳振纓上言自舊科臣魏呈潤朝廷體統當惜封疆倚任宜常一疏之後章滿公車曾有簡霜筆鐵指劾內臣如趙東曦以一月給事直糾監視內臣王坤者乎以在廷所不敢言而東曦言之邸報所久不見而今日見之庶幾一士之諤諤千載而下知聖主有直言之臣也顧與魏呈潤同一王坤而兩蒙檟斥在皇上赫怒之時又當處分之後東曦智不相時言誠有罪但魁柄獨操

必使神明不測令外臣受內臣之劾易若承蜩內臣經外臣之叅難同撼柱疑者益輕信者益重輕者或借重以修疑重者必借輕以堅信我東者相率作金人之口而履霜者惟恐成涓逝之河在神明無成心而揣摩多迎合日後誰敢復言中官者則勢之所趨更将有不可言矣况六垣每日守科考選尚無時日鐫謫縲紲者相踵而查核廵視者甚艱抱蔓晨星幾於空署語曰嘵嘵者易缺容容者多福使屈軼為當門之蘭而朝陽多不鳴之羽亦何設此諫垣為也臣愚有意苛求借端臆議如此之旨多荷優容乞皇上念東曦新進一體寬宥俾復原職則萬世而下頌堯仁

舜德於無涯奚啻止肇轉圜之為美也帝以支詞瀆奏責之

以小西副使湍光祖為本省陽和道副使戶部郎中何閎中為小東武德道僉事

吏部改六月大選於是月二十五日以原任尚書閔洪學前託病不出故也

禮部以駙馬都尉劉有福之父劉宗正新選鳳陽府泗州同知呈請升級加陞案查駙馬之父係民者授兵馬指揮令劉宗正乃泗州同知有鞏永固父鞏爆以主簿加陞七級之例可援疏請按品加級陞授京衛章下吏部查議以

聞

丙戌戶科給事中馮元飈上言比闈武生冒籍一案其初本於內簾無與浸假益以覆試而以士子文義之優劣定考官罰治之重輕於是擬徒之高岱其房考降三級而擬杖之俞世灝其房考降二級中高岱之主考降二級而中俞世灝之主考亦降二級且奪之講官焉夫姚希孟孤忠攖逆大節凜然自蒙皇上環召以來但如特立獨行決不苟且權要卽群小未免見慢乃國人孰不曰賢方幸啟沃有資詎宜遽離帝右此而可舍何以保用者之旨當耶又如臣子能於君父意向所注而犯顏力爭豈易〻事乃自

魏呈潤李日輔抗疏獲譴遂無一人敢復言內臣者獨趙東曦初入班行猝陳危論竟以不知王坤之奏發而遽出之恐嗣此唯諾成風交結自固終無爲皇上冒不測以竭區〻者言之可不爲寒心哉伏乞廓然虛受藹然嘉與俾講幄猶留百鍊之剛而仗下幸無一鳴之斥人才幸甚宗社幸甚帝謂其憑臆妄議姑不究

山東道試御史禹好善上言孔賊之叛中外皆云宜勦而劉宇烈獨云宜撫豈其見與人殊哉撫則孫元化不死勦則孫元化不生彼有暗投此有家受苟可脫元化於辭耶棄萊州以狗之弗顧也此撫之〻心也及撫局大壞彷徨

無措驅玩兵愒將以從之宇烈非不知敗也乃其心原不欲勝也則勦非正著猶勝撫為罪案苟可脫己罪於辭卸棄數千兵命以狗之亦勿顧也此勦之〻心也尤可恨者不顧萊城之圍終日惟修理衙舍百姓宵啼露處而宇烈華屋大廈百姓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而宇烈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宇烈不死則既死之民何所雪其憤恨而數千之厲鬼何所訴其煩冤乎臣因是而大有駭于樞臣熊明遇焉明遇檀和辱國罪在不赦我皇上不徑置諸理而令其解任聽勘此法外之仁也明遇宜束身待命以緩須臾之死奈何竟辭朝而去將聽彼處撫按之勘乎將待

緹騎至而再來聽法司之勘乎違玩之心昭然跋扈之形已見不意法紀凌夷至此極也若遼撫丘禾嘉以鄉科節鉞原屬破格乃鴟張異常終日與武弁爭氣欲借為脫身之端及至撤回京師又恐別有委用乃令其妻姚氏代為請告嗟〻人臣委身致主即馬革可以裹屍何至借婦人陳情纖鬧一時笑貽千古國家亦安用此人為哉乞皇上大奮乾斷將宇烈立正軍法明遇追提勘問禾嘉重加褫斥國有常刑人無玩志掃蕩寇氛直在指顧間矣帝謂宇烈俟逮到日訊問自明〻遇應否回籍禾嘉是否真病所司查議以聞

江西巡撫解學龍疏奏永豐吉水廬陵諸賊本係九蓮山餘孽今南贛撫臣雖檄嶺北道率所部赴援福建新撫臣亦檄守備高元極孫繼盛分兩路協勦臣更同按臣檄饒南等各府兵統以袁州知府田有年佐以饒州通判巢之梁相率而往然寇從粵起粵兵勦之不盡致有今日乃往往檄之不來來而即去除芝龍等委賊擅回已經贛撫題劾而近日黃牛崗之捷若肯乘勝而往不啻秋風之捲敗籜乃賊潰於寧都永豐之界各兵去賊僅百餘里推諉延捱絕無亂流徑進之勇乞敕粵閩諸臣遵會勦之旨四面合攻儘力促之一了百當方許叙功可也帝謂會勦已有

屢旨如將士玩法不前即行叅處

丁亥陞張鏡心為禮科左給事中

以湖廣叅政樊良樞為廣西按察使

戊子廣西道試御史郭必昌上言邇者皇上大奮乾斷毅然誅孫元化逮劉宇烈沈棨勘熊明遇一時人心如夢乍醒如鬱乍舒雖舜之四罪而天下咸服亦不是過即明遇雖多一回籍然宇烈沈棨之罪定則明遇之罪自定中外人心無有不怗然者而獨職掌偶誤之臣猶與封疆壞事之臣並費讞鞫指斥璫使之臣不獲與攻擊輔弼之臣並邀寬政則人心亦尚微有湮鬱焉臣願皇上擴包荒之量

開卷遇之誠令中外臣鄰既暢然於日月之照亦躍然於覆載之寬則臣所謂人心暢而必求其盡者此也至於法紀之行臣更得而悉數之式弁重矣第使一時文武和調修廉藺之好則可一時紈袴橫行成凌夷之勢則不可中使遲（道）矣第使諸臣潔己奉公畏耳目之察則可使諸臣垂首喪氣作鼻息之仰則不可叅罰奉矣第使諸臣感恩思奮収桑榆之效則可使諸臣一青全淹抱終滯之嘆則不可推而至於降級戴罪之類如錢粮之逋負一完即開復亦易也如地方失事奏功即開復亦易也乃有一事之誤一言之差而亦在降級管事之列甚至他事之勤不足以

蓋一事之拙數載之勞不足以希一級之陞仕路豈有不黜不陟之法乎臣以為欲照舊管事則只宜罰俸或三月或半年不妨輕重其間欲降級管事則後效之策與資俸之深亦當不礙其陞轉伏乞敕部從長酌議令功與過相準情與理允協則法無不行而人心亦無不奮矣凡此皆臣所謂法紀行而必求其通者也帝謂所奏已有屢旨不必瀆陳

山東道御史劉令譽上言流賊之禍酷烈於今五年秦地瘡痍幾無完體而過晉三載刧殺日聞皇上見斬級之報累至萬餘似乎蕩平有日西顧之憂可緩殊不知欺飾隱

邑賊圍搶劫依然也今又聞秦中督撫鎮道勦賊不遺餘力身經百戰之冦盡數追趕過河蜂屯蟻聚虎吻狼吞真如水之潰大堤而不可收拾也嗟乎晉地狹小不及全秦十分之二數十萬賊何處容受且村落焚刼一空子女玉帛俱盡野無所掠必至攻城賊衆食煩其不肯忍餓坐斃也明矣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舊在晉中賊首掌盤子等十六家最梟獍者爲闖將紫金梁戴金穿紅群賊效之遂皆以紅衣爲號而秦州過河之新賊如劉五等數十頭目又皆猙惡異常攻圍岳陽兵延城邑聲勢浩大急難掃除乞皇上憐此一方民陷於湯火赫然震怒早計殄滅況目今

山東叛兵愈橫河南礦賊未平倘聲勢一合兇惡嚮應腹心內據咽喉中梗天下事不可為矣昔年播奢二酋稱亂害止一隅然猶專設總制提挈川湖黔滇四省今流賊橫行腹裏禍延數省其視播奢之害奚啻百倍懇望速設專督節制三省大舉合勦俟削平禍亂仍復議裁此今日喫緊之第一著也若夫救急之著則皇上立允按臣李嵩之疏速調宣大督臣宗衡提兵南下再催鎮臣張應昌立刻東征旬日間得此二枝兵力少救須臾之命以待三省總督秦中兵將合力大勦方可成功也帝謂斬級虛飾何監視巡按不行查參其寇賊流突兩省撫按僇力協勦自可

立畫專設總制不必行

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加一級金世俊等上言目前應營之工至三十餘同時並舉不惟庫以易竭而不給且官以兼攝而不專莫若分以次第於諸工之中擇其最急之處而先之如紫禁城都重城慶陵稜恩殿德陵監房菜菓園容妃等墳及補修京倉此今所宜最先者而國子監四夷館御樂府鑾駕庫晒場紅鋪等次之其他工又次之至每工之各分先後則如都重城坍塌處已經修完而城面鋪舍等處次之德陵監房已經起豎急應窓瓦砌壁而餘工次之其他皆於估修時評列次第即於興工時照序經營先者既竣後者

方繼庶庫資可源〻而應臣部可節〻而稽率作省成自爾清楚矣帝命分別次第按序速營

登賊既敗遁歸府城据遠諸賊亦聞風潰散游擊徐元亨守備路雲芝等遂以兵入據之

乙丑以江西副使陳懋德為浙江分守嘉湖右叅政

刑科都給事中陳贊化等以皇子誕育萬姓歡呼同官趙東曦獨以諫言被謫未得在列趨蹌請鑒其狂愚之言實從封疆起見俯賜寬宥准復原官帝不允

庚寅陞吳士元為國子監祭酒

帝諭收生婦王氏父錦衣衛冠帶總旗李景春陞本衛百

户王氏夫廵捕營軍錢朝陞錦衣衛冠帶總旂又諭大慶鼎恩禮儀房掌房指揮同知裴明性陞指揮使貼房都指揮僉事張惟質陞都指揮同知管房事都指揮使王永壽陞都督僉事署指揮使宋守仁陞署都督僉事都指揮同知伯事順陞都指揮使都指揮僉事王禄王永禄俱陞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沈聰高璟俱陞指揮同知俱仍在本房供事仍給應得誥命

辛卯工部主事孫肇興等以總理户工兩部内侍張彝憲不獲火藥鉛彈諸軍需工價合疏以乏興誤國叅之帝謂庫司發銀豈無監督廵視何獨彝憲之責令孫肇興等各

自回奏

萊州旋闢帝以東征將士忠勇可嘉命內庫立發銀二萬兩差官押赴軍前付高起潛等查係衝鋒効力者徧行犒賚務使通沾實惠益加奮勵逆賊多詐不可乘勝懈玩務須前後周顧期收全功

帝以各省直所解軍器俱不精堅且不遵先年所頒格式切責諸經管官令所司分別議處再頒新造弓箭刀甲於各省直作樣并部庫亦存留比對自崇禎六年正月爲始有與新式不同者駁回補造外仍將監造員役拿問經管司道重處撫按亦行罰治部庫狥隱一體論罪

壬辰吏科給事中宋權上言伏覩皇上勵精圖治加意用人允舊冢臣之歸慎新冢臣之選前後兩推斟酌次第幾盡大僚於是臣下反有破格凌階之想而司馬一官亦不緩於冢臣彼方索之不應此豈用之不竭並望聖衷早賜裁奪又言南北科道缺近六十員而行取各官京職原少外官六年俸滿者不過十餘人較員缺僅三分之一缺浮於人勢易節取節取者倖進之機也夫考選乃祖宗風吏大典聖明中興初舉豈可不精之又精以振班行之采而賁弓旌之色哉乞明旨永著為令不必以缺為衡而務以人為斷有不足者不妨隨時另請不得借口缺多人少而

踈於甄核使邪庸者得竄入其間也帝諭銓樞重任朕自有鑒裁考選須嚴加甄核不得以缺多濫擬

錦衣衛指揮同知金星耀上言謹按陰符經有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危哉斯言葢極言殺機之不可發也皇上為天地臣民之主御極以來每按大小臣工罪狀不問輕重當否意多過求此非皇上之殺機乎古者治獄三宥致慎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人命葢綦重矣皇上輕視之不大傷葢載之度大干天地之和乎年來萬國九州不亢旱而焦金流石即霪雨而漲海漂山天地生物之心已失其常而錢糧正

額之外又多加派四方之財盡矣苦無資生之策四方之民窮矣大有思亂之心流賊蠭起在〻肆毒且日月迭食雷霆冰雹地震陵崩變異交作此天地之反常也反覆之機于此見其端矣皇上可盡諉之百官而不自任其咎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萬方有罪〻在朕躬旨哉斯言臣不避斧鉞敢懇皇上引咎自責痛加修省培養生意以鼓賢才向用之志曲赦小過以寬有司展布之途力去殺機以全天地好生之德凡遇大小臣工之獄必各存其體卽法所不貸亦必法大禹泣罪加之哀矜而示以萬不得已之意使皇天后土昭鑒而轉移之則所全者多矣

臣又嘗讀傳曰興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諫其刑墨是三代有道之主懸賞以旌敢諫立刑以威不諫今日敢諫之臣皆勵以樸忠自效而皇上動加嚴譴以塞敢言之路與三代有道之主大不侔矣臣以父死邊廷叨荷世職素餐無補冒昧直言即皇上怒臣加之斧鑕有光臣父死且不朽矣帝以恣意妄陳責之

癸酉起原任工部尚書李長庚為吏部尚書

以陝西叅政顧其仁為湖廣桉察使禮部郎中李政修為山東僉事

甲午遣官祭歷代帝王廟

陞玄默為太常寺少卿

乙未户科給事中吳南灝以江南蘇松常鎮四郡賦稅甲於東南請稍寬參罰以鼓勵撫循并及姚希孟以武生誤累而竟去講筵趙東曦緣論列監視而罪以辜揑乞念樹人之難留意轉圜以收後效帝謂有司果循良潔己字民急公何至以逋賦參罰至開復自有定例豈容紛議

陝西鐵角城賊分遣賊衆南下犯搶總兵官楊麒督發都司靳桂香等扼守要害分頭迎殺共斬級三百三十九顆巡撫練國事以聞

小東行營兵乘勝攻黃縣復之時官兵自沙河之捷勢甚

咸議攻黃縣有貽書撫按勸持重者大典三賓皆不然其說遂以二十八日進兵仍令金國奇等夷丁暨鄧玘步兵由大路進發陳洪範劉澤清從南路截賊後是日國奇等抵北馬離黃縣三十里賊傾巢出戰衆號十萬馬賊萬騎聯驢為陣設伏左右林中以待前鋒祖大弼兵過之不覺次靳國臣吳襄等搜林中伏發國臣等被圍高起潛急召前鋒并催後勁夾擊之洪範等所遣馬兵亦至賊大敗奔潰斬萬三千級俘八百餘人墜海死者不知其數賊始聽落鼠竄歸登城是日官兵入黃縣國奇等長驅追賊直抵登州壘於西門之外

崇禎長編卷六十三

五年壬申九月丙申朔湖廣道御史姜思睿以巡滇辭闕萬目時艱上言今天下東兵馳突於闗寧西寇蹂躪於秦晉山東之叛將孔棘河南之礦賊公行江西有劇盜之虞滇黔有苗蠻之擾秦鄖結營以待行客閩粵聯舫以逞虔劉是四方無一寧宇大可慮也西北之民死於兵東南之民死於歲淮揚之間死於水吳會之地死於賦為商者死於刼掠為農者死於追呼募之為兵死於敵敺之為盜又死於法是萬民無一安生大可慮也且也閣部以阿順取容諸司以委蛇自固講幄之體貌日褻言路之糾駁不靈

撫按以前件為事功守令以催科為殿最閫外之撫勦游移靡定帷中之遙制牽掣不啻緹騎接踵於道途冠蓋駢跡於犴狴是百官無一實效尤大可慮也夫以四方之驛騷如此萬民之卒瘁如此百官之虛曠如此而舉朝救焚拯溺日不暇給之精神專用之摘報細微一時叅吏詰戎朝上夕下之事梱（捆）俚出之二三閹寺實事不做〻事不實嘉言不用〻言不嘉曆火自安徙薪無計此復安望有太平之日哉臣奉命巡滇往返萬里計道里之遠時日之久無若臣者即目前可憂如許不知去後更當何如瞻戀闕庭中心如灼用忘忌諱極慮冒陳帝命悉心盡職綏靖遐方

不必泥陳塞責

順天府尹劉榮嗣以所屬二十七州縣霪雨害稼民不聊生者有武清保定寶坻薊州良鄉宛平三河玉田霸州房山通州涿州文安固安東安豊潤香河遵化順義永清大興密雲平谷大城懷柔等州縣二十有五矣其昌平廊縣以印官方缺未有申報之人非此二處之獨豊也甚有申報至二次三次四次者請亟敕户工兩部酌議捐賑以留孑遺

陝西巡按吳甡疏奏臣入秦閱二十月强半在延慶之間流賊情形小民疾苦知之甚悉今平涼西川諸寇雖漸次

削平而混天猴劉五等賊兩枝尚未殄滅臣瓜代有期殘疆可念謹陳善後十策一曰擇守令二曰招流移三曰墾荒田四曰廣九種五曰清編審六曰修小寨七曰嚴保甲八曰通糴販九曰復本色十曰實邊備帝謂所陳多切實可行有裨善後命所司酌議以聞

山東巡按兼軍前監紀謝三賓以催糧親至黃縣時各營俱抵登州而行糧不繼督糧僉事有懼而旋繯者吏委青州道楊進督之車重行遲諸兵乏食三賓至黃縣往催於路令朱橋黃山守兵絡繹遞接又破黃時所獲驢頗多以無食棄道上三賓用賤值買之分畀各營驅之馱糧不二

日行營兵食遂充

丁酉雲南道御史張宸極上言秦孽畏剿而東渡晉民乘亂而嚮應平汾澤潞到處嘯聚四野既盡勢及城郭近聞秦中三面驅殲慶陽賊首可天飛等旦夕擁衆而東晉事益難收拾皇上軫念危疆允兵部請有張應昌刻期進勦之旨又允臣鄉同官劉令譽請有請留錢糧著酌議奏奪之旨將既得人兵不苦餒蠢茲小醜當立見掃蕩但流氛徧晉皆是應昌孑然一身以二千之兵而當數十萬之寇顧東不能顧西極南不遑極北衆寡已成懸絕之形勝負尚在難知之數切意晉寇原是秦寇欲除秦寇須多得秦

将彼其将知兵〻知賊在我熟賊之情形在賊畏我之聲勢若曹文詔艾萬年等洗〻武畧未易縷悉且文詔昔年勦賊河東復城殲渠卓有威望一時士民有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椓之語山右一帯不又其輕車熟路哉今秦寇屢報斬滅請敕陝西督撫速令文詔督裨将一二員領其部兵三千乘勝赴晉與應昌協勦除必勝之著斷〻不能出此命所司酌議以聞

福建海寇劉香老賊衆数千人船一百七十艘乘風駕潮直犯閩安鎮焚刼搶殺比舍一空鎮民逃散省會震動巡撫鄒維璉與福建兵備道沈華禎巡海道濇融春同心戮

力竭蹶撐持當遣遊擊王嘉勲帶領標兵馳禦又遣陳廷對領營兵守梅花所丘應坤劉儁防禦長樂建江西縣檄鄉紳董鳴瑋散家財募死士集漁船以固五虎門戶適遊擊鄭芝龍以調勦江西流寇未發遂留之以破門庭之寇更懸千金以購賊酋之首嚴禁奸民運米下海以斷賊餉於是賊見有備始撤營遁去維璉上疏分別功罪且引咎自責帝謂寇氛時逞飭備宜嚴維璉受事方新當悉心整飭以副簡任不必引請其失事情形各官功罪著巡按御史詳查確奏

陝西苑馬寺萬安監地方於本年春夏間五經鐵角城流

賊搶殺監正張所蘊新任令五營官馬收軍盡収入城固守土收軍民以四境已空獨守孤城無益願出城一戰或可稍挫賊鋒於是千總孫愈賢選固原健兵九十名留半守城錄事周洪化挑本監兵快二百名并生員牛寄奎等五人領家丁四十餘名以五月初三日未時出城馳追四十里至賀家鋪夜分與賊對陣互相殺傷愈賢腿中一箭同各軍丁義壯一半於初四日平明進城其軍丁義壯一半隨洪化陣亡賊寇墜崖死者甚多斬獲賊級一顆生擒細賊一名奪回男婦一十一名獲賊馬四匹巡按吳甡以聞

戊戌以方一藻之言命寧錦巡撫職銜加遼東字樣前鋒總鎮兼轄前屯中後諸處

户科給事中吕黄鍾以帝詰其前疏所陳必不可少之才確係何人因舉河南巡按李日宣所薦遷謫官員原任吏科都給事中宋鳴梧原任韓城知縣王徵俊品行政事以對

陝西巡按吳甡以危地依賴正殷乞將新陞永平府同知韓城知縣陳藏帶西安府同知銜留管韓城縣事章下所司

山東行營自恢復黄縣次日即乘勝而前列營登州城外

攻之巡撫朱大典巡按謝三賓及二監呂直高起潛俱至行營相與定取城之策慮賊夜襲議分汛地築長圍守之登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畚鍤齊興數日而畢崇墉如城連延三十里東西俱抵海以步兵乘墉馬兵接應分陳洪範劉澤清于西牆吳襄靳國臣劉邦域王憲等援之分劉良佐丁志德鄧玘方登元於南牆金國奇祖大弼柏永馥等援之分牟文綬王武緯王之富於東牆祖寬張韜等援之分番攻守賊無出路三賓又懸設賞格以首破賊者賞百金於是各兵踴躍思奮是夜獲遼人王祥供稱孔有德李九成欲裝載入海群賊以兩人首禍要之同死不聽其

一〇一四

去二賊遂止三竇以聞

乙亥岷藩歲祿准照舊例支本色一千五百石以昭朝廷展親至意其祿厚者不得援之爲例

南京禮科給事中楊兆升上言秦晉之潰礮類起於饑荒閩粵之萑氛悉由於亡命齊梁三楚梟非無患之地黔滇江右旋多伏莽之虞惟恃神京之甸輔南畿之奥區稍有寧宇耳乃自夏徂秋京師霪雨漂沒田廬既已上廑聖衷徧敕齋心祈禱矣而由薊北抵淮揚勢若稽天苗禾失望盡委波臣家室漂搖幾同木處至大江以南則又反是火耕水耨之期徧罹魃焰蘊隆之熾遡留都抵三吳迄於兩

浙並愁雨澤類若旱乾其高者土腹裂而成石田之國其窪者澤若焦而為中谷之蓷民不堪命米價驟騰仳離之象已成渙散之形旱見哀鴻之集未必非探丸之漸以臣所聞如淮揚水次多白晝攖人皆決歲水菑饑民作徧秉之盬場竈丁突冷烟沉強壯者不甘溝壑百十成群搶掠鄉村刼奪行旅比而可不速圖解散為収拾人心計乎吳越財賦重地野無蕭條若專以敲撲為事而無聯絡固結之意恐挺而走險實煩有徒吳中如顯惡名目攖金於市浙中如澉溪盜藪出沒不常盤踞太湖與三吳為表裏此而可不亟謀撫綏為保護善類地乎夫獸駭則角距民窮

則思亂語云未見其形願察其影今已稍〻見端矣乞速敕各地方官核其灾之重輕稍甦雜項之徵以緩旦夕之命其不逞之徒務早為剪滅毋令蔓延庶可以拯菑黎消亂萌挽回萬分之一也帝命撫按嚴督地方官綏撫擒戢不得玩泄所司即行馳飭

庚子以湖廣按察使張魯唯為河南右布政使温州知府沈中宿為陝西副使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宋玫以冢臣李長庚將至特舉銓獘八端請敕其破除積習一新用人之道一曰風裁不立二曰不長育而務掩抑三曰不循公論四曰畏事太過五曰

以祿爵爲駕馭之用六曰隱才不舉七曰報恩報怨八曰勸懲成套破此八習則權衡無兩柄進退止一門名實不至相反而天下無遺才庶績有成效矣帝謂用人關乎治亂如有用舍狥情勸懲未當科道即行叅糾不得徒托條議

辛丑駙馬萬煒以瑞安大長公主於崇禎二年薨逝墳價至今不給具疏懇請帝切責所司玩視仍令於歲內全完以稱軫念懿親至意

小西鄉官尚寶司司丞張其寶等二十八人公疏請允曹文詔協勦兼於河上設一大將以斷往來非公事私渡者立

斬不肯庚秦兵安意勦賊根株可斷也章下所司確議速
奏

壬寅惠王常潤進助陵工銀優旨報收

擢許世蓋為戶科都給事中

以陝西按察使李天經為河南右布政使

戶科給事中呂黃鐘上言山西監司王肇生破滅猾賊數千而兵部格之不敘宣武總兵尤世祿縱兵殺掠分贓而當事者竟請復用又如臣鄉武選司員外李國俊東平知州王爾喬長蘆運判王之禎陝西關內道丁流芳永平知府雷一鳳盧龍知縣張瓊登州道宋之儁老病太常少卿

董承業諸人用舍失當皆由用人者從方隅起見不從虛公起見所致乞皇上嚴敕吏兵兩部以開誠布公之心致平康正直之理

戶部尚書畢自嚴以題差密雲餉司趙秉衡請宥前差被逮孫止孝孫士髦王忠孝諸臣并請改三年差為一年以圖餉務責成使人情鼓舞思奮攻事必可改觀矣

癸卯陞康新民為南京刑部尚書

以文選司員外郎牟道行為稽勳司郎中

以山西巡撫宋統殷縱寇殃民屢奏欺飾近日又報失城釀禍彌甚命削籍聽勘

予故倉場尚書呂兆熊祭四壇造墳安塟

甲辰以璦崖叅將程應麟為潮漳副總兵

先是監督軍器主事孫肇興等懼違欽限疏叅張彝憲不發錢糧并臚列其狀綸音兩答一則曰冏庫發銀豈無監督巡視何獨張彝憲之責再則曰發銀監督巡視亦有責任何獨不及而掌冏内監劉守乾等回奏疏有發銀之際監督巡視逡巡推遜惟彝憲是從不敢有違之語於是巡視冏庫工科給事中文士昂等合疏上言臣等職司巡視彝憲職司總理責守兩不相借守乾等何其敢傍彝憲聲勢旁若無人至此想其意無非點綴誇張以明彝憲之有

權又心恨彝憲不肯給銀不欲顯攻其惡故為此玩侮臣等之辭耳此言一出後有軍國切要錢糧假令彝憲執拗不聽臣等之言再有妨悞得非守乾之陷彝憲乎乞皇上切責守乾并諭彝憲凡遇軍需錢糧務在確商緩急酌議給發無致以乏興滋罪可也帝謂錢粮給發自應商酌緩急何待申請餘已有旨

直隸巡按郭維經疏奏淮安一郡灾荒自春徂夏或旱暵為灾青野盡成赤地或暴風作祟蔀屋忽如飄蓬或海嘯而樂土倏為巨浸迅雷拔山振浪淫雨貫天達地經旬彌月膽落魂消東作西成毫無所望老幼展轉溝壑父母妻子

流散道途目今高寶射陽湖等處饑民變為草冠一遇商賈貨物被劫八九南北往來幾於斷絕窮民不為盜賊即為餓鬼耳人情洶〻所在生心咽侯重地軫恤宜急請將從前欠負亟賜蠲免本色漕糧請行改折更行發粟措繙大沛恩膏庶不至如秦省饑民驟動之後遣官賑濟噬臍無及也帝命維經嚴飭江防急圖弭靖仍會同撫按設法綏戢以安重地

原任薊州餉司郎中何朝宗男何大升以父生書後李同寅子需索營兵擬辟繫獄疏陳向以司餉有勞奉有事平另敘之旨又遵旨節省有裁革陋規銀在庫多買節省草

在場又計奪大將軍砲五十七具三事乞下薊遼撫道查對恩賜減罪帝不允

乙巳錦衣衛指揮僉事許夢琳以九日賜餻獨無坐位稱揭光祿寺卿劉弘化請查原送職名以得遺落之由弘化答以西班前行六十二人共三十一席並無奇數當是桌簽擦損不足為憑

宣大總督張宗衡奏報續造各砲數目先造佛郎機母砲一百其（具）子砲九百具業已奏聞茲又造佛郎機母砲一百具子砲六百具小西洋砲一百五十具滅虜砲一百具鳥鎗三眼鎗各一百杆俱在營練放外又有山西造成未運

到小西洋砲一百具前後大小子母砲共計二千二百五十具所費工料皆出陽和歇後工食及一切節省錢粮并鑄局餘息命所司覈實

遼東巡撫方一藻疏題朝鮮國遣其陪臣議政府右議政洪霊禮曹判書李安納書狀官司憲府掌令洪鎬等齎進補賜符驗謝恩表文箋文及請査例追封并請貢使由登舊路諸奏本禮物并從人二百七十九名又吏曹叅判李善行書狀官司憲府監察李慶相等賫進慶賀冬至聖節千秋表文并從人一百七十三名俱於覺華島登陸至寧前兵備道陳新甲處驗明入京

丙午陞常自裕為吏科右給事中

以山東參議王三德為浙江副使

薊遼總督曹文衡以薊州廩生高維選捍禦有功且捐助百餘金又食餼一十九年已需次貢期請敕部破格超選以酬其全薊扶遵之勞章下所司

文衡又賑恤過寧錦各屬殉難妻子四千三百二十五名每名給米五斗共米二千一百六十二石五斗具疏上聞

丁未以吏部主事金煉色為文選司員外

以史局員缺命一應差假在籍者俱著速催前來供職不得玩延

禮科都給事中張國維以謚典久稽上請其畧曰謚例五年一舉今則缺至十二年説者謂天啟間是非淆亂冢鉞不孚造物實秘比幽光以俟今日頃更有爲遜國諸臣請謚者方下部酌議仰見表忠至意超越千古郎如適者特謚鄒元標等十餘人其於禮樂文章忠諫節義殆盡美矣然自鄒忠介馮恭定顧端文而外豈更無壇墠孔孟羹牆濂洛者乎王莊毅而外豈更無行在國本品著訐彈者乎趙忠毅高忠憲楊忠烈魏忠節周忠介而外豈更無萇弘血碧范滂心丹者乎唐襄文而外豈更無羽翼經籍鼓吹休明者乎謚毅愍而外豈更無斷脰决（沈）腹一瞑而萬世不

視者乎或時異而蹟相接或事同而典稍殊迪壞久鬱直道在人表章誠不容緩臣敢陳其宜詳者三宜慎者三冊內既臚遜國諸臣而純忠如卓敬輩尚多不載豈非盛典有缺是必濫者刪之略者補之此宜詳之一也國初定謚首及武功今冊內絕無齒及者如革除間并流之慷慨殉節者生氣凜凜豈不得與景鐵諸人相輝映乎此宜詳之二也往時高爵厚祿之班易發芬芳而及於小官外吏者十止其一焉亦如先朝衛幕曾謚忠愍吏目曾謚忠介此宜詳之三也子孫之疏揭無非飾美撫按之題覆亦多諛詞而大約以建豎為據昌言則著於建白偉業必紀於編

年此宜愼之一也人間之懸藉力易借援鄉黨之游揚情私先達而大要以不延譽為真倘勢力有權而単門寒消絶望於闡揚情緣不斷而事久人湮一任其埋沒謂公論何此宜愼之二也遲愛憎之情將雌黄信口遂分岐之見恐倒置由人而大要以秉公虛為貴某某應謚必有不易之褒崇某某不應謚必有森然之斧鉞此宜愼之三也要在兩言以蔽之則曰寧恕無苛寧寡無多而已章下所司看議

陜西行營於關泉鎮大戰後捉獲奸細洪稱可天飛郝臨菴等商攻鎮原兼謀平固於是總兵曹文詔及甘寧二鎮

楊嘉謨賀虎臣家約於十三日自驛馬關起兵抵石河寺下營以十四日蹤鎮原固原總鎮楊麒已於十三日抵縣遂以文詔統叅游曹變蛟等為前鋒嘉謨統叅游李召等為在（左）翼麒統叅游靳桂香等為右翼虎臣統叅游宣廷詔等為後勁各以精騎二千於十五日丑時出師直抵甘州變蛟遣守備李登榜馳探賊情知於虎兒凹扎營各兵遂以十六黎明抵賊營賊先發老小北遁以精騎迎敵文詔因大霧障面慮其設伏郎令兩翼嚴防頃之霧散文詔督前鋒變蛟等急攻賊砲矢齊發據高阜苦戰文詔躍馬直衝賊隊兩翼奮力齊擊賊遂大潰橫屍徧野追至耳朶城

而還共斬賊級六百五十餘顆奪獲老幼婦女及牲畜器械不計其數巡撫練國事以聞

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曹楚鄉以推楊新期李茂芳府丞奉旨詰問疏列二人登第之久資俸之深且新期奉差湖廣光祿京畿隨處著績茂芳督學應天科歲兩週爲從前學差未有之勞此等才品處以府丞一席不過循級按例非不次之陞

戊申薊遼總督曹文衡以積勞成病具疏懇辭帝謂文衡不思實心飭備屢疏託陳溺職殊甚姑准冠帶閑住仍料理候代

起張鳳翼為兵部尚書

陞許鼎臣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改竇可進為陽和道副使仍降一級管事

命王陽德以原官掛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

南京四川道御史方之翰疏參熊明遇劉宇烈屈宜揚朋比為奸主撫誤國且直言萊城鐵困之慘請立斬三人以鼓將士之氣帝以有旨報之

兵部以寧武兵挾餉鼓譟已非一次今止罪將領而不及兵丁流弊不知所止宜令撫按查首惡梟示為從者量加究革其餘分散別部本營另行招補以戒將來其都司白

臣先奉旨提問據按臣疏稱方整兵剿賊旋有斬級姑降二級立功自贖

己酉陞周士樸為戶部左侍郎傅淑訓為右侍郎劉榮嗣為督理京省錢法右侍郎

原任兵科給事中孫三杰上言二東叛逆日久賴皇上赫然一怒大張撻伐咄嗟而萊圍立解叛賊遠遁訊馘執俘計日而竣賊過（昌）嗇不可剿哉撫今追昔奸輔周延儒主撫之罪真不容誅矣謹執前字烈入告語一糾駁之字烈六月內投臣鄉一揭大概為科臣汪始亨等笑其瓚請邪過明旨責其一味聽邪而發也揭內有職之往辭閣臣樞臣

也問所以布置之方大意皆云以援勦為正亦當以便宜相機四字斟酌伏念宇烈奉命援勦不恭請聖裁乃稟成閣部蓋延儒一意主撫以為係元化余大成地宇烈窺之最真王道純始終言勦以拂延儒與熊明遇意宇烈知之最悉其進而請問也因知延儒等所謂布置之方端不在勦延儒謂當於便宜相機四字斟酌明示宇烈惟有一撫而宇烈揭中有便宜相機大意或出於撫一語則三臣當日家商主意宇烈己和盤托出原疏具在御前何可掩也宇烈惟堅奉延儒之言全不以勦為事延儒揚揚得意扶同蒙蔽不畏皇上不恤人言據任綸扉半步不離若超然

免於評論之外者尚復有人心尚知有國法乎帝以其屢肆誣詆切責之

雲南道御史趙振業上言臣於劉宇烈撫賊致敗之後具通賊尚多遺奸一疏糾及張國臣蒙寀封下部未睹聖旨方靜聽聖裁忽得張國臣所刻人言不妨直受一揭大意咎臣所糾者之汚衊且請皇上之詰問臣惟萊圍之解及黃縣之復皆由皇上赫然震怒逮劉宇烈斬孫元化所致國臣乃曰萊州固守至今皆其借撫緩敵所致又以調用粲丁之說皆自彼倡之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無復人臣之理意在滲口飾詞撓撫按之查參臣故直抉其奸使無所

容其掩護也章下所司看議

南京山東道御史尹明翼以劉宇烈熊明遇寡謀悞國陷謝璉朱萬年諸臣皆首輔周延儒庇護所致乞暴其罪狀以肅憲典帝謂職渠誅逆屢諭甚明何云主撫明翼逞臆恣肆姑不究

庚戌宴烏思藏使者命襄城伯李守錡主席

直隸巡按傅永淳疏奏山海一關神京第一門戶爲遼海第一咽喉關係最重今關門計營二十有一而防海者一營計兵三萬有奇而防海者止於九百海防經制最不容緩者有三一在限信地應照邊牆橫豎之法　即將海船五

十隻分為次第更番出哨二在演水戰應於九百兵內挑選數百朝夕操練務令衛擊習熟三在修船隻每年應額設修艌銀六千兩責令賢能府佐選材選匠實實督造分別沙唬孰可為哨孰可為戰目今東省叛兵披猖海上從洋船隻被掠必多勾引交通之釁勢所必至家探嚴防誠不可不豫為計也

山永巡撫楊嗣昌上招練兵馬存留募補事宜其畧曰臣近議招練存留募補僅用六千為額易於取盈合之中前營堡原制二千八百四十共為九千七百四十之數以之分防水陸策應東西庶為稍備此其酌定之數也中前城

守一營仍置官兵一千名鐵場堡置四百名永安堡置二百名八里鋪置四十名總領仍舊分數畧均無事各居有警歸併此一千六百四十城守之兵也本所有騎兵一營官兵一千二百今增三百命曰鐵騎中營以副將統之餘分左右前後四營每營各一千二百以游擊統之俱用鐵騎之名約以三營駐關外二營駐關內東西有備緩急易援此六千二百騎擊之兵也關內原有海防一營官兵九百今增設一營亦官兵九百以都司統之而分左右之名派東西信地左營則駐南海口哨防中前撫寧昌黎地方東與寧錦龍武營相接右營則駐劉家墩哨防樂亭灤州

地方西與天津海防營相接此一千八百水營之兵也添將朱國柱署中前所騎營三年臣前疏請實授加銜或可充副協中營之任其左右前後四營見在黃得功馬有功楚經功劉肇基等統領存留見兵仍聽招募補額此其酌定之將也惟水兵增置須先造船應用都司非習海道不可容臣次第求之此兵駐南海口者聽南海中營協將節制駐劉家畈者聽永鎮中營協將節制鐵騎左右前後四營聽中營協將節制而總受節制於臣及鎮臣此其酌定之制也至臣標兵三千一將實不能統請以二千隸營將分一千為親丁營與鎮臣內丁相配用一都司統之事較

省便章下所司核議

辛亥山東巡按謝三賓疏奏臣昨入萊之後詢鄉士大夫以撫臣謝璉被擄顛末因及防撫應否再設而兢言其不便惟臣亦深以為不便也自設防撫以來凡閱幾人不聞有微効於國家徒以滋騷擾於郡邑且今當銳氣方新軍聲大振之日忽然秉鉞而臨者又復一人則是一柄兩操一擔兩卸軍機受悞決裂立聞豈謀國者所敢出哉至於司道者一方之綱維守令者萬民之保障今東省兩司之官或懸缺未備或養痾不出或新領待報蓋強半空署矣守令之官缺猶多而萊守為尤甚六城失守之官尚未選

補其他缺官指不勝屈至佐貳儒學巡驛場閘小官缺者至百有餘員皆由畏縮者惟思規避而司選者動輒徇情以致庶務日就惰窳民隱并為掩抑乞敕吏部於不宜設者止之於宜補者速之庶幾多事之區藉以充濟矣帝謂防撫應否再設令會同兵部詳議具奏缺員作速題補奏内懸缺養痾新殯等官何不詳列職名若畏縮避部者即行叅治

監督盔甲廠主事孫肇興再疏言張彝憲罪惡滔天舉朝舉國祇足俱其暴虐乃祈一擿發彝憲之人而不可得彼亦何憚而不為此盈貫之事臣昨者奮螳臂以當車蓋以

性命爭之正非徒以功名謝之也皇上未遽置彝憲于法紀猶欲徐觀其後効而臣僅蒙鐫秩薄罰此夢想所不到在京官民數萬莫不頌皇上為聖明徵臣為儌倖臣何敢再冐天威獨是乾斷正須迅速是非必無中止拜疏不及旬餘方靜聽彝憲飾辨得以逐款詳剖而彝憲何泛〻置之也誠懼再經指發益成鐵案是不辨已自供一招認之狀矣郎如彝憲前疏所云衆商摭道控訴夫不論應給與否而但一控訴遂為題請乎臣廠控訴不尤急於衆商乎如云聽部科之商酌夫置酒工部逼令具覆且得為聽之乎八月十五日持牌嚴催曰本監詳批不啻數四曰如有欺

漫官吏叅處又得為聽之乎如云受贓二萬是何姓名夫王賢等非其人與如謂二萬烏有彼贄禮元寶六錠南京緞十疋王賢過付亦尚得為烏有乎若云許鳳翔原無贓証其示固明曰壞法作弊矣贓証外仍有別弊乎又云張大郎如外官長班家人世有以親姪為家人長班乎臣固外官也臣曾有一長班入廠乎而況家人乎至盜銅一事臣原其（具）疏同糾事尚未經處分而奚憲謂科臣降級想奚憲且欲降臣級耶奚憲之辯無可辯類若此故臣曰奚憲之不辯已自供一招認之狀矣無法無天一至於此臣非止為一人爭也寬奚憲則效尤奚憲者多矣誅奚憲則敢

為毀憲者懼矣人心治亂國勢安危皆決於此臣故願皇上斷然一行之也帝謂孫肇興前次章訐已從輕處何得屢瀆求勝姑不究

壬子帝命大殿近侍御馬監太監鄭良輔謝文舉楊進朝魏邦典盧志德屈誠銘崔進俱為提督戎政衙門中軍管理糧餉操練等事

癸丑帝以各處按臣糾舉不當以致官吏貪狡日多良由表率非人養成此弊左都御史陳于庭大負委任奪職為民

小西巡按李嵩以流寇狂逞日甚非撫臣一身所能支持

請敕秦汴宣大諸撫鎮合兵會勦以解晉地倒懸之厄帝謂秦汴協勦已有成命諸督撫其速行鼓銳殲掃務底成功

陞龔有聲為湖廣副使閔心鏡為山東右叅議

甲寅遣御史王萬象巡按江西路振飛巡按福建

陞劉之鳳為光禄寺少卿傅朝佑為户科右給事中阮震亨為禮科右給事中

太監鄧希詔疏叅西協餉臣王忠孝貪贓請旨嚴究

山東道御史劉令譽上言秦寇入晉以來人多勢大野掠不足必至破城破小城不已必至垂涎大郡倘今不大做

不急做切恐流賊依憑山谷割據名城有險可恃以毒自流大河以南真順以北俱無安寧之日矣臣日夜忠之秦兵六千必盡數全發刻期速到乃能有濟此外尚有可調之勁兵如勒孔有德之彝漢丁數千不可不議隨新撫以張撻伐者也秦将尤萬年李卑未必刻期東來即來而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此外尚有可用之宿将訪其威名素著曾在邊方有勞績者簡而用之朝聞命而夕受事不可不議隨新撫以速斬馘者也題留六七萬錢糧原不足勦賊之用又聞臣鄉解到新餉二萬即係題留之數此外尚有可撥之糧餉或內帑或戶部湊發一二十萬如陝

西山東近日新例不可不議隨新撫以資飽騰者也此三者皆勦賊之大務而新撫所必不可少者也蓋陝西以一督四撫五鎮偏裨無數又得三邊兵力方有頭緒山東亦用總鎮四五員益以關外夷漢精兵始敗逆賊使成釜魚之勢臣鄉流賊五六十萬乃欲以數千之兵一二之將當之何異徒拳搏虎不待知者而知其不能也而所為急做者則多擇偏裨如宣大裨將張國威杜惟棟其人者各統精銳或三百或五百在精而不在多分頭合擊以責成功此當議也責成州縣印官與本地士紳公議各募鄉勇擇有身家親戚者充之十人為一把百人為一隊或一千或

五百材官統領仰官督率使之人自為戰人自為守各保鄉土錢糧暫攤地畝以免輸助庶富者不消而為貧〻者不化而為盜此當議也夫數十萬之賊豈皆真盜其中良民驅迫者不少每遇戰陣先立招良一營諭其投戈向善則脅從解散渠魁不難授首此當議也然招良一事又在有司設法行之良民從賊者誰無居址誰無親戚使之轉相傳引開以自新之路待之不死將有源〻而來者此當議也人根流賊入骨誰無殺賊之心特未嘗鼓舞之耳急頒明詔凡廢弁及職官在籍與大力素封之家有能捐助募勇殲真賊百級千級者撫按紀功上聞事平優敘大開

使過之門與以功名之路小右豪傑聞風興起莫不以殺賊為事此當議也臣邑洪洞斗大一城逼處大寧隰州之東今兩處既陷逃難百姓蟻聚城內庵觀寺院學宫廟宇以至城樓公署人烟填滿顛沛流離之狀鄭俠難圖賴知縣張問行撫綏得法而冬月饑寒內亂可慮一邑如此他邑可知則揀婦女老弱以託親戚而練少壯男子以作外藩一則可以壯聲威一則可以消內變此當議也誠以三大做合之六急做用燃眉之急智為救焚之迅圖庶救萬死於一生若再延緩則平陽失而全晉不保即臣鄉之田廬墳墓不足惜皇上之神京右臂寧可不寒心哉章下所

司看議

乙卯以原任工科給事中劉安行爲吏科給事中

少詹事劉宇亮以兄劉宇烈督理罔功正在候訊分當引嫌請賜休致帝不允

工科右給事中王家彥上言閩海猾賊周三李魁奇鍾斌雖相繼殄滅而劉香老猶肆陸梁勦撲之謀不可不預爲規度考國初之制衛所之軍即兵指揮千百戶之官即將以臣鄉言之如烽火小埕南日浯嶼銅山五水寨之舟師無非軍也至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總兵戚繼光題復舊制每寨設福哨烏艚等號船四十餘隻於五寨中分二哨

北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寨附近緊要港灣則分哨以防內侵又於道里適均海洋定為兩寨會哨之地北抵浙之金盤南抵廣之柘林聯絡呼吸弋船相望萬曆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委分守張鳴忠都司鄧鍾相閱信地復請添設嵛山海壇湄州浯嶼玄鍾礵山臺山彭湖諸遊哨於一寨之中以一遊哨翼之錯綜迭出雖支洋旁澳無不搜焉自昇平久而額軍額船漸失舊制指揮千百戶等官尺不踰城會哨之法遂杳然矣至因而選民兵募客兵編鄉兵又聯漁兵業與軍而伍矣夫昔之為軍者一而可以殺賊今之為兵者五而籍愈虛賊愈熾談海事者所以太息也

按舊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核之藉民兵客兵而簡練之鼓鄉兵而勿以官務擾之復杜沿海四十二澳兵之機警者厚其犒餉令偵賊所在而預制之皆今日不俟再計而決者也章下所司確議

原任光祿寺少卿今陞山西巡撫許鼎臣疏奏臣受任節鉞將以討賊自効敢乞皇上之特恩者二乞皇上之便宜者三一蠲窮民之租一增募勇之餉以明賞罰以作士氣一勸忠義以練鄉兵一分信地以責道將一破資格以鼓豪杰帝謂通省錢糧豈得概蠲兵餉已令通融裒益不得頻籲至行間一切殲賊機宜原無中制著殫精任事速奏

敉寧

丙辰吏部員外郎牟道行以推陞府丞飾邪罰俸三月

以吏部主事陳觀陽為考功司員外郎

以陝西參政梁鼎賢為本省按察使

大清遣喇麻成精郎素等四人擕書一封從瀋陽由大北首入口投撫臣方一藻講和書稱前在宣大已曾講和今遼東經年鬬殺不是常法但得貿易通行歲幣如例便當休兵罷戰以息兩國之民薊遼總督曹文衡以聞且謂邊臣職司戰守恐以虛詞昧我邊備除嚴加防禦外事干重大不敢自專謹將來人留館併原書未即開拆或徑行送

回或赴京候旨乞俯賜睿斷

吏科給事中曹履泰以其鄉浙江旱饑特甚懇請確核災傷賑濟寬徵酌議改折帝不允

丁巳以張至發為順天府〻丞

以鄒嘉生為山西按察使

調王三重為文選司郎中

四川道御史李一鵬上言省垣之缺幾二十人臣衙門吏倍之近奉旨從吏部請以六月截俸八月發單咨訪而推知應考者止十三人評博應考者不過十人恐當事者為憐才起見未免寬于考核乞敕部再行清查自六月起至十

月內有及期之俸并開復之官仍與一體行取務加嚴核精選人數稍多則不患員缺之無補蒐羅既衆則不妨揀選之過嚴計無便於此者帝謂考選須精擇嚴汰前已有旨截俸遵照原限不得遊移致滋營競

戊午兵部以主事蔡屏周贊畫薊遼軍前為總督曹文衡所請今督臣既罷屏周仍當回部管司事報可

陞傅宗龍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贈原任兵部右侍郎劉曰梧為兵部尚書

陞李春旺為工科右給事中

戶部尚書畢自嚴等以萊城被圍八月城中文武士民忍死固守忠義可嘉請優卹殉難知府朱萬年巡撫徐從治奬賞總兵官楊御蕃登撫中軍吳登泰援將李景張汝行參將彭有謨同知寇化通判任棟知縣洪恩照及鄉紳賈毓祥張孔教趙胤昌、孫善繼張忻姜兆齊姜兆張畢拱辰徐廷松毛九華等并分別州縣被禍輕重酌行蠲賑帝命撫按會同監視將守萊殉節各官及被患應恤地方確勘以聞

山東巡按今戴罪王道純以得代復命循察吏安民之職請卹勞瘁殞身分守濟南道熊江罵賊死難萊州知府朱

萬年兼懇蠲免德州起至長山東西五百里內州縣及青州府屬縣一年稅糧章下所司

己未予大學士溫體仁妻嚴氏祭一壇造墳安葬仍加祭一壇以示優卹

庚申刑科給事中鍾斗上言國家設官一事止屬一部而特於用刑一節有刑部以專理之又有都察院同鞫問大理寺主平反總之一稟承於律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較他事尤為拳切此群下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者良法美意豈不炳若日星何獨於今而用刑愈煩律意愈失耶總因

問刑衙門於律意毫不講究所以一當斷獄條例茫然再經旨駁便爾牽合矣大率移情就律何曾按律定罪即不然而中無確見不敢成招或前後延挨或彼此推諉以致初終異詞證佐改口一獄而淹禁數月傳染漸入瘴鄉一案而沉滯踰年磨累魂登鬼籙諸如此類實可涕零臣科非不嚴催終成慣習至屢煩明旨森切而無奈其因循目前何也臣又見會典載問獄衙門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參語誠以口供既明何須蛇足意念深矣近供招多不出囚口但雕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體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者不思獄以得情為明律以主中為要情濫乎法

法踰乎情皆非確擬嘗讀書見成王之命君陳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志令臣勿執君以執中々也者不縱不枉之謂也況內外法司當思法律祖宗之法律民命朝廷之民命而可不明制律之意體欽恤之心任聽強合以屑越其間哉夫一女含寃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寃抑之氣有以感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關係非渺小也茲值聖主當陽多男應索凝祥集慶千古罕儔正 惟寬仁之性上符帝天即不得已而用刑輔治猶以清釋寃滯惓々申諭諸臣何復妄為揣摩不仰成皇上好生之德哉 乞 嚴敕問刑衙

門一切讞獄俱要講明律意不許少為增減謬為章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之勿宥庶刑得其平而太和在宇宙矣帝謂所陳有裨明允以後刑官須虗公訊擬依律速結以稱朕慎罰至意如仍朦玩延閣出入不倫爾科指實糾參湖廣道御史王與脩以二東久遭賊害近日捷音狎至汛掃有期上陳賞罰宜時死事當恤蠲賑當厚三事治國之經在信賞必罰其堅守危城如總兵楊御蕃同知寇化知縣洪恩照等皆竭力出群忠貞不二不極加褒異無以鼓舞臣隣至釀禍陷登之孫元化既已正法其奉命專征不決勦而主撫致萊郡之顛危者則劉宇烈坐擁牙纛不纓冠而閉

户致六邑之焦爛者則余大成又如王洪等身為將帥不能援桴鼓而冒矢石抗違節制敗潰屢聞皆得罪封疆已經逮問當速擬其應得之律以懲艾後來臣所謂賞罰宜時也勵世之術毋卹死以勸生如知府朱萬年總兵張可大不遜昔之張許徐從治吳世揚等雖名位不一死事則同不速為查卹誰其臨難輕生此臣所謂死事當卹也齊魯歲祲蓮妖久矣兇：無吉遺此奇厄城邑為墟凍餒流離傷心刺目今已小之湯火則乳哺休養尤為甚急祈蠲免東省特賑六城使登萊二郡之恩詔旦夕沛下則歡聲雷動流移復溝瘠甦齊魯安於磐石而山右關中潢池之

聳聞風並息矣此臣所謂蠲賑當厚也帝以有旨報之

辛酉帝以東征兵馬衆多非據朱大典所奏運到粮草恐不足用兼之天氣漸冷軍士並無綿衣著撫監按道各官上緊設法措處務令飽煖得所倘有玩遑悞事者重處不宥令兵部馬上傳知

以于省矩為文選司主事

遣御史趙振業巡視漕運

以陝西參政鄒嘉生為山西按察使山西副使焦源溥為本省參政廣西副使洪雲蒸為江西參政

保定巡撫丁魁楚疏留大名道盧象昇井陘道魁從化請

加以應得職銜仍管道務使其一意綢繆俾要地得資固禦之力章下所司

壬戌原任兵科給事中孫三杰上言臣觀首輔周延儒受皇上特達之知誠臣子曠世而不一遇者也中外延頸跂踵以望不知當何以仰酬高厚不意皇上待延儒愈重延儒負皇上愈深苟可快其忿遂其貪雖至紊法紀悞封疆荼毒皇上之百姓悍然之不顧也甚且重大艱難之事皇上受其宵旰延儒攘其勳名如孔有德之亂皆延儒私孫元化等以釀成之賴皇上睠焉兼顧發彝漢丁以往賊氛乃得漸消臣鄉黄童白叟靡不頌皇上之鴻慈舉朝大小

臣工無不仰皇上之神武而延儒囈語自詡儼然居以為功人臣善則歸君之義顧如是耶其無賴撒潑動輒曰乞勅嚴勦不知曖昧不明之事非嚴勦不得其真延儒敢於負恩之念天下臣民共知共見無不思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此豈待勦而後明即今日皇上耳目之臣執法之吏非感其德則憚其威無一人摘其隱慝者故大言無忌不但謂人言可不辨即嚴勦亦可不畏延儒亦大橫矣臣憤懣不避兇鋒為國觸邪延儒顧謂尋一攻擊閣臣之佳名以蓋其短無論士生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延儒知攻擊閣臣為佳名也夫亦知攻擊閣臣盡忠報國不忍負君名

為更佳乎延儒躬逢堯舜乃甘為共驩不肯為皋夔彼自取其名之不佳者而欲以好名箝臣何其見之淺也臣前經降調自皇上之磨勵臣也今乞歸未准實皇上之不忍輕棄臣也臣方感恩圖報而延儒疏言及此又明竊作威作福之權矣罪大惡極計窮情見乃依附名流以籠絡一世聖明之朝豈容有此魑魅魍魎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恨臣累疏糾發必欲陷臣望皇上立削臣職或置臣於法以快延儒然後正延儒欺君負國之罪以安天下誠天下所共快也帝謂東省事甚明白乃瀆訐不已明係前時薦用匪人借題飾卸姑不究以成首輔休容之誼

工部主事孫肇興以屢旨抗違一疏攻發內臣張彝憲不發火藥鉛彈諸事反為彝憲中傷具疏請罷帝以瀆擾責之

山永巡撫楊嗣昌疏薦撫寧知縣余爵能以潔己愛民之心謀通變宜民之術清查通縣絕地一百一十餘頃變價六千五百餘兩請特加錄敘以示鼓勵其變價銀行臣等措置以充市本庶循良競勸軍國有裨章下所司看議

孔有德率馬兵千餘從西北二門夾道出五百餘從南門出其餘步兵各持火箭蜂擁而前總兵吳襄陳洪範楊御蕃劉澤清副將靳國臣丘磊等分頭迎敵直砍至西北城

下殺賊無数賊從夾道奔逃入城副將丁思信王之綱等五員陣亡吳襄自帶一箭太監高起潛以聞

癸亥署理京省錢法戶部右侍郎周士樸上言寶泉局恭進制錢始於天啟二年秋季每季止應進錢一百五十萬其一百萬係代為南部進者當日原疏緣南部零進不便故歸并寶泉代進但責南部補還歲約價銀六千八百兩数年未解至崇禎三年冬季積欠至五萬七千八百兩止收過一萬一百兩本部不得已免其已往之欠数豈堪復緩其將來之補還益鑄錢代進多費心力猶幸及時補還不至虧折乃貿貿焉出資而為之鑄復昧昧焉出力而為之

追本息兩捐擔任非顧乞敕南部亟補三年以後銅價少弛寶泉諸官役賠累之苦是亦平情平政之一端也帝從之

帝以朝審之典恤枉懲兇何等關係乃法官不肯盡心詳核主筆者又循套塞責殊非肅國法重民命之意即如招冊中周奎既糾盜而來何終無一人可指王士豹既三人共毆何彼輒敢獨留人命固須抵償招由更宜明確又如郭允孚招首止刻一名其實趙俊尚在是何情弊他如二犯三犯因刋招首亦止一名者更多纖或開除亦當明載至於吳榮田保罪固難移律俱不合魏太初陳懷宇奉旨

緝捕而一任延緩種〻情節及招冊中事相類而諭不能盡載者通著三法司另行審擬嚴查嚴催俱要明妥且此時貪風可恨邊攻欺朦乃有情罪已明鐵案久判者猶不肯以一人示儆是何肺腸成何執法此番姑不深究再有慢視重典偏狥私情者堂司一體論治

錦衣衛讞劉宇烈之獄帝謂宇烈奉命援勦全無整勵調度之方初既輕進潰師繼又恃撫玩寇悖逆明旨貫縱兇渠懈弛軍情曠時流毒明屬逗怯何得以坐待援丁為詞至謝璉陷殞前塘報明稱宇烈有書令何抵說並無咨文手字其原宜按遣往賊營既係稟令豈因按臣商議遂可

卸罪招詞總多支飾還著再行嚴鞫以聞

以衛輝知府何廷樞為兩淮運使

崇禎長編卷六十四

五年壬申十月乙丑朔孟冬帝親享太廟

陞常自裕為兵科左給事中宋之普為右給事中

陞賀世壽為通政使

以李行恕為山東副使

山東巡按謝三賓以登州水城內豎立船桅又挑濬板閘放水進城群賊似有遁海之意其福山縣八角口等處皆沿海泊舟之所知縣朱國梓請兵防禦已量撥應之馳報以聞

直隸巡按胡志藩上言臣徧閱宣鎮情形見山川之險要

壁壘之堅瑕與兵馬之強弱將吏之能否舉全鎮之局勢實與薊遼大異乃悟宣之所以為宣者邊不足守城不足恃惟戰之一字可圖則言乎宣鎮之急務舍修戰之外別無良法矣蓋可以戰則可以守亦可以長哨遠探出奇擣虛便則扼險邀擊不便則堅壁清野此萬全之策也然戰固非易言戰必有戰之人驍騎銳兵搴旗執馘之徒是也戰必有戰之具精騎堅甲良弓利劍火砲鉛藥之類是也一有不足則不可以戰今宣鎮兵多菜色鮮驍壯之人馬皆骨立乏騰驤之勢盔甲之修造無資弓矢之積存無幾鎮城而外大砲寥落見者寒心且額軍八萬有奇今止六

萬馬騾三萬餘匹今不滿萬因循日久廢弛已極臣推其故蓋自節省之說行而邊臣之肘愈掣司兵者惟患其兵少主計者惟恐其兵多食不足而兵亦因之不足也苟不破膠拘之習必大恢封疆之計因條奏發復糧以招壯士加額糧以鼓砲手支本色以敝戰馬給空月以免軍累四事

河南巡撫樊尚燝以汝寧府生員李士諤請其父原任南京大理寺卿李本固應得卹典具疏代題章下所司

浙江巡按劉士禎疏請旌表兵部觀政進士劉在明祖母胡氏母丘氏及吏部觀政進士張源思母莊氏苦節章下

所司

丙寅山東巡按令戴罪王道純薦舉左布政使陳應元右布政使莫儼皐分守海右道右布政使楊作楫按察使勞永嘉分巡兗西道右參政丁啓濬濟寧兵備道右參議王三德東昌兵備道副使李行志提學道僉事湯道衡青州兵備道僉事降級戴罪楊進登州兵巡道僉事戴罪宋之儁運使李鳴珂以上諸臣皆一時方面之賢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劾原任分守萊州道參議令丁憂宋獻章下所司

山東巡撫朱大典以東省異常水災由齊迨魯浮岱連濵各州縣俱遭蕩漾之害其章丘新城棲霞金鄉等處疊罹

災傷尤属可憫臣欲上請蠲賑以甦民困但就各屬之中亦有輕重之别乞敕部行巡按御史將被灾州縣勘明分别蠲賑徑自具奏聽部覆議可也

浙江巡按劉士禎類舉節孝請加旌表一貞女章韞奴金華府永康縣章甚之女馬世稱未婚妻年十六將結褵世稱患痘將危女輒倉皇求侍父母力阻不能因遣之及門拜舅姑畢即入室執巾櫛侍湯藥絕無難色及永訣之夕觧衣〻之誓死無二既殮乃為之治喪殯成禮即毀容斷髮不復歸寧立其從子為嗣終日闔戶辟纑丸熊訓子艰苦百端終不奪志歷三十八年如一日一節婦項氏台州

府臨海縣人萬曆十五年〻十八適生員應宗旦閱六載夫逝生子應期僅六月遂斷髮毀容矢志苦守日夜勤紡績以事其姑鄉黨以孝稱兩遭火患其室廬獨存人以為孝節所感至今六十一年貞潔如初一戴氏溫州府永嘉縣民柯寵妻年二十適寵歷九載夫歿誓與俱亡乃絕粒七日不死親屬欲奪其志氏聞輒嘔血數升以是不敢復強舅姑年老子尚幼貧不能生惟鬻簪珥勤紡績以供膳舅姑甚得其歡及子稍長復抱布易書資其誦讀更以慈母為嚴師一夏氏溫州府永嘉縣夏禹女萬曆十八年〻十九適張養德甫期養德卒氏堅志撫孤歷四十年志節

不衰一呂氏温州府瑞安縣呂大亨女萬曆十五年〻二十適同邑宋承訓越二年夫喪生遺腹子家徒四壁事姑克孝其辟纑課子每至夜分不輟苦節四十餘年今六十四歲一蔣氏湖州府歸安縣蔣岩女年十七嘉靖丙申歸許桂元六載桂元歿無子翁姑痛子之死每不食氏因不敢哭泣以傷其心自是毀容易服撫其叔成立以續蔣氏之後守志六十八年〻八十九卒一孝子沈尚志杭州府仁和縣人居恒色養備至母屢病篤嘗割股療之其父沈成素患心疼一發即暈尚志每徧訪醫師治之終不能愈一日人言人心可治尚志輒焚香祝天剖腹取心悞割肺肉

二塊單地頃之起就坐命其家人以所割和藥飲其父〻病遂不發而尚志以胸破血盡至次日身殞章下所司查議

四川道御史路振飛疏糾謝陞登壟奔營左右罔利營轉吏部飽饕狼貪巧避遵撫惟其所欲考其伎倆不過諂事永光得其歡心耳佐銓之際陰陽反覆壞法貪贓識者鄙為九尾狐醜其媚醜其貪醜其狡也迨永光以張道濬事敗恐其株及怵〻轉為南太常跡若就冷階復躋崇矣此陞之生平履歷也頃者因冢臣缺出冀金謀求為公論所不齒而推未登啟事今又鑽營總憲竟得首推陞何人而

堪此況表率非人之明旨炳如日星敢悍然不顧長淩競而藐王章三褫寧足盡之懲祈敕部查陞四任畿輔有何政蹟推撫遵化因何規避卿寺忽轉少宰取何功德是否為永光汲引頃者兩推冢臣而不及是否為公論所短顯然黜之以抑奔競另簡材德堪以表率者庶總憲得人御史各得其職吏畏民懷治平在旦暮間矣帝謂掌憲甫缺陞豈能預知謀推所奏似屬不實

丁卯山西地震

山東巡按王道純以登兵之叛與舊督臣劉宇烈勦撫異議而宇烈因撫事決裂又謬託同心巧為報復是非顛倒

邪正不分上疏駁其所奏十餘款帝謂宇烈庇奸假冒等項道純既係確見何至今方行駁參其情事令承問官一并研鞫

戊辰陞陝西參議李虞夔為本省副使

山永巡撫楊嗣昌以灤州盧龍遷安撫寧樂亭及永盧六衛自遭變後蒙恩蠲復殘民少得甦息不意今年霪雨連綿水漲淹沒秋収無望民生復遭困厄請將見年錢糧量從緩徵或將上供諸需再准蠲免度錢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蠲一日延一日之生矣帝謂災傷可憫寬恤事所司酌議以聞

浙江巡撫羅汝元以杭嘉湖三府七旬不雨斗粟二錢商販絕跡人情皇皇其各屬未經申告者或苦於海寇或阻於路遠其茹苦無殊至衢之常山被灾與三郡同而邇來海上多警溫台寧徵兵轉餉車痺馬瘏所在騷然微漸不可不防蠲卹不可不議乞敕行巡按御史勘實酌議寬恤

雲南道御史張聚奎上言天下利病關於用人冢臣司人責於慎始頻年海內多故吏治不飭民生困苦皆由秉銓者挾私植黨不稱其責所以敗壞至此頃蒙聖鑒昭明立罷冢臣閔洪學代以李長庚是誠為天下得人之盛心也然而長庚新履統均其任綦重是當一革從前陋習使守

銓者毋滯於薪積應遷者毋厄於數奇巧營者毋遂其趨避之工拙樸者毋亂其陞除之序則僉壬屏跡方正彙征世道亨嘉正在此日至於起廢一節尤當倍加詳核不宜如王永光閔洪學之故習使素無才識身叢物議者仍得濫叨盛典則真品自見仕路自清臣願長庚之三致意也臣聞前者中樞席虛賴營托而頓在推外今茲總憲缺出又夤緣而覬入推中臣恐任事之臣不確核才望而漫以捷足充之又何以正己表率稱皇上慎重風憲之至意乎伏願申諭冢臣務以精嚴公慎四字對主盟心始終一致則善類盈朝循良布外蘇小民而息盜賊端必由之矣

遼東巡撫方一藻以遼左八城自罹兵患以來居民十室九空其僅存者非鋒鏑之餘即轉徙之衆向來田税自神祖迄今十數年從未開徵蓋深憫難民元氣未甦故寧留餘以示休養生息耳客歲撫臣丘禾嘉同道臣陳新甲倡履畝之議欲分民力以佐司度八城小民紛〻陳訴臣因詳加查覈如前鋒一帶田多荒蕪寧遠迤西蝗蝻徧野更苦霪雨連旬下地悉成巨浸臣目擊心傷不勝恫惻伏乞敕部覆議將關外本年田税姑與豁免

己巳陞河南參政張鳳翼為湖廣下湖南道副使工部郎中許九臯為山東冀北道右參議

補種良籌為稽勳司主事

山永巡撫楊嗣昌馳報登城芻糧已絕孔有德易衣出逃為衆所阻喧傳欲縛之出降因防其逃海已令黃龍發船四十號兵四千堵截廟島

山東巡按王道純舉府州縣有司官汪喬年等三十四員勅王獻吉等七員

庚午陞莊欽隣為順天府尹以李希揆為驗封司主事陞徐世廕為湖廣副使常鎮兵備道陸鰲為廣西副使分守嶺南道曹應秋為河南右叅議驛傳道降李一鰲為山

東右叅議分巡東昌道山東巡按兼軍前監紀謝三賓疏奏臣考山東往年曾有白蓮教之亂時巡撫趙彥巡按陳九疇成功之日巡撫報功巡按查功分別等差以聽部酌此舊例也今撫監鎮臣所報功績本章未見奉有巡按查核之旨則臣安敢擅自查奏此當請者一也巡按監紀會典原屬兩差往時雖有巡按而不兼紀功查核之而已今既監紀則豈有筆之於下而不告之皇上者不知一切功績臣當報乎臣當查乎當報則已有撫臣當查則未奉明旨發下章疏按監兩職俱無安頓此當請者二也近見監䕶高起潛解圍叙功之

疏奉旨彙叙臣已草疏而不敢上然旨內已有會同撫監按鎮勘叙之語撫則撫臣監則二內臣鎮則八鎮臣按則臣是也不知十二臣者連名共上一疏乎還各上一疏乎各上一疏恐多煩瀆共上一疏無論在事者不便自獎且秉筆屬草者當屬何人此當請者三也萊城之守有全齊之功自當另爲一篇文字發揮而人情亦願單疏先題候部彙覆或彙或單或先或後臣不敢定此當請者四也叙功之內有戰功有守功叙功之外有死事有失事合之一疏則條理易見宜分宜合不敢臆斷此當請者五也望聖明裁示以便遵行帝命會同撫監查核具奏

三省又言二東自叛逆跋扈以来屡指十月東征將士輪蹄交錯於郵亭蓋一日間凡數十百畨應付當此之時雖有智者處此不能善其謀矣不得已而議僉派借富民錢庫貯不啻官民交困驛遞之苦未有甚於此時者仰懇聖明哀此殘黎俯允驛遞仍與舊額否則容臣等分别衝僻斟酌多寡稍為派貼事平復行全裁庶戔垂盡之遺黎稍解水火倒懸之厄至於昌邑尤屬衝繁年來驛館灰燼候人死亡逃竄夫馬每至越站常有旬日不返者皮骨空存情何以堪則灰埠朱橋黃山等驛修復刻不容緩并望立賜俞允安民幸甚封疆幸甚

三賓又以八月十五日皇子誕生秋決一事所當亟議疏言生殺自取王者不私義以成仁理本一致而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伏法既多保無枉屈況今羅網煩多干議者比比蓋亦氣運使然不及為人事之戾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主以法天為事皇上能施一念之仁宇內即獲無窮之福此臣所以不避斧鉞敢以暫停秋決一載為請也若東省生民近遭鋒鏑囹圄尤望恩波臣以為除叛逆即行正法之外其餘別項死罪更宜分別寬緩即或不能盡赦天下之獄亦宜暫停東省之刑帝謂兵荒地窮小民當卹若宄徒盜賊正當翦除豈得姑惜養奸所司分別具奏

辛未降姚希孟為少詹事管南翰林院

陞黃紹杰為吏科右給事中

改陸之祺為河南按察使以山東參議趙嗣芳為四川副使

山東巡按謝三賓保留左布政使陳應元章下所司

山西分巡冀北兵備道右參議王則古疏奏東兵入雲中在五月二十六日其去也在六月十七日乃山西監視內臣劉允中接訊傳妄報奉旨確查按臣胡志藩已遵旨回奏臣似可無言然一時之疑端不晰則萬世之信史不昭輒復為皇上陳之當萬騎齊入之時督臣張宗衡撫臣張

廷拱冒雨提兵夜行泥淖中抵勝市口相與分布兵馬實設火礮中宵不眛遲明揚兵於晾馬臺距東營三里兩邊刁斗相聞斯時沿邊砲聲不絕東兵退住六十里督撫二臣以邊備既嚴內地防守宜密面諭總兵王國清極力截堵即迭飭為城守計東兵無隙可乘至十七日而去此不容一字塗飾者也夫東兵三萬人直突內地其勢甚悍而督撫按諸臣能不動聲色不下二十餘日而却之以視十餘年間名城幾墮屠戮慘傷者相去不翅萬〻矣臣目覩其事方且謂勞苦功高將以明告皇上宣付史館為異日信史實錄昭布聖主之神武疆臣之戮力奈何大政不明尚

有訛傳妄奏如監視之怪誕駭人哉臣見監視之說憤々不平恐聖聰悞為閹寺所蔽用是不避忌諱直陳始末情由并繪圖以獻帝謂其事後訓陳殊屬誕飾念已降處姑不究

壬申陞陳以聞為左通政

陞顧元鏡為山東清軍道右參政調葉廷桂為山西分守河東道右參政

巡視京營兵科左給事中常自裕湖廣道御史林棟隆職方司員外郎包起鳳清核到京班軍催倩包攬及虛數共四千餘名其糧銀計可盈萬當照例扣除以佐軍興其本處掌

印指揮千百戶等官發軍之時一意朦朧宜敕撫按查明缺軍多少分別究治而領班都司等官尤宜敕部議處帝謂領班官處分自不可寬而司道既稱詳慎乃復叢弊如斯咎豈獨在衛弁俱令查明議奏

黔國公沐天波疏奏滇逆普名聲既撫復叛攻沙定海而破小村竜右又攻石西土邑頻與隣司為難近則如世效忠順全省倚為左臂之祿洪亦為所破使我之藩籬戶牖盡行撤毀祿洪部落既傾覆巢無主不轉投普賊即外附流賊是寧州內地更增肘腋之虞矣伏乞敕部從長酌議責成道府諸臣始終結此殘局以圖善後庶封疆有綏寧

之日矣章下所司一併看議

遼東廵撫方一藻疏奏遼左經東兵蹂躪之後原版十存二三所恃生聚教訓辦形勢以張撻伐者實惟關外九城是賴顧九城中各處俱皆偏小勢不能宿重兵惟寧遠地當適中商民湊集實為諸城關紐固根本作聲援似不得不於此加意者今內城修繕頗堅獨四關土城僅壘沙土磚石未加委屬單薄約數年來遼瀋聚處業餘萬家遇警猝令遷移人情不無風鶴關外額派班軍七營止一萬四千名酌加六千即可併力修築一勞永逸策無便於此者業經關臣傳永淳具疏到陳臣復冒昧申懇乞敕部復加

酌議於來歲近邊班軍內量撥六千名合原額班軍共足二萬先期出関赴寧修築其行糧塩菜照例預措俾嚴疆永固金湯則恢勦大勢或未必不基於此章下所司確奏

癸酉原任少保工部尚書黃克纘蒙恩存問具疏陳謝帝
報聞

山東廵按王道純薦舉地方人才原任大學士朱延禧等十一員

河南廵撫樊尚燝以流賊攻犯武陟清化濟源懷慶府及河内縣境大口柳樹等口俱不守遊擊黃甑戰死我兵衆寡不敵內地遭其殘躪全豫震動岌〻可危乞嚴敕山西

大同督撫按毋遠旅師速赴合勦更勅保定撫臣及大名各道將速選精銳協助庶大兵四合撲滅可期至中州師旅餉鏹湊并一時再懇勅部於新餉內准留數萬金以為勦賊之需帝以守道尹申藐悞鎸秩三級戴罪殲戢尚熛平時不能飭備及所屬失事輒危詞呼籲明屬玩法姑戴罪自贖直省接壤處各撫鎮務須鼓銳周防着即通行馳飭所請留餉所司即與酌覆

甲戌原任大學士李廷機妻林氏疏請其夫䘏典帝謂廷機優䘏錄廕在皇考時已有成命何尚遲延至今命所司查奏

工科給事中張承詔刑科都給事中陳贊化等以六垣差務并集見在垣中辦事者寥寥數人而廠庫城工與皇城巡視等差急需照缺填補向蒙皇上允臣承詔之請概行考選頃復祖宗風憲員缺不時行取盛典誠千載一時也今在外知推行取者業已鱗集闕下前者吏部請旨以六月截俸八月發單諮訪今時屆冬初中行諸臣尚未截俸則考選之期未卜何日乞敕部速定試期精擇嚴收即不能盡數填補或照垣務煩簡為補數之多寡庶幾群議息人情平黄選無不均之嘆庶績收其凝之休矣帝謂行取考選專為擇人集事豈容規便避難奏內所陳吏部可即與

1 95 A 18

酌行

乙亥陞楊建烈為左通政陳以聞為右通政

帝以天氣寒冷東征將卒綿衣屢奉旨催辦經管官日久不見回奏深軫朕懷郎著乙字庫再發胖襖褲各五千件星解軍前與彼處所置一同酌量給散

逮宣府巡撫馬士英究問

調張光縉為陝西分守南雄道參政陞陳崇虞為四川按察使表楷為河南分守大梁道副使

河南道御史王道純上言臣嘗誦宋臣岳飛之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以為有當於服官之要心竊竊從之

叨祿七載漫無短長自奉巡方之命謂可見之施行及到地方創立積穀之法銀歸之餉穀貯之倉交際無所出而餽遺不復行自以為不受錢之效可覩一班而不料其為受病之根也迯兵經過不能為當事者隱情及至行查又不敢扶同以欺蒙皇上臣自信為不徇情面矣而不知其為取禍之道也後巡歷平原叛兵震鄰於四十里之陵邑有西犯狀臣斂守死之義明言其為登州之兵人於是不恨賊而恨臣及六城殘破臣冒死事之義微言緩急之狀人不思殺賊而只思殺臣至於招鄉兵立輜重犯當事者之忌皆指之為罪案焚賊書斃賊使異當事者之為皆伺

之以伏殺機萊州之圍全齊震動招兵買馬嫌於抗賊之鋒昌濰一空單騎禦寇嫌於形人之短城下之誘勞臣俱殞發奸指欺嫌於破撫之局奸細潛布操戈入室百苦備嘗萬危叢集人皆思生臣獨思死以為無見天日之時也恭逢皇上赫然一怒立燭欺蒙萊圍輒解葛藤盡斬忠膽是非判然於天下萬世臣復何言但念臣死中得生百念俱冷則不愛錢不惜死之言幾有以愧臣也然臣有寮吏之責而諸吏中因首偷生蒙面人世者有之臣有安民之責而百姓中首領不保墳墓不守者有之臣又有討賊之責而馳驅半年未經解圍職之有虧莫過於是臣堂官之

考臣不如臣自考之真乞立賜罷斥使臣得生入里門微臣幸甚帝謂考核自明不必支詞瀆奏

丙子兵部上言晉冦三股突入河內直隸廵按党崇雅亟以為請則守土者不得辭其責況懷衛切近畿南豫撫宜移鎮其地與保撫互相撲堵而保撫宜督井大二道揮將各領兵二千徑入河北境上協力截勦真保報有標兵可調宜乘賊勢未張及早殄滅其河上凡近賊渡處宜盡撤船隻專防要害帝命如議飭行

以李日宣掌河南道印

兵科給事中李夢辰上言流冦狂逞自八月間攻犯濟源而

後近則又犯清化鎮數千家盡被焚劫漫衍於武陟輝縣之間由河内北界以迄濟源懷慶而東任其衝突無能堵截中原城傾兵寡守禦無具岌岌可危今已逼近衛輝矣南則百六十里而為大梁止有一河之隔東則三百里而為曹州久有五營之盜北則不數舍即為直隸之邯鄲咽喉重地關係良非渺少倘東西結聚延袤數百里驕逞目前轉瞬河凍飛騎南渡則脆薄之城單弱之形又何所恃以無恐臣以時勢度之非有救焚拯溺之念恐無以濟水深火熱之災今即不敢驟乞大兵伏望嚴飭近鄰有直各信地相機堵勦如直隸井陘道當駐邯鄲以防北逞凶鋒

大名道當駐長垣以防結連曹州山東兗西道當駐曹縣以防五營竊發山西薊南道當駐濬州以防西賊繼至河南大梁守道當駐蘭陽儀封之間守大梁東北河口大梁巡道當駐汜水滎澤之間守大梁西北河口又東則以睢陳巡道駐考城又西則以河南巡道駐孟津各防渡口使賊不得南渡而以殲賊專責河北守巡兩道俾策應於懷衛彰之三府撫臣當移鎮衛輝居中調度按臣耑意徵給芻糧其保定山西兩巡撫皆有輔車相倚之誼亦各選驍健兵數千立遣應援令賊四面受敵以成釜中之魚如防兵不嚴大兵一至賊必南下則大河以南之州縣其空虛

猶夫河北恐有纍卵之勢矣乞嚴敕兵部早計蕩平切实舉行安腹心以安天下當無煩再計也章下所司看議丁丑兵科署科事給事中劉安行上言臣鄉襄陽大水為災上自漢口下及武昌濱江一帶俱遭淹溺餓殣游臻徃年猶仰絡（給）於河南今中土亦被兵寇道殣相望總與臣鄉相等近則晉寇奔蹂大行懷慶諸州縣遍地殺劫且河北自有東事以來磁州養兵每年費數萬金錢襟帶咽喉尚不知勤師防勦萬一摽掠殆盡河以南僅隔一水獨不慮飛渡乎今孟津鞏縣新安靈寶陝州諸州縣逼近黃河震鄰孔亟尚可泄、從事耶臣以為宜敕撫按道府整兵設

防務使一賊不敢南犯斯壹與既固而門庭之寇不難剗期討平矣祈念三楚爲陵寢重地中州爲海內腹心急敕兩省撫按迅速勦擊沿河一帶協力防守務保萬全庶省皇上南顧之憂也帝謂中土重地守土官縱寇殊防已嚴旨責成如不能撲滅自有國法至鄰省撫道勵兵扼防著即行申飭

禮部尚書黄汝良以天啟元年題請應謚兵部尚書伍文定等八十三人年遠久稽未及舉行本部於崇禎元年以謚典愆期題請得旨將歷年卹過大臣并先年靖難忠諫及幽貞韞樸者皆列名册內發單咨訪於時時請賜謚者

僅鄒元標等十四人各衙門回覆杳然大典久稽幽光未闡請敕臣部將科臣條議諸款并先准議謚諸臣刊成書冊申諭九卿詹翰科道從公註明何人應謚其品行勳猷建白節概文學若何務協公虛詳慎四字限以時日刻期報部庶大典不至稽緩所以定千載是非之衡者於是在矣帝命依議詳核飭行仍勒限報部不得再稽

原任兵部尚書張鶴鳴准以尚書致仕具疏奏謝帝報聞

福建道試御史祁彪佳上言臣閱書稱堯艱詩著靖共蓋臣鄰寔在大臣而曰敬曰禮則信任屬于君又適來大僚諸人或令再推或點陪推在皇上出慎重用人之意在臣

下有未蒙見信之疑至於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因而覺有赦過不遑之象即不謂盡蒙飾以解罪亦未免欲脫卸以潔身近日原任憲臣陳于庭以四朝遺老且被嚴譴疲驢出國門矣雖進退予奪盡見天心惟是稍於國體有傷不無人情微鬱且恐當事諸臣皆怵於嚴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則未得其振勵之效反滋為悠忽之圖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諸司百執事皆皇上所薪槱進之以任奔走禦侮者也乃諸臣過誤相仍自武闈數案以來或沉孤影於山林或泣寒風於犴狴漸至人多畏事不知厚祿之為榮念本避難逃借高名以徼去此世風之極弊士氣之

堪憂者夫人材有限非藉皇上感發其忠義何以鼓舞於功名今有一二考之方伯尚滯跡於外藩十餘載之部員竟懷憂於維谷甚則餉司輸遣欲改差規而司道有司又或以欽件之波累由人錢粮之轉解未到降級住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發舒若復迫於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矣臣所慮於群臣者此也我國家武功造邦高出千古然當時如徐中山輩皆讀書守禮有儒者風而諸凡跅弛不羈之士則必謹其銜勒而後使詐使貪皆得其一臂之用皇上聞鼙而思將帥寤寐來賢同符二祖備

得真正英雄宜即捧轂授鉞立登司馬之門若必依序循資似亦奬拔之術未盡至於軍國所關漕運為大目前舊漕既竣新運方行而流賊漸入中州蠢動更憂曹濮一線輸輓阻塞可慮諸凡四宜之備催水次之兌發過淮過濟之限單事屬官旂全須催督者一幫之遲誤一程之稽延必待叅題奏聞始能挽遲為速則恐曠日既多悞事不小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惰窳特遣內臣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會同事雖為公迹亦當避近日京營操練復遣七人皇上誠以重干城之寄但驟列多員叅分閫令切恐外間諸弁自好者不免因之卸責不肖者遂至借此

趨承恐情面習熟之後馴且至於和同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乞皇上寬之以任使之途皆俾其竭忠於職業嚴之於等制之辨正所以鼓勵夫臣工自將群策畢集謨烈無疆外攘內安治隆堯舜矣帝謂臣子誼在靖共若比徇欺蒙豈容不重懲一二令各官不思改圖仍然玩泄規部科道即應指實叅糾至漕運事宜及特遣內臣屢旨甚明何得任意瀆陳姑不究

戊寅直隸巡按張學周例薦司道盧象昇等二十八員章下所司

直隸巡按饒京上言鹽城縣治勢處極低去歲灾傷未起

今年水患倍加城門土塡而外餘皆一片汪洋直與高郵寶應相通貧者流而為盜富者棄閭潛移商賈不通道路梗塞百姓流離顛沛之苦實有鄭圖難繪朝夕難支寔堪復加徵比皇上如傷在念乞將此縣本折錢糧悉賜蠲免庶幾殘彊遺孑或得少甦至塩城水浸之源皆由蘇家嘴范公堤衝決河身橫夬下流受傷倘不及時築修豈但塩城付之巨浸將沿海一帶桑田盡為滄海矣并望敕戶工二部速行議覆

己卯帝升殿

大學士徐光啟上言臣自崇禎二年七月內奉旨督修曆

法因邊警輟業迨三年八月始續理前緒四年正月以後三次進過曆法書表共七十二卷已於日躔月離恒星經緯日月交食各種法義并立成數目約畧備具所少者止日食一卷及五星經緯耳以全功較之則未完者僅四分之一臣猥以疎庸蒙簡入閣辦事迄今五月不能復尋舊業欲求継者甚難以臣所知如山東廵撫朱大典陝西按察使李天經皆堪供職而又有封疆方面之責不得不於廢條草澤中求之因察原任御史金聲思致沉潛文辭爾雅博涉多通兼綜理數堪以委用若使之討論修飾其遺文析義當復勝臣若其已成諸書方今本監官生漸次學

習臣又閱原任左評事王應遴學亦通綜堪為率領乞敕
部酌量施行

雲南巡撫蔡侃疏奏交南之地與滇南諸土司錯壤而處其酋曰武公悳素桀黠嗜利普名聲常以金帛啗之彼乃時出應援大營之潰明明助逆蓋歆於金銀之賄賂而又有普女以為之婚媾也今名声欲掩其勾交之罪仍欲誘其罪於高士傑此不過巧飾其辭以求撫耳乃士傑則何可誣也勾交之罪名声既作孽於前亦可自贖於後若能不與交人往来不與諸土司仇殺求撫之情自真何必自掩而卸罪於人哉

庚辰以張延登為左都御史
陞張鵬雲為右僉都御史整飭薊遼邊備巡撫順天焦源
清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陞金嗣湛為河南副使專管修河
河南巡撫樊尚燝疏奏流寇肆虐於山陝間已歷年所其
垂涎河朔真不啻虎視眈〻矣臣奉夾擊明旨與山西督
撫按塩諸臣相約協勦乃渠賊紫金梁八爪龍等於九月
二十二日從山西各口擁入我兵以眾寡不敵致兵將受
傷虐燄轉熾次日乘夜直抵修武蕞爾小邑力不能支黎
明穴城而入倉庫獄囚盡被刼掠我兵聞警躡追適山西

兵至前後截殺不二日而城池旋復賊敗奔大山之中頗有擒斬京兵稍挫其狂鋒矣但賊兵分有三十路陷修武者其一若不早為殲除蔓禍無已又將為山陝之續矣臣於初二日自滎澤統兵渡河移駐衛輝府適中之地南以厚汴城之肩背北以通畿輔之襟喉東則曹濮之声勢可斷西則懷濟之應援猶便況衛源親藩重地渾賊迫窺可虞此臣嘔心籌畫不遺餘力者既發省營之兵又調各道之兵近議招募毛兵遵旨動支新餉銀各給以糧料犒賞星夜前來又用本省宿將劉超許定國并原領毛兵游擊越效忠復移會按臣駐劄省城接濟兵馬軍需多方鼓勵

務期滅此群醜以安腹心但賊衆數十萬延袤數百里各處皆可穿入我兵雖有數千用以防守其勢不得不分：則不得不弱而此賊屢經戰陣驍悍非常臣六疏籲請山西大同保定兵將協勦今勢甚危急須臾難待必得忠勇邊將與慣戰邊兵乃可了此是又不得不再為呼籲者伏望亟勅山西督撫按臣以陽和及陝西現在山西兵將就近與臣等約期共勦隨賊所之合兵追殺則我勢自強賊渠可殲矣更祈再敕大名道揚兵界上以壯声援根株既絶封疆自請不惟救兩省之生命行見兩河三晉安而四方俱安神京亦以永奠所關非渺少也其日直隸巡按覺

崇雅河南巡按曾倜各具疏以會勦為言詞並哀苦帝謂流賊殘破修武縣官劉鳳翔巡歷著巡按詳查速奏隣省協勦已有屢旨但秦晉均罹賊患地方各有專責尚燝當督勵道將銳圖撲勦不得倚藉應援以希分卸其崇雅倜所陳令兵部一并馳飭

辛巳輔臣鄭以偉以考滿加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壬午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丁賓以三荷特恩遣官存問具疏奏謝帝温旨報聞

簡討楊觀光以侍養還籍目擊二東喪亂疏奏自登兵造逆全齊騷動賊之所陷固父子不完兵之所經亦室家難

保其在萊州而東殘破幾三百里殺人盈十餘萬最慘則蓬萊黃縣次即招遠平度以及萊陽雖且守且戰城賴以完然郭外人民已死傷過半矣即其餘未被兵之州縣凡連登萊二府者轉輸供億千難萬難亦千苦萬苦臣不能一一繪而狀之至若萊城之外二百里血染黃埃萊城之內五六月巷堆白骨聞之皆為淚下見之能不心摧今丕振天威立撲逆燄其流民亟行招撫尚苦無枝可栖即故壘之願歸乃又無粟可食伏祈皇上將登萊二府所屬地方下部酌議分別蠲租以示優卹再勅地方官設法招徠曲行輯綏大沛寬政力致反側招遠黃縣各缺速補才望

之員優以邊俸庶士農爭還海隅再見天日矣即青以西賊鋒未戢徵調頻承解馬匹火器及米粮草料有脚價十倍於本色交納更苦於催科者而水路兵丁所過不無淫刼因致遷逃此等怨苦臣所親見并乞皇仁下逮次登萊而議卹焉

陝西巡按吳甡疏請表揚節義一孝義高起鳳淳化縣生員家貧甚崇禎五年二月初三日賊至擄其繼母秦氏并妹荆媧以去生即馳赴賊營曰吾父年高倘必奪吾母與妹則吾父不保賊曰得二馬贖之生竭蹶求得一馬賊止還其母乃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賊聞之遂遮道不放欲

并留為書記且曰汝能勸妹順我當惟汝所欲生大罵不從賊揝刀挫殺之於是百計誘脅荆媽〻義不受辱大罵求死賊悅其色猶不忍加誅割髮裂衣以恐之媽畧不動色仍罵不已遂被殺時年十六其父高一金収瘞之一烈女劉貴姐延安清澗縣里民劉興女年十七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流賊衛守科趙興世等攻破神崖寨同時被鹵婦女五十餘人無一得免獨貴姐不從賊再三脅迫乃自言曰以良家女為賊妻使吾父兄何以為人生不若死徑投崖身碎而死解氏韓城縣解雅女年十五萬曆三十二年適生員衛景韜甫四歲夫死哀毀骨立願從所

天於地下引刀自刎者數四為翁姑所救于是矢志守節立其姪雲龍為嗣日事績紡躬操作以奉翁姑教嗣子成立補博士弟子員無何而嗣子病辛氏集家人拜訣曰未亡人不即死者為撫此子耳今無望矣遂闔扉自縊王氏西鄉縣生員王天民女年十六嫁生員許天祥為繼室結褵之日適翁許稷病故未合巹次年祥塟父西郊即居墓三載迨服闋始行婚禮時年已十九僅六月而夫故事八旬老姑守三月遺腹稱未亡者五十餘年〻六十九李氏鄠縣李穆女年十七適高徵無子萬曆四年夫故氏貧無所倚砥礪苦志勤績紡以自給守節五十餘年〻八十一

李氏蒲城縣王沂妻李邦吉女萬曆元年〻十六歸沂八載沂病故一子在抱氏矢志撫孤歷五十二年〻七十五陳氏華州生員王栻妻華陰縣里民陳諫女年十五隆慶四年歸栻閱十年栻死能孝事翁姑課子成立守節四十餘年〻七十狄氏乾州狄良貴女萬曆元年適師賓時年十九歷九載夫故氏誓以死殉遂不飲食舅姑諭以年老無倚幼兒當撫乃復食繼有勸其改適者氏斷髮毀容厲聲嚴拒自後不敢妄言年踰八旬守節五十餘年段氏洋縣貢生段復惟女儒士楊熷妻萬曆三年夫故氏年二十一遺孤甫六月能事庶姑以禮更竭力以塋夫之祖母教

其子成立守節五十四年〻七十四劉氏興安縣生員屠瑙妻里民劉鄉女萬曆二年氏年十八事瑙七年瑙卒遺孤秉忠方八月氏誓與同死賴隣婦楊氏救免遂力奉孀姑人以孝稱苦志四十八年〻七十二章下所司

癸未起勞復痒為河南道御史

先是監視宣鎮太監王坤題參宣撫馬士英貪縱不法奉旨詰問推用何人吏部尚書李長庚回奏馬士英之用係原任尚書閔洪學所推劉榮嗣所薦然但云堪任卿寺未嘗謂其堪任邊撫乞聖明裁奪

甲申陞楊棟朝為光祿寺少卿

調陝西右布政使蕭丁泰爲山西左布政使

兵部疏覆兵科給事中李夢辰中原流寇突逞一疏及戶部左侍郎周士朴等流賊蔓入中土一疏謂中州平衍之地素無寇警人不知兵一旦有急驅市人而戰誠不相敵臣部先請調真保戰樣四千名令保撫督井大二道擇將統領直趨河北境上戮力堵截而豫省鄉紳存乎見少復有邊兵之請使邊兵可調臣部敢謂腹心當緩但念秋防未竣各邊布置粗定一動更慮踈虞誠不敢再議撤調惟昌平左良玉之兵二千五百原議四昌防守而良玉亦將中之錚﹅者此時兵將正在歸途宜令督治臣侯恂調赴

懷衛與真保兵互為犄角則合本省兵數已踰萬勢頗不弱而地方文武各官亦當悉計綢繆無得盡恃客兵也若各道分信移駐誠為要務惟井大二道已奉旨提兵南勦正禦賊於藩籬之外可不煩更置其兗西道之移駐曹縣冀南道之移駐澤州蘭陽儀封汜水滎澤考城孟津等處之為河口要衛各道分防更急此則聽各撫酌量分派嚴加責成耳其州縣原設民壯隨其多寡或以十計或以百計印官親自選擇教習技藝合數十州縣之衆便可成一勁旅至於各衛所額軍京邊班軍之外必有存留每百挑選三四十名并選户下餘丁填補務令清軍同知親自挑選

即於本衛所擇謀勇指揮千百戶統之緩則各守城池急則發以征勦合數十衛所之衆又可成一勁旅何煩紛紛招募乃可足兵乎各衛屯田每為勢豪吞并屯粮每為衛弁乾沒并宜責成清軍同知徹底清查民種軍屯照民田起科官侵者照監守自盜治罪則清出之粮自足贍軍無煩更為措餉矣此凡有軍屯衛所之處盡當如法選練請釐又不但中州一省宜然也帝謂衛軍鄉兵足資捍禦撫按全不祗遵有警輒請調發殊可痛恨其左良玉兵著侯恂即為遣行各道各分信責成及鄰撫協勦俱有成命如該部泄悞即行叅治餘依議著實申飭

乙酉兵部疏奏普名聲既經議款自應奉令恐後乃遵約未幾復引兵攻沙定海破向尾而逐祿洪矣夫祿洪素稱忠順作我藩屏豈普酋所得變置在撫鎮即不能善護於未破之先亦宜重植於既覆之後還其故土招集兵民以明朝廷法紀以遏狡酋逞志安可度外置之乎況張周原以撫鎮委任料理此時撫局未定即張繼孟且未足為功而況張周乎則授官不但非典制亦非酧功時也今宜責經孟仍以利害順逆宣諭普酋除前攻沙攻祿之事為其祖父復仇姑置不治此後祿氏再立倘仍不相容則明係借撫養奸剪我羽翼問罪之師豈得需時一切援勦事

宜仍應敕督撫鎮相機料理其沙氏諸土司將佐並宜撫鎮節制以一事權帝曰可

丙戌以周士樸為工部尚書

陝西巡按張應星以帝矜疑桒仲金罪具疏頌美解網之仁乞敕中外臣工善体聖意勿骫法故出勿泥法故入嚴施五刑寬從八議庶使舜禹好生泣罪之心復見於今日章下所司

丁亥遣御史林棟隆巡按蘇松

永平地震

廣東巡按梁天奇疏報廣惠韶三府所屬龍門從化增城

長寧翁源英德各縣界中有白梅等峒素稱賊藪春夏間惠潮九蓮山餘賊竄入其中聚黨為害嶺南守巡道布政使林贊副使洪雲蒸督令叅將李相蔡時春討平之因列其功級以聞章下所司

戊子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文士昂廣西道御史趙繼鼎上言進貢番人例應賞賚今值物力匱詘之時禮部移支緞價銀二萬六百有奇臣詳查庫貯緞價銀因貢期既愆俱已別用而柴炭冬衣各項及邊餉贓罰等銀又係切要軍需不容那動臣再四躊躇惟有仰懇勅部亟為裁處耳但目前不可緩之錢糧無慮數十萬俱無從取辦不知本

庫何以了此本部何以辦此、臣所激切徬徨者且接管日久神形已憊心血幾枯況兼巡視皇城并証銷諸務併集力不從心轉虞顛躓近蒙新綸行催考選竚見分任有人仰祈皇上敕部速催外解接濟軍需亟諭當事諸臣速行考選庶各項有所取給而臣等之積勞得以稍均矣章下工部酌議其各科員缺吏部速行考選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以敬竭愚忠一疏被詰回奏畧曰聖人出而萬物覩勞臣勸而至治成當茲時事孔棘輔政良難是以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按亦有情可原皇上若非過以勞準罪以情原則議過不足懲過而後

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誤者以實口故綜核太過則要領反捐懲創太深則本實多失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如原任薊州兵備道僉事左應選於已巳之春以昌黎知縣率土著持白挺力保孤城旋擢司道誰曰不宜今竟以賍擬則甚矣掛號遂為染指功狀番為罪案危勞盡泯偶誤重懲淹禁搒掠志摧身辱皇上留意封疆於城池失守者既不少寬其罪而捍禦著績者又不少念其功諸臣又安所適從哉時急則巨萬可捐事平則錙銖亦較向使昌黎不守同於遵永又不知費朝廷幾許兵馬幾許金錢又安得涓滴而問之墨吏之侵欺當懲勞

臣之照雪宜早此臣之所以為應選請也如原任科臣馬思理道臣高倬以草場變生不測兩臣狂奔盡氣無救燎原如責以巡視則薄罰已足更欲以他獘論則甚矣時值濕熱攸灼豈曰人為受事浹旬徙薪亦難猝辦緹騎並下行路永嘆國家設臺省諸臣言責原其專司差務特其并攝今變出意外便攖重譴將來諸臣盡黽勉以營一差而簪筆亦可無問言路竟可無設矣軍國有大利害大是非又誰為皇上熟計而言之者今歲雪雹見於盛夏地震告於京畿草場不然自焚或亦彼蒼示警皇上不寬刑薄責嘿示修省猶令諸臣嚴鞫長繫文致不已甚非所以迓太

和稱善事也人臣事主不敢聽禍於天聖主回天何妨引過於己廣開三宥之仁式收一鳴之益臣之所以為馬思理高倬請也如原任宣大按臣胡良機受事一方勞怨交聚況在岩疆乎良機兩差宣大例屬破格非皇上嘉其練習當不至此乃終從褫革則甚矣殘冊之不出按臣署也監視不昧本心業已再申偶誤而天聽彌高輿論徒惜邇來臺臣敘擢京堂皇上每其難其慎若以佚之績懋者良機屢歲衝邊不獨綏民飭吏兼之詰戎禦侮日置身於艱危百出中即不敢言績懋亦庶幾匪懈矣量轉未能三褫隨之又何以信明旨而鼓諸臣也功深持斧恩特賜環臣

之所以為良機請也如原任監兑主事吳澧當京邊需餉日急吳澧宵旦河干不遺餘力運弁稽限量行戒責此為公非為私也乃褫革之又欲窮治之則甚矣今催運之旨迫如星火而運弁積偷鮮耻稽悞習為故態戒責亦安為舊套豈叅罰能懾其心所以近日司官劉呈瑞又以運弁横辱告矣輦轂之下尚且如此況其他哉國儲萬不容緩兑臣決難過求也又如原任副都御史易應昌其持平功罪臣不敢贅自遣戍越西語不忘君父惟云臣罪當誅生不入里門竟以臣身明法終歲荷戈兒童亦泣又如原任左都御史陳于庭其總憲功罪臣不敢悉昔巡方江右與

革之間地方多賴其利激揚之際屬吏雖干以私一朝奪職風紀無光凡此皆臣心所未安不敢不以入告者也帝以其將屢旨處分之人逞臆妄議明係市恩沽名切責之

己丑直隸巡按倪成章疏薦有司官員知府嚴爾珪等治中張元衡同知阮近賢等推知魯元寵葉高標等共三十四員章下所司

寧夏靈州諸處地震有聲

庚寅陞楊方盛為太僕寺少卿蔡國用為大理寺右寺丞以御史顧宗孟為福建右叅政孫徵蘭為四川右叅議

河南道御史王道純再疏劾兵部尚書熊明遇通賊作奸

故陷封疆十罪孔有德以數百步兵破陵與諸邑臣據實入告明遇恨入骨髓遂出條陳不使州縣嚴備惟責其不能供應以遂賊欲致恣行攻劫畧無所忌其罪一沈廷諭肩與撫賊余五化甘心獻策乙邦才東潛通消息臣疏參之明遇不使臣處分縱之免脫指揮楊一麟千戶張國思把總楊遴挾賞鼓譟臣亦參之奉旨下部明遇輒悖旨行私至今未覆其罪二張國臣未行取未考滿明遇受其厚賄酬以寧前兵備使倡為撫賊之說認孔有德為姻親一往於二月十七日再往於二月二十六日三往於三月初六日書札現存違制通賊其罪三臣立輜重三營以資捷

伐明遇妬其成功陰嗾張國臣塘報誣昌濰人煙斷絕糗糧無備以激聖怒既云本部差官豈無名姓可指匿名文書誣人罪過其罪四臣令游擊張汝行李景闖圍救萊殺賊入城明遇恐我兵堅守嗾國臣謊言全軍覆沒搖亂軍心其罪五臣會同總兵劉國柱扎營新河以牽賊勢國臣承明遇意旨恐其碍撫私以令箭掣回且駕言安知其不送料草擅撤官兵通賊責國其罪六張汝行入萊之後城守益堅撫賊之計遂阻又令國臣出疏叅臣謂臣屢破撫局傾陷巡方甘心結賊其罪七明遇百計去臣皇上洞燭其奸寢奏不行遂串通劉宇烈查昌濰料草吹毛求瘢立逮御

前欲加臣罪背逆祖制顛倒是非其罪八屈宜楊新補推官明遇恐破撫局餌之以登州監軍道力贊撫事陰収人心其罪九國臣憑依明遇具疏参臣二次目無三尺號召亡命攜戈挽弓大肆慘殺在青州驚動宗室兩學諸生皇皇控救在臨淄幾空其城即國臣亦不自諱在昌邑將捉拏遼賊鄉兵欒存信李四馬霊裳郝官等足既着夾棍又用大石打折慘不忍聞三營兵丁恟恟幾至鼓譟且屢盗皇賞假云賊搶監守自盗殘殺平民其罪十具此十罪悉加叛逆一等乞敕法司將熊明遇張國臣一并研究庶禍本可除而通賊賣國之奸克正厥辜矣章下所司一并

看議

辛卯兵部以東江總兵官黃龍有東兵將攻旅順之報上言黃龍既稱分旅順之兵一半渡海一半防敵而於彼此分防之際復欲用其餘力以築鹽場新城其意似有因此聲息藉爲留駐計者應嚴敕速遵屢旨收拾戰船多方截擊毋得藉口閃爍其旅順以東各島將沈世魁等仍令屬兵以待防叛而兼遏敵可也帝謂黃龍承旨遏賊未見奮銳出奇乃借端逗遛殊負委任合再行嚴諭其島將兼防一并通飭

壬辰川貴總督朱燮元疏奏昔年設立黔省之初止置衛

所而無郡縣止有屯堡而無村落及後漸次充拓添設府州縣治所謂民者皆苗、各隸於土官土官性嗜仇殺消長靡常局面屢變故額粮雖輕而無徵又且幾半即丁差等項亦有額而無徵點之為省原不在田糧之派今雖被兵十年而殘破之餘官念冠裳軍戀田土設法整頓猶可粗成綱紀若議改軍田為民田則糧額反輕而衛所之制盡失似屬未便懇勑部查議以垂長久章下所司酌議

癸巳陝西巡按金蘭以守備劉奇勳通賊、通判張廷極被擄總兵楊麒縱寇請下部分別議處以肅軍紀帝命將劉奇勳張廷極俱削籍付巡按御史提問楊麒令查明奏奪

甲午大學士周延儒以御史王道純憑藉肆毒一疏謂其黨庇張國臣狥私瀆旨具疏奏辨請先賜罷斥一體敕部詳細確核帝溫旨慰諭令勿以浮言介意（延儒此奏本在王道純下奏之後而延儒力能使旨意先一日發今即依原抄錄之以著其奸）

崇禎長編卷六十五

五年壬申十一月乙未朔河南道御史王道純上言張國臣恃周延儒熊明遇輩為盟主通賊慘殺目無三尺臣於前月十三日具罪樞堂属通叛作奸失陷封疆十罪一疏中有首造意主使之人適犯延儒所忌臣方靜聽處分未有揭抄而延儒先為漏洩使國臣亦以十罪報臣國臣所奏之欺誑自不待言而延儒庇國臣以洩機密國臣倚延儒以肆毒噬實為盛世怪事乞敕九卿科道並山東撫按監視從公確勘帝謂道純監紀溺職頃妄詆首輔姑不究其張國臣情事部院一併看議

丙申以孫嗣嶶為徐州副總兵

薊遼原任總督曹文衡疏報捐俸及節曠銀助餉命報聞

丁酉禮部上言龍嶺口係長陵主山其過峽之處中抽一脈起伏踴躍而至融結長陵及列聖神宮東界水出懷柔縣由龍嶺口出東山口而交會於通津昌鎮侍郎侯恂以邊患頻承議建新城其上恐於龍脈有碍題請相度據欽天監所遣戴員等三人看得自分水嶺至龍嶺口約有十里之遙委係左邊護從餘山枝角雖在界水之中實於龍脈無與惟是先年建築關牆曾經監官相度形勢險固原自可恃應否添城宜聽督臣酌量為之耳章下侯恂酌議

四川巡撫劉漢儒疏奏蜀地接連滇黔遠在萬里彝漢雜處叢孽易生所恃有備方可無患不意廢弛至今日而極其可慮之大者蓋有三焉一則民情之變更一則番彝之叵測一則將士之離心此三者事雖異名而實則同病故欲聯屬人心以懾服番部其鼓舞一端非急敘川功早計善後不可乞念封疆大事敕風力大臣一員叱馭就道從公酌定使善後有策前功獲敘則百年大典在此一舉矣帝謂西蜀治兵有年何稱一無足恃功次屢旨勘敘乃至今未有確議應否另員前往兵部速奏至一切勵兵治賦保境安民事宜漢儒悉心料理不必託詞頻陳

登賊李九成率衆突圍官兵合擊斬之時官兵圍登既久賊困甚計無所出九成謀為突圍之舉先日有城人洪成訓知之出降報信各營得整兵為備是日五鼓果開城奔衝而至官兵聚而殲之遂殺九成於陣餘衆大敗入城九成勇而善戰為群賊所倚既死不敢復出日惟相對大哭而已

戊戌調考功司主事馮世熙為文選司主事

己亥浙江巡按蕭奕輔疏報剿賊劉香老糾衆近萬聯䑸二百餘入犯寧台温一帶近海地方同時告警温區內港被賊蹂躪穎道臣杜喬林親冒矢石竭力堵禦地方得以

稍安參將今陞江南副總兵袁大寧任賊長驅已勒令赴功贖罪近復得撫臣羅汝元出鎮台州居中調度庶指授有人而蕩平可冀也帝謂海賊連艘入犯汝元何無先事綢繆着戴罪速督道將殫力殲除

庚子陞戶部郎中林鍾爲雲南參議

辛丑遣中書陳鳴珂爲故兵部尚書呂兆熊營葬

壬寅山東巡按謝三賓疏奏東寇未平西寇復逞河南輝縣修武新鄉之間屢聞劫殺近且屯聚於山西陵川境內矣夫秦寇之蔓延已甚往者秦人不能滅賊而以晉爲壑自謂可以息肩豈知秦肩未息而晉被其毒晉人不能滅

賊師秦人之智而以中州為壑亦自謂可以卸担豈知晉担未卸而中州受其殃倘中州之人亦轉相傚效則二東豈有寧宇哉陵川距兗西四百里三日可到賊離秦已遠勢不歸巢中州懦卒已見失事曹濮之間孔亟且殆況五營十八寨之渠魁無日不思倡亂聲息一通彼即長驅而至東省兩面受敵勢必不支臣已會同撫臣朱大典河臣朱光祚移檄各道嚴為之備乞皇上嚴飭中州文武各官務在勦除勿師秦晉故智專以壑隣為事封疆幸甚帝命嚴督道將加意堵勦不得但請飭隣封彼此諉卸

癸卯陞參將王家棟為西寧副總兵

一山西道試御史李右讜上言從來熙載亮工之事業祇此忠貞不貳之精神其人誠不肖也雖奉法守職亦或以售奸其人果無私也即寸短微疵猶堪於使過今不問品行之貞邪而但問功令之違合不論前勞之巨細而但論新案之有無考成有一切之罰格而鸞鳳幾厄於鷹鸇中外有戴罪之積薪而勞人及抑於閒局巡方以詿誤蒙罰而丰稜与闒茸無分糾舉以觸諱不容而鳴鳳較寒蟬更拙用才者如驅役傭隸操作僅助中程効用者如束身縶維朝夕祇祈免譴數百年培養之士類未得其全而止半用之未獲其真而止贋用之安得不疑縉紳之流一無當緩

急之任使耶若夫進言之道自有多端或就事而直陳或連類而條舉或奬美以納牖或抗節而批鱗或婉諷以回天聽之高或微詞以折堅冰之漸大約順而進之恒易逆而劫之甚難旁引曲喻更有不得已之深情隱約提醒別具難明言之苦念今者懲前毖後之論則疑有別指而姑詰以覆陳杞憂嫠恤之詞則意其沽名而聊付之免究驟觀而未加察覺其忠愛之無徵泛覽而罕繹尋寧知糾繩之有味是以採納偶及祗是人適政間之枝言厭斥所加半屬正本救時之宏議迹雖近未止輦効未收於轉圜求之若渴而置之如遺臣竊為群言惜矣今時屆履祥元陽來

復進之則為交通之泰又進之則為雷雨之解天地之心於復而見皇上心天地之心亦於復而見伏望擴宥過之仁發群察之色於仕事諸臣稍寬文法俾得各抒其幹略而從前得罪者更為酌才品以竟桑榆之收於進言諸臣稍息忌諱俾得共竭其芻蕘而從前棄置者悉為鑒忠赤而恢容納之量允若茲則至恩所發庶幾共矢捐糜而孚感之孚亦必感懷精白矣帝謂程才宜課實功聽言須求有益若泛稱才品何裨治安言官務在體國抒忠不得但以飾名為事

川貴總督朱燮元疏奏逆酋奢名聲久叛逋誅其妻萬氏

慮禍及身密与家衆吳道泰普起明舉人章呈錦生員萬民瞻吏目謝良臣等定計於九月十一日進毒殺之率其所部以降滇患悉平

甲辰冬至祭天於南郊遣官恭代

遣官祭太廟及諸陵

調稽勳司主事鄭鳳來為考功司主事

山東道試御史禹好善上言山西流寇突過太行焚燒懷慶關廂殺掠河內清化破修武城置酒縣堂用刑拷辱縣令恣橫極矣方今陽和官兵截之於西河北土寇導之以東轉相狂逞禍無已時皇上允樞臣之議敕真定兵四千

應援又令左良玉協勦是皇上之為封疆計者固甚周也今真定兵以防守本地去賊尚数百里呼吸不應良玉亦遠在關門啟行無日賊勢旦暮且至而我兵瞻望不前是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豈為計之得也乞敕兵部趣真定兵徑進輝縣直逼賊曹則安河北正所以保真定再敕良玉及時整旅務与真定兵先後齊集互為犄角而河南撫臣再率標兵應之則主客夾攻賊膽自破有不淨掃妖氛者臣不信也

河南巡撫樊尚燝以清化修武諸處流寇奔竄山西疏奏豫中所与河北共安危者山西也所与河北相救援者亦

山西也前陽和之兵急已効於修武則彼此終當策應方可成功祈敕山西督撫按臣急驅賊西出促之河上俾進退無據更与陜西諸將并力殲除此上策也若山西賊勢尚衆一時難清當共遵夾攻之旨与晉中約會日期揆賊屯聚處所合臣河南毛兵及陽和邊兵彼此力圖若能殲山西之賊即以除河北之害此豫晉戮力同仇之誼乃中策也若專待山西殲賊中州止分布防禦此時欲守則靡費不貲欲戰則賊已西遁經年株守師老財匱幾無策矣乞皇上立勅陽和兵与臣兵合勦隨賊所之共為殲除庶事勢簡易一勞可以永逸也若昌鎮兵至一鼓西行尤屬

便計以悠々不決徒事守隘所失多矣至中州原任總兵劉超老成壯猷欲藉以總理軍務原任加銜總兵薛定國驍勇絕倫欲藉以衝鋒破敵更乞天語叮嚀以便責成章下兵部速議

先是慶陽賊奔隴南者為總兵楊麒所敗後因麒回鎮餘黨復嘯聚巡道徐如翰委王仕魁等領監兵劉奇勳等領邊兵会通判張廷極督勒奇勳与賊講撫私相往來廷極悞信其謀為賊所襲兵敗廷極被擄時臨洮總兵曹文詔適至与撫標兵協力追殺斬賊首三人賊始狼狽奔竄棄廷極而去至是漢南道梁與暨秦州道蕭漢與游擊解文

英及曹文詔引兵搜捕自辛丑至甲辰連日三戰皆捷賊黨零落星散巡撫練國事以聞

乙巳以昨冬至節升殿受賀

廣西道試御史劉光斗以考選在即疏請嚴絕獎竇上言推知所任者簿書錢穀其勞績列於撫按之薦剡人得而知之至中行等官風稱冷署頗無表見當首稽其官箴之修謹次稽其人品之貞恬与奉差之艱苦勿因悻悻而矜爲有幹勿因落落而疑其無能勿因廣交立聲而資之膏沐勿因孤踪獨好而靳以揄揚務使議者搜以清夜之良心主者矢以天日之炯鑒天下之人皆得以質其是非而

天下之候考者皆如自程其軒輊則真才得而言路光矣

帝謂程才首重官評次參鄉論正須從公甄核抑競獎恬不得任人主張挾私顛倒

丙辰陝西巡撫練國事以副將張全昌推陞延綏西路副總兵具疏題留

丁未吏部上考選科道等官職名吳甘來刑科史可鏡兵科吳麟徵吏科林銘几湖廣道陳志茂戶部主事劉曰俊刑科葉紹顒浙江道梁士濟江西道盧經四川道蔣德璟兵科田用坤山東道冐起宗南吏部主事范淑志工科米助國福建道褚德培陝西道王一鶚山東道金光辰廣東

道吳士禎禮科陸茂元禮部主事孫晉工科謝宗禮部主事左佩玹南浙江道

戊申蘇松巡按林棟隆上言閩寇劉香老百艘萬衆乘風突犯寧波沿海一帶殘毀甚慘且直入內地攻犯昌國石浦二城總哨被戕戰艦蕩為灰燼海濱無復居民所幸北風大作鹵掠以去而溫州復受辛盤得禍尤甚於寧甌城岌岌弁將束手慘毒有不忍言者夫寧波固兩浙之門戶而蘇松與浙又信宿可通臣今奉命按吳唇齒之邦隱憂均切為今之計協勦宜先臣聞閩之鄭芝龍擁水軍北向賊即揚帆直走釜盤奈何浙兵素强而甘出芝龍下哉是在

兩省諸臣悉力鼓銳集船會勦耳況浙之金盤松海昌國石浦舟山等處賊船可入者無慮數十所宜於要害之地高築銃臺以備衝擊則賊自不敢狂突或即以貼駕之軍優以從征之餉使之防守可無登岸攻掠之憂矣至通番之禁未嚴或多漏網定海關稅苛刻使商民交病生計日蹙則禁奸恤民又不可不加之意也若普陀叢林每爲賊窟嘉靖間嘗火其廬徙像於招寶今日久禁弛大盜仍往來其中屯兵而齎盜糧莫此爲甚即勢或不能盡燬當如嘉靖故事復加禁約不許徑達普陀庶奸宄無所藏匿豈非防患至計哉又有沙船往來於蘇松兩浙之間有貨

則裝載無貨則剽刦名曰沙賊浙之臨山觀海每受其害臣謂巡塩之兼轄兩浙者控制最易當移檄兩地守巡將領嚴爲防撲并力擒捕使南北之寇聲息不通是防越亦以防吳尤當亟爲嚴飭也章下所司

己酉免朝

故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右都御史楊漣子楊之易請其母誥封一品夫人詹氏祭葬部覆依三品上父母曾授本等封例照一品夫人營葬賜祭

掌河南道事御史李日宣上言臣惟爲臣之道莫過於自反益不特反求幽獨以自立於指摘不及之地抑且反覆

舊章而共期為率由不愆之臣則所為矢心精白刻意公明起念務絕溫飽當局勿狥情緣論人須破盡方隅議事必化去城府各營職掌毋攙銓樞之權盡滌肺腸莫存恩怨之見計其要則有三焉一臺規原有建白牌各道輪次主之凡條陳公議匡救正言皆視牌之所在為責成自祖宗朝相沿至今未之有改乃今則幾為故事矣即有時各露一穎而微占風色遂欲合章即無人不矢赤心而一遭呵斥便覺色沮夫聖朝豈必無闕事臣子則但有血誠若使視上之喜怒為進止誰復為朝廷發抒正氣冀存公議者顧皇上嚴飭諸臣各矢心盡職遇事直陳無復畏縮觀

望容默相尋妄意朝廷有厭薄言路之意則建白牌之法千古如一日也一臺規原有巡方總約往年秉憲者深究於民生吏治之隱細審夫人情政體之宜列為要款令持斧使者歲奉以周旋至回道日各呈其事蹟於堂以備考察而殿最之此祖宗朝相沿至今未之易也乃今亦幾為故事矣蓋地方之蠧隙最多一經指陳誰不攘臂而思振而王程之日月有限稍須詳審遂致秉燭而難周此非真有刻意自盡之心則精神雖周而不足非實存救濟萬人之見則念慮雖動而悉虛亦何以下信此民上對至尊哉願皇上嚴飭啣命諸臣實體總約行事使地方得受激揚

之福而憲臣克伸駁罷之權斯臣所望於靖共諸臣也一畫規故有資差定敘資分新舊差分大中此一定之敘也自新舊間差之議興而先中後大先舊後新之古道於是乎杳然矣顧新舊雖可間差而一中不再中一大不再大之規非甚乏才不可通以權宜非甚急事不得間為假借無非使人人得効奔走之用而不涉於偏枯耳至兩差既畢視資俸而優以京畿督學營餉章奏与掌道等內差以足三差之數而後移咨論陞此成例也惟是地有遠近事有難易人情遂有趨避而新舊大中之際未免為擬議之端此無他惟註差之期未定故人得夤緣揣摩也然而註差之

所以無定者則以各差之報滿有遲速耳今惟就到任之日扣至一歲既周即便註差除中与大俱完候註內差者其餘但以見在班行新舊資叙註推至季差亦用此法則擬議不起趨避不萌而臺規自此一清矣帝謂御史隨事進規應否遞主建白并註差成規都察院查議以聞

庚戌帝念圍登將士暴露良苦命賜皮衣及胖襖等物仍先叙解萊復黃功以鼓舞之於是朱大典擢右副都御史仍巡撫謝三賓俟京堂推用金國奇擢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千戶吳襄復原職陳洪範加太子大傅鄧玘劉澤清靳國臣祖大弼張韜祖寬金良棟俱擢都督同知僉事有差餘俱

分別陞賞

以原任雲南巡撫王伉陷地喪師并巡道楊鼎極俱戍邊衛巡按趙洪範准配贖

辛亥起趙維岳為驗封司郎中以程良壽為驗封司主事

錦衣衛百户黄金湯上陳八鎮邊商條議五款一邊商中引壅積不售之苦一巨奸積弊侵盡國課之害一塩倉宜復祖制之便一假借王鹽食塩夾帶私販之弊一急銷壅引可救急儲之策帝謂鹽法近多條議此奏有裨興除所司詳議以聞其假引奸棍巡塩御史查究

壬子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儒學生員宗聖六十二代嫡孫

曾益疏稱其祖曾子十五傳而徙居豫章二十九傳生肇為宋大儒肇孫恧仕司農丞出判越州建炎二年金人陷越合門四十口死難葬山陰天柱山惟子崇獲免固守祠墓寓越自宗聖至肇貫為嫡裔有世譜及諸史并諸儒敘論足據應得主祀承宗考往時曾質粹所據永豐一譜委屬旁派不可不為釐正宜將質粹後裔回江西使臣回籍山東以明譜系備蒙念其已成　敢援弘治六年詔孔子後授兩博士以奉衢州祀及嘉靖三十四年詔朱熹後授兩博士以奉婺源祀兩例上請無使曾氏嫡派未明而旁支得主宗祀也乞敕禮部勘核譜史諸書施行章下所司

癸丑宣大總督張宗衡疏述追勦晉賊情形謂自八月入境後節次於芙蓉尋梓辛置等處共斬賊級四千五百餘級賊遁入磨盤山中此山方六百里東窺澤潞南接冀沃北聯平孝西瞰霍洪衆賊十餘萬盤踞其中四通八達我兵由南則賊北由西則賊東臣率兵馬四千窮追之智慮幾竭意欲誘出此山使失其東閃西幌之勢我兵始可一意遠圍俾死無噍類然而我之兵力須厚奈新推總兵張應昌又為秦省所留與協勦之李卑艾萬年竟無毫髮舉動晉不足惜其如赫〻之明旨何乞聖明立賜催發帝謂應昌已嚴旨督令受事何云為秦所留宗衡著會同撫

監速圖掃靖餘報聞

浙江巡按李宗著疏解搜括贓贖賣課及變價節省銀共三千兩助餉命到日覈收

直隸巡按饒京疏奏祖陵地繞淮黃會合諸水實王氣所鍾然歷年既久河形之遷延無定以致沙水之流止非初況當水患泛濫後所宜講求者不一事敬陳護陵八議一議二陳庄之決口二議高家堰之三閘一議添守閘之官一議祖陵對照之山一議大覺寺之墖一議再申祖陵之禁一議卹附陵之州縣一議設護陵之衛章下所司

甲寅雲南地震

浙江巡撫羅汝元疏奏浙省寧台溫三府皆海寇出沒之區而近日劉香老突犯台之健跳復攻溫之黃華盤石直逼府城臣酌量形勢南可顧溫北可顧寧者莫如台州為便遂以九月十五親督標兵一千五百精勇三百馳鎮台州然窺賊狡謀若將以溫為安巢國徘徊不去是非合三區兵一大創之寧靜無日臣即調集各處戰艦分布諸將於十月初三日誓師開帆以圖一鼓殲除而沙堤一帶非閩師協堵難保兔脫乞敕兵部嚴諭福建撫臣督令鄭芝龍協力并勦勿以隣國為壑至師行粮從而鼓舞兵士尤需犒賞臣調發標兵三千五百精勇三百衛兵五百例用

行粮在額餉之外藩司那借湊處無術點金請將每年扣解京餉一萬兩暫准留用俟事平仍解可耳帝謂海寇未靖已屢旨命勦汝元當速行殲滅其福建巡撫鄒維璉亦令發兵會勦所請留餉一并酌覆

乙卯吏科給事中宋權上言君職要臣職詳此千古不易之道乃邇來以臣子之失詳致皇上之不得職要聖心愈勞而臣職未舉大事與小事併積急務與緩務並壅則何以故由於入告章奏徒漫托條陳率皆塞責之言是何如一言有當使利害是非立剖又部院題覆多模稜兩可要皆狥私之習是何如一日而結使行止功罪立決庶幾事

日簡而政日理矣其最要者無如人才吏治二端臣愚妄謂錢穀刑名猶有冊籍可考未有人才而可無籍者也宜將在籍諸臣除逆案外直省各為一冊詳註其生平官跡與薦舉論劾不許於官跡履歷外旁綴一語冊成進覽歲以為常吏部凡有推用皇上展卷了然則東山之風望與南山之捷徑自然迥別而賜環之新命與賜玦之舊恩可以并行此清序人才之說也又如陞轉一事州縣猶多考滿而府寥寥矣府猶間有而藩臬益寥寥矣外缺既多勢必以諸曹推補於是有未經考核而敘事者則非人才之窮而銓部之自窮也夫陞以酬其績也未考則無績無績而

還豈祖宗爵人之制乎以後地方官推陞俱宜於題本內明註某年月日考滿則淹滯營競之弊俱杜此嚴衡吏治之說也若然則臣子各有司存皇上行所無事不煩綜核自見惇大太平何不可坐致也帝謂列舉劾註考滿果否足盡用人之法所司酌議以聞

丙辰督理巡青工科右給事中王家彥御史周堪賡以草場失火巡視馬思理高倬與監督王淪初江之遠等罪雖難逭情實可矜俯首析楊之下楚囚相向已自夏徂冬愁苦呻吟懲艾無及幽憂成瘵醫藥靡資加以嚴寒切骨倍覺悽其乞敕錦衣衛早爲審結以霈法外之仁

直隸巡按趙振業疏奏河道與漕運相表裡漕之遲速以河之安危河有安流斯漕無滯捷則治河正所以理漕也臣於查歷河南河道後即馳至張秋適閱汶濟一帶南望河口居南北之脊一水貫注潺湲如縷每遇春旱涸竭可慮目前正當大挑之候速救挑濬所關甚鉅倘淺處不濬濬處不深挑空僅循故事重運其何以濟至於北河口尤汶水北瀉之衝今歲大水沒堤此口必塞始能挽汶全力而注之漕此中又有馬踏蜀山諸湖名為水櫃時其盈詘而節宣之斯可借潤特患經過內外官員倚勢決壩湖水洩漏則蓄積不厚何以待運臣與管河諸臣約嚴禁放決力

飭修築倘有犯者即具實奏請定奪若夫上源諸泉泒分流遠疏而導之湯湯皆濟運洪波國家特設泉部之臣其職誠重邇來歲久事湮水利盡歸佔籍泉夫幾爲虛設源之湮矣流曷能遂臣移文泉部等官親行踏勘修復倘諸臣以急公爲務濬河身蓄水利疏泉源一一實做北河自不患於淺阻而近日最可患者莫如駱馬一湖此湖至陳窑口清流安瀾縴挽最易賜名順濟歷歲賴之不意今年黃水突決自青墩堤漫黃草湖出駱馬而歸宿遷直河故道一望平原陳窑新口細流就淤轉盼明春重運踵至遡流而上縴挽安施則所謂力塞決口復河故道尤當及時

鳩工即投璧沈馬似亦未可深惜也乞亟敕總河督臣嚴飭中河分司及管河道府早辦物料多發丁夫刻期竣工無誤新運此萬不可緩之役毫不可省之費也

直隸巡按饒京以江北淮安諸郡連歲災荒流殍載道疏奏為饑民數月之計莫如煮粥一策請留漕米二三萬石分派州縣命各設粥廠以供本地饑民行見流離之衆挈父母妻子歸故土以就食仍還其耕鑿之常此救災之急計也為饑民一年之計莫如軫恤一節蓋州縣之民莫不望此秋收而今盡付之波臣矣被災之邑城市蕭條鄉村空寂而追呼之令一下不獨去者不來將恐未去者思去

豈能向粥廠之民索逋乎臣聞鹽城不能開徵一分興化未嘗輸米一粒重灾之民救死不瞻朝夕惶懼莫若寬以撫之恩以柔之灾重者議蠲稍重者議折民或可從容生計無復瞻顧驚擾之慮此救灾之善經也為灾民年〻之計莫如築新決河口一著淮之鹽城廟灣揚之興化寶應皆碁布於河海之濱黃河之水順流入海所恃此兩岸之隄今年水汎河身倏遷復將蘇嘴建義等處決兩大口各二三百丈河水直從兩決口奔迅而下入射陽湖遂使相近各邑盡沉水中民所以無家無食而思盜也雖塞決功力頗大然不塞恐所失倍多所當秉時議築即驅此饑民

為荷鋤戴畚之衆將兩利而俱存之此又救災之長計也夫安災民即所以安地方前秦饑盜起皇上大發帑金賑救且為傳檄茲既陵寢重地又國課所出之區非他省一隅可比臣所以鰓〻過計為先事之圖也章下所司看議薊遼總督傅宗龍以防守密雲把總馬關儀所轄川兵一千二百名內頂名幼弱虛冒者至四百有餘每月費餉二千二百九十餘金全無實用應將此兵撤回川中其六年以後之餉盡可還之司農矣章下所司覆議

戊午廣東道試御史吳振纓以人才任使宜周上陳疏通銓法稽覈鎸秩與均部差之勞逸酌起用之諸臣四事帝

謂朝廷愛惜人才其黜陟勸懲自有衡量降罰開復向有款則豈容混貸起用自今須確核才品不得濫狥所司可酌議以聞

雲南等道試御史張學周張任學楊布旦疏陳蜀中士紳農氓商賈三大苦懇皇上軫念瘡痍沛發德音敕撫按首寢濫稅次則錢糧訟獄稍用寬平俾務本逐末得偷一息之生緩須臾之斃至稅之所入窟穴甚多利飽狡黠怨歸朝廷并乞嚴定停止日期勒令大書曉諭勿令奸官猾役再行欺肆帝謂錢糧訟獄各有經制所奏圻究宄鋒等事撫按官何無禁劾至私稅一節尤為非法其明白具列以

聞

原任雲南道御史降級調用王象雲上言登賊攻萊七月不退自劉宇烈一逮而萊圍立解臣於此知勦賊之機在明賞罰矣敢以賞罰之當明者歷言之如志在殺賊之王道純指撫賊者為非心主撫賊者之張國臣亦指殺賊為非此是非之不明有以悞之也登城未破之先安邦已陞登鎮舊鎮張可大遣官送即（印）安邦聞報不亟馳赴仍優遊濟上坐視傾危登州之破即謂安邦陷之可也今張可大馬革志遂俠骨留香生為忠臣死為烈士亦復何憾惜此一段苦情尚無人表而出之海中黃龍挾舟師糜粮餉全

無堵截任賊出沒島中運粮接濟負嵎之勢已成樓船之設何用此亦功罪不明人心共恨之一端也至於城陷之日登州士紳有罵賊而死者有守埤而死者有一門二十口被殺者獨不當一查議之乎此亦賞罰不明之一端也方賊之破黃縣破招遠破平度如摧枯拉朽目中已無萊陽矣萊陽義士左懋第糾率義勇聽道臣指揮大挫賊鋒斬獲多級賊裹足不敢西向此事未見題獎亦功罪不明之一端也又何以徼勸人心使勇於殺賊奮不顧身乎至於或撫或剿運籌帷幄者今日全不施發縱指使之奇他日奏凱敘捷斷難冒封妻蔭子之賞此亦當預為申明以

絕貪冒之端也今閫諸臣竭力圖登尅捷指日然速奴蕩平之機括惟有中明賞罰剖決是非之一心使東征將士曉然知殺賊之為是撫賊之為非則賊不足平矣帝謂東省將吏功罪并卿與侯撫按覆覈奏奪道紀監紀溺職正在看議何得借題庇奬

陝西巡按金蘭疏奏流寇渠魁不沾泥混天猴獨行狼等次第擒殲而大逆石耀宇白仰溪等四凶皆為郝維端所殺罪人始得皆道臣戴君恩用賊攻賊之謀又督臣洪承疇奬率三軍身逼賊壘者兩月斬賊二百五十餘級而可天飛相繼授首則劉五之勢已孤郝臨菴雖梟首未卜要

之與我為難者止此區〻窮寇但一日未滅則韓郃副將張全昌調征之兵一日未得返鎮昨有定邊副將之陞臣敢隨督撫諸臣後會題控留所望聖明不靳轉圜以作一方保障也帝以賊首既誅即可乘勝掃蕩命會同督鎮道將協謀勦除不得疎率泄緩

己未吏部文選司郎中王三重上言臣聞昔賢有言曰人臣身名念輕君父念重事業便自光明又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何愁不太平夫臣子苟從君父起見隨職皆可效忠乃一遇美缺則攘臂以爭一值險地則搖手而避徒知為一己做好官不肯為國家幹實事何以慰廣

績而奏蕩平乎古今循卓之治總不外潔己愛民乃討官討選惟錢神之有靈謀缺謀陞以竿牘為捷徑借貸於旅邸取償於地方民安得不窮而盜安得不熾乎此正今日之通弊而司銓者實不能辭其責也蓋選郎止贊冢臣以進賢退不肖任綦重矣既重則不得自處於輕若納賄以營私或狥情以要譽主爵之門釀成營競提衡之署漫無主持是本源之地先已不正不清而欲大法小廉為國家収用人之效此必不得之數也臣生平無他學問惟是不狥情不愛錢二事刻自砥礪矧茲風波之塲疑謗易集臣已矢心天日一切交際片紙不収萬一臣自違其初心自

難逃通國之耳目方今聖明御極百度維新大小臣工人人自愛其鼎諒無有干臣以私者萬一仍蹈前轍臣不難以一官謝之伏望聖語申飭使臣得與内外諸臣兢兢恪守庶幾積習可破仕路廓然一清也帝謂選司責任甚重有意奉公凡賄營鑽囑等事即當指參何必懷疑慮謗云以官謝

督治昌鎮兵部侍郎侯恂以昌鎮新兵徵調一空請招選標兵六百名以足新營五千之額帝謂招選仍補舊數其從前關撫發回者歸於何處餉作何用其即明白開列以聞

庚申雲南巡撫蔡侃以分巡臨沅道參政謝士章患病不能赴任應准休致有廣西知府張繼孟才識兼優請即陞此缺章下所司

福建道試御史祁彪佳上言今天下岌岌多事有一番蠢動便有一番張皇有一處震驚必有一處布置纔有事便言募兵乃兵募而餉已苦不繼纔用兵便請發餉及餉發而兵復苦多譁時見捉襟露肘之形且有朝不及夕之慮是在合籌其全局而戰勝於廟堂因條舉策關寧制登海為二大要分晰秦晉中州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山賊浙閩廣之海賊黔滇湖蜀之土司為四大勢極言其控制駕馭

之畧而末則歸其要於戢兵士以節餉與實衛所以銷兵之法章下所司看議

中軍都督府僉事李誠銘自以孝定皇太后親姪疏援孝靖皇太后族姪王天名二子肇桓肇極授官之例請以其子李涛李涵照例給與職銜章下所司

直隸揚州府高郵州寶應縣災民楊元達等疏言寶應首當淮黃下流之衝去歲六月既遭水患流移尚未盡復不意今年六月黃河漲溢淮安蘇家嘴復潰數百里之閭廬合恙沉水底寶應逼近淮黃水之來也獨先水之去也獨後自六月至今已及半年水勢不退無復種植之望加以

功令嚴切漕米轉盼開徵民間各項催科雜然並起窮民無衣無食舍死計復何之伏願垂念瀕河下邑两被異灾准將本年漕料及一切逋欠錢粮慨賜蠲停仍大發帑金賑濟俾守死不去之飢民不致畏徵而再竄則祝頌皇恩世〻以之矣章下所司

直隸淮安府睢寧縣灾民高薦等以本邑叠罹水灾民不聊生逃亡相繼非破格蠲恤不能起溝壑殘黎具疏控陳困條列六事一淮屬山陽等五州縣遼餉每項止派二三錢睢寧獨派及六錢苦於過額一睢寧土俗不產粟米每年遠出收買不得比照安東改折事例苦於賠累一睢寧

原派有協濟邳州鍾吾桃源惟明百善等驛遞銀今殘縣啓整不能含己耘人若於協濟一新徵舊欠交催不獲邀暫停帶徵之恩若於併納一河工夫料派在民間每〻取一賠十節年累窮累逃若於夫攤一睢寧額設三十四里通来流離日衆逃者八九有一里全無一人者若於虛額乞敕户部酌議均餉改折豁濟停欠免派併里并行撫按將被灾地方破格蠲卹使災民少得甦息共祝聖壽於無疆矣章下户工二部覆奏

辛酉直隷廵按饒京疏淮陽被灾分數鹽城縣全灾十分海州被灾九分八釐邳州被灾九分宿遷被灾八分八釐

睢寧被灾八分七釐山陽被灾五分六釐桃源被灾五分贛榆被灾四分八釐沭陽被災四分九釐清河東安俱被災四分淮安衛屯田被災五分興化全灾十分寶應被灾九分七釐高郵被灾七分泰州被灾四分徐州被災七分沛縣被灾六分豐縣被災五分蕭縣碭山俱被灾四分邳徐佐三衛屯田被災四分泗州盱眙被灾五分此切近祖陵尤當首惠者惟皇上大施矜恤或賑或蠲或折或緩但地方受灾有深淺而望恩不無厚薄即如鹽城一邑其民悉已逃亡即全蠲猶且望賑興化寶應勢居下流水到較遲而為水所積之地被水尤酷差等而下雖分數不一而

前災未甦後災踵繼民皆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情甚急而勢甚迫臣見漕運中除正米一石正耗一斗外另有私耗每石約四五斗此皆運軍費用之需若准令其改折亦可為災淺者開便利之門也臣巡行所至目擊飢民之苦時刻難挨乞皇上敕部速覆猶可稍濟萬一也章下所司看議

壬戌予故南京大理寺卿李本固祭一壇減半造葬

以耿肯樓為稽勳司員外郎董直愚為稽勳司主事

山西巡按李嵩疏請留道臣焦源清章下所司

癸亥雲南報獲假安撫內臣李國泰國泰本成都府華陽

縣人淨身在京日久無所事、九月間代為兵部聽差遊擊李國安赴滇提顧紹勳行至荊州遇舍人韓國安見其係淨身男子令詐稱東廠訪事內使自為兵部差官以從之入滇省謁見督撫逢人設騙未有信之者及見邸報有准撫普名聲一事乃於九月十五日由間道馳抵阿迷州稱為奉旨安撫地方內相用紅紙抄寫邸報具龍亭香案開讀因索取普名聲喜銀五百兩及金鑲帽頂一具交絹二疋鞍馬二匹交銃二具銀鑲刀四把弩一張銀盃一對牙棋一副銀裏箭筒一個交趾硃盒一具使女一人又至歇家窩取黃銅神鑪一件道府廉得其事將李國泰韓國

安又隨役高張等拘繫監候巡撫蔡侃以聞帝命解京究問

是月援勦登州統領遼兵總兵官都督同知金國奇病卒

命以吳襄代之

崇禎長編卷六十六

五年壬申十二月甲子朔工部尚書周士樸工言水衡匱詘經費鉅煩而四司外解未完積至六十一萬七千四百有奇額入日減額出日增臣惟天下無不可假之事而要在有必行之法欲濟急需先催外解欲催外解在嚴考成是當稽其額度其地核其實要其竟照吏部題准欽限按期勒解如初限之不完罪在州縣二限不完罪及司府三限不完則并撫按而罪之務期於春夏間次第清銷無少遺欠自然功令信而外解完矣惟外解必完之法立而後緩急之際呼之必應自可以事集而民安矣帝命依議申飭

遠者叅處

乙丑改洪雲蒸為廣東叅政分守嶺東道

陞河南叅政姜一洪為福建按察使

丙寅遣御史張宸極巡按廣西

兵科給事中馮可賓上言山東舊按臣王道純籌畫討逆之策力主勦議百折不回其見之章疏者在御前歷歷可按今明綸謂道純監紀溺職下所司看議臣於此不能無言矣葢大義所激惟敷陳於君父者最真臣誼所關惟吐露於章奏者莫遁臣歷見道純在任諸疏殺賊之心可貫金石報主之情可矢天日以仇賊如此而尚以獲戾恐灰

任事者之心無以鼓截賊之氣乞皇上按道純之疏原道純之心則為私為國昭然可見俾忠義不至蒙冤庶一人之賞罰以定而萬世之是非以昭矣帝謂道純屢疏虛飾如鼓勵鄉兵等事全無實効且曾令屈宜揚赴賊營何謂專勸破撫可實曲庇瀆陳姑不究

錦衣衛僉書謝之鉉上言吳應乾等招集多人刦掠搶奪其擻鎖莫元等與所奪衣襖銀物煤價歷有可據是明係陽武侯薛濂縱人為惡庇人為冦不辯自見乃逞簧鼓之舌巧辯聖明之前且欺臣位卑微屢加污衊敢再疏直陳懇賜裁鑒帝謂此事已經究明何又有此奏命刑部詳審

確擬以聞

丁卯以東廠王文政王永祚緝捕有功各蔭弟姪一人為錦衣衛百户賞銀三十兩併表裏羊酒新鈔旂尉張承爵等俱照例優陞

以萊州知府朱萬年捍賊殉難命禮部會同吏部優議䘏典

山東道御史吳甡以揚州府屬興化等州縣自崇禎四年六月水漲堤壞決新河蘇家嘴建義口等處脩葺未成至今年六月蘇家嘴等口又復大潰由鹽城而興化而寶應高郵無處不被其害其高寶一帶漕堤如金門閘九里七

類柳及淮安二城均等處又在在告潰數百里內村舍田廬漂蕩一空老弱饑溺之情鄭圖難繪任計臣亦知興鹽為異常灾傷矣而興化漕糧止議半折又每石折銀八錢夫興化受水劇於鹽城即令全折亦難完納神祖時曾截漕糧數十萬石以賑山東饑民今獨奈何吝此數千石米不以恤灾黎也臣又聞祖宗朝凡遇灾傷必下詔蠲租改折每石以五錢為則所以恤其窮而寬之也若槩律以欠折新例民何以堪且京邊等項力難措納上即不蠲民將自蠲何如恩出朝廷可以感動人心也近見按臣饒京兩疏不啻一字一淚為民請蠲請賑顧戶部諸司遵旨速覆

切勿緩視高閣使皇仁不下沛也至按臣言塞河一事尤中肯綮業蒙明旨詰責矣然時日已久若長堤不爲速築黄淮永無歸海之期而興鹽等州縣長爲衆水之壑兩淮鹽課數百萬何所取給大盜出沒其間漕運咽喉從此斷矣其關係何如者及今冬末春初水勢稍退施力頗易至若明年桃花水泛谿子興歌農時一奪終歲失望伏望嚴勑漕河諸臣選委廉能府佐州縣正官會勘確估分理其事責道府董其成而撫按操三尺繩其後嚴限今冬十二月内興工明年三月内報竣更預懸賞格築塞堅完者紀録優擢遲緩踈虞者重議加罰如是則金錢不致委之逝

波而責任克專功罪不爽方無委卸之弊矣帝謂河決貽害如此所設總河重臣謂何著朱光祚會同總漕李待問速行勘估刻期興工務在堅整早竣其蠲恤事并議以聞

戊辰以刑部員外郎馬珠為陝西叅議

調亏省矩為驗封司員外郎

在籍原任南太僕寺卿徐喬建病卒

南京刑科給事中陳昌文疏奏臣見近日問刑諸臣多不稱旨屢煩皇上駁問原其故良非不虛不公由律法之講求不豫而慎罰之教疏耳我太祖高皇帝叅酌古今定著大明律既令百司官吏講讀律令矣乃至科舉之式士子

入鄉會試亦必繼以五判誠以律例三十卷中其義時隱時見非執掌講書之下者所可旦夕通明故當誦法孔孟之日兼為申明皐陶之法聖祖之為天下萬世慮至深且遠也呂刑有言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中者不輕不重之謂也先時不知律意而臨時求中難矣漢臣張釋之曰法者人主與天下共之法一搖民無所措手足搖者不中之謂也先時不曉律意而欲臨時不搖又難矣今欲刑官訊擬得情臣以為宜申嚴聖祖科舉之式勅禮部於鄉會試所取士五判俱必依本律定五刑加減之數如不曉律意故行妄收者查參罰治庶乎就禮樂之典寓刑罰之中偕

德禮之教神政刑之用雖有兩端難决之獄經年不結之案可迎刃而解又何讞不速何淹不釋哉帝謂講讀律令取士自宜究心但刑官類多徇情骫法豈盡律義不明令通行嚴飭

己巳陞祝世美為兵科都給事中

調宋應亨為文選司主事

以蔡思元為戶部右侍郎

薊遼總督傅宗龍以軍前需畫贊司官一員及西協需添設總兵一員具疏題請章下所司

庚午原任雲南道御史王象雲上言首輔周延儒遇知獨

早擅政獨專蒙春獨隆其小忠曲謹彌縫六獨重乃遇大有為之君不能佐成大有為之業而止以票擬一事為盡職豈皇上以天下之大託之輔臣而輔臣之擔當自票擬之外一切不關其何以責六曹何以責百官何以率天下羣臣使各盡其職而措斯世於上理乎信如輔臣言將朝廷之上無此臣時世界如此有此臣時世界仍如此黃閣之地少此一臣而一人之焦勞如是多此一臣而一人之焦勞又如是則斯人為不足重輕無關多少之數明矣安用此庸々碌々優游無補之身徒冒濫以充位為哉將謂弭盜非輔臣職耶彼唐相裴度何以雪夜擒吳元濟於蔡

州城也將謂卻敵非輔臣職耶彼宋臣韓琦范仲淹何以經畧西夏軍中有破膽寒膽之誤也將謂錢穀非輔臣職耶彼漢高帝經營天下何以蕭何運糧關中軍前無缺乏也將謂人才之用舍非輔臣職耶彼周公旦何以吐哺握髮諸葛亮何以廣思集益呂蒙正韓琦何以記人才於夾袋收佳士於藥籠也如以票擬爲輔臣常職是明以票擬之權獨攬使天下知輔臣之重而候聲伺息不敢稍違其間上亦甚矣況其藏機匿械於字句之間隱中暗激以陰傷士類恃此票擬之筆鋒不殺盡天下人不止也至體仁之可畏者當日公論不許廷推不及宜遜避養高乃爲得體

顧攘臂而爭之幾同市兒之登壟逆既有此一番大攘奪即當作一番大經綸而數年以来曾不聞吐一奇畫進一嘉猷用一正士戡一禍亂惟處一詞臣之羅喻義以賈餘勇是攘位之心何其雄負乘之氣何其傲也恐皇上不負體仁體仁有負天下皇上不誤體仁體仁者（有）誤皇上矣自二輔佐政以来天下有三滿五盡之患何謂三滿秦晉齊魯之墟盡為盜賊蹂躪閩海蜀川江西河南又紛紛見告矣是盜賊之跡滿天下也士怨於朝民怨於野軍怨於邊是怨怨之氣滿天下也疑獄罔辭徧於縲絏得情平反曾無一人是囹圄羅網之設滿天下也何謂五盡海以內自

東祖西自北祖南無一塊淨土則封疆破壞之盡言官以進言為事者而以言懲之法官以執法為能者而以法處之則人才摧折之盡正派未已而有加派見徵未已而有預徵是小民一年辦二年之稅用一緩二之謂何則在下閭閻之骨脂搜括之盡在上府庫之積貯匱乏之盡二輔員職曠官為何如而皇上猶優容不加譴亦日復一日天下之事益廢墮天下之官益隳窳而敗壞盡矣臣恐異日撐扶補救大費皇上之心思雖有善者亦無能為伏祈嚴加申飭各盡其職以上佐明聖下拯孑遺或天下事尚可為也不報

辛未調陳攬陽為文選司員外郎

福建巡按劉調羹以賊首鍾凌秀餘黨奔突汀州百戶賴其勲力戰而死賊亦即退其勲之功不小請加優䘏章下所司看議

昌鎮侍郎侯恂上言龍嶺口議築牆垣蓋欲以扼險修防以鞏固皇陵耳第此口逼近長陵且小下正是水口以形勢言之水勢建瓴而下牆基難立以事理言之則二百餘年從未設臺垣一旦伐木鑿石恐終干龍脉但當責成將備嚴加守禦各保無虞築牆之議相應罷之可也帝報聞

壬申陞王敬錫為河南大梁道右參政

河南道御史吳道昌上陳積穀為弭盜之本銓司為用人之本二事且言會推獨斷之弊當除縲臣意外之慘當恤邊吏任事之氣當鼓俱乞聖明留意

癸酉命順天府祈雪

薊遼總督傅宗龍以通鎮〻道裁設之宜部議日久未決疏陳鎮臣不可不裁而道臣不可不設請睿斷早定以收宣力之効而通鎮督治侍郎侯恂亦主是議復有疏切言之俱下所司看議

大學士周延儒等以日講官向有年終叙勞加陞之例擬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姜逢元陞禮部尚書協理詹事

府事禮部左侍郎王應熊加二品服詹事府詹事協理府事何吾騶陞禮部右侍郎照舊管事左春坊左諭德管司經局印方逢年陞右春坊右庶子仍管司經局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李康先秩已正卿而端恪慎供事日久且已近考滿應加太子少保帝從之

甲戌福建道御史祁彪佳特糾南樞傅振商泄泄成習夢夢為心當其撫虔也兇氛之醞釀已深任方離而賊遂發於一旦及其莞樞留都則情覃詩酒之場日以翰墨爲事而花燕子恣彼登臨清客小人任其假借南京五十二衛凡僉官僉甲實實責富差貧譜臣李待問不得已改屬刑廳

振商輒敢怒以争漫言相詆葢曰明職掌也不移時而科臣郭建邦參武選郎陸時選壞運受財歷指可數振商則陽查陰庇及李待問具題改僉而奉旨嚴詰則振商果明職掌乎曠職掌乎至以八萬五千之額軍僅存四萬直至主事陳鍾盛極口空虛始議勻補乃決裁而復如故矣其他如屬商之侵尅未聞杜絕把總之收買未見飭騰衛軍之竄逃聽其出於規避衛弁之朘削未能一洗弊叢踈慵若此而其引病乞身之章反作誇績張功之語刺刺不已似有尤人之意臣恐覆餗之譏伐檀之誚振商必不能辭其咎矣乞亟賜鑒裁或責成以勵其榆收或罷歸以全其

未路庶重地賴有藩宣臣工咸加儆勵矣

陞阮震亨爲吏科左給事中補金聲爲山東道御史

調陳覲陽爲文選司員外郎

陞黎元寛爲浙江提學僉事

修撰陳于泰疏陳聖世有當效而不效者三曰勤而不得其勤之效儉而不得其儉之效嚴明而不得其嚴明之效有可憂而不憂者四曰民生之日蹙士氣之日靡臣品之日邪國法之日窳帝以于泰意欲效直而語多未當答之時朝野皆知于泰爲延儒所汲引延儒不自安令其以直言自滌故于泰遂恣論而無所顧云

1(75)A22

乙亥直隸巡按高欽舜疏解割没加罰及節省減汰等銀

共三萬兩助餉下所司覈收

陞福建副使王敬錫為河南叅政

丙子大學士溫體仁以原任御史王象雲指摘及之疏請

罷斥帝慰留不允

川貴總督朱燮元以黔省兵革既寧請裁援滇副將冉天

胤之缺而天胤於水西有招撫之功應另行推擢章下所

司

丁丑南京浙江道御史左佩玹疏奏為今日之民生計無

如蠲積逋以明休養為今日之封疆計無如速賞罰以勵

軍功為今日之用人計無如寬降罰以鼓士氣帝以己有屢旨報之

戊寅雲南道御史張宸極以歲序將更一元始復上言天道不能有秋而無春霜雪而露無偏施君德不能有嚴而無寬慶賞刑威無觭用今科道諸臣有偶因詿誤致蒙嚴譴遂使朝端之上相對蹙額惴惴以言為戒則秋肅似多而陽和似少矣如原任科臣鄧英吳執御臺臣王績燦吳彥芳者不當以糾人薦人處乎夫糾薦所以為國諸臣積有血誠雖臚陳偶拂聖意要其惓惓去奸進賢之念實無他腸而遂蒙降訊則舉劾者自此緘口矣原任科臣熊開

元不嘗以錢粮處乎夫考選所以登明開元雅負才望雖臨考稍急開復而其効用一念固有可原也今竟以是蒙罰則懷忠者自此阻氣矣原任科臣趙東曦初入班行論事不無過激然讜言儘可防微而一鳴輒斥則敢言者不將囁嚅不吐乎草場火災突出意外典守員役各有專司而原任科臣馬思理臺臣高倬有巡視之責踈誤自不能辭今竟罷以通同使其半載幽繫則巡察者不將手足無措乎京堂之轉原以優賢勞績著者當不次超擢資深者應循序陞遷如臣同官楊新期李彥芳資俸既深奉差無議掌道負有清聲督學素著懿範而數月抑鬱陞擢無期

則盡職者不將進退維谷乎凡此皆宜貸以風霆沛之膏澤伏乞法天行政順令施仁或矜其誤而宥之或鑒其忠而用之庶羣工有所鼓奮國事共樂擔承矣帝謂處分諸臣各有情罪并陞轉京堂屢諭甚明宸極何得市恩瀆陳飾情狥庇姑不究

南京廣東道御史胡接揮疏奏東南財賦重地莫如江浙兩省臣於丁卯年筮任天台以夏旱禱於石梁下之龍潭甘澍嚮應不數日立秋而潭沙登澈湧大金錢六枚重一兩餘上鐫太平通寶稽諸縣志葢宋太宗賚以鎮潭者也凡閱七百餘禩而沈者忽躍其時雖不敢以符瑞獻而士

民之望治者咸欣欣焉以為庶幾太平復遘乃未越月而聖祚應祥龍飛御極於時江浙之民皆翕然以為瑞應在是乃五年於茲兩省黔黎不惟太平未臻抑且窮苦日迫在浙中則有賊害歲災賦弊三大困若江省則有吉安府多派一弊更可駭人蓋每粮一石多至五分計粮四十八萬每年多派二萬餘兩十餘年則多派二十餘萬矣一郡如此他郡可知嗟此窮民幾何不皮毛俱盡也夫浙中三大困即僅值其一猶足厪聖明隱念而況兼之乎多派即盡歸朝廷已非愛養元元之意若徒飽官吏奸腹不大傷痌瘝一體之仁乎乞勅撫按滅流賊杜蔓延撫循災民勿

令失所亟行各司道清查多派遣餉即與改正釐革庶民心說而冀孽潛消和氣蒸而沴戾自化江浙疲民猶可有瘳也帝謂勦寇救灾等事俱有屢旨其江浙兩省賦稅或倍或浮大可駭異額係誰頒銀歸何用撫按查明具奏若他省有同坐此病者一體清查具聞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疏陳內臣言路二事謂內臣用易而撤難比從來之通病然一日不撤猶恃一日有以裁抑之今則不然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終不可容矣金鉉之抗節初雖倖免究以他事中之矣孫肇興直犯兇鋒而岌岌乎不可保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廢胡良機以逐趙

東曦以直糾扶同降調矣鄧希詔用而曾文衡以互詰挍閒王弘祖以簡伉見斥雖馮師孔伏義不屈而亦禍機不測矣他若李日輔之激直而處熊開元之慷慨而亦處諸如此類未易枚指尤可嘆者即抄日布半屬內侍之溫綸恐從此以往鍛鍊臣子委褻天言祇以狗中貴之心臣將不知所極矣夫貂璫之儔雖巧佞可近祇是宮闈趨承之役簪紳之侶雖過戇難容終屬帝王心膂之人使天下萬世謂寵內臣之過昌若使天下萬世謂愛廷臣之深一彼一此孰得孰失臣切願皇上之深思也言官言出而禍隨亦人臣之分然棄其人猶望不廢其言耳今則不然讒人

高據志士空悲因事錮人者比〻因言改聽者無馬黃道周半生清望膺屢薦而不庸恚世楊百折餘生求賜環而勿果孤立之劉宗周雖正推亦鮮濟驅奸之華允誠雖持薦而罔聞而四朝元老如陳于廷且負考察不嚴之罪而褫逐矣一代正人如姚希孟猶蒙科場不體之名而屏謫矣君子協心小人折膽如鄭三俊既不能置之銓憲之地且以乞骸而切責矣尤可念者每奉嚴訶皆大臣之封事從此以往稽棄忠良獎成宵小祇以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所極矣夫舉牘不必皆當詎反為奸佞護身之券彈章即不必盡効乃適為忠貞去國之媒使天下萬世謂賢人

永棄於清時局若使下萬世謂聖主未忘乎善類一彼一此何去何從臣又願皇上之深思也方今感時生慨凡兩者之外足動杞人之慮者固多而陰長陽消獨此兩者之中堪歷貢生之涕者特甚臣是以不能默默也帝以其任意矯誣沽名罔上姑從輕削籍為民

調李希揆為考功司主事

以南京錦衣衛掌印許自強為本省副總兵

己卯宣大總督張宗衡疏奏河南與山西接壤山西賊一日不滅河南之害一日不除然堵之於境上不若勦之於境外是又遠近不易之勢也舊撫宋統殷募毛兵二千臣

咨請亟發撫臣樊尚燝以未奉會勦之旨恐被越疆之懲乞諭令速行并勅山西撫鎮率李卑艾萬年二將星馳會勦毋徒以臣為孤注致有首尾莫顧之虞也

庚辰大同巡撫張廷拱病卒

辛巳清源王薨輟朝三日

壬午以二十四日萬壽聖節遣官祭諸陵

是夜有秦賊三千人詐稱秦將艾萬年賀人龍提兵至山西臨縣城下誘開城門恣行劫掠太監劉允中以聞且劾地方有司隱匿不報乞勅撫按再為查覆并飭所屬道府州縣嚴加戒防

癸未陞劉安行為禮科給事中

甲申工部尚書周士樸等以興安州水灾請將崇禎五年分車價悉行蠲免其舊欠自天啓三年起至崇禎四年正共銀五千二百兩俟六年起每年帶徵五分陸續完銷帝

依議

加陞劉惟祖左都督

陞胡雲恩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等處

工科給事中范淑泰上言居中者須無逸以作所斯有綱可提職要者當執簡以御繁斯有功可課苟思智太煩或以勞明作之體而纖悉必按反以稽遠大之圖天不言而

歲功成抑其有以先之者與今四奏不厭數多明罰不貸微錯皇上懲玩振靡誠非得已百爾臣工因鰓鰓然救過不暇但恐綜核益密補苴愈工而規避異倖之念未必不由此開耳且皇上憲天出治常以如傷為念而臣下無能仰窺萬一每有讞問動輒經年類多依回出入屢煩明旨而始定此非隱徇則瞻顧也夫皇上虛懷聽受何言不從倘情浮於法與法浮於情者奚難直剖於君父之前使天下曉然見皇上於明刑飭法之內不廢泣罪解網之仁不亦刑措之遺意也乎抑臣聞心者事之宗也敬者心之輿也堯舜精一傳心匹夫匹婦不敢有求勝之念皇上祗承

天命夙夜罔間即端居大內何念不關寰宇而忠臣之愛君也不稱其所已進而常防其所不必然則以心之為用也綦神百收未必不放一放旋已外馳及外馳而物累竊之不惟情緣足以移我之心志而名實還以竊我之意向自非日莘於中正之規而確有把柄鮮不為物勝者故敬要也臣言無當臣心何知誠見簡則精神不費而耳目滋廣寬則腹心自裕而手足可施仁則血脉交暢而榮衛亦堅敬則神明在中而性命各正恃此道也可以壽身推而行之可以壽國人至而天從焉臣所謂進萬年之觴而賡金鑑之頌者端在此矣帝謂聖治仁敬允屬治原但專尚寬

簡亦非飭玩振弛之法

江西道御史梁士濟上言易稱堯舜窮則變〻則通而史稱三代之政若循環忠敝則救之以質〻敝則救之以文此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立隆爲極而千古稱聖也皇上懲人心之玩愒憪百度之廢弛閒或嚴以濟寬先罰後賞數年來百官凜〻奉職不聽而海內亦稍振其聾聵蓋變窮而通夫亦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乃國未富而兵未强水旱盜賊之灾不時見告臣恐寬嚴終不可偏勝而調劑妙用更煩聖裁也蓋海內惟民窮故多盜以盜多而良民愈不安其生以良民之怨嗟愁苦干和召沴而致水旱之

變乃軍興匱之又不能輕議蠲除以暢我皇軫念之德意然則循此以往太平何日可致乎臣試以漢唐言之文帝恭儉養民而致遂至粟紅貫朽煙火萬里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為災米穀湧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太宗銳精為治崇尚節儉用賢納諫惠澤旁流不數年而效至斗粟數分囹圄空虛外戶不閉此二君者皆三代以後之聖主顧我皇上取文帝本紀貞觀政要時嘗觀覽如問答於一堂臣知必能契合聖衷而裨補美政勝於臣下之條陳萬々矣蓋皇上憲天出治一政一令皆當與堯典禹謨爭光於史冊不可曰姑以救目前之虛耗而權宜出之臣所謂政

體宜尊也乃足食足兵者臣下之責年來諸臣竭蹶奔走不稱任使而及於責譴或經年勞勩而一眚遂棄其生平或詿誤無心而詰責遂繩其欺罔羣下震慴幾無所措其手足推我皇上之意無非欲策勵羣才使競營業職而為天下急太平耳然而亮工熙載之至理則自有其道矣臣讀虞書五篇天下之大經大法犂然大備及敘功成於臯謨之末簡帝乃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夫百工之熙亦即六府修三事治之謂也觀於此而知天下之事業悉成於天下之人心而激勸鼓舞使羣臣忻喜趨事如手足之自快其持行乃能興扶事業高出千古平成永

輯也今我皇上聰明神聖天縱首出求治甚殷因而督責頗切似羣下無足當任使而獨以聰明神聖運於上者夫聖人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則宜加鼓舞激勸俾智者喜竭其謀勇者喜效其力人人樂於趨事其報功不更廣乎夫財用方急臣不敢言蠲租減稅也然君子用一緩二調停自有妙術究一歲之中額亦不失民亦不病而朝廷常懸一寬大之象是即休養海內之元氣也時事多艱臣不敢謂情罪之臣可勿問也然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但使功過分明而前勞不掩於後罪罪疑則予以從輕究竟賞罰平明朝廷常存一好生之德是即鼓舞羣才以康庶事也

王道無近功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但願皇上一轉移閒而四海皆春唐虞熙皞次第可致矣帝謂臣子廉勤恪職自當民安政舉但一於寬簡則政體人才日就窳壞又安望隆平乎諸臣其務爲體國之言以共勤至治可也

乙酉以林釬掌翰林院印丁進掌左春坊印

加曾楚卿爲禮部尚書

丙戌戶科給事中呂黃鍾以其鄉山西久被寇掠目今總督張宗衡與撫臣許鼎臣按臣李嵩總兵張應昌督裨將李卑艾萬年及昌鎮援兵左良玉秦督洪承疇總兵曹文詔等奉會勦之旨相次鱗集全晉生靈將有更生之望神

京右臂可無壘卵之危然而未可漫然從事也必扼其要攬其全而後軍心聯絡克奏膚功耳因陳和衷賞罰措餉分守四急務請旨申飭帝以有旨報之

陝西驛傳屯鹽水利按察使王振奇條陳地方安危利弊七款一裁站之宜復一貢夷之宜飭一屯政之宜清一鹽法之壅滯宜疏一兵馬之糧餉宜籌一三邊之操練宜精一監軍之紀律宜肅章下所司酌議

吏科給事中吳麟徵上言今天下民生憔悴極矣撫按監司去民稍遠有所施為非郡守不達而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則親縣

令以親民而朝廷所藉以綜核之者無過此良二千石而已臣以為宜倣章皇帝時推用況鍾等九人例於邊方畿輔之地兵戈騷擾之鄉水旱頻仍賦役艱難之處特加選擇廷推禮遣假以便宜責令久任凡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於天子而撫按監司坐而考其成毋掣其肘迨績成而後顯敘之此所以端表帥而安民生也至於吏部為人才消長之源無論冢宰統理百僚即司官亦權衡百辟此天下第一關頭宜以天下第一流人處之而居是官者亦不可不以天下第一流自待然四司中惟選司為最難必以絕請托斷賄賂釐奸弊進賢退不肖為己任如憑

竿牘為升況則侵於人視暮夜為優劣則役於貧應陞應選止據當該之呈案而茫無分辨了無稽察則役於吏胥有此三役司官大受困矣天下人才亦大受困矣況又有奸書積蠹窟穴其中谿徑百出詐偽不可究詰於是每遇銓期官吏通同猫鼠共穴賣官鬻爵之竇大開冠猴翼虎磨牙四出小民亦大受困矣夫堂〻選司固九流澄敘之階乃竟成萬方釀亂之府善乎冢臣趙南星之言曰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深者莫過乎吏部今負斧之使巡行一周必嚴加考察至再至三何至於司官而忽之臣謂宜於陞轉之時還加考核問其進賢者幾何人退不肖

者幾何人却賄發奸拒權要之請託者幾何事使樹品千秋者卓然有以自見而貪人鄙夫不至蒙面倖免以去則吏部好做之談庶其衰止乎帝謂知府於吏民最親委宜擇賢久任選司自須嚴執豈容任意輕徇其所陳陞轉考核諸事通行酌議以聞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上言臣見年來內外大小諸臣如湯開遠郡吏也金星耀世冑也華允誠等部曹也黃道周等詞臣也皆能遇事抒忠以言自効而名爲言官者反寥〻無聞徒抱寒蟬之誚臣甚愧之頃聞部臣周鑣以再疏三疏奉旨削籍臣益愧之何也蓋由言官之不言所以有鑣

之言由鑣之言所以有鑣之去若鑣去而名為言官者猶寂無一言是何以仰答聖明自容人世耶臣愧臣言已晚既不敢摭拾餘唾以蹈激聒之愆亦不敢返襲陳言以蒙申救之責惟以非言官而言與為言官而不能言者相提並較優劣判然使天下萬世謂聖明之朝非言官者以言獲譴而為言官者反以不能言自全則所負於聖明者益大非臣義所敢私也嘗考古來主聖臣直之時每有避位以讓士棄官而贖人者臣願罷臣言官還鑣原職一以示隱默之戒一以闢蹇諤之風臣即荷鋤畎畝有餘榮矣帝謂周鑣處分甚明元飈不必請罷申救

陞劉安行為禮科右給事中

在籍大學士周道登病卒

丁亥四川巡撫劉漢儒疏薦成都府成都縣新任知縣賀儒珍剔奸釐蠹不旬月而清理崇禎元年起至四年止虛駕銀共五千七百五十餘兩并吏書丘大試陳現等節年隱匿銀二千八百四十餘兩皆前任知縣今陞陝西安興州知州劉秉衡任內事此非追之入蜀與諸吏面為質算清徵無由且儒珍更能以撫字而寓催科於本年內京邊錢粮徵解全完分毫無欠誠有異人之才所當亟加獎勸以為羣令風也命如議行

戊子以先一日萬壽節升殿受賀自是歲以為常往年皆臨時傳改故禮部先期題定準冬至朝賀儀於次日行禮

調董直愚為驗封司主事

遣御史張任學巡視兩浙鹽政

己丑歲暮遣官祭諸陵

內閣請以明年正月初六日開講

命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右少監劉若謇為正陽等九門永定等七門皇城內外副提督巡城點軍

庚寅兵科署科事宋之普等以督臣張宗衡撫臣許鼎臣互為詆訐恐誤會勦之事上言師克在和秦越同舟猶思

共濟況今同處漏舟之中何暇二心角口意者壽賊無能見事勢棘手欲借此為脫卸計乎倘使餘孽勿殲全晉震動督臣不能歸咎於撫臣撫臣亦不能卸過於督臣也何不明之甚耶至鎮臣張應昌受命日久豈得屢檄後至而協勦嚴旨屢頒大兵既已雲集則督撫鎮責任甚重自宜各捐成見同心協力共奏膚功否則內隙一開外侮旋至勦事敗壞斯時督撫鎮果能辭其咎乎若協勦之勢其間無分局而有分責則守令之戒備宜勤督撫苟能令所屬守令及時修備臨事自無張皇又何至有臨縣賺城之覆轍乎仰祈皇上嚴責成明賞罰使督撫協謀將校敢戰守令

固守則凱歌立奏獻俘不難計日矣帝謂督撫同心協勦業有屢旨豈得偏執己見違誤機宜其守令防禦著撫按通行嚴飭

辛卯督治昌鎮侍郎侯恂疏奏昌鎮挑練事宜謂昌鎮積弱實緣積貧蓋軍需多者不過七錢少者則止四錢五分其官廩大者不過三兩少者則止六錢三分耳各鎮額例未有如此之薄者臣自出鎮以來日討軍實而申儆之既經挑練五千隨為之請加餉請增俸又請以贖鍰充犒料而當事俱長〻難之今督臣傅宗龍與臣面商選兵固圉之策昌鎮但須五千精銳再益以三路一千五百自堪防

禦即有大警而寨鎮調援之兵可朝檄而夕至惟是欲令行伍生色當先振其宿飽之氣則舍加餉無鼓舞法欲使兜鍪用命當先慰其內顧之私則舍增俸無激勸法當此帑藏告匱之時非以曠缺爲幇粮亦無通融別法有不得不合詞以請者至於操賞盔甲之需督臣已力任之其進而持鉢於主計者不過歲增銀一萬二千五百餘兩漕米七千五百餘石耳然昌軍得之則可轉弱爲强不得則終於貧弱而無以自振陵寢重地關係甚大臣顧主計者同心體國無更戛ゝ相難也

山東巡按謝三賓糾劾武德道荆之琦庸劣無能當令致

仕或調簡

壬辰帝親祭太廟行大祫禮

山東撫按朱大典謝三賓等射書登城諭降原任叅將馬騘結龔正祥等十六人謀内應事洩俱死之時大典三賓並居城外五里褰水小破廟中日按營壘夜治軍書掃地為榻與偏裨無以異賊每以中宵出兵擾之二人不敢解甲嘗鞴馬置卧側一聞砲聲即跨馬下山督戰方冬海風凛冽冒雪衝霜肌膚皴裂軍士苦寒尤甚既措綿衣皮襖給之復時以蘆席燒酒犒勞仍嚴令軍中不許將士非理凌虐或閒謳歌椒賚以私錢使貰酒相唱和用忘寒凍而

諸賊久在關外諳習歷練城守事〻有法初毛承祿守水城孔有德守大南城耿仲明守大城西李九成守大城東九成死以王子登代之城中衢路不許小東人及南人往還以防內變城垛厚幫土石每口守以五人人值一更巡城賊將傳箭警睡一箭方過次箭繼至無敢寐者垛口列箭簾火罷懸大石檑竿以禦雲梯又時縋人城外為夜哨官兵纔近城城上轍（椒）覺之無所施其智力大典三寶乃與監鎮集議為諭帖以射城中開示禍福俾蚤為反正仍朱書紙尾令馬驄出城會話驄紹興人素有機智城破為賊用能得其歡心每與密室畫計至是呼之使出冀與驄動故

主之思不然亦可以疑賊而敢其謀也既而果有降人訐内應之約則驄與被擒副將龔正祥及陷賊舊將陳朝柱龍韜董滋洪聲劉應宗岳永陞等十六人設誓歃盟共擬擒賊以獻者謀既定將於明日元旦有德仲明行香水城時縛之各官衷甲待曉夜過半為永陞門役蘇有功所告未明二賊遽召諸將悉斬之内應事遂不成明年二月既望有德仲明相繼浮海而遁登城始下